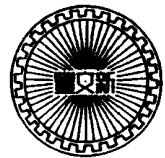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二二冊目錄

總類



### 考 據

重論文齋筆錄十二卷	清	王端履撰	紹興先正	一
益聞散錄三卷	清	李元春撰	青照堂	一七七
綠溪語二卷	清	靳榮藩撰	山右	二八五
曼生隨筆一卷	清	張廷壽著	陶社	三二一
蘿蘆亭札記八卷	清	喬松年撰	山右	三二七
讀書小記二卷	清	焦廷琥撰	鄒齋	四〇一
柴辟亭讀書記一卷	清	沈澐著	十經齋	四一三
潘澗筆記二卷	清	彭兆孫撰	小石山房	四二三
札樸十卷	清	桂馥撰	心矩齋	四五一
六九齋餽述稿三卷	清	陳琢撰	心矩齋	六五九
警記七卷	清	梁玉繩撰	食舊堂	六七九



重論文齋筆錄

204/09

重論文齋筆錄序

重論文齋者 族父晚開先生暨其家嗣 小穀太史兄讀  
 書所也 先生自乾隆庚子成進士，潛於名終身不筮仕，敬  
 敏好學，嘗聚書十萬餘卷，構樓以貯，世所稱十萬卷樓是也  
 與 先君子為莫逆交，國中有二難之目。曼壽年十七，由閩  
 還里，從 先生橋梓學時文，率以月之三八日錄所肄業文  
 就質，一日見先生有喜色，顧謂兄曰：此可學前明隆慶文者  
 其時兄似未之心許也，果以質魯且多病，業不成，閱三年復  
 之 先君子任所睽隔者有年，及嘉慶戊寅，隨侍先君歸，因  
 得朝夕以經史詩古文相問辨，橋梓間以愛重 先君故不  
 以 曼壽材鈍少倦，誨也，家著甚夥 先生遺集九卷久已盛  
 行於時，道光丙午，兄之筆錄成編，梨棗竣事，囊書命 曼壽序  
 之 曼壽 踉蹌無以應，因對曰：兄之辭翰苑侍庭闈也，日坐十萬  
 卷樓，披吟不絕口，於書則自十四經廿八史以及老莊諸子  
 風騷漢魏之文，無不窺也，抽簪三十餘年，朋舊之從游俊髦  
 之請業解紛排難，瀕剔抉摩於事，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  
 曠歲築心矩堂，以孝友教子姓，以輯睦和親戚，以任恤惠鄉  
 黨，與宗族凡座師同譜之督學撫司，吾浙者絕不以一言通  
 而邑中或有水旱災，並江海塘歲修之役，以洎地方勸分公  
 事，兄無不首為倡也，信乎言有物而行有恒已，近始節取聞

筆錄序

會稽徐氏重刊

見心得之精粹，成重論文齋筆錄十二卷，在兄不過聊示文

豹一斑，而讀者已莫能窺萬一也，昔洪景廬著容齋隨筆，淹  
 通該洽，為南渡諸儒之冠，而吾家伯厚困學紀聞，既博且精  
 尤為後勁，今餘姚翁鳳西太常詳為注釋，竭三十年之力而  
 後成，書藝林重焉，今之筆錄固前師伯厚而後事容齋者也  
 碌碌如 曼壽 奚以序之，抑嘗讀唐書元白傳，白有文集七十  
 五卷，微之序之曰：樂天入翰林，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  
 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人以微之序為盡其能事，元之  
 行不足數其文實，與香山相伯仲。曼壽 才不及元，而兄則今  
 之白也，奚以序兄之書，又嘗讀樂天池上篇，曰：東都風土，水  
 木之勝在東南，偏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樂天既為主，喜  
 且曰：雖有臺池，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雖有子弟，無  
 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  
 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每至池風春，池月秋，酒酣琴罷，命樂  
 童奏霓裳散序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白之自序，又如  
 此，當今之世居浙之東，有詩酒之樂，如白者，舍兄無人也，兄  
 有田三十頃，得穀二千石者，三倍焉，兄之粟廩多於白矣，白  
 無子，兄有子，且賢，無統緒，氣家庭之身教，又多於白矣，至十  
 萬卷樓之書庫，心矩堂之琴樽，數十年來，竊見兄書擁百城，  
 無不展也，有琴無絃，有酒如淮，無不暢也，無不酣也，凡所以

筆錄序

會稽徐氏重刊



自媒者方之醉吟先生何媿焉劉胸謂樂天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辭祿逍遙惟以吟詠性情爲事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胸言良允就兄之文觀兄之行胸所以稱樂天者蓋不啻預爲兄筆錄之序矣碌碌如曼壽奚以序兄之書哉爰述唐書傳語及池上篇酌吟先生自序以爲之序是年十一月小寒後十日族弟曼壽謹書於鄒鄭學廬

筆錄序

三 會稽徐氏重刊

流光荏苒老景類唐每讀羣籍掩卷卽忘氣日以短學日以荒偶有聞見類聚以方錄之於筆以當知囊虛糜翰墨習以爲常積久成帙語焉必詳駁而不醇雜而無章不堪問世爰楹而藏敬告友朋非饋貧糧

筆錄序

一 會稽徐氏刊本

重論文齋筆錄卷一

蕭山王端履

重論文齋舊名悅我軒平屋三楹前饒花木後俯清池為先君晚間公讀書之所 端履 幼亦肄業其中後遭家難鵲巢久被鳩居嘉慶丙寅始復故業先君子爰易今名以志感道光戊子余兄弟析爨室歸於子因逼近內室改建樓居而遷書塾於廳事之西南隅仍以舊額顏之不忘本也

康熙乙酉悅我軒落成時毛西河先生年九十四歲矣為集李羣玉張喬句書楹聯云披雲激瓊液傍池觀素書又題一可於縑素云佳士不恒遇垂老歎積薪何期跬步間獲此雙

筆錄一

會稽徐氏刊本

南珍意氣既難量風雅真絕倫遠過鹿門客豈減藍田人王楊并樓子從此稱有鄰方今世趨壞高髻徒嶙峋誰謂宇宙寬俯仰空四垠今聯已錄木詩尙藏於余家

重論文齋改題後先君子製一聯云扶杖故人來白首記君攀桂日過牆喬木在青山見我讀書時蓋庭前有老桂兩株花時少年朋好多喜攀折故憶及之徐古棣觀察 國楠 見而笑曰當指我也

嘉慶丙辰儀徵阮相國師以內閣學士督學浙江按臨吾郡歲試統覆生童詩以重與細論文為題限七排八韻 端履 有句云話聯風雨牀頻對夢入池塘草又生師閱之笑曰詩句

尙佳但是兄弟而非朋友耳因出二卷示之曰如此方切題

汝其識之一卷為會稽邵駮一卷為山陰王文潮也敬錄之於左邵詩云江雲渺渺朝辭岫春樹依依晚悵晴滿地殘英

翻燕影橫天孤雁送鐘聲當歌頓念人千里對酒空邀月一航望遠情懷如有失索居風味似餘醒仙才擊水云法瀉妙論飛花的的明講律學原憑友細求工字必待君更徒教仰

臥攀顏色那得重看歎瘦生獨抱相思向誰語離悵心夢兩難清 端履案云春樹云滿地殘英則是春暮矣又云橫天孤雁未免失檢然風簷寸晷之作不可逐字吹毛且因此益見是場中本 王詩云故交別後知何處但覺茫茫百感生

判袂河山成獨立論文心跡憶雙清樽傾綠蟻空憐酒盞落

筆錄一

會稽徐氏刊本

紅英黯對榮駮我雲停思夙好想君天末結遙情何勞刮目推前哲惟願敲詩續舊盟並案丹鉛消蠹字連牀風雨聽雞鳴雄才自縱無人識卓午相看倍念榮開仰屋梁增悵觸誰如庚鮑筆縱橫

端履

案此二詩後刻入浙江詩課

余舊藏抄本通歷十五卷字畫譎脫殊甚因取各史及通鑑諸書校正一過命工繕寫差可句讀然無從校正者尙不少

也此書前十卷唐馬總撰後五卷張光庭所續今已佚其前三卷詳見阮相國師擘經室提要此本前三卷不知何人所補與卷四以下文義迥殊體例亦異舊題李燾殆出依託不

補與卷四以下文義迥殊體例亦異舊題李燾殆出依託不

足據也

戊戌仲秋從杭賈購得吳履齋潛奏議四卷前有其十二世

孫諱相原序又有十二世孫伯與序稱是刻汝州公類梓之

與續為六卷汝州公即指詔相以此本為伯與重葺非復詔

相之舊且尚有續刻二卷然案詔相原序稱疏凡六十餘種

與此本篇數相符且始於紹定四年論都城火災迄於臨歿

謝表首尾完具即宋史列傳所稱諸疏亦全載此本中並無

闕失不知伯與等所續又是何疏今不可得而見矣

新刻宋鄒浩道鄉集四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學使桐城

姚伯昂師所貽讀師後序知為鄒二十六世孫禾所刻而李

筆錄一 三 會稽徐氏刊本

海帆宗傳吳梅梁傑兩觀察捐廉仗助之者海帆師同鄉現

官山東按察使梅梁會稽人與余鄉會同年甲戌會試又同

出師門後官工部侍郎卒於位是書僅從明萬曆中重刊本

付梓據王漁洋跋其先尚有正德壬申刻本又聞杭州振綺

堂有南宋刻本暇日當從又邨假校之也又邨名迺孫乃振

能世守遺籍為杭綺堂後人姓汪氏

州藏書第一家

內閣學士向俱由三品京堂陞轉讀講學士雖開列而鮮有

超擢者道光戊戌七月平湖人嘉慶已卯進士特授侍讀學士徐士芬

士侍讀學士杜受田濱州人道光為內閣學士上書房行走

並諭令專心授讀不必到閣批本徐謝摺云臣學慙謫陋

職忝清華幸講幄之趨承光依日月懍禁闈之侍直報之涓

埃五夜自思寸衷彌惕茲復恭膺異命渥邀逾格之恩畀晉

升階寵荷超遷之秩且免其到閣批本俾得專心入侍沐鴻

慈於至厚揣驚策以難勝臣惟有慎效管窺勉殫緘汲鵝梁

滋愧懼貽牆面之譏蛾術時勤兼勵齋心之業願揭悃忱於

萬一冀酬高厚於九重杜謝摺云臣一介庸愚備員詞館仰

蒙渥眷拔直禁廷以振篋為專司僅綴班而旅進幸屢承於

誦諭得稍迪其顛蒙方課授經執簡之程曾無墜露輕塵之

效茲復恩言特沛俾以職居內省官帶容臺步趨丹陛入

鶴禁而知嚴手校紫泥臨鼇峯而滋惕自天雨露莫名逾格

筆錄一 四 會稽徐氏刊本

之恩近日雲霞倍切依光之願乃復載荷恩綸專其任使

輪直無煩於兼顧曲成更被夫殊施縱竭蟻忱難酬鴻造臣

惟有殫誠夙夜悉志盱宵斯邁斯征冀靡虧其職業惟高惟

厚庶稍答於生成

秀水錢鐸石侍郎載奉使祭告堯陵回京具奏堯陵當在平

陽不在濮州奉旨申飭其疏大抵據酈道元水經注備引

成陽有堯陵堯母陵有中山夫人祠而結之云考地驗狀咸

為疎僻語為左證其同年盧召弓學士文昭著議二篇駁之

載抱經堂文集蓋侍郎工於詩畫而考證非其所長此疏尤

強辭奪理宜上干廷議而下招通儒之指摘也



侍郎有鐔石齋集五十卷行世其畫尤為儒林珍貴於是市賈作偽欺世贗鼎雜出百無一真余藏折枝桂一幅蓋侍郎乾隆壬子重赴鹿鳴後所作者舊為同里蔡聖涯南故物後歸於予葉用水墨花綴金粟草草數筆老氣橫秋自題云深被君恩一瓊醇中丞堂敢接如賓洽洽魚麗南陔古濟濟天香桂子新入表早開扶杖者三朝生長太平人未能遍語諸前輩感極歸田已十春壬子赴宴後賦此詩回家索寫此花索錄此詩者甚眾余亦期望情殷有所不辭然古人囊螢映雪之事必宜自省九月廿五坐雨寶澤堂中寫八十五老人錢載先君子跋云鐔石先生桂枝圖真蹟今藏余表弟蔡君

筆錄一

五 會稽徐氏刊本

聖涯家嘉興人云先生喜作是圖贗者不少當以此本為證又有湯清泉封翁題云嘉慶丙子閏六月蔡聖涯妹婿出示萬松居士折桂圖七十五老人湯元裕題并觀封翁今協揆湯敦甫大司豐厥考畫松應遍真其臨蔡書法直追淳化帖筆意朱魯齋周禮句解十二卷明成化戊子刻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三字前有奉勅提督學校奉政大夫陝西提刑按察司僉事臨川伍福序後有西安府庠生員六名李文煥韓聰許仁宋欽楊鵬宋繪騰寫字蓋福督陝學時令文煥等繕校而屬西安郡守孫世榮重刻之者其書於經文任意刪節又如天官職醫之類多有併全職而去之者案諸書所述但言其

削序官不載而不言其刪節經文據伍福序稱梓刻久散傳布頗謬是成化以前有舊刻本矣又據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稱明陳儒督撫淮南時曾刊行之是成化後又有刻本矣豈各本俱全而此本獨刪之耶抑各本所刪皆與此本同耶明人刻書每務刪節然多在嘉靖以後不意成化時已蹈此習也

吾郡暑月歲演目連救母記跳舞神鬼窮形盡相鐵嶺李西園太守名亨特後官東河總督聞而惡之勒石示禁通衢迄今幾六十年風仍未革偶閱章孝白楹謬崖脛說載江南風俗信巫覡尚禱祀至禳蝗之法惟設臺倩優伶搬演目連救母傳奇列

筆錄一

六 會稽徐氏刊本

紙馬齋供賽之蝗輒不為害又自言康熙壬寅在建平蝗大至自城市及諸村堡競賽禳之親見伶人作劇時蝗集梁楯甚眾村氓言神來看戲半本後去矣已而果然如是者匝月傳食於四境殆遍然田禾無損者或賽之稍遲即轟然入隴不可制矣噫演劇果可禦災亦當權宜開禁然吾郡素無蟲孽有驗與否固不可得而知是在良有司因時制宜不可舉一而廢百也余謂之老農云蝗多起於北方五六月間南風甚盛蝗不能逆風而竄至南極即比其至則蝗已老而無能為害未如其說然否脛說又言建平縣西有村堡曰諸葛城四周土塘隱隱隆起居其中者可數十家其中居民生兒俱不出痘痘證行時外

人或攜兒避入堡中輒無恙理有不可曉者端履見近日痘

醫吝惜養苗之費不復傳種及至種痘之時多輾轉購賣貽

害無窮又有黠者以水痘苗充數亦能灌漿結靨詎人酬謝

其父母方以兒痘已出可保無虞不知一遇天災仍罹劫數

忍心害理莫此為甚故種痘以揀苗為第一要事當擇紅潤

而圓綻太細則力弱太粗則力猛若沉黑而堅燥者不可用

恐係天痘苗也淡白而平薄者不可用恐係水痘苗也錢唐

梁晉竹孝廉紹王言今西洋醫必哈咬善種痘以極薄小刀

微剔兒左右臂以他人痘漿點入不過兩三處越七八日即

見點彼云其國雖牛馬亦出痘恒有斃者因思此法由牛而

筆錄一

七 會稽徐氏刊本

施之人無不應驗然亦必須此痘漿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

傳染使痘漿不絕名曰牛痘是術也余未嘗親驗姑妄聽之

而已

七零八落吾俗諺語謂散而無紀之辭道光甲午冬族恭甫

弟抱危疾幾殆病中嘗自言我若死則家事七零八落矣明

春病愈余喜作從此餘年號更生詩五章慰之中有五角六

張難作事七零八落最關情句以俚語入詩恐傷雅道後讀

梁諫菴玉繩薦亡妾倪氏疏有七顛入倒五角六張未免生

憂何如死樂語是前人有先我而為之者七顛入倒亦吳越

間諺語謂諸事不如意也會憶一書忘其名遍檢不得七零八落作

七零八落謂菱角熟時無不自落此又別自一解也恭甫名

族南陔中丞師長嗣候選同知

魯春雨學博名杏秀遷居蕭山七嘗取陸放翁小樓一夜聽

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句繪聽花圖小影先君子題詩曰江

南二月春信歸餘寒勒花花尚微風五風後雨十雨崇光汛

被爭芳菲長安得意看不足一日萬樹猶嫌稀聽花菴主有

眞賞未與目遇先耳依簷牙靜數羯鼓點屐齒肯踏泥痕肥

雨能催花響斯應雨消息卽花生機明朝雨歇花更寂拈來

在手散滿衣耳力到處造眼界塵根誤用識者希俗口但解

愛絢爛移棠穠豔天桃排豈知幻景等泡露色相雖是聲聞

非慙君寄語雨前蕊莫遣紅雨隨風飛道光戊子嗣君三橋

光祿照復出此圖乞余續咏蓋距春雨之歿已二十二年矣

披圖感舊不覺情見乎辭題云春夢杭州尋不得放翁舊寓

錢唐側賣花聽雨景依然條條門巷分南北魯君名字恰相

同約略詩詞繪顏色披圖重見畫中人圍爐翦燭情堪憶花

耶雨耶雨無主韻事流傳歸翰墨清明魂斷杜樊川一樹棠

梨莫寒食東風老去太關珊杏花憔悴無消息惟有簾前夜

雨聲春來猶帶餘寒勒

春雨藏有錢舜舉蘇武歸闕圖筆墨工細先君子以七古題

之云穹廬徧野沙茫茫風吹草低雁南翔蘇卿乘風還故鄉

筆錄一

八 會稽徐氏刊本

節旄禿落旃裘涼誰與送者右校王跗注韎韋犀毗黃仰天  
握手氣不揚苑結抑塞摧肝腸從騎跪進漚醪漿通國十歲  
能挽強射兎搨鼠持作糧胡婦對之心感傷欲別不別率衣  
袞更有渾角羝乳羊肱麾不去鳴聲長子卿愴慨泣數行從  
此分袂各一方不復相見母相忘囊駝驛驥齊足良行程蒼  
茫紀不詳漢闕峩峩近在望山川重秀日再光歸詣長安朝  
未央太牢祭告先帝旁拜典屬國爲列卿道路觀者如堵牆  
面日改易鬚眉蒼丹青圖畫何堂堂齧雪咽雪苦備嘗不降  
不辱臣之綱千載而下誰頡頏洪皓朱弁郝仲常垂示風紀  
傳無疆歸詣長安晚開居士遺集本作歸詣北關未與與上  
漢關重殺敬依先君子手書原稿本前正附識於此

筆錄一

九 會稽徐氏刊本

讀汪克寬撰鄭玉行狀云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壻也山谷  
之名婦孺皆曉以師山之壻竟與同名而不之避師山亦不  
令改實不可解豈亦王介甫欲據謝公墩意耶

吾邑南五十里河上鎮有巖將廟唐時管氏兄弟長名張實  
次名張耀季名張聖暨其舅氏董戈甥舅四人並剛方勇烈  
協力除害後唐清泰中土人周段青以妖術聚賊張實等設  
計入穴奮勇勦滅鄉人德之歿後建祠並祀國初土寇石  
仲方聚眾肆掠一日過其廟門忽見神等四人揮刃追捕眾  
寇潰散嘉慶二十五年洪水驟湧籲神保障水勢立退道光  
九年瘟疫盛行額神驅消沈疴咸愈又境內猝遭回祿神爲

返風撲滅里人命會汾乞余儲諸紳士呈懇大吏題請封號  
經署總督魏元煇巡撫富呢揚阿合詞具題禮部議可勅

封董戈綏佑伯管張實保惠伯管張耀昭靈伯管張聖普佑  
伯道光戊戌會汾兄子寶三等又於廟後隙地創建後殿三

楹中祀董戈等四神左祀文武二帝右祀于忠肅楊忠愍兩  
公落成以楹聯爲請余各撰一聯云惠綏桑梓靈佑枌榆不

愧一鄉稱善士爵冠子男庸酬甥舅儼同四嶽視諸侯右綏  
佑伯

神十七世陰騭文存惟孝友于兄弟億萬載春秋志在用勸  
相我國家右文武黃塵騷地碧血冲霄冤獄古今同一愍于  
初

筆錄一

十 會稽徐氏刊本

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直隸南宮威縣之間有清河縣地清  
河威縣之間有山東冠縣地鄆城范縣之間有鄆縣地青州  
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江南之宿遷縣有河南祥符縣地  
山西之靈邱廣昌二縣間有順天宛平縣地甚則有如沉邱  
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者見顧亭林日知錄所載今不知  
其然否

夏小正鞠則見注家皆以鞠爲柳星洪百里震愾謂鞠非柳

星乃虛星也爾雅釋詁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  
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  
者則謂鞠星爲虛星是也其說頗創



李竹癩 日華 味水軒日記起萬歷己酉正月終丙辰十二月

凡入年釐爲八卷仁和趙晉齋 魏 從知不足齋所藏竹癩手

錄稿本寫詞流傳余家藏本即從晉齋轉鈔也先君子手校

數次間有題跋但寥寥短章不能彙入文集因敬記於左

嘉慶戊寅正月廿二日寒雨獨坐剪燭閱此吾衰已甚奈何

晚間居士記 嘉慶戊寅二月六日小雨重陰牆隅紅梅正

開小病嗽粥閱此撥閣 君實太僕云近代眞蹟零落得佳

臨本亦自不可棄此言甚有會乃知明眼人不肯作高世賤

俗語也 石田去成此書時僅百年徵仲則二三十年前事

也當時已多贗物何況今日善乎王虛舟之評書曰二王帖

筆錄一

士

會稽徐氏刊本

但當論其佳與不佳不必辨其眞與不眞此有得之言彼執

印記絹色以校錄鑑者猶刻舟之見也 近來市賣所售墨

蹟多從法帖中雙鈎而鑿家所刻法帖又多從摹本上石輾

轉眩幻幾於罔兩間影不謂太僕爾時已盛行贗鼎也太僕

言證眞固樂窮偽亦快余直謂眞偽平等但悅目即爲姝耳

日華手墨余曾見之體雜行草晉齋手自繕定正本可謂

勤矣其間誤會筆意似作他字亦時有之

嘉慶甲戌 端履 蒙 恩得與館選是秋九月爲先君子六旬

壽辰遵例加級得六品 封因乞假歸里稱慶並乞穆鶴舫

師彭阿 轉求英煦齋協揆和一聯侑觴協揆欣然撥句云以

少微星流輝奎壁爲鄉祭酒振鐸東南語既渾涵字極雄健

先君子見之色喜愛錢木懸諸廳柱 端履乞假歸穆鶴舫師

室有蘭生靜契其人若竹 亦手製一聯贈行云斯

仁利趙大川測字吳山乾隆己卯姚米山 拈得死字大駭

大川曰君問何事曰功名大川曰必中上一畫是第一名下

夕已各具已卯之形可預賀姚果於是年領薦有問婚姻者

亦拈死字大川曰吉下夕已有死央之形上一畫乃一對死

央同到老也又有拈一字以問疾者大川曰必亡一乃生字

末筆死字起筆也其久果不久病卒見武林人物新志 後有

闕者測字吳山亦極靈驗有某欲娶妾者就李問之拈得一

節字心頗不釋又舉一物乃燭臺一事李曰即刻就成汝欲

娶二人耶以卽上有兩個字也此必是偏房以偏房花燭只

得一枝耳又有問之者亦得一節字復舉一物乃鏡一事李

曰汝欲娶再離妾耶以兩個俱不成郎也此必汝舊御之婢

棄之而今復收之所謂破鏡重圓也又有問功名者拈得困

字復舉一物乃弓一張李曰不佳太塞口內如何說

得出好來有弓無矢如何命中得來其機巧多類是

余舊藏毛西河先生尺牘一冊內一札云大興周雪容係濼

園先生之子廿年老名士作太原參軍候補州牧今暫羈湖

頭彼極慕老世兄才望因匆乍之際不敢瀾謁聞淮安杜湘

草已致意過矣弟明日仍攜尊湖舫敢邀我世兄枉駕作竟

日之會不敢具備竟煩主爵不知我世兄肯慨然否若可則

筆錄一

士

會稽徐氏刊本

爲主以馬爲註且遍搜諸書統注其下妙不可言若早見此

書則專刻書者可以不用二本矣彼云馬書在江南有之可以索寄但此人將之閱粵恐不能即得耳云云 端履案周書今不知尚存否近得南唐書注十入卷係青浦湯運泰所著徵引極爲詳贖想較周書有過之無不及爾

阮雲臺師準經室集紀任昭才事云昭才鄞人善泗海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渠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温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泗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

筆錄一

圭

會稽徐氏刊本

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嘗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觔甚精壯遭颶沉於温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令昭才往圍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入巨繩入海底繫沉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撥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繼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撥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砲畢升於水面矣乃命昭才入水師營食兵餉擢爲武弁

康熙乙酉 翠華南幸野人於輦路所經種菜數畝豫以紅

花子按萬壽無疆四大字界其間花開似由天瑞 聖廟停鑾賜覽載陳彞恒遠州聞見錄

余同年李冠山比部 周南 授職後卽乞假旋里匆匆話別未及細論文也瀛洲筆談載其揚州楊柳枝詞二首云廿四橋邊初種時紅樓對舞闌腰支吹簫又去空惆悵可有隋宮舊柳枝幾樹垂楊管別離竹西亭外送歸時劉郎題後留春色更離清波續妙詞昔王文簡公以綠楊城郭是揚州句得名今讀冠山詩洵足步後塵矣

筆錄一

西

會稽徐氏刊本

道光丙申族弟讀書石巖山寺余擬上巳日招同盧夢菴學師 梁 筍輿往訪因禪廚小劫不果遂其飲於重論文齋翼日盧以詩五章爲謝因次韻答之云力從文海挽頽波世肯公孫曲學阿枝罷詩書延愛日鐘堂春酒頌三多滿徑莓苔綠未除官衙清曠似吾廬小輿風雨衝寒去猶勝長安薄笨車水有淵源木有根文章翦韭細重論昌黎體製南豐格果孰卑靡果孰尊酒味新樽挹惠泉醉來成佛亦成仙匆匆萬事從頭過放浪江湖不計年石頭路滑罷行膝 石巖寺旁有一覽亭 先君子題其柱聯云立定脚跟不怕顛愧山中苦行僧彼自石頭路滑放開眼界且看江上峯青

參禪吾食肉兩無罣礙我猶能  
省城趙大川李殿鳳測字多驗余前已紀其事矣因憶嘉慶甲子科鄉試後因彙試優行留寓吳山暇日信步運司河下

見一卜肆遂過問焉術者亦令書一字余即以甲字與之術者曰君今科不中矣甲字分明是中字上被一畫攔住如何申得出頭來然有小功名可望甲字下加二畫便是星字鄉舉既無分里選其可得乎然將來必得科甲里字申出頭上加一撇一畫便是重字非重重科甲而何况丙中自有甲字乎然必須再遲三科方得以下又有二畫攔住故也言畢復曰吾言果驗君亦當重重謝我相與大笑而出後是科果以優行賞成均闕三科庚午始登鄉薦甲戌成進士其言一一皆驗甲子至今已三十餘年後屢過其地見門已易肆無從訪其踪蹟矣乙未花朝日對雨重記

筆錄一

五

會稽徐氏刊本

夫人不知也一日攜游虎邱而夫人適至事遂敗露太守戲作一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蜀道連秦隴暗畫蛾眉關尹那梅子含酸都有味倉庚療妬恐無靈天孫應被黃姑笑已向銀河露小星嘉慶庚午余忝膺鄉薦主司為諸城劉文恭公錄之今大學士滿洲穆公彰阿關防嚴肅弊絕風清有同年徐某者家赤貧向在吳山測字餬口亦預斯選一日其房師某公置酒飲其所得士酒半笑曰向來榜放外間不無物議今科吾知免矣徐起對曰誠如尊論但言闈墨平平耳某公晒曰此由諸君並無佳作故耳吾輩不敢不盡心也同堂一噱而罷

定例拔貢每闕十二年逢酉歲一舉行嘉慶辛酉劉文恭公名已督學吾浙所拔皆知名之士其未與選者造為蜚語見前督學有兩袖清風繩祖武一雙瞎眼報君恩之句師左目微書公知之亦不與較也至庚午來主浙試其拔貢生無一人獲雋者榜後羣相進謁公慰籍良久問所以被擯之故或詭言未經房薦或託辭病不完場互相掩飾有某生者性慳直從懷中袖其落卷曰某實薦而不售公閱之笑曰此竟是吾所黜者汝不聞吾素稱一雙瞎眼乎無鞅鞅也某惶懼謝罪而已平湖錢稚農名士馨一名魁少游金陵昵一妓欲挾之歸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但觀君談論間恨讀書尙少耳他日請相從也稚農恥之即日還里假僧舍以居夜讀昭明文選一沙彌前曰秀才年不為少矣乃尚讀此兔園冊耶稚農益以為恥發憤肆力於經史之學遂為通儒見初月樓聞見錄余歲以家釀饋盧夢薇學師師率賦一詩為謝因次其韻答之云壯懷消盡便成衰新釀三年即舊醅學佛未成姑飲酒也將一滴供如來丙申。師前詩有白水長齋是世尊句故作一轉語解之長生不可學何處覓爐丹有酒樂今夕關心惟古權燭隨入悄悄梅飽露溥溥是年冬暖霜不見白歲除梅花盡放老矣無他望相期保歲寒丁未能廣廈歡寒士聊且窮年對麴生歲盡不知人事改半酣猶聽客談兵戊戌。歲事倥傯而師論文不備故戲及之

筆錄一

六

會稽徐氏刊本



煙草名淡巴菰景岳全書謂自萬歷時始出於閩廣故明以前無咏之者讀翟晴江韻無不宜齋稿有五言排律一篇組織工細布置妥貼錄之於左云耕地栽瑤草能令四德俱占肥同黍麥望影接菱滿載采香何烈云黃葉已枯縛箱通遠買懸旆售交衢柿削堆初積絲分縷不羸輕柔搓柳線瑣碎落金麩蘭屑紛攪和蘇膏暗洽濡慕擅情自切嗜炙性無殊費薄錢挑杖饑深唾益孟細筒裁竹箭夾袋製羅襦佩或陸鳴玦攜常倩小奴鑊金抽箇簫律管實葭葦藉艾頻敲石圍灰尙撥爐乍疑伶秉籥復效雁銜蘆壘飲三升盡烽騰一縷孤似子驚焰發如筆見花敷苦口成忠介焚心異鬱紆穢兼

筆錄一  
七  
會稽徐氏刊本

岑草亂醉擬碧筒呼吻燥靈嫌渴唇津漸得腴清禪參鼻觀沆漉潤嚙胡幻訝吞刀並寒能舉口驥餐霞方孰祕厭火國非誣繞髯霧徐結盪胸雲疊鋪積青凝斗室橫碧漾紗幔七灼心除疾三臯胃滌污含來思邈逸策去步于于欸客尤先茗蕪書不待醺澀回嘗橄欖疫辟浸萊黃洱海諸糧細番馬蒟醬輸作騷多臘腹探藥早遺珠郭璞箋仍缺稭含狀莫摹瀆南功獨奏闕右路羣趨種未周三甲風先布八區相思名旖旎呵應語模糊損益人憑說辛芳爾不渝詩腸縈恐涅吟謝淡巴菰晴江有瓜子一律亦佳因附錄之初窺珉瑣影斑瓏細認南金瑣屑攢脫口乍同蔬甲破出膚還作瓠犀看類分小令牽鉤七未數衰年齒使殘佳種莫教饜餐盡明朝可嚼水晶齋

余辛未出都夜宿泰安旅店見壁上有二絕句不著姓名云琳宮夜半喚朝天風動銖衣月正圓長跪瑤階齊獻壽一年一度會羣仙羣仙拱手問平安一曲霓裳坐上看燭影搖紅人未散金烏騰彩已三竿想是進香泰岱者之所作也

讀陳扶正名善仁和籍嘉慶辛酉孝廉損齋文集內書哈什河經石後一篇云此石為唐古忒所書綽霍勒贊旦經嘉慶己卯秋徐舍人星伯名松上虞人遷居京師遂隸大興籍嘉慶乙丑傳臚官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緣事謫戍伊犁有年後復中書從伊犁將軍晉昌獵於哈什河得諸吉里自虎嶺嶺下舊多石璞上鐫蒙古及唐古忒字佛經蓋其先索石為主以祀神謂之鄂博因刻佛經其上此書自左而右橫行讀之

筆錄一  
式  
會稽徐氏刊本

特紀元無可考哈什河為烏孫國距京萬有一千餘里星伯載歸贈余余載以歸杭又越三千餘里荒微文字見於吾杭者不少雲林寺借秋閣有咸平三年外裔所進貝葉梵經萬松嶺烏龍社有蒙古字鐘銘今是石又越萬有四千餘里而至金石之刻日出不窮豈獨茲石也哉扶正性情真摯揚協幕中校閱未及半載辭歸蓋協規矩整肅非禮不動而扶正衣冠落拓不修邊幅故也

嘗見一書忘其名載家中失物集其僮僕婢媪取狼巾燒之則竊者股栗伏罪梁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其色棗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緣督為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為

蟲所結也許周生鴛部宗彥謂即狼中未知所據狼中或作  
有七律一首咏之云此蟲真合驪離蠶蠶化猶驚織作工  
雀結房嫌微密簿蠶成繭欠玲瓏誰級越客千絲網疑墮仙  
一蕩風六十餘年遺  
較在那堪重問主人翁

此條甫錄訖偶閱居易錄卷十載段成式云云與此所說  
小異彼云如巨蠹兩頭光帶黃色此云是蟲窠究未知孰  
是

西域聞見錄八卷長白八十一所撰載新疆事實甚詳然語  
多夸誕不可盡信如記控噶爾云其建都之城南北經過馬  
行九十餘日東西亦然城南大江三山河藪澤不可勝計之  
類與趙陞北所言迥殊知趙爲得實矣陞北名翼江蘇陽湖  
精乾隆辛巳探花

筆錄一

九 會稽徐氏刊本

又言新疆有八叉蟲形類土蛛蜘蛛色褐而圓八爪微短紫口  
口有四歧偏身黃綠爲章皮裏通明如繭蠶大者如雞子小  
者如胡桃行急如飛怒則八足聳立逐人噬人最爲毒惡須  
臾不救通身潰爛而死如噬人輕即取其蟲碎之尙無大害  
若噬人時吐白絲於瘡口或噬人後走向水中呼吸則人必  
死矣或云茜草搗汁服之並敷瘡口可愈云云端履案新疆  
自入版圖以來迄今幾及百年此等孽蟲想久已消歸烏有  
矣

端履 又案王肯堂續醫說引馬氏日鈔云回紇有蟲如蛛  
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一吐則解想即

此蟲

又言鵬之黑而大者名骨骨翎健多力生回地深山中至巴  
達克山益西黑鵬尤大而猛鷲飛則兩翼垂雲高如駝象所  
過之處人皆避屋中往往攫去牛馬翅翎墜地長輒八九尺  
或丈餘端履案此恐亦是駭俗之談不可據爲必有也

士冠禮主人戒賓鄭注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  
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感之卽論語樂多賢友  
之一義

筆錄一

辛 會稽徐氏刊本

余解紛排難屢致傾囊鄉人亦甚德余殺雞治具相見無猜  
偶成四絕皆當時實事也荒蕪一片鎖寒煙舊是膏腴上土  
田翻覺潮平江岸闊拾來沙蟹小於錢沙蟹俗名沙蠅不可  
之靜細可食池塘閣閣吠青蛙雨過秧田歇水車聞說城南  
無點滴一江如練湛紅霞頭網留我試新茶料理雲鬢半髻  
鴉臨水柴門三兩屋庭前一樹碧桃花繞籬雞犬倉皇日隔  
岸風濤瀕洞時一一問名相慰籍就中明豔數文姬  
何問材太常培德余中表兄弟也在京行走有年移疾回里  
後膚末疾輾轉牀蓐而長子病亡遂一慟而絕余以詩哭之  
云老去無聊矧喪明悲來翻覺死生輕一官仙蝶真同伴廿

蘇沙鷗賴主盟觴詠關心曾有約光陰彈指太無情撫棺我亦傷前事看到淒涼淚暗傾

余中年以後故交零落舊時朝夕過從之地今至其門俱不得入因以一詩寄懷云壇坫當年此主盟後園花竹尙縱橫春風莫認堂前燕細雨還啼柳外鶯玉軫七條今寂寂銀河一水古盈盈行吟偶向門前過滿樹緋桃正落英

各州縣凡遇行禮坐班之地文武西紳士隨文職就東班耆老隨武職就西班一日班退有武弁某者忘其姓名頗諳文墨

戲語余曰某得一詩贈君遂誦之云瑤階咫尺隔仙凡班判東西禁往還君是儒官隨令尹神仙多半就西班相與大笑

筆錄一

會稽徐氏刊本

而出

吾邑名醫張樹堂應椿於古今醫書無所不藏亦無所不讀且精賞鑒工篆刻是以文士多與之往來然性迂僻每讀一書卽用其中方散以治病有誚之者曰君可謂書之所至病亦至焉又有某者亦精醫理而讀書不多所用方散不過一二百種又有誚之者曰君可謂書之所盡病亦盡焉

產婦爲風寒所侵身熱頭痛兩眼反視手足痲癢名曰蓐風用荆芥穗一味新瓦上焙乾爲細末豆淋酒調下二錢卽愈

古人隱括其名曰舉卿古拜散蓋用韻之切語舉卿爲荆古拜爲芥見王肯堂續醫說端履案此方最佳余嘗舉以語人

全活者亦不少矣或曰氣體虛寒者奈何余曰於十全大補湯中加此味以圖之則並行不悖矣

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陳仲魚孝廉端履曰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

上是漢時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亦無流字今所傳皇本有流字蓋依通行本增入也惠徵君曰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

端履案祭統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流字對上澤字而言今論語自以上下對文斷不得有流字當依石經爲是

景東程月川中丞含章巡撫吾浙儉德清風士民至今愛戴吾邑有西興改築條石盤頭之役公輕騎查閱先期移書司

筆錄一

會稽徐氏刊本

事曰吾到西陵日已中矣勢不能不一餐今與諸君約鮮果

四碟雞鴨魚肉豆腐作羹青菜作湯六孟而止其餘執事人役已各給飯錢命其在舟中煮食不令登岸眾嫌其太簡時

湯協揆以侍郎丁憂家居主局事日中承人極誠樸竟遵其命可也翌日渡江相見歡甚命辦工紳士其案同食笑語移

時掛帆回省有一點吏語余曰某今日亦與撫軍同食子驚問故曰撤下殘肴某等羣聚而噉之非與撫軍同食而何滿

坐粲然

余家舊藏麻姑仙壇記先君子跋云此玉煙堂湯本之佳者猶字上石蝕處尙不損字今本則蝕痕直下矣張樹堂說如

此乙亥黃梅對雨記於十萬卷樓

端履案張樹堂名已見前余家藏兜沙經尙是伊所贈辛

卯雨窗展閱因題一絕云故人長往成千古文采風流尙

宛然一卷兜沙曾手授槍懷三十二年前

下第情懷最難消遣然鄉試落解尙無失其爲故我至會試

被黜則親朋絕跡僮僕垂頭加以黃金已盡囊橐蕭條翹企

家鄉茫茫天末此種淒涼光景真有令人不堪回首者余有

句云到門茶竈都無饒訪友梨園大有人蓋紀實也又有某

詩云路經花市都無色風動蘆簾別有聲亦覺逼肖又某鄉

詩中聯云相逢道路談新貴  
未免塗泥有故人語極蘊藉

筆錄一

會稽徐氏刊本

或問未免塗泥有故人句與下第何涉曰此正無聊極思

益見同病相憐苦况若出諸新貴口中便是富貴驕人矣

然則得第詩當若何曰余有二絕云三十五年纔一第旁

人爭羨我心傷秋風幾翻尋常事親見槐花七度黃神仙

方許到瑤臺丹鼎今朝幸一開同學少年裘馬客半提玉

尺去量才

惠定字棟云朱子詩伐木許許傳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

邪許邪許是舉木之聲非伐木也端履作王聚泉家傳有問

邪許聲自遠而近句蓋本其義

罷官光景較之下第尤難爲懷吾郡王笠舫行梅大令詩春

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未免強爲歡笑也不如昆

明李橋東芬嘉慶己巳進士大令云老吏多情猶送酒黠奴

託故半歸家又云早起轉調琴入趣夜眠乍聽鼓無聲情形

愈覺宛然又有驚其宅於他姓者後過其舊居詩云舊時門

間小犬吠無情相迎僮僕都呼容細看琴書

別有名多事主人勤問訊軒會記手經營

仙游有殷某者酷好作詩一日患腸癰甚篤其甥往問之某

於枕上朗吟云君才酷似何無忌我病難尋押不盧言訖而

歿人但服其垂危神明勿亂而究不知押不盧爲何物余案

王肯堂續醫說引志雅堂雜抄回回國西產一物狀如人參

名押不盧取者若傷其皮毒氣著人必死取之之法先開大

筆錄一

會稽徐氏刊本

坑令四旁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繫於犬足用杖擊犬犬

奔逸則此物拔起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取出別用藥製之

若以少許磨酒飲之卽遍身麻痺而死別以少藥投之卽活

昔華陀治病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瀉

腸滌胃恐卽此藥云云未知其說然否然此老臨終尙憶及

此可謂博矣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也鄭注直人名已

陳仲魚鮪云韓非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謂之吏

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於父執而罪之呂覽當務篇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

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又淮南記論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皆以爲人名故鄭據之孔以古弓字從身訓爲直身失之鑿矣釋文躬鄰本作弓

吾邑陸文恭公珍藏其封公所遺木畫其形製詳袁簡齋新齊語中余在京師時時見之後十年題陸左行小照云慣在小詩集裏住

小詩集文恭公齋名五湖歸夢未全荒春明聽罷尙書履相見都驚髩有霜曾記天然聽瀑圖十年想像已模糊細將舊事從頭問

筆錄一

會稽徐氏刊本

此畫而今尙在無蓋左行依文恭居最久也

吾邑前明魏文靖公驥在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舉俸貲付

之同鄉子其人請封鑰公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

有壻以僞銀易之比公歸令工碎之則僞也工語蒼頭曰某

嘗爲此物出予手將毋是乎蒼頭以告公曰慎勿洩彼將不

安已而事稍露同鄉子攜貲以償公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

以僞易者

又公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

去邏者詢知爲一小吏所發其已費用一紙裏餘尙在當送

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寘之法非惟壞此吏

名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以上二則大同小異當是一事傳聞者潤色其辭遂分而

爲兩耳公清風儉德至今鄉里猶稱道勿衰呼爲魏老尙

書而不名又有言公年九十餘尙康健如常一日有饋生

魚者公命畜之池則已蕩矣乃亟沐浴蕭衣冠而逝衆遂

目公爲此魚之精所化是則委巷之談不足以徵信也

嘉慶丁巳阮相國師科試吾郡經解覆試相國笑曰汝等經

學吾已盡知之矣皆出於記誦而尙無心得也今日且試詩

賦可耳乃以得意忘言爲賦而詩則爲金銅仙人辭漢歌七

古端履上堂繳卷公閱之曰汝賦雖清麗未能脫唐人窠臼

筆錄一

會稽徐氏刊本

汝詩頗能規橈長吉吾爲汝點定付刻可耳詩曰漢家宮樹

啼鴉急瓦當苔繡鴛鴦濕通天高闕日曠曉銅人獨背西風

立西風吹老萬年枝猶憶銅人初鑄時望氣迎來汾水鼎通

燿拜罷竹宮祠上陵霍霍磨刀吏豈有神仙妖妄耳吉雲寶

鏡起狼煙銅人淚滴金盤水許昌宮殿漳河船授禪碑前露

溢田願歌黃鵠三千歲移得金莖五百年檀裏駝裝辭漢始

躍入河流牽不起沒髻還揚砥柱波題胸羞勒當塗字河上

行人說未央摩挲故物總淒涼他年銅雀風吹折空有三臺

對夕陽末二句蓋師所手改也

昔有嘲新婦回門詩云奴僕隨行俱款款夫妻偕至卽雙雙

案山海經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蹠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注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之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疏引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或以爲鳥或以爲獸未知孰是

余在清江浦曾喫過河豚一次大約味似螃蟹而鮮嫩過之店主人亦甚慎重菜葉緊裹以醬燒之其毒在肝子次之血又次之必洗滌淨盡然後可烹故至少必須一二時之久由今思之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何必冒險於數千里外哉

筆錄一

毛 會稽徐氏刊本

鄆道元水經注見漸江水篇云諸暨縣洩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爲洩也嘉慶辛未秋暮余偕周未芽同年杖往游山而迎人愈轉愈曲真令人應接不暇夜宿山寺未芽約窮西龍湫之勝明日飯後徒步而進山石壁立劣僅容趾兩土人昇之而行惴惴惟恐失墜蓋下臨不測之淵亂石峩峩水聲澎湃險莫甚於此矣偶因憶及錄之

以上兩則皆生平蹈險之事故書之以爲子孫戒曰河豚

斷不可食五洩斷不可游

魏文靖公諱銀之事已載於前又有言公於每歲除夕必詣衣冠於大門之外祝曰凡有孤魂今夕無處棲止者俱到僕家度節堂上則盛設酒禮以饗之元旦昧爽復衣冠送出鄉人至今以爲美談

邑有鉅公欲攘族眾香火地爲墓基而不可得乃結壙於其前而葬焉族眾果凋零殆盡而鉅公之墓亦漸淪於水余有詩傷之云衰草西風颯颯涼一年一度弔斜陽遺書零落悲身後斷碣叢殘認道旁回首重門巢翡翠關心孤冢臥牛羊白頭野老翻惆悵敝屋猶留一瓣香噫鉅公居鄉章以追踪

筆錄一

毛 會稽徐氏刊本

文靖而賢否相懸若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耶傳聞有某鄉先達墓者作詩云石馬嘶風落照寒墓門松栢半摧殘曾移別姓墳于穴憶賜前朝祭九壇滿地榛蕪孤冤實一孟麥飯子孫難行人累議碑中字指說頭銜是講官

道光戊子先繼妣周太宜人年七十矣召端履兄弟謂曰吾老矣不能摒擋家政汝兄弟年俱長成自應各立門戶此出於吾意非汝兄弟不和之故可不必寫立分書轉致存形迹也端履及弟端蒙俱敬應命迄今已十餘年各有增益此可爲後世子孫析爨良法後有挑端履兄弟補立分書者端履汝欲我兄弟受不睦之名乎抑欲令我兄弟受不孝之名乎其人慙沮而退邑有某公者有子五人已析爨矣慮日後兄弟之爭競也



時時寫立遺言朝令暮更然防之愈密罅漏愈多歿後兄弟各執一紙以講訟先君子每舉以爲戒周太宜人不立分書承先君志也

重論文齋筆錄一

光緒十五年徐氏錦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筆錄一

完  
會稽徐氏刊本

蕭山王端履

游仙之作大抵盡屬寓言故能抒寫性靈飄然有凌雲之槩

近時惟畢秋帆制軍沅諸篇敦厚溫柔不失詩人風旨至洪

雅存編修亮吉未免鋒銳太露矣余幼時最喜效響近已盡

歸蠹飽偶存一二不忍付之一炬附錄數首各紀以事知非

抗懷冲舉聊以借述聞見云爾請暨避水嶺山川清曠先石

帖云水路界三叉避水先營臨水屋山光環四面避水先營

背山仍起看山樓端履恭用下二句演成二絕

臨水屋水聲頻向小樓聽神仙要享清閒福先把衡茅搆一

亭背山仍起看山樓樓下清溪一帶流如此溪山明媚甚神

仙前度也來游端履先曾祖墓在會稽東南三十里春秋展

與是謝公屐齒所不到差義百丈絕躋攀射的傳聞即此間

者效游仙體率成四絕

石色騰青圓似甕舟人指點酒缸山射的山俗名酒缸山山前綠水湛

玻璃山鳥時兼水鳥啼一路樵風吹不斷輕帆已過若耶溪

傍溪三兩即仙家涼夜停棹似泛檣欵乃一聲人不見月明

如水浸蘆花蘆花深處欵柴扉潦盡寒潭露釣磯時有外山

橫對岸滿江紅樹靜朝暉余邑南三十里為桃源鄉為苕蘿

麗諸暨江界其中江北即臨浦為邑南巨鎮商賈輻湊酒樓

租信宿僕僮生硬大費防偶到仙家小犬迎槿籬深處有人

行石橋低矮溪流淺此是桃源第一程桃源村接苕蘿村除

筆錄二

會稽徐氏刊本

卻游仙不到門尚有漁舟載西子落花風裏醉金樽浦陽江

口倚篷聽唱出新詞別有腔無限情懷無限恨故籠翠袖別

銀釵涼露涓涓月正圓五更殘夢醒游仙微風偶向窗前度

猶送簫聲到枕邊余寓吳山火德廟曾兩冊府圖書祕護嚴

重樓管鑰紫泥緘石郎與我曾相識偷示南華第一函石室

收藏並石渠乞將祕笈付鈔胥元珠密語金丹注俱是人間

未見書玉宇西風拂面寒西爽閣為廟中最幽勝處

眞部錄三千卷道藏第一櫥不是神仙不許看日讀近人著

又成述意有未極大地山河無定影天田草木不知名神仙深恐多譎舛

芸館新編爾雅成雞犬雲中得未曾何人白日慣飛昇上清

別築神仙傳特黜劉安不許登仙籙俱將實事臚詠游遊戲

盡刪除歲星也要修年譜翻向蘭臺借漢書回首紅塵下第

初自慙詞賦太荒疎近來謝絕人間事靜閉瓊扉讀道書賦

游仙意別有感又成六絕偶然攬鏡髻毛衰不信壺中歲月馳只有吹笙

王子晉風流依舊少年時玉霄回首記曾游屈指光陰廿八

秋畢竟眞靈無位業故人多半去瀛洲手澤流傳天上來琅

琊翰墨重三台右軍眞蹟維摩畫曾憶臨樵日幾迴貪心竟

奪道心堅解脫塵凡別有緣成佛恐居靈運後又攜瓶鉢去

參禪老明特許住人間柱下頻將典禮酬本是散仙無管束

青牛任爾度函關游仙一夢夢匆匆夢到青城夢赤松夢裏

筆錄二

會稽徐氏刊本

情懷無限好最愁敲醒五更鐘

余嘗囑畫師作游仙圖小影凡花鳥之以仙名者皆羅列幅內系以六絕云蝴蝶尋香款款飛竹籬隔斷路東西不知誰是羅浮種老眼深慙五色迷屋外青山設色鮮一灣流水繞門前琪花瑞草蒙茸處鶴戀光陰不肯眠小論蓬萊幾度春蟠桃初熟許嘗新生憎味太酸甜甚不及湘湖雉尾蕪買得城南數畝田手栽紅紫各爭妍水仙標格難親近只向階前種鳳仙修竹圍牆數萬竿春來貓筍已登盤上清管領森嚴甚不是仙材不許看恰好羣芳曉露溥避風避日恐摧殘仙名別署威靈號藥籠攜來種最難

筆錄二

三、會稽徐氏刊本

阮相國師以游仙題試杭郡士子刻入浙江詩課中者甚夥然迫於風簷寸晷或未盡才人能事又應試體貴莊重勢難發揮已意故較畢洪諸公所作未免少遜一籌今錄其尤者數首著之是編亦伯仲間見伊呂也圓月都圓五色霞曉寒曾訪玉清家夢回忘却新詩句只記瓊樓倚桂花官府何當位上仙侍郎紫誥蔚藍天但須游徧名山路一處花開住一年錢唐陳文杰莫道方蓬別有山一舟弱水往還間芝田縱有三千頃春到年年課吏閒錢唐陳甫凌虛長嘯海天秋好趁洪崖作隊游剛到碧桃花發處蓬萊清淺不勝愁一曲笙歌空際聞幔亭高會武夷君當筵卻唱人間曲只恐人間手易分仁和陳鴻

玉闌于外綠陰肥記得臨妝拜必如莫向瓊樓高處立天風吹透五銖衣錢唐陳文湛瑤池歸去髮痕香采得仙芝正夕陽一幅蝶裙餘想像蛾眉先已上秋霜錢唐吳清澗夜跨蒼龍上玉京丹書新敕畧花卿瓊臺春色知多少又看桃花十二城蓬

山高會駐鸞驂鐵笛橫吹酒半酣夢醒雲中雞犬響八公昨夜度淮南錢唐朱壬山中紅日過應遲咫尺雲封竟不知老風一聲清夢破胡麻飯熟已多時朝乘東海千層浪晚臥西山一枕雲明日列仙相約去玉樓踏草上梁文仁和諸嘉樂龍涎馥郁鴨爐焚屈戌晴開散彩氛雲笈七籤參未徧碧霄又降紫泥錢唐姜宣縹緲空傳十二城天風想像步虛聲風流誰似芙蓉

筆錄二

四、會稽徐氏刊本

主其說當年石曼卿錢唐方懋嗣年少仙郎署紫微玉皇案下欺金屏若非身有珊瑚骨不著珠宮一品衣仁和舒華瑤草琪花別有春雨餘步履不沾塵仙厖莫隔松林吠客是蓬山舊主人海寧沈統燕東風散綠下瑤臺六曲闌千細步迴笑指碧桃花發處綵雲圍住小蓬萊海寧曹宗載虹橋萬里路原通一夜秋風到碧空天柱峯頭好明月不知人世雨濛濛仁和湯禮祥幾面芙蓉障夕曛人閒空識隴頭雲春風十里桃花浪不入仙源不見君錢唐孫夢麟余舊藏盛子昭山水畫冊十幅有同邑蔡君道跋云盛懋字子昭臨安人僑寓嘉興之魏塘鎮父洪字子裕工於繪事懋

能世其業學而過之善山水人物花鳥始學陳仲美仲美名琳為宋南渡後二百年名手累變其法茲冊為會稽孟氏寶翰樓中珍藏觀其仿各名家畫法十葉色色逼真於蒼老之中別有生趣評者嫌其精緻有餘特過於巧此則不然未可執一論也又云樓閣界畫稍有土氣觀此第五葉中樓閣用紅絲作格似近於俗然愈綉愈見其平淡也歎署紀年至大由元以來五百有餘歲矣絹色如新定有眼福人賞而玩之也頻水居士瀆識

端履案此冊為頻水居士舊物後歸於予細驗絹色係前明中葉贗鼎然亦幾四百年物矣為作匣而藏之

筆錄一

五 會稽徐氏刊本

余舊藏王元章景墨梅卷草草數筆老幹橫斜疎花暗灑自題云雪凍羅浮路苦封瑤瑤坡無根華自好想是得春多山農王元章幀首江南春色四篆字係魏文靖公手書歎署南齋而不名引首有南齋一印末有南齋迂叟吏部尙書之章兩印又題詩於後云慣寫冰霜質山農何可當不孤今日重深感故家藏大庾蒼崖頂逋仙老屋傍一枝開傲雪誰敢敵奇芳又跋云此梅蓋元王山農先生之筆為今之罕有者愈翠沈廷用持以請題故書天順癸未十月初吉天官致仕九十翁蕭山魏驥議引首有南齋天官歸老二印末有仲房南齋迂叟吏部尙書之章三印其餘題者為陶元素葉冕賀確

蓬壺道人不署名朱廷訓韓璋朱純沈環詩繁不具錄又有一詩署名草書半蝕不可辨其印章則意夫天官亞卿一方暇日當細考之也

端履案南齋係山農於元豈元章未嘗入明耶天順去明初不遠當確有所據也

又案此卷為吾邑漁池沈氏舊藏道光癸巳予為沈氏題歷代神主姻家獻夫太學琛出以贈余今獻夫已亡展閱之餘不勝物是人非之慨

高郵王懷祖念孫觀察謂史記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唐上當有晉字左昭元年傳遷實沈於大夏唐人

筆錄二

六 會稽徐氏刊本

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實為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以別之索隱木山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錢唐厲樊榭徵君鶚構花影樓落成陳句山太僕北崗手書楹聯贈之云座上酒人忘甲子門前花地課丁男甲子丁男屬對可謂巧不傷雅

阮芸臺師按試嘉興以鴛鴦湖詠鴛鴦試士佳作甚多今錄

其尤者於左南北湖如雙鏡清照來翠鬣影分明圖經久著

鴛鴦號不比能呼鴨鴨名嘉興楊蟠蓮開並蒂滿湖香欸乃蓮舟

聲最長水入雙湖分兩派生來不宿野鴛鴦嘉興張霖儂家生長

水雲鄉白露團團菡萏香飛宿何曾出湖去鴛鴦羞見野鴛

鴦海鹽吳東發放鶴洲前泛畫雙沙汀水鳥度雙雙吳嬈怕見鴛

鴦散低唱菱歌過石叚石門周繼善譜入流黃第一機吳嬈秋色

冷羅衣東湖不與西湖隔任爾雙雙處處飛嘉興王書田白葦灘

連紅蓼洲釣鼈磯畔滿湖秋知他水鳥成雙宿開得芙蓉亦

並頭嘉善沈大成芙蓉片片落霞紅秋水空明兩鏡中莫放蓮舟

驚並翼湖西飛去又湖東石門吳會貫鴛鴦湖水繞湖流鴛鴦湖

筆錄二

七 會稽徐氏刊本

月照湖頭鴛鴦一雙何處去飛度鴛鴦湖上樓嘉興李南湖

十里好秋光水鳥隨波泛夕陽紅蓼花疎菱荇老雙流合處

起鴛鴦石門朱神比翼棲來等野鷗離煙別雨笑登樓相逢依舊

雙飛去秋水蘆花到白頭海鹽蕭繩祖莫翻水調傍篷窗莫打蘭

橈過石叚水若打開還再合怕鴛鴦去不成雙嘉興蔣浩紅錦鴛

鴦兩翼齊鴛鴦湖水滿湖隄湖邊盡種連杪樹好讓鴛鴦到

處棲嘉興曹言純

仁和汪又邨適孫寄示借閒生詩詞一冊乃其兄小米舍人

遠孫所著也小米卒於道光丙申轉瞬已六年矣挑燈細讀

如見故人其春秋宮詞云天家中使敕求昏選得妍娥儷至

尊娣從如雲猶在路齊環先已拜新恩周勢逼青齊妾媵驕

抗輒搗幹恨潛消翻教玉女傷憔悴冷落西宮泣細腰魯昨

日臨淄逆女回內官傳敕御筵開少齊玉貌渾難似新有儀

尊帶得來晉報說荆尸振旅旋小君翟菲到軍前隨行還有

雙嬌女髻髮既正及肩鄭新荷君恩賜副笄綠雲添覆髻

鬟低後宮那曉人間怨笑說戎州已氏妻衛貴主韶年色致

佳相攸心事卜金釵頗聞選得東阿宰宮妾傳來事不諧齊

密語帷中日幾迴易儲謀洩起疑猜寵姬赴宴青宮去已為

熊蹯速禍來楚三百蛾眉望幸時魚軒停向夕陽遲那知還

有雙珠在婉嬋偏啼季女飢曹昔日微聞二國求託詞傳母

筆錄二

八 會稽徐氏刊本

尙含羞廬漕果仗齊邦力空望淇泉淚暗流許嫡女殷勤託

大夫親教咳姓入句吳未知鹿走姑蘇日可有安車載得無

越越讀之齒頰生香古人云匡說詩解人願此詩真無愧解頤

二字

小米詩詞並皆佳妙而詞尤勝於詩其哭吳子律教授百字

令云先生長往聽薤歌江畔肝腸摧碎斗米折腰渾不屑笑

殺酸寒孟尉落拓襟懷蕭閒意趣獨醒人皆醉此生行樂尙

平之願初遂最憶交訂忘年燈前酒後容我狂言肆善病

維摩還健飯慙愧元章斫鱸賦別蕪甸到官五日風雨愁新

鬼天邊遼鶴遊盧甚處安睡又松濤亂捲痛知音已矣牙琴

搥碎拌泛扁舟蓬海去去訪丹陽仙尉坐上苔生題邊竹裂  
生怕今宵醉騷壇淒寂飲中仙失焦遂因甚屢召修文天  
胡作劇欲問成都肆還記故人情獨重寄我桐江乾鱸縵水  
詞名凌雲賦筆高唱秋墳鬼夢魂來也北窗奈不成睡題西  
湖訪秋圖金縷曲云一碧空明裏望遙天雙峯雲樹六橋煙  
水楓葉未霜蘆已雪做得秋光如此正騷客扁舟乍艤這段  
閒情何處著倚吟筵笑向南屏指聽一杵梵鐘起 儂家別  
有悲秋意惱西風幾番吹鬢幾分憔悴生小湖邊來往慣鷗  
鷺都成知已到今日情懷何似秋上心頭無計遺算鳴蛩差  
識愁滋味堪與訴只君耳題南湖花影圖齊天樂云夕陽紅

筆錄二

九 會稽徐氏刊本

到垂楊處依稀一重簾影鏡檻香消酒墟塵網換了西風門  
徑花晨月暝只水面輕漚舊游能省見說年時納涼池畔綠  
荷淨閒愁都付畫苑賸蕭疎幾筆鴻爪尋更古木鴉啼荒  
階蛩訴做得詩情淒冷聲聲喚醒恁紅粉青衫例隨蓬梗說  
也無聊把杯拌酹酌  
小米振綺堂藏書最富予曾向借抄孫逢吉職官分紀雙行  
細字凡二年方得藏事卒前數日尚有書來招余泛棹西湖  
作文酒之會余答言年已老矣怕見之江波惡此事恐難知  
也未幾而訃音至故子輒以聯云何時重到西湖此事難知  
尺素往還成識語少日名馳秋水先生長往汗青零落剩遺

書又和其百字令原韻哭之云遺愁無計矧玉樓人去冰壺  
唾碎少日豪華兼落拓不怕郵亭里尉春雨尋詩秋燈校字  
興盡陶然醉臨安鑄志有情詢到毛遂君刊咸淳臨安志  
附存鄜校數則  
愛我意氣疎狂評茶說餅相對吳山肆更約秋風帆落處細  
斫鱸魚作鱠訣證長生藥尋不死休論徐無鬼南柯纔了秋  
墳一枕孤睡

連平練伯穎恕生而聰慧異常年十八得暴疾亡所著有後  
漢公卿表後漢書註刊誤西秦百官表北周公卿表五代地  
理考明證法考雜文十餘篇歿後其父立人大令璜合而梓  
之名多識錄武進李中者翰林兆洛爲之序

筆錄二

十 會稽徐氏刊本

伯穎雜文援据精確斷制謹嚴其漢劫五諸侯兵攻云漢二  
年漢王劫五諸侯兵東伐楚楚大破之五諸侯者應劭謂雍  
翟塞殷韓如淳謂翟翟塞魏殷河南章昭謂翟塞韓殷魏師古  
以爲皆非乃常山河南韓殷魏也雖然顏氏之說亦未爲得  
也夫此文下言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  
王卬死則知伐楚之役塞王翟王殷王皆與之三者卽漢王  
所劫之國歟又魏豹傳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豹至國絕河  
津畔漢陳餘傳漢東伐楚使告趙餘迺遣兵助漢聞漢敗卽  
背漢此二國者皆始助漢終畔漢與高紀所言相合然則五  
諸侯者乃塞翟殷趙魏耳故曰顏氏之說亦未爲得也讀書

得閒頗能正前人之失

鄧全謝山祖望解堯典象恭滔天云孔安國傳滔漫也孔穎

達云漫者加陵之辭史記本紀亦作漫天古文滔通於滔漫

通於慢故諸葛忠武曰滔漫則不能研精洽之孔傳所云傲

狠孔疏所云侮上陵下是滔天者漫天也班孟堅幽通賦巨

滔天以泯夏唐六臣采班昭注滔漫也可知舊解如此蓋貌

莊而心險實與偽言偽行交濟其惡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

正合是旨

端履案堯典又云浩浩滔天孔傳亦以漫天釋之疑此二

字乃堯時常語故斥鯀惡用之咨洪水亦用之必求其義

以通之則是天步艱難天真有足矣鶴鳴於九皋聲聞於

天天真有耳矣

祥符周稚圭侍郎之琦最工倚聲著有金梁夢月詞錄其佳

者數首葛仙米玉漏遲云紺珠塵未埽綠鸚啣後黛螺痕小

一捻圓勻春出玉山香稻雋味青精漫擬待移入羹湯還好

春又早紅鹽碧醞者時情抱相看勾漏雲封只乞米長安

飯塵閒笑旅食年年依舊石田荒了儘把丹砂寄與怕夢裏

黃梁人老鄉信杳知他雁鴻多少送劉芙初南歸蝶戀花二

解簾底斜陽紅一綫怕近黃昏不放銀鈎捲燭影西堂看又

短金尊只訝宵來淺賦罷離情魂欲斷砧杵誰家喚起征

人怨冷到秋心秋不替芙蓉卻在江南岸又往日題襟同客

椰一樹斜陽兩兩吟苑寄小巷城南三五里等閒化作盈盈

水天上秋雲吹易碎送得君歸卻問歸何計燕子樓臺斜

日裏江南也是銷魂地蝶蘭濕蘭雪云羅浮舊侶仙跡會棲

一翦洞雲溜碧花迷試夢橋蠹淹秋恰好舞衣藏得問匆匆

粉怨香愁情絲因誰暗織壁鏡分明可念春來消息看取

團團樣巧中有柔奴玉腰纖魄翾飛小影閱到枯形密緒尙

憐歛側付蘭閨摻手親縲卻恐蠶娘未識剩幾片芳草宮斜

羅裙空憶其懷夢詞則皆悼亡作也

王漁洋池北偶談載古今詩句如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

雨是蘇州二分無賴是揚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州

澹煙喬木隔綿州曠野見秦州風聲壯岳州風味各肖其地

使易地即不宜端履少時戲做其體多有押州字者今稿已

散失追記數首附錄於後生平蹤跡等浮漚越北燕南幾度

游聞道赤城風景好芒鞋尙擬到台州春流得雨櫓聲柔觸

網鱸魚拍水鷗石細沙平江路窄釣臺高處認嚴州店家醇

酒膩如油醉倒西湖第一樓扶起曹騰全不管春茶爭試六

安州江南雄鎮數奔牛客裏帆檣薄暮收屈指明朝泊何處

絨花記得買常州此詩係由京回里所作故云桑陰深處聽鳴鳩雨過秋

鉞綠滿疇城郭空濛煙水闊若溪如帶繞湖州了了青齊黛



色浮車聲輾轉暮方休關心換季無多日新樣藤胎揀德州  
當年酒換鷓鴣裘消渴文園已倦游故蹟當墟無覓處臨邛  
傳說卽邛州刻石摧殘最屬留長隄十里障洪流當年人物  
知誰是汪道州借鄭莒州乾隆癸丑江塘之役先君一手經理局務事竣不欲居其名盡讓吐  
功於二公詳見汪道州病榻夢痕錄中

池北偶談言王陌胎仙景州人有道術知湖州府弁山中  
每稻熟嘗有雲霧居人輒見霧中有人若負擔者什伯爲羣  
霧散則稻穗已空矣王命結壇山上令道士吳梅岑者代已  
禮拜而自具衣冠書符籙忽顧吳曰大風且至但弗動須臾  
果大風發屋拔木壇上人皆惶恐已而風息自是雲霧不作

筆錄二

圭 會稽徐氏刊本

歲獲豐稔端履案吾邑數十年前亦有此異土人云是白虹  
爲孽此物居仁和臨平山穴中每遇稻吐花時夜半輒有白  
雲如匹練自北而南所過之處稻皆秀而不實然畏礮聲及  
鑼聲鄉民互相守望遇其將至鳴鑼發礮雲輒四散遂不爲  
害迄今迹已銷滅故年老人尚憶及之而少壯無知之者矣  
吾邑數十年前又有青蟲之孽能聯捲數苗葉作繭處其中  
久之成小蝶飛去苗亦隨槁先君聞劉猛將軍神專除蟲孽  
令鄉民塑像於城南十里岳大橋廟中并親書昆蟲母作扁  
額榜諸廟門其患頓息今亦無知之者矣其像及扁額現存  
端履案居易錄云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時始有之俗說南

宋劉漫塘宰爲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爲災  
俗呼莽將殊爲不經按趙樞密前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  
伊維文藝過漢唐不知身後何以矯誣至此亦如江湖間祀  
張睢陽作青面鬼之類也猛將俗呼莽將想因聲近而訛然  
吾邑自建祠以來迄今二十餘年  
矣而蟲不爲災亦一異也

道光辛丑三月邑東鄉瘟疫甚盛曾記族樸存兄淳言兄眼  
鬼凡黑夜往來俱不用燈凡鬼皆依附牆壁而行不能破空疫鬼亦然每  
遇牆壁必如蚓卻行而後能入常鬼如一團黑氣不辨面目  
其有面目而能破空者則是厲鬼須急避之凡往瘟病家探  
望亦無碍但必須憑空坐立不可倚牆切不可飲其茶水以

筆錄二

丙 會稽徐氏刊本

毒皆施於水中故也吾鄉有諺語云喫要喫得飽睡要睡得  
早夜裏蓋綿被病就不惹了語雖鄙俚  
實避疫之要訣也 予笑曰是真有鬼矣兄曰孰謂鬼無之者但未嘗  
如森羅殿上種種變相耳至疫鬼則恐係天時不正之氣結  
而成形未必眞鬼也予曰氣能積而成形矣安知形積久不  
又成質耶兄曰是亦在不可知之數耳兄又言鬼最畏風遇  
風則牢握草木蹲伏  
不敢動  
余嘗問兄縊死溺死之鬼必求替代何也兄曰非求替代也  
古人云魂升而魄降魂善而魄惡橫死之人氣由遽絕故魂  
雖上升而魄不能遽降遂四出而爲厲耳由其性惡故也試  
於縊死未解以前掘其足下土尺餘有形如桴炭者卽其魄

也焚之則不能為祟至溺鬼沈淪水底魄為水氣所迫不能驟入於土久之附物為患或如草鞋或如掃帚非草鞋掃帚也附之久而成幻形也碎之有血痕者恐如子所云形積久將成質也至成質則不可復制矣

兄又云左傳言故鬼小新鬼大其說確不可易至溺死之鬼則新小而故大其鬼亦能登岸逼視之如煙雲銷滅者此新鬼也故鬼形如槁木見人則躍入水中水有聲而不散故無圓暈余笑曰此又形久成質之一證矣

吾鄉土音其字有可證者藏物曰伉音抗以油塗物曰油音去面音音透以身踊擲曰趨音透火杖曰捺音挑亦曰燈捺音凡

筆錄二

五 會稽徐氏刊本

物不平以他物襯之曰音直窳突曰煙音直窳音直窳塵曰蓬

塵以湯去鳥獸之毛曰音直熇音直熇物色陳曰音直焉音直食壞曰

饒音直味觸口曰音直義音直或混而一之讀義如音直非也

元方輿勝覽三卷題曰聖朝混一方輿勝覽從元槩本影抄其疎書者元

刻皆陰文也

乾道四明圖經二冊不分卷鄧全謝山大史音直跋云四明

志乘以吾家為最備自胡尚書寶慶志吳丞相開慶志袁學

士廷祐志王總管至正志李孝謙永樂志楊教授成化志張

尚書嘉靖志無一佚失足以豪矣張制使乾道志則最初之

作也購之不可得乃過天一閣范氏見四明文獻錄全引其

文為之狂喜乃別為抄而出之於是揚之小玲瓏山館馬氏

杭之小山堂趙氏皆來借抄顧余猶疑非足本嘗見成化志

中於遐追二廟下紀劉毅胡輟諫吳越無納土事以為出自

乾道志今竟無之則脫簡殆多然要屬難得之書可寶愛也

凡新進士釋褐必在國子監是日祭酒就座受拜戒不得動

相傳頭動則害狀元左右手動則傷榜眼探花嘉慶辛未天

門蔣丹林音直為祭酒狀元為蔣笙陔音直立鋪即祭酒子也有

朝士贈以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 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

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起跪遲父子行此大典遂為一時佳

話音直端履案是科榜眼王毓吳散館改授部曹

探花吳廷珍不久病歿豈左右手動故耶

筆錄二

共 會稽徐氏刊本

關帝廟籤語天下皆同惟吾郡至大寺獨異然極靈應嘉慶

戊午科蔣公音直時為編修副吳公音直來典浙試余省試

畢適有事郡城因入廟祈焉籤云萬年日月耀清光惟有文

章歷四方三級浪中龍獻爪九霄雲外鳳呈祥或曰子當中

九十五名音直浙額至九十四名是科

五爪非九十五乎九霄雲外非在九十四名原額之外乎後

榜後被放領閱遺卷乃大悟曰神先告我矣蓋余卷內號鈐

鳳十一所謂九霄雲外鳳也經房師閱薦而為編修批黜呈

者呈薦也祥者編修之名也其驗如此音直應童子試祈籤於廟

中有莫道神明今語怪後來還有事音直應童子試祈籤於廟

日及又不售矣汝知神已將是科之題先告汝乎蓋試題係  
有事二字也榜發果然○又是年場後所籤於畫壁關帝廟  
鐵云崆峒城裏事如麻無事如君有幾家先君曰題係有  
事而神言無事非相背乎恐難獲售也孰謂神無靈哉

嘉慶戊辰富春江水泛溢吾邑西江塘潰決數處時阮雲臺  
師重撫浙江亟籌捐貲修築仍延先君董其事越二年功竣

鄉人感戴公德創建阮懷亭以志勿諼之意中暨重修西江  
碑記先君即以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句鐫作

柱聯今歲久亭圯碑石無存故址已不可問故余有詩云漁  
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白頭野老談遺事猶說碑

亭向大江

吾邑濱臨浙江水環其三面故西南為西江塘東北為北

海塘皆所以障汀水也塘外之田名為竈地錢清場徵其課

乾隆庚寅七月二十三日風潮大作俗名海嘯北海隄潰江湖直

入城市塘外竈地淪入於江江身直逼塘根居民咸惴惴不

保旦暮不二十年江流北趨海甯不特舊時竈地盡數漲復

並添漲新沙數十里土豪咸思佔墾爰定舊有者為原業新

漲者為報陞然地淪水中已久無從辨別新舊界址於是舊  
有者指新漲為原業報陞者指舊有為新漲攘奪紛爭閭然  
械鬪撫軍覺羅吉慶公不得已奏請將報陞之地作為牧地  
歲收其息作為養贍杭城駐防驍真之費而爭端始絕於是吾  
邑有牧租之課向者龔赫一山對峙大江南北南為蕭山北

筆錄一

七 會稽徐氏刊本

為海甯數十年來海甯北岸之地盡數坍合南岸居民畏涉

風濤之險賦稅多抗延不納嘉慶某年又將其地改隸蕭山

併將蕭山司巡檢亦改屬焉吾邑於是南南沙之課嗚呼江

流無定坍漲靡常小民苟且目前罔知遠慮安居樂業視為

沃壤然終非久長之計也偶紀其事成四絕句落日樓臺萬

竈煙果然滄海變桑田鄉人舊說風潮險此話流傳七十年

卅里龕山接赭山赭土音讀若柘去聲羊頭車子穩於鞍棉花今歲收

成好會戲開場十日看土俗奢侈每遇豐收率羣聚演戲宴飲為樂名曰會戲俾晝作夜百弊叢生以離城寫遠官法亦不能盡禁也麥浪隨波漾曉風繞陸蠶豆每叢叢似嫌

黑白分明甚故意開花一例紅蠶豆花黑裏白邊惟濁酒開沙地豆皆開紅花

蠔佐韭菹盤殮留我意何如官衙遠市無兼味烹得池中兩

鯽魚

余作詩弔某公墓已錄之於前矣今歲重過其地意有所觸

不覺情見乎辭復成一律云烏衣只隔一重垣兩不相容竟  
兩存喬木百年留故第青箱五世守文孫西河月冷霜凝屋  
南藥橋低水溢門昏媾仇讎成轉瞬倦懷舊事竟難論  
吳越春秋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大越云者如爾雅西至曰  
所入為大蒙之類蓋當時國號如此非僭而稱大也竊謂春  
秋於越於字亦當作于于大也見方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  
之子正作于越楊倛注于越猶言於越今本荀子于字多誤

筆錄二

末 會稽徐氏刊本

作于而古義廢矣如今府名大同大理之類亦是仍其舊稱縣名如大城大邑之類更難悉數

居易錄載桐城姚文燮年六十餘忽病不識字即其姓名亦

不自知醫不知為何證也端履案余友汪蘇潭吏部 培亦

患此證有醫者云凡人記性皆司於腦吏部久患頭風腦已

枯涸矧腦處至高之位藥力所不能及後竟不起或云得百

活馬腦食之可愈營制馬有定額安能得其百腦以療病蓋

明知疾不可為姑為大言以欺世耳近世醫者云治癆腦用獅子油治耳聾用啄木

鳥亦皆此類啄木鳥向一見之獅子油從何得哉

蘇潭博通經史器重藝林累於家境抑鬱而歿余哭以詩云

玉樹臨風迴絕塵新詩脫手已無倫憶同剪燭論文日始識

筆錄二

九 會稽徐氏刊本

湘湖雉尾蕪君幼隨侍尊人龍莊公湖南任所年十八歸里始得喫蕪菜 少時詞賦動公

卿吏部文章最有名緯候辨同書冊考見後一時傳誦已刊行

十年憐我滯青衫珍祕書函手自緘往返京華纜百口到門

幾度訊歸帆詢君家事語支離偶問旁人始得知如此情懷

如此病縱逢和緩也難醫

蘇潭為文援據奧博精審不苟今歿垂三十年家徒四壁長

嗣又亡斷簡零篇字字皆當珍惜故備存之不厭其繁也

史記闕篇補篇攷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漢書班彪傳並云

史記闕十篇有錄無書所闕之篇班氏不著其目張晏注漢

書稱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

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斬蒯列傳然序日本無

兵書顏師古已糾其謬至謂景紀取班書補之則景紀所載

每有在班書外者日者傳辨肆淺深亦豈褚先生所能是二

篇固未嘗闕也禮書樂書龜策列傳皆有今上卽位之文使

非出自遷手何以并年歲而襲之觀其自序三篇原止略舉

大概言簡而事括或乃取禮樂論龜兆雜書以益之皆贅矣

將相名臣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首尾完具無可疑其

載天漢後事為後人所增與建元侯表正同凡此諸篇雖有

增補而本書要無闕者也傅斲傳班書多仍其舊其敘事簡

而有法洵非史公不能作若孝武本紀序稱今上本紀當有

筆錄一

三 會稽徐氏刊本

目而無其書舊說皆謂武帝怒其短已削之不知遷書至宣

帝時始宣布武帝曾未及見且序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則

必不作詆毀語可知三王世家贊云燕齊之事無足采者自

序又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此篇蓋本詳載冊文而略於事

褚先生觀列傳誤三子之王為三王世家遂謂世家文辭可

觀求其書而不得亦得失相半者也要之十篇之目班氏所

未言無從懸揣或班氏修史時雖亡而後或得出如秦誓之

比亦未可定紛紛指屬多成臆斷亦疑以傳疑可矣續史記

諸儒詳史通正史篇及後漢書班彪傳注張晏徒見三王世

家龜策日者傳俱有褚先生名遂舉屬之少孫則三代世表

建元侯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傳滑稽傳少孫俱有附益又何以不在補篇之數而始皇本紀之附秦紀及班固語厥書之附厥日甲子篇及表傳世家中增入史公以後事者凡數十處安能一一名之至索隱謂褚生以班書補景紀則褚生仕元成間又安能取章帝時書而用之斯為謬矣周代書冊制度考周時書冊所用見於經書有四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版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書之以版者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藝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此書之以方者也內史又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襄三十年鄭命伯石爲卿三辭乃受策又隱十一年傳云滅不告敗克不告勝不書於策襄二十年傳甯殖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此書之以策者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左襄二十五年傳南史氏執簡而在詩小雅出車篇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此書之以簡者也誓族氏注方版也內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說文牘書版也論衡量知篇

筆錄二

圭 會稽徐氏刊本

斷木爲槩枿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方版牘皆木爲之論衡又云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說文以牒訓簡牒札轉注相訓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簡策乃假借字也然則簡策牒札爲一類合而舉之則謂之方策有謂以字異者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左傳正義凡爲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于簡數行可盡者書于方方所不容者乃書于策是也有謂以事異者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曰又隱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注謂仍其書辭告命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是也其長短之制各視所施聘禮左傳序兩正義引鄭元注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儀禮正義作尺二寸誤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三分居一又謙焉尙書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東哲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南史王僧虔傳云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簡廣數分長二尺江淹傳云以科斗文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此皆周時策書之制漢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而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則周律與漢律簡當並用二尺四寸杜周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耳後漢書

筆錄二

圭 會稽徐氏刊本

曹寢傳云接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簡制與周時經典合獨斷謂策長二尺短者半之左傳正義謂此据漢世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釋名槧版之長三尺者也說文以槧為牘樸削槧為牘當必減小史記何奴傳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周時牘制長短當與漢不甚相遠而杜子春謂方即漢時牘則方版之制亦與牘不甚相遠矣漢書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儀禮正義謂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

筆錄一

圭

會稽徐氏刊本

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一簡容字多少亦靡定也周時史策之外官府文書類用木版蓋便於更換不復編綴學士所習則多用竹故周禮每言方版而六經則皆策書內則請肄簡諒學記云呻其估畢畢即簡見爾雅估即說文估字類川人名小兒所寫書亦用竹之證若夫陰謀祕密之書及國家常法亦有以金為之者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莊子徐無鬼篇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駮六駮即太公六韜其書蓋亦治金所成左昭六年傳鄭人鑄刑書二十九年傳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為刑書焉然則所云金版蓋亦鐵也學記云入學

鼓篋篋所用藏書者尚書納冊於金縢之匱中鄭注滕東也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縢其表淮南子精神訓云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豹韜乃六韜之一當亦以金縢匱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王僧虔傳又云楚王冢書青絲編周時裝冊藏護之法亦略可見矣 緯候不始哀

平辨緯候之書周季蓋已有之讖言赤龍感劉季與劉秀發兵捕不道以及當塗典午莫不事合符節智神著蔡然而亡秦者胡盧生奏其錄亡秦必楚南公述其言秦楚之際祕文曼顯其證一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隸釋譙敏碑稱故國師譙贛深明箕輿讖錄圖緯能精微天

筆錄二

詣

會稽徐氏刊本

意傳道與京君明是讖緯之書宣元諸儒並已傳習其證一也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漢書言翼奉治齊詩事元帝乃云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公羊傳隱元年何休注云所見謂昭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疏謂本春秋緯文而董子繁露實用其說其證三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易緯通卦驗而禮記經解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後漢書郎顛傳稱為易曰而史記伯夷傳用之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說苑亦稱易曰而韓詩外傳引之凡斯逸文類本易緯其證四也宣帝時王褒作九



懷其株昭篇云神章靈篇王逸注以爲河圖洛書讖緯文成  
帝時李尋說王根云五經六緯孟康注以六緯爲五經與樂  
緯張晏注以爲五經就孝經緯本文義隱注爲闡達其證五  
也漢初求遺書讖緯不入中祕故劉向七略不著於錄而民  
間誦習歷可案驗張衡謂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又言成于哀  
平之際要據其盛行之日而言劉勰正緯遂謂起于哀平苟  
悅中鑿俗嫌篇以爲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均未爲  
得也

蘇潭著述甚富惜天不假年僅成潛夫論注一書已刊入湖  
海樓叢書中鹽鐵論注漢人說經錄諸書皆未卒業歿後遺  
稿散失今得其詩數首亟錄存之 由靈隱至韜光明湖西

筆錄二

會稽徐氏刊本

去古禪林欵欵籃輿度曲岑門擁白雲分樹色泉穿寒澗落  
峯陰佛前幡影隨風轉山外鐘聲到晚沈爲滌煩襟聞憩息  
不妨猿鶴伴長吟磴道盤空客到稀偶攜吟策欵僧扉板橋  
人跡尋黃葉老屋經聲出翠微海日江湖都入眼藤梢花刺  
欲牽衣探幽獨領登高興坐對斜暉未肯歸 范蠡載西施  
游五湖留別文種三千犀甲共驅除生聚功成廿載餘大敵  
已亡臣事盡美人無恙宦情疎吳宮麋鹿添新恨越國山川  
壯昔居從此不須懷舊事五湖煙水近何如 畫櫓一聲欸  
乃過前汀柔櫓輕搖送畫船紅入落花粘片片綠隨芳草映

星星幾時船到鴛鴦浦半壁山開翡翠屏三十六溪春漲暖  
耐人相看耐人聽

子舊譔陳節母俞孺人傳臚列實事尙無支辭蔓筆因錄存  
之同邑陳某等乞 端履 爲其曾祖立人公反曾祖母俞孺人  
作合傳以垂家乘蓋距立人公之歿幾百年矣雖其子若孫  
無有知其聲音笑貌者俞孺人故節婦也淑德懿範具載縣  
學中牒尙可考見一二昔嘉定錢竹汀先生有言曰孔子傳  
恒之六五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男帥  
女女從男夫尊妻卑禮之大經乃一介之士束脩自好名濯  
沒不章何可勝算獨爲節婦之夫者言行無所表見而史家  
傳列女牽連得名以制義之夫子轉賴從一之婦以傳此又  
理之變也 端履 嘗服膺斯語敬依其例爲俞孺人作節母傳  
而附見立人公生平梗槩焉孺人姓俞氏山陰五章公長女  
爲文章咸中程式以思遠名應童子試見賞於邑侯某公歸  
益肆力於學遂得啜血疾未預院試而卒時孺人年甫二十  
有一慟不欲生絕而復甦者數四其弟 川 等慰之曰姊舅  
姑老矣叔氏尙幼姊死誰代姊夫供子職者孺人乃勉進館  
粥煑焚孤獨下無子女旁無妯娌寒暑一樓晝夜紡績以奉  
甘旨並積十指所餘爲叔展宗公營婚娶閱十餘年廣宗公

筆錄二

會稽徐氏刊本



生子夢川孺人卽嗣爲己子愛之如所生夢川長克盡孝道

乾隆五十有三年以孺人貞行呈請有司上其事於朝得

旨旌表如例論曰孺人之姑王太孺人端履曾祖姑也孺人

胞妹適瞿杏川公又端履舅祖母也先君子嘗以母禮事之

故端履幼時陳瞿諸親長往來者不絕每憶新歲節屈燒燈

瞿姓少長咸集燕飲信宿相得甚懽廣宗公率夢川踵至親

申同堂欵語竟日老成典型追溯如昨而數十年凋零殆盡

音問契闊彼此子姓相見均不相識幾不知先世之爲姻媿

也者良可慨已陳氏舊譜載立人公生雍正三年九月十五

日卒乾隆三年九月十二日案乾隆三年歲在戊午距雍正

三年歲在乙巳是公卒時年止十四齡恐未可以娶妻又載

孺人生雍正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

五日案雍正五年歲次丁未下距乾隆戊午僅十二年尤非

理之所有據山陰俞檢討鴻所掇家傳言公卒時孺人年二

十一推之當是乾隆十二年丁卯歲疑莫能定故不敢敘之

傳中某等其詳稽祠堂粟主函中所載據實訂正無仍舊譜

之誤可也

姚榮山東之連山廳志物產門載龍鬚草生峭壁上取之甚

難莖長四五尺以水浸之去其毛織爲席唐令文安定彭原

汧陽中部洛交天水諸郡俱貢龍鬚席多者無過十領其實

筆錄二

會稽徐氏刊本

貴也遠矣連人不善織售草與楚人織之席佳者直錢四緡

檠山爲伯昂師親弟道光壬午進士現官貴州大定府知府

爾雅釋草須葑菘郭注未詳邵晉涵正義據太平御覽引爾

雅舊注云江東呼蔓菁爲菘菘須聲相近是須卽蕪菁一名

蔓菁也端履案舊注是也葑菘卽菘之合音短言之則曰菘

長言之則曰葑菘然與蔓菁截然二種蔓菁吾鄉謂之諸葛

菜四月開紫花菘吾鄉謂之油菜三月開黃花不得混而爲

一又按吾鄉白菜種於八月至九月而茂古人云秋未晚

對扯物裂曰斯說文解斯爲析爾雅釋斯爲離故詩斧以斯

之卽析薪之義而史稱斯養卽斯役易旅象初六斯其所取

災王輔嗣注爲斯賤之役蓋斯亦以斯爲名謂其能析薪爲

窳下養也

爾雅釋草蔚牡菘郭注無子者邵晉涵正義云小雅蓼莪云

匪莪伊蔚疏引舍人云蔚一名牡菘陸璣云牡菘也三月始

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鏡而長

一名馬新蒿也案馬新廣雅作馬先卽因塵也因塵今謂之

苗陳亦蒿之類然與牡菘有別陸氏合爲一物殆考之不審

也端履案釋草上云蒿菘是蒿一名菘此云牡菘所以別於

蒿之菘而言也今俗名齊頭蒿秋開黃花子微細不可見故

景純以爲無子耳

筆錄二

會稽徐氏刊本

道光戊子端履 兄弟析爨時余將典業給弟端蒙 作為已業  
周太宜人曰讓肥受瘠固是美舉但汝何以爲生端履曰某  
年逾五旬精神不能周到且夥開有違禁令耳太宜人曰雖  
然將來須添設一業以慰我心端履 敬受命但此願未知何  
日償也

重論文齋筆錄二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筆錄二  
山陰蔡元培校  
會稽徐氏刊本

蕭山王端履

道光己亥秋先繼妣周太宜人患癘垂篤端履每夜四鼓起

視湯藥一日行至廳後覺寒氣一縷由足心直注小腹即踣

伏不能行先慈大故後遂昏迷不省人事明年二月始能杖

而後起而家穉穀弟端蒙又去世矣撫景傷懷情殊惘惘適

座間懸蘆雁一幅因題其幀首曰惆悵鶴原痛弟亡何時風

雨再連牀江頭轉瞬蘆花白忍向雲中看雁行垂死病中驚

骨肉少陵詩句最關情傷心五十年前事重仰遺容悵紫荆

乾隆丙午庚戌先祖考孫雲公及先叔祖考世揚公相繼逝

世先君端畫師繪鶴原風雨小影朝夕供奉屋外紫荆數株

墓祭養堂丈筆錄三無情燕子鬧春華櫻觸子懷百感除舊句而今

其所布也須改定棧棠不種種梅花家泰南弟題其十里梅花一草

連牀約不種梅堂圖余應以四絕中有他年得送

花種棧棠句端履年十五時戲作湘湖竹枝詞上下平韻三十首先君見

之頗心喜為題一絕於其上云錦纜牙檣工部句荷花桂子

屯田詞誰知見慣湘湖景也請商聲唱竹枝幼時吟咏稿久

無存偶然記憶一二不忍棄去錄之於後越王城上白雲齊

越王城下兩淒淒一棹跨湖橋外泊綠楊兩岸鶉鳩啼十里

烟波兩劃開我南君北其徘徊白蘋洲外逢僧話知自楊岐

寺裏來陶鳧亭先生摩鳥山寺題壁有望到白蘋洲外路

買魚儲藏一僧歸余幼時尚及見之今已無存矣

笠芒鞋小暑初梅風如剪碎菰蒲少年遊喫楊梅去行過頭

湖到二湖湖鏡如指浸碧虛一枝柔梢蕩芙蓉竹篙輕傍漁

舟插要買新鮮杜父魚杜父到處有之出相湖者尤佳湖心三月水鱗鱗湖

面花開盡白蘋探得藕絲全不滑祕傳煮法要購人生蔬蔬

斷不可辨認惟土人能識之春時採摘雲影空濛露一斑峯

沃以沸湯方能柔滑其法祕不傳人頭牧束翠如巒到來漱口須拖壩且看隆興寺後山倚竹根

從石罅穿綠陰卷畫鎖寒烟掘來貓筍論觔賣醃菜蒸湯味

最鮮裏湖深處即山家山骨玲瓏一徑斜竹筴插腰垂似棗

滿山兒女採新茶春水初生繫短篷錦鱗發藻叢叢蕪鱸

何預秋風事試約張翰到浙東余原句云蕪鱸美不減吳中張翰何曾到浙東先南陔師

筆錄三云句則佳矣而未善音韻也翰字季鷹當作平聲入十四寒

韻與翰墨之翰迥異端履服膺此訓五十年矣回憶函丈

承事如昨日而音容已寢駭稚語見笑大方然令今日獨管

渺不可追言之心惻轉不能如此真率也

先君嘗言作詩須從溫李入手方能工細而免粗豪故端履

少作皆緣情綺麗然恐見識大雅未嘗存稿也偶檢敝篋尙

有四律追憶往事頗寓寄託不忍付諸焚如附錄於此太息

年華似水流重門落葉易驚秋臨風每被輕寒襲看月都因

小病休團扇情憐圖蝶麻衣身世託蜉蝣自憐不及西飛

燕得仗春光入翠樓只隔形骸不隔思黃昏人靜畫簾垂生

憎小字名桃葉最怕新泥泥藕絲水漾文魚偏宛宛香熏睡

鴨故遲遲一樽醉後添惆悵辜負參橫月落時關千十二靜  
無塵只有游絲罥落茵春夢攪人多不醒風懷似爾竟難伸  
鶯梭織柳成金縷燕剪又魚得細鱗九十匆匆花事了醉醺  
潦倒問前因疎狂深悔少年場作事原應忌角張詞調漫填  
青玉案堂名翻誤鬱金香不禁憔悴同河柳况復光陰過海  
棠綺業而今歸解脫白魚紅豆兩相忘

海豔海中小魚也曝乾大僅如米粒甬東人目為珍味苞苴  
致遠意頗矜貴然食之不過較勝蝦米一籌慈谿姜西溟太  
史咏琴魚而兼及之云儂家本住扶桑東扶寸的聯連叔筒  
海豔之味將無同勿謂鄉物輕比擬為公多致為佳耳他日

筆錄三

三 會稽徐氏刊本

徵公海豔詩但言此心已馳彼未免傲人以所不知耳亦如  
吾邑楊梅味誇獨絕士大夫多以未經嘗試為憾然酸甜相  
雜見慣甚覺平平未能動人食指也又如張翰莼鱸相傳韻  
事純固佳品至鱸魚味極薄劣何至有秋風之興近有松江  
人以醉鱸見貽者啟之乃杜父魚也魚皆二腮惟杜父魚四  
腮耳食者流傳聞不實遂謂鱸皆二腮惟出松江者四腮是  
誤認杜父魚為鱸魚可發一粲杜父魚最鮮嫩然只宜蒸食  
糟之便失真味至莼菜春時  
嫩芽極為甘滑生熟俱可食至秋新芽重發  
土人無食之者始轉販吳都羣誇異味耳  
明湯紹恩為吾郡守於三江口建閣二十八座名應以時著  
喪早滄有備歿後郡人於閣旁建祀春秋祭之其祠聯云鑿

山振河海千年遺跡在三江續禹之緒鍊石補星辰兩月成  
功當萬歷于湯有光係徐天池渭筆最為警切萬歷云者猶  
言萬年云爾  
非神宗年號也

蔡陸士秀才名衡貽子同邑任硯鄰離使國任詩稿卷首列  
予題語不屑模山範水而纏綿悱惻字字從至性至情中流  
出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吾於硯鄰詩見之矣云云  
當時草率應酬久不復關懷詎意不棄葑菲並登梨棗因重  
讀其詩一過五言如蟹簞棹聲急漁磯燈影涼山疊飛雲石  
滄通夢筆泉一寒猶范叔多病似維摩愁多詩意澀歲暮客  
情深七言如天涯晤對梅為主客裏相親燕亦賓雄心似墨

筆錄三

四 會稽徐氏刊本

屠常短鄉思如麻績愈長情類蛛絲多結網事如鴻爪暫留  
痕燈卻有情能送影髮緣多恨易成絲皆佳句也  
子勝其父名曰跨竈不知所解或云馬前蹄之上兩空處  
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即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  
蹄之先故軍中謂之跨過竈門夫後過於前以擬子過其父  
似為較切  
余家舊藏小字本說苑驗其紙色疑係元代印本惜作偽者  
割去刊刻年月致無從辨認耳或云凡宋刻書每行字數如  
其行數是本每頁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則非宋刻可知然  
古香馥郁亦可寶愛矣

池北偶談載吳江金文通公之復生時母夫人夢神告曰與

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大拜後蕭山警者陳生善相人

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眾駭笑已而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

當貴極人臣眾乃服端履案陳生不知是何族人吾邑陳姓

俱不編詢故老無有知者

阮芸臺師巡撫吾浙時建話經精舍於孤山之麓選士之好

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講明雅訓兼治詩古文辭刻有話

經精舍文集茲錄其吟物數首以見嘗鼎之一鬻云 牡丹

洛陽金粉冠皇州品是瑤臺月下留七寶裝來難著手百花

初見總低頭香圍銀鑰煙初重紅壓珠簾露未收記得宣和

筆錄三

五 會稽徐氏刊本

圖畫裏玉貓相倚照珊瑚胡映葉輕盈暖更肥驚殘蝶夢認

枝飛玉顏易肖千金賦仙骨容披一品衣名重豈緣栽處少

價高方悟見來稀九天雨露恩原厚不用園林翠幙圍周

綠陰萬綠排雲撲眼前濃陰如水更如煙林塘黯黯連三

月門蒼情惜又一年芳草有情還自秀落花無主倩誰憐攜

尊遮莫鉤簾賞不放斜陽到酒邊孫同滿林幽翠滴巖廊小

憇還憐綠野堂暮景早從千嶂合午陰多占一分涼鬧蛾舊

市間桑剪睡雨秋魂到石牀籬落無人清晝永菱雞獨自下

迴塘張諫果錫爾嘉名諫義長雙尖觸處露鋒銑回甘始

覺中邊徹微澀須教次第嘗臣直原來多苦口儒酸留得沃

剛腸要知藥石真同味臘有青青一段香江茗花碧乳輕

陰白玉泉此花開向小春前碾成飛雪偏宜月占斷秋風欲

化煙小朵儘教青鳳啄細香消受素濤煎阿儂肝腸清涼甚

沾爾餘芳便醉眠顧廷來訪秋光過幔亭采茶人去戶常扃

滿林香氣清於水一路繁花碎似星誰惜佳人在空谷劇憐

高會待山靈冥冥吾欲呼桑苧合為名花再譜經方廷

陽林梢渲染有無間鬢髮烏衣巷口還初地鶯花三月樹故

宮金粉六朝山碧雲作意遲來友暝色催愁上別顏記得紅

衫高骨馬九巖寒影上潼關張一痕那比月輪圓斷續光浮

接暮天雨後樓臺明界畫花邊雲水共澄鮮偶依古驛垂

筆錄三

木 會稽徐氏刊本

柳漸逐行人去去鞍殘笛數聲何處起儘教催上紫微頭周

聽蟬蕭寥池館有餘清送到秋風第一聲野屋隔林嘶

兩重遠山森木叫雲輕來禽帖好看雙翼爾雅經繙檢八名

高拓吟窗聽未厭夕陽無際暮陰平丁子柳暗槐深六月秋

刁騷何處爾絲抽覺來吳苑三更夢訴盡齊宮萬古愁煙眼

雀窺涼露葉風疎人倚夕陽樓蕭條便有江湖思繞屋清陰

似水流李方落葉飛來點點下秋空絕似寒鳥西復東小

閣乍添山月白隔林全露寺門紅年光荏苒悲流水客路飄

零感短蓬最是馬蹄閒踏處蕭條古戍夕陽中朱疎砧聲斷

隔天涯丹鳳城南第幾家夜靜玉階驚睡鶴曉寒金井怨啼

鴉刻成莫笑三年楮飄去猶隨八月查海上扶桑日邊杏春

風依舊燦紅霞陳文述方鏡正色寒芒百鍊精寫形端合號

方明淬來玉水宜旋折安上蓮臺類削成地表霽開天皎皎

庭中影滿月庚庚緣知丈室澄觀處合矩原從我相呈陶定

一孟寒水淨無埃生面從今為別開未許磨將圭角去似曾

照過壁人來神光半吐先輪膽皓魄微稜自蘊胎認取飛仙

醉炯炯始知明鏡本非臺胡敬

嘉慶辛酉壬戌間先君主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席阮芸臺師時

屏驕從過訪因出訪經精舍課卷囑為點定故先君亦有擬

作夕陽落照街山半欲遮錯疑初旭上窗紗樓頭塔影明

筆錄三 七 會稽徐氏刊本

雙寺屋角桑陰帶幾家野草烏衣飛舊燕寒煙紅樹點歸鴉

夕陽惟有江南好只聽鐘聲不聽筋駒隙匆匆過若何餘暉

猶自戀巖阿桑榆事業慙垂翼遲暮心情懶飲河牛背影斜

流水繞馬蹄聲急亂山多長繩一樣留難繫不負分陰是嘯

歌落葉蔭樾曾依綠滿叢停車猶愛晚林紅石敲秦塞三

更月帆冷吳江一夜風未肯借枝因擇地幾曾附木自飛空

歲寒留得貞柯在好養根荄待化工柏翠松蒼健自如紛紛

餘子付刊除塵根解脫還真樸眼界寬閒想太虛谷口人歸

雲臥後山頭嫩罷雁來初論功大樹封侯事且掃空庭伴校

書惟綠陰詩四首成時先君頗自愜心後嫌於陰字尙未體

會徵至因改題曰新錄

同年嘉興沈西雖濤原名爾振寄書索所刻周易鄭注余以二部

贈之並答函云周易鄭注經丁小山臧在東張皋聞諸先生

訂定精審不苟陳君扶正曾寫副本見示舍親陳春囑為校

定列入湖海樓叢書中甫經藏事而舍親下世僅得刷印數

部內有數條尙需斟酌亦未及補改如小畜九三輿說輻釋

文本亦作輓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案說文輓車下縛也

輓車伏兔也似馬易作輓而鄭易當作輓竊疑釋文鄭字下

傳寫脫作輓二字不得蒙釋文本亦作輓之文遂改經輻字

為輓而注云伏兔也又并九二注坎為水上直弔義不可通

筆錄三 八 會稽徐氏刊本

胡刻文選注引作上直魚案晉書天文志魚一星在尾後河

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與坎義相合知弔字乃魚字之譌此

必須改正者餘俟簽出續聞沈嘉慶庚午舉人現官直隸廣平府知府

揚州鍾保岐明經懷有與阮芸臺師論鄉人儻一則云阮雲

臺學使寄贈浙士解經錄其中有儻作論語鄉人飲酒解一

篇引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土君子尊于房戶之間鄭康成注

鄉人鄉大夫也為据此鄉人飲酒即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

酒立說最精而於鄉人儻之鄉人未經疏證余恐滋無識者

之疑為之申其說曰鄭康成論語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

中驅疫鬼卽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儻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是也凡備有三季春國備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備仲  
秋天子雖違秋氣天子以下不得備惟季冬備貴賤皆得爲  
故謂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只曰狂夫四人其名其職要亦  
皆徒之屬其曰命有司者大備通於天下必有盡其事者鄉  
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備亦其一事如今時出  
土牛各郡太守必盛儀從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古禮  
以大備出土牛爲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於東郊爲一令  
微有不同郊特牲字或從禡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  
氏索室毆疫比戶爲之至孔子家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  
禮故謂之存室神皇侃疏以難爲季春之難失之孔融注謂

筆錄二

九 會稽徐氏刊本

恐驚先祖與郊特牲合

端履案吾邑俗例立春日令乞兒數十輩著伶人衣導土  
牛而行名曰春官想卽古之所謂備也易備而爲春官易  
黃金四目而扮演故事可謂失其義而陳其數矣

吾浙某科鄉試詩以月點波心一顆珠爲題予被時有擬作  
一首藏之篋中已不復記憶已亥春日偶檢得之不忍棄置  
錄之於後波淨中心澈秋宵月滿湖四圍凝曉鏡一顆浸明  
珠雲共消銀漢秋同映玉壺清澄天上下圓折水縈紆驪韻  
探難得蟾光近卻無皎潛翻皎潔兔顧轉模糊七寶奩翠動  
千潭悟萬殊景星昭 聖壽瑞靄溢 皇都

聖壽瑞靄溢 皇都

皇都

筆錄三

十 會稽徐氏刊本

吾邑朱君國瑛之孝行夫人而知之矣其七十壽辰子孫欲  
捧觴稱慶君固止之曰若能得王某一言飾諸屏幃勝於祝  
嘏之辭不已多乎余感其意爲撰朱孝子書事曰孝子姓朱  
氏名璣字國瑛蕭山桃源鄉人少孤善事母母奉佛謹有旌  
字爲僧普陀說母附舟渡海體大士母欣然往孝子病不能  
從日夜念母嗷心血困臥聞有言颶風覆舟者驚起隻身走  
四百里至渡海處從逆旅主人得母所附舟主名及覆溺日  
月搏膺呼曰吾母死吾何用生矣踊無數將自沈於海初孝  
子扶病出門家人慮力不任遣鄰某尾之及奮身欲投尾者  
適至自後力持告以相從死無益不若求母屍歸葬孝子然  
其言顧天水極望不可蹤跡焚蠟楮禱於神痛哭號慟沿海  
匍匐見似目瞿或累日不食至蟹浦虻蛟疾大作踏地幾絕  
有嫗飲以漿少定問其故歎息曰孝哉吾居海濱久矣歲覆  
舟千百未聞有獲屍者若母之溺距岸不可里計屍能逆流  
上耶雖然幸遇我若歸詢若母衣履以來吾子業漁於海嘗  
爲若物色之冀萬一得孝子稽顙謝趣歸詢母服履具識之  
將往倦而假寐夢至一所風日慘淡不類人世彷彿見母言  
吾已抵岸收我勿遲也驚寤卽行未抵蟹浦里許有揭書草  
亭言海中獲屍狀所著履繡雙鸞孝子曰非吾母履耶審揭  
者姓名謁其家主人出飲漿嫗也視而愕曰孝哉吾始憐若



垂髫姑給若歸耳若去三日吾子方漁有屍隨潮入沙尾不復下吾易衣履而棺之藏所易以俟求者信若母耶出示之符所識而多一半臂衣孝子疑母平日不衣半臂又歸問之婦婦泣曰姑臨行奉以備鹽櫛不意遂襲之也孝子曰信矣復返偕媪子至棺所卽前禱神地也焚楮述尙在距母溺一月餘矣啟視面如生孝子憑屍大慟血淚俱竭卒奉歸以葬觀者如堵牆皆爲隕涕噴噴稱孝子事在乾隆癸巳距今五十有一年孝子年七十矣教子孫力耕爲食媪媪畏謹語及其親負罪引懸淚承睫不可止庶幾終身慕者

筆錄三

士 會稽徐氏刊本

尙能如故者乎孝子言可證有三一繡履一半臂衣也三則吾母有隱疾此實而可據也然其文不雅馴故不具錄錄其所可言者

嘉慶甲子余與仁和周青上雲熾同以優行貢入成均青上不久病歿詩文零落今僅得其表忠觀落成詩以誌事百韻錄之樓觀標忠順堂階又創垂考成宮已落誌事筆能摘青發輝新緒朱雲陋舊規重來瞻廟貌相與話興衰文勳中耶石銘鐫幼婦詞擣毫眞吐鳳潑墨想丸糜鳥篆工飛帛雲書寫陟釐句應摩禹碣名直耀蘇碑血食知無既神嚴共鑒茲徒開金碧界忽煥冕旒姿俎豆馨香久江淮保障宜封墳栽

筆錄三

士 會稽徐氏刊本

古柏紀瑞產靈芝地攬明湖秀山園故國奇壯心歌驥懋京室慨龍騰五季乘除日羣藩竊據時英雄天眷顧德澤世淪彌斬董軍威震誅劉霸業資臨安看颯起鎮海想敷施處處瑯戈擾紛紛羽檄馳南闈希寶籙西蜀抗王師乘節江鄉靜安瀾海窟期舞干遙應化執帛竟相隨紀績延來世蜚聲訖遠陲地聯吳越廣星分鼓旗移啟宇金牛對傳家鐵券私潮頭回白馬陌上寄紅姬鳥記羅平滅人遭潮水思虎林棲得地龍阜路分岐十四花封跨三千鏡浪披事詳青簡載身化白蓮疑勁勇兵難撼柔能眾所推錦衣歌抗隊玉帶度委蛇香暖旃檀護閻崇邸第支危幢環象弭惡浪鎮鷗夷仗劍寒霜穎開樓登畫檝紙須紅袖振夢醒黑甜遲將吏衙仁惠臣僚頌孝慈階地銅彈裂事憤粉盤欲函簿尊黃鐵衣冠拜未舞妙因遷故址誠應奉新祠博墟憑陶旅鉤繩任爾倖肆醜香火願僉動管粒非建始辛勤備觀成景物滋莓苔先掃礎瓊玉畏堆恣既竭登馮力深韜美富基壘江方淪濠鷺嶺入塵屨晚寺敲茶鼓前村望酒旗鴨頭聆款乃魚鬣起之而樓道車才去莎亭鶴正怡雙峯霏杏雨二月采菡絲勝境斯爲最名區定屬誰夜歸花仗晚春逗錦城熙孰朔東陽蹟空傾北斗扈菊邊來撲握蕉底覆伊尼丑坐驚封薛寅階不剪茨鴟牛誕欲上颺鼠跡頻窺夜月飛神鶴秋風走玉狸奉盛嗟

專享叫廟或聞嘯呵護靈恒庇趨踰禮自卑宮牆中葉坵修  
其使臣司壯麗神威助經營意匠持選材皆杞梓守隊必  
蕭爰令鳩功發育致捨銀燭縫增鴛瓦燦象豈登樓危快拂  
蕭煥戶欣籠翡翠帷茱萸芬綺幔玳瑁飾文樞雲覆千層樓  
蕭過一線曦檐多排雁齒梁或巨虹簪館以琳瓊合宮將紫  
翠累旌旂標大木檠戟豎亭榭輪奐羣誇美雕鏤詎告疲魯  
邦分雉觀晉室陋麗祁屋角重重隱廓展曲曲進金鋪含了  
鳥銀鑰鎖葳蕤柳綻垂隄線梅開寄隴枝鴉鳴飛格格應鹿  
叫呀呀水色涵借眼山光出鬢眉坊前爭繫鷓館外共聽鸛  
祭肅三年拾軒當九達進賀門來燕雀繞柱擊虬螭瓊闥原  
筆錄三  
圭 會稽徐氏刊本

遺余同汪蘇潭吏部陶安生拔萃作登高之會見有聯句於  
吳越兩山亭壁者墨跡尙新而其人已不可見矣詩云扶杖  
難勝老病勞田重陽循例又登高西陵雲黯干門靜江北幹  
風高萬木號海國帆檣橫島嶼渠江城樓閣湧波濤消除豪  
氣添詩興西點筆仍題此日糕田今亭已久圯原蹟不可問  
矣 又有注田字者復依原韻獨題一律云栽花種竹已堪  
勞况復登山百丈高暮齒依人憐白髮壯心籌海挽烏號遙  
看東海雙峯色謂龔藉曾聽西陵八月濤莫怪盤飧供草草  
居然出楮有花糕想是署中幕賓故有依入籌海之語  
孟子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趙注當何脩治是趙以  
筆錄三  
圭 會稽徐氏刊本

治釋脩端履案脩與循古字通易繫辭德之脩也釋文脩馬  
為循釋文循循從也由也見漢書武帝紀集注循釋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猶言吾何由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比讀如樂記比于慢矣之比鄭彼注云比猶同也  
孟子則之野則字邪卿無注問百詩若璩引召詒則至于豐  
謂古人有此句法端履案則猶乃也書則至于豐言乃至于  
豐也孟子則之野言乃之野也月令豺乃祭獸戮禽呂氏春  
秋季秋紀乃作則是其證此節文義趙注最為迂曲以善士  
為善搏虎有勇名則是馮婦未嘗改行與上節殆不可復意  
毫無關合蓋發案之舉孟子雖行之當時必措置失宜有虛  
名而無實惠上下皆歸咎於孟子孟子深悔其事

門弟子盡知之故陳臻先以不可復以望見馮婦為馮婦見止之而不知孟子已決然不復也虎則馮婦二字當在望見之上趨而迎之捷臂下車文氣貫注不必更復馮婦二字於捷臂上矣古文注義宜善而從正不必墨守一家也

嘉慶乙亥鄞縣紳士於學宮之西建祠祀錢忠節張忠烈二公而以後之左室祀全謝山先生既成先君為之記曰鄞全謝山先生負閎博淹貫之才仕焉而曰教於其鄉論議前哲成仁取義致命遂志之事以垂不刊而錢忠節張忠烈兩公尤其生平所樂道者也夫兩公丁亡國之餘不大宅天命崎嶇山海至於喪元湛族義不返顧洪惟 聖朝寬大覆瓿

筆錄主

圭 會稽徐氏刊本

同量愍其勁草之心勒諸史傳 錫之通證學者聞兩公之名思考見其行事而諸家紀錄或隱約而不詳或低倍而失實蓋殷頑迪屢明越之間筐篋竭於饋餼骨肉膏於鋒鏑室家毀於剝削之株逮民人愁痛固已多口隕問矣而且將帥之跋扈士卒之反覆同事者意見之擗違有觸面握手而不能相告以心者百年以降傳聞異辭宜其日就湮微也先生官史館時得金匱石室之藏證以耆舊聞見於忠節公則有神道第二碑降神記畫像記年譜引葬錢題辭崇祀錢跋於忠烈公則有神道碑銘畫像詔合祭文並按時論事鐫稽考覈而文筆足以達之然後兩公生平未白之志昭然光河嶽

而揭日星不可謂非張中丞之韓退之段太尉之柳子厚也孟子言學所以明人倫朱子說中庸道其不行曰由不明故不行倫莫大於君臣兩公行之而君臣之倫明於當時先生言其所以行而君臣之倫益明於後世其有功於名教甚大嘉慶二十年春鄞人士卜地學宮之西建祠祀兩公而以其後之左室奉先生耐食焉法施於民則祀之之義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鄭康成曰祭於學宮中也先生於學則南雷戴山之傳也其著述則伯厚東發之傳也其餘事為文章平視攻媿剡源清容所不屑道也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與宜祀於學又不僅在

筆錄主

未 會稽徐氏刊本

表章兩公矣

論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注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經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西大義孔傳以困窮為天民之無告者永終謂天之祿籍長終汝身釋終字與包同是孔包皆以允義釋終士冠禮廣終幅也注終王伯申釋詞允猶用也與書允釐百工允迪厥德庶尹允諧允彞備寡並當作用字釋允執其中言用執其中也案用作虛詞釋亦可作實義解中庸言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彼執是兩端此執是中義雖少異但用中於民與用執其中用字例無二義允執其中猶言執其中而用之或疑此三句文氣不相貫注不知允執其中乃諄勉之辭四海困

算天祿永終乃頌禱之辭終者盡也見釋名竟也趙注此

天祿永終皇侃義疏云終猶卒竟也言必至四海極盡而天

祿方竟史記高祖功臣表年表載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秦

山如厲國以永甯實本此意正言之猶云億萬年有道之長

也此堯禪位之文當時自有一定之體式故舜禪位時亦以

此命禹也

候選主簿樸生曹君像贊 嗚呼此吾友曹君樸生之遺像

也君性和易無疾言遽色家庭雍睦不聞有詬誶聲簿籍出

納未嘗刻意鉤稽衣服飲食不擇精麤溫飽而止極軒剝落

任其頽廢几案凝塵不加拂拭或有詢其疏略者君一笑應

之終不隨世俗為轉移然家事不嚴而辦賦獲無所侵盜歲

會率有美餘人又咸以為異蓋君神明內湛燭照數計物無

遁情粹然指摘悉中窾要是以不敢毫髮欺也君生長邑南

鄉七都距城六十餘里其地萬山叢立親友罕歎其門年二

十餘始隨父南哇公遷居城市故與余交稍晚余指數四十

以後總角舊交如陶安生拔萃汪蘇潭吏部何問材太常潘

德安明經魯東山光祿魯春雨學博輩凋零殆盡見君相得

歡甚嗣後昕夕過從靡間寒暑二十年如一日邑有善舉必

偕君董其役君龜勉奉公不辭勞瘁事歲而功不居當道無

有知君名者亦可見君之狷介已君體素強無疾偶染微病

筆錄三

七 會稽徐氏刊本

沈困牀尊者五十餘日侵尋委頓遂致不起余謂君病若遇

良醫可以無死而世無和緩不能箴膏肓而起廢疾嗚呼其

命矣夫君生於乾隆庚子年四月初五日卒於道光丁酉年

七月初二日春秋五十有八贊曰恥為鄉愿兮而學柳下惠

之和虛海紛華而汨沒兮君不肯沿流而隨波若竹箭之有

筠兮貫四時而不易葉改柯喜友直諒與多聞兮以文章道

誼相切磋余性落落而寡合兮生平同方與同術者無多見

君言必信而行必果兮謂久要不忘者非君而何忽歲月之

徂謝兮吾不能為君揮魯陽之戈感死生之異路兮撫遺容

而老淚滂沱

筆錄三

六 會稽徐氏刊本

余偶購得玉臺新詠中有詩箋乃擬古四章不著姓名似膠

漆之交後至際末然婉而多風可謂怨悱而不亂矣其詩曰

投我以書報之以畫畫中有詩其人宛在投我以錦報之以

羅羅輕錦重傷如之何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同坐春風竟成

彼此投我以玉報之以金相期永好無有退心

孟子言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與禹貢水道多不合因作

論而解之曰據戰國之水道不可以釋禹貢據水經之水道

不可以釋孟子禹時淮泗斷不注江故揚州貢道沿于江海

達于淮泗孔傳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說本精確後

儒概以為偽而斥之又求淮泗注江之蹟而不可得則以水

儒概以為偽而斥之又求淮泗注江之蹟而不可得則以水

經注泄水之濡須口施水之施口當之夫濡須口為泄水注  
漢書之處原未嘗與江通况經明言泄水與泚水合西北  
入于淮注以泄水上承泚水北仍注泚故總之曰亂流同歸  
是經注釋泄水經流甚詳又無支流可以附會若謂肥合於  
淮肥分為施施注巢湖湖水入江今以水經論之經于施水  
明云從廣陽鄉與肥水別東南入于湖則施水本與肥水別  
流不能相合惟注言施水受肥于廣陽鄉似施水從肥水分  
支經注已自相違異今欲據以釋孟子不得不舍經就注以  
證成其說而經與注之孰是孰非又不暇顧矣且禹時貢道  
果可由江入湖由湖入施由施達肥由肥達淮則禹貢但云  
沿于江達于淮泗可矣何必錯出一海字乎竊疑孟子言決  
汝漢者決汝入淮決漢入江汝與漢施功皆用決故總而言  
之注之江專指漢言不指汝言蓋江淮皆發源注海爾雅之  
文甚明汝本入淮漢本入江自故道就堙故橫出而為患決  
汝入淮則汝治決漢入江則漢治然江自受漢以後江之勢  
益大淮自受汝而後淮之勢亦大至於下游淮泗與江彼此  
泛濫互相貫注而莫可分別故必排淮泗不使之注江而後  
江與淮泗各得安流而入於海趙邠卿所以訓排為壅也蓋  
孟子本當云排淮泗決漢而注之江因與汝並言決不得不  
先敘汝漢而後及淮泗古文每有此文法說者又據班志安

筆錄三

九 會稽徐氏刊本

豐禹貢大別在西南鄭康成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見尚書正義故  
城在今安徽霍邱縣西南謂古時漢水直至安豐故可決汝入淮決淮入  
漢信是則孟子當云決汝淮而注之漢矣况禹貢導漢明言  
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滙澤為彭蠡則漢水入江尙  
在彭蠡之西安得復至安豐界也且古今山水容有同名必  
執安豐之大別以當禹貢之大別則穿鑿而不可通矣杜預云大  
別闕不知何處此說最為得解  
武昌張松生邦棟與余同舉嘉慶甲戌科進士由新昌令移  
劇蕭山暇日出其政績圖囑題余應以二律云剡源水漲綠  
波平天姥峯高翠黛橫九曲溪山縈別緒百錢父老送行程  
披圖恍聽神明頌握手尤欣臭味情話到師門真不愧甲戌會試  
借余同出桐城甘棠桃李滿春城江鄉迎得使君來潮上西  
陵日雨迴要築金隄資砥柱續編西陵縣志改建條塊石塘尙未竣事更謂玉燭  
上春臺風濤逼歲魚噴浪甲申歲抄盛漲南鄉土塘潰麥苗有被淹者雨雪兼旬  
雁告哀民困蘇時公報最農桑溝洫倚長才  
論語如其仁如其仁兩其仁字應上未仁而言仁字是全章  
問答主腦兩如字頗不得其解孔傳曰誰如管仲之仁朱子  
因之謂誰如其仁者於如字上加一誰字便是增益聖語矣  
竊謂如當訓乃未敢自信及讀王伯申尙書釋詞渙然冰釋  
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王尙書曰如其仁如其仁言管仲不用兵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

筆錄三

三 會稽徐氏刊本

仁也。○又詩常武如雷如怒大戴禮少閒蓋臣之言未盡請  
盡臣之言君如財之王皆釋如爲乃端履案君如財之之如  
不若訓爲則義更明顯如猶則也

釋詞於論語多有異訓今去其常語而錄其別釋於左 學  
而篇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無不漢書谷永傳引作居不

求安食不求飽爲政篇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以猶是亦  
爲政奚其爲爲政乃也其與乃同意里仁篇一則以喜一則

以懼或也猶惡不仁者其爲仁矣矣也一聲之轉故矣可  
訓爲也也亦可訓爲矣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此也猶謂此大

也於子與何誅於子與改是與猶也猶言於子也何誅於子也  
改是也雍也篇今也則亡也猶者也子罕篇今也純陽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也猶乎也歟也雍也篇井山川其舍諸乎也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未朝之美也也猶與言有祝鮀之佞與有

宋朝之美也女得人焉耳乎矣也言汝得人矣乎泰伯篇吾  
無間然矣也然猶焉也先進篇若由子罕篇偏其反而漢書章

曰而者句絕之詞微鄉黨篇便便言唯謹爾爾猶而色斯舉  
子篇已而已而同

矣然也公羊哀六年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休注色  
然驚駭貌先進篇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不無言人無

有非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如猶與由之  
瑟奚爲於某之門也皆不及門也也猶也子路篇又何加焉

焉猶陽貨篇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皇侃義疏本作惡利口之

筆錄三

至 會稽徐氏刊本

覆邦家也。○端履案古也者通用左成七年傳此申呂所以  
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猶言此中呂所以爲邑者是爲  
賦以御北方也也字當釋爲者杜注言中呂縣此田成邑徵  
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未免望文生義微

子篇而誰以易之也與言誰與易之也子張篇無以爲也語  
助言無用毀也皇侃義疏使無以爲毀毀邢昺正義曰無用

爲此毀毀皆誤解爲字顏淵篇何以文爲子路篇亦奚以  
曰篇允執其中允猶言用執其中也猶之與人也均也猶猶之

與人均之與人也物相若則均故猶有均義  
衛藏圖識凡圖考二卷識略二卷蠻語一卷馬少雲揚盛梅

筆錄三

至 會稽徐氏刊本

圖識言西藏之地有四一曰衛一曰藏一曰喀木一曰阿里  
轄六十餘城拉薩居諸藏之中又名中藏至京萬有二千餘

里後藏在前藏之南至京萬有三千餘里喀木在衛藏之東  
至京九千餘里阿里在衛藏極西至京萬有四千餘里

又言西藏燈具狀如弓鞋俗傳爲唐公主履其炊爨具狀如  
幞頭亦傳爲唐尉遲敬德冠番人仿而製之也

又言西藏以賽蘭香供佛佛經名伊蘭花花小如金粟特種  
烈戴髮髻間香可聞十步經月不散後漢書所謂伊蒲之饌

也  
又言西藏不產竹其識字頭人番民所用竹簽倍極珍惜有



自內地攜竹器至藏者輒不惜多方購致

近得張沅白桃花立軸秀麗絕倫一時題詠者四人為備錄

之 十丈紅塵飛紫陌掩關閒煞踏青屐梨花勻面柳伸腰

客裏春光總浪擲忽聞素豔倚東風叢叢深鎖梵王宅淺碧

深紅千樹嬌得此一枝都辟易檀窩破笑蕊初圓玉厖含羞

苞半折錯疑扁舟入武陵恍見仙姝下姑射平生好花如好

色不遇傾城雙眼白天姿淨洗粉和朱佳名應賜秦與虢想

見世尊微笑時月籠雲遮爭愛惜縱有芳情引蝶蜂可無好

事護鈴索見唾塵俗為態幽未遭攀折緣地僻人生榮落似

此花彈指韶光屬陳迹當歌不飲更何為鏡中兩鬢霜華迫

筆錄三

會稽徐氏刊本

列炬燒紅照晚妝重來莫待花狼籍陸此地宜空色濃花亦

猶來碧鄰天上種紅誤禁中催燕子初相識鸚哥莫痕猜鴛

衣緋未著鄂被錦難堆鳥鴈窺何處胡麻噉不迴雪迷洛陽

道霞幻武林隈仙骨金丹換塵心玉線摧舞圍居士座獻上

世尊臺元觀悲陳迹嬌山悟別裁憎塗雲母粉肯浣夜明苔

鈿盒眉從掃精盤手自按妝除釵孔雀曲罷柱玫瑰小麝齋

深注單羅避遠埃吳嬈鹽昔昔卓女雪皚皚噉盡朱霞氣燒

完劫火財銷魂長黯黯映石獨鬼鬼影不勾流水華仍吐替

雷對宜冰鏤簾酬只玉交盃憶昔繁華夢當春匝臣調温磨

因日醉癡困仗風培上苑千重綺芳林一樹纔別時韓愈李

折處貴妃梅鄰下遊場簇邊鸞畫譜該公乎顏點染夫也呢

遲回忍為胭脂死深防露雨埃唾盡猶有淚蠟燭儘成灰不

意光明地偏於麗治魁妾統裁作素郎玉小宜頰自笑非爭

媚無言更息厖馬驚霜練匹鶴異翠禽胎片紙和煙浣輕歌

入夜推霓裳聲益擅鄂客調同哀會解東皇屬能持鬱壘災

膏猶梳霧鬢醋可貯雲疊天意憐殊絕吾徒悔豔才高人中

削男羽客裕韞露井猶輸此波斯足駭哉莫隨柳絮亂錯

認杏花媒頃刻冰肌理多生慧眼恢紛紛好容澤留與類嬰

孩胡紹安 閨歷花意遲他鄉春思昫度柳馬嘶歇供草僧飯扁

虛白何時生空色此中宵漢廷留別種漁郎問津寄深紅苦

筆錄三

會稽徐氏刊本

爛漫重碧因繳繞素面與天看芳心竟誰挑冷著霓裳單靜

嫌玉佩擾盡情出輕薄一意入幽渺和雪曠無痕倚風笑漸

杏宜殿寒梅塵似拉穠李矚物理重孤清人情於絕少漫酒

玻璃空簪鬢燕釵嫩月上半有無燭照頗明了疑下姑射仙

愛此佞人憐情知前度迷怨結五更嬌別裁浣花箋詩成到

白曉陳聶恒 乘閒選勝梵王宮冷絕幽香愛此叢吹入武陵疑

是雪映來人面不俱紅留將素質塵埃裏占得濃春淡蕩中

庭院蕭條苔徑靜無言未肯嫁東風雪樣精神柳樣腰天然

真色顯清標枝輕也欲迎風舞豔極還愁見暝消淡掃雙蛾

嫌膩粉不盈一握試單綃往來多少看花客肯信春風第一



稽恒之弟

論語放鄭聲穀梁宣元年傳放猶屏也白虎通孔子曰鄭聲  
在何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釋  
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漢書地理志土陔而險山居谷汲  
男女並會聚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  
與洧方濯濯兮士與女方秉簡兮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  
相謔此其風也是漢志引詩以證鄭聲之淫非謂鄭詩淫也  
樂記正義引五經異義命論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  
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  
者言煩手踴躍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  
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是許君亦引詩以證聲之淫其  
實鄭詩皆譏刺時事而託言男女故孔子列之於風與鄭聲  
之淫無與也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注淫聲鄭衛之  
音也  
又遠佞人佞人殆廣雅釋詁遠疏也大學亦曰殆哉鄭注殆  
危也佞人不可親近者以其人可危也春秋莊十七年齊人  
執鄭詹穀梁傳鄭詹鄭之佞人也秋鄭詹公羊作贖自齊逃來公  
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解詁益  
痛魯知而受之行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為後敗  
也此是佞人殆之證說文佞巧謂高材也佞人所以當遠而

筆錄三

會稽徐氏刊本

不可放者古者事鬼神非用佞不可故祝史之任惟佞人能

勝之金滕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仁即佞詳見後是周公  
以佞自居矣故孔子言祝鮀之佞又曰祝鮀治宗廟故佞人  
不能竟廢特疏遠之而已白虎通曰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  
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  
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阮相國師曰佞字不見虞夏書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  
從仁更在仁字之後故佞與仁相近或言雍也仁而不佞可  
見仁佞尚欲相兼夫子言不知其仁端履案不知其仁言不  
佞人既數為人所憎惡不知有其仁始言佞異於仁說文佞  
德之人朱子言不知仲弓之仁恐非  
巧謂高材也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謂又一義禦口給又一  
義屬文時當用何義則可以何義釋之端履案巧謂與高材  
對文巧謂即巧言亦即口給也不得分巧為一義謂為一義  
口給又為一義講者有巧與不巧猶材有高與不高惟巧謂  
高又為一義而高材乃始為佞如以巧為一義則高亦  
一義矣金滕子仁若考仁即佞也太史公周本紀作旦巧以  
巧代仁巧即巧謂也長言之曰巧謂短言之曰巧詭即謂之  
省文  
重論文齋筆錄三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筆錄三

會稽徐氏刊本

重論文齋筆錄卷四

蕭山王端履

乾隆辛丑 端履 年甫六齡先君延族父南陔師教讀至庚戌

歲師以選拔入都始解館去後師成癸丑進士歷仕閩中至

嘉慶丁丑罷職旋里又隨侍函丈者有年以故知師最悉者

莫如 端履 於其葬也蕤幽之石不敢以不文辭也爰爲之志

曰道光乙未秋八月先師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族父南陔公

壽終里第彌留屬續神明不衰老成云亡宗族殄瘁是可哀

已公以名進士出宰閩中蒙 仁宗睿皇帝特達之知由縣

筆錄四

會稽徐氏刊本

令泝任封圻眷注優渥垂二十年公躬膺重寄矢勤矢慎陳

綱肅紀百廢具舉有古大臣風焉道高毀來獨立多懼石刻

入字文氣 卒以躬躬敬畏望議鑄職公自念身介危疑悚惶

無地 聖恩寬大逾格矜全感激涕零職兢沒齒杜門謝客

殫心著述又十有九年成周人說經八卷周人禮說八卷禮

堂集義四十二卷儀禮圖十七卷石渠議逸文攷一卷董仲

舒詩說箋一卷匡說詩義疏一卷漆書古文尙書逸文攷一

卷附杜林訓故逸文彙欽古文尙書說地理志攷逸合一卷

附中文尙書齊論語問王知道補亡一卷夏大正逸文攷一

卷弟子職古本攷一卷凡將篇逸文注一卷漢書地理志校

注二卷袁宏後漢紀補證三十卷管子地員篇注四卷老莊

急就章一卷說文段注訂補六卷讀書雜記十二卷思惟居

士存稿十卷唐人宮詞鈔三卷古詩鈔二卷李杜詩鈔四卷

王氏秦支瓜賦譜七卷均手自寫定說文集注一百二十四

冊未及脫稿今年春公輯瓜賦譜既成復備述受 國厚恩

涓埃未報身歿之後不敢乞銘當代燕許鉅筆迺命 端履志

蕤幽之石諄論質而勿文毋聘妍拙祕貽羞諛墓 端履 敬識

不敢忘就謂天不憚遺哲人其萎日月有時復歸於土孤子

曼壽等將以冬十二月奉公匱於城南十九都河南莊之原

啟元配蔡夫人之兆而合葬焉爰契我龜卜云其吉載申崇

筆錄四

會稽徐氏刊本

訓請志貞珉惟公舍和履仁篤信好學敦樸懇讓砥礪廉隅

孝乎惟孝施於有政視民如傷若保赤子居上不驕恭而有

禮舍之則藏知止不殆燕居申申鄉黨恂恂粥餽餽日歌哭

全要生榮死哀可謂無遺憾矣至 恩綸治行例載史館道

德文章光昭宇宙無俟 端履 再述謹遵治命詮次世系官階

生卒子女使後世有可攷見焉 世系官階 等不錄

嘉慶庚申師奉檄赴姑蘇採辦洋銅爲同邑單蘭圃 題垂

釣欄有少礫紅牆夕陽外畫師原不到蕭山句一時傳誦以

單居近學宮故也後 端履 爲蔡某題小影云里共桑陰臭味

投西頭君住我東頭盈盈一帶宮牆水猶繞烏衣舊日樓榭

外參天樹色蒼柏亭遠躡荒涼西城老屋三間裏時對紅  
欄看夕陽蓋實本師意蔡居亦在學旁爲吾族玉島公故業  
實有相亭今頽廢矣

吾師精熟選理詩古文辭並皆沈博絕麗有專集藏於家少  
作七古數首已刻廣正樓試卷內爲全集中所不載因錄而  
存之 擬昌黎峭嶮山尖神禹碑峭嶮之山高崔巍上有神  
再摩穹碑工極察書及刻石鳥蟲蹟迹交厯厥初元圭未  
底續賸賸無朕躬忘疲隨刊疏灑傳下土冀州既載先京師  
龍門後鑿呂梁關泥行踏露山乘標黃能深潛羽淵底九金  
合鑄魁與魁歲疑玉字宛宛委縱橫鐵鎖沈支祁氏碑雲靈

筆錄四 三 會稽徐氏刊本

五峯頂絲痕蠟匾光紛披我生書古比昌擊捫鶉跨遊荒  
廟昔斑藪駭色墨黑字凹石凸形離奇摩挲夜索火來照古  
文難讀心狐疑後人好事失真意極禽范牙差毫釐有如岐  
陽澆石鼓瑕環籀體車攻詩丙錄米精濃繁重舊科一一摘  
奇辭又如壇山穆王碼千支勵撫西京遺岱宗封禪七十二  
堯碑漫漶都如斯况通片石函馮迹豈有文獻能徵之伯翳  
山經紀神異史臣夏貢鐫祗台命篇雖佚再功在吾魚蓄念  
徒齋咨謁碑詎忍就歸徑迴見木末龜趺移 秦刻石 原昌  
賦歌 秦始皇帝併海寓傳令博士爲并歌車轍馬迹徧天下  
雖有劉頊如台何泰山之采頌功德書灑篆繕兼及戈羣臣

嘉觀請立石蒼翠翠瓊頰垂簪儀矩示休烈刮抉沙礫  
粉塵羅三十七年嗣大禹宜省習俗踰鬼畏丞相去疾獨居  
守臣斯陪從游卷阿浙江波惡不可犯豐隆屏翳驚噍訶西  
二十里狹中渡神羊叱石留寢訖上會稽山刻文字變化鳥

迹參蟲蝌棱角波礫森錐利陸刺犀兕水刷龍堯典舜典任  
點竄大義構比枝交柯奇猥逃迹化識絮男躬秉耒女織梭  
和安敦勉遵度軌至今越俗殊變蛇苗山窆石其千古是時  
黃絹無曹娥後嗣久遠永無極譬何有事先津沱馬遷東游  
探禹穴手拓樂石同雲和作秦本紀紀本末史法九旨詞三  
科殘碑剝字並收入珍惜不少感喟多我登秦望哀秦過常

筆錄四 四 會稽徐氏刊本

年詛楚詛亞駟金城瓦解石亦燭舊時黔首誰經過對颯風  
泊就剝蝕種表椎楊影磨磋何如兼刻具卓識高監崑崙深  
投波蘭臺漆書苦違俗私改秦大更陂頗安得古碣互警勸  
以馬喻馬它平它少温不來伯嚭往胸次構味心於椰縱使  
昔辭可剔剝有手不復能摩挲响嶮赤看墓廬燼碑寸丈  
俱長哦山陰禊帖本俗體偏旁博議談籠鵝如此至寶坐漣  
沒字無人識石則那迺知神物有顯晦識者未遇徒轉軻爾  
來二千幾年所徧閱塵劫沙恒河石乎精氣不磨滅發露光  
怪無蹉跎 望海亭放歌 用東坡自金山放神龍掉尾雄耽  
耽飲化殿墜天東南何入作亭據龍脊遠見方丈蓬萊三羣

山雜香赴履底視若蟻蛭蝟蠹其下周以大香海馮夷駭  
走天吳慙渾茫溟滓俯一氣極目宵黑深潭潭萬象恍惚百  
怪聚日輪湧出紅雲酣而我望海不見海滄波瀛渤同虛談  
河莊禪機隔衣帶豈有潮汐經緒龍南埤北滙意計事譬如  
噉檀當回甘連番六龍忽昂首赤手捕得甯嫌貪天雲下垂  
海水立筆力撐柱吾猶堪黃金銀闕許身到何必窮老棲山  
菴

嘉慶庚申 仁廟命各省督撫保舉堪勝知府人員閩撫相  
城汪稼門 志伊 既以裴增壽陳鴻漸二員應 旨矣又另片

奏師品端學裕守潔才優民情愛戴等因附摺入告 仁廟  
筆錄四 五 會稽徐氏刊本

即硃批其旁云此以勝矧其名原係好員復明降 旨嘉獎  
令送部引 見師之受知 仁廟自此始也時師方為閩縣

知縣不二十年遂膺開府之任始終不離閩省故公之薨也  
端履 泣讓輓聯飾諸靈座云圓嶠宣猷守潔才優甘藷好員

知 聖主寢門慟逝山頽梁壞大旬猶子哭先生薨報實也  
嘉慶甲戌師由閩藩擢任巡撫入 覲過潮先君買舟迎於

錢塘江上為歌四絕贈行中一首云不是天涯不到家彭城  
風雨願偏除匆匆便算連牀約同坐船頭看浪花想見王事

靡盬不遑啟處之况後師罷職旋里 端履 歲以純菜作羹餽  
食并佐以鼠姑供插瓶之玩師賦一絕答之云漸老東風拂

面寒晝長獨自倚闌千年來韻事都成例飽喫菘羹看牡丹  
言外見賓從稀疏門庭間寂情景讀之可為酸鼻

師守泉州日訪知有某者素藉出入公門以誇耀鄉里飭司  
關者不得通謁某問計於司關者曰汝但日來候門吾

當令汝一見一日師送客至門司關者咸出站侍某亦衣冠  
廟其中師問為何人司關者即以手版進師呼與坐匆匆命

茶茶畢一揖而出師責司關者司關者曰奴輩奉嚴諭阻不  
許見主人自延之入耳師默然而不知司關者已得重賂也

道光丙申同邑蔡凝堂大令 五辰 成進士歸里余詢吳梅梁  
近狀 是科梅梁 曰吾師畏風特甚見容亦帶風鬼子歎曰梅

筆錄四 六 會稽徐氏刊本  
梁危矣此與汪蘇潭同病蓋腦枯也其能久乎未幾而訃音

至 是科二三場出題錯誤自行檢舉  
交部議處想亦由精神恍惚之故

桐城姚伯昂師 元之 係端履由左都御史降補內閣學士  
其謝摺云竊臣前因陳奏致蹈愆尤仰荷矜全曲為寬貸筋

議僅鐫其二級銘心深泐于五中覺已往之難追豈殊榮之  
敢望茲聞 綸綍又沐寵光直閣班崇兼曹銜重 聖無棄

物木雖朽而仍雕 帝有恩言垢縱汙而頓滌欽承 新命  
同憶前塵燕識舊巢庇廈之歡更洽羊追歧路補牢之計彌

殷 惟有事事講求時時省察向傾葵藿感 恩有勝於暹  
除收望桑榆糾過常繫於寤寐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

摺泥首 官門叩謝 天恩伏祈 聖鑒謹奏

數年前阮相國師自都寄札并詢吾師近况 敬呈墓誌

一通並覆啟云先師素性清廉罷官已久琴書而外別無長

物近復祝融作祟盡付焚如因此驚悸成疾浸致不起伏念

先師身任封圻愛民潔已身後一貧如洗幾至無以為殮

等目擊心傷糾合賻金始得勉襄喪事循吏下場顛連若

此可為心惻辱承垂詢用敢附聞相國得書置之不論尋亦

子告出都矣

乾隆丙午先南陔師以擬江式求撰集古來文字表受知學

使朱文正公迄今幾六十年傳本日匙邑中新進已無有知

筆錄四

七 會稽徐氏刊本

之者故備錄之不敢以文繁而輟筆也 擬江式求撰集古

來文字表臣聞虛儀氏作河雒吐其天苞軒轅氏興龜鼎圖

其地絡古史倉頡見鳥獸蹏遠之迹肇造書契以代結繩依

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施典邦國百工以治布在

方策萬品以察亞斯之代七十有二封於泰山厥體異焉周

官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

下是也二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三曰形聲

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

揭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者是也六曰

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迄於宣王太史籀著大

篆十五篇與古文頗有同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書六經左

氏傳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周綱解紐七國雲擾禮

樂害已皆去其籍田疇吳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滯文字異形

暨乎嬴秦兼并天下丞相李斯通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

者倉頡七章斯所作也爰歷六章中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

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籀篇頗或有所省

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時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官獄煩多趣約

就簡隸書萌芽而古文由此絕矣隸書者秦獄吏程邈增減

大篆去其繁複以逸徒隸謂之隸書自爾秦書迺有八體大

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是也漢興有尉律太

筆錄四

八 會稽徐氏刊本

史試學僅十七以上能識書九千字通得為吏又以八體試

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史字或不正輒舉劾之閭里書師合倉

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

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宣帝時召通倉頡讀

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

能言之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

長作元尚篇平帝時徵爰禮等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說文

字於未央庭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

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

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

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  
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  
所以書幡信也後漢杜林作倉頡訓纂一篇倉頡故一篇班  
固續揚雄訓纂篇作十三篇凡一百三章無複字郎中曹喜  
號工篆體郎中賈鮪作滂喜篇會侍中賈逵受詔修理舊文  
於是太尉祭酒汝南許慎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  
十四篇分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  
十三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首一終亥檢以六文貫  
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六藝羣籍之詰皆訓其意而天  
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蟲魚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

筆錄四

九

會稽徐氏刊本

皆彙括有條例剖析窮根原鄭氏注經多引爲證左中郎將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迺與  
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自爲書丹於  
碑立於太學門外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  
詁流覽埤廣並擇擇羣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入方殊語庶  
物易名詳錄品覈然其字詰方之許篇有得失矣陳留邯鄲  
涪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許氏字指太祖時五官將博延英  
儒宿問滄名因敢滄使在文學官屬中臨淄侯植亦求滄  
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校之說文篆體大  
同古字少異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著字林五卷尋

其况趣附託說文忱弟靜別放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澠作韻  
集五卷宮商徵羽各爲一篇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仲爲  
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爲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文辭魯  
衛音讀楚夏皇魏道續百王文同六合世變風移字畫遷改  
以影代景以縑代紺以鐘代鏞以椽代蓋金旁作患爲鏝火  
旁作庶爲炙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側  
配禹壑迺施豁巫混經旁臯分澤片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  
兔爲靚神蟲爲蠶率字自有律音妄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  
遽析成異如此之例專輒不少皆不合孔氏古文史籀大篆  
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受學於河東  
衛覲善蟲篆訓詁洛陽鼎沸避地河西世祖太延中臣祖文  
威獻五世傳掌之書序列於儒林臣體質蒙蔽學誦辭頑聰  
聽祖考之舞訓墨守六代之家學不揆構昧求撰集古來文  
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篇篇爾雅三倉  
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  
林韻集諸賦文字以類編聯分列於下統爲一部臣謹案說  
文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經典疑義有時以澤宿儒癩  
疾診之立解臣嘗讀易姤卦繫於金柅不知何物馬融云所  
以止輪令不動者王弼云制動之主意與馬同王肅之徒皆  
謂織績器用衆說聚訟靡所折中及檢說文柅字兩出一云

筆錄四

十

會稽徐氏刊本



木實如梨一云屎是雙柄或從木尼聲攷之易義並不相類  
別有柄字爲格絲欄音讀如棍迺知易之金棍當作金柄絲  
絲之器婦人所用柔道牽繫允合象旨肅等所說信而有徵  
又商書曰蒙曰驛注者云氣落驛不連屬鄭氏以驛爲國解  
國爲明言色澤光明王肅云國霍驛消滅如雲及檢說文國  
訓回行引尙書曰國國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乃知國聲如  
驛經當爲國也又周書陳寶赤刀檢之說文引爲陳宋訓宋  
爲藏因疑禮記陳其宗器或是陳其宗器不敢輒改義合兩  
存又讀齊風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亨傳云昌盛鄭箋亦同  
及檢說文昌訓日光東方已明朝有日光正君日出視朝之

筆錄四

三 會稽徐氏刊本

時詩旨既顯禮意復合又大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毛云如  
林言眾而不可用及檢說文引詩迺作其楡如林楡建大木  
置石其上發之以機用以迫敵春秋傳云楡動而鼓建木爲  
楡木眾如林言以知物此之謂也又禮記既稟稱事鄭氏注  
云既讀爲餼檢之說文既訓小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今本  
集解既字作氣又檢說文氣字訓云饋客芻米引春秋傳齊  
侯來氣諸侯又氣字訓爲雲氣通知鄭注之餼字當作氣集  
解之氣字當作氣既氣古通不煩改字又坊記引君爽曰在  
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氏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  
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

異古文似近之尋鄭斯旨例須破字及檢說文田有陳訓周  
徧陳觀文王之德考文既順詮義亦通無所更易豁然而解  
又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趙岐注云如流水之  
與源源取譬於水義頗迂遠說文引之迺是譌源而來又訓  
源爲徐語舜欲見象故徐徐語曰女來以方趙注許義爲長  
至若奇關壹壺幽探藥黜淚馬用拼睽牛見幫東平唐豔西  
致殷習炮逸盤謀散作箕範虞典數苗康材媯婦南昇乃酌  
邪鴉隸陰雅瓶雖壺頌鸞終和曹衣繡髓周鳥擊擊鄭澹非  
添王瑞是穉衛得醜醜齊思婉媯祭澹饗其雩榮少儀習其  
備鼻月令腐草爲蠃禮器晰明行事馮馬贖元斯犬林臣啟

筆錄四

三 會稽徐氏刊本

茅茜酒味葵之階鄉黨結衣萬章澆浙考工之鞣爾雅之禮  
以暨沸溢爲滂收考爲叔輕財爲粵酢母爲鬻或同聲而別  
字或合義而異文或援古以通俗或登諺以證經舉一三反  
不能終物臣誠已著此書藏之祕府播諸通邑鹹俗儒之膏  
肅證遺經之得失庶幾表異譎觚資裨小學豈至踵外襲繆  
過成鄙俗獻譏士林騰笑文囿脫蒙許可典書祕書乞垂勅  
給并學士五人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磨寫侍中黃門  
國子祭酒一月一監庶無錯誤所撰名目伏候詔旨 此篇亦  
刻入廣正樓試卷中爲  
思惟居士存案所未載  
道光戊子家穉穀弟 瑞蒙 赴試省門吾師以陳章侯 洪經 科



甲蟬聯廷揚第一圖電行並題其幀首曰此圖首畫蜻蜓款  
款然挾飛鳴高舉之勢且無雙也其所謂廷揚第一乎說爾  
難者以大者為層諸小者為科斗蓮葉正面有躍躍欲騰而  
上者層諸也是其取義於科乎又葉邊空洞狀若蜂窠窠亦  
科也蟹以旁行二螯入跪中央隆起者非甲乎夫蟹者解也  
高居葉頂殆寓意於發解之首焉蓮房如生蟬齋如鳴潔靜  
莫如蓮清高莫如蟬綴蟬於蓮證以諧聲纏聯之義顯然矣  
此四者比物聯類其所謂科甲蟬聯者乎老蓮畫意蓋如此  
道光戊子七月望後小阮仲孺中翰將赴省聞無以壯其行  
色因取章侯此幅贈之蓋深望其子丑三捷云爾并系以詩

筆錄四

圭 會稽徐氏刊本

曰不才子丑會聯捷及到臚傳甲第三幸喜三元我家物百  
花頭上試高探好音伊邇洗耳以埃瑞履依韻敬成六絕志  
謝云青袍舊事欣逢子先君以乾隆庚子科成進士瑞履  
亦於嘉慶甲子科以優行貢成均宵  
雅吹笙又肄三珍重大羅天上曲瓊梯試與躡雲探時樣淺  
深無定相畫眉可以月初三桂攀蟾窟尋常事莫作奇書宛  
委探葩經解領歸廬叟慈榜題名紀第三同邑汪龍莊先生  
試第三名時詩一房以先生領首故懸舉乾隆庚子科鄉  
有葩經解元匾額歸廬先生自號也 六十年來嘉話在眞  
盤位業望重探當代大儒王伯厚德兼齒爵達尊三蟬聯科  
甲章侯畫也擬蟲魚爾雅探東山命駕圍棋日深眇淮灑捷  
報三好語惠連須努力河源星宿要窮探樛材慚愧工師願

敢爾庭槐手植三碧樹羨他梁棟器百花留待孝先探謂師  
孫子

傅子經學淵先生居邑南鄉橫山村言行庸謹非禮勿動生

平篤信朱子之學然於名物制度咸考訂精審一字不苟迥

非講學家空談義理者比嘗見試經解日與學使阮相國師

面論深衣之制口講指畫相國師復出任子田侍御深衣釋

例相質先生立摘其誤數條相國師深服其博奧然性迂闊

恒面斥人過人多畏而避之瑞履一日遇先生於塗先生呼

瑞履為老姪心甚駭歸告先君先君笑曰此正先生屈節下

交也先生長於今三十餘歲其進學年分尙在汝祖之先今

呼汝為姪非降心相從而何先生嘗與先君相見先君曰人

苦儀禮難讀奈何先生曰是不難君試做其宮室規模建屋

殿楹令生徒以時操讀登序於其中則嫻熟矣先君笑曰君

言良是但儀禮十七篇喪禮居其四亦可令生徒哀麻哭泣

以從事耶相與一笑而罷先生後以年例貢成均復以年老

欽賜舉人國子監學正子瑞履同年入泮附先生深

者男子之服上衣下裳至深衣則連衣裳為之袷曲袷圍

而兩斜裁之布一布綴衣曰殺而下一布綴裳斜殺而上合

而望之中要所狹故曰小要或又謂正衣在裳即後世之衣

要半下齊倍要矣故謂取二尺二寸之布幅三分之一頭闊

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一頭闊七寸三分寸之一皆以闊處

筆錄四

丙 會稽徐氏刊本

向狹處向上聯合之是謂下齊倍要除去幾纒上要得七  
尺二寸有奇下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有奇而後人且有以爲  
對襟之衣其製面前左右兩相衣下各綴裳三幅通計爲六  
幅背後衣下亦綴裳六幅又謂衣之時取右襟之三幅率  
之向左而掩於內取左襟之三幅率之向右而冒於外如是  
則前後交掩而方可應矩矣不知衣之先前後各六幅既  
衣之後前襟六幅以交掩而成三幅而後襟之六幅自如則  
是青寬於腹一倍無是理也痛以爲凡斜裁之布謂之袷不  
必曰尖相對成小要方謂之袷也袷當旁專謂在裳者也蓋  
深衣乃交襟之衣非對襟之衣上衣服用整布二幅對摺而前  
左襟外綴一斜裁之布向左右襟外綴一斜裁之布向左右  
爲工記便句若折是也惟其續袷故袷與裳接處有鈎曲也  
形是爲鈎邊若然前左襟下綴裳二幅左襟下亦綴裳二幅  
右襟下綴裳二幅如之背後衣下左右亦各綴裳二幅合而  
計之則成十二幅如是則衣之時左襟掩內右襟掩於內  
無斜牽而成交掩之失而裳之十二幅左襟之四幅掩於內  
而不可見其可見者右襟之四幅與衣後之四幅而已前後  
相當而亦無背寬於腹一倍之愆也又案袷之在裳旁者方  
言云袷謂之袷注或曰裳際也云裳際則裳之旁也左氏成

筆錄四

主 會稽徐氏刊本

十七年傳公使清灑勉勵之抽戈結袷而偽訟者杜注袷裳  
際也亦以袷爲裳旁際也離騷賦數袷以陳辭洪興祖補注  
引爾雅疏袷裳際此皆確證也○先生著  
四書名物雅一書藏於家不知今尚存否  
道光庚子科庶常卓 爲卓海帆協揆 秉恬 之子辛丑散館  
授職編修協揆謝摺云竊 臣 初由翰苑游贊繪屏曾無報國  
之文章詎有傳家之矩矱 臣 子 榘 未嘗學問違博科名忝射  
策於南宮獲讀書於東觀飽霑廩祿參養優施 特簡館師  
甄陶備至茲以屆期考試又蒙授職編修時未一旬墨荷生  
成之德 賞延再世均叨侍從之班愧應傳爲美談蓬戶忻  
其 寵遇受 恩愈篤銜感彌殷 臣 惟有勤慎加之督  
課無使山徑蹊間之塞致辜玉堂天上之榮庶其竭其庸愚

冀少酬夫高厚所有 臣 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具奏 云云

予撰黃繡莊先生傳云先生姓黃氏諱朝元字三聯世爲蕭  
山埭上村人先生隨父天木公移居城內繡衣坊因以繡莊  
自號天木公性嚴毅督諸子學不成悉命貿易四出先生獨  
留侍怡聲柔色得歡心焉美鬚眉長身健臂以騎射補邑武  
學生非其志也勇於爲義喜拯人急鄰陳某習米業喪其貲  
負責盈萬衆洵欲訟之官陳謹愿不知所爲言動異平時  
先生過視心訝之姑慰曰無憂吾爲汝謀之亟命陳延眾至  
先生倡言曰陳經理失宜遂爾耗君輩財非有心欺隱者君  
輩肯從吾言悉焚其券則簿籍具在凡而財賄刑質任君輩

筆錄四

主 會稽徐氏刊本

計數取償尙可得十之六七無以訟爲也眾許諾陳色稍定  
時漏下三鼓矣忽屋瓦聲震甚如人爭競狀出視無所視閉  
戶則震如故先生兀坐室內恍惚見厲鬼數四睚眦環向若  
怒先生生活陳者先生瞋目叱之形頓滅聲亦隨息陳始如夢  
覺乃泣曰微君吾幾殆吾窘迫不欲生思自裁勉累耳戚周  
某游粵東久老病回里貧不能自存先生時給其衣食周尋  
破遺孤甫周歲先生家故中人賞慮力不能繼且僅爲朝夕  
謀非經久計爰集同志告之故各欣然輸金若干彙稱責月  
取息俾養贍至成立而止其他義行多類是先生生乾隆癸  
亥卒嘉慶庚申享年五十九歲配楊孀人子福麟王 端 服 曰

先生與先君子為莫逆交陳事方棘先生憚眾意頗阻先君子持之力曰非君誰能任此舉者先生意遂決厲鬼為虐語似志怪然實有其事先君子時為端履言之周與先君子夾西河居性傲岸不諧俗先君子憐其窮乏亦其調之一日煮黃精甫熟周以無藥餌告即舉以相界旁觀成腹誹謂厚其所薄勿顧也忽忽數十年先生久返道山先君子遽於丙戌春初棄養追憶舊聞竟成遺事因據福麟來狀謹加詮次傳垂諸家乘先君子言先生初本名紀字山廉深得古人解詁制字之義今先生子孫無有知者因附識之

筆錄四

七 會稽徐氏刊本

嘉慶甲戌計借復至京師客邸畫長意有所感戲作夢游仙詩四絕大羅天上點仙班小謫新從海嶠還闕下千官齊拱手三年容易住蓬山漁人重到武陵源雞犬都非舊日村紅雨隔溪人不見只添春水一篙痕玉宇瓊樓原幻影白雲黃鶴又愆期神仙無限滄桑感說與人聞總不知朝乘鸞鶴暮騎牛少日紅顏老白頭萬事不如春夢好夢中風景我曾游湯敦甫協揆向不宴客余辛未入都一日忽招飲時協揆向朱文正公至則迎謂曰熊書谷常錄家有古事以一席餽余賜中後官江蘇糧道同坐終故延君共嘗之耳因命招朱蘭石文正公之孫同坐終席朱不舉著公問其故曰無下著處席罷朱先出公問今日之菜何如余曰甚佳公笑曰此君世故之談耳吾謂何至不

堪適口但蘭石對之自然食不下咽耳

嘉慶辛未子會試入都試畢薄游前門見禮部示云諭三場完竣舉人知悉揭曉在即爾等各宜在寓靜候毋得擅白出京探望親友以致臨期自誤功名榜發被放復以事至前門又見禮部示云諭下第舉人知悉爾等務宜及早回籍無得在京逗留觀望時主儀制司稿者為山陰童望軒前輩蹟先君門下蹟來寓慰問子因語之童正色曰此向例也子潛然出涕率成四絕以志慨云都門頃刻判仙凡前苦相留後放還同學笑言循故事照依舊例不容刪參禪瓶鉢已全拋行腳僧歸要打包燕子不知人事改尙嚙花片補新巢料峭西風拂

筆錄四

天 會稽徐氏刊本

而寒又騎驢背出長安回頭弱水三千里來忒匆匆去太難天上人間一霎分泥塗翹首望青雲英雄同輩知誰是昨日相逢尙論文謂同年上虞錢西來前輩。錢由嘉慶辛酉科拔貢朝考授職七品小京官庚午科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是科聯捷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官江西九江府知府海濱湖北荆宜施道嘉慶甲戌又計偕入都舟過淮安時阮相國總督漕運駐節其地余詣轅叩謁并以西湖藕粉燒酒楊梅酥州筍脯為贄入門巡捕迎謂曰漕帥到任以來從不收受官民一絲一粟此恐當見卻也又私謂曰如漕帥奉還能分惠少許乎余曰某車中斷難攜帶當盡以奉贈耳既而呼令入見並命將禮物全收巡捕大駭坐定相國笑謂巡捕曰此蕭山王某余翼

而長之二十年矣彼以師生之禮來故可受之而無愧也又曰是皆湖中佳品吾不嘗其味者已有年矣今日見之未免露老饕故態也乃命啟篋出甌柑十枚與巡捕曰爾亦試嘗此味其餘諸物我當寄歸揚州不能割愛矣

太學生東臬陳公像贊 公諱夢川字東臬蕭山塘里莊人

生前彌月公父廣川公即命公為伯父立人公後時立人公早卒母俞孺人守節已十餘年公事俞孺人及所生二親均克盡子職乾隆某年以俞孺人貞行呈請有司上其事於

朝得 旨旌表如例公奉俞孺人粟主入節孝祠宗族親朋會送者幾數百人道路觀者咸嘖嘖稱公孝思不置此

筆錄四

九 會稽徐氏刊本

得之親見者也公輕軀鶴立外癯而內腴神氣清朗老尤矍鑠援例補國子生以親老故棄舉子業牽車服賈思得什一之利以養遺時不偶屢喪其貲晚境甚困公處之泰然不以菑枯易志公祖母王大孺人 端履 曾祖姑也故公於 端履高祖甸侯公為外曾王父歲正月公必肅衣冠詣神像前再拜展敬先君子治具款接縷問家人瑣屑及親舊存歿娓娓竟日 端履 隨侍在旁者數十年知公為詳故不敢辭而為之贊公生於乾隆乙亥年二月十一日卒於道光乙酉年三月初五日春秋七十有一贊曰有穆其容有澤其躬行修於外德蘊於中母氏苦節卅載阨窮臚情哀顯彤管褒崇幸哉有子

眾口從同為善於鄉古道可風州里則傲革薄從忠景仰前哲無愧仲弓典型在望神光熊能克昌厥後屏饗豐融

先君嘗與陳待軒 名家 駱先君門下士乾隆己酉科副榜甲寅科舉人嘉慶辛酉科進士授內閣中書

乞補外授嚴 州府學教授論春秋人物陳曰惟管仲一人可列一等若鄭

子產即二等耳先君曰不然齊是大國故管仲可施其材力鄭是小國子產只得如此做法譬如吾浙杭嘉湖甯紹五府

自然多可取一等者若金衢嚴温台處六府不得不以二等

考一等矣陳意不以為然後教授嚴州因公來省先君問曰

有鄭子產其人乎陳搖首曰求裨謀世叔而亦不可得况子

產乎

筆錄四

三 會稽徐氏刊本

全謝山春秋五霸失實論雖一偏之見不可據為定論然實能自伸其說備錄其文於後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或則進吳閔廬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勾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為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曾是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寔嘗主盟以困於楚故不終先儒亦嘗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楚莊於中國求如宋襄之一敵且不可得何以言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魏弭兵以後始得專會於申而其霸以成然以霸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追屬之楚莊至吳則黃池

主盟方遂其霸而國隨以亡是亦未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  
然從之者寥寥詎能夸糾合之盛乎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  
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  
有如葵邱如踐土而後不愧於禮樂征伐之自出如楚如吳  
如越草竊苟簡不過霸之聞而已即軼秦未何足以嗣桓文  
然則五霸之目究以誰當之曰齊一而晉四也終晉之霸由  
文襄至昭頃凡十君然寔止四世文公垂老而得國急於求  
霸既有成矣而圍鄭之役見欺於秦此其所以深恨也幸襄  
公眞肖子足以繼霸自靈以後而始衰成公以邲之敗幾失  
霸至景公而復振至厲公而又衰中興於悼其規模赫然有

筆錄四

主 會稽徐氏刊本

先公風平公以後至昭頃則無議矣故文也襄也景也悼也  
接齊桓而五晉之失霸齊景頗有志焉而弗能也是以霸於  
此而絕世之無議者以爲一晉而得五霸之四疑於于晉過  
厚不知論四王者周之文武居二非厚周也楚之恃強而好  
勝莫如靈其時南北既成而申之會要必請於晉而行是以  
知天下之望惟晉是說也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  
端履 案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五霸統三王則  
是統夏商周而言非專屬有周一代明矣是當以杜預左  
傳成二年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爲  
是而趙注孟子反以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當之各據  
白虎

通一 則孟子當言五霸者周室之罪人不當言三王之罪  
人矣且楚莊觀兵周疆已成問鼎之勢尙得謂之霸乎至  
晉世主夏盟不過承先代之餘烈以糾合諸侯不當在五  
霸之列故穀梁傳但言二伯二伯者齊桓晉文也論語子  
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祇論齊桓晉文是  
孔子時亦止二伯無五霸之名也然則孟子言五霸桓公  
爲盛者乃三代五霸亦無有盛於齊桓者耳

筆錄四

主 會稽徐氏刊本

孟子以爲無傳至葵邱五命孟子所言較三傳爲詳安得  
云未聞耶或云孟子欲道齊宣以王故  
即桓文而不論亦是一說  
或又曰論語明言齊桓晉文而孟子對齊宣王云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何也曰讀書當逐字體會孔子所言論  
桓文心術未嘗言其事也宣王問者乃桓文之事故孟子  
以無道桓文之事而對之春秋筆削但舉會盟侵伐以定  
褒貶未嘗臆陳事迹至於三傳左氏爲詳未免有失誣之  
誣是孟子言後世無傳乃是據意以對非諱而不言也  
錢唐蔣蔣邨學博刑亦有五霸考一篇並錄於後以俟後  
人之折衷 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

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換之以役王命杜氏注爲

三代之五霸確是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趙注謂春秋之五霸確是丁氏釋孟子從

左傳注與趙說異集注並存二義而無所折衷豈以嚴安

云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則五霸宜如趙注以經

文五霸三王之罪人似統論三代之伯又左傳椒舉言六

王一公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周伯惟二但數齊桓晉

文則五霸又宜從丁釋故不折衷數竊以霸古字作伯所

謂侯伯也侯伯命于天子得專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諸侯

爲罪於此可證此五霸惟據東周以後而言若夏昆吾商

筆錄四

會稽徐氏刊本

大彭豕韋皆受王命爲伯征伐不得爲罪者竹書紀年夏

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商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是

也春秋之霸惟齊桓晉文有王命左傳莊公二十七年王

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然

齊未受命之時已先滅譚滅遂遂伐宋伐鄭晉未對命之

前已先入曹伐衛戰城濮至宋襄王者之後例不爲伯秦

繆楚莊備在戎蠻並無王命莫不連兵侵伐以爭雄長此

衰周之五霸據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罪也

吾越俗諺雞寒上嘴鴨寒上距今云雞寒上樹鴨寒上水者

誤也水禽每遇天寒則拳其一足而以一足立於水中不特

家畜鵝鴨也推之鴉鵲鷺之屬無不皆然故余有句云白

鷺拳煙孤掌冷葢紀實也今錄全律於左云出郭低垂盡舫

簾乍寒天氣曉風尖孤篷曙色侵詩卷十里朝暉吐酒帶白

鷺拳煙孤掌冷紅菱刺水兩頭纖吾邑紅菱四角者熟於夏

田中至秋菱皆兩角青色亦間有紅者城南一帶河一時俗名水紅菱多種於水

中種植殆遍插竹爲界步通舟楫鄉人視爲利藪一枝柔

櫂秋波闊尙有同舟夢黑甜意有所指

論語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此當著重兩謂字蓋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並不是知而可謂之知先難後獲並不

是仁而可謂之仁皆是當前指點口氣與問仁曰愛人問知

曰知人語意迥然不同自來作制藝者均未體會及此因附

論之

筆錄四

會稽徐氏刊本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

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

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索隱曰蒼兕木或

作蒼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

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案

郭氏山海經序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

兕之所涉蒼兕與伶人相對是郭氏亦同馬說謂無涯之水

非世間主舟楫官所能涉也蓋蒼兕本水獸善憑舟故以此

名官欲使居是職者常以蒼兕爲誓也論衡是應篇云尙父



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兜害汝此蓋今文家說失呼而令  
之之旨矣此條見臧琳經義雜記

爾雅釋草荷芙蕖芙蕖疊韻荷卽芙蕖之合音今杭州土音

皆讀何如胡是其證吾鄉讀荷如木音惟城內西河下吾族

地則土俗相沿讀河如湖想因下字俗作賀聲河賀不分故

以杭音讀之歟城內別有西河沿則讀河如木音矣

同邑潘德安明經播蘭後字掇菴先君門下士年十五入邑拜詩古文辭

援筆立就兼曉音律工繪事賦性真率毫無城府又善詠諧

間出一二語滿座爲之傾倒故人無不樂與之交者不幸學

力未充聲名太早遂課墮入鍾譚魔道纖仄輕佻不含有司

筆錄四

會稽徐氏刊本

程度以年例入成均貧病而歿余哭之以詩中有云文被聰

明課材因患難多襟懷原磊落老境益蹉跎蓋紀實也

掇菴歿後其詰嗣炳藻出其所畫山水一幀乞題余以五言

一律應之曰作畫無師法居然秀可餐偶然摹北苑隨意寫

嚴灘山色侵雲澹泉聲落澗寒生平知已淚對此爲君彈

掇菴有文昌帝君陰騭文詩一卷歿後同邑施君刊之余爲

之序曰潘君掇菴績學工詩暮年多病取文昌帝君陰騭文

析句各爲一律以自消遣君歿後同邑施君文新武銘兄弟

等梓而行之問序於端履端履曰詩之爲教所以感發人之

善心而懲創人之伏志故孔子論詩三百蔽以思無邪一言

至於儒者之道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陰騭文意雖

主乎勸善而卒誘之功利故爲君子所弗尙然大禹謨言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伊訓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易文言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則

感應之說古聖人未嘗不默存其理是陰騭文覺世厲民之

心固與詩之爲教無異旨也潘君字飾句績粗也而引之以

精俚也而文之以雅使讀者紬繹深思而爲善之念油然而

生其有神於世道人心者良匪淺鮮則謂爲陰騭文作注釋

也可謂爲潘君之自爲詩也亦可

作序甫成或問於予曰古文尙書近儒皆以爲僞而斥之

筆錄四

會稽徐氏刊本

矣子引大禹謨伊訓之言何也予曰噫古文尙書何可廢

也卽爲梅賾所僞造亦是東晉人著述今人於漢魏六朝

文字莫不採輯而編次之何獨於梅賾而絕之惟恐不力

耶且梅賾撰集實有所本並非臆造其散見於古籍者可

覆按也梅賾但以意爲貫串之耳是合之爲梅氏之書析

之則皆古文尙書逸文也國朝閣百詩若璩著疏證以

攻其僞吾鄉毛西河奇齡著宛詞以辨其誣出主入奴迄

無定論其實以古文爲僞者不過曰此襲某書而成之也

以古文爲眞者不過曰此明見於某書所引者也况自唐

孔穎達作疏以來已歷千百餘年家絃戶誦我朝頒列



學官命題試士且蒙 聖祖仁皇帝 敕撰彙纂嘉惠士林燦然若日月之經天而顧可以儒生之臆見妄參同異於其間乎或問余言遂昭然若發矇矣

余宅後多尼菴每味爽聞木魚聲遠近相接一似苦行焚修者或告余曰此黠尼藉此以惑衆耳豈眞於佛前頂禮盥誦哉蓋在牀第間擁衾以擊之耳或高唐夢覺令所歡代擊而已則達旦酣眠吾益目見而知之也余大笑曰眞所謂千聞不如一見矣

此條語甚穢蕪存之而不刪者蓋戒子孫當約束婦女不得入廟燒香并當嚴飭司閽禁絕往來不得竇緣入內朱

筆錄四

毛 會稽徐氏刊本

子格言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蓋亦有所見而云然也如有不遵教令者則祖宗家法具有在亦不能稍爲寬貸也尼姑蘇湖最盛吾郡城中亦多有之名爲女僧實娼婦也且止煽惑男人未嘗勾引婦女也至吾邑尼姑則外襲清淨之名而內逞其奸盜之實尤防之不可不嚴而拒之不得不力者

重論文齋筆錄四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蕭山王端履

先南陔師與先陳字風師 應坡 同年入泮交誼最篤南陔師  
將入都卽代延陳師來授 蕭履 之讀師襟懷坦白讀書而外  
幾至不辨菽麥作為文章淳厚樸實尤喜吟詠遇一邱一壑  
卽徘徊憑眺不忍捨去然履蹟秋閣頗有牢騷不平之意歿  
後無子遺稿散失今僅從浙江詩課中錄得數首未足盡師  
之能事也 焚香夜坐愛坐何知夜色闌况於滿屋嗅旃檀  
細從寶鴨參差出獨對銀屏爛漫看遠漏漸沈花影重尖風  
輕側剪刀寒添衣檢點春宵課幽韻清香繞畫欄 畫樓畫

筆錄五

會稽徐氏刊本

鷓搖柔櫓春江送遠人水肥青半蘆山瘦碧微皺喚渡名桃  
葉迎風漾麴塵絕勝攤晚飯枕上聽頻頻 烏筩樣製烏頭  
小編成籟葉工春湖紅雨裏秋浦白雲中開爲安茶竈推應  
捲釣筒翻疑牛背穩麥隴過薰風 布帆白布聯成幅當風  
類馬馳不知春兩重但見遠山移送客隨湘轉拖煙入畫宜  
東西二百里欲速更何之

子撰族祖履旋公五世神像贊云族弟 始然 合繪其十一世  
祖履旋公至其父蔭堂公五代神像並列本生曾祖宣美公  
於第三代之右同案享祀不忘本也謹案家譜吾族自定一  
公由邑桃源鄉遷居蘇潭閣九傳至德十五公生四子惠六

公惠九公惠十公惠十一公 端履 祖惠六公始然祖惠十公

支分派別親已盡矣惠十公有子五人履旋公爲嫡長諱元

吉配陳孺人子沛園公諱垓是爲始然之高祖配傅孺人繼

配傅孺人側室鄒孺人生五子次榮山公諱應揚是爲始然

之曾祖配張孺人繼配來孺人無子以親弟宣美公子企泉

公爲後宣美公諱鍾始然本生曾祖也配吳孺人企泉公諱

一輩始然祖也配陳孺人企泉公生四子長蔭堂公諱某始

然父也配曹孺人吾族子姓蕃衍家譜垂八十年因循未輯

故自乾隆二十年以後服屬之遠近昭穆之倫次無從究其

顛末或兄也而以弟呼之或親也而以疎目之嗚呼上治下

筆錄五

會稽徐氏刊本

治旁治之法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煩矣始然乞 端

履 爲贊因詳述其世系俾後世有所考見焉贊曰惟我祖宗

忠厚積累子子孫孫永錫爾類歷十一傳至履旋公保世滋

大年齋德豐善積於躬澤流後裔惟沛園公繼承弗替嗣榮

山瓜瓞未綿兄弟之子克紹其傳教誨式敷以似以續惟

企泉公同氣攸屬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慎乃儉德通觀厥成

至蔭堂公率由前烈業廣惟勤成正無缺五世其昌俎豆一

堂愾聞優見春露秋霜在後之人聰聽彝訓孝弟力田光昭

令聞展圖肅拜尙有典型垂諸奕禩永妥先靈

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注大德小德猶

言大節小節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蓋本子夏之言而推闡其義其曰孔子者託辭也又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傾蓋而語顧于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夫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外傳引此二句以證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之旨皆出於託辭錢獻之姑以為是夫子之言而

筆錄五

三 會稽徐氏刊本

子夏述之恐未必然也

輓壽聯以數語包括一生最難措手梁晉竹孝廉紹王記其

叔曾祖山舟學士所撰諸聯皆吐屬天然渾灑流轉載在其

所著兩股秋雨盦隨筆中先君少年亦工此作晚更削膚存

液如輓何葭汀孝廉云一个弱焉我輩存而此人死九原往

矣言有盡而意無窮末一句係孝廉與先君承訣之言徐古樸觀察云老淚

難乾四海論交無如我早壯心未已五河濟運猶望公來徐

山東運河陳北坪學博云相見無幾集腋心驚最憶琴樽里

和戲言成識過車腹痛難忘俎豆宮牆陳修葺學宮汗龍莊

大令云有德行有文學有政事才可傳於後為孝子為循吏

為鄉先生不朽者名端履幼承庭訓亦有一二聯尚覺愜心

亦錄於後輓徐姚翁鳳西年丈云召伯慈棠叔孫綿葛如古

君子陽明敵愾梨洲講學繼鄉先生翁以雲南藩司入為太

內得軍功汪蘇潭吏部云見面會相識前事都忘到死只可

憐二字傷心竟不言寸衷如結平生有知己幾人家蔭三姪

孫云風雲千里竟喪名駒尤痛無兒同伯道辛苦半生忽遭

磨蝎尚憐有女似中郎魯東山光祿云君是神仙讀畫樓空

揮手今朝長跨鶴世無廖賴撼龍經奧關心何地問眠牛喜

蓄古畫又湯益齋典簿云握手纔分扶病登輿詎意長辭成

精堪與永訣壯心未已望湖射弩尚勞江上籲平安是日北海增開

筆錄五

四 會稽徐氏刊本

又有為友人代擬者輓徐古樸觀察云治河方畧歸田錄

從政遺規善俗書為某輓其姊云執手憶無窮弱女牽衣嬌

兒繞榻傷心言尚在無父何怙有母口饜惟輓陶思和封翁

擬一出聯云駒隙彌留借到分陰猶運髮竟不成對而止壽

未免稍涉諛辭故止不錄

余兩度入都每讀旗亭畫壁大率潦草塗鴉不堪寓目僅記

有抱琴人比亂雲多一句頗肖一路旅店光景因續成四律

云抱琴人比亂雲多纜卸征鞍喚奈何愧乏金錢見西子差

無綺夢續南柯茶蘼架外花含露豆蔻梢頭月上波一種閒

情誰領取橋霜店月久消磨抱琴人比亂雲多楚楚衣裳馬

挽蝶花發紅塵名玉樹水流碧落隔銀河輪蹄舊夢繁齊魯

松柏前緣施去聲蔦蘿獨有天孫伴明月七襄雲錦夜投梭抱

琴人比亂雲多夜靜雲消出絳河野店殘燈隨夢息荒村寒

柝點更誘虛車那得人投轄塵網空勞鳥避羅如此風波行

不得鷓鴣枉自叫哥哥抱琴人比亂雲多銀燭銷殘半夜過

吾越讀過如孤一更盡則謂之一更過推之五更皆然半夜盡則謂之半夜過絲盡紅蠶猶宛轉書

殘白蠹尚摩挲鏡中髣髴顏如玉塘外分明露溢荷老去夢

游游亦夢少時事業悔蹉跎

制藝代聖賢立言必須體會聖賢語氣方可下筆嘗見李文

子三思而後行節題文莫不將季文子痛加貶斥不知君子

筆錄五

五 會稽徐氏刊本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文子歷相魯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清風儉德見稱大國而可妄肆譏評乎然而孔子之言何也

曰此美文子也孔子意謂後人心思材力斷不能如文子之

深謀遠慮設思而能至再庶幾亦得斯可矣三字與得見君

子焉斯可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語氣一例不可歧而二之

也

又制藝於詩三百章貪發思無邪一句之義而於上二句全

未體會不知此章是論詩不是論思其著重全在一言以蔽

句朱注其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惡者足以懲創人之

逸志正是闢發蔽字實義兩其字指詩三百言思無邪句不

過借作指點自來作者沿說至今竟似此章專是論思非論

詩矣

唐宋以來無題諸作皆別有所託至朱竹垞彝尊風懷百韻

則僅付諸冶游矣因戲做其體作三律云柳黯花愁一片春

春來無主最傷神隔牆消息通紅杏似水光陰轉綠蘋月影

照來終覺淡風聲傳到恐非真憐他不及西飛燕金屋年年

點絳脣亂頭粗服臥滄江靜掩柴門不吠廳歷亂寒鴉棲古

木飛騰野馬度紗窗殘星作意橫銀漢流水無情繞石碣一

夜西風人擾擾胸矛難仗酒兵降衣衫時樣稱身寬翠袖輕

籠暮倚欄蟋蟀聲中秋雨急芙蓉花外濛波寒低傳玉漏風

筆錄五

六 會稽徐氏刊本

催箭高擢金莖露溢盤東閣才華何水部錯將定力謝儒冠

或問於子曰律詩凡二首或四首子獨三首何也余曰古人

作詩並非漫爾吟咏寔皆被諸管絃故或多或少皆不可以

按譜李清蓮清平調祇有三絕李義山師其意無題詩亦止

三律近有作四首者乃後人合併也

辛丑立冬寒雨連夕復用前無題韻作三律云悲因秋氣恨

因春宛轉流光最困人易開易圓天上月忽開忽合水中蘋

花前消息原無定夢裏情懷恐未真我欲醉眠偏獨醒一樽

難得酒沾脣楊柳如煙綠滿江花陰客到吠村廳兩三點雨

侵苔徑十二迴欄繞綺窗靜掩重門通別戶偶支一木駕徒

紅封侯夫婿知誰是聽客談兵意未降十畝桑陰地大寬竹  
籬盡處露紅欄假山石本玲瓏疊小屋風偏料峭寒但聽雞  
鳴知早晚何曾狼籍有杯盤渾忘憔悴無顏色翻笑他人戴  
鵝冠

陸文恭公與韓仙霞城同領乾隆戊申鄉薦韓每會試入都  
則寓居旅店而日食於公第公極敬禮之曰此吾老同年也

一日語韓曰君何不憚煩乃爾吾空屋甚多任君移居可耳  
韓屈指計曰尚有某某數處可以傳食至某日則徧嘗矣公  
雖不言吾亦當來相就耳又一日公治具宴客韓亦與焉庖

人以鴿蛋進公舉箸讓客食韓曰公無然吾已悉數之矣主  
客共有八人而鴿蛋止七計客每人各食一枚而主人無與

筆錄五

七 會稽徐氏刊本

焉乃以箸挈其一曰吾之所得止於此矣坐客咸失色逡巡  
不敢下箸公乃一一親送之韓老境貧困諷諧潦倒然極有

識見終不移寓公即余間其故  
曰此平泉應酬世故之言耳官宅可寓居耶一則關防嚴肅  
不能任意出入二則早晚兩餐必須按時靜候三則茶湯時  
火呼喚無人照應四則來往賓客門丁絕不與通五則歲時  
犒賞不能絲毫減省六則隨例盤殮不得自行添菜七則大  
小生日按人要派分金八則主人宴客必須及早週遊九則  
衣衫垢污無人爲之濯濯十則主人入室必須衣冠相見性落拓其能堪

此東縛否耶

陳讓園人後官嘉善學訓導與文恭公兒女姻親甲戌會試  
偕余同寓旅邸公就見曰有女在京而身居客店人其謂我  
何乃命車強載其行李而去陳不得已從之後數日余往候

之陳頗頗曰不可一朝居也吾靜坐此室足不能出戶外不  
見天日者已數朝矣尤難處者己之家人耳蓋家人與其家  
人同食每人每日支鹽菜銀一分帳房折給止大錢七文耳  
故廚房公饌惟菜腐一盂餘皆其家人所自備也平泉屢任  
學差僮僕類皆奢侈驕悍飲酒食肉旁若無人吾家人止許  
餐其常饌彼自備珍羞不得妄下一箸又一言不合即加譏  
詬斥爲寄食吾家人屢向余垂涕然此等細故豈可令平泉  
知也讓園又曰吾與平泉同食常饌而外例有添菜然命之  
食則可食不命之食則不可食所最難者命之食而不  
違式耳

筆錄五

八 會稽徐氏刊本

嘉慶甲戌入都有一僕求余附載余曰吾今歲與人合車主  
僕已四人矣復從何處位置汝乎乃大哭曰小人若能到京  
則不憂凍餒矣後隨同邑盛蘆汀前輩唐○後官給事中時尙爲編修進京

時余已乞假將出都矣又求余附載回籍余曰汝前言到京  
不憂凍餒今又欲南旋何故復大哭曰小人已三月不知肉  
味矣余大笑曰汝欲跟京官則肉味二字先當置之高閣吾  
家人已半載不知矣尊管如此煩惱何不靜赴義眉修鍊俟  
功夫到三年不知肉味地步自然此心無罣礙耳一日向陸

文恭公言之公曰斯人也吾知之矣吾前往拜蘆汀彼已接  
吾名片復回問吾尊姓僕從無不匿笑吾漫應之曰汝但以  
此通報想汝主人當識字也吾與蘆汀同鄉本可相忘形迹

但被旁觀竊笑未免轉為抱愧耳

先君年少時質羸弱晚歲加意靜攝貌轉豐腴徐古梅觀察  
軀幹壯偉罷官後賄項甚多憂形於色年甫六旬幡然一老  
翁矣一日與先君同坐笑語人曰汝輩亦知吾二人所以豐  
悴之故乎蓋做官與不做官之分也端履甲戌座師為錢唐  
章文恪公煦公久任封圻規矩嚴肅見門生如見屬吏咸端  
懼失儀後予告回籍端履拜謁里第則一見歡然如家人  
父子跟僕大駭曰中堂何前倨而後恭也余笑曰此亦做官  
與不做官之別耳

向來浙江廣東鄉試首題例不出大學以為犯之非貢院被

筆錄五

九

會稽徐氏刊本

火即主司有譴責亦不盡然嘉慶戊午廣東首題為此之謂  
緊矩之道句主司為吳公煥後官趙公良嘉慶丁卯廣  
東首題為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主司為花公杰何公凌漢  
後官至按察何是兩科主司皆終身未嘗得罪即貢院亦不  
聞被災也惟浙江則至今尚無出大學題者

端履案浙江自雍正紀元以後未嘗以大學命題雍正以

前則屢有之康熙癸卯科生財有大道一節壬子科如切  
如磋者六句庚午科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一句即康熙丁  
卯科廣東亦以民之所好好之二句為題不知此等議論  
起於何時

百文敏公詩有感懷詩四首一時膾炙人口云淮甸雲沈月

上遲夜寒獨坐夢醒時霜欺短髻愁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  
棋局定能消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鼠穴  
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開沈暉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  
難覓影峯頭有石易生雲服轅老馬愁前路鍛羽秋鴻感舊  
羣箕斗插檐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  
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  
成樓有象并刀剪處水無聲著書辨謗譚多事付與千秋月  
且評嬾從龜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  
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渾作離塵想多病難尋辟穀方昨夢

筆錄五

十

會稽徐氏刊本

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茫蓋因以事奏參河督陳鳳翔  
一時不無物議公亦深悔之也

詩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范介茲景  
云移嗚呼前王不忘六字於子孫保之之下則兩篇皆叶

韻矣云詩相連蓋誤簡也說甚精確  
介茲湛深經術尤精天文律算之學其三侯見鶴說諸篇

阮相國師錄入詁經精舍文集端履素昧斯術不敢妄贊

一辭也

論語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朱注異非常也詩小  
月篇正義引洪範五會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子為  
行傳云非常口異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乃也

有也孟子滕文公篇將為之是也詩小雅蓼莪篇欲報言香  
以子有非常是問乃由與求是問也端履案孔注則此二人  
之問訓會為則義似未安又異字與由求對當指非常之人  
而言故下文先論大臣之詣而後及由求言大臣當以非常  
之人任之而乃以由求當之故斥之也

蓬山風引固屬方士荒誕不經即張騫河源之論亦是飾辭  
欺漢武也故余有詩云片石支機重若何黃河終古隔銀河  
果然識得天孫面何不輕攜織女梭或曰既云天孫又稱織  
女非重複耶余曰織女宮中豈止一天孫乎天孫不過管領  
織女之事耳或曰子何從知之余笑曰煩君為問張騫彼何

從見之也  
筆錄五  
士 會稽徐氏刊本

嘉慶甲戌端履在京向陸文恭公言旅邸臭蟲作孽夜不能  
安寢公曰子如此即不耐煩耶余按試涼州界連邊境故使  
車所至騎從森嚴後擁前呼旌旗雜遝每至人煙稠密之處  
則見如黑毯一塊當輿而隨視之四散皆臭蟲也入試署後  
命婦除淨盡設榻於室之中央并命家僮納帳之四而於席  
下然後睡初宵頗覺安穩四鼓即起點名第二夜即枕匣不  
安至第三宵則血流徧體矣聽轅門甫傳初更漏盡也大憲  
熟漏傳至二更則放炮一聲俗謂之盡更砲又天明放帳門  
炮一聲則謂之天明砲日落放炮一聲則謂之起更砲陝甘  
文風向推武威第一余嘗曰武威臭蟲第一文風次之

貴州龍泉係貴州者以浙江盧石甫先生名光路乾隆丁  
者以異先君兩任吾邑師即行題壁送部引見後乞養回  
籍後養親事畢部令忠信慈惠不事文飾與先君交最篤阮  
仍赴浙江坐補原缺師極賞之命充巡捕官奏擢如縣以老病乞休卸篆之日  
即已斷炊寓居蕭寺貧不能歸後同人饋金贈公處之泰然  
日賦詩以自消遣先君集中有依韻答盧石甫明府二律皆  
公再任時倡和之作也敬錄於左 迎來竹馬又三年愛景

薰風話果然抱贖人稀滄近古放衙吏散冷如禪劉公棠芾  
思周甲乾隆壬午安順劉公來宰蕭楊尹坊崇仰昔賢治東  
坊為宋楊山政績卓懋民到今思之文靖公建珍重瑤華耀蓬華新詩合與口碑傳政成畏壘大

筆錄五  
主 會稽徐氏刊本

穠年懿戒箴猶視歆然過眼喚醒蕉鹿夢當頭喝破野狐禪  
頓聞雜談在事意有所感相期晚節堅清白獨抱初心向聖賢此日因公  
會至室他時附驥或同傳吾邑生漆皆販自貴州後十年買  
矣漆人歸云先生尚無恙公子已入牽制先生憤悶形於辭色然無可如何也端履以二絕規之  
云此行借寇自何人山水原非舊日春簪笠櫻衫誰似我相  
湖深處獨垂綸新人定與故人殊用朱竹垞金屋裝需論斛  
珠記否吳山聯袂日一輪明月浸西湖公寓省垣日曾與端  
湖月先生得詩亦不甚省茶讀先君子次律已情見乎辭矣  
去任官不宜再蒞舊洽阮相國師重撫吾浙清操勁節始終



一轍卒致被議罷官錢唐黃鐵年起再司吾邑學鐸人問亦  
噴有煩言余寄以四絕云劉阮重來事已非天台惟見亂鶯  
飛日長飽喫胡麻飯切莫無端叩玉扉前身本是少微星手  
種垂楊色尚青仙骨珊珊衣一品閉門無事誦黃庭庭前桃  
李已摧殘尙剩當年苜蓿盤畢竟菜根滋味好但將芹藻勸  
加餐彈罷瑤琴讀罷書長吟抱膝意何如一池春水煙波闊  
且憇桑陰靜釣魚蓋諷之也鐵年學長生訣按摩運氣時萌  
妄想故余贈詩亦雜以仙語

鐵年原名精於天文推步及九章算術能自製寒暑表不差

累黍余素不諳其學故未嘗與談也生平著述甚多今恐亦

筆錄五

會稽徐氏刊本

散失矣余所存者僅伊應試時經解一條爲錄存之 問保  
氏九數終於句股磬人句倨卽銳鈍設股四十二弦六十得  
句幾何設銳角四十二弦六十得句幾何對曰句股之名見  
於周髀算經廣者爲句修者爲股句股兩端之斜綫爲徑隅  
徑隅亦謂之弦銳鈍者幾何原本云凡角大於直角爲鈍角  
小於直角爲銳角句股無鈍角合兩句股爲三角形斯銳鈍  
所由名也句股互求皆以開方得之弦方內有股方有句  
方如設股四十二弦六十求句幾何則以弦數乘之爲三千  
六百以股乘之爲一千七百六十四而於弦自乘內減股自  
乘之積其餘一千八百三十六爲句自乘之積以開方法開

筆錄五

會稽徐氏刊本

之得方邊四十二又入十五之七十二爲句數又法股弦相  
併得一百零二股弦相減得十八以兩數相乘開方亦得句  
數如前又法以長闊相和法求之得數亦同設銳角四十二  
弦六十則得數又不同蓋角之數在對弧與句股異今有角  
度有弦求句此卽入線求他形之術法以半徑比所設角餘  
弦若弦與句以半徑爲一率所設角四十二餘弦爲二率所  
設弦六十爲三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所求句數四四  
五八八六八八卽四率蓋句股皆直線所成其求之也易角  
度則度在弧背爲曲線曲直無相通之率自西人用中比例  
推得入線之法以列爲表而得一線卽可以求餘線可以因  
角求邊可以因邊求角可以入線求他形亦可以他形求入  
線卽古人割圓弧矢之法而益精之者也  
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詩文王正義引五經異義卿得世不公  
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  
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  
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  
有世功則有官祿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  
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尙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子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子不絕爾善論語曰興  
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

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是許叔

重引論語以證周之世祿端履案此言與滅繼絕當指反商

政而言國殷之國世殷之世似與周世祿不合自虎通王者

絕世何以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強臣所奪

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此泛言受命

之王不過借論語以證其義非專指商周而言

或謂余曰宋人刻書每行字數如其行數如每葉三十一行則

每行各二十字每葉二十二行則每行各二十二字此亦不

盡然如錢竹汀日記鈔所載宋板儀禮注每葉二十八行行

二十四字宋刻漢書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司馬

溫公集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字宋刻史記每葉二十六行

筆錄五

五 會稽徐氏刊本

行二十五字又一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六或十七字宋刻

列子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畧舉一二則其說不足據

矣近日書賈無不作偽以欺世新進後生皆當慎之先君嘗

惟吾可與周旋爾等慎無與交夫有不被其愚弄者不特書

賈也即同學中如何夢華元錫趙晉齋魏輩亦莫不沾染其

習氣小瑯嬛仙館藏書皆伊二人代購恐將來半是

不全之本也嗣後何趙以書來售余皆婉辭謝之

嘉慶甲戌端履釋褐後借錢西來駭上虞人辛未翰林係

梅垞汝晉陳玉峯曠胡修展鑑以上三人與端履皆以嘉

歸安胡吳梅梁傑山陰人爲劉文恭韓桐上維鏞平湖人謁

仁和也公嘉慶辛酉選拔士亦選拔士

劉文恭公於邸第公曰譬如乳母然爾輩皆吾保抱哺養以

至於成立也今幸各授室矣乳母之恩可不報乎吾亦無他

求但爲我謀一醉耳又曰龍子嘉汝言吾天津閱卷所得士

亦當預斯會也又曰何十五一坤伊別號屢改不知其亦吾

門下士浙時僑貢生今現居吾書館當招與其飲不可令

其一人獨自向隅衆皆諾乃尅日治具移樽師邸師大喜先

令讀畫繼復投壺師投壺之技百發百中然後入席爵行師

曰今日可謂人生難得之遭逢矣諸君皆當不醉無歸耳於

是覆盞藏謎飛觴傳令又出令盃一匣磁銅玉石大小參差

斑駁陸離寶光耀目師云是文正公所留命各隨酒量之淺

深取盃之大小師自取其最小者曰吾本涓滴不入口今日

亦當盡興也於是端履分得玉船一事意謂不過一盃之數

筆錄五

六 會稽徐氏刊本

耳不料船尾中空旁通一穴酒注其中涓涓不絕遂至酩酊

大醉餘亦屢舞亂籟無復儀節時師先已被酒入室遂皆不

辭而出次明羣赴師邸謝過師大笑曰吾一睡直至天明方

醒實不知君等幾時散席作何了局也

文恭公言凡君臨臣喪則移尸柩於北面而其子孫吉服出

迎此定例也或又云須繪一死者跪像主喪者捧之惟吾文

正公薨迎於門外未知然否文恭公未及言之惟吾文

我一人年尚童穉不諳定例諸事未經預備惟聞傳呼接

駕卽喪服倉皇趨出而定例凡駕已抵門進內又不敢隨入惟聞

門內哭聲震地侍之人無不隨哭而已少頃又傳呼送

駕子甫伏地而 駕已出門顧子問曰是某孫耶料此孩子

詎能辦大事快叫劉墉 玉音甫畢而 鑾輿已行數十步

矣端履 案公第本極寬敞因曾經 駕臨故大門廳事咸扇

鏤森嚴而別啟一門出入朱文正公之第亦然 文正公之喪

事皆得周備 駕臨故諸 仁廟擇日

文恭公又言乾隆甲辰紀文達公 主禮部試釋褐後其館

選門生又羣赴公第修後進禮 例以白簡三易紅 手版俗謂之換帖公飲之酒

出一硯相示曰此吾師劉文正公所貽者 公為乾隆丁卯順

正公為 吾身後亦當不傳於子而傳於弟不知誰當得此硯

者會稽茹古香 菜○茹為 是科狀元起對曰何不即付與某收藏公大

筆錄五

七 會稽徐氏刊本

笑曰吾明言要俟身後而君即欲攜歸豈以我為已死耶

左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先南陔

師曰亥之二首人盡知之其云六身豈能解者因閱商鐘銘

吉日丁亥之亥作刃正合二首六身古之造文者本有移置

之法右旁之一橫之為一置於中一之下即為一矣左旁之

二豎其上畫作一置於一上亦為一矣左旁之十伸其ノ作

一置於一上亦為一矣總其六身則為山合其二首則正豎

其二首則為川下而置於山之左旁則為屮於是士文伯見

而數之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

讀朱子論語三嗅而作集註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

全謝山謂朱子所引石經皆成都本 見結埼亭集外 未知所 據 編卷四十七

浙江提督李忠毅公 長庚 勦擊海賊蔡牽於黑水洋中燬盡

難阮中堂師重撫吾浙為建昭忠祠於甯波作詩四章哭之

粵海關天接燧烽大星如斗隕殘冬 一生精氣騎箕尾百戰

功名稱鼎鐘死後人知真盡命生前 帝許得崇封 至尊

震悼延臣哭早有孤忠動 九重誰遣孫恩刺一船非公追

不到南天遠探蛟文五千里 苦歷鯨波二十年隔歲過門皆

不入乘潮徹夜每無眠雅之若與半之合早見澎臺縹水仙

六載相依作弟兄節樓風雨共籌兵 手中曾擊千舟盜海上

如連萬里城絕節原知關運數 寄牙早已斷歸情誰憐伯道

終無子好與恩勤待館甥 甬上重來特建祠舊時部曲竟依

誰鈴轅月冷將軍樹泮水 苔深叔子碑如此致身真不愧 公

為何資志也 休疑臨沮久合關家議 彷彿英風滿廟旌 公

壻陳君大琮 後官甯波 乞先君撰祠堂碑文成極為當時傳

府同知 乞先君撰祠堂碑文成極為當時傳

筆錄五 六 會稽徐氏刊本

誦文曰嘉慶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壬辰浙江提督西巖李

公以舟師迎勦海賊蔡牽薨於廣東黑水洋面明年春正月

閩浙總督以聞 天子震悼 賜祭葬追封壯烈伯世襲

子諡忠毅 敕建祠原籍福建同安有司春秋以時享祀備

哀極榮無與倫比其年冬祠宇落成楹枹寫擬堂庭廣佃迎

奠粟主精爽辟蠻瞻謁肅祇若公生存麗牲視景之石巖材

既具宜有銘刻以昭忠伐公壻浙江候補同知陳大琮以屬

小肥賓據安南夷艇於松門乘颶風滅之磔僞侯倫貴利格  
 朱濱於甲子洋斬紅旗賊目倚鄭一於佛堂外洋獲其乘舟  
 前後禽賊首林權吳三林明灼陳禮禮侯納羅二十等諸所  
 殲斃不可勝計羣盜懼惟面縛投首台温之問淵藪綏悒蔡  
 賊憑逞狡獪鴟義敵攘公護之白犬洋逐之旗頭掩之漁山  
 幾獲之賊詭降走迺追之三沙及於南鹿大双之親搏之浮  
 鷹洋擒四十人尾之黃巖至於盡山挫之青龍港擊之斗米  
 洋戰三晝夜擒七十二人賊走臺灣攻之安平乘之柴頭港  
 戰皆捷大破之洲仔尾賊遁邀之鹿耳門外圍之張阮洋克  
 之調班洋殺傷多逼之竿塘功最賊之三盤覆之大星嶼收  
 其戰械破其礮毀其鐵艦斷其線索折其桅燒其中頂插花  
 及其頭篷梟其黨許老陳帖陳火燒彭求陳貴李七李來斃  
 其姪蔡添來裔從羣醜鳥駭獸散賊僅存三舟亡命奔竄入  
 於粵洋公鏡師衝突以所製火攻船桂賊梢後而身躍登賊  
 艦者三賊皆股栗墜海不知所為俄而烈風反逆海水飛立  
 天地晦冥士皆傾眩公大呼奮擊粹受流礮中額及咽始於  
 瀛沒匪躬終以致命遂志 當宁爲之泣下三軍爲之慟哭  
 稽古死綏仗節之臣類變起倉猝義不返顧或中讒投忌援  
 絕身危甚則撓阻粵峯左次失律進退不可捐軀明志論者  
 尙悲其遇原其心俎豆尸祝以廟享之謂勳雖不足烈則有

筆錄五

九 會稽徐氏刊本

餘也公被 兩朝之知遇際 十全之盛會帥三省之勁旅  
 實百戰之餘勇賊以螳斧墨負之力弄兵潢池使公早統戎  
 行當此文武和衷將佐用命出其啗啞叱吒指顧之間撥羣  
 權炳綽有餘裕且夫總統之任非一手足之烈公從容帷幄  
 發縱指示令輿斯厲養縛渠獻捷不難坐膺懋賞况復 聖  
 慮萬全 申命持重公卽涉履波濤可不必躬冒矢石顧以  
 受 恩深渥未敢啟居懲賊之譎作士之氣晝夜駿逐不予  
 以暇審度緩急決定機宜以爲不先除餘盜不能翦蔡賊之  
 翼不直擣蔡賊不能靖餘盜之心往來分合次第廓摧使蔡  
 賊勢力孤竭然後一鼓撲滅又念身專重寄師之耳目先登  
 陷陣率厲士卒甯枉鋒鏑以劉大慙而困獸猶鬪死灰竟燃  
 此公所不及料要其敵愾致果誓糜頂踵成仁取義定於平  
 日惟勳與烈實兼有之合於祀典所稱以死勤事能捍大患  
 之義 國家使臣以禮有功而能知之盡忠而必報之名炳  
 於丹青賞延於後嗣廟食桑梓傳諸無窮所以慰恤激厲者  
 跨越前載公生爲名將死爲明神志意有所未伸事業有所  
 未竟正氣不泯發揚昭明其光景動人民宜有烜赫震耀宣  
 助威武殲蕩鯨鯢澄謐陬溼以默相我 大清鏡平砥厲之  
 治爰系以詩常羊之維大海崑之淳涵欲納問氣鍾之篤生  
 李公龍曠雲起繼其家聲臨淮成紀戴仁抱義說禮敦書雅

筆錄五

三 會稽徐氏刊本

歌授壺如古大儒入衛周廬出擁旆旌東南倚公屹然長城  
參戎銅山追盜象嶼入船回環若捕雀鼠 純皇衰嘉擢鎮  
定海柁是汝主汝勤無怠公拜稽首臣在洋久誓掃機槍以  
報我 后惟 帝謂公雄挺傑出宜在要地勿輕奔適蠶爾  
蔡牽抗逆顏行敢窺臺灣敢擾浙洋 帝命總統提督舟師  
用汝浙江汝惟勉爲公感泣言臣敢不力誓死滅賊以盡臣  
職爰率諸鎮孫羅王許飛礮雷轟浴血濯雨漁山掩圍樓船  
雲集制賊死命懸於呼吸詭降大府哀惶踉蹌待漏網狡  
講反覆公出新意造火攻船鐵鉅藥綫所向無前鯨濤遠挾  
窟穴窮搜艸雉禽獮無俾種留督師忼慨滅此朝食賊餘三

筆錄五

三 會稽徐氏刊本

舟心破膽寒疆梧單闕極涂之月鑿門而出底天之罰聯艦  
南下蒼兕黃頭至黑水洋公先衆舟踊登賊艦往毀賊梢左  
手執盾右手執刀積飄焚輪駭浪噴噴妖鳥晨飛大星晝落  
凜凜鬚眉歿而猶視生長於海與之終始 九重太息 衰  
綸殊眷 帝聞公名未議公而冀公獲醜觀封鼓燾登於明  
堂酬庸錫蓋何期齊斧遽悼灰釘蜜章結綬以寵公靈 詔  
守士吏建祠同安慰公忠貞祭以賊鸞祠堂枚枚在海之隈  
公歸其鄉靈旗往來上爲日星下爲川嶽更千百年瞻此榱  
桷定軍之山樂公之社歲時膜臘椎牛奠嘗蔡賊既平薄海  
來庭告公事成公神載馮後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  
得祿等追及蔡牽於温州外洋齊

加攻擊蔡牽坐舟破漏及其二妻一子同時沈海沒  
驚得 旨王得祿晉封子爵邱良功亦晉封男爵  
近日經籍文字皆以居爲尻段大令 玉裁 曰說文有尻有居  
尻處也從尸得几而止凡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處居蹲也  
凡今人蹲踞字古祇作居廣雅釋詁二尻也一條釋詁三踞  
也一條畫然分別曹憲曰按說文今居字乃箕居字近之矣  
但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與坐皆鄰著於席而跪與  
其體坐下其腓詩所謂啟處四牡傳曰啟跪也處居也四牡  
不遑啟處采薇出車作不遑啟居居皆當作尻許尻下云處  
也正太毛傳引伸之爲凡尻處字也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  
其腓聳其鄰曰蹲其字亦作竣原壤夷俟謂蹲踞而待不出  
迎也若箕踞則腓著席而伸其腳於前是曰箕踞趙佗箕踞  
見陸賈賈言乃蹙然起坐是也箕踞爲大不敬三代所無  
居篆正謂蹲也今字用蹲居字爲尻處字而尻字廢矣又別  
製踞字爲蹲居字而居之本義廢矣 足部曰蹲居也二字爲  
轉注今足部改居爲踞  
又妄添踞篆訓云蹲也總由不究許書條理固知古形古義  
耳立部按下亦曰居也亦同義而謂爲僂竣也蓋俗本之誤  
此亂如

筆錄五

三 會稽徐氏刊本

子兩度入都每見旗亭旅舍多有題壁詩篇襍被篝燈亦復  
效擬造與匆匆不復留稿所記憶者止此一二章耳原非漫  
賦冶游實以借存聞見云爾曾控青鸞下碧霄瓊樓玉宇夜  
迢迢二分明月人間好腸斷揚州第幾橋門前高柳碧煙籠

恰恰鶯聲細雨中一縷柔情牽不斷當年幾度剪春風  
鬢社湖頭日暮雲離情無限水云在阿儂見慣春波綠  
載得雙橈便送君蘭風習習透輕裾豆蔻梢頭月上初  
郎自論文體度面衣香人影最愁予軋軋機聲隔岸多  
七裏雲錦夜投梭分明衣帶銀潢水未許黃姑喚渡河  
清溪斜抱數弓牆幾樹桃花倚夕陽無復雕梁棲海燕  
題名尙署鬱金堂櫻桃花底酒如淮人在瑤臺分外佳  
回首蘭亭好絲竹踏青時節負芒鞋殘月簾櫳透幾重  
樓頭初聽五更鐘酒痕燭淚消磨盡只剩爐香滿屋濃  
作非一時題非一處爰類而輯存之

仁和胡書農前輩敬重修曝書亭記組織工雅洵推當代作  
筆錄五  
重會稽徐氏刊本

手讀之令人齒頰生香記云夫芳臭所及迹往彌彰宗尙所  
存情通匪邈是以過廬阜者必跂望於曾臺經瀨西者亦流  
連於茅屋况乎流風可接大雅同符結神契於百年抗詞宗  
於同代訪舊事於采風之始振清塵於閭俗之餘洵爲政之  
美談抑藝林之盛事也惟曝書亭者秀水朱檢討彝尊藏書  
之所也鴛湖里第長水郊園八萬卷之編函校來研北一百  
弓之隙壤拓自池南湖當避地之初迄乎歸田而後蒐羅日  
富排次遂繁寶之枕中時有一編之借閱來肆上不辭十笏  
之酬善且益多聚於所好裝潢千卷比之南渡尤家著日入  
門擬於西齋吳氏瑤圃則吉光滿篋妙綜詩詞珠囊則墜典

盈筍字讀作平聲未知所據博搜經義夜燈雨細聯吟多汀左英流曉

几風清問字有外家羣從七品頭銜雖小傾倒公卿一時手  
筆爭推巍然尊宿王筠晚歲遂負朝野之名庾信暮年大動  
江關之望無何榮聲有歇閱歲如馳竹垞荒蕪金風冷落零  
亂丹鉛之本叢殘黃墨之編曹倉卷軸散於四方鄴架籤籀  
歸於他姓槿花紅糝空餘理帙之痕蕉葉清濃漫蔭論文之  
座綠陰匝地是處生蛄黛色參天誰來誅草苔深徑沒水漲  
池平風月依然亭榭非故文人過而踟躕騷士爲之悵結已  
大中丞儀徵阮公懷舊蓄於遙情愛才深於曩日輜軒昔歲  
曾經通德之門節鉞今茲載訪蘭臺之宅撫今緬往因地思  
人瞻先輩之風華發後來之景慕爰採故址更築新亭櫺宇  
高張丹青增飾繞池花木仍留移植之株絡架藤蘿尙想追  
涼之地雖四部之無存庶五畝之不改坐春風而念詞筆醇  
尊酒以招吟魂如接清襟如披雅致青山已逝長埋逸代之  
才白雲能來應嶽生平之舊於以擲遺芳於未沫啟夕秀於  
方來豈同蘭上續游徒誇觴詠滄浪重葺但侈名勝已哉攬  
筆爲記傳之無窮以爲後之君子亦有樂乎此也  
說苑君道篇未見君子憂心惛惛亦既見止亦既觀止我心  
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劉  
向說苑新序列女傳間引詩以證其說向爲楚元王交之孫

筆錄五  
重會稽徐氏刊本



交受詩於浮邱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端履案此說實非

新序說苑列女傳引詩證明之說實多龔韓詩外傳文其不

皆魯詩一證也漢書儒林傳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

經為訓故以教亡傳是魯詩本無傳今說苑所引詩說多冠

以傳曰字其非魯詩二證也又儒林傳向以故諫大夫通達

待詔受穀梁而新序說苑中多雜引公羊左氏二傳文知所

引詩亦當雜齊魯韓三家之說其不皆魯詩三證也三家詩

久亡學者無從分別幸韓詩外傳尚存得以尋問求索亦一

快也

先南陔師家居時有書吏誤差本管官將杖之泣求師為緩

頽師問誤差之由曰聞召趨赴失跌傷足故耳師笑曰所謂

此日足可惜矣嘉慶甲戌子乞假偕汪小硯大令名世鐘時

見以知縣用出都道過揚州適同邑韓蘿巖太守桐。曾署

後分發江西

僑寓其地同往謁焉坐定小硯以右足加於左膝上而問見

上官儀注蘿巖歎曰此足恐終身無加膝之日矣予憶師言

笑曰所謂此日足可惜也憶辛未會試報罷借諸友結陳南

巖下車伊始時知江都縣為夏君儒而某總司鹽務皆同

邑人江都典史則山陰洪某甘泉典史則會稽章某也蘿巖

置酒高會畧分言情命以揚州菜與紹興菜相間而進適漁

師以鱖魚鱸並令烹而食席罷各贈香珠草席諸物皆揚州

土產也轉瞬卅年已無一人在者

而蘿巖亦罷官落拓寄居蕭寺矣

筆錄五

至 會稽徐氏刊本

與之白銀五十兩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併納還不

致有負恐後無憑書此為證嘉靖七年四月日立票人王履

吉押作中人文壽承押錢竹汀少詹題詩曰艸堂費待王錄

事少米惠乞李大夫分人以財今已罕稱貸保任古有諸詩

人多窮乃往例四壁蕭然了無計雅宜山色難療飢下策區

區惡約契誰其借者袁與之白銀五十無零奇萬息二千一

歲率貨財之傳甯吾欺年月日子紙尾壓歲暮責債應不乏

生平恥食豪家鮪此來卻費山人押風流寸楮偶流傳筆法

圓勁鍼裏縮好事嗟賞歸與趙評估一字值十千褚先生客

馬少游乞我作詩述其由歲將暮矣我亦愁有臺逃責招我

不

左氏春秋傳閔公二年衛懿公好鶴史記衛世家正義引括

地志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是鶴乃地名非鳥

名也正義又云俗傳懿公養鶴春秋時祿位皆世臣公族受

之懿公好鶴邑之人而與之祿位有仕至大夫者故曰鶴有

乘軒者杜注軒大夫車及將戰當受甲國人國人似指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國人與鶴鶴是相對言無事則以祿位

與鶴有事則以甲授國人况鶴有祿位則可以戰國人無祿

位則不能戰故曰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也所以申明使鶴

之故懿公所好皆嬖倖左右之人如晉厲公欲盡去諸大夫

而立其左右之類故史記

筆錄五

至 會稽徐氏刊本



術世家於好鶴下  
以淫樂者後四字  
平日木不知兵臨事  
惟怯委之國人  
人久無祿位曰無兵柄  
故不能戰也當時國人  
爲大夫者止  
有石祁子甯莊子二人  
故與之玦與矢而使守  
下渠孔子伯  
黃夷孔嬰齊諸人想卽  
鶴人故致敗績杜元凱  
於鶴無注正  
義以鳥釋之失其旨矣  
又新序狄人攻衛其民  
曰君之所與  
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  
人也宮人與  
鶴對文正是外嬖之  
屬呂覽忠廉篇同

重論文齋筆錄五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毛

會稽徐氏刊本

筆錄五

蕭山王端履

安生 定山 幼受業於先君之門讀書沉靜精細尤邃於經

學而韻語非其所長間有所作皆捉刀也晚年意殊剛愎又

擇交不愼竟至貽禍蕭牆時君病已革余方觀穫桃源亟買

舟歸視而事已決裂故子哭以詩云已絜新樽命臧紇申豐

在具傲車行蓋傷之也嗣子 秉道 道光乙未舉於鄉君於是

如有讀書種子矣今錄其雜文數篇亦不嫌其繁也 訪經

精舍崇祀許鄭兩先生記嘉慶二年侍郎阮公視學兩浙雅

意古訓舉唐以前經傳子史諸書依韻而編次之遶海士之

筆錄六

一 會稽徐氏刊本

能經者饌集於西湖孤山之麓越兩歲復來撫浙乃闢為精

舍顏曰訪經招諸生肄業其中設木主祀漢太尉祭酒許君

叔重北海相鄭君康成為先師俾諸生以時習禮其間甚盛

舉也聞之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謂

若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樂有制氏之類漢時以經為博士

者皆自名其師無師說者不得立學官能兼通者聽之而不

得背其本師漢末失學明章之問儒術始顯經生暫建精廡

為權動有千百者名高義編牒受徒繁其章條穿求崖穴別

體俗書鉤輒析亂遂不免有助更添書私定竹帛者許君懼

文字之滋禍於是撰為說文明形聲指事之本原取訓纂杜

故班續訓故諸書悉加釐正成一家言而鄭君括囊大典包

羅眾家研精小學設為讀如讀為當為故書今書諸讀以窮

假借轉注之用然後訓詁之道大明於天下講詁經之學而

不師兩先師猶衣食而忘先嗇先蠶師田而忘先貉先牧也

夫鄭君解經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承學之士能言之許君正

文字以正經使後世不徒習秦時徒隸之文而猶見三代周

孔之古義是說文之功實不在周公作爾雅下顧當時既不

與博士之班後代復不聞從祀之請今侍郎表而彰之且先

許於鄭俾知或原或委之故以為當世習古訓者告其所期

於浙人士者甚大浙人士當如何濯摩以無負兩先師也

筆錄六

一 會稽徐氏刊本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天數奇地數偶合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大衍之數獨云五十

其義安在或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

至於十則合為五十豈知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

為地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謂後世圖書之學有合於大衍之

數則可謂大衍之數出於河圖之中數則不可也或曰天地

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為五十則尤謬解

夫衍者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故曰大衍周語曰夫水

土演而民用也章昭注云水土氣通為演演則生物民得用

之是演數所以前民用而天地之用莫大於五行豈有舍五

行而置空虛無用之區哉太元云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故大衍之數五十五爲虛也五五爲十故伏羲演易數止五十虛者道之舍也天地之道不虛則不變然亦藏五於地十之中而非舍五行以爲虛也何以其用則四十有九焉三統麻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一太極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王弼所謂其一不用而用之以通者是也由諸儒之言觀之聖言簡奧約文申義易理精微參伍錯綜誠無不該竊謂大衍五十者卦數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著數也何則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五十也卦法長陰入入之數故六十有四著法長陽七七之數故四十有九先儒所謂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故卜筮之占必減其一而爲用焉况循環解之由減一之數以合五虛數則六爻之位亦備於其中是在神明乎數者能通之矣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會稽禹廟舊在秦望山南夏后啟使使以歲時春秋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越絕書曰禹

筆錄六

三

會稽徐氏刊本

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至漢謂之故宗廟明紹興府志云禹廟在塗山南麓宋元以來咸祀於此今始卽會稽山陵廟致祭茲廟遂廢攷吳越春秋言少康封其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是墓故有廟如漢原廟之制有司掌之不親奉也越滅於楚子孫散處海上不敢復立宗祧百姓思慕輒就壘冢禱祀瞻戀後世順民之情增飾陵廟斷其私祭所以壹民志而崇明德也謹案禹貢記禹所導山水原隰無一言及於會稽然山海經載夕水漸江餘暨諸地名皆禹跡所掩而後儒說三江者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當之是浙河以東未嘗不勤排淪矣聞嘗博稽經訓旁徵圖緯咸以禹按黃帝中經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書以知水泉之脈其後九隩既宅四海會同南巡守會羣神苗山大會計受功誅汪芒氏之後至者治水之功惟會稽實終始之舟車楫舄之跡朕軀驚謁之容過化存神彷彿想像鑄貌虔事亦固其所何况緘葛藏裘爰宅體魄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尤服教懷德於勿替者哉洪惟 國家加意東南宣河防海平地成天邁續姒夏 聖聖繼承先後合節展義宣風肅將祀事培護修葺必慎必時宮廟闕值光於前代 聖天子孝思維則嚴事配天大禮隆文辯告羣祀絜牲嘉幣駿奔在廟宜益礪斷榱桷塗髹丹雘構雲煥日俾堅且麗以稱 朝廷尊嚴盛祀之義以

筆錄六

四

會稽徐氏刊本

愚百姓報功崇德之思爰自嘉慶某年某月鳩功載朔越某  
月自克觀厥成乃紀貞珉繫之頌曰於皇惟 清紹天建極  
聖祖受之欽明允塞精一傳心平成奠職聲教所漸媿再  
之則陟跡時巡至於南國惟 聖知聖仰惟前式降土隩宅  
養民粒食萬世之賴稽山劣前精意曰禮虔以牲黑亦越  
高宗是繩是翼豈惟古帝永懷明德風陵橋阜疑虞穀唐孰  
云不欽庶官是享越國之陽古殿深蒼碑以 綸絳榻以  
宸章巍巍王功肅肅陵岡如何雷雨失此神梁敢不馳驟民  
僮士踰時月之令蒼水告符文梓自出飛石自趨法以身度  
率彼室衢采椽已斲茅茨旣塗龍夾浮柱鼉駕隅扶日月飾

筆錄六

五 會稽徐氏刊本

珪鉤鈐爲樞垣拱紫極穴導蒼梧烟霞變幻爛於有無胼胝  
無罷宮室不卑毋謂離峻散獻以時欽惟 聖敬于以奠之  
易爾羣神是護是持勸以勿壞珉勒于斯 唐孔穎達五經  
義疏得失論唐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  
達與諸儒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  
宗於一竊惟訓詁師承波沿兩漢章句箋釋橫決六朝一旦  
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稟經型垂萬世其融貫羣言誠足  
前門戶黨同之習而支離曲護亦不免阿私所好之弊昔朱  
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試  
參稽而博考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者易自輔嗣宗尙元風

盡棄象數注之者既無古義之可尋疏之者難免詮釋之未  
富然亦間有推明鄭義者訟九二人三百戶則引下大夫一  
成之地之說復象七日來復則引六日七分之說且有專闢  
鄭義而并不細案王注者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  
君位而有君德此真弼據文言以解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  
五焉疏乃謂訟蹇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巽  
先甲後甲馬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西南  
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弼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義取更新  
後三日爲丁義取丁甯正合弼注因事申令之意而疏斥爲  
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  
涉淺近渺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  
謂因梁費彪疏而廣之非也據孔原序稱隋初爲正義者蔡  
大寶與旖費彪顧彪劉焯劉焯而焯焯最爲詳雅則書疏本  
二劉爲多第欽明文思旁引顧氏關石和鈞兼引費氏如作  
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則述鄭注以補傳所未備且亦有直  
斷孔傳之失者立政三亳非文王時官呂刑九黎非蚩尤未  
嘗曲爲回護也惟是孔傳之僞至宋以後始確有證據而沖  
遠往往曲爲附會斯固不待馬嘉運撫其疵王元感糾其謬  
矣左傳則本杜預其先爲正義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三家  
沈長於義例故元如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之蘇多棄本

筆錄六

六 會稽徐氏刊本

沈長於義例故元如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之蘇多棄本

夫而考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亦引之桓七年穀伯郜侯  
全述衛莫隆秦道靜之說桓九年享以上賓並著膏旨鄭箴  
之義其他考證之言多憑賈服旁採之說亦取劉規數典之  
誤桓二年戰於于畝有晉世家穆十年伐于畝有功可證而  
疏引王戰姜戎之事則以周事爲晉事矣舛錯之誤襄十三  
年九族自高祖至元孫杜注自明而桓六年則謂九族兼外  
親直自相矛盾矣先儒謂左多古言亡於杜注然自有此疏  
而杜注以明則孔又杜之功臣也至若詩疏注有毛傳鄭箋  
既貫通於爾雅疏有士元光伯復囊括夫羣言間有可指摘  
者度其鮮原本屬商周之邑有周書程寤解可證而孔誤以  
爲程邑古詁訓道篇首訓詁傳下疏自不易而烝民則以爲  
古道先王之政事要其考證之博援引之詳終唐之世無敢  
異議洵足多已禮自穎達以前傳習最衆南人有賀循賀瑒  
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  
侯聰熊安生等孔則以皇爲本而以熊補所未備夫禮學固  
冲遠之所長而又兼採南北著錄凡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  
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答問一一旁證而疏通之注  
固簡奧精微疏亦詳贍博雅後儒徒執讖緯以譏要亦宋以  
後之論不可以議唐以上之儒矣蓋疏之爲體不使稍有出  
入其識亦似太拘康成之箋詩也宗毛而時異毛其注周禮

筆錄六

七 會稽徐氏刊本

也本杜而時背杜况唐之初易有孟京荀鄭書有馬鄭春秋  
有賈服漢經師授受之微言猶有存者倘參互考證兼收並  
蓄則鑄銅於山煮鹽於海網羅古今包容萬有不更爲經術  
之淵海也哉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摩崖家人卦及樂記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凡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  
遠人至無人而不自得焉凡百九十七言在南屏山旁刊右  
司馬溫公書六字朱竹垞言家藏宋鑑有高宗紹興六年論  
大臣以司馬光所書中庸家人卦隸字真似漢人事疑當時  
承旨所刊然所據宋鑑藏書家不著於錄未敢徵信或云光  
父池嘗判杭後亦封溫公嘗書此以教民亦屬臆說今案家  
人卦貞字敬字皆不避諱疑非溫公所書武林舊事謂是唐  
人摩崖入分書後人於石旁刊公名者較爲近之若李日華  
六研齋筆記稱其篆書道勁則未見其書而妄識之爾相國  
學善新時先以是題讀杭郡士子今錄存陳文燕一首云開  
招吟侶游南屏南屏山色芙蓉青松間一徑入寒翠流泉盈  
耳聲冷洽隸書古勁透山骨禪痕半蝕土花碧云是溫公舊  
日書未識何時物崖石我聞元祐治年黨人傾軋相錮連  
神上有名不肯刻當時惟有安民賢一掃白雁惟南渡建國  
湖山最佳處德壽宮中紹聖梅半開堂上平章樹自從宮殿  
付蒿萊金粉銷殘變劫灰鳳凰山下樓苔滿無復當年御筆  
來公書三經破崖翠森然獨有山靈庇萬古蟠峽翰墨香要  
錄古義  
留天地  
安生既歿余往哭奠其靈有友人從旁語余曰安生臨終如  
何痛哭流涕伊如何委曲調停刺刺不休意殊可厭余應之

筆錄六

八 會稽徐氏刊本

曰君正可謂臣之業在揚水之卒章矣其人語塞而罷

有某友無子先立其期服兄弟之子為子後又並立大功兄

弟之子為子而大功兄弟之子年長於期服兄弟之子於是

爭為宗子期服兄弟之子曰我親也大功兄弟之子曰我長

也議久不決以問於予予曰定例不云乎先儘同父周親次

及大功小功總麻敬釋先次二字之議則不得以疎間親也

明矣此亦如庶子年長於嫡子不得越嫡子而代主其祀也

且律有比照之條今例無明文即可以比照之法定之矣後

二人析產又爭長孫田畝吾鄉俗例長孫向別給財產然所得甚微如二人各得田一百畝長

孫不過給田一二畝耳又決於予予曰爾等亦知長孫給產之義乎蓋

筆錄六

九 會稽徐氏刊本

嫡子不幸先父母而亡其嫡孫例當承重故於析產之時先

寓親親之意此其旨甚微有為父母所不忍言者今繼已定

矣試思將來脫有不幸之事果誰之子為承重孫乎其爭乃

息予議長孫財產當令長孫之子孫世守其業不得分斷亦

不得傳賣若子孫有力許其陸續增置日後各房愈斷愈

微或與賣罄盡而長房嫡孫之後尙得以其田產之所入祀

其先人良法美意莫過於此今吾邑惟長河來氏行之他族

能也

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注言不可與事君是讀與為

相與之與王伯申尙書曰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

可事君之故非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後漢書李法傳法上

疏諫坐失旨免為庶人還鄉里人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

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法之言如此是不說人以無罪而以鄙夫自貶且自謂其

不可以事君也然則法之意亦謂鄙夫不可以事君非謂不

可與鄙夫事君明矣顏師古匡繆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

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鄙夫不可以事君

變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鄙夫不可與事君猶言鄙夫不可

以事君也與猶以也

徐北溟鏡○後阮相國師邑東南楊樹莊人補縣學生家酷

貧無以自給乃赴杭州販書度日暇輒繙閱因通聲音訓詁

之學嘗自言初入省城惘惘無所適偶閱市肆得山海經一

筆錄六

十 會稽徐氏刊本

冊自以為枕中秘未嘗示人適盧抱經學士文弼欲覓鈔胥

有以其名薦者乃隨眾往謁時賓朋滿座學士上下其議論

皆聞所未聞而無一言及山海經意謂此必其未見之書矣

乘其間及乃起對曰某家無藏書惟有山海經耳學士曰汝

所有者何時刻本復不能對學士曰山海經有某本某本因

出其所藏凡十餘冊曰汝先為我一校亦足驗汝之學力也

乃攜歸悉心讐校閱半月而卒業竟得其違異者數字以復

學士學士見之極喜乃歎曰吾固知書亦當令不通人校之

也

阮相國師督學吾浙設館西湖招集諸生修經籍纂詁北溟

漢與晉越明年事乃延武進藏東在東改名庸後為總纂以

北漢副之時相國將任滿還京督促成書甚急北漢見相國

欲為將伯之呼相國問誰可當其任者北漢以端履等數人

對相國曰是數人吾今科皆望其中式當令潛心誦讀豈可

以編纂之事擾其心思北漢對曰然則某亦須赴試耳相國

笑曰子之制藝即令連下百場萬無獲售之理不如為我纂

書尚可月得數金贍養妻子也此事亦北漢親為子言之

北漢詩文無人收輯零落殆盡今僅錄存數篇亦管中窺豹

之一斑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昔范蔚宗有言王父豫章君

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鄭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又傳

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豫章君即注穀梁傳者其尊鄭學

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並為眾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

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何公羊傳大行於河

樂侯景亂而文阿綰拓拔與而梁越顛隋室壞而劉炫餒此

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俊悟不倫知古本之

可珍識先師之宜奉其為學也非一家其為教也非一藝貫

古今而越等夷者竊惟於徐遵明見之奚以明其然也蓋易

體微遠理貫羣籍鄭主爻辰實稱該備自正始風行元風不

振一變而為王肅再變而為輔嗣學者爭趨時好聞者莫不

風靡於是華陰俊士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

廬景裕崔瑾之徒親承意旨權會郭茂之倫世守宗風三古

四聖遺教獨宜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

祕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偽書出姚方興奏而舜

真分始則與鄭同行繼則惟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闕出

見二十九篇之說孤行費勉義疏之來亦晚故李周仁張文

敬與李鉉權會獨守王聰所傳具識康成所注師友淵源遺

筆錄本

士 會稽徐氏刊本

筆錄本

士 會稽徐氏刊本



儒生止知服膺杜氏不窺服注精微相去奚啻倍蓰崔靈恩  
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僧誕小儒乃說說作申杜難  
服以答靈思適形其謬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之  
盛行又遵明之功也按北史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  
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  
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公羊穀梁儒  
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然則他不具論即如  
易書禮傳遵明一人視南學諸儒所得為孰優而議者乃云  
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通論哉夫經以  
師訓為主學以師授為貴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祖元虛之

筆錄六

主 會稽徐氏刊本

學以至好老易善立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妄譽服  
氏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此其所以遷於北學也  
釋睽易睽卦釋文引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校此書者輒改聽  
字為視字通志堂本已如此惟董真卿周易會通載呂祖謙  
音訓所引釋文尚作聽字與今本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  
十二齊睽字注並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睽字注引說  
文云目少睛一切經音義引廣蒼亦云睽目少睛也乃今  
本說文耳部脫去睽字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脫去睽字目  
少睛本訓致斯謬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作耳不相聽也  
睽卦之睽宜從耳也 檢考說文無睽字或作砲說文亦無

惟旂字解云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砲敵也春秋傳  
曰旂動而鼓詩曰其旂如林按左氏桓五年傳杜預注云旂  
旂也正義曰賈逵以旂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  
石之事以證之說文與賈同也是以砲為旂也毛詩旂作會  
鄭箋以為會聚之義考馬融廣成頌云旂旂參其如林正用  
詩語蓋別本固有作旂者第馬為旂旂與杜注左傳同而與  
賈許義異如許氏所說是砲石之制在商周時已有之矣至  
范蠡兵法據張晏注漢書甘延壽傳引云飛石重十二觔為  
機發行二百步李善文選注亦引之十二觔作二十觔二百  
步作三百步此砲石之顯證也特自漢以前未見所謂砲字  
耳然則砲字何昉乎文選開居賦云砲石雷駭激矢雷飛蓋  
昉於西晉時也字又作拋李善注云砲石今之拋石也又後  
漢書袁紹傳紹為高潛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  
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章懷注云即今之拋車  
也又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崔鴻前涼錄曰麻狄進攻枹罕為  
壘數重雲梯拋車地突百道皆通城內亦起雲梯拋車穿地  
以應之狄眾傷數萬或作礮字宋書殷炎傳劉劭作大蝦蟆  
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壘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  
石車悉破壞御覽引沈約宋書礮作拋是礮即砲字也或又  
作炮宋太祖將平江南簡稽軍實置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所

筆錄六

古 會稽徐氏刊本

造有炮其字借炮燔之炮皆當音匹孝切蓋古之爲礮也以  
機發石而載之以車通典載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積石備拋  
石大小隨事又攻城戰具篇曰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牀上  
建雙陸開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  
以城爲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  
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  
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其制如此自漢唐迄宋皆用此法若  
今之所謂礮者與古大異其制用銅或鐵如筒狀中實以藥  
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蓋起於南宋金元之  
際自宋虞允文采石之戰用霹靂砲敗敵而火礮之製已肇  
其端然霹靂砲以紙爲之未知用鐵也自金人守汴城中有  
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  
雷此火礮用鐵之始然猶未工也至元世祖時得回回亦思  
馬因所獻新法攻破襄陽世謂之襄陽礮此則火礮之用  
精矣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  
營習之亦未嘗傳習於外至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  
將軍發諸邊鎮而外間始知製造之法萬曆時大西洋船至  
復得巨礮曰紅夷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有明一  
代之礮大概具矣我朝軍法嚴明軍器精備而火礮之用  
有迥非前代所及者伏讀皇朝禮器圖式自大清崇德

筆錄六

主 會稽徐氏刊本

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後至康熙十五年三月造神威無敵  
大將軍礮二十年造神威將軍礮又造金龍礮金龍礮者鑄  
銅爲之前身後豐底如覆笠重自二百八十觔至三百七十  
觔長自五尺八寸至六尺受藥自六兩五錢至八兩鐵子自  
十三兩至十六兩此軍營第一利器也二十八年造武成永  
固大將軍礮神功將軍礮制勝將軍礮威遠將軍礮皆聖  
祖仁皇帝御製此外又有得勝礮九節十成礮衝天礮鐵心  
銅礮子母礮嚴威礮紅衣礮龍礮奇礮行營信礮渾銅礮臺  
游礮回礮等名仰見 天威震疊有征無戰招搖所指四散  
披靡良由武備修而軍政善故能奮士氣而肅戎行也又按  
明史兵志佛郎機礮式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觔  
小者百五十觔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  
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靡碎今海洋  
中不聞此器豈造法不傳耶近日有西瓜礮之器頗似此式  
但形體輕小可以用索掣引開海盜最長此礮是亦爲水師  
者所亟宜演習也  
予最喜作游仙詩已屢錄於前矣偶檢敝篋又得六首並錄  
存之樓臺含霧樹籠煙貪看桃花只向前四五謫仙迎客出  
不知誰是李青蓮神仙留我宿山家綠樹陰濃似幕遮夜靜  
簾櫳風露溼一池明月浸荷花荷花深處隔銀塘最愛凭欄

筆錄六

主 會稽徐氏刊本

十里香無數木禽棲宿穩就中多半是鴛鴦楓林斜日乍停  
車不看朝霞看落霞天意似憐人寂寞隔溪添得數聲鴉亂  
山風雪太紛挐驢背吟詩石徑斜每笑神仙無笠屐衝寒從  
不看梅花夢境迷離記不真偶然冬夏偶然春醒來枕上初  
回首猶認桃源欲問津

大學無他技至寔能容之九句無他技是形容斷斷如有容  
是形容休休人之有技二句是證無他技有字與無字相對  
人之彥聖至寔能容之是證如有容寔字與如字相對今講  
家以不啻口出截住以寔能容句合下保我子孫黎民作兩  
項總束非也

筆錄六

七 會稽徐氏刊本

辛丑秋八月嘆咭喇逆夷英咭喇木名荷蘭後析其國為三  
巨舟大礮故往往多控其船有商船有文船底皆二重商  
以玻璃嵌之船以辟支綴鋪之船腹凡數重細而下有甜水  
非菜莊懸頭而炊張網細白如金黃乃食酒以蒲萄以香椿時  
鼓弄銅琴拍手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照海鏡大徑數尺刀可屈伸類古之魚腸劍文飾有五  
九梳首尾皆有梳梳工分班駛風惟視羅經所向登梳視干  
里鏡見遠舟如豆大則不可及若大如掛指許即續長其梳  
而追之梳有雌雄二窠窠而楔之益左右梳數百之遙逾  
時可及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服哆哆其  
自鳴鐘鳥鎗雙利劍單利劍照星月水鏡照河照水鏡  
制劍入其柔繞指駿馬四日可于里白小牛肆擾定海總  
四長工尺高一尺七寸頂有肉峯見澳門紀畧

奏聞蒙 恩照例議卹葛雲飛吾郡山陰人 蕭山邑最科  
里與山陰為界山陰之界自東迤南蕭山之界自北迤南  
至諸暨江為界江內之地以麻翁分洩之江為界江西為蕭  
山地江東為山陰地然往往混淆以西江塘披山陰蕭山之  
高也道光甲申邑有修築西江塘之役端履隨湯敦甫侍郎  
前往查閱以天樂鄉塘歸之山陰 世居天樂鄉與余家有連  
以西江塘歸之蕭山其講始決

記前來謁余時佩刀入見余再四遜謝方解刀就坐與之談  
恂恂風雅余早識其必為儒將不意竟効命疆場舍生取義  
廟食海壤澤流後裔可哀也實可榮也故於其喪之歸也以  
一聯哭輓之云視死竟如歸遇大節不可奪志臨難母苟免  
惟殺身乃得成仁 聞葛殉難時手刃數十人 身被重創不能  
運刀乃躍入水中而死越日出其屍兩目  
炯然鬚眉面監尙 又為其母舅代讓一聯云上將隕星辰軍  
淚凜然有生氣

筆錄六

七 會稽徐氏刊本

中竟失何無忌大名垂宇宙海上羣思郭子儀 道光二十二年  
上諭劉韻珂奏查明陣亡各營兵後裔一摺原任浙江定海  
鎮總兵葛雲飛之長子葛以蘭著賞給文學人父子葛以敦  
著賞給武舉人均准其一體會試欽此 國家念  
忠貞賞延後嗣發魄有知亦當結草以圖報稱也  
余甲戌入都得董文恭公 瓊島蒼虬立幅以泥金繪於磁  
青箋上工緻絕倫陸文恭公見之歎為得未曾有瞿羨門前  
輩 因欲強攜以去文恭公為之調停以別幅贈之乃止今  
畫幅尚存而陸瞿二公已久返道山矣因題一絕以志感云  
燕市回頭三十年仙山樓閣尚依然風流前輩今何在空結  
延陵掛劍緣 後陸官至工部尚書瞿  
又董文恭公墨竹立幅亦同時得之燕市草草數竿圓勁秀

潤懸之座間翠露欲滴真名筆也

我園雜記載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罈不拘大小細布絨其口引之以索浸大糞廁中日久糞水滲入罈內取出埋土中二

三年化為清水畧無穢氣凡癰疽毒瘡初發時取一盃飲之其毒即散俗名金汁是也端履案以大毛竹長二三尺一節

者不去膈浸之尤良然虛寒者不可服

公羊莊二十七年傳通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

辟內難也案王伯申尙書引之云公羊僖三十一年傳通可

以已也謂通之為言猶道也道言也通可以已言可以已也

端履竊意此傳二通字亦當訓言通季子之私行猶云言季

筆錄六

尤 會稽徐氏刊本

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猶云何言乎季子之私行

也漢書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顏師古

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道通一聲之轉道言之道

轉為通猶通達之通轉為道矣穀梁僖二年城楚邱傳雖通

其仁以義而不與也通亦當訓言猶云離言其仁以義則不

與也王尙書釋詞云而猶則也引莊二十三年傳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為證而不及此傳豈舉彼以例此耶論語周監於二代朱注監視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

似與子張問十世章無甚分別且禮字又屬添出彼章指禮

言此章不專指禮言也竊謂殷鑒不遠宜鑒於殷我不可不

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監古並通皆指鑒其失言緣夏

尙忠殷尙質周監其失故特尙文表記言夏民之質而殷

而無靜勝郁郁乎三字是跟監字來不從文盛推出未

知鄙詭然否

嘉慶壬申二月子有事姑蘇泊舟吳興城外時春事將半風

日柔嘉蓬窗清暇戲作權歌四絕在蘇潭見之以為頗肖湖

州風景也夜靜琳宮隱佛燈寺門清闕寂無僧人言此是莊

嚴地不布黃金不許登芳艸如煙綠一塍鄰鄰新水渙春冰

阿儂生小菱湖住繡出弓鞋也似菱何山相對道場山人在

虛無縹緲間萬樹桃花紅似錦只容遙望不容攀偶愛桃花

第幾株較量顏色似羅敷舟人相戒無多說明日風帆下太

湖

筆錄六

手 會稽徐氏刊本

同邑何葭汀孝廉其焚與先君子為總角交刻有小春浮遣

稿然蒐輯尙未盡也歿後先君子為作別傳曰君諱其焚字

師韓號葭汀系出蕭山芹沂何氏父國子監生諱楮早歿後

以君引例請 贈儒林郎母李以節孝 旌後 封太安人

君生而奇慧七歲爛聲偶有以四明不讓天台秀句索對者

君應聲曰五嶽先推泰岱尊聞者異之九歲能屬文十二歲

應童子試學使者疑其年令坐堂廡間伏案操筆續續千言

子時長君四歲與聯席竊其文媿不如也十七歲府試冠其

曹其年補縣學生員明年鄉試幾雋又明年歲試高等錄於

年二十一歲舉乾隆己亥浙江鄉試  
人其第十一名徐古樸觀察題係升車必正立執綬一撮士  
之多及其廣大亟其乘屋詩題經訓乃舊舍迄今六十餘年  
新進無知之聲譽隆起雅自負不為詭遇六試禮部不中第  
皆為備記之聲譽隆起雅自負不為詭遇六試禮部不中第  
嘉慶丙辰以後遂絕意進取故止六試捐輸例啟踴躍思自  
効卒不果若有尼之者就職直隸州州同非其志也未幾卒  
年四十六君通敏善慮事批卻導窾洞中機要能見易於難  
顯簡於繁整暇於擾邑有大事倚君以辦君好交游重然諾  
達官居子薦紳編戶販夫輿隸造廬請謁咸接以禮坐客常  
數十人有所咨訪從容肆應耳聽口視口講手書心畫分端  
互用人人各厭其意而君之精力亦少憊矣乾隆辛丑壬寅

筆錄六

主 會稽徐氏刊本

之聞邑人士以意氣相期許來先生起峻為之職志  
字魯登號江阜乾隆己卯科舉人王顧先生青選○端履案  
辰科進士官戶部胡廣司額外主事兼會號雲白又號養堂乾  
貢生試蔡君隆庚子科優貢生子璋由仁刊籍成道光已丑  
用訓導蔡君隆庚子科優貢生子璋由仁刊籍成道光已丑  
科進士官山東蒙陰縣知縣先君稱君而端履仍稱蔡仲  
先生者以諸公皆與先生字念齋號鳳洲與先君同陶君廷玦○  
君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官山西萬泉縣知縣陶君廷玦○  
陶字繼川號南園世居蕭山而籍仍係會稽乾隆辛丑科進  
士累官貴州清平江西鉛山知縣孫恩培道光乙未科進士  
現官翰林院編修鄭君應簡○端履案先生與先君同陶君廷玦○  
修福建學政鄭君應簡○端履案先生與先君同陶君廷玦○  
縣知縣率於官徐君隆己亥科舉人癸丑科進士官內閣中  
書游擢山暨子時時會於君所居之小春浮汪君履祖○端  
莊先生字煥曾乾隆戊子科舉人乙未科進士官湖南甯遠  
縣知縣善化縣知縣子光諱原名繼坊乾隆丙午科舉人

自嘉善縣學訓導繼坊官福建長泰縣典史繼坊嘉湯君元  
慶甲子科舉人乙丑科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有金華府  
學訓導擢廣生徐開縣知縣欽州知州江蘇海州直隸州知  
州亦問至焉後進報事凡舉試獲雋者先進必先在賀喜然  
以禮也又公車將發先進會約同人台新舊舉子置酒祖道  
謂之公餞皆自來江皋汪龍莊二先生啟之自徐古樸觀察  
歿後數十年來此更關燭炮徵文談獻辭辨鋒起縱言所志  
風已渺不可追矣  
閭雜諧隱君尤蹈厲激發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與予交尤  
密日用瑣悉家庭委曲傾肝膈相指示天雨雪兩人皆喜著  
風帽釘鞞以自表異予有詩曰生平一知已動即到君家風  
色兜羅帽冰聲吉莫報蓋紀實也無何來先生死顧先生死  
於鎮海徐君會試入京師蔡仲鄭陶諸君相繼謁選人去君  
中乘其宅意悒悒鮮歡久之汪君自湖南宦歸徙居城南復  
招君及予相過從予已老大短氣君習世事久意象深遠非  
復曩時精悍之色而才識益明練邑西江塘地撫部侍郎覺  
羅長公齡○公乾隆乙未科進士官江蘇最有奏請改建石  
堤百二十丈為錢二千四百萬是時銀價昂錢價低故龍莊  
繳捐款諸多不屬汪君總其成賦功計直鳩材度地皆聽君  
使物議蜂起屬汪君總其成賦功計直鳩材度地皆聽君  
議定上大府報可以授視役者成不愆累費不虛糜當是時  
山陰會稽皆有局以治事大府獨才蕭山君以謀汪君以斷  
相濟而成也汪君直諒好面折人過君婉曲導引使人說以  
解子交在君晚君更後於子數論事子是汪君君始持異議

筆錄六

主 會稽徐氏刊本

之聞邑人士以意氣相期許來先生起峻為之職志  
字魯登號江阜乾隆己卯科舉人王顧先生青選○端履案  
辰科進士官戶部胡廣司額外主事兼會號雲白又號養堂乾  
貢生試蔡君隆庚子科優貢生子璋由仁刊籍成道光已丑  
用訓導蔡君隆庚子科優貢生子璋由仁刊籍成道光已丑  
科進士官山東蒙陰縣知縣先君稱君而端履仍稱蔡仲  
先生者以諸公皆與先生字念齋號鳳洲與先君同陶君廷玦○  
君舉於鄉乙未成進進士官山西萬泉縣知縣陶君廷玦○  
陶字繼川號南園世居蕭山而籍仍係會稽乾隆辛丑科進  
士累官貴州清平江西鉛山知縣孫恩培道光乙未科進士  
現官翰林院編修鄭君應簡○端履案先生與先君同陶君廷玦○  
修福建學政鄭君應簡○端履案先生與先君同陶君廷玦○  
縣知縣率於官徐君隆己亥科舉人癸丑科進士官內閣中  
書游擢山暨子時時會於君所居之小春浮汪君履祖○端  
莊先生字煥曾乾隆戊子科舉人乙未科進士官湖南甯遠  
縣知縣善化縣知縣子光諱原名繼坊乾隆丙午科舉人

久而無間予與君性情嗜好不同而志誼孚浹彌縫補救若  
心之於體不言而喻其意汪君老病予失所因仗君死而予  
之質亡矣君病甚執予手泣曰吾言有盡而意不可窮先生既歿  
先君子輓之以聯云一個弱焉我輩存而此人死九原若何  
往矣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即用先生臨歿之言哭之也  
言畢而氣絕嗚呼孰知予意之不可窮有甚於君者哉君生  
三歲而孤十四喪其祖逾年哭其伯兄二十而喪祖母又哭  
其仲兄嫂初娶於陸再娶於沈皆有子而失之三娶於任無  
子屢買妾皆不育一女甚愛之及笄而天君哭之慟顧景循  
髮不能自己宿有胃逆疾至是而劇李太安人春秋高不忍  
傷其意力疾強飯以謀養故薄游江南歲二月往七月歸侍  
筆錄六 會稽徐氏刊本

以爲常李太安人之歿也君以事淹江南未及歸而赴至君  
哀毀幾滅性逾年而身殉之綜君生平憂悴之日多歡娛之  
日少崔駟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善病宜其不中壽而徂  
隕也君少席豐厚行跌宕不覲齷廉謹有游開公子之賜與  
名晚歲折節恭儉治生計逐什一之利稍復故田宅而年齡  
促之悲矣君無子子兄之子培德傳仍爲大宗後而兼後君  
焉君博聞強識文筆鴻麗身所閱歷聚散盛衰悲愉欣戚一  
寄於詩氣體俊逸類其爲人嘗笑語予足下作詩必此詩生  
天當後靈運子亦笑曰我自用法耳尤工於賦體物言情  
爾雅以則每一篇出讀者未嘗不稱善也昔人論作賦之法  
勤讀書而多爲之君賦不恒作亦不喜伸估畢求者敦促翻  
韻摘紙尾疾書與之俚言常語經其裁制自然工妙殆有別  
材非關學也君死遺稿多散失其存者培德錄而刻之蓋所  
傳者止於此矣

陶君安生最喜葭汀先生遺妾詩云三年勞汝抱衾裯準擬  
相依到白頭月缺縱教星漸替樓空那得燕仍留從前恩怨  
都休問此後榮枯好自謀去去不須嗟薄命人生聚散本浮  
漚謂其辭意酸楚情致綢繆端履案先生佳作甚多實不止  
此一律也安生蓋與之同病相憐耳

金登園廷棟本吾邑東鄉塘上莊人屢困童子試貧不能自  
筆錄六 會稽徐氏刊本

存漂泊杭州有薦入滿營教讀者將軍某公見而愛之遂令  
僦屋以居言於學使得入仁和縣學稍能自給遂潛心經學  
博通羣籍阮相國師督學吾浙深加器賞後爲巡撫會同學  
使劉文恭公以優行貢入成均復招入詒經精舍讀書相國  
去浙後又無所依兼兩目失明遂老病而歿士林惜焉○石  
經穀梁傳考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亭林金  
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細  
思之有不全爲誤者聊爲識之并於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  
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即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  
下郎中俠陸季布傳任俠有名顏師古注俠之言挾以權力



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  
案御覽引廉信注云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止是當不義則  
爭之似於曹伯失正義相融治則故命宜作放命也莊十有  
七年桓公常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案穀梁傳  
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盟不日亦第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  
秋三十有四戰三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  
千寶函義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  
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  
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  
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  
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六年處父主竟上事事上石經  
有之字案之爲有所之之辭傳以事爲辭文簡也石經以之  
事爲辭語長也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帥石經作率案帥率  
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侯下石經有齊侯  
二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  
經或不誤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來聘罃石經作嬰案嬰與  
罃通穆天子傳黃金之嬰之屬罃作嬰罃廣雅云瓶也罃說  
文云瓶也罃又與罃通故傳作罃石經作嬰六年立異姓以  
蒞祭祀立字上石經有非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

筆錄六

註

會稽徐氏刊本

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誤昭四年爲齊封也封石經作討  
案慶封不臣於齊靈王戮慶封若爲齊討也故石經以爲齊  
討爲辭定四年後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案此盟魯  
之傳也前有召陵之會一則侵楚一則畏楚故石經作一事  
而再會十有二年非國言圍言字上石經有不字案據傳文  
似有不字蓋以不言爲轉辭下乃接圍成爲大公也故石經  
以不言爲辭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字下石經有郊  
字案此鬪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之傳也爲郊之變似當作郊  
之變而道之據下文該郊之變而道之句義則該字下似當  
有郊字子不忘三月卜郊忘石經作志案志古文識字志意  
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賢者  
識其大者蔡邕石經作志左氏傳以志吾過且曰志之歲聘  
以志業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子何不忘三  
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案  
弗者不之深者也弗不義通故傳作弗受石經作不受此皆  
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也○魯詩三歲宦女解石經魯詩  
三歲宦女毛詩作貫訓貫爲事蓋本爾雅義案宦臣也宦爲  
臣僕見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訓宦爲臣隸言三歲爲臣莫  
我肯顧而將去矣三歲宦女同春秋左氏傳宦三年矣文法  
比事字義深彼婁壽碑謂宦卽貫字不足據以解此○齊樂

筆錄六

美

會稽徐氏刊本



施晉樂施解左氏傳昭公十年齊樂施來奔公羊傳昭公十年晉樂施來奔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樂氏公羊異矣案晉卽齊字晉齊一也考晉卦之晉孟氏易作齊說文晉從日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蓋齊可爲晉晉不可爲晉蔡邕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則爲晉非古晉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

子舊藏達摩小幅金環穿耳身著紅袈裟跣足踏水上水著衣處似有濕痕予素不佞佛因題偈於幘首而施諸僧寺已二十年矣今不知尙存否偈云何苦走到塵寰生出許多煩惱不如色相盡空方覺頭頭是道彼言我佛如來教你回頭

筆錄六

考 會稽徐氏刊本

要早令我到汝東方勸汝等富貴功名一切俱掃金有時而燦木有時而槁何不到西天極樂世界無知亦無覺不少亦不老我答儒家言惟善以爲寶讀書敬君親力田謹早游令名貽父母辭訓聽祖考若如汝佛言豈非三綱廢滅五倫顛倒你且歸兮勿擾我懷抱你有梵經勿煩我搜討我若生兮旦夕餐秬稻我若死兮魂魄游三島彼聞吾言避海而逃翻令我心怒焉如擣

庚子立冬漏下三鼓大雨如注宵寐匪頑披衣起坐復顛倒具韻作爲一偈然太涉游戲矣附錄於後若有識者刪之可也偈云茱萸要金湘椒辛要日擣有山必有泉有海

必有鳥寒必衣布帛饑必食梁稻有善必旌有惡必討汝言我佛慈悲一切痼瘵在抱旣非三令五申必至七頭八倒譬有車馬弗馳弗驅譬有鐘鼓勿鼓勿考以比我儒家言若河海之於行潦食色天性也不空五蘊孝弟至樂也不證三寶汝且歸兮爲語汝長老云我聞如是彼不能如灰之死木之槁世緣不可絕塵網不可掃時常說喫喫得飽睡要睡得早咿唔咕嚕但云願偕一世而游之大道想佛聞是言拈花微笑立時解脫煩惱

筆錄六

考 會稽徐氏刊本

注於無達無達卽阿耨達矣 端履 因悟爾雅釋木無姑山榆無姑蠹韻榆卽無姑之合音也長言之曰無姑短言之則曰姑又悟方言螻螳謂之螻蛄 古音十一尤之字皆讀如七虞 螻蛄卽無姑也施之於木曰無姑施之於蟲曰螻蛄若急言之則螻蛄亦可曰蛄孟子蠅蚋蛄蠖之姑與蠅蚋爲一類卽螻蛄矣姑益蛄之借字螻蛄亦曰螻蛄卽蛄之轉聲方言曰螻蛄月令曰螻蛄字不同而聲之轉則一也禮記釋文引蔡云螻蛄蛄蛙也不知螻蛄與下蚯蚓對文豈亦可分蚯蚓爲二物乎

重論文齋筆錄六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筆錄六

无

會稽徐氏刊本

重論文齋筆錄卷七

蕭山王端履

先南陔師撰傳教菴中翰家傳字字真摯無諛辭無愧辭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也亟錄於左而以端履所知者附注其一二焉 傅中翰諱淫字教齋 端履案中翰 蕭山橫山里

人也父縣學生震南先生博學多聞有聲庠序叔父駙川先生無嗣中翰後之幼孤依伯兄兩山以居且受學焉 端履案生蕙深經術作為文章亦醇亦肆後患痰疾屬其性穎悟日生徒於先君子而歸家養病後十餘年方卒 誦數千言習科舉業年十七補諸生參試高等遂食餼王文

端公朱文正公先後賞其備才 端履案先師與中翰俱以月課卷受知朱文正公是時尙 會稽徐氏刊本

筆錄七

分經專習師習書經題為汝劫慈殿獻臣一節中翰習禮記題為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四句先師廣正樓試卷中未梓經藝故附許以必成大器其文章不苟同於流俗每操觚必默而深思電入雷出響為沈博絕麗之文朱文正公手批其試卷云夏夏獨造筆意大類倪鴻寶其思力精銳可知矣兩山之教中翰窮微極幽歐心血殆盡適得病家無僮石儲中翰扶持抑搔一夕或十餘起延高手醫市珍藥雖屢空不恤論者多兩山之宜兄而賢中翰之難弟也無何家人衣食益不充中翰又不善治生惟以勤儉自持或省膏館穀用之而益專心於學乾隆五十有四年萬壽恩科主司賈東臬先生得中翰卷奇之拔為魁 端履案題係君子矜而不爭一節優優大哉一節則有慶二句詩視履考

詳得三蹟禮闈六十年會試榜後 帝簡大臣搜閱遺卷得

三人中翰與焉特 旨授內閣中書誠異數也 端履案是科

寶公光緒滿洲瑚公圖禮武進劉公躍雲第一名王以錚歸安人第二名王以銜歸安人係同胞兄弟高廟疑其有私將總裁降調有差而命嚴行覆試並恐有屈抑別簡大臣將落卷悉心覆勘大臣以中翰及天津徐折山西李端三卷進呈俱命授內閣中書後徐官至嘉慶二年選入軍某省藩司李成嘉慶己未科進士入詞館

機行走充方略館纂脩 文淵閣校理時文端文正兩公相繼入相劉文清公董文恭公汲引皆恐後 端履案中翰久館子清書兼久之聲名大著中翰澹泊自如外和而內介俸入不敷出敝車羸馬居然晏子之風從不以私干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世競稱中翰學識精敏事情通達鮮知其操守之嚴內行之篤有如此惜乎天不假年而未竟其用也中翰生於乾隆三十有一年某月某日以嘉慶六年七月某日卒於京年僅三十有六子一籤道光辛巳科舉人 端履案現官 酌

謹好學能世其家論曰中翰天才英敏生於累葉儒素之家方其帶經隴畝襤褸履屨為伍苟非遭逢 盛朝烏在其能致此清顯乎願紹蘭之獲交中翰也自乾隆壬寅始時韓城相國科試蕭山同入學官甚相歡久相敬交相助也 端履案是科題為今惡辱而居不仁詩題載酒問字得揚字先陳宇風師亦以是年入泮陳師嘗謂端履曰余與箕山聯號以其年幼未竊笑之然祕不告人也迨騰真畢彼此互相校閱見箕山卷竟押揚字大驚 當是時各不知天壤間有飢飽事遑計米鹽

筆錄七

真遂計交焉 當是時各不知天壤間有飢飽事遑計米鹽

瑣屑者為哉過此以往或先就公車或忝竊一第或趨陪樞密之班或執掌風塵之吏此其間蓋各有天焉讀仲任逢遇祿命諸篇不其然與迄於嘉慶庚申紹蘭以閩縣知縣蒙恩召入都中翰退直之暇偶相過訪慰勞平生致足樂也勿勿還闔握手而別方以彼此皆壯歲良會且長乃辰巳之暮甫起而庚子之日已斜悲夫逐貧之賦難工養生之論已拙長愁善病不樂損年自古已然豈惟中翰所不解者天既昇其材與時何獨靳其境與壽豈蒼蒼者誠難測將所謂是有命焉不可彊而致耶抑所謂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耶吾將於茲也小之矣

筆錄七

三

會稽徐氏刊本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冕魯論作統古作弁釋文引鄭注魯讀弁錢曉徵少詹大昕謂統即免字齊衰服之重為統今從古者免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統言之序也又云古作弁者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意者其弁經乎端履案鄉黨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與下凶服者式之式負服者連文皆主有喪者而言儀禮喪服負廣出於適寸鄭注負在背上也鄉黨篇負版係凶服之後當以喪服為冕與瞽者正孔鄭注論語皆以版為邦國圖籍失其義矣對文所謂瞽者蓋指哀毀滅性而喪明者非泛謂無目之人也檀弓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正雖衰必以貌之義子夏因哭

子喪明故曾子以為罪若執親之喪而泣血喪明是當在哀矜之列矣鄉黨言齊衰言統言瞽

又言凶服言負版然則所謂凶服者其指斬衰言之歟

負版與凶服異文喪服但言負版出於適寸不言施於何服

據上云凡衰又云若齊衰內衰外鄭注凡五服之衰一斬四

緝下又云適博四寸出于衰衰長六寸博四寸鄭注前有衰

後有負版似五服皆有衰有負版傳無明文亦未敢遽定專

言負版者據後可以統前也然則凶服指斬衰明矣言凶服

言負版猶上言齊衰言統也放繼公據鄭注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謂負版惟孝子乃有之然

鄭注總包衰與負版也

領而言不專指負版也

嘉慶甲子先君主講杭州紫陽書院端履隨侍讀書且應鄉

筆錄七

四 會稽徐氏刊本

試中秋後一夕三場竣事月明如晝因借楊書巢秉初汪選

樓家龍汪虞樟應泰高小農應松○小農後屢易其名迨

步吳山遂登大觀臺時桂香零露蟲聲滿山憑眺移時見壁

間隱隱有題字以火來照乃七律二首因錄之以歸云乍上

層臺百尺高風飄黃葉樹蕭騷憑一將成孤注只恐千金

失孟勞原注時蔡牽尚未就擒海氛連年不靖李提督長庚

王導定能揮羽扇盧循聞說畏秋濤文場鏖戰書生事得失

誰云券可操木芙蓉放滿汀洲斜日帆檣起暮愁捲地風雲

驚海若從天鐘鼓下瀛洲原注時提督軍務者為阮于時羣

擅無雙譽投袂知誰第一流搖落我同楓葉冷蕭蕭白髮最

悲秋詩云文戰想是應試士子云白髮想已年老矣

會稽吳梅梁侍郎傑少有終軍之目嘉慶丁巳以詩賦受知

阮相國師年才十三齡耳年十七拔萃成均一時聲譽雀起

孫淵如觀察星衍○時掌教戲山王蘭泉司寇刑○時掌教戲文皆歎為後來

之秀時袁柏田秉直觀察杭州以女孫妻之嗣後苦被飢驅

奔馳南北者十有餘年至甲戌始成進士入詞館兩主江西

陝甘試事一為四川學政一充會試總裁以御史授巡道陞

任臬司入為順天府尹游擢侍郎卒於位年未五十也嗚呼

天道難知人生不再舊時著述盡飽蠹魚老友僅存緬懷宿

艸今得其遺詩二首亟錄存之 越海風潮秋波不合積飛

筆錄七

五 會稽徐氏刊本

雪怪底龍鬚眼前掣一線潮來天地奔騰獨駕東風烈排

山倒海雪花吐海若前驅馮夷舞聲搖楮嶺翻雲車勢汨龕

山撞雷鼓素車白馬恨空吞錢塘折向蕭山奔控駑將軍不

敢發掣鯨學士驚詩魂桐廬江上銷風雨輕帆平處痕如縷

飛濤雄壯能幾時何事怒心亘千古君不見銀河之水靜無

波洗盡兵甲滋嘉禾 登臥龍山望會稽禹陵臥龍不化梅

梁飛玲瓏佳氣騰翠微風雲萬里護名鎮百神朝罷迴靈旗

蒼松翠柏儼成列玉書金簡精光結宛委山頭雷雨開空碑

亭下龍蛇掣岫嶼石氣涵餘青玉帛千重會大廷回首蓬萊

舊城闕鷓鴣啼破雲冥冥越王宮殿銷歌舞衰草荒煙自終

古琅琊北徒爭中原一朝金玉藏黃土豈如不封不樹明德

馨馭下九龍臥風雨

端履 案浙江素無鷓鴣古人詩鷓鴣飛上越王臺蓋指嶺

南趙佗之越王臺而言非謂勾踐之越王臺也詩人沿訛

已久習焉不察故特正之某公撰吾邑越王城寺楹聯云

烟鎖沈始知卓錫拈花法綴無量選佛場開香鉢貯兩湖

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猶譏其未免有老景頹唐之態况未

時傳誦先君謂之歎曰詩則佳矣梅梁其不壽乎古人云夕

看到耶後梅梁知遇兩朝宣猷中外先君竊冀前言之不驗

而不知言為心聲固自有不可逃者在也是時先君已棄養

筆錄七

六 會稽徐氏刊本

久矣迴憶曩訓不覺悲從中來也

印泥古無詠之者石門方鐵珊延珩○嘉慶辛未進士官直隸平谷縣知縣鐵珊為蘭坻

先生薰誦爾先生工繪事山水與錢唐奚鐵生五排一篇細

齊名至其設色花卉秀麗絕倫尤為世所貴重

賦熨貼體會微至真工於咏物者香篆會符夢研朱牋有才

芝泥傳雅製桃印妙新裁勾漏分仙藥醞潤薄胎佳名徵

火齊細質碾冰臺翡翠險應貯蟾蜍滴許陪黃麻揮草後丹

詔出花來字字榮先發重重護未開軟疑堆韞韞轉奪玫

瑰餘事韻甌管叢編展玉杯紅雲霏四面錦字漫周回半角

痕初淡中央色豈推直將瓊作骨甯比蠟成灰畫古仍留押  
書成莫漫催赤心千里共紫氣一丸該迹肯符鴉爪香猶壓

屬煤定教被省客把玩重徘徊時同作者為會稽顧鄭香

○嘉慶戊午優貢詩亦佳而起聯尤為超脫絳雲消不盡一  
後自天台學訓導

朶縮網牀結體冰臺淨甄陶石髓良鍊猶金出冶珍藉玉留

章芝檢探奇字花藝釀異香如膏蒸紫蕙和露膩紅薔凍捏

玻璃色凝成琥珀光紋添蝸雨細屢押薛濤方已壽延科策

平安記吉羊珊瑚裁作骨玳瑁綴為裝五鳳曾摹漢神龍或

志唐龜趺微礙綠鵲紐漫添黃寶以紗籠護鈴應玉局防丹

心通叩叩赤柬誦琅琅似封面谷文疑造未央圖書三殿

筆錄七

會稽徐氏刊本

古姓氏一編芳落紙珠飛屑關孟錦貯囊豔非資蘇翰青亦  
削篋簪賦有金門獻名從汗簡望銀符輝列綴粉本署諸郎

合是中書伍長依 萃室傍

嘉慶甲子 端履 與鎮海鄧尙齋 同以優行貢入成均同榜

者為仁和周青士 雲熾 歸安趙雨樓 光祿 後成嘉慶戊辰  
士散館 改主事 鄧縣張記水 慧 後有青 麗水董一山 迪 後有青

道擢湖北 凡六人 端履 忝以一日寸長受知學使文遠皋師

某府經歷 御名下一字同因改名幹滿洲正紅旗籍乾隆甲

辰進士官吏部侍郎屢起屢陞後為駐藏大臣竣於任所

得附青雲之末顧諸君子皆以文顯而尙齋獨以行著其樂

善好施非為名亦非為利直以為人生當如是耳緣是盡喪

其賞鬱鬱不得志而歿先君哀之為銘其墓敬錄於左 嘉

慶十三年浙江巡撫侍郎清安泰公以鎮海鄧君創造靈山

書院事疏聞下吏部議略言君為國家廣教化美風俗資不

及中人覈所興作費錢三千一百一十二萬有奇宜 賜階

府同知用介資志仁勇義之士 俞旨報可君感激涕零深

以 衰錫逾分實不副名為懼手疏規條刊板為書俾後有

所遵守某名而序之所謂敦善錄者也復以次推廣措置其

所未詳備者晝夜思維心力耗竭越三年而君死矣靈山書

院者在君所居靈巖鄉當中經河入海處累石為岸曬流為

渠作堂於南奉文昌焉少東傑閣三重像奎宿焉西南為節

筆錄七

會稽徐氏刊本

孝義院鄉之貞婦祀焉其存者覈實而衣食之厥田五十畝

義學在西廡寡婦之子不能就傳者學焉東脩之田十有二

畝入西為廣濟義院鄉之無主後者享焉東則學舍三十六

楹中為講堂諸生所肄業也脯膳之田六十畝其後為宗廟

君祖若考栗主妥焉歸善於親也河之北石浮屠三以歲時

收遺骸辨男女而叢掩之經費之田八畝皆君出私財所營

構鎮海由是稱君即善火矣同里胡鑑曰君善行不止此鑑

所知者君族父昌隆死妻王守節撫子娶婦張而子又死君

陳大義論張且饋之粟俾安於室王死為之請 旌宗人茂

才死妻張少而貧有以他適勸者張抱孤泣告君君廩之十

五年祖佑少喪父母不得食且死君長育而婚之明視少孤  
 依叔居比長析產久矣叔死負百金索償於昶將貨其居母  
 老不忍去君為理逋責籌生計以養其母汪孝昌聘君族女  
 不能娶寄養女父母家女父母別受聘悔汪婚君還後聘者  
 金迎女居己家長而歸汪其他周急拯危未嘗告人身受者  
 或終不知君所為也君誠樸少文采言訥訥不給於口內沈  
 毅有識斷聞善必為為必果不近名不望報盡已而不責於  
 人推其心得同志之士伏而比之可使由縣而府徧於湖河  
 以東孤寡窮獨無不得其所者書院之建惠僅一鄉非意所  
 滿懷荷被 寵命志願益大毀其家而恐不贍至徇之以身

筆錄七

九 會稽徐氏刊本

故夫寵嘉榮顯人之所喜君之所懼也經畫勞悴人之所苦  
 君之所樂也然君窮蹶下士好行其德大吏揚之 天子賞  
 之士君子歌誦而稱道之天下之為善者可以興矣君諱鄂  
 字商珍號尚齋嘉慶甲子優貢生議敘府同知銜先世遷自  
 奉化曾祖維城甯波府學生祖大寶國子監生以君請 賜  
 贈奉政大夫父熊國子監生 誥贈奉政大夫曾祖母某氏  
 祖母某氏 賜贈宜人母某氏 贈宜人君生於乾隆乙亥  
 二月初二日卒於嘉慶壬申七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  
 娶同邑胡氏有賢行先一年卒子二鎬國子監生鎬先卒女  
 二孫男三君歿之明年某月某日鐫卜葬君於某山之原以

胡宜人前先期胡鑑借君兄子鏡來蕭山奉狀請銘案君階  
 五品法得立碑謹據敦善錄及鑑所為狀件繫君行誼表揭  
 於阡辭繁不殺冀闡著盛德益明朝廷章善之意銘曰烝民  
 之生攸好懿德有能為善行昌國爵福之錫訓行保極匪  
 惟好之實允蹈之風夜匪懈存則操之陰行之德惟神勞之  
 志在美報必怠於施進銳之力其繼易衰德翰如毛能舉者  
 誰恂恂郎君厚重少文庸行之謹篤志不紛非聞之求惟善  
 是勤爰建書院靈巖之鄉傑閣我我學舍將將春誦夏絃栽  
 育秀良旁作義院厥祀貞婦恤緯之縷繼粟以守塾訓其蒙  
 傳見為友游魂餒而祭以廣濟楷被惱露石塔埋蔽鬼有所

筆錄七

會稽徐氏刊本

歸乃不為厲負郭上腴盈千畧陌耕者之獲釜庾鍾石割輸  
 供億定著版籍寸椽尺土皆出君身君不自有善則稱親作  
 廟翼翼奉其先人凡君所為維神風教樂善之誠孚譽學校  
 適貢成均興賢舉孝疆吏臚實入告 楓宸 天子褒子爰  
 咨部臣品爵惟五以旌好仁受 命胸抑小臣何力臣父遺  
 志是循是式榮及臣身荷懼弗克况此書院租入未充臣創  
 厥始思圖厥終積勸殫勤心枯聽孽作法垂後可久非暫克  
 已紓公沒齒無憾屬續順安始弛負擔族黨悲哀鄉鄰慟哭  
 宜享壽考云胡不淑死而不朽敦善之錄前圖後阿左林右  
 泉封之若堂宰樹鬱芊過者式焉善人之阡



論語子張學于祿鄭云千求也祿祿位也端履案廣雅釋詁

祿善也子張欲求善猶今俗語故夫子告以寡過過寡則善

自在其中由此推之詩旱麓千祿豈弟言求善而得樂易也

假樂千祿百福言求善而得百福也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

千祿也言行德自不回邪非有意求善所謂性者也千祿與

下正行對文益知非爵祿之祿祿之釋善古有是訓故廣雅

列之釋詁自鄭趙諸注俱以祿為祿位而祿善之詁遂昧王

懷祖念孫錢晦之大昭作廣雅疏證俱引周禮天官天府若

祭天之司民司祿注祿之言穀也穀訓善祿亦當訓善為釋

由不得其本義故也

筆錄七

十一 會稽徐氏刊本

道光辛丑長至前後大雪盈丈為數十年來所未有圍爐開

坐意有所觸率成四絕錄之於後風雪連朝睡起遲視池冰

滿罷吟詩擁爐別有懷人意說與梅花總不知佛手垂黃滿

屋香一簾深處漏斜陽始知雪罷天容澹扶杖衝寒到畫廊

畫廊面面玉山多入夜微茫月海波鳥鵲無聲人有影一亭

咫尺隔銀河天竹叢叢繞砌垂雖非紅豆也相思一緘要倩

騎驢客寄問袁安定有詩余所見大雪一在嘉慶丙辰一在

日融化淨盡不似今之堆壁庭院積月未銷也

乾隆四十七年 高宗命兵部侍郎大理寺卿陸錫熊等編

撰河源紀略三十六卷千古異同一朝論定惟江源未蒙勒

有成書儒生無從徵信讀全謝山祖望鮎埼亭集外編卷四

內有江源辨一篇未知其說確否姑錄之以備考河源遠而

江源近江源之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於積石古今所

同辭也雖然謂不始於岷山則可離岷山以求江源則不可

自明崇禎間江陰徐霞客謂河源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崙

之陽常熟某氏為作傳盛稱其言而吾鄉萬處士季野已力

辨以為妄或曰霞客所指殆即金沙江也然某氏述霞客語

謂江源與金沙水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則似乎別有

可以稱一江者今以輿地按之殆即鴉礮之泉霞客未知其

名耳至近日李穆堂侍郎絅則直以金沙為江源乃祖霞客

筆錄七

十一 會稽徐氏刊本

而復變之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西番人云

也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南之

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里有打沖河

來會之又行千四百里至馬湖府端履案疑即今馬邊廳也又東行二百

里至敘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九百餘里而岷江自羊膊嶺

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者為主而近

者從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為源而反主一千

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然無如再貢明文確不可

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川以後文山通道直抵羊膊

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

比不然姑無論岷山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卽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而敘歷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者以爲之源也哉且侍郎旣以金沙爲江源而又自狐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發源於崑崙南行二千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礮江又南行六百里卽所謂打冲河又入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千里而至敘似亦可以爲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不取按此卽霞客所云與金沙並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爲定說夫以泗濱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遺經而可任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間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爲河

筆錄七

三 會稽徐氏刊本

源西南爲江源然胡處士黠明以是山爲其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以西番朶甘思之西爲河源雖不知其卽抹必力赤巴與否要之去崑崙尙遠斯皆前代史書與方輿圖之可考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從峙因據之以爲崑崙者侍郎自以意定之耳况累代之窮河源也皆以天子之力不能得其要領是故漢武張騫所定則唐人非之薛元鼎都實所定則明人疑之今欲鑿空求一江源視河源爲更遠不亦過乎陸放翁曰吾嘗登岷山求江源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谿牙起伏走巒箐中皆岷山也李贊皇曰岷山連嶺西不知其極薛士隆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大山峻嶺

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也括地志謂岷州溢樂縣南連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朶明墨守班志以爲必在氏道西徼之外方可當之亦非通人之論近有引江源記者謂在臨洮郡之木塔山朶明駁之然木塔亦岷山之支峰必有水入江故云然也愚最取范石湖之說以爲大江自西戎來自岷山出舉其大略而不必確求所證於大荒之外蓋河山兩戒南紀以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爲越門北紀以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爲胡門而河源江源並在極西以其在九州之表故禹貢略而不書必指其地以實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誦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學淹貫古今方今人物愚所首

筆錄七

西 會稽徐氏刊本

推而江源考失之好奇故不敢不辨

昆明龔檢討綬○嘉慶辛未進士後官湖南藩司館選時尙未授室也散館後始乞假旋里完婚因繪玉堂歸娶圖徧索都門題詠予爲賦

四絕云學士頭銜署玉堂入磚花影許迴翔吹簫本是神仙

佔定向雲中引鳳風鵲橋初駕渡天孫百兩如雲顧爛門攜

得蘭臺修史筆淺深時樣畫眉痕金蓮撤賜有光輝爭羨儒

臣異數稀寶帳春寒熏睡鴨爐香猶記惹朝衣團扇新裁五

色雲合歡曲裏湖傳聞溧陽嘉話隨園續前輩風流竟屬君

溧陽史文靖公錢唐袁

子才皆有玉堂歸娶圖

錢唐梁眉子祖恩○嘉慶戊午舉人君爲文莊公曾孫山舟學士姪孫生長簪纓怡情詩

酒本不長於吏治晚年爲家境所累出宰粵東開平鬱鬱而  
歿時詰嗣紹王會試入都幕客嘉興陸琴臺咸高爲之棺殮  
其凄涼光景蓋有不忍言者故陸賦臺城路二閱輓之云春  
殘忽爾維摩擾林禽正呼歸去述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  
增愁緒刀圭何補恨秦緩來遲玉樓先赴化鶴飛鳧送君魂  
返古杭渡甘棠歌遍嶺嶠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甲第箕  
裘宰官衣鉢况有傳經小杜眞無憾處儘撒手紅塵游神紫  
府滿目淒涼彌留無半語又知君一去無依戀淒涼殞宮誰  
奉下第劉蕢思親仲子可有夜來凶夢關山阻壅只寡鵠孤  
鸞據牀啼涕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萍跡飄散太促

筆錄七

圭

會稽徐氏刊本

想芙蓉幕捲情緒千種寄白堂開拈紅會散六十二句歡縱  
余尤誼重感伯也當年榜花曾共兩世科名撫棺增一慟  
眉子與黃鐵年兒女姻親詰嗣紹王爲鐵年司鐸吾邑眉子  
時常往來故與予交頗密歿後詩文散佚無人收拾今得其  
春草一律云宵來清夢繞池塘檢點新痕一例芳小雨微風  
皆入畫新苔嫩柳並生香簾波款款搖流水院落陰陰正夕  
陽莫向天涯作游子春輝終是北堂長又游仙二絕云碧夜  
樓臺太華鐘真人爭把玉芙蓉乘風破曉鱗洲去已過青山  
一萬重百首新詩破曉曉寒羽衣來謁岳陽官千年重見堯賓  
過不跨青牛跨彩鸞

吾邑三面瀕江全賴西江塘爲之保障而南鄉臨浦據閩邑  
上游又爲諸暨江頂衝尤爲險要外爲山陰天樂鄉地有田  
千餘畝居民環築一塘名石堡阪塘包西江塘之外道光辛  
丑五月江水驟發石堡阪塘圯幸鄉民救護得力西江塘得  
保無虞蓋石堡阪塘向任之阪內孫姓今孫姓日就陵替無  
暇顧及塘工故潰決屢見因讀先君孫思贊家傳敘述情形  
瞭如指掌謹錄之於左俾後承辦江塘有所取法焉。孫思  
贊家傳君姓孫氏諱上驥字思贊山陰縣學生世爲臨浦鎮  
人鎮在山陰蕭山之間君居鎮東偏隸山陰天樂鄉有塘環  
之曰石堡阪其北則蕭山之西江塘屬於麻谿者也麻谿承  
精化諸山之水經茅山闢出新閘而注於江江者古蒲陽江  
也麻谿以下別名西小江明孝宗時塞麻谿而古道堙廢江  
自諸暨南來至臨浦折而西由積堰以合富陽江富陽江者  
古漸江也浙江之潮逆上會之遇盛漲不可洩則橫流泛溢  
而石堡阪塘當其衝蓋屢有潰決之患故君家世能治塘乾  
隆中君父遇東公修麻谿閘有勞記於石君習聞緒言慷慨  
果毅有利於鄉無不舉行也而治塘之績尤偉嘉慶十三年  
大浸水由塘裏陳決口入西小江歲以不登署蕭山縣事者  
從政新議堵築於胥若僕不愼寅薪而塗附之人行其上者  
若履巨屨頓頓而掉民大懼恐今兩廣總督阮公方爲巡撫

筆錄七

末

會稽徐氏刊本

聞其事捐金倡修蕭山士民視力出泉計丈賦役臨浦至麻  
谿則以君任之君於塘裏陳斥所實薪去塗之浮者掘得堅  
壤下木爲礎而整以石中實以土其高丈有三尺於廟後塘  
端履案其地有張神廟俗因呼其塘爲廟後塘據山會蕭三縣上游最爲險要以木衛石以石關土  
凡塘一千三百餘丈築之平之埔如砥如阮公嘉之以力備  
鄉間旌其門阮公去今協辦大學士蔣公爲巡撫檄山陰會  
稽兩縣捐輸協助以續未竟之工而君任修石堡阪塘捐不  
時集出已資以濟工需爲繕一千六百期歲而後庚當是時  
君晝夜立塘上指畫董視風雨寒暑未嘗倦輟役者戒勸工  
以堅完十年之間水游至而塘不壞君之力也君卒時年七

筆錄七

七 會稽徐氏刊本

十六子三柱廷例授武略騎尉 封君如其階度候選儒學  
訓導出爲君弟後涵山陰縣學生論曰西江塘之患有三焉  
西與以西至鎮水巷浙江所往來也患在潮汐之掣塘面開  
家堰西汪橋孔家埠漁浦楊家濱浙江所灌也患在汕水之  
激塘根積堰臨浦麻谿浦陽江所委輸也患在盛漲之溢塘  
身不知水之性塘不可得而治也石堡阪爲西江塘之衛外  
塘圯則內塘隨之然以尋尺之土受建瓴之水急者爲淵深  
者爲淵非下石築磯激溜使遠塘不可得而治也予嘗爲君  
言之緇於力而止今議垂定而君逝矣慮有事於塘者之以  
智鑿也故附論之若君之於臨浦塘可謂盡其心而得其道

者矣

論語直哉史魚荀子不苟篇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  
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  
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又非十  
二子篤忍情性恭裕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眾  
明大分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  
史鮪也 端履 案莊子以史鮪之直爲欺衆盜名與孔子異義  
公羊僖四年傳序績也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  
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繼絕信義大行  
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子積也故土積而成山

筆錄七

七 會稽徐氏刊本

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王伯申尙書謂所引傳文序  
績作子積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 端履 案漢書  
鄒陽傳魯哀姜葬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謬以爲過也  
白虎通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姊伯姬卒叔  
姬升于嫡經不議也疑亦皆嚴氏春秋義  
漢書匡衡傳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今人則以  
背毛爲裘而棄其白蓋取其厚而温也知唐時狐裘尙黃色  
論語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白虎通君  
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  
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界隱爲不可殆也 端履

案此引論語以證君不為臣隱之故非釋論語義也適釋文

引鄭音敵又鄭曰莫無所貪慕也是鄭讀莫為慕無敵無慕與義字

不協范甯適莫猶厚薄也邢昺本其義而作疏然古無訓適

為厚莫為薄者竊謂此章即孟子所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義所在亦即孔子所謂可與權也適莫者執中無

權故執一而不能變通適主也伯公誰適與從毛傳莫定也釋詁無主

無定權也孔釋好信不好學謂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趙注

言不必信為子為父隱是無適專屬隱不隱言漢時本有此

訓適屬言一邊莫必屬行一邊矣故白虎通引以為證

大興朱竹君編修督學福建於使院西偏為小山號笥德

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

縣咸具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山上之亭曰三百三十有

三亭而為之記

仁和蔣蔣邨烟世居西溪之山墩地饒竹木蠶桑之利君性

敦厚真摯工詩文援例授某縣訓導擢湖北某府經歷非其

志也時今大學士潘公芝軒督學吾浙太息曰蔣邨吾本欲

以優行升之成均何遽入宦途耶君與人交恂恂似不能言

及酒酣耳熱則意氣激昂議論奇肆蓋不得志於場屋未免

流露於不自知也其詩自有專集不具錄錄其文數篇南

宋中興四將論將莫患於不和軍莫患於不一軍不一則勢

筆錄七

會稽徐氏刊本

分而志離將不和則構怨而召釁而又挾震主之威慮忌功

之朝於是人主之畏將帥也過於敵國而奸人得以陰乘其

間吾讀史至南渡四將之事未嘗不掩卷三歎息也方四將

勤王之始也張俊握兵最早一時有鐵山之號苗劉構難後

提孤軍首倡大義邀世忠於海上說光世於淮南遂定明受

之變其後偽齊內侵俊破馬進於鈞州而岳飛請為先鋒飛

破李成於襄鄧而張俊特上首功爾時四將固相倚如左右

手未嘗有一日之間也夫以並膺四鎮之重而無一日之閒

此寇恂不能得之賈復而臨淮汾陽用以復唐社稷而功絕

千古者也乃何以淮陽之閭俊疑世忠見吞而不授而與世

忠隙矣光世移鎮江世忠追襲於白鷺店而與光世隙矣淮

西之役帝以轉餉艱難為辭俊以飛漏言而與飛隙矣始則

灑涕相召繼則操戈反攻其故何哉說者謂建炎以後用四

將者趙鼎張浚卒成中興之基紹興以後用四將者秦檜卒

敗中興之業而吾於此顧不謂然蓋檜所以得收四將權者

實由四將先投檜以間也且夫檜收四將之權莫大乎班飛

朱仙鎮之師而是時俊等猶力矢恢復為已任范同王次翁

之計未行也使果於使命初頽之日相與效古人杯酒釋憾

執大夫出疆之義世忠由楚州進俊由亳州進則中原可速

復何也四將合則槍勢孤也兀亦既擒鞏洛關陝之地悉復

筆錄七

會稽徐氏刊本

則功孰有大於俊等者哉檜且以和議得罪而去又豈能出死力以與俊等爲難者哉木必先腐也而後蟲蟻得寢處而食石必非堅也而後水滴繩鋸而易斷惜乎四將以不和敗卒使檜得乘其間也雖然四將中若光世之庸懦張俊之貪暴固甘心墮檜術中而不悟而飛與世忠者非所謂深沈多智計者耶旣知投檜以間何不卽用檜問四將者轉以間俊光世陰離其心使不爲檜用則吾聯絡之勢盛可徐合爲恢復之計而飛世忠不能也蓋飛世忠所首疾者和議俊光世所首附者和議也疾和議不得不與檜敵與檜敵并不得不與俊光世敵其不能不投檜以間者亦勢也况其先又隱有

筆錄七

主 會稽徐氏刊本

以中高宗之忌哉高宗之爲人也懦而忍臨江之役帝謂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而諸將所以能立功疆外者率選丁壯子弟爲親軍軍皆有號若太尉軍張家岳家諸軍皆帝所聞之而憂其跋扈難制者也用檜者正所以制四將之術也旣任檜勢不得不罷世忠殺岳飛而後止飛之死帝主之也不然世忠亦終身不附和議至抗疏詆檜誤國徒以賣田新淦有以見帝之忌檜雖銜之刺骨不能更陷以風波之獄此非觸檜有幸不幸實檜力有能殺不能殺也其後光世首納兵柄遂寵榮終身而俊獨居樞府不踰年復爲江遜論罷以此可見帝之所忌不在金人之外

侵而在四將之內叛矣故曰四將之敗在間而其所以卒敗而終無成功者其故又不在間也青衣之辱不再見於紹興之世也幸矣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降水之說有二以河內之其水當之東至魏郡之黎陽入河此鄭說也以降爲絳在安平信都南此班氏說也正義欲回護僞孔故力主班氏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爲降水發源之地不知漢志襄國自屬鄭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實遠不可牽合而其地卽今邢臺縣地絕無降源其說之謬可見且志改字從糸作絳而絳實至春秋始見界於秦晉之交與大陸一在冀一在兗地勢各異經文豈得言北過而至于大陸耶則絳與降

筆錄七

主 會稽徐氏刊本

明屬二水不得名爲一也至杜佑通典以降水爲濁漳乃觀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則絳與漳當別爲一水不得卽指爲禹貢之降水明矣且使禹貢之降果同於合漳之絳則水行必西北折始合地理何以南合於白渠故瀆而與大陸背耶况夫降與漳皆禹貢大水則導河但言北過漳水是矣何必別其文爲降耶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於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則降水自爲二渠之一而在大伾之北



經文本上下相貫自定王五年河徙二渠皆失故道降水於是時或淪於河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載天子乃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但二渠亦仍周之徙道非禹跡之舊也故司馬氏直以北瀆當禹河者亦非也惟屯氏河東北至漳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滄州鹽山諸界地與黎陽相近而居大伾之北揆之地勢爲宜此鄭氏所以指爲降水故道歟則降水雖變易世失其處要必自淇口爲北折之始而酈注亦有舊河水北入之語與鄭注相發明則或謂之淇或謂之屯氏河皆卽以爲降水之故道可也而非得據地志絳水轉以譏鄭說之謬也明矣

筆錄七

會稽徐氏刊本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海爲漸江水出岷山至石城分爲東流至會稽餘姚東入海爲浙江古河與江皆水名河則專指積石江則專指岷山浙偏於東而稱江者岷爲之源也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曰江水指岷江也曰東至會稽爲浙江明乎浙爲岷之末流非岷則浙莫爲江也至於漸水但言出丹陽野南蠻中東入海而已其非浙之正流不待辨而知也然則水經曷爲言漸而不言浙蓋經之例水有異源而合流者雖小必詳有同源而異流者雖大必略經之言漸志漸所出非志江所出也其稱漸江水右正合江與漸爲一水猶之廬江水由彭蠡入江

延江水從西隰入江皆非江而稱江者與此一例若導江自

漢沔以下過牛渚石城毘陵東過餘姚入海其水道枝指燧

然言江則浙在其中不必詳志其地以別夫浙之非漸可考

而知也或又以爲漢晉以前浙何以與岷合而漸爲其支唐

宋以後浙何以與岷分而漸反爲之源嘗細繹酈氏舊文參

以累朝志記而知岷浙之分由於唐之築海塘也海塘之築

由於南江之水道失也譬之形體岷爲首至吳爲支股至錢

塘爲尾閭世未有支股不運而血氣能達於尾閭者岷源既

失漸乃得挾上江諸水濤闊衝沙土坍漲制江力而強之

東洪波巨浸半爲平壤斥鹵於是人苦鹽水不得不捍江以

衛民白居易之禱神以築堤錢武肅之射潮以立幢人力日

與地理日失漸乃儼然居江上游反爲之源而後南條之水

始有不附江而入海者矣而要豈浙水之故道也哉孟子

齊四境考開解孟子齊之四境者曰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聊

攝以東姑尤以西竊以爲皆不合蓋賜履實在境外而春秋

戰國疆宇大小又不同也謹案史記田完世家威王曰吾臣

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

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

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然則齊

之四境東接鄒魯西鄰三晉南楚北燕其大勢也康公貸十

筆錄七

會稽徐氏刊本



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謂東平陸則平陸齊東境也威王起兵西擊趙魏趙人歸我長城則長城齊西境也楚威王伐齊敗之徐州徐州北燕西趙而楚寇得入則徐州齊南境也桓公午五年齊起兵襲燕國取桑邱至宣王時齊地未開入燕則桑邱齊北境也

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則低禪蓋蘇式也時謂之背蘇州梁首竹紹王作歌云吳鬢且莫唱越髻且莫謳四座靜無譁我

歌背蘇州蘇州肌理嫩如水蘇州顏色烘如蓄相君之背亦風流時樣妝梳鬪嬌美靈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妝上翠樓明月圓時休正面嬾雲堆處莫回頭妝臺軟掠輕流罷雷與

南朝周昉畫山眉水眼且休論霧鬢雲鬟已無價吁嗟乎粉頸香肩骨肉勻摹來背面果然真只愁一顧傾城處仍是西湖畫裏人

子性澹於名利嘉慶甲戌館選後乞假出都已無仕宦之志因囑畫師繪鑑湖一曲圖自題四絕以寄意云雁南歸兮白雲飛吳會西風稻蟹肥黃葉聲多行不得我如賀監遂初衣

越鳥南枝戀若何故人定惜唱驪歌衝寒漸恐征袍冷要趁微霜喚渡河細雨春樓聽賣花蕭疎楊柳又啼鴉醒回半載春明夢小錄燃脂紀歲華畫舫鳥篷日往還跨湖橋外水潺

湲他年訪我山陰道只在千巖萬壑間是科吾同郡獲雉者

筆錄七

會稽徐氏刊本

五人吳梅梁傑炳梅培汝晉馮曉江思澄暨子今惟子及夢園在耳披圖歎逝未免感慨係之矣

鹽鐵論執務篇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此統舉關雎河廣車韋三詩義釋之端履案鹽鐵之

議起漢始元中至宣帝時桓寬推衍增廣為鹽鐵論其時毛詩未立學官所引皆三家詩說也案大田篇有滄斐蕪異兩篇引作興雨又節南山篇憂心如焚釋文引韓詩作炎此散不足篇引詩正作悛皆與韓異義知所引非韓詩說

讀孟子及紂之身節疑誅紂是一事伐奄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是一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一事以孟子文義言之飛廉即是奄國之君則虎豹犀象亦即

五十國之君古者多以獸命名如朱虎熊羆之類故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羆

塵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斃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狩禽與馘俘對文虎犀熊羆羆鷹與斃國對文明是人名而非獸呂氏春秋仲春紀言象為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正是五十國

之一自史記秦本紀紀蜚廉事不言是奄國之君史記但言有力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並不詳所封之國惟紀蜚廉之死與孟子異當是傳聞異辭今就孟子釋孟子可也

後儒又涉上禽獸字遂以虎豹犀象當園囿所畜之獸若然則飛廉亦是獸名又何所分別哉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筆錄七

會稽徐氏刊本

歸獸卽獻俘也王制出征執有罪以訊讎告是其義若飛廉  
非奄國之君則當誅紂時已就戮矣何必係驅戮於伐奄之  
不哉

重論文齋筆錄七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筆錄七

羊 會稽徐氏刊本

重論文齋筆錄卷八

蕭山王端履

先君夕陽詩已錄於前端履彼時亦有擬作稿已散失道光

辛丑九月風雨連旬剪燭悶坐意有所觸復成二律云焚罷

爐香看罷花營驚遲日度窗紗曾含涼影騰朝旭尙帶殘痕

襯落霞畫角一聲催牧馬關心幾點認寒鴉銀蟾指顧凝空

碧遮莫貪停石徑車杭州七載舊居停時趁斜曛醉綠醺金

碧樓臺湖上寺用吳梅梁詩意說已見前蕭疏楊柳驛邊亭舉頭容易杯

邀月彈指光陰鬢已星多事參軍誇俊逸當年詩稿久飄零

繡緣飲先生著有夕陽詩一卷係袖珍刻本

子幼時曾見於汪蘇潭處今無從訪覓矣

筆錄八

一 會稽徐氏刊本

或議子畫角對關心容易對光陰爲非余曰此卽古人借對

法也白樂天詩酒債尋常行處有的人生七十古來稀已肇其

端悟得此訣則句法圓動而無板重之病雖非詩家正宗然

偶一爲之尙是無礙但不可時逞狡獪伎倆也若應制莊重

等題斷非所宜耳

詩有句通而理不可通者如朝鮮金靜江南春思云江南殘

夢日懶懶愁逐年華夜夜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

重簾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

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二詩俱見梁晉竹

兩般秋雨卷隨筆詩則佳

矣但不知所謂江南者指吾中土之江南耶抑彼國亦有江

南耶如中土之江南則彼國遠隔重洋豈終身所能夢到譬

如吾輩作詩而用彼國地望可乎不可乎詩人下筆往往失

於檢點大率如此

今世神主末行類書孝某或男或承其名奉祀其義蓋有

所本史記魯世家季友以莊公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

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有後

奉祀四字本連讀謂有後以奉祀也今左傳飾其文曰飲此

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是左邱明但伸有後二字之

義而奉祀之旨晦矣

筆錄八

二 會稽徐氏刊本

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

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

其親也楊倞注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

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鬪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顧之也

端履案孟子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是論語親字專屬父母孟

子之言正合孔子之旨公羊莊公三十二年傳君

親無將在亦云親父母也苟卿於親

外別出成字似泛指六親六戚言矣六親見賈子新語六衛

世傳化州橋樹乃仙人羅辨種於石龍腹上共九株相去數

武以近龍井略偏一株爲最并在州署大堂左廊中龍口相

近者次之城內又次之城以外則臭味迴殊矣廣西江孝廉

樹玉 著橘紅辨請橘小皮薄柚大皮厚橘熟由青轉黃柚熟

透纜轉黃間嘗坐臥樹下細驗其枝葉香味明明柚也而混呼之曰橘且飾其皮曰紅何也

嘉興錢文端公 陳羣 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為榮公贈詩云

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

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

髯一笑筆墮於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 家屏 作詩時蔣若

生太史 士銓 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

來髯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

筆錄八

三 會稽徐氏刊本

餘姚黃晦木 其講與先 圖書辨惑一卷與所著周易象辭

專門餘論皆別本單行後因象辭目錄列此二書因附錄於

其後象辭子不得見恭讀 四庫全書總目所載如釋剝六

五貫魚引儀禮魚每鼎用十五頭昏禮用十四頭其數多必

貫援据精確非空談義理者比 易學辨惑文繁今錄自序一

有圖學非古也注疏猶是魏晉唐所定之書絕無言及於此

者有宋圖學之派出自陳圖南以為養生取氣之術託諸大

易假借其乾坤水火之名自申其說如參同契悟真篇之類

與易之為道載然無所關合儒者得之始則援墨入儒卒之

因假即真奉 螟蛤為高會甘自屈其祖 禮據朱子發經筵進

表宋易之陳氏亦猶漢之易學授受俱鼻祖於田子裝田氏

之學傳自聖門歷歷可數圖學從來出 圖南則道家者流

也文周孔子文字大備始得暢其所言著之竹木而義理昭然可觀皆所以闡發古文古字之幽隱破除其艱澀以就夫

追測卦畫之古文古字也創為三圖而欲掩包犧已露之面

目使天下後世重求之晦冥蒙昧之途何殊卻饜發而以茹

毛飲血為至味毀臚舍而以上巢下穴為適安也秦焚詩書

易獨以下筮得免若有圖亦宜不禁胡為偏避而孤行方外

於學士大夫之理乎此皆據其編辭無能強

仲者也非惑與可不辨與乃作圖學辨惑

卷末有其元姪孫璋跋一篇並錄之云先忠端公家嗣文

孝公次立溪藤龕二公崇禎末皆負盛名藝林稱三黃滄

桑後息影邱園閉門卻掃文孝公承證人之緒講學東南

海內至今迤苴其澤藤龕公有縮齋文集吉光片羽略見

一斑惟立溪公憂忠學易論六書會通本草注二晦山樓

詩集共若干卷竹浦舊里游經水火後嗣貧弱弗能廣其

傳憶璋踰冠時獻歲拜影堂過花園老屋數楹見遺書一

籠 缺 細木板懸之梁間煤重塵積前之則家人曰已五六

十年於茲矣先人故物前此尙歲時翻曬今則無復問者

然自祖父相戒勿輕示人璋固請竟無從一啟視然日以

耿耿胸中多方購之不可得蓋其家人別有億慮有不可

筆錄八

四 會稽徐氏刊本

示曰此君家故物也得之秀水曝書亭中鈔釘整好其題  
 簽亦係竹培手書八分璋拜受驚喜累日因告於荻林夫  
 子即以符胡嗣氏竊意立溪公經學湛深尤達於易憂息  
 學易論大旨已探入竹培經義攷此書特其一種旁及辨  
 證周子太極圖說立論斷斷祇求同於往聖不願異於先  
 儒瀾翻水決槌露無餘龜瑣墨守之徒見而咋舌要其一  
 縷心光證之義文周孔無不賅合故雖厄於後嗣尙克守  
 夫世族而微文大義弗絕於今日也先高祖文孝公有易  
 學象數論是書出足以並垂天壤爲不朽之盛業則擅東  
 南之美豈僅虞氏一門也歟

筆錄八

五 會稽徐氏用本

孟子與鑽穴隙之類也王伯申尙書釋與爲語助周語其與能幾何章  
注與無意義 端履案與當讀爲惟我與爾之與之是也詩小雅  
義欲報之德箋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謂不由其道與鑽穴隙是類即同故  
趙注云是與鑽穴隙何異何異正釋之類二字知與字之字  
俱不當作語助解孔檢討 廣森讀與爲歟屬上讀焦里堂循  
疑之字爲衍文皆未審之訓爲是故耳  
 嘉慶甲戌杭州陸爾雅壽春小雅以恒父子同會試中式錢  
仁和兩縣例得通考故爾故小雅盡呼通榜爲年丈而通榜  
雅仁和籍小雅錢塘籍亦盡呼爾雅爲年丈余笑謂小雅曰君曰前太吃虧而日後  
 則太便宜小雅問故子曰君之令郎則盡呼吾輩爲年丈矣

吾輩子姪則盡呼君爲年丈矣爾雅旋丁內艱未及廷對  
 小雅曰家君下科當補行殿試則丁丑通榜吾又當呼年  
 丈矣何吾年丈之多也子曰此則真吃虧事矣恐丁丑諸公  
 之子無呼君爲年丈者耳

筆錄九

六 會稽徐氏用本

爾雅序數篇爾雅序篇說爾雅之有序篇猶周易之序  
 卦尙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也按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  
 義引其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  
 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爾雅疏襲用孔疏但於釋詁下引  
 上三句足見邢氏之陋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  
 九篇漢志或卽合序篇而言也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  
 三篇爾雅者蓋卽漢志之三卷古人篇與卷同也陸氏釋文  
 謂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  
 以一篇專指釋詁而言謂張揖論之詳矣似猶讀張揖表未  
 審也 倉頡篇逸文考倉頡篇說文所據於小學爲最古其  
 書之不傳久矣近孫淵如觀察刺取書傳得數千言其中若  
 以凸爲出之據廣韻駒駒爲躬躬之據廣雅龜爲難之據論  
 衡爲鴉之據說文麼爲磨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  
 臆說其有偶未采輯尙須補錄如抒取出也見詩生民釋文  
 冕冠也見後漢書班固傳注燭火光銷也見莊子法篋篇釋

文奸犯也見莊子天運篇釋文矯正也見文選注十入炯明也見文選注廿七在內曰奸在外曰兇見一切經音義一竅小孔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又若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見公羊定四年傳注人知鄭注論語有此語本漢武謂司馬遷之言而不知其先亦出於倉頡也至若揚音盈為揚子雲之揚應入手部而誤入木部楸盛鹽物池池為鈴字引一切經音義而不引史記貨殖傳索隱之盛鹽鼓器又偶有未檢者 州為川誤證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罷九今本皆脫九字惟道藏本有之後載郭璞贊云竅生尾上號曰罷九注以川為竅也其注爾雅

筆錄八

北 會稽徐氏刊本

人之生氣上通於天專指人身而言可以得解其誤當由六節藏象論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氣句九州下脫去五藏十二節五字亦衍九竅二字而下文又有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語遂致踏駁至此其實九野之名即指九竅如五官之稱官耳若解作地之九州州可九亦可十二初非一定如九竅不可增損者義恐難通故王注亦謂九野應九藏而爲義不云九藏應九野而爲義不知於經文一爲字先已窒礙矣蓋野古作壘壘當爲埽古序字以形近而致譌也言其氣之相通則爲川言其體之相次則爲序猶漢書古今人表之言九等序耳參校羣書其義自見故書之以質世之精於考古者

筆錄八

北 會稽徐氏刊本

大算袋魚即望潮也其大者曰章舉亦曰章距俗以爲秦始皇東巡棄算袋於水中化而爲魚羅願爾雅翼以大算袋魚爲鰓之別名非也鰓之出以夏大算袋魚之出以秋時既不  
同種類亦判 見鮪埼亭集外編  
張時徹攝生衆妙方十一卷目錄後有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望日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姚一元右布政使王遵校刊字時徹字維靜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南京兵部尙書中有治體氣一方田螺 大者巴豆去臙欒一豆 麝香 少 右將螺用水養三日去泥土揭起螺壓入礬麝豆在螺內以線拴住放

磁器內次日化成水凡用須五更時將藥水以手自抹在兩  
腋下不住手抹藥直待腹內欲行臟腑卻住手要揀深遠無  
人到處空地內去大便黑糞極臭是其驗也以厚土蓋之不  
可令人知如不盡再以藥水抹之又去大便次日用枯礬一  
匙粉半樟腦一錢為細末研勻每用少許擦之永去病根  
孟子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趙注如者炙之意豈在外耶是趙  
以在訓有與下章然則飲食亦在外也同義王伯申尙書曰  
也猶與也飲食亦在外也猶言飲食亦在外與與吐章然則  
者炙亦有外與同義

筆錄八

乳

會稽徐氏刊本

蔗田接壤蔗蟲往往有之形如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姚秋並  
賦賦以一律云蘊隆連日賦蠶蟲渴念寒漿解熱中佳境  
不須疑有蠶庶生原可慶斯益似誰折節吟腰網愛彼衝花  
蜜口空畢竟冰心難共語一樽愁絕對蠻風端履案痘有寒  
熱虛實之分蔗蟲用療熱證則可若虛寒者一概用之則鮮  
不債事矣又杭人類言用活鴿割之覆於患者胸前謂可以  
起瘰此施之於寒證方效若熱證以此治之亦敗壞而不可  
收拾矣可不慎哉

讀全謝山先聖前母祀典或問云孔氏三世出妻稍有議者  
無不知其妄也古人固不諱出妻然不應聖門獨如是之多

彼為此語者始於植弓植弓之誣先聖及諸高弟不一而足  
而此為甚且鄭康成之解亦與王肅異康成言先君喪出母  
是聖父出妻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是先聖出妻子上之母  
死而不喪是子思出妻而子思之母死於衛則以為伯魚死  
而嫁是聖門四世三出一嫁亦不幸之甚矣王肅又變其說  
謂聖父出妻即子思所言先君子喪出母也伯魚出妻即子  
思之母死於衛也子思出妻即子思之母死而不喪也而於  
先聖之出妻則為之混其事乃後人之言又與康成王肅異  
謂子思所云先君子指伯魚是先聖出妻而伯魚子思亦皆  
出妻則聖父又幸免不特其事之誣妄又可見其說之僥移  
而止倏移而下初無定也端履案出母云者謂所出之母即  
今之所云生母也若被出之母則喪服明云出妻之子為母  
蓋出之名夫可施之於妻子不忍加諸其母故變其文曰出  
妻之子為母係夫言不係子言聖人緣情制禮其不得稱為  
出母明矣若所生之母則喪服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  
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指為  
父後者言也又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繻緣絕既葬除  
之此指未為父後者言也若孔氏喪出母與不喪出母則其  
義有別蓋伯魚之母對子思言先君子是指伯魚而言疏以  
為謂孔子孔子之母微在未嘗被出且  
是繼室並後升於嫡故伯魚喪出母所謂道隆則從而降也  
非妾母

筆錄八

十

會稽徐氏刊本



子上之母不升于嫡故子上不喪出母所謂道汗則從而汗也觀子思言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其義顯然蓋子上之母於子思爲妾而不爲妻也然則子思之母死於衛何也日子思嘗仕於衛矣當是奉其母以行故死於衛也猶今之迎養觀柳若之言與子思之答則非伯魚死而改嫁明矣

鄉先生某公論詩主溫柔敦厚素不喜庸腐說理之談嘗應乾隆己酉科鄉試詩題爲視履考祥公警聯云踏花春有信步月夜生香見者大駭而不知亦有所本明蘇子平衛咏繡鞋云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人以蘇繡鞋呼之

筆錄八

主 會稽徐氏刊本

但施之於賦得題斷非所宜耳某公詩文並皆佳妙兼精岐黃之術其妻母八十壽辰公欲製幃介壽其妻弟辭曰世事險巇毋甯敘述未幾妻母患病公診其脈曰疾尙可爲然非人參不同妻弟又曰人參難得真者及卒公往唁之又答曰此關一生大數公大志乃製一聯輓之云靈素曾語詎曰刀圭乏術奈仙草難尋世緣久厭七日夜宛轉求生始信人亡歸大化文章我事敢云祝嘏無辭乃冬桃未熟時事多違入十歲漢涼度節至今厄酒愧東嵬其妻弟不知所謂懸諸楹間見者無不絕倒錢唐梁山舟侍講同書乾隆丁卯舉於鄉至嘉慶丁卯重遇鹿鳴盛典 恩加侍講學士銜公有紀恩詩四章云姓名何意達 天間白髮從新拜 龍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婪尾陪燒尾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今日不齊芳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笥久模糊

公裳檢點煩朋舊籃輦蕭疎笑僕奴流水再經人而改夕陽雖好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夫 詔許歸來五十年此身早荷 主恩偏不圖舊籍蓬山上又領新班閨苑先天上謫仙宮錦貴山中宰相白衣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香祝 聖虔前賢十度賦嘉賓我占人間分外榮老婦喜叨加命服衰翁且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若話三生又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詠答 昇平其云北

枝今日不齊芳者蓋公弟冲泉侍郎 敦書 亦以是科順天鄉試中式早卒故也其云前賢十度賦嘉賓者謂康熙丁卯周天相 丙子吳 大燁 甲午范 承式 癸己錢 宗墜 丁酉趙 世玉 雍

筆錄八

主 會稽徐氏刊本

正癸卯陳 克鎬 己酉吳 嗣富 乙卯馮 浩 戊午顧 光 崇 榮 也 端 履 案海寧周松雷大令 春 亦以乾隆庚午科舉人重赴嘉慶庚午科鹿鳴筵宴 欽賜六品頂帶然諸鐘鏗遠甚也能成禮但伏地叩首而已不如學士之精神矍鑠遠甚也論語大哉堯之爲君也節孟子滕文公篇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惟天上無巍巍乎三字似論語涉上下節而衍耳白虎通唐猶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蕩蕩正釋堯之所以大若增巍巍字似兼高言而非專言大矣故趙岐彼註云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漢

書儒林傳唯天爲大上亦無巍巍乎三字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

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家觀察某公皆以爲非而釋介爲恃言

恃江淮之險端履案爾雅釋山夾水澗夾字正釋澗字之

義釋名云山夾水曰澗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孟子梁惠王

篇問於齊楚卽是界於齊楚也然則年表言楚介江淮亦是

間於江淮可知非恃江淮爲險矣

吾邑於京師向無會館士子會試者咸寄寓客邸旅費艱難

居太不易道光辛卯湯敦甫尙書捐銀三千爲之倡率并糾

集同志買屋於西河沿沈君青士經營締造落成尙書爲文

筆錄八

主 會稽徐氏川本

以紀其事親書刻石以一本寄端履記曰吾肅人文蔚起來

試禮部者不下五十人羸無會館下車逆旅事雜言屢到稍

稍輒人滿儲價益昂寒士苦之同人議築館久矣歲辛卯

金集費買得西河沿房屋一區新其堅完葺其頽敝增其不

足整其規模沈君青士諸練工程實董斯役踰年落成凡用

白金五千九百兩計東西兩院爲房四十五間又西偏二所

房其二十四間出賃爲歲修費草創猶就屬當壬辰會試朱

君桐軒以第二人及第爲吾邑未有之科名雖會逢其適乎

亦吉事有祥也繼自今登鼎甲擢大魁者當不乏人後之君

子尙同心保護隨時振興擴而充之理而董之俾桑梓公車

永得甯宇是所厚望也夫捐助銜名銀數依指到先後勸於

碑陰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夏六月邑人湯金釗撰并書

子甲戌同年官浙江者道光辛丑年爲最多制府則連平顏

公伯壽藩司則鳳臺常公恒昌臬司則漢軍蔣公文慶糧道

則盧龍趙公光祖嘉湖道則益都宋公國經台州知府則陸

涼周公師然予未嘗通一刺也憶當時榜下以知縣卽用者

分發吾浙凡五人武昌張君邦棟會甌寧楊君鶴書保山

范君仕義遵義黎君恂右玉賈君學閔今已無二三人矣

父桐城徐君敦以部屬改就知縣任台州臨海篆會署吾郡

南郡通判事

筆錄八

主 會稽徐氏川本

嘉慶甲戌科運最盛先後官一二品大員者已有十餘人壽

陽祚公雋藻戶部尙書南書房滿州奎公照戶部尙書武威

牛公鑑河南巡撫會稽吳公傑戶部侍郎上元伍公長華廣

東巡撫滿洲呈公麟內閣學士泗州楊公殿邦山西布政使

後任太僕寺少卿新建程公感采安徽巡撫連平顏公伯壽閩浙總

督諸城王公璋慶戶部侍郎安岳王公炳瀛倉場侍郎同安

蘇公廷玉四川總督後降四川臬司改授補大理寺少卿原品休致孝感喬公用遷

山西布政使滿洲慶公祿某省布政使現駐藏辦鳳臺常公

恒昌浙江布政使滿洲覺羅德公厚盛京工部侍郎天門程

公德潤甘肅布政使

徐侯齊名枋字昭法真蹟世難多得予舊藏其山水小幅筆墨圓潤而渾厚迥非時手所能摹擬自題詩云小橋流水接孤邨寂寂山家常閉門有客扶筇來剝啄披襟應共倒金尊近有以贖鼎求售者因出此幀較之奚啻霄壤之別

吾邑人家門戶當橋梁巷陌之衝則豎石碑書泰山石敢當五字以鎮之田易鄉談謂石敢當見史游急就篇顏師古注曰衛鄭周齊皆有石氏其後因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此則古名始於西漢五代史劉知遠為晉押衙高祖與懿王議事知遠遣勇士石敢袖椎侍晉祖以虞變敢與左右格鬪而死今立門首以為保障似五代之石敢其云當者或謂惟

筆錄八

圭 會稽徐氏刊本

石敢之勇可當其衝也然泰山之義未知何居端履案此當為禳火而設非折衝也公羊僖三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似泰山石敢當者謂其地有泰山之石能興雲雨敢當其災也臆見如此未知然否

道光辛丑靖逆將軍奕山等奏言廣東省城北面依粵秀山為城舊有觀音殿俗呼為觀音山士民瞻仰久彰靈感本年四月初三至初六等日曠夷攻城之際據捉獲漢奸聲稱賊攻靖海門撲近城牆正欲開炮烟霧中望見白衣神像立於城上遂不敢轟擊火藥局在觀音山下貯藥三萬觔漢奸潛

拋火彈火焰衝起倘藥力發動全城灰燼當兵弁搶救之時居民望見衣白女裝在屋上展袖拂火登時撲滅且夷匪火箭如雨射入城內無一延燒所有火箭非入水塘即落空濶之處而夷匪方欲謀大砲向城施放而迅雷暴雨瀉若傾盆衝沒漢奸及黑白夷數百名夷人無不畏懼現在海氛既熇省城安堵雖文武同心亦神明之默助此皆仰賴 聖主洪福 德威遠播上邀天佑百神效靈 奴才等及軍民無不其深感戴為此不揣冒昧恭請 御書匾額供奉山巔以彰神

賜等因得 旨准行

筆錄八

圭 會稽徐氏刊本

論語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袷單也曲禮鄭注孔注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端履案袷字對下緇衣素衣黃衣而言謂袷必有襖絺綌則單服而無襖也蓋袷之襖也見美也絺綌無美可見故不必襖也說者謂服之有襖襲不以寒暑異節月令天子始絺與始裘對文似絺制一準裘制故聘禮賈疏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是賈以中衣為襖衣鄭深衣目錄云深衣者謂連衣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是中衣即深衣也蓋春秋二時則止服中衣冬夏二時則以表葛表之於外裘則加襖焉不加襖則謂之表裘賈混中衣襖衣為一見裘有襖衣遂謂絺綌之上有中衣是以深衣為襖衣矣於春秋二時又云衿襜之上加中衣則中衣疑絺綌既單復用何衣為襖且內服袷衣外又加中衣亦非當暑所宜崔靈恩謂中衣加裘裘外加襖

衣則中衣在裏內以裘準絳則中衣亦當在絳內必表而出  
請必以絳綌為表而內著中衣以防其見膚若入公門則仍  
加上服故禮振絳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衫絳綌與表  
裘連言則此表字正指絳綌言朱註先著裏衣表絳綌而出  
之於外是也孟子被衫衣鼓琴史記作絳衣衫衣言被則無  
襦可知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正是當暑時事趙岐  
注以衫為畫非也詩衛風君子偕老篇蒙彼綌承上其之展  
綌綌蒙展衣也故箋申言展衣夏則裏衣絳綌裏衣字正釋  
蒙字又云此以禮見于君及賓客之盛服也似非見君與賓  
客則亦衫絳綌矣朱子引以證必表而出誤也

筆錄八

七 會稽徐氏刊本

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 端履 案漢書翼奉傳北方之  
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  
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  
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與鄭異義  
孟子封之也或曰放焉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  
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師古曰祭明也 端履 案祭當是祭字  
之誤左昭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說文  
作蔡是蔡即放也上言封之下言蔡而不殊不殊謂不絕其  
封也故下文云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詔蓋兼孟子二  
義而言顏注似誤

三十年前杭郡經術文章首推仁和汪漢郊名家廬居上實

號選樓

能融貫羣言而折衷於一是即期望書院課試日能作制藝  
十餘篇而無一字雷同每篇屬稿甫竣即分授生徒繕錄而  
已居其殿迨交卷則漏下二鼓矣先君嘗曰漢郊之才之學  
不可及也雖然吾憂其無後耳或問其故先君曰漢郊第一  
篇文洋洋灑灑動輒逾額 亦今每篇限七百 後則一篇短於  
一篇至其已作不過四百餘字矣或以迫於時刻為解先君  
曰為語漢郊善自愛惜無徒散精神於無用之地也後果如  
先君之言其所刻東里先生燼餘集先君為之敘曰仁和汪  
君漢郊之歿門人許玉年文學奉其遺書以歸整比垂竟不

筆錄八

六 會稽徐氏刊本

戒於火越一年君友莊芝階中翰搜采得文五十二篇編為  
四卷名之曰燼餘蓋幸其不盡湮沒而深惜其言之不盡傳  
也於是君妻兄胡書農侍讀飲資以鏤諸板既成謂某習知  
君宜敘其端敘曰儒者之道修己治人而已修己之謂行治  
人之謂事所以明著其行與事者存乎言言之善者曰明體  
曰名家明體以致用名家則深造自得而取之左右逢其原  
此汪君立言之旨昔者以告某者也君具通敏之材於學無  
所不窺而能識其大由程朱之義理許鄭之故訓上溯劉子  
政董子賈生之論議以尋釋七十子之徒之緒言而求合於  
聖賢之道作為文章思周乎物氣倍乎辭深肆浩博通於當

世之務不屑分文析字繁言碎辭狗人以邀一時之譽其與人也虛中下氣欲然若不足至於論事得失學術是非開闢侃侃未嘗少貶損自名公鉅卿文學之士下及村僮販豎知君名者莫不重其人與其言既連應鄉試不中有司程度衣食於奔走歸而貧益甚侏傴病困歿而無子其精神所結撰又皆灰飛煙滅百不存一二遇至窮矣然使君致科第致富貴其所言度未有外於修己治人者而五十二篇之中大略其之學者因君之言推其所未及言以大闡其明體名家之旨則君之言足以傳言傳而君之行與事可以想見取數之多寡不必論也君志進取而守狷潔處艱阨竭力以養順於

筆錄八

五 會稽徐氏刊本

親信於朋友先立乎其大者若天假之年見道益深必能齊得失泯苑枯以馴至於樂天知命之詣而受命不長未見其止此則可爲長太息也君所著正氣遺愛先覺三堂祠志陳曼生司馬嘗寫其副漢制考疏證意林翼王右軍帖注皆不傳師其意而述之所望於爲君之學者

漢郊自有文集行世故祗錄其文一篇以存梗槩。儒與二氏出入論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趨向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尚禮教是故儒高於九流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淨不貴名釋家外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平旦氣萌鮮不幡然悔悔思遁二氏之學乘其悔也而導之

曰是外也非內也得乎內可遺乎外也譬行失道者從而示之曰是亦可達也無反行之勞且有自適之樂亦何有不從者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儒述之其道亦不可易道家始黃帝而黃帝無書釋氏梵夾其文且殊其言安足信舍章著之典籍信假託之虛辭是惑矣道之書莫古於老聃莊述老而宏誕不經開釋氏之漸漢文景治用黃老而不言老莊知莊非老比矣漢武帝表章六藝後異學漸衰至光武益敦崇名實舉經明行修之士終東漢世獨行黨錮蔚然爲眞儒者史不絕書而高密鄭公尤以清德通才傳解聖經儒道大昌循是弗失三代之風詎遠哉正始之世茲禮

筆錄八

五 會稽徐氏刊本

教而崇放曠之始也時主少臣專國不靖矣一二士夫縱誕爲高視處朝廷如處傳舍以彼其人豈不能自樹立而姑以廢棄一切自文其陋沿及兩晉言經法之斥爲鄙俗甚以周易與莊老衡王何之罪上通于天豈虛語與釋氏襲莊老之放曠而加甚者也萌於東漢盛於東晉郭璞孫綽謝靈運假借其言以消侂傴而彼教之矯出者又先以清言自結於朝士外如支恭明衛道安輩或覃思構精廣爲翻譯石勒苻堅諸僭國又爲張大之歷宋齊梁陳崇信徧於上下史官言佛經之傳多於六經數十倍其侵儒較道加烈矣唐祖老子崇道也廣建塔廟崇釋也疏五經興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

因輔說行流爲神仙如真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尊釋氏者言施捨盛莊嚴震以禍福羸而未精以釋通儒首李翱翱著去佛齋說似闢佛者復性書言滅情固釋氏旨也然其說雖存遵者實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旨導天下儒術大顯寂靜之說未能動衆也終唐之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獻納師友講習儒外固不旁及北宋穆脩受學華山邵子開之易分先後天通書因太極溯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邵之學深明體用繼以二程實踐躬行內聖外王非僅僅激厲名節已也惜後二陸提唱心學慈湖繼之論漸空虛朱子振六經絕續之傳使聖學不流異教天下貴虛拯之以實論說經典

筆錄八

主 會稽徐氏刊本

章明禮教雖少歲言靜坐言警悟晚歲盡反之故傳朱學者歷久無弊論者或據傳注小疵以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顯蹈禪機嗚呼好議論而昧大綱有如是耶天人五行漢儒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雜斥之也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爲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僞學之禁宋爲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味味歟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而體立二氏卒不能奪儒三子功也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以不墜歟

漢郊詩不多作故絕無存者僅得其畫詞二絕錄之相燈低照緒參差恰好吳蠶上箔時舊穀尙存新麥熟莫愁二月賣新絲也有春風到薜蘿城中人莫笑山阿綺羅輪與茅簷樂女伴柔陰互唱歌

說文鼠部鼯豹文鼠也從鼠冬聲案爾雅釋獸曰鼯鼠豹文鼯鼠郭景純以豹文屬下讀云鼠文采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至文選注藝文類聚皆引寶氏家傳載此事系之光武時寶攸以豹文爲鼯鼠則同惟唐書虛若虛傳云時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職方辛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

筆錄八

主 會稽徐氏刊本

而形小一坐盡驚金壇段大令 玉裁曰他人讀爾雅皆豹文鼯鼠爲句終軍寶攸幸怡諫從之許讀爾雅鼯鼠豹文爲句虛若虛從之其是非訖難定也說文有鼯無疑爾雅六字爲一物

說文鼠部鼯鼠出丁零胡皮可作裘段大令 玉裁按魏志注引魏略云丁零國出名鼠皮青昆子白昆子皮王伯中引之曰昆子卽颺子也後漢書鮮卑傳鮮卑有貂狔鼯子皮毛柔頓天下以爲名裘按今俗語通曰灰鼠聲之轉也如揮擊皆本軍聲 端履按爾雅鼯鼠郭云未詳分軍聲相近疑鼯鼠卽鼯鼠也凡從分得聲之字皆有相半之義灰鼠背微青而腹



白故謂之賊軍灰皆分之轉聲也

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煇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

名曰文命似放勳上當亦有名曰二字傳寫者奪之耳上文

帝譽取陳鋒氏生放勳娶姬皆氏女生摯摯既名則放勳

亦是堯名可知太平御覽引尚書中候運行曰帝堯刻壁東

沈于雒書天子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白虎通節引其文天子臣放勳

子於天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其云臣放勳君前臣名父前

子名之義也

孟子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王懷祖念孫曰豈以為其以為

筆錄八

三 會稽徐氏刊本

也也與邪同夷子以薄喪之道為貴非其道則不貴之矣故

曰非是而不貴是字正指薄葬而言言夷子思以薄葬之道

易天下其以為非此則不貴耶然則厚葬者夷子之所不貴

而夷子乃厚葬其親則是以所不貴者事親也故下文曰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趙注曰夷子豈肯以

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於語意不合案此說焦里堂

孟子正義不錄以與趙注違異故也又趙注以如使釋然而

義亦未安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非疑而未定之詞夷

子葬其親厚是夷子實厚葬其親故朱子亦云夷子學於墨

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趙註以厚葬為孟子設

言故下不得不增如其薄也一層便增益孟子語矣

漢西嶽華山碑毀於明嘉靖時世間舊拓僅存三本一在大

興朱竹君學士家即華陰王山史所藏本是本明萬曆時

靈雖蔭商兄弟家後歸武平郭允伯家昌允伯重裝之天啟

元年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國朝華陰王山史字無異

名宏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康熙間在淮安張力

臣那家甲申年陳香泉在揚州周確齋儀處獲觀言乾隆初

在上海凌侍郎如煥家乾隆三十一年上海黃星槎與一在

凌為鄉親遂得之後七年歸大興朱竹君學士筠家一在

成親王詒晉齋中即商邱宋牧仲所藏本是本明季長垣王

探與王覽斯鐸為親家鄒首有覽斯題跋康熙三十八年歸

而邱宋漫堂學朱竹培跋所謂驚心動魄者繼歸商邱陳氏

嘉慶二年歸成兩木皆已剪祿成冊一在揚州阮相國師小

琅嬛仙館是太明時藏蕭波豐學士題萬卷樓國朝歸

阮相此本單紙未標整碑完全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

缺不爛之語緬問有唐太和間李衛公題名二段碑內空處

又有宋元豐間題名一段皆他本所無尤為希世之寶相國

師裝成立軸與秦泰山碑同貯一匣而系之以詩曰太華三

峯削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仙人染作延熹碑飄落人間止

三卷長垣一冊歸商邱但損偏旁最完善華陰東郭又一兩

椒花館中見者鮮我今快得四明本玉軸緜囊示尊顯豐全

范鈔三百年入我樓中伴文選驚心動魄竹垞語七尺巖巖

闕空展渾金璞玉天所成幡然不受人裁剪唐宗題字皆分



明衛公兩款夾額篆全身平列十二行波磔毫釐盡能辨一字一朶青蓮花玉女翻盆黑雲歎已已摹鐫向北湖石石察書書佐遺湖邊更刻泰山碑嶽色雙雙照人眼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謹案古文論語作問社今文論語作問主鄭讀從古而注

云主田主謂社也見釋文蓋鄭以何休誤以主為廟主何休云

年解詁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義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義也栗猶戰栗謹敬故云主田主又恐人誤以田主為作主

故云謂社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彼注云田主田神后

筆錄八

會稽徐氏刊本

止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

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其說蓋本之馬融齊祭禮志引馬融周禮注云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說又本又於周禮小宗伯注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是

古尚書逸篇鄭意樹木以為田主使后土田正得所憑依復用石作主以為祀正與論語互相發明說文示部社地主也春秋傳其工

之子為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是許亦與鄭同義故於五經異義曰見太平御覽禮儀部所引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宰我答以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栢殷人都毫宜栢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雖其說

小異但云宜則是樹木而非作主作主當取木之義不必論上之所宜也祭法正義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即使民戰栗之義所以表有功也五經通義云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

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皆言樹木而不言作主則非以松栢栗作主明矣

詩大雅下武應侯順德毛傳應當侯維也端履案水經澠水篇注澠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

德也是鄭善長以應為國名與毛異義或是三家詩說

按左傳二十四年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下武詩序言武王聖德繼文而作武王崩時成王尚幼安得應侯先已就

封豈三家詩說以下武篇非為武王而作如關雎興刺之類歟

又按路史國名紀應汲古文云商時國寔宇記云故城邾城東南四十里故殷之應國豈所謂應侯者指殷之故國言歟

又按汲古閣本杜預左傳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大誤城父即今河南汝州靈寶縣地晉時名父城不名城父且

筆錄八

會稽徐氏刊本

屬襄城郡不屬襄陽新小農廉松仁和學生一日唱保說  
會任山東城武縣典史學使忽詢其三代顏色對言生父某  
日論語子之武城孟子曾子居武城則名武城至生父所  
任之縣實是城武屬曹州府管轄學使是否毛本失於校  
慙惡不復再問正與城父父城相類

重論文齋筆錄八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筆錄八

毛 會稽徐氏刊本

重論文齋筆錄卷九

蕭山王端履

道光辛丑八月恭逢 皇上六旬萬壽率土臚歡普天同慶

端履 宗塾秋課以一人有慶為題令作五言排律是題只須

典麗喬皇頌揚得體不必沾沾關合題旨此即古人斷章取

義之法諸作殊少愜心因擬作一首云 錫福敷仁壽嘉祥

奉 一人盛逢千載會慶溢四時春望氣輝南極瞻雲拱北

辰兩暘惟 帝念福祿自 天申臺共登熙皞郊應集鳳麟

萬年延億兆九域並尊親 蕊榜歡騰士 璇圖瑞貢珍華

封齊進祝歌詠徧臣鄰

筆錄九

會稽徐氏刊本

先南陔師湛深經術實事求是雖一名一物之微必博綜羣

籍折衷一定所著思惟居士存稿卷帙宏富尙未付梓敬錄

論石數篇輯為鄒鄭精廬藏石記登之於左 丹竈紅圓石徑

寸餘兩面深綠似桐廬江水正面一層諸伏其上長寸而純

赤猩血雞冠莫名赫赫蓋仙人以萬斛朱沙十年伏火九轉

成此渥丹耳行則電電目尤賤賤餘光穿背而散為霞赤城

絳霄未足方其綺麗段柯古云竈無故自溼潤者赤蝦蟆名

鈎注居之此桐君藥爐中物也因名丹竈紅蟾石而繫以歌

曰誰燒萬斛金丹沙竈煙絲鎖紅蝦蟆眼光透出綠煙外滿

天化作桐江霞 蕃馬渡河 圖石記 李伯時三馬圖東坡贊其敘略云

元祐初游師雄行邊至熙河蕃官包順擒滑羌大首領鬼章

青宜結以獻時西域貢馬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來年羌有良

馬請以饋於路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為西河帥西番有貢駿

馬汗血者之奇為請賦時為宗伯判其狀事遂寢私請於承

議郎李公麀畫當時三駿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効之藏於

家紹聖四年在惠州為贊云云政和以後有蓬池生輩題龍

眠畫鬼章牽錦膊驄各詩跋附末錦博驄者蓋三駿馬之一

此石圍徑寸餘而有萬里之勢遠山三成其狀混淪昆侖也

有區若田顛氣周而其中星噴萬點金精陸離疑是火敦腦

兒又有雙量珠圓乃河之重源色白匯而東注不知其幾千

筆錄九

會稽徐氏刊本

里始得一曲兩岸日宿蒲萄鬱參相望熙河也一馬絕流而

渡其後左由勝以下在水不得見惟勝崙形色可辨右由鄒

以上亦形色而陰白雜毛前左可見者鄒上同後右右足登

岸具虎氣騰上之槩其蹄隱躍目宿間鄰以下陰以上黃白

相次是真錦膊驄首似師子銜勒宛然一西蕃橫蹏驄背控

御甚道驄首後印雙耳遂為鬚掩至其近尾本處見若五花

者焉見若九花者焉見若萬花者焉可謂一川雲錦尾絕有

力河水濡其末風涌雷鞠擊振水外知其大而能掉也西蕃

奇絕鬣髮科頭虬須甚口紫眸掣電蒼鬕凝煙略與馬首師

子同而類頰眉目之間皆青澱色袒厥黃衫大胸豁露澱者

深翠青者出藍是真鬼章青宜結矣此馬權奇萬分此人傀  
怪萬狀殆出魯頌駟詩楚詞山鬼之外固知龍眠駭顧而駁  
畫東坡愕對而廢贊爾萬年太平石記此卽蕃馬渡河石背也有樹  
焉臨清流拂白雲密葉青葱繁陰翳蒼一禽棲於虬榦間厥  
首赭黃眼光如漆宛頸而舒其味羽備五采穠豔絕倫隔岸  
峭石成林參差與樹相對黃荃畫法蓋本於此宋畫學嘗以  
萬年枝上太平雀命題萬年枝冬青樹也太平雀類伽鳥也  
然則此樹爲萬年枝此鳥爲太平雀矣梅花寒雀石記此石橢圓直  
徑一寸五分橫贏二分寒林小景也凍雲滿天殘雪在地古  
梅一樹花繁而枝斜下爲寒雀所掩不可見但見雀焉白羽  
筆錄九 三 會稽徐氏刊本

豐潔雖衝寒不懼而朕其天全也目光睇眴如生傳神在阿  
堵化工勝畫工矣引其吭若有所啄者以麤雪中未知何物  
疑是摩詰所畫芭蕉或石菖蒲根耳其味開而不合若管夷  
吾謀宮時焉石背則白雲右繞清江左澗雪消水生白斷崖  
間袞袞而來如游臨臯亭下華秋石記此石圓而微橢從橫皆  
不及寸色淺綠兩面各隱隱有形正而一山妍如華蒂小雅  
常棣鄭箋讀鄂不爲鄂拊謂承華曰鄂拊爲鄂足蓋卽蒂也  
晉語衣韎韋之附注各本衣作以周官司服鄭注引作衣附  
拊古通用注者屬也韋昭云附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附左  
氏說齊山有華不注華不卽華鄂之附不注卽附注總稱之  
則曰華不注言此山秀絕寰中如華蒂屬於承華之鄂鄭道  
元所謂單椒秀澤是也趙鷗波常寫鵲華秋色卷贈齊人周  
帥窗敝云齊之山獨華不注最知名又峻峭獨立有足奇者  
東則鵲山也帥窗未見有詩其題高房山畫云何當架松  
分我翠一壘說者謂可移詠趙圖此石鵲山在其背山下湖  
光搖碧煙波渺然必在背面者地勢繁紆中隔北湖南浦太  
白詩固云遙看鵲山轉矣兩山之頂綠色尤淺而帶白蓋涼  
雨新晴微霜初墮秋光撲面空翠溼衣秀色可餐殆徧齊煙  
九點豈止分翠一壘而已唐人云清泉煮白石此雖綠石但  
秀既可餐試汲清泉煮食之其味當遠出白石之上松雪之  
畫殆無足觀華秋石記此石橢圓長僅及寸廣又減之質白雜  
以墨文審視諦聽則曉雪初霽江流有聲枯木垂藤片帆樹  
杪昔摩詰有雪江勝賞圖又有雪江詩意圖恐不能如此天  
然妙畫也知雪已霽者以月湧大江兔魄團樂如鏡耳左畔  
沙渚凌競石背適當渚曲千巖萬壑盡在冰天雪竇中并難  
辨其競秀爭流之致宜子猷訪戴不必見而返剡谿之權矣  
雙鳧戲石形橢圓長約二寸有奇廣減寸許視它石爲較大  
正而兩岸玉山對峙清谿流貫其中翠藻紛披一鳧游泳於  
上白頸以下汨沒烟波杳靄間爾雅所謂沈鳧故不可見其  
可見者頸毛擁雪知是白鳧急就云春草雞翹鳧翁濯說文

爾字以翁為號毛今觀此鳥頭間非特細義茸茸實亦豐豪  
翳翳正如雨雲滂起穩厚成叢足為翁字解加一證矣又其  
飛光射奈味頰啄錐水草交而作聲囁囁可聽也豁回沙轉  
有白鷺在遠灘望而不見其目宛頸引吭通身如墮林粉因  
蒙白鳥之稱右腳拳曲亦不可見獨左腳突兀而立爾雅釋  
為春鉏益古時方言如此耳說者謂行則如春立則如鉏不  
已鑿乎背而豁山鳥藻大略與正面同惟正面之鳥自右向  
左背面之鳥自左向右隨波往來各適其性在藻之樂與魚  
同趣任天而游亦與道大適此化工自然之妙非畫家所能  
仿佛老杜云白鷺沒浩蕩庶堪移贈斯鳥

筆錄九

五 會稽徐氏刊本

圖廣長與鳥藻不差撮黍合璧也兩面皆江流貫注派別紛  
歧蓋岷山初導濫觴而來東運成都綸為錦江在錦官城外  
相傳錦工織錦濯之此江則錦至鮮明因命之為錦里也此  
石穠豔絕麗繡繪天成觀其夾岸有若遙岑者焉有若瓊島  
者焉有若元圃者焉有若珊瑚林者焉有若藍田者焉有若  
碧岫者焉有若紫巖者焉有若黃崖者焉有若球琳琅玕觸目皆  
是前山見後山足後山見前山頂如畫重紫玉山矣殆郭景  
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莫名其實名之曰錦江玉壘云  
爾青蓮隱發華陰石記有客烏帽唐裝驅背徐行蹶輕耳磔啾潤目瑩  
似孟襄陽探梅雪鴨瀟橋詩思歇後鄭五驢鳴否否掉尾長

呼遠山隔岸斜月墮林是李青蓮曉發華陰也

丹山鳳凰壽星巖石記

嘉慶甲戌涂月予入觀還聞舟行嚴瀨赤光燭波得卷石焉  
厥狀如桃赫如渥赭一鳳陽文圓首丹毛修目銳喙錦翼將  
翔半在霞表一鳳陰文色紫九苞蹲龍尾上綠蓋雌皇也一  
壽星巖際長眉白髯面凍梨耳目鼻口豪末惟肖幅巾緋衣  
石杖桃枝有節仰袂微皺指見杖間開口笑有小鳳依袂而  
飛文采豔麗巾上一紅鞵鞞織於芥甚圓光熊熊四射巾帶  
左垂雄鳳在上雌在下旁多虬松松杪一珠朗潤仙露石面  
純赤鳥跡蟲文皆丹篆可辨絕頂朝日初升慶雲紫氣璀璨  
萬狀背有穴弓形月恒矣右側芝珊如琢庑平可立半有濤

筆錄九

六 會稽徐氏刊本

瀟碧海也 聖惠覃敷庶徵時敘歌舞仁壽咸大安平遂名  
其石為丹山鳳皇壽星巖云 五色盤龍善陀巖石記 嘉慶甲戌季冬之  
月予得丹山鳳皇壽星石於嚴瀨既紀其事是月之望放櫂  
蘭谿舟人以異石告啟牖觀水神光陸離亟令出之狀若蹲  
龍偃右臥五采皆備其陽崖為鼇頭經而廣稍左一巖欽崙  
若覆夏屋巖際見大士焉金軀寸許長顏隆準閉目內觀梵  
音在口首戴巾俗言觀音兜者中綴芥珠須彌普照袒衣干  
手中帶飄綵蓮華鄂不莖茄承蒂踟躕端坐妙相莊嚴瞻禮  
者咸合掌生敬矣循巖而東鼇腹也大海環之珊瑚瓊葩萬  
叢杪榦中有一龍昂首向人厥角雙仰丹霞綠雲烝蔚其上

深日陰翳甚則陽張卿喬鼻噓之而頰作冉垂領下于思于  
 思若髮若絲可梳可數其身蜿蜿蜒蜒自右旋折而南繚於  
 巖又盤而上蓬蓬之背又東縈遂繞於北鬢背盡矣過而盤  
 見躡未也鱗甲斑爛青與黃相間也黃與赤相間也赤與紫  
 相間也非畫非染非繡非刻其爪僅一見於鬣背一見鬣脊  
 之盡而左攫拏雲雨不可捉搦蓋天將使神龍呵護靈巖是  
 以通體盤際在上在旁不知幾千萬里而莫窺其尾也鬣眼  
 似古洞力士守之攫甲立裳正赤丹輝望之如火由帶以上  
 赤氣縵縵不得見鬣背之右當臥所或垤或窪有獸焉虎身  
 馬首尾如王彗超小山而走前足出其陽後足在陰不知是  
 何物也石之陰厓即龍背錫名曰五色盤龍普陀巖神奇之  
 石不二日又獲其一觀者諾焉與丹山合璧孟水辦香作清  
 供矣柳星石記澗水之瀨得片石焉高五寸許構上中廣三分之  
 二下半之厚不盈寸沈於盆色如翡翠二柳在面背星睽睽  
 天有星名柳因名柳星石為硯屏綠涵墨外石面之柳高與  
 石齊幹若纖腰娜婀而上柔條臨水風度依依南浦銷魂不  
 減渭城朝雨有綠牡丹娉婷柳下葉羅綠雲蕊含綠萼繁星  
 照之夜光懸藜疑此花身是綠珠矣背微凹旁若斷岸岸側  
 楊柳一株凌波而過隔岸成陰新綺參差垂絲旖旎一鉤殘  
 月斜挂梢頭令人憶西湖春曉有十六七女郎蛾眉鶯舌低

筆錄九

七

會稽徐氏刊本

唱花田絕妙詞也乃歌曰東門之楊葉群群為期兮星煌  
 煌翡翠屏張兮樂未央樂未央兮樂無荒

學師盧夢薇 梁以東陽土棗饋先南陔師侑之以詩云嘉果

枝頭熟 樹上熟者山人摘取偏 剝棗時先鉤取 色非同假借

湯紅用滾水燉 甜自貫中邊 於湯紅 小核難應早 原紅核

成原紅則否 木草甘 晨餐薑配煮 用棗七枚薑二片 恰好

內黃庭入最先 先入脾 晨餐薑配煮 用棗七枚薑二片 恰好

奉高年 飲食多則壅清氣小兒尤不宜 師依韻答之云東

東筐中果 東方朔外傳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

何等物也 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

九枚上大笑 原紅壓樹偏 來詩注云樹上熟者土稱赤心岐

賜胡帛十匹 原紅壓樹偏 來詩注云樹上熟者土稱赤心岐

北極 趙整詩北園有棗樹內實有赤心王子年拾遺黃布海

東邊 晏子春秋秦穆公以黃布裏裏至東 崖蜜甜輪早用

東 海而投其布破水亦丞裏放花而不實 崖蜜甜輪早用

詩意 雜枝辣媿先去 茂先生詠荔枝詩有 安期真可比豈

止二千年 馬明生別傳明生見安期生曰食棗異美此開類

其食一枚 乃不盡此 尋常贈答而考訂精審如是真令才人

學人一齊頰首矣

讀孟子在下位章細玩下二節則獲上信友悅親皆是動字

實效反身不誠與不誠未有能動針鋒相對明善即是思誠

故游氏以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立說然以知貼明可以知貼

善不可且孟子明言誠身亦不得以意釋身未註不能即事

筆錄九

八

會稽徐氏刊本

窮理亦似以善貼事言按中庸云誠之此云思誠以誠屬思是在內不在外竊謂誠身是修身明善是誠意大學豈是修身為本朱註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齊家以下舉而措之是修身乃八條目中間一大關鍵又大學以毋自欺釋誠意朱註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以禁止其自欺即此章明善確據亦即思誠確據獲止信友悅親皆齊家以下事大學孟子實一以貫之也

仁和趙寬夫坦性情敦樸襟懷灑落熟於唐宋古文流別故其為文亦懿茂老潔嘗與予晚登吳山每遇懸崖峭壁必手自撫摩恐有南宋人刻石道光辛巳保薦孝廉方正賞六品

筆錄九

九 會稽徐氏刊本

頂帶余往見之至則扶杖出迎肅衣冠相對轉無少時真率氣象余笑曰人言廉吏不可為而可為余當作一轉語云孝廉方正可為而不可為也又有孝廉方正某者鄉試入場將所得向某索求新勿與後至者曰君是孝廉方正何乃爾耶某颯然曰孝廉方正不過是出身階耳豈實事耶正可與植對寬夫雖以古文名家實則湛深經術故特錄其釋經數篇知其非空談義理也○春秋異文解三傳釋經為例不同其說自異至經文同出孔子而亦多互異者公穀率多假借字間或雜以方音由是參錯迭出今即其紛糾者一一疏通證明之如隱八年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案鹽鐵論毀學篇昔李

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包邱即浮邱一聲之轉耳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

宛說文枹从木包聲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音浮此浮包通轉之明證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傳云公會鄭伯于邾杜注時來邾也熒陽縣東有釐城案來古音釐時來之合言為邾故傳作邾至釐城之釐又邾之假音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來汝孝孫鄭注來讀為釐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來牟作飴我釐麩陸璣草木疏云萊藜也此木韻訓也說文萊蔓華爾雅作釐公羊隱五年傳登來之禮記大學注引作登辰之是知公羊作會鄭伯于邾黎蓋假音字傳二

筆錄九

十 會稽徐氏刊本

十一年經會于孟公羊作會于霍穀梁作會于雩案白虎通巡狩篇南方為霍山者何霍之為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南嶽謂之霍霍者護也是霍與孟雩音相近也故公羊作霍若顏氏家訓書證篇吳人呼鑊字為霍字亦足借證也文二年盟於垂隴公穀並作垂敘案易繫辭云不封不樹虞翻注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禮檀弓云懸棺而封鄭注封當為窆喪大記凡封用紼去碑負引鄭注封周禮作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敘此方音隴敘相通之明證文十一年經楚子伐麇釋文麇九倫切公羊作伐陶案禮記王制篇制三公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衰



釋名釋首飾篇袞卷也畫卷龍于衣也說文罔从口从卷聲是罔字與九倫切之糜字音正相近宣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案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禮記郊特牲篇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是方言無有牟音故公羊作牟婁宣十八年經楚子旅卒穀梁旅作呂案國語周語云昨四岳國命爲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池韋昭注呂之爲言膂也是呂旅音同義通也哀十年薛伯夷卒公羊夷作寅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徐邈以真反又音夷舜典夙夜惟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案夷與寅古音不通

筆錄九

十一 會稽徐氏刊本

轉古方音則通廣韻既收寅入真韻復收寅入脂韻亦因方言而兩收然則公羊作寅殆讀寅爲夷耳若宣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是又讀辰爲夷矣凡若此類或古字假借或古音通轉或間以方音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殆謂是歟。論語過位解包咸注鄉黨篇過位曰過君之虛位也釋者以爲門屏之間顧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見爾雅釋宮不當混宁爲位或又釋爲外朝之君位而堂爲治朝之堂然古者朝無屋治朝亦宜然安得有堂案曲禮君子式黃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

筆錄九

十一 會稽徐氏刊本

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所引乃鄭氏之論語注然則鄭釋位爲卿位矣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廷此寢廷爲路寢之廷則孔子所登爲路寢之堂或曰禮文王世子篇云公族朝于內朝孔子非公族何以非燕非射入內朝曰周禮太僕掌內朝及諸侯之復逆其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諸侯之燕朝當亦然孔子殆因復逆而燕見爾故士相見禮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且孔安國注復其位云來時所過位也益足證位爲卿位矣道光辛丑歲將暮矣家恭甫弟避地金華無以餞別率成四絕贈之云白髮憐子種種何那堪風雪聽驪歌送君一棹蘭谿去猶勝微霜喚渡河日月匆匆等擲梭此行未免悵離多相期一歲一相見切莫聽琴爛斧柯少年劍佩玉嵯峨老去光陰逐逝波如此情懷真太惡一杯酒更勸君何水驛山程次第過一肩行李笑無多篋中剩有遺書在甯與挑燈校字訛後問但令詰嗣子敬慙拔萃奉母以行而已獨爾故宅又依前韻作四絕以慰之云聞說行踪未定何戀聽漁唱厭樵歌西頭依舊東頭對雞犬圍書隔一河耕有鋤耒織有梭遺

將兒女則難多者夫獨住三間屋伐木從誰假斧柯道學徒  
今又切確生平閱歷憤風波琴書典盡無長物縱有桂蒲李  
爾何去去行程水陸過鄉關回首望雲多耶君且自寬懷抱  
消息傳來半是訛

論語侍於君子有三愆章釋文引鄭注魯讀與爲傲今從古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  
隱不觀聲色謂之瞽是荀卿從魯讀也陳仲魚曰讀與爲傲  
言之是以所知傲人也繫辭傳曰與猶以也未可與言猶云  
未可以言也言未及故未可以言可與言猶云可以言也古與以字多

筆錄九

圭 會稽徐氏刊本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或言與或言  
以是與卽以也

海靈俞筠莊寶華字中嘉慶庚午科副車與余爲同年生少

以詩文受知阮相國師然恃才傲物嗜酒放誕人咸畏而避  
之遂至窮無所遇鬱鬱而歿先君嘗曰筠莊之爲人其遇可  
矜其才尤可惜故作哀辭以憫之蓋紀實也海靈俞君蓮石  
負雋才承尊人潛山翁家學端履案潛山翁名思謙篤行君  
數百字解云朱子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而其餘亦尚多可  
疑者因列去大雅曰無念爾祖以下數處共二百餘字大儒  
卓見原非後人所及惟考漢書匡衡傳衡疏云大雅無念爾  
惟律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若至德之本也是朱子所  
疑後人增入者正漢儒所爲文章操筆立就尤工於詩高華  
謂孔子著之首章者也

亮拔情深而文明以貧故出游所至達官貴人文學之士無  
不延譽羅致補州學生歲科試輒高等累不得志於場屋嘉  
慶庚午鄉試中副榜潛山翁老思得祿以養投牒就職州判  
志進取久之未謁選丙子十一月病廢卒年五十七君瓌偉

博達不屑就繩墨善談議酒酣以往論學術源流人物臧否  
古今事成敗得失風發泉湧間雜諧謔往往傾其座人不當  
意望望然去之見君子周旋中禮竟日不失辭色以此知君  
之器職深而託迹以自潤也夫以君之才居著作之任必能  
雍容揄揚達情宣德卽膺處繁劇治簿書錢穀雖不盡所蘊  
蓄幸稍自發舒尙不至頽放漚鬱以至於死古人言得一知

筆錄九

西 會稽徐氏刊本

已可以無恨當世有道德居尊位氣力足以援引者皆知重  
君而君之所就止於此蓋 國家登選之制極嚴公卿大人  
不能私其所厚而君之安義命而不爲詭遇亦可槩見矣君  
死無錫秦侍郎端履案侍郎名瀛號小傳之某故爲之辭以  
述其意以慰潛山翁之思曰情足以盡其才才足以達其  
情行不必掩其言言不必正其行清亦濯足兮濁亦濯纓  
吾孰知其志之所貞吹之不枯兮嘘之不生吾孰測其意之  
所成繁中情之沈默而不得見兮羣傾耳於論說之觥觥子  
嘗與之錯規矩而就禮法兮然後知其量之冲而不盈嗟乎  
謂君遇之達兮不能借鄉貢之士鼓簧而吹笙謂君遇之窮

今所與交臂而促膝者皆當世之名公鉅卿窮不足君戚兮  
達不足君榮所可自信者歿世而稱名彼感舊之什兮胡以  
爲不平之鳴

筠莊歿後詩文無人收拾零落殆盡予搜得數首存之○游  
南屏觀司馬公摩崖隸書南屏洞天春雲稠尋碑客向丹崖  
游蛟龍盤擎波磔老健筆直與東京伴響揚梅失攜竹膜但  
覺眼庠驚清道草窗著論異吳葉款題凍水知誰留公侍親  
闕判府事總宜一棹會杭州趨庭縱目尙年少那遽石墨垂  
山陬中興宜刻事或有秘府清玩光堯搜長編資治已進御  
法書五卷重雕鏤石經太學兩輝映自謂文治光魯鄒豈知

筆錄九

五

會稽徐氏刊本

金縢索歲例偷安半壁非良謀惜哉和議信長腳浙臉符夢  
忘同仇三經之文試進講致堂經幄應含羞摩崖誰人有深  
意夏夏珍並琳琅璆南渡宰輔得公侶中原未必竟沈浮讀  
碑如見公忠義凜凜生氣來雙眸程蔡梁鍾古能手精神魄  
力難公倚一字一拜心一況直欲變化如潛虬長逐雲峯潑  
不散爪痕攪石懸崖秋○蠶詞禁忌湖杭約略諸桑陰深處  
燕呢喃遠來客訝新鄉俗帖改宜春寫育浴蠶雅綠環村春  
晝長販鮮人到價爭昂篋衣可典愁難遣忍斷香杭莫斷樂  
書成淮海問如何浴種纜看穀雨過最是江南三月半蠶秋  
暖少麥愁多○擬曹堯寶小游仙詩金磬聲圓度綺臆步虛

初罷瓊琤琮上元小女嬌猶昔唱出青詞別有腔聞訊青溪

道士居黃庭誦罷意何如珊瑚結網逢雙鯉接得琴高一紙  
書銀漢無聲瀉玉鋪舟乘蓮葉訪黃姑匏瓜落後星光冷補  
向天街種白榆夢入仙宮賦曉寒黃金爲屋玉爲欄衍波箋  
上唐人句記得銜名署彩鸞焚香鄂渚記同舟交甫江皋解  
珮游一樣眉間認黃粟玉娥雙鬢早經秋○春草芊芊生意  
莫教刪飛絮閒庭盡日閒乍引庾郎盤馬去好催謝客夢詩  
還可堪細雨春如霧卻拂征袍淚有斑料得江南青已徧幾  
人共汝閉柴關一年一度到天涯春雨春晴感歲華潛引風  
光來窄徑早移暝色上輕紗何人拾翠憐雙葉作意搖青待

筆錄九

六

會稽徐氏刊本

落花雨露卽今開萬里不須芳冢問龍沙  
查波爲古甬東地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章昭曰句  
章東海口外州也史記索隱曰國語甬勾東越地會稽勾章  
縣東海中州也按今節震澤木史縣卽是其處元和蔣蔣山  
徵節有甬東詠古八首格律雄健隸事精審爲備錄之蟻圖  
紛紛浪自誇至今舊俗尙繁華空留君子六千戶猶記甬東  
三百家海外風濤多島嶼夢中軍士半蟲沙夫差瞑目無疆  
滅又見東甌走傳車回浦章安劇變遷孤城築後少烽煙是  
誰陽湖更州治不信孫恩號水仙漢代尙傳南部遺晉家失  
計一隅偏三江口外頻防禦故轍齊梁豈偶然改郡開皇自

不同恩恩唐室廢興中幸看巨寇干戈城得見遺氓費賤通  
漢口森嚴安巨鎮鄞江守護詫奇功千年府治從茲定奏稿  
分明憶薛戎武肅英風拓土疆鎮名底事自朱梁九泥獨力  
支盤輿鐵弩餘雄及大洋航海建炎心瀕洞關心德佑事興  
亡東錢湖畔增惆悵史相頹祠尙夕陽鉦險黃巖起國珍醜  
徒何意有經綸十年竊據分諸縣一道降師散浹甸金盃山  
深狼露靜石蟬門黯海舟淪可憐血戰慙吳楚枉受元封負  
此身信國舟防老將才三時分哨令嚴哉何期中葉經倭入  
復見南塘備海來烽影礁生螺髻嶺礮聲潮湧碇江臺舟山  
木自稱天險鎖鑰無端爲寇開招寶巖前番船過蛟門控扼

筆錄九

會稽徐氏別本

竟如何七場巖竈新丁盛四所軍營舊衛多海月江瑤都入  
市浹湖南浦盡通波居人指點靈山岸一髻烟中見普陀鮫  
宮蜃市出危樓千里驚潮一郡收風挾剛威來颺母山盤遠  
勢自台州天封塔古唐碑廢阿育王空梵迹留此地海東門  
戶重壯懷不徒爲清游  
予嘉慶甲戌會試出桐城姚伯昂師二門下後撥入儀徵  
汪小竹師全德房中師少年科第詩上文詞援筆立就後官  
江西吉贛南寧道卒於官其遺集未知曾蒐輯否今僅得與  
阮中丞書一篇錄之云歲月不居飄忽如流違侍以來條焉  
三祀白雲興懷有深於記室仁風載詠何殊於舊賓采山使

還再寓箋素因參掌錄得謁興居達心勞勞惶恐無任頌枉  
嘉問曲贈故言德音孔昭大雅宏達省覽未竟神意交馳雖  
寶叔向之縱橫入行陳孔璋之紛紜六紙洪筆巨製茂以加  
諸某材慙苴泉學非盤脫坐挹羣籍莫辨朱紫行操一卷纒  
記姓名類宋工之刻楮三年而不成等鄰人之削棘一朝而  
思遂比於敬禮潤色之請未堪譬以德柔郊居之音莫判何  
圖閣下喻及兩賢正恐彌月不獻有惡陳思集中他竊貽羞  
沈隱來書所論三蔽二難博參流別妙思典論吳均文釋李  
充翰林深檢厥章未覩斯奧接樂令之趣雲霧可披聞謝公  
之談河漢非遠自揆禱昧有闕窺尋譬若空桑之流蛇鱗弗

筆錄九

會稽徐氏別本

知大椿之年蟪蛄何覺今以獻歲下九裝囊北征擊汰湘衝  
周輪鞏洛望天門其不見涉馬阪以何歸緜緜遠道青草之  
詠禾成湛湛江水長楓之魂易斷頃所綴輯錄爲一編伏冀  
鴻裁覽斯鬼說臨發祇悚危陋不宣  
孟子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  
茲臣庶女其于子治趙注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  
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端履案舜雖愛  
象豈不知其不仁他日封之有畀尙使吏治其國今甫謨蓋  
之後反令治其臣庶恐無此理史記五帝本紀作爾其庶矣  
雖與孟子小異並不以爲臣庶之庶先大人曰臣當作曰古

臣目字形相近而誤目由也見漢書劉向傳注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曰忿數者獄之所由塞也所以即所由也于讀如檀弓于則于之于彼疏以廣

大釋之廣大即寬博之義治有安意蓋象入舜宮見舜無恙乃盡委揜井之過於瞽瞍而反飾言思舜而憂之甚舜誠信

象實不與謀乃曰思惟思也爾此由微幸詩檜風庶見素冠釋詁庶汝其寬博予安也猶今俗語云汝憂者心必迫盛故

令其寬博若如史記之言則當云爾之幸也伯申釋詞其之也見王左

成二年傳邵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子訓也二三子之力也古人語歸美於人類此者甚多猶今俗語云仗福索隱言汝

筆錄九

九 會稽徐氏川本

矣當日兄弟相與慰藉亦猶今人之常語若過以高遠求之反失其旨矣

書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孔傳鬱陶言哀思也陸氏釋文憂思也因悟爾雅釋詁鬱陶絲喜也絲喜二字當連讀以絲喜

訓鬱陶正是釋孟子之義蓋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之意言之緣上既釋絲為憂矣此不當更釋為喜也或云絲喜即憂

思之譌案絲喜與憂思聲本相近但擅易經文吾所不敢先君題毛西河先生遺像并敘云朱南崖相國

識文正順天大興人祖籍蕭山得毛西河先生遺像於閩中寄歸毛氏今為家南陵中丞弟所藏道光乙酉長至前十日奉至悅我軒購

禮經句敬題四絕句先生與高祖中翰公少同筆硯軒中所懸楹帖先生手書贈曾祖湘潭公者款題康熙乙酉長至

距今一百二十一年矣江東王彥舊知名先生出遊時改名姓王彥晚薦

待金鑾形史蠻書屬草完花影過甄初退面窄裁衫稱小冬冠先生最賞李編修字青

船多謝盤陀老居士此番真了荔枝緣先生自言入西堂賦

就海華篇便腹真堪賦海華朱南崖太傅懷家中丞弟句招我寒泉拜謫仙漱液觀

筆錄九

三 會稽徐氏川本

溫嶠居然第二流先生以廩監應博學宏辭入甄花影顯瀛洲迎陵聯步趨丹陛互說功名似馬周

林梅杓司嘉贈詩有朝來日者橋邊過為許功名有日者謂陳迦陵先生似馬周之句後果與先生同舉制科入直史官書古今文

聚訟滋力宗偽孔著冤辭百年而後平情論疏證依然守百詩此蟬撼樹議紛紛後世誰知揚子雲公道主持注吏部商

量思撤謝山文鄧全謝山庶常作先生別傳頗有微辭汪蘇潭吏部校刊鮑崎亭外集時擬及去不錄後

不繡像灰飛孰護持吾邑任符軒侍御官上海令時有女子感其德政繡像以獻任氏子孫珍為世寶今燬六丁下取事難知披圖剩有靈光在鄒鄭精廬小劫

於火鄒鄭學虛吾師書室扁也道光乙酉不戒於火藏書並成灰燼惟先生此圖及舊額猶存自是而先師益窘矣端履題此詩時於書古今文尚無有成見故有第三首之

句後定宗西河之學說已見前

論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案發憤三句是爲人實事云猶有也言其爲人有此三事

爾王懷祖念孫謂公羊文二年傳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

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與無災對文

是云爲有也又商頌元鳥景員維河箋員古文云廣雅員云

有也論語皇侃義疏曰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德云爾以示

之也增有如此之德五字於云爾之上蓋不知云卽有之故

耳

仁和趙鹿泉先生佑○乾陸王申進士經術文章士林景仰

筆錄九  
官都察院左都御史  
三 會稽徐氏刊本

駢體文不多作清獻堂集所載祇寥寥數篇不能成卷然布

置妥貼吐屬天然眞能合唐宋諸家爲一手非貌襲六朝者

所能望其肩背也茲錄存二篇當管豹之一斑云○庚午履端

案當是乾  
隆十五年十二月北上覆車還寄友人書回首高雲關心舊

雨相逢脈脈江花搖曳之情惜別匆匆燕樹蒼茫之色每經

歧路多平昔所未曾試述離蹤覺天涯其曷已頃逾黃遵陸

舍舟卽車歷宿男之故封近下邳之北界泲沂流合土名三

汊河頭新舊年交節記小除日脚問遠埃則荒烟幾村蹄平

沙則亂鴉千點撩人感慨鎮集百端聽我馳驅猝驚一蹶時

則橋因小築不過徒杠棹爲寒淩罕逢漁父惟是避深就淺

未嘗非滌消之觀因之攬轡臨流大抵作滹沱之渡非有先

驅之遇覆聊爲後乘之追奔不圖有淖於前小驕連驚而莫

避急欲掉鞅而返重輪亦發而難收既濟未濟之間進謀退

謀之地無多輾轉頓成反側之形不及扶持遂迫顛危之狀

我僕痛矣胡爲泥中匪車嚙兮宛在水沚落將席帽甯綠黃

菊之風溼盡征衫不爲杏花之雨於是立之積雪亟募來援

易我敝襦別趨他馬涼颺颯颯然且過河者三落日漫漫幾

乎及溺者再迨至遙邨挨宿野店棲遲攤書而大有浸淫發

篋而都成沾漬倚圍爐而就燥眞作冬烘憑濁釀以攻寒漫

添春色惺忪入夜還餘定後之思踏蹬連朝重效開頭之祝

筆錄九  
三 會稽徐氏刊本

是則淮陰背水尙應遜此危機項藉沈船未足方斯奇況者

也往者江雄天塹片帆凌萬頃之波河阻金隄一葉剪長空

之雪未聞失之川上胡乃納諸溝中固知險易何常康莊可

以顛趾風塵有命閱歷可以平心見其大則如夷思其難乃

无妄曳輪脫輻古有是占履薄臨深聖垂爲戒敢佈大略藉

質素心匪徒作事後之牢騷亦聊寄途間之抒寫而已○謝

賚麥酒枇杷啟空桑作醞乃有女蕊盧橋含精最誇炎果難

原贊夏釀踰竹葉清醪花獨凌冬種配蒲萄仙樹詎須頓遜

安石千盃漫說無綸元陰百畝乃者辱蠟兒之見過特從杜

老家園煩歡伯以借臨藉破步兵塊壘疊金九之顛宜奪



梅黃翁翁碧盎之齊還浮蔥白應是汁糝三味挾秦樹以彌  
甘其看盤滿一梢佐周醕而並美長卿善渴獲飽上林吏部  
工眠免窺比舍腐何須患况復兼償甘醴之恩醉或多狂得  
毋錯認琵琶之字感同膏黍愧甚投桃

鹿泉先生呂城鎮書事詩呂城土穀神祠二南岸汾陽北顏  
真郭公明德祀宜廣顏也何功食此方土人相傳明代末廟  
祝見夢帝命將報賽至今有禁例近祠各廟無關王後世民  
神多樣雜誰能一一窮渺茫自注云雍正某年縣令某疑其  
說使優人演單刀會事試之神像遽隕化是年大疫令旋謫  
死遂相戒不復然也又七律云門前魚網後鵝籠案有圖書

筆錄九

圭 會稽徐氏刊本

壁著弓愛客能留三日飲奉親難得兩昆同太平不礙身焉  
用奇姓爭教籍罕通記取漸家兄弟事求之合在古人中自  
注漸慎行居濟寧漸家淺博學知易力能挽強百步射與其  
弟躬耕養母好客善飲客至輒留款盡意叩其得姓之源曰  
本姓賤先賢子賤後以字爲氏也獨見遺於氏族略姓譜諸  
書自宋時遷豫章始隨音呼改爲漸還居此三百年矣  
以藥名入詩始見黃山谷集然必須滅盡鍼痕不露裁縫形  
迹方爲妥貼雪窗多暇偶爾郊顰然未免墮入魔道矣常山  
西去一帆通旭口瞳矐映橘紅聽得歌聲時斷續蓬廬互說  
要防風薄荷貼水尙平鋪水藻參差綠滿湖我識漁人無遠

志賣來龍甲醉當鐘糶纏益智喜開筵戶插菖蒲艾並懸節  
過天中纔半夏螳螂奮斧逞車前淡竹環籬境絕塵藏書百  
部未全貧生平五味都嘗徧且嚼乾薑耐細辛滿地黃花九  
月初蚤休陶令愛吾蘆茶黃插鬢人何在空撫長松淚滿裾  
大儒出處嚴防已肯任雌黃道路譏王不留行孟子去漫勢  
尹士勸當歸文壇掉鞅車旋覆暗室挑燈草決明老去射干  
難貫眾少年巨勝最關情少婦深堂號鬱金藥爐時配紫團  
參年來石斛金釵少不信花名尙玉簪秋高露冷仙人掌作  
意凝霜逗白微百尺凌霄盤溢處晴寒日及夫應啼芭白麻  
黃已及時牽牛花放露華滋詩材杜若人誰是試問青蓮也  
不知

筆錄九

西 會稽徐氏刊本

吾郡自順治開科以來 賜進士及第者凡十有四人會稽傅  
王露康熙乙未科探花會稽梁國治乾隆戊辰科狀元餘盧文  
弨乾隆壬申科探花餘諸重光乾隆庚辰科榜眼會稽王增乾  
隆辛卯科榜眼上虞范衷乾隆辛卯科探花山陰俞大猷乾隆壬  
辰科探花以大興籍中式後改歸原籍會稽茹棻乾隆甲辰科  
狀元會稽邵瑛乾隆甲辰科榜眼山陰史致光乾隆丁未科狀元  
會稽莫晉乾隆乙卯科榜眼餘朱蘭道光己丑科探花山陰朱鳳  
標道光壬辰科榜眼蕭山張百揆道光庚子科探花其有寄籍  
他省不改歸原籍者俟補錄



以藥名入詩已錄於前矣有某友擬作二首亦佳因並存之  
香合豆蔻隱花叢翠鳳連翹而面通何首烏雲蟬鬢薄當筵  
羨煞白頭翁鵝黃一色綻芸臺大麥花先小麥開偏插杜鵑  
紅似錦畫船簫鼓墓頭回

爾雅釋畜白州驢郭注州竅邢疏謂馬之白尻者名驢王慎  
祖觀察念孫曰廣雅尻州臂也故馬尻亦謂之州北山經曰

倫山有獸焉其州在尾上今本州郭彼註亦曰州竅也內則  
曰鼈去醜鄭注醜謂鼈竅也醜與州聲近而義同釋鳥云燕

白脰烏此云白州驢蓋古者謂白色為燕也  
端履案王以白色為燕未知所據俗呼淡巴菰為燕其色

筆錄九

會稽徐氏刊本

淺黃而微黑今人以衣服之類不鮮明者為燕以其色言  
之也燕焉聲相近非白色也且說文明以燕為元鳥安得  
謂之白色乎

又案王以燕絕白脰烏三字連讀以白脰烏釋燕字然燕  
與鳥絕非一類燕字當是鴉字之誤莊子齊物論鴉鴉者

鼠釋文引崔注鴉鳥也本亦作鴉鳥鴉同類惟以脰之白  
不白為別脰白者為鴉鴉或省作亞亞惡古通用心俗省

作小後人又以四點平列形與燕相似遂訛為燕耳小爾  
雅云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蓋因爾雅之言而望文生

義耳不知鳥白脰者即為雅安得別有所謂燕鳥者乎

或曰釋鳥鸞斯鴉鴉郭注鴉鳥也蓋本詩毛傳義小弁升  
傳鸞卑居卑是爾雅既以鸞斯為鴉矣子又以燕為鴉之  
居鴉鳥也

誤字何也曰爾雅上釋鴉之異名此別鴉之異類也且郭  
注以鴉鳥釋鸞不知鸞之一鳥為鴉乎抑為鳥乎亦未免

混而同之矣或謂毛傳鴉鳥二字連讀鳥但自來學者祇  
知博考舊聞未嘗得之目驗遂致承譌踵謬吾亡友王木

齋名述曾仁曾作爾雅今證以方言釋古訓以今物證古  
名一一實事求是惜乎天不假年未及成書而死也或又

傳郭注鴉鳥當是楚鳥之誤  
說文雅楚鳥也備存其說  
張繼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

筆錄九

會稽徐氏刊本

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詩久膾炙人口然律法未免太疎首  
句不敘明泊舟夜宿之由則次句對愁眠三字是對誰愁而

對誰眠耶子嘗戲易之曰羈客姑蘇乍繫船江楓漁火對愁  
眠鐘聲夜半寒山寺月落烏啼霜滿天江南臨水多植烏桕

詩人類指為楓不知楓生山中性最惡溼不能  
種之江畔也此詩江楓二字亦未免誤認耳又楊萬里詩

梅子留酸澱齒牙芭蕉分綠上臙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  
兒童捉柳花自是佳佳然梅子留酸芭蕉分綠已是初夏風

景安得復有柳花可捉乎詩人失檢比比皆然  
先南陔師藏古銅柶一為文記之典核質實敬錄存焉○此  
公食大夫禮之銅柶也以慮僂尺校之長尺有一寸五分葉

長五寸一分強博二寸五分深入分柄長四寸五分厚一分強銳其端柄之兩旁爲雷回紋中立羊一豕一皆向葉其端爲牛首外向仰而迤高二寸豕大於羊牛首又倍之牛額下有梁繫小鈴圍二寸一分并紐徑一寸四分閩陳恭甫編修壽祺曰禮有醴柶有銅柶醴有精銅有棗故以柶扱之士冠士昏聘禮授醴者皆加柶受醴者皆以柶祭醴三醴柶不必飾三牲則此器於祭醴無疑也少牢饋食上佐食羞兩銅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銅遂以祭豕銅宗廟之事銅各有柶不宜一器飾三牲則此器於饋食之祭亦無施也惟公食大夫宰夫設銅四於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筆錄九

毛 會稽徐氏刊本

賓扱上銅以柶辯擣之上銅之間祭記之銅芼牛藿羊苦豕薇上銅者牛銅也辯擣則及羊銅豕銅一柶而施四銅此器三牲之飾所以尚象斷爲公食大夫祭銅之柶牛額有鈴以銅羹宜盃扱銅之器取焉愚案士冠士昏聘禮祭醴用柶皆薦脯醢冠皆有特豚無銅士虞特牲皆祭銅而特豕無羊牛少牢則羊豕無牛聘有六銅四銅三牲備矣然陳而不祭其柶經無明文公食大夫有牛羊豕且四銅以一柶辯擣是器也三物畢具象形指事其爲公食大夫之銅柶無疑也

重論文齋筆錄九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筆錄九

豕 會稽徐氏刊本

重論文齋筆錄卷十

蕭山王城履

同邑沈補堂 幼受業於陳待軒教授之門 待軒名家 縣字

科副貢生 甲寅科舉人 嘉慶辛酉科進士 授內閣中書 故經術

詩文咸有根柢 不苟為炳炳麟麟者 晚年自訂為戰術堂集

而問序於余 為序之曰 補堂沈君 幼擅詞華 長耽經訓 久客

江淮 通知時事 閱見日擴 學問益深 恥蹈隨俗 詭遇之習 課

讀多暇 鍵戶探蹟成 皇清經解淵源錄一卷 皇清經解

提要二卷 羣書提要一卷 讀經如面一卷 讀易寡過一卷 周

官識小一卷 左官異禮略一卷 羣書雜義一卷 袁浦札記一

筆錄十

會稽徐氏刊本

卷讀史雜記一卷 秋陰雜記一卷 仿今言一卷 芙蓉文鈔二

香芙蓉學吟一卷 凡一十四種 總名曰戰術堂集 分而言之

乃閭百詩 潛邱劄記 姜西溟湛園札記之流 亞合而言之 實

陸儼山外集 王弼州四部稿之體例也 備徵阮相國師嘗言

為才人易為學人難 端履 謂以才人而為學人 尤難 往往工

詩文者 或疏於考證 窮經義者 或窘於辭章 我 朝稽古右

文名流 輩出 論者獨推吾浙朱竹垞 毛西河 二先生 為能兼

擅其勝 然竹垞之學 遜於西河 西河之才 亦亞於竹垞 則其

矣 才人而為學人之難也 補堂生長是邦 追蹤曩哲 其於經

義也 沿流討源 實事求是 不必墨守成說 而妙論解頤 奇而

不詭於正 其於詩文也 不屑步趨古人 而醞釀深厚 流露自

然 故能錯采鑷金 而無難琢痕迹 合詞華經術 而為一真令

才人 學人一齊 頌首矣 原補堂著述之意 本欲規做王伯厚

因學紀聞 顧亭林 日知錄 體例 蒼萃 羣言 部次 先後 勒成一

書 以信今 而垂後 顧衰病 侵尋 心力 不給 門弟子 懼其久而

遂散失也 亟付剞劂 以廣其傳 端履 受而讀之 體大思精 閱

通淹貫 才大而心細 學博而說約 其專門說經之書 未脫稿

者 尚以尺計 方將次第 寫定 傳之其人 則讀是集也 雖未獲

仰窺全豹 而管中所及 亦可謂略見一斑矣 因不辭而為之

序

筆錄十

會稽徐氏刊本

補堂古文 實可見之 施行 非徒規橈 唐宋 以沽名干譽者 ○

親在外 故柩 回里 不入 門 議近俗 客外 亡故者 柩 回里 每設

版於 門外 或壽 既築 殯厝 有所 卽至 其墓 前 設主 受弔 鳴

呼 是薄 道也 豈仁人 孝子 之心 所敢 出此 哉 禮管子 問曰 自

君及 士 凡死 於道者 未 在 棺 則入 自 門 升 自 階 皆 奉 之 以

生 之 禮 稱 此 而 推 卽 在 棺 者 亦 斷 不 令 暴 露 風 霜 之 生 而 致

死 也 雜 記 止 大 夫 士 死 於 道 則 升 其 乘 車 之 左 轂 以 其 綬 復

如 於 館 死 則 其 復 如 於 家 大 夫 以 布 為 輅 而 行 至 於 家 而 說

輅 載 以 輅 車 入 自 門 至 於 階 階 下 而 說 車 舉 自 階 階 升 適 所

殯 註 殯 當 兩 楹 之 中 蓋 不 忍 遠 之 也 春 秋 定 元 年 六 月 癸 亥

公之喪至自乾侯公穀皆云死從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間夫禮由義起恩自情推五世親盡主遷祧廟仁人孝子非不欲日祭月祀也迫于禮殺于恩也今之扶柩而歸者父居其入九祖則二三矣曾祖則百無一二矣揆之以禮則斬衰論之以恩則天性而顧令生為異域之人死為大漠之鬼可乎哉子與子曰亡於禮者之禮也世之囿於俗說者其尙知所反乎○請停挑北海塘外引河書蓋開圖事必謀其萬全建議貴衷於一是上年夏仲嚴徵暴水漂蕩廬墓億秭無算被害紳耆咸深蒿目今春劉大中丞札諭道府詳勘蕭邑海塘自長山以東相度情形以為開掘引河消納上入府洪流漲漫以奠民居後因花地撒種俯念輿情此舉停止仰見各大憲上謀圖是下帖民生忠愛之情感深愚賤邇者復聞憲委前來查看繪圖呈送與舉在卽某居近海塘自委縣插標以後塘外男婦驚惶失措綠長山至瓜瀝一帶三十餘里數十年來開荒之地盡為魚米其間生齒之繁衍物產之豐多文故之秀發廬舍之稠密較之內地過無不及一旦盡東其畝不幾剝割其腹心而欲四肢之無心得乎然此猶利之小而害之淺也今之議開掘者將以為暢下流之勢則上游自殺而不至於衝決也雖然此策可行之淮黃無庸行之於江湖夫黃流發源於崑崙經陝甘山西河南委迤而至淮漫衍萬

筆錄十

三 會稽徐氏刊本

餘里澎湃六七省其源遠故其法宜疏宜排宜決併多設閘座挑挖支河以洩其怒至金衢嚴處之水來龍不逾千里况所慮者亦止在夏末秋初非如黃河之須防三汛也今以微嚴之陡漲而歸罪於北海之汙塞是猶祖父之過誤而移獄於子孫也某竊以為未可矣且試問上入府之水災其果始於今乎其不始於今乎如其始於今也則誠是下流壅塞之弊也某竊按舊志新林堡以東曰丁村渡再東曰瓜瀝渡前百餘年間明明是蛟龍出入之區魚鼈浮沉之地而各大憲曷不取上入府災賑水利諸書考之有無水患乎某竊以為難免也此其故不待智者而知矣願執此以論得無以鄰國為壑而不通時務乎又非也魯與邾擊柝相聞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亦豈為 聖天子撫綏兆民之至計可卽上游一帶察看情形或開其溪澗或濬其汙池俾梅雨淫霖有所蓄洩而何至潰冒衝突有枕竈產龍之苦乎况滄海桑田變遷倏忽今年五月海水驟進直至三义路口安見不欲又安上入府之生靈而復遺故道無俟人力為也且舊志云劉帥築塘稱名捍海東發作詔蘆葦萬柳恐蟻穿蟻漏明明欲其國吾圍也今欲鑿而通之無乃與前賢之經畫相左乎子與氏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今者欲行其無事可矣某竊謂故紙時勢未諳聊舉舊志撮述大略謹陳管見望明公垂察

筆錄十

四 會稽徐氏刊本

之

補堂駢體文字亦能追蹤六朝今錄其數篇於左○明副總  
兵嚴毅青來沈公像贊昔者明季授土作周室之司空葉公  
開政爲楚邦之令長復有東陽舊族書續麟經餘不名賢直  
傳牙節家乘既詳國史尤備公姓沈諱邦通字青來浙之蕭  
山人也祖駕山漢室茂才求偕於異等晉代秀士名重於舉  
人父益州天山逸民隱居樂道作求世德誕育英豪公少有  
奇氣膂力過人號許褚爲虎癡晒策士在牛後斯時也值有  
明末造山嶽摧頽江河麻沸銅駝淚下歎炎漢之將亡玉馬  
奔來兆太安之大亂公之族輩知道州守備領游擊將軍鎮

筆錄十

五 會稽徐氏刊本

乾先生順吾先生類皆馬革裹尸碧萋宏之血豺牙逞毒嬰  
猛士之城公乃嗔馬武無預於甲兵學魏尙好施其租養家  
有積蓄悉助軍需張釋以賞爲騎郎卜式納金而拜爵得與  
戎行一矢奔命維時賊賊橫飛白頭當道擣亂我民人束縛  
我子女而公慷慨護軍義聲俱唱振威團練馬窟兵填攝職  
元戎魚門胄落西陵以東數十里得以安堵者皆公之力也  
公憚於爲犧識超烹狗效范大夫之扁舟作陶淵明之處士  
仍高恬退遁跡農桑爲前代之遺黎補襄陽之耆舊德配漏  
太夫人四德夙嫻三從素著繼室陳太夫人勤內則於線箴  
誦風詩之苻藻子四人萬石家風陸生裝產曾孫輩以文學

起家入部曹舉進士者踵繼焉公六世孫某子同學弟也以

畫像索贊於子子不獲辭仿數人吳先生魏忠節公像贊例  
并參蕭選任彥昇王文憲文集序體序而錄之爰爲贊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方懷宗之末年鶴唳驚心於武  
帳整我勇夫驅除虜掠爲有明邊寇爲 皇朝作障嶽嶽奇  
姿觥觥雅量圖繪宛然繡豸高曠我愬夏后之鴻文公有東  
方之遺狀○送葉古槎之京序江文通曰樂莫樂於新相知  
悲莫悲於生別離予於古槎十載傾心一朝識面握手未幾  
驪歌乍催南浦之魂銷於遠道西江之月冷此征途大難爲  
情值茲小別雖然合而復離者勢也聚而必散者理也古槎

筆錄十

六 會稽徐氏刊本

天姿亮拔豪興高騫鼓逸翮於鵬程濺長鬚於鯨海懸布之  
役復上者三博浪之椎幾中者再邠鄉有才而無命卜式納  
粟而入官此則賢哲之通途鴻儒之生面也夫器不論精粗  
適用者爲貴士奚必科第裨世者較優假使搖頭通市之流  
膠柱鼓瑟之子與之膺赤紫泣劇繁鼎足之折無俟於三公  
朱紱之來有慚於一命此短於才者之不可與言吏治一也  
又或案牘山積判決爲勞姑息養奸莠糝滋戾羅漢之號何  
當於邊生父母之稱徒思夫君子此拙於力者之不可與言  
事功一也又或峭峻爲能刑名是尙酷吏之傳鷲若蒼鷹苛  
政之形嚴於猛虎繭絲憐夫尹鐸蛇賦苦於永州此刻削爲

事者之不可與言經濟一也又或處非廉泉渴思盜飲求唐成公之鵲請韓宣子之寶玉無慕楊震卻金之節不解任棠置水之情續貨無厭多藏厚亡此貪鄙爲懷者之不可與言撫字一也足下夙擅九能亡茲四患曰清曰慎曰勤廉善廉能廉敬一行作吏美哉始基某杵曰訂交桑梓話舊退飛之鶴聞振羽而神馳點額之魚想衝波而尾奮卜彈冠於異日羨整轡於詰朝好踏軟紅駿骨收夫燕市聊且浮白驩懷小敘錢江壯哉故人此游最樂

筆錄十

七

會稽徐氏刊本

論語鯉也死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歿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君死故稱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同左氏說穀梁說以爲論語鯉也死時實未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况賢聖乎端履案史記孔子世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索隱引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計死時孔子年六十九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引家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校其年則死時孔子年六十一則實似未死而假言死然世家絕糧陳蔡在楚軍城父之歲實魯

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顏回尚從行有道大莫容之說則死時年必非三十二家語王肅偽造不足爲據列傳渾言蚤死亦無實據如鄭君說則顏淵死時距伯魚尚未葬皆疑莫能明也

筆錄十

八

會稽徐氏刊本

論語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朱注言何者能有於我也阮相國師謂此與聖仁章合未有在彼自任曰可謂云爾云訓有見前此忽謝不敢居非自相矛盾乎當以鄭注爲是端履案皇侃義疏本鄭元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人無有是行句是釋何有二字於我句我獨有之也是釋於我二字皇疏解人無有是行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解於我我獨有之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今註疏本或脫人字有字邢疏亦不能斷其句讀此與聖仁章皆任之辭彼言云爾此自言何有對文見義

龍泉周篤甫秋光少游杭州從先君講學後受堪輿之術於青田端木子舞國瑚遂精其業薄游京師無所遇授例得備學訓導又謁選需時嘗不遠千餘里來爲先君擇地得吉壤於城南凌家莊之原遂卜葬焉篤甫爲人方正樸誠不苟言笑其於地理也謹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八字故不能隨俗俯仰以邀時譽予贈以詩云點穴須憑自在身來龍曲折始能伸要知平近無奇處方信先生眼力眞昨歲曾登大禹陵

千巖萬壑勢飛騰，喟然一覽羣山小。莫數蓬萊最上層。欲窮  
無處問試躡蓬萊最上層  
臥龍山望海亭中柱聯也

田易鄉談云：人謂愚者曰：不知鼎董爾雅釋艸，類鼎董注似  
蕭而細，不知鼎董者，即不辨菽麥之意。端履案此則求之過

深恐非方言常語爾雅，疏固屬疏略，即近時邵氏晉通郝  
氏懿行二家亦不能確指鼎董為何物，竊謂鼎者，顛之轉聲

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頂顛也是其證吾俗呼柱與棟相接之處謂之顛棟，不  
知顛棟者，猶今謂不解事之人曰：天不知多少高也。至釋艸

之鼎董，則不能辨其義。鼎董之為蕚，急讀緩讀亦俱不可通  
闕疑而已。

筆錄十

九 會稽徐氏刊本

丁小鶴茂才子復長於子十餘歲，經術詩文咸有根柢，與人

交性情真摯，雖初識面必忠告善道，以道義相切磋，故人皆  
久而敬之。為錄存其詩數篇。○銀河篇：秋河伴月素戶，屬蒼

龍掉尾連箕斗，白雲飛盡夜未曉。金波無聲瀉空杳，仙桂徑  
渡水清淺，癡牛服箱車輪轉。白練橫斜冷不收，宵寒織室機

聲秋靈鷲飛來，濡兩翼鉤星耿耿。秋繩直纒槍掃落，推寒芒  
西流向曙迴，清光烏雲一抹起。銀浦灑作承平洗，兵雨○聽

蟬蕭寥池館有餘清，送到秋風第一聲。野屋隔林嘶雨重，遠  
山森木叫雲輕。來禽帖好看雙翼，兩雅經繡檢入名。高拓吟

窗聽未厭，夕陰無際暮陰平。開簾秋爽入遙天，遠綠層層漠

漠煙竹戶晝長，詩夢破荷塘。風定樹陰圓，韻流曲徑停。雲外

人在高梧落葉前，清絕無煩更相警。輸他占得露華鮮，林亭

嘶處轉清幽。平野蒼茫暝色投，坐愛晚霞紅葉寺。吟思疎雨

白蘋洲，涼生煙浦一江碧。夢逐溪山萬木秋，不為不平鳴不

已。卻憑裁作錦囊收，歲歲逢門和短吟。塵埃脫去獨關心，亭

皋響斷初飄雨。水檻聲多罷弄琴，清露高寒仙館迴。綠槐蒙  
密畫堂深，秋光如此好。飛去莫漫棲風臥一林。○落葉林屋

秋高意自閒，西風颯颯響柴關。呼童開徑乍疑雨，攜客登樓  
初見山。埽不須頻容鹿臥，棲猶未穩惜烏還。酒邊莫漫驚搖

落一倍松添雪後顏。

筆錄十

十 會稽徐氏刊本

銀河篇為小鶴應試之作，同時有秀水金衍宗一首，亦極端

莊流麗，並錄存之。秋羅雲薄涼蟾入，金井梧桐珠露溼。銀河

案戶聲西流，夜深烏鵲南飛急。練痕遙掛暮天長，新月如鉤

欲讓光。十二樓中簾盡捲，不知隔斷是紅牆。盈盈一水橫銀

浦，城上烏啼聞戍鼓。刀鏗望斷玉關秋，砧杵敲殘雲渡古。此

時別殿晚風天，絛扇西風又一年。秋屏銀燭涼初透，玉枕蕙  
籠悄未眠。况復高樓愁永夜，天街一片金波瀉。羅帶風飄下

玉階流蘇月冷，臨芳榭別殿高樓共幾時。仙桂何事獨歸遲

人間悵望銀灣畔，碧海青天那得知。又嘉興金光烈一首，格

調雖同而命意迥異，亦並存焉。井梧葉落秋風起，碧天夜靜



涼如水箕南斗北火西流耿耿銀河千萬里仰視流光照女  
牛羽車雲輦幾經秋素影遙連鳩鵲觀清輝先入鳳凰樓風  
樓鶴觀夜還曙一水盈盈不可渡縹緲如聞玉宇笙高寒下  
滴金盤露誰家機杼動離情天漢無聲似有聲蟋蟀階前霜  
乍冷芙蓉塘外月還明關山萬里同今夕惆悵河梁終歲隔  
天下虛傳織錦梭人間那得支機石奉使尋源憶漢家客星  
遠訪遍天涯若從井絡西邊去試泛張鷟八月槎

道光甲午季冬家恭甫弟臥病幾殆喜其得生擬約次歲花  
朝作更生湯餅會因用洪稚存前輩亮吉句爲倡以下蟬聯  
屬韻率成五律云從此餘年號更生休言先甲與先庚花朝

筆錄十

二 會稽徐氏刊本

屈指添湯餅風物從頭換蟬鵲磨蠍立時歸解脫吉羊一歲  
紀分明時憲書道光十五年乙未一歲羊才華但願消除盡莫使修文又促  
行茫茫萬劫一身輕從此餘年號更生五角六張難作事七

零入落最關情詳已見前君憐白傅官司馬我乞蕭郎作騎兵今年

延弟課長得連宵話風雨著書歲月定章程劉向當年自命  
兒子讀同邑夏晚原先生名魁字更生乾隆壬  
名晚原作字有同情申科進士官金華府學教授聞當年亦

死而復生欲將故事追前輩從此餘年號更生碧樹定能培  
杞梓白頭知尚美公卿况逢壽宇延洪日應赴秋風聽鹿鳴

慶夢後學師贈弟詩有培成梅子待和羹句孝廉船竟阻前  
弟和詩註引子碧樹美他梁棟器二句云  
程名端臨道光乙酉科舉人

短氣九原逝矣我傷情不教抱病同長往從此餘年號更生  
大定勝天吾輩事只須歌詠樂昇平花甲匆匆六十盈雁行  
况復我爲兄塵緣牽率多詩債老境消磨仗酒兵搔髯自應  
懸鶴髮杖藜何處訂鷗盟至多一萬四千日從此餘年號更  
生子年已六旬即活至百歲屈指只得此數日耳可勝浩歎

道光壬寅元旦追憶作前詩時又閱二千五百二十日矣歲  
月匆匆似白駒之過隙因賦詩云乾隆壬寅歲子年甫七齡  
從師受爾雅期艾室性靈師爲解訓詁一一辨聲形釋地斷  
四瀆釋天詳列星艸木鳥獸狀並證山海經故事窮搜討兼  
論終軍隄灌園老抱甕坐井智挈瓶志氣日以短清濁混渭

筆錄十

三 會稽徐氏刊本

涇蚤起幸清朗披衣循戶庭習勞免扶杖學佛庶避犀木鐸  
振衰朽貫我如雷霆安得萬事足眾醉當獨醒元默攝提格  
循環無留停日月不我與鯤化息北溟况折同氣枝原隰悲  
鶴鶴永誓埽塵軌凝神游杳冥

爲人題畫之作大抵隨筆應酬予故向不存稿偶檢敝篋得  
題郁辛田愛蓮圖一詩押韻尙覺工穩不忍割愛因錄於後  
蓮性不染塵清淨乃其質濂溪極真賞深波耀初日辛田道  
學儒嗜好類畫一書味既醇馨德音並秩秩微風送遠香如  
入芝蘭室精研太極圖物理驗虛實臂彼釋芙蓉推究其本  
藟吾老慨索居長吟但抱膝不殖學將落恐化踰淮橘何時

編論文為我評得失切磋不憚駁砥礪益加密光風儻入座  
水木盡明瑟

凡為族譜作序大抵勉徇人求惟子作邑詹姓譜序則頗詳  
其本末故錄存焉○蕭山詹氏族譜序蕭山詹氏居邑西白  
馬湖之濱二十餘世矣類謹慮敦樸力田服賈間有負秀異  
游庠序者卒未顯貴赫奕故世系之先後支派之流別多不  
得而詳族故有祠粟主充初其中道光庚寅裔孫某等理而  
董之由近而推諸遠由分而溯其合詳其可知者而略其不  
可知者輯為宗譜而告於端履曰吾族不知所自來相傳南  
宋時有諱駸者登大魁啟歷中外其幼子諱純居蕭山是為

筆錄十

三 會稽徐氏刊本

遷蕭之始祖又別族居諸暨詹家塢者亦祖於駸但其字作  
樸疑莫能明不敢與之通譜也惟吾子博稽焉端履按詹之  
得姓世咸謂出周宣王之支子封詹侯仕為周大夫此據明  
凌迪知萬姓統譜言之耳夫姓氏之書現存者莫古於林寶  
元和姓纂其於詹氏也僅云楚詹尹之後有詹何善釣鄧明  
世姓氏書辨證糾其誤而不詳所自出况晉有詹暇號有詹  
父鄭有詹伯世之相去不甚遠遠必泥詹侯為受姓之祖此  
譜牒之依託不足為徵信也若吾郡詹氏顯於宋時洪邁夷  
堅志稱為會稽巨擘有撫幹者富於財子元宗為諫官孫駸  
魁天下今考張元忭紹興府選舉志詹京登元豐五年進士

不係撫幹之官其弟承宗與弟林宗同登紹興十三年進士  
並無元宗之名知小說家附會之談傳聞異辭存而不論可  
也至林宗子駸字晉卿登清熙二年榜首累官龍圖閣學士  
知定國府而其子孫未有聞也蕭山當南宋時為畿輔近邑  
士大夫仕於朝者多僑居之或晉卿官京師曾寓其地而幼  
子遂因以家焉未可知也某等所輯之譜事涉創始不過粗  
具梗概然名字之莫考昭穆之難辨生卒之無存皆闕疑不  
書不敢向壁虛造以誣其祖深有合於敬宗之義故不辭而  
為之序

筆錄十

三 會稽徐氏刊本

於頌因錄存焉早從竹菊見襟懷市隱何妨與俗諧靜裏拈  
花徵妙諦忙中得酒足生涯摩挲古柏蟠同曲倚徙寒梅鶴  
與儂扶杖幾時聯洛社買山曾亦辦青糗勞勞鬢鬢紅顏改  
滾滾塵埃素願乖臥榻憐君增肺病閉關共我息心齋况看  
座上金尊泛差喜階前玉樹排樂意要耽魚在藻化機休似  
橋踰淮田園勉話桑麻好身世能如木石佳自顧盈顛添白  
髮相期攜手訪洪厓應思萬事歸知足但祝三多便乞骸下  
里司規容採擇莫因從事又偕偕  
後史某得此詩雖不能盡從然稍自戢影物故竟免於累  
有同學笑謂予曰君詩可謂感發人之善心而懲創人之

佚志矣子謝曰豈吾詩之力哉彼自能及早回頭耳

子於嘉慶戊寅歲悼亡中懷悽惻復遭外侮愈邑邑歎歎偶賦菊影一律以寄慨今尚藏篋中乃錄存之秋來未識黃花瘦對影方知瘦逼真林下風懷曾對酒燈前綺夢久成塵孤鴻留爪都無跡寒蝶循墻不避人獨有餐英搖落客每偕罔兩共傷神

子年來閉戶養痾絕不知門外事反招小人之忌謂子高自位置遂遭橫逆欺凌適有以行腳圖索題者率賦二絕云萬丈危崖撒手登興酣別徧佛前燈年來餘勇猶堪賈問爾入山能不能七級尖頭憶獨登蘭膏一炷續殘燈老僧切莫多饒舌何故能時謝不能柳下不恭之請愈知不免矣

筆錄十

圭

會稽徐氏刊本

嘉慶庚申先南陔師奉憲委赴姑蘇採辦洋銅時知吳縣事者為善化陶山唐公名仲冕與師同成乾隆癸丑科進士出一舊磚相餉師琢以為硯溫潤而澤因繪餉研圖徧徵題詠歸田後並令端履補作因賦七古一首以應命云不耕而穫語匪虛直向經訓勤菑翁修綆汲古功徐徐逢原左右差溝渠先生學優而仕歎六旬歸老西河居形聲訓詁窮六書以硯為田食無魚精義日出汨汨如丁壺乙酉悉屏除獨寶此硯如瓊琚故人所餉不可疎什襲奚啻千金儲雲霧斑駁殊蟾蜍歸然或是靈光餘或田或井各履梳實事求是無美譽先生韞匱而藏諸

子為邑姓作族譜序皆不畱稿其間有關於氏族考訂者不

可盡付焚如也故存一二篇以見梗槩○蕭山澇湖陳氏族

譜序澇湖環荏山荏山俗名長山之南陳氏聚族而居者有二居西

堡者別為一族曰西陳居東堡者則為澇湖陳氏其先世譜

系荒渺脫漏無徵不信宋元之間伯玉公自杭州遷居蕭山

石版衙為一世祖始有居址之可稽六傳至福三公卜葬來

蘇鄉始有墓域之可證九傳至月軒公仕明官刑部郎中始

有爵秩之可考十五傳至敦樸公始家澇湖大其族譜一修

於錫元公再修於機平公三修於列宸公道光丙戌族長某

等又合族眾而續修之問序於端履端履讀其譜而嘆其得

筆錄十

圭

會稽徐氏刊本

尊祖敬宗之道焉夫三代以上宗法明而官掌其事三代以下宗法廢而家自為書降及六朝崇尚門第北地姓著崔盧南朝望推王謝甚至寒門不躋華要士庶不通嫁娶於是單寒孤峻不得不遠託雲初近附貴盛以自張其闊閱歷今數千百年莫世系者沿其流弊仍譌踵謬而不知所返且或變而加厲即陳姓之著望於蕭山者凡十餘族按其譜牒類皆分支滂洑衍派太邱至於源流闕隔則憑虛臆造以為增續譜學其不可問矣獨澇湖陳氏則不然近宗始祖而不追述舊德詳列本支而不依附他族若邑東門之陳長濱之陳皆屢請通譜敘昭穆澇湖自伯玉公以來閱世二十有六而東

門世止二十長濱世僅十七且東門祖康義公長濱祖福一  
公以世以祖莫之能合則與爲親同姓而別自爲譜別嫌明  
微之意也若球上之陳榮山之陳雖離析轉徙舊乘不詳而  
球上實山自敦睦公榮山實出自敦歷公皆爲敦樸公之親  
兄弟溯本窮源遙遙可接則引與同譜而別爲一支明不得  
襲傍胡之稱也非慎之至而能若是乎慎故尊其祖而不敢  
冒不可知之祖以爲祖慎故敬其宗而不欲援不相屬之宗  
以爲宗其體例謹嚴創自舊譜而某等仍守其法而不廢殆  
古所謂賢子孫歟抑聞其族有義學有義田規畫燦具所以  
敦任郵而厚風俗有非他姓所能企及則其收族之道固不  
在區區譜牒之修明已也○龕山施氏族譜序施氏著姓於  
蕭山凡幾族系皆出於魯施父之後源流荒渺無徵不信宋  
度宗時有諱有志行萬七者始自會稽豐山遷居縣龕山之  
北卽俗所稱山北施也舊有譜創始於三俊公其孫文照等  
續修之道光丁亥裔孫丙泰等又鳩族衆而增輯焉既成問  
序於端履端履曰氏族之盛衰繫乎墜形之厚薄而俗之貧  
富因之蕭山當吳越之衝瀾江逕其西浦陽江環其東北濱  
海尾閩洩焉恃龕山爲之屏障又北則赭山峙焉瀾江舊走  
南極兩山之間爲江流故道潮汐日澎湃地瀆於不能藝稷  
黍踐斯土者大抵蓋苦熬波掛席釣海儉然編氓家膏維寶

筆錄十

七 會稽徐氏別本

茲江勢北趨海昌曩昔沮洳下溼之區盡衍爲平陸膏壤宜  
五種復擅魚鹽吉貝之利服賈者麇集爰是街衢洞達閭閻  
比櫛串魚旆旗家給人足施氏介居其間歸然爲蕭山巨族  
夫族莫不由盛而後稍凌夷獨施氏之族則始衰而後盛溯  
自元明以來閱世幾二十類皆潛德弗曜罕有顯達聞於當  
世恭遇 國家重熙累洽涵濡生息百數十年遂得乘沃土  
之逸引養引恬熾昌寔大殆猶滄海之爲桑田愈積而愈厚  
果墜形之遷變使然乎亦由其祖功宗德綿綿延延引而勿  
替鬱久而始光也端履嘗觀周南以益斯之衆多喻子孫之  
繁衍一則曰振振兮再則曰繩繩兮三則曰蟄蟄兮若深望  
子孫秉仁厚之心而復深戒慎之效用能和集一堂而本支  
百世今丙泰等食舊德服先疇孝弟忠信克昌厥後而尤汲  
汲於敬宗收族之道蓋甚懼夫散者之不可復聚疏者之不  
可復親正有合於詩人敦勉之義故不辭而爲之序譜言有  
登宋度宗癸酉鄉榜今邑志不詳其名疑以傳疑可也  
吾邑地西自冠山至半月山南北十里地勢特高素無江塘  
俗傳以高地爲塘謂其地高與低處塘面等也後沿江漲沙  
日積日濶至十餘里居民逐漸開墾陞科別自築堤以防江  
水之入謂之土備塘故不編入江塘字號之內土備塘別有  
江塘字號乃私塘也乾隆癸丑鄉先達某公與長河來姓有連  
號挨序

筆錄十

六 會稽徐氏別本

竟徇其請一例修築而長河之私塘遂成官塘矣試思西江塘內之田每畝歲派錢二文官爲修築今長河圈入之田曾否派江塘歲修費乎卽此一端而論恐某公亦無辭以對矣

仁和關東泉 涵 嶺南隨筆載粵瘴有四瘴於春夏者曰青草曰黃梅瘴於秋冬者曰新禾曰白茅四者均病人而青草黃梅尤毒蓋春草方生百蟲並出結而爲非煙非霧之狀初起極微漸且四布遇之者務閉口塞鼻伏土中乃不爲害至於入九月間白茅際天熱毒伏地人略沾染輕則寒熱往來爲冷瘴重則鬱火沉結爲熱瘴甚且失音爲啞瘴又木樨開時有木樨瘴亦稱香花瘴誤吸之毒不可救治之法利在閉

筆錄十

九 會稽徐氏刊本

者開之結者下之粵醫常用芒硝大黃以是故也然惟質厚者當之未可概論

又言測颶之法總於立春立夏日值鬼宿卽知是年必颶作所謂一鬼打節二鬼打節也起於朝而勢極凶猛者颶卽止以其未純乎陰也起於暮而勢頗柔緩者一發必七日柔本陰之體暮又陰之極也颶周四方遇南風輒回者風以南爲正也颶起得雷便不成颶成颶後得雷亦止者一爲陽所制一爲陽所搏也七日後無雷亦止者七日來復陰陽之道也

颶藏厓州山中地有颶穴土人善禱之稱爲息風山又有颶草爲蟲所化南人卽以葉之拆敷占颶數颶神稱母者颶合

四方之風爲風故以母稱之

又言花燕出雷州西湖其色紫巢荷花中雷州謠云燕燕飛入荷花尋不見荷花落盡燕無依歸去猶銜花一片明年花發莫東西還向荷花深處棲人間不似荷花好莫使空梁有燕泥

偶檢舊篋得絕句四章失載原題憶爲邑李橋東令君芬。雲南昆明人嘉慶甲子舉於鄉端履亦以是年以優行貢成均故敘年誼頗篤令君以嘉慶己巳科成進士以知縣卽用先任嚴州分水 題其尊人省園先生小照也錄之於後琴堂縣移劇蕭山 深處舞萊衣飲露餐英樂古稀兩載板輿會小駐衙齋長記

筆錄十

三 會稽徐氏刊本

蔭蘭暉歸來三徑尙依然松菊盤桓又五年豈做羲皇成小隱淵明何似竹林賢杖杖吟秋弄色怡望雲五色祝期頤

庭桃李知多少培養都蒙雨露滋椿堂向日頌恒春新錫

恩綸荷 紫宸遙指湘湖看子舍花栽滿縣似安仁 橋東後音問有年矣

歸里今不通

今人但知廢爲興廢字非廢之本義也說文广部廢屋頓也從广發聲段若膺大令 玉裁 云頓之言鈍謂屋鈍置無居之者也引伸之凡鈍置皆曰廢淮南覽冥訓四極廢高誘注廢頓也古謂存之爲置棄之爲廢亦謂存之爲廢棄之爲置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云廢置也於無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

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莊子曰廢一於  
堂廢一於室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殖列  
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箸猶居也讀如貯廢之爲器如祖之  
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法去之爲藏端履案今世以兄弟析  
居爲析箸猶存古義也  
流俗習焉不察竟以箸  
爲七箸字失之遠矣

族會祖母汪太孺人撫孤守節事詳家乘其子允達暨孫曾  
輩累乞人題詠以闡幽光端履亦敬賦二律云烏衣巷口崇

坊樹大母流芳百廿年筠栢榮垂 旌節錄薈薇盟誦贈言

編上頭黃鶴題崔顯題詠多館閣前輩 下走青雲附馬遷尙願文孫

勤採訪西河手稿好同傳節母墓誌云西河先生所撰端履  
會得其手稿附節婦元孫據青收

筆錄十

三

會稽徐氏刊本

棟筆衷貞越女吟人間流落劇傷心一朝歸趙成完璧諸

題詠眞蹟頗多散子勸又庭仿汪氏雙節失近始陸續收歸此事推韓定鑄金堂墨刻體擇其佳者鑄

石以 矧助藐孤敦善行孤子允達秉母遺訓蓄秘笈增祀典  
修先塋輯家譜其他善行不可枚舉

即今嫠婦嗣徽音母元孫婦陳氏丁氏  
倪氏俱青年守志都符太史翰軒採珠

玉行看滿藝林

春秋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杜注即祝其也地理志濟南

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

臺爲定公會齊侯處恭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齊魯兩君

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

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是彙纂明以萊蕪

之夾谷當春秋之夾谷矣乃洪稚存編修亮吉乾隆府廳州

縣志於萊蕪下云夾谷峪在縣南三十里春秋定公會諸侯

于夾谷即此端履案夾谷之會止定公  
及齊侯耳此云諸侯亦誤於淄川下又云夾谷

山在縣西南三十里萌水出焉名祝其左傳定公十年公會

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又于贛榆下云夾谷山在縣西四十里

左傳祝其實夾谷今祝其縣故城在縣西五十里一地而三

異其處何其莫知適從耶又洪志於江蘇徐州府邳州葛嶧  
山下云在州西南六里禹貢嶧陽

孤樹班固云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於山東兗州府鄒縣嶧

山下又云在縣東南二十里一名邾嶧山亦曰鄒嶧山書禹

貢嶧陽孤桐班固云嶧縣

筆錄十

三

會稽徐氏刊本

爾雅所載多古藥名即以釋草言之如薜山蕪爲當歸赤袍

薊爲蒼朮荏菹爲益母葵萎爲葳蕤勞隱惹爲桔梗之類

其與今名同者如苜蓿貝母草亭歷茨菰  
藜芊地黃漢貫衆之屬尤不可勝數嘗欲取

爾雅全書區分五藥種類周禮天官疾醫五藥  
鄭註草木蟲石穀也別著釋藥一

篇如甘草見釋地屬  
羊見釋獸之類已得數十條今老病侵尋知不能償此

願矣故散附筆錄中其釋爾雅而不關藥名者亦並存焉

嘉慶丁丑余在省垣買得舊板六書統一部中夾素箋小幅

驗係前明紙色中有七絕四首每句各寓藥名頗覺工巧末

不署姓名究不知其何所指也此箋久爲溷友攜去無從蹤

跡其詩尙能記憶因錄於後里環城郭祇三七守禦多疎乏

射千何苦參商殊意見車前不著祖生鞭天門冬日少雷霆



海帶潮聲入夜聽只恐謗書騰惹苴掛音飛遞馬兜鈴昏黃  
連日動風塵滿地梅花未見春附子家書希早達白頭翁老  
又家貧最憐少婦鬱金香知母情懷也感傷莫怪從軍無遠  
志使君子細為商量

居易錄載周中丞即吾邑石公先生說明萬厯中浙江某提學試士

於鄞謁 聖廟畢坐明倫堂願階砌古槐蔭極濃鬱出一聯

令諸生屬對云綠槐夾砌午陰匝地埽難開楊崑阜庶子應  
聲對曰紅杏出墻春色滿園關不住提學擊節歎曰子必狀

元及第已果中甲辰會狀兩元楊諱守勤

會稽章實齋先生名學誠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深於古法律端

筆錄十 會稽徐氏刊本

屢偶以此條質之先生曰說部記載無關文義然亦不可

草草如云試士於鄞鄞字當作甯波以楊慈谿籍若僅試

鄞士則楊不得與矣且提學校士試甯波屬屬非僅試鄞

也楊崑阜庶子下當增時尙為諸生五字不然竟似庶子

對提學言矣有是理乎會狀兩元當省作狀元二字上云

子必狀元及第下云會狀兩元則會字從何雜出耶先君

聞之戒端履曰汝輩作文當刻刻如此留心自然精密不

苟矣

阮相國師浙江詩課錄青田端木子舞國卿風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七律二首尙嫌刻劃題字未免着迹因各擬試帖

一篇存為家塾規範。風暖鳥聲碎芳樹風初暖聞聽鳥聲唾

盡真其碎布穀仁催耕縷似千絲晰香如百和成柳堤兼細

雨花塢報新晴小弄吮猶澀初調韻未清剪來憑社燕轉處

想流鶯葉細還裁柳簫吹並賣餉一枝棲 閩苑春色滿蓬

瀛口高花遲日高颺彩春光卓午逢低翻花四照深護影干

重馳隙義停轡尋香鶴遊蹤倚闌看兩面對鏡似雙峰掠趁

銜泥燕忙輸釀蜜蜂乍騰初旭上未許夕陽春風力隨絲軟

煙痕入檻濃晚來梨院靜坐對月溶溶附端木子舞原詩

望鳥歸聲碎作新聲響積環花氣一簾吟午寂草香滿院晴

春開韻流扇影爭歌處薰入琴絲對拂問天願無端破詩題

幽人正爾未開關○日高花影重出樹花枝勢不齊幾重影

日乍高低蝶團空裏綠香誤鳥入關邊為翠迷十女游絲難

筆錄十 會稽徐氏刊本

到地一天飛絮未沾泥濃陰不

覺情移處又見關于月射西

案子舞詩既云鳥入關邊又云關于月射西未免重

複然風簷寸晷之作原與抱膝長吟者不可同日而語正

如吾師浙士解經錄序所云邠卿複壁所以見諒於後人

也

本草述三十二卷潛江劉雲密若全所著前有吳驥譚瑄陳

訐毛際可諸序刊刻精工紙墨堅潔其持論皆粹然儒者之

言非俗醫所能窺其堂奧即第一條雨水云立春節雨水李

時珍謂宜煎發散及補中益氣藥是因虛搏謂其得春生發

之氣也如梅雨水時珍則謂其皆受溼熱之氣鬱遏熏蒸釀



爲霏雨人受其氣則生病物受其氣則生衝故此水不可造  
酒醋卽此說觀之則梅雨水不宜用矣又液雨水立冬後十  
日爲入液  
至小雪爲出液得雨謂之液雨云時珍主治殺百蟲宜煎殺蟲消積之藥蓋  
因此雨在嚴冬而百蟲皆伏蟄故取此義爾此書雖多糾時  
珍之失然實足與本草綱目相輔而行也

嘉慶戊午阮相國師以春草七律限元刪麻  
陽諸韻科試杭郡士子

佳作美不勝收然大約緣情賦物旖旎芊緜惟錢塘陳文湛

一篇云雁塞龍堆道路長客愁如海更茫茫煙濃古戍思盤

馬日落荒原正放羊萬里平沙春似繡千秋漢塚土猶香遙

知紅袖刀環夢歌到蘼蕪已斷腸聲調悲壯有一洗萬古凡

筆錄十

圭 會稽徐氏別本

馬空之概

春草詩佳作雖多然求其通篇一氣渾成者絕少因做摘句

圖之例各錄一二聯於後紅豆空迷游客夢玉鈎誰弔美人

魂錢唐陳文燕好夢又催前日句倦蹄重踏去年痕仁和梅花夢

後春纜到燕子歸時客未還南浦從來牽別恨絕勝楊柳不

禁攀錢唐陳鴻壽南浦有情偏送別東風無客不思家仁和湯亦

將綠意迎歸雁詎有春心薦落花錢塘姜密綠楊細雨清明路紅

杏春風上已山錢塘孫十里亭邊春一片小紅橋外路三叉

連天風雨迷寒食半徑牛羊飯落花錢唐葛方展青連柳線煙三

徑紅襯桃花水一村仁和朱景桓回首隋堤接楊柳消魂青冢怨

琵琶海鹽徐鈞吟成綠意渾無賴生出紅心別有根仁和孫同元小雨

微風皆入畫新苔嫩柳並生香簾波款款搖流水院落陰陰

正夕陽錢塘梁祖恩

余邑學署多方竹道光壬寅春雪連旬盡遭壓折端履因從

何星橋學博乞得數株製以爲杖爰銘之曰伊會稽之嘉植

兮別種類於質管縱虛心而勁節兮質獨抱夫直方不隨俗

而轉圓兮象符於震之蒼筤似太舉之削成兮肯踰矩而磨

光恐謠詠於羣卉兮爰託迹於宮牆冀四時而不改柯兮用

則行而舍則藏柰嶽嶽而違俗兮竟見欺於雪霜被摧殘而

挫折兮匠者不顧於道旁幸君子之憐材兮出塗泥而承筐

筆錄十

圭 會稽徐氏別本

是將擇一枝以惠我兮爰拂拭而美彰願爲杖以相倚兮製

有類於截肪仗逍遙而散步兮免中道之彷徨匪離羣而獨

立兮確然自守夫故常惟我與爾有是兮交訂君子毋相忘

又製方竹爲杖贈陸紉菴芝祥典籍并賸以四絕云君亦年

餘五十衰孤懷難與世相宜但須扶杖看山色我得質管贈

一枝此君秉性最剛方娟潔原殊世俗裝只與幽人最相契

不因塵俗便和光北幹峯高一徑通仗伊導我過橋東行吟

也覺相須急枉被人誇嬰鑠翁不扶麟角不扶藜藉爾平安

手自攜海上方壺眞咫尺借對美酒情人提

有謂予第四詩曰此眞俗語所稱海話矣或解之云今之

話無往而非海矣與其局促於江湖何如放懷乎溟渤故

古今記載之書潘自牧日記纂瀾海王應麟曰玉海陸楫

曰說海子笑謝曰飲河之量不過滿腹敢效木元虛之賦

海哉

春秋書以師者三桓計一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

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

楚人戰于柏舉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

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

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

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

筆錄十

毛 會稽徐氏刊本

曰以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

爾雅釋蟲蠶打蠶郭注赤駁蚘蟥王伯申尚書引之曰蠶之

言廐也古者謂雜色為廐或借龍字為之周官牧人用廐犬

故書並作龍杜及先鄭司農或讀為廐或讀為駘皆謂雜色

又中車龍勳鄭注龍曉也又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先鄭同

讀故蠶之赤色斑駁者謂之蠶義與廐同也打之言賴也

積赤也蠶色赤駁故又謂之積蠶釋文打本又作打玉篇打

丑輕切今本輕蠶打也廣韻丑貞切丑輕丑貞之音並與賴

同說文經赤色也或作賴或作打打並從丁聲故字亦相

通也玉篇以蠶打二字連讀段氏說文注謂蠶打為蠶之一

名讀爾雅者誤以打蠶為句皆非也蠶打蠶蠶飛蠶二句文

同一例若以蠶字自為句則與上文小者蠶相複矣

重論文齋筆錄十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筆錄十

毛 會稽徐氏刊本

蕭山王端履

論語所重民食喪祭朱註僅引武成釋之而無所分別 禮屬  
 案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孔傳謂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是民與五教分爲二事又云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  
 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是食喪祭三項又統注於民蓋緣爲  
 惟字所誤耳論語孔傳則云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  
 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則是民食喪祭四項並列朱  
 註既未明晰似當依論語孔傳爲是或以民字絕讀以食喪  
 祭三項申入民字中蓋本尚書孔傳後說或以民食連讀與  
 喪祭並列爲三則未知所本也

筆錄十一

會稽徐氏刊本

江西巡撫吳公 文錄 奏稱江西鄱陽湖面寬濶著名險要通  
 省漕艘均須由此經行湖濱之左盡鎮尤爲極險向有元將  
 軍廟一座靈應顯著往來船隻無不肅恭祀事以祈神佑前  
 於嘉慶十四年間欽奉 上諭江西鄱陽湖面寬闊素稱極  
 險每遇春漲較盛風信靡常各帮船於銜尾渡湖之日往往  
 猝遇暴風無從收泊以致人力難施殊堪憫念因思該處湖  
 神向昭靈感著該撫親往虔誠祝禱俾此後各帮平穩渡湖  
 以迓神庥而昭呵護等因欽此經前撫臣 先福 遵 旨致祭  
 奏蒙 勅部封號經部移會內閣撰題覆奉 硃筆圈出顯

應欽此並於每年春秋官爲致祭在案至今祀典尊崇護漕

助運久荷 神庥本年起運二十年漕糧經糧道潘鐸於督

運渡湖之先潔誠致禱默祈保護雖迭遇大風皆得穩渡無

恙各弁丁均稱虔感茲據該糧道潘鐸詳請 奏懇 頒給

匾額前來合無仰懇 天恩給予匾額以酬 神貺云云奉

上諭吳文鎔奏請給湖神聯額一摺江西鄱陽湖神助運

護漕久著顯應本年督運渡湖迭遇大風均得化險爲平自

應特頒匾額以答神庥發出御書匾額一方對聯一副著吳

文鎔祇領敬謹懸掛欽此

水神管轄各有分地浙江則靖安公張夏司之公吾邑人

筆錄十一

會稽徐氏刊本

事詳府縣各志

家恭甫弟得家舊藏十里梅花一草堂印章因繪爲圖徧教

同人題詠子賦詩云十里梅花一草堂玲瓏篆石發光芒

餘小集親鈐徧留與文孫韞匱藏 族伯祖繪宣公詩 新圖舊

澤共綿長十里梅花一草堂瓜瓞種餘兩株樹春來老屋逗

寒香 南陔師寄先君詩有何時瓜瓞種梅花及 論詩最愛陳

無己意足不求顏色似十里梅花一草堂前身從古多如此

時家弟仲孺議 五嶽游難舊願償頻年婚嫁尙平忙何時清

其象形未肖 恭甫賦詩見答意 十里梅花一

草堂中藏養老壽親方親顏有喜知難老汝已含飴我弄璋

有未盡復成四絕

紙窗竹屋劇荒涼十里梅花一草堂畢竟壯懷消不得論交

時約我聯牀詩囊太富宦囊翠誰憐司馬青衫溼十里梅花

一草堂樓蓑笠笠相逢揖品味會將百艸嘗賦成藥性擅岐

黃何須更議廬山面十里梅花一草堂恭甫復以詩來再酬四絕十里梅

花一草堂當年馬糞盛諸王珉邪風調今誰在巷口烏衣尚

夕陽老槐已壞柏亭荒子宅先族侍郎公所居恭甫宅先族

以茂槐自號今此宅分屬族敬甫弟余幼時老輩尚名其地

為槐樹下今無知之者恭甫宅旁柏樹為玉息公手植舊有

亭名柏亭今樹尚婆孝而亭久已頽廢矣十里梅花一草堂此畫流傳百年後歸

然也並魯靈光百花留待孝先探戲言嘉話君知否道光戊子蒙弟

赴試省垣南陔師賦詩龍行端履和詩碧樹羨他梁棟器百

花留待孝先探次年子敬果游邑岸今歲科試列前茅行食

編戲言送十里梅花一草堂良駒大有和羹手自在披裘六

成嘉話矣今年酷熱殊甚恭甫臥游便覺清寒

月涼何須曲逕借禪房擬向祇園寺避暑臥游便覺清寒

甚十里梅花一草堂天氣酷暑偶抱小恙恭甫復以詩來不

萬樹梅花得句忙玉昆我竟愧元方流金無計鏤明月小病

偏逢夏日長梅花與爾結緣長不斷吟情不斷香脫手彈丸

傳萬口新詩漫許鑿檀藏城市不宜麋鹿性桑麻最愛水雲

鄉邨居得遂聯牀約不種梅花種棗梅花吹落韻悠揚五

月人間無此涼昨日倚樓三弄笛江城詩律太頽唐昨以江城五月

落梅花題課同甲庚舊業勉青箱桂籍關心玉兔涼明歲好

學詩無一住者辛卯好語阿咸須努力秋風轉瞬是槐黃童洪作戲便逢場煞尾詩

筆錄十一

三 會稽徐氏刊本

餘又六章從此右軍真誓慕不教煩惱擾枯腸

右六章前有煞尾詩一首因太涉游戲刪去不錄

道光戊子邑苧蘿王氏修輯宗譜其族致雲進賢等各乞端

願為其先人作傳以光家乘端履曰必無諛辭無愧辭方可

以應命也致雲等許諾乃各據實而為之傳。禮賢王公家

傳公諱公璧字禮賢姓王氏世居蕭山苧蘿村父立階公生

三子公其仲也少厚重好學制行瀟灑事父母能得歡心友

于兄弟無間言伯父渭熊公無子立階公命以長子公璇為

兄後公故為家督佐立階公理家政乃舍學援例為國子生

非其志也立階公素謹愿或欺其懦中以事經歲不解公推

誠相與構譽者愈服願修舊好公待之如初無纖芥蘇怒人

益推為長者與人交未嘗疾言遽色而御家有則門以內無

嗜鳴聲村處邑南隅地磽瘠居者率力田自給公卑服勤操

作苦樂與僮僕同會計出納視歲豐儉以制用或議其勞力

公喟然曰吾不能學而得祿願可使耕而餒乎公族為邑著

姓多秀良遊庠序者林立鄉試輒擯於有司公期望肫切糾

族取釀金月課宗人於家祠而督諸子學尤嚴每日暮自塾

歸必命取所業而背誦之稍艱澀則厲色責其熟習至夜分

不輟曰吾以家累故廢學但歷世積厚子孫當有以科第起

家者吾不敢姑息負祖宗培養也由是諸子爭力於學嘉慶

筆錄十一

四 會稽徐氏刊本

成宣公子致雲舉於鄉道光乙酉大挑一等分發陝西試用  
知縣能承公之志者公生於乾隆乙酉年卒道光丙戌年春  
秋六十有二配韓孺人子二長卽致雲次桂蟾論曰公恂恂  
鄉黨庸言庸行無以表異當世 端履 與致雲交久跡公生平  
行事實有大過人者道光癸未諸暨江水驟發臨浦塘危甚  
公命致雲冒風雨隨眾晝夜救護塘獲無恙是歲邑大饑電  
牧兩地尤甚待哺者數萬口賑有定額當事者謀於邑人士  
勸輸財展益之 端履 請於公公慨然許諾首出金爲同族倡  
事獲濟江塘被水嚙多陷鰥眾議修築而憚費鉅有謂宜按  
畝出錢者迹涉科斂仍定鳩費興役時議捐者屢又歲歉眾  
多觀望公復倡捐無吝色非好義而能若是乎彼席豐厚雄  
視鄉里遇公事則縱觀較量簞食豆羹見於顏色公故中人  
贊而救災禦患爲所當爲其度量之廣隘相去奚啻倍蓰哉  
因據致雲來狀謹加註次並附 端履 所見聞俾垂諸家乘以  
傳不朽焉 附像贊○公子致雲等既狀公行事俾端履爲傳  
類類肩修偉整肅展拜神采煥發和藹之氣宛肖生平時公  
歿已二有以致雲丹青築施福無俟端履 端履 錫類實  
請不已乃復爲之贊曰振靈風於庭戶兮仰冠裳之格雲等  
營效之難聞兮瞻令色與令儀溯立身之庸德兮政由孝友  
而施與人恭而有禮兮復見義而必爲傳教薄而寬鄰兮挽  
未俗之挽瀆爲鄉黨所矜兮痛天平之不慈遺望老成之  
典型兮往者不可復追幸後昆之垂裕兮令名思父母胎化  
專城於鄞杜兮秉彝訓爲慈惠之師不於其身必於子孫  
○ 吾匪天道之不可知公而稱之兮斯贊公無滯辭

筆錄十一

五 會稽徐氏刊本

王家瑞別傳 王姓以執技來城市者子所議凡二人具  
昭擅繪事家瑞業攻木皆苦心志勞筋骨致小康景昭後以  
家累喪其賞獨家瑞終始勤力晚境益佳子孫蒙業而安未  
有艾道光戊子王姓輯族譜其子進賢乞爲傳以此家乘子  
以家瑞隱跡市廛無嘉言懿行可傳後世善辭焉進賢固請  
不已因思人子莫不欲顯揚其親冀一語表彰而不可得其  
抱恨當無終極况志有大小量有廣狹如家瑞者亦可謂竟  
其志而滿其量者已遂爲之傳君諱聚泉家瑞其字也世居  
蕭山芋蘿鄉先世潛德弗曜君生而貧習藝事隨工師營繕  
餼廩所入不足供餽粥迺挈家入城僦居南藥橋下治故業  
敦樸食力年已三十矣小屋一椽劣蔽風雨橋北達縣署東  
接城隍廟巔塵湫隘吏胥販夫所錯居茶肆酒樓飲食歌舞  
所徵逐惡色惡聲晚若塗炭君雖廁其間由由然不忍去和  
光同塵行類柳下願執事敬與人忠察言觀色犯而不校人  
故咸樂與君交業漸起子幼讀書小學樓與君屢抵隔數垣  
寒暑晝夜寢饋其中甫休衣問邪許聲自遠而近則君先匠  
人以昇材也子亦起盥漱畢坐南牕下旋聞斧刀剝啄聲則  
君先匠人以操作也漏三下子就枕聲猶未輟如是者以爲  
常後子書舍移於重論文齋距君居稍遠又人事牽迫無復  
曩時聞難起舞之樂而君業日裕然履豐如困老而益壯不

筆錄十一

六 會稽徐氏刊本

獨梁肉不衣裘帛脫粟糲袍不以爲恥其刻勵多類是君生於乾隆己卯年卒道光乙酉年春秋六十有七配董氏繼娶倪氏子三進賢用賢進德贊曰余於君所見所聞如是耳無諛辭無曲筆據事直書之義也進賢來狀稱君事父母孝友于兄弟生養死葬獨任其事不以累兄弟也自奉極薄而與人惟恐不厚親族有負貸者未嘗取償也進賢固不能文或惜有其事抑好事者爲之余故不據以立傳家弟端蒙曰孟子之至今世匠人皆舍之而用矩惟治圓器者則尙用規家瑞業盤區之屬者也其磨礪圭角隨俗轉圓深有所得於規之旨者乎何不以此意作贊辭然其譜已成不及追改姑附其說於後

筆錄十一

七

會稽徐氏刊本

昂師之門任新昌知縣移劇嘉善託疾去官病痊坐補原缺甲申乙酉間來署吾邑篆事出其刻谿送別圖索題因賦一律應之云天姥峯高刻曲深循良撫字最關心官箴夙凜勤兼慎清節時攜鶴與琴人在鏡中調玉燭材掄管下度金鍼魏塘移著飛鳧易去住情懷兩不禁湘湖幸遇使君來潮撼西陵日幾迴擬障風清資菰在共欣民物止春臺十年臭味騰鶴譜百里農桑仗驥材寄語沃洲諸父老棠陰一樣荷栽培

說文象部豫象之大者賈侍中說不害於物从象于聲段若膺大令注云此豫之本義故其字從象也引伸之凡大皆

稱豫故淮南子史記循吏傳魏都賦皆不豫價周禮司市注云防証豫皆謂賣物者大其價以愚人也大必寬裕故先事而備謂之豫寬裕之意也寬大則樂故釋詁曰豫樂也易鄭注曰豫喜豫說樂之貌也亦借爲舒字如洪範豫恒煥若即舒恒煥若也亦借爲與字如儀禮古文與作豫是也

說文犬部猶獵屬从犬酋聲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猶案爾雅釋獸云猶如鹿善登木曲禮曰定猶豫正義曰說文猶獵屬豫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豫街談俚語皆可入詩但視其運用何如耳如蛙翻白出謂翻死紫之長此明人笑柄也新建裴春州元善云萍政翻白出

筆錄十一

八

會稽徐氏刊本

才數說青歸又云皮唐都中土產也會清吳梅梁云窗隙光陰騰野馬簾涼息報隙字當讀作虛字與詞字有隙則日光穿入而野馬起矣無隙則不見也自了漢湖南大吏謂吾同鄉汪龍莊先生也見病榻嘉慶甲戌端履在京邸爲陸文恭公述之公曰大難大難遂即席尋丁巳上進履字了漢廿年尙有未歸人蓋是時公宦京師已十九年故感慨係之

今世婦女喜以翠羽塗於金銀首飾上謂之點翠不知自古有之左傳二十四年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鴉注杜注駭鴉羽注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云青羽出交州郭璞云似燕

紺色生鸞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然則鸛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鸛羽以為冠也案鸛鳥毛短不可以織聚以為冠其即今之點翠歟

偶買得今古輿地圖中有一箋七律云去年秋穫本豐穰里社傳聞足糧民氣轉因風鶴動縣官祇解送迎忙惠沾桑梓壽吾輩劇演衣冠怕上場同是書生無善策况兼難散石田荒書法秀逸尙是明季遺墨邑君侯公萬福見而愛之因舉以為贈後侯卒於官此箋不知流落何所矣侯嘉慶丁丑進士漢軍鑲

嘉慶甲子乙丑間同人歲為消寒雅集必徵文考獻或出新意定為鵲政不能者以巨觥迄今幾四十年朋輩凋零殆盡其酒今亦並遺忘今略記二則錄之皆所謂連理枝也

筆錄十一

九 會稽徐氏刊本

○一以四書二句以上句末字下句首字合一葉名道不遠人參也魯人諸侯之寶三七里之郭三白雪之白微子去之白微子仲以防風乎舞雩防風不知為不知母命之知殷鑒不遠志於道遠仍舊貫泉皆悅之賈方寸之木賊夫人之子木

類路請子之車前日於齊車前事親為大黃衣狐裘黃仁者如射干戈威揚射干長一身有半夏日則飲水半

皆稱不孝焉木願車馬勃如戰色馬勃與其弟辛夷子思以易

天下等○一以四書二句依前合一縣名可合者甚多今事錄其新穎者

孰為大興於詩大興荷日新陽虎欲見孔子新教者必以正定

而後能慮正不侯駕而行唐虞禪唐詩可以興山徑之蹊

止子路宿遷於負夏宿遷之則有望江漢以灌之望江大夫

以旌德不孤旌德之斯來矣而後能慮來君子之所以教者

五河不出圖五河而未嘗有顯者來鳳鳥不至來鳳所惡於上猶

之與人也上彼以其富陽貨欲見孔子富陽草上之風必偃

也解遂有南陽城非不高也陽城吾斯之未能信宜民宜人

宜誠不以富民之為道也富五十以學易門人治任將歸門

德之不修文行忠信文顯而不扶風乎舞雩扶

筆錄十二

十 會稽徐氏刊本

下一句第一字合一物如合縣名以信近於義宜民宜

人合文之以禮樂水信無分於東西合文是也有所謂

並帶蓮者以上句下一字下句下一字合一物如合藥名

則以馮婦攘臂下車不敢以陳於王前合車前膾不厭細與

其弟辛合細是也此皆飛鵲故事銷夏間談偶一效顰亦

無傷於大雅也



又云朮山薊卽今之白朮也楊枹薊卽今之赤朮也陶宏景

云朮乃有兩種白朮葉大有毛而作梗根甜而少膏赤朮葉

細無極根小苦而多膏部晉酒正義爾雅別山薊枹薊之名

爾分朮爲二種是也赤朮今呼爲蒼朮

又云薛白薊郭注卽上山薊又云赤枹薊郭注卽上枹薊端

案其名既見於前矣不知何故重出一篇說已見前今年

述七旬知力有不能矣故以所釋者散子嘗欲輯爾雅釋藥

或云當歸以白者爲尙未免望文生義郝行義疏陶注

本草云應陽所出色白而氣味薄不相似呼爲草當歸唐

本注云當歸苗有二種一種似大葉芍藥一種似細葉芍

藥細葉者名蠶頭當歸大葉者名馬尾當歸陶稱應陽者

蠶頭當歸也如唐本注則白薊葉較細卽蠶頭可知山薊

葉龐大卽馬尾矣陶註馬尾當歸稍難得出隨西端履案

俗所稱荷包牡丹吾鄉多植之盆盎以供清玩然其根皆白未見有赤者

又云離南活菴郭註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蘆正白

零陵人祖日貫之爲樹端履案秦祖當是植字之誤貫當是灌

字之誤中山經云升山其草多寇脫郭彼註寇脫草生南方

高丈許似荷葉莖中有蘆正白零陵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

邵晉插正義既引此文又云祖日貫之四字疑有脫誤何也

邵正義據陳藏器本草謂卽今之通草郝義疏又謂古之

通草今之木通姑兩存其說以俟考

又下倚商活脫郭注卽離南也一草再見未知何故

又云芳隱葱郭注似蘇有毛今江東呼爲隱葱藏以爲菹亦

可瀹食郝行義疏陶註本草云桔梗葉名隱葱可煮食之

療蠱毒是隱葱卽桔梗然別錄一名薺芫陶註則云薺芫非

桔梗而葉甚相似今按桔梗葉較薺芫稍長而不圓華紫碧

色與薺芫又別故陶注以別錄爲非蓋薺芫雖名甜桔梗其

實非一物也郭云似蘇有毛管子云薺葉似薺葉以長二者

復與桔梗異類篇又謂隱葱菜名似蘇

又云毛頭薺郭註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薺廣雅云女朮也

郭正義云髦一名頭薺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頭薺郭云

大門冬一名頭薺是也

又云蒲葦郭注今澤葦郭正義云蒲一名葦卽澤葦也莊子

釋文引司馬彪云陵島一名澤葦隨燥溼變也劉向九歎云

筐澤葦以豹韜兮王逸注澤葦惡草盛於葦蕪無益於用也

案澤葦今方書通用之豈漢時尚未入藥耶劉向所言

又別是一種耶釋州贊牛屠郭注毛詩傳曰水葦也如續斷

李巡云別一名案上文云薺芫郭注云冷澤葦魏風汾沮如

云言采其薺毛傳薺水葦也本州謂澤葦一名水葦陸璣疏

亦以薺爲澤葦是則薺也薺也薺也牛薺也一物而四名

也郭意以薺一名木薺別言其形狀本於李巡爲義也

又云薺藤薺冬郭註門各其名滿冬本草云邵晉插正義曰

猪藤一名麥冬上文頭藤爲今之天門冬此則爲今之麥門冬也本草別錄云麥門冬葉如韭冬夏長生陶註云根似藤麥故謂之麥門冬今所在有之蘇門音同郭義疏謂即書薇恐非

又云復盜庚郭註旋復似菊邵音滿正義曰本草云旋覆一名金沸草陶註云出近道下溼地似菊花而大圖經云今所在皆有二月以後生苗多近水旁大似紅藍而無刺葉似柳莖細六月開花如菊花上黨田野人呼爲金錢花

又云味莖藉郭註五味蔓生子叢在莖頭郭義疏謂即行義疏日本草五味一名會及陶注今第一出高麗多肉而酸甜次出青州冀州味過酸其核並似豬腎又有建平者少肉形核不相

似味苦亦良唐本注云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

又云野慰牀郭音牀也一名馬牀廣雅云郭義疏曰本草蛇牀一名蛇米別錄一名蛇粟一名龜牀一名思益一名繩毒一名蕞蕞一名藉藤陶注云花葉正似蕞蕞淮南記論篇云夫亂人者芎藭之於蕞本也蛇牀之於蕞蕞也此皆相似說林篇云蛇牀似蕞蕞而不能芳是皆陶注所本

又云菟奚顯凍郭注款凍也紫赤華生水中郭義疏曰類凍即款冬類款聲轉凍冬聲同也本草款冬一名裘吾一名顯凍一名虎鬚一名菟奚廣雅云苦葶款凍也凍與冬義

筆錄十一

會稽徐氏別本

亦同此草冬榮忍凍而生故有款冬苦葶諸名西京雜記引董仲舒曰葶應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寒水經注引述征記

云洛水至歲末凝厲則款冬茂悅曾冰之中按款冬蓋有二種藝文類聚八十引吳普本草云款冬十二月花黃色陶注本草云形如宿蕞未舒者佳其腹裏有絲其花乃似大菊花如吳陶所說華俱黃色與郭注異唐本注云葉似葵而大叢

生花出根下不言花色蘇頌圖經又有紅花者葉如荷此說蓋與郭同又本草款冬藥吾爲一物如急就篇藥吾款冬又爲二物顏師古注以款冬生水中花紫赤色藥吾似款冬而腹中有絲生陸地花黃色然陶注言腹有絲者即是款冬非

筆錄十一

會稽徐氏別本

藥吾則此蓋一類二種也

又云芊地黃郭注一名地髓江東呼芊音枯本草地黃一名地髓別錄一名芊一名芑公食大夫禮云銅芊牛藿羊苦豕薇鄭注苦苦茶也今文苦爲芊說文引正作芊古人芑羹用芊蓋取新生苗葉爲其益於人也蘇頌圖經云葉似車前葉

上有皺文而不光花似油麻花而紅紫色今按其華葉亦全似葦蕩子唯根實形味不同耳淮南覽冥篇云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然地黃亦主生肌肉張鷟朝野僉載云雉被鷹傷銜地黃葉點之

本草綱目云生者以水浸驗之浮者名天黃半浮半沉者

名人黃沉者名地黃入藥沉者爲佳

說文丁部厲旱石也从丁蕭省聲段懋堂若厲大令云旱石

者剛於柔石者也禹貢厲砥磬丹大雅取厲取鍛引仲之義  
爲作也見釋詁又危也見大雅民勞傳虞注周易又烈也見  
招魂王注俗以義異異其形凡砥厲字作礪凡勸勉字作勵  
惟殿厲字作厲而古引伸假借之法隱矣凡經傳中有訓爲  
惡訓爲病訓爲鬼者謂厲卽厲之假借也訓爲遮列者謂厲  
卽迺之假借也周禮之厲禁是也有訓爲涉水者謂厲卽瀦  
之假借如詩深則厲是也有訓爲帶之垂者如都人士垂帶  
兩厲傳謂厲卽烈之假借也烈餘也

筆錄十一

圭 會稽徐氏刊本

阮相國師巡撫浙江時以釋葵題試詒經精舍士子有程作  
一篇極爲精確敬錄存之葵爲百菜之主古人恒食之詩  
風周禮隨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恒見之  
爾疋於恒食之菜不釋其名爲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韭蔥  
之名而但曰葍山韭葍山蔥爾疋不釋葵其曰菟葵楚葵戎  
葵蔡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韭蔥之例也六朝人尚恒食葵故  
齊民要術載種葵術甚詳鮑照葵賦亦有豚耳鴨掌之喻唐  
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  
今爲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卽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  
錢兒淑氣者以花爲玩不以葉爲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

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  
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滑不可食  
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  
乃爲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  
雖有五歧而多駢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於秋葵之  
葉大多歧不駢如鶴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  
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  
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  
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  
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卽藟藟木

筆錄十一

圭 會稽徐氏刊本

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葍爲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  
而轉哉予嘗鑄地半畝種金錢紫色之葵其葉以油烹食  
之滑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約須地  
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者以此又  
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  
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  
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其種固多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葍  
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苗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葍  
正相似益可知古人葵藿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  
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於夏此則至秋始開其

葉不能四時中食耳

爾雅釋木寓木宛童郭注寄生樹一名葛邵晉正義云小

雅類并葛與女蘿疏引陸璣疏云葛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

如覆盆子赤黑甜美案方言云寓寄也寄附於大木而生故

謂之寓木廣雅云宛童寄生樹也又云寄屏寄生也廣異名

也今寄生多於桑上本草云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

一名宛童後漢書註云百草至寒皆彫落惟寄生獨榮於桑

上

釋草菟奚類凍郭注款冬也紫赤華生水中又中廝蘭小者

南郭注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為土菌亦曰廝廚可啖之郝

筆錄十一 七 會稽徐氏刊本

義疏云中廝釋文引舍人本作中鳩云菟奚名類東類

東名中鳩是讀中鳩上屬與郭異義又按說文菌地蕈蓋許

亦讀中廝屬上與舍人同而云菌地蕈則郭注地蕈二字疑

古本在正文寫書者誤入註中因加也字足句耳

鄭注終葵椎也凡物之豐上而銳下者皆謂之終葵菌之

形正似之則中廝是屬菌言其小者則謂之菌耳菌者亦

以其形言之北人謂之磨菇南人謂之香菇吾上云終葵

繁露草雖異種其形則一特彼有垂旒故又名繁露耳

露雨之後徧地皆生土人相戒曰食之殺人亦有冒死食

之者云其味最鮮然未達不救膏也今錢塘雲棲一帶寺

爵亦取以供客云出於竹根未知然否

又菜王芻郭注菜蓐也今呼鴨腳莎郝行義疏說文引詩

菜竹猗猗今詩作綠毛傳綠王芻也終朝采綠鄭箋綠易得

之菜也離騷云葳蕤以盈室兮王逸注用爾雅詩正義引

舍人云菜一名王芻李巡云一物二名某氏云菜鹿蓐也說

文又云蕞草也唐本注蕞草俗名菜蓐草葉似竹而細薄莖

亦圓小按此即今淡竹葉也其葉如竹花色深碧人取汁入

畫如點黛御覽引吳普本草蕞草一名黃草蓋以其可染黃

綠也

常熟蔣文格廷錫文誦溥父子並擅丹青予舊藏文肅罽粟

筆錄十一 七 會稽徐氏刊本

一幀設色鮮麗著紙如新道光壬寅穀雨日晴臆展玩因題

一絕云嫣然紅紫各爭妍富貴花前別有天春盡羣芳齊頽

首始知囊粟勝囊錢

罽粟開於春末紅白異種絢爛可觀好民擣取其汁熬成鴉

片貽害無窮屢奉嚴禁芟除淨盡今園亭已無復此卉矣讀

畫之餘又題一絕云春夢年來已化烟芳菲回首劇堪憐流

傳剩有丹青筆啜茗題詩殺雨前

嘉慶庚申歙縣曹願崖侍郎來主吾浙試事侍郎名城乾隆

所得皆知名士端履闌卷荷蒙批閱有文筆清老之譽嗣以

孟藝微瑕被黜道光庚子杭賈有以其所繪秋山烟靄圖來

售者筆意濃厚水盡而山無盡雲深而樹亦深展讀之餘不禁追思往事棖觸子懷因題一絕紀之云憶昔金風洗露天

白袍選佛竟無緣文章清老蒙虛譽舊事關情四十年

道光壬寅子輯明鼎甲分縣備考既成乃為之序曰今世俗稱進士及第者謂之鼎甲鼎甲云者以一甲止三人象鼎之

三足也其名不知始自何時而相沿不改習為故常宋元以來題名錄之存者僅有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寶祐四年

登科錄元元統元年進士錄三種而已不能博稽而彙考也前明進士國子監始刻有題名泊乎

國朝著為令典每新科進士赴監釋褐畢則大司成各以一部授之於是名次籍貫可一覽而知也

歸養陔餘多暇思欲將題名分縣排纂而卷帙浩繁鈔錄匪易先成明鼎甲分縣備考一卷存諸篋中以自觀省夫鼎之

時義大矣哉必克副乎調羹之望始無慙於覆餗之譏明代山鼎甲致位通顯者指不勝屈而分宜黃子澄新淦練子甯

會稽余煌輩尤能力矢孤忠舍生取義洵無愧為一代完人蓋上以名求之斯下以實應之亦足見有明養士之澤長矣

至於雍容揄揚潤色鴻業此詞臣之職守不足為諸公異也姑不具論

筆錄十一

元 會稽徐氏刊本

端履 忝捷南宮引疴

或曰葭也關西謂之薜苕苕 晉潘 正義太平御覽引吳普本

草云決明子一名草決明一名羊明廣雅云決明羊明也又云羊薺薺莢光也後世釋本草者以草決明羊薺薺與決明

分爲三物所說形狀亦與郭殊說文繫傳云決明藥菜也馬蹄者葉銳下而實與山茱萸亦反似華深黃色與郭註同也

郭又引或曰葭也關西謂之薜苕者說文云葭也楚謂之芰秦曰薜若繫傳謂關西即秦地是也又謂許慎所註全是

菜屈到嗜芰即決明之菜而非水中之葭是於郭氏兼存兩說者牽合爲一未見其覈實也

道光壬寅四月初旬寒雨連日芍藥薔薇次第零謝垂簾閣坐重展蔕 文肅 薔粟畫幅又題二絕云設色穠鮮授鯉庭相

門家世擅丹青挑燈重讀南沙畫細雨如絲滿院零漫將顏色殿春風芍藥薔薇相競紅只是榮華易衰歇一年幾日醉

花叢葢薔粟花開最不耐久先君嘗云種花一年看花一日何必勞勞乃爾故余未奉嚴禁之先久已擯斥不種矣

又有名虞美人者與薔粟無異而花較小今年市擔有來售者云薔粟禁而虞美人不禁以其子細無漿可取故也但彼姑妄

言之子則何敢姑妄聽之揮之使去而已論語聽其言也厲集註厲者辭之確是朱子以確字釋厲字

然古無訓厲爲確者似當從鄭註嚴正之說爲是余舊藏方廿石 華 山水小幅筆墨簡淡似不經意而逸態橫

筆錄十一

元 會稽徐氏刊本

手 會稽徐氏刊本

生脫盡烟雲蹊徑陸紉菴芝祥以為偽余以為真雖然畫不

能言初菴以為偽則竟偽矣余以為真則竟真矣安得起甘

石於地下而問之乃以一絕紀之云老年筆墨大蕭疎斷續

雲山竹樹枯信手拈來成妙諦轉勝節節與株株

石竹俗名六樣花以其備紅紫各色耳李時珍以為洛陽花

誤也即爾雅之大菊蓮麥郭注云一名麥句薑即瞿麥郝

行義疏云說文大菊蓮麥擊傳今謂之瞿麥又名句麥其小

而花色深者俗謂石竹本草云瞿麥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

一名大蘭陶注一莖生細葉花紅紫亦可愛子頗似麥故名

瞿麥然則瞿麥一名巨句麥郭據廣雅以為麥句薑似誤本

草麥句薑乃地菘即上文菘豕首也麥句巨句二名相亂遂

令薑麥二種異類同名矣今按石竹花大如錢葉形似竹莖

亦有節以是得名其花紅紫赤白其翠葉相鮮如陶所云也

蓮瞿巨句音俱相近

釋草菘豕首郭注本草曰菘豕一名蟾蜍蘭今江東呼豬

首可以煨蠶蛹邵晉通正義云本草天名精一名麥句薑一

名蝦蟇藍一名豕首別錄云一名菘豕一名蟾蜍蘭圖經云

天名精生平原川澤今江湖間皆有之夏秋抽條頗似薄荷

花紫白色葉如菘葉而小故南人謂之地菘香氣似蘭故名

蟾蜍蘭狀如藍故名蝦蟇藍其味甘辛故名麥句薑一名豕

筆錄十一

三 會稽徐氏刊本

首爾雅所謂菘豕首也江東人用此煨蠶蛹五月採案郭

氏以麥句薑為卽下文之蓮麥蓋別據廣雅不盡從本草以

今驗之本草為菘說文菘豕首也是菘一名豕首與

端履郭異讀玉篇連引菘與郭同也

案李時珍本草綱目其實卽今之鶴蟲也吾鄉亦有

之但不堪入藥以遷地弗良耳而市賈亦有採取攬和以

欺世者不可不辨也此草吾鄉別有土名

釋草蕪蕪蕪郭注香草葉小如葵狀淮南子云似蛇牀由

海經云臭如蕪蕪懿行義疏云說文蕪蕪也楚謂之離音

謂之離齊謂之蕪是蕪卽江離故說文云江離蕪蕪釋文引

本草云蕪蕪一名微蕪微古讀如蕪也一名江離芎藭苗也

陶注云葉似蛇牀而香據本草及說文則芎藭江離蕪蕪皆

一物子虛賦云芎藭芎蒲江離蕪蕪上林賦云被以江離糝

以蕪蕪復似二物本草唐本注云此有二種一種似芹葉一

種似蛇牀今按蕪古芹字以葉似蕪故謂之蕪淮南說林篇

云蛇牀似蕪蕪而不能芳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樊光曰

蕪本一名蕪蕪根名蕪芷是樊本蕪作芷釋文引本草云白

芷一名白芷芷古字同聲通用實一物也蕪本葉圓如蘇

與蕪蕪異樊注非矣郭云葉小如葵狀大觀本草引作如葵

蕪之狀那疏蕪作蕪誤

筆錄十一

三 會稽徐氏刊本

釋文引孫云薄古薄字說文薄或作薄荒薄也又云茂茂母也廣雅茂母見躍東根也玉篇萋母草即知母也本草一名  
蛭母一名連母一名貨母一名蛭母郭云一名提母提蛭萋  
蛭母知並聲借字通也陶注云形似菖蒲而柔潤葉至難死  
掘出隨生須枯燥乃止堪治熱病亦主瘧疾蘇頌圖經四月  
開青花八月結實

先南陔師經術詩文之外兼工倚聲誠南陔雜錄中今特錄

花信風詞師自云信口漫成不拘舊以存窺豹之一斑云有

及備錄梅花笑了正小寒第一番報花風信百花頭上獨先

開且慢說元燈相印 蠟黃宮豔萼綠仙華須讓雪香月韻

筆錄十一

會稽徐氏刊本

一枝驛使寄江南分兩處林逋何遜山茶淡了正小寒第二

番報花風信玉皇收拾上天宮我向曼陀羅問訊 角犀何

緣頂鶴何丹兒女花名何俊海樞誰綻錦窠勻玉茗淺分紅

澗水仙暈了正小寒第三番報花風信蟾兒梅弟作蘭朋誰

夢見凌波鞦韆 中洲北渚遠望湘君更望湘夫人近漢皋

解佩弄珠回交甫仙緣無分瑞香結了正大寒第一番報花

風信廬山夢覺睡香名又轉瑞幻圓夢暈 綠雲畫黛紅錦

熏籠紫上蓬萊幾何動人心樹本風流半透芳心須趁蘭花

夢了正大寒第二番報花風信國香空俗自含芳况九晚余

滋堪紉 荒郊遠蒔綺石清供癸丑春亭禊晉笙詩補後采

南陔戒養心傷方寸山馨香了正大寒第三番報花風信瑒

花雅號色兼香見黃九更名飯噴 梅邊月澹李外露耐高

節春風幾陣而今攀弟水仙呼占了傾城香韻迎春黃了正

立春第一番報花風信東皇初次到江城先點綴春光得雋

纖濃關巧嬌小爭妍早占中央色暈萬花紅紫鬧紛紛乞

與金腰帶鎮櫻桃葩了正立春第二番報花風信繁英如雪

萬枝攢望隔水神仙隱隱 簪釵紅玉髻墮綠雲鸚鵡籠邊

四近金盤不見鴻珊瑚知是寢園未進望春華了正立春第

三番報花風信初開乙鳥喚辛夷看小蕊紫苞紅暈 燕支

染細粉筆含尖香思芳情借問春衫緝罷立多時不省含羞

筆錄十一

會稽徐氏刊本

誰恨菜花開了正雨水第一番報花風信黃花偏地散如金

五百季風流餘韻 合歡夜葉平野春華小摘禪餘曬潤上

東門外月春三桑葉陰陰覆盡杏花芳了正雨水第二番報

花風信粉光脂膩恰新晴喜園宴探花人俊 橘連午錦簾

映春羅紅杏尙書關韻牆東宋玉是誰窺枝壓玉欄鄰近李

花白了正雨水第三番報花風信來禽青日給櫻桃看寺裏

九標綠鬢 雲丹數五月影成三仙樹根蟠土潤因何露井

代桃僵冠被風吹不整桃花嫩了正驚蟄第一番報花風信

左盲冤枉息夫人從列女傳中細訊 樓東嬌女門裏春風

偏與玉環銷恨獨憐桃葉共桃根肯向王郎遺悶棗花穠了



正驚蟄第二番報花風信古來唐棣是夫移偏反處人遙室  
近 雀梅號混雀李名譎車下輪圓誰運關西樹子似櫻桃  
常棣別標逸韻蕃薇芽了正驚蟄第三番報花風信麗娟買  
笑費金錢燈轉九微香運 姊兼妹十妹減姊三見笑佛頭  
著糞更開月桂一枝花圓缺都隨月暈海棠勻了正春分第  
一番報花風信鴛鴦瓦上打流鶯笑春睡釵橫亂髮 東山  
有酒西蜀無詩花上結巢藥隱樊亭未觀碧雞坊紅瘦綠肥  
試問梨花靜了正春分第二番報花風信一枝六出雪霏霏  
憶紅樹校書更韻 雨牆漠漠月院溶溶沾酒青旗初趁海  
棠深映暖生香妝洗風流香嫩木蘭膩了正春分第三番報  
花風信揚州院裏碧紗籠想一曲霓裳風韻 此花船上波  
望洞庭日日征帆遠認替命軍帖十年歸火伴驚窺雲鬢桐  
花榮了正清明第一番報花風信拂芭夏正記時書與月令  
始華並引 丹山路遠綠水池深嫩藥柔如絲潤十三葉上  
缺如花花與葉同知閨夢花來了正清明第二番報花風信  
登開北地夜開南分燥溼冬春須問 七蟻成蝨七蟲成芒  
指肘一弓塵登栗爾來往在桑間甚熟麥黃時認柳花飛了  
正清明第三番報花風信隨風如絮又如絨想枝上柔黃纖  
寸 吳姬壓酒滿店生香踏過謝橋夢近蕪絲衫子惹沉香  
更著繡花裙襯牡丹嬌了正穀雨第一番報花風信永嘉水

筆錄十一

筆

會稽徐氏刊本

竹子華圖三萬蓮經朶暈 天香夜染國色朝酣調進清平  
新韻姚黃畢竟是花王魏紫且簪后鬢茶藤動了正穀雨第  
二番報花風信清於芍藥醜於梅愛品字葉中香噴 鮮同  
冰映輕梳梁尋窺見好枝少恨碧龍頭上赤蛟身一葢萬穉  
預開棟花熏了正穀雨第三番報花風信初開三月尙餘寒  
待留與博山香引 榆槐芳景桃柳韶光二十四番數盡東  
風號令首梅花獨讓此花殿陣  
偶檢舊簾得先南陔師寄先君手札一通亟付裝裱成冊敬  
錄其文於左○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三續弟已得一冊止六  
卷始西宮樂銘訖慶元路儒學興造記卷首刻一利字想以  
元亨利貞分帙定有四續未審兄處得其全書否也竹汀先  
生學甚精博迥出盧趙諸公上三續中惟燉煌長史武班碑  
跋云春秋時周有武氏子來求購此武氏見於經傳者而姓  
氏書惟舉趙武臣爲始亦弗深考也 某案襄四年左氏傳言  
羿臣有武羅是夏時人較武氏子爲先矣淮南子校木家懷  
祖先生校出誤處二百一十一條陳觀樓先生校出十五條皆  
精當不可易此外尙未能盡刊踳駁也盧校釋文已見其書  
不甚精審考證亦多疎舛如爾雅釋詁筍考證云案說文艸  
部莖艸大也竹部筍訓艸木到 案說文竹部無筍字艸部  
有筍字訓艸木倒盧誤記耳詢之王邵二公均不滿其書謂

筆錄十一

筆

會稽徐氏刊本

盧郎老矣而刻書甚易能無誤乎邵公謂盧公喜與時賢作  
 難是其一蔽鍾山札記駁及許綠紉紅駢四儷六各有體裁  
 豈可以經義繩之爾雅考證斤山條下之近人指洪稚存亮  
 吉也稚存謂斤山即沂山原屬臚釋然作釋文考證則不直  
 與此等無稽之談辨也至卷首校勘姓氏有云東吳生又游  
 兄海鹽吳槎客兄東吳嚴豹人兄桐鄉金雲莊兄吳縣袁又  
 惜兄杭州汪仲連兄杭州汪季懷兄杭州孫仲芬兄仲字誤  
 芬先生名侍曾乾隆甲蘇州許梅軒兄經典釋文是何等古  
 午與先君同舉於鄉書乃有此九兄之稱竟同屠沽家酒肉簿都人傳為笑柄不  
 意抱經先生鄙俚至此豈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耶言之  
 筆錄十一 毛 會稽徐氏刊本

可發一噓復古編自葛君罷官竟不刷印坊間絕響聞鮑氏  
 有刻本似可無容遠購希與蔡君言之爾雅正義貨園叢書  
 都已買得即將尊處所有與之歸時當奉還也該餘叢考閱  
 過僅勝席上談天只可場中對策無補經術不必急于購求  
 也新刻抱朴子此間已有無所校補不及藏本遠甚俟歸後  
 重坐吳山懷餅就鈔矣以上八月二十四日三鼓寫乾隆辛  
 先師借先君子鈔錄道藏於杭州吳山火德廟先君子有事  
 先歸先師復獨雷旬日此在廟中寄先君子札也時先師將  
 謁朱文正公於皖城節署勿勿解纜不及回里次年即由皖  
 入都臨捷成進士矣回憶舊事忽忽五十餘年先君子墓木  
 已拱先師亦久返道山手澤猶新典型尙在而音容已渺不  
 可追景仰之餘不禁潸然出涕也○道光癸卯重展此札復  
 以一絕紀之云瓊宇秋涼夜不眠寒燈如豆月如烟蟲聲急  
 處風聲緊校到南華第幾篇○嘉慶辛未仲夏端履春閣被

放前歸舟抵武林適吾師養疴吳山火德廟中爾侍左右者  
 數日光陰轉瞬已三十三年矣展卷之餘復成一絕云西爽  
 閣前雲似墨南高峰下雨如絲深  
 秋重掃吳山榻風景依然立雪時  
 竹汀先生姓錢名大昕江蘇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詹  
 煨煌長下蝕一字懷祖先生隆姓王名念孫江蘇高郵人乾  
 陳觀樓先生名昌齊廣東海康人乾隆乙未進士官山東運河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邵二公王即懷祖先生邵名晉涵浙江餘  
 讀學士正義南江文鈔南江札記行世洪稚存名亮吉江蘇  
 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著爾雅林院編修葛君西安邑人官戶部鮑氏名廷博學者稱爲  
 舉人刻有知不足齋叢書蔡君名濱字聖涯國藏木杭州  
 火德廟受業族子端履敬注  
 道藏本

筆錄十一 毛 會稽徐氏刊本

道光壬寅仲夏梅雨連旬悶坐小齋展翫舊藏陳老蓮荷花  
 以消長日老蓮寫生半屬廢鼎此幀鉤勒圓勁題字亦得開  
 帖筆法當是真蹟無疑因系以一絕云老蓮隨意寫蓮花鐵  
 畫都無一點差菊竹瓷瓶同供養涼風吹過整還斜

重論文齋筆錄十一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蕭山王端履

祝嘏詩文端履向不存稿嘉慶癸酉新正謁庚午房師王雲

濤名會清雲南蒙自人嘉慶戊辰進士官東陽先生於杭州

行館師出一冊授端履曰吾今年四十生辰願得汝一言為

壽但不欲施諸屏幃可書於冊以畱示後人也端履謹賦五

排一篇以應命云瀛海環昆洱崧高並點蒼望雲呈麗彩列

宿應瑤光雞足鍾靈秀烏衣降祉祥德門綿紱綬粹宇秉珪

璋濟美荀名里傳經鄭號鄉徒溟鯤變化翮羽鳳翺翔射策

題璇榜分符縮墨章山城縈澗水花縣擬河陽馴雉依鈴閣

飛鳧啟印牀板輿雙轂穩廣厦萬人望訟少庭生草年豐米

溢倉惠心孚豈弟茂實報循良峻節廉隅厲勤施治具張朱

絃聽政暇玉尺佐才量蜃窟收珊網龍淵辨劍鋸披沙精揀

擇騰驥並騰驤狼採蓬樗質容陪桃李芳春風欣撰履時雨

許升堂被澤借郇黍畱陰憩召棠椒花馨獻歲柏葉暖浮觴

測海增籌算占星耀角亢陔蘭吟東哲庭莢種劉綱父母民

之福升恒仕正強萱榮春爛熳椿壽景舒長鼎勒夔兼契風

追召與黃崇轅森榮載積閭履巖廊疇衍懽無極觥稱樂未

央融暉熙藹日霄露挹瓊漿勉效三多祝難窺萬仞牆報恩

惟筆札搗頌愧荒莊此詩布置尙覺妥貼不涉獻諛浮辭故

筆錄十二

會稽徐氏刊本

符錄之

餘姚翁小鳳忠錫為鳳兩年丈名元圻乾隆甲午與先君同

丑科進士歟歷中外後之子五十生辰亦徵端履作詩侑觴

以太常侍少卿致仕

迺賦七排一篇以應之云春風又送孝廉船早捧瑤觴傲綺

筵君壽辰在壬辰正月長壽嗣因計車期近先於今年九月稱慶桂樹預占蓉夢好萊衣喜

著菊花前欣看海鶴精神湛學與沙鷗臭味聯榻下江城曾

訪舊燭燃矮屋憶爭先學源深似窮銀漢俗慮蠲因對玉川

器量傾心黃叔度才華低首李青蓮靈樞腧穴能分絡海鏡

縱橫慣測圓集擬會昌師德裕帖摹淳化做僧虔弓裘世業

聞詩禮清白家風守粥饋鳩杖健徵無量壽覽寰聽詠大羅

天時次詰賦正看花定合瓊林璧舞綵俱揚閩苑鞭有酒如

淮君一醉三多載好頌延年又製一聯贈之云經術世傳王

伯厚禮家舊業叔孫通以鳳西年丈官太常寺少卿又著有

困學紀聞集注也

嘉慶己卯余因事到富陽舟中信宿偶成四絕以誌其風土

云沿堤雉堞短于牆城外人家傍水涼怪底江鄉無好景斷

游爭賞菜花黃未到清明食已寒烹來貓筍幸登盤潮魚入

饌誇珍味濁酒三杯伴早餐拍拍飛鳥弄曉寒月波澄處覺

星殘舟人何故抽帆早要趁長風到遂安城北如拳一點山

山容平近鮮躡攀要知萬壑千巖處盡在東南望遠間

筆錄十二

會稽徐氏刊本

吾郡祠宇極聯有絕佳者府城隍廟云王公險設帶礪盟存  
入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牛斗星懸蓬萊景騰十萬家烟  
火盡歸此處樓臺相傳係徐天池○名已見前手筆以廟既臥龍

山麓登高可以眺遠故也又郡中一關帝廟不塑神像僅於  
壁上繪雲長上馬欲行孟德從旁贈別之狀其楹聯云亦知

吾故主尙存乎從此去走徧天涯甯肯戀萬鍾千駟曾許汝  
立功乃去耳儻他年相逢歧路最難忘樽酒綈袍郡庠堂聯

云禹會諸侯三百里撰文設爲庠序以教越多君子六千賢

定霸是亦聖人之徒道光某年吾邑創建考棚爲縣試士子

程於茲發軔六千君子咸樂升堂又設楹聯云地當夢筆橋  
頭聽郭外松濤風雨共春蠶食葉人在大羅天上樂路旁柳

筆錄十一

會稽徐氏刊本

汁康莊借  
夏驥呈材

嘉慶丙寅予與錢唐黃鐵年超同邑陶安生定山陸香圃芝

樂何開材培德汪蘇潭灌培陳香桂培月約爲文酒之會可

謂樂莫樂於新相知矣不數十年風流雲散今惟予及香桂

在耳偶檢舊簾得題香圃種菊圖二律撫今追昔感慨係之

因錄於左滿院黃花靜掩關餐英身世太蕭閒同心臭味蘭

骨訂招隱情懷桂共攀文苑羨君排四部君藏書最富草堂容我

坐三間君書室名而今學圃都成趣相約盤飧共往還年來

朋舊凋零盡兩鬢憐君亦點霜何遜風流今寂寞謂問淵明

簾落久荒涼謂安愁心忍翫蘇潭月謂蘇潭時三君皆先後

看月生離緒將銜潑水觴時觀年推擢金華氣姑蘇兩度返歸航香桂久寓蘇州今人但知五百家爲黨非黨之本義也說文黑部黨不鮮也

從黑尙聲段若膺大令玉裁曰屈賦遠遊篇時曖曖其曠莽

王逸注日月晦暉而無光也然則黨曠古今字方言黨知也

楚謂之黨郭注黨朗解寤貌此義之相反而成者也釋名五

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所尊長也此謂黨同尙

嘉慶甲戌 朝考瑞履荷蒙 錄取因乞假出都未及刊刻

試卷今篋中尙存詩稿一篇備錄以紀 恩遇○被褐懷珠

玉得珠字式度人如玉含輝氣似珠詠懷珍待聘被褐賈求

筆錄十二

會稽徐氏刊本

沾文采披襟現詩情尙網殊洗心秋露潤比德白虹俱量等

才論斜光甯美掩瑜連城今特達照乘舊相須品重思藏器

知希肯濫竿圭璋逢 雅化 磨鑿朗冰壺

憶赴試日與吳梅梁聯坐梅梁嫌白虹字與史記荆軻傳

相混未免刺目因酌改爲入抱夏璜俱時山陰馮曉江恩

澄 以夏璜秋露屬對工細迄今思之五字未免生湊故仍

用舊句存之

予檢閱舊篋所存文稿其未愜心者盡付一炬惟像贊三篇

筆墨尙不泛濫因錄於後○韓君挺奇像贊君姓韓諱維城

字挺奇世居蕭山義橋鎮濱臨浦陽江爲行旅往來要津

帆檣鱗集居斯地者類爲商賈理舟楫撰行李多以便僑爲  
逢迎君生長市廛獨厚重簡默對客危坐不妄發一言願重  
然諾精會計富阻僮誼曉貨賄填委君均一出納無纖毫違  
失人故信君樸誠事咸倚以辦君生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  
卒於道光某年某月某日春秋幾十有幾君妻 端履 族姊也  
君子婦又爲 端履 族姪女知君生平甚詳故不辭而爲之贊  
曰守鄉黨之恂恂兮斂威儀之抑抑矯塵世之翳凌兮爰知  
白而守黑譬蓮出於淶波兮大然而去其雕飾卽之而溫然  
兮復淵然而不可測申禮防以自持兮主忠信而進德子與  
君相知以心兮知君好義而質直洵敬慎而周密兮外遠嫌  
而內修飭求之今而不可得兮方諸古人之陳寔○友常施  
君暨配方孺人像贊君諱一恒字友常蕭山龔山里人生乾  
隆甲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嘉慶乙丑年正月初十日享  
年五十二歲配方孺人生乾隆壬申年七月二十五日卒道  
光甲午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三歲子俊孫二湘炳俊  
篋合葬於邑大義村之原敬繪遺像而囑 端履 爲之贊曰有  
肅其容有端其範黼黻外彰神明內湛猗與施公幼丁孤苦  
忍性動心無怨無惡不逮事親友于兄弟以養以教相聯一  
體潛德克躍賴內助賢職勤中饋式禮莫愆公敦善行夫人  
贊之公頤患難夫人捍之夫人後公三十年亡式穀垂訓畫

筆錄十二

五 會稽徐氏刊本

我揚芳珩瓊象服並煥丹青展圖再拜尙有典型俊也至孝  
孺慕終身優聞愾見以事其親乞緩韻言識諸幘首敬述嘉  
懿永傳不朽○鳴崗韓君像贊君姓韓氏諱羽增字鳴崗蕭  
山峽山莊人太學生配孔氏繼配王氏子三景梁景穆景模  
君生乾隆戊子年十月初一日卒道光辛卯年十月初九日  
年六十四歲景梁等以君遺像請題乃爲之贊曰君貌厚重  
似少文君才弼弼無奇動君德善良鄉里熏治家克儉兼克  
勤忠信是主孝友聞嚴以與人涇渭分不隨流俗爲同羣眾  
論囂雜似聚盞君獨以靜息其紛小人見義無勇云君獨作  
氣張其軍胡遽仙蛻辭塵氛典型在望薦苾芬我瞻遺範心  
慙慙

筆錄十二

六 會稽徐氏刊本

道光乙酉子因禮懺南屏信宿禪寺時松光和尙住持方丈  
能詩善畫少時舊識相見甚驩率得數詩錄之於後 兩宿雙  
照軒偶  
成一律呈松 松 曲徑通幽拾級登南屏深處證禪燈偶談緣法  
光大和尙 來初地忽現光明到上乘雨後松杉詩萬首山間樓閣畫千  
層白頭老衲供抒寫爲我題圖了未曾蓋松光久許爲子作  
重論文齋長卷迄今十年尙未果也 次早忽晴復成一積雨  
律爾別松光和尙  
朝初霽晴暉暖可親中峯分院落細路接城闌修竹空團綠  
疎梅未破春明年重放棹便是再來身 松光利尙出示先  
公放參卷爲題一律  
佛法太拘苦放參頗自聊此心無罣礙何地不逍遙濛上魚

同樂松間鶴任招芒鞋行脚處寸步已迢迢時孫華海韻元

來寺訪予即於座間次第三首韻云經年長抱病情緒益無

聊懶看雙峯色應緣十里遙舉杯年已盡策杖隱誰招明日

君歸矣禪房別思迢頃之汪小米遠孫 躡至又次第二首韻

云知已經年別今朝見益親寒風催短棹殘雪阻重闌岸柳

將舒臘山礬已放春時庭中山礬盛開○後王寅歲端履和

礬香了正大寒第三番報花風信憶尋舊約到西湖十八載

光陰轉瞬寒風如剪快雪初晴會記僧房闕韻故人惆悵嘆

長星回首斷腸圍爐吾有約莫早便抽身松光出見笑曰又

待老僧了緣矣了緣松 先法名乃次第一首韻云羨爾題名雁塔登

文章傳授續元燈入山肯與芒鞋伍渡海須從寶筏乘偶叩

禪關真了了未窺智府想層層老僧何幸陪清話此福人問

享未曾

嶺南隨筆載粵蔗不一種雪蔗白蔗食蔗也崑崙蔗藥蔗也

竹蔗荻蔗餉蔗也餉之利東莞十居四陽春十居七而惟增

城白蔗鍊以為餉稱上等其他有黑片黃片赤砂白砂各名

而最白者為霜粉售之兩洋稱洋糖黃白相間曰冰糖粵人

多以此致富故蔗田與稻田等

桐鄉蔡浣霞鑿揚 儀部嘉慶甲戌相見於汪竹素師邸第廿

載傾心一朝識面遂相與訂交未幾余乞假旋里而君遽返

道山忽忽二十餘年宿草之感未能去懷吳越迢迢無從問

筆錄十二

七 會稽徐氏刊本

訊其遺集未知曾付剞劂否今僅得其詩數首錄而存之○

題文待詔秋山聽瀑圖秋山秀芙蓉山泉落琴筑平生五嶽

游矯首付飛瀑閣茲畫圖中疑是仙人屋銀河瀉虛空劃破

半天綠黃葉送吟節白雲忙幽躡不知聽者誰想見襟期獨

衡山繪事工造化在其腹傾耳如有聲洗心清可掬蒼然老

手同石田與石谷即此寄孤蹤鵝溪絹一幅掩卷夢天台瑋

琮珠萬斛○綺懷四首寒城烟月總天涯錦瑟絃絃感歲華

我記白衣曾失路人傳碧玉尚無家分明薄命占條脫飄泊

春心託琵琶今日綠苔紅雨地有人彈淚葬秋花小樓曲苑

上燈遲楊柳春魂喚不知北里人來仍背鏡東堂燕去枉牽

絲竹枝迢遞傳湘瑟花蕊淒涼譜蜀詞一別青門消息斷口

脂眉媚未逢時靈鑣森沈起夜烏怕開憔悴十眉圖生逢韓

董綠猶淺晚嫁王昌命已孤後夜心情歌玉樹舊時蹤踪隔

銅鋪再來振觸鐘陵感但向秋山種綠蕪吹竹彈絲罷後庭

斷腸聲到合歡鈴斜箋錦字修花史小冊金函注佛經聞理

玉衣銷豔雪自迴統扇數春星年年河上傳柑節烟雨移家

總淚零○題唐子畏秋山策杖圖何人曲徑抱雲還絕好幽

居住綠灣疎雨一林黃葉晚半隨秋夢落空山如畫雲山落

照邊板橋冷臥半溪烟一節紙赴尋秋約不辨人間貨酒錢

踏破雲陰野約長秋心檢點付奚囊遙山似與西風約吹得

筆錄十二

八 會稽徐氏刊本



數峯如許涼颺躡履展倦游時門外青山結夢遲誰似浣花

溪畔客晚年人寄草堂若子畏自題詩意

池北偶談載穆文簡大學子虛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

之也見文選運命論注此朱程以前書乃訓詁之最古者以

其書久廢故見之者鮮考之內典隋智顱法華經文句解分

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

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莊嚴經論云况復如來德何可格量

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

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為說合於聖經無疑豈前人所及哉開

格之訓至可終廢乎曰不可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義始備

筆錄十一

九 會稽徐氏刊本

端履案阮芸臺師述撫吾浙時嘗以格物說試話經精舍諸

生佳作甚多今錄德清徐君厚嘉善江二篇一宗漢學一

宗宋學合而觀之義盡備於是矣

格物說

徐養原

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論禮夫程

朱為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

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

者已向千載雖精研未若闕洛而訪訓具有師承或尚可

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

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

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

蓋知者非昭昭靈靈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

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因夫事物

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人

所好以招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則自然

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后知至凡物之未來寂

然不動及其既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

研幾也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

可以幾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

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

筆錄十二

十 會稽徐氏刊本

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

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

物而物至又足以知知有知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

慎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循天理者也好人所惡惡人

所好徇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苟非

物來何以知之乎

謝江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

記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

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



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爲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接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卽事有終始之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據爾正釋言格來也又據易繫傳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據釋詁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物物無窮格亦無窮誠難免爲後人所譏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卽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難盡舉其同異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爲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學原無闕

筆錄十二

士

會稽徐氏刊本

文固無容補耳

春秋稗疏二卷王夫之所著其釋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云經言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相連成文非二事明甚蓋陽虎從定公以祀因作亂而掠寶玉大弓以叛從者陽虎從也不言盜從者不可加於於祀先公之上且當其從祀尙未爲盜也中庸曰陳其宗器則寶玉大弓以祀而陳而虎因得竊之合二句爲一事順讀之大義自昭然矣說似新穎然春秋筆削之旨無合二句爲一事者竊未敢以爲然也爾雅釋草葍卽鉅郭注今藥草大戟也邵晉正義曰本草云大戟一名卽鉅陶註云近道處處有之蜀本註云似甘遂而高大葉有白汁花黃根似細苦參又云葍繞蕪郭注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邵晉正義曰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菴一名裏繡一名細草陶註狀似麻黃而青圓經云遠志生泰山及宛甸山谷今河陝京西州郡亦有之根黃色形如蒿根苗名小草似麻黃而青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根長及一尺澗州出者花紅根葉俱大於他處商州出者根黑色端履案晉謝安云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以遠志處於土中小草出於土上也又云謏大苦郭注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

筆錄十二

士

會稽徐氏刊本

備有枝相當或云蓋似地黃邵晉正義云蓋與苔通一名

大苦鄰風簡兮云隕有苔唐風云采苓采苓毛傳俱云苔大

苦即今藥草之甘草也說文昔甘艸也廣雅云美丹甘草也

又云芣苢馬馬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

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邵晉正義曰車前易識之草而向來

說詩者多異說有以為似李之木者詩釋文云山海經及周

也實似李出於西戎食之宜子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

亦同詩疏引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

資土地異物以為貢贊非周南婦人所得有分芣苢車前為

宋是芣苢為馬馬之艸非西戎之木也

二物者詩釋文引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今車

前即芣苢無瞿直之分以為兩物者非也有以芣

苢即澤瀉者○文選註引薛君韓詩章句云芣苢澤瀉也芣

苢者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

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

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此據韓詩序

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而演成其說然澤瀉即上文之藟芣苢

者非惟詩毛傳與雅訓同斯為得實

又云連異翹郭注一名連若又名連草本草云邵晉正義

曰連一名異翹今謂之連翹本草蘇恭注云此物有兩種大

翹小翹大翹生下溼地葉狹長如水蘇花黃可愛著子如椿

實之未開者作房翹出眾草其小翹生岡原之上葉花實皆

似大翹而小細寇宗奭云連翹亦不翹出眾草其子拆之片

片相比

物有貴北而賤南者京都宴會酒半出務臍餽客以為特敬

而吾鄉以之釘盤則羣論其非薄矣爾雅釋草芍鳥苢即勃

蔚也鳥勃聲之轉此臍聲相近而李時珍謂鳥喜食之故名

鳥苢眞望文生義矣端履案郭注生下田苗似龍鬚而細根

云澤草可食也皆指今勃蔚而言今吾鄉呼勃為蒲亦是一

聲之轉至吳音則無不讀作勃矣若鳥苢之為芍苢不得其

解

釋草葵萎郭注藥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

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邵晉正義曰葵一

名委萎後世所謂委萎也本草云女萎生山谷太平御覽引

吳普本草云女萎一名葳蕤一名玉馬一名地節一名蠶蟬

一名烏菱一名葵一名玉竹生太山山谷葉青黃相值如蠶

有某學使按試楚南以不畜牛至於犬命題為巡撫所劾子

謂四書題可類對者甚多何必如此割裂適與同學會伏席

開舉以為令不能者罰以巨觥或謂子曰此襲某書而為之

者子亟索其書閱之則竟無一同者子笑曰可釋不白之冤

矣今尚記一二錄之於左

有一言從而後遇諸塗如仁者顏淵後

離萬釜乞其餘指其掌志於道以待來年

三年有成其父攘羊修我脯請問其日

四海之內有象逐虎且一人之身是為焉媼也

歸與歸與比及三年夫二子之勇無若宋人然

非與百官牛羊倉廩備此等游戲筆墨本可刪削因見

是也麻縷絲絮輕重同

說部中亦有載者故偶存之

筆錄十二

西 會稽徐氏列本

近時藝器最重官窰哥窰然而無一真者偶閱春風堂隨筆云宋處州章氏兄弟長曰生一次曰生二主龍泉之琉田窰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即官窰之類生一所陶者淺白鬻紋號百坡碎名哥窰端履案云即官窰之類則非官窰可知而生二所陶之器究不得其主名也哥窰余亦有之其質粗劣無足寶愛也

爾雅釋草蘇桂在郭注蘇在類故名桂在郝懿行義疏曰在白蘇也桂在紫蘇也按方言云蘇在也則一者亦通名古人用以和味鄭注內則薺無蓼云薺蘇在之屬也陶注本草云

蘇葉下紫色而氣甚香其無紫色不香似在者名野蘇生池中者爲水蘇一名雞蘇皆在類也今按在與蘇同惟葉青白

筆錄十二

五 會稽徐氏刊本

爲異蘇之爲言舒也方言云舒蘇楚通語也然則舒有散義蘇氣香而性散

釋木椶木桂郭注今江東呼桂厚皮者爲木桂桂樹葉似批

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嫩枝葉冬夏常青開無雜

未郝

義疏曰說文枝桂也桂江南木百藥之長王會篇

自深桂孔晁注自深亦南蠻也楚辭遠游篇云嘉南州之炎

德參麗桂樹之冬榮是桂爲江南木也郭以皮厚者爲木桂

本草作牡桂牡木音相近也南方草木狀云桂生合浦交趾

生必高曲之類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更無雜樹有三種皮

亦者爲丹桂葉如柿者爲齒桂葉似槵杷者爲牡桂雷公炮

炙論云桂釘木根其木即死故呂覽云桂枝之下無雜木也

端履

案桂字之見於經者惟檀弓以爲薑桂之類也鄭註

以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則此句尙非曾

子之言至爾雅始有桂在木桂之名竊謂桂爲荆州嘉植

何以三代時未見於詩書因思禹貢惟箇籛楛之箇卽桂

也故醫家舊有箇桂之名古凡物之體者皆謂之箇後人

乃加竹加草以別之疑禹貢之箇古本作困學者誤加竹

於其上故或爲箇耳文選蜀都賦箇桂臨崖李善注引神

農本草經曰箇桂出交阯圓如竹爲衆藥通使云如竹則

非竹類可知爲衆藥通使非桂而何若是竹之類則不能

筆錄十二

六 會稽徐氏刊本

爲衆藥通使也而俗儒以箇爲箇字之誤眞臆說哉

釋木杷枸檮郭注今枸杷也音正義云說文云杷枸杷

也樞枸杷也姊九五云以杷包瓜釋文引張氏說以爲苟杷

也小雅四牡云集於苞杷毛傳用爾雅左氏昭十二年傳云

我有圃生之杷乎杜注世所謂枸杷也證類本草引陸璣疏

云一名苦杷一名地骨春生伴藥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

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術

今人乾溼之乾皆借乾爲之詩王風中谷有蓷其乾矣而乾字傳箋及釋文皆無音釋

不知正作千字爾雅釋木棧木于木郭注殭木也江東呼木

解釋文引字書云殭死而不朽木知于木卽乾木矣釋文引

樊光本作杆玉簪云杆殫木也是亦以杆爲乾矣郝懿行義疏讀棧爲棧道之棧又依樊本作杆而引廣雅杆柘釋之失之迂曲矣

子購得陳玉几撰梅花芭蕉小幅其自題云雪爛芭蕉春又

芽隔牆開過老梅花此間好事能兼得喫了魚兒又揀銀題

摹天池右有厲樊榭題跋云楞山擅鄭虔之三絕蜚英騰茂

客居竹西聲價隆振求點筆者恒滿戶外唯其天才亮拔無

子些塵俗氣染及筆端觸手生春自然超妙天池白陽走且

僂矣何況餘子落落者乎西秋過邗上把晤多日頗行承寫

此幅見貽意良可感因書數行於後以志忻幸款云樊榭山

筆錄十二

七 會稽徐氏刊本

子亦題一絕於其下云著樹殘梅尚戀春芭蕉分綠吐苞新依然玉几山人筆樵做天池竟逼真

爾雅釋草果贏之實栝樓郭注今齊人呼之爲天瓜晉

正義幽風東山云果贏之實亦施於宇毛傳果贏栝樓也疏

引李巡云栝樓子名也本草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倚

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孔疏所引本草若

唐本註也呂氏春秋云孟夏之月王善生高誘注善或作瓜

瓠瓢也是月乃生如高誘之說則月令所云王瓜卽栝樓矣

今栝樓四月生苗引藤蔓長及秋而華厥色淺黃秋末成實

下垂如拳或長而銳或小而圓故詩與爾雅皆言其實焉栝

樓當從說文作莠婁通作瓠瓢

又崔雅郭注今荒蔚也葉似在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

母廣雅云邵音涵正義云王風中谷有藟毛傳藟離也詩釋

文引韓詩云荒蔚也荒蔚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水而毛傳以

爲傷於水者注谿之谷不能長庶草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舊

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閣是也韓詩及三倉說悉

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荒蔚也一名益

母故劉歆曰藟臭穢臭穢卽荒蔚也郝懿行義疏云臭穢卽

之合聲也今按陸疏引劉歆說卽其爾雅之註詩疏引李巡云臭

穢草也與劉歆同

筆錄十二

末 會稽徐氏刊本

又董菟郭注未詳邵音涵正義云菟一名菟蓼說文菟白

菟也或作菟繫傳本草白菟藥也一名菟蓼生樞似天門

冬一株下有十許葉唐風葛生云菟蓼於野毛傳菟生蔓於

野疏引陸璣疏云菟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莫不

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是也郝懿

疏云白菟根形似核故以核名菟與菟菟與菟與核並古字通借

范底范郭註齊范郝懿行義疏云本草別錄齊范陶注云根

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別本注云根似桔梗以無心爲異按

今齊范葉似杏葉根如沙漫故名杏葉沙漫又名甜桔梗陶

云根味甜絕能殺毒以與毒藥其處毒皆自然歇齊范范范

亦以聲爲義也

余年近四旬始得子嗣今已有三孫頗娛暮景壬寅三月爲

長孫想行聘定同邑韓僊甫刺史風修孫女因賦小詩以志

喜云平明瑞靄喜盈門樂意相關酒一尊漫說含飴眼前事

十年屈指抱曾孫差幸行年近古稀諸孫繞膝各依依試扶

筇杖迎賓客暫脫荷衣換錦衣病臥滄江歲月多光陰駒隙

漸消磨關心檢點神仙傳已領蓬瀛十五科老大頭顱白髮

盈田園容我傲公卿無多詩稿叢殘甚尙擬編成付鑿楹塵

海風波總不平西疇歲歲課春耕由來萬事當知足不是衰

翁少宦情氣清天朗惠風和春暖衡門任嘯歌難得一堂兒

筆錄十一

札 會稽徐氏刊本

女滿驚攜卮酒祝三多饒有圖書擁百城硯田畱與子孫耕

阿翁不敢掀髯笑恐被旁人抱不平琴瑟街鼓二更支親舊

團團樂可知紅燭兩行人未散夜深迴憶抱孫時

又得方竹二枝一爲杖一爲尺各係一絕云秉性何曾肯毀

方居然刮垢並磨光老年不合時宜甚仗爾扶持看夕陽杖右

中郎從古擅知音契合眞如芥拾鍼漫說量才憑玉尺論文

只是要虛心尺右

時族子梅生樹森在子家授讀有和作云老去襟懷益抱

方肯因塵俗便和光此君標格眞相似不趁東風美豔陽

杖右內誠圓通外忒方託根原不是孤芳寸長一日誠難料

只願工師仔細量尺右

族恭甫曼壽弟亦和予方竹杖詩一次元韻一倒疊韻云

入表將開眼孔方藜紅映紫倍增光長年健步何須杖爲

奇清數付夕陽道契參同魏伯陽老思益壯魯靈光夜游

秉燭從今始悟得徐行不跌方

鱗魚出吾邑與富陽淡水鹹水交界之間漁人背見水面有

微光滉漾卽舉網取之然不可多得也道光壬寅以一齋饋

恭甫弟恭甫復次余方竹杖詩韻又倒疊韻其二首爲謝云

渾身骨鯁雪鱗方半尺盈盤匹練光安得成都桑八百時見

人到園採桑葉日餐嘉賦臥南陽酒徒無量媿高陽藍尾醜顏盡龍

筆錄十二

三 會稽徐氏刊本

光酸秀人情詩一紙還丹多謝養生方予亦依韻答之云吳

越中分水一方纖鱗潛處燥瑤光老鑿慾壑填難滿尙擬乘

潮到富陽風流慚愧孟襄陽老蚌珠乾乏夜光難得季方相

慰藉新詩和到壓元方

予又以方竹杖一枝貽何星橋學博煥星橋賦七古一篇爲

謝云衰老誤人人戰兢聖賢期人人奮興示之方外助之力

一名一物皆師承古人製杖各隨意重則鐵拄輕則藤梅香

在手元間復桃枝削皮杜少陵品竹無如陸務觀攜筇多謝

王禹偁詩人簫竹亦間取方竹至漢無名稱傳聞西域出方

竹天然成杖性堅凝當日漢武征大宛窮兵萬里車麟麟汗

血神駒約歲貢何不并此亦輪徵荀首宿取種歸奚獨棄  
此如薪蒸何時始入衛公手衛公持贈瀾州僧爲僧道行極  
孤峻談禪可以悟上乘重來便問竹方兄庶幾無恙保厥恒  
可惜僧人不解事破方爲圓太蒼騰世事轉移隨風俗製雙  
容易失高曾觚觚哉聖人嘆此意足爲當世懲其實世上  
方竹少罕而見珍理則應東南之美甲天下會稽一望青雲  
蒸衙齋一叢今僅見無乃桃源舊種仍羣芳譜桃源又疑靈  
山有方竹  
峯仙筋化葛仙翁煉丹於定海靈峯植  
竹筋化爲方竹見甯波志筍胎移到爭薛勝要  
是吾輩無矜式天生我師爲準編神王鬼斧削不就人面龍  
牙見未曾無端忽遭膝六忌一雪五日太欺凌飄零敗簞將

筆錄十一

主 會稽徐氏刊本

無數瘦損筠膚又一層枯管回春知未必兀然僵立置寒冰  
先生命取一束去未信如何制作勝今朝歎服吳寬妙又比  
吳寬用意增明吳寬有新製方竹杖詩○端履案若使贈我  
兩吳寬字不如易作魏菴更爲蘊藉  
蕭竹席不過暑月一相憑又使貽我斑竹扇纔遇秋風便厭  
憎何似隨行又隨止勝得因緣耐久朋吾道廉隅宜砥礪此  
君風骨最峻嶒既得知已可不恨况善因天巧弗矜示我周  
行還中矩美他晚節不模稜回頭顧影增慙赧羞說追隨驥  
尾蠅壯不如人今老矣讀書白晝如昏燈老而將智耄已及  
一以反三吾何能但使賴有扶持力日報平安也服膺余依  
頌答之云先生史筆同吳競先生經術媿鄭興衙齋幽邃絕

塵迹眼前生意時相承綠滿小窗幾竿竹瘦幹獨立如枯藤  
亦抱孤芳不諧俗豪貴敢以意氣凌以重就輕或相偶爾雅  
故以舉釋稱虛懷肯逞娟媚媚盛名久負嶽嶽稱究竟圭角  
嫌太露歲寒橫被霜雪凝夜半跼聞萬竹裂其響恍似鼓輪  
稜入室同失芝蘭臭作貢幸免箇籜微斂材就範公輪巧焦  
桐忍使供薪蒸破觚斲雕兩無措拈花頓悟入定僧載牀漫  
效下簞寢渡海肯作寶筏乘因方爲珪事原一物仍舊貫乃  
有恒先生齒踰古稀歲每談山水興飛騰折旋矩步不由徑  
緩行扶掖揮孫曾輕軀瘦削疎鶴立啜羹詎爲吹齋懲杖朝  
屈指荷 寵錫珍從几授理則應以君之竹製君杖巨者爲

筆錄十二

主 會稽徐氏刊本

鶴細則煞襟期未免太迂關手澤但願傳雲仍沽酒羞將孔  
方掛截長頗類小國滕化裁自然不踰矩刻劃翻使木就繩  
撥雲看山天趣適蓄疑訪友異問曾詩腸轉轉類轉轂調喉  
時或需忽凌本草麥門冬  
一名忍凌詠懷境界益高曠岑樓今更上一  
層我慙作詩無紀律嬉戲迺效士執冰長城就列使請戰匹  
雖自歎力勿勝矧君用兵若韓信多多一鼓士氣增稱干比  
戈雄壁壘得臣寓目君軾憑願君善藏斂餘勇平視萬物混  
愛憎優游扶杖觀 德化難老永錫壽作朋君不見太華削  
成方四面三峯作勢頗峻嶒上有玉井之蓮花四照態濃意  
遠殊自矜以杖相較判大小鈞金與羽難模稜抱方各自葆



吾素莫教點筆誤作蠅方瞳窮水具隻眼讀書丙夜挑寒燈  
挾山超海徵大力奚必語人我不能長篇盟誦投杖拜登龍  
何幸接李膺

星橋學博又以詩示家恭甫弟恭甫亦依韻和之云冷官高

唱何凌競竹軒主人病邁興時子抱恙杜門先生內翰外翰

杖可杖願排闥闔鼎足承內翰謂家小毅兄讀兄次韻之作

唱旗鼓相當子嗣其間雖平後矣率爾內翰杖是太乙精兄

事赤藤弟烏藤外翰杖是般若眼負曳法音同迦陵取義楸

節投五桂戴凱之竹譜筮優固儀儼劣亦併見貽方竹五竿

十許株於拜竹似桂而概節直方含章至德備老無枝葉無得稱竹傷於雪

入門陡覺俗塵洗拂簷尚有清香凝坐客摩挲口噴噴就觀

佳士車較較破方規圖戒德裕原詩云衛公持贈潤州旗嬌

願直思魏徵荒廚薪盡喜拜竹幹取為杖支作蒸事固無獨

必有偶弄斧大類曹騰僧差幸先生不吾咎貽詩說法無餘

乘餽竹之次日復貽二絕隱示嚴冬耐寒訣卓立不易雷風

恒兼許續餉栽小園句芒可期茂實騰我恐園篁素樸野蕪

葭倚玉羞毛曾息土材美耗土醜習美或使醜性懲圓神方

智德原一庶幾二陸比二應東南竹箭近罕觀篠蕩漸成簇

芭簾何期腹子芥孫間竟許植此傳雲仍此君風聞定失笑

笑子無乃口說滕惟子行年五十九曲不中句直廢繩大匠

筆錄十二

畫

會稽徐氏刊本

不吝一隅舉授杖於盲得未曾不琢不磨自合度迴殊伐冰

三其凌幾疑葛翁渡東海攜自靈峯最高層爾東舊志葛仙翁於定海靈峯

植竹箬化先生一束後生五原詩云先生命取一束清如頭

銜一條冰對竹拜賜喜無量錄銘撫杖情不勝任君建齋善

銘於杖頭其文曰勁直剛方此君之性與我周旋持危扶顛何德之令况復新綠燦莖葉將使

夾岸風濤增子與家太史夾矜式鄉國既有賴追尋家庭亦

得憑自是不慮獨行踽忘形三壽慶得朋自是何虞菜園陋

千个萬个峻且噲鳴鳳棲鸞未敢必矯矯亢亢殊自矜或曰

苦節不可貞先生詩注云方竹八月生節味苦不可食何如味道姑摸稜或曰較

量方圓亦夢夢名稱過耳如飛蠅讀先生詩豁然悟不啻宴

樂懸饌燈持危扶傾意良厚隨方應節吾何能安得追隨壺

公騎杖去雲龍上下紆煩膺

時同邑富桂山茂才煥雲就館子家因以方竹杖一枝餽其

尊翁再如先生而系之以銘曰富其姓壽其年五福來備天

假緣先生自謂窮益堅舒長但願化日延我得方竹廳如柯

亭椽節異桃枝四寸圓製以為杖輕且便聊以一枝奉高賢

與君步履相周旋弗於撻足輕棄捐

同邑韓二橋太常之婦次子方竹杖原韻四首見贈云清詩

如讀孟襄陽行地僊人眼忽方我願老為愚百姓健扶鳩影

荷龍光唵興飛騰字有光老當益壯高齋返春陽此君節日

筆錄十二

畫

會稽徐氏刊本



殊疎闊爲我躊躇笑大方巷口烏衣趁夕陽山花飛動帽研  
光羨君老不須扶杖人自圓融竹自方不知烟雨自何方路  
入瀟湘接水光聞說西河老詩伯一筇招我起南陽端履迺  
作四絕答之云漁浦渡頭風悄悄傅家山下雨絲絲先生開  
戶多嗔事不爲懷人不作詩曲徑通幽半畝荒衙齋無復舊  
賃簷綠陰已逐年華老剩有紅牆襯夕陽我愧頭顱同筆秃  
每拈枯管意茫茫庭前幸滴芭蕉露避暑還容住綠天新詩  
字字燦珠璣詠物言情體會微我欲集成方竹卷畫師難得  
是王翠

筆錄十二

會稽徐氏刊本

道光壬寅夏至家祠會課以反舌二字爲詩取皆閣筆予曰  
此詠物體必須字字刻劃句句細切與泛賦反舌無聲者不  
同唐人竹外天空曉溪頭雨自晴相傳以爲名句若移之是  
題則浮而不實矣因作一律示之曰守戒如瓶出類厄相依  
唐棣最相思啼殘紅雨憐初轉吐盡青蓮定倒垂不信捫時  
圭有玷翻疑飛去馴難追蝦蟇古誼多承謬爲對中郎一解  
頤  
禮詛鄭注反舌百舌鳥孔疏百舌鳥者蔡云蟲名鼃也今  
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未嚮內故謂之反舌通卦  
驗曰博勞鳴蝦蟇無聲又廉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  
十其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

君得不通乎嬌風問曰諫如緯與子言爲蝦蟇五月始  
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皆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  
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  
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

同邑丁珊洲孝廉海林見和余方竹詩云說項頰教感賞音  
每從私淑討金針自嫌未具量才尺孤負良工一片心介懷  
高尚不同方扶杖優游賦孔光他日瓊林重赴宴好賡鳴鳳  
頌朝陽復作二絕答之云良材大半成名器無復參差綠滿  
庭幸喜筍根多稚子栽培秋雨望添丁方竹至秋下界神仙  
是歲星不須叩齒誦黃庭梅花東閣原無恙何遜居然老復

筆錄十二

會稽徐氏刊本

此首指何余又以丁字韻二絕簡何星橋學博云竹竿落  
星橋學博落等晨星無復于霄舊日青但願先生勤保護芟耨切莫任  
闔丁世間絕少如田面應愧蛾眉鬪尹邢食肉管城原有相  
大烹轉瞬祭秋丁  
星橋來索觀余詩復以何字韻作四絕柬之云吉金樂石盡  
消磨萬事雲煙瞥眼過俗語流傳多失實休將成敗問蕭何  
信手輕虛樂意多况兼如琢復如磨一夔已足堪娛老不必  
逢人喚奈何清陰無復舊時多太息修篁逐逝波老將據鞍  
猶矍鑠爐灰消遣撥陰何先生歲月著書多教授諸生各設  
科詩義毛萇三禮鄭探源周易溯田何

家恭甫弟次余方竹尺詩二絕一依原韻一用梅生韻云十尺文王九

尺湯豈徒較短與量長此君妙得公輪意到老虛心毀毀方

十六椽難覓賞音聊從尺矩度金鍼立程舉示廉隅士為皂

為卿視寸心

孔門道德皆渾言之至子夏氏始分別大小曰大德曰小德

曰小道有小道即有大道故大學言君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學記言大道不器余謂道德皆兼

善惡而言有吝道有左道有穢德有惡德駱舉一一不備詳故朱子

論語道不同注如善惡邪正之類是也惟志於道據於德此

道德字當主善一邊說以下有依仁故也此亦如大學閒居

為不善之小人不可太看壞彼自有致知格物工夫但不能

筆錄十二

會稽徐氏刊本

實用其力以至此耳朱註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此

知字即致知之知也偶與同學論題隨筆記之

錢唐奚鐵生周少年書法出入歐趙之間圓勁秀逸晚歲專

精繪事書名遂為所掩又紳紳塗鴉毫不經意轉無復曩時

姿媚矣余舊藏其所書朱子格言立軸以泥金寫於磁青箋

上字字端楷寓婀娜於剛健之中視梁山舟學士有過之無

不及因以一絕題之云杜氏甲兵羅武庫劉郎紀律作長城

先生下筆真如鑄不愧題名號鐵生

相傳先生年三十餘尚應童子試有謂之者曰此非童

童音生乃鐵生耳先生忿甚因自號鐵生遂不復赴試以布

衣終

衣終

就

偶闕宋柳仲塗河東集後浦江載瀛山學博殿海跋云宋景

定間以賢正任蘭谿縣尉至祥符間遇難殉節祥符當是祥

興之誤端履案是時蘭谿已入元代版圖不應仍奉

爾雅釋草歲寒漿郭註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蕒音鍼郝

行義疏云玉篇蕒蕒蔣釋文蕒本今作寒御覽引吳普云酸

漿一名酢漿陶注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

子如梅李大皆黃赤色蜀本注云酸漿即苦蕒也根如菹芹

白色絕苦按苦蕒今呼苦精聲相轉也子外稃如皮弁一名

皮弁草楊慎卮言本草燈籠草苦耽酸漿皆一物也重複耳

筆錄十二

會稽徐氏刊本

燕京野果有紅姑孃者乃紅瓜囊之譌此說得之今京師人

以充茗飲可滌煩熱故名寒漿其味微酸故名酸漿矣

又釋草蕒蕒蔣郭注蕒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

以作菹食郝義疏云蕒玉篇作蕒云蕒草葉似酸漿按

蕒蕒皆或體古本作職釋文職又作職是也說文蕒蕒蕒

也通作職夏小正三月采職職草也職即職職與職古字通

樊穀修華嶽廟碑云周禮職方氏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

篇云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

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即爾雅蕒蕒也今河北謂之

龍葵按此即上文蕒蕒葉華小而白開作五出中心甚黃故

名黃蔭根味絕苦故名苦菜又名苦蕒大觀本草龍葵苦耽  
別條而云又有一種小者名苦蕒蓋苦蕒比苦蕒差小也蕒  
與蕒同歲耽蕒蔭又俱一聲之轉

端眉案顏云葉似酸漿則明是二種郝合而為一非也

重論文齋筆錄十二

終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筆錄十二

无

會稽徐氏刊本

右重論文齋筆錄十二卷蕭山王小毅先生著先生為晚明

先生伯子而師事南陔先生晚間先生洞明文史義例近古

文義法者以吾縣章實齋先生為大宗晚間先生為章先生

同學文集有覆章實齋書論文史通義又答汪龍莊書云今

春讀實齋文史通義始悟文章當成家數從前所作都無是

處愈不取整易下筆本書卷十居易錄載周中丞說云云會

稽章實齋先生深於古文法律端履日汝輩作文當刻刻如此留心自

然精審南陔先生長於經學小學而詩古文辭亦足名家先

生幼長漸洽及羣孟晉所著文筆見是錄者結體修辭律貫

古法份份乎質有其文焉攷經故傳似非所長聞見數則如

不經意言語文學自昔分朋人各有能不為病也恭甫先生

序是書僂之田學紀問容齋隨筆則非其倫尋討家法實唐

人詩話之支別章實齋先生曰詩話初本論詩自本事詩出

或詮釋名物通於經部之小學矣頗有故經記事之文為變

或泛述聞見通於子部之釋家矣

禮耳錄師友遺筆必要略行狀證明本事原於詩書序及撰

書董仲舒賈誼傳可云周至實齋先生云撰輯名臣章奏必

董賈二傳敘生平行事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

策備始末爾又云選文者當存李善文選注例補疏作者生

平大節及閒記先正逸事實而不俚亦王氏池北偶談之亞

也原刻本頗有譌字如以祠為祀卷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辭科五經異義命論以蠅為蠅卷四南陔師望海亭放以二

說當為今論語說以蠅為蠅歌視若蠅蠅蠅蠅蠅蠅蠅蠅蠅

為三傳子經深衣取取二尺以免為免勉勉耳以木為木

卷五大德小以專為事權絕世日以捐為損卷七先君子孫

筆錄跋

會稽徐氏刊本

引以荷為莊史魚科莊子以史魚之直為欺廉盜名以足為是蕭蔣村馬頁北

陸攷但言北卷八以覽為覺卷八以忘其身以及其親以壞為壞

以並垂天壞以表為表表之於外當為表以祖為雅九

字解衛疏云大雅無念爾雅以之為子惟茲臣庶女其於以

皆舍之引河書而欲四肢之無心得子以規為之卷十一王

而用矩以今為令離南活苑科謂以開為開南陔師寄先君

以跡為踪卷十二蔡浣霞綉懷以較為麟何星橋方竹杖

轉以後漢為漢卷二汪蘇潭史記關篇以育為育浴卷九俞

詞帖改直春以經說為說經入卷今功順堂刻木作經說皆

傳寫譌耳至如以魯周公世家為周本紀卷三佞科余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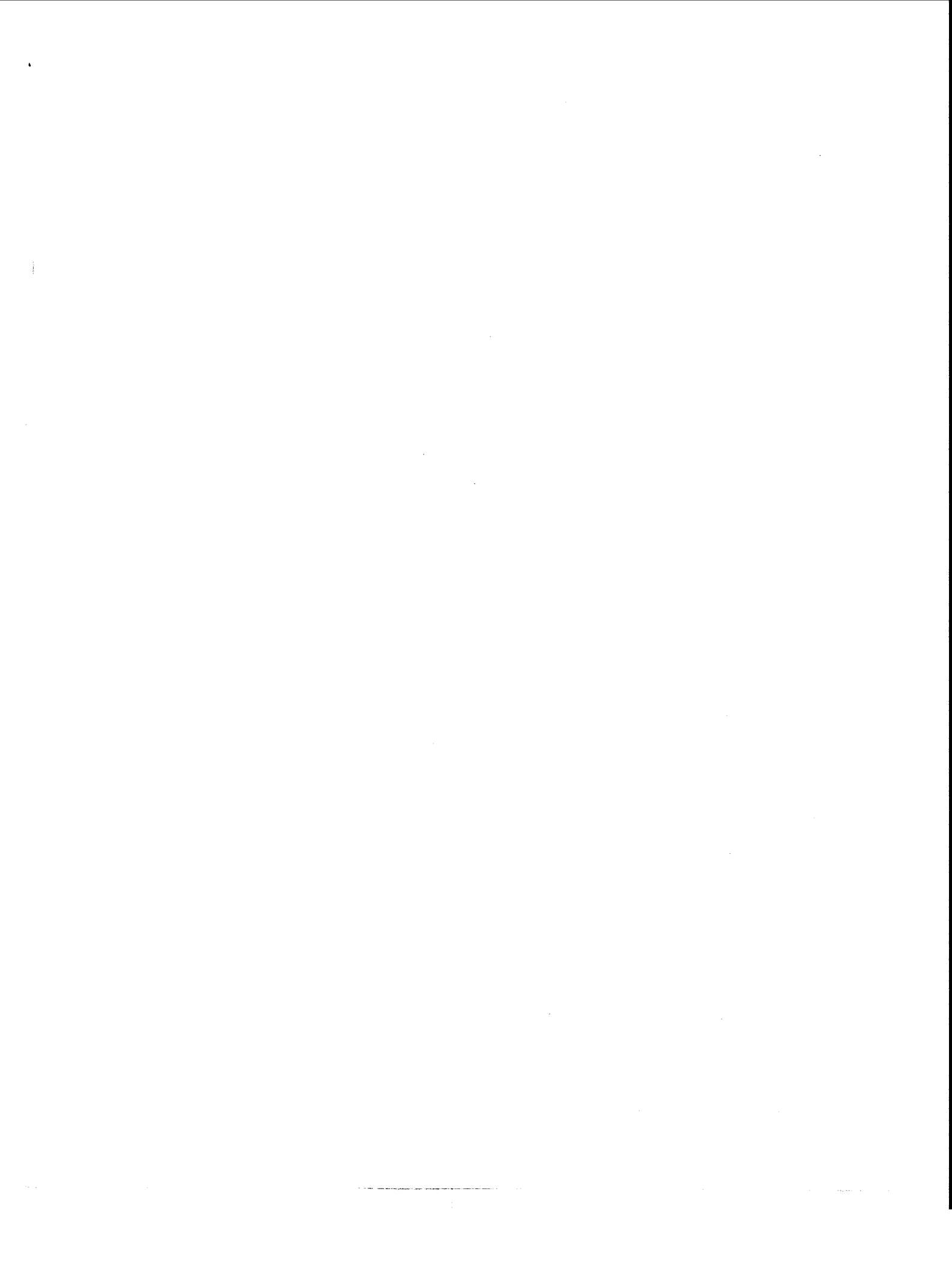
筆錄跋  
二 會稽徐氏刊本

巧以朱和廬為朱子卷四尼菴科以郝陸為謝安卷十二

為連志出則為小草當由先生歌記既皆小失無關宏旨不

敢輒易會議上方光緒十七年七月會稽徐友蘭識

益  
聞  
散  
錄



益聞散錄引

向于說經外子史皆有說數紀典故亦分類及之然  
展卷日有益微論益所不知卽素知而遺忘者復觸  
之亦益也益聞散錄皆時益吾之聞者或取而觀之  
雖前人已言之說未及遍觀于此亦可先得其益矣  
時齋

詩照堂叢書

益聞散錄序



青照堂叢書

劉照青

堂

姪維翰

臣

校錄

益聞散錄

上朝邑

李元春

又著

男來瀚

海

觀參訂

經註遺言

尸天子

書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

誥傳尸主也

畢公為東伯

康王之誥疏大保召公為西伯大師

畢公為東伯

馬稱幣

奉圭兼幣疏

五刑不降相因

呂刑注言各入罰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一

背文自古即然

詩子衿疏傳言古者教學子以詩

樂誦之謂背文闇誦背或作倍

纓環

盧令傳令令纓環聲

討羽

小戎裳伐疏引周禮注以裳為討羽討揮也

曉攤

宛邱鷺羽疏引爾雅郭注白鷺頭翅上長翰

毛今江東人取以為曉攤名之曰白鷺縷

大夫乘駒

見株林疏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

涼草

下泉苞稂箋以為稂當作涼草蕭菁之屬

麥無禾稱

七月疏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稼四種

高麗國大學圖書

其餘稻秫禾梁之輩皆云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

故於麻麥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按今吾鄉菽麥

率皆稱禾麻則無之

善同門 常棣箋解良朋

昆夷獫狁是二 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

有獫狁之難疏獫狁大于西戎昆夷西戎也

中輩 采薇首章箋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疏二章

為中輩三章為後輩

解轡紛 采薇五章象弭箠弭象骨為之以助御者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二

解轡紛疏紛與結義同

搯土 斯干椽之橐橐箋椽謂搯土搯丈牛反

墻祗 斯干正義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墻

祗又曰搯是以手平物之名

遇犬為犬名 巧言箋遇犬犬之馴者疏引王肅謂

兔與犬遇又曰知是馴擾者謂田犬也是不破注

之例

丈夫田 甫田箋甫之言丈夫也

嘗地 甫田嘗其旨否疏引王肅以為嘗地之美惡

旨否解上句亦以為除草萊今集傳從鄭箋

稼如嫁女 大田多嫁疏引地官司稼注稼如嫁女有所生

小人幽王 裳華序小人在位則譏詔並進箋小人

斥幽王疏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

都人士為命民 疏或以書傳古者有命民得乘飾

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

磬作 詩大明俛天之妹傳俛磬也疏引韓詩云如

今俗語譬喻物言磬作然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瓜紹 縣詩傳縣縣瓜紹也

制二兼四 臯門應門疏魯庫雉制如臯應成王褒

周公使之制二兼四

時臺圓臺 靈臺疏引公羊傳說天子三臺靈臺以

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圓臺以觀鳥獸魚鼈

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何休又云天子圓百

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

人先 生民疏引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禘謂之人先

稷有弟妹 傳解先生如遠云姜嫄之子先生者是

稷有弟妹也疏以書傳無文從鄭義

破坐 實單實許疏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

匍匐

伏瘞 見周禮秋官犬人鄭司農云伏瘞伏犬以車

轆之疏引之釋取羝以軼云天子用犬諸侯用羊

分別皂白 桑桑匪言不能箋賢者見事之是非非

不能分別皂白言之於王

西風成物 大風箋西風謂之大風疏西風成物按

世惡西風者非也西風秋風每當禾成時必有西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四

風則物熟

渴雨 雲漢詩箋時旱渴雨按此猶公羊言渴葬今

人當早輒云禾渴

菜穀 韓奕傳蕝菜穀也又賓筵穀核箋凡非穀而

食曰穀謂凡籩豆之實皆是

曲顧 韓侯顧之傳曲顧道義也

鬯草 江漢秬鬯傳鬯香草疏鬯非草傳蓋謂鬱為

鬯草

東修從遷 天作疏引書傳大王遷岐周民東修從

之

摩曳 小慈弄蜂傳摩曳也摩同掣疏爾雅釋訓文

孫安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弄蜂作粵峯古今字

耳

信按 般嶠山喬嶽筮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

之

唯雅 泮水烝烝皇皇箋皇皇當作唯雅猶往往也

疏引釋詁美也

后稷為司馬 見閩宮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叢錄上 五

大公為司馬 見長發疏

孤聖 長發疏天以孤聖獨興

投最 春秋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注最聚也若

今聚民為投最

恩錄 公羊隱三年傳注諸侯記卒記葬設有王后

崩當越紳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謂王者亦

當加以恩禮

負茲 公羊桓十七年傳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

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疏負茲言負事繁矣

故致疾

狎敵 穀梁莊十七年傳齊人殲焉狎敵也

尸女 穀梁莊二十三年如齊觀社傳觀無事之辭

以是為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為女往以觀社為辭

諾已 穀梁僖元年傳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

也諾已註諾已皆自畢語按此與衛莊公諾哉語

異

季氏之孚 公羊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傳夷伯季

氏之孚也註季氏所信任臣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叢錄上 六

劣及是月 僖十六年公羊是月六鷓退飛傳是月

者僅逮月也注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

卓侷 公羊上傳春秋不書晦註事當日者日平居

無他卓侷解無他卓異侷戾平常之事

女器 僖二十二年左傳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

子于柯君子曰戎事不邇女器又正義云禮無二

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恣不如禮

會正 文四年左傳曹伯如晉會政注謂會受貢賦

之政

禹臯益皆兄弟 杜釋八愷云垂益禹臯陶之倫釋

八元云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唐虞司空兼百揆 舜舉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注

禹作司空平水土

按室 宣十五年穀梁傳注井田法一夫受田百畝

五口為一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

家共一巷中里為按室擇耆年高德者名曰父老

其辨護伉健者為里正受倍田得乘馬

家遣 宣十八年穀梁傳歸父還自晉至樞聞君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開散錄上 七

家遣注家為魯所逐遣

佚獲 成元年鞏戰穀梁傳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

謂齊頃

銅漏 見成元年左傳子反以重幣銅巫臣注引說

文今人言銅漏鍋本此

甚甚 成二年穀梁傳夫甚甚之辭焉注鄭嗣曰君

子聞戰于鞏言因齊之敗遁之甚

趨風 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左傳卻至見楚子免胄

而趨風趨風二字佳左氏鍊字多如此

樞矣 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穀

梁傳舍之者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樞矣注樞悲也

白癡 成十八年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注不慧世

所謂白癡

索馬牛 襄二年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

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注索簡擇好者正義司

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

者因馬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

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開散錄上 八

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支按馬牛云索猶羽云

討疏因牛連言匹推類言之袁子才舉此等為經

書語病蓋未讀是也然予嘗論是三者如東風養

萬物亦能潤酒言食猶今人曰喫酒馬云造自兼

鞍轡刷飾言意固猶可通也若孟子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之類真省文連言而有語病者袁却尙

未指及

厚夜 襄十三年左傳楚子疾告諸大夫曰惟是春

秋窳窳之事注窳窳厚夜也猶長夜也按今人言

終夜曰透夜字亦雅

輒辭 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澗水穀梁傳輒辭也注

輒謂委曲隨澗水言取邾田之多

曾臣 襄十八年圍齊左傳獻子禱曰曾臣彪註彪

晉平名曾臣猶末臣

因諸 昭二十一年穀梁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

者然注因諸齊故刑人之地公羊齊人故以齊語

襄城 定元年公羊傳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不葺

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仲幾不治所主

音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九

餽帛 左正義解正考父鼎銘餽口猶今人以餽向

帛黏使相著謂之餽帛

沒振 昭十一年左傳叔向對韓宣子言楚不可沒

振注謂沒不可復振此拗句也

枚雷 昭十二年左傳南蒯枚筮之註不指其事泛

卜吉凶或以爲枚雷總卜禮所謂毋雷同也

輿主 左昭十三年叔向曰國有輿主謂楚棄疾

屏攝 左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使子寬子上巡

羣屏攝註屏攝祭祀之位

野司寇 見前傳注士也

小廟 夏官祭僕大長復于小廟注小廟高祖以下

乞鞠 周禮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聽期外不

聽注若今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鞠

行戒 儀禮士冠禮黑屨青絢注絢之言拘以爲行

戒

疑立 儀禮昏禮注主人西北面疑立疑立正立也

自定之貌亦見鄉飲酒公食大夫禮

案酒 鄉射禮乃羞注燕設啗具所以案酒

音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十

繁監 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皮樹獸名今

文爲繁監

坐勸酒 見大射禮就席坐行注

并夾 大射儀注鉞箭具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

以并夾取之

益君益臣 覲禮以馬主授人註王以使人受馬者

至于享王之尊益君臣之卑益臣又下乃右肉袒

於廟門之東人告聽事注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

從右者臣益純也

屨帷 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注徹帷屨之屨音去閉也

通裁 士喪禮浴衣注制如今通裁疏謂無殺

擐衣 士虞禮佐食鉤袒注若今擐衣疏擐衣以露臂

掖門 士虞禮注婦拜賓於闔門內闔門如今東西

掖門按此即便門也

紂如魚 有司徹魚七疏引鄭注尙書中候引春秋

緯璇璣樞曰紂如魚乃紂之謂紂雖有臣無益于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開散錄上

二

股肱若魚雖有翼不能飛

貨人 禮記曲禮疏司貨掌金玉稱貨人

體盤 文王世子衆至然後天子至疏尊者體盤故

也

沂鄂 郊特牲雕幾注幾漆飾沂鄂也蓋當時語

鹿羸 內則宛脾疏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

臭乃食名鹿羸

苦衣 深衣完且弗費注言可苦衣而易有也

燕尾 棺小要一名燕尾見喪大記疏

可身 孟子口之於味章註凡人有情從欲而求可身

相斗 羣書遺言可射鼠見說文

離屨 說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云所穀食新

曰離屨

大碯 俗謂死

迦互 令不得行也徐鍇曰猶犬牙左右相制也

俛夾 俗謂盜竊褻物也

匱古器 匱呼骨切古器也後世稱骨董之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開散錄上

三

挈令 律令之書

磊砢 重聚也砢丁罪反

夜市 幽俗以夜市按如今京都西市謂之小市以

上俱見說文

糞糞 猶烽燧見史記周本紀

餽人 百里奚乞食于餽人見秦本紀

稀膏棘軸 田敬仲世家淳于髡謂鄒忌曰稀膏棘

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弓膠昔幹所以

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隙

真母 呂不韋傳莊襄王真母夏姬

甌脫 界上屯守處見匈奴傳

導官 酷吏傳謁居導官如淳曰大官之別主酒

滙庚 漢舊儀顓頊生三子為疫鬼一居江水為虎

一居若水為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為滙庚善驚

小兒虎一作瘧鬼罔兩一作蟻鬼

輓輅 漢書劉振脫輓輅輓輅牽推小車

十半 枚乘說吳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謂十分有

五分無患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叢錄上

三

葢女 關尹子嬰兒葢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

紅爐皆言物欲

生貴 漢書田蚡蚘侵生貴甚注生貴自尊高

扈魯 子虛賦注張晏觚盧扈魯也疑即葫蘆

顏行 同上猶雁行在前行者

詩細 趙晁撰吳越春秋又著詩細蔡伯喈讀而嘆

息以為長於論衡今其書竟不傳

山郎 漢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楊惲

罷之

尤備 賁備也通鑑王莽自即位尤備大臣

白的 駱名秦昭王時募得郎中羹廖中以白的殺

白虎見華陽國志盧長公白的可與黃間對間或

作肩見楊胡解粉白間黃間皆弓弩

孤露 魏晉人以父亡為孤露見稽康與山巨源絕

交書亦曰徧露見孟浩然送莫氏甥詩

露槎 綱目吳漢留夷陵裝露槎繼進即今篙挑也

露著 見漢書張禹傳將筮露于星宿下得天氣明

日乃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叢錄上

四

辦嚴 通鑑吳漢每出師朝受詔夕引道初無辦嚴

之日

若盧 詔嶽也見王商傳

小步馬 西域傳烏秣國出今川馬也

展門 後漢書光武紀女子犯徒者出錢于山伐木

名雇山

中準 即平準質帝時改

負負 猶愧愧見張步傳

其劍 寶玉裝飾之劍光武賜馮異



竿磨車 董卓僭乘此注謂相通近俗以事千人謂

之相千磨

仲家 袁術僭號壽春自稱仲家見通鑑

辭觀 綱目青州人隱蕃見孫權陳時務甚有辭觀

落度 三國志楊儀語不得志貌度音鐸

纂嚴 綱目石勒纂嚴將襲王浚纂集兵也

糝盆 以麻滓浸油為庭燎糝音莘歲時記名糝燭

鄭司農作墳燭云曰墳大也

織兒 晉孝武時范甯望宮闕嘆曰好家居織兒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教錄上 五

撞壞耶織兒猶小兒

將牢 將養也諸將謂姚萇將牢符登大過故敢來

刺閨 宮中職名在宮中刺取事者陳文帝令刺閨

夜刺取外事

白著 唐肅宗時元載擢豪吏為縣令督違負租調

籍所有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注今人

猶謂無故費散財物者謂之白著

雀離 佛塔之高者又有舍利者曰聚相無舍利者曰

古提又僧袈裟曰水田衣錫杖曰波若眼傳檀時

沙門曇霍持此與人云可得仙僧亡焚化曰茶毗

私白 唐時諸道歲進闍兒名曰私白

六峯 管子伏羲作六峯以迎陰陽峯音計計算之

義

三全 充倉子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

語則福全

人門 北魏裴植自以人門不後王肅謂人才門地

護前 梁主嘗與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

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護前忌人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教錄上 六

雉噫 歌嘆聲似雉楊子言孔子去魯曰不聽政諫

而不用雉噫楊升菴以為即彼婦之歌

逐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逐鼓逐同衙以村

里效官衙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

衙字鬼瑣 荀子非十二子篇衙同譎字大也鬼狂

險之行瑣奸細之行

娒徒 漢書西南夷人自稱曰娒徒娒音陽我也

崽子 卽變童崽音宰見水經注阮籍詩昔日繁華

子安陵與龍陽謂變童崽子

獾婢 南史王琨獾婢所生獾音搔世罵人恒以此

研研然 忿爭強辯之貌北京劉祥入言事蒙遜曰

汝聞劉裕滅秦敢研研然也

語忘敬遺 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化朝 唐人以武后世為化朝

俗綿 亦作芋綿千眠光色盛也

赭繩 見商君書古匠人用赭繩即今之墨斗

吹綸 見漢書注煖弱之類

管穴 通鑑漢和帝時陳忠山書言如其管穴妄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七

譏刺且宜含管管穴所見小也

欵案隱囊 曹公作欵案六朝人作隱囊今牀几靠

枕類

星施 見周書王會篇旌旄之屬

閻廬 廬即閻省門從戶

宏窻 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

街彈室 周名鋤今之申明亭也見周禮鄭注

露田 不栽樹之田魏書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丹的 釋名婦人以丹注面

錄子 庖人別稱宋仁宗索漿屢顧不見錄子問之

恐所司得罪

影國 後梁為北魏影國猶附庸也

猴池 獼猴江佛五精舍之一王勃寺碑對雁墻寺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盤渦音旋

蔭戶 綱目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悅綰請罷

之

雁臣 北魏聽北方酋長秋朝春還名曰雁臣又唐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六

書編氓有雁戶謂流民

銀鑰 大鎖也見後漢書又有歲蕤鎖鑰有骨節者

屈戌 門上著鎖鐵嘴取屈而戌守之義今訛讀為

窟須以戌為戌亥之戌也又名曰烏嘴

句投 投徒闕切句投猶句讀見馬融笛賦

棹權 漢五侯棹權物貨以罪制人而獨權取也

遙同 見唐詩即遙和也非同遊

飛墻 寒食兒童飛瓦礫戲也梅都官詩窈窕踏歌

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墻音陀

步打 懸空劬斗謂之跌打不在馬上能與人角力

謂之步打唐僖宗好蹴毬自以為能步打謂優人

石野猶曰朕若應步打進士合得狀元野猶曰若

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不免駁放步打史作擊

毬然則步打即擊毬又唐詩上相閒分白打錢王

建宮詞寒食內人長白打庫家先散與金錢齊雲論

白打蹴毬戲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武

林舊事宋理宗祗應人有女厮撲十人即唐時步

打之道是步打亦名白打擊毬打拳一事也又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元

劬斗本名跟頭戲俗訛傳耳

犛軒眩人 見史記張騫傳犛軒國名眩人能吐火

吞刀植瓜種木屠人割馬者其名曰眩人大抵有

障眼之術以眩亂人耳明太祖時又有吞船者陶

凱謂上曰臣惟見燒船走

唐梯道人 見鹽鐵論唐梯今上高梯者道人即割

截身軀者

高緝 通典梁有高緝技即今走索按此亦曰繩妓

漢即有之

灑寒胡戲 唐中宗時有之張說奏云裸體跣足洎

泥插水何觀焉

撲滿 漢公孫宏為賢良鄒長倩贈撲滿一枚蓋以

土為器用蓄錢有入竅無出竅滿必碎其器錢始

出故曰撲士大夫積而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患贈

此所以為戒

磨堯堅 此秦人座右三字銘謂謹言也鄧州穀城

門有石人刊其腹曰磨堯鞭慎莫言李政書座隅

摩堯堅宋學士作箴堅酉陽雜俎作韃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辛

布施馬 淳白駱馬也見後漢輿服志

身手 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

聚徒眾杜詩朔方健兒好身手

精手 沈約自序得二千精手又見南史齊高帝紀

梁書武帝紀亦曰快射手見宋書黃回傳亦曰快

手見王鎮惡及建平傳今稱差役以此

火長 漢制兵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曰戶伯亦曰火

伯古今注亦曰伍伯今稱差役以戶長本此

底宣 唐寫詔書為三本一曰底一曰宣在中書所

可檢覆者曰正宣古人用大小二啟曰雙書

樓羅 唐書回紇傳冊可汗有含俱錄之名華言樓

羅也聰明智敏之意

短陌 抱朴子取人長錢遣人短陌梁時有東錢西

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為一百所謂短串也今京

師又有大錢小錢之異小錢五百為串大錢滿十

為串而京北又或以四百為串所在又通行單底

雙底之說皆短陌也

飛錢 唐憲宗時有飛錢馬端臨以為會票子謂今

清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錢票

氣樓 造米倉為樓通氣防霉變也陸游南唐書盧

絳傳絳未遇時從氣樓入倉盜米

冬住 冬至前一日見老學菴筆記

被池 被當也古樂府襦襜雙心共一抹襦復兩邊

作八撮襪帶雖安不忍縫裁孔裁穿猶未達

養和 靠背也見松陵集亦即隱囊

耆臘 老人也見宋書

半褒 魏明帝好衣此東漢書所謂諸公繡褕古亦

曰半臂今日背心

假兩 漢和帝製胸兜名假兩廣博物志文王製袂

肚名腰巾子謂袂肚今有之猶同名非腰巾胸兜

卽袂也一云袂始伊尹又倚勸窩兜也見南齊武

陵王紀

哲那環 僧衣肩下所帶大環名見鄭元祐遂昌雜

錄

水引餅 齊書大祖好水引餅傳云七謨曰麵游水

而清引今切麵也麵字見王莽傳又古人謂切麵

清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為索餅餛飩為籠餅又南齊書大廟薦起麵餅起

麵發酵卽餛飩而凡蒸食亦皆然搜神記以餛飩

為孔明渡瀘水作南史作扁米糲卽今饊子又陸

放翁有食野味包子詩云放箸摩便腹呼童破小

團

河洛 北人以菜羹和蕎麵為和洛本唐明皇射鹿

血賜安祿山熱洛河

釘座 今之看桌也唐劉遠貌美無才用人以為釘

座梨

錯喉 言食塞喉間也元宗與寧王同食王錯喉噴

上髯黃幡綽曰此噴帝

沿襲離 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

近位臣僚齊呼沿襲離猶中國呼萬歲也今人兒

嚏母亦呼千歲

沫餽 晏子春秋三戈五刑茗菜而已王褒僮約陽

武買菜吳志韋曜不能飲孫皓以茶薺代酒茶經

酌茶置諸盃令沫餽均湯華薄曰沫厚曰餽按說

郭茶有蟾目蝦目龍舌蟹眼琉璃碧玉池等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上

三

客食 內府賜食亦曰別食

金巨羅 飲器也高齊祖斑公宴竊藏金巨羅于髻

上

阿刺吉 元時名燒酒通雅再燒為碧琳腴樂天詩

燒酒初開琥珀香則唐時已有此名

玉浮梁 躋錄李白好飲此酒未甚熟但浮梁者耳

若下 秦時程林烏金二家善釀酒吳興簪溪多生

箭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土人取下箬水釀酒

極美曰若下酒

百末 漢時酒也漢書百末旨酒布蘭生注合百草

花木之末釀成之龍城錄蘭生即百末酒

索郎 續古今注即桑落酒也水經注蒲坂西劉墮

釀知新錄河東劉白墮釀騎驢酒京師朝貴遠相

餉遺名曰鶴觴

洪醉 南史梁元帝徐妃嗜酒多洪醉洪大也

浚巴菰 菸草也韓慕廬命庶吉士賦詩見分甘餘

話

植頭 字書無植字方言輟工木胎為椶頭椶音絢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上

三

俗改植朝野僉載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椶曰

今弄假麒麟必修飾其形覆之驢背及去其皮還

是驢無德而被朱紫何以異是

大瘦生 六一居士詩話李白戲杜甫詩借問如何

大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

為語助如怎生好生是也

當對 世說新語王長史往與支遁語不大當對言

非敵手也俗語門當戶對本此

古方言 方言轉變今古不同古有今無古且為新

典矣袁子才又有摘出者如淳曰齊人以不知爲  
邱高誘曰楚人以恨不得爲桎治淮南子云淮南  
人呼母爲社蜀呼老爲波世語吳語以冷爲母乃  
澗長安志秦人以水驟長爲霸長大戴楚人冢曰  
琴故臯陶冢名公琴越絕書越人謂鹽曰餘故鹽  
官曰朱餘唐韻江淮之間以韓爲河匡謬正俗山  
東謂衆爲洋內則注齊人呼紛爲巾喪大記注齊  
人呼棺索爲緘繩今皆無此音予杭人偶闕田汝  
成委巷叢說抗人以快速爲鯽溜此語尙存以好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叢錄上

三五

爲現薩醜爲懷五久無此音矣按老波現薩吾鄉  
今有此音可見方言亦隨地轉變子雲所作宜更  
有續者也

事典遺義

云爲之云訓聲 見易繫變化云爲疏詩昏姻孔云

注云旋也義自別

斥字兼美譽 書疏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上世

有功名惟唐叔故以獎勵之

極古只訓中 註多詩園有桃罔極之極傳亦然

陸爲中 左傳曰在北陸正義爾雅釋天北陸虛也

西陸昴也孫安曰陸也北方之宿虛爲中西方之

宿昴爲中然則曰在北陸謂曰體在北方之中宿

載爲識 謂大明文王初載箋謂文王適有識天爲

生配於氣勢之處指洽陽渭涘也氣勢之處亦雅

者爲惡 皇矣詩上帝耆之疏耆老也人皆惡已之

老故耆爲惡

能猶仰 見民勞詩柔遠能邇傳疏解仰爲順

何休注齊桓伐楚次陘之義 註云時楚強大卒暴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叢錄上

美

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輿國臨蔡蔡潰兵

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

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

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

功按此正得伐而書次爲善之意亦見兵法

繼母得歸寧 杞伯姬來朝其子正義伯姬未必是

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爲夫人縱非其母亦

得歸寧

外孫冠朝外祖 僖五年穀梁杞伯姬來朝其子傳

何註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

大夫不稱君 見僖三十三年左傳疏然大夫亦有時稱君者喪大記大夫君不迎於門外是也

王亦言叛 左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

魯人以爲斂 左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無故揚其先臣督之罪魯人以爲斂蓋笑之反以爲斂耳杜

云明君子所不與正義曰魯人魯鈍之人非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七

婦姜稱 左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注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疏夫人以姜爲姓舉姓

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此言氏既不明舉姓爲姜或專言姜皆不得然則後人稱婦人繫氏

去氏俱非也不但婦人凡稱人皆然大史公列傳皆曰姓某氏人直以爲不明姓氏矣

凡軍帥自來有家兵 左宣十二年邲戰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注族家兵

迫近不敢稱諡 穀梁成三年新宮災傳新宮者禰

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以此知喪祭祝辭赴辭稱親字爲不可

自通昏亦禮之權 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據公羊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主人辭窮也辭窮者

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故自命之據先儒言母不交禮里尹師友皆可主昏若更

無有母在母主否則自主亦可又按母主昏如杞伯姬來朝子亦其例

生代父位 成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晉侯有疾五月立大子州蒲爲君以伐鄭杜

云晉侯稱爵生代父居位共爲徐 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傳魯人徐傷歸

父之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卜筮通言 成十六年左傳鄢陵之戰公筮之其卦

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註此卜者辭正義曰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不用周易

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按古易蓋別有繇辭當亦同用筮而別一占法已亡之矣焦氏易林蓋擬補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七



之

跗注卽今套袴 見左鄆陵之戰杜注戎服也若袴而屬跗

肅手至地若今揖 左鄆陵之戰敢肅使者注按先

儒以肅拜爲婦人拜其實不但婦人也男子肅拜

卽長揖古所謂揖蓋有二長揖謂之揖禮三揖三

讓是也若今進舉兩手亦曰揖論語之揖所與立

上如揖是也因思拜亦有不屈膝之拜所謂長揖

不拜以屈膝之拜與揖對言耳但婦人肅拜亦自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完

有屈膝之拜又疑拜手稽首亦不屈膝只是聯兩

手下垂以手伏首而稽之

嗣位不居喪 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卽位于朝注

朝廟五日而卽位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

喪正義悼公自外入卽位之日卽命百官施布政

教與居喪卽位其禮不同釋例曰厲公見殺悼公

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若然禮喪服小記云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云云謂卿大夫以下也

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

異國猶來爲三年喪也計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

公之玄孫有總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

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

既見殺悼卽被迎之以爲晉君卽與厲公敵體

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尙不以爲君不可責悼

公以服斬也按無論隔絕與否嗣其位卽當服其

服不服者通晉國不以厲爲君耳否則君道未絕

當有討賊之義矣

往殆乎晉 襄五年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公羊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疑讖于晉齊人

語時莒女嫁爲卽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莒有外

孫卽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也按六年

書莒人滅卽注謂以莒公子爲後猶莒滅之先儒

取左傳卽特賂之說不信此事然可爲以異姓爲

後之戒而公羊乃以爲善

夫人稱君 襄九年左傳穆姜筮往東宮遇艮之八

史曰君必速出

十二年未可冠 襄九年左傳晉侯謂國君十五生

子公十二年可以冠矣疏引文王十三生伯邑考  
十二加冠用天子禮晉語范文子冠時十六七則  
大夫十六冠士庶人二十而冠不言諸侯正當何  
年冠以例推之當在十四此言可以冠則非正冠  
之年也然謂天子十二年冠文王用天子禮冠十  
三生伯邑考俱未可據

姑姊姊妹 襄十二年左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  
對晏桓子曰先王之禮辭有之曰夫婦所生若而  
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姊妹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正義父之姊爲姊妹  
父之妹爲姊妹梁有節姊妹入火救兄子猶古人  
稱祖父今人單稱祖

周巡狩不必十二年 襄十三年左傳石築言于子  
囊曰先王卜征五年正義唐虞夏皆十年一巡守  
在周陳前代法或周巡守不必十二年

女從母姓 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  
其姪穰聲姬生光注顏禮二姬母姓

驂乘是同車 襄二十三年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

乘持帶遂起乘是同車也

兵不止言器 襄二十五年左傳蔣掩賦車兵徒卒  
註車兵甲士徒卒步卒又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  
簡上國之兵於宗邱疏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  
執兵因卽名人爲兵顧寧人以論語足兵專指兵  
器似失考

家有寺人 襄二十七年左傳崔子家亂寺人御而  
出

以祭爲會 昭元年左傳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言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注往會祭之

羊舌與李同姓 世族譜羊舌氏初姓李名果以遺  
羊事改姓投羊舌後以叔向食楊爲楊是羊楊李  
皆一家又如辛董亦一家見左十五年辛有之  
子董之晉子是有董姓又耿趙亦同姓世族譜趙  
夙趙衰之兄也其孫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爲耿  
氏

夫子稱因大夫 左昭七年正義夫子身爲大夫乃  
稱夫子孟僖子語大夫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此

時仲尼未仕是邱明以意尊之而失事實如是則後世概稱夫子者悞矣

禪竈陳將復封解 左昭九年四月陳災鄭禪竈曰

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故對

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

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

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

年註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畏水故爲妃相治

也楚先祝融爲火正治火大火心星出於周爲五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月今四月出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水得妃而陳  
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五行各相妃合得  
五日成故五歲而陳復封是歲歲星在星紀五歲  
及大梁自大梁四歲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  
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爲紀故五及鶉火火  
盛水衰正義木畏金以乙爲庚妃金畏火以辛爲  
丙妃火畏水以丁爲壬妃水畏土以癸爲戊妃土  
畏木以己爲甲妃逐楚建陳去楚人之在陳者五  
行各相妃合生數以上皆得而成故曰五歲陳將

復封歲星天之貴神火得歲星之助故火盛水衰

又曰陳是舜後舜土德不近言土屬而遠舉顓頊

禪竈知陳將復興假此以爲言未必帝王子孫永

與所承同德楚之先世爲火官即以火爲楚象豈

復五行官後世皆依其行此皆賢哲有以知之非

吾徒所測又曰如杜所註歲星每年行一次至昭

三十二年歲星在寅未至于丑其傳曰越得歲而

吳伐之故服氏以爲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

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于午歷家以周天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  
五分是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  
剩行一次故十五年得超一次今杜無此義而三  
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  
之義不言自顯若然楚卒城陳在哀十七年歲星  
當逾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 顓頊歲在  
鶉火而滅故禪竈舉大畧言云五及鶉火不復細  
言殘數雖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有五星又大微  
宮中有五帝座又四方中央亦有五故天數以五

爲紀按妃以五成卽河圖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  
義十干上下陰陽相配如河圖一六皆水然水以  
火配後成爲水餘可知也五行家五合說亦卽此  
天以五紀卽河圖洛書皆五居中之義宋以前河  
洛未出故註疏解此皆未明當吾以此見河洛之  
圖古卽有之後儒不信者非也孔謂禪竈知陳將  
亡假言及歲星跳辰之說得矣然五運之推俱不  
可據天動物有常而無常分野之傳通儒猶不盡  
信何論五星行次吾謂古術家皆以理斷推驗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事間叅之數抑猶有不盡應者子產曰是烏知天  
道後人當無泥矣  
孟懿子及敬叔雙生 見左昭十一年傳註按敬叔  
爲兄此似以後生爲長然據譙周之論雙生自當  
以先爲長

始祖兄稱皇祖伯父 左昭十二年楚子曰昔我皇  
祖伯父又遠祖稱高祖昭十五年傳王謂荀躒曰  
昔而高祖孫伯鷹

漢水爲夏水 左昭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鄢注夏

漢別名按漢夏音相近

行理卽行李 左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理李古字通  
阜陶爲大理故其後姓李世謂老子生李下因指  
爲姓非

身號代號 左昭十七年疏大皞伏羲身號伏羲代  
號

祝鳩爲司徒知教民主孝 左昭十七年傳註祝鳩  
孝鳥也按教字本從孝

父兄爲親戚 左昭二十年棠君尚謂員曰親戚爲  
戮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犧實用人解 左昭二十二年賓孟告王寵子朝云  
云言寵之如犧者實所以用人以犧寵人則有難  
以犧寵已子何害註意殊未明

次正當立 左昭二十二年正義猛朝俱王子單劉  
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公羊多有次正語杜  
取爲說猛爲次正不知所本蓋是大子壽之母弟  
或是穆后姪娣之子或母貴也

政在季氏說 左昭二十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

世矣註文子武子平子疏悼子未為卿故不數後  
儒論論語政逮大夫多本此予向謂悼子自是一  
世然朱子亦以文子忠於公室不欲有專政之名  
也

古卽有騎 予向以古有鞍字禮記有車騎証之又  
左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歸杜云欲與  
輕騎歸劉炫云欲單騎歸此又是確証

妾不稱母 左昭二十八年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  
正義此據庶弟而言故謂父妾為母按以此推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語

父更無適子而以妾子為後妾子亦不得稱所生  
為母否則可自母也

彭惡亦曰旌 左定元年季孫將溝昭公墓榮駕鶴  
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言字分別 左定四年趙簡子哀叔向曰夫子語我

九言正義曰古者一字二字並為一言今一字為

一言三字以上為句按據九言之說一字為一言

一句亦為一言卽論語定公問一言子貢問一言

亦可見

孔仲達解華夏 左定十年正義中國有禮義之大  
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佐為承 左哀十八年巴師至楚子使子國帥師而  
行請承証承佐

姊妹孫為從孫甥 左哀二十五年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之女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

註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按此稱於祖母

之兄弟前二年宋景曹卒為季桓子外祖母康子

使冉有弔稱彌甥此對父之舅稱以此推之祖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三

兄弟對從孫甥當稱從祖舅父之舅對彌甥如稱

彌舅似不雅注彌遠也正義彌增曩之義或稱增

舅皆可又詩猗嗟末章傳外孫稱甥疏凡異族之

親皆曰甥如爾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

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鄭樵謂甥猶生然今皆

不可用

婦亦有學 周禮天官九嬪掌之可見成周無不學

之人

侯國大夫士禮或與王朝同 周禮大行人大夫三

獻土一獻儀禮冠禮注同疏引左傳季武子曰得  
既不過三獻及禮記郊特牲三獻之介是侯國與  
王朝大夫士同所謂禮窮則通也

禮不必事 儀禮昏禮擯者出請事注禮不必事雖  
知猶問之重慎也言雖有常事慎之不敢必定

夫婦始接情有肅恥 士昏禮婦至媵御沃盥交注  
媵女從者御訝也夫婦始交情有肅恥媵御交道  
其志

古殺饌皆不在席 昏禮贊爾黍授肺脊注爾移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上 卷

移置席上以此知饌本不在席

酌滿為實 儀禮如燕禮主於飲酒則言實之如大

射禮云酌不言實之畧于飲酒也

駁祭與祭行為二 聘禮注行神位在廟門外西方

疏大夫雖三祀有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

至出城又有駁祭祭山川之神按俗有五道神行

神也或訛為盜

纒有二 聘禮疏以木為幹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

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皆再行奠玉于上此無垂屈

之事一絢組尺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垂此乃有屈

垂之法又聘禮賈人亦有二一行一不行

以相人偶為敬 聘禮每門每曲揖註疏以人意相

存偶也

書必璽之 聘禮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註璽之

即用印也

擊見不論上下 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擊

敖繼公則以復為還擊

蓋為會 公食大夫禮攷筮會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上 四

饌非飯 公食大夫禮不以醬泔註初時食加飯用

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

卿亦稱士 喪服公士大夫之象臣注士卿士也

異居同財 見喪服世父母叔父母傳此非析箸之

謂

婦人歸宗 喪服傳疏此言女子已嫁父卒者天子

諸侯絕宗無歸宗之義宗謂小宗按父在歸父卒

歸宗服未絕也

大功同財 喪服繼父同居者傳子無大功之親注

同財者也知古來大功多同財

庶母別庶子不別 卽庶子與象子同爲其母服可

見然爲後之次自異

同室安座 喪服傳注同室不如居室之親疏同室

直同舍同居又安座

飾棺爲見 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注見棺飾疏卽

帷荒

足跗爲殼 見既夕禮有前後裳長及殼注

男女不共廁 見既夕隸人溲廁疏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上

望

爲尸亦須預習禮 如祝入尸謾不告尸非習禮烏

乎知

北牖名鄉 見士虞禮祝從啟牖鄉如初疏

士亦有君道 有司微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疏

大夫近君屈已之臣名爲私人士言私臣明有君

之道者士卑不嫌近君

釋奠墓左在既葬反哭後 禮記檀弓既反哭主人

與有司視虞姓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反日中

而虞注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疏禮地神也今行

此主人猶俟失速反而虞之義

穀亦稱財 喪大記納財注謂食穀也

朱子解學生兼二義 訓效亦訓覺

士有德之稱 論論子貢問士章邢疏解士字該通

上下得之

心者人之北辰 盡心章趙注此語最精已透事天

意

以卦主歲 見易乾鑿度以大歲爲歲紀歲七十六

爲一紀二十紀爲一節首卽置積節首歲數加所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上

望

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

二卦得一歲未算卽主卦之歲

仕卽訓學 說文此可見仕學之相通

說文於佛字無釋迦稱 祇云見不審蓋釋古文字

原未有佛

字可爲戒 如同田爲富分貝爲貧言從家起爲害

是也

古文亥卽爲豕 說文十二象亥爲豕悞已亥爲三

豕皆卽此可釋



小兒書爲咎 說文咎折竹箠也

外祖亦稱大父 漢書婁敬傳敬言以公主妻單于

至其子外孫豈敢與大父抗禮

父稱子爲公 晁錯父稱錯此忿辭

人臣亦稱卽位 綈葉五辛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卽

位是代父爲上卿

門生爲婦翁 綱目張博從京房學傾巧無行以女

妻房

稱名因舊 漢以前外域稱中國曰秦人自漢以來

稱曰漢人至今猶然今倭國猶稱中國曰大唐

葷粥禹後 路史淳維夏裔夏亡遁北野隨裔轉徙

號葷粥

舜遊岩廊 漢書董仲舒傳制策語言無爲而治

成康不式 同上言刑措不用

夫亦稱寡 左傳崔杼生成及疆而寡

稱老臣爲父 通鑑文帝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

在

稱兄曰阿干 鮮卑俗也吐谷渾與慕容廆以鬪馬

之隙遠徙虜思之作阿干歌

卽真不專指爲君 三國志楊洪傳亮表洪蜀郡大

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

撐犁孤塗稱天子 匈奴俗元晏春秋予讀匈奴傳

不識撐犁孤塗事一胡奴執燭問得之又永叔代

王狀元謝啟陸機閻史尙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

徒自成於恍惚

酉日不會賓 姓原樞機杜康造酒以酉日死故忌

之予謂以酉字近酒以爲戒

年少功名 顧頊十歲相少昊帝嚳十五相顧頊帝

堯十五相摯甘羅十二相秦介子推十五相楚草

康成十五爲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

輔政崔英十七爲諫議大夫子奇十八爲漢淮南

大守賈誼十八爲博士終軍二十爲謁者又蒲衣

八歲爲堯師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列女傳澤子五

歲贊禹是則最幼悟者

反支日 見王充論衡用日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

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

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明帝時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帝獨之

日食占水旱 世多云日食三日必雨按左二十一

年七月壬午朔日食公問梓慎對曰二分二至日

食不為災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又昭二十四年

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

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其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

積聚也盧長公云梓慎以數斷昭子以理斷理故勝

舜有兄 越絕書舜兄狂弟傲尸子舜事親養兄又

青相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聖

象以酒醜兄見列女傳

半面識 東觀漢記應奉詣袁賀賀時將出閉門造

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之後數十年應於路

見車匠識而呼之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讀等身書

論痴符 和凝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非之日

此顏之推所謂論痴符也

月忌說 王棠知新錄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忌

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庶

民不敢用按五在十中前盈後減

往亡日 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

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

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

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四時

初起各有一日餘各以倍加蓋時日已過之說劉

裕伐南燕或曰今往亡日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

亡何為不利

無羊月 宋制官員於寅午戌三月例減祿料今命

青相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異

書以此三月為無羊月

解土 漢時繕治宮室鑿池掘土功成祀土神名曰

解土王充論衡斥之

擬水 魏書甲午春祠魏武令日臨祭就洗皆以手

擬水而不盥祭神如神在吾必受水而盥也今皆

不如魏武

弟子門生不同 後漢賈逵傳皆拜逵所造弟子及

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為二歐陽公

孔宙碑陰題名跋漢世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

授者爲門生顧寧人曰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依附名勢者爲門生又南史門生門下之人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南齊書謝超宗傳白從王永先又曰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古紀歲日與今不同 顧寧人曰甲至癸十日寅至五十二辰凡二十二名古以紀日不以紀歲紀歲則閏蓬至昭陽攝提格至赤奮若爲歲名又洪範周禮馮相氏屈子自序其生呂才祿命書皆言歲月日不及時

青照堂叢書

主編

益聞敬錄上

哭

國君死社稷謂諸侯 隨園隨筆曲禮國君死社稷注謂死其所受於天子也爲諸侯言之如今督撫死一省之社稷州縣死一郡之社稷也若天子固以四海爲家矣春秋天王出居於鄭天王狩於河陽是也明懷宗不肯南遷似悞讀曲禮未讀春秋之累卽以諸侯論公劉大王皆夏商諸侯亦何嘗不遷必拘拘死社稷乎按先儒言東坡平王論悞欽宗於前又悞崇禎於後據此論天子以四海爲家是然必度其遷能圖存則可不然不如死守社

稷之爲愈也古諸夏自有君道夏商末亦有隙地可遷又人心繫屬正未可輕效至今之外臣則斷斷不可語此矣

兄弟不相爲後 日知錄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自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禘之主不得復入大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

青照堂叢書

主編

益聞敬錄上

哭

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乃復祔代宗而以敬文武同爲一代

繼國統者越世可立 日知錄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經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對晉人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之爲皇大叔蓋昉於此又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大

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按國統異於家社稷爲重世可絕國不可亡故越世而上越世而下皆得立鄭立駟乞爲子游叔父此本家事而通於國亦繼氏非繼世也然絲弱可立長親自私族之事若國有嫡嗣雖弱不得立長晉靈其已事也無嗣乃取旁支旁支世不相接雖越世亦可第卽越世而上先亦有爲臣之義生而親獻宜也惟世次不可紊死則以別廟爲當而祭則如其世次祔之非若

兄弟可以同堂異室也至兄弟昭穆本同不得以大小紊先後此春秋所爲以躋僖爲逆祀耳

漢人追尊远古 日知錄大上皇高帝父也而不帝

戾天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天子皇考而不

帝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

高曾祖若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

不帝此皆漢人远古作備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繼父不當制服 父死母嫁謂之繼父儀禮同居繼

父齊衰不杖期不同居齊衰三月傳元曰父無可

繼之禮此焚書後俗儒妄增也袁準曰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六者

五服皆爲衰 汪堯峯曰斬齊大功小功總麻服通謂之衰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否大功衰小功衰總麻衰錫衰疑衰著見於經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舉無服衰者皆不可謂知禮按檀弓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似不專指前及曠言然此父母喪服自是本制他則因此皆名

爲衰耳然古喪服皆公服制上衣下裳其制畧同今衰服皆深衣制俗曰孝衫堯峯所謂大功以下不服衰者不服此也

小宗適子不繼大宗 見喪服傳此各以適爲重之

義袁子才引孫速死無子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曰

重宗也爲世俗大房無子次房不得有子所本此

古禮可變通者然使更有子則以次子繼古禮是

也且孫速所謂宗亦小宗之大宗非古大宗也

古無四拜 郊天祭地止再拜可知別無四拜禮也

考戰國蘇秦之嫂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加拜非禮之常然四拜自唐已然家禮祭神四拜明會典見父母行四拜餘則否

婿拜婦家祠廟。程子昏義有此一條張子全書以爲同居則朔望皆拜蓋卽古同爨總之義

袁子才論禮有兩歧之非 如云異姓可爲後引魏

陳矯以劉氏子繼舅吳朱然以施氏子繼舅晉周

逸以左氏子養於周皆非禮不足據如望溪說代

祀可也姓其姓不可也云女可主喪引白下朱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衣命女主喪事又引禮婦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

女子在室爲父母杖以杖爲擔主之名宜可主喪

不知喪無二主卽無二杖專以男子言女子杖自

爲女主拜女賓實非主也故禮有里尹東西隣朋

友主喪之說大記無男主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

暫時無主或在外並無同室之隣與里尹朋友偶

憐而命之出拜可耳云喪可弔引曾子齊衰哭子

張曾子明曰我弔也與哉則弔非也云兩夫人可

並祔引唐鄭餘慶有二祖妣韋公肅議自秦以來

一娶再娶皆適引溫嶠三夫人並祔顏直卿祖室有

殷柳兩夫人爲証然妻死而再娶適也妻未死而再

娶妾也非適也妾有子祔猶不並祔也無子則不祔

也云同姓可爲婚引康成弟子王伯輿爲其子稚賓取

王處道女按王氏有兩宗後世大原瑯邪多爲婚因

此然兩宗始本一也其引鄭夾漈言姓不同而氏同

可爲婚如孔子之孔出孔父孔文子之孔本姓姬

似於無嫌而後世氏姓不明亦正不可不慎也

昏禮可賀及用樂說 禮言婚禮不賀又有賀取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三

之文袁子才又引晉罕虎如晉賀夫人謂可賀予

以爲賀於他日可賀於取之日非禮意也袁子才

又引詩琴瑟鐘鼓式歌且舞謂昏可用樂予以爲

此詩自言其樂非取日用樂也

舊事辨訛

文改正朔 春秋公羊傳以經首稱王爲文王又謂

始改正朔俱非左傳疏言諸侯改元亦非

諸侯有功立祖王廟 桓十四年左傳疏以此爲周

禮非也

姪娣有嫡望 莊十九年公羊諸侯娶一國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壹聘九女不再娶註二國自  
往媵所以一夫人之尊以姪娣從防嫉妬重繼嗣  
不再娶開媵路解云謂亦有嫡之望按姪娣疏族  
爲媵亦可然有姊妹亦何必姪娣注謂開媵路解  
謂有嫡之望以媵非妾也然嫡一而已豈有二乎  
井田之壞始管仲不始秦 管仲作內政井田已壞  
矣元陳孚題管仲井詩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  
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汙水不信東漢浪汚天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聖

魯莊先淫哀姜而後娶 見莊二十三年盟扈及四  
年逆婦傳注然傳未明言不知何氏何據言之  
馬遷悞讀左傳亦有因 成三年左傳齊侯朝於晉  
將授玉馬遷固以悞玉爲王有齊尊景爲王之說  
亦以是年晉作六軍故也  
趙朔事史記與左傳乖 左傳成八年武從姬氏畜  
公宮疏曰史記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  
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女若朔娶成公之姊則亦  
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

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尙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  
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杜從之史記又稱有屠  
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  
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滅其族案二年傳藥  
書將下軍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爲莊姬所譖此年  
見殺不得與同括俱死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  
有屠岸賈輒刑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  
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  
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與左傳背違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聖

馬遷妄說不可從  
張騫乘槎本附會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  
此沿世俗張騫悞入斗牛宮事然宋之問詩還將  
織女支機石重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荆楚歲時  
記織女使問嚴君平也君平王莽時人壽武帝時  
人附會者多如此歧互  
漢高元年五星聚東井之訛 劉攽曰大白辰星去  
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  
也五星以秦十月聚東井秦十月七月日當在

鵝尾故大白辰星得從歲顧寧人曰此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失追改耳

雁足傳書非蘇武事 蘇武事本常惠教漢使者欺

匈奴語元郝經使宋為賈似道所留凡十六年有

獻雁者書詩係雁足釋之世祖得之遂進南伐二

年宋亡又古詩遺我雙鯉魚貽我尺素書本書緘

書雙鯉剖經亦寓言耳今人寄書用魚雁字多悞

解

蔡邕有子 晉書羊祐為蔡邕外甥以爵讓其舅子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書

蔡襲蔡充別傳祖睦雍孫也司徒謨充子世傳中

郎無後非

君苗非姓應 楊升菴以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遂

以君苗為姓不知瑒與陸氏兄弟相隔百年安得

有見兄文自燒筆硯之語陸清和集云登臺賦未

成崔君苗作之是君苗姓崔也

韓壽無通賈女事 漢晉春秋與韓壽通者陳鸞女

女未娶亡乃別婚賈氏晉書以惡充故揚其惡然

竊亦以從弟雉與其子忿誣加女穢行耳

陶詩題甲子無意見 宋潛溪曰今人皆云淵明不

用劉宋年號故編詩但書甲子此悞也陶詩凡題

甲子者十皆是晉未亡時最後丙辰安帝尙存瑯

邪王未立安得先棄晉年號其自題甲子猶今人

纂詩編也

大白無黃鶴樓詩 大白見崔顥黃鶴樓詩歎服不

復作去賦金陵鳳凰臺後有禪師用此事作偈云

一拳搥破黃鶴樓一足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

不到崔顥題詩在上頭人竟悞為李詩樂史編大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書

白集亦入之

大白未嘗輕杜甫 人言李寄杜只飯穎山一首以

為輕甫不知外有沙邱城寄甫一首又有堯祠贈

杜補闕一篇安見白之輕甫

韓文公稱昌黎非今昌黎 日知錄言昌黎地有五

皆非文公所生唐書本傳公鄧州南陽人稱昌黎

者以遠祖韓麒麟魏昌黎棘城人唐人重氏族故

稱其本宗世望宋元豐七年因封公為昌黎伯皆

非今昌黎今昌黎在永平府金大定二十九年始



立本名廣年契丹之定州伴戶親置者

昌黎未嘗輕崔羣 韋綯嘉話錄有云韓十八愈輕

薄謂李程曰崔同年羣其聰明往還二十年不曾

說着文章蓋輕之也袁子才曰按韓集中與崔書

極其欽服有輝光日新之語詩則有和崔舍人詠

月二十韻游青龍寺贈崔補闕作歐陽詹哀辭讀

書一通與崔羣投贈如此豈得不悅其文章

文公不服金石 孔毅夫雜說退之晚年服金石藥

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琉黃一病訖不痊呂汲公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五

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

香山交好若韓公痛詆金石見李虛中諸誌豈有

自服之理

梁顥八十二登第之說 王朝渠艾學閒譚云梁大

素顥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

權知開封府暴疾卒時論有方當委用中途天折

之傷故朝野雜錄考少年狀元顥與張舍人孝祥

王尙書佐皆二十三歲中自有倡為八十二歲登

第之說或且偽擬其謝啟云白首窮年少伏生之

八歲青雲得路多大公之二年卽淹博如王伯厚

著三字經亦言之元修宋史遂沿其訛謂梁卒年

九十二上距登第十九年則為七十一登第如此

則謝啟已乖其實矣細玩本傳王元之始與卿貢

梁依以為學嘗以疑義質王拒不答梁發憤讀書

不期月復有所質王大加賞初舉進士不第雍熙

二年舉甲科按元之以大平興國二年擢進士前

雍熙二年只二年梁初舉不第當卽癸未年王卒

於咸平四年辛丑年四十八先梁卒亦只二年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五

依王學齒必更少於王則洪齋駁陳正敏謂梁卒

年四十二魏和公因云四訛為九俱非無據又遍

核梁之生平散見正史俱不似晚達享遐齡何前

人屢論時俗猶沿其說也

歐公一娶薛簡肅 宋人詩話載歐公兩娶薛簡肅

故有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按

薛公墓誌明記五女一適張奇一適喬易從一適

王拱辰一適歐又適王拱辰然則大小姨夫王也

歐先娶於胥偃繼娶於薛耳

蘇小妹係詭傳妻 墨莊漫錄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有辭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考蘇之女幼而好學嫁其母兄程璿子之才先生有詩考二書東坡止有二妹一適柳一適程俗傳爲秦少游妻妄矣

梁山泊非朱江等所據 俗傳宋江等三十六人據梁山泊此悞也據宋徽本紀侯蒙張叔夜兩傳紀江事者並無據梁山泊之說惟蒲宗孟傳言梁山泊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必斷其足盜雖衰止而所殺甚多孫公談圃云蒲宗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泊此是神宗時事與宋江起事宜和聞者相隔已數十年

露筋祠非蚊嚙之女 俗傳女子不肯宿人家爲蚊嚙死旦而露筋後人祀之袁子才曰宋沈倫好佛恣蚊齧冀邀福不見南史孫謙夜無帳蚊不敢近豈蚊不齧良臣反齧貞女宋人是齋日記云露筋乃爐金之訛昔有朋友二人於此開爐冶金分財甚均故後人義而祀之此一說也查慎行詩舊是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五

鹿筋梁何年祀女郎則又以爲古地名然人亦有死於蚊者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一廳吏大醉爲蚊嚙死是或死於醉也若魏胡太后時蠶蛾食人無算又不可解

雁塔題名事訛 袁子才云予有舊揚雁塔題名記十餘皆搢紳大夫與僧流羽士之名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宴曲江多有各題名姓者今人遂指爲稱賀進士之言悞矣按唐進士偶於雁塔題名或謂始盧肇或謂始張莒遂爲進士故事今陝甘鄉舉乃皆題名雁塔又文舉八題於大雁塔武舉八題於小雁塔亦竟成故事

世傳八仙本烏有 八仙說起於元一鍾離權從周孝侯戰敗隱終南遇東華真人得道嘗出渡純陽純陽者呂洞賓崑唐永樂人嘗舉進士不第得道化劉海蟾王重陽張珍奴何仙姑八仙之次也一張果隱中條見召開元時與葉靜能皆言堯時爲侍中讖者以爲混沌時白蝙蝠一藍采和嘗持木拍板唱踏踏歌行乞一韓湘子爲昌黎從子能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六

頃刻花世傳藍關獻詩事曹國舅宋丞相彬子求雲水出家過純陽得道何仙姑零陵市人女純陽以一桃與之遂不饑李鉄拐名元中開元大歷間人學道終南陽神出身爲虎殘得一跛丐尸附之此皆好事者以傳聞附會以予言之張果見唐書本妄說洞賓見宋史陳搏傳亦不可盡信韓文公姪無名湘者昔人曾有辨餘人皆不見正史卽世傳黃梁夢亦寓言耳或曰張韓呂何曹漢藍李爲老幼男女富貴貧賤之寓言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李

呂翁非洞賓 王弇州云盧生所遇呂翁係開元間事時純陽尙未生厲氏宋詩紀事以洞賓爲唐德宗朝呂渭孫按卽此愈見皆傳聞附會也

余忠宣公之訛 袁子才云遼金元史於人姓名少者合姓名書字多則書名而後以姓書於下後人不知但摘取其名之第一字爲姓如稱唐兀余闕爲余忠宣公謬矣或以余爲余之訛讀蛇楊升菴已辨之古無余字

秦良玉拔刀斷袖之訛 朱竹垞詩話野紀秦良玉

征播立功有男妾數十人李長祥爲辨誣云綿州知州陸遜之按營良玉冠帶佩刀出見酒數巡遜之悞引其袖良玉取佩刀斷之其嚴潔如此汪大史舒懷駁之云良玉征播萬歷二十七年事陸遜之按營崇禎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征播時良玉年必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則已六十餘歲人矣何嫌之避而必以刀斷袖然爲帥領兵豈得旁無男子如二申野錄蠻司合志等書誣以男妾豈所謂論世知人乎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李

舊語辨訛

唐孔氏不識甘瓠 詩八月斷壺疏壺爲瓠甘瓠就蔓斷取而食之不知瓠無就蔓食之者斷蔓而取自當烹食

六十閉房不可信 見公羊隱元年傳註家語亦言此然人不死則精不竭武王八十四生成王吾亦見有八十生子者又丙吉曰九十生子日中無影生子有之無影之說亦不可信 國朝有享年百四十九十始娶妻生子而貴者

諸侯五年再朝非周制 左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鄭以古爲  
前代疏謂此正周禮文襄之霸務不煩諸侯更制  
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以說諸侯五年一朝亦謂朝  
大國耳按諸侯類朝於周天子將何如此必霸王  
之制諸國因之也

文四不視朔非示齊 十六年五月公四不視朔疾  
也注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疾廢視朔當非一  
餘不書書此明公實有疾正月及齊平使季文子

音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開散錄上

奎

會齊非詐按此自見屢廢朔耳史書事豈常以示  
外國而以此明非疾乎謂聖人於後世修史存此  
亦有此意又不通矣

成王稱孟侯 宣十一年穀梁疏書傳云天子年十  
八稱孟侯作康誥時成王稱孟侯年已十八此皆

妄說

屈蕩戶之 左宣十二年邲戰屈蕩戶之戶今本作  
戶無止義古戶爲止前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  
關免蓋立戶所以禦人故爲止楊升菴辨之是也

又九扈之扈亦訓止與此通

春秋稱天子 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左傳  
疏經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三  
稱並行傳無異說二傳多以此爲褒貶予謂褒貶  
固不以此文亦宜書二王不稱天闕文也稱天子  
字之悞也

養以之福 成十三年左傳劉康公論成肅公曰能  
者養之以福注養威儀以致福疏養其威儀禮法  
以在適於福玩此當是養以之福與下句對傳本

音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開散錄上

奎

悞耳顧氏絳說是也然三國志諸葛瑾步騭連名  
上疏用此與今左傳同則此悞久矣

降殺或作隆殺非 左襄二十六年子產曰降殺以  
兩

夏聲非諸夏之聲 左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爲之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夏春夏之夏注以諸夏言諸  
詩皆夏聲也

文武克殷 左昭二十五年王子朝使告諸侯曰昔  
武王克殷正義引服虔王肅註並作文武克殷以

下言成王康王並逮母弟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疑此悞按上言武王下亦不妨兼言文武若言文  
武克殷未免語涉誣文

賈公彥疏鄉飲酒禮亂說 解注達尊謂孟子不得  
已而朝宿景丑氏明背趙岐注解合樂以召南是  
文王未受命已前之事周南是文王受命稱王後  
天子之禮皆謬之甚者燕禮鄭注謂大王王季躬  
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文王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亦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上

奎

賈氏解周易鑿 士喪禮命筮疏以周易乾爲首取  
天周匝四時

鄭氏言父篡子非名 禮記檀弓孔子與子路注時  
蒯贖篡輒而立殊不明於父子之義

以象敖爲名 祭法疏引大戴禮文云瞽瞍生舜及  
象敖此皆連言之悞

趙岐以琴張謂子張悞 孟子註又曰子張善琴亦  
無據

萬章悞萬子 一鄉皆稱原人節于本章之悞注益

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鑿甚  
柴籬非寨 說文徐注師行野次豎散木爲區落名  
曰柴籬後人語譌轉入去聲又別作寨字非

反璧本用重耳事 盧長公云今人作謝刺稱反璧  
此本晉重耳事庸俗悞爲藺相如遂有謹趙等字  
堪爲冷齒左傳又有叔向反錦事獨不用何也  
舜讓禹以鐘石笙箎之變 宋書符瑞志舜奏樂天  
大雷風鐘箎亂行舜乃讓禹和氣普應盧長公曰  
若是則舜讓禹固不得已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上

奎

棠陰非甘棠 沈約碑痛棠陰之不留棠陰日入地  
語非佳人猶喜用 如瓜代本襄將亡事九頓首本  
申包胥哭請師事椽筆本王珣將草哀冊論號號  
見與事今人顧多以佳祥用之

常娥奔月亦附會 月中常娥說始淮南子及張平  
子靈憲三餘帖云羿妻常娥奔月羿思之以粉米  
作團呼而祭常娥遂歸今在月者乃結璘也此蓋  
附會常儀占月之說儀娥古同音通雅淮南言羿  
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奔月本坊

肉之訛蓋以藥分肉也此亦一說

萱草不可稱母 詩焉得蒨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

也人以此傳會稱母詩疏萱草忘憂風土記萱草

宜男西溪叢語萱草花不雙開今人多用於鰥居

之人然則母稱萱草俱非佳語也珍珠船又言萱

草妓女比母悞矣此說蓋本魏人吳晉本草

形名非刑名 申韓形名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

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以為刑罰之刑悞

宰相本不稱閣老 袁子才云唐人稱給事為閣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空

國史補唐宰相呼曰堂老兩省相呼曰閣老按稱

閣老蓋自宋加閣銜始

翰林本不稱大史 通雅古大史今欽天監也故史

遷自言近乎文史星卜之間今詞林兼古官僚禮

官著作即起居郎諸職不得專稱大史袁子才云

隋書文帝以史官屬秘書省此呼翰林為大史之

濫觴 玉堂非稱翰林 今人動稱翰林為金馬玉堂按漢

武帝命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金門與文臣微有

干涉至玉堂二字見谷永對成帝抑損椒房玉堂

之盛寵又三輔黃圖未央宮殿閣三十二椒房玉

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如嬪之所與翰林何涉或云

本宋太宗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

泮水非學宮 戴氏鼠璞泮魯水也非學宮也若以

泮水為半水泮林豈是半林况魯頌泮宮乃僖公

獻馘演武之所非尙文之地據此則王制諸侯曰

頤宮亦因此附會立名

教官不當稱廣文 明皇愛鄭虔才特設增於國學

青照堂叢書 三編 蓋聞散錄上 空

外非今學官也 教官稱首藉之訛 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談薛令

之以詩自悼有首藉上闕于句蓋見詹事等官非

今學博也

櫺星門訛稱 程綸莊云孔子廟有櫺星門其悞已

久按詩小序緜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注靈星天田星

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宋史禮志仁宗天聖六年

築兩郊壇置靈星門以郊壇外垣為靈星門所以

象天體用於聖廟以尊天者尊聖也移用始宋景  
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元志悞  
以靈作樞後人承用遂不知其義之所在矣或曰  
義取疏通直以爲窓樞之樞更悞

國子監詛稱 周官以師氏保氏教國子皆指公子  
胄子而言非謂民間之俊秀而俊秀亦附其中漢  
以前統各大學晉咸寧間始專各國子隋又改學  
爲監今監中並非國子而乃猶沿其名

司業詛稱 業者枸篋大板也今學中不奏樂則司  
業之名悞朱子居喪讀書人讓之以爲大功廢業  
朱子曰廢業者不聽樂非不讀書

四月不稱清和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  
清小謝詩因之曰首夏猶清和今人畧猶字竟以  
四月爲清和

忌偶年入學悞 閩見錄俗有偶年入學之忌云出  
李繪傳按北齊書李繪年六歲自願入學家人偶  
以年俗忌約而勿許繪竊其妨筆牘遂通急就章  
所云偶者偶然之偶非忌偶年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充

洪容齋悞本賈氏 容齋五筆以周易乾爲首本賈  
天周匝意袁氏又引之予謂如此何以對夏殷易  
是轉訛也

后妃非大妣 癸辛雜志詩序闕雎后妃之德也后  
作君子解云夫人不稱后天子夫人稱后自秦始皇  
奚斯作廟非作頌 閩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  
文明甚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悞顏師古曾  
証之

晉文獻狀非令獻罪狀 蓋憤駢脅之觀故云猶云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充

拜賜之師見匡謬正俗  
媵非專妾 伊尹爲夏之媵臣井伯媵秦穆姬是非  
皆妾也

世婦非妃 魏了翁云世婦皆先世御女老而無子  
者命宮中掌事不在進御之列

免非服 鄭注袒免以布廣一寸從頂前交於額又  
向後繞髻程氏演繁露以免爲解除義卽免冠之  
免五世袒免始死未成喪男子免皆此義

女再適不曰再醮 禮言父醮子醮女則女再適當



云再體

納采非納幣 采擇也擇定其人而納告人多以為

納幣

牛衣非牛 王章與妻卧牛衣師古注以亂麻為之

號龍具非牛皮

龍陽君鄭櫻桃俱非男寵 國策本注龍陽幸臣也

鮑彪正之曰是幸姬前魚即易貫魚義魏王令曰

敢進美人者族幸臣無進理崔鴻十六國春秋半

襲晉書載記獨鄭櫻桃云是鄭世達家女姬石虎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王

惑之與載記云男寵不合

孫臏衛輒非各 臏以別足稱輒兩足不相過也齊

謂之蒸衛謂之輒見穀梁

王嬙非名 嬙婦官之名非昭君名也

阿堵非錢 王衍不名錢謂妻曰去阿堵物阿堵猶

云彼箇

寧馨非佳語 山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猶

云那樣世作佳稱非也

軒渠非笑 葡子訓傳兒見父母軒渠笑說軒渠開

懷暢適意非笑也

老泉非明允 眉山蘇氏坐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

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世以

稱其父明允蓋悞於梅都官有老泉詩

考亭非稱朱子 唐黃端公葬父建陽玉枕山名其

亭曰望考亭朱子之父卜居焉故曰考亭文公家

譜有鄭人葬父求題其亭公書考亭二字與之則

二字與公無涉或曰朱子年六十一自崇安移居

竹林名精舍曰竹林以居學徒奉先聖後人遂掩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王

其父稱之若此則亦非朱子所安

未下鹽豉 陸機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末下地名

東坡詩肯將鹽豉下蓴羹是以未下為未下悞

隸書非八分 庾肩吾曰隸書今楷書也張懷瓘六

體書論隸書程邈造字皆正亦曰真書悞以八分

為隸自歐公集古錄始趙明誠駁大覺寺碑陰云

古大覺寺碑陰題銀青祿大夫韓毅隸書蓋楷字

也

郢曲訛說 今人稱曲高者曰郢曲此悞也宋玉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襍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郢之人但能和下曲也以其下者稱為高謬矣

郢削之說亦悞今人求人改文曰乞郢削不知莊子郢人鼻聖匠石斲之不得云郢削也斧削猶可竹箭非一物沈存中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非采竹以為矢也

振濟非賑濟 振濟本左氏振廩同食之義說文振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園叢錄上 吉

舉救也與賑異說文賑富也 笏非手板 隋書禮儀志近世惟八座尚書執笏笏白筆也以紫囊裹之號曰笏梁其餘公卿但執手板是笏與手板異又通考以用笏始宇文亦因通鑑而悞通鑑但言宇文用笏之始耳禮玉藻已詳言笏矣

省試非鄉試 唐稱省試乃尚書省之試今鄉試唐之州試也

試帖非詩 唐明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之法以所

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毛西河以詩賦為試帖悞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宮中瑞連詩

露布非專告凱旋 漢書注漢制書璽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令司徒露布州郡是非專為武功設也色絲非絕 蔡邕以色絲為絕不知絕字絲旁刀刀下巴非色也

藻非藻官之藻 顏之推笑許純儒解藻字為禾則相如封禪文藻一莖六穗於庖下當麟雙解共舩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園叢錄上 吉

之獸不成文義故以藻為藻官之藻作擇字解此亦非相如意如許說以云禾取則有一莖六穗於庖矣以云犧取則有雙解共舩之獸矣徐楚金說文繫傳解之最明

隨非走 隋文帝惡隨字為走改為隋不知隨字從辵是安步隋裂肉也改此反祥為不祥矣

昔人考核多悞 袁子才曰洪慶善注楚辭九歌組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以簫鐘為二器一蜀士曰簫即攝廣韻擊也楚辭以擊鐘對組瑟耳章懷大

子注漢書誤元二爲元元不知乃建初元年二年也楊彪碑中遭元二西戎寇殘章懷太子注漢書以錢塘爲漢人華信所築以錢易土故名劉義慶世說以爲晉人沈信所築竟忘秦始皇本紀已有錢塘之稱蔡謨誤以計然爲范蠡所著書各不知漢書古今人表列計然第四等皇覽載然爲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志沈沈不肯自顯故稱曰計然馬總意林亦載之酈道元水經注誤以中平二年街碑爲衛碑不知周禮里宰注合耦於耒若

今街碑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也顏之推家訓以古樂府趙李日經過爲李夫人趙飛燕不知趙季李欵成帝時陽翟大俠也見漢書蓋諸葛等傳李善注西京賦以屬玉之館爲玉飾不知屬玉水鳥名也漢柏梁災故多以水鳥名觀見西京雜記張文潛明道雜記以嬌字爲世母切音不知世母伯母非叔母唐類函陳遵與宣帝博宣帝數負進及卽位遷遼大原大守曰可償博進矣按漢書乃陳遂事遵之祖非遵也王伯厚困學紀聞誤陸希

聲爲陸質不知一侍順宗一相昭宗誤盤谷李愿爲西平王晟子不知西平王子愿非隱者爲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見裴晉公所撰神道碑唐別有李愿隱居盤谷又誤嚴延年羅紉爲昌邑王妻不知妻昌邑者乃執金吾嚴延年非御史嚴延年一字長孫一字次卿見百官公卿表黃魯直詩月黑虎囊藩用少陵課伐木詩序有虎知禁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夔者夔州人也曾直以夔字當窺字解爲周益公題跋所譏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

楊解而序點者三此用禮記射於矍相語也將序點作虛字用意忘點是人名爲洪容齋五筆所譏謝朓贈王融詩陪危賴宗袞指謝安李周翰注以爲王導並云謝安同破苻堅則年代隔遠矣黃姑卽河鼓之訛王道俊誤以爲牛宿趙凡夫說文長箋以懷素改極爲笈不知負笈二字見李邵傳以翻胃釋疴不知疴疴二字見薛宜傳楊升菴誤以王筠爲王融以南朝劉休賣皂莢事爲北齊事爲胡應麟所譏葛常之韻語陽秋誤以曹復興爲曹

霸爲方密之所談錢牧齋註杜悞以潼關爲唐所  
立竟亡孔明出師表早有曹操殆死潼關之語高  
似孫緯畧引金樓子云劉子元爲水仙花賦不減  
洛神按劉子元卽劉知幾唐人也金樓子乃梁元  
帝所作考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元爲水仙賦休  
元者南平王鏐也劉宋時人水仙非花卽洛神也  
汪鈍翁爲人作墓誌云爵至大傅不知大傅非爵  
也官也爲閩百詩所譏顧寧人悞以衛玠衛瓘爲  
兄弟亦爲閩百詩所譏寧人又駁漢書段熲爲叔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七

段之後言古無以祖名爲姓者不知鄭樵通志載  
以祖名爲姓者乃有二百餘人  
古人有常典而悞忘者 湘素雜記忘麥秋所出不  
知出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能改齋漫錄  
忘首如飛蓬見毛詩而乃以左思賦爲始忘樹桃  
者夏得休息見韓詩外傳而乃以爲狄梁公事劉  
貢父不解爆梨之語高似孫緯畧以爲爆牛最勇  
故刻之子掣李焯輦下記爆梨者取爾雅爆牛抵  
觸百獸之象仗內有爆稍庫刻爆牛形於其上宋

八稍安朝堂行禮前導其夾大將軍者名衛司爆  
稍宋王禹偁作月波樓詩自注不知月波出處按  
漢樂府月穆穆以金波韓文公詩微風吹空月舒  
波已用之

古人有似知而悞者 韓非子謂叔向譖其引舅犯  
諫晉平公大史公以楚優孟爲在淳于髡後班固  
古今人表以范武子士會爲二人鹽鉄論文學曰  
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  
盜乎子貢與文仲亦年代隔遠矣漢孫叔敖碑君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七

有曾閔之行又曰繼伍舉子文之統子文非叔敖  
所繼曾閔皆叔敖後之人陶宏景真誥以鄭子真  
爲康成後子真固在康成前也如此類若故悞者  
蓋多矣

事有屢見

嘗藥不止神農 黃帝使岐伯嘗百草典藥療疾經  
方本草之書咸出

履跡不始姜嫄 帝王世紀大皞帝包犧氏母日華  
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於雷澤華胥履之生包

儀長於成紀取犧牲以充庖厨故曰包犧後世音  
謬謂之伏羲一號皇雄氏又大任夢大人生文王  
事亦相近

龍生不止漢高 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母曰任已  
有嬌氏女名女登為少典正妃遊華山之陽有神  
龍首感女登於尙羊生炎帝繼无懷納奔水氏女  
曰聽訖

阜陶亦如契以鳥卵生 史記秦本紀顓頊之裔孫

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大業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羌

娶少典之女華生大費大業阜陶也大費益也

加級非始秦 僖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加勞

賜一級無下拜

禹亦吐哺握髮 通志禹曰吾不悉四海之士留道

路恐其留吾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

湯樂亦有韶名 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濩者

酒池糟邱有三 韓詩外傳桀為酒池可運舟糟邱

可望十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和歌三輔黃圖秦

酒池在長安故城中廟記云在長樂宮上有肉炙

樹始皇造又曰武帝作以誇羌胡飲以鐵杯重不  
可舉抵牛飲

九合不止齊桓 晉悼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買肉食子不止孟母 孟母買猪肉食孟子見列女

傳朱子小學引之禮記引曾子兒啼妻云兒勿啼

吾當與女殺豕曾子知以為教兒欺即殺豕食兒

是先於孟母事矣然呂東萊以為孟母買肉實信

是一誑兩誑此義亦不可不知

射石飲鏃三見 一楚雄渠見韓詩外傳及劉向新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牛

序一李廣一北周李賢皆見本傳熊果廣皆疑石

為虎賢疑兔也

長城不始始皇 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竹

書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為長城蘇秦曰

魏西有長城築此皆非北邊長城

迎佛不始漢明帝 帝王世紀秦時西域寶利房來

聘始皇囚之竟飛去漢武帝得西域祭天金人置

甘泉拜禮續大事記以哀帝時日氏使者伊存口

授弟子秦景浮圖經為佛入中國之始尸羅朝穆

王其出青龍白虎見拾遺記又在先

黃鵠歌有二 一魯陶嬰作一漢武時江都王建女

細君嫁烏孫思歸作

剖冰求魚不止王祥 西河王延亦嘗為繼母卜

冰得魚見晉書又查道亦有為母鑿冰求飯事見

宋書

掘鼠殺愛妾滅洪先子張雌陽 袁紹東郡之圖歷

年不下洪卒見執責袁紹曰袁氏事漢四世三公

今因際會希冀非望惜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教錄上

全

時陳容在紹坐責紹同見殺在坐皆嘆曰奈何一

日殺二烈士

怪李二人 王戎有賣李鑽核事嘗疑李核何以遍

鑽既思之當如今世所賣雕梅選得貴價也又和

嶠家有好李帝求之僅與數十此其峻殆不減戎

一日王濟候其人直率少年詣園共噉畢伐樹而

去殊大快人意

避瘧有二桓 晉書桓鎮惡石虔威震敵人有患瘧

者稱其名以怖之即愈又南史桓康威布江南人

以其名怖小兒病瘧者圖形床壁立愈

吹箎退賊二劉 一劉越石岷為賊圍數重夜吹胡

箎賊皆流涕并起圍去又劉王喬疇為賈胡所窘

吹箎為出塞入塞曲賊皆泣去俱見晉書又後魏

河間王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叛琛令婢朝雲假為

貧嫗吹箎乞食諸羌遂皆降見伽藍記事亦相近

用鎖子兵慕容恪在金兀朮之先 擊魏主閔于常

山擇鮮畢善射者以鐵鎖連其馬又侯景敗慕容

紹宗以短刀斫馬足亦在武穆先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教錄上

全

王鎮惡解放舟艦即沉舟之變計 伐秦率水軍自

河入渭至渭橋事

面具先見 人知狄武襄戴銅面具然朱伺隨陶侃

討杜岌於夏口戴鐵面具侯景軍攻臺城亦皆着鐵

面

府兵不始唐 宇文泰藉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

庸調一切蠲之

夢授筆數事 一梁書紀少瑜夢陸倕與青鏤一束

文思日進一齊書江淹夢郭璞授五色筆文思日

進後又夢璞索筆遂更無佳句人稱才盡江淹事

一以為夢張景陽先與一疋錦後索之怒其割截

顧與邱遲又唐李嶠字巨卿亦有夢人授雙筆事大

白亦有夢筆生花事

文章紙貴不止左大冲 大冲作三都賦洛陽紙貴

又謝莊作殷淑妣誄宋文帝覽之流涕都下傳寫

紙筆為貴邢邵文章典麗亦一出紙貴

偷書不惟郭象 向秀注莊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

卒郭象竊為已有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閣叢錄上

全

一篇餘點定文句而已宋俞炎席上腐談云化書

乃譚峭所作峭字景升攜其書求宋齊邱序齊邱

殺之竊其書今化書序云景升化齊邱齊邱不悟

出書與之不知所終齊邱遂竊其書

文章傳異域多人 溫子昇文傳吐谷渾馮介夫文

傳新羅源寂使見其黑水碑畫鶴記又傳西蕃前

休符使見寫商山記於屏張鷟文新羅日本爭購

之白樂天詩雞林賈人買之云其國宰相以百金

易一篇偽者輒辨之宋梅堯臣詩西南夷織於弓

衣魏野詩契丹得其上帙願求全部吾鄉呂涇野

柝馬谿田理高麗上書請其文為式

文章愈疾不止陳琳 魏武讀陳琳檄愈頭風人皆

知之漢武帝時太子體不安苦忘詔王褒等之大

子宮朝夕誦奇文及所自作疾平乃歸又按詩話

有病瘧者子美教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二

句不止更誦子璋謂腦膿血模糊手提擲乃止是詩

亦愈瘧也

郡縣不始秦 春秋時楚有九縣董啟疆論晉曰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閣叢錄上

全

餘四十縣趙簡子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

皆郡縣之先但制不同耳

漕粟不始蕭何 國策張儀說魏王粟糧漕庾不下

十萬為漕字初見史記秦攻匈奴飛芻挽粟起黃

睡邨邪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致一石亦其先事

輿圖不始東漢 西王母貢舜益地圖周禮屢言土

地之圖漢淮南王諫伐越曰按其輿圖不過寸許

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奏輿地圖孔穎達以為司空

郡國圖始東漢非



九品官不始曹魏 周禮已有九命文國語外官不  
過九品是自古已然以數極九也

從品官用笏俱不始宇文 漢官志有二千石比二  
千石比即從品通典謂始宇文非玉藻言史進象  
笏通考以笏始宇文亦非

獻生荔枝不自唐 通鑑漢時嶺南舊獻龍眼生荔  
枝唐羌上書上令罷之

青苗不始王安石 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說青苗  
地錢十一年詔青苗地頭錢三分取一新書大歷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金

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  
方苗青則征之宋李參為淮南轉運使令民自度  
麥粟之贏先貸以錢穀熟還安石知觀縣倣此行  
之後引周官府二十而五之說一歲中兩輸息錢  
遂至流毒天下

射潮不始錢鏐 索勳至樓蘭屯田水漫斷堤勳厲  
聲鳴鼓且戰且射水為之平見水經注

海運不始元 杜詩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又曰  
吳門持粟帛泛海達蓬萊是唐已有海運

函關有二 一在陝州靈寶縣西南十里老聃西度  
田文東出皆此關左右有望氣雞鳴二臺一在河  
南府新安縣東二里項羽坑秦降卒處漢樓船將  
軍楊僕有大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財徙關  
武帝為移於此

曲江有三 枚乘七發觀於廣陵之曲江今浙江廣  
陵有曲江今韶州司馬相如弔二世賦臨曲江之  
澧州今婁曾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  
山陰縣西六十里江都更名廣陵在元符三年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余

時枚乘已卒不應見之于文至元年間試羅刹江  
賦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為曲江遂冠三千人之上  
見升菴外集

三揚州 漢以揚州屬徐州今壽春也杜詩之何遜  
在揚州蓋指建安王詵室時今金陵也隋開皇九  
年改梁之南兗州為揚州置總管則今江都矣禹  
貢揚州之域所統甚廣晉書隋書均以交廣為禹  
貢揚州杜佑非之以三代時尚無南越不知堯典  
之宅南交即交趾也故史遷舜本紀有北發息壤

南撫交趾之語至北朝所僑置之揚州則更紛攪矣

水精宮二見 閩閩造水精宮見述異記今蘇州也

後楊漢守湖州詩有清光合作水晶宮之句亦此

湖州亦稱水晶宮

會稽太守二人後又有倣其事者 朱買臣為會稽

太守人皆知之漢書嚴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

策嘗侍讌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曰家貧為友

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於是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卷

拜為會稽太守是吳人為會稽太守者不自翁子

始也吾里楊藩伯恭明宣帝謁選言事稱旨上欲

大用時獨陝西布政缺開即授之有言非例者上

引買臣事而不引嚴助事其與知縣不相能見之

亦畧與買臣同

古事相類者多 袁子才曰周櫟園作同書十卷桐

城方氏作古事比二十卷古事原多相類者如齊

母之對左氏國佐拒晉人蕭同叔子之請國策諒

亦有平原齊威王朝周趙肅侯亦朝周魯仲連不

帝秦孔子順亦不入酈生勸高祖立六國後許攸

勸曹操立九州秦蘇武在外十九年尚有同行之

常惠馬宏亦在外十九年後魏于什門在北燕至

二十四年客星犯帝座者嚴子陵桓帝與河南尹

對博大史亦有此奏周澤彈妻犯齊禁晉劉毅亦

有彈妻犯齊禁劉暉殺父妾嚴武亦殺父妾妻甥

女者先有漢惠後有孫休樊英拜妻顧悌亦拜妻

阮修三十始婚顏延之亦三十始婚殷洪喬投人

之書張翔先投許靖之書梁鴻命葬近要離門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卷

亦命葬近知水沒表裴行儉行軍亦知水至朱邑

景陽植表亦戀桐鄉顏裴亦戀京兆晏子以一桃殺三士南朝

張鑽以一杯酒殺吳規父子三人段秀實倒用司

農印以拒朱泚李崧倒用都統印以拒郭崇韜曹

丕不信火浣布蕭叔之譏皇子不識火浣布已見

列子郭象竊向秀之注莊何法善竊鄒紹之晉中

興頌漢宣時有苑王侍者馮嫫錦車持節行賞賜

于西域諸夷敬信之梁陳時洗夫人張錦織行南

粵中亦嫁馮氏魏東阿王見邯鄲淳先傅粉裙襦

誦俳優小說繼乃正衣冠與論皇王大道隋長孫  
儉見梁使先列軍儀戎服作鮮卑語日晚乃紗巾  
裙襦引客宴于別齋快論今古以少兵詐多一見  
于城宮屯洛因轉輸軍至鋌斷城門令車聲回轉  
出入至旦再見于虞詡在涼令兵從東郭門出從  
東郭門入日轉數周再見於董卓來長安自嫌兵  
少率四五日夜潛出軍近營明且大陳旂鼓而還  
以爲西兵復至是一術也而東漢已三用之晉青  
州刺史檀祗破司馬國璠漏未盡遭打五更梁武

帝破東昏幸臣孫文明亦漏未盡打五更段秀實  
則故遲之命擊四鼓而天曙以破王童之謀請于  
書尾加一點以爲驗者一見於高歡之于侯景再  
見于隋文帝之于蜀王亮以樗蒲納交故爲拙行  
輸財者一見于范曄之于孔照先再見于宇文述  
之于楊約再見于高斌廉之于裴寂再見于王叔  
文之于王任傅昭儀爲元帝當熊魏吏部尙書王  
叔爲胡太后當虎漢王太后握璽魏胡太后亦握  
璽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鬪大平公主以

儒者多寡人謝以金帛而皆爲所用東漢樊豐以  
筭餅得都尉孟佗以一斗酒得涼州趙王倫必起  
兵于賈后廢大子之後梁元帝必入授于簡文被  
殺之餘漢蘇不韋報仇殺李嵩之妻子嵩殺不韋  
不韋之子殺嵩段熲又殺不韋之子南齊朱謙之  
報仇殺朱幼芳幼芳之子憚殺謙之謙之之兄選  
之又殺憚晉以陸玩爲司空玩笑曰玩作三公可  
知當代無人唐以鄭綮爲相笑曰歇後鄭五作宰  
相時事可知王思政自以非宇文舊人乃誓身盧  
以刀橫膝文帝方止之竟一喝成盧劉信見疑於  
徐溫斂子唱曰苟無二心當成渾花一投六子皆  
赤唐明皇賜賀知章鑑湖楚文昭王賜戴偃湘湖  
以武將攘儒生之功者韓信之於酈食其也李靖  
之於唐儉也以儒生攘武將之功者栢耆之於萬  
洪也惟韓封侯而栢賜死微有不同宋主義隆之  
王曇卽漢文之宋昌也杜讓能之于李茂貞卽鼂  
錯之于七國也突厥拒武延秀之婚卽匈奴碎王  
莽之卽也李懷光之子瓘告其父反而已死之卽

令尹子南之子棄疾也唐韋后有天子嫁女皇后  
娶婦之說而漢張放先有此說避父名不得舉進  
士者李賀而陳之王泰爲詹事已有此說王績善  
酒焦革善釀餉之亡何革死其妻袁氏善釀復餉  
之亡何袁亦死白樂天能詩鄧魴好之亡何魴死  
唐衢繼魴好之亡何唐亦死郭子儀與李光弼不  
協郭爲元帥能釋怨韓世忠與王德不協韓爲宜  
撫能釋怨慕容熙幸其妃於死後揚情娶孝靖帝  
后爲夫人元燕帖木耳娶泰定帝后爲夫人按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坐

園好言鄙叢此所集如慕容熙揚情事固以類及  
要徒資笑嘗耳

古事亦有相反者 應邵風俗通有十反一篇古事  
如此亦多若蕭繹欲用王偉以湘東一日之檄誅  
之朱溫欲殺徐寅則以一眼僮夫之賦用之韋元  
不拜姚興而拜勃勃反爲所誅李文遠拜王世充  
而不拜李密反爲所重劉裕討盧循至下邳祝風  
息而天如之張少傑奉少帝航海祝舟覆而天如  
之張文孝公一生不作草字杜祁公一生不作真

字張齊賢啖一桶肉爲相晏元獻日食半餅亦爲  
相蔡魯公一日無客則病蔡元度一日有客則病  
鄭仲以地衣獻秦檜而怒周忱以地衣獻王振而  
悅歐陽公貶官泊采石聞夜呼秦政船已而驗黃  
魯直貶官泊石塘聞夜呼侍郎船已而竟死晉卞  
望之稱郗公有三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治身  
清而大修計較好讀書而憎人學問劉實譏王肅  
有三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  
苟台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唐人譏李嶠亦有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坐

反之說其事畧同南朝陰子春終日不浴而何佟  
之一日十浴王濟好驢鳴孫楚于墓上作之王仁  
裕惡驢鳴聞必擊殺之又如李廣以寬爲名將程  
不識以嚴爲名將趙括之母諫用其子後周柴克  
宏之母薦用其子子賤治單父彈琴而治巫馬期  
戴星出戴星入單父亦治管子治齊以奢晏子化  
齊以儉皆其類也

事互異者難拘 同一事有傳聞互異者有昔人隨  
意言之者有記之不審約畧言之者亦有本非一

事而相似者何可拘也孟子子濯孺子事卽左氏  
尹公佗學射事而不盡同乘輿濟人孟子以爲子  
產說苑以爲景差弑子般者左氏以爲圍人犖公  
羊以爲鄧扈樂戮亂行者左氏以爲魏絳國語以  
爲韓厥蔡聲子勸子木所返遠臣左氏以爲伍舉  
國語以爲湫舉國語所載楚材晉用四五人又盡  
與左氏不合左氏哭秦庭乞師救楚者申包胥國  
語以爲夢肩勃蘇吳入郢戰死者左氏以爲左司  
馬成淮南子以爲莫敖大心近寶公室乃貧左傳

韓厥語水經註以爲魏絳語問舜冠而不對者家  
語以爲哀公問孔子尙書大傳以爲成王問周公  
世稱有鳥三年不飛不鳴者楚世家以爲伍舉呂  
覽以爲成公賈新序以爲士慶世傳老萊子七十  
綵衣娛親曹子建靈芝篇以爲伯瑜償債表者秦  
紀以爲商鞅韓非以爲吳起世傳樂巴嘔酒救火  
漢書方技傳以爲樊莫郭子橫世傳蔡邕焦尾琴  
傳去琴賦以爲司馬相如事識鼯鼠者終軍文選  
註以爲竇攸范巨卿與張邵爲死友水經注以爲

張邵與陳平子晉書孝武帝每賜侍臣文詞不雅  
謝邈焚毀之通鑑武帝好爲手詔賜人文詞率爾  
徐邈應時收斂杯中蛇影世說樂廣事風俗通以  
爲杜宣蒼蠅傳故事異苑以爲晉明帝載記以爲  
符堅武后雙陸不勝之夢同時而對者狄梁公王  
方慶新唐書以爲狄大唐說纂以爲王滿床笏多  
云郭令公事而唐書置笏滿床者乃崔神慶也

語有數說

女媧數說 或曰伏羲之妹或曰伏羲之妃或曰男

子女音汝或曰女子離騷注女媧無夫而生子或  
曰女媧自別一代君

三恪二說 鄭康成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  
後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祝繭陳杜  
預則以爲舜後陳與杞宋

春秋僖八年用致夫人三說 穀梁范氏解曰左氏  
以夫人爲哀姜因禘祭致之於廟公羊以爲僖公  
本娶楚女爲嫡娶齊女爲媵齊女先至遂魯公使  
立爲夫人故因禘祭見於廟此傳則以夫人爲成

風致於大廟立爲夫人如左氏說哀姜元年爲齊所殺何爲今乃致之若公羊以爲齊媵女僖公賢君豈得以媵妾爲夫人今傳云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檢經傳文同故知成風也按此穀梁義爲長亦可見媵妾不得爲夫人卽公羊亦可見媵不必同姓不必姪娣也

委質二說 質本同摯委質猶委贄杜預讀質如字謂屈膝拜君委質體於地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奎

卜郊三說 左傳言禮不卜常祀公羊言三卜禮四

卜非禮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

日然則冬至之郊不卜餘郊一卜

文王辟風兩說 何休云兩穀之間險阻隘勢一人

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杜預云古

道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欽故可

以辟風雨魏武西討巴漢惡其險更鑿北山高道

繞朝贈策兩說 服虔以策爲策書卽上秦君止士

會者杜預以爲馬槌正義辨服說之非而楊升菴

又取之予謂策書當言示不當言贈且贈馬策亦正寓已見其計策耳文家好翻舊爲新又或取舊爲新杜翻舊楊又取舊

笠較四說 左宣四年以貫笠較服虔云較之蓋如笠以蔽較上禦矢一曰笠車較上鐵一曰兵車旁幔輪杜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較而立以禦寒暑此言箭過車較及王之蓋

作邱甲二說 在成二年二傳註說以甲爲鎧謂民不能作甲而使民作之杜預以甲爲士由此知兵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柒

亦可爲卒

士燮叔孫婣所死兩說 兩人皆以憂變所死而得死杜預以爲因所自裁劉炫以爲適與死會似杜說爲長

左昭二年三老凍餒兩說 服虔云三老者田老商

老杜預謂上中下壽正義曰四民士亦當恤不當

獨遺故杜不取服說

讒鼎兩說 叔向引讒鼎之銘服虔以爲疾讒之鼎

一云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

十二章分合三說 孔以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於衣服旌旗山龍華蟲四者同宗彝宗廟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於裳鄭以宗彝爲一粉米爲一序亦不同杜分華蟲爲二無宗彝餘如鄭

五祀五神分合兩說 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杜以爲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霤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若

晉賦鼓鐵兩說 服虔以鼓爲量名杜以金鐵不用量又一鼓鐵不足鑄鼎人賦一鼓又大多謂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按此於文義不明鼓當是大鼓之鼓

昏禮下達二解 鄭康成以爲媒氏通達兩氏之言敖繼公以爲天子下達庶人

干將莫邪四說 吳越春秋干將莫邪作劍夫妻俱

入爐中劍成陽曰干將陰曰莫邪世語干將人其

妻莫邪抱鐵柱心有感產一鐵楚王命莫邪鑄爲

劍一雄一雌進其雌後劍悲鳴匣中王問知怒殺

莫邪列士傳干將爲晉君鑄劍留其雄藏山中君

覺殺干將妻生男赤鼻告以劍藏處欲報仇君因

夢感捕之逃朱與山中遇客欲爲之報刎首以奉

令煮之不爛君視之客以雌劍刎君頭墜獲中客

亦自刎三夜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三王家拾遺

記吳武庫中兵鐵爲雙兔食盡掘穴得免開其腸

胃皆鐵鑄腸爲劍一干將一莫邪吳越春秋又載

鉤師殺二子吳鴻扈稽覺鉤獻吳王求賞呼二子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矣

名鉤迷羅起事亦相近

鯨殛不專以治水 論衡堯以天下讓舜鯨欲得三

公而堯不聽鯨怒其猛獸比獸骨爲城舉尾爲旌

阻戰爲彊雉乃殛之

測天三家外諸說 測天者宣夜渾天昕天三家人

皆知之今西洋法渾天遺也此外論天地有奇者

唐書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短煮羊脾未熟天即

明宋戴五原云嘗登崆峒巔見日光非從海出大

陽之氣朝聚而圓明暮散而昏黑人誤以爲穿地



面而過癸辛雜志趙都統見海神黃衣頂日  
元史沙彌國日入聲洶湧必擊金鼓亂之否則小  
兒怖死土哈國日入不一時即出季氏臺灣雜記  
其東紅夷國有商泊其地無晝夜又一年至期黑  
如長夜碑有字云春且秋暮王方平云月至梁時  
周圖已減寸郭守敬云古日舒長今日促孫大初  
云今日不如古日之熱

西王母三說 據爾雅西王母本國名故竹書紀年

舜西王母獻白玉琯據穆天子傳漢武內傳西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完

母文仙也據山海經豹尾虎齒則人而幾獸矣

鮑焦死二說 韓詩外傳焦敝衣持蔬與子貢語言  
所以貧子貢曰吾聞非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  
者不生其利於是棄蔬立槁雒水之上風俗通焦  
嘗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所施耶遂嘔吐立枯  
而死

楚宮細腰三說 韓非子以為楚莊王又見東漢馬

廖疏集覽以為楚靈王引國策墨子為証劉禹錫

踏歌行為是襄王

樹桃李語兩見 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植

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一見韓詩外傳趙

簡子語子質一見演繁露簡子語陽虎

聶政刺韓二說 國策史記皆言聶政為嚴仲子刺

韓相俠累琴操又有聶政刺韓王云政父為韓王

鑄劍不成見殺遺腹生政壯知故思報仇初學塗

殺王不得逃入山學琴吞炭變音以妻識並毀齒

卒以琴謁王殺之

燒尾數說 一說河鯉登龍門雷火必燒其尾一說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百

虎豹變人惟尾不化必燒之故士子初登科及初

官遷除親朋慰賀謂之燒尾唐大臣初拜官獻食

天子謂之燒尾蘇瓌為相以食貴獨不進韋嗣立

八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令於輿

慶池燒尾此則天子賜食臣下亦曰燒尾也

措大三說 一曰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

而鬻邑人以其醋賦名之一曰鄭有醋溝士人多

居其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措大李濟翁以為

皆謬謂其舉措大事而已

嚴君三稱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母亦稱

嚴君國策秦人稱樛里子為嚴君是並不止父母

漢王朗曰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又一說

考妣三稱 易過其祖遇其妣是祖母稱妣今人多

以稱母爾雅生日父母妻死曰考妣嬪然東漢郭

君碑哀哀考妣追惟實靈卜商號咷喪子失明則

父母生時亦稱考妣

府君二稱 陳元方曰府君高明之君稱祖也今多

以屬父然漢碑往往稱大守曰府君邛都夷稱張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頁

翁之子曰類我府君

先君亦稱遠祖 今人稱亡父曰先君而孔子順稱

六世祖曰先君孔安國稱三十七世祖亦曰先君

高祖亦遠代之通稱 今人稱五世祖為高祖而鄒

子稱始祖少皞為高祖周景王謂藉談曰昔而高

祖孫伯鷹以九世祖為高祖

先子數稱 袁子才引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

之先姑又曰吾聞之先子注先子先舅也稱夫之

父蓋季悼子也又引爾雅舅姑在稱君舅君姑舅

姑亡稱先子先姑按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據集註曾西曾子之孫是先子稱祖闕百詩以

為曾西即曾申春秋名申者多字西取西為申方

是曾西為曾子子稱父為先子

大公二稱 文王謂呂尚曰大公望子久矣此大公

稱祖也而漢高初稱父曰大公劉表與袁尙書稱

其父紹亦曰大公

孺子兩稱 國策薛侯所寵七孺子妾也漢書顏師

古注東城侯劉嬰為孺子所殺乃妻也杜預注左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頁

傳南孺子亦云妻

稱謂之異 慕容泓與秦苻堅書速送出家兄皇帝

謂慕容暉也蜀李雄稱范長生為天地大師魏胡

太后稱其父為大上秦公唐明皇稱寧王為大哥

有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宅詩而稱其父睿宗為四

哥曰四哥仁孝同氣只大平一人稱哥且皆以輩

行棣王琰亦稱明皇曰惟三哥辨其罪裴勛稱父

坦之為十一郎朱滔與王武俊書稱大王二兄時

節度亦有互稱大夫二兄者朱温賀蜀王建稱八

兄皇帝宋仁宗聞李宸妃不得其死開棺驗之見玉色如生乃詣太后靈前曰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金世宗封海陵父爲皇伯大師元世祖呼董文

炳曰董大哥征八百媳婦兵敗曰董二哥之言驗

矣二哥者董士選文炳子也又宋書榮達國上書

稱大吉天子足下西夏自稱青天子稱中國爲黃

天子又唐明皇命稱已孔昇元好真人宋徽宗命

稱已爲教主道君皇帝明正德自稱威武大將軍

大師鎮國公康陵又自稱大慶法王真怪異不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真

矣至楊復恭謂昭宗爲門生天子則大亂矣

別稱 稱母爲少君見左氏蒯聵語稱亡母爲先妾

國策匡章之對稱祖爲家公見後漢侯霸傳江東

士庶痛則稱禰禰乃父之廟號也見顏氏家訓

呼寄養父母爲郎舅見北史李憲傳稱人父爲尊

府見昌黎送湖南李正宗序

說互異者難據 宵明燭光帝王世紀以爲舜二女

淮南子以爲地名在河洲照方千里蓋燭龍含照

之義世傳大公八十遇文王宋玉賦曰大公九十

乃顯榮東方朔曰大公七十二乃用於文武公羊以申生爲雉經死說苑以爲伏劍死呂氏春秋子培所射者隋說苑以爲科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真

青照堂叢書

劉照青 鏡梓 姪維翰 宗校

益聞散錄中

朝邑

李元春 又著

男來瀚 海觀錄

事物原始

歷用二十四氣之始 萬充宗謂始漢之大初歷蓋

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在周正則戾後齊信都芳

觀雲氣知氣至嘗為二十四輪扇埋地測之不爽

七十二候之始 此見周書時訓月令有增易耳載

歷則始自後魏

甲子之始 知新錄一甲子起黃帝元年七甲子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一

堯九甲子到禹二十七甲子紂三十六甲子周定

王四十二甲子秦始皇四十九甲子漢靈帝五十

五甲子梁武帝五十七甲子唐太宗六十二甲子

宋太祖六十七甲子元世祖七十二甲子嘉靖四

十二年七十四甲子康熙二十三年自黃帝元年

至康熙五十二年共四千四百六十年又曰歷日

後只留六十甲子其來已久宋至至道二年楊文

鑑建言歷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今歷木十

二月後只六十年

三伏之始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註三伏始秦周

無伏也釋名金氣伏藏也故三伏皆庚

論隻雙日之始 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及命輟朝

故朝皆隻日竹坡詩話隻日學草書隻日學真書

子夜二字之始 古詞三更出門去始知子夜變謂

半夜也舊說是女子名又云鬼夜唱子夜非

上九日始見 古樂府初七及上九嬉戲莫相忘此

言上九之始又初為上七日見方秋崖詩二上七

日為人雲蒸潤壑春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二

上巳之始 此始周公癸辛雜志巳當作十干之巳

古如上巳上丁無用支者魏後但用三日沈佺期

詩有三巳字展上巳三月十三辰重陽九月十九

始唐文宗吳才老云古巳午之巳亦讀如矣

都試日始見 漢以九月為都試日太守都尉共課

最之日也集生徒講授則曰大都試

地名所始 虎牢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禽虎獻之

天子天子命為柙畜之東廩是曰虎牢良常者秦

始皇曰巡狩之樂莫如山海自今以往良為常也

陽關者漢將陽興敗逃出關故曰陽關見清波雜志匡廬者漢封真人匡俗爲越廬君以其所廬處故也遂名其山爲廬山與焦山之名因焦先所居同義匡字君孝見杜陽雜編錢塘者漢書朱儁傳註引錢唐記云杭州郡議曹華信所築每土石一石與一錢不崇朝而集故名任昉述異記吳人賣瓜于江畔故曰瓜步水際曰步湘中有靈妃步是也句容山形曲而有容故曰句容見真話邯鄲者言邯山至此而盡也見寰宇記餘干者梁武帝時

童謠王氣在三餘乃置餘干縣金山者唐有僧獲金江中因建寺猶始皇埋金建業故名金陵也俱見九域志奔牛者梁武帝掘鍾山得一僧于龕中僵坐不動寶誌公曰此入定僧也可以磬醒之遂起而走逐之至丹陽四十里化爲牛奔去見白醉瑣言餘杭者禹杭之訛杭舟也言禹至此舍車而登杭也見地理音釋會稽者禹於此朝諸侯會計天下之財幣故名見咸淳臨安志孔廟東南有雙石闕故名闕里見水經注彭祖二子長曰武次曰

夷所居山名武夷見通雅

臺城之始 六朝時以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法令爲臺格使者爲臺使

官稱大學士之始 李泌傳肅宗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言學士加大始張說已不敢當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加大學士引泌爲辭宋設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之丁謂爲資政殿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帝乃加大字班承旨上然則大學士之尊久矣

協辦大學士之始 此卽宋參知政事唐同平章同三品也  
學士之始 蕭梁有壽光殿學士之號爲學士之始  
唐中宗采上官婉兒之言設宏文館學士親近陪宴以至權重于宰相李鄴侯陸宣公皆爲之明洪武初仿宋殿閣學士之制設華蓋殿學士等名不過五品備顧問而已自胡惟庸作相敗後屢召學士解縉咨詢而權遂重永樂時至加師保  
丞相相國之始本不同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

百官表蕭何爲丞相七年遷爲相國何傳又言使拜丞相爲相國史記秦惠王拜張儀爲相又以樛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是丞相爲佐相國之名相國尊於丞相也

尙書尙書令領錄尙書事之始 尙書名始秦時在殿中主發書漢武帝時有尙書令之名不過宦者職成帝才用士人故勵堪以尙書令陞光祿卿六朝其職漸重唐六典尙書令正二品六尙書其屬也皆三品又置左丞相一人右丞相一人從二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中 五

是尙書令尊在丞相上卽秦漢相國也淳化時詔升尙書令在三師上大臣薨贈尙書令者必兼他官惟韓魏公得單贈其正一品止司徒司空大尉皆贈官或以大師致仕或以大尉致仕或死後加贈起用則反免落文彥博落大師致仕平章軍國重事是已至尙書加領之名始漢武時霍光領尙書事有錄之名始章帝時以大傅趙熹大尉牟融并錄尙書事和帝時大尉鄧彪以大傅錄尙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此官猶古冢宰

總已之遺隋書錄尙書一人位在尙書令上若衛宏漢儀以大史位在丞相上晉灼非之謂百官表所無于文公以位爲朝著之位非爵位如唐宋螭頭記注之制在人主左右耳

尙書有侍郎諸職之始 古尙書侍郎皆不甚尊漢尙書奉六百石李固有北斗喉舌之稱主納王命故也侍郎掌守門有儀郎侍郎中郎諸名比四百石漢儀初從三署詣臺試箋奏由尙書郎陞侍郎有遷縣令者東漢尙書權漸重以六曹尙書常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中 六

六官始武后光宅元年以侍郎貳尙書亦自此始御史諸職之始 周有御史本小官贊冢宰受灋令贊書後又有柱史專掌書策御史大夫之尊自秦漢始持書侍御史卽柱史也漢已有之監察之職本唐而漢亦有監之名 侍讀之始 盧懷慎薦馬懷素爲侍讀此侍讀二字見史傳之始 員外之始 唐書李嶠爲吏部欲市私惠置員外官數十人此其始

主事之始 日知錄主事始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其職掾史也隋有主事令史員黃梨州云宋制六部自尙書下只有侍郎郎中員外郎其主事錄事令史書令史皆吏也而非官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獨六部

刺史之始 刺史始漢以六百石糾二千石居無定所似明之巡按魏晉刺史統轄數州兼領軍務似今之總督隋刺史猶知府知州也今州小於府止以刺史稱知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七

監司之始 監司二字始見徐遵與范甯書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

學政之始 古舉士由郡府無學政宋諸路設監司一員提舉學政元初設各道儒學提舉司正副二員掌學校考校明初入學由巡按及布按大祖使宋濂王禕爲江南江西儒學提舉特偶然後始設各省提學南北直隸用監察御史他用按察副使僉事 本朝初因之稱學道惟北直用翰林稱學院今各省專差學政矣

稱制府之始 今稱總督爲制府二字見宋史李全傳以有安撫制置使之官故有制府制閩之稱許國爲此官命全參謁全不參制府則曰在我幕府章夢先亦令隔簾貌喏貌喏猶今請安也

巡撫都統總漕總河之始 巡撫二字始見晉咸寧中詔劉頌巡撫荆揚唐高宗以薛元超爲河北道大使分道巡撫都統之名始晉書符堅以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總漕之名始明大祖之命吳楨總河之名始永樂之用陳瑄明之總督提督皆御史差也差畢回院乃自部卿蒲臬陞授卽唐之大總管大都督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八

縣官陞御史之始 明及 國初知縣得擢御史此本晉時不宰縣不得入爲臺郎北魏縣官乃以廝役爲之元文遙力除此弊乃集神武門唱名慰諭之唐語林以得縣令爲入畜生道以得學博爲入餓鬼道宋寧宗詔改官必作令謂之須入除殿試三名外雖宰相子無不宰邑是輕重無常也又按古官尊卑多不一如秦漢侍中本丞相史不過堂



虎子捧唾壺等事而晉以後之侍中乃宰相南朝  
選貌美者爲之以何偃王韜爲一雙似又與漢相  
似唐同平章事處資淺之人在同三品下而宋則  
以同平章事爲正相參知政事次之漢中書令不  
過宦者所爲而六朝遂爲正相郭子儀力辭此職  
以爲大宗曾爲中書令韓琦薨贈中書令以爲曠  
典他人贈者必兼他官唐樞密使亦宦官五代安  
重誨領之遂改爲宰相之要任尙書侍郎古小而  
今大檢校提舉古大而今古內外官輕重率輕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九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九

重時異漢陳咸思入京城楊僕恥居關外齊茹法  
亮爲中書舍人出爲大司農懸職而泣唐班景倩  
入爲大理寺少卿李若水送之班生此行無異登  
仙乃天寶間薛邕貶左丞爲歙州刺史家人恨降  
之晚崔祐甫任兵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賓佐有  
忤意者薦爲臺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  
元載以仕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厚外官  
而薄內官常袞之始加六千緡後漢郭威以樞密  
使過洛陽平章王守恩留守西京以使相白處肩

輿出迎威憎之卽日以頭子命白文珂守恩方坐  
館待見而吏已報新留守已視事于府然大抵內  
重於外爲多

未入流之始 此卽唐所謂流外也張元素始流外  
大宗問出身自覺慙惡黃旆綽見醉人卧池側告  
文宗曰此令史也問何以知曰再轉便入流

丁祭之始 祭孔子用丁鄭氏以爲取文明蓋本月  
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其有學始蜀守文翁有  
學卽有教者袁子才以爲教官始宋慶歷非也新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十

官到任謁廟顧寧人以爲始何武

書院之始 起唐元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本建  
朝省爲修書地後衡州李寬建石鼓書院始爲士  
肄業所白鹿洞書院南唐所建也應天書院宋時  
富人曹誠建也

山長之始 袁子謂名始見元史學校志丞相帖木  
兒奏下第舉人年六十以上者與教授無出身者  
與山長學正不知宋史已有之理宗紀何基婺州  
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

書院山長蓋爲此稱者以書院始建多在山又昌黎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則白唐後已有也

試事之始 試三場始天寶十三載舉人問策外加

詩賦貼經爲三場通考以爲始武后時唐宋諸州

試卽用八月省試卽用春元仁宗從李孟議三年

一開科八月鄉試明春二月會試中者策于廷殿

始宋 賜及第出身此始太平興國凡二百人並賜及第又開經十舉者賜出身不

中格以老 賜同出身分三甲進士只與八品官唐宋選官場不過簿尉

規亦始此凡犯御名廟諱及塗註五十字以上者

清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開散錄中 士

不准騰錄勝錄彌封始宋景德用硃書有對讀官卷首書三

代年貌貫籍用印鈐縫糊名用監試官印始晉清泰三年場內毋

得誼譁掛坐號始大試官漏洩試題者治罪貢士

懷挾者治罪唐試進士許帶書策後復搜索杜牧李飛墓誌飛赴試聞吏唱名熟視符

驗勃然曰國家如此待賢耶唐武宗會昌元年定

受如此之待猶白以爲賢耶

舉士人數國子明經每年二百人進士三十人又

以地分多少宋太宗始南北分額歐公言欲均攤

南北南人百中取一北人十中取一又言南人好文故進士多北人尙質故明經多洪武時劉三五

取宋琮等五十二人多南士帝怒其偏竄三五于

邊親閱試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多北士洪熙時

命楊士奇定額南人十分之六北人十分之四宣

德間又分南卷北卷中卷以百人爲率南取五十

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者四川廣西雲

貴廬鳳二府也其先進士之少唐初止十九人張

籍哭孟寂詩十九人中最少年是矣多者宋太宗

夸得五百人宣和中放至百人洪武十七年詔鄉

試不拘額數宣德後又或增至二百三百人主考

清照堂叢書 三編 益開散錄中 士

之始隋唐有京師主試官無各省秋試官宋始有

漕試類試秋試之名淳祐三年分附州郡試增差

試官二員明初外省主考用教官今布按同巡撫

推舉嘉靖時以張璠請方遣京官翰林部科等官

每省二人萬歷四年乃用知縣分枝唐制試許燒

燭二條白居易奏得通宵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

實貞固請復給燭覆試王圻續通考以爲始唐長

慶時錢徽知貢舉放進士鄭昉等三十三人段文

昌言其不公詔白居易覆試袁子才以爲左雄奏

舉孝廉先試于公府重覆于端門此卽覆試之始  
唐開元七年考工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呵帝以  
員外郎望輕乃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  
選士自此始然非試吏部得用則終身布衣並不  
釋褐韓文公所以三試不中受張建封之辟也宋  
紹聖初於進士登科後試之取不過數人此卽今  
之館選明洪武初有庶吉士之選後時多時少又  
時廢宏治中徐溥始請復館選以翰詹資格深者  
課之謂之教習三年學成者授編檢次者爲給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七

御史謂之散館試用時文歐公言之本猶指詩賦  
宋文鑑有經義二篇皆尙書題有似乎論此王荆  
公所定格式元皇慶三年定第一場經問五條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用朱氏章句惟卷尾以已作大  
結二三場增古賦詔誥等樣明初劉基始定四子  
書文倣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  
八股

士人色目之始 生員本大學生之稱在鄉學者惟  
稱庠生大學始漢元朔州郡縣學始後魏唐太宗

增廣生員增大學之額也宋諸路皆設學官元因  
之明極盛學生皆有廩餼宣德間增廣大祖原額  
又於額外附之謂之增生附生監生卽大學生但  
古大學有國子今無國子則不當稱國子監明制  
入國學者通曰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蔭  
生曰蔭監捐資曰例監大祖取英敏者爲小秀才  
明道者爲老秀才馬后置米紅倉養其妻子未娶  
者賜婚聘一旦擢用便至布按兩使犯法者乃請  
遠方典史自景泰初納粟入監監生遂輕矣歲貢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七

初見董仲舒策宋謂之明經明初命各學選文理  
優者歲貢一人後但取食廩年深者宏治中章懋  
奏令提學行選貢卽今拔貢唐宋拔萃科也遇覃  
恩選者曰恩貢舉人貢士名見漢昭帝建和元年  
詔隋唐秀才舉進士者卽曰舉人亦曰貢士無今  
秋試法宋慶元始定解額有試法不試而貢者曰  
拔解卽免解也貢禮部中式經殿試始曰進士自  
有殿試卽有狀元然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  
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報狀元聲谷登趙昌榜

第八名則狀元唐已有之特不必第一人也探花之稱亦始唐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宴使少俊二人探花遊園他人先折名花則二人被罰是探花亦不必第三名也李燾長編陳若拙中進士第三名以貌陋人稱瞎榜蓋宋以第三名爲榜眼榜眼非二名也今三鼎甲之稱蓋自明初始定

鹿鳴宴瓊林宴之始 袁子才以鹿鳴宴始唐時見

昌黎送楊少尹序然其名義實本詩袁又云唐據

言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今之瓊林宴也又有日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五

喜宴最大者曰團宴卽曲江宴又有宴主司父母

兄弟子姪之宴朋僚餽酒則曰燒尾宴

匿年二字之始 今考試有已冠未冠二項有已冠

仍作未冠者謂之匿年魏志司馬朗年十二試經

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壯大疑其匿年幼問朗

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捐

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

關節二字之始 杜陽雜編元載姬薛瑤英之父宗

本兄從義以構賄賂號爲關節

巡鋪之始 宋太宗時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

視勿容私相教授此巡鋪之始真宗時命喬希顏

等爲巡試鋪又仁宗時始有巡鋪官今所謂巡風

是也

門卒始見 隨園隨筆東漢庾乘給事縣庭爲門士

郭林宗拔之入學按左傳言諸司大夫門子此本

大夫之子卽禮所謂諸子庶子也然今用賤吏爲

門子名實本此

慈幼局之始 宋淳祐七年創慈幼局乳遺弃小兒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十六

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

米如令今世有私立育嬰堂者亦大盛德事

六房始宋 六房固仿周六官然州縣六房之設始

宋徽宗十二年

加耗之始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吏白主藏者

多破家竭產明宗惻然乃詔自今每石取二升爲

雀鼠耗爲加耗之始

罰俸始見 宋刑法志有奪俸一月之說金史選舉

志言奪俸兩月三月明太祖制凡朝會失儀者下

鎮撫司獄杖之萬歷時改罰俸

婦人飾容之始 李石博物志婦人傅粉自秦始張

華博物志紂作粉墨子云禹作粉李石又云三代

降塗臙脂按秦始皇宮中用紅妝漢宮額上塗黃

黑眉見曹子建七啓黛眉見庾信詩周靜帝令宮

人黃眉黑妝唐詩亦曰纖纖初月上鴉黃韓文言

粉白黛綠則婦人飾面五色皆用矣穿耳不知起

何代據三國志諸葛恪獻孫權馬錫其耳范慎嘲

之以爲傷仁恪曰母於子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七

傷於仁莊子云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則穿

耳其來已久又髮鼓假紒圍也見周禮注釧臂環

古曰條脫見說文指環古者羣妾當御用銀環娠

則金環退之春秋繁露紂刑九侯取其指環是皆

男女同用詞子抹胸也始揚貴妃爲祿山爪傷胸

乳作此蔽之

諸衣冠帶所始 蕭帽秦漢已有之卽氈帽後以蕭

爲骨謂之蕭帽今涼笠也油帽陳始有之網巾元

汪澤民所作謝宗可有網巾詩眊羽衣也劉先主

好結之開髻缺襟衫馬周爲之領鼻禪袴也似犢

鼻有前幅無後幅便執事阮咸着之古男女袴皆

無襠漢上官皇后始使爲襠帶鈿帶上飾唐人用

金犀銀鐵明華帶合口處曰三台

瓷器之始 相傳瓷器始柴世宗然潘岳笙賦披黃

包以授甘傾碧瓷以酌醴柳子厚有代人進瓷器

表則其來已久

稱雅量二字所本 本劉表酒器三雅之名

觴政始魏文侯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五

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罰以大白文侯不盡不仁

舉白浮君予謂飲酒爲令惡俗也必效此爲樂如

朱虛侯以軍法行之豈不大快

黠心二字見唐史 鄭修之夫人顧其弟曰我及未

餐爾且可黠心

乳腐始見 穆贊兄弟四人贊爲酪質爲酥員爲醃

酬賞爲乳腐乳腐亦見謝諷食經知有已久矣

祝由科之始 能以符呪治病南史薛伯宗徙癰於

樹此其始

痘瘡見文字之始 古醫書無痘說左傳史記好言

人狀貌不言面麻李時珍以為始馬援征武溪瘡

染此疾名曰虜瘡惟文苑英華載陳黥面瘡初脫

見清源牧詠河陽花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

咏黥應聲曰玳瑁應難比班犀定不如天嫌未端

正滿面與妝花此言痘之始痘字蓋象形又今疾

有見于古者湯偏枯今半肢風也伊尹如斷菑傅

說如植籍今枯瘦也文王眼如羊猶陳豹望觀也

周公背僂今背彎也孫叔敖突秃今頂秃也晉侯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九

張如廁腹脹欲泄也齊侯之店趙羅之店瘡也孔

子反羽今翻唇也徐偃王目瞻烏烏之微近視也

子雲離胸今眼數動也或曰怔忡也史記樊荒侯

不能為人今天闢也范漢女開元出內庭有姿貌

而愠羶今狐臭也韓女腰痛淳于意欲男子而不

得思療也素問淡飲即痰飲也周禮春時疢首疾

說文之酸疢頭痛也

廟祀設像之始 古人有主有尸春秋後尸即廢而

像設宋玉招魂有像設君室之文漢文翁設孔子

坐像足斂後滕厲前若今之跪明初始改用主邱

瓊山廟塑像非中國之俗自佛教入盛行之

立祠立生祠立石之始 漢景帝時文翁為蜀守終

民為立祠堂于定公之父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

允民為立生祠武帝時石慶為齊相民為立祠豎

石德政碑始梁蕭恭為雍州刺史時碑有涌起之

怪

燒香本炳蕭 漢武內傳已有燒香之說蓋自前漢

已變古矣昌黎有行香詩行香是行時香在手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

香則入爐內焚之朱子曰捻香不當叩宜退而降

拜

焚紙錢起漢瘞錢 漢世葬者瘞錢後里俗以紙寓

錢唐王瓊乃用以禳祓又用楮為幣邵康節春秋

祭祀亦用楮錢

紙馬之始 紙馬亦曰馬馬古祭祀用牲秦用馬淫

祀浸繁始用馬焉與紙錢皆起六朝

印章之始 秦以上璽皆正字不可印印則反刻字

大不過寸許用白文始于漢唐用朱文

花押之始 韓非子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北史斛律金不識字初名敦苦難署改名金猶以爲難神武指屋角令識之北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後主紀開府千餘儼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此則花押之始唐人或只用押字

稅契之始 始宋高宗建炎五年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云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載食貨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

又神宗元豐三年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舡之尺丈謂之格納此舡稅之始志又言添置專攔奴檢遇士大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甚者貧民貿易村落指爲漏稅而加罪專攔者今之巡攔也貿易村落之稅今之陸地稅也

用石灰始見 後漢楊璇守零陵桂陽賊來攻璇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順風鼓灰賊不能視遂破之袁子才以此爲石灰始見按禮有蜃炭炭卽石灰  
檠灯始見 三代上無灯字古樂府中庭生桂樹華

灯何煌煌此灯之初見

用斃始見 斃字三代亦無有世說顧和外孫暝在斃下此斃之初見又今有杌子宋時惟宰相始得用杌子

文集之名始東京 隋經籍志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指班史某人文幾篇某人詩幾篇而言實後人集之非自爲集也齊梁間始有自爲集者王筠以一官爲一集江淹自名前後集是也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五言八十篇四言十三篇題皆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

口詠懷應休璉詩八卷總名曰百一詩亦有一集止爲一事者梁元帝爲燕歌行羣臣和之爲燕歌行集唐肅宗時李適送司馬承禎還山詩朝士和者三百餘人徐彥編而序之號白雲記有一集止一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有數人唱和而成集者元白之因繼集皮陸之松陵集温飛卿之漢上題襟集是也

行狀之始 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見文章緣始江淹爲宋大妃周氏行狀見文集



墓志之始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

刊石埋墓此墓誌之始或曰顏延之為王珍作以

其素族無碑銘故也刊于羨道則自裴子野始見

事物紀原

祭文之始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孔疏弔辭而

致傷辭當書於版使人讀之而奠殯前此祭文之

始

檄文之始 始周穆王令謀父作威讓之辭以責狄

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五

上梁文始 溫子昇集有闔闔門上梁文

文字摹仿 袁子曰古人作文摹仿雖韓柳不免退

之毛穎傳仿南朝驢九錫文以驢封大闢王諱辨

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仿北齊顏之推云桓公名白

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改

布帛為布皓改賢腸為腎修也祭十二郎文汝病

吾不知時汝沒吾不知日用字文護與母書我寒

不得汝衣我飢不得汝食也柳子厚作記俱仿漢

馬第伯封禪儀記按古人固有摹仿然亦有讀書

多其中暗合者匪但文即立題亦有因有創

紀事始昔人多有 高承增事物紀原房德懋有事

馬鑑之有續事始此皆專書而亦不無疎漏

袁子才集古事不知所本 韓詩外傳仁者好偉和

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疆周宣王時

採薪歌曰金虎入門吸元泉歸藏易曰宵梁為酒

尊于兩壺兩踰飲之三日才蘇大傳曲名柵鼓殺

空桑作墨子孔子疾齊景公不用乃樹鴟夷于田

常之門莊子堯伐宗膾胥敖尸子舜灰於常羊又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

曰衣不務於隅胝之聞冠無觚贏之理荀子蓋直

路作似智而非陸賈新語文公種米曾子駕羊淮

南子武王弑紂宣室湯禽桀焦門又曰成湯約於

鄆薄武王窮於畢程拜死于桃棣祀為宗布又曰

子胥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種子貢觀魯廟之北

堂九蓋皆繼禹以身解於陽昞之河堯舉舜於童

土之地邯鄲淳受命迷鳴王除壇三指以俟古樂

府舟張辟雍鷄鷄相從又曰目作宴瑱胞腹作宛

腦饑刀作離婁僻張衡緩笥賦周公惟事七涓有

隣大象賦出石所以旌處土谷風所以應騶虞又  
曰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托水變以立形鹽鐵  
論孔子能方而不能圓故饑於黎邱桓譚新論孔  
子名犧牲聞野人之歌而知之又曰子思好佩銀  
珮列女傳天遣白鹿乳夷齊夷齊欲食鹿鹿不來  
乃餓死論衡子貢滅鬚爲婦人劉晝新論微子感  
牽牛樊噲感狼星范蠡伏於狗寶鮑申戴石而飲  
劉子謹獨篇顏淵夜浴不改容崔駰賦顏淵明仁  
於度穀馮衍賦許由隱於負黍又臯陶漁於雷澤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五

南齊劉璉傳曰曾子孝親而沉乎水又曰曾子不  
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  
乃學名聞天下蕭子顯曰仲尼贊周易黜八索述  
職方除九邱劉歆革終論曰但設茅君之虛位伯  
夷之杆水文心雕龍曰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  
華之形比於握春杵隋書帝紀曰刑滂之所文命  
動威雷門之間句踐戮卒孔穎達正義曰三始之  
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顏師古策題問  
陰康曬畜行序孰當封鉅大填胡寧游處翠嬀元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美

鍼工不知何人北史李崇傳崔謹世有惡疾以呼  
池爲墓田呼淹墓田不知何疾按古書多亡故有  
用之不知其本者然此所記亦或用意造爲新語  
不必盡有本也此外不甚隱僻之事亦不盡錄

古書偽託 袁子才曰爾雅相傳周公作乃有張仲

孝友水經西漢桑欽著乃有江水東經宮之語永

安宮昭烈託孤處也星經甘石著有羽林郎將等

名甘石周以前人羽林郎將皆秦漢官名元命苞

春秋書有公輸魯班等名皆戰國時人張平子深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七

駁其偽蒼頡碑李斯書中有漢兼天下語易林焦

延壽作有昭君是福等語延壽宣帝時人昭君元

帝時人蘇李河梁詩獨有盈觴酒不避惠帝名俱

可疑按古書偽託者多如列子本莊子寓言今其

書且列莊子之前而文實平弱東晉所出之古文

尙書唐孔氏宋朱蔡諸大儒俱取之近顧閻惠王

諸人且橫詆此袁所記足補方氏古今釋疑所記

偽書之缺獨謂中庸出于漢儒近人亦多言之而

予謂不然辨見交集中

事斷

共和不當繫年 據史記國人逐厲王將殺王子召

穆公以其子代之而匿王子于是周召攝政共和

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乃立大子是爲宣王孔疏左

傳章注國語史通後儒多宗之竹書紀年莊子魯

連子呂氏春秋帝王世史記索隱正義羅泌路史

則以有同姓諸侯共伯名和者入代政已立宣王

歸國逍遙於共首予謂以理斷之史記爲是而代

子之說不可信十四年卽號共和亦不當何也是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八

時去周初未遑周召尙應秉政况穆公虎之賢見

詩周公召伯屢見春秋其世相周明矣共伯之爲

諸侯經未見也入代政復歸國毫髮無私是賢在

且禡之上又有大功且不比周召二相輔政之爲

常何孔孟亦不言也以子代王似開程嬰之先然

國人逐王未嘗殺王不殺王何以必殺其子王在

而國人不殺此十四年自當繫之王不當竟若無

統直以共和爲號此天王出居于鄭帝在房州之

義也若周召在而共伯入攝是顯以諸侯代立矣

如魯連子司馬彪說共伯果即天子位直同王莽  
劉豫而乃為篡繼非篡立之言豈不為天下萬世  
口實後雖廬火歸國何以自解近江都陳逢衡不  
以十四年繫共和于義為得但據竹書謂有共伯  
名和而不信周召之共和予不以為然

左儒之死有三失 周宣王殺杜伯左儒死之此不  
惟非義而有三失焉君臣之義重於朋友為友而  
貽君以殺二賢之名為非不惜父母之遺體為友  
而死為非子君殺其臣為非義諫而不聽去之可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五

也與之同死待朋友亦過厚此皆不足為後世訓  
也

雍糾妻事 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聽其母之言以  
殺夫本無足深論呂東萊博議為推本之說謂此  
仁孝子所不必遇其意高矣然萬一不幸而遇  
此何以處焉兩以微諫不然則用陰謀以撓之更  
不能為夫為父均死之耳

左氏不達義 如宣四年以子家為權不足又曰仁  
而不武子家直有弑君之心豈止權不足例君以

畜豈得曰仁從子公豈但不討為不武

穀梁不識仁亦不識道 如僖二年城楚邱傳曰仁  
不勝道是也宣六年傳又載陽處父語曰趙盾賢  
夜姑仁

帝乙非賢君 文二年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注  
二國不以其不肖而猶尊尚之

酒悞軍事 周甘人敗戎于邲乘其飲酒子反鄢陵  
之敗以醉後世如此者多矣

宋伯姬節感息兵 澶淵之會徐邈以為趙武屈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

感伯姬之節息兵八年註疏不以為然然其說不  
可不存

楚棄疾殺父 左襄二十二年楚子將殺令尹子南  
子南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泣語之曰爾其居乎對  
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殺  
子南棄疾請尸而葬遂繼按棄疾但當乞哀於君  
而請諫其父不聽勸父逃他國又不聽已自當先  
死之如此是直與殺其父也

晏子應討賊 左襄二十五年崔杼之亂晏子與其

人所論自正然不應死而應討崔子不勝而死亡不可與同朝也

子產見理不明 左昭七年伯有爲厲子產立良止是見理不明也立洩又多委曲矣聖賢於此必不爲動然則何以治之曰禁民亂走而已吾以何休之言爲是鄭玄之言爲非

穿封戌巧詔 左昭十四年正義穿封戌對靈王必致死息楚此對是詔非悖也

奪子妻皆致大亂 衛有宣公楚有平王後有明皇

許止舍藥物斷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其禍一也若蔡景侯更不足言

二傳以爲不嘗藥左氏曰舍藥物可也杜釋左謂藥當信醫予謂醫不可盡信而藥亦當審藥既審醫足信猶必嘗之否則不如舍之俗所謂不服藥得中醫者左意蓋如此杜解非也董安于之死以趙孟不用其言 不然是墮黨崇仇也

鄒穆公知小不知大 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糝以二石粟易民一石糝吏請以粟食穆公曰汝知

小計而不知大會鳧雁不可食民粟以倉粟移之民與在倉何異盧長公曰鄒君亦不知大也知食粟害民何如去雁存粟

虞卿巧于自藏 沈幼宰曰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而急魏齊之難此巧于藏拙而借以爲名者也彼與趙孝成王非深相知黃金白璧之賜上卿之號特初時嚮慕然耳長平之戰樓昌欲發重使媾秦虞卿欲附楚魏而王不聽六縣之割趙郝樓緩以爲然虞卿以爲不然而王無適從則虞卿正

許無復之之會其去志已久堅而適有魏齊之緩

三編 益聞散錄中

急以藉手棄圭爵如做雁何難哉窮愁著書固可謂賢但不當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請封因人成事此盜名之故態也而虞卿之微巧益信

漢庭丈夫惟樊噲 高后時匈奴冒頓遺高后書曰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令張澤報書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自污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盧長公曰漢卽弱匈奴卽強來書侮慢如是復書卑醜乃不可

述辱詎足言若如噲議敗猶勝也孰謂季布以勇稱哉漢庭將相皆婦人宜高后之爲君也

陳平不盜嫂 史記陳丞相少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耕使平游學平長大美色或曰平何食而肥嫂嫉平不視生產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逐其婦觀嫂之言孰謂平嘗盜之乎觀伯之爲平逐嫂孰謂平敢盜嫂忍盜嫂乎

漢廷賢相惟田千秋 盧長公曰武帝三大過戾大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五

子也好方士也窮兵絕域也田千秋上急變訟大子冤天子乃大感悟征和二年千秋上書請罷遣方士言神仙者上曰大鴻盧言是也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當時所當言者千秋罷其二爲功漢室何如作史者謂以一言悟主旬日取卿相封侯烏知車相之功哉

古今二快事 盧長公曰袁紹誅中官閉北宮門勒兵捕之無少長皆殺焉有無鬚而悞死者冉閔誅石氏班令內外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

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高鼻多鬚有濫死者雖漢以此亡棘奴亦不能令終而事之暢快無出于此

王夷甫張九齡知人 王夷甫識石勒于一嘯一生惟此兄嘉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請斬之祿山大呼乃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效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張溫不殺董卓明皇苦留翠山皆千古恨事亦俱自貽伊戚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十四

斷不斷反受其亂誠然

張說下賤 唐書說爲并州刺史詔事王毛仲會仲巡邊大宴忽勅投尙書說喜起舞爲仲嗅靴鼻

渾瑊似汾陽 瑊性謙雖位窮將相無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繇是爲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此善保功名大類汾陽卽尉遲公晚年亦正如此恃功而驕者可勿戒哉

元祐元符建中紹興諸人 困學紀聞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

富鄭公能忍辱 人有罵公者公如不聞人告之日

恐罵他人人曰呼姓名而罵曰天下無同姓名者

乎告者慙及公爲相嘗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

周程之生應時地 困學紀聞周元公生於道州二

程子生於明道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續也何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五

義門云如是則孔子不當生於闕里予謂此固非

天有意然其巧應者亦足以彰有道矣

朱文公立言不朽 困學紀聞朱文公五十年間歷

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

重而爵祿輕所以立言不朽

許魯齋爲學者計生產猶橫渠之設井田 衣食足

而後禮義興此固爲凡民言非爲學者言世故或

以爲學者計生業議魯齋然世以不能餬口而廢

學者多矣魯齋於此亦猶橫渠設井田之意自爲

始學者計非使既學者亦計此也觀元史本傳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茹草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學者可以知其教矣

錢唐眞鐵漢 象山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隱遁

山谷年將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先

獻一詩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龍

飛在如雨如膏大地山河眞氣象山人昔在海東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五

山山形如象山色丹丹山之南有白日山人隱遁

山林間一朝雲氣蔽白日天昏地暗人變顏人人

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

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上吳山清吳山有城高

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

憚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

中事業當如此詩既稱旨授刑部尙書明年已酉

孟冬上讀孟子告齊宣節怒其言過甚縛草人爲

孟子合金人吾射之並使罷配饗錢唐上疏諫不



聽昇棺袒胸爲孟子受射上感之命大醫療其箭瘡配享得不廢如唐者真鐵漢也以身衛道直可從祀

王端毅謙德 端毅一日出朝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公詠行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卽回戒聞人謝賓客反復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問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亦呼萬歲公喟然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猝應變有餘吾終日思之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七

足子倉猝中能舉忠定事爲告吾不及也按此事乖崖之才婁之學端毅之謙俱足爲法

文衡山不愧文苑 明史文苑傳衡山長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微明幼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於吳寬學書於李應楨學畫於沈周爲人和而介巡撫俞諫欲遺之金指所衣藍衫曰敝至此耶佯曰遭雨敝耳諫竟不敢言遺金事寧王召之以病辭正德時以歲貢授翰林待詔預修武宗實錄乞歸先是父林識張璁於諸生中及用事諷附已辭

不就楊一清見之謂日子不知乃翁與我友耶正色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一清有慚色尋與璁謀徙微明官力謝之乞詩文書畫者接踵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人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文筆徧天下門下贗作者亦多微明亦不禁按文苑傳中有放佚之士而少無節行者而衡山尤謹敕唐伯虎與之友後乃欲師之可知其爲人矣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三七

文評

古文多複字 如尙書曷其奈何弗敬奈何卽何其也不遑暇食注遑卽暇也詩旣庶且多庶卽多也越語范蠡曰靡王躬身谷永陛下當盛漢之隆班氏曰高帝行寬仁之厚陳壽曰躬履清蹈古樂府暮不夜歸此類甚多古人不譏惟壽見譏於裴松之袁子才摘此外又有數條皆以爲語病予謂此自各有意且或故以複字見古拙非語病也

古文多省字 如論語惟求則非邦節問答俱省曰

字孟子梁惠王以土地之故上無曰字此類亦多如左傳王亦能軍入而能民使之年楚國第則如勿傷魯語宗人夏父展曰君作而順則故之臧宣叔曰齊楚同我也晉語張老曰士首之左氏吳子門於巢公羊無人門焉者檀弓子手弓而可東漢邳邲子在吾憂而不手皆省一字此類亦不可枚舉可悟古人錘鍊之法

文人寓言 隨園隨筆如晏子一桃殺三士史記魯

連射聊城書齊將自殺優孟假孫叔敖衣冠而莊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五

王即欲用之國策秦滅六國而安陵六十里以唐睢故存夏禹之鼎沒泗水張華之劍躍龍津相如作長門賦武帝讀之寵陳皇后如初實並無此事他如孔稚圭北山移文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皆偶爾興到之作孔與周交好無間而山與稽亦並未絕交也按一部莊子皆寓言諸子而外若劉向新序等率然即孟子言理中譬况亦多設言執而求之則泥矣

公羊穀梁文多不相變 此類甚多疑兩人同一師

承然事有絕異而文多不相變何也

疏家多支 諸經疏多詳核不可少處於事之難據亦有駁正處然亦多支如引一事必具全文直如官府詳文矣

左氏書名變文 如潘珪之黨申鮮虞之傳摯皆本

父言其子此亦文法之變不知者必以為闕文矣

諺作倒語 左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言蹶由于王

引諺曰室于怒市于色

撮引經語 如秦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四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眾也又如僖三十三年白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二十年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是又如淮南子舜釣于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引之曰漁者不爭隈日知錄以為此畧其文而用其意也

辭字變文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歸賑穀梁傳其

辭石尚何也土也何以知其土也天子之大夫不

名石尙欲書春秋請行賑貴復正也注辭猶復也

按石尙欲書名而請事果得書名愈於廢事者矣

古錄詞如詩中之詁 哀十七年左傳衛侯貞卜其

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闔門塞竇乃自後踰衡流句形容魚將死之狀絕

倒而句法亦拗古卜筮錄詞類如此又正義裔焉

二字爲助句據此則詩亦間有不韻者然予謂裔

字與下踰字乃隔句韻古多此體或有單句韻每

在末句焦氏易林多效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聖

賈公彥注禮亂說 如解注引孟子謂孟子不得已

而朝

鄭氏不盡祖識緯 少牢饋食禮疏引鄭注禮記瑚

璉簠簋等言制之異同未聞以不信孝經鉤命決

云云則王肅謂鄭氏祖識緯不盡然也

檀弓語病 柳莊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

者非寡人之臣疏云君入廟全爲臣請尸言寡人

者作記者之言按卽自作記者言亦語病卽此推

之他語病古亦多

鄭孔不識德字 王制明七教以興民德注疏皆以

德爲得其所

古用虛字多異 如左氏衆而後定子庚曰若可君

而繼之斬之蓬蒿藜藿公羊然而宮中甲起然而

甲起于琴如戰國策道而聞之禮記祭義語焉而

未之然國人稱願然曰哀公問寡人願有言然三

年問焉使倍之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史記人

之攻之必萬之於虎漢文屢用豈况及連用耳矣

也字唐文粹做莊子有日而月之星而辰之等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聖

皆今所駭異

袁子才評諸子 商子二十六篇雖奇崛不可句讀

而殿中御史之號實出是書其非孝公之世明矣

晏子春秋偶淺已甚參入孔子曾子見晏子等語

尤爲不倫管子龐雜非一人之筆或本文列前而

解自爲篇或有篇而無解其自相矛盾者如桓公

十日齋戒召仲仲三觴三行而趨出又曰樂飲數

句而後諫戒勿用豎刁易牙等語屢稱而屢不同

且有西施毛嬙等語年代隔遠墨子與湯難讀既

曰非政矣乃有備城備水等篇既曰非儒矣乃南游使衛載書甚多所染篇抄襲呂覽兼愛三篇明鬼純盜佛經至詆孔子爲白公尤悖漢人每敷衍湊集成書故淮南子要畧一篇全用莊子大戴禮哀公問曾子大孝篇半抄戴記保傳一篇全寫賈子投壺一篇又做儀禮按以是觀餘子其駁雜大率皆同

袁子才評揚子 法言十三篇如評子胥曰卒眼之評六國曰方肉方木問餘耳曰光初稱稱文帝曰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四

宮不女全是測度猜謎讀之欲嘔末云周公以來未有如安漢公之懿尤屬無恥乃前見美於韓公後見美於溫公實不可解或云美新投閣是谷永非英雄年七十有一卒不逮天鳳五年予按揚子年四十餘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次年王根秉政薦之由永始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揚子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事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揚子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

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帝並未祀甘泉揚子必不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矣按袁子才博學善文爲世所推而不自持品議論往往輕薄乖理其論揚子一條獨爲允當吾鄉王山史極右揚子所論正如袁所駁予嘗非之錄此可以折矣

史記不及國策 盧長公曰史記韓購知刺韓相者千金下行出聶政姊嫫一段謂政以已故重自刑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四

何肯畏沒身之誅終沒弟名因大呼死政旁夫政皮而抉眼恐累嚴仲子也豈姊嫫之故哉姊乃呼仲子而死是欲爲俠累報仇也有是理哉史記暹筆生波文致縹緲而情事未當此不如國策也漢書不如史記 盧長公曰史記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云通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乃字通意過人一易而字相

失千里矣按文之工拙在事理亦在字句以是求之方望溪於史漢取馬不取班取韓不取柳有以也予謂班木學馬而遜馬馬木學左氏國語國策而遜國策國語又遠遜左氏左氏又不可語大學中庸後人之不如馬班韓柳宜也然謂世道日降文章亦日降今人必不能如古政不然矣

文中不可用釋老 隨園隨筆韓歐文集無一字及

釋老者文品最高曾蘇便不免矣范文正公有水陸齋薦祖先之文文山有誕節升遐保安等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聖

俱非文章上乘至宋金華焦弱侯侏儻雜引江河日下矣按正如經義不可雜用子書語然亦間有粹語可取者如樂記人生而靜四句本古本老子語用以入經朱子且屢引之三年問本出荀子不讀荀子猶不知也

陸機文帳

日知錄陸機漢高功臣頌侯公伏軾皇

媼來歸侯公說羽羽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大

公呂后並無皇媼蓋高帝起兵時母已先亡機未

詳考史文也

庾子山賦帳 日知錄庾子山枯樹賦建章三月火

按大初元年冬柏梁災春二月起建章宮是災者

柏梁非建章而三月又秦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

榻陽有離別之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榻陽賦五篇

詳上下文當是人姓名以爲離別之別非

王伯厚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

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

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聖六

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爲贊端

良爲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間情杜子美譏其責

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述酒一篇之意

惟韓子蒼知之又曰王胃以庭草一句爲隋煬所

忌初學記載胃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

亦佳句也又曰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

居仁官箴引此帳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

空表聖詩也又曰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

不爲之諱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不爲之諱公

義之不可掩如此又曰羅昭諫詠松詩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忠義可見視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土也

王漁洋論詩 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又曰王李自是大方家鍾譚餘分閭位何足比擬然錢牧齋王李以矜氣出之鍾譚以昏氣出之亦是定論又曰自何李王以來不肯用唐以後事似不必拘泥然六朝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中

四

以前事用之即多古雅唐宋以下用之便不盡爾此理亦不可解總之唐宋以後事須擇其尤雅者用之如劉後村七律專好用本朝直是惡道又曰陸魯望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恰是咏白蓮詩而俗人以爲咏白牡丹白芍藥亦可此真盲人道黑白在廣陵有題露筋祠絕句云翠羽明璫尙儼然湖雲祠樹碧于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一後輩好雌黃曰安知此女非嫫母而輒云翠羽明璫耶余一笑而已按此前辨

露筋之說若作詩亦辨之又成惡道矣

李白詩悞 日知錄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玉關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大白悞矣

石鼓文 世傳石鼓文爲周成王物又傳爲周宣王物又傳爲北周宇文泰物程綿莊則以爲秦文公物文公十六年敗西戎以兵七百人東獵自西垂營邑泝渭之間其風有小戎之詩唐人言石鼓在陳倉野中陳倉漢屬右扶風正文公所得陳寶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中

四

地其文曰公謂天子是文公爲諸侯之詞無疑字近大篆亦合史籀所作東周文字按程說亦本鄭夾深秦權斤之証汪大史師韓則篤信馬子卿之說以爲必後周物曰武帝建德二年詔皇太子贊西巡大子于岐州獲白鹿以獻今鼓中稱鹿者四其稱天子嗣王當是大象元二年追紀刻之天子稱宣帝嗣王稱靜帝也

瓦當文 秦漢間古瓦當皆有文後人或掘土得之以作硯然僞者實多好古之士或集其文爲書尤

雅者有延年益壽出甘泉宮址仁義自成都司空  
瓦俱出漢城高安萬世延壽萬歲千秋萬歲俱出  
漢舊城長樂萬歲出未央宮萬歲殿平樂宮阿出  
平樂館便字瓦出便殿衛字瓦出衛尉廬舍上林  
農官右空右將皆出其署鹿甲天下出上林雙鹿  
館飛鴻延率出秦飛鴻臺

千字文 舊唐書經籍志周興嗣蕭子範各有千字

文一卷宋史李至傳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  
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本傳則以為王

請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中

四九

羲之隋經籍志子範千字文其弟子雲注梁書本  
傳則謂子範作蔡遠注文傳聞各異如此又隋  
書文苑傳潘徽為萬字文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  
千字文不知何人作

### 事例

歲節異常 漢書八月帝與羣臣祓灞上劉楨魯都

賦素節二節天漢指隅人胥祓除時七月十四日  
是上巳不定三月宋廣平賀表時則仲秋日惟端

午是端午不必五月隋文帝七月與羣臣登高是

登高不必重陽太平廣記盧頊傳冬至除夜盧家  
借案盛之具是冬至夜亦名除夕

名月不紀年 漢陳寵傳十三月陽氣已至牛宏傳

十三月不以大簇為宮便是春水不旺註十三月

正月也金石錄古公緘鼎有十四月戊命尊有十

九月歐公問貢父而不知王鳳洲以為問月是齋

日記以為嗣王即位雖踰年不忍改元注師退作

史記十表言秦漢之際陳涉起陳凡六月武臣起

趙凡四月皆繫以月而不年而共有四十八月三

請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中

五

十八月何以不年其時統無所屬不得以正元起  
數故也故管子亦有二十四月之文知此則十四  
十九月之說亦可以明

六更 楊誠齋詩天上歸來已六更人多不解蓋宋

忌五更之讖故改作六更不知五更乃五更亥中

非夜之五更宋大內五更已絕柝鼓遍作曰蝦蟆

更亦曰六更司馬法之發煦張衡賦之楚嚴今之

發播也

官有領行兼假 漢官以上兼下曰領以下攝上曰



行以本官任他職曰兼暫署曰假假卽今署事也亦曰攝篆卽今實受也調繁簡亦始漢如薛宣傳以平陵之薛恭易鉅鹿之尹賞是已

爵官職秩 爵者公侯伯子男官者宰相尙書以下

職者一品至九品秩者光祿大夫至文林郎俸之

深淺曰秩二千石六百石則又以祿言唐宋有勳

階封號食邑實封如宋程琳碑贈大師累階開府

儀同三司是階也上柱國廣平郡公是勳也封七

千四百戶是封也賜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是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故錄中

卷

也此本皆起唐如封開國公賜號開元功臣實應

功臣之類食邑實封如宋余襄公食邑二千六百

戶實封二百戶是也唐實封食租稅宋皆爲虛名

又有賜金紫之例則非其本秩應有之章服如南

齊任遇爲王晏乞一片金晏爲啓上賜金紫後凡

賜紫金袋賜銀青賜緋皆沿此

過堂 今選士選官皆過堂唐三銓三注後予官季

春始畢乃過門下省是也今告勅卽唐告身唐天

寶初官爵濫而米粟貴所以有將軍告身易一醉

之語

贈封 古爵不上逮南北朝始有封贈祖父之例而

自父以上官以差殺未如今制之隆郭令公二十

四考中書父止贈大保權文公官宰相其祖止贈

郎中然權文嘗地封外祖宋李昉贈封叔父

致仕官朝參 此卽孔子致仕朝服而朝之義唐貞

觀二年詔致仕官朝參在本品現任官上

移文 文書平衡者號移文此始劉歆移大常博士

三國志王肅傳爲秘書丞以公事移蘭臺蘭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故錄中

卷

自以爲臺秘書署不得用移文夏曰蘭臺爲內臺

秘書爲內閣何不可移之有

礮石可破 明末吳中用兵所在多列礮石自固王

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

布其端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礮石無所用

矣後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或言桑皮紙厚葺

則箭亦不能入

喪事之權 喪服小記久而未葬者主喪者不除其

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魏晉祖父未葬者不

聽服官宋何子平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  
祖括之日梁殷不佞唐歐陽通元孫瑾皆然鄭志  
趙商問假葬異國三年闕矣可得除否答曰葬者  
送親之終假葬後代巧偽不可以難禮晉郊詭母  
亡假葬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論者以爲不  
合禮左傳崔慶旣死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古人  
改殯不以宮庭爲忌不以兵死爲嫌送往慎終之  
禮如此冊府元龜載後唐莊宗時遣李瓊往曹州  
簡行哀帝陵寢令所司別選園陵備禮遷葬以年

饑止其非父母服而不服官者韋義楊仁劉衡皆  
以兄喪去官范滂圍令趙君皆以兄憂不應徵曹  
全譙公以弟憂去官陳重以姊憂去官王純陶淵  
明以妹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戴封以伯父  
喪去官度倫以從父憂去官楊著以從兄憂去官  
馬融以兄子喪去官嵇紹以長子喪去官潘岳妻  
喪期年旣周然後之官延篤孔昱劉焉李膺皆以  
師喪去官雖亦漢晉人過中之行然奪情起復者  
觀此亦足愧矣

衣履古今所尚不同 古衣公服皆對衿今公服皆  
深衣制也古衣皆用練今以用緣爲邪色人矣古  
人有屨有襪有行滕行滕周時曰邪幅漢後日纏  
著此又著襪後著屨襪小襪也今纏惟勞力者用  
之小襪惟小兒用之長則通用長襪矣古人立而  
行禮皆衣屨坐席則脫屨席在堂上則脫屨堂下  
賓長則脫於堂上席側席在室中則脫屨戶外長  
者一人脫屨戶內脫屨卽脫襪故褚師諱子襪而  
登席莊公以爲怒其必脫屨襪者古人盤膝坐以

屨襪履地爲不潔不嫌赤足爲汚者見賓登席必  
洗足也今坐椅凳不當脫屨矣靴始趙武靈梁簡  
文時嚴亶學北人著靴上殿人呵之是時猶以著  
靴爲不敬今則以不著靴爲不敬矣  
食飯用箸用手 古人言飯有二一稻粟之飯一蒸  
食亦曰飯今吾鄉猶有此稱禮共飯不澤手注言  
古人飯以手不澤不接莎之恐人惡不潔又飭黍  
毋以箸疏當用七七卽匙按黍滑用匙宜古有匙  
有著飯何爲以手故張子解爲有器有物以取故

曰不澤手此亦專以飯爲稻粟之飯予謂不澤手  
謂蒸食下毋搏飯亦指此則食稻粟之飯用箸宜  
食黍用匙宜蒸食用手取或奉人不澤宜餌屬自  
小爲加饌非作飯之蒸食

古有上下通言而今不可者 師古曰古屋高大通  
呼殿非止天子宮顧徵君曰鮑宣爲豫州牧行部  
去法駕是人臣亦稱法駕裴度爲節度兼招撫以  
鄆城爲行在是人臣亦得稱行在後漢劉寵傳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晉書劉鯤傳造府朝潘岳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卷五

長安令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郡縣皆得  
稱朝按此亦古私朝之說然在今皆不可又西林  
燕語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呂東萊大  
事記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晉詔山大常尙居  
諒闇列子季梁疾七日大漸憂后湛昆弟語曰我  
王母薛妃登遐馮煖爲孟嘗君焚券民稱萬歲此  
皆今所禁

生稱諱諱 金石錄生稱諱見石刻者甚衆孝宣元  
康二年詔其更諱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此在漢

已有之王褒洞簫賦幸得諱爲洞簫兮李善註諱  
者號也號而曰諱猶名而曰諱也史家生稱諱多  
是追書然如史記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卽于其人口中自稱亦非例矣

自稱字 漢書註匡衡字鼎世傳與貢禹書上稱衡  
敬報下言匡鼎白羲之書有逸少白此自稱字之  
例

名字兼稱 有加字于名上者如子玉得臣是也有  
加名于字上者如軒臂子弓是也有名字上下分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卷五

稱者如劉琨答盧諶詩宜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  
是也

名字排行 日知錄謂此起晉宋如德宗德文義符  
義真之類漢人所未有然論語記八士非卽排行  
耶

老先生 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才每詔下  
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爲之對弇州觚不觚錄明代  
門生稱座主不過老先生自嚴分宜當國門生方  
有老師之稱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院

曰老先生大人按今稱翰林必曰老先生翰林稱  
先入院者曰老前輩對老前輩自稱晚生見必以  
連三素手本于他人則否他官亦無此例此皆相  
沿成習其實古人凡于尊長大人語之惟曰前輩  
面稱惟曰先生曰大人其于父兄公稱亦或曰先  
生本論語面稱亦或曰大人本曾子凡投刺亦不  
過一今習俗亦不可爲例也又俗師有不聽弟子  
稱先生者此直未讀四書之見

稱名多亂例 稱名亦有例而自古變亂不能一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五

言之又補詳于此春秋時以稱公爲僭然不獨楚  
縣稱公吾公在壑谷大夫皆稱公矣後毛遂曰公  
等碌碌凡人皆稱公矣君稱豈可僭然不獨大夫  
有君稱漢王陵曰諸君不在耶五代和凝妻曰君  
非陸贄門生耶凡人皆稱君矣漢初對人多稱臣  
乃戰國之餘習如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  
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稱僕也賈誼新書有  
尊天子辟嫌不敢稱臣之說則文景後此風漸息  
僕謙稱也大史公乃稱走項羽傳鮑生說我或自

稱鮑生今人反有以平等人稱僕爲傲者可怪也  
顧徵君曰今人但見秦閭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  
爲相輕之辭不知此戰國時人主之稱如蘇代遺  
燕昭王樂毅報燕惠王皆然按漢以來亦多有後  
或以稱平等予向以稱平人人竟怪之矣因話錄  
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公侯故世俗書題有閣  
下之稱今布衣相呼盡曰閣下則不以爲怪也前  
代拜相封公乃稱相公今則老者以稱年少近京  
師以稱歌童如稱土人則反以爲怒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五

文例

列名題上 公羊傳序題曰漢司空椽任城樊何休  
序

未詳書某 成十二年穀梁晉侯衛侯會于瑣澤范  
注瑣澤某地此以未詳故云然然不如直曰未詳  
一卷爲一寫 道書以一卷爲一寫音周與軸通陶  
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容齋  
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用多羅樹葉  
書凡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書不當兩序 序始書序詩序史記漢書有自序左  
思作三都賦求序於皇甫謐顧氏絳曰序止一篇  
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  
今則累序非體不當其人亦非職也

編集不應首詩賦 隨園隨筆文以賦裝頭始文選  
劉禹錫曰文章家先立言而後體物今之以賦裝  
頭者非也按以詩冠首亦非例

自註其文之非 歐公譏元微之桐柏宮銘自註典  
故非作者法按古典不必註或係今事人不明者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五

註之可也

古韻今韻 隨園隨筆漢書高惠功臣侯表符與昭  
韻西南夷兩粵傳區與驕韻楚辭大招昭與遽韻  
王岐公作墓志做之爲銘按此類亦多古音隨時  
轉變詩之有叶皆當時本音卽楚辭有與詩韻不  
同者漢韻有與楚辭不同者唐韻有與漢韻不同  
者宋禮部韻元陰時夫韻明洪武韻皆然音以時  
轉亦以地異五方不同一地數十里便不相合古  
同文之教書名之達因方音之自然固自甚寬

作切韻聚五方之人酌以求合原難盡準然歷代  
有歷代之韻古詩或可不拘律詩定當恪守然擬  
漢則漢擬唐則唐於古韻亦不可不講求也

古詩平仄本寬 隨園隨筆杜詩側聽中興主長吟  
不世賢中作平聲用百年垂死中興時作仄聲用  
到此應常宿相留各判年判作仄聲用先判一飲  
醉如泥作平聲用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爲問  
彭州牧何時救急難應字難字均應仄用皆以平  
押之元微之遣春詩寒韻中用聲名老更判憶問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六

元舊事刪韻中用安能懼謗訕送侍御之嶺南咸  
韻中用洞照失明鑿皆以仄押平按此類亦多足  
徵古韻不同古人音韻平仄亦本寬蓋字以義分  
義可通音亦可通故予謂趙秋谷聲調譜未盡合  
也而自有四聲之作古律既分律詩定當如律古  
詩或可不拘秋谷論律詩大寬論古詩大嚴惟古  
必拘之不與律同一言爲得其要

詩賦不拘隻偶 李德裕言詩不拘隻偶文選有五  
韻者七韻者子建七音有回泥諧旅四韻王粲五

言有攀原安三韻按古詩古賦對偶用韻皆不拘長短多寡或反用意間錯卽律詩或有隔類對法然不可輕學古詩古賦又有一句韻法多在末句前人直以爲無韻或亦古音之難以今音讀也

文中用韻 經書中有間用韻者如洪範無偏無陂節禮記將入戶視必下將上堂聲必揚是也有全用韻者如易小象傳是也後之文人或文反以賦體行之或賦反以文體行之又如碑記宜不用韻而或反用韻銘誄宜用韻而或反不用韻又如文

詩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中

空

後附以詩歌此皆體無一定漢唐以來諸大家文可覆按也井蛙之見且以爲怪矣

詩賦不可爲典要 隨園隨筆上林不產盧橘而相如賦有之甘泉不產玉樹而揚雄賦有之簡文雁門太守而云日逐康居與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河東流白馬皆非題中所有之地唐皇幸蜀不過峨嵋而香山長恨歌乃云峨嵋山下少人行宣州去江數百里郡中無江而謝朓登城樓詩乃云澄江淨若練蘇武詩有俯首江漢流之句

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按如此則日知錄前所言庾子山大白詩之悞似可不論然不如得其實之爲安顏氏家訓所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是也

古詩轉韻不轉韻可弗拘 隨園隨筆顧寧人言詩

不轉韻則板滯不靈三百篇無三四句不轉韻者後人詩一韻到底者始於漢而終於蘇然文心雕龍曰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韻由來久矣按轉韻固取其靈亦便於用韻也韻果適用詩之靈亦不盡在轉韻故此可弗拘也至轉韻或自首句入韻或以次句易韻古人亦不拘然予謂首句卽是轉則以徑換爲叶

詩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中

空

詩先於樂 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本朝雅樂皆先製章而後成譜崇寧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樂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

也顧寧人曰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詞與徒詩無別袁子才曰七言律卽樂府舊唐書音樂志享龍池樂章十首姚崇蔡孚等十人之作皆七律也沈佺期之盧家少婦一章卽樂府之獨不見也陳標飲馬長城窟一篇亦是七律楊升菴瑞草堂詞選序以唐七言律卽填詞之瑞鷓鴣七言仄韻卽填詞之玉樓春按填詞卽王晉所謂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空

先製譜後命詞者然填詞亦或不可以入樂蓋入樂必論聲音清濁不但論平仄也其實聲音清濁長短高下無論何詩皆可抑揚折縮其字句隨人所製故三百篇雖採之民間婦女者無不可以入樂唐人如李白清平調詞直七言絕句耳但後世精音律者少詩遂有可入樂不可入樂也今作樂府用古題謂之古樂府製新題謂之今樂府以絕句爲之或用古題或不用古題又謂之小樂府其用古題者畧仿其意而實自爲意用其調不用其

調亦不拘也要必旨托諷勸詞取深穩否則亦未可妄爲矣

詩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中

空



青照堂叢書

劉照青堂梓

姪維翰宗校

益聞散錄下

朝邑

李元春又著

男來瀚海錄

訂俗

急急如律令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

未皆云如律令言當嚴遵如律令也今道家符呪

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

令讀零律零雷邊捷鬼善走說誕怪不足信然唐

詩寒山子集中昌黎祭江龍文皆有之可知此語

相傳已久而用之詩文未免兒戲矣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空

拔河之戲

唐景龍文館記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為

拔河之戲以大麻紮繫十餘小索以力弱為輸時

七相二駙馬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韋巨源唐

休璟以年老隨組而踣不能起帝以為笑樂此蓋

見河上牽船者從泥水拔出因效之今小兒有曳

牛之戲正此事然當時君臣作如此戲亦大失體

統矣

石敢當

史游急就章有石敢當顏師古注石氏敢

當所向無敵據此似古人名後世借以禳灾耳又

羣碎錄五代劉漢時有勇士石敢當應是慕古人

之名者今人立石墻頭加大山二字夫于雜錄云

石敢當能暮夜至人家醫病人呼曰石大夫以此

訛書大山或曰石敢當大山人

鍾馗 日知錄考工大圭終葵首終葵椎也古人以

逐鬼今人戶上畫鍾馗象云唐進士死能捕鬼元

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又淮

南王侁子名鍾葵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唐

王武俊將有張鍾葵古人多以此為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空

同年不專同榜

後漢書李固傳有同歲生得罪於

冀風俗通南陽五世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

遼叔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

志武帝紀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漢敦煌長史武

班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即

署孝廉柳敏碑縣長同歲健為屬國趙臺公晉書

陶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是同時而生或同

時舉官舊皆謂之同歲同歲即同年也唐時乃以

同科第稱同年憲宗謂李絳曰人於同年有情乎

絳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後相識情於何有明季則私恩結而朋黨興矣

撒帳 漢京房女適翼奉子房以其日青羊烏雞青

牛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為不然以

麻豆穀米禳之自是後新婦入房以麻米撒之新

安人雜果實撒帳中謂之撒帳吾鄉則擲草豆謂

欲新婦不為食草之人而尚為食豆之人非也

喫醋 懷鈴錄蘇子瞻嘲陳季常以河東獅子吼故

世以悍婦比獅子續文獻通考獅子日食醋醋蜜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卷六

酪各一瓶喫醋本此

人中 趙支敏問陳鑑如人唇以上號人中何也曰

自此上皆二竅自此下皆一竅故曰人中三畫陰

三畫陽泰卦也

稱呼俗異 杜詩稱父母為耶娘韓昌黎祭女文稱

父為阿爹阿八按集韻引說文爹父也說文無父

部集韻悞引今多稱父為爹爹本音舵南史始興

王暹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今

北人乃呼若迭音西安人稱父為八入夷語以稱

老者或曰巴巴後人加父為爸爸婆上聲今乃同

八音或音霸耶古作爺今作爺以稱祖古無是也

又吳人稱父為父者唐寶懷貞以婿韋后乳媪稱

為阿父者明朝臣稱王振為老爹今人乃以稱尊

姻至俗稱母為媽媽本音姥俗讀若馬或作平聲

稱老母為婆則婦字之轉

丈人 本長老之稱今以稱外舅本漢時單于謂漢

天子丈人行或謂大山有丈人峯宋元嘉時呼婦

翁已如此張說婿鄭某遷官黃番綽曰大山力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卷六

乾阿孀 北齊陸令萱以乾阿孀授封郡君此後世

有乾母乾父之始然不可訓也

外甥亦曰外生 世說郗超未亡獻之兄弟甚修外

生禮

稱婿布袋 孫氏日鈔宋馮布贅于外舅家有事輒

曰令布代之俗遂訛婿為布袋

丕玆 昌黎登衡廟時手持丕玆導我擲丕玆亦曰

笏丕漢時卽有笏卜今神廟所在有之多不知其

名

籤 廟有籤卜始宋末關壯繆祠然自晉宋卽有典

籤官今吏書貼紅籤以便批決謂之籤押亦曰籤

押

念珠百八 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瓦釜

漫記

土炕 日知錄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

之炕古書不載舊唐書東遼高麗傳月背作長坑

下然熅火以取煖此卽今之土坑也但作坑字

鈔袋 號方便囊見陶穀清異錄欽今日撒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堯

窩兜 今婦女首皮圍名此

頓說 杜詩頓頓食黃魚二字出荀子又前漢書一

頓而成唐書打汝一頓

骨牌 骨牌乃骰子之變宜和譜以三牌爲率三牌

六面也後人天九之戲見明潘之恒續葉子譜謂

分華夷二隊好事家又變此爲三十二葉令官署

多爲之或以爲酒令亦巧於賭矣

了頭 二字見劉賓客贈小樊詩花面了頭年十四

東西 南齊豫章王蕭疑傳疑願武帝壽百年帝曰

百年亦何可得但得東西一百于事亦濟今俗混

稱某物爲東西取東作西成之義一日南方火北

方水不便執持若東木西金皆可手取故泛號物

曰東西

考祀

天神土神 人皆戴高履厚祭天神土神不爲僭予

舊言之但只可爲位而祀不宜廟祭也方士有金

闕玉皇之名殊乖外此天星有可祭者如司命人

星皆宜祭故周禮有司民之祭而世反不知王勿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辛

翦以城隍爲司民亦非也

天苑牛神 見沈氏春秋說以類推之又有天雞天

狗天豕此等皆畧有其神

天酒酒神 今作酒家兼飼豕宜祀天酒天豕二星

俗乃祀大公公本封神妄書謂之金山神真堪大噱

司祿財神 司祿星有二文昌宮末星貴人之祿也

虛北二星常人之祿也世祀財神宜爲此但以財

名神俗矣又紛紛爲人神之說妄矣

文昌祠貴相 文昌宮六星三曰貴相此文昌天神

也卽總祀六星亦可世所祀梓潼帝君出道家云  
蜀劍州人張亞子又名善勳字霧夫與齊萬年戰  
沒神栖劍閣七曲山見夢於姚萇爲立廟唐元僖  
二宗入蜀常擁護宋淳熙時降乩自書九十七化  
化書遂由此出中言七十三化掌桂籍八十九化  
主文昌職貢舉世以爲文昌由此然事多誕妄不  
足信今重其祀要不可與天星混

奎星非魁 孝經援神契奎主文昌此祀文昌兼祀  
奎之由世乃訛奎爲斗魁卽肖字爲像非也然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圭

第五星玉衡主文今登科爲奪魁又魁與文昌近  
卽如世訛祀亦杭董浦以魁爲北斗第一樞星不  
主文似拘

壽星祀自周 壽星卽老人星也周立祠在下杜見  
通典世稱南極庶人壽亦言之謬而且僭

五瘟使 五氣之神或以爲黃帝子或以爲張許二  
公南方春初以神舟送之黃黃生有神船一章詩  
曉之

山神宜隨山祀 較祭人人宜行常時在山自宜祀

山然各主一祀耳世俗祀韓文公取泰山北斗之  
義爾藍關之度妄說也又書院大學皆祀文公書  
院稱山長亦以此又自唐末書院如衡山嶽麓皆  
在山故云

城隍非人神 魏明帝熙平二年詔州鎮城隍各嚴  
齊會南史邵陵王祭城隍將烹牛有赤蛇自牛口  
出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有祠號城隍李陽冰縉  
雲縣城隍祠碑以爲城隍之祀起吳越水旱皆禱  
按易言城復于隍城隍不過此一城之土神既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圭

社神故張南軒亦以此爲贅鮑至撰南雍州記云  
南陽城有蕭何廟相傳爲城隍神文載通典吳澄  
江州城隍廟後殿記云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配  
食世傳京都城隍是文丞相蘇州城隍舊姓白或  
云蘇州城隍是明高祖杭州城隍胡總制又曰周  
御史此大抵因夢幻而傳信有之亦祇如潁陰侯  
之配食可耳俗以五月十一爲誕辰不知誰之誕  
辰也

社公社母 社祭一方之土其有賢者功被其地配

食如藥布可也俗有社母則不必然

東嶽治鬼 知新錄仙論起周末鬼論起漢末據鹽

鐵論祈嶽倡舞自西京已有之遁甲開山圖泰山

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父知死後漢方術許

峻傳峻病篤謁泰山請三國志管輅謂弟辰曰泰

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博物志泰山主招人魂古

怨詩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劉楨贈五官中郎

將詩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年命

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皆以泰山治鬼也按顧寧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七

亦言此不過因東方生育之方附會輪迴必由地

獄十王有泰山王今所在祀泰山府君以此

關帝事畧 六朝時祀蔣子文爲蔣帝今已湮宋以

來關壯繆侯之祀乃日益隆知新錄侯本字長生

改雲長當時有范長生亦事昭烈至李特時年一

百三十歲壯繆字想因范而改林鹿菴歲寒堂集

言侯祖審字聞之父名毅字道遠並侯三世習春

秋侯娶胡氏以光和元年生子平侯殺豪右呂熊

等七人逃難於涿智僧傳陳光大中智顛於當陽

山見關神乞地爲道場遂立神祠此佛家以侯爲

伽藍之始委宛餘編則以爲事在開皇三年范攄

雲溪友議荊州玉泉祠有關廟緇流不敬則大掌

痕見於面美西漢以此爲唐貞元十八年事湧幢

小品宋崇寧中道士張虛靜攝關神破蚩尤於鹽

池神見形禁廷封崇寧真君此道家立趙溫開馬

四帥之始趙溫不知何代人馬是馬伏波明太祖

定鼎夢神索祀雞鳴山成祖征木雅失禮見神前

驅一載金陵瑣事一載帝京景物記消夏錄載現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七

形助破王倫事如此類歷代不可勝紀故自崇寧

追封大觀二年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加義勇洪武

元年復原封漢壽亭侯嘉靖時復原封漢前將軍

萬歷時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

帝君並封夫人爲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長子平

爲竭中王次子興爲顯忠王將軍周倉爲威靈忠

勇公賜左丞相一員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張世

傑道壇馘魔元帥以鄂王岳飛代佛家護國真君

以鄂公尉遲恭代 國朝順治九年帝君改稱大

二二二二 000

00

帝關聖上加忠義神武四字

宜祀人神 先炊祀燧人見論語疏今乃不祀先蠶

宜祀西陵漢書乃有苑廡婦人寓氏公主名機神

祀黃帝臣伯宗以其作衣或以為祀織女所祀高

禱為女媧小說乃有三霄之名藥王會典祀韋慈

藏俗以為孫真人又有藥上古良醫人不知也

世俗神祀 真武本黑帝之祀明周洪謨引圖志為

靜樂王太子修煉武當山帝命披髮跣足鎮北方

此道家附會之言宋避諱改真武為元武亦取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妻

方方宿為龜蛇七星劍旗亦以是三官神起張角

弟修為人禱病為符三通一上之天一埋之地一

沉之水故為天地水官明一統志則以為皆仕周

者九郎神宋人祀趙文子以救郎訛為九二郎神

祀蜀大守李冰次子以助父與蛟鬪也蝗神俗傳

劉猛將軍為宋紹興進士金壇將軍宰宋史有傳

曾為浙東倉司判官字平國有惠政然無捕蝗之

說朱坤靈泉筆記宋景定四年封劉錡為揚威侯

天曹猛將勅書除蝗則劉猛將軍為中興四將之

一然予以為蝗神即入蜡中昆蟲之神張說有捕

蝗法以配享亦可南旺分水龍王為永樂時工部

尙書永寧宋禮明史有傳又見河渠志用汶上考

人策堤城匯諸泉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為

二朱國禎湧幢小品云萬歷時總河萬恭為禮立

廟九原丈人管河瀆水怪龍蛇之神金龍大王姓

謝名緒晉大傅裔金兵熾以戚院不仕隱金龍山

咸淳時賑饑全活甚眾元入臨安義不臣赴江死

明興助傅友德與元戰呂梁洪永樂時鑿會通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妻

禱輒應建祠洪上隆慶時漕河塞督河潘季馴為

文責神神攝一書史詰示自是益著靈應

世俗妄祀 元始天尊生大元之先度經四十一億

萬載姓樂名靜信見魏書釋老志天翁姓張名堅

字刺渴漁陽人養一白雀為報信奪天劉翁之位

見諾臯記說大抵托自張角輩碧霞元君相傳為

大山神女博物志大公為灌壇令文王夢神言嫁

為西海郎君婦行必有風雨因灌壇令不敢過宋

崇寧五年封碧霞元君並封其弟為炳靈公通考

以爲泰嶽有玉女池側有玉女石像是也三世佛以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並其眞神而三三清曰玉清上清紫清皆老子化神蓋做三佛爲之說起崇寧時朱子嘗斥之明觀亦嘗正之崇應眞君姓薛名堅蜀宋徽宗時嘗從張虛靜林靈學法而玉樞火符天將王靈官又嘗從薛眞君傳法明永樂時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京師附體降神乃於禁城西建天將廟宣德時封薛眞人爲崇恩眞君靈官爲隆恩眞君倪岳皆斥罷之泗州大聖和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下

老

母天問雜說也少室有阿媽神以爲啓母妹神溪小姑爲蔣子文第三妹并州妬女爲介之推妹一見楊炯碑一見李禋詩俗正月十四請七姑以箎籥爲人稱之則重又有箕姑竹姑葦姑鍼姑鍼姑魏文夫人薛靈芸也又正月十五請紫姑姑姓何字麗卿爲人妾妻妬殺於廁帝命爲廁神東坡集有子姑神又有三姑問答又有戚姑戚夫人也王勿翦以七姑卽戚姑之訛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下

老

天師 按後漢書張超子陵叱梁冀奪劍按奪劍本名臣而世多以爲天師之祖蓋別一人也據邵伯溫聞見錄張陵造符書授其道者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位相付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道家言陵留侯八世孫漢武十年生天目生拜江州令棄宮隱北邙章帝徵不起上龍虎山司符錄一統志同漢書劉焉傳謂順帝時學道鶴鳴山見聞錄卽本此天師之名起元魏時寇謙之乾隆時左都御史梅穀成奏革其稱爲五品眞人



遺文

易逸文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

詩逸文 左襄二十一年叔向曰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知也註詩小雅正義曰今小雅無此全句惟采

菽詩有上句按後人託作尼父詩本此又昭二十

五年晏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

民卒流亡注逸詩此等皆似撮引經語世國語單

穆公引支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其所支亦不可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五

壞也此全不用韻之詩史記范雎說昭王引詩曰

本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此亦無韻

書逸文 左文十八年季文子言周公作誓命曰毀

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

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注九

刑之書亡據言誓命必亦周書也又通考宋張齊

賢議曰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

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今書與史

記俱缺

周禮逸文 左文十八年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據此則周禮非未成之書蓋缺者多矣

禮記逸文 喪服朋友麻傳疏引禮運云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朋友成之今無朋友成之句白虎通又有云六經者所以扶成五性也

孟子逸文 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見文選注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通人之所知不如人

之所不知見梁武帝神滅論君王毋好智毋好勇智勇之過禍患所生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今逸

孟子亦無之

孟仲子語 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又閔宮傳孟仲子曰是祿宮也

左傳逸文 說文私降暉燕又詩冢土箋春秋傳脈宜社之肉今三傳皆無此語

國語逸文 說文引兵不解醫醫盛弓弩矢器

青照堂叢書 編 益聞散錄下

六

國策逸文 史記索隱引豫讓斬襄子衣出血襄子  
回輪而亡又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挑之  
不出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不懈潛探其情密  
候其怠久無所得自然變改今國策皆無之

爾雅逸文 爾雅積積亦見說文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

祿者可隨以斧鉞

莊子逸文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

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今莊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全

子逸篇亦無此見御覽

墨子逸文 二三子復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墨子曰

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見文

選注

汲冢周書逸文 幽王欲殺大子宜臼使虎食之宜

臼叱之虎帖耳服詩疏引之

竹書逸文 杜預曰竹書七十一篇外一篇曰師春

全集卜筮語今師春篇紀諸國世次無卜筮語

淮南子逸文 禹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

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悞中鼓塗山氏往見

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化為石禹呼還我子

石破北方而生啓師古注武帝紀引之

春秋繁露逸文 三皇驅車出谷口寰宇記引之劍

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通典

引之

史記逸文 漢祀大乙以昏時祀到明今民間夜遊

觀燈是其遺事御覽引樂書今無之

漢書逸文 韓信贊曰淮陰毅毅仗劍周章南朝劉

青照堂叢書

編 益聞散錄下

全

之遶得古本漢書有之又古本有中篇無敘傳外

戚傳在帝紀下

後漢書逸文 襄楷傳引官崇所獻神書其大平經

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子中比若春種子地

也十二象應和而生其施不以時比若冬種子地

也十二象盡死固無生者

出師表逸句 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有若無興德

之言六字較三國志為完

白虎通逸文 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上以供宗廟

下以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見左傳正義

博物志逸文 李子敖身長七尺遊鵠嗑中秦胡乞身長數丈一步渡河與齊魯戰折板傷齒見御覽

重名稱續紀

堯舜文王周召孔子俱有重名字 漢有唐堯爲臨

武長梁史有虞舜官大常丞建明堂議唐貞觀時

新羅有宰相名文王寶融字周公袁安字召公通

清照堂叢書

次編 益聞散錄下

全

鑑秦征西將軍孔子率兵討吐谷渾光武本紀有

城頭子路晉書有顏回爲羌帥又如九張良五李

廣十一王褒八王吉指不勝屈蕭繹陸善終俱有

同姓名錄後多繼者予前亦有之茲更續其逸而

顯者猶不能盡也

兩嬰齊 魯有仲嬰齊莊孫又有公孫嬰齊文公孫

晉有兩桓叔 昭侯之叔父成師悼公之祖父提襄

公少子

兩士句 范宣子士文伯

兩優施 國語晉獻公之優曰施穀梁夾谷之會齊

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豈優多名施與

官名少正春秋兩見 鄭少正公孫僑魯少正卯

鄭兩子石 公孫段字子石亦曰伯石印段字伯石

亦曰子石

齊一時兩賈舉 左襄二十五年崔杼之亂公鞭侍

人賈舉書侍人以別于下同死之賈舉也

楚兩屈蕩 左宣十二年邲戰有屈蕩爲屈建之祖

父昭二十五年屈蕩爲莫敖別一人

清照堂叢書

次編 益聞散錄下

全

兩史嚮 左莊三十二年號有史嚮昭二十年齊梁

邱據欲誅祝固史嚮服虔以爲欲誅祝史之固陋

醫閭者杜以爲兩人

兩專諸 一陳俊孫見後漢書

三公輸般 檀弓言季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小般請

以機封史記言公輸之攻墨子之守古樂府公輸

與魯般似爲二人山海經般作弓矢又似三人此

猶王良伯樂郵無郵人物表以爲三人

兩孟賁 一後漢中常侍見梁商傳

兩四皓 南朝徐伯珍兄弟亦名四皓

兩廡美人 一項羽姬一漢桓帝美人

兩宋弘 一中常侍見前漢書王嘉傳一光武姊湖

陽公主願嫁者

兩楊寶 一莽河東大守為鄧禹所斬一楊震祖飼

雀者

兩昭君 一王嬙一王莽時方士

古今兩鮑謝三李杜 宋鮑昭謝朓唐鮑防謝良弼

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白杜甫

詩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八五

兩張華 曹魏時據酒泉郡者張恭令其弟攻之弟

亦名華

兩徐邈 一曹魏徐邈一晉謝安薦徐邈為中書舍

人

兩蔣幹 曹魏有蔣幹北魏又有大將軍蔣幹

兩武侯 符堅亦以王猛為武侯又魏胡昭亦字孔

明見管寧傳

兩孟敏 一後漢墮甑不顧者一北涼沙州刺史

兩杜尚 一後漢黨人一涼殿中監

兩朱買臣 漢有朱買臣梁亦有朱買臣

兩杜度 隨園隨筆焦竑曰杜操字伯度避魏武諱

以字行昌黎悞用杜度不知晉衛恒傳言漢章帝

時有杜度上草書昌黎不悞也

兩張衡 漢有張衡隋亦有張衡

兩王肅 北魏又有王肅亦以文雅稱

兩郭汾陽 三國時郭淮字伯濟封汾陽王不如唐

汾陽之著

兩徽宗 金史景宣帝廟號亦曰徽宗

詩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八六

兩王偉 梁湘東王誅王偉又明初學士王偉

兩唐伯虎 宋史文苑傳唐庚字伯虎

逸名字

蒼頡為侯剛氏 見逸史

替賤名機 見孫海門稽古名異錄又言其能作十

二絃瑟

推移大戲 桀寵勇力二人見晏子

惡來革 一說蜚廉子惡來與革一說惡來名革慕

容垂言于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

仲雍字 字孰哉見史記字用哉僅見此

陰競吉祥 俱脫文王於羑里者一見稽古名異錄

一見漢賦

鄧元 賈子陳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

越象 王符潛夫論由余生于五翟越象產于八蠻

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

伯詔字 字子輿見左傳注

文種字 吳越春秋字子禽

旋波移光 越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者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卷七

王良字 字子期見韓非子

論語直躬者 韓詩外傳以為石者

董之藥菁 戰國人三字名之語助猶庚公之斯尹

公之他也

陳仲子字 字子終見皇甫謐高士傳

王壑 與李冰同穿蜀汀者

厲狄 與項羽同起兵至正時因禱雨降訛告其名

外黃小兒名 外黃令仇明子仇叔見大平清話

壺關三老名 漢武故事以為鄭茂荀悅漢紀以為

令狐茂

鬢子 賈誼新書引其言曰大平之世父無死子兄

無死弟

東海孝婦姓名 姓周名青見搜神記

馮子都名 名殷見晉灼注

楊王孫名 名貴見西京雜記

卓文君前夫 程鄭子臯見曹宗璠文君傳按程鄭

見貨殖傳是富人女嫁富人也

高獲 與嚴子陵同徵不起見池州府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卷八

蜀才 見易注疏宋儒以為范長生楊升菴以為二

人蜀音葵

臣瓚姓 註史記者劉孝標以為于瓚索隱以為傳

瓚

師圭 善相者嘗相陶侃左手中指有豎理可為公

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為公字

楊軻 晉隱士石虎徵之不起

薛濤字 字度宏見研訛雜字

絡耕道 唐隱士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右

蒲禹卿 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宗衍  
欲至天水上疏諫不聽不一年遂亡

虞為一 唐嵩山隱士通鑑綱目脫一字

軒轅集 唐宣宗迎至京師問學長生對曰王者屏  
欲崇德自然受天遐福

鄭條 興宋古文在歐公之先

楊世昌 道士也高似孫緯畧以為東坡遊赤壁吹

洞簫者

名姓字之異 或一名一字屈原名平項羽名籍或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九

名二而字一鄭當時字莊張九齡字壽或以名為

字有若字子若會稽王道子字道子郭子儀字子

儀姓之異者國語有狸姓韋注以狸姓為丹朱後

趙簡子問壯馳茲是姓壯也趙襄子曰竟諱犯我

以義是姓竟也貨殖傳有姓偉姓也漢書有誰

如誰姓也穀梁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前漢有

所忠後漢有所輔鄭樵氏族畧有苑姓宋掌禹錫

家鉉翁姓亦希而鉉翁則家父後也名之異者左

傳齊有石之紛如楚有耿之不比皆用語助儒林

傳有丁姓子孫從榮廣受春秋丁姓姓名也子姓

孫名也漢文時中大夫令免則名姓俱異矣名之

惡者北齊有顏惡頭南唐有馮見鬼蜀有何見鬼

遼皇族有西郡王名驢糞金宣宗時濮皇傳名猪

糞金史忠義傳有郭蝦蟆元史有石抹狗郭狗

狗

補說

春秋之初猶有王 以石碣語子定州吁曰王觀為

可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九

楚之強橫抗中國全自子文父子始 初以鬬伯比

教武王繼以子文輔莊王

虞為西吳 左傳疏仲雍嗣大伯後武王以其庶孫

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吳虞語亦通

左傳時補經缺 以此見杜預邱明親受經於仲尼

之說非

江春齋為冕圖有前旒無後旒本漢法 見司馬彪

漢書輿服志注

臨事亦稱祈 左傳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襄公曰

是何祥也疏引五行傳青祥白祥之類云惡事亦稱祥

三公非爵 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按此亦如葉公之類後世人皆稱公由來

久矣

害道偽書 大抵多小人托以藉口如偽周書竹書

紀年之類直藏之冢中以信後世今世所傳者特

什一也其中言舜囚堯禹距舜伊尹通末喜大戊

殺伊尹武王斬紂頭後人或取之以為新奇豈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下 左

害道之甚又如梁四公子傳一日蜀闖上攜下探入聲一

日獻杰萬曷一日戮端頤一日仇胥掌故為詭異其

實鄙俚或且託藏名山矣

女狀元 蜀臨邛黃崇嘏嘗作詩上蜀相周庠庠薦

之屢攝府縣庠欲妻以女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

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

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

幕府若容為袒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

本末乃嫁之傳奇有春桃記於是有女狀元之名

又魏元父妻為女侍中孔貴嬪為女學士宋林妙玉為女進士

女嬃之疑 隨園隨筆施愚山辨女嬃非屈原姊天

有須女星世以使女為嬃女呂后妹名嬃亦此義

屈所云從上美人生端謂下賤之女見美人遲暮

詭厲之耳然賈侍中云楚人呼姊曰嬃水經注引

袁崧曰姊歸在歸州因屈原姊聞弟放逐來歸而

名高唐賦亦有姊歸思婦之句

昭君青冢之疑 漢書匈奴傳單于子雕陶莫臯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問散錄下 左

復妻昭君生三女即王莽所召入侍者范史南匈奴

傳昭君入宮不見御因單于求女自請行與匈奴

奴生三子呼韓邪卒前闕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

求歸成帝勅令從俗與西京雜記毛延壽畫昭君

索賂之說不符琴操又言昭君為齊國王穰女端

正雅麗足不窺門年十七進宮未及見御會欲賜

單于美人昭君越席請往後不肯妻其子吞藥自

殺初潭集亦載之歸州圖經稱胡中多白草王昭

春冢獨青今有人過其地者亦不甚驗



馬肝石染鬚髮 石出邳支漢元鼎時外國貢此帝  
坐羣臣於甘泉殿髮白者以此拭之皆黑漢書更  
始元年王莽外示自安乃染髮鬚

般若經載五種黃門 一半釋迦有男根不生子二  
伊利半釋迦此云妬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  
根不生子三扇掖五皆切半釋迦本來男根不滿不

生子四博父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留單半釋迦  
此云割被割形者以此五者為人中惡趣晉五行  
志謂之人疴惠帝時京洛有兼男女體能兩行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九卷

道此山海經靈狸之類皆亂氣所生乃世又有男  
而飾女女而飾男以肆姦真亂民矣

笑矣乎 菌類人食之得乾笑疾大白集有笑矣乎  
一篇

小底 晉公談錄劉承規在大祖時為黃門小底今  
奴僕稱小底本此

酒旗 始于宋人沽酒懸幟甚高見韓非子

水車 魏畧馬鈞作翻車即水車

茶托 隨園隨筆毛西河在馮益都相國座辨茶盤

引禮記於禁為言按周禮司尊彝皆有舟注若今  
承盤蓋盤形如舟也蜀相崔寧女病茶杯熨手製  
茶托此後世俗名予謂古無茶則茶托實始崔女  
今為舟形實本周禮亦曰茶船

剔齒 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案視曹公器物牀  
薦席具梳篋剔齒皆在剔齒今之牙籤也

提燈 吳獬事始以為今之提燈即古之懸火魏明  
帝詩猛燭繼望舒亦懸火之類管子弟子職捧椽  
以為緒緒即提燈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九卷

牙尺 晉書庾后以牙尺打帝頭即今界尺

拊鼓 手循笛孔也見馬融長笛賦

平楚 謝眺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  
登高遠望見木杪如平地故云

鈇 鈇音號短兵也形如小鑿陳伐齊齊用西域胡善  
弦無虛發又有長軀多力者持大刀居前隊陳人

憚之吳明徹曰若勝此齊軍奪氣矣蕭摩訶曰吾  
為君取之召降人指識胡馳馬衝齊師胡鼓弓未

發摩訶擲鈇鏡中其額應手仆大刀十餘人出戰

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

金人司更 元順帝紀宮女三聖奴十六人舞天魔

金人司更即今自鳴鐘

袂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彦昭曰舉進

士凝袂衣見彥昭初懈反廣雅指袂衽謂之襜

袂一曰禮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裙袂

繳雞 雞去勢也與宦牛闍猪扇馬同義見齊齋瓊

綴錄又牝驢為草驢見北齊書楊愔傳郭璞注爾

雅牡馬為駁馬牝馬為草馬今人以牡馬為兒馬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蓋

牝為課馬則本唐時散民種馬也課或作驟又牝

猶為女貓見隋書外戚獨孤陀傳

翠丸 腎囊也見靈樞經

跂跂 攜小兒引行也

不狗 俗以不足為不狗本魏都賦繁富夥狗狗音

構

囁嚅 遊蕩匪人也今之賭博者亦呼曰光棍

陵哪 近樂器中有銷哪正德時詞曲作唆哪資治

通紀劉瑾伏誅宦官之勢猶不已楚人王西樓作

一詞曲譏之曰喇叭唆哪曲曰兒小腔兒大眼見  
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家

微段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一也元

院本雜劇始分而二之院本則五人又謂之五花

爨弄或曰宋徽宗見蠻國人來朝衣裝鬆履巾裹

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為戲又有微段

亦院本之遺但差簡耳取其如火微易明易滅也

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泚王崇曰

今世有爨段二字蓋出此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六

雲韶班 演戲以班名自宋雲韶班始宋教坊外又

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闈

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於教坊初賜名簫韶班後

改名雲韶班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

引龍直以備行幸驕導淳化中改為鈞容直後世

總稱為班

合生 卽院本雜劇也唐書武平一傳中宗宴殿上

胡人襪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

比來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

公名賢歌詠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  
按元宗梨園之戲實本此今戲以生脚爲先亦本  
此

淨且末丑 懷鉛錄古梨園傳粉墨者謂之參軍亦  
謂之艷艷音靜廣韻艷妝飾也今傳粉墨謂之淨  
蓋艷之訛扮婦人者謂之狽音且又音達又通獺  
南華經狽狽狽狽以爲妻東廣微云狽以獺爲婦蓋  
喻婦人意遂省作且也蒼鶻謂之末者末北方國  
名周禮四夷之樂有鞞東都賦傑休兜離罔不畢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九七

集蓋優人作外國裝束者也一日末泥倡家隱語  
如煤炭崖公之類又云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  
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  
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爲山東河  
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是也丑  
脚蓋鈕元子之省文

鮑老 魁樞本喪家樂漢時嘉會用之唐戲之首舞  
也漢高因平城陳平造此舞陣間樂家翻爲戲顏  
氏家訓古有禿人名郭好妖諧謔今云傀儡郭郎

有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  
鮑老當筵舞舞更郎當袖轉長

數紀典補

易筮貞悔二說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  
卦爲悔凡變卦之主主本卦之卦而言

僕御君車之節有五 將駕一也已駕二也驅之五  
步三也君出就車四也車至大門五也

大教五 祀明堂教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教弟祀  
先賢于西學教德耕藉教養朝觀教臣見祭義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九七

弔賓有五 既夕禮引雜記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  
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定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  
朋友虞耐而退

非喪而以凶禮處者三 游氏桂曰戰勝以喪禮重  
用兵也凶災以喪禮重天災也去國以喪禮重去  
本也

鵠冠子五至 北面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後息先  
問後墨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  
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謳藉談咄則徒隸者

至

侯應為元帝言罷邊塞吏卒十不可 示夷狄犬利

一安不忘危二單于犯約三諸屬降卒逃亡四生

漫易忿爭之漸五從軍子孫貧困亡出六邊人奴

婢逃亡七盜賊犯法走出八障塞破壞累世功不

可復九單于自以保塞稍失意必成隙十

嚴尤為王莽言窮追匈奴五難 兵不遽集師老械

弊一邊糧空虛內調不及二糧重牛故人不能負

三胡地風寒師有疾疫四遇險衝虜要遮前後五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九

桓彬過人者四 夙智早成 岐嶷也學優文麗至

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宦潔操也

李固駁發兵赴日南七不可 長沙桂陽被徵發復

擾動一兗豫徵發迫促必叛亡二瘴氣死亡三遠

涉疲勞不堪關四道遠多費五割心腹補四支六

苦四州之卒赴萬里之艱七

武侯言安南中三不易 南平中皆即其渠率用之

或諫之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留兵則無食一

不易夷新破留外人無兵必成禍二不易吏累有

廢殺自嫌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

王昶為司馬宣王陳治畧五事 一崇道篤學使國

子入大學而修庠序二欲用考試不可空論能否

三令居官者久於其職四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五

務崇節儉反民於樸

鄧艾策姜維必出祁山有五 彼有乘勝之執我有

虛弱之實一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兵新器

仗未復二彼以船行勞逸不同三狄道隴西南安

祁山各常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從南安隴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一

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來熟千頃為之縣餌五

王景名子四字 默沈渾深云欲顧名思義

仇璋七無 無諾責無財怨無揣利無苟說無伐善

無棄人無蓄惑

封軌四戒 務德慎言遠佞防姦

徐鉉保身八戒 屈已任運觀行守一忘言省已存

神量味

寇萊公六悔 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

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

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冊府元龜三十一部 帝王問位僭偽列國君儲官

宗室外戚宰輔將帥臺省邦計憲官諫諍詞臣國

史掌禮學刑法卿監環衛銓選貢舉奉使內臣牧

守令長官幕府部<sub>詳</sub>總錄外臣

文章正宗四目 詞令議論敘事詩賦

傳八法二十三人 蔡邕受八法於神人傳崔瑗及

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夫人傳王獻之獻之

傳外生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二頁

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陸柬之

東之傳任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

徐浩顏真卿即形常玩崔邈

古帖五益 一消永日汰俗情二分列六書宗派三

多識古文奇字四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筆端且可

搜其遺行逸籀交遊宅墓五不必鉤榻日與聚首

如薰修法自然得解

畫八格十二忌及請家 八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

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烟出沒野逕迂迴松偃龍

此竹蕪風雨十二忌布置拍密遠近不分山無氣

脈水無源流境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

四枝人物偃樓閣錯雜滂淡失宜點染無法四

聖典型首顧虎頭精神推吳道子衛協調古陸探

微功新若曹不興張僧繇比之于書猶皇索之倫

耳二家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三品黃筌神而不

妙趙昌妙而不神徐熙兼之宋畫山三家董元得

神氣李成得體貌范寬得骨法南渡後四大家李

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元四大家趙孟頫子昂吳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二頁

圭瓊黃可久公望王叔明蒙

算法十書 九章海島孫子五曹五經周髀綴術緝

古張邱建夏陽侯又有記遺三等數二書

全子樓三焚文集 子樓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

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

書籍五厄 隋牛宏謂仲尼後書籍凡五厄秦火一

王莽之亂二董卓之亂三永嘉南渡四周師入郢

五盧長公云六朝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

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其中厄於水者

二漢蘭臺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沈沒河  
中武德時王世充平命宋遵貴以舟載之漂沒風  
浪十僅餘二三又書籍之盛有八春秋也西漢也  
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大和也慶歷也淳熙也  
士有五瘴 宋梅摯官嶺表有士有五瘴急催暴斂  
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  
獄之瘴晨昏酣宴弛廢主事此飲食之瘴侵牟比  
利以實私囊此貨財之瘴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  
帷薄之瘴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下

重

三虎三豹 王鼎遷轉使楊紘爲判官王緯在京東  
慶歷時三人大稱嚴肅官吏嫉之三豹王旭黑豹  
李嵩赤豹李全交白豹京師以嚴酷稱

明初三高士 山陰楊鐵崖維禎華亭陸雲松居仁  
錢唐錢曲江惟善

北郭十友 高啓高遜志余堯臣王行徐養唐肅宋  
克張羽呂敏陳則

吳中四才子 祝枝山尤明文衡山徵明唐伯虎寅  
桑民懌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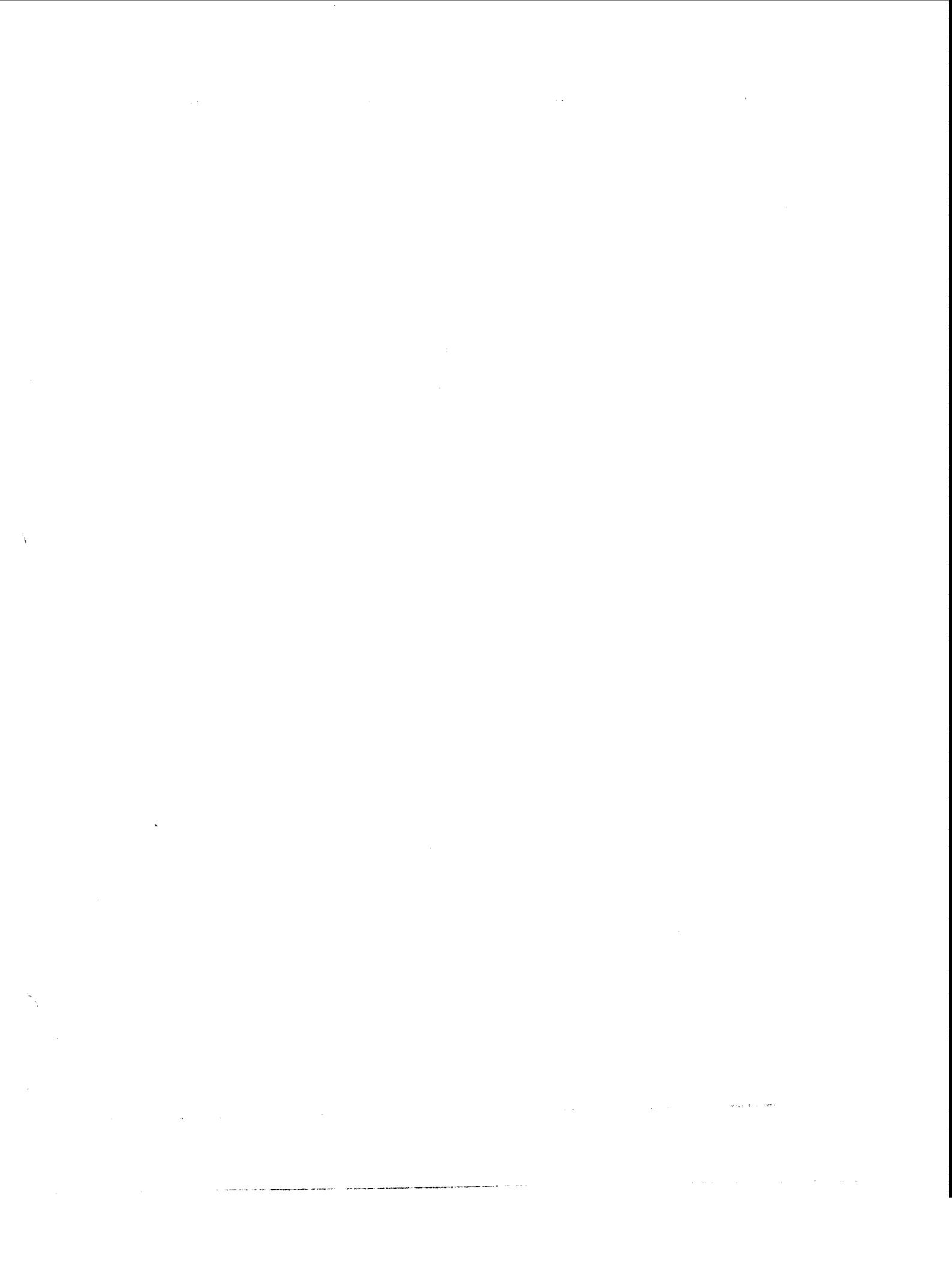




綠

溪

語



自序

士君子立言旨趣各有不同上之羽翼經籍闡明理學如漢晉唐宋大儒之注疏集解此立德者之言也次之通達政體講求民生利病如歷代名臣諸奏議此立功者之言也至於瑣綴曲說摭拾抄撮既無關於聖學亦罔補於經濟春鳥秋蟲時鳴時止何立言之足云乎雖然小說家亦有未易言者蓋非說之難而遇其時得遂吾說之難也予為父母所憐愛無饑寒顛沛之患及簪仕中州補任畿輔悉遇重熙累洽聖天子作之君作之師德與功各建其極經學昌明化理清平道德一而風俗同為令長者奉行成憲易於為治每當自公退食優游多暇而予朴拙無似於蒲博玩好弋獵竹肉諸技俱無能為役環視鄴架卷軸塵封間取而讀之隨筆記錄以為談助蓋度德程功深愧言無足採又以淺見善忘亦難附於說部叢書之末然而訟閱餘閒操紙伸墨此時此景有非勞人悴士旁午瑣尾所可同年而語者沐浴光華之日月倘伴浩蕩之乾坤得從事於吾說孰非國家泰和之氣麻嘉之運涵濡而醞釀之者與因釐為綠溪語一卷所以幸吾之遇也是為序

續漢書序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大清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下泮黎城新築藩書於蔚署之靜也軒

黎城新榮藩介人

楚辭以早陶爲咎絲史記以早陶爲大業論語左傳注以早陶爲庭堅咎絲蓋昔之轉庭堅其字大業或美號如放勳重華之類耳尙書音義益早陶子也列女傳陶子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早陶之子伯益也秦本紀以伯益爲大費又以大費爲柏翳而柏翳即陳杞世家之伯翳也秦本紀以益翳爲一人陳杞世家以秦爲伯翳之後又云垂益變龍其後不知所封則又分爲二人故索隱擬其謬誤國語史伯曰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注翳書作益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其說與索隱合以太史公之博雅猶有此失學者勿輕言操觚哉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文王當有兄弟矣而周本紀不載

漢高數項羽十罪以負入關之約王於蜀漢爲第一陰秋義帝爲第九是先私

綠溪語上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後公矣

范增之請立楚懷王與董公之請爲義帝發哀其術一也本非於楚有所愛特借以號召天下而已懷楚故君之誣也豈有君初立而以誣爲號者哉於理爲不經於事爲不詳增之智豈不足以知之蓋本爲項氏謀而非爲辛氏計增之有懷王與田單之有神師無以異故羽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羽之報楚非如留侯之報韓也漢高爲義帝編素輿師而不誅英布之罪且裂地而王之魯公沛公兄弟也漢書史記以爲衡山王吳芮諸王○義非國號亦非地名而以之號帝矣爲者陽尊爲義帝是不以之爲帝也後世稱兵曰義旗義師蓋本乎此非真者爲義故五代史有義兒傳

呂后封蕭何夫人同爲顯侯此非龍功臣之家也直欲爲呂領地耳因封呂產爲呂王而後封劉澤爲琅邪王因封呂嬰爲臨光侯而後封蕭何夫人爲顯侯果龍功臣則不使告韓信彭越矣

以夫子爲先師之專稱自太史公始也書曰勗哉夫子子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冉有曰夫子欲之齊宣王曰願夫子輔吾志吳越春秋何以異於衆

夫子之鈞乎鄒陽傳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列女傳欲以觀夫子之志耳其得稱爲夫子者衆矣自有孔子世家贊而後之人無敢僭稱夫子者是有功聖門處禮記之稱與於先師先師則謂之先師先師則謂之先師先師則謂之先師必也姓字矣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今開封府有兩東門南曰朝陽北曰含輝俗稱曹門宋門所謂夷門者孰是乎史記封禪書少君言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僂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而田儋傳贊齊人安期生管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干項羽者即

暗蓋如瓜者耶抑安期生不合則隱遇爲僂者或少君實無所見而鑿空耶又樂毅傳贊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夫蓋公爲曹參之師而參與項羽同時計安期生茲毛

綠溪語上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翁公日其不合則隱久矣何又以策干羽也將有兩安期生耶史記陳繡傳漢兵擊斬陳繡將侯傲王黃子田逆下又曰王黃曼邱臣其麾下受播賞之皆生得既斬黃何又生得耶而樊噲傳亦有廢大將王黃語又猶傳以黃爲賈人噲傳以黃爲胡人

史記張蒼傳丞相匡衡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此可爲少年登科者下一鍼貶兼可爲績學者之勸

有明諸藩多以僻字命名或謂當國者有意爲之然而宗支繁衍命名易復如漢書所載楚元王交高帝弟也而有博鄉節侯交梁鄉侯交代王喜高帝兄也而又有城陽共王喜葉平侯喜沂陵侯喜成獻侯喜趙幽王友高

帝子也而又有菑川懷王友趙共王恢高帝子也而又有安道侯恢宜鄉侯恢陶鄉侯恢燕靈王建高帝子也而又有襄陽侯建阜虞侯建燕敬王澤高帝從

祖昆弟也而又有廣腹侯澤他如臨江哀王闕齊懷王闕朱虛侯章東野戴侯

章宜處節侯章宜春侯成杏山侯成羽康侯成耕侯成東昌侯成浮邱節侯不害陰安康侯不害就鄉侯不害楚孝王鸞劇原節侯驥平干項王儷宜城康侯儷被陽敬侯儷邯鄲節侯儷新利侯西儷陽侯儷新處侯嘉蒲節侯嘉利昌侯嘉安鄉孝侯嘉陵侯嘉方樂侯嘉祝茲侯延年中鄉侯延年而以光昌驅慶名者各五六人亦足見西京宗牒之疎矣

宋書符瑞志漢高帝父曰劉執嘉是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為昭靈后此足補史遺之闕矣然漢武帝名徹為通明帝名莊為嚴后名雉有野雞其以諱事神可見而中居嘉燕王嘉順陽侯嘉江都相程嘉趙相蘇嘉賈誼之孫嘉何不為太上皇諱史記呂后紀封呂嘉為呂王呂更始為替其侯武帝紀詔曰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何不為昭靈后諱乎後漢章帝紀注太上皇名熹一名執嘉願以俟之博聞者

史記扁鵲渤海郡鄭人也徐廣謂鄭當為鄭鄭屬河間索隱亦主其說周書黎

景照傳河間鄭人也一統志以景照為鄭人將母同  
太史公自叙司馬氏在衛者相中山張晏以為司馬喜而漢時喜生談談生遷是與遠祖同名也

漢書食貨志王莽陔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闕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秦疏闕而更之令陔小張文敏照曰顏註非也陔小者即鄙陋之義言鄙陋漢制謂為疏闕不詳備也案疏闕正與陔小相反下文云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并出一舉滅域外又云動欲慕古不度時宜此正莽之疏闕處猶云好大喜功云爾非以漢為疏闕而欲陔小之亦非陔小漢家之疏闕也

漢書賈誼傳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與車千秋傳之數公淵夫傳之諸公晉書顧和傳之山賈諸公周頤傳之羣公皆本於詩之羣公先正然後世史法較密此等處無薄今人也  
漢書鄭崇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漢書叙傳以董賢為董公王莽傳嚴

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論衡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二公謂王尋王邑也後漢書樂恢何敞傳論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謂袁安任陳也袁安傳論袁公費氏之間乃情帝室贊曰袁公特重誠單所奉陳寵傳論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晉書禮志江彭議稱桓溫為桓公山海傳贊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于此者哉五行志太康十年戮害二公二公謂張華衛瓘也楚隱王瑋傳二公潛圖不軌詔免二公官南史南平王偉傳梁政漸替自公薨焉北齊魏收傳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又高乾封隆之傳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宋史劉徽傳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龍出六館相顧失色按二公字雖本周書然北齊若直作之推語方合史體唐人修高封傳元人修宋史蓋亦沿齊人宋人之語而未追改耳

漢書霍光傳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服虔曰皆光奴

明史之游七嚴年蓋為近之然嚴嵩有文武管家不知渠見粵山先生作何狀耳  
蘇武杖節人艷稱之漢書匈奴傳武帝使郭吉風告單于單于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太初四年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此在武以前也始元四年衛律迺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此與武同時也然宣帝獨圖武於麒麟閣者武本名臣凜然有不可奪之操又與李陵皆名家子武之節因李陵而愈顯耳○李陵答蘇武書識者疑其偽托蓋其文頗綿密不似西漢之疏厚也然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而猶欲竊比於范蠡曹沫此後人愛子長之史記而遂并寬假於子長之所薦者耳說者謂五言始於蘇李又有疑李詩亦後人偽為之者吾欲刪李而存蘇也

漢書枚乘傳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楊葉之大加百中焉蓋距樹百步非指樹之某葉也百發百中其非一葉可知宋史周湛傳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則更

奇然未有不見的面中之者當是兩屋相望或預定其約之所在

漢書西域傳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龜也此說部語不必入史

後漢書杜詩厲伏滋哉自行束修詎無玷其言束修當如馮衍傳束修其心

之謂而章懷註自行束修謂年十五以上非詩本意何晏論語註以束修為十

賦庸引數梁傳少儀為微朱子因之與詩疏各有所指詩蓋用夫子語而斷章

取義耳

後漢書張繡傳資憲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棧

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詞議者皆慙而止明史魏忠賢傳士大夫遮道拜

伏至呼九千歲二事相類然棧得伸其清議後至三公而忠賢此事無斥言之

者忤忠賢者輒死明之亡所以速於漢和帝時也

春秋書隱公元年後無不紀元者後漢書謝弼傳初平一年司隸校尉趙謙上

訟弼忠節按獻帝紀書初平元年則傳誤也

綠溪 上卷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謝恩字惟於朝廷用之范滂傳叔向嬰罪鄭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趙

壹傳貽書謝恩此創見也

後漢書郭太傳皆書林宗鄭太傳皆書公乘蓋范蔚宗避其父名泰而以太代

泰又以字代名也何順傳因林宗而并字賈傳節岑陸傳因林宗而并字朱公

叔議皆如是

後漢書周舉傳太原郡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

敢燃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是子推焚日古今與辭也

後漢書公孫瓚傳瓚具豚酒北芒上祭辭先人學士何焯曰瓚遠西人安得有

先墓在北芒按瓚劉太守到洛陽因欲隨劉使日南故遙祭先人非祭墓也

學士因下文有長辭墳塋語遂設此疑觀三國志改為與先人辭於此義可見

矣

後漢書歐陽欽門徒三千人年長講學者著錄前後萬人魏應弟子著錄數千

人丁恭傳諸生著錄數千人蔡元傳門徒著錄萬六千人漢以宦者亡明亦以

中官亡漢以黃巾亡明亦以流賊亡漢有黨錮之禍明亦有東林及復社之獄

事皆相類然明季有謂孔門弟子著錄三千東林復社黨人盈萬不叛何待者

而後漢儒林未以著錄被劫蓋漢重經學故也

後漢書劉楨傳曾出京師欲宿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

也楨無言而去又韓康傳桓帝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辭安車自乘柴

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微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輻

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微君也康曰

此自老子與之享長何罪龍康皆長者然康欲逃遁而龍方貴盛則龍尤不可

及也

後漢書陳重傳除細陽令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喪去官可以見漢俗之厚

後漢書董恢傳除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閉而出呪

綠溪 上卷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

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呼號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

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觀恢嗚吼躍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明史張良

傳投鉛山知縣辜縉惟一子為虎所噬訴於良良與縉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

神及期二虎伏庭下縉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飲尾去一虎

伏不動縉射殺之以昇節婦一縣稱神二事極相類然恢所殺者民先獲之屍

所殺者虎自來歸則更奇也

後漢書蓋勳傳隨右刺史宋臬患多寇叛謂涼州募於學術故屢致叛暴欲多

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矣被詔書詰實又向相傳張角作亂樹上

便宜顯戮刺左右不欲國家與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張

讓說樹不欲國家命將出師與角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皆盡帝時

事臬欲寫孝經於寇亂之際樹欲讀孝經於軍旅之中其勢緩急不同似與止

廷論而榻爲歎說故禍有輕重然榻之死自由譏刺左右故來張讓之讒非因  
論兵而致然也且十常侍正角之內主而反以內應誣榻蓋殺之以滅口耳  
後漢書任文公傳王莽篡後知當大亂乃謀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  
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  
免此陶侃運甓所本固軍鐵籠又文公所本

後漢書何進傳袁紹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誣死者此無須  
之厄也唐書懷貞傳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此無須之  
倖也

蔡邕傳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置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恨  
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欲東奔兗州按伯暗從卓非其本願然鼓琴贊事豈足謂  
厚相遇待乎中郎集有薦太尉董卓表固不免於物議矣

蜀志稱先主後主或以爲非史記蒙恬傳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已  
綠溪語 上卷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有之矣况魏不書紀而吳直書權未可沒承祚苦心周旋王字文地廣開府係  
魏中流砥柱事則敵國之辭也惟會文所云益州先主表又陳壽上譌葛亮  
文集表卑陶之謾畧而雅周公之酷煩而悉卑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臣矢  
誓故也死所與言盡衆人凡七十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此論蓋本於李密晉書  
李密傳張華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卑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  
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是以碎耳方蜀初滅而密壽以禹卑周公爲比  
可想見武侯身分

魏志謂曹嵩其性出本末蓋微辭也裴松之註引曹曄傳及世語謂嵩夏  
侯惇之叔學士何焯曰惇子曄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以爲嵩不出於  
夏侯氏之證吾意不然三國志目錄同姓諸人例皆同傳故惇淵與曹仁曹洪  
曹休曹真同傳而終之以夏侯尙有微意焉向非以同姓故則休尙之功名且  
不能與惇淵齒而躋於郭嘉張遼各卷之前豈其倫哉蜀志諸將相無先主同

姓者劉封非同姓故與彭蒙等同傳而吳志則孫靜至孫桓爲一卷孫登至孫  
奮爲一卷不以異姓舉之其證一也文帝紀大將軍夏侯惇魏書曰王素服  
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同姓於宗廟之外哭於城內失其所也惇非  
同姓則城門詎失其所其證二也惇衡皆娶於曹雖爲可疑然世已周公之語  
孔文舉已信於前曹會下令固盜嫂受金者是求操之記醜豈能以唐虞同  
出於黃帝爲辨等解乎學士以古今之通義取信於權論之操恐爲操所欺也  
○或曰孫峻孫綽皆吳同姓而與諸葛恪濮陽與同傳何歟曰孫休恥與峻綽  
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綽所由與孫靜孫登吳魏吳宗室皆在功臣  
前其辭微而顯耳

吳志韋曜傳裴注謂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夫改名不足異若爲晉諱則張  
昭周昭何不改乎

魏志諸葛誕傳注誕偕八人爲八達晉書光逸傳與胡母輔之謝錕阮放畢卓  
綠溪語 上卷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半曼桓養阮孚時人謂之八達而司馬孚傳之八達則以兄弟之字爲之此皆  
起於東漢之後顧及爾然八元八凱著在唐虞三仁八士傳自殷周書稱二十  
有二人舜與孔子豈爲標榜之首耶要視其人何如耳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  
從而污世之升降人之榮辱不關乎此○世說篇目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  
首載於世說者豈皆孔門之選耶而孔門四科亦豈爲世說所累處士虛聲季  
世蔡鋼爾者俱謬也

吳志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太子和既廢孫亮卽位孫峻輔政徙和居新都  
遣使賜死姬張氏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背暗卽位吳末  
昏亂何氏廢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謠言暗久死立者何氏子此與明亡後嗣  
世子僞立於南京人謂其非嗣世子事畧相同皆因昏亂橫淫而致然耳  
晉書稱備曰者唐文皇御撰史臣曰者唐臣之辭也於懷愍紀後史臣曰我悲



帝以放蕩之德隨之是因晉人之文而未追改耳

晉書諸志於曹操有稱魏武者有稱曹公者武乃魏人所證晉受魏禪可仍其舊操非以公終者而公之何耶若論史體則唐人之文也武與公均非所宜宜直書操矣操懿同類然晉書中不得不書懿為宣帝而不可書操為武帝嫌於與魏志同耳

晉書羊杜傳論贊稱羊公而預直稱名亦有未允或以叔子之德優於元凱之功耶則操之書公愈不可解也

晉劉繇為衛瓚上書屢稱瓚為公豈君前臣名之義耶

晉書武定王皇后傳有僕射謝安而謝安傳不書其為僕射

晉書桓元傳元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克隱元實篤晉有偽堯舞故應有偽堯許耳

綠溪語 上卷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光武謂馬武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然武武人生王莽之末其入綠林亦不足怪漢書其益之父為羣盜濟東王彭離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趙敬肅王彭祖使人椎埋攻剽為益其康義縱少年時為羣盜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為小戴者也聖子賓客為羣盜斯亦奇矣石崇為荊州刺史時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貨然則敵王愷之珊瑚買綠珠之珍珠皆荊州官案耶而史又稱其好學不倦何也南史邱仲孚傳家貧乃結羣盜為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為山陰令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史蓋勸人改過耳義縱仲孚所謂先盜財而後盜名者

晉書孫惠臨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于東海王越書辭殊無足觀至云舍奇膜於朱唇握神策於玉掌較之李斯鄒陽上書相去遠矣昔人所以謂晉無文字也

晉書索綝傳盜發漢魏杜二陵多獲珍寶以孝文之儉德而不能取信於盜賊然則為孝子慈孫者可不思所以取信於人哉

晉書苻堅載記聲無相而非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按此理學粹語而苻堅乃能之晉人止解清言反讓西秦多矣

北齊書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與長命妻為姊妹實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紹信所為墨吏有師之者矣搜牢誣藏有甚於紹信所為者矣多藏厚亡可以為富人戒然而鍾氏貧紹信亦死然臍之慘悻出相望可以為墨吏戒

八書中闕文甚多此可為讀書之法周壽呂思禮傳乃求為關西大行臺賀拔岳所重則不及史之闕文矣

綠溪語 上卷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魏書劉休賓傳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二子法風法武而旋之早亡母子皆出家為尼不若北史為尼僧之備也法風即孝標

南史羊定子傳棋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定子戲勝以補宣城太守世多知之者而遠史耶律儼傳大安六年召至內殿訪以攻事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腹也還知樞密

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官人之法未有奇於此者唐書董昌傳在越州民訟不視獄但相與擲籌其不勝者死聽訟之法未有奇於此者

南史茹法珍傳齊東昏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按此事始於漢成帝班婕妤進侍者李平不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

所謂衛婕妤也又後漢桓帝鄧后紀后少孤冒姓梁氏梁冀誅立后為皇后帝

惡梁氏改姓為薄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於是復為鄧氏自錫土姓以來未有奇於此者○良齋雜說汪純翁每好造作其妻馬氏改為司馬氏以附於子長長卿之後純翁此事將無亦有所本

唐書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而崔渙傳彙稅地青苗使以錢給百官此因青苗而欽於民者也宋史食貨志神宗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立為新制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為青苗矣韓琦言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又言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此因青苗而放於民者也然唐之青苗當搶攘之日因權宜以佐軍興宋之青苗於無事之時剝赤子以接天下故論者不咎唐而咎宋

綠溪語 上卷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歐公五代史世多稱之唐書鮮稱之者以宋子京為前輩歐公不欲多改易之也然食貨志序云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量入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與而聚歛之臣用又曰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歛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此雖通論古今之事然時君能察其言則王安石呂惠卿之邪說無由進矣是能以史諫者也或謂唐書成於仁宗嘉祐五年青苗行於神宗熙寧三年方為史時豈能預知新法之事况安石為諫官歐公實薦之豈能預識之於作史之日然朋黨論所以藏往若能鑒之則必無元祐黨碑之禍食貨志序可以知來若能鑒之則必無熙寧新法之禍吾故謂歐陽唐書其功與五代史等

唐書伊慎傳以錢三千萬賂官人求帥河中諡曰壯穆不知漢前將軍何以亦得此諡國朝諡曰神勇宜矣

唐書崔浩傳嘗作陋室銘以見志俗但知有劉夢得銘耳  
唐書穆寧傳四子贊員質賞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醃醃實為乳腐云資參傳申其族子也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此皆說部語至宋史則此類愈多矣  
元人修宋史而律歷志國朝復製盡之職專司辰刻與服志幘頭帷帶服則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漸變平直國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乘輿或服上焉又石熙載傳國朝大臣謝事而卒車駕臨視者惟熙載焉又呂蒙正傳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又王欽若傳國朝以來宰相郵恩未有王欽若比者皆因宋人之文而未追改也

綠溪語 上卷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元史趙孟頫傳曾祖祖仕宋皆為大官入國朝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并封具與郡公又姚燧傳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勳顯行盛德皆燧所書又吳澄傳先是許文正公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皆襲用行狀家傳語耳  
宋史論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嘆此直似漢書語非宋史體矣  
宋史葉味道傳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金史裴滿亨傳祖諱虎山諱字非史體蓋因其家傳之文而未追改者  
宋史王欽若傳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誥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襄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又楊礪傳夢殿上王者乘珪南向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

異日汝主也後見裴王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按裴王即真宗稱之夢與真宗  
咸有一德矣若所見之赤文與黃素將無同而裴度云云更爲僞說自昔公  
至欽若位宰相者不知凡幾若處處投刺何異人之不憚煩也

宋史五行志大中祥符元年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趙安仁獻五  
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一十一本欽若等獻太山芝草三萬八千五百十本丁謂  
獻芝草三萬七千一百八本又獻九萬五千一百本明年車駕至真源民有詣  
行闕獻者又一萬八千本芝果瑞草何以若是之多明史佐侍傳王金落魄無  
所遇一日帝於秘殿扶几言服芝可延年使使探芝天下四方來獻者皆積苑  
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進賞金厚結中使得芝萬本欽若丁謂之所獻與  
王金將無同耶然真宗既自言得天雷則芝所由來當自知之而明世宗五月  
夜坐庭中兩獲桃於御帳後自以爲奇祥天香謝元告廟是真宗欲以欺人而  
世宗自爲人欺當分別觀之

雜談語 上卷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宋史趙普傳每歸私第開戶啓篋取書讀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又李沆傳沆爲  
相常讀論語曰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二人皆名相二事亦相類但不知所  
得於論語孰多耳

宋史陳思讓附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爲勝限若拙素  
無文目爲賤勝此雖善諱然紳官語耳載於史則纖矣又弄崇義傳雖然三箇  
耳其奈不成雖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亦說部體也

須君爲聖臣子立言之體非史家記事之例也宋史朱勝非傳苗劉之變保護  
憲躬功居多履體仁傳體仁引易駁張之義以開廣聖意是亦因宋人之文而  
未追改者○孫子荊爲石菴與孫皓書主人欽明委以萬機以君爲主人不若  
下文之主上登魯未便電通也

宋史賈黯傳曾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一言得入則將陰肆  
譴毀皆及善長不可不察謹茂良傳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明末言路譁噪往往

議中旨之非夫庶人不議爲有道處士橫議爲一亂戰國之士橫議遂有坑儒  
之禍東漢之士橫議遂有黨錮之禍諫官與處士不同然獨斷與自用亦不同  
當分別觀之

令甲不推利股之孝重民命也宋史呼延贊傳其子贊病贊到股爲藥療之豈  
非愚慈乎然退之諫佛骨表云焚頂燒指伯什爲羣人之愚更有甚於此者  
史稱過目成誦者多矣宋史楊克讓傳子希閔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  
耳輒不能忘趙普守西洛府中廢疏皆希閔所爲此更奇也後漢書補衡傳目  
所一見輒誦于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陳後主與江總論陸瑜書經耳無遺觸  
目成誦事在宋前然皆耳目并用者耳又元史許謙傳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  
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

宋史鄭浩附傳曾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曰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  
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  
諫 語 上卷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曹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按浩諫立劉后時冊  
命已行矣浩既逐而誕著論乃一再斥之曰劉氏豈臣子立言之體耶論其不  
當立則可斥之爲劉氏則不可浩諫疏內猶書之曰賢妃誕何以狂肆乃爾朱  
子之於孟子也猶不敢直以爲聖誕乃曰浩雖不得爲知幾之士尙不失爲聖  
人之清也以直臣爲聖人則聖人亦稍易矣史顧此誕於韓愈何與。史記呂  
后紀爲呂氏右祖與此異

宋史夏竦傳趙元昊曾募得諫首者與錢三千而明史張獻忠募得督師楊嗣  
昌首資白金三錢文弱子固讓諫十倍耶  
宋史錢明逸傳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喪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史  
邱民仰傳松山城破承勝降民仰死關門勁旅盡喪帝驚悼甚設壇都城承勝  
十六民仰六賜祭盡哀奉命建祠都城外與承勝並列帝將親臨祭焉聞承勝  
降乃止承勝之壇與祠更榮於元孫之喪贈矣而邱承勝傳祖大壽於崇禎四

年殺副將何可剛借請降以妻子在錦州偽逃遣入錦州天嘉知其納款狀

具疏聞於朝帝於大壽欲羅廢之弗罪也亦所謂生歸而釋不同者與

宋史王居安傳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賊賊饒與種賊喜謀登

退帥以病卒繼者隨其敵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嗣中不至公府明史龍文

燦之撫賊又青出於藍矣

宋史陳堯佐傳通判湖州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鱗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

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擊小舟操網往捕鰓引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予謂退

之徒鰓與劉昆桓公虎渡河同希元捕鰓與張昺仲明射虎庭下同皆異事也

宋史趙時賞傳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

監從二王入闕中此與內侍稱太監者不同按宋職官志軍器監亦加國子監之類無太子監海以

太監少監按舊唐書內侍省龍朔改為內侍監無太監字新唐書殿中省有上

太監按事多不與不足為法杜氏通典龍朔三年改殿中省為中御府改監為中御

監監之類無太子監海以杜氏通典龍朔三年改殿中省為中御府改監為中御

監少監而無太監止旁註龍朔二年改監為省而已其說互異然新舊書俱無

所謂太監也太監之盛其在有明時乎明史宦官十二監每監各太監一員少

監一員其名稱殆不可以枚舉足以為戒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為耳目

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探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方面之柄

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調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

奔故帥多喪收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者謂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昭

其輒明之監軍將母同耶

宋史袁樞傳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閉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

等書藏於家似樞於卒後又十年著書也

宋史劉潛傳方曼變卿飲曼卿宜改延年方合史體

宋史劉潛之傳呂伯恭張拭皆神交心契比史臣統紀之辭而一稱字一稱名

何也

宋史陸九淵傳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

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

觀人則不足以救之觀字下必有脫字脫句蓋傳寫者之謬而史因之耳

金史熙宗紀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章宗紀泰和

八年詔移天壽節於十月十五日按天壽節本九月朔也近世著事攝任之官

改易生日甚至有一年而兩慶者將母亦有所本歟

金史楊雲翼傳祖郁考相皆附官於朝亦沿其家傳之文而書之者

金史梁襄傳世宗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世宗納之遂為罷行是君

是臣皆不可及其諫疏繁而不殺史全載之讀者可以勸矣

金史赤蓋合喜傳司諫陳奇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人省呼

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

不竊笑蓋不諱奇字至分為兩耳此語為合喜傳神頗近司馬子長非嘲諷之

比徒資笑柄者也

金史列女傳蘇嗣之母許州人宋尙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也初東坡穎濱

叔黨俱壘鄰城之小峨嶺山故五世皆居許昌於二蘇等稱字稱號皆非史體

金史列女傳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

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請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

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於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

人耳鳳奴之事別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明史列女傳以沐天波侍女夏氏終

蓋仿其義

元史月魯不花傳受業於韓性先生非史體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子男二人亦非史體

元史張起巖傳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明日皇孫降生於備州降生字亦

綠溪語 上卷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非史體

元帝每字呼其臣如張養浩傳帝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致言張思明傳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乎王約傳仁宗諭羣臣曰事未經王意釋職者勿啓虞集傳帝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揭傒斯傳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傒斯問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羣臣曰此朕授經郎揭傒斯所進也蓋其時之風尚如此

元人每於君前字其臣如虞集傳幸假臣一郡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此皆於君前字之而左右譏問者亦字之也元史五行志上下卷標目處殆不可曉上卷水不潤下火不炎上等標其目於句中而以至元元年之嘉禾七年之瑞麥等附於後下卷水不潤下火不炎上等標其目於各段之前而以至元四年之瑞麥至正元年之嘉禾等附於後疑

綠溪語 上卷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上卷為正志而下卷為補遺未及兼入或上卷下卷不出於一人之手遂兩存之也豈獨速不台雪不台一人而立兩傳為朱錫望所譏乎直脫兒已有從子忽刺出附傳又有忽刺出傳亦類是

世多以釋老語為內典昔人有辨之者矣元史蕭懃傳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此為得之

道家近於揚釋氏近於墨然釋氏皆為我者耳無兼愛者也兼父母無妻子何愛之能兼老子為周柱下史有子名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其裔孫為膠西王太傅是猶未絕婚宦非潔身而亂倫者也見周衰而去之周未衰固未必去語秦獻公以王霸之期此與書終秦誓何以異道德上下篇每與易之羣龍无首中庸之無聲無臭合次亦不失為賢者勉之之流曹參師其意猶足以治齊古今來有師釋氏而治者乎至於刑名法術老子未有言之者申韓老子之罪人也符籙齋醮老子更未有言之者惟釋典則以布施為重耳陳仲醇以為大接濟

院固宜

唐武宗自稱承道繼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宋徽宗諡道錄院上章冊已為教主道君皇帝明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加號九天宏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而皇考皇妣各上道號是三君者皆為長生計耳老子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是長生非老子所能主學老子者奚以長生為也老子曰道常無名三君之自號所謂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與老子之教將毋異

漢書藝文志以老子為道家者流而列神僊十家於方技三十六家之內是道家與神僊家本非一也

莊子欲以文傳於世故其詞辯而支是與老子異處佛非欲以文傳於世而汗漫自恣是與莊子同處

綠溪語 上卷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莊子賦箴篇李斯督實書皆所謂辨言亂政者也而文采奇肆眩人耳目揚雄劇奏美新文采亦無足觀不知梁昭明何以取之蓋李斯自沙邱以後倒行逆施皆極意為之雄本好名而作違心之語自不能如平時諸首文似相如楊莊直虛語耳

劇奏美新或有疑非雄作者張溥天如曰班史作傳未顯贊其符命之作莽善誑耀頌功德者邇海內莫不高三皇巍五帝子雲美新猶頗藉藉云云然美新序中本有配五帝冠三王語其藉藉者在爰清靜作符命孟堅蓋已替之莽篡位後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其文未必皆賢於雄也或莽以雄文非極筆疑其有所藉藉故雄不得侯耳孟堅引序明白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與而不實詎得援班史為子雲解嘲哉

人有幸而傳者仲長統是也范史載其昌言不及潛夫論中鑿遠甚樂志論更

不足道矣漢末論著無如荀中郎悅尚論古今切中事情而王商論更為憂患之音足與離騷相伯仲不獨申鑿奇也

中說賈環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此與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等語足相印證當朱子之先有文中子其人者烏得以莊列荀揚例之乎老子時能合乎易文中子時能合乎聖在學者善讀之耳

所謂頌詩論世者  
淮南子非滄溟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此語在武侯之前矣

說苑主於博論術主於辨惟其主於博故以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為孔子語似乎擇焉而不精矣然說苑中勸戒之意為多而論術止為談助且其變虛與虛等篇務勝於惠迪吉從逆凶之旨幾所謂天變不足畏者諱

綠溪語 上卷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瑞鷺曰鳳凰麒麟與鳥獸等也指瑞鷺曰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乎而恢國篇又歷舉黃龍麒麟連木鳳凰甘露醴泉為漢德豐茂之瑞何耶曾子困獨杖上說苑蓋有所見

說苑一何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此本李斯督責書之意而辭加平婉遂以為孔子之言耳

漢文疏而厚如大人賦乘絳幡之素輓兮載雲氣而上浮又云紅杏陟以元清兮森風涌而雲浮若出今人之手必以為複矣子虛賦其東則有離剛衛闕並

若射于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而上林賦又有揭車衛闕檣本射干一篇之中衡蘭再見射干三見雖射干義有不同而今人亦必以為複矣漢賦出於楚騷楚騷之複見者更多今之不複者未必能工於屬子長卿也國風小雅

復句尤多是又楚辭之所從出也

馮衍顯志賦憤馮亭之不遂兮恨去疾之遭感直書其遺繼之名不得謂之臨

文不諱也

蔡中郎集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是後漢已有罰俸之條也夫整水加劍有大議大何則可耳中罪而聞命自強則廢死者多是以禮為刑而刑反重舍而不同則法撓而紀綱壞明史刑法志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命以俸贖罪後羣臣望誤許以俸贖始此

本朝著於令甲蓋仿虞書宥贖周官八議之意而得其中者

蔡中郎之華顛胡老蓋本指亭伯達旨唐且華顛以悞秦也陸士衡詩芳樹發華顛則指為樹之顛後人無用之者

張溥序陳思王集謂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余謂不然彼且欲奪其兄將定之王豈能翼其君已覆之祚世未有爭國而讓天下者也司馬孚哭高貴鄉公奏推主者及辭陳留王流涕歎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稱有魏貞士河南溫縣司馬孚雖未食西山之薇賢於操

綠溪語 上卷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蔡父子遠矣

曹子建與丁敬禮書有乘輿為書語而世止稱王子猷乘輿而來子建嘗著閒居賦而世止稱潘安仁閒居賦事之得名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子建子猷不能諷也

文士傳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遲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云云世止傳綿上焚山事耳然瑀若被焚不出其名當更在子推上子推不免於對瑀果不出則不獨瑀官諸子望若雲泥管寧田疇且遜其潔矣

太阿莽官也潘岳楊荊州蘇州賴尚父敗憑太阿謬矣

世傳搜神後記為陶淵明作而以武陵源記置其中然全書筆力似與淵明不稱又不載桃花源詩皆可疑也

梁武帝斷酒肉文其第三篇失言最苦有云噉食眾生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

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齋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



衆生皆成佛。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臺城之禍。侯景可謂苦治其身者。景固大力鬼神耶。乳蜜酥酪。猶未斷耶。史稱梁武帝日止一食。膳無鮮腍。惟豆羹糲食而已。奉佛之精。史冊寡二。而卒有臺城之禍。豈其善孝之行。佛亦惡之。故不加以庇佑耶。釋稱四大王居其一。是君臣之倫。無所逃於地天地之間。釋子亦不能外也。明季之懷二心者。晚或飲酒食肉。豔妻爲娛。而自譏歸老空門。厥心釋氏。以蓋其貳臣之跡。是非學佛。蓋梁武而未至者歟。

魏收爲東魏。檄梁文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可云切中事情。非止辭達。爲貴。梁武紀。太清元年二月。侯景以豫章廣潁洛陽等十三州內屬。十一月。魏遣大將軍慕容紹宗至塞山。進圍潼州。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收之。此檄其在紹宗初發。侯景初王時乎。收傳云。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應指此也。○檄又云。毒螫滿懷。安敢戒業。躁騰盈胸。謬

綠溪語 上卷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拾清淨古今評梁武帝無識此者。或云此說社所作也。

陶通明弟子周子良。天監中。白日尸解。陶爲降真事蹟。四卷。南史載。通明築樓三層。自居一層。弟子居二層。賓客三層。大同二年。卒。是子良化去在陶之前也。子題陶集一絕。曰。四十抽簪事遠。避嶺雲松。鐘偶相留。子良解脫。通明在閉却。

章陽第二樓

宣和畫譜。蓋徽宗所定也。其品題。應自入妙。願於童貫山水。有瀟灑自然之目。至云。諸寫孔明。亦能畫。故八陣之形。勢見於分布。粲然可觀。馬援。棗米爲山川。亦有畫。意惟實。亦然。何其擬之。不倫耶。畫譜中。詳於論畫。略於論人。至貫則謂其喜愠。不形於色。節制兵戎。率有紀律。體貌嚴重。不嚴而威。進退資。則初不見其運動之迹。故莫得而窺之。人率歸心。論其人。獨詳。蓋因其人以重其畫者。貫足爲徽宗累。并足爲畫譜累矣。宣和畫譜。不收蘇文忠。賦。蓋其時。禁藏蘇軾文字。并及其畫耳。然文同。小傳有涪川千畝語。是削其名。而用其辭也。

宋杜綰。雲林石譜。大德初。廣濟庫官。傳雜物。徽宗御題八字於旁。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亦用蘇賦中語。

緇素雜記。作於靖康之間。間有可採。而頗依傍。王安石稱爲舒王。其勺藥一條。更爲穿鑿。附會。蓋與安石字。說相仿。是亦阿世之言耳。

墨客揮犀。王荊公而。黥黑門人。愛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此事足爲介甫傳神。其性情心術。均可見矣。

綠溪語 上卷

二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綠溪語上卷終



綠溪語下卷

黎城新榮藩介人

開封府東雨之吹臺漢臺也有舊聯曰誰其遊者杜高李四顧封中淮濟河  
涿州南忠義店漢軍騎將軍張桓侯故里也匾有姓留唐名留宋六字跋云誰  
陽朱仙寔式泥之

關帝廟舊見集聯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又吳宮北草埋幽徑  
魏國山河半夕陽皆佳或益以莫恨吞吳休勞帝魏八字

永平府觀音閣舊聯北平南海東土西天

南城梅怡園程同年述鏡鏡祠舊聯曰思親淚落吳江冷其對句歲久遺落  
神見夢於道士俾屬徐文長成之道士濡墨以俟文長適過之對以望帝魂消  
蜀道難可謂工切梅又自擬書屋聯云知者動仁者靜在乎山水之間頗難為  
偶句也

綠溪語 下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盱江李文川湖中丞官通永道日題一聯於柱曰人苦不自知願諸君勤攻吾  
短弊去其太甚與爾業率由舊章此老於吏事者詞意俱佳

永平府署舊有聯曰亦有私時文課士未全廢處水烹茶吳江顧東巖我外述  
其友人齋中一聯曰一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棋皆巧句

丙子歲偶得九字云韓信王韓非楚王韓信誓以質之雙仙未得偶句

予少時謁盧雪峯宋給諫廬以屬對擅名歲舉一事曰有人携存其心養其  
性題文後幅欲用互句曰成性存存請予屬對予曰何不云中心養養乎盧拊  
掌稱善

高西岳先生諱鑾余女兒夫唐禮淑父也丁丑歲卒余自京寄聯云先生立  
世七十有一年壇坫之間都欽名德小子去鄉一千二百里傳聞之際獨切然  
癡高東山先生諱岱余女弟夫明烈益父也戊寅歲卒余自新蔡寄聯云去  
年哭西岳先生京國淒涼淚點曾添春雨濕今歲惘東山前望蔡州遠竹離心

更比霜霜寒李木齋先生諱唐奕余婦翁也甲申歲卒予自龍門寄聯云家世  
高明門庭蕭寂是先子之所畏也文章爾雅意思深長非賢人而能是乎賢人  
句見漢書

高冲吉先生勞謙甲子同年作肅曰恭父也予自蔚州寄輓聯曰蔡西山以友  
從師傳南宋之美談回思杖屨相隨險卅年矣孔北海為卿拜長寔東京之盛  
事何期風流頓盡俱隔世乎予與冲吉有世契

有孝廉某習堪輿術余贈一聯曰研經自合師師古遊藝何妨景景純

宣化府之龍門城南里許曰南巖寺古刹也寺後亭院於望城為宜余題一聯  
曰萬國會車書此地尚非邊邑千山圍几席斯亭可是春臺

遷安縣西北百二十里曰景忠山有三忠祠祀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三人  
予題一聯曰德必有隣看丞相祀堂同升者鄂國信國忠無不報宜名山俎豆  
更永於漢家宋家

綠溪語 下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蔚州先師殿敬書一聯曰道貫百王堯舜禹湯文武經傳萬古詩書易禮春  
秋

蔚州文蔚書院奎閣成題一聯曰閣邊高閣羅胸次山外諸山入掌中時思  
化府古刹也予數於其中題一在蔚州日偶成一聯曰未若貧而樂必先拂所  
聯曰蔚州寺寓中寓秦城山後山

余嘗為六言云花氣渾如百和江流曲似九迴與爾同消萬古勸君更盡一杯  
毛會侯有孟子人名詩偶仿其體春遊云律轉陽回淑氣和春垂楊林外好風  
多柳下呼兒趣取芳郊遠告斗酒雙柑滿眼過之夏景云消暑何妨脫小冠

耳與來搗劫共盤桓新芙蓉鏡發潑溪水周濛濛南華一樣看莊秋興云滿林  
霜葉淺深紅丹正好揮絃對晚風琴直待月華當午夜子棋奩散在脫梧中秋  
冬意云籬籬細柳盡皆無子雪擁藍關對畫圖文恰喜年來無一事比困人  
狐貉正相須成

尤展成有論詩詩續論語詩余於己卯歲應河南撫軍胡宮博分枝之試  
題爲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偶仿尤體一首君子陶陶  
樂未央靜觀身世足徜徉閒窓對月當空曠高閣憑欄與客忘前度賞心仍在  
眼天涯知己并升堂此中得趣真無限何必莊生說讓王

余令龍門時數遊宣府之萬柳亭矣已由邊安抵宣再到亭上柳色依依如故  
而同時賓僚都非舊侶集成一絕文武衣冠異昔時美當年楊柳尚如絲李

勸君休望令支塞吳四國名流某在斯沈

尤展成鈞天樂傳奇以魏無知程不識爲對而良齋雜說有楊朱李白白圭黃  
琬丙伯丁公灌夫馮婦皮豹子季豬兒韓擒虎章得象高堂生屋廬子竹垞詩  
話有鬼補之楊完者蕭思話杜審言張方平徐圓則等趙桓夫寄園寄所寄有

犬子豹奴桐君桂父朱翁子祭孫孫胡仁祖諸少孫覺西門豹東方虬不得專  
美於前矣余欲益之以項伯田叔王繡李紳陸雲張雨宋隱王逸南宮迺東郭

綠溪語 下卷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垂風申不害曹無傷直不疑魏無忌鄂千秋朱百年張九齡史萬歲員半子

張九一見明李八百見補子蕭十三見苗晉卿宗楚客劉栢楚李思齊姚希孟

新學顏劉胸餘見韓麒麟元許赤虎元杜黑驪元郭顯金史忠

賽猪狗元沈觀音元張婦娥元范觀音元高菩薩元王羅漢元

宋金剛元王文殊庾沙彌元姚廣孝劉秉忠朱希晦黃子澄倪若

水安如山張豹子元李麟兒徐鹿卿沈麟士張公子元劉山人元

吳漢唐曹唐亦云學步也又元史之和尙道童亦可爲對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或對以明史官官傳今日李廣明日李廣偶閱五代史任  
團傳孔循罵曰一則任團二則任團亦可爲對○按捫虱新話本以蕭何句對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耳

乾隆丙寅予致書於楹社同年張鶴亭并爲其祖母口趙節孝詩鶴亭贈

詩曰雙魚惠我意纏綿珍重呼僮倍惘然敢以冰貞勞故友擬將彤史續新編

蕭齋風雨愁今夕上闕爲花憶往年鷓鴣長圖期不負相思無那隔遙天天空  
朔雁不成羣料理方床送日隨眼底音書疑夢寐燈前心事寄風雲悲歌燕市  
誰知己潦倒箕城獨憶君却羨宗雷文酒社幾回把酒幾論文

子與南城陶秋山同官永平乾隆甲午秋山蒞保安州予自蔚過訪次日即

發秋山贈詩曰山城五夜駐羣騶剪燭西窓話舊遊吏局實勞艱易白尊前感

慨氣多秋兩人全作雲龍喻一笑真成雪爪留君復多來且去情懷無限欲

生愁

王表兄庚唐臣通守荊州之沙市予附詩曰君到江陵去章華古榭留落宮

傳勝蹟湘苑有高樓寒月隨沙路王青楊記市頭何

掛帆尋楚澤訪俗補荆諷中表兼知己關河賦遠遊沮漳登望處還憶二潭不

高仲偕乾乾隆辛卯由國學中省試十六名予寄賀曰國子先生人如玉起

文院內紀芳躅桂花原在桂花村名辛陽才子名十六愧我浪遊十

綠溪語 下卷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載餘鏡前自緝白髮鬚願君翹步蓬瀛裏哲兄燕喜更奚如仲

近世命名多取吉祥或尙誇詡唐書甄濟傳生子字曰禮園曰憲臺是也然

古名有不可爲訓者如左傳之公孫無知漢書之魏無知程不識鮮于妄人

魏書司馬淑傳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而史記趙世家主父使

田不禮相章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觸政尹文子莊里丈人字

長子曰盜少子曰歐更奇

後漢書周舉傳有長樂少府朱儉亦奇

魏書房法壽傳弟妓亡蔬食終喪葬不內御弟以妓名奇矣。妓女字始見晉

書武帝紀

史記公孫宏字季後漢書注延岑字牙唐書崔衍字著父倫字叙名字皆一字

前漢張釋之字季鄴當時字莊北齊顏之推字介唐書顏師古字籀弟相時字

容柳公綽字寬李叔明字晉皆兩字名而一字字也隋書房陵王勇字睨地伐

宇文慶子簡字婆羅門崔宏度字摩訶衍是一字二字名而三字字也

晉宋齊梁人每以名為字會稽王道子字道子孔安國字安國師覺授字覺授

蔡興宗字興宗江德藻字德藻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劉孝威字孝威

庚仲容字仲容任孝恭字孝恭是也東坡詩自注法帖大王書中有殷鐵石字

鐵石梁武帝時人周書王思政字思政唐書辛慶之字慶之李嗣業字嗣業劉

允濟字允濟高崇文字崇文魏少游字少游辛京果字京果張孝忠字孝忠戴

休顏字休顏張嘉貞字嘉貞侯仲莊字仲莊郭隱字隱宇文審字審劉濟字濟

李儲字儲張巡字巡宋史咸同文字同文又丁鶴年字鶴年見元詩善鳴集吳

去疾字去疾鍾師邵字師邵見明詩綜明詩綜錄宋無暇字無暇

漢王褒字子淵周王褒亦字子淵金史張浩字浩然孟浩亦字浩然而隋書梁

士彥傳子操字孟德孟德何以得此於梁氏哉晉簡文時有尙書郎王褒梁

書王規傳子褒字子漢與周書之字子淵者一人也而字有互異蓋傳刻之譌

綠溪語 下卷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元史有孟德傳

前漢字子夏子游子貢子產者各數人伏生字子賤見後漢書伏湛傳後漢馬

武字子張傳雙字南容伏恭字叔齊唐書邢文偉傳有歷陽高子貢晉書虞后

傳諱孟母皆希賢意也北齊神武后婁氏諱昭君則異是世傳昭君村畔女多

毀容其後願矯俗乃爾

南史孝義傳與蔡羅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璜鄉里號爲何展禽南昌

滕臺恭號爲滕曾子此與自擬古人者不同

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暴勝之字公子安陵馬遂字王孫而宣帝時東

海疏受字公子杜陵陳遂字長子陳東海嚴彭祖字公子元帝時魯國顏安

樂字公孫俱又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昌邑王東海白光字少子清河胡常

字少子梁楊榮字子孫林光武時顯川焉異字公孫南陽杜茂字諸公顯川

姚期字次兒陳留樓望字次子潁陽祭遵字弟孫祭彤字次孫耶那承宮字少

子南陽張宗字諸君彭城劉平字公子南陽李書字次孫安定梁松字伯孫淮

陽薛漢字公子南陽馮訪字孝孫陽翟郭躬字仲孫豫章陳重字景公漢未安

平劉祐字伯祖沛國施延字君子睢陽橋元字公祖平邱秦周字平王此漢字

之不可爲訓者又辛慶忌孫名次兄翟牧子名兄或曰兄

晉書范喬傳字伯孫蕭梁有新豐縣開國子蔡令孫闈人趙叔祖北魏有平原

相房伯祖而崔亮傳父元孫季父幼孫亦不可爲訓也宋史有王次翁傳金史

有河中治中侯小叔

漢書列傳有楊王孫備林傳有周王孫田王孫皆名也觀孟喜傳從田王孫受

易而下文又云師田生可見傳又有大中大大夫劉公子與郭解傳之長安樊中

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亦名也解傳又有東道它羽公子師古曰姓它名

羽字公子

姓名之奇者前漢丙吉傳師誰如遺書京兆尹孟康曰姓誰名如貨殖傳臨淄

綠溪語 下卷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姓傳皆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傳備林傳有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

孫

秦有馮去疾漢有張棄疾霍去病劉棄疾王去疾北齊有路去病宋有辛棄疾

而馮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漢有高梁侯鄧疥瘳頃侯溫疥何耶唐書陸羽

一名疾字季疵又史記韓世家有公子蟻虱

馮婦徐夫人與魏書盧魯元附傳之彌娥皆男子而女名者也史記武帝紀太

初元年又有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漢衛皇后名子夫西域傳岑陔尙江

郡公主生一女少夫許后傳女醫淳於衍字少夫皆女子而男名又晉書楊皇

后小字男騰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少女豫康長公主諱次男見

南史

漢書叙傳子絲慷慨辭納說師古曰爰益字絲子是美稱以偶句耳子加字

上惟於此見之

漢有兩賈禹兩京房兩上官桀兩王恢兩韓安國兩王章兩王莽兩張禹兩杜延年兩公孫宏先是又有三公孫宏天香樓俱得言之詳矣而晉書潘安傳有楚王璋長史公孫宏

戰國策樂羊爲魏將而後漢列女傳有樂羊子之妻古今同名此類頗多如史記魏相傳有使據陳平而漢書高帝紀襄侯王陵降是又一王陵不止淮陰侯與韓王信同名也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前此在綿山以外者史記淮南王安傳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此在虞卿以後者漢書田儵傳守相田光此在燕太子丹以後者褚先生師吉傳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此在孟嘗君以後者而後漢循吏又有孟嘗傳史記匈奴傳代郡都尉朱英漢書王尊傳白馬三老朱英此在平原君以後者史記陳涉世家其御莊賈非穰苴時之莊賈項羽紀廣陵人召平許應元曰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而齊悼惠王世家又有齊相召平漢書昌邑王賀傳執金吾嚴延年非酷吏傳之嚴延年也霍去病傳

綠溪語

下卷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河太守常惠非從蘇武北使封長羅侯之常惠也前漢百官公卿表考證許應元曰同時有兩王喬一昌樂侯宣帝舅王武之子爲丞相一成都侯孝元皇后之弟代王音爲大司馬者也又陳遵傳時侯有與遵同姓字者石顯傳鄴令蘇建非蘇武父建漢書陳萬年傳子咸後漢書陳龜傳會祖咸通鑑注謂非一人也後漢書祚都夷傳朱輔遺從事史李陵護送詣關此在永平時非李廣遺腹子也漢有兩張敞一京兆尹一實武令史三王吉一益州刺史諫大夫一臨邛令一王甫養子爲沛相兩黃祖一北海相孔融左丞一劉表將江夏太守而王莽傳執法杜林等非後漢大司徒杜林也續博物志光武時清河太守趙高與秦之趙高同名後漢書鄭興子衆與宦者傳之鄭衆同名儒林傳之任安非與田叔同時者兩王霸一光武功臣淮陵侯一逸民也兩張超一廣陵太守一朱僕別部司馬班超傳徐幹爲軍司馬班孟堅與弟超書得伯章書黨勢殊工知職讀之莫不嘆息注徐幹字伯章扶風平陵人非建安徐偉長魏志杜襲

傳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非南陽許攸吳志虞翻傳太末徐陵非徐孝穆也晉書景帝紀將軍李廣重帝紀武昌太守劉根皆與漢人同名而雋爲太守李密非魏爲人漢中太守李密也晉有兩劉毅一左僕射破論九品中正一與劉裕同建義旗兩王衍一太尉爲石勒所害一侍中爲石閔所誅兩崔暎一附崔元伯傳一附崔辯傳南史蔡景歷傳坐妻兄劉裕免官此又一劉裕也陳勝時秦嘉立景駒爲楚王漢又有上計掾秦嘉漢有長史朱買臣蕭梁有武昌太守朱買臣漢有博士孔安國晉有領軍將軍孔安國漢有京兆尹王尊晉有右丞王尊後漢有獨行傳李善唐有學士李善後漢有衛尉張儉唐有皖城公張儉後漢有太尉張溫與漢書張溫傳老父傳之吳有中郎將張溫魏有光祿大夫徐邈晉有太子前率徐邈晉有尙書袁粲前宋有司徒袁粲晉有荊州刺史王澄周有都官王澄石勒載記有門生主書張良苻堅載記有將軍彭越太史令魏延與漢蜀漢人同名慕容德載記之黃門侍郎張華非張茂先慕容超載記之

綠溪語

下卷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太史令成公綏非成公子安而南史宋宗室傳季連出建陽門爲蜀人醜相如所殺則不止司馬長卿慕相如也  
金史完顏訛可傳時有兩訛可一曰草火訛可一曰板子訛可元史有和尙傳二一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封沈國公一領八衛把總金鼓都鎮撫司事  
明史有兩張昺傳一靖難時忠臣一成化時南京御史也  
四川通志有兩揚雄兩李膺兩王褒漢揚雄成都人乃作太元經者字從手漢王褒晉中人作賢臣頌者晉李膺涪城人作益州記者已上皆士著也漢李膺爲益州太守實字記云城西三里李膺宅後周王褒同庚信從益州趙王出鎮之蜀褒詩有奉和趙王途中五韻映路沙如月山峯石似眉錦城遙可望迺鞍念此時之句隋楊雄持節入蜀迎梁主蕭歸者字從木以上皆宦遊者也  
東方朔雋不疑子定國皆字曼倩司馬相如薛廣德夏侯建施讎孟喜皆字長卿不舉姓而知其人者相如朔也將母以文學故

相如之字向疑長有平上兩音程周量可則送魏子存之成都詩知君篋底多  
詞賦論蜀文應似長卿則從知丈切

吳錄華歆見沈友而異之曰沈郎可登車語乎休文以前已有沈郎之目世多

稱牧之爲小杜然後漢書郭躬傳注前書杜周爲廷尉獄深刻少子延年亦

明法律故言小杜牧之以前已有小杜之目唐書杜審權傳與杜悛俱位將相

悛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而杜悛人亦謂老杜相見唐語林。唐書李益

傳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盧綸傳時有兩韓翃

大蘇小蘇世號稱之因話錄柳尙書八權與族孫瑤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

柳舍人小柳舍人明史沈度傳與弟榮俱善書時稱大沈學士小沈學士皆足

爲藝林佳話然漢書之大小馮君大小夏侯大小戴已先之矣

唐書鮑防傳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做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

弼友善時號鮑謝此在明遠元暉以後者唐書楊憑傳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

綠溪語 下卷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善文辭與弟深凌皆有名大歷中躋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此在東西南楊以前

者

明有兩楊榮一東楊一成化時人兩陳潛夫一洪武時人一崇禎時人俱見明

詩綜

五代史南詔蠻傳唐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是又

一李龜年也

東萊博議呂伯恭著也伯恭好問孫然宋史呂本中傳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則

好問之子已有之矣按孫鍾元理學宗傳伯恭金華人其先世萊州人六世祖

夷簡徙開封朱文公書碑云宋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墓東萊非謬非號故可通

用

宋史文苑傳唐庚兄名伯虎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已在明史文苑傳唐子畏之

前矣

今人舉和靖者皆知爲孤山處士而宋史尹焞傳靖康初賜號和靖處士道學  
隱逸兩不相掩不得單言和靖矣

世謂東坡爲長公然張學字長公夏侯勝字長公韓延壽字長公見漢書而吳

國張長公見南史梅之煥字長公見明史桓寬字次公蓋寬饒字次公黃霸字

次公并見漢書又史記衛將軍傳有河東張次公南越尉佗孫名次公唐書有

淮南節度術次公宋史楊偕字次公寇瑛字次公孫長卿字次公楊傑字次公

自寬饒外鮮有言之者

漢書如徐生韓生鄒生穆生白生之類皆非名也張耳傳孝文即位封故魯王

偃爲南宮侯子生嗣生名也

之復生之人知爲王氏佳話南史祖沖之傳曾祖台之父朝之子暉之賈希鏡

傳祖暉之父匪之此在魏獻以後者

宋史有王堯臣傳又王嗣宗傳子堯臣內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閣

綠溪語 下卷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門祇候禹臣太子中舍又咸同文傳王孺子渙瀆淵沖泳渙子稷臣瀆子堯臣

並進士及第是宋有三王堯臣也又朴傳偏將王舜臣者善射是宋有兩王

舜臣子表兄弟名適與之同因識於此又宋史劉敞傳○宋史劉敞傳王堯

臣其內兄也

儀禮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其言內外猶後世所云中表耳

後漢書鄭太傅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晉書杜后傳中表之美高於當世山濤

傳與宣穆后有中表親魏書劉芳傳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周書賀蘭祥傳祥

與晉公護中表宋史魏野傳李潛即野中表兄杜詩他鄉惟表弟然中表亦當

有別循其義則中爲內表爲外魏野傳已合而言之近世則祇稱表鮮稱中矣

後漢書來歙傳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章懷注歙光武之姑子故

曰外兄其說與儀禮合北齊崔陵傳有外兄李慎魏收傳有外兄崔巖梁書徐

擒傳有外弟徐擒是晉以後猶有用古稱者予嘗疑魏收傳娶其舅女崔昂之

妹又云收外兄博陵崔巖而彭城王徽傳李公統母崔氏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兄稱外而妹稱內何歟若謂北齊不拘儀禮其河南王孝瑜傳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而胡后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則孝瑜傳之內姊又與儀禮合何歟南史顧協傳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議墜內弟率尤推重焉既稱外又稱內何歟然舅之子亦有不得稱內者隋書皇甫績傳三歲而孤爲外祖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唐書柳公綽傳事後母其謹外兄薛宮早卒爲育其女嫁之皆以舅之子爲外則合而言之者不自魏收傳始矣

爾雅婿之父爲舅婦之父爲婚婦之慈爲婚兄弟皆之慈爲舅兄弟近世謂婦之兄弟爲內兄弟非古也儀禮注姑之子爲內兄弟而以施之婦兄弟可乎晉書郭默傳有婦兄下壺傳有妻兄漢書元后傳有妻弟王莽傳有婦弟其稱爲內兄弟者起於左傳趙姬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蓋卿之嫡妻爲內子正位

緣 漢 語 下卷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乎內故遂以內子之兄弟爲內兄弟耳國語亦云卿之內子○宋史王次翁傳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曠皆以恩幸得官俗稱蓋起於宋時

孟子曰無以妾爲妻齊桓晉文於人倫之始蓋不可問矣而葵邱之會明誠如此予觀鍾士季集謂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成侯者鍾太傅鍾士季則鍾司徒會也方略於司馬昭故議者如是然亦所謂非禮之禮者士季有生母張夫人傳雖書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而猶書生母於其首書正嫡於其後蓋名分之不可易如是國朝之制夫不封妾而子以母貴嫡母未封不得先封生母真可爲萬世法人子欲顯揚所生當自勉焉可矣若准此以例張則不必謂太傅之命婦自可云司徒之封母耳。禮記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夫人指君夫人非謂其家之嫡也釋名大夫之妃曰命婦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

晉書溫嶠前妻王氏後妻何氏世說嶠從姑劉氏有一女嶠因下玉鏡臺一枚

聘之劉孝標謂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暉邪王詡女後取盧江何遠女駁世說之謬世說注又謂劉氏正謂其姑耳非指女姓劉也然嶠之從姑自氏溫嫁於劉或可謂之劉氏其女何得不氏劉耶嶠傳母崔氏又曰內弟崔悅悅即其舅之子耳晉以前無稱婦弟爲內弟者。宋史禮志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驍驍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妻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徵時不霑贈典王何二氏迫加章綬與孝標語合女非劉氏終不可解

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舜館甥於貳室卽其義也然爾雅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妻之舅弟也與妻之舅弟姊妹之夫何以俱謂之甥乎註謂四人敵體更相爲甥則夫與婦非敵體者乎且婦稱夫之父曰舅亦可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緣 漢 語 下卷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乎外弟又有謂異父同母弟者左傳聲伯之母嫁於齊管於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此如漢書淮南王安傳服虔注異姓姊之類耳言爾引此作外姊

中弟又有謂同產兄弟者墨子扁鵲曰中兄次之史記衡山王傳無采中兄弟漢書杜周傳緩六弟惟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吳志孫權傳中弟孝廉形貌奇偉此如何躋世家之朱公中男萬石君傳李斯傳及漢書丙吉傳之中子耳爾雅釋親三黨婚媾備矣其見於爾雅以外者反顧注有舅祖晉書荀綽傳有族曾祖魏書高聰傳有族祖唐書韋縉傳有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宋史燕肅附傳有曾大父史記封禪書有大父周書晉公護傳有祖翁顏氏家訓有家公北齊廣平公盛傳有從叔祖漢書文三王傳有大母宋史方信儒傳有太母朱娥傳有祖媪梁書司馬筠傳有慈祖母家禮有三父儀禮有繼父梁書侯景傳



有阿爺家語有八母後漢書鄧后紀有三母晉書禮志有前母史記平津侯傳  
有後母漢書廣川王越傳有算章南史劉靈哲傳有嫡母梁書章叔傳有繼母  
司馬筠傳有慈母慈姑禮記有出母金史世宗紀有改嫁母漢詩有阿母有公  
姥陳琳詩有姑婢晉書荀崧傳有外祖禮記有外祖母後漢書杜篤傳有外高  
祖晉書王后傳有外曾祖母繼祖母唐書韋瓘傳有外曾祖父母外伯祖祖父  
母宋史黃麟若傳有外大母漢書元帝紀有外祖兄弟東京夢華錄有外公書  
有伯父仲叔羣叔史記項羽紀有季父詩有諸父魏書咸陽王禧傳有元叔晉  
書李流載記有二翁周書蕭瑄傳有七父北史河間王傳有阿叔梁書袁昂傳  
有從叔魏書崔暹附傳有族叔唐書楊纂傳有族父後漢書韋德寶后紀有伯  
母元史文宗紀有嫡順帝紀有叔姊江郡魏志已不始自元也禮記有諸母有妻父  
妻母史記匈奴傳有丈人後漢書第五倫傳有婦公三國魏武志有婦翁晉書  
王國寶傳有婦父應詹傳有祖舅詩有元舅諸舅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有

綠溪語 下卷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舅父漢書淮南厲王傳有母弟張禹傳有大舅史丹傳有長舅晉書庾信傳有  
小舅賀訥傳有季舅晉書謝靈運傳有家舅周書童謠有阿舅五代史豆盧革傳有  
母舅汲冢周書有伯舅中舅晉書楊后傳有舅妻唐書韋瓘傳有堂舅舅母堂  
舅因話錄有繼母舅陶隱居宜通記有姨舅周書王操傳有母之外弟詩有諸  
姑後漢書來歙傳有祖姑晉書陝婦人傳有叔姑裴秀傳有從母夫庚友傳有  
從母兄周嵩傳有嫂父魏書南安王附傳有姑夫杜詩有曾老姑魏書聿修傳  
有姨夫北史元父傳有姨父王逸少帖有姨母因話錄有族姨書有伯兄後漢  
書和帝紀有元兄史記淮南王傳有大兄宋世家有庶兄晉書西戎傳有庶長  
兄魏書崔暹附傳有從父兄賀述傳有從兄宋書袁述傳有從母兄後漢書陰  
識傳有前母兄書有季弟吳志呂蒙傳注有大弟魏書咸陽王禧傳有元弟周  
書明帝紀有介弟晉書刁彝傳有小弟漢書杜延年傳有少弟史記鄭世家有  
庶弟禮記有同母異父之昆弟魏書鄭義附傳有異母弟晉書何后傳有從祖

弟魏書公孫表附傳有同堂兄弟李順附傳有族弟宋史楊德妃傳有叔弟詩  
有伯姊諸婦史記外戚傳有大姊漢書外戚傳有長姊杜欽傳有老姊後漢書  
章德寶后紀有中姊張禹傳有族姊襄陽記有小姊宋史王岸傳有前母之如  
金史奔賭傳有從母姊唐書蕭瑄傳有女兄史記春中符傳有女弟後漢書虞  
延傳有從女弟唐書楊國忠傳有女兄弟王方翼傳有從祖女弟魏書李安世  
傳有小妹晉書王國寶傳有從妹列女傳有叔妹羣姊隋書蘇威傳有從父妹  
宋史劉后傳有諸妹唐書劉悟傳有從甥或文楚人謂漢書楚元王傳有邱嫂  
後漢書梁竦傳有長嫂晉書顏含傳有次嫂謝明傳有冢嫂褚后傳有從嫂宋  
書蔡興宗傳有寡嫂禮記有弟妻漢書廣陵王胥傳有弟婦左傳有姨子吳志  
潘濬傳注有姨兄晉書王廙傳有姨弟荀晞傳有從母子魏書李瑛之傳有從  
姨兄王慧龍附傳有從姨兄弟北齊趙郡王叔寶傳有母之從母姊妹之女北齊  
書高阿那肱傳有從母子姊因話錄有姨妹漢書霍光傳有姊夫姊婿諸姊妹

綠溪語 下卷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婿晉書裴憲傳有妹夫唐書王武後傳有女弟婿宋史李好義傳有女弟夫劉  
從德傳有姊婿後漢書郭后紀有親家隋書房陵王勇傳有親家翁齊文選中  
魏書將少游傳有對門婚姻爾雅注有僚婿漢書嚴助傳有友婿北史高隆之  
傳有姑婿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姑子北齊書李昭紀有親姑子魏書孟表傳有  
姑兒盧子潛傳有姑女晉書皇甫謐傳有從姑子羊祜傳有舅子北齊魏收傳  
有舅女慕容紹宗傳有從舅子宋史文同傳有從表弟魏書北海王詳傳有夫  
婿崔淵傳有元妻左傳有初妻有內子有繼室釋名有嫡妻晉書賈充傳有前  
妻魏書武衛將軍謂傳有後妻襄陽者舊傳有後婦晉書王澄傳有新婦輟耕  
錄有夫娘左傳有副妾史記滑稽傳有少婦外戚傳有小妻陳杞世家有嬖妾  
長妾少妾漢書賈誼傳有嬖妾元后傳有傍妻王莽傳有下妻後漢書董卓傳  
有少妻晉書左貴嬪傳有庶妾南史謝靈運傳有側室金史海陵紀有次室樂  
府有大婦中婦李義山詩有旁婦魏書張敞傳有妻兄北海王詳傳有妻姊



辛紹先傳有妻妹南史司馬申傳有妻兄魏書南安王附傳有婦兄晉書朱何  
傳有婦弟譙縱傳有妻弟梁書何敬容傳有妾弟宋史李沈傳有妻兄之子漢  
書元后傳有小婦弟遼史蕭匹敵傳有妻弟之妻晉書王澄傳有小郎盧諶傳  
有妻之侄孔嚴傳有夫之兄子易有長男中男少男書有元子幼子禮記有適  
子庶子宗子支子介子乘子晉書王悅傳有大郎漢書張安世傳有小男張禹  
傳有小子晉書索靖傳有少子漢書李廣傳有遺腹子南越傳有側室子晉書  
王恭傳有庶兒陶稱傳有孽子不與孟子下堂傳有前子列女傳有前妻子宋史  
宋祁傳有儲兒孔文學詩有愛子金史世宗紀有出繼子易有長女中女少女  
詩有長子有季女國語有嫡女漢書許后傳有小女宋史王全斌傳有愛女洪  
皓傳有庶女魏書鄭義傳有女郎郎君禮記有家婦介婦晉書王恭傳有子妻  
庾友傳有子婦薛陶臣詩有兒婦史記李斯傳有女婿張耳傳有子婿漢書霍  
光傳有長女婿次婿諸婿史記蘇秦傳有少婿晉書羊祜傳有女婿魏書楊大

綠溪語 下卷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眼傳有側生大夫史記滑稽傳有贅婿晉書王羲之傳有佳婿唐書回紇傳有  
半子後漢書馮援傳有兄子婿魏書崔瑗傳有兄女婿北史封隆之傳有兄婿  
魏書裴叔業傳有兄女夫宋史趙普傳有姪婿葛卿傳有姪女夫理宗紀有孫  
女夫唐書韋陟傳有甥婿漢書楊惲傳有兄子後漢書應劭傳有弟子漢書賈  
誼傳有從弟之子親兄子兄子之子北齊陽周公永樂傳有從祖兄子魏書裴  
延鴿傳有從父兄子崔暹附傳有從兄子晉書王戎傳有從子五代史晉家人  
傳有小姪史記五帝紀有族子宋史陳咸傳有家子史記衛將軍傳有姊子魏  
書仇洛齊傳有妹子汲黯傳有姑姊子吳志陸遜傳有外生左傳有彌甥晉書  
鄒慶傳有外甥梁濟傳有諸甥羊祜傳有從甥唐書韋瓘傳有堂甥梁書劉季  
述傳有族甥裴邃傳有妻甥唐書宋璟附傳有甥女漢書淮南王安傳服虔注  
有異姓姊之女北齊趙郡王叔傳有姊兒後漢書趙岐傳有兄女魏書劉芳傳  
有弟女呂光附傳有姪女趙郡王附傳有從女唐書竇威傳有從兄弟女宋史

曾從龍傳有姪女論語有兄之子宋史西蜀世家有弟之子書有童孫梁書宗  
夫傳有嫡孫漢書張安世傳有女孫霍光傳有兄孫孫孫婿婿敬傳有外孫後  
漢書寇榮傳有從孫女吳志謝夫人傳有姑孫史記衛將軍傳有庶孫晉書符  
登載記有族孫後漢書樊豐傳有族曾孫晉書羊祜傳有元孫之子漢書惠帝  
紀有耳孫後漢書章彪傳有末孫唐書張儉傳有從外孫章縉傳有外曾孫姪  
女之子魏書廕子潛傳有繼外祖母兄之子婦至如說苑之假父五代史劉后  
傳之養父北齊穆提婆傳之養母漢書衡山王傳之假母或曰非也北齊穆提婆  
傳之乾阿嬭崔季舒傳之嬭母詩之嬭始子魏書陸侯傳之假子史記齊世家  
之外婦宋史蘇元老傳之外子梁師成傳自言蘇軾出子晉書下堂傳之前夫  
漢書朱買臣傳之故妻妻夫辛延年詩之後夫前夫後漢書范升傳之出妻古  
樂府之故夫晉書李期載記之養弟後漢書順帝紀之養子五代史之義兒南  
齊高帝紀之養女唐書唐瑊傳之義女楊師道傳之妻異姓子晉書賈后傳之

綠溪語 下卷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養孫唐書賈貞傳之嬭婿宋史陳宜中傳之嬭婿皆在人倫以外者也。禮  
記有宗兄宗弟後人用之而非其義戰國策有賢弟梁書何點傳有賢兒後之  
言賢兄者希矣周書明帝紀有仁兄俗多用之  
父稱大人自漢高帝始也母稱大人自范滂始也父稱家君自袁隗妻始也  
漢書廣川王越傳注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鍾北齊書南陽王綽呼父為兄兄嬭  
母為家家母為姊姊嬭為妹妹太原王德紹呼母為姊姊皆非通行語也。說  
文蜀人呼母曰姐  
宋宜亭鴻臚注見見聞錄錄吾鄉婦稱姑曰阿家嘗於北史中見之但家即宜  
讀姑而俗不知也按宋書范蔚宗傳兩有阿家字皆蔚宗妻之稱其姑不止北  
齊崔達孳之妻始云阿家惜兒也至家古音姑顧寧人唐韻正言之甚詳  
宋史高定子傳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改監資州酒務此同母異父弟也丁母  
憂服除差知夾江縣此為嫁母服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其大功乎子

夏曰魯人爲之齊衰魏了翁讀書錄鈔并錄之

東方朔以妻爲瀟君而西域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繡君爲公主妻烏孫則又以繡君爲名矣東觀記劉植從兄歆字繡君後漢書包咸傳師事右師繡君則以爲丈夫之字與名矣

朱子語類五峯南軒稱妾母爲少母

世俗於卑幼則行之聚書江杯傳有第三叔杜崩傳有第二兄魏楊昱傳有第六叔劉冠附傳有第二姊周書晉公護傳有第四姑則施之尊於已者而傳文公十三叔隋書鄭譯傳從祖開府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本生之稱蓋始於此。過房見宋史王彥瓊傳過房兒子見元史食貨志

魏書肅宗紀熙平二年兵士戰沒者追給欵財復一房五年人家稱幾房蓋始於此

明皇有過大哥山池詩似以兄爲哥乃唐以後語然本草鷓鴣性畏霜露俗謂緣溪語下卷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唱曰行不得哥哥漢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傳詣京師梁書陶宏景傳尤明方圖產物醫術本草宋書王微傳尤信本草而唐藝文志神農本草三卷鷓鴣之鳴不始於唐本草亦不始於唐則兄之稱哥亦未必始於唐矣

漢書文帝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蓋本於左傳趙有側室曰穿乃自以爲側室非以薄太后爲側室也賈誼傳注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其義相仿至謝靈運詩始以爲小妻之稱禮記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豈降而爲妾乎周禮春官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左傳蓋本於此

自漢以後臣庶家無稱太祖者梁書王峻傳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魏書節義傳李憲爲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耶婆此與唐書宋璟詰鄭善果非其家奴何郎之云義各不同後人引璟傳而不引固傳固傳難爲解也五代史敬翔傳事陛下如郎君與璟語義同

周書宣帝紀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凡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此與南史宋明帝之改駟馬而諱白門皆無謂也

女以母家爲氏而漢書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曲陽侯根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姊淳于長母也潘岳有陽城劉氏妹哀辭陶淵明有祭程氏妹文杜子美元日寄韋氏妹王介甫寄朱氏妹次吳氏女子韻蓋於此

晉書袁宏傳有尊公孫盛傳有尊君北齊高季式傳有家君近世多用之。世俗稱人之弟爲令弟而宋書盧江王傳司徒休仁等并各令弟謝康樂附從弟惠連詩末路值令弟李太白感時留別從兄延年從弟延陵詩令弟字延陵杜子美乘兩人行軍六弟宅詩令弟雄軍佐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令弟草中來又季夏送鄉弟詔陪黃門從叔朝謁詩令弟尙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

緣溪語下卷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李東川答從弟墨卿詩吾家令弟才不羈是自稱弟爲令弟也又可對人稱弟爲家弟曹子建釋思賦序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孫子荊杜賦序家弟以虞氏梨賦見世說戴仲武曰下官不堪其愛家弟不改其樂北史杜果傳陳文帝謂果曰家弟今蒙禮遣北齊崔暹傳家弟年少唐書溫大雅傳家弟永康柳公權傳家弟本志儒學又可對弟言稱舍弟杜子美臨邑舍弟書至因寄此詩舍弟相卑邑是也。潘岳集俾我令妹勤儉備加

潘岳秋賦用太夫人字蓋自稱其母後漢書劉毅傳太夫人聞更始即位乃潘毅俱奔長安則史家之辭矣注謂列侯母稱太夫人然其時毅未爲侯也下文云其母及諸舅以爲身寄絕域不宜精苦如此則上文亦當用其母字

晉書禮志哀帝欲尊崇章皇太妃江彪議稱皇太夫人其事未行蓋古今俱未行也

韓昌黎孟東野墓誌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是稱其母俗或以

稱人之妻非也

柳子厚有先友記元史劉因傳有父祖喪未盡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蓋先人之友如所謂父執者

漢書律歷志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遺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孟康曰異類爲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同類爲夫婦謂黃鐘以大呂爲妻也食貨志夜織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此皆新語奇字在孟堅爲變體

漢書張敞傳初天子發書易是以易字代卜字也

漢書張敞傳有偷長此語甚新若質言之則盜首耳

漢書叙傳咸睡厥睡字新

晉書王潛傳顏老之不伐顏子得稱老大奇

晉書蕭琛傳遷吳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爲憤王此語甚新

宋史洪咨夔傳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飯汝無愛此語亦新

綠溪語 下卷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史記爲石奮立萬石君傳而宣帝時馮揚亦號萬石君見後漢書馮勤傳

漢書終軍傳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子軍繙曰爲復傳傳當以合符軍

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乘禰而去軍爲謁者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

使者道前乘禰生也華陽國志城北十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

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而相如傳建節往使驢四乘之傳至蜀後漢書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自去家十有二

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三事相類而丹事罕言之者

晉書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而曉復吹之賊

并棄圍而走又劉麟字王喬避亂鳩壁買胡百數欲害之麟吹笛爲出塞入塞

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二事相類人但劉麟瑣事耳

南史臨川王宏傳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幘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捨但畏

合肥有章武按此與晉書宣帝紀諸葛數挑戰帝不出因遣帝巾幘婦人之飾

事亟相類仲達事世多知之者臨川王罕言之矣

北史魏長孫承業傳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獻

自若五代史袁從簡傳嘗中流矢鏃入臂骨命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

以爲不可從簡遂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

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宋史韓世忠傳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又張瓊

傳鏃著臂骨堅不可拔瓊索金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此數事

與蜀志刮骨去毒相似刮骨事人多知之鋸骨鑿骨括骨破骨空言之矣

宋史孟宗政傳金人呼爲孟宗此與岳武穆同而爲岳所掩

南北史俱有宗室傳而北齊邢邵傳族兄綰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

也蓋其時尙有通用者耳

鮑照傳擢爲國侍郎遷秣陵令而照先有解褐謝侍郎表是前宋令有在侍郎

上者不獨尙書令也

潘岳爲黃門侍郎寓直於散騎之省此與漢之黃門不同鮑明遠轉爲左常侍

有轉常侍上疏與漢之常侍不同

唐書郭子儀傳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十數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

已又崔琳傳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駢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

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故楊誠齋詩金印如斗床滿笏是指琳事而但俗移

琳事爲子儀且互易其子與婿之數矣北史李暹哲傳進爵安康郡公妾勝百

數男女六十九人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此又在子儀以前者

樂天云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後人舉翰林員外字者多知爲李杜矣而以

拾遺稱子美者自高達夫後至今相沿然太白亦曾有拾遺之命劉全白唐翰

林李君福代宗登極廣拔流瘁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

宋史司馬旦傳且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

以爲盛事比唐九老按墨客揮犀文瑞公同甲會詩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

綠溪語 下卷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探芝仙清談塵風盈席素髮飄飄雪  
滿肩此會從來識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子以丙午生因議於此

宋史王居安傳劉孝題七月八日過其家塾使賦八夕詩此題甚新杜子美有  
七月三日詩題則不得云三夕矣

晉穆帝年號永和而姚泓載記亦改元永和魏書肅宗紀孝昌元年春正月庚  
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諒自稱宋王年號天啓北齊蕭明傳王  
琳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年號天啟金史僕散安貞傳楊鞍兒僭號改元天  
順而明人乃襲用之何也

宋史倪思傳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資稱門生不足  
稱恩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明史魏忠賢傳有五虎  
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則較宋時爲更甚矣  
今制以衝繁疲難爲州縣量移之缺宋史職官志楊億上疏乞諸州並置刺史

綠溪語 下卷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由舊章與常參  
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事正相類

遼史地理志蔚州趙襄子滅代武靈王置代郡項羽徙趙歇爲代王歇還趙立  
陳餘爲代王漢韓信斬餘復置代郡文帝初封代皆此地此得失參半之說也

襄子滅代史記正義引魏土地記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按馬頭山在

蔚州距代王城二十餘里此說是也趙世家武靈王攘地北至燕代封長子章  
爲代安陽君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遂有沙邱之禍無置代郡之事

漢書地理志代郡秦置則武靈王時無之也史記陳餘傳項羽徙趙王歇王代  
徐廣曰郡代縣漢書地理志代故代國此與襄子所滅之代陳餘所王之代相

同代縣即代郡如今之附郭邑也然舉蔚不足以盡代而言代不能以外蔚漢  
書高帝紀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則其不止於蔚

明甚

大清一統志代郡地俱屬山西惟治所在直隸蔚州此論最要又謂文帝初封  
代王都晉陽徙中都未嘗居代此論亦要遼史誤也至山西之有代州始於隋  
開皇五年在秦漢爲雁門郡與代郡異。一統志於代縣故城注云靈王置代  
郡蓋因遼史之訛者然遼史又云周宣帝始置蔚州而周書不載伊又何耶  
明史曹鼎傳舉於鄉官太和縣典史復由典史舉於鄉殿試第一歷官大學士  
人多知之而馮堅者洪武中由南豐典史言事擢左僉都御史馮之遇更命於  
曹也

淮南子槐榆與檇相合而爲兄弟此語甚新若聖賢立言則曰物吾與耳  
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此奇字也然不足爲訓  
劉熙釋名此把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時  
因以爲名也按此足以解箭管開花之譚矣風俗通作批把

搜神記彭蠡蟹也管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按彭越壯  
綠溪語 下卷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士長卿文人而蟹取爲名字幾自翻材兼文武矣  
論衡東方朔姓金氏西京雜記謝父張夷字少平博物志曹參字伯敬備忘小

抄莫愁子曰阿侯戒菴漫筆文翁姓名黨字仲翁一統志焦仲卿妻姓劉氏皆  
不知其所本

晉之桓伊宋之張先皆字子野而師曠字子野見東京賦  
高士傳老子李耳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時稱爲隱君子諡曰聃按檣弓死諡

周道也周禮春官疏賜諡之制寔始於周而老子有諡大奇  
子建班婕妤好賢有德有言實惟班婕妤去好字此如馬卿馬遷便於書寫耳然

班馬同稱當指馬季長若指太史公當云馬班矣○庾子山豆腐公神道碑度  
臘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長坂九廻王遵有忠臣之路吳明徹葛誌葛騰始嗣

兵戈仍遭蜀滅陸機論功業即值吳亡亦其類也  
野客叢書包彈對杜撰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

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此語甚佳

北門鎮鑰人皆知爲寇萊公事然萊公自用左傳掌其北門之管耳韓退之詩僕射領北門樂天詩守護北門牢豈預知宋代事而用之乎

劉越石答盧諶書然後知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王右軍蘭亭序句義本此

何仲言詩在昔愛名山自知慎獨往王摩詰云與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摩詰十字在仲言五字之內而王句似勝此難以譬解也

何仲言詩風光蕊上輕日色花中亂草光天際合霞影水中浮不如謝元遠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殆難名言其所以異也

詩貴含蓄不宜說盡然亦有推開而佳者何仲言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樁飛爲杜子美岸花飛送客樁燕語留人所自出而杜句更勝又如何仲言少壯輕談

綠溪語 下卷

二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月遲暮借光輝與沈休文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同意而沈詩多爲人傳誦者孔子所貴於辭達也

謝康樂詩以清輝能娛人游子澹忘歸爲最佳每一諷詠如坐翠微而挹朝彩然令我矚思光聲色兮娛人游子澹忘歸用大夫爲不可及也。風光草際浮亦從楚辭光風轉感化出在楚辭爲常語而元遠爲名句矣

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後人翻用之者周王子淵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正用之者杜子美無邊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是也

庾子山春賦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陳其年半蘭園賦青天歷歷虛無鬼窟之毫碧澗茫茫彷彿蜃樓之氣何如巢父巢中得優息之鄉豈如壺公壺內有棲遲之地陳賦可謂青於藍也

庾子慎咏長信宮中草委翠似知節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階生竟似唐人五言絕句

詩自梁陳以後漸入近體然如陳後主集小隴詩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隴明寄碧玉詩離別腸腸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兜仗一相招竟似晚唐絕句意是小說家僞託也

庾子山樂府周五聲調曲多用賦語不解何故如商調曲云道德以喻聽撞鐘之聲神益不若觀鑄鼎之形風后是舉而台階序平重黎既登而天地位成徵調曲云求仁義急於水火用禮讓多於菽粟又云雷風大山岳之響寒暑通陰陽之氣武功則六合攸同文教則二儀經緯有道則成浴其德好生則各繫其類開信義以爲苑而立道德以爲城池又云黎人耕植於藝圃君子翱翔於禮闈落其寔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浮橋有月支抱馬上苑有烏孫學琴羽調曲云既浮千呂之氣還吹入律之風錢則都內貫朽倉則常平粟紅又云北里之禾六稷江淮之茅三脊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探策句皆類賦賦者古詩之流故賦可以兼詩而詩中用賦則以流入源矣願以質之博聞者

綠溪語 下卷

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庾子山偶句多勝於出句山池云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春日遊山云風逆花迎面山深雲濕衣遊山云湖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遊田云湖寒泉反縮山晴雲倒回皆以偶句勝也

駱賓王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又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人傳誦之庾子山三十六水變四十九條非已在前矣

庾子山樂府周宗廟歌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杜詩風雲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之所從出也

王僧孺詩妾在寒松君心逐朝權唐人云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桂一朝新是奪胎之妙

王介甫詩殺青滿架書新繕生白當窓室久虛介甫非踏襲陸魯望者然魯望寄華陽道士排律灑神密室先生白叙事連編盡殺青已有之矣

若溪漁隱叢話謂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

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善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此語甚佳  
顧其所引一句名世者為最確而一聯名世者不無可商至以一篇名世者蓋  
與漏而有之矣

漢賦多長篇而張平子扇賦止四句定情賦止八句魏文帝賦有十二句者登  
臺賦感物賦愁賦喜舞賦是也有十句者戒盈賦是也有八句者離居賦玉  
珖賦是也有六句者臨滿賦校獵賦永思賦是也有四句者校獵賦弭瑟賦是  
也曹子建藉田述行二賦各六句釋思賦喜舞賦各八句魏晉間人每效之然  
則賦方圓動靜四句亦可云唐之恭賦矣。傅休奕客難孫子荊韓王臺賦止  
兩句必有缺文邢子才李禮之墓誌止四句亦有缺文

鮑明遠梅花落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吝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  
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沈歸愚師曰以  
花字聯上嗟字成韻以實字聯下日子成韻格法甚奇按文王有聲之第六章

綠溪語 下卷

一二十五

山西清文獻委員會印

鎮京時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悉哉已開此體而清廟維天之  
命維清烈文昊天有成命詩篇以不用韻為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諸篇以無  
字為詩此則奇之又奇人不教學

詩三百篇多以詩首二字為篇名笙詩六篇既無字矣何緣以南陔由庚等命  
之又常武六章無常武字酌桓賽般四篇皆不用詩中字又何也

華虞文章流別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  
注茲之屬是也孔穎達止辨其九言之非然其所謂七言者亦與毛鄭章句不  
合故朱子仍用章句之舊屬虞之詩舊傳二章章三句朱子因之近時友人有  
謂每章四句而分其末句為三言二言者以乎與虞吁則可免牙與五紅反之  
異而句法則如皇王悉哉武王悉哉二章不變是亦新說附記於此

黃朝英綱素雜記生民之詩以履帶武敏為斷句而以歆字屬下句殊無義理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

檢樂民人又郊祀歌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  
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  
使我心若嘗黃其何不休下皆歌之無韻者古今創體也

漢書東方朔傳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是漢有八言詩也

周王子淵關山篇從軍山隴阪驅馬度關山關山恒掩謁高舉白雲外遙望秦  
川水千里長如帶云云是首二句不用韻也

顏延之傳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而以鸚鵡等八句為四句蓋前宋以一韻為  
一句也

阮嗣宗大人先生傳通易論皆用韻蓋瓌客嘲餐戲之體者東坡謂退之起八  
代之衰茲殆晉文之衰耶近世名流有序文用韻及時文用韻者皆破體宜刪  
去

梁武帝臨高臺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老杜登慈恩寺塔多師其意

綠溪語 下卷

一二十六

山西清文獻委員會印

張見贖樂府漸與唐人聲偶相近而其長安有狹邪行中四句云路窄時容馬  
林高易度車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平頭而字亦複見前有一樽酒行凡十  
句無一用韻者詞亦俚俗何也

李太白白髮三千丈不以辭害志可也桃今百餘尺則幾如子美之黛色參天  
二千尺東坡之世間亦有千尋竹矣當分別觀之

詩家或古人自况未有以前代自署者也杜詩君不見西漢杜陵老是自以為  
西漢人

東坡自謂先生蓋本於東方曼倩客難褚少孫補史記若劉伯倫之大入先生  
陶淵明之五柳先生陶通明本草序之隱居先生韓退之之園子先生白樂天  
之醉吟先生均在少孫後矣至賦七之先生類皆假托自相如烏有先生始耳  
諸先生見諸少孫滑稽傳諸老先生見史記賈誼傳而元史不忽木傳伏望聖  
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商議條奏施行則對君稱臣為特



異矣○唐書元結傳父延祖平門人私諱曰太先生

晉書列女傳蘇蕙爲迴文詩與他書武曌撰圖記所載互有異同然蕙之詩體前後無異觀矣梁武帝祝銘凡八字迴還次第反覆讀之皆四言斷句蓋仿其意梁簡文帝紗扇銘八字邱希範祝銘八字又仿武帝體爲之梁元帝後園作迴文詩二十字此後人迴文體之權輿也

南史沈懷文傳隲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尙之設祖道文義之士必集爲聯句詩懷文所作尤美此齊梁後聯句之最古者又庾肩吾何仲言王元長集并有聯句

側與平對世以上去入爲仄漢書五行志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

注冠師古曰仄古側字又息夫躬傳見之仄目師古曰古側字是也。宋王楙

燕翼貽謀錄詞賦依平側用韻太平興國三年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

而考官所出官韻必四平仄四仄側仄互見自宋已然矣

綠溪語 下卷

一一一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海豐張成德台嘗言七言近體平聲字不可單用按昌黎題昭王廟云猶有

國人懷舊德送僧約云汝既出家還擾擾元日朝回云戎服上趨承北極和衷

相公東征云敢謂相公平賊後次鐘關云刺史莫辭迎候遠和晉公云鸞鷟欲

歸仙仗裏不姪孫湘云欲爲聖明除弊事晚次宣溪云客淚數行原自落又云

俱是嶺南巡管內酌張韶州云北望詎令隨塞馬此以第五字救三字也東坡

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壽陽崖下云幽人獨來帶殘酒雪後書北臺壁

云五更曉色來書幌皆爲變體至其口口和張郎中春畫云不禱自安綠壽骨

又云蠅殼卜居心自放又云晚履數從地土老雙楹云根到九泉無屈處宿靈

隱寺云牀下雪霜侵戶月又云惟有問農心尙在遊祖塔院云因病得閑殊不

惡柏堂云雙幹一先神物化乘月夜歸云魚輪未收清夜永有美堂暴雨云天

外黑風吹海立又云喚起謫仙泉澗面登玲瓏山云翠浪舞翻紅罷亞又云脚

力盡時山更好宿九仙山云夜半老僧呼客起述古召飲介亭云遲暮賞心驚

節物新城道中云溪柳自搖沙水清寶山新開徑云風自遠來聞笑語除夜野

宿云老去怕看新歷日遊西菩提寺云人未放歸江北路雪後書北臺壁云五

更曉色來書幌又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小獵云回望白雲生翠巖雁山圖云

東海獨來看日出此亦如王摩詰雲裏帝城雙鳳闕杜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

之類皆第三字仄而第四字第五字平非用單平聲字也多在詩之出句其

對句則第五字多用仄若不知聲病而自詡大家則謬甚矣。成德又言五律

偶句不可用仄平仄仄平蓋本於趙秋谷聲調譜其論甚確歷觀唐宋以來諸

集未之或易也

王阮亭選萬首絕句而清平調三首不在選中不知洪文敏逸之抑阮亭別有

所見也又岑嘉州匹馬西從天外歸亦未入選

王阮亭選袁士旦之玉田詩水出彈琴峽春生種玉田或以居庸關之彈琴峽

當之居庸雖舊隸順天府之昌平州然距玉田四百餘里彈琴峽之水與玉田

綠溪語 下卷

一一一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遵化諸水無涉也一統志彈琴峽在平涼府西元和志涇水南流經都盧山山

路之中常如彈琴之聲儲光羲有使過彈琴峽詩蓋唐書吐蕃傳唐地涇州右

盡彈琴峽故也然距玉田愈遠更非阮亭所引宜調集之圖疑歟

臺閣山林不可備履窮而後工直激語耳唐人七律或以岑嘉州鸞鷟陷爲

壓卷或以杜子美風急天高爲壓卷或又以黃鶴樓詩爲壓卷迄難定論然岑

詩乃臺閣第一杜詩乃山林第一崔詩乃遊覽第一若於三詩強作甲乙則偏

矣昔人以江革柱比荔支義猶是也予偶得絕句云三百篇前早有詩賡歌喜

起孰先之詩壇若祇歸窮者未見虞廷曰俞時

離騷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寐王逸以帝爲天帝則哲王句仍指天帝以

女喻臣則閨中句仍指賢臣注議本佳林西仲曰舊注皆作求賢君之詞是抹

煞逸注矣且於求女三段不以爲比而以爲賦高辛之妃少康之妻皆欲導言

爲媒母乃開周秦行紀之謬妄耶古註之不可輕易如此



杜子美畫廳詩側目似愁胡蓋本於孫子蒞廳賦深目蛾眉狀似愁胡註者未之詳也

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園復齋漫錄歷引謝惠連之團團滿葉露附元暉之猶餘露團團庚子山之唯有團團露以為杜詩所本然國風零露漙漙兮似更為謝庚所本既詩者當溯其源也

杜詩絕代有佳人仇滄柱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唐人避太宗諱故改世為代可謂名註然下文云世情惡衰歇何耶

東坡詩每用塌來陶通明答虞中書書塌來虞八茲壽可適蓋梁陳間語

隋書諱虎字故立韓擒傳然高祖紀內俱作韓擒虎諱世字故高祖紀代為武武川鎮司馬又云行歌避代然煬帝紀屢見世字豈後人改竄古書而然歟

唐書柴紹傳以多進封霍國公康日知傳子志陸累遷大將軍討張紹以多兼御史大夫王虔傳以多擢步軍都虞侯封同昌郡王多字惟唐書如此用耳

綠溪語 下卷

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唐書盧承泰傳之巨人李綱傳之纖兒即所謂大人稱人也字新而確與虬戶鉅谿不同

宋史馬亮傳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又曹觀傳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宋職官志尚書省有左右僕射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非既附尚書而又附工部侍郎也

近世稱督學為宗師蓋亦如詩之君宗書之作師莊子之大宗師也通典漢平帝元始五年於郡國置宗師以紉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焉魏書彭城王勰傳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周書宇文孝伯傳天和元年遷小宗師尋拜宗師中大夫唐書高祖武德二年州置宗師一人此宗人之師如周官之少宗伯秦之

宗正漢之宗伯後漢宗正卿之類耳後漢書朱浮傳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隋書房彥謙傳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近世稱禮蓋起於此若書之秩宗周禮之宗伯掌邦禮則如後世之禮部禮記之辟宗則如後世之國學皆非督

學之謂明史按察司副使僉事分道巡察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驛傳水利屯田招練監軍各專事置本朝因之後以京僚為之易道為院而體愈重矣。元史張德輝傳德輝與元裕北觀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此事在元世祖未即位以前然古今無此稱惟於元一見之也

通典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太守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成帝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大尹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駘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靖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隋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大業三年

又改州為郡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為名其寔一也文獻通考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宋太祖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遼史南面黃龍府官曰知黃龍事與中府官曰知與中府事南面方州官有刺史畧用唐制金諸府非兼

綠溪語 下卷

三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總官府事者為尹元世祖至元初置諸路總管府上路達魯花赤一人總管一人下路達魯花赤一人知府或府尹一人明初罷各路總管府皆知府領之此太守與刺史合者也續文獻通考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此府與州分者也近人稱知州為刺史蓋蒙金以前之稱而其寔非也至稱為牧則繼後漢以前之稱而更非也後漢以前之州牧與今之督撫等後魏孝文時之刺史與今之守巡道員等北齊書漁陽王紹信為青州刺史太守鄒道蓋謂是亦沿後魏之制者

北齊司馬子如傳與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守令以下巡檢尚非官名宋史張令鐸傳宋初遷馬步軍都虞候領陳州節制太祖征李筠以令鐸為東京舊城內都巡檢建隆二年出為鎮寧軍節度按宋職官志節度使無定員恩數與執政同又避唐制以節度使兼中書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事皆謂之使

相以待動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而都巡檢能得之則都巡檢爲首官矣  
令鐸在周世宗時與柴貴分爲京城左右兩巡檢恭帝時領武信軍節度蓋周  
及宋初巡檢都巡檢爲武階故尊也又宋職官志中與以後分置都巡檢使都  
巡檢巡檢州縣巡檢凡沿江沿海招集水軍控扼要害及地分闊遠處皆置巡  
檢一員往來接連合相應援處則置都巡檢以總之皆以大小使臣充各隨所  
在聽州縣節制本皆事并申取州縣指揮此南宋時之都巡檢巡檢其秩卑者  
而海南瓊管及歸峽荊門等處跨連數郡控制溪峒又置水陸都巡檢使或三  
州郡巡檢使以增重之此南宋時之都巡檢巡檢其秩優者然未若周及宋初  
之重也金史百官志都巡檢使正七品副巡檢使正八品散巡檢使正九品明  
以後巡檢之役曰弓兵蓋猶是武階之遺意

唐永昌中李千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貶譙王重福爲濮州員外刺史  
皆不領州務而明史有添註侍郎員外添註猶今之額外官也

綠溪語 下卷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元制有官名同而官品異者建魯花赤是也戶部寶鈔提舉司建魯花赤正四  
品副建魯花赤正五品寶鈔庫建魯花赤從五品印造寶鈔庫建魯花赤正  
七品兵部管領隨路打捕鷹房民匠總管府建魯花赤一員隨路諸色民匠打  
捕鷹房等戶都總管府建魯花赤一員管領本位下打捕鷹房民匠等戶都總  
管府建魯花赤一員工部諸色人匠總管府諸路雜造總管府諸司局人匠總  
管府茶送花局總管府大都人匠總管府隨路諸色民匠都總管府織染人匠  
提舉司大都諸色人匠提舉司大都等處織染提舉司皆有建魯花赤一員而  
行軍千戶所管軍千戶所屯田左右千戶所建魯花赤有十員者有一員二員  
七員八員四員三員者其他蓋難枚舉府州縣皆有建魯花赤而府與府州與  
州縣與縣之建魯花赤亦有異惜元史無國語解不能知其義也  
後漢書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宰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書陶淵  
明傳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似門生即

監奴第令之類近世通人遂有謂座主門生稱謂非古者然唐書楊嗣復傳領  
買奉父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稜  
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蓋昉自唐矣而後漢書靈帝紀詔黨人門  
生故吏父兄弟又魯丕傳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桓榮傳會百官驛騎將軍  
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是又唐人所本

據晉俱捷謂之同年似唐以後始有此稱然風俗通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  
與司徒長史段熲叔同歲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應劭曰章食益  
築會於樹陰臨別各各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三國志魏武  
傳公與韓遂父同歲是漢之同歲即唐之同年也宋史馮京傳勿令齊年知齊  
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是宋之齊年即唐之同年也

進士昉於禮記舉人見於論語歲貢見於國語貢士亦昉於禮記古者諸侯歲  
獻貢士於天子漢書食貨志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  
士其言互相發明後漢書章帝紀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蒙開闢左雄傳  
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宜協風教是也其以爲取士之目貢士自後齊  
始舉人進士自隋始

綠溪語 下卷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獻通考西都舉人之法以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  
未仕者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以此定考課之法也按宋史神宗紀熙寧  
三年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是其遺意  
金史宣宗紀興定二年五月策論詞賦經義進士及武舉人入見賜語命章服  
按他書皆作武舉即宣宗紀是年四月亦云特賜武舉溫迪罕徽住以下一百  
四十人及第也  
金史選舉志承安四年上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後場廷試令詞賦經  
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昔人謂狀元三年一人不盡然矣  
唐書楊賜傳賜奏有司帖試明經不瀆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

春秋三家傳禮者禮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能通者稍加優賞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禮出身者不任散官孤經之名蓋防乎此

選拔出宋史蔡幼學傳而鄭起傳類實善爲文章拔萃登科毛洵傳又有拔萃科是宋時已以此科取士也

近世稱諸生爲茂材俗謂之秀才然應劭漢書注舊晉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則秀才之名古也又有不指諸生言者史記賈誼傳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是也唐書杜倫傳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欽美楊承泰傳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可以見隋唐秀才之重

宋史吳柔勝傳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近人用遊泮字始此

周書崔彥穆傳伏膺備業俗以未列諸生者爲業儒始此

綠溪語 下卷

三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任彥升有齊竟陵王行狀而魏書甄琛傳證不應注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寔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此行狀之始

南史王儉曰石誌不出禮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其族無名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此以石誌爲無名位者而設也乘溪漫志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藝則有豐碑以下棺耳乘以下始命文人哀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後有銘誌埋之墓中此以碑誌爲有勳德者而設也然誌銘實不始於顏延之晉傳休奕有江夏太守任君墓誌銘王子敬有保母墓志已在前矣○按文選載任彥升爲劉先生夫人墓誌而文皆四言詔紹喜如銘體徐孝穆集有墓誌三篇皆偶麗之文而無銘辭

又不明列其家世行誼生卒年月與今文異。集古錄世言碑銘蔡邕作近世誌墓之文纖悉必具陸佐公誌法師墓誌銘比南史梁書所載均爲簡略蓋實誌不必以陸文傳而陸文乃傳也

近世行述家傳多用府君字後漢書王暢傳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三國志華歆傳注引吳歷孫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屬晉書王濬傳王府君生奮爾必勉之劉毅傳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此與古集仲卿詩還部白府君府君得聞之相同乃官府之尊稱如開府治事之謂非後世所謂府君也晉夏侯孝若昆弟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暫命陸士雲有陸府君誄夏府君誄韓昌黎沂國公先廟碑有都水使府君安東司馬府君兵部府君則以其家爲府而君如嚴君之君近世遂襲用之耳

司馬遷揚雄班固沈約自述其家世者具見於史師古謂雄之自叙譜牒諫諍亦可見作家傳之難矣。家傳出後漢書列女傳叙

漢書萬石君傳子慶爲齊相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定國父子公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號于公祠晉書荀勗傳爲安陽令安陽生爲立祠此生祠之始後漢書百官志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此給匾之始

綠溪語 下卷

三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史記自序蕭何填塞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漢書趙充國辛延年傳贊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而以天水隴西安定北地爲山西亦以華山言之耳後漢書鄧禹傳收得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光武贊曰平定山西功效尤著此以河東爲山西之始禹傳光武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此與賈生過秦論之山東豪俊畧同非今之山東也又鄭興傳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宋史食貨志司馬光曰臣陝西人也其義略同杜詩昔我遊山東嶽嶽東嶽陽然唐地理志今之山西爲河東道今之山東隸河南道未以山西山東名之一統志元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明洪武元年置山西行中書省於太原又云金改京東爲山東始有山東之名元分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及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明洪武元年置山東行中書省治青州九年移治濟南然非指一山而分東西蓋各因金元分置之地而合以名之耳

元史地理志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一省之得名由此

世說魚鱗尾鱗鳥稱翼南史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獻赤白鸚鵡各一頭則不獨有類其首魚可辨頭也

明史禮志志城隍神甚典張九功曰非人鬼也安有誕辰其論明確而時莫

之從北齊慕容儼傳遺鎮鄧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

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蓋傳會之說由來舊矣明史作慕

容儼

居易錄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時始有之俗祀南宋劉漫塘宰為蝗神劉金壇

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為災俗呼莽將殊為不經趙樞密蔡作漫塘集序稱

其學術本伊維文藝過漢書不知身後何以矯誣如此亦如江湖間祀張睢陽

作青面鬼之類而一統志順天府劉猛將軍祠相傳神名承忠吳川人元末官

指揮有功後殉節投河民祀之按此與居易錄所載不同予令龍門時於等祭

後祭劉猛將軍廟見有康熙庚子春劉猛將軍降靈記與一統志相合似以植

綠溪語 下卷 三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筆為之者又嘗將軍父諱甲其文不雅馴未知孰為傳信也蘇州附志又以為

神姓劉名銳即宋名將劉錡弟

昔人謂湯若士其君子寔元黃於箇二句題文小人成可也對以君子怒可也

為以詩對左可見前輩未可輕議而陳大士事君數一節起講亦是用唐書陸

贄傳中語耳贄傳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陳大士故舊無大故二句題文隙開事會諱亦勝之是用後漢書鄧陟傳論中

語

吳江顧麟泰 學詩得沈歸愚師講授書於古體中用雙親字沈師易以二

人謂雙親乃詞曲字也然宋史史嵩之傳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

朝夕之望則史有之矣

世多以乘生字為釋氏語然漢書出錯傳乘生之類無不覆也

連上字出漢書藝文志

上司見後漢書史弼傳魏志崔林傳

多謝俗語也蓋本於漢書趙廣漢傳為我多謝問趙君

王法見後漢書虞延傳

留神見漢書東方朔傳

子細出魏書源賀傳

商議見宋史張洎傳

絕倒出魏書李苗傳

含糊見宋史樂志

主人翁見史記范雎傳主人公見漢書辰太子傳

君侯見漢書劉屈氂車千秋楊敞傳使君見後漢書寇恂傳

撤棘見五代史和凝傳揭曉見元史月魯不花傳及第見宋史王旦傳

書生見後漢書王符傳

綠溪語 下卷 三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難題見宋史掌禹錫傳出題考卷見宋史顏復傳○破題見捫虱新話。學長

見宋史何革傳齊長見金史章宗紀及元史許衡傳講學見後漢書楊仁傳學

房見元史嚙嚙傳齊火見元史吳澄傳

宋史唐璠傳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時文字始此。程文見揮塵錄

邸報出宋史劉敞傳

卓異見漢書張安世傳德政見後漢書馮廖傳

履歷出宋史職官志曾德驥傳令德驥錄京朝官履歷功過之狀按此即晉夏

侯湛集叔權幻權序之爵里刺也

老爺見元史董博齊傳

公館見元史耶律伯堅傳

作揖見元史選舉志

科頭見南史臨汝侯傳

白頭見史記田世家

頭盧見漢書武五子傳贊

救派出王褒洞簫賦後漢書陽球傳

雀躍喜甚見宋史燕王德昭附傳

宋史食貨志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爲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卽爲第五等又

云物力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又云糴常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十文十

五文殊非恤民之意此錢稱文之始

八折九折見宋史食貨志

眼目見宋史孫何傳

本錢見宋史食貨志

子錢家見史記貨殖傳

取利三分見宋史食貨志

緜溪語 下卷 三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打算見元史劉秉忠傳分文見元史刑法志

比限見宋史顏師魯傳

倒捲見元史祭祀志

滲漏見宋史蔡洸傳

細作見魏書前廢帝紀

小樓羅見宋史張思鈞傳

雜劇見宋史樂志

家活見宋史林大中傳

仰塵見聞見近錄

爆仗見東京夢華錄

棗糕見東京夢華錄

貼心見東京夢華錄水飯見東京夢華錄饅子白團見東京夢華錄餠達見清

異錄

同候見金史禮志

教門見宋史徽宗紀

道士見漢書王莽傳大和尚見魏書釋老志

廟祝見金史張浩傳

演義見後漢書周黨傳

鎮紙見元史不忽木傳

足紗見元史二百一卷列女傳

云云俗字也漢書汲黯傳上曰吾欲云云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又

光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後漢書仲長統傳何子言之云云也孔叢子稱

此云云沒有理矣齊書竟陵王子良傳近者云云定復何謂俗語蓋有所本

得隨望蜀人知爲曹操語後漢書岑彭傳光武勅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

緜溪語 下卷 三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復望蜀操蓋襲用其語耳

針氈俗語也晉書杜預子錫遷太子中舍人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

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語蓋由此起

若干俗字也分甘餘話引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

求也言事不定當如此求之曲禮問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矣漢書食貨志

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曰若干且數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賈誼論時政疏令

齊趙楚各爲若干國

後漢書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

之下爲小二字今人用之此

北史李業興傳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知諺語之來舊矣

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宋史宋庠傳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則

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復日常朝則御之是其制也類篇

古者軍行有衛後人因以所治爲衛宋史侯益附傳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勝數十騎白晝入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出衙門射殺一人悉換其餘黨元史崔或傳省一官員併一衙門官府之稱爲衙門蓋自宋始

龜錯傳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晉書郭璞傳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蓋本乎此今惟於傳奇科白中見之

小生下官近惟於傳奇用之漢書朱雲傳小生酒欲相吏耶張禹傳新學小生北齊杜弼傳刀筆小生又漢書朱博傳老生不習吏孔光傳會門下大生講問

疑難揚雄傳鴻生鉅備鴻生即大生也晉書孫惠傳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與此異解晉書周顛傳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又忠王尙之

傳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此語在南史以前高潛人天祿識餘謂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未知何據

元史百官志至正十八年三月日有警報京師備禦四隅俱立大都分府其官

綠溪語 下卷

三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史數觀都府減半此即京府四路同知之權輿也近人稱同知通判爲分府蓋沿乎此

近世改下官爲卑職蓋本魏書高祖紀四品以下及卑職之職乘書沈炯傳贊

冀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職又宋史趙昌言傳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至元

史河渠志泰定四年御史臺臣言卑職至真州同得造船作頭則與近世之稱

謂同矣明楊大洪口奏疏又以職字代臣字

晉書瑯琊王煥傳晚生驟弱何論於此魏書高宗紀班白處後晚生居先陳後主與江總論管記陸瑜書晚生後學匪無增面宋史劉安世傳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此近世投刺稱晚生晚進之始。晉書東海王冲傳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解與此異世以褻友爲蓮幕見南史庾杲之傳時稱王儉府爲蓮花幕然庾爲長史長史乃官名耳

五代史唐本紀同光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今俗餽遺移居者曰暖房蓋沿乎此

近世謂以子貴者爲封君漢書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一百是以始得封邑者爲封君而近世遂沿其稱也

史記陳勝傳夥頗涉之爲王沈沈者沈音此以謔語入史之始北齊太原王紹德傳你父打我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少無賴里人謂之賊王八近世王之衆

傳掠死罷衝一遭死了我們救汝吃有著有等語母乃質勝文乎

後漢書劉寬傳嘗坐客遣著頭巾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俗語本此

因話錄郭汾陽曰子儀諸兒皆奴材也俗語本此

京師以優人之科譚者爲且末蓋本漢書且末國去長安六千八百餘里亦如

魚龍變衍之戲附之西域傳後也

蔚州方言以遠望爲老勳初頗異之偶閱高潛人天祿識餘元魏改官制以侯

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將毋同

夏侯孝若苦寒謠惟立冬之初夜松隕葉於翠條則所謂經霜猶茂者不盡然也宣化府獨石口外有落葉松質似蒲柳孝若所詠將毋同

予初令遵安時民有控搶糧田至一二頃者頗以爲異然蔡寬夫詩話有北人宰蘇州屬邑忽有投牒訴夜爲人竊去田數畝者怒以爲侮已卽苛繫之已而徐詢左右乃葑田也始釋之蔬田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浙西最多信乎少所見多所怪與

永平府以一百六十五錢爲一千賦役全書謂之東錢通州宣化府多以三百三十爲一千市里細民甚至有能算小數而不能算正數者蓋習於所安也宋史食貨志自唐天祐中以八十五錢爲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

綠溪語 下卷

四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八十四錢爲百者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爲百金史食貨志世宗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乃知永平宣化俗有所本然今止行於一偶史所載蓋通行耳

里正戶長鄉書手俱見宋史食貨志斗級見元史張珪傳

宋史職官志曰吏房曰戶房曰禮房曰兵房曰刑房曰工房皆視其房之名而主行此近世吏書之名所由助也。老吏見諸先生任安傳

顧東巖曰俗語多有所本如鄙人營生曰經紀獨志楊戲傳經紀賑卹恩好如初人憚煩曰不耐煩宋書庾炳之傳爲人強急而不耐煩謂罷曰罷休史記孫子傳將軍罷休皆其類也

唐韓鄂歲華紀歷月有小盡有大盡今沿用之

東京夢華錄元宵大內綉綉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

綠溪語 下卷

四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元史武宗紀以來歲正月十五日起燈山於大明

殿後延春閣前按來歲至大元年也吾鄉元夕放燈曰燈山山棚本此。蠶山

見元史張養浩傳

漢書梅福傳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吾鄉初學算術者曰小九九本此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辨官俗語也蓋本於南史王敬則傳檀公三十六策走是

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

安邑宋鴻臚宜亭在時見聞瑣錄宋王伯厚先生應麟由博學宏詞科歷官翰

林學士禮部尚書以道學傳所著有小學詠行於世今初學所讀三字經爲

伯厚所著疑卽所謂小學詠詠者先生著此書必不借以經名俗相傳爲三字

經耳有叙及元明事者後人所增也

千字文梁散騎侍郎周興嗣集右軍書爲之事見梁史人多知之者百家姓不

知誰作明吳興凌迪知姓氏博考云晉散騎常侍賈弼宋太保王宏齊衛將軍

王儉梁北中郎諸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儉備各有百家譜而其譜籍考又有梁王儉之續百家譜四卷賈執百家譜二十卷傅昭百家譜十五卷徐勉百家譜二十卷丁維阜百家譜三卷按百家姓用梁以後韻自非晉宋時畫卷帙簡畧豈能如梁人所譜之盛以趙爲姓首應是趙宋時所撰然宋有姓氏譜一卷又吳萬幾千姓編一卷裴揚休百氏譜一卷亦不知居其一否也村塾蒙館之書且莫由辨况於古今載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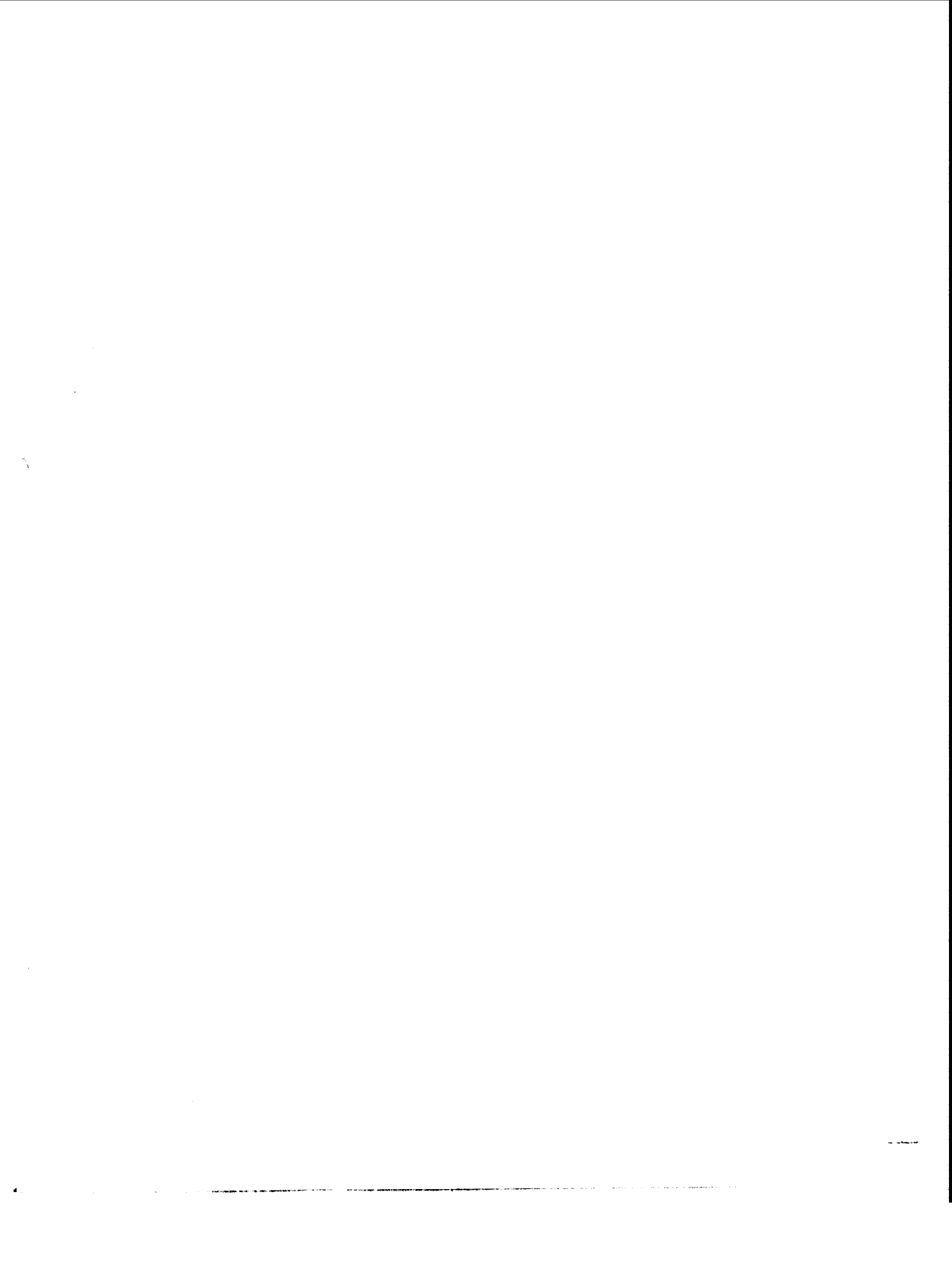
綠溪語 下卷

四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綠溪語下卷終





曼生隨筆

2000

2

曼生隨筆

江陰張廷壽書

子產似孔子王允似于謙易地則皆然

鄭氏六天之說荒謬甚矣巧立名目賢者不免當時侈談

封禪鄭氏亦附會之

唐人詩郎君官貴施行馬行馬即今之前導耳吳誤吳王

使句踐為先馬亦前導也

骨柔今之白木柄也鑾輿衛儀仗中用之

露才揚己非處世之道孔融楊脩是也

成王以姐已與周公姑妄言之耳我妄言之使人能妄聽

之已自不易況操自比周公而顯然揭其所忌雖百融其

曼生隨筆

一陶社叢書

能免於操手乎然融為此語必有所指

秦攻韓上黨馮亭勿能守也陰致地於趙非嫁禍也欲以

救之也趙不悟其情而公然受地則恃秦趙之交也平原

君亦慎矣哉其時趙力足以拒秦馮亭之謀不用惜哉

王荆公當國以周孔自比范鏗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

兩周公安石得之輒喜喜諛者必非好人

太史公以保薦李陵獲咎自傷家貧不能贖罪又無親友

為之排解貨殖傳恒三致意焉執鞭忻慕情見乎詞矣

子長為相如立傳敘臨叩事甚悉不足取也當時以為美

談蓋亦自傷牢落之意才人薄命千古同慨非是則何以

傳乎封禪書亦夸詞

運載孔子言行不得其實不免厚誣聖人商羊萍實援據

一二事以見孔子之多能陋矣然孔子佚事失於記載如

端門血書子路馭魚怪等又其顯者

拙則逸巧則勞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勿受也舜則受之

矣是由拙而舜巧也勞逸之分義利之辨而已矣

武侯行兵不由詭道故子午谷之計不行陳壽乃謂用兵

非其所長則武侯長慮固不止兵法矣讀史者當於言外

見意陳壽仕魏安得不云然乎

盜賊之風不息由國家之法不行國家之法不行由上下

之情不通上下不通則由於官吏之貪勢豪之橫賢者喫

虧猶知自守不肖不逞慨思妄為肆行劫掠煽成亂魁幸

曼生隨筆

二陶社叢書

而討平元氣已削亡形立見矣孔明必親吏治於治中別

駕之任必慎其選王司徒之於蔡邕以其不明是非之故

二公深明治道不可以成敗議之

孔明至吳主魯肅肅固天下有心人也其餘諸臣不足當

孔明之一盼

關公自請荆州敗孔明之意只重在東和孫權耳關公乃

易視之然當聲振華夏之時未嘗遺書規諫亦是一失莫

敢狃於蒲驢之役其然豈其然乎

宮中府中聯為一體孔明之規畫善矣後來黃皓之用事

孔明蓋預知之

兩表卓絕千古是天地間有數文字

宦官用事權振人主至稱之曰王先生除之不易江陵雖  
賈新鄭而能卒誅王振此才術過人處

江陵當國天下富庶三十年當時顧命方隆君臣之誼重  
則父子之情輕輪詹諸人遽以奪情議之亦昧於知幾之

哲矣

史家多文飾語古猶未遠今滋甚矣好爲之三字受禪詔  
也隱桓之際猶存直道燭影斧聲但存疑案不爲諱詞蓋  
史家衣鉢相承如此

文士將兵致有河橋之敗狂於遜抗之虛聲耳馬服君不  
欲其子預兵事其識微矣

富鄭公使契丹還選翰林學士辭曰願思夷狄輕侮之恥  
**曼生隨筆**

陶社叢書

臥薪嘗膽不忘聽政汪立信上書賈似道謂都城何事多  
兵宜盡出之於外以守江淮文天祥建策宜分天下爲四  
鎮當時以爲迂闊其說不行

魏史太祖謂王朗云我不能效卿折秬米飯袁子才曰此  
一條甚難解按朗與操皆漢臣後乃仕魏此隱語相諷折  
猶折節秬與降同音觀朗對云如君當折而不折臣不當  
折而折也可見

項王雖不得天下然其英靈自不可沒太史公稱其婦人  
之仁固於言外見意蓋深惜之袁子才謂弑義帝乃平勃  
等所爲而嫁之項羽者余亦疑之

陳平六出奇計行反開一也遊雲夢一也解平城圍一也

義帝事當亦六出奇計之一則發喪亦一奇也

道險難救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馬服君開輿之職  
也韓信鼓行出井陘口亦用此法馬謖街亭之敗由未嘗  
臨陣之故膽先怯也關張趙雲之殉孔明事事棘手矣

魏有公叔痤卽公孫痤也太子痤未詳疑有脫誤太史公  
未及考耳

列女傳有徐吾婦人名

陸機草木疏薊一名治牆或作菊說文有薊象又有菊象  
顯係二物不可混也取其便俗通作菊

子見南子或以爲南荆非南后也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  
實而以好德好色之言牽合之朱子不辨其非而以見小

**曼生隨筆**

陶社叢書

君之禮附會之

夫子矢之之矢舊注以爲陳也爲子路陳天道也否讀爲  
臧否之否謂道之否塞也朱子以否爲不合於禮不由其  
道而以南子有淫行牽合之豈子路疑孔子有宋朝之行  
乎謬甚

稷字庚辰僅見路史他無所考

范承光御禹以巡行天下見神異經

大章暨亥見山海經

梁昭明錄淵明詩謂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此強作解  
人語疑閒情當作閒情所以自閑其情不可通用以害意  
樊噲排闥入諫引趙高事有大臣之風漢家鑒此何至桓

靈之亂

蜀有王皓吳有岑昏魏獨無之猶見太祖家法

王莽學周孔曹操亦學周孔而有幸有不幸

先主不取荊州卒有猱亭之敗權略不如曹操處後悟而

并劉璋晚矣

虞卿謀楚陳軫謀楚二臣皆善為諫者戰國策士若蘇張

之流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

以好勇好貨好色之齊王孟子乃曰足用為善此非獨具

隻眼者不能人主之病源常積於其所諱蓋秦以諱盜賊

而亡明以諱流寇而亡齊宣不諱疾而忌醫此齊宣之所

以獨異也

曼生隨筆

五陶社叢書

王導之不黨王敦人多知之曹植之痛念漢家司馬孚司

馬順之痛念當塗人多忽之故讀史者不可以成敗論人

力有所不及也

漢有呂強五代有張承業明有王承恩宦官之庸中佼佼

也

世稱陶元亮自書亡以後用甲子編年此流傳之誤也蓋

自義熙以前已然出處自有大節原不係乎編年也

莽大夫揚雄死書法正是鐵案後人乃謂子雲早卒劇秦

美新之文由劉歆輩託名偽作不知揚子法言早有安漢

公之德其至矣乎等語是欲蓋而彌彰也

齊東昏陳後主煬煬帝三朝亡主如出一轍吾謂文人命

薄非帝王之度使曹植蕭統為之亦或不免所謂鼎折足  
覆公餗也

先生原名紫雲字少槎繼改今名人第知其詩書畫三

絕不知先生少承家學淹雅宏通固非漫無根柢者是

編隨筆若干則係先生當日授之舊拙集同年拙集同

年復轉以授之謝洽愈明經余取而讀之覺其於乙部

之學源源本本殫見洽聞其通達治體處并足為後來

求治者之龜鑑爰亟刊入叢書中俾世之知先生者不

當但以詩家或書畫家目之云辛未季冬毅臣祝廷華

識

曼生隨筆

六陶社叢書

曼生隨筆卷終

驥江後學蔣祖榮校字





摩羅亭札記



鸞孔盤雲以揚采文之至華也而野鷺瓦雀亦具羽毛蘭植從風以流芬香之至貴也而菴蕭叢艾亦有臭味世之老師宿儒說經鏗鏗才人墨客道古規規者固已多矣固已精矣如僕陋劣乃復伸眉搖筆振振有辭斯誠醜雞井蛙之見哉然而穿穴群言差勝博弈勦成一編可佐譙譚或者得如凡鳥小草之被色滋榮與所謂靈禽嘉卉同游並茁於六合之內亦未可知也若謂覬附於作者之林則僕何敢

同治癸酉季春塗水喬松年自識

離離亭札記 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蘿摩亭札記卷一

山右叢書初編

徐濟喬松年鈔

今人學守講章見持古義者則訝而譁之宜為通儒所笑然漢儒拘墟膠執如師丹因劉歆移書博士請立左氏至乞骸骨此等見識與今之章句鄙生何異容齋隨筆謂易中所言魚皆指鯉

易筆龍無首無首戒以勿先也即無為福始無為福先之意宋均曰不可為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博羅張

夕惕若厲 說文 趙景真與楷茂齊書注 漢書王莽傳 後漢書謝夷吾傳皆以四字連讀

女子貞不字謂不孕非謂不許嫁古人無以許嫁為字者毛西河說良是袁楷曰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慎慎往來朋從爾思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誤雜入繫辭中當移出附於文言後說雖新而極有遜

胡肅明易圖明辨謂天地之數易與洪範共之大衍之數唯易為然洪範不得有之言大衍者不可雜以洪範此語尤精先天圖無所依據有識者多指其偽愚按作此圖者借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四語立意但其圖天南地北恐未得為定位水火仍相對未為不相射於此四語亦未符

合也愚意說卦此語但泛論其理並非指為方位當如此若因此語而為圖以實之則誤矣

卦變圖及筮儀皆非朱子所作門人妄增耳

古文尚書朱子疑之而未昌言斥之明梅氏繹作考異乃力攻其偽盡發其覆本朝閻百詩作疏證以申其說王西莊鳴又作尚書後案及後辨以竟其義後

出之書以前人之書為基繼長增高益詳且密故王書尤精此外通儒多同此議史遷親從孔安國問故今之古文若果為安國所學史遷不容不見乃史記

所襲用尚書之文皆今文而無一句古文是史遷並未見此古文也則非安國

所學明甚據此一節即可斷其為偽而無疑史遷所述有在今文尚書之外者疑是安國所受真古文矣西莊後案既關東晉古文之偽又蒐討鄭康成注於羣書而棄存之其為功於鄭學洵大

毛西河謂古文不偽作宛詞以折梅園此亦愛古守舊之意與其輕疑不如過信亦未可全非特作偽之顯而易見者莫甚於割堯典以為舜典增出二十八字彼姚方輿者何所受之直臆造而已臆造而割裂之致堯典止於帝曰欽哉堯之事未終而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入於舜典矣孟子引此語而曰堯典真鐵案也必不得已而欲強分為二或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以下別作舜典而刪去粵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固亦無稽猶勝於從慎微五典斷章也 王

西莊後案曰姚方輿祇妄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其潛哲文明以下十六字則劉焯所妄增蓋據陸氏釋文以言之釋文曰曰若至協于帝十二字為方輿所上或此下更有潛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

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陸氏之意似謂二十八字之異本姑亦行之但王肅無注蓋陸釋此音用王注也是此潛哲文明十六字王子雅無注毛

西河讀此乃以聊出之於王注為句無施也為句謂此十六字出於王本之據如毛說則無施也一句不可通矣西莊以毛說為非西莊是也西莊指為劉焯

所增者因焯有偽造古文孝經之疑而焯舉此二十八字割為舜典請列學官故斷為焯增 西莊後辨錄數條於此阜陶邁種德德乃降左氏莊八年莊公

謂夏書曰阜陶邁進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杜注於阜陶邁種德下曰逸書也於德乃降曰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是德乃降是莊公語非書也 襄

十一年滅武仲謂上所不為而民為之是以加刑上所為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引夏書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二十三年

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孔子曰夏書曰允出茲由已可矣此蓋與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同意偽傳及疏皆非也

蘿摩亭札記 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蘿摩亭札記 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蘿摩亭札記 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蘿摩亭札記 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五子即是五觀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古今人表啓子五人號五觀列於下中五子之歌當是史臣記五子淫樂攻亡之事非五子能作歌述祖德感時君德感時君論作五子之歌實定不齊而末斷定孟子引葛伯仇餽及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當是湯征之文不應入應語又引僕我后來其蘇復有書曰兩字必別是一篇古文乃以接於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之下謬矣南面而征北狄怨古文尚書賦去二字不合論語予小

子履敢用立社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曰此伐桀告天之詞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今文以此數語入於湯誥而孔傳不援論語以爲解同一孔安國果其見此湯誥而爲之作傳豈注論語遂忘之願乃旁引墨子目爲湯誓哉周語內史過引此亦以爲湯誓章昭注亦以爲伐桀之誓湯語逸文見史記厥本紀凡一百二十六字

伊訓逸文見於漢書律歷志所引曰惟

**蘿蘿亭札記** 卷一

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寶有牧方明 緇衣引尹吉即尹告又引太甲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三句緇衣目爲尹吉古文乃入於太甲

桐是地名非湯墓所在劉向告成帝曰成湯無葬處至哀帝建平元年因行水乃得之孔安國時安知湯之葬處孔傳曰經營桐墓立官非也 成有一德史記及鄒注皆列于湯誥之後太甲之前自是成湯時作古文列於太甲

之後偽孔傳目爲戒太甲不可信德按書序湯自夏至于大甲仲應作誥又曰

見若因成有一德之難今指爲戒太甲而爲追測之詞甚甚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

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引書如此以上文引詩例之則此引書實至武王

恥之皆是書語乃斷以此武王之勇也與上文此文王之勇也相配且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所以見武王之勇古文改爲余何敢有越厥志

便與孟子說經之意大不合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論語親而不忠則

誅之管祭是也仁人謂管子微子今偽孔書傳乃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正與論語注大相反豈有出一人手而彼此互異如此者 今朕必往湯誓有此語蓋湯之與師民猶有疑故湯告以必往若武王則八百諸侯畢集無疑無沮而襲湯誓以爲言豈非夢語 哉生魄謂月之三日月初生也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說文月部羈字云月初生羈然也周書曰哉生羈承大月則二日承小月則三日所引說文語止此 旁死魄謂二日即哉生魄之前一日也劉歆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或以爲望之次日皆非也偽古文乃增一哉

生明之目既欲以月之初生爲生明則必辨生魄於望後而不知其戾於古訓

可武王自言則不可 牆面襲取論語字放心襲取孟子字 以上皆王西莊

語

說文羈字下日月始生羈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羈 白

**蘿蘿亭札記** 卷一

虎通曰月三日成魄 此兩條以生魄爲在朔後之二三日 漢書律歷志曰死羈朔也生羈望也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二月

庚申朔甲子陳於牧野一月之朔或庚申或辛卯孟康注旁死魄曰月二日

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 志又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羈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羈王有疾甲子王乃泚沫水 天保正

義孔穎達曰月至三日始死魄而出謂魄死而月生 此數條以死魄爲在朔

後以生魄爲在望後兩說相反未審孰是 律歷志又謂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近人王筠說文句讀改許君承大月承小月兩語曰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亦強爲分屬無所依據西莊謂旁死魄即哉生魂之

前一日亦未合也

堯典卑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

語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

誓秦誓。右今文益以秦誓白鳥爲二十九篇。梅籀曰二十九篇謂二十八篇并序爲二十九篇。僞秦誓出自民間不在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之內。愚按梅說是也。

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秦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問命。右古文二十五篇。又析堯典之半作舜典。析皋陶謨之半作益稷。析盤庚爲三篇。析顧命之半爲康王之誥。并序凡五十九篇。孔安國序以此爲之則二。十九篇一爲是序明甚。

任鈞台曰。今文二十八篇多方在多士之前。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多士承之曰。昔朕來自奄。語意相貫。祇一伐耳。古文以多士居前。多方居後。作孔傳者遂謂伐奄有三。亦因膠執多方篇中至于再至于三。故謂是言夫。至再至三。本非實數。意謂我之教汝。至再至三。而汝猶不從。則將大罰殛之耳。任謂多方在多士之前。蓋本梅氏爲所序。然史記多士在多方之前。而王西

韋廉士札記 卷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莊孫淵如所序目次亦以多士在前。蓋本書序也不知梅氏所據在何書。當再考之。梅氏之序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

尙書後辨說命下入宅于河辨內。引白公子張不記出於何書。當檢之。

任鈞臺曰。漢巫蠱事在征和二年。實武帝卽位之五十年也。衛皇后傳外戚世家不及巫蠱事。疑史遷之卒在征和前。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是安國卒於史遷之前。更不知有巫蠱之獄。今其序曰。會國有巫蠱事。顯非實也。其意蓋據班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宮。以爲確證。不知自班氏乃要其終而言之。獻之是一時之事。將頒於學宮。而遭巫蠱不果。又一時之事。今作安國自語。則外矣。

崔東壁注曰。三苗已窺三危。禹何爲又征之。且以舜之德不能格。乃舞干羽而遂格。此是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允征義和廢職。罷斥可矣。何用興師。秦誓惟十有三年。春又言既戊午。而獨不言。無此文例。荀子凡引書皆曰。書云。其引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兩語乃指爲道經。則本是道經語。作僞舜典者竊取之。文選注三引放勳。欽明是唐人。以四字爲句。後漢書四行傳。宅南交下。鄭注曰。南交下三字。摩滅故。以意補之。所補卽曰。明都三字。古文南交下。別無三字。蔡注亦未申明。康成之說。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百姓謂有姓者。故喪三年。四海庶民。則不行三年喪。但遏密八音而已。

說文爰字下引虞書曰。仁閱覆下。則稱曰。爰此引虞書。當是說書之語。非經文也。必是說欽若昊天。之傳。今詩傳於昊天。有此語。而書傳則無之。是亦孔傳不足信之一端。五經異義。以爲是說。陽學之說。

韋廉士札記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順帝注亦同。唐石經五教下。重文尙可辨。今本脫五教二字。

王嘉封事。無放佚。欲有國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咎繇謨之詞。愚按今作無教。佚欲蓋傳寫之誤。而孔傳亦以無教。逸欲爲訓。是以疑孔傳爲僞。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愚竊七始詠尙可通。來始滑則絕不可通。古文七作黍。其形近來而致誤。安世房中歌有七始華始之句。

堯舜固稱帝。禹亦稱帝。有夏一代之君。皆稱帝。史記可按也。目爲王者。蓋後人之意。若果當時。史臣斷不敢不以帝號予禹。今大禹謨不曰帝禹。而曰大禹。知其非實矣。

王西莊曰。蔡邕獨斷。漢明帝詔有司。采阜陶篇。製屣。施此指余。欲觀古人之象。數語也可見。彼時益稷。並不分篇。又揚子法言。至孝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爲。忠謨合皋陶之爲。嘉是則稷契亦必有贊帝之言。載於益稷篇中。子雲猶及見之。而非僞古文。割裂皋陶謨爲之者。

任鈞臺曰：阜陶謨無日若椿古四字。吳草壘曰：伏生本無此四字，梅賾所增。

華蟲傳曰：雉也。愚按考工記方土圖火山龍鳥獸蛇鄭康成於鳥獸蛇下注曰華蟲也與書傳異。

書傳以作會宗蔡斷句蓋以宗蔡為酒尊謂畫山龍華蟲於宗蔡而截去日月星則不成辭矣。孔仲遠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為在衣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析粉米為二。至于陪尾漢書作橫尾。

宋傳寅禹貢說斷力駁鳥鼠同穴之說以為只是山名無同穴之事見亦陋而固矣。

皇帝清問下民古文作君帝純鞮栢栢古文作標鞮栢栢今本尙書多從古文獨此兩條從今文。

李善注越石勸進表謂南賢聲教五字作一句。盤庚序將始宅殷東謂是將治亳殷孔仲遠謂東說非序是也。

蘿蘿序札記 卷一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微子我舊云刻子孔傳刻病也子謂微子王充論衡引此文云我舊云孩子謂紂孩時即性惡此解甚新而人魁引用。

秦誓數紂之罪罪其官人以世三代皆世官未可為罪也以是為罪蓋執後世以律往古此亦作偽之一節乎。

鴻雁箋引書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未言何篇或是真秦誓。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而上者刑與開國政而無益於民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新序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盟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順目而靡之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此與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語意相合。

召語凡言越幾日皆從本日計數起如戊午社於新邑越七日甲子自戊至申共七日也。畢命庚午册越三日壬申自庚至壬共三日也。惟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自丁至庚蓋四日矣。則所謂越三日除去丁未一日愚意當從

廟越三日庚戌自丁至庚蓋四日矣。則所謂越三日除去丁未一日愚意當從

召語畢命召語是今文定不誤畢命雖古文而此語出自律歷志亦不誤武成惟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數語采於律歷志餘是偽作其越幾日之數不可從也。

武成逸文漢書律歷志凡三段作偽武成者但襲其一而忘其二。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千征伐紂偽古文襲之。粵若來三月既死朔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又惟四月既旁生朔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此二段偽古文遺之。

中吳紀聞曰余讀改正洪範自王省惟歲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移樹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之下意固相貫但六經不可擅為移改即洪範內惟辟作威數句似與高明柔克不連又當移置何處耶。

陸士衡弔魏武文李注引尙書高明柔克而解之曰高明謂日月也。

蘿蘿序札記 卷一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旅漿馬融謂祭作豪謂尙豪康成注亦然謂西戎遺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惟爾元孫某臨文不當諱此諱之者是成王發金縢而讀之史臣讀至此為成王諱。康成說

康叔之康乃國名非諱也康叔先封於康後移封於衛故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城若是說無絲錫命時以為名也水經注曰潁水東歷康城是其地矣。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康所作酒誥梓材是成王移封康叔於衛所作三篇非同時也。

文選張核為謝詢作求置江東孫氏守家人表李善注引尙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厥命今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何四方李注以俊民作駿命連革夏作句文義勝於作俊民但李所據不知何本。

任鈞臺曰武王十五年有誥沫土之誥。見竹書成王六年又有明大命於沫邦之誥故舊本首言成王若曰以別於武王之誥。蓋史臣追唐孔穎達謂無稱諡

之誥故舊本首言成王若曰以別於武王之誥。蓋史臣追唐孔穎達謂無稱諡

之誥故舊本首言成王若曰以別於武王之誥。蓋史臣追唐孔穎達謂無稱諡



之理刪去成字。蔡氏乃並康誥三篇皆目爲武王矣。梅籛以爲成德之訓不及任氏之解。金仁山云梓材篇首伏生原本作周公曰孔安國改王若曰致啓蔡氏之誤。仁山此言不知何據

論衡引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多方臣我監五祀。按竹書紀年三年伐奄五年遷殷民於洛營成周七年周公誥多士於成周愚疑此多士卽是多方竹書誤記耳。此與臣我監五祀恰合。

孫淵如謂伐奄一在誅武庚時一在營成周後恐非。任鈞臺解臣我監五祀謂武王十二年立武庚成王元年武庚叛王伐殷以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計之合五年尙恐非是。

班固典引蔡邕注御東序之秘寶句以流其占下注引尙書曰：顯頊河圖雜書在東序解之曰：流演也。雜書皆存亡之事尙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愚按此所引於今本大異且申言雜書則雜書二字定非衍文。梁葆林曰：顯頊是天珠之

雜序札記 卷一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誤。愚謂四字音形相去甚遠不得謂因近似而誤。此與張士然請爲孫氏置守冢表注內所引革夏駿命同是漢時別本耳。

鄒陽獄中上書司馬喜臆脚於宋引呂刑曰：臆者脫去人之體也。今呂刑無此語注亦無此語。

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禮坊記孔疏謂君陳是伯禽弟殆本於此外不知尙有可據否。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前儒論成王教臣歸功於己，非賢君之言。愚

按坊記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引君陳此語以爲證。此理以君教臣則不可也。以臣教君則可也。故就君陳論之則其言有弊，自坊記論之則其

言無弊。排古文者謂古文皆采據經子所引逸書以成文。愚按於此一節其采摭之迹卽顯而可見者坊記固無臣人咸若時一句。僞古文既欲用作君教臣

之詞則不能不益此一語。若果有此語坊記必不刪之也。

若有一介臣釋文馬曰：耿介一心端慤者。公羊十二年亦作一介文。選注亦屢引作一介。

公劉爲后稷曾孫書武成詩大雅疏並同。愚按此之曾孫對先祖而言。凡裔孫皆可稱非以祖父子孫曾孫五代計數而言也。國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世稷后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官蓋棄爲后稷而世其官。故曰世后稷也。及夏衰而不窋失官其距棄固已數代。史記誤以不窋爲后稷之子。若是后稷之子何至遺失其官且其時夏政未衰也。公劉是不窋之孫劉敬傳曰：周自后稷十有餘世。公劉遷邠斯言得之。譙周古史考已疑史記之誤。

春秋繁露引書厥辟去厥祗。

歐陽尙書說曰：蠶猛獸也。見曹子建白馬篇詩注。

尙書大傳沈四海鄭曰：祭水曰沈。顏延之鄭

雜序札記 卷一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詩之標題先題毛詩國風次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下題鄭氏箋孔疏謂周南關雎第一及詩國風是太師舊題詁訓傳是毛公自題毛之一字是河間獻王所加。鄭氏箋是鄭自題此亦臆造如周南關雎第一六字爲一句是太師舊題毛公何肯於其中竄入詁訓傳三字。河間獻王喜毛學亦未必增此毛字大抵此題乃東漢學者爲之。未可定爲出於何人之手。至鄭氏箋尤不容自稱爲氏或謂雷次宗所題雖不可信猶勝於謂爲自題也。

陸德明釋文曰：舊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余按朱子詩說

敝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以此一段目爲大序而以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直接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目爲小序。是以前後兩段爲小序中一段爲大序。不知何所據而斷之如此。

陸德明釋文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略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愚按陸氏此言意謂序無大小之別意良是然前備既有此目亦當求其說陸前謂舊說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至末謂之大序此但謂關雎也自葛覃以下三百四篇之序當名之曰小序耶當名之曰大序耶在先儒似微指為小序愚意三百四篇之序雖長短不同而非出一人之手前人或謂子夏作序而毛公踵為之或謂毛公作序而衛敬仲踵為之序或與傳異義自非毛公所作文選錄詩序題為子夏作固以序在毛公之前然愚細審序語其發端一二語或至三語發明大意者則古序在毛公之前者也其推闡之語則後儒衍之或即衛敬仲所附益後漢儒林傳謂衛宏為詩序當指此耳四庫全書提要論亦如此 釋文所引鄭詩譜今詩譜

雜序札記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見有此語其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極為難解小序在前大序在後豈在前者周漢兩朝合作在後者乃是本文耶其意或以關雎序為大序餘三百四篇序為小序乎 絲衣序曰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謂鄭志各張逸曰高子之言非毛公所著以是觀之則序後推闡之語為後備附益無疑 三百四篇序其後備附益之語與毛傳不合者鵲巢傳但云鵲巢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而序乃曰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不應一人兩義若作序時先立德可以配之義其作傳必發揮之今兩說不同知傳是毛作而序非也 東門名南燕羊曹風鳴也南風君子備老序與傳皆不相應 詩序起語縱非子夏毛公作而詞句簡而有要後備附益之語便多枝蔓即關雎首章變風變雅葦穿擊之言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殊不切於情事又解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要在進賢

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尤不成文理將謂臣工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抑謂宮人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抑謂后妃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此只錯綜夫子所云哀樂傷淫四字湊成文隔塞不通既曰憂在進賢而又曰哀窈窕窈窕豈賢之別名耶而無傷善之心疏謂無傷害善道之心尤不可通予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以聲音言之樂記所謂聲淫及商即此淫也絲聲哀即此哀也序以性情言之大誤此亦後備附益之語 毛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是明以淑女為后妃鄭箋乃迂曲其說謂后妃之德和諧則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樂妾之怨者謂三夫人以下是以一則字代是字謂后妃自為后妃淑女自為淑女詩遂為后妃求淑女所作而又以好匹君子為和好樂妾何其紆折不近情也 鄭以哀窈窕為哀窈窕亦以窈窕無可哀也但序意以哀樂淫傷錯舉非哀字之誤 孔穎達又覺不淫其色於語氣不

雜序札記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合乃謂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如是曲解可謂支離 朱子解詩多誤而於關雎尙得大意亦曰作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已失其旨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 人或謂展轉反側即是哀而不傷琴瑟鐘鼓即是樂而不淫解亦良得然如此遂可謂性情之正則壯男渴欲得妻者皆能之矣 愚謂關雎之詩原無深義文王為世子娶婦此是宮僚侍臣贈詩如後世之催妝因而被諸管絃以付樂府迨累仁積德既受天命追溯所由遂以冠諸詩之首但以為吉言非以為理語孔子所贊指其首節非謂詞句說詩者就詞句以求義理斯外矣朱子謂宮人試思當為何人之宮人耶王季之宮人則非體文王未必於未娶之先置宮人以為侍故愚斷為宮僚侍臣所作寤寐反側是假設之詞並非事實所謂善諷不虐者 楊升菴曰程伊川云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無由知大序則非

聖人不能作愚按此所引伊川先生語不知出何書以大序爲聖人作豈以爲孔子所作耶爾備以未有此論

雅頌皆入樂二南亦入樂獨國風不入樂耳漢儒混二南於國風於禮之旨鼓南詩之以雅以南皆不敢謂爲二南乃指爲南夷之樂其誤實甚獨宋程大昌斷爲卽二南之南最爲卓識然必欲移易毛傳篇題刪去國風二字則又非矣左傳明言風有采蘋采蘋豈可刪哉二南雖在國風之中而可入樂餘風則徒歌而不入樂南自是樂名漢儒未達斯解乃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蓋萬古如長夜也周南召南正如大雅小雅

呂氏春秋曰禹巡省南土塗山氏候禹於塗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

黃東發日抄曰王雪山云南是樂歌名卽大夏也黃是朱子弟子雪山名質漢儒正雅變雅正風變風之說迂而不可通其說以爲雅者正也至幽厲之詩

難離亭札記 卷一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可言正則又目之爲變雅果使幽厲之詩不得爲雅則何如不編於雅乎何必既列於雅而又別之爲變雅乎王風與變雅又何所區別乎蓋雅之異於風者以音節不以文義不以美刺如今之唱曲同一曲文或爲崑山調或爲弋陽調如就字句以求其所以異者則外矣宋程大昌曰南與雅頌皆合於樂其餘諸國之詩皆徒歌不入樂又曰詩有南雅頌猶書有典謨訓誥誓命各有其體非命名卽有優劣也此言最爲得之

南陔六詩有序而下綴有義亡辭知作序之時此六篇未亡毛公作傳之時此六篇已亡而前宏亦無從附益序語也

古語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刺此謂取美詞以諷之作謂作樂之作

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

卷耳之詩求賢審官其訓已久朱子解爲后妃思文王於情得矣而於起化致治似無與也備者或疑后妃不當預聞國政不知邑姜太任太姒皆所謂聖女非可以唯酒食是議概之者紉之聽婦言者惡其惟其言之是從後世所嘲婦唱夫隨故有牝鷄司晨之戒若后妃有遠見卓識知求賢才以助國斯固賢君德而非奪主權妻道也亦臣道也曷爲而不可乎所謂我者非后妃躬躬訪賢亦非指使臣奉使勤勞但設言賢者之難得爾揚用修曰陟岡陟阻若后妃思文王而登山飲酒殆傷於義此蓋代文王設想陟岡陟阻文王之行役僕是文王之僕僕備是文王飲酒若後世詩計程應說到梁州非后妃自道升菴此意頗新然是就朱注衍之耳非經旨也

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毛傳於季女解作微主卽與序不合鄭箋引魯義謂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而祭牲用魚毛以蘋藻與季女字相合而又曰季女設饗則非禮也斯又

難離亭札記 卷一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鄭君之迂左傳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教也苟爲非禮左傳何故舉以爲美詞耶朱子仍指爲大夫妻恐大夫妻不得稱爲季女箋又曰季女不主魚狙魚狙實男子主之此只據特牲少牢狙皆男子主之一語而推其意別無所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列女傳謂召南申女許嫁於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獄因作是詩按今之爭財禮而禮婚期亦可援是以自解乎野有死麕無感我脫無使尻吹貞女拒狂且之詞元人王柏乃以爲淫奔之詩視朱子目鄆風多爲淫奔尤無情理柏又謂關雎男女之事不可爲篇首益迂而妄矣此所謂兩備乃得從祀兩廡予所不解

一發五豨凡十二箭爲一發詩經

抱衾與綯疏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專夜餘八人姪婦六人爲貴賤二人爲賤二人一夜五夜則周而復始夫人不須別設帳餘夜二人故抱衾往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如初一日賸之姪婦抱帳往初二日二賸二入初三日夫人姪婦初四

日夫人姪婦御畢便抱帳還初五日夫人專夜則與君同帳也至十六則夫人專夜十七則姪婦二人抱帳往十八姪婦二人十九二腰二人二十腰之姪婦亦御畢抱帳還 所以用帳者其意謂一人同君宿一人當別一帳則雖兩人實抱一衾一榻也又以此五日一周言之若值小建則姪婦缺一夜之侍矣此實仲遠自造典禮公羊以左右二腰為貴

詩小星鄭箋解抱衾與榻是諸妾肅肅然行成早或夜以次進御榻者牀帳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洪容齋曰宮嬪何至抱衾而行況於牀帳非一人所能致此詩蓋行役使臣之詩愚按洪君此說亦如朱子之臆斷耳宮人抱衾後世不廢斯制未可非之至牀帳謂牀上之帳非謂抱牀

子嗟洵兮不我信兮宋戴岷隱曰洵誠也言我心甚誠而意不得申也岷隱名溪

騶虞賈誼曰騶者天子之而虞者而之司獸宋嚴華谷謂騶是騶御引七騶虞羅離亭札記 卷一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是虞人

深則厲說文作砮謂積石以渡此解良是有狐之詩謂在彼淇厲是矣若解作塞衣則淇厲不可通也

出宿於澠飲餞於禰宿當作縮謂縮酒禰謂祖禰之禰是遺女告廟之事 愚說欲餞於禰當音瀾集注禰字下注音你幼讀時嘗疑之後見釋文引韓詩作

坭始知朱子於此音蓋有取於韓詩然從其讀而不改從其字何耶六珈之制見漢書輿服志

蒙彼繻繻是紕絆也鄭箋謂當暑絆延之服語不可解正義以絆延為熱氣尤非是以朱子解作束縛蓋繻即繻紕之絆以此生義然夏日服繻而束縛之恐無是理愚按說文紕字下引詩作是紕絆也紕但作私服解絆字下解作衣無色也以此解之只是以繻為紕衣而不凍染如今人之著本色夏布汗衫耳 段懋堂說文注謂絆延是漢語蓋指摩汗澤之意亦是臆度

愚又按蒙彼繻繻是以展衣蒙繻繻非以繻繻蒙展衣則繻繻只是蒙服無疑若必於紕字之義求之則子虛賦有綸綸之語禮即維也亦稽檢之類稽檢婦人服見史記索隱

朱子注詩彼黍離謂苗似蘆高丈餘誤矣似蘆高丈餘者秫也 俗語謂之高黍與稷相似故詩人謂以為黍也乃是稷耳謂心憂而目眩若是高丈餘之秫不至與稷相混 揚之水是暎平王微弱不能使侯國奉職轉勞王人出戍若謂刺平王不仇申而內德之乃為之戍非也明言三國非僅戍申詩中彼其之子即指應戍三國之侯猶曰夫已氏云爾 愚說

襄二十六年七子賦詩獨伯有以鴉之貴黃見斥子展賦將仲子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未嘗以淫詞責之昭十六年六卿賦詩子墨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塞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韓起亦未嘗以媒孽譏之是爾時說詩實如小序之意而非如朱子目為淫奔也野有蔓草小序曰思遇

羅離亭札記 卷一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時也

時也語最耐涵泳而又曰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此即為朱子開其說矣若實指為男女失時思會所作則何堪賦以贈答哉是以愚指序末之語為後儒附益也 子太叔賦塞裳小序曰思見正也以見韓起為見正固無不可但其詞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母乃近傲且狂童又誰指乎然韓起乃曰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似不可解愚為之解曰狂童指楚子太叔謂晉不郵鄭鄭將折而入楚然楚實狂童非我所樂從也韓子善之者善其言之切於事理鄭不入晉即入於楚耳

詩齊子豈弟鄭箋作闕闕謂開明也與下之發夕相對為文謂方明即行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固夸美之詞然足見開國之始便用奄人宜終致趙高之禍 兼葭之詩李天生曰此是周民思其故君 無衣之詩管絃若曰此詩之作蓋豐鎬之民望平王中興復伐西戎如南宋之

初中原父老望旌旗耳所謂王指周天子而言非秦君也嚴風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亦周民念君之詞月出詩第二章舒憂受兮受字從文與從又之受字不  
同其音本讀作到不煩改叶今本皆作受誤也惟宋葉呂氏讀詩紀不誤 此  
詩皆取險僻之字爲後世詩人晦澀一派所託始端其必當用受字不用受字  
也特優受與天紹殊不得其解耳

天天是緣張衡曰速速方毅天天是加是天天當作天天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旦爲啓明夕爲長庚泛謂明星不指爲何星孔疏啓  
明是太白長庚不知爲何星鄭夾濬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然則今人以長庚

爲太白者誤矣

與兩祢顏氏家訓引作與雲祢祢於義爲長

管絃若世節 以時文名世其說經謂姜嫄是無夫而孕商頌天命元鳥當是元  
鳥氏非鸛卵也此二解雖是創論頗合事理晉是武進人 嘉 中官御史

雜學札記 卷一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大戴禮謂帝嚳四妃姜嫄生后稷簡狄生契慶都生堯常儀生舉 江鄭堂

曰鄭箋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堯去嚳世

甚遠是堯稷契皆非嚳子也爲高辛世妃蓋謂高辛後世君之妃也鄭堂又謂

有邵乃姜嫄母家嫄感帝武而孕必是其夫不以棄爲子并令嫄大歸故棄長

而卽有邵家室迨奕世滋大遂祇推本於姜嫄之德特爲作廟不復追祀其夫

以情度之理或然矣 馬融以后稷爲嚳之遺腹子亦以周人只主姜嫄不主

帝嚳故爲是說如爲遺腹所生爲之子孫者豈能忍置其祖不如江鄭堂之說

爲近之也 稷契若是堯弟斷無堯不肯引以爲佐而待舜命官之理以此可

破其誤 置之隘巷平林寒冰皆欲棄之而勿字也故名之曰棄鄭箋乃曰天

異之故姜嫄實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是姜嫄知置於寒冰必不死也

烏有是理哉毛傳以履帝武爲從高辛以行語固平正然無解於隘巷平林耳

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序先妣於先祖之上先妣謂姜嫄先

祖謂后稷

不曰成之謂不程課以時日章昭國語注如此解

吳天有成命之詩成王不敢康先儒之說皆謂卽是文武章昭注國語亦然愚

按詩明言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明是二后指文武成王指武王之子成王誦

卽周語亦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受之讓於

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循周語意義解之豈得以成王卽指文武二王哉

朱子定爲成王誦良是

詩稱亦有文母毛傳以爲文王之后太如馬融解有婦人焉遂指爲文母宋邢

凱坦齋通編曰文母猶之啓母卽文王之母王季之配太任也漢書杜鄴方正

策云禮有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文母謂太如劉仲馮

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所謂繫於子也何顏太如愚按邢劉兩說爲長

詩在泮獻泮在泮獻功或以泮宮講武爲疑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

雜學札記 卷一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事於預宮注謂告后稷也又謂郊學也是預宮爲郊學且祀后稷因其祀后稷

故告武功小學在郊此爲小學孔疏曰天子以小學爲辟雍郊特牲王立於

齊有彗星晏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新序雜事

第四

中庸引詩衣錦尙絢而釋之曰惡其文之著也按詩無此句但有衣錦粲衣鄭

箋曰粲也禪穀爲之句 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爲其文之大著也 愚按

穀是今之亮紗加於錦上錦猶見文但不大著非全不見錦故有合於中庸之

道乎詩此句下鄭箋是庶人妻嫁時之服碩人詩此句下鄭注此是道中之服

至國乃易法服翟是也則翟衣固非禮服孔冲遠正義引衣錦粲衣爲衣上

有衣之證誤矣 單穀卽是今之亮紗者洛陽令郭珍每當暑召客侍婢數十

盛裝飾羅縠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吳主使伎女羅縠僂體踴鼓舞皆笑以

此兩事觀之知單穀卽是今之亮紗見太平御覽

黃之紀曰太王剽商羽動也謂勤王家意本爾雅釋詁然釋詁曰勤勞也郭注未詳其義則勤之解猶未確太王雖不必有商之志而周室開基推本太王亦子孫歸美先人之道正不必爲之諱而曲爲之說

左傳解詩與小序毛傳相合者如碩人爲莊姜作黃鳥哀三良桑柔爲陶良夫作以及卷耳四牡常棣淇水形弓車蠶其解非同也其稍異者無衣之詩序以爲刺用兵左傳以爲哀公爲申胥而賦文王左傳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序無此語斷章所引左氏之解有與序傳異者宣十五年昭十年兩引陳錫載周皆以能施爲訓成八年引邈不作人以求善爲訓宣九年昭二十年兩引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至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文三年引之以喻子桑之忠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靈二十四年引之而以爲有令名也夫是皆別出一解非本旨耳定九年引竿旄形管似以形管爲微物與毛傳亦稍不同宣十二年引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謂爲怙亂與箋同襄十四年引行歸於周謂爲忠也亦與箋同

楚詞注引詩諄予不顧廣雅引詩歌以諄止諄告也卒或作孕與凡略似故訛作訊

尙書考靈曜五穀輝熱注引詩種穡菽麥

爾雅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

陳琳爲袁紹討魏武檄引詩無然醉換

桐城張舜卿欲更大武七詩之序以於皇時周爲第一天作高山爲第二文王既勤止爲第三昊天有成命爲第四於鑠王師爲第五綏萬邦爲第六於皇武王爲第七

朱子解詩有不如序及疏者亦有勝於序及疏者其不如序及疏者 卷耳序 后妃求賢朱后妃思文王 柏舟序仁人不遇朱指莊姜 雄雉序刺衛宣朱婦人思君子 靜女序刺

時箋君及夫人無德故陳靜女形管之法朱淫奔期會 木瓜序美齊桓朱男

蕪庵序札記 卷一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女贈答 君子于役序刺王朱婦人念夫行役 君子陽陽序閔周朱婦人喜

夫歸 采芣序懼謙朱淫奔 丘中有麻序思賢朱婦人望所私 將仲子序

刺莊公朱淫奔 遵大路序思君子朱淫婦爲人所棄 有女同車 山有扶

蘇 釋兮 狡童序皆刺忽朱淫女 褰裳序思見正朱淫女語所私 丰

序刺男行女不隨朱婦人期男子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 風雨序思君子朱

淫女喜見所期之人 子衿序刺學校廢朱淫奔 芣之水序閔無臣朱淫者

相謂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男女相遇 采芣序閔無臣朱淫者

東門之池序思得賢女配君子朱男女會遇 防有鵲巢序刺宣公信讒朱

男女有私而憂 菁菁者莪序樂育人材朱燕飲賓客 其勝於序及疏者

關雎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朱美太娘 終風序遭州吁之暴朱指莊公 君

子惜老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箋尊敬之如天帝朱見者驚猶鬼神 葛屨傳以

好人爲女子卽縫裳之人朱以爲卽褊心之人 伐檀序貪鄙無功而食祿朱

美不素餐者 葛生角枕錦衾傳謂齊則角枕錦衾箋謂夫雖不在婦自齊而

行事不失其祭正義謂夫既不在妻將攝祭乃出夫之齊服而觀之朱皆不取

衡門序誘掖僖公朱隱居自樂 株林箋以胡爲乎株林從夏南爲國人責

問之詞以匪適株林從夏南爲靈公諱抵之詞蓋以兩句爲一句不得謂章四

句矣朱以四句皆爲民相誦之詞 隰有萋楚序疾君淫恣朱人歎不如草木

七月女心傷悲傳箋女子感時而思嫁公子謂女公子言與女公子同嫁朱

不取此說 東山其新孔嘉其奮如之何箋婦之新來時甚善今則久矣不知

何如以戲軍士朱不取此說 伐木舊作六章朱作三章 黃鳥序刺宣王朱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 我行其野序刺宣王朱民適異國失所依 十月之交

序刺幽王箋刺厲王孔疏亦謂厲王以豔妻爲劉妻朱以豔妻爲褒姒 楚茨

蕪庵序札記 卷一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信南山 甫田 大田序皆刺幽王朱公卿有田祿者 賸洛 裳華 桑扈

鴛鴦 頰弁 車韋序皆刺幽王朱諸侯美天子天子美諸侯天子燕諸侯

諸侯答天子燕兄弟親戚燕樂新婚 賓筵序衛武刺時朱武公悔過 詩說

魚藻序刺幽王朱諸侯美天子 采芣序刺幽王朱天子答諸侯 黍苗序刺

幽王朱召伯南行 生民服帝武傳從高辛行朱慰大人 用鄭箋履大

民勞板序皆刺厲王朱同列相戒 崧高序吉甫美宣王朱吉甫送申伯 烝

民序吉甫美宣王朱吉甫送仲山甫 韓奕序吉美宣王朱詩人送韓侯 江

漢序吉甫美宣王朱詩人美召穆公 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孔疏以為文

武朱子以為成王誦 執競序祀武王朱祭武王成王康王 臣工序諸侯助

祭朱戒農官 噫嘻序春夏祈穀朱戒農官 離假哉皇考箋指文王既石烈

考箋指武王朱皆指文王 閟宮朱更定章次 有舊說本誤而朱子循之者

有狐綏綏箋謂婦人寡而憂是子無為作裝者朱從之 凱風序衛之淫風

雜錄 雜札記 卷一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朱從之

詩序自小弁以下至何草不黃皆以為刺幽王朱子惟於鼓鐘白華兩篇取序

說餘皆不取愚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頰弁車韋聯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

鴛鴦采芣黍苗諸篇皆不見有刺讒之意惟魚藻但言王之飲酒安居或近於

刺耳朱子曰鄭詩以淫奔是望文生義其詞句固近似也唐朱餘慶詩曰洞房

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能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本朝商寶

意詩曰託買吳綾東何須問短長妾身若抱憤尺寸細思量若不知作者何人

不知作者何意但望文生義則洞房固新婦之詩吳綾固寵妾之詩誰曰不宜

朱子曰鄭詩以淫蓋類此孔子謂鄭聲淫非謂詩也儒者總混詩與聲為一故

關雎之不衰不傷鄭之淫皆誤屬之於詩關雎何幸鄭詩何冤



徐溝喬松年鈔撮

紀子昂莒子盟於密伯或作昂以為裂繡之字也然古鼎銘有云單子伯者是子伯原有此稱但不可解耳若以為裂繡而比之內大夫終是無理

左傳初獻六羽是侯國用六也公羊則謂公用六侯用四魯侯國而用六僭也然魯固稱公或可用公禮

左傳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揮之謂懷羸揮之蓋先則奉匭沃盥後則悔而揮去之謂揮匭與盥器奉匭沃盥是妾媵之事見儀禮懷羸欲以匹耦自處故揮去之疏謂揮匭也謂以濕手滴其衣是誤為重耳揮懷羸於情事不合

左傳天子經略注紫土為卦曰略謂經營此略書曰申畫郊圻經是申畫之意略是郊圻之誌今用方略智略則因六韜三略之略而行之

舟餃守之陳詩庭曰說文作澤之目御籥之重文作疑疑當作舟餃

蘿摩亭札記 卷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杜注謂思歸愚謂魯方睦鄰豈得明言思歸此蓋傷時之無緒

左傳襄十年臨于周廟杜注謂文王廟此注誤也周公為祖魯公為宗周公廟為太廟魯公廟為世室此外惟有姜嫄闕宮若別有文王廟則魯頌與禮記何故不一及之耶 趙伯循曰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更為率臚自造典禮即援杜注文王之廟以解之亦不相合伯循之意若以為杜注所言文王有廟是也則何不就文王廟行祭乃迎而令其下就於周公之廟耶若謂本無文王之廟但於周公之廟增祀文王而令周公退處於側母乃不情乎伯循此語本無所據集注不當采之

春秋子野卒左傳謂毀也方望溪顧補皆謂是季氏所弑故書法與子般子赤一例誠能於數千年後上規聖心 按顧又引趙木訥經筵黃若晦通說趙

又引趙存耕之語此數書予皆未見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謂書其狀逆於簡冊傳之萬世不能改用以為懲此外如天王狩何陽齊豹書盜之類就舊史之文修之所謂大義數十者其餘或曰或不曰或稱字或稱名與夫尋常朝聘會盟皆是恒詞說春秋者動謂有一字之衰一字之貶遂疑夫子執筆如後世作書發凡起例先立科條愚竊以為不然夫子謂述而不作又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乃肯自創格律以為予奪耶

其書王或曰天王或曰王正如後世或稱皇帝或只稱帝非有他義而以王不稱天為貶夫子以侯國之臣而貶共主之王先為戎首又何以杜亂臣乎必不然矣為此論者總是以私意測聖人疑夫子所為筆削者別有深文與義大異於人者而不知夫子祇據事直書別無奇特也即如書許止弑父自是弑矣左

氏謂飲其藥而卒太子奔齊直是進敵行弑耳否則胡為出奔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攝彼時必止先委咎於藥既不能掩然後出奔君子此語正是因其委咎於藥而逆折之非曲原之也若以為正論則凡為臣為子者皆

不可進藥於君父矣焉有是理公穀乃謂止實不弑書弑責其不嘗藥又以書弑為聽止書葬悼公為赦止語如兒戲穀梁至謂止哭泣飲餒粥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果其如此而日以弑君夫子豈不酷於張湯哉 漢儒解經迂謬類此者多宋儒固亦有廓清之功

公羊精於言理而不善於比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通義而以論仲子桓公則疏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渴葬則外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變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微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特為人後者為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為兄後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論公孫會之不書叛因其為公子喜時之後父不受誅子復仇是也施之等夷乃可非所論伍員之子楚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亦是也家庭則可而非所論於衛輒之拒嗣賸故專言其理未嘗不精而所指之人則謬

庚無當此管絃若之言誠切中公羊之失世之儒生但能言理議古而不能斷  
事治今皆公羊之類也

十三經疏惟公羊疏不題撰疏人姓名小學紺珠以為唐徐彥作今殿刊本從  
之

放不可長謂游遊也長當讀平聲謂不可恒游於外若傲為凶德當絕去之不  
但不令得滋長也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當作一句讀今以作字絕句作兩句讀非也樂記  
人作為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請入為席  
然後出迎客為一句主人言已當先入敷席方敢延客入是以客辭即辭其先

乃出而迎客客所辭乃在讓入失其意矣集說亦未釋及

雜禮亭札記 卷二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去齊尺謂以手著衣著手之處距衣下一尺蓋太下則須俯身太高則提撥不  
靈距衣下一尺乃為合宜非謂距地一尺蓋攝衣但不令絆足以致傾跌不煩

限攝至一尺之高也解作去地尺非也 攝齊升堂之攝則當訓攝為整治蓋  
恐衣之散緩若以去齊解之謂為攝衣亦非也

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此句承上文解履不敢當階而言就履跪而舉之是狀  
解履之事屏於側是釋不敢當階之意至下文鄉長者而履方是退而著屨集

說以就履為著意其意謂以人就履恐非 以就履跪而舉之釋上文則六字  
作一句讀若以就履為著屨則就履二字當作一句跪而舉之當作一句

嫂叔不通問鄭注問相稱謝也集說無問遺之往來愚謂不通問者只不身自  
問答耳豈使人相問而亦不可哉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正義之解不可通陳氏後一解曰此祭謂臨食之祭父不  
祭子謂父食子所進之食則不祭夫不祭妻者謂夫食妻所進之食則不祭似  
可從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集說曰側席獨坐一席也一說偏設之變  
於正席也專席單席也席有重數居喪則否愚意專席乃是獨坐一席耳側席

謂不正鄉而旁鄉非側身坐亦非移席令偏偏設之解未安  
或謂曲禮牛曰一元大武一節本無稷曰明粢一句此句乃後儒闖入余按蔡

邕獨斷引此全文正無稷曰明粢一句然則謂是後儒闖入者信而有徵  
敖繼公曰伯魚之母出而不再嫁者故伯魚有服子上之母出而再嫁者故子

上無服此亦臆度之詞不如周亮工謂出母者所出之母猶之所生母也左氏  
康公我之自出是出字之義謂伯魚子上皆庶出伯魚為所生母持服子思則

不令子上為所生母持服此論最愜大勝先儒

雜禮亭札記 卷二

二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檀弓防墓崩一事江慎修曰殷俗不合葬周俗合葬孔子從周古者墓而不墳  
周人作墳孔子以已為東西南北之人亦從周會兩而崩孔子悼其未從殷而

從周意謂若仍從殷制則不煩慮此耳無他意義若新墳植兩而崩既崩而門  
人修復皆恒情無足訝者 門人後蓋因兩止修墓而返故後也可以意得之

否則門人徒以墓崩告而孔子曰古不修墓豈任其崩而不顧耶無是理也  
高郵孫遂人雍正甲辰舉人其論檀弓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一事為古人

所未到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為句蓋殯也問於柳曼父之  
母為倒句蓋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知其詳但知

謹彼而不知其為葬為殯至是孔子母卒欲合葬於防而以父葬之深淺為疑  
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葬如其葬而深也則體魄已安必不遷矣問於柳

曼父之母灼知其為殯乃啓遷而合葬於防蓋聖人之慎 蓋殯也直是倒裝  
句法耳 孔子父為柳大夫柳曼父之父必是呂子襄殯事者故其妻知之確

也 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定是仍用殷禮墓而不墳雖知其處而不能灼指  
方位必詢舊人乃知之假使無可詢者亦必於斯地前後左右發而求之矣  
先儒乃謂孔子不知父之葬處但殯母於五父之衢豈理也哉

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除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鄭注曰未之猶  
微哉言卜國無勇愚謂此是公慰兩人之詞謂戰未先卜倉卒而敗未字是未  
字耳蓋古人必卜御與車右惟公以此語解二子之意而縣賁父仍自賁爲無  
勇故公誅之若公既賁以無勇則不必再記賁父是無勇也一語矣禮文只言  
賁父之死而注乃言二人赴敵而死不解何故

檀弓子思哭嫂爲位自必有兄然孔叢子謂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子思無兄  
此兄或是孟皮之孫孔蔑之子與子思爲同曾祖者或疑子思有兄而先亡見鄭志

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  
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謂正寢之中大故謂喪變正義周禮國

難離亭札記 卷二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有大故謂寇災戎禍又謂外爲中門之外聖室愚謂居於內是指家室居於外  
是指堂室此大故是謂有寇戎禍或有他變故與家臣子弟謀慮之若謂聖室  
未聞家家作一聖室於中門以外以備治喪也蓋古人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  
此家室也所謂內也堂之兩頭亦有室此堂室也所謂外也是有疾不可出外  
則居於內之家室有大故不暇入內則居於外之堂室顧或疑致齋當遠婦人  
何故亦居於內然室固是東西房夫婦固可異處正可閉戶自精若在堂室則  
猶嫌驚矣 天子六寢諸侯三寢大夫之寢無明文愚疑當有兩寢喪大記大  
夫世婦卒於適寢疏曰適寢猶今聽事處既曰適寢而以聽事處比之則亦必  
有燕寢所謂內者或是燕寢所謂外者或是適寢總不得指居外爲中門之外  
有聖室耳  
子惡夫涕之無從也或解之曰從謂有以副之也無以副之則哀爲虛哀負此  
一涕故必脫離以副之愚按劉孝標重答劉沼書有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則

是舊解

吾子欲之則環請前請謂我欲先得之伯玉謂文子欲奪取丘我先欲爭之  
言此見人苟有所爭則他人皆可相競集說謂前行以去非是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鄭注與及也是以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  
也十四字作一句讀謬甚漢儒之拙鑿於此等處可見一斑  
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此是一事舊說析爲二事非

子思之母嫁於庶氏未知其爲被出耶抑伯魚卒而改嫁耶檀弓又有子之上  
母死一事人遂謂孔氏三世出妻愚意子之上之母謂其生母耳非其母被出  
也江慎修則謂先君子喪出母即指夫子謂叔梁公先娶施氏無子而出之乃  
娶夫子之母顏氏後施氏卒夫子猶爲之服非伯魚之母施氏之被出不知何據  
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謂一跪兩叩也然則尋常之拜乃每一叩必一跪  
若再拜則須兩跪矣

難離亭札記 卷二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姓卽子孫也 儀禮鄭注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也賈公彥疏子之所生則孫  
是也

月令其蟲保鄭注謂虎豹之屬淺毛其蟲毛乃注云狐貉之屬愚按虎豹明明  
有毛有文豈得曰保亦獸也豈得與狐貉分類原鄭之意蓋以保蟲三百六十  
人爲之長求保蟲而不得強以虎豹言之考之大戴禮及樂緯稽耀嘉皆謂保  
蟲三百六十屬聖人爲之長然則保蟲者謂凡人也人固無羽無毛無鱗無介  
所謂保也人貴於羽毛鱗介四物故居中央凡人以聖人爲長猶之凡鳥以鳳  
爲長凡獸以麟爲長也或疑凡人未必有三百六十種未思人類不同夷也蠻  
也閩也貉也戎也狄也苗也氐也羌也長人也僬僥也穿胸也僂耳也交趾也  
以及後世之羯也鮮卑也蠕蠕也僞也蛋也沙人也犍狍也獯也吐蕃也迴  
紇也黎也狼也狝也今之倭也白人也黑人也緬人也此外若泣珠之鰕人日  
南之野女傲外之馬化皆人也細析之類亦夥矣試就鱗蟲觀之只龍與魚兩

種耳便可指爲三百六十人亦何不可析至三百六十耶特因家語落一聖字但曰僅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鄭君必但見家語而未尋求大戴與樂緯故強分淺毛之獸爲保蟲淺毛之獸又豈能滿三百六十哉且麟鳳龜龍皆神物必聖人乃可相提並論若尋常昏愚之人豈可與麟鳳龜龍抗行乎 聖人爲凡人之長不但謂中土之義文周孔卽釋迦亦彼土之聖人也卽馬哈默特耶穌亦彼土之聖人也 吳草廬亦謂保蟲卽人

禮記中之月令卽呂氏春秋之四時紀亦卽古人所謂明堂月令也漢紀永平二年詔曰其班時令注謂月令此是漢令非謂禮之月令 魏書李詭傳隋書牛宏傳述明堂而皆稱作大戴禮盛德篇是隋以前目爲盛德篇唐以後乃以明堂篇稱

毋燒灰當是毋燒炭觀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可見且古人用聖尙未有今之石灰若棄灰於地之灰則不可禁也嘗疑七十二候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閉塞而成冬爲一候強分爲二於文爲割裂於事爲穿鑿後讀五禮通考已指其謬

雜禮亭札記

卷二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致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孔疏以爲別嫁別娶古今無此情理宜毛西河詆之毛謂使人請婿弗取爲一句蓋女家若爲辭讓婿則仍娶此女而后嫁之是仍嫁此婿義勝於疏然鄭注請婿成昏是請字必應斷句愚意既云不得嗣爲兄弟有可以他娶之道婿弗取者謂婿不肯他娶女家仍以此女嫁之禮也兩字兼指家女家 江慎修謂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家取之禮之常也萬一有他故不欲娶則女氏亦不能強然後嫁之此禮之權宜似亦未得經意江又謂不得嗣爲兄弟此語正是不欲其嫁此解恐非若此語是不欲其嫁則候至除喪更萬萬無弗取之理矣

文王世子胥鼓南郊注爲南夷之樂四夷皆有樂何以獨取南樂夷樂亦何可以致世于此正當是二南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卽詩之以雅以南也詩中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注不言夏從春可知此臆說也禮文明言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是春夏之先師爲一人故夏則不煩再奠也

凡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謂周公若孔子計此禮尙在孔子之前或專指周公第如專指周公則何不卽謂爲周公而泛謂之先聖劉氏注曰處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爲先聖殷學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注此固揣測之詞然亦見先聖必非一人矣

不臺門疏謂門外有臺按禮器謂臺門以高爲貴則是門在臺上如今作門之有重階乃是以高爲貴若別作兩小臺未能高過門也孔疏於郊特牲臺門下疏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

雜禮亭札記

卷二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三老五更當據蔡邕獨斷以爲更爲叟觀俗書嫂字作梗可見或謂老之與叟其義無別竊疑三老是國老五更是庶老故漢以桓榮爲三老李躬爲五更其各用一人者猶公孤之不必備也鄭康成謂原各一人以老人更知三德五行則合老更二字串解近於牽強

五味六和五色六章舊說謂五味益滑爲六和五色益立爲六章愚竊以爲不然和者兩味相劑章者兩色相斲六和當是甘與酸爲一和酸與辛爲一和辛與苦爲一和甘與鹹爲一和鹹與苦爲一和鹹與酸爲一和六章當是青與白爲一章赤與黑爲一章青與赤爲一章赤與白爲一章白與黑爲一章黑與青爲一章若甘與苦甘與辛鹹與酸與苦若不可以和也六章以考工記推測之 六章鄭氏取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以下爲六章則是方土園火山龍鳥獸此爲七種矣

何敬祖雜詩注引德產之綴也精微

郊特牲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此殺乃降殺之殺非殺戮之殺注疏皆以爲殺其大夫謂公子慶父公子牙非也

大蜡八注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駭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愚按經文當以先嗇司嗇爲一而以百種爲祭之一郵與表駭當分爲二經文於祝辭言昆蟲母作言祭並未及之當云先嗇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四表駭五貓

虎六坊七水庸八注祭百種句前商明樹蟲之功使禮器之謂祭用百種耳內則細者爲喻大者爲軒焦弱侯曰軒疑是幹之訛儀禮特性饋食禮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證

月令逸周書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管子皆有之王冰注素問引七十二候與今不同易通卦驗亦有之愚按後魏始以七十二候入歷

內則舅姑使冢婦母息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冢婦此爲相對之文謂冢婦母息介婦介婦當敬冢婦即兄弟弟恭之意母息不友無

禮於介婦作一句讀母字貫下謂母息介婦母不友介婦母無禮於介婦也鄭注非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延集說謂前後各十有二旒非也當是前後各六若前後各十二則重不可勝司馬彪漢書儀服志采周官禮記尙書之文制冕天子白玉珠十二旒公侯十旒皆有前而無後恐是臆造

登席不由前爲躡席旒曰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此蓋以爲字讀去聲登席不由前作一句讀登席不得由前爲躡席爲一句乃釋所以不由前之故

陳氏集說既謂說明白而又謂八字當作一句登席當由前與疏正相反陳於曲禮母躡席亦謂登席當由前殆非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乘以拜賜句服以拜賜句皆當爲句鄭注敬君也四字注於服以拜之下是以乘以拜爲一句服以拜爲一句而服以拜賜之賜字一字乃作一句矣不可通也

裼襲之制孔穎達疏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

裼衣不露裼衣爲別孔謂襲衣之上尙有正服者以鄭注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襲也詩曰衣錦綉衣裳錦綉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歟據此因謂襲衣之上尙有正服是裘之外尙有三重衣予竊疑其不然頃見杭大宗世襲禮記集說辨之謂

禮經正文皆未嘗於裼襲之外別言正服蓋裘上加裼衣卽是正服以其露見裘故曰裼于裼衣上又加一衣則全拚其裘使不見美故曰襲別無正服此論近是且錦衣以裼之與下文元緇衣以裼之絞衣以裼之字指裘言非指衣言不得名此衣曰裼衣鄭謂袒而有衣曰裼正謂裘上著衣而仍見裘故注又謂衣必直領以見裘也若襲則全掩裘然愚意更謂只此一衣開之則爲裼掩之則爲襲大宗謂裼衣上加一衣爲襲恐猶未是前備之意謂裼爲至敬襲爲敬之殺義亦未安兩者各有取義未可以襲爲殺於裼視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一語可見若襲輕於裼則不應用不敢二字予謂此如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蓋有以裼爲敬者有以襲爲敬者服之襲者充美也注充覆也謂覆其美也意欲與上文見美相對然充字訓覆它無所証此充字仍是充滿之義蓋多加一衣是充滿其美裼裘以見裘爲美觀其重而今之反襲裘以多著一衣爲盛服其重而今之意各有取非僅爲覆其義也衣錦綉衣二句按箋云

羅禮亭札記 卷二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樂是單毅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毅欲其文之大著庶人之妻嫁服禪毅蓋今之亮紗此特嫁服不可執以訓裼襲遂謂衣上仍有一衣裳上仍有一裳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孔疏謂裘與葛之外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孔蓋謂裘之外有三衣愚謂孔疏非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元緇衣以裼之之字指裘謂以衣裼裘著於裘之外而又不露見其裘故曰見美也古人服之毛皆向外孔曰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是僅見此裼衣而不見裘蓋不悟衣所以裼裘而誤認此衣自爲其裼經文本無裼衣

謂衣必直領以見裘也若襲則全掩裘然愚意更謂只此一衣開之則爲裼掩之則爲襲大宗謂裼衣上加一衣爲襲恐猶未是前備之意謂裼爲至敬襲爲敬之殺義亦未安兩者各有取義未可以襲爲殺於裼視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一語可見若襲輕於裼則不應用不敢二字予謂此如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蓋有以裼爲敬者有以襲爲敬者服之襲者充美也注充覆也謂覆其美也意欲與上文見美相對然充字訓覆它無所証此充字仍是充滿之義蓋多加一衣是充滿其美裼裘以見裘爲美觀其重而今之反襲裘以多著一衣爲盛服其重而今之意各有取非僅爲覆其義也衣錦綉衣二句按箋云

樂是單毅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毅欲其文之大著庶人之妻嫁服禪毅蓋今之亮紗此特嫁服不可執以訓裼襲遂謂衣上仍有一衣裳上仍有一裳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孔疏謂裘與葛之外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孔蓋謂裘之外有三衣愚謂孔疏非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元緇衣以裼之之字指裘謂以衣裼裘著於裘之外而又不露見其裘故曰見美也古人服之毛皆向外孔曰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是僅見此裼衣而不見裘蓋不悟衣所以裼裘而誤認此衣自爲其裼經文本無裼衣

羅禮亭札記 卷二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名孔自造此名遂至誤解而褻襲遂判爲二衣愚謂表之外一衣開之則曰  
褻掩之則曰襲至其解爲左袒出其袖義亦未安執玉奉君之際右臂則著兩  
三衣左臂乃去其正服之袖是此袖必虛垂於旁而無所應嘗對越趨除雍容  
俯仰之際而一袖虛垂於腋側似非禮容或者東此袖於帶間勝於虛垂然行  
聘時忽而褻或而襲斯須轉變使臣既手有所持必不能又自上下其袖即在  
授玉之後而時而貫袖於臂時而渲臂出袖亦豈美觀乎愚謂此只是開其袖  
以露其表之正中不與左臂相涉衿固可以反折向內舒卷皆不甚勞也又按  
疏中中衣孔意既判褻衣爲二則此中衣自指襲衣不知褻襲只是一衣此際  
不須別立中衣之目至中衣見於郊特牲疏未指爲何等之衣愚謂當是表內  
之衣既非禮服亦非褻襲之衣也 孔疏又謂葛亦有褻衣東匯陳氏亦從其  
說愚意又以爲不然表之褻者欲見表之美也葛則何美之欲見乎且如孔之  
意表外有三衣則葛之外亦將三衣且葛之內必有親身一衣是夏日凡五衣

蘿蘿亭札記 卷二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古人恐不至如是之拙滯愚謂禮經固曰表之褻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服蓋別乎表而言則凡春夏秋之衣皆以襲爲貴無事於褻也葛而襲者則終  
緇縠必表而出之是也表之即襲矣且所謂表者愚意是著紵於內著緇於外  
合之近體之袒則夏日三衣庶合於人情或謂表而出之謂以帛若布爲裏似  
今之夾紗殆非也 不涉表而言褻者禮無其文不但葛無褻衣即凡衣服除  
裘之外皆無取於褻耳 吳草廬曰直其領而露出褻衣爲褻曲其領而掩蔽  
褻衣爲襲江慎修以吳說爲非蓋主孔疏左褻之說愚則謂吳說近是但吳謂  
露出褻衣猶之孔疏之誤而曲領直領所褻者亦太少似不如愚意開其襟則  
曰褻掩其衿則曰襲之爲得也  
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褻鄭注曰父黨無容孔疏未及而於內則服之襲也充  
美也下發其義曰事父以質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褻褻鄭孔之意皆以袒褻爲  
文也蓋泥於褻襲爲文飾而爲是言夫褻襲所以爲文者文在表而不在褻今

此之袒褻乃尋常之袒褻非謂褻襲故曰不敢即如鄭孔之意然明著一袒字  
袒是肉袒經文別無他解而並指爲文天下豈有肉袒而可目之爲文者乎先  
儒之拙乃至於此蓋不敢袒褻懼褻也若當父母而有敬事則亦袒褻如祭射  
則有袒雖當父母而袒亦可也不敢袒褻敬之常袒褻敬之變而爲敬之大賢  
如今人相見以科頭爲不敬以冠爲敬然臣之於君民之於長官又有時以兔  
冠爲至敬試爲之說必當曰不有大故不敢免冠以此意解不敢袒褻之文斯  
爲得之江慎修乃主孔疏拘矣 蜀李雨村調元謂小衣是襲衣大誤又謂中  
衣但得襲襲衣不得襲褻衣亦不悞又近人范曾燁四書辨注疑褻襲是毛向  
外襲襲是毛向襲尤可嗤

蘿蘿亭札記 卷二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樂記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馴伐鄭注以復綴以崇爲一句天子夾振  
之而馴伐爲一句按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當爲一句夾振之而馴伐當爲一句  
蓋樂以象治上文既取象於左周右召故六成取象於尊崇天子崇乃尊崇之  
意夾振之而馴伐亦謂樂人之夾振豈謂天子之夾振哉於文義或可言夾振  
之而肆伐天子盛威於中國也斷不得天子冠於夾振之上  
禮記樂記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並言武王下車即封微子於宋史記則謂成王  
封微子於宋黎蒞林曰武王封微子於宋爲侯迨武庚滅成王乃進微子爲公  
而承殷後愚按黎說是微子賢人也武王必不置之閒地侯成王始授封蓋封  
微子於宋者尚賢也立武庚於衛者承紂之統也迨武庚自作不靖乃以微子  
之旁支爲殷後  
白虎通引樂記曰壘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鐘兌音也祝說乾音也  
祭統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此所謂外指君之寢所謂內指夫人之寢祭  
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專就君言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君之燕寢二者皆謂國  
君與大夫不同 大夫則宿於  
內而異室  
旅酬下爲上鄭注曰旅行也 此注今



哀公問政見家語博學之以下則子思所益非孔子對哀公者

哀子才代謂孔孟每借泰山爲喻以泰山在邦域之中就近取譬也中庸乃言載華嶽而不重明是漢儒在長安就近取譬斷無子思居魯而思及華嶽之理此雖創論臆解却精確不易其豈測說經處尙多不能悉合理矣

縮衣引菜公願命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孽御疾莊后母以孽御疾莊十汲冢書祭公解亦有此三語

格物之格訓來固非也訓至亦非也訓拒亦非也明穆孔確論格物曰倉頡爲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注此格字之訓最古者玉篇廣韻皆作此解又釋典經論有格量功德及如來德何可格量皆唐以前語亦解作量度愚意格物之格當從此說

格物致知朱子所補之義誠爲空廓故陽明以格爲格其非心之格訓爲格拒以物爲外物然此物字承上文物有本末之物而來未可指爲外物也愚意以

羅應亭札記 卷二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度量解格謂致知必須度量事物之理詩曰有物有則禮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皆是此物乃品節條理之謂非飛潛動植之謂自治之道至致知而止致知在格物爲致知下一注脚非如身心意知之遞加層次無論良知見知聞知皆惟恐其不合於事理必須就事物而度量之期於允當此爲喜其致知之用非於致知之前別有功夫故但致知在格物而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物也度量既審斯致其知而無弊故可曰物格而后知至也蓋惟聖人自誠而明學人皆自明而誠誠意求其誠致知格物則求其明是自明而誠之道耳朱子用力於大學中庸乃所補致知格物一傳殊不足以切理屢心不但改大學古本及三綱領八條目之非也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是教人逐物意移也惟其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天下惟因知有未盡故理有未窮今乃倒言之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所謂極者是何境界一事有一事之極萬事有萬事之極一事之極則作詩必李杜作字必鍾王乃爲極也萬事之極

則必窮神知化如孔孟乃爲極也學者何從致力又何能得當耶及其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萬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尤不可解學記論學以年計功孔子自述亦謂與年俱進此乃期之於一

且若禪家頓悟之旨且何者爲表裏精粗何者爲全體大用皆不可指名即用

力之入四字亦殊誤人當如何用力耶勢必即飛潛動植勞心苦思陽明以格竹不得遂斷爲格其外物實朱子誤之學者果依朱子所補此傳用力未有不

自做其精神者且如所言用力之久至於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直是聖人地位豈可以概學者且必有如此學識乃可言正心修身則

曠日持久無復正心修身之候矣若曰格致誠正原是一氣並進不分先後則著大學者何必區其先後耶 愚意自覺與朱子並不悖惟朱子語似懸於

高遠令人驚怖其言猶河漢其窮之一字尤爲誤人今就朱子原意擬爲之辭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求其理也蓋人心之靈爲知

羅應亭札記 卷二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事各有理苟於事理未審則其知猶未精也是以學者於凡天下事之至吾前者當反覆揆度所以然之故與所以處之之宜必期無所差忒而凡事皆得曲當則達於理而不誤用其知矣此謂致知在格物如此似平易淺近學者可以共喻 或言大學者大人之學固當於高遠求之不當出之於平易此殊不然所謂大者乃在治國平天下若齊家以至致知皆備生本分無大小之別倘以格物致知爲神化之境則是先神化而後本分斯悖矣聖賢之言平實後備執一句一字即強目爲神奇實其受病之處呂新吾謂伯夷伊尹柳下惠只格得一半然則世無孔子即不必言格物而正心誠意亦不暇及矣平心思之作大學者果歸重格物至於如此乎譬之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詩中固流露此意錢收齋注杜乃句句裝入此意爲讀者所憎奉聖言而妄爲深求或故爲張大皆此類也 愚又揣朱子之意亦祇是前人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四語之意措辭近於支離遂覺隔闕凡詞人學人立言皆有習氣



理學亦不免讀之幽深元遠思之實不切於事情愚嘗謂朱子言語頗有似今  
之時文言之爛然成章可觀可聽而殊無實際不但有不可行者且有不能講  
者 又揣新吾之意是誤解知至至字又震於朱子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而益  
窮之一語故重視格物以爲非至聖不能當未思至雖訓極而窮極與止極其  
用稍異知至謂知在此耳非謂窮盡天地萬物也愚且謂至即是致字而脫其  
半古文往往不用偏傍即事有先後之後與而後之后便不同

綉蠻黃鳥毛傳綉蠻小鳥貌朱注鳥聲不如韓詩章句綉蠻文貌 韓詩章句  
之解見文選景福殿賦及王融曲水詩序注

切磋琢磨分屬骨象玉石朱注以切琢爲淺以磋磨爲深非也以角代象亦非  
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孔疏曰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  
君假設舉之又不能在己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賢人也此解極合於理今

難離亭札記 卷二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解不能先爲不能早舉誤矣

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見於母則拜即在內謂子拜母而母答拜非謂母拜子而  
子受之也然即是子拜母而母答拜似亦太過余意九拜固有輕重高下之不  
同或者子則空首母則爲手拜以答之乎朱子論婦人之拜謂古人有母拜其  
子姑答拜婦者蓋只跪坐在地但下手如今時之掛耳與余意正同

昏義后之下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鄭康成據此以注周官  
內宰寺人九嬪世婦女御諸職謂女御即御妻愚謂昏義之說不可信夫人乃  
諸侯正妃之稱天子后之下不聞有夫人之稱妻者齊也從未有以爲妾之名

者此內惟九嬪是天子貴妾而亦統於太宰其職曰各帥其屬以時御叙於王  
所此謂九嬪分率衆妾以時進御於王也至世婦女御皆是女官不可以待王

寢者女御之職曰掌御叙于王之燕寢用一掌字與九嬪所帥進御者不同蓋  
如掖廷令記長信昭陽之事非身供幸御故知爲女官而非侍寢者天官世婦

經無人數注謂有婦德者春官世婦經謂每官卿二人下大夫四人疏謂以奄

人爲之春官以奄人爲世婦則天官之世婦亦必是女官而非侍寢者且其  
職只在帥女官而灌漑祭之日陳具與內羞又弔于卿大夫之喪其非王之衆

妾可知原昏義爲此言特欲以后與王相對王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遂撰此語以與相配其實並無依據且又云王后聽天下之內治蕩天

下之陰事試思王后豈能盡治天下之閨門乎萬無是理則斯言但取其與天  
子聽天下之外治蕩天下之陽事相對爲文而已此文既是虛撰則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其爲但求儷於公卿大夫士之數而別無典故從  
可知矣鄭君信之而以之注經殆小誤乎

昏義謂王立天官三公九卿語亦大誤六卿即是六官合之三公則謂爲九卿  
豈得復出而並舉之耶詳觀此條乃淺人妄說耳

頭陀寺碑注引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  
難離亭札記 卷二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蔡邕明堂論曰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  
太學事有不同各有所爲論者合以爲一取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宗廟之

中當幽隱澗淨而使學者處焉饗射其中俘囚殺耳死生交錯人鬼媿瀆非其  
理也蔡說爲短袁說爲長

天即上帝也然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何歟求其故  
而不得遂有感生帝及耀魄質之說

後儒說明堂之制多乖迤蓋取明堂陰陽以爲說故語多不經明堂陰陽亦緯  
書之類見藝文志及魏相傳 盛德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義也仍是

太乙下九宮之法

周禮鼓人注曰雷鼓八面鼓也鼗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鼗鼓兩面鼓也  
弄崇義三禮圖畫八面者一鼓而八出六面者六出四面者四出予甚疑其不  
便於擊且無意義宋陳祥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者八枚六枚四枚四杖謂以

幾枚同奏爲節此語極得其解范綱東齋記事亦主是說

周禮酒人奄十人鄭注曰奄精氣閉藏者未明言爲宮刑王安石新義遂謂民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若以爲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况於王乎安石之意蓋謂擇不男之人爲之也顧安得如許不男之人以爲奄耶

九拜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注稽首謂首至地稽留頓首謂首至地而不稽留空首謂跪而俯首至上而不至地此三解皆是也振動謂兩手相擊肅拜若今之揖近似而未全是也吉拜謂是拜而後稽顙凶拜謂是稽顙而後拜奇拜謂是先屈一膝或謂一拜或謂倚物而拜褒拜謂是兩拜又謂是持物而拜此數解則皆未是蓋振動如唐宋之舞蹈既拜而又振動焉吉拜謂尋常之拜凶拜即稽顙稽顙近似稽首而以額搶地尤爲迫切奇拜即是半跪謂屈一膝非謂先屈一膝再屈一膝寬大也謂鞠躬深揖也肅拜如今婦人欲手之拜非如男子之揖書傳凡單言拜者皆吉拜其非當是跪而

卷二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舉手如揖又引手至地而俯首以至手上視空首多一舉手節見如此後讀宋人愛日齋叢鈔論拜大略相似左傳又六年注頭至手曰拜手即今之又手謂身屈首不至地

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鄭注三后六宮孔疏曰十二人也愚謂若此則十二卿二十四大夫四十八士后宮之官不太多乎此每官當是謂王與后兩宮王之宮兩卿四大夫八士后之宮亦兩卿四大夫八士庶合事理

周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魯語天子曰入監九御九御之名正與九嬪掌婦學之法以致九御相應此九御乃進御於王者與女御不同也九御注以九卿爲女御良是鄭君解以時御叙于王所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

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自朔至望先卑後尊自望至晦先尊後卑是后與王同寢只在十五十六兩夜三夫人在十四十八兩夜其餘則九人共二夜若小建則在末之九人便虛一夕後備頗以爲

譏謂王亦安能一夜御九女哉然鄭君但謂其進於王固未謂王必盡御之特鄭君此言無所憑依以意爲之誠亦不足爲訓

天官有女史八人春官世婦下亦有女史每宮二人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明乎九嬪九御是王之妾若世婦女御則不待內宰之教豈非以其爲女官耶

內宰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古人前朝後市以朝爲陽市爲陰也然由古及今未嘗有后妃干桑孔之利者惟潘淑妃爲市正由於東昏之戲耳

鄭君既臆讓進御於王之法又臆撰夫人以下分居六宮之制謂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尙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一人從后唯其所燕息是后無定居率此三十三人周流於六宮九非情理且又不爲三夫人作計何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此所謂內人固是王所幸御之人蓋庶妾也

卷二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鄭謂女御爲昏義之御妻注此因以內人爲女御愚意女御是女官非此內人周禮宮刑鄭注男子去其勢婦人閉於宮中尙書孔傳男子去勢婦人幽閉尙書刑德放曰宮者男子割其勢女子置之宮中不得出也大雅昏椽斲共箋謂毀陰書呂刑椽斲孔傳亦謂椽是毀陰蓋指男子而言非指婦人史記目嫪毐爲大陰人男子之勢亦曰陰也惟尙書大傳甫刑鄭注乃曰宮者丈夫割其勢女子椽其陰此解殆誤矣 又孔氏謂宮是淫刑鄭氏謂是男女不以義接之刑此亦臆造於事無徵古之制宮刑與劓刑相同非專爲淫夫而設寺人孟子太史公豈淫夫哉

周禮言王日一舉白虎通言王自旦至暮四食月令其蟲保鄭君解爲淺毛虎豹之屬愚已辨其非矣原鄭君之意因大司樂六變致神物有羸物與羽鱗毛介並舉又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者脂者羸者羽者鱗者緣此遂以羸物當保蟲而以爲虎豹也愚按說文於羸字曰獸名象

形於禮字曰但也但重文作裸然則禮物之禮正當作肅保蟲之保正當作  
肅爾肅木自判然待因肅物訛作肅物遂牽入於肅而滋誤肅之本字爲果肅  
無袒裸之義乃既誤以肅爲肅又誤疑肅卽是裸故展轉謬解耳康成在祭酒  
後當以說文爲準 肅物之解以考工記言之卽是獸以大司樂言之與毛物  
非稱不知作何分別下之象物鄭君以爲四豎亦恐未是 桑扈肅行畫者解  
衣緞礪肅皆當作肅形近而訛也穀礪肅之肅字典引之曰或作羸羸之羸  
或作羸可見從羸之字易於混淆 肅象獸形二徐皆未釋及愚謂此字之上  
疑非從亡從口當是從去蓋倒子也取其突出之意肉則象其壯凡則象其抵  
距肅物當是有角者未敢以爲必然

王莽作大泉其文曰大泉五十見漢書食貨志周禮外府鄭注曰王莽作泉布  
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  
泉注語如此謂其文爲大泉其值則抵貨泉十五也錢文本曰大泉五十而鄭  
注但曰大泉偶遺五十二字於義固亦無害賈疏乃曰王莽大泉直五十鄭君  
言十五者誤也是賈誤以大泉直十五爲一句若作此讀則下貨泉二字不詞  
矣且大泉五十中間亦本無直字

羸羸亭札記 卷二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士喪記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禪參愚按此謂婦人於明衣之  
外益以中帶非謂設中帶則不設明衣也惟釋文寫作禪參則有可疑婦人之  
喪不陳喪衣見於禮經胡爲設禪且明謂中帶豈可指爲禪與禪耶賈疏謂明  
衣之制鄭不明言當與中帶相類其意蓋誤謂有中帶則無明衣故疑二者必  
相類也然必非禪周時猶未有禪陸德明誤以禪爲禪耳

大戴禮之注朱子以爲鄭康成作王伯厚以爲盧辨作戴東原曰注引魏晉人  
說是盧辨也辨字景宣盧辨兩說則大戴禮亦定爲辨注矣  
禮身爲大夫者則得稱爲夫子孔子爲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爲夫子也  
論語集注兩引吳氏曰大戴禮小戴不知爲誰 朱子門人有建安吳和仲推新

安吳叔夏利臨川吳仲方家臨江吳伯豐必大吳徵吳大年吳伯英

旅於秦山古讀旅如腫音見後鄭注又漢書叙傳大夫臚俗師古曰臚聲相  
近

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我民戰栗夫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嘗疑此  
言必爲哀公而發非爲宰我宰我既爲弟子言而不當固宜教而正之豈得因  
其失而遂其非乎孫履齋示兒編云哀公之意謂非用命者戮於社將謀去三  
桓宰我語蓋勸之而夫子則以爲三桓之勢已成未可遽去故以爲不說不諫  
不咎也哀公不能從卒致適越此解實獲我心使民戰栗洪容齋以爲哀公之  
語此意雖未是然亦以爲哀公欲以越伐魯不成而終失邦其原蓋出於此是  
亦以爲公意在去三桓也 何休注公羊傳栗猶戰栗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馬融謂爲太姒宋劉原父謂子不可  
以臣母以邑姜代之王伯厚謂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  
蘿蘿亭札記 卷二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有亂十人原無臣字然宋本此兩書亦有有臣字者若無臣字於義難通也  
就使無臣字而舉其母與羣臣爲儕終是不倫固不繫於有臣字與無臣字顧  
以邑姜代之亦有未安列女傳曆舉賢后周室上舉太姜太任太姒下舉宣姜  
獨不及邑姜惟大戴禮言邑姜有胎教於他無聞尋其迹殆不足媿太姒化行  
於國之美固不可與周召諸公比烈是則婦人當爲成人無疑蓋周才不免借  
之於殷乃於唐虞之際義相發明前儒固有此論而曰爲膠鬲則又未安爾未  
嘗久事武王克商亦無大勳愚意殷人乃指太公望耳太公高年未入周以前  
固殷人殷才周用也其餘九人則周公召公畢公毛公榮公泰顛囂天散宜生  
南宮括 陶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兩公不可缺一也 王伯厚曰石  
注 十亂中之榮公不知其名亦無事迹可見惟晉語云讓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  
以周召畢榮

淮南子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 合兩條

觀之知榮公毛公皆與周召為儕不可去其一也 呂氏春秋武王之佐五人

高誘注以為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蘇忿生此是以臚為之不足為據

論衡曰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是以於斯指周而言集注謂惟唐虞

乃勝於周固非古訓

子見南子或以為南嗣昭公十二年南嗣叛計孔子之年不過二十二三歲子

路又少於孔子殆非也

子畏於匡或以為衛地或以為宋地左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於牡邱遂次於

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於承

匡杜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在衛者名匡在宋者名承匡孔子所厄

當在衛不存宋 莊子說苑韓詩外傳皆謂在宋殆不足據

寢衣長一身有半即是被耳明見說文被字下朱注誤認為衣罔非近人有疑

蘿蘿亭札記 卷二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為今之短衫者謂一身有半是一身之半此尤妄說 今之短衫古謂之襦

古人引鄉黨多著子曰兩字 禮記曲禮注引當暑絺綌玉藻注引素衣麻

裘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儀禮既夕引素衣麤裘論衡祭意篇引雖疏食菜羹南

史願憲之傳引菜羹瓜祭李善注文選引君召使擯又引狐貉之厚羅願爾雅

翼引不得其醬不食或著子曰或著孔子曰

崔子玉座右銘李善注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作子曰不作

子樂

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用以言我年長於汝豈今已衰老世無用我者

矣王符

北齊石勳箴戲謂孔門七十二賢當是已冠三十人未冠四十二人蓋以冠者

五六童子六七作諧語也然漢舊儀載等祀舞人七十二冠者三十人童子四

十二人恰與勳箴之言開合宋祥大漢人注風乎等謂粢且謂浴沂取象龍

出水中其以三十與四十二分舞人已冠未冠之數正取冠者五六童子六七

之義

論衡曰魯設粢祭於從水之上暮春謂四月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

皆粢祭之樂人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

饋歌也饋祭也歌而祭也此謂周之四月蓋夏之二月時尚寒安得浴於水

而風乾身乎夫子善點欲以鬻祭調和陰陽故與之

論衡孔子不能決公叔文子之然否心怪不信問公明賈以知其情是王充以

問公明賈為心怪不信既問之後乃知其情則未嘗以豈其然乎為疑詞也

召忽死於句瀆史記魯世家故曰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溝瀆即句瀆乃地名非

推而納諸溝中之溝後漢書應劭傳昔召忽親子糾之難而孔子曰自經溝瀆

人莫之知是固專指召忽矣兩條是沈寗廬濤所說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韋昭博奕論引之以為懼名稱之不建也

蘿蘿亭札記 卷二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皇氏義疏曰生時無德而多馬故民無所稱譽今作得

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兩事對舉顯見匏瓜不食是謂

人不食匏瓜猶井渫之不可食謂非匏瓜不能食物也 翰注匏瓜為物繫而

不食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蓋循論語鄭注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

翼往仕而得祿然語何渾渾淵固未明指匏瓜不能飲食也朱注聞鄭意遂謂瓠

瓜不能飲食矣

放言包注曰放置也蓋謂取不自也

論語不施其親施謂刑而陳之見左傳不施其親即骨肉之親蔡而不殊之意

周有八士邢疏鄭康成謂成王時人劉向謂成王時人國語文王詢於八虞章

昭注八士也則又是文王時人

初學記二十七引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巨

論語集解序謂齊論有問王知道一篇今相承寫作帝王之王此是玉字作帝

王之王誤矣逸論語所云玉鑿之璵今其璵猛也又曰美哉璵璵云云皆問玉  
簪中語也

班史食貨志引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飲野有餓卒而不知發蓋以豐年不  
斂凶年不發爲訓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萬鎰謂其貴重言有貴重之玉而不敢師心

自彫必以付於玉人治國乃師心自用是如雕玉而不聽玉人矣何異猶言無  
異也教玉人雕琢玉謂令玉人聽我教以雕琢之法也此亦易解乃朱注誤謂

萬鎰爲價之賤者而講家又解末句何異於教玉人爲何不同於命玉人全非  
語氣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引孟子曰吾善養吾皓然之氣班固答賓戲皓然之氣項  
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雪賦縱心皓然亦引此注趙岐注曰天氣也或

蘇離亭札記 卷二 二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作大氣也

魯人獵較蓋將以供祭左傳襄三十年惟君用鮮衆給而已獵以作祭僭矣故  
夫子先正祭器則獵較自止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當是泉布非布帛也

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荀子議兵篇曰彼可作者路夏者也楊倞注路暴露也  
孟子謂若不通工易事則無衣服而體露無宮室而露處矣 集注謂奔走於

道路固非舊注羸困之路亦誤句中並無羸困之意

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一節蝻食實之實在李字  
下將食之作將而食之文義似勝於今本

孟子百姓若崩厥角趙注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上元曲水詩序注  
邱遲與陳伯之書  
引並同今孟子趙注作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 愚按有叩頭二字是此是漢  
人語故用以釋經若滄首二字已見經文不煩再舉

馬君實者有一本下引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官功壹爾于茅宵爾索綯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殆後人所妄增

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  
趙注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愚按孟

子注不若援神契之精孝經分章黃石齋謂分章本屬後儒妄斷以理度之自  
仲尼居至以顯父母母孝之終也爲一節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爲下文數節總冒

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爲天子章之起句至蓋天子之孝也爲一節甫刑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至蓋諸侯之孝也爲一節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至蓋卿大夫之孝也爲一節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至蓋士之孝也  
爲一節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至蓋庶人之孝也爲一節故自天子至於

庶人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之有也爲上文總結蓋以所引詩書爲每章起  
句此解甚新而確不煩移易章句次序以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爲總冒以故自  
蘇離亭札記 卷二 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天子至於庶人三句爲總結理實注實勝於相傳之分章也

爾雅釋詁台朕賚界卜陽予也台朕陽之予乃予我之予賚界卜乃賜予之予  
奚可同類並舉耶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愚謂卽是土戴石之崔嵬

爾雅也雅正也疏訓如此相傳至今愚按詩彼爾維何疏爾維也然則爾雅者  
麗而且雅耳

爾雅釋樂重敏經迭柳離灑巢和之類於他書無徵蓋彼時方言如說文解草  
木多以俗名釋之

徐壽壽松年鈔錄

天左旋日右旋中土謂之左旋者赤道外謂之右旋中土謂之右旋者赤道外謂之左旋然中土之自東而西者何以名之爲左旋自西而東者何以名之爲右旋乎當正其名曰東旋西旋東旋者自中而東以及西也西旋者自中而西以及東也天之爲體多至起極之下春分起極之左夏至起極之上秋分起極之右冬至而復起極之下日則多行北陸春行西陸夏行南陸秋行東陸至冬而復歸北陸北陸即極之下冬至天體所起之地也要其所行之西陸南陸東陸皆在極之下以旋極者中也惟中故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而寒暑得其中惟中故自東而西隨天以旋而晝夜得其中矣天下之道中則正則極天極以極名而又以北極名者因中土而名之也其實以極名之而已故聖人有道謂之執中亦曰建極 段懋堂說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爾公電塔甘氏星經有之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而上皆天也楊倞注荀子曰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佛書所謂天者多指人世

日月五星高下之次土木火日金水月

斗七星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州兗州權爲徐州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

梁州璣光爲豫州見博雅

殿子陵與光武帝宿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事固巨信然就其義解之只謂忽有

一星非常見者無可指名故謂爲客星非此星遂名爲客星也桑悅客星亭記

乃謂客星爲災凶之星鑿而迂矣

杭州許周生鑑止水齋文集一條云西土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

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按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

八所謂歲星熒惑鎮星太白日月荷邇侯西土所新得者其即荷邇侯歟 予

按今之星實多於古愈觀則愈出西土於五星之外復得一星理容有之然未敢定其名大集經所謂荷邇侯恐與辰之羅睺相近而誤且大集經列八星其

七星用中國名一星獨用梵語殆亦未足據也

紫蓋黃旗謂氣似蓋與旗非真物也 薛道衡隋帝頌紫蓋黃旗之氣

漢武帝太初元年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是甲寅通鑑以爲彊國赤奮若是丁

丑班書則曰丙子 由是言之今之干支但以紀年終未知其是否彼以干支

推祿命者亦何所憑哉

玉帳在月建前三位正月建寅則已爲玉帳

淮南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

爲成亥爲收此言建除之始漢書何如注引之

西洋指目十二躔次白羊即金牛 陰陽 巨蟹子獅子 雙女 天秤西天

蝸 人馬 磨蝸子寶瓶 雙魚見李之藻譯磨蝸之形羊頭魚尾

蘿摩亭札記 卷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寶瓶 磨蝸 人馬 天蠍 天秤 雙女 獅子 巨蟹 陰陽 金牛

白羊 雙魚 此十二宮回回治歷亦用此名與西洋同

回回歷法其元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

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

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

月甲子再會歲之爲歲從步從戊回回歷法自白羊宮推起白羊戌也蓋取從

戌之義漢書何如注引之

西洋謂天地間有四行水也火也土也氣也

五嶽衡山去中國絕遠常以爲疑前人固有兩說一謂是湘南之衡一謂是瀟

之嶽詩傳書傳周禮大宗伯注皆言南岳衡山而未指其地周禮大司樂注乃

曰衡在荊州此謂湘南之衡爲南岳也爾雅衡山爲南嶽郭注曰即天柱山瀾

水所出說苑亦以霍山爲南岳此謂瀟之嶽爲南岳也風俗通曰衡山一名霍



廟在廬江瀘縣隋書開化縣有衡山開化即瀘所分則是霍山一名衡山詩毛  
傳書孔傳固未目爲湘南之衡安見不即指瀘之衡何必定以屬之湘南乎按  
鄭康成注大司樂指爲在州前者殆因爾雅又有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  
恒江南衡一條心疑衡之爲嶽既在江南則非瀘之山矣故以荊州之衡當之  
不思此條但舉其地之名山並非指以爲嶽此五句內即無嶽山可知非舉以  
爲嶽何必以湘之衡漢武移其神於瀘之天柱且以爲景純所言凡九十四字支  
意謂是湘南之衡漢武移其神於瀘之天柱且以爲景純所言凡九十四字支  
蔓繚繞似開似信語意不悚爾雅郭注只即天柱山瀘水所出八字那得如許  
煩言然類達於書疏詩疏禮王制疏皆著此九十四字不知何所本而言之賈  
公彥作周禮大司樂疏中亦著此九十四字而其末案語則曰瀘縣霍山一名  
衡陽山則與衡嶽異名實同或曰荊州之衡山亦與廬江瀘縣者別也是公彥  
尙未肯決定其於大宗伯疏乃曰霍山即唐時霍山在壽州公彥此語小誤衡

輶輪亭札記 卷三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今在廬州是公彥亦指爲在瀘之霍矣大可怪者邢昺作爾雅疏正當發明  
郭注乃於霍山爲南嶽條下轉引孔穎達疏全錄之亦未思穎達所說郭云二  
字有何依據以僞郭解真郭不亦使景純抱冤乎 史志漢書廬江郡瀘縣有  
天柱山有祠長沙國湘南有衡山有祠晉書瀘有天柱山有祠湘南未言有衡  
山隋書華陰有華山嵩陽有嵩山恒陽有恒山魯郡博城有岱山衡山郡有衡  
山而未加以岳名開化縣有衡山天山開化即瀘也至唐書乃曰華陰有嶽祠  
登封有嶽祠乾封有嶽祠即開化衡山有嶽祠霍山即開化但言有霍山而未言有  
嶽祠是唐人始定湘之衡山爲嶽也唐志於真定不言有恒山不可解 愚按  
漢文時分九江爲衡山國即今六安廬江之分境霍山在其境內既以衡山名  
國則是霍山一名衡山炳然可知穎達謂漢武移湘南衡山之神於瀘之天柱  
因郊祀志漢武登禮瀘之天柱山號爲南嶽遂以致疑別無移神明文又揣六  
朝偏安江左必以爲瀘之衡霍在北於方位不相稱湘之衡山在南又有康成

一語可循遂指湘衡爲南嶽唐人不知察遂移於湘中湘中之衡固是名山荆  
州之鎮但未必是南嶽正義又謂湘中之衡一名霍則於他書無徵不如瀘霍  
之一名衡爲有據也

左傳襄三年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衡山在義興烏程縣南此又一衡山括地  
志會稽山一名茅山一名衡山則又一衡山矣

洛陽爲天下中而登封尤爲至中歷代測景皆就陽城作臺陽城即今登封  
大禹之世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八千里

本朝陳厚耀謂地徑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八里地周七萬二千里

鄒子謂中國九州之外別有九州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極也在秦漢時頗疑  
其說之誣以今觀之則海外復有九州之說殆不虛耳

山以南爲陽以北爲陰水以南爲陰以北爲陽

黃帝陵在橋山漢之陽周今之中部縣也或者謂在媯州今宣化懷來縣亦有

輶輪亭札記 卷三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橋山謂是黃帝葬處蓋以魏書太宗紀泰常七年如廣甯幸橋山遣使者祠黃  
帝唐堯廟廣寧今宣化地也愚按此文言祠而未言冢黃帝都涿鹿即今保安  
州地與懷來相近廣甯橋山或有黃帝祠而祭之耳若冢自在上郡陽周之橋  
山不在廣甯之橋山也

橋山者山海經云其山下水流通行故謂之橋山漢書上郡陽周縣南有橋山  
山上有黃帝冢莽曰上陵時水經注走馬水出陽周故城南橋山魏書陽周有

橋山亦如漢書寰宇記貞甯縣即古陽周亦引此語按漢陽周屬上郡爲今延  
安府安定縣地後魏移其名於趙興郡爲今慶陽府貞甯縣地寰宇記誤以魏

之陽周即漢之陽周故治而橋山實屬在鄜州之中部縣黃帝冢或在祀典其在  
廣今安定縣爲陽周故治而橋山實屬在鄜州之中部縣黃帝冢或在祀典其在

貞甯者名子午山其山脈亦與橋山相屬而非黃帝葬處也近人謂書明也  
山於貞甯也

曲沃亦有橋山在縣東北四十里太行支之山有軒轅祠山中有洞其深際無



山覆洞上如橋狀出五朝志隋書地理志亦載之寰宇記則未列此山 余按封隆之解律金傳圖喬山之寇當即此山此非黃帝所葬而亦有軒轅祠蓋傳會爲之五代志喬山在澤州懷慶府又一名山懷慶乃後漢上谷之禮縣 山東青州府亦有喬山

帝堯陵相傳在濮州乾隆四十五年錢謙石侍郎上疏以爲在平陽部駁其說再疏辨之終格於部錢疏大意謂史記凡古帝王書葬地者皆非崩於所都之地也不書葬地者皆崩於所都之地也堯都平陽即葬平陽特自呂覽造爲堯葬穀林之語以致劉向皇甫謐沿其謬誤至關道元水經注歷叙諸家之說謂堯葬濟陰成陽者而斷以書疑志疑蓋道元不以諸家所說堯葬濟陰之言爲是乃後人轉引水經注以證諸家實爲大誤當據王充所言定爲平陽云云予按錢說頗爲近理較之移北嶽於渾源之論更爲允愜北嶽獲從所請而堯陵未獲證正亦事之不平者也乾隆初年修一統志於平陽府下亦載堯陵備臣按語云前人皆謂堯陵在濮州惟塚墓記謂在平陽塚墓記雖後出然都平

雜錄亭札記 卷三

五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陽卽葬平陽亦其宜也故存之此論與錢侍郎開合矣 唐人祭堯於平陽但未明言是陵墓所在 王充論衡堯葬冀州必非今之濮州也伏滔述征賦則謂在城陽晉書堯葬下亦

竹書紀年舜五十年帝陟沈約注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海州人謂帝舜葬於海州蓋據此立說

帝堯陵在山東濮州帝舜陵在湖南寧遠掌於禮官然說者謂堯陵在平陽舜陵在安邑本朝錢太史曾疏言堯墓實在平陽請正其事爲部議所格明張萱謂舜無南巡之事當從孟子卒於鳴條爲今之安邑無疑其地猶名鳴條岡也又引徐驥說曰山海經謂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夫舜以唐封丹朱地與安邑相近若蒼梧爲零陵之山則丹朱何緣亦南巡而葬彼耶蓋地有同名者或鳴條一名蒼梧且舜葬蒼梧出於禮記禮多漢儒流傳之言恐不如孟子之可信也 予按竹書紀年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沈約注曰鳴

條有蒼梧山今海州因沈約有此語海州人遂謂舜陵在其鄉予意海與解音相近吾鄉之人讀解與海無別沈約所謂海州恐卽是解州之訛耳因事記周代海州文獻無別號而宋信也 呂氏春秋謂舜葬於紀是又一說

禹穴自以會稽爲是蜀之禹穴是古之石紐只是禹生之地非謂禹葬之地也漢書地理志上谷郡秦置縣十五今之懷來縣地卽秦漢之上谷也隋唐之上谷郡乃治易州而以懷來昌平謀涿郡兩上谷不同程大昌北邊備對乃云漢緣邊九郡上谷易州誤以唐之上谷爲漢之上谷

漢之朔方郡在北隋之朔方郡在西卽今之寧夏在漢則爲上郡也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以隋之朔方爲漢之朔方

黃帝時涿鹿城在今保安州東南四十里非今之涿州也涿鹿山亦在保安

北嶽恒山之祀舊在中山之曲陽今移祀於渾源州論者或疑之宋呂頤浩燕

魏雜記謂北嶽在大茂山山大牛陷敵境移廟於中山府曲陽縣是宋人已有

雜錄亭札記 卷三

六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此論 廣博雅曰舜巡狩北嶽至大茂山值大雪不能上乃遙祭之忽飛一石墮帝前祭畢又飛至曲陽遂於曲陽立廟此說不知出何書 晉書上曲陽有飛狐口唐書飛狐與靈邱並屬蔚州則飛狐一路將千有餘里渾源之恒與曲陽之恒山脈相連固亦一山耳

孫淵如謂嵩高山卽是放諸兜之崇山不知何據見一切經音義注

吳語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注江謂松江去吳五十里又三江環之注

謂松江錢唐江浦陽江

再貢三江漢爲北岷爲中浙爲南新安金修撰禮箋說名

再入裸國則釋冕賦未言裸國爲何地論衡曰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任助

述異記則曰桂南東南邊海有保川桓譚新論云呈衣冠於保川謂海上有裸

人鄉西方亦有保

舞出前溪歌憐子夜前溪在德清縣大唐傳載謂彼時尙多習樂者江南聲伎

多出於是今則不聞矣

西塞山前白鷺飛西塞是浙之西塞非楚之西塞也湖之西塞在烏程縣楚之西塞在四陵縣

任昉述異記魏武帝陵中有泉謂之香水一說香水在并州香山其水潔香浴

之去病吳亦有香水湖是西陵浴處

杜詩石壕吏石壕即今陝石驛見九

晉書并州名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

程恩澤曰國策魏策又取蒲衍首垣此蒲乃衛蒲邑非舜都之蒲坂鮑注河東

蒲坂誤

宋太原城即三交城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鎮鐵祠名勝志

永嘉元年劉淵築鵝城於清源縣東南時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蒼者

衝天白者止此淵以蒼蒼高舉為北部騰上之象築城應之

雜錄亭札記 卷三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晉祠在太原西山下古臺駘澤也齊神武詣祠盡禮

元和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祠唐叔虞在晉陽縣西南十三里 貞觀十二年

太宗幸并州製銘并書勒石在乾陽門街 又明皇有御製起義堂碑亦在乾

陽門街 今太宗晉祠銘尚存明皇起義堂碑則亡矣

洞溝水源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西流至壽陽縣界

土人名冷泉河合黑水經榆次東十五里合流村合大涂水又西五里各洞溝

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於洞溝又西與原溝水合入汾又西南為淨湖

涂水注之

渾源五臺皆出硯淡紫色保德出硯綠色垣曲出硯黑色垣曲者差良漢武城

吾縣驛名同戈蓋洞溝之訛然余嘗疑水名何得作地名後閱唐書地理志太

原郡注有府十八取府內列洞溝之名乃悟以軍府之名名之耳

吾徐海本清源之一鎮見元豐九城志金大定二十九年乃割其地立縣治國

朝乃省清源併入徐濟是徐濟從清源分出而轉併清源故清源人至今不甘  
山西省志以清源為古梗陽城以徐濟為古梗陽鄉似近於理 廣輿圖於徐  
濟列古地名曰為清平榆次晉平於榆次列古地名則曰為晉陽中都涂水  
郡國志煮眉間赤之地在臨汾縣 眉間赤事御覽引列士傳孝子傳吳越春  
秋今吳越春秋無此語

唐語林謂太原以北晨行煙霧之中見雉蝶如海市今則未聞有此異

自井陘至平定有關曰故關蘇詩故關黃葉滿行轡當即此關也

今獲鹿井陘之山路在唐謂之土門口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見太平

黃龍府在開原縣境五國城在甯古塔境

甯固塔即金會甯府去黃龍府一千五百里金曰上都故城城西南角有天

會年斷碑正書吳說

塔子溝東南三百里有瑞雲山遠於其地設海濱縣改隸州隸來州金皇統廢

雜錄亭札記 卷三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隸為縣仍隸來州後來州改宗州又改瑞州元廢縣為鄉

遼金元之利州在熱河塔子溝通判所治東北七十里俗名大城子 又呼為

小三座塔利州即古

與中故城人稱為三座塔元時屬

古北口外地於金元時屬興州宜興縣在承德府東開平縣有界石元時北開

平縣界東宜興州界興州有與安宜興二縣開朝設黃旗通判治之後仍改開

平縣

遼時有兩炭山一在歸化州即今宣化府萬全縣境一在後魏之滑鹽縣即今

獨石口外興和故城東北土人咸謂為黑山遼史置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

易又有清署炭山射虎炭山之文皆謂興和城北之炭山其地理志歸化州有

炭山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則是歸化之炭山也

突辛雜識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五國城也

國帝初封漢壽非蜀之漢壽乃武陵之漢壽也昭烈得蜀乃改葭萌為漢壽以封帝

漢衡山郡為秦九江郡所分蓋今之六安州非楚之衡山也昔成都王穎所封之成都乃割華容監利江陵豐國四縣地別置成都非蜀之成都也見晉書荆州序

丹徒有地名諫壁 葉奕苞金石錄補載宋臨澧侯劉使君碑始年有葬於丹徒練壁之語在碑陰是當作練壁不當作諫壁

宿遷有地曰桐咄置巡檢司通鑑乾祐二年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桐咄鎮胡三省注桐咄貢翻

誅紂伐奄奄卽曲阜漢儒所謂洙中

吳郡郡名唐林因生於崞縣取古地名以為名也然荊州亦有唐林見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注

北道刊誤志君子泥多魚鼈菱茨按此卽是今之趙北口

難離亭札記 卷三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河間有縣曰任邱說者謂是任君之墳葬此因以名縣非也北道刊誤志引舊圖經三郡記曰漢元始二年中郎將任邱築此城故名是任邱乃人名因以名其地也

秦晉之交黃河岸旁有大鐵牛初以為前人作之以鎮水患能改齊漫錄曰河中府有中潭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為浮橋鑄鐵為牛埋之地中以繫橋紐是牛乃唐物今則不復能作浮橋於黃河矣

趙州石橋甚工繖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洲上有勾欄皆石也並為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謀者盜二獅子去天后大足年默廢破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明野史 張或或錄見文苑英華

河朔訪古錄載趙州平棘縣石橋名安濟乃李春所造橋上片石有隴尾迹世傳神仙張果老所造果為平山縣人距趙州近也或云隴迹乃匠者之戲有永

通橋觀安濟差小石工尤精 二水合流於橋下是汶沙兩水也 橋旁有碑乃王革撰又有小碣刻橋圖并時人題詠

自張家口至科布多凡設臺站四十九以通斥埃傳羽檄後裁定為二十九臺狼居胥山趙璞函文 曰似今所謂杭愛山者而非漢書右北平之白狼山也此山在舊縣口東北

漢書刑法志景帝元年詔曰當答者答背如淳曰先時答背也則禁答背不始於唐太宗矣

宣帝紀地節四年詔金繫者或以掠辜飢寒瘦死獄中當從如淳注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瘦故下又云以掠答若瘦不復言飢寒也

其開籍田應劭以為典籍章昭以為籍借臣瓚以為籍籍按以左傳籍籍論之則瓚說為長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大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因引雲漢詩為難離亭札記 卷三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證竊釐武帝好大天漢者蓋比漢於天也非雲漢之謂

大和元年閉城門大搜當從李奇說搜巫蠱也師古謂此時巫蠱未起前元光五年不已因巫蠱廢陳后耶二年大搜亦當從晉灼說為搜巫蠱觀上文巫禁祠道中可見

太始三年禮日成山登山登之果淨大海山稱萬歲世知嵩不知之果本始四年詔曰其令大官捐購省宰師古曰宰為烹殺也按宰是官名省宰謂省此購宰之官

高帝數項羽十罪前人謂先數負約後數弑義帝為失輕重今按其語氣固是由輕而之重非倒置也

張良傳狙擊秦皇帝說文狙字訓一曰大智曠人者蓋突然之意應劭徐廣訓狙為伺非也

漢書食貨志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隨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師古注曰莽

以漢家制度為太疏闊而更之令隘小此解非也蓋言莽謂漢家制度為疏忽

寬闊而鄙笑之以為隘小故易單于印吃响叮嚀皆所以示其尊大嚴密耳

高祖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注天子出行放人令觀非也謂高祖縱觀之意耳

大者王小者侯謂大則界以王爵小亦界以侯爵師古注謂大者為橫小者其

徒屬亦非 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謂諸侯新受封未能圖功自効故不習法令

而致刑也師古注新立謂新即位失之矣 朕之不明與嘉之意謂以朕之

不明尚能供養高廟已為可喜也嘉猶言喜耳如淳晉灼師古三解皆非

後漢書無以十一月十二月慮囚蓋以冬至後當助陽抑陰也今乃以冬至伏

囚古今不同如此

漢惠帝以舅納甥為後漢章德寶皇后東海王疆之外孫女也肅宗為東海

王之從子而以寶為后亦以舅納甥也

時遭元二之災或謂是元元兩字二乃重文或謂是元年二年當以元年二年

為是

班超表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其語意謂酒泉距長安近而玉

門距長安遠也注謂玉門去長安三千餘里酒泉去長安八千餘里誤矣賢曰

去長安二千四百里得之

古封爵皆以地無以美名者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以頂羽為魯公

封長安侯此乃美名之始趙封李牧為武安君以擬白起亦美名之意

宦者張釋卿為列侯是中官封侯之始

元帝時多批政然求直言重民事爭致意猶勝後世之暴虐自雄者是以班

氏謂其號令溫溫有古之風烈

潘潛謂樊仲此亦侏儒一節之驗通鑑胡三省注侏儒優人觀其一節足以

驗其技此注非也侏儒謂短人一節謂身之一節如四肢或一指之類謂以其

一節之短便可見全體之短耳

潘子說林曰見象牙知其大於

羣經序札記 卷三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趙高生而隱宮注曰刑皆顯於市朝餘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此說非也隱宮

謂生而不男俗謂天閹者

孝文本紀陰安侯頃王后定是兩人一高帝伯兄之妻一高帝仲兄之妻非一

人也

少帝及其三弟孝惠子耶呂氏子耶疑莫能明恐平勃迎立新君概誣為呂氏

子而殺之耳曲逆無後亞夫餓死或天道歟

孝武紀北發自是國名晉灼說是

武帝以征和建元應劭謂征伐四夷天下和平意終迂曲愚意征是延字篆文

之似行隸書誤作征沿至今而不改

哀帝紀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錮除之謂赦令之外皆除之非謂此制書

非赦令而除之也

項羽傳殺羽者五人有王翳呂勝而功臣表作王翳呂騰又功臣位次有闕者

有覆者必有外誤當求善本校之 曲逆在四十七留侯在六十二亦不可解

百官公卿表博士下謂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王莽改太常曰秩宗

此語應置於奉常下誤置於此

郎中令下顏注五兵謂弓矢戈矛戈戟蓋弓矢為一兵也

典屬國下御蓋如淳注揚雄傳謂之御宿愚按宿有秀音與羞相近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汲古毛刻只分作十二章非也當從古詩紀以大孝備

矣為第一七始華始為第二我定歷數為第三王侯秉德為第四海內有姦為

第五大海蕩蕩為第六安其所為第七豐草豐為第八雷震震為第九都荔遂

芳為第十馮馮翼翼為第十一禮禮即即為第十二嘉薦芳矣為第十三皇皇

鴻明為第十四孔容之常為第十五承帝明德為第十六然猶欠一章不知漢

書十七兩字誤耶或者大孝備矣七始華始此兩章當分作三章以三節為一

章亦可通也毛刻將海內有姦至樂民人作為一段又將馮馮翼翼四韻檢開

羣經序札記 卷三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皆誤其都荔遂芳下之桂華二字馮翼翼下之美芳二字皆側注是曲名耳  
毛刻乃作正文連綴致不可通尤大誤也五禮通考將皇皇鴻明之俊則師德  
四句祇作一章以合十七章之數

郊祀歌匡衡奏罷駟駘龍麟更定詩曰涓選休成在惟泰元篇九夷賓將之下  
別作一行毛刻乃誤將涓選休成四字提寫於天地篇天地並況之上又匡衡  
奏罷駟駘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在天地篇神夕奄虞蓋孔享之下別作一  
行毛刻亦誤將肅若舊典提寫於日出篇日出安窮之上此亦大謬初學  
讀之必為所誤萬曆開書所錄氏  
刻本與毛刻同

鄉生說漢高據成皋有杜太行之道據飛狐之口之語太行猶近飛狐則遠矣  
不知何故連及之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 宋劉昌詩  
蘆蒲筆記引魯自明解云內長文三字蓋而肆赦之訛而與內形相近長乃肆

難離亭札記

卷三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半文乃赦之半此極有理

作史最難其文工者其事疎其事詳者其文冗史漢之文雄奇而紀或失實傳  
多不備後人作史於事詳矣而文不足傳準古酌今惟當取法歐陽五代史簡  
練綜核亦可稱良矣

元人修宋史多腐語其論事亦多迂見而不切事情略舉數則 陳安卿之言

曰太極只是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 猥陋而不可通與今之八比繭語  
無異 單煦捕二盜治之不承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不下咽者訊  
之果殺人者 此亦偏見不可為訓凶悍之徒既殺人已拚一死亦可從容飽

啖良民被誣愁怨迫容不能食如謂不能食者必是畏罪情怯恐大誤 明  
鑄巡邊軍士多挾娼者鑄欲驅逐恐傷將士心會有忿爭殺娼者吏執以白鑄  
鑄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 軍士挾娼嚴治之尙恐其不

畏豈微詞示意便能戢之且鑄既不治矣彼娼又尙肯散走哉此尤不情若今

之治戎者效此所為則軍士益將橫恣 宋高定子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者  
久不決定子指一人之契為偽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契內  
何得書嘉定元年正月其人語塞 按此語雖可折其爭但於事實尙非極允  
蓋詔書未到之先民固已知改元即可以之書券不必定俟詔至也 趙開領  
四川財賦官司獲偽錢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有司議以死開曰張浚曰相君誤  
矣請加宣撫司印引即為真是相君獲三十萬之引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  
善遂如開言 此乃極可笑譬有人冒稱賊官事發不治而從而冠帶之謂朝  
廷多得一士此人亦免於咎戾可乎不可乎

宋史何鄭傳石介死夏竦謂其詐下京東體實謂體察虛實宋人恒有此語殿  
板考證乃疑為有誤胡宿傳舉將小絳吏議舉將即是舉主之意謂之將者指  
方面為帥者言之考證亦疑為有誤鄭解傳權發遣開封府權發遣彼時固有  
此稱考證亦疑為有誤此三者皆考證之陋也校勘時諸臣各分卷帙學識不

難離亭札記

卷三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同亦有弁陋如斯者 鄉傳有按問新法四字當是倒置應作新法按問

淮南子謂秦使蒙公楊翁子築城備胡楊翁子當是楊端和武帝令越巫詛董  
仲舒仲舒無恙而巫死見風俗通唐令胡僧咒傳奕正與此相似

漢高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是孔彘費將軍是陳  
賀西京雜記謂假為名號陋矣其教所因之虞將軍則不知其名

史記律書黃帝合而不死 不死謂其法不滯  
高帝四年令天下祭蠶星此謂祭龍星 以行粵祭

田蚡與障安國共載怒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注以禿翁指寶  
嬰殊無意義當是蚡謂與安國同是禿翁當相援重禿翁謂老而髮落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列千支一格於共和元年前上著庚申字下訖敬王四十三  
年著甲子字此始後人讀史者耐益為之非史公之舊

漢賜民爵一級每戶一人得爵故可轉鬻於人非盡人賜以一級也記或云

賜民爵一級或云賜民爵一級文有詳畧耳

越勾踐滅吳後盡有吳地與齊魯接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哀公欲以越去季氏亦必以其相近也左傳哀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范蠡變姓名居於陶為陶朱公陶為今之曹縣亦相近也然古今目淮南皆為楚地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予意越非不能正其土宇必勾踐亡後國勢或衰為楚所奪而不能爭但書傳無文不能知在何君之世耳晉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帝於公宮是趙氏之廢由於莊姬史記乃為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之說不合於情理史公好奇誤采曲說宋人自以為趙衰之後乃封程與公孫兩人可笑也

韓非子曰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顯義於趙武度穀似是人名而不可考程嬰則可為史記添一証佐

史記又謂鄭相有徐華在子產之前此亦無稽之語采自小說家與程嬰公孫

杵臼相類

漢書瓚注引汲冢書三段皆不見於今本丹鉛錄

漢書高紀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晉灼以為衍文李奇謂是繼母按楚元王交傳謂是高祖同父弟也若是庶出可云庶弟今只言同父明乎異母而非庶出或高祖竟有繼母李奇之說不為無見漢書瓚注亦

母弟謂同母弟也史記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注布之舅也是以為布母之弟但漢人多同母異父者如田蚡衛霍之屬是也其為布母之弟耶抑同母之弟耶當再考之

後漢書孝和帝名肇李賢注曰大可翻此大誤也肇字從無此讀通鑑亦承賢之誤而未改

蕭何封鄼侯鄼禹亦封鄼侯見范雲辭吏部封侯表引東觀漢記

技巧六廐官技巧六廐各為一官師古謂以技巧之徒供六廐誤矣 六廐自

是常供蕭草

主爵中尉注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下有缺文

越騎校尉愚按越人不善乘馬此只是以胡越對舉但謂夏人非真用越人也律歷志太史令張濤王謂化益為天子代馮驩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之間五行志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此事謂是成帝廢許后之應則建昭當是建始誤始為昭

項籍傳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康注曰南方之老人也愚按藝文志陰陽家南公三十一篇是南公實有其人非泛指老叟且南公善占非怨詛也杜欽傳觀二宮之喪勝謂景帝之王皇后此時稱太皇太后元帝之王皇后此時稱皇太后一則成帝之母也章昭注成太后與成帝母也

成字上落一昭字景帝王皇后又稱昭成太后

藝文志詩類列經故傳共十四種而總之曰凡詩六家不知如何分屬亦無注

釋意當是魯齊韓后孫毛為六家

齊王肥尊師魯元公主為齊太后其時張敖尚在也夫為宜平侯而妻為王太后固已可怪惠帝又以魯元女為后以舅納甥尤可怪

高后謂劉章曰願乃父知田耳師古注乃父謂高帝愚謂是指齊王肥顏說非也

燕王且傳謂且上疏告霍光霍光傳則謂上官桀使人詐為燕王上書館陶公主以董偃自侍武帝呼為主人翁難可笑然公主即是陳皇后之母此時陳后已廢而帝待館陶恩意不衰不失為厚

二疏告歸祖道東都門外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歎息可也何至下泣耶

楊惲報孫會宗雖有怨意而無怨詞何至屢斬殆別有諛之者非關此書若就書求之惟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此語觸諱

也



韋昭注國語曰燕召公之封姬姓

周語率狸姓注謂丹朱之後丹朱何故改姓狸春秋時亦未聞有狸姓之國

羊舌氏見於國語蓋公族也姓氏書謂木姓李因不食盜羊埋之其後發視惟

餘羊舌遂以為號望文立說荒唐不足據吾鄉姓員者讀若運唐世語云令公

四俊苗李崔員知唐時固已讀員為運矣 伍員之名則讀若雲

水經注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此姓亦希有

朱文公門人冕淵曼音緩晉有曼清見困學紀聞所謂曼清不知在何書當再

檢之

楊升菴謂晉士會當作土會以范文子自謂唐杜氏取杜之半也語甚新而亦

甚辨然予不敢以為是

菽園雜記謂廣西有度姓吳中謂以兩手度物曰度余不知廣西今有此姓否

而直隸實有之

雜禮亭札記

卷三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僻姓容齋五筆卷一引風俗通 異姓見丹鉛錄卷十

吳橫鄉注坊記引燕義

董子曰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為姓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為姓語新而謬古

之姓皆從女非獨姬也

古人有以太公為氏者不知何出太公調太公任

明人有猛如虎此氏不見於前代惟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猛子閻昭二十五

卷可為此氏之始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江東矯庇子疵為軒臂子弓之弟子漢書魯橋庇子庸為

軒臂子弓之師子疵當即是子庸文小誤爾史公雖在前似不及孟堅留心於

諸儒源流後儒亦多引班說無引史公者當從班說為是橋仁治禮為梁國人

去魯猶近當是子庸之族若江東人傳易則吳人必於言游之後首屈一指東

晉以來蔑爾無聞知彼時亦不以史公之言為是也

楊倬注荀子中之子弓曰仲弓也王弼解子弓則曰朱張字也其道與孔子同

故孔子舉逸民於張不置議論韓昌黎曰子弓當是軒臂子弓傳易者

唐時先儒從祀孔廟者二十一人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

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慎何休王弼杜

預范甯 見皮日休請祀韓文公於太學書

唐以前孟子一書猶居諸子之列皮日休曾有書欲列孟子於取士之科見亦

偉矣 其時莊列於科而孟子未得與唐人之列於科猶漢人之列於學官也

公羊高穀梁赤世或疑古無其人謂其姓不他見也禮雜記有公羊賈是有公

羊矣

唐來鵬著說謂子路不留其身以事夫子而輕徇孔懼之難當罷其從祀亦怪

矣哉 文見文苑英華

劉勰新論九流以晏嬰子思孟軻荀卿同列儒家

雜禮亭札記

卷三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史記於孔子世家謂弟子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如濁鄒之徒乃弟子列傳列七

十七人而濁鄒不與何耶正義曰濁鄒不在七十七人數內蓋以濁鄒屬下句

頗受業者甚衆為一句也世家又記公良孺為人長賢有勇力解蒲人之難而

弟子列傳乃列於公孫龍四十二人無可紀述之中亦疏也或以為已叙入世

家不煩複見耶若孔忠字茂說苑謂孔茂宓子賤同時仕蔑自謂有三亡史記

但列蔑名而此事未載說苑在史記後或別有所據耳 蔑即孔忠是 孔子世家

七十二人弟子列傳七十七人索隱曰家語亦作七十七人惟文翁孔廟圖作

七十二人正義曰濁鄒非七十七人數也則七十二人當是七十七人

皇侃論語義疏序曰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按二十七人以史記校

之當是顏子閔子仲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有子子張公

冶長子賤南宮适樊遲公西華原思漆雕開巫馬旗司馬牛澹臺滅明顏路曾

皙高子羔公伯寮而琴牢陳亢申振似皆不與以史記未列作弟子也特公伯



登觀季路於季孫恐非及門之士序又云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

明陽虎亦是弟子按所謂二十七人如依史記則滅明已在其內不應復出若

二十七人本無滅明在內則不知應以何人補之且以陽虎為弟子視以公伯

僚為弟子尤可笑所謂古史考當是譙周所作陳元弟見論語集解引鄭康成注

史記有而家語無者 公伯僚 秦冉 鄒單 申黨 鄭國 顏何 史記共七

家語有而史記無者 琴牢 陳亢 懸豈 申續 薛邦 家語共七

懸豈即鄒單也申續即申黨也薛邦即鄭國也此三人皆可去一留一公伯

僚定非弟子史公誤列耳琴牢陳亢漢儒指為弟子當退公伯僚秦冉而錄

琴張陳亢其顏何一人索隱曰家語字稱是古本家語列有此人當錄之仍

合七十七人之數 漢儒亦以公伯僚為弟子本於史記

宋時臣僚奏請以歐陽文忠司馬文正蘇文忠范文正配享孔子趙衛公謂范

雍雍亭札記 卷三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歐不若司馬與蘇後又有請以十人從祀者乃指胡翼之孫明復邵堯夫周茂

叔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司馬君實歐陽永叔蘇子瞻事皆未果今則周茂叔

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皆以先賢從祀胡翼之邵堯夫范文正司馬君實歐陽

永叔皆以先儒從祀獨遺孫與蘇兩人

孔門十哲之目始於唐玄宗開元八年其時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進曾子

於十哲

申根史記不在弟子之列但有申黨字周家語有申續或作申續亦字周以是

知家語之申續即史記之申黨漢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榮之欲是以申根為申

榮與黨近以是知申黨又即申根故鄭康成謂申根為即申續蓋根也黨也

榮也類也續也實一人

澹臺滅明是弟子見大戴禮將軍文子篇顏涿聚是弟子見呂氏春秋

史記謂顏濁鄒為孔子弟子呂氏春秋曰顏涿聚乘父之大盜也而學於孔子

淮南子曰顏涿聚乘父之大盜為齊之忠臣左傳哀二十七年賞顏涿聚之子

以其父死於陘之役陘之戰被禽者顏庚也是顏庚顏涿聚顏涿聚乃一人漢

書古今人表顏濁鄒一本作濁鄒師古曰涿聚子也是濁鄒非即涿聚說苑正諫顏

濁趨趙諫景公晏子春秋濁鄒主鳥皆別是一人非此顏濁鄒正諫當以顏濁

相連為文下文又云趙德無補阮文達謂濁鄒涿聚燭趨濁鄒固只一人

殆小誤也阮語見經籍外傳謂顏鄒聚主鳥

任昉王文憲集序山庭異表李善注引論語摘輔象曰子貢山庭斗繞口故子

貢至孝愚按經傳無言子貢孝者僅傳斯語

汪文端由議鄭衆廬植鄭康成服虔范寧五人當仍從祀聖廟本從祀明黃

勉齋勉齋方正學李王文恪湯文正陸核書其李文貞元地皆當從祀

黃湯陸皆得祀方王李則未得與 論者謂湯文正之學近於陽明陽明已從

祀矣故文正亦得之

雍亭札記 卷三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前明廢聖廟壞象余竊以為不然救園雜記謂開元八年改十哲為坐像則唐

以前已為像矣成都學有文翁琢石像則漢時已有像矣且尋常細民必瞻對

神像乃生肅敬之心若只見一牌則漠然不以關懷是不若壞象之為得也今

闕里孔廟壞像乃雍正簡奉旨復壞者超越前明遠矣

駢臂子弓之弓是乙之變文即是亥字故與臂相發非弓矢之弓

蘿摩亭札記卷四

徐澗喬松年鈔明撮

錢竹汀養新錄曰說文解義首句有連大文篆字讀者如昧字下爽且也明當是味爽且明也離字下黃倉庚也當是離黃倉庚也參字下商星也當是參商星也離黃一說顧甯人未察其故是以譏許公釋參爲商星殊不知參商是連文爲一句星也乃釋義爲一句此解新而確所舉尙有辟纒布也淋隘下也睪嘉善肉也燧燧侯表也詰訓故言也類不聰明也數條 又按僂字下僂也當連大文曰僂僂也蔓茅亦當連大文讀曰蔓茅也

說文訓伐曰人持戈也訓戊亦曰人持戈也戊當訓人荷戈龍龜手鑑於戊字注云從人荷戈疑說文戊字之持戈是大徐誤改 說文肌部盪黍稷在器以祀者太平御覽引作黍稷之器以祀者御覽是也說文在字誤耳 說文趨字趨趨久也久是久字之誤廣韻五篇可証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汗簡中有引顏黃門說文之語黃門謂顏之推也豈之推亦有說文耶 段懋堂曰說文瓊赤玉也當是赤玉也承上文珥字空字玉也故此字曰赤玉也詩中瓊字極多傳注無一處訓赤玉者故雪賦有林挺瓊樹之語惟陸德明張守節皆見誤字說文以爲赤玉致雪賦蒙譏實不爾也近人王筠曰赤玉是美玉之訛赤之古文爲天與美相似說更勝於段解 余按詩木瓜瓊瑤左傳瓊弁皆無赤玉之解弁下且曰赤玉也蓋對玉纓而言 李善注雪賦瓊亦玉也瓊樹恐誤也亦玉兩字本不誤而以爲瓊樹恐誤則亦玉二字當作赤玉方合語意然予所見文選宋刊明刻凡三本皆是赤玉非赤玉余疑善注本只亦玉也一句後人耳食妄增瓊樹恐誤也一句於其下 說文偶桐人也當是相人之譌見玉篇及中庸注國策鮑彪注 相人有二義一謂象人土偶木偶是也一讀平聲相目以人乃成偶也則匹偶之謂 少時讀仲子有文在手曰魯夫人心疑夫人二字或可成文魯字筆畫繁多詎

能成文於手耶後知古文魯作尪乃悟手文或能如是

說文婁妓皆訓婦人小物不知爲何物陳詩庭謂是爲下複著之物蓋以履推之於妓以履履推之於婁也詩有履舞婁之語

說文於致字曰火齊玫瑰也其字從文不從支禮記瑞致亦是此字集韻兼列兩字以致音文以致音枚然說文有致無致後人遂以集韻致字之音繫於致下誤矣

道書摩利天文支從支音撲非支也

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轉注之義釋者雖多而終不得其解戴東原曰轉注卽是互訓此語簡而切當從其說

闕爾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孫開如說

說文人部但字下解云襦也衣部袒字下解云衣縫解也是漢時但襦不作袒襦音書有但馬謂馬之不鞍者意與人之不衣相類猶用古義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說文榜字引司馬相如曰淮南宋蔡舞榜喻此定是凡將篇句 明嘉靖本如此汲古刻本則舞字上增一譌字剗補之迹顯而易見新刻小徐繫傳亦有譌字且錯謂是上林賦之文愚按上林賦乃巴渝宋蔡淮南千遮非此語也蓋錯偶忘司馬相如作凡將遂以上林當之又妄增譌字毛刻解字初本不誤其後見繫傳從而增改轉爲誤矣康熙字典所引亦無譌字 顏氏家訓謂者韻訓詁反辨爲通賣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列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問說文音憂爲棘讀血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集韻以成仍宏登合作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承音昇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丞此類甚廣必須考校 按粹在集韻讀旁卦切又步化切是當讀作罷也今人皆讀作敗作落適切卽之推所讀通賣反也洪武正韻從之 集韻娃讀於佳切與於乖反尙相近 刳之音免殆因免可讀問而致然蓋讀免爲問因以爲刳音也 諫讀作問固不誤此問謂問斷之間非中間之間也 憂讀

作練皿讀作猛許君自注余謂勝於後世之反切不可因後人讀憂為夾讀皿為閔而斥許君為非 以柔音昇誠誤今無此讀讀乘者承雖誤而今頗有作此讀者

家訓瓊番之播音煩江南則音藩岐山之岐音奇江南則音祇神祇北人多以舉莒與矩同呼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

集約附附袁切藩甫煩切是兩字異音然今人讀此兩字則作一音藩亦作藩作藩則音附袁切是藩之作甫煩切本為難通岐祇二字皆是巨支切而謂讀岐為奇則不可曉 舉莒皆居許切矩俱雨切故謂其音不同然今人讀此三字則作一音無能差別謂莒是開口呼未審厥旨

家訓又謂耶者未定之詞天耶地耶是耶非耶之類北人呼為也字誤矣 按今世北方鄉曲之士尙有讀耶為也者

蘿蘿亭札記 卷四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戴東原曰魏孫炎叔然弟安人擬立反語顏之推家訓陸德明釋文史記正義皆言之而後人乃謂出於僧神珙反紐圖乃其所作附五其自叙曰昔沈

約祖立紐字之圖又言唐有陽寧公釋處忠撰元和韻譜是珙為晚唐人遠在休文之後乃世目珙為北魏人陋矣然珙圖尙無字母之說惟五音尙論列字四十類於今所謂三十六字母者亦附玉篇末指為珙撰也至玉海乃有三十

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其人又在珙後凡中唐以前之書有反音者皆孫炎之學非神珙守溫之學也珙溫之學行而人不知孫矣或謂玉篇所載神珙序乃後人偽託珙實在前當再考之

丁杰曰華嚴字母橫讀之四十二字字母也縱讀之十四字韻部也隋書經籍志謂之婆羅門書以十四字書一切音此書本單行後散入華嚴而以華嚴字母名矣單行橫讀則母異韻同珙然可聽散入各卷則或三母或四母有縱無

橫韻異而聲不諧母同而口易詒矣亦可以守溫之三十六母分配之

錢竹汀曰漢末孫叔然翻語晉人以釋西域釋氏之言釋氏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備者數而忘也

揚升卷曰榮與融同音後人讀作榮誤入庚中引淮南榮與窮叶越絕榮與終叶

斗字古與府奈叶周禮注設斗供其鬯鬯斗音主愚謂當讀如堵字耳有鴛雉鳴鴨今讀如袂戴東原曰釋文鴛音以水反仍讀如唯廣韻誤認以水為以小收入三十小韻中且改為以沼反乃大誤也

銅陽漢書地理志孟康注曰銅音紂紅反乃廣韻誤讀音紂斷句遂讀為紂而收入四十四有真可怪也

谷風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不叶韻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或者古人讀怨亦可作入聲耶

孟字依切韻在映韻莫更切其音近於命然舉世皆讀如夢說文云東方之孟

陽氣萌動此則與動叶而讀如夢矣

守溫之三十六母本以收聲非為韻設東原書東得與蒸通耕青清不得與蒸登通東得與江通陽不得與江通侵亦不得與蒸登通蕭得與尤通真諱文殷魂不得與侵通亦不與耕青清通風自兩心風本音韻作方金切皆不須改叶肚弓同音東原說

愚嘗謂四聲分配五音乃天然對待官為上平商為下平徵為上羽為去角為入但苦無依據未敢自信後見紀容舒唐韻考引徐景安樂書所言正同乃自喜有先得我心者

舉絲之絲讀作遙人知之鍾絲之絲亦當讀作遙人或不察也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蓋以其父諱戲之可見爾時正讀為遙也

過秦論周最字注引字林曰最才勾切

旂說文曰從斤聲自當讀如斤或如斤詩小雅言觀其旂與庭燎有輝叶魯頌

言觀其旂與藻采其芹叶可證也陸德明釋文誤音爲渠希切遂沿誤至今  
損旒以喻兄弟樂器亦多矣何獨取此爲喻耶張萱曰凡樂一器自爲五聲如  
宮磬鳴則徵磬和不籍他器獨損旒二器共成五音損爲宮而旒之徵和損爲  
商而旒之羽和此所以喻兄弟也

輕經兩字多有當讀作去聲者人恒忽之  
楊用修謂所如凝脂之凝當作仄聲讀歷引詩詞爲證

說文卑晉人或以廣隊楚人卑之杜林以爲麒麟字麒麟之語殊不可解那文  
端曰麟當是與之訛與古文弁字杜林謂卑字借作麒麟之卑此解極確 刻  
本有作麒麟者尤誤

宋人皆講學問而不講事功獨歐陽公善於決事蓋自作夷陵令以來深知讀  
書不解事之弊蘇氏言事皆聲聲可聽宜爲歐公所賞

柳子厚文字雄視百代而言有極迂者其時令論疑月令非聖言謂母變天之  
難離亭札記 卷四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豈必在於孟春世作淫巧以蕩上心豈必在於季春豈  
非孟春便可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其季春即可作淫巧耶此亦如虎頭之瘦  
矣又謂管子四維言禮義廉恥不如言仁義且於管子言一維絕則傾二維絕  
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又疑之而謂義若絕則廉與恥亦不存何其拘  
牽字句乃至於是古人文字但期不悖於道不似後世字梳而句櫛之且諸子  
此例亦夥矣奚可泥執耶

隨園詩話謂古無志書類書三都兩京一出而紙貴者直是家璧一編當類書  
郡志讀耳近人謂三都賦序明言櫛之地圖驗之方志笑隨園迷於目眩然隨  
園之語是詞不達意若言是吳淑事類賦之先聲故人爭願先睹則得之矣但  
亦只可以言三都若兩京則體大思精不在此事也

李于鱗謂王少伯之秦時明月爲唐人絕句歷卷王元美則推王子羽之蒲萄  
美酒王貽上則推王摩詰之渭城李太白之白帝王少伯之奉帚王之渙之黃

河詩人之高下不繫乎此宜沈歸愚譏爲旗亭優伶語然就數詩論之終當以  
白帝黃河兩篇爲勝渭城次之餘非其匹  
太白之烏桕曲詞超而意深烏夜啼則詞俗而意淺賀季真所謂可泣鬼神者  
定是烏桕曲或以烏夜啼當之真大妄謬近見選家且有取烏夜啼而去烏桕  
曲者盲人豈可與道黑白哉  
沈存中筆談譏杜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爲不合事理然詩人  
之言惟意所至固不必拘於尺寸作算博士耳  
杜老推重庾子山然庾不及杜李謫仙推重謝元暉然謝不及李  
建安以後惟鮑明遠可稱作者其高才健筆固嶄然出羣杜老以擬太白其氣  
骨誠相類也宋人謂俊逸鮑參軍一本作豪邁尤爲切當  
王介甫曰詩爲寺言此誠得作詩之旨自南宋以來詩格日降卑磨鎖冗有若  
戲轉趨之者動訾介甫之言且爲之詞曰頌不如雅雅不如風何可以寺言釋

難離亭札記 卷四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詩不知風詩固亦采之輶軒用之宴享又何非寺言也夫子論詩譽禽獸草木  
而先以興觀羣怨誠萬世定論蓋氣骨詞藻兩不可缺若近時自託晚唐或如  
小兒之學駢儷或如村嫗之話米鹽而欲命爲詩人其亦風雅掃地哉 元遺  
山論詩曰諱學金陵猶自可却將何罪廢歐梅斯言尤矣

元白並稱元不及白溫李並稱溫不及李蘇黃並稱黃不及蘇白真切元瑣碎  
而已李峻整溫綺靡而已蘇豪縱黃木強而已

李昌谷詩鉅釘成文無復義味觀其篇題當著議論者即無一句可采則知其  
中無所得矣昔人目爲鬼仙儕之太白真是過譽其才正當在溫岐之下耳溫  
有文藻猶能以意取之李不能也

李杜亦多率意語在作者本屬戲筆以代話耳後人貪於博收遂登於集晚唐  
以後專務此體謬矣

俚語不可爲詩腐語亦不可爲之詩晚唐多俚語南宋人乃兼之

今世有好爲古詩者流俗或譏爲優孟衣冠譬如三館鈔胥自矜其作字之工轉噴善大家者爲摹倣依傍有識者其許之乎

清平調三章第一章是言明皇悼念武惠妃第二章是言惠妃既歿幸有楊妃代之雲雨巫山枉斷腸謂惠妃借問漢宮誰得似乃謂楊妃第三章乃全謂楊妃而解釋春風無限恨仍挽到悼亡之意若以三章皆指楊則枉斷腸釋春恨語皆隔膜而翠玉山頭瑤臺月下近於捉迷藏矣

清平調曰飛燕倚新妝宮中行樂詞又曰飛燕在昭陽有意耶無意耶宜爲妃所憾也妃以壽王妃爲帝妃此外卻無纖跡金錢洗祿兒雜說家言不足爲據然太白詩中雪謔一篇乃詆爲淫昏而指目食其嫫毒且曰如或妄談吳天是殛則妃真有如赤風來之歌耶

西清詩話載蘇子瞻寄王介甫句云積李兮緜夜崇蘭兮熒晝謂屈宋歿後曠千載乃見此介甫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與俗子道也按此誠耳

蘇軾學札記 卷四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食之論是句淺薄不足稱介甫優處固不在此古詩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信謂伴使也杜詩有使即寄書無使長迴首正襲其語乃注杜者或謂上使字讀去聲作使人解下使字讀上聲作使令解大誤

章毅才調集格卑詞陋七律內如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爲一品令公孫七絕內如莫學二郎吟太苦年纔三十變成霜無端闖草輪鄰女更被拈將金步搖等句惡劣不堪此等選本彼時風尚所趨響猶今人選時文阿世好耳得漁洋簡汰乃可讀

趙士麒官泰州州同有詠舜陵絕句帝子昔南巡云王漁洋極賞之山右詩鈔載其詩數篇皆卑淺不足道乃知片言單句固不足定優劣也

近人施姓注元遺山詩刻之惟取中州等集畧爲詮次詩中之人於時事尙多

閱畧其註釋故實尤爲疏陋又論箕山詩降表均義舉四句均爲腐語染宋人習氣可以刪去論雪香亭詩金水河頭好墓田改唐人山光爲河頭無味按降衷四句必得有此一段氣方排募若竟刪去接落便不合法且此等語是少陵宗派非宋人所能到金水句原寫亡國之感不在瑣瑣字句亦非襲唐人舊調此君可謂妄論惟纂年譜一卷差有功耳聞翁覃溪亦纂有遺山年譜惜未得見

蘭亭詩嘗疑其何故皆寥寥短篇今按柳誠懸題云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之義乃知非全詩特誠懸所節取爾 右軍爲四言之序孫興公爲五言之序誠懸於四言五言詩皆裁而撥之

贈如山上雪題作白頭吟無所依據蓋宋人黃鶴杜詩注誤以此爲卓文君作也 如玉臺新詠太平御覽皆無此文 昔有霍家奴玉臺新詠作霍家妹董嬌嬈玉臺新詠藝文類聚皆作嬌嬈 嬈字音乃小切無平音毛晃增入霄

蘇軾學札記 卷四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韻非古也 樂府解題玉臺新詠皆以盤中詩爲傅休奕作至殿羽乃以爲蘇伯玉妻不知何據 岑之敬烏栖曲明月二八照花新當爐十五晚留窈回眸百萬橫自橫 原詞

只前兩句載在樂府解題後一句乃楊升菴妄增題作當爐曲詩紀誤取之後人皆夢夢矣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遼主題其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近日有刻遼詩者未知收入否

近有閩人張際亮號亭父明有詩人張滄州亦字亭父 世傳李太白憶秦娥二詞相傳得於鼎州涪水驛樓殆晚唐人附會爲之不足信也

姜南墨翁錢鈞載廣東李文彬過揚州詩云三十年前記此過皆春樓下駐行

窈十千一斗金盤露二八雙鬢玉樹歌自昔瓊花嗣后土於今蒞棘臥銅駝江  
都門外王孫草怨入東風綠更多無錫王俊民過揚州詩云華屋珠簾十萬家  
春風吹盡舊繁華留連野色惟殘蝶酬答江聲有亂蛙明月樓前沽美酒蒼  
觀裏看瓊花我來漫憶曾游處立盡斜陽一難嗟此是明初人詩爾時揚州雖  
亦遭兵尙非至酷若見今日揚州不知當作何語

有朝鮮使臣以詩見貽用封字作仄聲予以爲疑其人以其國詩韵相示封字  
果兼收入仄韵余終以中國前賢未用爲仄聲海外讀字未足爲據後讀庚子  
山詩徒勞君蟻封無事祀靈星則固讀爲仄聲前人竟未論及又竹林千戶封  
甘橋萬頭奴似亦作仄聲讀

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僕誠不解佳處安在賈自注云二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園秋僕更不解此兩語何爲三年方得也  
傅元詩鶴五氣所補極四足所支鶴氣不知所出

蘿澗亭札記 卷四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介甫謂李太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此不能變也至於杜老  
則發揚欽抑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緒密而思深非淺近所能窺斯其所以光  
掩前人後來無繼歐陽文忠謂杜之於李得其一節而精驅過之 僕謂兩說  
皆稍偏若以杜爲詩聖李爲詩仙其論爲平以學養論杜優於李以才氣論李  
優於杜杜之精詣猶可學而能李由天縱不可學而企也

詩有作意深求而轉失其意者至尊含笑催賜金困人太僕皆惆悵只謂畫馬  
奪真馬之體耳乃解云困人太僕知念先帝肅宗不能詩中那有此意

稱名好喚難蘇佛迦味宜稱橄欖仙是蘇子瞻詩然陶穀清異錄列爲陶葵詩  
但以稱名兩字爲生涼耳葵則在蘇公之前矣

杜之秋興八首李之清平詞三首予深所不解近讀田山叢集亦謂三十年來  
不辨其佳處安在

蘇公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翠謂鮮明乃蜀之俗語非翠色也宋人謂蜀中

梁紅經久不渝至今猶然

蘇詩羅趙前頭且放書 韵語陽秋書之不工者曰羅趙按晉衛恒四體書勢  
曰張伯英自稱上此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謂崔瑗杜實羅叔景趙元嗣  
叔景名暉元嗣名襲 羅趙兩人列庾肩吾書品爲中下與陸機王洽陶宏景  
同品龐德公於忽操乃宋王逢源所擬作名廣錄

程大昌考古編曰代以樂毅論爲王右軍正書第一陶隱居之啓梁武帝乃曰  
心疑近察而不敢輕言今時果謂爲梁世模本梁晉相去絕近既不以爲真則  
誠僞矣

快雪時晴帖愚以爲直是松雪所作非右軍真迹

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畔草一詩五臣注以爲征夫之婦懷夫之作其注入門  
各自媚誰肯相爲言曰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皆入門而自愛誰  
肯相爲訪問而言者乎注客從遠方來遭我雙鯉魚曰自夫所來者遭我雙鯉

蘿澗亭札記 卷四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魚命家童殺而開之遂得夫書此兩解皆於情有未安蓋泥於飲馬長城必爲  
征戍而作故爲此解亦自覺婦人有兒不酌改爲家童安有家童而目爲兒者  
愚謂樂府詩不必皆如本題如後世填詞但取其律調不定賦本意也此詩蓋  
託朋友以思君之詞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借草婦競媚於夫喻羣臣競結  
於君而不爲同儕作計也客從遠方來乃謂友人贈我書以彼之念我正見我  
之念彼也他詩多以夫婦喻君臣此獨以朋友作喻耳漢詩尙不易解况三百  
篇乎 枯桑知天風兩句五臣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不知天風海水不凍  
不知天寒李善曰枯桑無枝尙知天風海水廣大尙知天寒李善之語精於五  
臣遠矣說詩當以李善此意爲法

潘正叔贈潘安仁詩通體對句

潘安仁悼亡詩獨無李氏靈任彥升哭范雲詩何時見范侯六朝雖文勝猶有  
此拙語後人則不爾也



崖釀代皇太子因太平公主下嫁進食表稱伏見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嘉  
辰降嬪公族妾李一字一何賢乎

洪容齋曰杜詩天永秋雲薄今誤作天水愚按此句今作天際

白樂天有夜聞歌者一詩在琵琶行之前

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又名羅敷豔歌歷述美人顏貌穠麗破服藻采雀翹瓊

佩而中有濯足洛水之語古人臨流濯素足蓋不以爲嫌

石季倫思歸引序曰尋覽樂篇有思歸引此曲有絃無歌有絃無歌卽笙詩之

有其義亡其辭也

六朝談名理以老莊爲宗貴於齊死生忌得喪王逸少蘭亭序謂一死生爲虛

誕齊彭殤爲妄作有惜時悲逝之意非彼時之所貴也故文選乘而不取後人

乃疑絲竹管絃連用爲詞句之類不知絲竹管絃連用前乎逸少已有之所見

抑何隘也

### 雜錄序札記 卷四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孫楚詩莫大於殤子老彭猶爲天此詩極拙而昭明收入選中可見棄取之所

在矣

宋書樂志七哀詩四句一解共七解此七哀所以命名歟

魏文帝登山遠望篇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見初學記龍飛鸞忽逢二童顏色鮮

好說者乃以橋順二子當之不知何據或且謂二子服飛龍藥致仙蓋因飛龍

驚而傳會之也

王摩詰詩境高淡殊不類其爲人正如潘安仁解作閑居賦而實踈競

自香山固有近雅之詩特好爲淺近語以動時俗殆近於爲新聲以悅婦人者

蘇詩得力是從巨黎化出雄深雅健獨出冠時至其流宕飄逸者亦只是有意

炫動流俗不足尙也顧至今讀蘇詩者仍多忽其至美而以不美爲美故遺山

嘖其門無功臣

漁洋茹古之力極深其寢饋於漢魏六朝既久乃能脫窠臼而標神豹非可以

空疏庸陋爲之者儉腹子搔頭弄姿便以爲漁洋法乳在是去之遠矣

袁子才詩爲通人所詬病此亦是故爲折楊皇葵之曲以傾下里之聽貶節干

譽意與樂天正同但求諧於俗耳不顧乘於雅音然此兩君非不能爲雅音就

其集中擇十許篇不落凡猥之作期期可誦世之學兩公者大抵無一篇可采

趙雲松譏袁如通天老狐時時露尾誠有其狀然袁是故作此態非欲匿而

不能

陳白沙華壯酷肖然并其蕪累詞句亦力摹之則成論癡符也

劉長卿在中唐最爲傑出賈浪仙直是浪得詩名

鍾譚敗壞風氣卽如袁才鼓動流俗皆詩教罪人幸世不乏知詩者力遏其流

披猖尙未甚久其微近稍息矣

翁覃溪王蘭泉兩先生金石之學皆極博而翁尤精予見其跋一漢殘石榻本

是漢劉梁碑可辨者二十餘字有博覽春秋字又有百人字似是言弟子百人

### 雜錄序札記 卷四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銘有云國之裔兮旁大刻三年辛酉翁云是光和三年也此石爲人穿作門

碑陰見後漢書翁有兩漢金石記此石未列入記中

唐人碣版婦人書者絕少石壁寺鐵彌勒頰是房嚙妻高氏書 行書在交城

縣

于弈正天下金石志蒲州有黃麻綽書唐明皇霓裳羽衣曲碑今不知存否

金石萃編載劉氏經幢前刻尊勝陀羅尼後乃贊曰彭城夫人母儀欽則于爾

泉謂劉氏不應自贊當是其子造幢歸美於其母余謂幢末有女尼妙口之名

此尼無識妄爲劉氏作贊耳

代國長公主碑陪葬橋陵孝也王蘭泉云凡書碑之例皆云葬於某原禮也此

云孝也與諸碑例別愚按此因陪葬橋陵故云孝也若他碑用之則舛矣

孔紆墓誌娶京兆韋氏山東清甲家也王蘭泉不得其解愚按清甲謂清門甲

族耳



記金石者言隋羅君墓誌君名靖而其父亦名靖父子同名爲不可曉見洪容  
或乃引夷羌父子同名者以爲証余終疑中國初無此事雲麓漫鈔云碑乃其  
子紹嗣善佐所立其三代就紹嗣善佐而言文中之父名靖者即墓誌之名靖  
者蓋其文拙故爾非靖之父又名靖也得此釋然 符載自作妻墓誌而稱孤  
子因方持母服乍讀之亦可訝正與此相類

凡碑帖必得全文乃可據以爲斷若只半文或展轉抄寫則疑益滋疑 舊揚  
賢於新掘固矣然僻地僻碑初掘時工人藝不精擗或不全數十年後得良工  
擗之所得之字或倍於前榻此理亦不可不知

顏氏家訓所載秦權銘其詞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  
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法度量黜不靈歎疑者皆聲明之凡四十字此拓本乎  
見之諦審歎疑之歎蓋是嫌字其女旁在右耳

漢碑臆出錢者姓名目之曰義士今之出錢施僧徒者刻石以志則曰信士宋  
羅輝亭札記 卷四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太宗諱義或自宋改此稱乎

陶淵明季子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觀此語則季子十字碑其傳已遠

鍾繇戎路帖古刻叢鈔不詳即楚其有戎路兼行一語者乃賀捷表非戎路

帖見韻古

瘞鶴銘或以爲王逸少或以爲陶繇居或以爲顧况或以爲皮日休謂是王陶  
兩公者定誤矣爲顧爲皮難決也

近人李君云瘞鶴銘是陶繇居撰其弟子孫文昭書見寶刻叢編未知信否當  
再考之 近吳子茹學士所刻叢編關揚州一卷

秦中時有隋唐墓志出土而作僞者亦多書皆拙惟瘞琴銘字極妍秀頗行於  
世人謂是顧南雅通政少年時所書

蘿蘿亭札記卷五

徐溝喬松年鈔撮

紀文達筆記載介學士贈詩有鸚鵡新班之語未知出處按鸚鵡班見元遺山詩

今俗方春繪春牛像鬻之牛旁芒神像為一童子名之曰忙兒極為可笑五代史補羅隱謔宋忙兒不放牛何名忙兒是此語亦古

京師無賴有評名李逵者取梁山濞盜名也因憶後漢書有李逵與許劭同里先醫廟從祀列伊尹初未知何據繼乃知出於墨子然墨子乃設為喻言若傳說和美之意非謂伊尹真能醫也呂氏春秋亦有伊尹湯劑之語此似割烹之意亦非謂醫

俗以錮為錫字當作銀見歐陽文忠奏事錄韓蟲兒事唐人謂之錮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宋人謂俗本訛作形天無千歲

蓋傳寫之誤 錢竹汀云唐等慈寺碑在記有云念形天之魂久淪長夜疑山經竟是形天後人轉為天耳 予按此說近理刑天形天皆可解天字則不可解也若錢說是則宋本形天兩字不誤矣謂形天二字不誤

周禮肆長注即今行頭 陶令閑情賦謂防閑其情繁主簿定情篇謂止定其情定者止令皆抑情之意人誤以閑為閒適之閑又誤以唐明皇欽銅定情作此定情大乖原義有定情

賦即 萬姓統譜維爾特其齊明兒良是兩人也乃以齊明兒為一人名隋將張須陁乃截去張字以須為姓其後又有取之為尙友錄者年代舛誤或以劉宋為趙宋以郭周為宇文周以宇文為三代尤可笑門姓內既收門文愛文姓內又列文門愛誤甚

今潁州府潁上縣志謂管仲產於其地蓋據史記管夷吾潁上人也但史記所謂潁上非今之潁上今之潁上在春秋時為胡子國在漢為慎縣史公所謂潁

上但謂潁水之旁非地名也如太公望則曰東海上人也亦是海濱之意潁水有原有委相距千餘里今之潁上潁水之委仲所產地當在潁之上流定為鄭人樂史太平寰宇記列仲於潁州人物引史記之文蓋亦忘潁上縣名乃隋所置不應以證史記又於青州人物亦列仲則又疑以為齊人矣在太平寰宇記當列於許州乃為得之 莊君棫曰管仲姬姓姓自是管叔之後故管城在鄭州境亦與潁水相近可斷為今之鄭州人斯言允矣

俗書鳳皇皇字作鳳絕無所據蓋避皇王之皇姑仿鳳字之形而臆造之耳然鳳字乃鳥上加凡今鳳字只加几雖仿亦誤也此字若避皇王之皇當書作鳳字鳳元字貌短而禿字文泰於酒坵上加帽戲之字見之乃曰吾兄弟輩何為竊入王家因持酒歸泰大笑此事類書或作阮字大誤泰身去部帝位記此事或記為文帝誤者不察將以為君

尚書之尙並無平音姚鄭錄夢溪筆談皆言讀平聲者之非蓋爾時土音如此讀也今學人乃有讀為常以示異者誤矣 惟周禮稿人下注若今尙書陸德明釋文音常又時亮反此德明之誤 子張學干祿學是問字之訛可好學近乎知學亦問字之訛可皆李于文先生說乃鄉君弟非曹君弟曹亡已久山徑之隙間徑當作壑皆李于文先生說學矣隋文帝惡隨字從走改為隋文人譏其不識字蓋走本非走而隋字說文訓為裂肉更不祥也桂未谷云隋之訓為裂肉於義無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列肉亦費解此正當是烈肉蓋說文古文柴字從隋省作積柴者積柴加牲而燔之詩曰載燔載烈傳謂貫之加於火曰烈桂公此語乃得隋字之正解 鸚鵡本從母三國志注引鳥名鸚母未聞鸚父至秋仁傑對武后曰鸚者陛下之姓則字又從武揣其從武似因從鸚而變然則本從母耶從母耶

蘿蘿亭札記卷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元字貌短而禿字文泰於酒坵上加帽戲之字見之乃曰吾兄弟輩何為竊入王家因持酒歸泰大笑此事類書或作阮字大誤泰身去部帝位記此事或記為文帝誤者不察將以為君

尚書之尙並無平音姚鄭錄夢溪筆談皆言讀平聲者之非蓋爾時土音如此讀也今學人乃有讀為常以示異者誤矣 惟周禮稿人下注若今尙書陸德明釋文音常又時亮反此德明之誤

子張學干祿學是問字之訛可好學近乎知學亦問字之訛可皆李于文先生說乃鄉君弟非曹君弟曹亡已久山徑之隙間徑當作壑皆李于文先生說

學矣隋文帝惡隨字從走改為隋文人譏其不識字蓋走本非走而隋字說文訓為裂肉更不祥也桂未谷云隋之訓為裂肉於義無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列肉亦費解此正當是烈肉蓋說文古文柴字從隋省作積柴者積柴加牲而燔之詩曰載燔載烈傳謂貫之加於火曰烈桂公此語乃得隋字之正解

鸚鵡本從母三國志注引鳥名鸚母未聞鸚父至秋仁傑對武后曰鸚者陛下之姓則字又從武揣其從武似因從鸚而變然則本從母耶從母耶

上但謂潁水之旁非地名也如太公望則曰東海上人也亦是海濱之意潁水有原有委相距千餘里今之潁上潁水之委仲所產地當在潁之上流定為鄭人樂史太平寰宇記列仲於潁州人物引史記之文蓋亦忘潁上縣名乃隋所置不應以證史記又於青州人物亦列仲則又疑以為齊人矣在太平寰宇記當列於許州乃為得之 莊君棫曰管仲姬姓姓自是管叔之後故管城在鄭州境亦與潁水相近可斷為今之鄭州人斯言允矣

俗書鳳皇皇字作鳳絕無所據蓋避皇王之皇姑仿鳳字之形而臆造之耳然鳳字乃鳥上加凡今鳳字只加几雖仿亦誤也此字若避皇王之皇當書作鳳字鳳

元字貌短而禿字文泰於酒坵上加帽戲之字見之乃曰吾兄弟輩何為竊入王家因持酒歸泰大笑此事類書或作阮字大誤泰身去部帝位記此事或記為文帝誤者不察將以為君

尚書之尙並無平音姚鄭錄夢溪筆談皆言讀平聲者之非蓋爾時土音如此讀也今學人乃有讀為常以示異者誤矣 惟周禮稿人下注若今尙書陸德明釋文音常又時亮反此德明之誤

子張學干祿學是問字之訛可好學近乎知學亦問字之訛可皆李于文先生說乃鄉君弟非曹君弟曹亡已久山徑之隙間徑當作壑皆李于文先生說

學矣隋文帝惡隨字從走改為隋文人譏其不識字蓋走本非走而隋字說文訓為裂肉更不祥也桂未谷云隋之訓為裂肉於義無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列肉亦費解此正當是烈肉蓋說文古文柴字從隋省作積柴者積柴加牲而燔之詩曰載燔載烈傳謂貫之加於火曰烈桂公此語乃得隋字之正解

軍中司饋餉者謂之糧臺人或稱之曰糧臺蓋因說文解精字曰糧故謂糧為精然精自是祭神之精米非尋常糧米也不知許祭酒此解本自何書

古人杜撰之陋說而流為丹青者如足下之解為晉文公之欺介子推也不借之解為風子之草履不肯借人也律令之解為雷部推車鬼也

不借按釋名言其賤易各自有之不待假借於人

春秋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禮含文嘉以虞戲燧人神農為三皇尙書大傳以燧人備天道伏羲備人道神農備地道為三皇見風俗通是知天皇地皇

人皇之說為謬言也

焦弱侯筆乘謂揚子雲未及仕於新莽之朝班史誣之全謝山折其不然愚按全氏之說是焦氏之說非也子雲作甘泉賦在成帝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則

三十餘年以班史贊中謂雄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至天鳳五年正七十餘年謂其卒時七十一歲於事實實近若焦氏則亦據班贊內王音奇其文雅召為

蘿蘿亭札記 卷五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門下史以為音乘政當在建始之初雄是時四十餘自建始至五鳳又七十餘

年則子雲當在百歲外班既謂子雲壽七十一則莽僭位時子雲已早死矣而未思王音於陽朔元年方為侍中建始初年豈得開府召士即以陽朔元年計

之至天鳳五年亦不過四十二年耳班史之文本明不煩曲為之說至桓譚新論謂子雲作甘泉賦夢陽出明日遂卒是子雲一賦甘泉即死將羽獵河東皆

非所作直不得有七十一年之壽是詎可引以為證哉 法言篇末謂漢興二百一十年未有若漢公之懿者此是元始五年方在頌莽其去莽之篡漢亦不

過三年 愚按子雲仕莽不煩曲為之諱班史之意謂如劉歆輩以文人而附會符命子雲乃獨不然恬淡自守不營求進取為己加人數等蓋古人論人恕

後儒論人苛如蘇武窮荒十九年一世詭為奇節然居然與胡婦生子而為單于牧羊特不肯為其臣耳後儒論此猶以為遺憾在彼時則祇有推重而絕無苛求也子雲事亦如此班史與朱子綱目各行所見不必為子雲回護亦不須

力誡之也 狄梁公反周為唐報國之忠為後世所共信然以前明氣節之士

處之則必不肯為必上書指斥痛詆為武后所殺乃為忠然而所成者小矣

新莽時王浩王嘉棄其官見李業傳此固高出子雲之上又胡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薛方逢萌莽徵不至

新序謂孟獻子得二士曰顏回茲無靈孟獻子去顏子為時絕遠此殆寓言茲無靈或是茲無還之族

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有披裘負薪者季子令取彼金披裘者瞋目拂手而責季子此事固荒忽不可信然為此言者意謂季子令彼薪者取此遺金以自贖

非謂季子欲取此金而令薪者代為之役也論衡辨之曰季子必出有前後車有附從既不恥取金何不使左右而煩披裘者是以為季子欲自取其金也大

誤矣

晉語妹喜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膠鬲比而亡殷褒姒與虢石父比而亡周以

蘿蘿亭札記 卷五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伊尹膠鬲與虢石父並論誠所未解

夏侯太初樂毅論曰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毅傳無此語且以文義度之當指惠王乃曰昭王誤甚

王伯厚謂御史大夫嚴延年女為昌邑王妻袁子才謂是執金吾嚴延年之女當在攷之一字次卿昌邑王妻十六人有嚴羅紉印延年紉與敷同音當是

彼時女子美稱或名羅紉或名羅敷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語曰李西臺小詞中書羅敷為羅紉不知何故蓋阮亭亦未悟羅紉為羅紉之誤而羅敷可寫作羅紉也特奏羅敷與嚴羅紉固是兩人耳

泰山無字碑前人謂碑文在內而外加石函予謂此是祭時為之主耳非碑也道家所謂急急如律令是漢時文牘結語如今之符到毋違張道陵二十四治

治民治神皆用此語耳

李小湖通政好雲樓集謂應劭風俗通有孟蘭盆之語予檢之不得豈所見本

不同耶然孟蘭盆恐非漢魏所有

句讀二字讀字讀如逗見於集韻按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注引說文曰投

與逗通逗止也句之所止也則今之所謂句讀者當作句投而音逗以讀又

按周禮天官小宰宮正注鄭司農讀火絕之戚讀如木音徐音豆然此仍是讀

讀之義非謂半句也

今士子所祀之魁星嘗作奎星論者又謂天官書奎亦不主文事不觀孝經援

神契乎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倉頡仿象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

倉頡視而作書此奎主文章之證且今之陟清華擢巍科者必取辦於楷書則

士之祀奎星尤其宜也

援神契又謂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

妄人或以俚鄙之詞託為名人所作後人或信而收入全集李太白集中偽託

者最多尤可詬者撥開白雲見青天四句因思有人刻東坡雜文列豬肉頌有

難離亭札記 卷五

爛煮熱時他自美之語酒肉正堪作對 或者曰李好酒坡嗜肉當獲此惡文

字之報然坡公屢言蔬食之樂非嗜肉者

繆字或讀作謬或讀作穆或讀作謬之平聲無妙字音也今姓氏之繆皆讀為

妙於古無徵正字通云繆姓讀若妙非古音也然則明世已讀作妙矣 哈字

讀鄂合切蓋入聲也萬姓統譜列哈姓九蟹則讀如海字今北人讀作孩瓦切

與萬姓統譜又不同

雒陽之雒從各從佳魚豢謂漢人忌水作雒乃後人謂佳名二字合文大誤

博物志亦謂漢忌水從各從佳魏土德不復忌水

宋元人謂猛獸為律律此正是殺字見爾雅

或謂俗謂飲曰喝此字有所本否曰淮南子一哈水而甘苦辨矣當是此哈字

或謂俗寫捺字有此字否曰此當作塗字耳塗有茶音凡塗金塗粉皆當讀如

茶也

俗寫之歪字當作昂說文口戾不正也唐韻在十三佳

賊字流俗作叫呼解按揚子秋牙能賊不能齊不齊之口注賊嘗其味也蘇子

瞻河酌亭詩用之

今俗謂有力曰有勁凡挽強弓輒論其若干勁矣按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

之關即作力解亦見雅

濟甯太白酒樓有太白與任城賀令兩像詢賀令之名或以四明狂客對非也

賀監未嘗為任城令此賀令太白集有之而逸其名 杭董浦謂太白與孔泉

父等飲於任城則任城之樓當為六逸作

李陽冰之冰向讀凝字錢竹汀云其兄字堅冰則皆當作冰霜之冰

孔子夫人相承作珣官氏錢竹汀據漢韓勅禮器碑宋祥符追封詔元至順册

封詔之上石者皆為珣官以為凡刊本作珣者皆誤

今俗謂卑色曰玄青而謂卑之兼紺者曰天青誤也卑之兼紺者正當名為玄

難離亭札記 卷五

青玄乃赤黑色玄鳥是也俗又謂之燕尾青則近之矣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封膜周時人善畫殊不知所出後檢穆天子傳云封膜畫

於河水之陽以為殿人主則膜畫乃是人名封之於河陽與畫無涉字且作畫

不作畫也蓋張彥遠誤讀而因以謬解耳 拾遺記曰烈裔工畫

名畫記漢魏善畫者列諸葛亮不知何據

可兒可人六朝人通用蓋兒字古讀聲近泥人字江南人讀近審泥審雙聲故

人與兒通用

蟹之將糖燥極爛甚嘗疑蟹未可以糖漬老學菴筆記云唐以後始有沙糖唐

以前皆餉糖若糖蟹糖畫則皆糟耳理或然也

孫奕示兒編曰魏相漢書不音不可作去聲讀劉更生漢書不音不可作平聲

讀愚意不以為是當再考之

洞簫之洞當讀平聲說文筒通簫也

今大名府古魏州也蓋取左傳魏大名也之語易爲大名然畢萬之魏乃今蒲

州之永樂鎮後爲永濟縣若大名之魏乃魏武侯別都與畢萬之始封無涉

袁枚隨園隨筆謂古男子裹足引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愚按箋謂如今行膝

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此只是今之裹屨非裹脚也隨園乃解之云行

而絨足故曰行膝邪而纏之故曰邪幅以爲男子裹脚之證蓋虛造妄說隨園

又謂諸師聲子韜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必赤足乃爲有禮蓋必有邪幅纏

足此尤謬言書不云乎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非赤足乎卽諸師聲子韜而登

席下文明云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顯是不韜則赤足故恐君見而

設也若本有纏足布則聲子不去韜之罪更無可辭矣又案孔穎達詩正義謂

自足至脛足卽脚跗也玉篇跗足上也儀禮士喪禮注跗足上也疏謂脚背也

合數則觀之則邪幅在下明是從足背之上纏至脛不併脚指脚心同纏若脚

心則古人謂之蹠或作跗孔穎達備注爲足謂蹠方是纏足今明指爲脚跗豈

蘿蘿亭札記 卷五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可便謂纏足耶 少儀祭無既燕則有之是燕恒既也

許瀚曰哀矜之矜當作矜而讀若都不當讀若就其說甚辨然愚不敢信

王伯厚謂韓文公曹王車碑云擗力勾卒羸越之法勾卒見左傳宋王爲左右

勾卒年三月秦之擗力未見所出愚按王翳伐楚投石超距卽所謂擗力矣

衛宏漢儀太史公位丞相上明于文定筆歷曰位者朝著之位如唐宋記注官

在人主左右非謂其官在丞相上也

袁枚曰史記龜策傳夸而目巧數爲象郎注引許慎曰象牙郎也象牙郎不知

何官愚按郎卽郎字之省文觀下文自見謂以象牙飾郎疑爲官名誤矣

周從不倍計昭穆至文王十四世爲穆則文王是穆也武王有天下追王大王

王季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則文王又是昭也

趙季相經過或是趙季季款成帝時陽翟大俠見漢書

袁枚曰龍陽君高誘注幸臣鮑彪注幸姬鄭櫻桃世傳男寵十六國春秋謂是

女姬愚按鮑彪注龍陽君仍是幸臣吳師道注乃謂是幸姬以魏語觀之當以

幸臣爲是幸姬之說非也鄭櫻桃當從十六國春秋爲石虎之后世謂男寵者

蓋據晉書載記石季龍優童鄭櫻桃而言

石鼓有以爲秦文公時作有以爲宇文泰時作汪師韓謂是宣帝時作建德二

年二月宣帝爲太子曾獲白鹿於岐州是以鼓中歷稱鹿又楊柳墅雨皆春景

也文內既稱天子又稱嗣王天子謂宣帝嗣王謂靜帝當是大象初年侍從之

臣追紀其事而刻鼓耳

開元時得默啜首者郝靈筌也自樂天新樂府折臂翁詩自注云郝雲岑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蒸用說苑越使諸發以一枝梅遺梁王之意

楚辭悲回風施黃棘之柱刺愚按秦楚先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於武關途被

執必是黃棘之會有失策耳

王右軍父名羲子名獻古羲獻字相通斯亦疏矣

蘿蘿亭札記 卷五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此謂習水耳素隱正義兩說皆非楊升菴以墨子曰

西子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

謂越沉西施於江以死隨鴟夷者指伍子胥先盛鴟夷以死今以西施隨子胥

也而謂西子隨范蠡者爲非愚謂越之入西子於吳原欲惑吳而亡其國今吳

既沼矣在西子於越爲有功烏喙雖寡恩亦何至轉以此罪西子哉升菴之說

殊非情理至墨子謂沉其美者謂晦迹耳鴟夷仍指范少伯

云爾二字古人卽作如此二字解一種二字古人卽作一樣二字解 今人用

云爾及一種似與古人稍異

徊徊兩字見五代史王處直傳段備編人名

棹楔之制見五代史李自倫傳

五事思曰容董子作思曰容蓋容與容相似而致誤然董子竟以寬大無不容

解之則大誤矣

蔡邕琴操曰楚昭王得瑪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李善注盧諶覽古詩引此

瑪氏璧 瑪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李善注盧諶覽古詩引此

詩伐木鳥鳴嚶嚶未嘗指為鶯也唐人則為鶯矣張平子東京賦曰唯鳩麗黃

關關嚶嚶蓋以關關屬鳩以嚶嚶屬鸚鵡即鶯也此為鶯言嚶嚶之始

漸離 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上林賦 說文漸離鮪無角魚按高漸離之名

當取此義

財主兩字見夢梁錄

狗字見魏都賦

轅門逃軍皆見穀梁

劉逵蜀都賦注巴西漢昌縣多野蜂蜜蠟

羽獵賦追天寶李善曰天寶陳寶也引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

燕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精而述精而述亦語曰彼一童子名為

難離亭札記 卷五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實難得雄者王得離者霸慮按精而述之名甚奇大似蒙古語又似海外語太

康記乃晉人所著明刻文選有三本校之皆作精而述定不誤也 史記索隱

引列異記作此名為精太平御覽雜下引列異記作此名為蠶或作蠟者誤也

楊朴詩數個胡餅徹骨乾此謂胡餅字義遠略謂是牛項下垂皮蓋誤解胡字

詩句鄙淺不足言亦不煩考證特字義地畧此解經字典采入故辨之

焦山當作譙山通典 阮文達辨之甚詳今名之曰焦而以焦孝然實之

孝然是河東人不應隱京口寺中藏宋封勅則目為焦光更屬無稽且謂三詔

不起作三詔亭誠是杜撰故實

甯馨之馨當作馴見說文

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余以為不然御當解作用也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

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北俗自稱曰咱蓋方言不典然癸辛雜識已有此語

榜唐 見長笛賦

顏氏家訓引風俗通曰高漸離為人傭保聞有客擊筑伎獲不能無出言今本

落去無字遂費解 伎獲字出此史記作徘徊非 射雉賦善注引風俗通與

家訓所引正同

孟子之慎子趙岐注名滑蓋然戰國有慎子是慎到或疑慎子當名到而字滑

蓋本文慎子自呼為滑蓋古人未有自稱其字者此不可通或又謂慎子乃禽

滑蓋之弟子滑蓋所不識蓋謂雖其師亦不謂然也毛西河則直以為禽滑厘

謂慎是禽字之誤愚按慎子為禽滑厘弟子記載無之或謂出於莊子天下篇

固無此語

左右佩劍相效不休見唐書而不知唐書又出自何書 周益公題跋亦有左

右佩劍之語則以為騎墻兩可之意

蘇詩糞穢穢穢書作培或疑坡公之誤 按應劭風俗通林麓京陵邱墟阜培八

難離亭札記 卷五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者平列則培固不誤

李德林刑獄對曰皋陶之類恒問黃沙郝連楚刑獄對曰園行空虛靡怨黃沙

之罪劉蕡器往代刑罰是非對曰典午承曹建黃沙而肅物 黃沙未知出處

左傳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今或誤作疆場然陳後主詩馬革報疆場固已誤矣

靈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漢茂故事以為鄭茂

太平御覽引太公諸書筆之書曰毫毛茂茂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此非周

人語

隋志以蒼頡訓篆務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篆為

四篇

公孫龍字乘莊子曰儒墨楊乘乘謂龍也

文字姓辛即計然范蠡所師

魯連子曰宿沙矧子善煮鹽

唐制庶人服黃

皮傳 楊子方言強語也漢書張衡傳強相附會也

皇侃論語疏內有印可字鈍根字

接輿 說者謂其迎車而歌故謂之接輿此殆不成語楚詞涉江篇接輿髡首

桑扈 顧行伍子逢殆今比于荒離戰國策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彼髮而為

狂無益於殷楚由是觀之接輿確是其名無可疑者若皇甫謐高士傳謂其名

陸通則決非春秋時命名之法且陸氏出自田齊當孔子時斷無氏陸者

回回宋人說部無言及者輟耕錄乃言之元楊瑄山居新語亦有二三處 錄

鐵胡不思不即乃回回國中上用之藥

遼人之蕭氏蓋蕭翰之子孫蕭翰或書作小漢契丹人非真蕭氏也鈞磯立談

以為江南諸蕭之後誤矣

童子所誦三字經鬼國册子也有王相者注之謂是王伯厚所作它無所徵凌

羅輝亭札記 卷五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揚藻盡勻編云乃南海區適子所撰適子字正敬宋末人入元不仕見廣州人

物傳

羲和主日常儀主月儀可讀俄故訛為嫦娥而誣以羿妻奔月然說者又謂羲

和是帝俊妻是生十日浴日於扶桑是羲和亦有婦人之目不獨常儀矣

大明之詩有篤生武王之語蓋武王以後之詩汲冢書世倅解乃謂笱人奏武

王入進獻明明三終明明即大明豈武王自稱其說哉

鄭人以夫子似喪家子狗見白而夫子受之姑布子卿以夫子似喪家之狗而

夫子辭之外傳姑布子卿所謂是有喪之家所陳之藉狗夫子明言之矣鄭

人所謂似是指失家之狗與子卿所喻不同

韓詩外傳譏醜女而引傳曰目如辯杏齒如編貝此似不可言醜亦不知出於

何書

偽書劉炫作述山易張弧作子夏易傳王士元作元倉子張商英作三墳吾邱

衍作晉乘楚檣杭豐坊作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楊慎作雜事秘辛姚士葵作天

蘇閣外史

拾遺記曰昭王淪於漢水兩姬延光延娛夾擁王身而同溺江漢之人祀之於

江溯至暮春上巳之日裸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采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

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

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此事正與弔屈原相似

文選所載詩撰人姓名與玉臺新詠不同梁陳相去不遠乃作詩人之名氏即

不能得其詳蓋古書皆寫本易至外互

玉臺新詠有徐孝穆詩是後人附益

唐詩貫珠有胡宿詩宿是宋人貫珠誤認為唐元遺山選唐詩鼓吹已誤以宿

為唐人

中堂見湘山野錄

羅輝亭札記 卷五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唐人畫鍾馗嫁妹圖毫無故實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阿毗達摩俱舍論瓊摩

王條下注謂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誠如所言是閻羅王

有妹勝於鍾進士妹之無稽

今人立馬於前一躍而過之謂之曰騙馬語似俗而出於佛典一切經音義引

騙馬凡四五見特作騙耳

鸚鵡賦注引歸藏殷鑒也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今所傳三墳無此

語蓋今所傳固偽書

馬編中華古今注俗說七月七日烏鵲為橋渡織女俗說非謂流俗傳說乃書

名也沈約撰俗說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背鬼有兩解一謂是酒器一謂是團牌

千字文首曰勅周興嗣次韵或疑梁時未以詔命為勅此實不然詔命雖未名

為勅而上之令下多用勅字固已久矣



顯凱之小字虎頭見歷代名畫記龍改齊漫錄云世說謂凱之爲虎頭將軍予檢世說無此語漫錄殆誤記耳

王導小字阿超

唐簿尉不免受杖杜詩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是也或爲之說曰此謂簿尉揮撻罪囚俗雜可厭引韓詩云棲身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况軒杆獄敵撻發奸偷以爲證此詩固是揮囚然杜牧之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動勸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此爲揮囚耶自被撻耶囚之語不可責以中治不中治也

吳曾能改齊漫錄曰吳聲歌曲多以歡儂對舉初以爲歡乃婦人儂乃男子後讀通典序常稱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乃恨讀書之寡愚按古詞華山幾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明是歡爲男子吳君何其鍾也至儂則男女皆可以自稱吳曲之儂亦皆女子自謂後世女子自稱曰奴即儂之轉耳

昆蟲 說文蝻字其音如昆本字應作蝻而借昆耳禮記昆蟲未螿注昆明

蘿蘿亭札記 卷五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不如夏小正傳曰昆衆也

盧郎八米或以爲八采謂八米者十穀得八米爲嘉穀也謂八采者五木之數玉采白八爲貴

犀首司馬彪以爲魏官名予按國策屢言犀首而史記以題列傳似人名而非官名若是魏官名不得稱魏官於齊策亦不得以官比於人題列傳之卷也國策魏又有犀武當與犀首爲一族始犀首其名公孫其族衍則其字或犀首爲字亦未可定也司馬彪又舉漢虎牙將軍以例之愚按虎牙將軍當謂畫虎於牙旗如牙門將軍之類非謂虎齒 邱遲與陳伯之書李注梁有虎牙幢主蘇隆既以之主懂更知爲牙旗矣孫興孟子疏謂公孫衍號曰犀首又秦本紀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其爲人名非官名無疑

徐堅初學記載喬道元與天公賤未言何時人宋高似孫緯略載吳道元與天公賤而以爲宋人是道元乃六朝之宋人也然其氏乃喬與吳不同楊升菴譚

苑囿圖曰古有吞道元初學記載其與天公賤今本訛爲查子所見初學記凡三本皆作喬不作吞亦不作查未知升菴所見何本竊意本是喬字訛脫爲吞高似孫所見必是吞字而又疑爲吳字之誤改而作吳耳吞雖亦氏除氏族略吞景雲外誠不再見也

環火或謂非蒲藻之藻乃畫火作團狀耳尙書大傳作環又曰環火赤也是環火乃團火爲一物非藻與火爲二物也

陳希夷河圖見康成大衍注但當名之曰大衍圖或名之曰天地生成圖或名之五行生成圖皆可也特不可指爲天球河圖之圖洛書乃易緯所謂太乙下九宮法也毛西河說

韋昭曰漢書宣元六壬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焦仲卿詩曰丈人故嫌遲是嫗亦可稱丈人

論語太宰問孔子於子貢以列子証之當是商太宰商卽宋也

蘿蘿亭札記 卷五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鄭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曰八索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首坤腹震足巽股離目兌口坎耳艮手左史尙相所讀者豈卽此耶殆易之類矣

今武職有都司之名宋尙書左右司謂之都司見陳叔方穎川語小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是晉亦有春秋楚語申叔時言教太子之法曰教以春秋是楚亦有春秋

晉語鄭人以儻伯爲將軍此將軍之始

晉語曰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康與唐對舉明是封地

回祿之名見於國語或爲之說曰是謂吳回陸終兩人并舉陸轉爲祿耳此意雖新不可從

賓雀老爵也見呂覽高誘注又見昭七年左傳正義

捻卽斂字王鳴盛說 犀首之犀亦此字

黃梓土鼓謂以黃草爲梓舊說以土由爲潮恐土由不可以扣也土鼓卽缶之

屬耳

八音土器先有土鼓後有埙後世則有擊缶今秦人以棘擊瑟子能成音節亦土音也樂府雜錄謂唐武宗時有郭道源傳宗時有吳續皆善擊鼗即秦人之技

宋玉言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孟子舉徵招角招乃宋時樂調有宮商角羽而無徵謂徵有音而無調予不習樂不解斯理樂府雜錄曰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上平聲調為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來集之樵書載秦將不見於史者有厲狄見輟耕錄石固見紀略餘稱爲江蘇詞百章今移歸原屠惟見淮南子張璠見瑯環記柏蘭將軍見名勝志又謂鎮江辛豐鎮有廟祀秦辛翼來所見也

武陵漁人名黃道真見武陵記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孫叔敖名饒見廣川羸障亭札記 卷五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跋赤壁賦中客有吹洞簫者或以爲楊世昌或以爲李委 法苑珠林謂巨靈神名秦供海誕而歸矣

齊頃公以婦人笑卻克左傳以爲頃公之母國語無其文但於齊侯來下記卻克之言曰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愆御人御人指婦人既曰御人則非母可知

世人指金山下孤石爲郭璞墓殊可笑杜光庭錄異記謂洪州有郭璞墓宋魏鼎臣東原錄謂世俗謂一錢爲金百金爲一綬與古不同愚按今世俗之稱與宋又異大抵以銀一兩爲一金若漢時之一金謂一斤也國朝制千金於市爲兩注二十

慶唐宮延生觀石刻宋收內有該部欽此欽遵字殊可駭笑此與宋孔傳所輯東家雜記載夫子之歌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開花滿地愁正堪作對劉夢得秦娘歌其序謂是章尙書爲吳郡時所得豈卽章應物耶

道經經上七道經也下卷德經也陸德明釋文引王輔嗣本所題如此

唐象官任兩職者曰兼欠一階者亦曰兼此如今見唐職官志 其有散官官高於職者曰行此若官卑於職者曰守此若今之凡曰檢校某官者若今之加銜 階卑擬高曰守階高擬卑曰行見唐人宋曰權曰權發遣曰權主管

顏子早亡然其年當在四十歲外 史記列傳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髮盡白是二十九歲之事早死別作一句言其不壽非謂二十九而死也家語三十二歲而死恐猶非也馬融釋史孔子年譜三十九顏子生七十顏子卒本於家語伯魚之死在顏子之前故知顏子非早夭者或者乃疑鯉死之語爲夫子假設之詞聖人雖無忌諱何至誣其子早死哉王肅注家語亦疑三十一歲而死爲有誤 吳枋宜齋野乘謂園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顏子當三十三歲

告子亡名朱子誤以浩生不害爲告子率注名不害爲毛西河所譏浩生與告固無涉也趙廣漢傳有浩星賜星與生近此則恐是不害之裔族耳

羸障亭札記 卷五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許瀚曰博古圖乃王楚所譏楚或書作隴宇與勳相似後人又誤認爲王勳撰遂削其名是楚蒙冤幾於宰我作亂曾參殺人

困學紀聞曰文選陳琳爲曹洪書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愚按之於文選注信然集注謂名不害者益見其誤

徐鑿傳鑿得博國璽還許上之趙溫謂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鑿曰蘇武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觀此語則璽不過方寸後之摩刻於書者多廣至四五寸殆自六朝卽失真璽皆仿爲之而大其制耳

宋史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尙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 按本名若水當作本名若冰倪若水亮直當作倪

若冰倪若水實名若冰當作倪若冰實名若水蓋冰水二字互易而差外蓋倪實名若水不名若冰也

諸子紀事有絕可笑者謂齊桓公背負婦人以朝桓公即好色左擁右抱猶可也何取乎背負婦人乎又謂衛靈公與幸姬三人同浴史魚進諫靈公以身蔽之而與史魚語夫魚即進諫豈即在君與兩姬共浴之時左右亦無止之者靈公以身蔽兩姬又如小兒惶急之狀焉有是理哉

糜竺以徐州迎昭烈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州此公四世五公可以州與之孔北海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冢中枯骨謂已死之四世五公非詆公路為枯骨也讀者疑為斥公路之詞誤矣朱昇曰諸貴人皆恃枯骨見輕亦謂時貴謝其先祖為達官與此同意

丹鉛錄謂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愚按今本紀年沃丁八年祠保衡而未言伊尹卒於是年其前乃有太甲殺伊尹之文惟帝王世紀沃

藏書札記 卷五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丁八年卒卒年百有餘歲此蓋仍本於沃丁八年祠保衡之文而為此說別無所據然於是年立祠非即死於是年若伊尹死於是年而斷為一百五歲則伐桀之年尹年七十六是亦如尙父之老而鷹揚無此事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其語蓋本於尸子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披髮伴狂以此免也愚按胥餘即胥靡之意謂為奴耳豈箕子之名哉

武王封比干之墓而鄭陽獄中上書乃謂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孕婦誠無辜然亦何必為修墓哉此是古人行文信手撥用故凡子書所述不可據以糾經傳 又按書正義引帝王世紀謂紂比干之妻以視其胎亦因孕婦與忠

良連舉故為是妄說

君陳是周公子伯禽弟見坊記鄭注說者以為周平公韓詩外傳周平公酒不

離於前鋪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豈即君陳歟

奉道者自稱道民而民有兆民之稱故道士告天自稱小兆桓譚新論龍無尺

木不能升天尺木不可解乃解為龍角上有物名尺木直是望文臆造 余謂尺木當作尺水木兩字極易相混誤水為木遂不可通試以尺水解之則不煩曲說也 俞理初亦有此論

吾鄉人寄書寄物與人好用捐字人以為笑王昌齡觀獵詩少年獵得平原兔馬上橫捎意氣驕此可為用捐字者解嘲莊子有秋駕之語愚按漢樂府中歌飛龍秋游上天蘇林曰秋飛貌是秋駕之秋亦當作此解

古公亶父古公非其稱也公亶父三字當連文如公劉耳古者昔也猶言昔公亶父不可以古公相連此崔東壁說極允

藏書札記 卷五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蘿摩亭札記卷六

徐濟壽松年鈔錄

周公諶突辛雜譚謂孔子先名兵後去八名丘 此所謂兵乃古長字非兵戈之兵其字下從八不從八

焦仲卿妻姓劉見本詩序名蘭芝見本詩是合肥人見太平寰宇記

高則誠名明元至正乙酉三甲進士將仕郎處州路錄事會書長興縣學宮碑

孔子途遇程子傾蓋而語贈以束帛程子名子華見袁山松郡國志寶字記

寶石中有一種名碧綠珍香 卽元人所謂紅刺押忽也

十二支之寅讀如怡協恭同寅之寅乃讀如銀

赤壁賦巨口細鱗當是鱖魚 廣韻注鱖巨口細鱗山海經鱖巨口細鱗有斑

采 夢溪筆談引諺曰汝州風許州慈老學菴筆記引諺曰濮州鐘按此三句當是

蘿摩亭札記 卷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諺而兩書節取分載之

握槩之戲似後世之雙陸文苑英華卷一賦 又謂之長行有歌 格五之戲則今兒童

用黑白棋子跳行以先至者勝或格五之遺意

登徒子名直韻

周伯琦近光集詩鐵刺標山影自注云上京西山樹鐵旗竿高數十丈以其下

海中有龍作此鐵之 今琉璃河側有鐵竿倚橋而臥土人目爲王彥章鐵篙

殆卽鐵旗竿耳

北史儒林傳宗道暉任城王賴之道暉呼安偉安偉 此蓋呼痛之詞今北

俗呼痛聲曰阿約南俗呼痛聲曰阿威蒼頡篇痛字訓曰痛而呼也此卽今之

阿約

古上梁文有兒郎傳之語此蓋彼時俗語兒郎者呼備作之夫也俾者聲詞也

北史宗道暉被鞭乃徐呼安偉安偉卽此俾也有音而無義者今吳下尙有斯

晉

始皇本紀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此三皇之說差勝

經史子集謂之四部僧道文史亦謂之四部

元世謂所擄男女爲奴婢者曰囁口見輟耕錄及元典章

江西人作祠祀許眞君輒目爲萬壽宮不知其故元程鉅夫文集有洞陽萬壽

宮記蓋祀旌陽卽以祝帝壽想從此相沿遂爲旌陽祠專名矣

北方呼黑色爲青不知何故太平御覽四十五地部引隋區宇圖志云周太祖

諱黑因改黑山爲青山則知北方以黑爲青當起於宇文之世

雲臺功臣之次第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佑祭遵景丹蓋延

鮑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十六人爲上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穎

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十六人爲下列上列

者功高下列者功薄王常李通竇融功亦高而非帝之故舊卓茂文臣故亦在

蘿摩亭札記 卷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下列司馬溫公通鑑序二十八將次第誤以一上一下連綴之是以列作鄧禹

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佑任光

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鮑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蓋延馬武

岑彭祭遵邳彤耿純王霸臧宮景丹杜茂朱佑劉隆馬成王梁鮑期蓋延馬武

劉植任光李忠萬修陳俊傅俊堅鐔次第又不同後漢書列傳次第

番僧多不著袴外國婦人與苗疆婦人多不著袴中國人恒笑之然今所著袴

漢謂之裋周時固未有也經傳言衣服無言裋者惟內則童子衣不帛褌袴此

袴非今之袴古人以邪幅纏脛上覆以裝裝如今婦人之裙裳在下而衣在上

亦若今婦人之衣必露其裙也若不著裝則著深衣深者長也其長至足且古

人之以邪幅纏脛當在寒時若暑必去此邪幅故深衣謂短毋見膚若有今人

之袴或纏其脛則云短毋見脛足矣何用切而言之曰見膚乎急就篇漢人所

作並列禪袴爲兩物顏注於袴則曰既衣也於禪則曰合襠謂之禪蓋本於劉  
熙釋名袴兩股各跨別也禪實也貫兩脚上繫腰間也以此觀之則禪是今人  
所謂之袴份是今人所謂之秋袴分著於兩股而不合袴者童子不須待以成人之  
禮不必著裳不必著深衣亦不必纏邪幅而又不可以保故令著袴此即兩股  
各別之秋袴者短衫也今之童子上身著短衫下身著兩股各別之袴蓋  
省約之意童子之袴有制作禮記不涉不概明乎概則見體若衣之內尚有  
如今之所謂袴者則概衣何傷乎國語紀龍整事謂厲王令婦人不帷而陳之  
史記謂令婦人保而陳之是不帷即保帷者帷裳也又明乎不著裳即保裳之  
內無禪也自上官后防閑宮人乃令著禪男子亦漸著之而名之曰窮袴蓋有  
一禪便不必邪幅不必裳不必深衣誠便於貧人固宜謂爲窮袴矣說文袴字  
從系度其初制亦是以布纏股故從系其非今之袴益明孔叢子記陽山之妻  
歐陽由鄰人趨救妻不肯釋或發其裳乃得放是裳之內必保而無袴也

雜錄序札記 卷六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或謂史記趙武藏於袴中疑春秋時已有合襠之禪余按嬰兒雖細恐難  
置於禪中勢不能容且將閉氣以死趙武之事不見三傳或是史公好奇之  
言即以置嬰兒於袴中言之此中字當是中間之義謂兩跨之間如趙朔之  
妻坐於一榻置兒於兩股之間覆之以裳固爲近理若今人之袴實一嬰兒  
於其中則坐立皆不可其兒亦立斃矣史記之袴亦是兩跨各別之袴耳信轉  
出人跨下或作阮籍所謂犢鼻禪蓋合襠而極短者其長僅在膝上望之若  
犢鼻然

魏袁翻在湖譙集參軍爲血羹不就袁曰取洛水必成時清河王咨何義得爾  
袁曰可思湖目清河未解退語主簿房叔道對曰藕能放血湖目蓮子故令公  
思清河歌服嘗疑其語未明了不得其解後人率稱蓮子爲湖目蓋本於此然  
以前載籍並無此名袁爲瘦辭不關學問清河何用款服且與上文取洛水乃  
成亦復何涉著此疑者數十年頃見吳興陳錫路所著黃爛餘譚云湖目之目

乃品目之目即謂湖名也蓋湖名蓮子必多藕藕性散血故血羹不成必別取  
洛水乃可成也袁曰可思湖目謂可由湖名思之當自得其故此解確切不易  
古人謂得一義如得珍珠船信不虛耳 明人湘煙錄云洛水洛字恐誤疑當  
作湖如作湖則更不可通矣 陶氏本草注大官作嶺削藕皮落其中則不凝  
嶺是血羹也

漢書成帝時乘輿幄座張畫屏風畫射醉踞姬已作長夜之樂上指畫問班伯  
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  
之不如是之甚也按此殆是畫作交合之狀故成帝歎其無道至此而班伯以  
爲不至如是儻祇是相對宴樂尙不至目爲無道之尤而論者亦不必曲恕之  
也左傳皆踞轉而鼓琴疏謂坐其上也是踞字之義謂畫射據姬已身上  
若以醉字解之則醉踞姬已四字不成文理

參同契元武龜蛇蟠糾相扶以明牝牡意常相須龜蛇爲元武爾時已然矣

雜錄序札記 卷六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古天子諸侯女無公主之稱魏公叔爲相尙主令主辱已以間吳起此爲尙公  
主之始

公主之稱如淳謂天子不自主婚使公主之其說迂曲不情愚按優施呼里克  
妻爲主季康子呼公父文伯之母爲主則主是婦人尊稱謂之公主者公子之  
意耳

董子曰中者天地之太極汲冢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此言太極  
無極之始

張茂先答何劭詩李善注引子思子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華  
都邑以成也按此四句見於緇衣而善目爲子思子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云  
子思子二十三篇沈約謂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子思所作善語殆亦本於沈  
約矣 先儒有謂緇衣是公孫尼子所作者

八比文中常用天子不言無諸侯不言多寡韓詩外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

不言利害荀子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利害

仙字從山從人淮南王招大山小山之徒蓋山中隱逸之流近於仙矣故世以神仙屬之

袁枚謂周禮鄭注王於夏服大裘以祀天盛暑服裘為不近情愚按服大裘以祀天是冬至非夏至也夏至祀地無服大裘之文袁誤矣古蓋祀地與天同服一語此同與前

莊子齊物論謂齊衆物又齊衆論齊物二字不可斷讀

服事兩字見論語又見周禮地官司徒陸士衡詩作伏事

五祀曰虎通謂門戶井竈中鬱獨斷有行無井

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語近於誣然陸機豪士賦序即有此語矣

霍去病為票姚校尉師古注票頻妙反姚羊召切荀悅漢紀作票鷁是兩字皆當作仄讀杜詩用作平聲今相承皆讀平聲

雜錄亭札記 卷六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周禮玉璫注讀如薄借養之養此所謂薄借即草履之不借也

庚子山哀江南賦曰聲超於繁表揚用修曰按晉春秋載立象以盡言非通乎象外者也繁辭以盡言非言乎繁表者也晉春秋已亡僅見類書所引愚按此解繁表良是但不知所謂類書是何書

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側室乃庶子之稱漢文帝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正謂己身非謂其母也後世指妾為側室非本義 內則妻將產居於側室則又一解亦非妾也

張平子同聲歌觀芬以秋香楊升菴解鞅為履言履之芬因用秋香熏之也秋香遠聞之香

古無脂燭周禮閨人設門燎鄭注地燭也孔疏曰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

顏魯公湖州石柱記長與有謝文靖公墓 宋胡宿集中有知湖州日為謝安

置守冢表中引吳興錄稱謝初葬建康梅山為陳始興王叔陵所發裔孫夷吾為長城令即長興遂遷葬於長城 愚意長興之墓恐即是夷吾耳

家語世多目為王肅偽造或謂古家語二十七卷文志今家語四十四篇漢人以一篇為一卷以今校之多十七篇當是王肅闖入蓋真偽半也或近之 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蓋師古已疑唐時行世之家語非古書

洪辨百金方是無錫人袁宮桂所著其人諸生也嗜酒自號酒民王錫甫

李西涯或自署畏吾蓋京師西直門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時來歸聚處於此以稱村焉蓋與回部相似今則不復知有此族矣 廉希憲小雲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則以居址相近而著號非畏兀人也

趙簡子殺嬖讐晉語載讐侍簡子有盡規之語注曰晉大夫論衡謂吳君高作越紐錄或即越絕書

雜錄亭札記 卷六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逸周書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舌是后字之訛越有后庸或作舌庸可証 秦策引荀息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則又非后義

先備或謂古無牛耕如二五耦十千維耦耦而耕皆人耕也賸祭迎貓迎虎而不報牛可見其無與於田功此說固近理但司馬牛字耕再耕字伯牛則牛耕古亦有之矣

鑑國語二十四兩為鎰趙岐注孟子曰鐘二十兩鄭康成曰鎰三十兩凡三說汪容甫曰後漢書鄧騭傳遺元二之災章懷太子注曰元二即元元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

章懷太子去宇文氏不遠如鼓是宇文所造章懷不答不知若知為宇文所造則不能以宇文之制證東漢之文是必在章懷時已目為姬周石鼓乃取以為證也愚按此說良尤但尚書孔安國序通備皆指為偽昭明太子已取入文選中是不悟其偽也焉知章懷非亦震於其名耶

中是不悟其偽也焉知章懷非亦震於其名耶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蘇老泉作三子知聖人汗論  
誤以汗字連上由於誤讀趙岐注趙注曰三人之智足以知聖人汗下也此注  
是兩句三人之智足以知聖人爲一句汗下也爲一句老蘇并爲一句故誤

喬道元或作吳或作吞或作查前已言之今按藝文類聚亦引與天公箋而作  
吳道元是又訛作吳矣初學記所引隸於婢部類聚所引隸於貧部皆分隸節  
取一段其文不同均非全文也類聚目爲宋人與緯略同其爲六朝之宋無疑

其訛爲吳者必是由吞而作吞由吞而作吳吳與吞爲一氏又由吳而訛作吳  
愚定爲喬者據明版兩種與古香齋刻初學記也或此人竟氏吞誠亦未敢定

耳 吞吳快皆音桂其原同出 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五引道元與天公箋而  
未著姓其文別是一段與初學記藝文類聚不同又六百九十三引劉謚之與

天公箋  
江雨養蠶流俗謂蠶神有大姑二姑三姑輪值一年馮浩蠶神說載之馮意謂

羅縹亭札記 卷六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陵氏爲先蠶但不可言姑或是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及馬頭娘爲三人而訛  
爲三姑耳

黃帝元妃嫫祖先沒祭爲祖道之神嫫母後沒乃爲方相之神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西山四皓書能改齋漫錄引之此是隋唐人擬作西漢詎

有此種文體  
新唐書崔提傳提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歎曰文與位

固可致其年不可及從此時年二十七故說歎羨之若三十八則猶可企也  
婦人纏足始見於樂府雙行纏新羅纏行纏足狀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

可憐然但言纏不言纏小且曰他人不言好其爲非弓彎可知杜牧詩銅尺減  
量減四分碧琉璃滑春雲則是長六寸屨亦巨矣世傳弓彎始於李後主筓

娘或不虛也 花開集 楊彩 以虛編 羅縹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出倉頡篇

任昉辭奪禮啓注引倉頡篇曰鎔炭所以鎔鐵也

凡將篇有數語在茶經卷末  
八桂出孫綽天台賦又張九齡詩分庭八桂樹

參拜字見戰國策 秦王欲見頗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  
佛圖澄姓溫 綠珠姓榮 見能改齋漫錄

如意古謂之爪杖初以搖蕪其制甚小後世有鈇鏐制與如意相類遂移如意  
之名於鈇鏐鈇鏐亦作骨朵 齊高祖賜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

子木犀如意石崇王敦皆執鐵如意 拾遺記吳主見潘夫人圖象以琥珀如  
意撫案又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傷鄧夫人

蘇州城內舊有孔夫子巷載在邑志後人疑之改題爲孔副使巷愚按吳郡志  
載有孔聖坊則作孔夫子巷不爲無據必被時此坊有孔廟耳

史記於司馬談司馬遷皆稱太史公談稱太史則遷之語也遷稱太史則後人  
羅縹亭札記 卷六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稱之惟文選載報任少卿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爲不可曉遷無自署太史公之  
理故五臣注以太史公指談謂遷自言是其父之牛馬僕夫致書於人而自謙

謂是父之下僕其事迂而不情余疑太史公三字乃後人題於篇首者牛馬走  
乃遷之自稱傳寫者誤連爲一致不可通理或近之

倚卓二字見緝索雜記不以椅棹爲是  
條脫或作條達初學記卷四引古詩繞臂雙條達

五道將軍見三國典略 崔季舒妻龐見長人巫曰是五道將軍  
陸雲與兄機書記曹公器物有剔齒機此卽今所用剔齒之牙籤

南子稱盤夫人見呂氏春秋  
親戚二字古人皆以指骨肉同氣史記王子比干紂之親戚又兩相如傳舍人

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王豈從軍時曰征夫懷親戚  
陳體謂今船人所用鐵箱或寫作鋪皆無義理此字只當作矛而音轉耳兵三



引而旁出下垂者謂之公牙今破磨之手固三岐或四岐也

趙伯備即趙匡是喚助之弟子唐人見論語箋義

李善注博奕論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

碁子各一百五十枚今棋局縱橫各十九道共三百六十一字以符周天之數

今制實勝於古但不知何時加此二道藝文類聚載蔡洪圍棋賦三百雜華是

晉時猶未加也

太平御覽六十三白水引莊子兩神女云云文選於此注誤神字為祖

滕王閣序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蕭明口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

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渠犀甲悉是雲臺之杖十一

史記韓生說項羽羽不從生讓羽為沐猴羽烹之揚子法言以為蔡生 武帝

思李夫人方士為致其形論衡以為王夫人

古以漆書未必用硯然相傳孔子有硯庚肩吾謝銅筆格啓曰煙磨青石已踐

雜錄 卷六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孔子之壇伍續之從征記曰魯國孔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劉禹錫視碑閣里

廟中空舊物園方壺下豈天然李賀齊花紫石研歌孔硯寬碩何尼云王嵩寫

孔子硯賦旁垂覆露中含漚波 高似孫綠略亦言孔硯

高麗國大路旁以土偶記里博土為人長而巨塗以采色暫相距里數於衣杖

中愚按此即是中國之埃子羅隱埃子詩未能辭面黑祇是恨頭方又元遺山

詩好個路旁官埃子無言端坐看行人可見埃子是氣人為之中國廢此制而

高麗尚用之耳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以配四方而中央無所取象河圖提劉緯以五帝分屬四

方配以龍虎雀武而中央黃帝則屬以麒麟 禮稱命徵亦以麟與龍虎雀武

分配五方屬為土當從之淮南子謂中央之獸為黃龍不及緯書之說

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四君之稱聚玉繩曰孟嘗信陵以地稱春申平原是美名

非地魯頌鄭箋曰嘗在薛之旁田嬰封薛田文或先食其旁邑孟乃其字故以

為號信陵封邑在陳留之壽陵韓子和非曾謂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

李景皇后母滅兒皆號平原君是春申平原但為美名不繫於地逸周書執牛

或作執牛王伯厚曰執與紐通

文選安陸王碑文注引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華願無怪也今

本無此語韓詩外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今本無此語連珠注又引戰國策白

骨疑象

宋人謝表內中謝二字蓋是公共恒用之謝語不以文論故刪而不錄但注中

謝二字於旁以著其概也但不知此等謝語是何詞句文選所載謝表五臣本

亦有旁注中謝二字者李善本則作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十字謝平原內 史漢史部

甯為鷄口毋為牛後固以後為後家故韓王按劍而怒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口

當為戶後當為從言寧為鷄之主不為牛之從斯言固新而雅矣然不足以發

雜錄 卷六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韓王之怒也於情事不合

文選所載彈文三篇其云某即主臣謹按者某即主當斷句臣謹按別為一句

洪容齋以漢書陳平之主臣例之謂主臣當連讀不以為然

序長壽壽夜殺女子鬼訴而誅之漢書以為王拙事謝承後漢書以為文州刺

史周傲事水經浪水注作何傲事其亭名謝承作鵲巢亭列異傳水經注作鵲

奔亭文選任昉將李善本作鴻奔亭范曄作饒亭水經注又謂女子為蘇施妻

名始珠

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冢冢冢乃育之訛竹書紀年沈約注育娥皇

名大戴禮謂舜娶堯女謂之女媵

今本是辭次序 離騷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游 卜居 漁父 九辨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隱士 七諫 哀時命 九懷 九歎 九思

直齋書錄解題次序不同 離騷 九辨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游 卜

居 漁父 招隱士 招魂 九懷 王 七 陳東方 九歌 向哀時命 康

惜誓 大招 九思 按王逸章句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辨中是古本九辨在

九章之前無疑今本倒亂耳惟書錄解題以漢之招隱士哀時命九歌九懷七

陳情誓序於大招之前為不可解

九歌九辨或以為宋玉作焦弱侯斷以為屈子自作大招或以為屈子作或以

為景差作

大荒西經曰啟上三續於天得九辨九歌而下此與唐明皇游月宮聞仙樂無

異

浮於淮泗達於荷此是荷澤之荷說文荷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許君所見

固不誤今禹貢此句作河誤矣

五臣注選多遺逸語喻巴蜀權李周翰注曰周穆王令祭公謀父為威狂之詞

實狄人之情此微之始北山移文呂向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采薪謂

難離字札記 卷六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曰子終此乎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

而去兩事皆無所本他類此尚多微吳將校文劉良注侯成小吏亦無所據

竟安王行狀食邑加千戶蘇本明晰五臣誤作如千戶濟注乃曰知于猶若干

更可笑

宮鄰金虎王融曲水詩序宮鄰昭泰句下注引應邵漢官儀比周者宮隣金虎

晉小人與君為隣堅若金惡若虎

陳琳檄吳將校文利盡西海李注引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

不以為貪今國策作四海不若西海之為當蓋傳寫訛西為四

勃提一作履紹見史公報任少卿書李注

諸葛亮或稱葛亮司馬長卿或稱葛亮為亮王立碑表內稱司馬駿

為馬駿

風流風雨風尚也流謂流品也兩字相對六朝以為士之格目後世乃專以浮

薄子弟為風流蓋名士必是文人而文人漸多佻達其格日降所施遂異耳若

風流而令行則風流而令行相對為文非此風流

十二宵相見論衡物勢篇

傅毅字爾石此似今人別號

晏子曰夏之衰也有推修大殿殿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觀此則推修大殿是人

名記他書有作推修大殿者解謂築之力足以舉牛斯誤矣

太平御覽引連山一百三十一引歸藏七十八女媧氏下七十九黃帝下八十二

百七十二下七十一口下八十九下八十七 初學記雜事內引歸藏

冰井臺因冰室而作臺冰自在臺下而解者乃曰臺上有冰室豈情理乎劉休

元詩寒碧翔水曲盤是草中蟲固可生於水旁特翔字小異注者泥於翔字乃

目借以水鳥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年四十三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文公生十七年亡十

難離字札記 卷六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九年國語僖公曰晉公子生十七年亡

方言疑非楊子雲作以其稱嚴君平也

蔣條兩字見常春附屬建國觀察虎置等使表

唐人目妻姊妹之夫為姨夫見于邵上李尚書書于與李亞婿也而稱為姨夫

汲冢書王會解有叔不知是何人注謂成王弟丹鉛錄謂薛瓚注漢引汲郡古

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賈與此不同

凌煙閣又名武烈閣見河間王碑段志元碑

男女起運出淮南子汜論調許慎注 卷十

金翅鳥見符子晏子對齊景公曰有鳥焉名曰金翅

文選謝靈運乘魏太子詩注引說文日出潮為孫今說文無此語淮南齊俗訓

子路擅淵高誘注擗也升出潮人也擅即擗之變文擗即擗也 出潮為孫見

淮南八公名在文選謝朓和王著作詩注內 水經注泗水一有淮南八公但

列左吳王春傳生三人之名

肩吾出莊子凡三見一與古聖王並奉其二爾見孫叔敖接輿是兩肩吾也

宋制官着履不着鞵能改齊漢錄記政和之制

小既謂明太監王振本是教官者史傳中無之初未知其何據後見明辨類

鈔曾亦如此而未注出於何書繼又見黎士宏<sup>說</sup>仁恕堂筆記引黃溥古今

錄謂永樂末取學官之考滿無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許入宮中調女官

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乃知出處

宋宰相儀杖中有類牛頭者名燭製是神之象謂其神能陰護宰相見趙升朝

野類要 按今達官有用龍頭者此之變制耳

鳳尾諾者如今之花押作一諾字而其形如鳳尾如草陟之署陟字作五朵雲

耳陸魯望乃以爲箋文必有衰異之詞且疑爲纒與繪大誤矣南齊江夏王年

五歲學鳳尾諾下筆便工惟只是押此一字故兒童能學

雜錄 亭札記 卷六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曹縣再掘有冉子仲弓墓有冉氏五賢祠山東考古錄謂是秦相魏冉墓非冉

子也一統志則並列二墓冉氏有二博士一在荷澤一在肥城冉壘但置奉祀

生而未置博士蓋疑之也魏冉封陶史記索隱謂是定陶徐廣云封於陰字

誤作陶王劭以定陶爲是即以有魏冉墓爲證愚按曹縣卽定陶境故山東考

古錄斷此墓爲魏冉然定陶彼時屬齊秦安能越境取以封冉冉又何能於罷

相後越境以就封乎若謂是封於陰則他書又無可證水經注曰河水又南徑

陶城西此陶城在蒲阪城北爲舜作陶之地距秦不遠魏冉所封當在於此而

非定陶亦非陰字之訛不得因誤認定陶爲魏冉封邑更不得誤認仲弓之家

爲魏冉之家也 又按水經注謂濟水徑魏冉墓前是亦指定陶之墓爲冉墓

也惟水經注多顛倒錯亂前儒已言之此恐是河水之注誤置於濟水之下耳

定陶如有兩墓其一其仲弓其一當是陶朱公也

羅摩亭札記卷七

徐濟壽松年鈔

王伍歐肥載有王氏女自言得幸神宗生子冷青以補抱肚為驗趙鼎包拯鞠得其奸詐狀並處死而元人百禮曲乃有斷立太后之傳奇是雖借李宸妃而實且難劇固亦誠語願與孝肅所治王氏冷青之獄相戾爾

委巷小說嘗謂宋太祖以一棒取天下其官極鄙陋鐵圍山叢談天子講武以二物從一玉拳一鐵棒棒乃藝祖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棒也然則委巷之語亦非無因

伯宗有士曰畢陽伯宗既死離弗忘之離畢陽送其子伯州黎於楚以免害畢陽之孫乃豫讓也祖孫皆以義烈著

死智伯之難者尚有長兒子魚 楚之莊善懼而死義與陳不占相似而不占獨傳

羅摩亭札記 卷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七寶通圖乃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以開元中冬雪後出

藍田園游龍門寺鄭虔作圖

山居新野曰陶陶夕平章之次妻高麗人也平章亡後其前夫人之子拜馬采兒赤欲以高麗為妻高麗不許伯顏太師取上旨令其子妻之高麗逃去伯顏乃罪以故違違旨送獄鞠問元世制固如此然但以待國人不以待漢人也

唐宋七夕殷摩羅所謂水拍銀盤弄化生也見夢華錄元人雜劇中尙有此物今則無之貨邸推頭搗土為人以銀稚子若不倒翁亦其類耳 摩羅羅蓋取宜子之祥不倒翁則無所取義

唐說甲以藥煮成細片如魚鱗見武備志

今世婦人上衣下裙裙婦人則深衣曳地而不帶按儀禮昏禮純衣賈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尙專一德

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連衣裳似即今滿洲婦人之深衣矣

唐周禮內司 既文 雜書不

漢人之制 上下通人

漢人隨葬不解何故嚴助傳說比不登民賣爵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皆賣子與人名曰養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是則養者視如奴矣故賸之也

壞像焚香以事神蓋古之所無張孕敬遂罷孔廟之像然愚意必壞像乃起人敬仰之心古雖無之可以竊起至古人之制有不可施於後世者祭祀之尸也以立尸與壞像相較則事壞像而不必立尸矣 周旅酬六尸但有男尸而不為列妣作尸也若虞祭男為男尸女為女尸則女亦立尸但是婦喪則只此一尸別無男尸與之為體亦尙無所嫌耳

秦法焚灰於道棄市初但以爲懲情耳張萱疑耀曰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隨之輒死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注謂傷火氣而是月王頊馬政則毋燒灰亦爲馬也是秦之禁棄灰其爲畜馬耶

羅摩亭札記 卷七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越絕書紀句踐范蠡文種乃云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又謂子貢發憤記吳越章句以喻後賢蓋欲託聖賢以自重其書然何不舉子游爲重耶

司馬溫公集有請停裸體婦人相撲爲戲箭子蓋皇帝御宣德門百戲之一也此即唐人澠寒胡蝶之遺意所謂裸者殆只袒上身非全體赤露耳

蘭亭序所謂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乃謝安謝萬孫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粲之鄒靈王豐之華茂庚友虞說魏濟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緯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并右軍爲二十六人

宋制武臣開門祗候內殿崇班以上許持父母喪服供奉官以下不持喪服今之制武官二品以上乃解官行服三品以下不解官亦此意也

宋時四大書院嵩陽嶽陽雋陽鹿洞或曰徂徠金山嶽麓石鼓

女子從軍偶一有之即樂紹妻趙娘子軍但其妻爲軍主非全隊用女子也石

虎出獵乃有女騎二千於是從獵終非當敵獨商子兵守營曰壯女爲一軍使

盛食負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精格併發乘撤屋以從從之不洽而廣之使客無得以助供備是眞乘女子爲一旅矣

左氏公羊皆謂齊頃公之母笑客致爲郤克季孫行父所怨踰國而謀伐之但氏左作蕭同叔子公羊作蕭同姪子爲小異耳獨穀梁亦作蕭同姪子而謂是頃公之母先嫁蕭國所生之女後嫁齊惠公乃生頃公是笑客者乃頃公同母異父之姊矣 穀梁又謂季叔姬與綏子通故遇於防使來請語不近情後備有詆傷公縱女宣淫者惑於此語也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桐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嚙覆之人見而收之故名曰無野與穀梁又不同

宋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仍以孔子爲先師顏子孟子王安石配享而以古之工於算者從祀若風后大槩謀首谷成鬼災區以至李鼎祚甄鸞等封以五等之爵後又改以黃帝爲先師 今制有算學似可仿此制祀先師也

蘇離亭札記 卷七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白帖孔帖孔帖傳所作即作東家雜記者

呂惠卿有莊子注其書今在楊至堂河師家

容齋隨筆圖忌有單忌雙忌之別不知何謂

宋紹興中衍慶公孔玠渡江而東即衢州孔氏之祖

五月不到官出應郡風俗通

宋真宗尊九天司命真君爲聖祖天尊大帝此似唐之尊玄元皇帝但不知指九天司命爲趙氏何人

明金忠善下而實家蘇軍籍自鄱縣被勾爲北平衛軍與妻哭別於路旁袁柳庄過之曰好自愛異日尙書也忠至燕遂預請難之勳果至尙書贈少師諡忠

塞子達方十歲授檢討見黃象雙槐歲沙 傳奇有口口口即暗指此事耳

顯妻感冤死人所悼情全附山結塔亭集云妻怒人獄持一藤枕夜必陳此枕

對北辰寒香叩拜既被斬宮傳首九邊求其首則烏有乃一藤枕也可事者駭

怪審以上陳而取他囚首以傳焉此與顏魯公兵解事相類

白樂天詩退之履磁黃一病訖不痊或以爲韓退之或以爲衛中立

君苗欲焚筆硯楊升菴以爲應君苗其子才以爲崔君苗袁謂陸清河集中云登高賦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

巾與帽不同巾以絹或紗包裹頭髮如今婦女以帕裹頭古人以爲燕服帽即冠以竹木爲胎謂之帽者謂其冑起也

古人巾上加帽後改巾製加四脚名模頭其製小殺於帽亦有竹胎取而著之遂免日對鏡蒙裹之煩此雖非法服遂可以對客凡唐人之巾皆模頭也四脚二繫於上二垂於後即今俗所謂劉智遠將此兩帶橫直之即紗帽翅也

六朝以前官以乘車爲禮以乘馬爲非禮唐以後以乘馬爲禮乘車爲非禮蓋唐自西北起習於乘馬之故

唐時霓裳羽衣曲開元間西京節度使楊敬述所進白香山霓裳羽衣歌

蘇離亭札記 卷七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克敵弓即神臂弓見容齋三筆而程史云和說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即邊人所謂鳳皇弓紹興中韓王名之曰克敵弓與容齋之說不同

元朝三元一人王宗哲元

馬嵬披馬嵬是人姓名於此築城避難未詳何代人見元和郡縣志

宋黨進朝辭銀袍笏仰面罵曰臣聞上古其風林略顯官家好弄息仗斬首笑出後人問太尉何故作此二語進曰我要官家知我曾讀書來盡曆宋間教

童子讀書必先讀孝經且必讀序序之起句曰朕聞上古其風林略進習聞兒童所誦但改朕爲臣殆如今人奉天地元黃以爲曾讀書故可笑也然今人習

孝經不讀此二語或多忘之毋乃更爲黨進所笑

團葉子之戲其爲人形者梁山深翠也其謂之餅者銀錠也其謂之素者錢

緡也謂得某人則與以錢幾萬銀幾錠也故以一人一餅一案相團後之戲者

人與餅案相離非古法矣舊日人形之上尙著華盜之名今多去之故團雜記

卷十四言之其詳惟所記羣盜之名與周公謹略有不同 此戲余所最惡陶  
公惡摠補以爲收猪奴戲葉子誠收猪奴之最下者

管子小匡管桓公自謂寡人不幸好色姑姊有不嫁者說苑正諫管鮑叔謂桓  
公姪婦不離懷祗非文也莊子外篇桓公殺兄入嫂是桓公於姑姊姪嫂皆  
與亂也噫果至是耶若然則視齊襄尤厥何爲致霸哉疑非事實

秦伯時陳留庫上里社碑曰庫上里古之戶牖鄉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 按  
此人無可考

吳語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由是觀之夫差殆有外嬖禍吳者  
非止西子矣或斥伯嚭爲孩童耶

釋名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於口陳以丹注面的然可  
識是日丹的

史記正義引列女傳曰太王謀事必於邑姜

蘇軾亭札記 卷七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今應試多寄籍離屬禁而不能止朱子紹興十八年登科貫建州建陽縣卽寄  
籍也

今殿試不復黜落雖過差都實後列而已宋張荃翁貴耳錄曰省元徐履有心  
悉殿試卷子畫竹一枝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 按徐履與  
朱子同榜亦在五甲是雖畫竹未黜落也

明官制府有推官唐時凡節度觀察招討各使皆有之蓋幕職之較崇者 見英文

感應篇見唐藝文志 李昌齡感一者惟今之感應篇語甚凡狠定非唐人之筆其名  
偶同耳

俗謂靈神白人罪過於天帝出於流俗之感應篇語固不經然陸魯望祀龍文  
曰說者謂龍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帝祀之以祈福祥則唐時固有此說

宋制徒刑一年脊杖十三杖刑六十脊杖十三是杖皆以十三爲節故有暎邵

十三之語

今樂器中有似琵琶者名和必斯卽古人渾不似之轉音也今應試對策不寫  
全題但寫策問字南宋已如此 見老學庵筆記

今之火礮宋已有之矣辛雜職載火藥庫焙藥火作砲聲如雷地動屋塌  
今大臣賜乘馬入禁城而不能乘馬者許坐椅橋卽明劉若愚寺人小記所謂  
橙杌與板也

今儒學堂曰明倫在宋時則皆曰崇化屢見宋人雜記中

天下太守皆稱黃堂其原出於吳郡蓋春申君之餘迹而漢人又塗以雌黃也  
今蘇州郡解卽以黃堂題額

唐間隨隱有鎮座石獅子賦所謂鎮座者卽今於大門前作獅子之意 文見文苑英華

世俗謂人死有歸煞當避之陰陽生習其說而其書亦甚陋 按顧之推家訓  
云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是此風亦古

蘇軾亭札記 卷七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今世訃書發端必用罪孽深重不自殞滅語語見歐陽文忠與弟書 歐書內  
有妻繼絕此今所謂盤纏澆喪也又與子書目爲大哥二哥卽今呼子以阿哥  
又謂爲幾哥兒也

今官下文書輒云飛速火速江文通集尙書所下符有飛火字

今同年叙兄弟之誼宋邕州通判鄧容爲教授梁應龍撰學記有年弟之稱  
今應選履歷兼供形貌面白而紫微額有鬚之類宋已如此見王明清揮塵錄

今謂水陸通衢舟車輻輳之地爲馬頭晉安帝時割淮陽當塗地設馬頭郡俗  
語或本於此 宋書地理志

今俗語謂醫士曰大夫輟耕錄已有此稱

今西洋之天主教卽唐之祿廟也然秦時海上八廟一日天主二日地主此天  
主之名最古者

唐武后阿婆仙先日胡白此即今俗語所謂胡說

今同年歲時燕集謂之團拜團拜字見宋崔與之清獻集時中題曰嘉定庚辰

正月二日楊尙書率同年團拜於西湖因爲西湖之集謂其地也

今俗以天地君親師五者書於一牌而朝拜之大戴禮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

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此固以天地君親師連類舉之

今人於生日必食索麪且以饋客南北皆同此俗陸放翁家訓謂有姑嫁石氏

歸寧見食有籠餅起同是誰生日是宋時生日食籠餅也

湖州筵晏以餅餌爲尙按樓攻媿北徵行紀謂遊宴使臣茶食以大梓陳四十

碟此似今之餠餅卓矣

俗有所謂樟柳神者謂左道之術取鴉鬼自隨觀察人事楚語曰余左執鬼中

右執鴉鬼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是古人已有此事

蘇州人呼女僕曰娘姨極可笑愛日盧叢鈔陳福公在相位營第其庖曰一兩

蘇州亭札記 卷七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世後要使小娘燈車可以開闢則吳語亦有所自

今俗語你們我們之們愛日寶鏡抄寫作池此亦以聲轉

今宴客進肴將畢必暖粥以終其事東齊記事謂曹琮發兵以宴客食品爲節

下某食則某除發至水飯則捷報至是宋時宴客亦以水飯終事水飯即粥之

類

今之攝賭宋人謂之擊撲

香情今謂之喇嘛元楊弼山居新話寫作刺馬

金人羅髮結髮見陳規守城錄

金之真樞樹即楊也見太平御覽九百六十

體已人即今所謂楊已人見山居新話

今公文平行者用咨咨齊隨筆云學士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右語云諮報尙

書省伏候裁指謂之諮報今之咨即諮也

今畫工先以淡墨和粉勾勒界限謂之曰朽子語殊不與王暉玉堂嘉話曰杭

州畫工潘氏寫真不用朽是元時已有此語

鄙語謂婦人乳房曰奶勝元人所著東南記聞已有此語曰趙州濁梨大如爛

俗語酒色財氣亦見東南記聞蓋宋時相沿之語

王隱晉書趙孟字長舒爲尙書都令史面有疵點諸事有不決者皆言當問疵

面也見太平御覽按此乃麻面之始見者

北人夸人物之好曰煞好乃宋時語容齋續筆序中有此語詞曲家亦用之

宋陳叔方穎川語小曰俗稱爺爹父也囑媽母也爸爸亦父也郎罷者爸之轉

也娘是少女之稱非母也姐女之長者也哥聲也無其義今取以配姐爲兄弟

之稱 按今世俗稱與宋時尙不相遠 梁費昶詩不識是耶非人譏其不識

父王綯避父嫌名讀論語曰耶耶乎文說是以耶稱父爲最古

蘇州亭札記 卷七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今公牘中用申稟字亦見穎川語小叔方謂申是申覆之義稟是受命之義乃

用作啓白之意非其義也此語良是

流俗之語謂世有窮子平生不聽父言父令其東則反而西父令其西則必反

而東父將死乃故爲謬言曰我死則葬我於水蓋其子反其所言而葬於原也

父既死子乃曰平生與父言相反今不忍反其遺命遂投諸水此語極深陋然

太平御覽引荊州國經俱子事大與相類流俗之語固有所本

今俗初娶婦者朋輩羣戲之謂之弄新婦抱朴子已載其事 竊揣人之娶婦

正在少年儂輩良多其尙未娶者妒而羨之無可如何則調其婦以快意其已

娶者嘗其娶時此新娶婦之人必曾往調誚至是亦思所以報之故其風不可

止若娶婦者交游甚希亦未嘗調他人新婦則娶婦時亦必無此事也

夏殷之制五世以下得通婚姻周制百世不通外傳引愚按周公此制所以附

遠厚別必異姓爲姻則奏越有維繫之情氣類可通於四海斯爲附遠也不娶



同姓則姊妹之嫌更嚴所以厚別也兩者尤以附遠爲重

選注鮑明遠元月詩引襄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此與葉落歸根相似

凡詩文得善讀者讀之倍覺其工前人論詩有幾分作幾分讀之語王愷清話

王丞相素善讀卷雖文之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經其讀者多獲

高選

顏氏家訓謂江南婦女略無交游南士車馬衣服齊整而妻子不免飢寒北俗

婦持門戶車乘填衝綺羅盈府金翠不可廢闕而士人羸馬頓奴又曰河北婦

人織任組紉之事黼黻錦綉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今則反之何古今不同如

此

家訓又云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

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愚按此稱無可笑今人皆作此

稱齊周時何故笑之不可解

羣華事札記 卷七

幕下生人多無枕骨蓋孩時以綠豆爲枕枕之其腦後之骨漸平而不隆起兩

人孩稚多枕軟枕故腦後有枕骨非生質不同也晉史謂三韓人初生子便以

石壓其頭令扁極爲可笑烏有是理

今人以端午中秋爲令節古人以上巳重陽爲令節自六朝至唐皆然唐代至

上巳重陽百官皆休務宰相近臣皆有賜券宋葉少蘊詩中謂建康舊俗

貴重止巳重九諸曹皆休沐祀神登山蓋唐之餘韻 遼人重端午而無中

秋見述史 宋徐度卻掃編記家祭之禮於二分二至外列元日端午重陽七

月十五亦無中秋 老學庵筆記祭食重午冬至朝臣賜餼餅料錢酒 南宋景

靈宮以奉列聖神御制以上元結燈樓賽食數款 荆楚歲時記謂七月七

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七夕設摩羅 唐以正月晦三月三日九月九日

任百官擇地追賞各有賜錢見舊唐劉太真傳

荆楚歲時記謂古人於正月七日十五日皆有登高之事

今世俗於十月朔祀其先人而焚紙衣荆楚歲時記謂之黍離而不謂祀先

臘月送瘟神或在二十三日或在二十四日范石湖祭瘟神謂是二十四日

是二十四日 瘟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

嘗疑天下孔氏皆用闕里排定行擊命名於理未合卽以鄒子孔與陳孔甯之

後而論豈得與至聖同族耶元史孔思聰傳五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

真害宣聖子孫幾盡至元時其裔復欲冒稱聖裔思聰遂會族人辯典故斥之

又刻宗譜於石而孔氏族裔益明則前人亦致謹於此矣

今鄉試會試士子中式者許拜考官爲師至殿廷考試不得認讀考官爲師在

宋已然宋馬巨濟乃劉器之爲詳定官所取士巨濟不修門生禮或問之巨濟

曰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士得以稱門生殿試則天子自爲座主豈得稱門

生於他人耶見揮塵錄

夢溪筆談謂歲首畫鍾馗於門與今用之於端午者小異

羣華事札記 卷七

綴畊錄宋亡後數年江南一士於歲除戲書門聯云一門吉慶怎生呵四時平

安這般者州郡罪其人應之初不解怎生呵這般者爲何等語亦不解其何由

獲罪後讀元典章凡彼時所奉聖旨大抵有此語怎生呵似今公文中等因前

來四字這般者似今內閣傳奉上諭欽此二字乃悟此士用此語以爲嘲諷而

卽以不敬獲罪也矣辛雜識亦載之謂是鹽官教職黃謙之在至元三十一年

鄉志家乘多杜撰訛謬大抵好造作官閣藉之於史多無証佐第唐末軍校多

授檢校清衙勳職得銀背光祿大夫實則其職任大者如督撫之武巡捕小者

如京城捕盜番子止是吏職不得比於官戶又爾時亦以檢校進階縣丞主簿

可授柱國修志乘者但修陳仕宦如木是押衙而但書爲光祿大夫本是主簿

而但書爲上柱國固未必皆鑿空虛造第不明古人官制易有此失耳 家乘

有官漢人尙書都爲尙書者亦不讀書之病

警今人以白身納粟爲將加級得武顯將軍封其人元不曾服官數百年

後其雲勳乃修謂吾祖曾作將軍考信者於史策求之那可得耶然遂謂其假冒則又非情實也

村與微子為同母弟微子兄也村弟也其母生微子時尚為妃生村時乃為后議立太子太史終古曰微子妃之子也庶也村后之子也嫡也遂立村純粹無理可笑可恨漢儒說經拘執膠固大率類此事見呂氏春秋仲冬紀

漢人以經斷獄傳為美談實不可為訓大抵出於兩途迂儒不達人情不明事理但執半言單詞以為斷由於拘固檢人逢迎世主巧於比附借經語為舞文之具者於詭說兩者之心術不同而無當於經義則一

今宜詔宣制先讀兩文後讀漢文滿文讀之鏗鏘頓挫易於動聽漢文直讀而已鐵圍山叢談謂宣麻宜赦舊皆為吟哦之聲政和間詔止之但直道勿吟焉是宋時已有吟哦之制固是也

三元遞嬗儒者或皆其說然乾隆年間欽定紀年表固以三元表冠首乾隆九年甲子實為中元

公庸用查字為檢考之義明末及國初皆用之高陽李相國謂是察字之誤奏請於票旨凡應作查字者悉改察字至今遵用如該部察議具奏是也然臣僚奏章及諭旨仍或用查字且有兩字連用者

高陽曾問徐仲山仲山以為查乃在字之誤此語誠是又謂可勿以察字代之當任其誤則其持論偏矣

古人重嫡出而輕庶出其故何也論者將謂因母之貴賤而然而不止此也蓋古人妾御甚多所出之子或是己子或非己子殆有不能明者故於其子皆輕而蔑之若今之人雖貴官不過兩三妾其所生子皆灼然無疑者固宜嫡庶生子均視而無所厚薄也

古人嫁女以娣姪為媵亦以庶出之賤者擇用之出與貴妾所媵出者不為也天子後宮之媵兼取異姓故禮致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左傳魯嫁伯姬齊人

來慶是矣婦人被出姪婦當與俱歸太叔疾出其妻又誘其故妻之婦與之別居必是婦當與出妻俱歸故疾又誘而留之

近有某侍郎喪其夫人妻夫人之姪為繼室或以為疑以古人姪從其姑解之論者猶以為取法太遠余讀劉豉學易集收任穎士為黎陽令娶席平之女妻卒以妻兄之女繼室此宋世事也可援以為據矣

今俗動謂大宗不可無後此謬說也古所以重大宗者重其世爵也若庶人或雖官而非世爵則無所用其必為後即有爵之家但有入承其爵則亦不必定為大宗置後凡以重其爵不重大宗武王固不為伯邑考立後重耳固不為申

生立後也細素雜記謂芍藥破血滌消之詩男以贈女也握椒佐陽東門之扮之詩女以贈男也此解可笑

唐末有軍人割股欲療節度使夫人之疾者宋呼延贊乃割股以療子之疾可謂物必有耦

宋淳佑間名妓徐爾死狎虎邱邊雲過作銘見矣辛雜議今不知其墓存否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是優也而亦謂之倡

前明時吾鄉人尙氣節樹功名國朝乃多商賈崇儉而好吝歐陽文忠試筆一條云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謂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齋資談笑信有是哉

按此則北宋時已謂晉人喜齋矣

元微之會真記蓋其中表兩姊妹也微之母為鄭濟女母之妹為崔鶯鶯鶯蓋關女驪卒後值軍亂微之保護其家與女通而又棄之文人無行如此雜劇中有壁馬一折蓋出於琵琶記按江南餘載宋開寶間舉子齊愈及第綴行至白門忽於馬上大笑不已遂墜馭者扶策良久乃蘇蓋自喜成名如此是世間果有此事

雜劇中打棋盤事見菽園雜記

本朝葉鳳毛作論疑文姜之通齊襄謂必無其事詩人誣之斯亦忠厚失之愚矣  
左傳序齊襄通文姜在姜與桓公適齊之時鄭康成詩箋則謂文姜先與襄公通而後嫁

乘溪漫誌云東坡蘇荔枝詩雲山得伴松檜老疑此句太泛後聞閩廣人云松檜之外悉植荔枝

爾雅山鼻而大尾峻尾者謂不由蹊徑雖山險猶欲險之也 跋尾字見詩無然詳按鄭箋

夫人城朱序之母也漢書尙有范夫人城 李廣利傳

王制難題交趾注臥則僻疏謂首在外而足相鄰內今野人之臥尙有如此者

王制字難題交趾注

爾雅雜記載趙昭儀賀燕册爲皇后上三十五物與外燕外傳所載二十六  
雜記 卷七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物名各不同

六月初一日楊妃生日

釋子以孔子爲僧蓋菩薩道流以孔子爲太極上真公 此語見高

本朝孔莊谷得建初虛儀尺以較大泉五十一寸二分恰相合文人多仿製以度古物然是漢尺也曲阜顏氏尙有周尺惜未有仿製者

租子與蘇公同出歐陽公門下而不相能可怪也

明成祖謂方正學曰卿何不念九族方曰便十族奈何成祖怒誅及朋友謂之十族愚按韓詩外傳秦破魏求其亡公子曰匿者罪及十族是古有此目而非

以朋友爲一族耳 左傳親其九族以致其禮記注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

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己之同族

外間吏胥或不解月朔甲子如正月甲子朔初三致祭則當云正月甲子朔越

二日丙寅乃或月以建齊於朔上或不繫朔但云越二日荒陋可笑細素雜記已識之是宋時已有此誤

倉庚瘵所傳也淮南萬畢術曰門冬赤黍蓋以爲丸令婦人不妒

古謂離渙之水成文章法之爲續畫又七發謂廣陵觀濤今離渙之水無文而

廣陵亦無濤古今之不同如此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五引蔡邕彈琴常侍謝察曰應著絳綺而察披綺不以貫足

有虧常體余思綺如何可披而不貫足思之未得其狀

能改齊漫錄猥多而陋如張志和詞西塞山前白鷺飛自是湖州乃以黃州當

之大誤謂世說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轉以名畫記謂虎頭爲愷之小字爲非

亦誤

王充論衡曰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賊男女之性漢書

藝文志列房中八家而論之曰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

雜記 卷七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生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

考迷者弗顧則生疾而隕命愚按以班史言之則男女之事非通人所諱而交

接之際固有道以行乎其間後世忽置諱言殆非古人之意王充謂賊男女之

性蓋彼時已有如後世之采戰者故充以爲譏 又按班書此三樂字皆當讀

作喜樂之樂不當讀作禮樂之樂所謂外樂者即指交接而言樂在形體故曰

外也其所列八家容成也務成也堯舜也湯盤庚也天老也天一也黃帝也三

家內房也天一三家內房不知誰何黃帝天老容成則雜記皆謂有御女術者

務成堯舜絕不聞也務成離士或有此術堯舜長年容亦有之獨湯實盤庚爲

大不可解 論衡又曰世子作黃帝一脈密子脫離入

周官六夢正義有黃帝問天老語

女閭三百妓之始也先此無徵左傳南宮長萬奔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此婦

人當是妓女之流否則良家婦人當不肯爲人侑觴也若雜記謂洪是三星

時妓事因荒蕪且其字多作伎蓋人之有伎者若解音樂歌舞謂之伎或是男子亦未可知不得定指爲後世之女妓也 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僞飾女妓則今之裝且矣

驪山湯泉覆之以屋甃石爲塘然制殊隘陋人指爲華清遺迹殆不然也明皇載錄云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鑊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鬼雁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上以石梁橫亘湯上蓮花出於水際又置長湯數十間甃以文石又於湯中壘瑟瑟及丁香爲山以象瀛洲方丈如石蓮花瑟瑟丁香山自不能存至今然其池必開鑿石必不改今池不及半畝鑿石乃常石也其非唐作明其又旁引一小池僅可浴嬰兒乃指爲太子池尤陋蓋數百年來舊迹已荒後人重作狹其制而存其名耳

明人小說名亘史者記徐海王翠翹事甚詳羅龍文以甘言誘翠翹說海出降乃誅海而以翠翹界土司翠翹憤投水死後羅龍文入嚴黨伏誅亦給翠翹之 蘇離亭札記 卷七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報歟 又言章邱李氏乃張士誠之後 方望溪家廟不爲婦人立主以爲古禮如是汪容甫論其誤汪說是也

長安慈恩寺塔未爲高峻殆舊塔燬於兵火後人改作非復唐塔高似孫緯略謂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是宋時已非其舊也

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教言殿亡兵至收野長舉脂燭古未有脂燭此脂燭之始禮記所謂燭是柴燎

今世推西洋人能造奇器然中國張衡造候風地動儀耿詢造渾天儀以水轉之又作馬上刻漏今西洋人不能造也河朔訪古記北齊崔士順作仙都苑堂爲三層下層爲木人七彈擊琵琶笙篳篥胡鼓銅鈸拍板弄盤莫不中節中層刻僧七人一執香爐餘皆就植拈香指佛前作禮與生者無異上層作佛菩薩衛士右轉紫雲左轉終日不絕此亦何讓西洋人耶

呂氏春秋謂伊尹生於空桑有莘氏令杼人養之注謂庖人然則負鼎冠以說

湯固有由來矣

蘇離亭札記 卷七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蘿摩亭札記卷八

徐濟壽松年鈔據

蓋海禁日俗謂玉皇大帝生於正月初九取陽數之盛也... 日取三生萬物之原也... 十八乃四七少陽位也... 四老陰變少陽以應於實也

張相公廟南北皆有之或以為張夏或以為張亮或以為張嘉貞來集之樵書謂神名六五乃張亮之裔而非亮也

雙槐歲鈔謂蒲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廟可以勝除蝗害彼地謂神是項託孔子之師十歲而亡號小兒神蓋以紫為託也亦怪矣哉 曹娥僅十三歲為神

浙中神固不繫於齒耶 吳大勳川主廟記謂蜀之大神為川主商之吏神為何人以楊姓對大勳斷為

蘿摩亭札記 卷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李冰余按所謂楊姓者即沈流所傳楊戰也川主即是二郎蓋子虛烏有之楊戰奪二郎之祀也久矣大勳文中未直斥楊戰而於李冰偷出之於獲度斯亦

附說

天妃為林氏女人皆知之張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祭天妃祀蔡氏為父投海而死後封天妃祀或張公誤記耳

揚州仙女廟祀杜康兩仙女求與典部中諸神始末不能對也余按博物志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獄極極平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就其處

為廟祠之號東陵聖母 後漢志引之 太平寰宇記謂東陵聖母廟在江都縣南又謂張綱濟在東陵村東 至今張綱濟之名尚存與仙女廟正相近則杜姓者必即東陵聖母矣斯地古謂之賢女繼繼賢女必指康姓者一時未能得其實實當徐考之

祀典列司蝗之神曰劉猛將軍或以為宋將劉猛 景定四年封神為猛

威侯或以為宋儒劉漫塘 會典定為元指揮劉承忠 然唐詩人劉猛與元微之倡和後漢亦有劉猛

道家稱電母曰秀元君凡女神皆稱元君秀之一字初未知何意後讀貫詩謂電母名秀文英乃知是稱其姓也然真語於星及天神皆坐以名詭罔不可信

管輅傳有雷公電父之語電父之稱僅見於此 道家南北宗正陽子傳劉操 操傳張紫陽紫陽傳石杏林杏林傳薛紫賢 紫賢傳陳泥丸泥丸傳白玉蟾此謂南宗 呂祖傳王重陽 重陽傳馬丹陽 丹陽傳陳虛無 虛無傳王蓬陽 蓬陽傳一郝恬然 郝恬然傳邱處機 邱處機傳劉處元孫不二號一花七

葉此謂北宗 以下為紫雲花

正一盟威之教厥役神鬼流俗駭之然是古人巫覡之遺意非異端亦不為奇特也楚語觀射父論之詳矣所謂制神之處位次主是也後世尊之曰天師過矣關之曰妖妄亦過矣麻姑登仙於濟陽山見任昉述異記

蘿摩亭札記 卷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世傳呂先生時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葉對江瀟哀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名元圭非純陽子詩題於石照亭壁上並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或曰即純陽子別號元圭

附說

與地紀勝管輅真年十一遇邊姓點化黃金管曰能無變否邊曰五百年後當復故耳管曰得不誤後人耶邊賞歎之授以符法管終仙去今世俗乃借為純陽子遇鍾離先生事

今之小儒攘斥佛老勤以孟子關揚墨自况不知孟子之時曲學爭鳴楊墨其尤者幾幾化一世而從之故孟子大聲疾呼以與之角乃能關之而耶如今中國釋道譬之游士乞人不足以變亂風俗墮退聖道也明矣而欲以孟子關揚

墨之心關之固亦可以不必耳且如昌黎之排佛亦正以其炫惑人主四海為之奔走扇動惡其所為而非與之析理也今之關佛者乃關關焉與之爭論心性辨勝於微渺之中是與孟子昌黎之意迥殊適足以推其波而揚其篋且國

家頗重西僧蓋藉其力以取諸藩今之書生固未嘗一言及之也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謂般若波羅密多之心也稱爲心經僅得其半若稱爲多心經更誤矣蓋其目爲多心經者蓋以經內多言波羅密遂以密字絕句而不知此固以波羅密多連文也歐陽公集古錄亦誤謂多心經蓋蒲筆記已識之然目爲心經亦有未安一切經音義標目題作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後則稱爲般若多心經而截去波羅密三字是可取法

古人於佛寺必莊九子脫母細氏不知九子母脫佛之由見其多子以爲宜男而祈子焉至今遂變爲子孫娘其祀幾遍天下而與佛母葉少蘊遊塔錄話記李鐵母夢孔子抱送嬰兒遂生鐵而譏之曰豈有孔子作九子母耶是宋人固以九子母爲送子者矣

佛書大般若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圓覺經楞嚴經號爲禪家六籍猶儒之六經

靈應亭札記 卷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龍改齊漫錄謂林績作吉州安福令有漢師君三十三代孫張嗣宗自龍虎山來績遂令出境而毀其廟平治都功印愚按此即張天師也陽平治都功印今尙有之未嘗被毀若謂既毀後又重作之亦理所有惟宋時虛靖天師爲天子所重勢頗赫奕其雲仍嗣其教者恐非一縣令所得收其印也漫錄之語必夸張耳

靈應亭札記 卷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靈應亭初不知其姓氏吳野人記集中通靈筋祠自注烈女蕭姓蓋本於徐文長荷花詞又顧黃公文集亦謂神蕭姓名荷花徐願二公之語不知何據 酉陽雜俎但以爲鹿筋無烈女之說江德藻昉北道記自邵伯球三十里至鹿筋梁故老云有鹿一夕爲斂所食至曉見筋故查慎行詩云昔日鹿筋梁何年祀女郎然米海嶽固有文紀烈女之事今刊登祠中或後人僞託耶 沈

張姓之爲神者除桓侯睢陽兩公外梓潼帝也英濟王也即張相公也

張仙也四朝聞見錄載宋尙書兵部郎中張夏廟祀杭州封安濟靈感公本朝雍正三年勅封靜安公入祀典與地紀勝奉威有昭烈廟謂神名張打曾與

南齊雲同斷一指又同死然江南祀張大帝張王甚多殊不辨爲何神 余在常州時會旱十大夫請禱雨於張王廟予不謂然後閱輿地紀勝謂宜興九斗山張水曹神曾爲梁武帝致雨則張王乃有降雨之功然此別是一張王非廣德祠山之張王矣 楊誠齋詩中有張王廟詩亦在祠山張王或有以張安世當之者此是求賢人以尸之轉非事實不如目爲張渤之猶爲有據

郡竹軒尙書撫粵西時奏其地有陳王祠莫詳何代人其神顯靈助官軍擊賊命理初突已類篇以爲當是陳景仁按景仁祠祀祇在江南不應至粵西粵西所謂陳王乃陳伯紹六朝時人爲嶺南越州刺史陳霸先呼爲叔父歿於嶺表霸先受禪後追尊爲帝令所在立祠見元和郡縣志 亦見輿地紀勝謂是臨賀人陳宋乾道中陳王象之輿地紀勝利州隆慶府

靈應亭札記 卷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靈應亭初梓潼廟七曲山志云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蜀人因報母讎遂陷縣邑徙居是山傳宗幸蜀神於枯柏津見帝封濟順王圖經云姚苻見張亞子之神於長安曰後九年君當入蜀後魏與楊安入蜀今蜀有三大神曰七曲曰廣利曰白屋七曲又謂之梓潼王象之曰通鑑晉義康二年符秦陷蜀蜀人張寶起義合兵五萬圍成都與符秦戰不勝死於梓潼是時姚苻亦爲符秦統兵而來所謂相見於七曲當即此人惜後人不爲發明其舉義之節而概以神目之爲未盡耳舊記曰神本張惡子仕晉戰死唐明皇幸蜀迎於萬里橋封順濟王本朝咸平中封英顯王親仕晉戰死之語則與張育之事合矣李義山詩云下馬捧椒葉幽深白玉堂如何銜如意獨自與姚苻又廟碑乃天寶十年御史王岳雲撰則天寶時已有廟矣 子按象之以張亞子張育爲一人恐非事實且育既死於戰何又以如意與苻耶宋人封爲英顯武烈仁文忠聖王此乃梓潼神言之始王之父母如婦子孫婦女皆有封



邯鄲道中之仙人是呂翁非純陽子也呂翁在先純陽子在後 黃鶴樓之仙人是費禕尤與純陽子無涉 沈既濟枕中記開元七年盧生遇呂翁于邯鄲若純陽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相去遠矣純陽之先河中人今禮部侍郎名渭之裔渭孫讓為海州刺史居海州純陽則讓之後也 黃鶴樓仙人宋張舜民畫境集謂是費禕圖經亦言費文偉登仙駕黃鶴於此惟齊濟志則謂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又有謂黃鶴是人名者引李益岳瀟寺碑題江夏黃仙鶴刻為證忘記崔顯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句矣

畫境集又載呂仙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謂岳州白鶴寺古松今人謂是柳樹之精不知何所本今所據柳仙像面青骨瘦初亦未知何據繼乃知亦出於輿地紀勝通州仙釋條下但言呂先生所度老木精未言是松是柳其岳州仙釋條下則仍言是古松

梁溪漫志崔府君廟有記或以為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滄陽令選蒲

輿地紀勝所言略同

余按王象之又言秀王夫人夢崔府君攜一羊與之而生孝宗是神有送子之事故毛西河有崔府君廟祈子文今杭州猶有此祠磁州則絕不聞矣

畫境集又言雙廟祀張許二公也今江西北江南所祀都天大帝或以為張公之祀而許公之祀無聞

范石湖詩謂雷萬春墓在南京城南榜曰忠義雷公之墓 按宋以今之歸德府為南京大名府為北京

南俗所祀祠山張大帝者見宋朝會要謂神名張渤成化杭州府志引之錢竹汀金石跋尾亦有祠山鐵像像在廣德州祠山廟有宋紹聖年題字太平錢

宇記橫山有廣德張王祠天寶中封為祠山方輿勝覽橫山張王廟有顏真卿碑其蓋蹟自漢已顯或云張安世也此語不明一統志云王之夫人李氏

孟蜀張素卿畫八仙真形乃李阿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長壽仙葛永瑛八人皆蜀產董亦蜀人非江都相也與之同名耳桓譚新論方士董仲舒繫獄伴死日陷鼎燔棄之逃起即此仲舒矣 王漁洋筆記已載謝復記之出

元人當陽縣玉泉山關帝廟碑言宋紹聖三年賜廟額曰顯烈公子平廟額曰昭既俗呼為三郎前楚之人相傳公為六月二十二日生平為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遠近輻輳焉碑是李普顏立石無撰書人 按唐郎士元有關侯廟詩則唐時已有廟祀今北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帝生日南俗以五月十三日為帝生日 凡祀帝必待以周倉於古無徵惟元人碑記有乘赤兔兮從

周倉之語計爾時尚無流俗三國演義之書或係古語流傳如此又按有習珍者為零陵都尉漢書被害據地不肯降力戰死此則應祀祀者靈溪友誼

蘇老泉集有造六菩薩記蓋別墓時所造以祈冥福六菩薩者觀音也大勢至

也天藏也地藏也解冤結也引路王也此蓋宋時流俗所品目者地藏觀音勢至今皆崇奉無復天藏解冤結引路之名天地並隆地藏傳而天藏廢殊不可

解今之準提或即是天藏今之大悲或即是解冤結今之接引佛或即是引路王

唐梁肅畫三像謂謂中畫釋迦如來吉祥天女在左多聞天王在右今無如此位置者亦不知多聞天王當作何狀

九龍廟其夫人相傳為馮道女前人嘲道曰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意謂九龍共一妻也而實不然九龍固一人稱曰九龍將軍非九人也今黃河旁多此

祀惜無好事者為壞馮夫人之像耳

關帝先封武安王張桓侯封武顯王諸葛公亦封威烈武靈仁濟王人或未之知也唐封武靈王宋加威烈仁濟王雲麓漫鈔維揚有何仙姑世以為謫仙王叔仲自貳卿出守會稽過維揚姑與



以一詩謂是鍾離之靈元佑間事 澹山巖宋人題名有曰高公傑許師嚴自  
賈女廟下宿何氏仙姑宅翌日涉江游龍宅覽仙姑得道處

女仙李騰空林甫之女

馬令南唐書深陶傳開寶中有一叟恒於市醉歌曰藍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  
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邊去深崖拍手歌時人疑為陳陶

撫州紫府觀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為女子像見志事

五通神乃宣和年間所封以通惠通澤等為五名天下祀此神者始於鄱陽湖

曰靈顯 見輿地紀勝饒州古迹

元有木蘭廟碑謂為孝烈將軍又謂其姓魏毫之譙人蓋無稽之談

南嶽魏夫人魏舒之女也

梅銷之女亦成仙輿地

松江祀黃婆為種木棉之神道光年間題准黃婆事見於輟耕錄錄謂先有祠

蘇州亭札記 卷八

而毀日漸泯滅無聞不意數百年後竟列祀典也種木棉

杭州溫將軍之神見夢梁錄謂是東嶽所部

唐宋張許二公廟謂之雙廟劉原父公是集雙廟記則是狄梁公李愬兩公廟

在蔡州 集中又有畫公廟記不知在何地費長房

城隍神見於李陽冰蕭雨記張說亦有祭城隍神文

廣陵蔣生得道化去十四年尸猶溫從外寄書與其家人劉公是兄弟皆有詩

見集中

二月八日洞山帝誕 又作十三月三日北極佑聖真君誕三月二十日東嶽誕

五月二十九日劉王誕劉王東嶽部下封號曰六月六日崔府君誕封號曰

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誕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誕四月初八日慶佛會

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誕九月初一日崇善王誕 黃大王生於萬歷十一年十

二月十四日終於康熙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今人目北方之白菜為菘此尺誤也古人謂南方之菘移於北地則為菘菁今  
白菜產於北地亦不化為菘菘不合者一又菘有紫菘今白菜無紫色者不合

者二又云秋末晚菘今白菜秋末始出不得云晚不合者三本草於菘部載白

菜一種當即今之白菜所謂菘當是芥屬

楊子方言鹽園之東西謂之菁趙魏之間謂之大芥注曰今江東名為菘菘

菘之芥即是菘亦即

吳郡賦平仲君選平仲即梓也注平仲之木實白如銀陳器司馬溫公名

苑云君選子如馬嬋柿

宋周必大有浮園子詩明顧清有燈圓詩此即今所食之元宵湯圓宋陳遂叟

蔬食譜目為水圓

僧鞋菊本草綱目謂之鴛鴦菊羣芳譜謂之雙鸞菊

李時珍本草引王禎農書北方磨蕎麥為麵或作湯餅謂之河漏以供常食

蘇州亭札記 卷八

雜曲中

吳白華有辣茄醬詩即今之辣椒

粵東有果曰洋桃即五欽子又名五稜見蘇詩合注

今之麵條即釋名所謂索餅隨形以名之

東坡詩中元修菜即今之豌豆苗以豆苗

五色線謂蜀土有給客椹似橘似柚亦名盧橘冷齋夜話應劭注引伊尹書箕

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焉夏熟也此語見說文解字許慎所引禮字下

北方有草其實名紅姑娘見明蕭洵故宮遺錄今北方名豆

齊民要術曰為州有樂氏棗棗穀破齊自燕移種於此按穀遺燕惠王書荀邱

之植植於汝箕此棗亦其一矣

雜說中言蜀中張獻忠墓生毒草觸之則肌膚赤腫蓋戾氣所感此實不然此

草名藪草見白居易詩又見墨莊漫錄云川峽間有惡草名藪麻其枝葉拂人

即成瘡是唐宋已來便有此草

張泓撰南新語載漢之進西有草名都拉能解百藥雖砒石之類近之即無効

他藥皆然其形類桐子而黑

沈約詩紫茄粉爛漫此言茄之始詩以茄與瓜瓠芋松非並舉知為菜中之茄

非蓮茄之茄

樞杷寫作琵琶相傳為笑然琵琶固可作枇杷見風俗通

俗謂下酒之物曰案酒亦曰就酒以菜下飯亦曰就飯陸璣草木蟲魚疏芥菜

脆美可案酒類可淹以就酒

羅浮蝶人多知之張泓撰南新語謂省城蝶山每歲孟夏蝶蝶千百萬集之有

大如輪者有小如錢者三日乃去不知今尙有之否

越絕書品五穀之次與今大異甲曰粟為上物賈七十乙曰黍為中物賈六十

丙曰赤豆為下物賈五十丁曰稻粟為上種賈四十戊曰麥為中種賈三十己

蘇離亭札記 卷八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曰大豆為下種賈二十庚曰穡辛曰果比蔬食

西京雜記有類瀟李 在 魯

芡爾一名蘇麻 芡是枸橈

汲冢書王會解方人以孔鳥即是孔雀

波濕菰米沉雲黑菰即離胡周禮食醫曰魚宜菰亦即是菰菰曰今南方見有

菰米菰語如此今求此米竟不知為何物小徐注說文菰字曰卽今之菰苗米

本草亦謂菰為菰然今食菰者或食其白或食其莖無食其米者且種菰者云

芡固無米也則今之芡似非菰矣或疑為離菰與芡實而此兩米固與菰並見

於說文顯非一物愚疑為卽今俗名玉米者米粒附本周環而生又名玉黍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吳錄云臨海縣海水中生江藤正青似亂髮卽離菰

所云者此似卽今之頭髮菜矣

小說中載有福祿者初不知為何物繼乃知為西夷所產狀如亂其文白黑相

錯也又名福徧

準卽是糖見秋興賦李善注

荔挺出高誘注呂氏春秋曰荔草挺出也然則以荔挺為草名者誤矣說文荔

似蒲而小鄭注荔挺出謂是馬薤後儒以馬齒竟當之誤也 蘇氏

嵩陽書院有漢柏二土人目為大將軍二將軍殊鄙俚後讀河朔訪古錄乃已

有此稱錄曰隨上陽觀唐武后改嵩陽宮有漢武帝御并古柏二株蔭數百步

武帝皆封五品大夫世稱大小將軍 書院蓋改

范鎮東齊記事內侍張宗禮得古柏圍數丈中空可以施臥榻坐墩予自為自

然菴 今焦山有菴曰自然

宣天以北有穀曰油麥而非麥也魏書曰烏桓地宜東勝注曰似蓬草實如葵

子十月熟廣志曰東勝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之疑今油麥卽東塔也

子虛賦東勝離胡 湯餅或謂如今之索麪或謂如今之饅饅或謂如今之

蘇離亭札記 卷八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糜脫會理初謂此是今之漚麪如帶切之成片名曰片兒湯者此為近之 庚

關賦曰輕軟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饒白如秋練此之謂湯餅見高似係緯略

則是索麪

鴉片煙乃鴉粟汁熬成鴉粟湯見清異錄若如清異錄所製點湯服之或勝於

吸煙之濁惡 蘇詩童子能煎鴉粟湯

崔約古今注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辭駁名曰六駁 爾雅駁赤厚

容濟隨筆以唐昌觀玉蕊為米蕊為山蓉鶴林寺杜鵑為紅躑躅謂二花在山

東彌山巨野殆似榛莽唐昌鶴林特以希見為珍愚謂洪說非也玉蕊略似山

蓉而非卽山蓉鶴林之杜鵑蓋與尋常杜鵑不同若謂因人希見而珍之則謂

州登非江東耶 瓊花極似今之棗八仙見王惲王堂嘉話

薄脆見容濟隨筆又名甘脆見高似孫緯略

茶清而尚荔枝清而陝宋人煮茶乃有人鹽者荔枝或作饅頭與酥酪同食豈

爲知味乎 近人魏默深頗謂荔枝以爲虛得美名此默深之偏見也

七里香卽是山礬見丹鉛錄

顯當是爾雅之蝾螈

甘肅有果實曰延壽果甜而不適口其木如黃連結以生卽陳子昂荊玉篇

自注甘被草木之仙人杖也

北方有魚俗名之曰大頭魚味甚劣而少骨時正義引里語曰買魚得鱣不如

歐茹謂似魴而頭大魚之不美者則此魚是鱣也然正義又謂徐州

謂之鱣則誤矣徐州以南之鱣頭大而味美固非鱣之可比

刀魚卽古之子魚其字當作茲今南俗名曰江鱣魚

京城外寶藏寺前蓋四葛桃最佳魏默深曰其地有東四葛西四葛皆前明妃

嬌葬所訛東爲董非人名也見其詩按景泰陵去此亦不遠或卽景泰之妃

嬌耶 石窩去東四葛不遠桃亦佳

雜錄 卷八

姚合有謝汾州田大夫寄甘豔葡萄詩汾晉多葡萄自昔已然

詩之搗余疑爲卽今之搗蓋詩旆搗非一必是眼前恆有之鳥除鴿之外無可

舉似者搗不枯木亦惟鴿性如此

鴿似野鴨而稍小

詩禮雖有鴿字而子書輒言狸捕鼠蓋洞家猶與野狸爲一而不能辨如周以

前不辨馬之與鹿

晉書夏統傳采蠶蠶以資養蠶小蟹也錄則今之海參耳說文錄下曰海蟲長

寸而白可食

新非未生兩人以密火烘而出之其色黃名之曰非黃宋楊大年作表有德選

九皇之語門人戲問何時得賣生菜是宋時已呼烘非爲非黃

五穀論語五穀不分無注疏亦未釋及孟子五穀不登孫奭疏曰黍稷稻麥菽

周禮疾醫五穀節注麻黍稷麥豆謂蓋用月令五氣王食之穀然月令嘗麥

雷麥穀實麻管稻而不管菽何耶周禮膳夫六穀注徐黍稷粟麥菽食則六

太宰九穀注鄭衆謂是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康成謂無秫與大麥而有

梁及蕒又按菽與麻皆非可以常饗爲飯者月令謂王食之三月殆未可信以

情度之黍稷稻麥可謂四季中央則菽庶尙可通乎

藥草中有紫河車卽是五休又名金線重樓

諸葛菜謂蓬蒿也本草非類有諸葛非 別有一種野菜名竹根菜流俗或以

爲諸葛菜誤也

靈通神明非謂天上之神謂已之神明言已之精神藉以通暢今人有中惡者

以豨汁灌之卽蘇是卽所謂通神明矣

今日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此是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花中之木蘭卽

是玉蘭其樹不中舟材作舟者是楸木一名木蘭見五

芸香辟蠶此草卽今之七里香若香肆所鬻之芸香乃木汁煮成者殆未可置

雜錄 卷八

於書卷中也見正

清異錄曰枹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林多有之最佳者名靈龍筋愚按此卽今

世所謂白蠟杆也以爲槍甚貴重者卒伍所持者皆以竹爲之

今觀北人所用牙樞長皆竹竿也陳眉公見聞錄云高帝御用槍其大者長丈

六尺正與今晚北人所用相似

齊書何戡爲太祖殿水引餅此當卽是今之水角子正字通作餃者是也

唐人食畢羅未知是今何物楊升菴謂卽饅餠餠之屬 饅字見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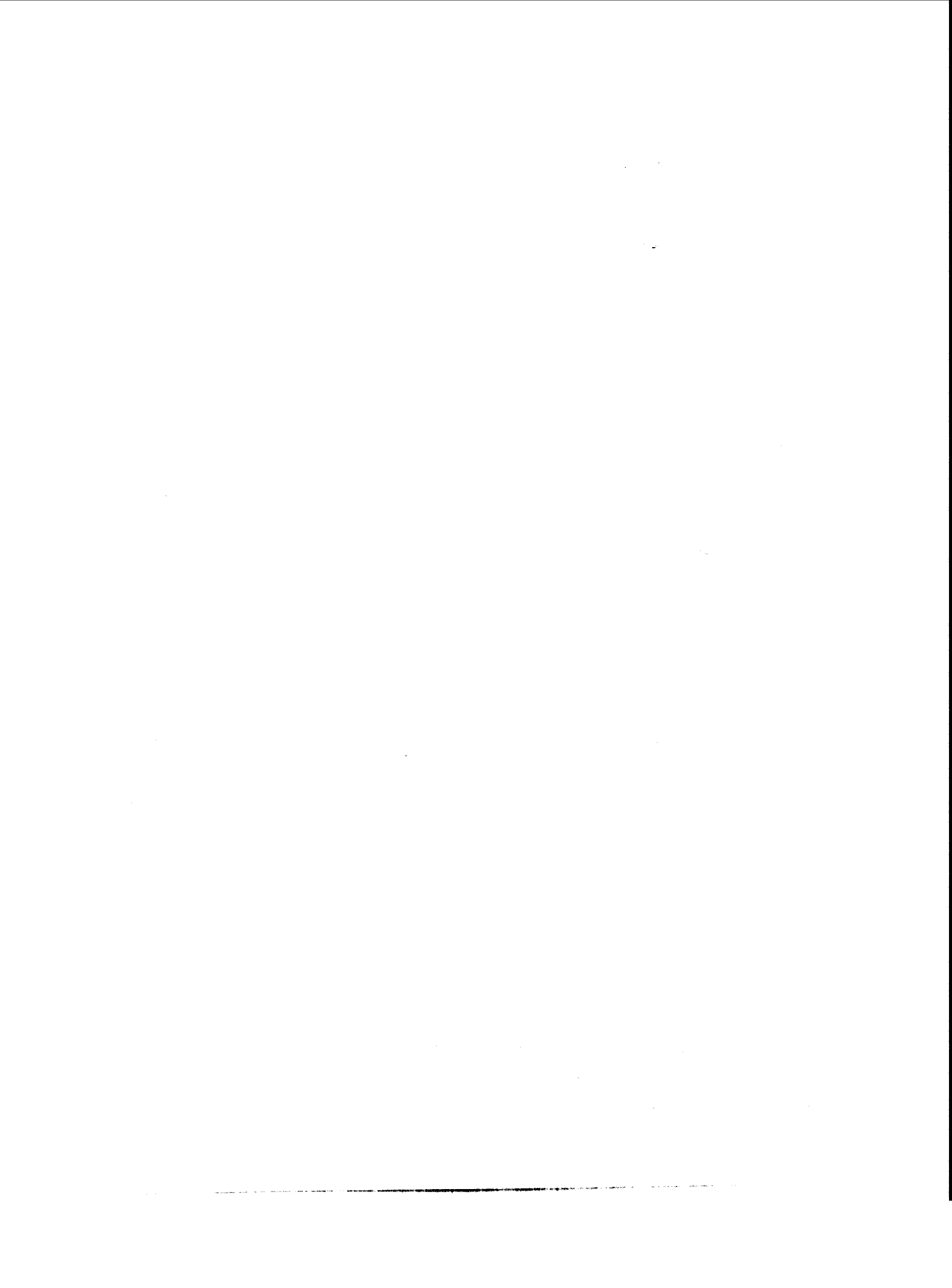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君子不食鱸魚本草謂鱸卽是鮫魚則謂鱸卽是鱧鮫與鱧人多

不食今猶古也

孔子墓有楷樹人皆知之周公墓有模樹人多不知也此木不知今尙存否

皇覽又謂孔墓有檉樹之樹

雜錄 卷八終



讀書小記

余誠格題



南陵徐乃昌據焦虎  
王先先生原稿校刊

讀書小記卷上

江都焦廷琥撰

后寢亦曰路寢天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疏云正內路寢者寺人既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內正五人者謂在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王有六寢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遊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穆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讀書小記卷上

后六寢曰六宮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此先鄭以六宮自后以下至女御為六後鄭以六宮專指后也  
后宮亦曰北宮內宰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法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內小臣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令王所求為于北宮疏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

云北宮也

后不專居一宮鄭氏內宰注云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惟其所燕息即不專居一宮也

讀書小記卷上

六宮為後五前一先後鄭皆同賈氏內宰疏云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者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分心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來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則三番總徧故云十五日而徧夫日左邊三宮右邊三宮則六宮並列無前後之分矣非注義  
后六宮又曰內宮女史道內宮注鈞考六宮之計疏云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為內言  
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按此祀天專指冬至祀圜丘而言也賈疏謂四時所有祀天之事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直言祀天又引孝經緯謂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崐嶠神州亦用大裘按先王制禮必因乎時四時雖有祀天之事然夏秋迎氣非服



裘之時祀地之禮不同祀天牲玉且然何況衣服方澤之祀時爲夏至在周爲七月在夏爲五月是時也衣服之禮可也斷無服大裘之理經言祀天非謂四時皆服大裘也鄭雖有六天之說亦必不謂夏至服裘也夏衣葛冬衣裘夏可衣裘將冬可衣葛乎衣葛而祀于國丘必不能也則衣裘而祀于方澤亦必不能會謂先王制禮強以必不能之事乎賈疏既非經旨亦失鄭義終世拘於此遂因有夏不可服裘而天地合祭者豈先王之制哉唯冬至嚴寒之時祀天于壇故特共此服外此正月祈穀亦用之故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日昊天上帝明爲國丘之祀五帝則爲祈穀之祭非四時迎氣之祭也

讀書小記卷上

三

說文祫社肉盛以屨故謂之祫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以示辰聲春秋傳云石尙來歸祫說文無祫字是字當作祫作祫者俗字也鄭氏注地官掌屨引作天王使石尙來歸屨云屨之器以屨飾因名焉與許氏同而字則作屨乃大宗伯注又引作石尙來歸屨屨兩引不同蓋以器言之則曰屨以祭肉言之則曰祫亦猶祫爲灌祭之名祫將于京則字作祫既灌而往則字作灌也說者謂鄭意作屨不同俗字作祫亦不同說文作祫不知大宗伯注正引作祫也春秋傳曰屨宜社之肉鄭注詩禮皆本之詩乃家上箋引春

祫社祭之肉盛之以屨宗廟之肉名曰膾與鄭氏大宗伯注同是許鄭無二義也

讀書小記

四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按說文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虔書曰至于岱宗柴是燔柴之柴當作柴柴乃木寨之名見木部而司農云實牛柴上則柴即木柴之柴因燔柴而祭名曰柴柴之言柴也亦猶禮之取義於煙鄭注禮祀云禮之言禮也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經於禮祀作禮知其取義於煙於實柴作柴所以祭名曰柴文之五見者非柴爲柴之譌也又案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裸之言灌蓋裸字取神示之義故从示降神取灌灌之義故從水其實裸之名即因灌而名之禮記既灌而後迎牲論語既灌而往字即作灌裸之言灌言猶柴之言柴也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荆州之鮓魚青州之鱒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疏於鱒胥鮓魚未釋按說文肉部胥鱒醢也以鱒爲醢謂之鱒胥也說文無鮓字惟云鮓藏魚也南方謂之鮓北方謂之鮓从魚差首聲鮓鮓也一日大魚爲鮓小魚爲鮓是鮓魚之鮓當作鮓爲藏魚之名如今鮓魚之類也

腥有三義一爲生肉之未熟者聘禮腥二半禮記大饗腥是也一爲味之腥者周禮庖人秋行犢麋膳膏腥與膏香膏臊膏羶並言是也一爲肉有如米者之稱庖人

豕盲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為星齋之誤也肉有如米者  
似星按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小息  
肉即如米之謂許氏之義肉中如米即為腥之本訓與  
鄭氏破腥為星異說文又云胜犬有臭也是腥臊之腥  
當作胜

胥師飾行債惡者鄭司農云債賣也疏云鄭云做賣也  
者此經云飾行債惡明債為賣不得為買上文每云賣  
債債不得為賣故為買是鄭望文為義故不定也按說  
文債賣也从人賣聲賣街也从貝賣聲賣出物貨也从  
世从買聲莫避切賣余六切債賣自是二字倍之聲為  
賣則其義當為街說文街為衙之重文行且賣也賈人

讀書小記卷上

五

凡賣債者賣為出物貨之名債為行且賣之名陳於肆  
曰賣持而行于市以求售者則曰債兩字自不重疊  
飾飾行債惡謂飾物之惡者而賣也先鄭云債賣也與  
說文同今本作債賣也傳寫之誤耳先鄭又云謂行且  
賣偽惡物者後鄭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此後  
鄭中前鄭之義非易前鄭合說文證之兩鄭訓債為賣  
皆當作賣賈氏所見之本於鄭注賈字皆傳寫作賣遂  
謂飾行債惡明債為賣不得為買上文每云賣債債不  
得為賣故為買以鄭氏為望文生義又以先鄭與後鄭  
不同不知先鄭曰行且賣後鄭曰行賣與說文賣街也  
衍行且賣也正是一義賈疏不能分別故鄭義不明也

又賈師凡國之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後鄭注債  
買也又云故書賈為買買亦賈之譌耳鄭司農云謂官  
有所斥賣亦非訓債為買也

媒氏男女無夫家謂男年三十未有家女年二十未嫁  
者媒氏察之非謂男女之鰥寡者也鄭注云無夫家謂  
男女之鰥寡者疏中之云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  
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  
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也然經文明言無夫家不  
言鰥寡以無夫家為鰥寡鄭氏之謬也奪和舟之志壞  
節義之風會謂先王之禮而忍出此乎萬充宗辨之而  
遂以周官為非不知此鄭注也非周禮也闕鄭賈之說  
可矣乃以之誣經文何哉

讀書小記卷上

六

前廟後寢二祀則無寢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堵除糞酒  
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祀無寢詩云  
寢廟釋釋相連貌也疏云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  
言祀之有寢明二祀無寢也引詩云寢廟釋釋者欲見  
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  
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為異耳必須寢  
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  
男子立乘惟安車則坐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  
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是也婦人坐乘曲禮云婦  
人不立乘周禮巾車王后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

車鄭注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是婦人不獨安車坐乘也

鄭氏戎右注云右者參乘疏云若在軍爲元帥則將居鼓下將在中御者在左若凡乎兵車則射者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左御者亦中央其右是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右故云右者參乘也

膳夫王齋日三舉鄭司農云齋必變食疏云齋謂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玉藻云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太牢不言之者文不具蓋一日一太牢王之常食也齋則三太牢故曰變食司農引論語以證之則論語所謂變食者亦於常食有加也

讀書小記卷上

七

豈不飲酒不如葷之爲變食乎

大司徒以土會之禮辨五地之物生三日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而長注專園也按專即園說文園園也从口專聲是專有園義竹器園則曰尊蒲叢園則曰尊形之方必分四面形之圓者則聚於一故專之義亦爲專一也

裸禮有二一爲宗廟一爲賓客小宰裸將之事注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肆師及果築鬯皆掌裸事者也宗廟裸而天地不裸者鄭氏以爲莫稱賈疏云賈載之德其功大盛欲

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裸祭統君執圭瓊裸尸則宗廟之裸王自裸也裸賓客則大宗伯攝其禮王不自裸也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之注云代王裸賓客以冕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疏以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爲君不酌臣之證是也陳氏禮書謂大宗伯攝裸爲攝后非是后之裸禮亦有二丙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蓋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以璋瓚酌鬱鬯亞裸此后之亞裸宗廟也丙宰又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此后之亞裸賓客也

讀書小記卷上

八

后亞裸賓客謂上公也侯伯以下則否大行人上公之禮再裸而酢諸侯伯之禮壹裸而酢了男之禮壹裸不酢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此上公之禮也禮侯伯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是爲壹裸而酢禮子男一裸不酢詳見鄭氏大行人注

陳氏祥道以大宗伯攝裸爲攝后非攝王王裸賓客自裸也鄭氏錡謂小宰贊裸爲贊王丙宰贊裸爲贊后若宗伯攝裸何用贊乎亦以裸賓客爲自裸攝裸爲攝后劉氏執中亦同此說

錄字有四音一讀由漢書賈再傳未必不錄此也

與由同兩翼傳云縣是逆上指又云各皆縣嘉一讀  
貢禹傳云以寬縣役鮑宣傳云苛吏縣役注縣讀曰倫  
一讀悠韋賢諫詩云犬馬縣縣師古曰縣與悠同一讀  
陶漢書引臯陶皆作咎縣

伯益亦稱化益漢書律厤志云化益為天子代馮

菽與叔通漢書昭帝紀云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賤者之稱曰白衣漢書兩翼傳云聞之白衣注云白衣

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直與但通漢書何並傳直容小棺師古曰直讀曰但

進古列字鮑宣傳云男女遮遮

攘古讓字漢書蕭望之傳云自備倨慢不遜攘

讀書小記卷上

九

莫與導通漢書匡衡傳云以將軍之莫府

婁與屢通漢書何武傳云婁家瑞應

楚人謂虎曰於菟漢書班固自敘作於樺

今人於文中每用今茲來茲字樣按呂氏春秋云今茲

美禾來茲美麥往茲年也

舊唐書蕭嵩傳云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觀

拜席元宗呼為親家母

今之候選於京者窘乏則必借貸期以得官乃還謂之

京債考諸唐時已有此積習舊唐書武宗紀中書奏赴

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貧求罔不由此今三年

三銓於前件州府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

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  
稍足可備清廉

讀書小記卷上

十

讀書小記卷上終

讀書小記卷下

江都焦廷琥撰

舊唐書楊虞卿傳云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者  
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扇鑲小兒甚密按西遊記  
撰此邱國事即本此以此知釋官小說未嘗絕無所依  
附而無道之事特書史冊閱者為之惻然

齊齊獻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  
理中丸進之是時為魏末晉初在王叔和之先已有傳  
仲景之學者

俗語云外甥多似舅按洪氏容齋二筆云有用書語而  
證以俗語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云外甥  
多似舅此語宋時已有之然何無忌酷似其舅則又不  
始於宋矣

今饒道曰送禮後漢書周燮傳云良亦載病到近縣送  
禮而還

賓客往來投刺每於東面書一正字相承已久莫能考  
其由來王鳳洲觚不觚錄云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  
字矣初以為雅既而問之知其避江陵諱也觚不觚錄  
又云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瀾紅帟帖其上間書  
啟字今手本上有指瀾紅帟書一稟字殆亦啟字之遺  
風耳

今人呼箸為快兒明時已有此語明陸容菽園雜記云

民間俗諺吳中為甚如舟行諱翻諱住以住為快兒又  
云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說文遵行難也引易曰以往遵吝恨惜也亦引易曰以  
往吝吝遵二字通漢書景十三王傳日晚節遵師古曰  
遵與吝同

俗語於病之難治者而強治之多曰死馬作活馬醫宋  
何遜春渚紀聞云有名士臥病既久其子不慧請於醫  
曰大人病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此語  
起於宋當時以為笑近則羣習之不覺矣

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有以六經言之者景十三王  
傳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

宋無名氏釋常談於備書二字引吳志闕澤為人備書  
以證之不知班超備書已見於後漢書何未之及也  
霍去病傳令短兵廝擊蘭下晉灼注云世俗謂盡死殺  
人為廝精今世俗以廝精為齷齪瑣屑之稱

蠱與治通張衡思元賦咸蛟麗以蠱媚兮注蠱音舒  
說文騰神蛇也蟻食苗葉者引詩曰去其螟蟻則騰  
為神蛇之稱詩之螟騰字當作蟻矣張衡思元賦云騰  
蛇蜿而自糾  
漢明帝於職官被譴者加以撲撲雖九卿不免前明廷  
杖之刑殆昉於此乎

論語足恭足讓去聲後漢書馮勤傳于是特詔以他縣

利是石令如舊限注足音即論反

賦字說文所無後漢書鍾離意傳云交趾太守張放坐賦千金又云此賦穢之質誠不敢拜哀安傳云未嘗以

賦罪勳人張酺傳云受賦猶不至死又云酺願自引賦罪兩漢書中凡受賦賦字皆作賦惟蓋勳傳按得其賦

千餘萬其字作賦則後人傳寫妄加之耳賦又與賦通同荀子解蔽篇心未嘗不賦也注賦讀為

賦古字通又後漢書楊秉傳帑賦空虛則亦可讀去聲矣

說文亦無俸字按廣雅釋詁奉祿也周禮太宰祿以馭富注祿若今月奉也漢書呂后紀養錢奉邑注引韋昭

去粟米曰奉後漢書楊秉傳云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則兩漢以來奉祿之奉無作俸者顧野王玉篇亦無

俸字至陸德明經典釋文乃曰奉本或作俸是俸字作於魏晉之後矣張有復古編云奉別作捧俸並非

說文然燒也或从艸難徐鍇以艸部有難注云草也此重出琥按後漢書侯瑾傳云難柴以讀書注難古然字

說文火部難字即難之譌勞賞之勞讀去聲與牢通後漢書應邵傳云簡其精勇

多其牢費注牢稟食也或作勞功也勝謹之禮或作稅史記朱建傳辟賜侯乃奉百金往稅

注引韋昭云衣服曰稅稅當作禮

讀書小記卷下

三

太史公季布贊云身屢典軍臣積日屢數也則屢為屢之譌孟康云屢履蹈之也于文為不辭開後人望文生

義之端矣旗幟或作旗志史記叔孫通傳云設兵張旗志今俗以紙寫錢用諸祠祭創於唐見唐書王琬傳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

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為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為兒戲曾氏之說不知何本

蘆浦筆記十卷宋劉昌詩撰謂孟子馮婦章當以卒為善為一句士則之為一句野有眾逐虎為一句周審矣

辛雜志亦同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譌而君子小人皆同其

謬惟打字耳張世南遊宦紀聞云韻略無打字引黃帥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按穀梁宣十八年稅殺也注

稅謂捶打則晉人已有此語錢辛楣官詹謂打字為打

字之譌其說載於潛研堂文集宋王觀國學林十卷以辨別字體字音字義為主自六

經史漢旁及諸書凡注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異同考求得失其字母之說甚益後學如酒甌之韻漢書食貨

志及司馬相如傳皆作盧日贖之贖漢書揚雄傳作盧難矢之難或亦省作盧觀國曰盧者字母也加金則為

讀書小記卷下

四

錯加瓦則爲顯加目則爲顯加黑則爲顯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以義該矣近時嘉定錢謙益亭教授兼欲離析說文繫之以釋學者奉以爲準而觀國字母之說實開其先

說文於沛字云水出王屋山于濟字云水出常山房子贊皇東入泚則濟爲石濟之濟與四瀆之沛自吳禹貢無石濟之濟而字皆作濟

劉敬言匈奴不可擊高祖械繫之及白登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以圍平城此與袁紹殺田豐正相反可以知成敗之故矣

讀書小記卷下

五

一坐所尊則先祭酒稱人祭酒尊敬之詞不獨官名也後漢書班超傳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

直軍間有可通者漢書呂后紀殖天下注引晉灼曰殖古禪字後漢書楊震傳衛三鱣魚續漢書及謝承書鱣皆作鱣

蘇東坡得聖散子方自言得之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悉以此投之無不愈今載蘇沈良方中葉夢得避暑錄話有論聖散子一則其略云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世問醫書自言得之異人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天下信以爲然疾之豪釐不可

差無甚于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

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其論甚正錄之于此

避暑錄話又云道士湯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瓌謂非也即以作文言之絕無心得徒以五經三禮三傳臚列滿紙

未有不笑之者也又或曰某處本之昌黎某處本之柳州其文必不佳何也未嘗身入其中也醫者造微之學其法至變徒以熟記素問本草爲神未必然也

俗語謂拜爲下禮宋百歲翁楓窗小牘云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強團練

讀書小記卷下

六

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故改作引今之書序爲敘者多矣其亦知所本乎

老學菴筆記又云今人書某爲△皆以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鄧△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地本又作某按今汲古閣穀梁傳注疏本作某地引釋文無本又作某四

字又按說文△姦裏也息夷切則△爲公△之△禮記使者自稱曰某書惟爾元孫某公羊宣六年傳勇士某者儀禮遠其皇祖某子皆無有作△者某之爲△僅見於范甯之注漢以前無此也陸務觀以爲古字未必然

於范甯之注漢以前無此也陸務觀以爲古字未必然



也

說文舊不耕田也从艸借徐鍇曰當言从艸从田  
从田則下有借字相類按徐氏以借爲由不識字甚  
矣說文由東楚名借曰由篆文作也與借聲相同而形  
自別也張有復古編於形聲相類中列借借二字並備  
詞切然由象形借借或作借同則二字顯然各別何至  
相類

今入閣稱大拜米僧惠洪冷齋夜話云荆公方大拜賀  
客盈門

今以左手舉箸者取必天之神齋夜話云予與李德修  
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畱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

讀書小記卷下

七

著

布衣相稱多曰閣下名號之混宋時已然宋彭乘墨客  
揮犀云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之古侯伯亦有閣所以  
世之書題有閣下之稱今則一例閣下可謂上下無別

古未有押字唐人謂之花書卽草書其名也今謂之花  
押宋時多有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荆公押石字初  
橫一畫左引脚中爲一摺公性急作摺多不圓

馮道之前已有刻本書籍葉夢得云柳此訓序言其在  
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萃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

矣

司馬相如上林賦扈從橫行晉灼以跋扈解扈從師古  
從之宋葉夢得以侍天子不當言跋扈按葉之辨是也  
廣雅釋詁扈使也使與臣同義封氏聞見記云扈從臣  
下侍從至尊扈豈跋扈之謂哉

枚乘七發所言廣陵曲江卽今揚州吾郡江辰六  
廣陵濤榜其齋罔秀水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發所  
言在錢塘不在今之揚州江都汪明經作廣陵曲江證  
以關朱氏之謬按費錫璜有廣陵濤辨引證精確在汪  
明經之先今載賈道堂集中其略云潮在廣陵不獨枚  
叔稱之南齊書曰永初三年檀道濟始爲南兗州廣陵  
因此爲州鎮土甚平曠刺史以八月多出海陵觀濤與

讀書小記卷下

八

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樂府長干曲古詞云逆浪故  
相邀菱舟不怕遙妻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亦若今錢  
塘之弄潮也南兗州記云瓜步五里有瓜步山南臨江  
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擊六百里至此岸側其勢稍衰南  
徐州記云京州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  
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觀此則漢及  
六朝潮盛于廣陵可知錫璜字滋衡密之子也本成都  
人入江都籍卒於康熙間

公羊隱五年傳百金之魚何休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  
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按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一  
金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休與史記注合高誘

注戰國策黃金萬溢云二十兩為一溢注孫十金而往  
下於市云二十兩為一金則一金即一溢今人謂銀白  
兩為百金一兩為一金不大相遠乎

漢黃金一斤直萬錢萬錢當錢二十千宋王楙野客叢  
書稱其時金價倍徙于漢是金價之貴自宋已然

俞成盤雪叢說謂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者飛蛾  
也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為霞蛾此說穿鑿又謂霞不能  
飛其說更迂

羅大經鶴林玉露稱陸象山少時買棋局一副仰而視  
之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三  
局余謂象山之棋本精耳若謂悟河圖而棋遂高吾不

信也  
讀書小記卷下  
九

晉書鄧嶽傳云鄧嶽本名岳以犯唐帝諱改為嶽按業  
真四岳禹貢岳陽太岳史記皆作嶽詩及河喬嶽淮南  
子作嶽岳陸德明釋文云岳本亦作嶽說文岳為嶽之  
古文象高形嶽岳實一字也諱岳而名嶽晉人之疎於

詞故一至于此  
說文車發百兩為一輩又詩采薇箋云今薇生矣先輩  
可以行也先輩二字始此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毛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從  
之屬土以為臣僕鄭箋云言王既刑殺無辜並及其家  
之臣僕按箋義較勝如毛傳則并其二字不順

審維司徒家伯維宰傳箋皆未釋維字則不以維為名  
矣正義云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冢宰之卿以  
維為名非毛鄭之義且家伯維宰之維訓作家伯之名  
殊覺不詞正義之添設也或正義本無二為字乃傳寫  
之謬耶

以銀易錢互為貴賤嘉慶三四年以前銀一兩易錢一  
千三百文今則止易八百餘文考宋史嘉定元年王楙  
使金加犒車錢三百萬貫金主璟命改犒軍錢為銀三  
百萬兩則其時銀一兩貴於錢一貫矣

姊夫姑夫亦稱姊婿姑婿北齊書神武妻於同產姊婿  
魏獄隊尉景家神武高隆之父幹為姑婿高氏所養因  
從其姓高隆  
讀書小記卷下  
十

今童子學書謂之做必末書學生某習元史燮慶傳云  
今秘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  
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

唐諱虎字而杜牧之詩云門外韓擒虎  
今人謂私有蓄聚曰私房魏書崔暹傳一錢尺帛不入  
私房

讀書小記卷下終

柴辟亭讀  
書記

丙子歲七月  
建德周氏刊

古就李沈濤季壽著

賈子新書等齊篇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以上新濤案此皆禮緇衣文黃裳緇衣作黃黃注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裳是禮記本作黃裳後人依詩改為黃黃

柴辟亭讀書記

自莊嚴堪

非古衣裳通稱黃裳即黃衣變衣言裳者取韻協也毛詩則作黃黃箋云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與注禮異明二文不同類緇衣作述當亦古本如是詩大雅棫樸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傳趨趨也賈子連語篇引作左右趨之容經篇亦同云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春秋繁露郊祀篇亦作左右趨之是古詩皆作趨濤案毛詩當亦作趨傳趨趨也當為趨趨也後人誤倒其文因改經文為趨非古趨趨通字故毛訓趨為趨漢西嶽華山亭碑左右趨之乃假趨為趨非詩本也也箋云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以促訓趨案禮祭

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明經文為趨故鄭得訓為促也毛訓趨為趨者蓋趨趨之義與賈言日以善趨合毛以此為文王官人之詩鄭以此為文王郊後征伐之詩蓋賈同毛說鄭用董義也繁露郊祀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與師伐崇小大雅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濤案內讀為枳鹽鐵論非鞅篇大夫曰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枳則功業不成禮記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珉注珉石似玉或作玢也濤

柴辟亭讀書記

二

案說文無礪字玉篇玉部引禮記云君子貴玉而賤珉本亦作礪或作玢則禮記本作玢其作礪者乃六朝時俗本陸元明據之以作釋文誤矣說文玉部玢石之美者从玉民聲玢火齊玫瑰也一日石之美者从玉文聲其一曰卽鄭或作玢之說繁傳引禮仍作玢是五代時本尙有不誤者或楚金據玉篇為說也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注己之氣乘之也正義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

實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  
故雨少以上正義文 濤案呂氏孟春紀淮南時則訓皆作風  
雨不時據正義則此經亦作風雨不時今作雨水者刊  
本誤也

后妃帥九嬪御注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  
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高誘呂氏仲  
春紀注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人  
帥九嬪祀高禘耳御見天子於高禘中也濤案御即女  
御蔡邕章句后妃將嬪御皆會於高禘以祈孕姓下文

柴辟亭讀書記

三

天子所御乃為御見之御鄭高說非  
反舌無聲章句今謂之蝦蟇易井九二井谷射鮒釋文  
子夏謂蝦蟇濤案李統卦氣圖井為五月卦其候反  
舌無聲是兼義與易傳合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戲  
將之今皆讀至樂字為句以則字連下句讀濤案禮緯  
舍文嘉九賜三曰樂則宋均注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  
賜以樂則以化其民白虎通攷黜篇引禮記九賜能和  
民者賜樂則又引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

是漢時讀至則字為句又白虎通云五十里不過五賜  
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一說盛德始封  
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  
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柎增爵為  
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  
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為伯復有功稍賜  
至柎增爵為侯是伯子男皆得受樂則正義曰賜樂  
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非也

柴辟亭讀書記

四

釋文穆音穆濤案穆當為蓼字之誤淮南汜論訓陽侯  
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喪廢夫人之禮高誘注陽侯  
陽陵國侯蓼侯偃姓國侯也今在廬江隋書禮儀志楊  
侯竊女色而傷  
人是傷  
或作穆

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甄鸞五經算術引  
作還相為滑濤案注云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  
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為六和又內  
則云滑澁以滑之注秦人澁曰滑齊人滑曰澁正義云  
滑澁之令柔滑也戴氏廣曰食味言還相為滑衣色言

選相爲質質如凡畫者丹質之質食味衣色二者語宜有別此所引在唐以前當是古本如是

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慎貌陳仲魚作論語古訓以與集解異指爲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濤案恂恂恭慎貌五字乃章懷訓釋之語猶袁安傳閭衍衍得禮之容注閭閭忠正貌衍衍和樂貌若引古注必注明某氏注云下文引論語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云云可證鄭雖注魯論而字率從古何氏則雜采諸家

柴辟亭讀書記

五

今以義之異於何者即指爲鄭注豈孔馬包周盡與何合乎知不然矣

禮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濤案春秋說題辭人者仁也以心合也宋均注與他人相偶合也開元占賈子匈奴篇時人偶之相人偶即相親愛之意蓋漢時有此語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

劉淵林吳都賦注引易井卦曰九二井谷射鮒鄭玄云九二坎爻也坎爲水上巽異生一艮爻也艮爲山山下

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

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濤案夫感動以下非鄭注賦云微鯨羣中於羣倍攬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注微鯨魚之有力者也魚大者莫若鯨也故曰微鯨也攬搶星也淮南子曰鯨魚死而彗星出云云故曰感動天地魚之至大王伯厚集康成易注誤以此爲注文又脫言微小也四字非異經解鈎沈據宋本選注作魚案晉書天文志魚一星在尾後九二坎爻坎爲水上直魚

柴辟亭讀書記

六

星正鄭爻辰之例也

魏都賦曠焉相顧注曠曠也左傳曰驅氏曠善曰曠以曠先曠反今本並爲曠曠大視呼縛反濤案李善曰三都賦成張載爲注魏都劉適爲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則魏都乃張孟陽注故曰曠以曠先曠反今刊本標題皆作劉淵林注誤也

魏都賦茀茀垌野注茀茀美也詩云周原茀茀善曰韓詩曰周原茀茀莫來反今詩作應應傳應應美也釋文應音武韓詩同錢少詹曰周原應應當從韓詩作茀茀



應寐聲雖相近而寐與飴謀龜止時於韻尤協也濤案  
張孟陽注魏都所引詩字皆與毛同下惜惜醜醜注引  
韓詩云賓爾邊豆飲酒之醜則又明注為韓詩此寐  
美也與毛義正合則所引當即毛詩蓋毛詩本作寐  
韓詩作應應寐應同聲得相通假說文應讀若謨釋文音武  
非唐時毛詩本誤從韓詩作應應故陸云韓詩同李見  
毛詩作應應轉疑此引為韓詩非盧學士曰此韓詩同  
者謂韓詩義與毛同亦為美也曲說與釋文之例不合  
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集解引崔憬日子夏

柴辟亭讀書記

七

傳作大人李鼎祚曰案此象云師象貞正也能以象正  
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  
觀之則知夫為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為王哉故  
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  
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行師  
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以上皆李說濤案周禮疏  
引鄭注云大之言長能禦眾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  
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釋文引鄭注云能  
以法度長於是康成本亦作丈人乾文言曰元者善

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九家易曰乾者君卦  
也六爻皆當為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為善之長  
集解引是大人即長人亦王者之稱故鄭以天子諸侯釋  
之李氏謂王氏曲解大人為丈人非晁說之曰案楊雄  
作丈人漢上易叢說引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丈人之名  
由來舊矣

柴辟亭讀書記

八

則魯論當有病字鄭從古故無病字  
聘禮出祖釋駁祭酒脯注云詩傳曰駁道祭也謂祭道  
路之神春秋傳曰駁涉山川然則駁山行之名也道路  
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駁祭  
酒脯所告也疏云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左氏  
傳子太叔云駁涉山川蒙犯霜露引之者證駁是山行  
之名涉者水行之稱故鄭詩云大夫駁涉我心則憂毛  
傳云草行曰駁水行曰涉以上注疏文濤案駁涉今毛詩春  
秋皆作跋涉乃唐後所改周禮大馭注引春秋傳曰跋

涉山川亦當作較釋文云犯較蒲末反注跋涉同跋與較不得同音蓋元朗本作注較涉同淺人據誤本妄改也又案鄭詩釋文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是韓作跋涉與毛異字左傳成十三年跋履山川注云草行曰跋則字亦當作較

爾疋釋水歸異出同流肥注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水經洪水注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捷為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濤案舍人注與經文正相反當是舍人爾雅本作異出同流曰肥郭本作歸異出同曰

柴辟亭讀書記

九

肥今合二本而誤釋名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蓋亦本毛詩說也

釋詁幪厖有也注詩曰遂幪大東疏今詩本作遂荒此言遂幪者所見本異也或當在齊魯韓詩幪陸農師新義作應濤案詩小雅節南山云則無應仕傳應厚也商頌長發云為下國駿厖傳厖厚也正義皆以為釋詁文是唐時本有作厚幪作應詩魯頌閔宮遂荒大東傳荒有也是毛詩作遂荒三家詩作遂應不必同訓為有後人見毛傳訓荒為有遂改此文厚為有又誤應為幪陸

氏所見爾雅厚已作有應猶未作幪也上幪厖大也亦當作應注引詩曰亂如此幪今巧言作幪傳幪大也正義曰釋詁文禮肉鬻亦謂之幪則字本作應周禮腊人應胖之事注應與大亦一也應又詁為大二者同矣賈疏以為釋詁文是唐時爾雅本作應今邢本作幪陸本作幪皆誤儀禮有司徹注應讀如殷尋之尋是應有大義

柴辟亭讀書記

十

為御是也今本穆傳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黼駟注疑華駟字臧輔堂云郭引右服盜驪以證爾雅之小領盜驪且自解云盜驪千里馬然則穆傳注必作疑盜驪字矣邢叔明所引正與雅注合今本作華駟與御覽所引同此後人竄改之本非郭注原書也正文作駟更非濤案列子周穆王篇亦云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黼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穆傳作麓而左白穆傳作俄駒駟即穆傳之黼駟今本當是不誤穆傳又云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列子是爾雅注乃右驂盜

騷之誤邢氏作疏時見注本驂誤為服乃改穆傳以從  
之訛謬已甚臧文學反以今本及御覽所引為非御覽引作  
騷驂乃以今不狂為狂亦可怪矣  
文代古字

史記秦本紀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徐廣曰皇甫謐云  
作石槲於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  
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尙得其說徐雖引之而竟不  
云是脫何字專質之甚也濤案下文云還無所報為壇  
霍太山而報得石棺則此為石非為石槲也蓋蜚廉為  
紂采石北方如後世花石綱之類士安謂作石槲涉下

柴辟事讀書記

士

而誤小司馬遂謂脫文非也

詩鄭風羔裘邦之司直傳司直也濤案古史官名司直  
賈子保傅篇有司直之史大戴禮作司過漢書賈誼傳  
作記過並非

文選西征賦杖命世之英蘭注引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  
世之才濤案今本孟子作名世趙岐注謂物來能正名  
于一世者善所據或劉熙本也劉熙注孟子多與趙本  
不同如摩頂放踵作摩  
頂致於踵注致至  
也亦見文選注

論衡語增篇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  
里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知  
何其血之浮杵也浮今孟子作流趙岐注言武王誅紂  
戰門殺人流血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  
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濤案孟  
子當本作浮杵武成篇亦本作血流浮杵趙氏以漂釋  
浮蓋古文家舊訓偽孔以血流漂杵為經文傳曰血流  
漂杵杵是皆竄竊趙注又論衡藝增篇云武成之篇言  
武王伐紂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武  
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  
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殿士卒皆實盛糧或作乾糧無  
杵日之事實得杵而浮之云云此蓋增演孟子不信浮  
杵之說然可見經文為浮杵不為漂杵矣既國篇武成  
之篇言周伐  
紂血流  
浮杵

柴辟事讀書記

士

禮王制正義引鄭禮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  
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二年為禘三年為禘皆禘  
在禘前濤案後漢書本傳載玄所著書有魯禮禘禘義  
是志當為禘字之誤近人輯入鄭志非也

周書王會解獨鹿注獨鹿西方之戎也漢案孔說非是獨鹿卽涿鹿黃帝與蚩尤戰之地周禮壹涿氏注故書涿爲獨杜子春云獨讀爲濁其原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蘇釋帝堯碑然後堯乃受命獨鹿卽獨鹿字之省涿鹿古東北夷故與高夷孤竹相次史記解阪泉氏徒立至於獨鹿可證注亦以爲西戎地名謬誤之甚也

南齊書禮志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尙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柴辟亭讀書記

古

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國邱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云云余蕭客經解鈎沈祇以夏正在冬至後六字爲盧注文漢案盧注當止此之謂也句然則以下乃王說耳下文又引王肅曰周以冬祭天子國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國丘也春秋傳曰啟蟄而郊則祈穀也禮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云云是盧注引傳之證又禮祇言長日未及夏正易說亦當爲盧注所引乃申之曰夏正在冬至後耳

論衡率性篇禹貢曰璆琳琅玕此則土地所生眞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煉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眞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眞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眞漢案此文上言玉下言珠則上眞玉珠也珠字衍下眞玉珠也玉字衍下璆琳當爲玳珠字之誤

柴辟亭讀書記

古

藝文類聚獸部引左傳曰昔有獲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獲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漢案今左傳無此語能改齊漫錄五卷辨誤引類聚此條以爲不記所出蓋詢所聞之誤是宋本類聚並未標題左傳今各本如此唐類函所載亦然不知誤始何時春秋閔二年正義引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譜大夫世譜十三卷不著撰人姓名孔所引當卽此譜或曰云云亦譜中語故正義又云或曰

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此條與類聚所  
載微有異同或類聚本引春秋左氏譜傳寫誤爲左傳  
也

樂府詩集卷之

七

自莊周始

潘  
瀾  
筆  
記





鎮洋 彭兆蓀 湘涵

唐宋以來說部諸書雜考之屬為例不一要皆班志所謂出於議官者也小時讀書偶有聞見亦復札記當時自謂叔獲三十年來汎覽羣籍多前人所已言蓋著書之難如此芟蕪殆盡存此區區尙未審果為我有否即有之亦前人之潘瀾幾餘耳不足言不足言甘亭居士識於小謨觴館

周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李氏鼎祚集解無兩乎字陸氏德明經典釋文但於不成名下云一本作不成乎名而無不易世句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集解作可與言幾也乾始

潘瀾筆記 卷上

能以美利利天下集解能作而技能而雷雨之動滿盈集解盈作形荀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形而生也尙德載集解德作得虞翻曰坎為車積載在坎上故得積載按德履虎尾不咥人亨下集解有利貞二字眇能視跛能履兩能字集解皆作而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集解榮作營虞翻曰營或作榮儉或作險能止健大正也集解作能健止虞翻曰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讀言能止健誤也與說輟集解作腹虞翻曰腹或為輟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集解國作邦釋文但於輟卦正邦下云中未大也集解作中未光大也突如其來如集解突作亦明夷夷于左股集解不重夷字迄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集

解無非字贏其瓶是以內也集解作非贏其瓶其形渥集解形作刑未退聽也集解作未違聽也虞翻曰坎為耳故未違聽也列其貨厲薰心集解作裂其貨厲關心虞翻曰艮為閑閑守門人具其輔言有序集解序作字歸妹跛能履眇能視集解能皆作而三年有賞於大國集解國作邦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集解小皆作少唐石經於力天小句作力少天地綱緼集解作壹靈履者禮也集解為正文今正義本四字屬韓康伯注履而泰然後安集解無而泰二字有大者不可以盈集解作有大有不可以盈有無妄然後可畜集解作有無妄物然後可畜物不可久居其所集解作物不可以終久于其所小人道憂也集解憂作消以上各條異

潘瀾筆記 卷上

字異讀李氏皆據荀爽舊本而陸氏釋文皆在所遺攷釋文於諸家作音固有去取至於異本則皆備列其條例云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竝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又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聞耳夫詞反義乖尙存以示博而於荀處之顯然歧別者乃或采或遺殊不可解不特禮內則注詩韓奕疏中所遺漏鄭注如宋王伯厚所云及 國朝惠定宇所補也是蓋陸氏所見本必有與今正義本不盡同者而釋文於周顯德宋開寶間屢經田敏尹拙輩崇義崔頌陳鶚姜融周維簡諸人刊改校定其間譌脫尤所不免惜乎不可攷矣毛氏奇輪易小帖引漢書谷永傳在中饋說文覆公澗謂皆釋文脫誤其質此頗尙

多註不具列

易於秦火後獨完其間字句歧互見於釋文集解史徵口

訣義郭京舉正此册開成石經漢魏以來諸儒傳易之本

異同略備其餘正文則皆經師授受相承類若畫一者也

自王昭素范諤昌及程朱諸儒出而後有脫文衍字之說

凡諸經文類可蔽以己意矣然如初六履霜魏志本非確

據仲氏易引後漢魯恭後得主而有常余氏芑舒謂不當

加利字各條惠氏本義辯證中具列之意亦不以程朱為

允而紹興中沈氏作詰著寫簡一書所疑譌脫殆有甚焉

其云習坎上脫一次字坎習坎猶曰井改邑不改井雖屬

臆測說猶可通郭京易舉正中已有此說洪邁至謂良為

指當作止以音同誤此說大非說卦取象為指即上文良

為手之義而艮止也與乾健坤順諸句另為一章健順諸

文不列於為天為地諸象中何獨於艮而攙入一止字不

倫甚矣謂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公用下當有弓矢二字

不然何緣傳有弓矢者器語夫繫傳之文類即爻辭而長

言示歎之非句櫛字比如後人詁經之體弓矢者器自為

射字引申其義若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

而不德詎可云爻辭有功字也况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正與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西山一例加弓矢字則全

書無此句法以不狂為狂是亦不可以已乎

夕惕若下惠氏棟據說文謂當有黃字近高郵王庶子引

潛淵筆記 卷上

三

之經義述聞立五證以闢之以為兩漢相傳之本皆無黃

字且云即使說文引經果有黃字而諸家皆無且難以一

廢百況傳寫之誤豈可據以補經其言切中惠氏之失嘗

論惠氏覃研古義斷非宋以後儒者空談說經所能幾及

而矯枉過直穿鑿附會亦多有之其據漢碑孤文展轉通

借以證經義尤所未安不悉出也

觀象風行地上說文目部相字下引易云地可觀者莫可

觀於木漢書五行志亦云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按此即顏

師古所謂易家之別說也又說文井部荆字下引易曰井

法也蓋亦易家別說禮記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衆

文于按此說已見大戴禮保傳篇處辨注又漢書司明長

馬遷東方朔傳引微異師古注謂易緯乾鑿度之言

洲張獻翼幼于傷佚恣誕卒以惡終而其說易乃篤實明

確深有合於聖人省身寡過之義所著讀易紀聞約說雜

說臆說四種朱氏彙尊作經義考均稱未見予舊藏其臆

說一種卷首有荅問摹倣解嘲賓戲參以齊梁體格而敷

華摛藻一以易語貫穿可稱辭巧中分三卷其說易於漢

學宋學兩無偏主惟以人事推求此書行世九稀其精當

者未可以人廢茲為采撮數條需終吉者出自穴也一出

一入皆以敬慎而不敗也致之則為寇敬之則為客訟三

百戶渝即命則人莫與爭利從事无成則人莫與爭功食

舊德則人莫與爭能何訟之有按從事无成四語見元齊

襲用泰之時君子當羣起而赴大行之會否之初君子當

潛淵筆記 卷上

四

毅然起而拯援之故否泰初爻與象無異辭焉比五剛君  
故諸爻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強臣故諸爻宗者吝而介  
者吉噬嗑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若云古  
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況  
成周之世哉按淮南子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  
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  
金為刃遂霸天下按此見淮南子論訓贖以金刀刀應作  
分高誘注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  
也劉歆附會周禮實本於此然此說乃六國陰謀託之齊  
桓今觀管仲內政不為此也按管子小匡籍有重罪入復  
兵甲輕罪入蘭盾之文  
剛長而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而以月云者幸其  
消之遲按此四語見王伯厚  
紀開引李子思說坤四之无咎无咎无咎之

潘淵筆記 卷上

五

義為多以時世言也故象重无咎大過五之无咎无咎主  
无咎之義為多才力言也故象重无咎臨陽浸而長遯  
陰浸而長故二之咸臨无不利利在天下遯之規遯无不  
利利在一身需上六以陰居上當位也象曰不當位以需  
之極利於剛健以出險大壯六五以柔居中當位也象曰  
位不當以壯之時失其壯則不能進皆以時言之耳晉二  
無康侯之功而曰受介福者康侯美其成六二喪其始也  
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六二愁如豈君子之心哉二雖中  
正陰柔也若乾之九二則遯世无悶矣渙初六之用拯馬  
壯將濟之時出而有為也明夷六二之用拯馬壯見傷之  
後入而避難也際者乖異不合之名然六爻初自復二遇

主三有終四交孚五噬膚上遇雨無一爻睽者以諸爻能  
去其乖異以致同交孚猶噬膚志行即有慶宗子家相同  
於求賢以濟睽也狐羣小之象隼鷲害之禽曰獲之解之  
易也射隼高墉解之難也君子小人相為去留李絳入而  
承璀出矣毋狐甘媚趨附韓嫣之類隼則莽操之兇也夫  
孚號惕號君子朋至而決小人之時一小人在上何號呼  
之有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有剛中  
之德而取象之不善者未有如井九二者也吾故曰深淵  
其无時无剛中之德而深與其象占未有如井上六者也  
吾故曰深與其及物小過飛鳥遺之音上而能下者也獨  
首而徇乘不如循離之必獲也陰過之世小官下邑无權

潘淵筆記 卷上

六

可爭陳寔是矣埋光鑄采无名可忌巾屠蟪是矣  
王伯厚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七  
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甘露三年何  
奴來朝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武德丙戌即位武氏  
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獻  
作於女真顧寧人曰孔子之門四科十哲剛定贊修盛矣  
而老莊之書即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臨白虎經術大明  
而佛道之教即興於其世閻氏若璩謂王氏此論從劉元  
城來予謂顧氏此論亦即從深寧叟來推而言之斯干考  
室之祥已伏黍離之閔崧高生申之頌即基揚水之嗟三  
家分晉無衣實啓其端寺人亡秦車麟蚤歷其兆東京宦

登之權始於孝和之誅實憲西晉劉石之難萌於桓帝之徒匈奴元嘉方立而子劭生普通粗安而朱异用倚伏之機千古一轍盈虛消息聖人之憂患深矣

古經典字多通借而今易為王弼傳費直本多竄易古文故多俗字除漢以來古義已見釋文諸書外後之說此經者獨未可以古今通用字破其正文如慎順古通而坤卦蓋言順也即馴致其道義不當作慎此辨證中已言之至升卦占君子以順德本義云王肅本作慎予謂此亦宜作順字無疑也毛詩下武應侯順德鄭箋引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云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

潘淵筆記 卷上

七

類故引以為證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為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以上孔疏灼然可證如此苟子仲尼篇引詩亦作順而淮南子繆稱訓引況經中如慎此詩作應侯慎德此或是三家本不與毛同不害也敬慎不敗也慎所之也君子以明慎用刑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可不慎乎慎斯術也以往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慎字凡九見顯然作謹慎義者皆用本字何獨於此二卦而有通借乎是不然矣蒙六三象行不順也亦當如虞仲翔說讀如字為是

康侯用錫馬蕃庶釋文本音煩多也庶如字衆也下引鄭氏云康尊也廣也蕃庶謂蕃遮禽也則蕃音發袁反庶音止奢反惠氏九經古義引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

遮熬則蕃遮猶蕃育予謂此惠氏誤解鄭意也鄭此蕃字當讀如周官大司徒蕃樂之蕃鄭引杜子春讀為藩取藩蔽意與師氏鄭注蕃營之蕃一例非阜蕃之蕃遮氏當如

墓大夫鄭注塋限遮列處之遮稍人鄭注苑圃藩羅之材賈疏古者田獵皆在圃其苑圃蕃羅以遮禽獸此其明證蕃遮禽鄭意蓋指田獵言之謂尊廣侯以錫馬而田獵猶詩車攻吉日之義也鄭氏箋詩為豆孔庶句訓庶為膠則於蕃育義為近而其訓他經必不盡同毛詩三禮疏至管子兩遮字尹知章注遮兼也此訓於古無徵難據為說益長裕而不設考工記桃氏疏引鄭注設大也經典設字訓大祇此一見且取理太迥韓注虛設亦未是按此蒙上

潘淵筆記 卷上

八

節裕德言長裕即朱辭之日進无疆不設即孟子之勿忘勿助本義所釋當矣史繩祖學齋佑舉以卦氣起中孚為非蓋由楊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卦氣起中孚耳子按史說非也卦氣起中孚乃易緯稽覽圖文以坎離震兌為四正卦六十四卦卦主六日七分漢孟喜京房諸儒之學皆由此出不始楊雄學齋謂中孚復起甲子以乾至節為三百六十四爻當一日一年之卦也自中孚至未濟二十四爻為一十四氣此自史氏一家之學耳

京氏易乾傳曰精粹氣純是為游魂陸績曰為陰極制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不復本位為游魂例八卦張行

成曰乾之世爻上九不變九返於四而成離則明出地上  
陽道復行故游魂為晉歸魂於大有則乾體復於下矣子  
按太平御覽引詩推度災云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  
魂此即繫辭精氣為物之物游魂歸魂則雖變而不離其  
本也後漢書趙咨傳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  
始歸於無端明邵氏寶簡端錄云惟物也故散必於其所  
聚惟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然則變而散者常也變而  
不離其本者亦常也故可以知鬼神之情狀

世說文學門劉孝標注引易乾鑿度文天地不變不能成  
朝按此有脫誤當作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君臣不變不能  
成朝此孝標節引易緯文又下引鄭氏序易動靜有為剛

潛淵筆記 卷上

七

柔斷矣今刻鄭氏易贊仍作有常疑康成本作為常字後  
人改之

乾鑿度管三成德為道苞籥鄭注管統也德者得也道者  
理也籥者要也言易道統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故  
云苞道之要籥按初學記引此注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  
三事以成其德道苞之籥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  
為籥全與今所傳本異

子於宋儒最不信錯簡之說少時所輯經歧臆案中曾詳  
辨之後讀錢氏時融堂書解固已先我而言此亦宋儒中  
之篤信好古不隨俗尚者也按蔡氏沈尙書集傳於武成  
別敘考定一篇於後亭林顧氏稱其得體至於徑改經文

別為一書實自程朱之於大學孝經始此真直齋陳氏所  
謂後學不敢做倣者也而俞氏廷椿王氏柏元熊氏朋來  
吳氏澂乃加甚焉說者謂康成解經輒多破字後儒臆改  
經文實於此肇端攷康成改字皆有所本此說見臧氏若  
錯簡則尤未輕言惟禮記玉藻而素帶終辟以下裏服小  
記降而在總小功者一句之屬蓋以斷爛而刊定之仍未

移易經文於易雜卦傳大過頤也下曰自此以下卦旨不  
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也於書序成王政下注云此伐淮  
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簡於此未聞其矜  
慎如此豈宋以後諸儒所得而藉口哉樂記寬而靜節鄭  
已引並尙書馬鄭王三家真古文今僅見於釋文及孔疏  
不復出

潛淵筆記 卷上

十

所引其中互異固已多矣王充在東漢古學方盛時其持  
論頗兼參古文今文家之說如論衡感類篇金暉雷雨其  
一為周公非疑一為信讓其  
所見經師異本亦必有出於三家所見外者故於論衡本  
性篇引微子我舊云孩子效力篇引梓材曰疆人有王開  
賢厥率化民此即孔穎達諸經疏中所謂師讀有異或所  
據本異也惠氏斷以為今文其說亦是按雷虛篇引尙書  
子惟率夷憐爾今多士篇夷作肆憐作矜其他所引尙多  
小異殆亦皆伏生今文如桓寬鹽鐵論本議篇盤庚萃居  
詔聖篇甫刑制獄之類光和石經中當有之而今無攷近  
王西泚光祿鳴盛尙書後案以疆人十字即王啓監厥亂  
為民之謫并上孩子句概斥王充為妄竊恐未然充於永

元中病卒尚在馬鄭之前其說豈反不足信與王楙野客  
漢人引經異盤庚心腹腎腸鄭本作憂腎腸文選魏都賦  
字皆不復出盤庚心腹腎腸鄭本作憂腎腸文選魏都賦  
張孟陽注引作優賢揚應鄭憂腎腸即優賢揚以形似而  
誤三國志管宣傳裴松之注可證近人已言之此卻非所  
見本異何氏焯校文選此注於盤庚下添一注字大非後  
案引作劉淵林注亦非

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向來聚訟記嘉慶丙寅  
歲客兩淮權署曾運使取此為經解題以試安定梅花兩  
書院生徒屬為校閱予於北江專主漢鄭氏宋蘇氏之說  
凡引漢志水經及朱蔡諸說皆所駁正蓋本國朝胡氏  
渭馮貢維指而又叅以宋儒易氏被曾氏駁程氏大昌諸

潘淵筆記 卷上

士

家與近儒齊氏召南李氏光地諸書之說皆符

蔡傳於太甲篇中辨改正朔不改月數於泰誓引歐陽氏  
辯文王不改元及康誥必以為武王時書之類說均未是  
予有辯論詳經歧臆案中然其於馬鄭王及偽孔諸說決  
擇從違若納于大麓禮于六宗彰厥有常其在祖甲各條  
精審之處亦復不少其於君奭力辯書序召公不悅句漢  
唐舊說之非尤為特識按蘇氏賦曰召公不悅蓋惟不當  
以書序為偽耳予於蔡傳悉以平心讀之不為元人陳  
朱祖義之墨守亦不為明人袁仁陳泰交之操牙嘗論  
氏尚書古文疏證固不刊寶書而其中於馮貢蔡傳所引  
漢書地理志除駁正外復得三十一條今細按之聞不免

毛舉細故有意吹求似亦在所可已也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偽孔傳以華蟲為雉與周官鄭注同  
以華蟲為一物孔疏引顧氏說華取文章雉取耿介謂  
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按隋書禮儀志引梁天監七年  
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  
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  
詳此則亦以華蟲為二物意當時諸儒於九章十二章必  
有異說不止一顧彪昭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亦以華蟲為二物今不可攷又武  
帝引孔安國曰華者花也今孔傳作華象草華無此語而  
花乃俗字斷非西漢人所宜有則是梁時所見偽孔傳又  
有別本豈如偽古文泰誓偽古文武成之皆有二本耶

潘淵筆記 卷上

士

康誥無我殄享句酒誥矧惟若時以下四句梓材越厥疆  
土於先王句召誥用顧畏于民岩句亦敢殄戮用义以下  
三句洛誥厥攸灼句王賓殺禮威權句蔡傳與孔傳句讀  
互異處皆以蔡說為優歐攸灼蔡從馬讀若時四句據從王安石讀  
蔡氏不信書序成周統感遷殷頑民之說故多士多方訓  
釋都異孔傳然於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句孔謂五年無  
過則還本土克闕於乃邑謀介句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  
亦不得反也納釋正文終是曲說愚嘗論書序不容誤而  
偽孔王肅之說實非屢求其說而不得姑識之以俟考  
無逸惠鮮寡寡孔傳云又加惠鮮乏鮮寡之人鮮字與寡  
寡一例釋文息淺反爾雅鮮訓善又訓罕訓寡皆古訓此



鮮字蓋同詩之鮮民詳鄭箋上下文義亦訓貧寡又詩小雅鴻雁篇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賜餼之鰥寡則哀之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正與此鮮乏鰥寡義同蔡傳解為生意則惠鮮與上懷保一例此真古文必不如偽古文之動多對偶偽傳雖不足據而此卻是古訓宗鄭學者亦斷以為非未免失攷且詩箋固鄭說也梓材敬寡屬婦亦當從孔傳不得作對文石

經作惠於矜寡此是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古文不與安國古文同  
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鄭注王伯厚云他無所考閻百詩引禮記疏康成詩譜云云子按此見檀弓太

禮記卷上

主

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疏云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此闕說所本然今魯頌鄭譜無此語周南召南鄭譜止言次子亦世守采地無君陳名正義曰且與夷次子名謚書傳無文雖毛詩禮記疏非盡出穎達一人之手故不同如此然亦見唐代經師不皆以君陳為周公之子穎達疏中所引鄭譜或亦是據坊記鄭注以意加君陳字耳宋林之奇引蘇氏及陳少南之說斷鄭說為非不為無見若汲郡古文沈約注以周平公即君陳此出於後人偽託尤不足據依

河圖洛書作黑白圖唐以前所無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河圖即八卦劉向父子班固並稱洛書有文穎達正義并詳其字數至於馬毛之旋龜文之圻則宋以前諸儒所說皆同惟宋末吳人俞氏玉吾著周易集說以尙書顧命文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與河圖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自有文者此解殊狹少時在都門及見河閒紀大宗伯聞其緒論斷以石文成字為洛書深駭盧辯明堂九室法龜文之說不知俞氏固已先言之

禮記卷上

西

君牙紀於太常正義引周禮司動司常皆作太常而各本周禮皆作大釋文無音按爾雅釋天郭璞注釋文大社音泰下大常同蓋指郭注引節服氏六人惟王之大常句而釋文於當句下亦無音岳氏刊正經傳沿革例所言皆不復出賓于四門鄭讀賓為儗謂舜為上儗以迎諸侯偽孔傳以為賓迎讀為賓客之賓左文十八年傳賓于四門杜注作賓禮子按此賓字似宜讀若多士篇子惟四方罔攸賓之賓徐邈云賓音殯馬云卻也詳卻氏有擯卻義古賓字與擯通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賓于四方流四凶族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史記五帝本紀敘四凶後即接以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疑此賓字與楚世家賓之南海義同即擯卻凶人於四方之意不



必與上下文兩納字一例孔疏云四罪者徵用之初卽流之是也鄭注謂流四凶族在治水功成後王肅難之按左傳明以流四凶族屬舜臣堯時是當在居攝之前又疏引傳三十三年襄二十一年傳亦是確證王氏後案主於發明鄭學故於王肅難鄭不得不爲之申駁遂舉孔疏所引傳文亦以爲不必泥顧家之說例固應爾揆之情事則有未允

釋文於舜典下云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七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類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繼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云云而穎達正義依劉炫本乃用姚方典所造多二十八字之僞孔傳其違異如此盧

清澤筆記 卷上

五

抱經學士文弼以爲陸氏所見與賈孔諸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本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卽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斯言良是此其兩傷之大者獨怪陸氏既用王肅本經文其於姚方典所增十二字則載而辯之至阮孝緒七略所有十六字則於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而慎繼五典以下乃仍用方典之僞孔傳是陸氏一人之書又復兩傷進退無據難以理求此必後人所改非元朗之舊而近時考據家或深詆元朗爲無識或又以爲一隙之明寃矣

禹貢九州下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又按劉熙釋名州注也是州字本合有專於切一音焦氏易林謙

之革西至平州與關我葦盧思吾故初爲韻此其證顧氏唐韻正於十八九州字下但著其與蕭宵有豪同用者他字或可如字讀魏晉人讀浮亦有作孚音者見陸機贈顧彥先詩浮與嶋爲韻周官禘牲禴馬杜子春日禴禘也後鄭讀爲誅是禴亦可作誅音易晉書也明夷誅也是畫亦可作注音

清澤筆記 卷上

五

無逸篇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疏引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云常事曰視非常曰觀釋文於左氏傳皆無音於穀梁觀魚則曰如字蓋皆作平聲按史記高祖本紀縱觀秦皇帝集解索隱亦皆無音而漢書高帝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觀工喚切則是游觀之觀亦讀去聲意徐仙民李軌諸人或音而陸氏削之費誓臣妾逋逃僞孔傳男曰臣女曰妾穎達疏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曰臣妾此說非也按史記魯世家襄陽集解引鄭注曰臣妾所役之屬本不言婦女且詳書意當指費地居民之臣妾言此逋逃者軍士毋得越逐而人得者又當敬遷其主下則言非逋逃而誘之者則有常刑篇首人無譚聽命鄭注本兼軍之士衆及費地之居民言故知此臣妾非軍之臣妾也後按以主薪汲者卽臣妾引觀後漢書馮緄傳張敞奉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請下吏案理

又南史徐君舊傳相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  
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便欲驅戰婦人君舊應  
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此雖一時俊辯亦見婦人在軍後世亦以為罕事孔疏附  
會之說蓋不足憑

定公元年傳命以伯禽劉炫以為伯禽亦是書名與康誥  
唐誥為類然洵如劉說則夫子刪書獨不錄宗國開基之  
命何耶按尚書百篇之外若史記殷本紀所引有大戊伏  
生尚書大傳所引有拚告漢書律歷志所引有月采豐刑  
墨子非樂篇所引有武觀非命篇所引有總德之屬其名  
皆不在百篇之數意秦火後亡之故司馬遷諸人僅傳有

潘綱筆記 卷上

七

百篇之目矣 國初孫寶訓遺以左傳此經致疑書序為  
偽蓋未深考秀水朱氏經義考見及之而語焉不詳茲申  
其說

毛詩序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顏師古匡經  
正俗云今人讀風為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  
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為諷又云風風也教  
也風以動之今人讀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案此蓋序釋風  
考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  
曰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子按顏所說所以風天下當  
讀如字與釋文同其云今人讀風為諷者乃徐邈音陸氏  
所云今不用者也風風也釋文並如字徐下音福風反崔

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  
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今從沈說是陸氏讀二字皆  
平聲至風以動之句則云如字又引沈福鳳反云今不用  
是陸氏亦讀作平聲即顏所云今人不作諷音者也顏於  
風天下句讀同德明於風以動之句讀從沈重知小顏與  
孔冲遠同定正義而其學本別有師承不出於陸其注漢  
書博采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諸家故於音義亦往往與陸  
氏有殊

潘綱筆記 卷上

六

詩序后妃之德也下本無鄭箋今汲古閣所刊毛詩正義  
於句下有開雅舊解至無所疑亂故也一段竝作大字而  
冠以箋字乃皆是陸氏釋文誤似為箋南北監本毛詩亦  
多以釋文混入注中

父母孔通竊以後漢書周髀傳所歎為確詰與韓詩外傳  
義同西河毛詩寫官記解通字凡三義說雖曲而感人乃  
深  
陸奎勳陸堂詩學王風辨力破范甯序數梁列黍離於  
風以為誣聖謂詩乃國史繫之不始孔子詩所由繫宜辨  
諸文義體裁音節其言是也然考鄭氏詩譜序孔疏云笙  
詩六篇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  
取而范甯序楊士勳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  
風體太師不得列之於雅頌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不得混  
之於風詩則是夫子不刪詩繫詩本國史及體裁音節之

說唐人固已言之士勳於范甯序疏又言仲尼刊正還同  
國風此正與朱子孔子不刪詩只是刊定之說符合降王  
進魯自是服鄭音之而疏家固不苟同陸堂蓋陰主其義  
而沒其所本耳

蜂蟻掘開傳箋疑皆未安廣川詩故云闕遺穴引管子  
堀闕得玉為證于按說文堀字下云突也引詩蜂蟻掘  
又掘字下云兔窟也徐錯繫傳引文子云兔走歸掘闕掘  
蓋即堀字之省意詩故說為是

匪風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傷疾驅非有道之車  
漢書王吉諫昌邑王疏引此詩云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傷傷者按儒林傳古詩學受於韓嬰

清湖筆記 卷上

九

此乃韓詩之說亦與毛同真漢人相傳古訓近王庶子經  
義述聞據左傳杜注及廣雅訓匪為彼遽以毛傳吉說為  
均失之近於有心立異又小雅菀柳無自離焉據廣雅離  
病也謂當本於三家明證以毛訓近為非考爾雅釋言  
履履也郭注親履者亦數亟者數也說文日部履日近  
也春秋傳曰私降履燕又黍部黏也春秋傳曰不義不  
和今本作履黏亦是近著之義又考工記弓人凡呢之類  
不能方法故書呢或作機杜子春讀為不義不呢之呢或  
為鞞鞞黏也呢即履字皆不訓病今僅執單詞孤證以破  
經師舊詁亦恐未然

雄雉自貽伊阻靜女貽我彤管釋文本亦作詒而於既詒

我肄自詒伊威詒厥孫謀君子有穀詒孫子皆作詒案說  
文詒相欺詒也一日遺也從言台聲說文繫傳臣錯曰一  
日遺乃與貽同音無貽字鉉本貽字在新附知詩中貽字  
均應作詒不當別出俗貽字

東山制彼裳衣鄭箋云女製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何義  
門讀書記云制彼裳衣者軍容不入國故歸者別製裳衣  
亦得為一義子按左哀公二十七年傳成子衣製杖戈杜  
預注製雨衣也恐此制彼裳衣裳上零雨來或同此製字  
然無他證未知誰得情矣

株林乘我乘駒駒應作騶錢竹汀詹事大所養新錄中引  
說文鄭箋及皇皇者華正義以證陸氏音義之為後人互  
易此說已見臧氏經義雜記而於毛傳大夫乘駒鄭箋馬  
六尺以下曰駒未為申嘶雖毛詩本古文多假借字詁訓  
傳往往以正字解經而此非其例蓋後人不知駒字古音  
之同駒既改正文遂舉毛傳鄭箋而并易之公羊傳何休  
注鄭大夫士曰駒竝同此例

清湖筆記 卷上

羊

漢諸葛公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魏高柔至抱文書而臥晉  
陶侃惜分陰梁徐勉還家大吹元魏韓麒麟置律坐旁唐  
岑文本理糧漕籍不去手皆所謂龜勉從事不敢告勞者  
嘗見高言清靜坐嘯自安畫諾則棄之責倅決事則委之  
屬吏虛名徒擁百弊叢滋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吾願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也

霍光之於上官父子梁冀之於孫氏諸黨實惡之於鄧曼  
郭璋楊駿之於段廣張邵皆以葭莩密戚援引同升于預  
政權卒歸兩敗南山篇云瑣瑣烟亞則無應仕正月篇云  
洽比其鄰昏烟孔云乘國政者可弗鑿諸

雨無正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惠氏古義引後漢書注韓詩  
淪胥作薰胥鋪作痛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使無罪之  
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據此則字雖與毛  
異而於毛傳所云使無罪者牽率相引而徧得罪其義則  
同淪胥不過訓相率耳按惠引後漢書是蔡邕傳詩文  
章懷注引韓詩作動胥動帥也不  
作薰惠亦小義注又引前書云史遷重胥以刑乃作乃惠  
重又引音義云謂相薰蒸得罪也則亦同相率義  
氏又據易虞仲翔本以薰通聞兼引漢書注應劭音灼諸

潘濶筆記 卷上

三

說及呂氏春秋高誘注以淪胥為胥靡之刑遽斷毛公為  
誤此穿鑿之失也無論漢書諸注本有差爽未可盡憑  
古攷例云屬應高誘注呂氏春秋雖稱依先師舊訓而砥  
樁在所不免如怡履之機誤引不得據東漢人無證孤文  
詩薄送我戲之類附會通借以輕議毛公并違韓說按今漢書楚元王傳  
此或是在齊魯二家之說非毛亦非韓也即如古義所云則小旻詩云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敗抑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又作何解  
亦將以為薰胥之刑乎此通彼絀其俱甚矣

十月詩以下雨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毛以為幽王鄭以為  
厲王謂毛公作詁訓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按此似後人  
移置經文之所始然攷詩譜序疏引鄭荅張逸云詩本無

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則毛公時本無一定篇次或  
就所傳而列之非意為顛倒且疏引孫毓評中明云毛公  
大儒明於訓詁篇意誠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  
則仍非後儒所得藉口已

劉向列女傳以以畜寡人為衛夫人定姜之詩鄭注坊記  
時未見毛傳亦以為定姜釋文云此是魯詩王伯厚詩考  
後序云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  
詩也因是以推魯季敬姜條引詩曰君子有穀詒厥孫子  
此亦必是魯詩多一厥字而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孫子詒  
于孫子皆是妄加也其說恐非

潘濶筆記 卷上

三

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蓋古語恐非三壽子按漢書禮樂志  
注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  
曰漢直以一公為三老用大夫為五更又文選張平子東  
京賦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李善注毛詩云  
三壽作朋蓋漢魏以來相傳有此訓而鄭說獨異伯厚傳  
未檢及近有謂鄭三卿即指三老子謂鄭於禮記文王世  
子注既以三老五更為各一人則無緣以此三卿為三老  
矣

殷武稼穡匪解箋疏以諸侯朝覲我殷王不責其罪過惟  
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據此蓋  
可見臣工詩新畬來牟之為諸侯助祭而歸戒勅之詞所

謂周因於殷禮也不得如朱子戒農官之說

毛詩漢時未立學官按前書儒林傳贊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似平帝時曾立學漢儒說詩皆本魯齊韓三家其異字異義之

見於諸經注疏釋文史漢注漢石經殘碑說文而外其分

見於著述者則若桓寬鹽鐵論劉向列女傳說苑新序班

固白虎通義王符潛夫論應劭風俗通義蔡中郎集蔡邕

琴操及文選注唐宋類書所引其為王伯厚詩攷所未收

者固已不少而於一家之學亦各有師承不皆符合許君

說文自敘言其偶詩毛氏而所引與毛異者甚多且有同

偶一經而文異者此蓋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之故即

大毛公親受業於荀卿而荀子正名臣道諸篇所引六條

清瀾筆記 卷上

幸

皆殊毛義足知師徒授受亦有分歧非全墨守此說已見

君大略詩古訓自敘中子按陸氏釋文續可證自舉業家守一先

生之言見先儒古訓異於功令所頒者輒驚若河漢不知

朱子作詩集傳其間意眇指博采韓詩序儀禮國語戰國

策楚辭匡衡劉向諸說詩攷所謂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

陋者釐然具在今人習讀而忘其說之所自殆非朱子意

也學者罔羅遺佚以扶微學廣異聞不必如曲徇漢學者

拘牽古義穿鑿附會亦烏可執一忘萬以貽笑通儒乎惟

決擇之間要貴識力如明人郭子章輩誤信豐坊偽撰之

魯詩世學以炫異售欺則有大不可者耳

據梅迨其謂之毛傳於謂無訓鄭訓謂為勤不若朱傳但

相告語不待備禮為是朱原本毛義也戴岷隱以此為女

父擇婿之詩則謂之者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此不待

備禮毛鄭皆據禮之變言若常禮則必備禮儀禮昏禮納

采賈疏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

不言納女氏已許也納吉男家卜吉復恐女家翻悔故更

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已成復恐女家不受

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

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曲禮女子許嫁纓鄭注有從人

之端也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為成人曾子問女未

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

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婿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

也未成婦謂未成子婦非夫婦此處見指舅姑已又取女

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

未定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由上諸說推之則納采問

名納吉昏禮之未成者也至納幣請期而夫婦之義已定

故笄以表其成人禮以明其有所繫屬由是而親迎而同

牢而見舅姑事之常也其或不幸而婿死則有斬衰而弔

之義禮婦人不二斬故為夫斬則為父母期此斬雖弔服

既葬而除然以婿齊衰對觀之則固以婦禮自處矣其既

除之後從父母之命而改嫁禮之常也其有守從一之義

終身不嫁且有適婿家而事其父母為之立後者此可謂

之過禮而不可謂之非禮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

之道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婿不親迎比之於奔子謂此論過矣今所謂受聘即古之納幣六禮至納幣已幾於成所少者請期親迎耳其許嫁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女子以身自許古有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行若召南申女者蓋自納采以至納徵之禮不備不聞於納幣之後而猶可謂之禮不備也善乎朱檢討之言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恆而始之以感男女異室火澤相睽自委禽納幣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恆其德也近時江都汪明經中著述學二卷中有女子許嫁而婿死從死及守志議以爲昏姻之禮成於

潘澗筆記 卷上

五

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且云女事夫猶臣事君若使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必爲狂易失心之人以比女子許字未嫁而殉身者予謂此論尤慎矣女子未嫁而殉夫此謂過禮之中又過禮焉則可而以爲狂易失心則大不可即以君臣之義擬之女雖未嫁業經受幣此如列國之士或弓招幣聘已許策名即此身尙未登朝而君臣之義固定乃於此將仕未仕之際不幸國君有故往而殉之則君子或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身而已而謂之狂易失心安乎否乎又周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注謂生特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而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賈

疏不言殤聚者舉女殤男可知也詳此經嫁殤與遷葬不過成人未成人之分皆指在生時本無昏姻之禮者言如志鄒裂王冲傳爲媵張氏亡女與合葬亦是死後方媵非生前許字者若女子受聘則以成人之道待之不可爲殤亦不可謂之非禮相接朱檢討於許字之女許其趨喪而哭而於合葬則引嫁殤之禮以爲不可以亦未審竊以守志在母家者則猶純乎女之道其合葬不可也或出於過禮而爲之往哭且爲之事父母爲之立後則已純乎婦之道似不必泥未廟見歸葬之文竟援附也合之之例是亦亡於禮者之禮所謂緣情制緣義起者願更論於知禮之君子焉

潘澗筆記 卷上

五

潘澗筆記卷上終



鎮洋 彭兆孫 湘涵

周官酒正鄭注如今鄭白矣釋文鄭白即今之白醴酒也宜作醴作鄭假借也在何反賈疏云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予按史記集解引孫檢云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讀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郎今皆作鄭所由亂也又按漢書高帝紀注臣瓚亦音南陽之鄭為讚師古曰瓚說是也但鄭字別有郎音是以沛之郎縣史記漢書皆作鄭字明其音同也詳諸說是沛郡之鄭字本作郎以鄭別有郎音而又字形相近遂以代郎致郎鄭不分鄭君時二字相消已

潘淵筆記 卷下

久遂復以鄭作醴玉篇於郎字下云沛郡縣亦作郎陸氏以為假借似小誤許君說文敘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此鄭字是時俗通用未可云假借至賈疏云南陽地則本班固泗水亭碑鄭與何同韻實與史漢注讀讀相違

鞏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賈疏樹渠者非直溝渠有樹渠上亦有樹也詳此經自以城郭為一類溝池為一類則訓車罔見車人渠三在國語則訓為橋見吳語文犀之皆不指溝渠之渠而於此經樹渠亦不合惟墨子備城門為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袤十二尺淮南子汜論訓渠橋以守高誘

注云渠漸也高又注甲名引國語此不取此漸字疑即史記司馬相如傳隨牆填塹之塹兵略訓莫不設渠塹傳堞而守此渠同

塹之證又漢書鼂錯傳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注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注引墨子師古以蘇說為是則墨子之渠荅又非此之渠荅要皆非水所居之渠因思此經樹字乃是樹之林以為阻固而下渠字即淮南之渠塹是坑塹之類與溝池有水者異若漢書之渠荅乃掘塹而布鐵蒺藜耳經義述聞有此條以渠為籬落謂渠或作據又作据引廣雅據也元注地與籬同釋名青徐謂籬曰据為證與郎意異

潘淵筆記 卷下

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鄭注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賈疏恐囚虛承其罪十日不羈即是其實然後向外朝對眾更詢乃與之罪按唐律又有主守導令囚羈異條後世所謂羈供本此又後漢書杜林傳增科禁奏臣愚曰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後世所謂翻案本此

周官楊棄二字如職幣泉府職金則楊棄是以版書表物蓋牌子之屬如蜡氏司烜氏則楊棄是楸杙之屬楸同楸不過作表識解所謂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棄者正是以版木表識故字皆从木書是錄記非典籍之謂詳釋蓋盛告深鄭注謂檄識也賈疏六棄之上皆為檄識詳釋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按此亦是楊棄之類但用旌用木小向見王述庵司寇有五經楊棄一書棄本此蓋但見職金注文意取表識遽以名書而未詳究字義并亦忘其為



非吉語

量人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鄭注書地謂方圖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奏之遠近賈疏鄭以地中有平廣兼山川之等故云書地謂方圖山川之廣狹也支謂支分湊謂臻湊道涂有支分及相臻湊遠近按音書裴秀製禹貢地域圖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據鄭注之方圖即裴序之分率準望鄭注之山川廣狹即裴序之高下方邪迂直鄭注之支湊遠近即裴序之道里蓋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此如後世之輿地圖僅舉大槩鄭注如今司空

潘澗筆記 卷下

三

輿圖與量人所書則凡每國每方條分縷晰與圖相表裏其方圖山川廣狹必準虛空鳥道以定數所謂準望而高下方邪迂直尚有非圖所能全具者則別自詳書之此量人之書地所以與大司徒職方氏之圖相輔而行也唐杜氏通典元和郡縣志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皆於州郡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數至今沿之鄭所謂書涂支湊之遠近其制猶存而書地之法則晉裴氏之規制既無可徵後之志輿地者遂僅有分率道里而準望高下方邪迂直所以書輿圖相輔之法皆不可見矣唐會要諸州圖每三同漢時之郡國輿地圖宋以後名閭年圖漢隸于司空唐隸於職方猶周之太司徒職方氏所掌而量人書地書涂之職

梓人賈疏鄭駁五經異義曰解字角旁支汝頰之間師讀

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解旁著氏則與解相涉學者多聞解寡聞解寫此書亂之而作解耳按說文解从角單聲又解字云或从辰解字云禮經解據此解字即鄭所云古書解字即鄭所云今禮解一从單一从辰皆以為聲即从氏亦是古音與民相近與从單从辰皆可通徐鉉本載孫愜唐韻作之義切則依汝頰師讀所作角旁支得聲古音必另有从單之切說文於禪禪痺彈諸字从單得聲者皆可證又說文解小解也从角且聲唐韻徒早切意解音亦必近之今解字玉篇僅有之豉一切廣韻僅有支義一切而从單从辰从氏得聲之音遂廢雖辰古音同祁與从

潘澗筆記 卷下

四

氏从支亦通而徐鉉云當从戰省乃得聲則與之義切為古雙聲假借之音依說文例凡曰讀若者或取正音或取轉音如椶字从木爰聲讀若指搗之屬此是轉音而解字不言讀若則从單聲自有正音可知鼎臣謂从戰省乃得聲亦未是  
小胥全為肆肆古文作籀說文帝部虞曰籀類于上帝惠氏以為易象傳之彖即此籀字从彖字省作彖彖部彖彖走也从彖从豕省通貫切非易傳之彖予按易繫辭彖者材也讀若肆乃與材協上文彖也者像也下文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正是確據又按說文彖讀若屬彖从彖亦得有近居例切一音而許君既未著从彖从豕得聲之說

後人但知通貫切一音然考互部彖禾也从互从禾讀若  
弛彖从互从禾省戴侗六書故以為彖彖本一字說文分  
為二非則彖元有弛音類篇作賞氏切又考說文心部有  
彖字怨恨也从心彖聲讀若朕戶佳切臣鉉等云彖非聲未  
詳此正是大徐不知古音彖之从互得聲與戶佳切古音  
自通也易正義引褚氏莊氏竝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  
此齊梁間師讀僅知有通貫切之故若彖字則與彖籀字  
自可通不必定以易傳之彖字為非

樂師詔來瞽臯舞先鄭破瞽為鼓破臯為告又云字或為  
瞽後鄭從之按說文本部臯引周禮曰詔來鼓臯舞鼓字  
同先鄭而臯不作告許君與先鄭所據皆古文周官而字

潘瀾筆記 卷下

五

或作鼓或作臯則所見本又異他文放此

夏官司燿與秋官司烜鄭注音義各別說文於燿字下引  
司燿而烜字為燿之重文此非許君之誤按司烜鄭注讀  
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為烜鄭司農云當為烜必許所見  
本不作烜與先鄭異義若司燿之燿故書燿為燿杜子春  
云燿當為燿書亦或為燿許所見與杜所見故書異而與  
或本同

若族氏先鄭讀若為撻後鄭謂若古字从石折聲疏云先  
鄭意以為杖撻破之故從撻後鄭意以石物等投擲為義  
故不從先鄭按說文石部若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从  
石折聲周禮有若族氏詳字義是撻石物而墮之故从石

折聲說文手部撻投也唐韻直隻切蓋即古擲字又摘从  
手畜聲一曰指近之也摘與撻字異此上摘山巖之摘亦  
應作撻先鄭讀若作撻不過未據若字形聲為訓而義與  
後鄭用石物撻擲意亦同賈疏斷以為杖撻破之故後鄭  
不從未詳所謂西京賦又族之所撻擲族為父取此殆同  
杖撻義然司農自訓族為爵族之族猶言  
鳥巢不與  
張賦同也

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說文作璽與先  
鄭讀龍義合侯用瓚伯  
用將注謂龍瓚將皆雜名釋文將如字按將無雜訓錢詹  
事潛研堂答問據說文玉部瓚字下引作埒玉石半相埒  
也斷為埒字其說是矣按此說已見  
惠氏禮記然說文土部埒本訓  
卑垣封人社埒鄭注埒謂壇及埒埒也即此埒字不作等

潘瀾筆記 卷下

六

璽義等埒之訓於史有之而經與未見疑此將字或是鈔  
字按考工記此經注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  
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疏引盈不足術  
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按冶氏重三鈔注引說  
文解字云鈔緩也三鈔為一斤四兩疏謂許氏以此鈔與  
尙書緩為一鈔緩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為緩  
是鈔之輕重久無明證鄭意以此經伯用將將或當作鈔  
是以玉石輕重言之伯子男三玉二石當時必有銖兩輕  
重之制而今不可考此與賈疏七兩六兩之義大略相近  
似較等埒之義為安或許君所見則作埒耳然鈔論輕重  
與用龍用瓚之例又違亦未敢決姑備一義要之將字則

必係傳寫之誤

由禮毋不敬句釋文母字與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  
朱點母字以作母音非也按此卽俗所謂圈聲之說唐以  
前人則用點謂之點發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  
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人若發  
平聲每從寅起守節唐人德明又較前蓋自四聲別而  
點發之例與點發興而古音之通廢齊梁以來論音論義  
愈推愈密而俗音俗字亦由此滋繁

檀弓大功廢業鄭無注按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  
也以上文侍坐於先生例之鄭注自確廢業句因已見故  
不復著意亦同請業之業顧氏日知錄以廢業爲庚業之

清湖筆記 卷下

七

業斷宋徐爰說爲誤論固通然以生徒所執之業謂三代  
詩書之文竝無此義於曲禮但引所習必有業而未引請  
業句以失檢禮記雖雜采他書其原要出於孔子之徒鄭  
注篇卷亦必有師承未可謂古無其義文王世子樂正司  
業孔疏亦謂詩書  
之業顧氏所據歸  
崇敬一人之言耳夏后氏聖周鄭注火熱曰聖燒土冷以  
周于棺也引弟子職曰右手折聖釋文管子云左手執燭  
右手折聖聖燭頭燼也孔疏引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  
手折聖鄭云折聖者卽是正除之義按今管子弟子職篇  
作右手執燭左手正櫛上文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同聖  
廣雅作櫛正櫛卽孔所謂正除義疑孔疏所引之管子本  
作正聖故下曰鄭云折聖者卽是正除之義今注疏本亦

作折聖蓋非至管子與注疏左右手互異或所見本不同  
或傳寫誤例

月令養幼少存諸孤鄭注但曰助生氣也未詳其制於周  
官慈幼下注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賈疏云皆  
是越語范蠡欲速報吳爲此權禮鄭引之者見其愛幼少  
之法不必盡如其禮按周先王時比使之保問使之受鄣  
使之救州使之賜所謂大道之行人不獨子其子必無有  
棄而不舉者而又閭史書其名司民登其數王制有常餼  
門關有委積其所以養之存之之法必有一定科條特經  
典未之詳載漢書高帝紀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不  
役使也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

清湖筆記 卷下

八

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  
一歲著目爲令三年春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惜  
恒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  
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據此則漢律本有養幼少存諸  
孤之條幼少卽有子不能養食者諸孤卽無父母親屬者  
此與死事之孤與皆官爲稟給帝時申明之意三代時立法必尙  
有加於漢若越語三人與母二人與餼乃指一產三子及  
雙生者而言其生丈夫女子不過壺酒大豚非有常餼賈  
公彥所謂鄭引越語不必盡如其禮蓋必周時之政視越  
國之法有加非轉不及也自常餼稟給之法廢而京漢之  
季賈彪爲新息長嚴不養子之制民間乃有賈子賈父之

稱遂以王政之常經爲循良之異績矣今育嬰堂之設雖不隸於官而郡邑之好義者爲之則猶有周官比閭州鄭保受調教之意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夫內則衣裳綻裂釋文綻或作綻按後漢書崔寔傳注引此文作綻說文作袒系部無綻字近儒論元朗釋文多俗字此又其一

樂記天子夾振孔疏引王肅聖證論據家語難鄭馬昭申鄭孔晁又難馬昭然肅雖有意難鄭如此經分句卻以肅說爲優

檀弓公瞿然失席釋文本又作懼紀具反按漢書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音居具

清湖筆記 卷下

九

反後漢書何敞傳由安懼然不敢荅章懷注懼音紀俱反據此是懼懼字皆有平去二音而玉篇懼字僅有渠句切廣韻九魚十虞皆無懼字則章懷注中俱乃具之誤

南不盡衡山應氏鏞曰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粵未盡開也杜氏通典謂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謂之南越以晉隋二書謂交廣屬禹貢揚州之域爲非胡朏明本此作禹貢雖指因謂嶺南虞舜聲教所不及而史遷之所謂南撫交趾韓昌黎詩所謂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暨冠裾皆不之信問百詩潛邱劄記中詳辨之且稱朏明歎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奈何于向讀堯典宅南交及禹貢朔南暨聲教句於胡朏明之說殊有未安然閻氏引

清湖筆記 卷下

十

詩于疆于理至於南海以爲卽嶺南地此說義門讀書記亦同之于竊謂此言伐淮夷事古稱淮多及于海如魯頌言淮夷則云至于海邦此南海亦承淮夷言之無緣遠及子嶺南卽春秋楚地雖廣不瀕於海屈完云寡人處南海子囊云奄征南海亦不過當時口語如四海海內之類非指今之廣州此不足爲確證惟按逸周書王會解云南人至衆皆北嚮孔晁注云南人南越又伊尹爲四方獻令云丁南甌鄧桂國蓋卽百越之地據王制鄭注殷承夏衰地狹於周至周公斥大九州復唐虞舊制伊尹於成湯時甌鄧桂國尙服屬貢獻豈唐虞聲教所及轉隘於夏末殷初耶又藝文類聚引太康地記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趾以爲名虞之南極也又揚雄交州箴曰周公攝許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遂叛以上諸條差足證嶺南於唐虞殷周時皆通中國因舊王制正義引鄭荅臨頌云孟子當紂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彼時楚方強盛南徼之地爲所隔限聲教不通先王時砥屬所及旣不復知而秦王翦南征百越之君事又在後灼知爲周末時人之語而漢博士采之耳應氏之說非是

投壺鄭注圓者擊聲釋文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按周官鼗鐸鄭注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聞鼗聲不過關鐸聲不過琅又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鏗鏘鏘鏘文選作鏗鏘闔鞞李善注闔鞞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鏘

字書曰鞀鼓聲圍與鞀鞀與鞀古字通據此鞀鞀鞀鞀四  
字皆通用而鞀字有鶴場近地義亦可借作鞀聲之下  
本釋故陸用之闕釋文吐剛反集韻又音湯與鞀同然則  
司馬法之闕闕卽上林賦之闕鞀矣鼓聲不過闕三句今  
重雕宋本司馬法無之玩文義或當在嚴位篇殆唐以後  
佚去

重主道也鄭注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  
用桑練主用栗孔疏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此據天子諸  
侯有主者言之左氏哀十六年傳使貳車反祔于西圃杜  
注祔藏主石函孔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  
祭法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

潘瀾筆記 卷下

士

惺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惺之  
反祔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姑姓春秋時惟南燕姑姓孔  
氏仕衛已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知是  
僭爲之耳此孔本鄭義謂大夫士無主而魏書禮志清河  
王懌議曰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惺反祔載之  
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記祖考  
何可無主此引孔惺以證大夫有主不用鄭義饋食設主  
見於逸禮當必有徵而今無考又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  
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按左傳莊十四年典司  
宗祔注藏主石室昭十八年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注廟  
主石函或云石室或云石函而主則要皆用木觀哀十六

年得祔於橐中之文似石函近之當是石室內又爲石函  
公羊傳作僖公主何休注諸侯長一尺則固可以置橐中  
也至說文大夫以石爲主於禮無考或亦出於逸禮漢時  
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以無師說而未注叔重固當見之後  
逸書逸禮雖皆亡於永嘉而北朝學者或尚有見之之人  
故清河王懌得據以議禮若惠氏於說文引管子山至篇  
云云則尚非大夫用石之明證

大學之大當讀太親民之親不當讀親身有所之身當如  
字說詳李恕谷塏所著大學辯業中其論格物專指博文  
六藝鄭君之以格訓來朱子之以物訓事皆所駁正恕谷  
學出毛西河而論格物則與毛據選注蒼頡篇訓量度又

潘瀾筆記 卷下

士

異毛以格物卽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莫說蓋本末人參氏  
立武而惠氏士奇大學說亦同之  
管子君臣篇書同名車同軌此名卽文之確據毛氏四書  
正事書同文條錢氏經史答問正名條皆失引此  
元陳澧雲莊禮記集說於科舉所用諸經說爲下朱竹垞  
檢討詆爲兎園冊子納喇侍衛至特作補正以糾之然澧  
序中固云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可知此  
書不過爲鄉塾啓蒙之用本非敢與鄭孔抗衡正不必以  
疏漏病之明洪武時尚不用以試士至永樂中纂修大全  
始主澧說而以之列於學官此自胡廣諸人之陋當亦非  
東滙所安耳

儀禮司射猶拔一个注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侯猶拔之者君子不必也侯字賈疏引作矣矣字是喪服直經大搨左右在下注盃手曰搨搨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左右字賈疏引作本本字是

士虞禮魚腊爨亞之注爨竈疏周公經爲爨至孔子時爲竈故王孫賈問孔子曰與其媚爲奧宜媚於竈是前後異名故鄭據後決前也媚爲奧爲字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饋爨於西堂下疏仍引作媚於奧按于字古通爲士冠禮字辭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讀于曰爲而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文選張載注左思賦李善注謝眺詩王融序引詩兩于字皆作爲知唐以前本別有作

潘淵筆記 卷下

圭

爲者此論語媚爲奧正同此例釋文於詩於論語均未之出賈公彥所見當作爲特牲饋食禮引作於兩引歧異或是後人所改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官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鄭注妻穉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以下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賈疏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謂子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已與繼父皆有大功內親

或不爲已築官廟三者一事闕雖同居亦名不同居繼父全不服之矣竊嘗推尋傳義自緣同居繼父代營宗祀有教養成立之恩故爲之服齊衰期後或繼父有子令前夫之子異居則服齊衰三月所謂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也至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乃是母嫁子未隨往或隨往而未嘗教養成立即轉育於他人者是未有恩親故不爲之服鄭注以恩服爾正體傳義自賈疏過泥其說遂謂三者闕一雖同居亦名不同居然則已或雖有同財大功之內親而人情變遷萬一不能共活或繼父先已有子爲同財大功之內親而亦爲已築官廟奉先祀其恩遂可置而不問乎凡民亦知其不可矣庶人無廟卽代延香火者亦可

潘淵筆記 卷下

古

由此推之疏說非是顧氏曰知錄并傳不之信亦未是又按家語曲禮子貢問篇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此不同居之繼父卽傳所謂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者故不爲之服齊衰三月也而同居異父之昆弟從爲之服究無定制禮弓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曰魯人則爲之齊衰游夏親受業聖門而所言歧異如此鄭謂親者屬王肅難之肅又謂繼父服齊衰子降一等故大功馬昭張融駁之魏高堂隆以爲同母異父之昆弟異族無屬於禮不當有服卽同居亦當在同舉總之例無絲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其說是矣



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子本在不出故得內名也外內兄弟之辨如此今人以內兄弟稱其妻之兄弟誤甚此說前人已引傳長虞陸韓卿諸詩正之而彰彰見於儀禮者轉不之引何耶

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洪興祖慶善春秋本旨二十卷其序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觀此數言足盡宋人說春秋之弊按興祖以忤秦檜貶韶州雖與胡氏安國並時其說春秋必非胡氏借經義以諷時者比

潛淵筆記 卷下

五

尤非前之孫明復後之趙鵬飛揚啖趙之餘波棄傳從經深文刻論者所能幾及而紹聖間涪陵崔子方彥直所著春秋經解本例例要謂春秋固有例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當亦非洪氏所許也洪氏之書惜不可見今惟楚詞補注行於世洪氏又有周易古今考異釋疑一卷見宋史藝文志古文孝經序贊一卷見明鄭世子書目今亦不存

左氏紀事與他書違異者孔疏一以左氏爲斷此雖疏家之例然亦可省異同轆轤之疑略舉數例於此晉趙莊姬傳疏史記又稱有屠岸賈云云妄說不可從后羿自鉏疏夏本紀不言羿泥事是馬遷說之疏也啓蟄而郊疏據傳

獻子此言郊天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正月日至二女不同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尹公佗疏孟子云云姓名略同行義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辯士之言或當假爲之詞此傳應是實也苗賁皇曰疏傳言苗賁皇之爲楚語云雍子之爲或邱明傳聞兩說兩記之膳宰屠蒯疏禮記記此事飲酒事同而其言盡別記是傳聞當傳實而記虛也是四國者疏劉炫舉國語作三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真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

潛淵筆記 卷下

六

穀陽豎獻飲于子反疏按呂氏春秋荆其王與晉厲公戰于郟陵云云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詞所說既殊其文亦異凡周秦以後諸子之書所載事實歧互處不遇以此例之不必治絲而棼襄十四年傳晉爲詩疏引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陳曲韋昭云晉陳樂曲獻之於王近人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中引表記正義而失引此其次有立言疏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按穎達雖經師而唐書本傳稱其善屬文故其持論可以文章騷賦列於立言之科異乎後之藉口儒林鄙夷文苑者昭二十七年傳是無若我何疏引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



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予家自漢長平侯  
師事張禹以治易名著有易傳見冊府元龜而今諸經疏  
中未傳其隻字此孔疏所引乃我家經師之僅見者

鄭文夫人姜氏芊氏疏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  
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恣不知禮也後世劉聰  
三后天元五后乃於此濫觴

哀八年傳何故使我水滋釋文本亦作茲子絲反濁也字  
林黑也按說文茲下引此經則茲乃本字水旁爲後人所  
加釋文多俗字此亦其一呂氏春秋謹聽篇觀世篇兩引  
太公釣于滋泉並應作茲

公羊徐彥疏問曰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

清濁筆記 卷下

王

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蒼  
曰孔子見西狩獲麟知周將亡又見天命有改制作之意  
故用夏殷之易矣按儀禮冠禮筮人執筮賈疏引演孔圖  
卜得陽豫之卦謂大夫卜筮皆不常據一代之殆是也若  
如徐疏所說則聖人身當周代豫懷貳心棄文王周公之  
書而信災祥小數乃生今反古爲下而倍之尤者知其說  
之必不然

漢建初時左氏尙未立學官賈景伯至附會圖讖明漢爲  
曉後之見於左氏以求道通見左傳其處者爲劉氏句孔  
疏後漢書鄭范陳賈傳論注  
此在東漢緯學方盛之時欲藉此以興立廢學事或有之  
獨怪何邵公生當桓靈之間公羊自西京以來久立於學

雖以鄭衆陳元賈逵之言卒不能奪又當時曾禁讖緯故  
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見賈疏而邵公又遭黨禁廢網

何取乎動引茲緯文致受命之祥如獲麟注一則曰制作  
道備當授漢再則曰爲漢作撥亂之法若媚世之所爲乎  
況傳稱邵公追述李育意旨難二傳而李育在永平建初  
間目前世陳元范升更相非折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

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邵公既述育意尤不應多引圖讖  
與育乖違竊意東漢當桓靈時傳仲師景伯之業者居多  
皆習左氏古學而范書稱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  
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以  
求合其私文者必其時公羊家如戴宏之徒師傳漸微不

清濁筆記 卷下

末

敵左氏邵公自序中所謂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且恐  
亦有私行金貨以謀奪公羊者故專以申公羊爲己任欲  
申公羊不得不侈陳符瑞以求當於世主且以壓伏羣儒  
其用心蓋與景伯之於左氏同時主既不重經而重讖本  
漢書章儒者即假內學以求通非徒習尙蓋有隱衷此蔚  
宗之論所以爲可悲也晁氏公武但以陋儒阿世病之淺  
矣始知桓譚尹敏張衡荀悅諸人真豪傑之士

穀梁傳范甯序石渠分爭之說釋文云漢宣帝時使諸儒  
講論同異於石渠閣也按漢書劉向傳會初立穀梁春秋  
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儒林傳迺召五經名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曰經

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曉伊推朱顛穀梁議  
耶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  
請內侍耶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耶王亥各五人議  
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臣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  
梁之學大盛師古注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  
則所謂大議殿中者即在此間范序所云分爭之說即指  
公穀兩家立論之事故下文云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  
辯訥也而楊士助疏乃云分爭者若劉歆欲專立左氏移  
書太常儒不從反爲排擠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  
喧囂是也此是前漢哀帝後漢光武時欲立左氏學之事  
於宣帝石渠講論無涉九與立穀梁之學事無涉是楊氏

清漢書記

卷下

九

之誤又楊疏以石渠爲漢之學名亦誤

范甯注穀梁其於傳義未安者輒曰甯未詳且多引異說  
如曹伯終生卒引徐乾說與其苾蒨氏之駁不同至若敗  
莒師傳引江熙說則直不信傳季友手搏之事此類正范  
氏之矜慎說經不依傳曲護非若何休墨守公羊至於附  
會謬誕故晁氏說之晁氏公武黃氏震王氏應麟家氏鉉  
翁呂氏大圭諸儒皆稱甯注之長而文中子則已先言之  
中說天地篇云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詰衆傳此  
正明范氏說經之善下又云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  
之罪也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蓋九師與而  
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推文中之意雖欲棄傳從經而

下仍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必也傳又不可廢也然則文  
中但不欲人泥三傳以說經非盡排三傳而逞臆見也自  
陸淳承啖助趙匡之說不信左氏然猶左祖公穀至韓昌  
黎贈盧仝詩遂有春秋三傳東高閣之語此宋元諸儒廢  
傳空談之所祖論者皆歸咎於啖趙不知其說實自文中  
子辨之後乃變本加厲耳文中子雖非真本要爲其子福  
郊福時所依託究在啖趙之前若以爲阮逸偽造則不然  
盧仝春秋摘微見於馬氏通考中與書目而今不存許觀  
彥周詩話稱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詞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爲多後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  
不妄許人按宋孫明復以後說春秋者多廢三傳惟蘇氏

清漢書記

卷下

羊

轍作集傳獨主左氏兼取公穀欲矯當時之弊彥周論詩  
多宗蘇氏而盛稱玉川之傳則與子由所見又違

孝經天之經地之義等句皆左氏傳所載朱子遂以孝經  
爲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前毛西河孝經問已引論語  
克己復禮爲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見於左傳  
者辨之于又接管子小問篇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逸周  
書程典篇引參分天下有其二皆古志遺文非夫子辨言  
孝經諸句亦是此類而王氏應麟云左氏粗闕闕里緒言  
每每引用此亦一說毛氏未引  
孝經自司馬溫公范蜀公專主古文而朱子刊誤亦用古  
文本今之論者遂謂自此以後講學家務黜鄭而尊朱不

得不黜今文孝經而崇古文釀為爭端垂數百年以予考之皆後人之失也當日温公作指解雖主古文而全載元宗今文注知古今文本無甚殊若朱子則古文今文均所致疑其作刊誤不過姑據温公注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此元吳氏激之言雖意主今文故有此論而朱子之書具在於傳之六章兼用今文且全書刪去古文二百二十三字此自是朱子一家之學於今古文兩無偏主後人不詳究朱子義別違欲黜廢今文是不但非唐司馬貞所料即朱子而在亦不以爲臆也

呂氏春秋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至和其民人七句與今文孝經諸侯章一字無異黃東發云

潘綱筆記 卷下

圭

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予謂周末時所見如此益足解朱子之疑且可證孔壁古文之必無大異說文用古文孝經而尻字下引仲尼居無閒字亦一證毛氏以說文爲本杜林漆

齊古文此釋說

唐劉知幾立十二驗以證鄭注孝經之偽其第九驗中引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崧等其載鄭注皆無孝經而朱氏經義考據太平御覽引後漢書南城山石室是康成注孝經處以爲范史無其文未知爲袁山崧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歟夫知幾明言薛瑩袁山崧皆無鄭注孝經何又作疑詞蓋朱氏徒以范書鄭傳章懷注云謝承書不言注孝經但舉謝承未及袁薛故疑其或

有而未詳檢知幾元議遂有此失王伯厚以鄭注爲小同之說亦未審是否

諫諍章是何言與下俗刊有言之不通也五字此温公指解中語誤入經文王伯厚已言之今注疏本尙不誤而近有刻古文孝經全文者乃仍其誤此非何邵公所謂失其句讀甚可閤笑者耶

孝治章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可見聖人  
不以臣妾並妻子邢昺疏引哀公問九是確據宋熊禾序  
董氏鼎孝經大義以司馬貞去閨門一章卒啓元宗無禮  
無度之說此龜言也元宗正以不知重妻子之義故王后  
廢承謙死麗妃以倡進武楊以寵升若如閨門章比妻子

潘綱筆記 卷下

圭

臣妾於百姓徒役正可援爲口實黜陟自由而何廢經啓禍之有

漢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載孝經一篇十八年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又云長孫氏江翁后著翼奉張禹各自名家今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然則長孫氏亦傳今文孝經亦止十八章明甚而隋經籍志稱長孫有閨門一章此語他書未見未詳所本疑卽劉光伯之徒相承有此說而唐初修隋志因之後儒遂據此以定閨門章之非僞殊不敢信當更質諸博雅者

光伯僞造書百餘卷送官取賞詳見隋書本傳前人已備論之而明成化開虞山周木作考定古今孝經節文於閨

門章嚴父嚴兄之下擅補猶君長也一句此又光伯之罪人已

鄭康成論語注參合古齊魯三家書定之其校從古論皆有識別見於釋文按儀禮冠禮賈疏云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若從今文則今文在經於注內疊出古文若從古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皆逐義強者從之予謂周官注引故書月令注分古今亦此意而論語注尤明畫可為注經之法何晏雖兼習諸家而中引孔馬包周之說如孔馬則全乎古文包周則本張侯論參用齊魯今但引其說而不為分別其經文之同異遂使桓譚所云四百餘字之異文皆無可考惜哉

清瀾筆記 卷下

幸

黃伯思東觀餘論洪适隸釋俱載漢石經論語殘碑記諸家異同之語如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又隸釋魯詩殘碑跋云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傳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可見漢儒於經文諸家同異絲毫必辨如此竊意平叔之於論語亦儼而分出之則善矣

張禹兼習齊魯善者從之而漢志稱為魯安昌侯說隋志稱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康成就魯論張包周之篇考之齊古為之注其注但標魯論古論之異同而不舉齊論蓋康成所據即安昌本安昌本雖合齊魯考定而名則但稱魯論故舉魯

可以概齊未必在所佚注內

漢石經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洪文惠公云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以避威宗諱改威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論語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子謂禮記緇衣引詩萬國作孚釋文寔卦正邦云荀陸本作正國亦是經師異本未必緣避諱也野客叢書中論漢人避諱有二條其說互異經義考逸經條中引論語逸篇太平御覽三條說文一條文選注一條皆言玉事遂謂齊論問王篇當為問玉今按其文不類論語且問王知道二篇安昌侯本早已刪之必非真聖經此馬端臨說御覽

清瀾筆記 卷下

西

說文選注所引疑是西漢人夏侯勝王駿之屬說論語有美玉之文否則論語緯中語耳非問王篇佚文也又引論語遺句白虎通一條王制正義一條而儀禮士相見禮賈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于堂二句則未之采擬

信近於義一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故與親為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侃本作亦可宗敬也此似涉孔安國注文而誤羨一字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於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福故

告之以容果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沈愛  
而親仁按梁皇侃義引晉樂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  
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意亦同蔡較  
苞氏友交汎交康成偏黨爭卑之說爲優

後漢書翟璜傳捐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章懷注孟子曰  
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此恐是章懷誤引  
如李雲傳論注引論語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亦是記憶之誤若張皓王襲傳論引折枝一段與今孟子  
文小異則是引有刪節與文選注齊右作齊后放踵作致  
於賾浩然作皓然爲孟子異本者不同楊賜傳文王之圖  
義雜記已  
有辨證

潘淵筆記 卷下



爾雅釋宮屋上薄此據明吳元本吾友顧千  
里廣所重刊者原出宋本唐石經作  
薄錢少詹謂經典無薄字惟孟子有先薄正祭器一語孫  
宣公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薄唐美原神  
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尙識字子按後漢神爵  
傳召署主簿宋本及今汲古閣本皆作薄錢氏失引而唐  
石經簿字亦未糾正

日知錄莊獄一條已見宋費衮梁谿漫志但彼以曹參傳  
獄市卽是莊獄未免附會

隋書經籍志載梁黃門郎沈璇集注爾雅十卷釋文梁有  
沈旋約之子集衆家之注按梁書沈約傳約有通言十卷  
於子旋不著其注爾雅南史亦稱約撰通言十卷而於子

旋則稱集注通言行於世則似旋所注者卽約所著之通  
言隋志有俗說雜說皆稱約撰疑卽是通言非爾雅隋志  
釋文與梁書南史必有一誤

釋詁隱之爲陞錢氏荅問據書馬融注陰陽義爲證是矣  
子按集韻陽卽陟之重文吳志步騭字子山正取升義  
揚之爲續荅問謂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子按  
益稷阜陶拜手稽首屢言曰承上作歌來殿古通揚亦是  
訓續正與下文廣續義一例僞孔傳大言而疾之訓非是  
工以納言時而屬之義竝同

潘淵筆記 卷下



潘淵筆記卷下 終

机

機

三  
者  
已  
精  
新  
所  
為  
尊  
也  
之  
司  
政  
也  
其  
時  
也



序

友有向慕而終不可見者未始非神交也余自蜀歸晤錢少詹曉徵王侍御懷祖盧學士紹弓因知曲阜有桂君未谷者學問該博作漢詠尤精而不得見覲其南來或可見之已而未谷由山左長山校官成進士出宰雲南承平以為是恐難見矣余僑居姑蘇久王申薄遊新安而歸得晤山陰李君柯溪刻未谷所撰札樸十卷方成屬余序之余甚喜以為未谷雖不可見而猶得見其遺書也未谷淡於小學故經史子集古言古字有前人言之未能了而一旦若然理解者豈非訓詁家斷不可少之書耶況其考核精審有資於博物者不可枚數

札樸  
序

三  
卷

柯溪亦官滇與未谷時多商榷論定柯溪之告歸也未谷以此書授之俾刻之江左未谷是年沒於官而柯溪乃於十年後解囊刻之不負鄭重相託之意是真古人之友誼可以風示末俗者矣抑柯溪言未谷尚有說文正義六十卷為一生精力所聚今其棄藏於家吾知海內必有好事者取而刻之持贈後學庶不見未谷者可以見未谷之全也哉嘉慶十八年七月申元日金壇段玉裁書於闕門外枝園

序

古之學者有四曰義理之學曰經學曰史學曰辭章之學而考據不與焉非無考據也考據即寓於四者之中也我朝學者始有考據專門其大要本之三通玉海等書蓋以百餘年來欣逢

札樸  
序

二  
卷

稽古右文之主惟時在朝在野者能以實學相尚其所撰述俱作裨益治體沾溉藝林故治經者有李安溪方望溪諸君考古者有閻百詩沈自南諸君訂譌者有毛西河胡鳴玉諸君辨證金石與山川古蹟者有王竹雲錢竹汀顧亭林陳宏緒諸君今讀曲阜桂未谷大令之札樸而服其學之有兼長也大令負穎異之姿博極羣書自六經諸史象緯輿地財賦河渠算數曆律之學與夫六書聲韻方言風俗之類罔不根究其原委剖悉其疑以似列書目有六首溫經以漢唐注疏為本參以各家之說其折衷之權當則安溪望溪也次覽古其援據之宏富考覈之精詳則百詩自南也次匡謬嚴而不失之苛辨而不失之鑿則西河鳴玉也次金石文字其搜羅墨本有出於集古金石錄之外者則可與竹雲竹汀鼎足也次鄉里舊聞次演遊續筆則方駕平亭林之營平地名記宏緒之江城名蹟記也雖曰考據專門而引證與博詞藻古雅實能兼義理經史辭章四者之長而自成一家之言豈剽賊陳言者所敢闢其門逕哉昔人

論朱竹垞工詩古文詞而兼長考證以大令視之其何能多讓乎大令以名進士出宰滇南退食之暇撰成是編貧不能付梓乃以艸彙授同寅山陰李柯溪少尹少尹風雅好古敦氣誼重然諾遂出已財屬浙西鮑渌飲先生校刊時先生年八十餘終日不釋丹鉛見此書以為得未曾有乃潛心博考凡五閱月而劄劄奏功先生手所刊本兩過鶯脰湖委余為序夫余與大令神交二十餘年每以未得與之上下其議論為憾今得讀其平生之著述差足慰向慕之心也余竊惟為學而至於考據考據而至於如是之精惟其為傳世行遠固鑿然而無疑者况又得少尹與先生資助而告成之其有功于

札  
三  
三

三  
三  
三

大令豈淺鮮哉而余得附名卷末亦厚幸矣若欲弁言簡端則我豈敢

嘉慶癸酉歲大暑節前二日吳江翁廣平拜手撰

札樸卷一目錄

溫經

悶

穢

莫陸

弄

冶谷

甲折

平秩

昏墊

文選引書句讀

札樸目錄 卷一

臣哉鄰哉

夔夔

赤墻墳

東出於陶丘北

三江

怪石

執夷

蒙

度乃口

宅心知訓

咸和萬民

拯

輿說輶

日中見沫

旬

卦氣值日

靜言

六宗

載

子弗子

邁

下土墳墟

略

雲土夢

齒革羽毛

刻

考終命

不昏作勞

尙

無逸

天命自度

心經新校本 709

耽樂

罔可念聽

子造天役

既底法

猷倭庸庸

師聽五辭

攘

惟貌有稽

攬辨

簡

餘波

札樸目錄 卷一

懸

湘

蘊結

聊

剝棗

鍾

芑

會朝清明

名

厭厭

馬祖

翼日翼室

不克開於民之麗

天閱悲我成功所

越茲蠶

頌

泯泯芬芬

格命

徐奄

罔攸賓

賈

毛

椽棧

藹

鴉之奔奔

諶草

爐熾

訊

警警

魚龍

緡

平平

赫

心經新校本 710

修止	相	豐	措	韋當	啐	演安	繼榮	升氣	道	服箱	疹	謹就	塹	嬭	九折之澤	靡神不宗	夜何其	淵回	嗜嗜淩淩	善走	既潤
種麥	聘禮記脫誤	掘	絹綱耳	釋	苟敬	厭	蕪	唐棣	優	變	忖度	駒駒牧馬	茶	掃	翳	警	第	抗	濺濺	柞	禮天子所御

札模目錄  
卷一

三  
小知通本

二二一〇〇

坯	今月令	五庫	洩	謙	倥	防基崩	陵躡	學官	經	纒線	伯用將	靶	枯	司刺	談	窮閭	珠駟	乘	相保	福室	鵠
麻嘴	均田	益其長	脩	示諸掌	棹	子卯	桃菊	呼	次舍	雉	鸞落	駟琮	要辭	魁	樽	五盾	忌	師都	求牛	失色	凌室

札模目錄  
卷一

四  
小知通本

401

烟

箭筈

珍于鬼神

精

札模目録

五

札模目録

札模卷一目錄終

札樸卷第一

曲阜 桂 馥 未谷

往客都門與周君書昌同游書肆見其善本皆高閣又列布散本於門外木板上謂之書攤皆俗書周君戲言著述不慎但恐落在此輩書攤上也他日又言宋元人小說盈箱累案漫無關要近代益多枉費筆札耳今與君約無復效尤馥曰宋之夢谿筆談容齋五筆學林新編困學紀聞元之輟耕錄其說多有根據即我

朝之日知錄純吟雜錄潛巨札記皆能露瀝後學說部非不可為亦視其說何如耳嘉慶紀元之歲由水

札樸

心齋書校本

程就官滇南舟行無以遣日追念舊聞隨筆疏記到官後續以滇事凡十卷以其細碎編比匠門之木枰題曰札樸烏呼周君往矣惜不及面質當落書攤上不邪壬戌八月忍媿陋生桂馥書於順

溫經

問

易乾卦遯世無悶曰氏春秋本生篇下為匹夫而不惜高注情讀憂悶之問義亦然也

拯

明夷用拯馬壯擲注拯承也艮卦不拯其隨釋文作承音拯救之拯玉篇承下引聲類云拊字列子黃帝篇使

弟子竝流而承之注云承音拯故案字本作拊與承聲義相近魏晉人因造承字隋唐人改作拯擲注天官職幣地官司徒竝作拊

襪

訟卦或錫之盤帶終朝三褫之節本襪作拊淮南人開訓秦牛欲遇盜拊其衣被高注拊奪也

輿說輓

大畜輿說輓鄭本作輓云輓伏兔考工記加軫與輓焉鄭司農云輓謂伏兔也疏云伏兔漢時名今人謂之車

履是也左傳正義云子夏易傳輓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履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說案伏兔即

札樸

工部書校本

鄭本之輓也名縛者輓也孔君以縛與伏兔皆為輓說小畜輿說輓釋文云輓本亦作輓馬云輓車下縛也

覓陸

覓陸史史虞翻本作覓陸云覓說也覓讀如夫子莞爾而笑之莞陸和睦也案詩新臺燕婉之求說文引作暖

婉暖目相熾也

日中見沫

廣韻沫莫撥切星也引易日中見沫易釋文云沫徐武蓋反又亾對反微沫之光也字林作沫亾太反云斗杓

後星王肅云音沫鄭作沫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沫星之小者馬同薛云輔星也說案此言彌及子夏

作味與字林王肅異轉寫誤為味若果作味則與字林  
王肅同無事煩言矣釋名職末也說文講或作株春秋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竝作味文七年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味以聲求之當從本末之末說文  
無味字或脫編

玉篇味莫割切星名又有兩味字一音莫漬切異也  
味爽且也一音莫蓋切明也又斗柄此為宋人重修

所亂

異

玉篇驛馬驛足馬後左足白具此二義易乘馬驛如馬  
融曰驛如不進之貌震為馬驛足故驛如驛謂此驛足

札誤

三

心經

之說也說卦其於馬也為驛足虞翻曰馬白後左足為  
驛震為左為足初陽為白也馥謂此後左足白之說也

句

豐卦雖旬无咎王注旬均也馥案說文旬獨也均平獨  
也釋訓均均田也釋文云本或作响字林云均均田也

治容

太平廣記引易豐容誨媼南都賦侍者豐媼五臣作冶  
媼一切經音義云豐類媼者反周易作冶冶容誨媼  
劉焯曰冶妖冶也西京賦妖媼媼夫

卦氣值日

京氏易以卦氣值日其法精幽余考之易軌而得其說

蓋以坎震離兌四卦卦別六爻爻主一氣主二十四氣  
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餘五日四分日之  
一以通閏餘

甲拆

解卦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鄭本作甲宅注云皮  
曰甲根曰宅馥案蜀都賦百果甲宅

靜言

堯典靜言庸違傳云靜謀也言其工自為謀言起用行  
事而違背之文十八年左傳說其工云靖諧庸回注云  
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護護善靜  
言何休云靜猶撰也馥謂靜靖皆假借當為靜謂其

札誤

四

心經

善為靜語說文研下云靜語研研也

平秩

平秩東作大傳作辨秩周禮馮相氏辨其序事以會天  
位鄭注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為  
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詩采菽平平左右傳云  
平平辨治也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服虔云平平  
辨治不絕之兒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傳云言辨治

六宗

六宗鄭氏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案月令孟冬  
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鄭注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鄭注



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  
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稷案博既以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為宗今又以為佐其說六宗有星辰無日月  
其說天宗則日月星辰兼有豈天宗六宗各別不相涉  
邪蔡氏月令章句說天宗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  
為星宗五經異義賈逵說六宗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  
宗三泰山河海蔡說天宗與賈六宗同賈說六宗與古  
尚書說同司馬彪說六宗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  
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諸說雖  
異要當以天宗歸於六宗也

昏墊

札機

五

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傳言天下民昏者墊謂苦困水  
災也張景陽詩洪潦浩方割人獲昏墊情李善注引孔  
傳以為人病水災案謝靈運游南亭詩久海昏墊苦此  
言久病竝無水患成六年左傳民愁則墊陸杜注墊陸  
羸困也襄九年傳夫孺辛普墊陸杜注墊陸猶委頓唐  
張廷珪上疏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值兆構離愁苦昏墊  
則無以奉上矣

載

舜典有能奮廉罔帝之載傳云言奮起其功以廣帝堯  
之事甘泉賦上天之粹李善注粹事也引詩上天之載  
案說文宰事人在屋下執事者載粹謂事其義出於宰

文選引書句讀

文選應貞詩贊教南暨李善注引尚書朔南暨贊教  
書地理志夏后氏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南洋於江  
朔南暨贊教案漢書賈捐之曰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  
南暨贊教言欲與贊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  
爾自漢至唐皆以贊教絕句宋人始屬下讀

子弗子

啓呱呱而泣子弗子釋文子鄭將吏反案列子說符篇  
禹惟荒土功子產弗字孔傳開啓泣聲不暇子名之皆  
與鄭讀同禮內則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說文咳小  
兒笑也李善文選注引字林同史記扁鵲傳曾不可以  
善咳嬰之兒注謂嬰兒初知笑者覆謂咳而名之兒知  
笑日漸長矣呱呱而泣初生未久也一言泣一言笑皆  
兩名子事也

臣哉鄰哉

舉陶謨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傳云鄰近也言君  
臣道近相須而成覆謂鄰即下文欽四鄰之鄰傳以四  
鄰為四近是也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  
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適

莊八年左傳引書皋陶適種德杜注稱皋陶能勉種德  
適勉也覆案借適為勸書立政用勸相我國家傳云用

勉治國家釋文云勛音邁左傳距躍三百杜注百猶屬也釋文作屬音邁

夔夔

大禹謨夔夔齊慄正作愷愷方言愷愷也

下土墳墟

禹貢豫州下土墳墟馬融注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豫州地青鄭注墟疏也梁州厥土青黎王肅注青黑色黎小疏也馥謂墟黑剛土今說文墟下脫黑字肆訓赤剛土則墟為黑剛土矣馬謂豫州地青青即黑故王云青黑色

赤埴墳

札據

七

心經

徐州厥土赤埴墳埴鄭本作哉注云哉讀曰熾熾赤也案赤古文从炎土作埴禹貢古文當作埴鄭訓赤義同

略

胡渭曰嶠夷既略略字必有精意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侯甸王略略皆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馥案略字見左傳者除胡所引尚有七處莊二十一年傳王與之武公之略注云略界也僖十五年傳東盡號略注云東盡號界也此二處皆訓界又隱五年傳吾將略地焉注云略總攝通行之名宣十一年傳略基趾注云略行也昭二十四年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注云略行也

此三處皆訓行又僖十六年傳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此二處亦行義馥謂禹貢略字當主巡行經略其畫疆定界即經略之所有事也漢書地理志自昔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吳都賦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

東出於陶巨北

導水東出於陶巨北說文陶下引作東至于陶巨無北字李善注文選應貞詩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引說文亦無北字巨古文作壘或以壘之一字誤為巨北二字馥鄭氏云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據此則鄭本亦作至于矣禹貢下文云又東至于荷是先至于陶巨又至于荷荷即澤也鄭氏詩譜舊者禹貢兗州陶巨之北地名此言曹在巨北非謂水出巨北

雲土夢

荆州雲土夢作又傳作雲夢土解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巨案夢溪筆談唐太宗時得古本作雲土夢又案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鄭注禹貢所謂雲土夢作又故縣取名焉馥謂杜古多省作土韓詩微彼桑杜今詩作桑土是也

三江

揚州三江既入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案

三孔鄭讀爲荆州九江孔殷之孔鄭彼注云九江從山  
竅而出其孔衆多是也史記孔殷作甚中與鄭異  
四瀆本作四竇謂四孔史晨碑孔瀆亦當爲竇

齒革羽毛

齒革羽毛惟本傳云毛旄牛尾案旄牛出西南夷不屬  
揚州此因荆州厥貢羽毛齒革傳以爲與揚州同也荆  
州兼四川之東界則有旄牛矣

怪石

青州鉛松怪石傳以爲怪異好石出岱山之谷此蒙上  
文岱吹言之今泰山不出怪石青州之博山益都萊州  
之掖縣平度卽墨登州之萊陽福山棲霞皆出異石色  
備五彩堅光如玉

刻

微子我舊云刻子傳云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晉書案  
志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

執夷

牧誓如虎如貔傳云貔執夷虎屬也郭注爾雅陸璣詩  
疏竝以執夷爲貔別名陸德明禮記釋文引書傳作執  
夷反案執夷固可爲貔之反語但作傳者方託於孔  
時無反語豈得不知後人因釋文多反語遂加反字

考終命

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案此與天祿永終惟永終是圖  
皆不同鄭注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又  
注六福五曰惡云貌恭則容儀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  
容毀故惡也據鄭意謂容貌美好至老無殘毀案曾子  
啟手啟足卽爲考終命子夏失明不得爲考終命孔傳  
謂不橫夭與一曰壽何異

蒙

大傳五行傳不聖厥咎蒙厥罰恆風鄭注蒙冒也君臣  
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案洪範咎徵曰蒙恆風若疏引  
鄭注蒙見冒亂也顧謂蒙無冒義說文冒冢而前也冢  
覆也洪範借蒙爲冢五行傳之蒙亦當爲冢因前曰冢  
之文致誤也蓋稽疑曰蒙五行傳作曰冢也咎徵之蒙  
當作蒙稽疑之蒙當作冢其義各異

不昏作勞

盤庚不昏作勞孔傳昏強也鄭注昏讀爲散散勉也釋  
文昏馬同本或作散音敏爾雅昏散皆訓強故兩存積  
案當爲散說文散疆也

西京賦何必昏於作勞詳綜注昏勉也

度乃口

盤庚度乃口釋文度徐如字亦作渡案渡傳寫之誤當  
爲散說文散閉也言閉口毋浮言傳訓法度非是

白

拒豈一白白周禮作修春官廟用修

宅心知訓

康誥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此言老成人多識前言居心求之自明訓教又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此又言遠求之古人故鄭注謂古先哲王虞夏也傳解知訓謂知訓民馥以訓民當為保民之義知訓則專屬康叔與訓民無涉

無逸

無逸漢石經作劬玉篇劬豫也漢書作佚

咸和萬民

咸和萬民傳云皆和萬民案說文誠和也引周書不能誠於小民此咸亦當作誠誠和竝言古語多如此

天命自度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漢石經度作亮案亮篆作諒說文諒事有不善言諒也蓋太戊敬畏天命自諒也

耽樂

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論衡語增篇說云長夜之飲糟巨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匡毒而死無逸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漢書谷永傳引云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遊田惟正

之其案經二耽字竝當作醜說文醜樂酒也說此經者皆言酒下文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醜於酒德哉亦言酒

翼日翼室

顧命越翼日乙丑傳曰明日又延入翼室傳曰明室疏引釋言翼明也案說文翬翌也經傳多借字故以明為翬翼為翌

罔可念聽

多方罔可念聽傳云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案上文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疑念聽當為念聖言紂所為無可念作聖者無逸此厥不聽漢石經聽作聖蓋聽聖形近傳寫易譌

不克開於民之麗

不克開於民之麗傳云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下文慎厥麗傳云慎其施政於民又顧命奠麗陳教傳云定天命施陳教呂刑越茲麗刑鄭注麗施也又匪察于獄之麗傳亦訓施案麗當為麗說文麗數也數當為敷廣雅麗布也施敷布義同

謂當作麗書所謂敬敷五教也

子造天役

大誥子造天役釋文引馬注造遺也案遺當為遺傳寫之誤漢書翟義傳引書子遭天役遭有遺義故馬注訓

邁文侯之命嗣造天不愆孔傳訓造爲遭是造遭以聲借也

天閱誌我成功所

爾知靈王若勤哉天閱誌我成功所傳云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閱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案此傳不了閱無慎義訓慎者乃誌字所云慎勞以勞解勤字而閱竟無訓下文天亦惟用勤誌我民傳云天亦勞慎我民故知以慎訓誌以勞訓勤也

既底法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冒堂矧冒構案底法疑底定言父已定基址子不冒爲室構下文罔敢易法王莽擬之云爾不得易定蓋古文定作舍法作舍形近致誤

越茲蠢

洪範用靜吉用作凶大誥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案蠢即洪範之作釋詁蠢作也

餒餒庸庸

洛誥無若火始餒餒梅福上書引作庸庸注云庸庸微小兒也案昭十八年左氏傳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杜注東北曰融風淮南地形訓東北曰炎風高注良氣所生也一曰融風馥謂餒餒當爲炎炎庸庸當爲融融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馥謂此雖言風義通於火

頌

洛誥乃惟孺子頌朕不暇釋文引馬曰頌猶也猶下脫一字若與鄭義同則當云頌猶分也

師聽五辭

呂刑師聽五辭傳訓師爲衆馥謂師士師

泯泯芬芬

泯泯芬芬傳云泯泯爲亂芬芬同惡逸周書祭公解泯泯芬芬孔注泯泯亂也馥案泯正作泯說文泯泯也泯亂也

攘

奪攘矯虔鄭注有因而盜曰攘費誓無敢寇攘鄭注因其亡失曰攘博士讀曰襄馥案釋詁攘因也馬注皋陶謨襄因也

格命

庶有格命鄭注格登也案方言格登也此鄭所據然格格借字當爲假曲禮天王登假列子天下大治而帝登假漢華山廟碑思登假之道皆以登假連文假即假之省說文假至也周易王假有廟訓假爲至孔傳庶幾有至命亦以格爲至格假無至義訓至者皆假也

惟貌有稽

惟貌有稽傳云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案說文緇旄絲也引周書惟緇有稽旄當爲旋集韻旋絲曰緇言簡有衆

如治旋絲也

徐奄

費誓淮夷徐戎竝興傳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竝起為寇昭元年左傳周有徐奄杜注徐即淮夷服注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說文魯東有郟城又云周公所誅郟國在魯公字後人加之當是周所誅也郟郟竝在魯境成王誅郟魯公滅郟郟即服氏所謂徐戎

獲穿

杜乃獲斂乃穿鄭注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柞鄂也周禮雖氏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鄭注阱穿地為塹可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器也堅地阱淺則設柞器於其中賈疏云柞器者豎柞於中向上器器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器國語魯語鳥獸成設穿鄂韋昭注鄂柞格所以誤禽玉篇愕穿也

罔攸賓

多士子惟四方罔攸賓釋文賓徐音殯馬曰賓却也案賓當為覲說文覲蔽不見也莫結切廣韻與殯同必刃切正合徐音今俗作殯戰國趙策六國從親以殯秦又作賓史記六國表秦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

簡

說文簡下云簡存也從心簡省聲讀若簡徐錯繫傳引

尙書簡在上帝之心馥謂書古文作簡謂帝心存之也今借簡字玉篇簡音萌爾雅釋訓存存萌萌在也邢疏萌字書作煎說文作簡

亶

書誕告用亶其有眾又亶聰明作元后傳竝云亶誠也詩亶其然乎又祈父亶不聰又擇三有事亶侯多臧傳竝云亶誠也

餘波

李善注鸚鵡賦引書導弱水餘波入於流沙或以波為波之譌余曰李引經每與今本不同被讀如被孟豬之被宜存此說

茭

詩關雎左右茭之傳云茭擇也案新唐書韋陟傳窮治饌羞以鳥羽擇米馥謂茭从毛擇物以羽毛古有此訓故毛公用之

慙

甘棠召伯所慙釋文云慙本又作揭案揭當為惕說文惕息也

椽杙

免置椽之丁丁傳云丁丁椽杙聲也案六韜椽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尙書大傳椽杙者有數隋書元(弘)嗣傳每推鞠囚徒或椽弋其下竅漢書酷吏傳揭著

其姓名顏注榻杙也杙杙而書死者名也

湘

采蘋于以湘之維綺及金毛傳湘亨也廣雅鴈任也漢書郊祀志皆嘗鴈亨上帝鬼神顏注鴈亨煮而祀也引韓詩于以鴈之案說文鶩煮也玉篇鴈與鶩同湘乃借字

蘭

鄭風方秉蘭兮毛傳云蘭蘭也太平御覽引韓詩蘭蘭也蘭非蘭訓蘭者蘭香草蘭之屬也案蘭卽葦山海經吳林之山其中多葦草說文葦草出吳林山廣韻葦香草蘭同上韻謂蘭卽蘭字盛宏之荊州記都梁縣有山

山下有水清泚其中生蘭草名都梁香

葦又與菅通吳越春秋干將曰後世卽山作治麻經葦服陳書徐陵傳京邑巨墟葦蓬蕭瑟

蘊結

檜風我心蘊結小雅我心苑結皆謂鬱結也集韻愠窓竝音鬱心所鬱積也南風歌可以解吾民之愠今史記倉公傳宛篤不發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注云怨讀爲蘊

鶉之奔奔

鄘風鶉之奔奔鄭箋奔奔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禮表記引詩作賁賁鄭注賁賁爭鬪惡貌呂氏春秋

引詩亦作賁賁高注賁賁爲其色不純馥謂高義爲長

聊

衛風聊與之謀箋云聊且略之詞廣雅聊苟且也案字當作憖李善注笙賦引聲類憖且也

諛草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說文蕙令人忘憂草也引詩安得蕙草或从煖或从宣王伯厚詩考據爾雅音義引詩作菱案爾雅諛忘也施乾說爾雅菱忘也此卽忘憂之說也

剝棗

幽風八月剝棗前賢說剝義未了說文剝裂也勞剝也

燠燠

廣韻炯下云熱氣炯炯出字林爾雅燠燠熏也詩蘊隆燠燠徐邈音徒冬反韓詩作炯炯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同蟲聲相近故炯或作燠廣雅炯熱也蒸當爲熱說文舛赤色也從赤蟲省聲詩變赤從火而蟲則不省蓋燠炯皆舛之或體

饁

角弓如食宜饁毛傳饁飽也鄭箋王如食老則宜令之飽馥案襄二十六年左傳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饁賜杜注饁饗也酒食賜下無不饗足是饁饗義同說

札樓 卷一

十七

札樓 卷一

六



支餽作醢餼作餼竝音依據切

訊

采芑執訊獲醜傳云訊辭也箋云訊言也案禮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與傳意合傳蓋讀如秋官小司寇訊羣臣之訊說文辭訟也

芑

薄言采芑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尤美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葠苦葵青州謂之芑初學記引夏小正采芑注云芑蘧也馥案蘧當為葠說文葠菜也

札據卷一

九 說文解字

警

板聽我警警傳云警猶警警也箋云警警然不肖受馥謂當為不肖受廣韻警不肖語也楚詞九思命尹兮警警王逸云不聽話言而妄語也

說文徐鉉本警不肖人也鈞會引徐鍇本作不肖人言也馥謂不肖當作不肖

會朝清明

偃師武億曰楚辭天問會量爭盟何踐吾期注云爭一作請案鼃朝同字說文鼃讀若朝請清音相近盟明通詩黃鳥不可與明杜林以為朝旦請清音相近盟明通用箋云明當為盟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作問蓋云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毛鄭以為日之清明非是

魚

韓奕魚鼈鮮魚箋云魚鼈以火熟之也正義云案字書魚毛燒肉也魚烝也通俗文曰焮煮曰烝然則魚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魚鼈者音皆作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此謂魚字音皆作魚者徐音甫九反是也箋謂魚以火熟之者亦魚字義玉篇魚火熟也是也陳啟源曰毛燒不可施於鼈魚作魚為富馥案魚正作焮說文焮烝也焮轉為魚者字包聲相近罔或作學焮或作抱焮或作胞呂氏春秋焮人卽庖人公羊傳包來左氏作浮來漢書浮丘伯鹽鐵論作包丘子是也內則魴鱖蒸鱸燒皇侃疏云魴鱖二魚皆蒸熟之鱸是小

札據卷一

三 說文解字

鳥火中燒之是則魚烝鳥燒自昔皆然鼈亦魚類故宜焮也

名

齊風猗嗟名兮毛傳云目上為名釋訓同郭云眉眼之間孫云目上平博玉篇引詩作頰云眉目間也鈞會引說文頰眉目間也今說文無此文或引玉篇誤併說文也字又作昭西京賦昭藐流眇注云昭眉睫之間

緡

抑在染柔木言緡之絲傳云緡被也案說文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

厭厭

載芟厭厭其苗箋云厭厭衆齊等也案集韻稽苗齊等也

平平

采菽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兒案漢書敘傳傲亦平平文雅自贊卽韓詩閒雅之意

馬祖

吉日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漢書敘傳類禡厥宗應劭曰禡馬祖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馥案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注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釋天天駟房也

札誤 卷一

三 心經云校木 三 月十九

郭注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赫

大雅反予來赫鄭箋口拒人謂之赫釋文赫亦作嚇鄭許嫁反毛音許白反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鴟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司馬注云怒其聲恐其奪已也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晉涼武昭王述志賦穢鴟鷺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案廣韻嚇呼格切怒也漢舊律有劫略恐獨科其字作獨獨赫替近赫借字嚇俗字晉書音義獨相恐也史記王子侯表葛魁節侯寬坐縛家吏恐獨受賕棄市漢書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坐恐獨國

民取財物免王莽傳各爲權勢恐獨良民顏注獨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戰國策恫疑虛獨高誘注獨喘息懼兒音張裴上律表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守將中有惡言爲恐獨通作曷又作喝倍十四年公羊傳注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戰國策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又譌作喝通鑑開元初侍御史楊瑒廷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獨則御史臺可廢矣

蹂潤

大雅或簸或蹂箋云蹂之言潤也正義云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馥案蹂當爲蹂說文復也謂揶揄也文字集略煩擗猶揶揄也考工記鮑人進而握之鄭注謂煩擗之也是潤當爲擗正義以爲水潤米失之

札誤 卷一

三 心經云校木 三 月十九

禮天子所御

生民傳云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於郊祿之前鄭注月令亦引作禮又引王居明堂禮帶以弓鞬禮之祿下馥案禮蔡氏月令章句作醴云飲以醴酒後漢禮儀志注引作飲之以禮皆沿毛傳之誤

善走

駟以車釋釋傳云釋釋善走也釋文作善足云釋隼本作驛漢書音義如律四馬高足爲傳置中足爲馳

置下足爲乘置馥謂高足卽善足

柞

周頌載芟載柞毛傳除木曰柞周禮夏官柞氏掌攻草木馥案柞依字當爲槎柞槎聲相近集韻柞與槎同說文槎衰斫也引春秋傳山木不槎中庸疏獲謂柞枿也柞枿亦衰斫之木

啗啗淒淒

淒其以風又風雨淒淒說文引詩作啗啗又北風其淒毛傳云淒疾貌子虛賦作淒冽亦疾貌

澹澹

施鼠澹澹釋文引馬云澹大魚網目大豁也馥案馬義當爲澹澹說文澹空大也讀若詩施罟澹澹馥謂說文引詩施罟澹澹以證空大後人改爲澹澹又加讀若二字遂使詩與說文並失其義矣說文澹下引詩施罟澹澹後人加之非許所引也

淵回

秉心塞淵其心塞淵其德不回求福不回徐方不回回猶違也左傳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塞淵卽左傳昭德塞違也會稽典錄虞翻稱丁固塞淵好德

抗

燔之災之傳云炕火曰災正義云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災之馥案漢書揚雄傳炕浮柱之飛椽

顏注炕與抗同舉也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椽

夜何其

夜何其曲禮梁曰薊其注云其詞也釋文云其字又作箕同音姬語詞也案檀弓何居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然則其箕居姬音義同

弗

弗祿爾康矣郭注爾雅引作祓祿案生民以弗無子箋云弗之言祓也

靡神不宗

靡神不宗後漢順帝詔作靡神不崇案禮記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注宗皆當爲崇崇之言營也

營

無言不營毛傳營用也案集韻營古文作周馥疑毛傳以周釋營譌周爲用

九折之澤

鶴鳴于九臯韓詩章句九臯九折之澤論衡鶴鳴九折之澤馥謂九折者如九折之阪是也澤不得言折二澤字並當作舉舉乃臯之正體隸作罕因譌爲澤

翳

皇矣其翳其翳釋文云翳韓詩作殫案釋名殫翳也就隱翳也

媚

文選江賦螭螭鬚媚李善注云媚食之顏色有愛媚案詩思齊思媚周姜毛傳云媚愛也卷阿媚於天子下武媚茲一人鄭箋竝云媚愛也宣三年左傳人服媚之杜注媚愛也

栳

象之栳也廣韻從木作栳云栳枝整髮釵也釋名簪枝也因形名之也晉書輿服志皮弁象玉邱注云邱冠下抵也象骨爲之音帝案邱抵通宋玉風賦邱萼葉而振氣史記河渠書西邱瓠口皆以邱爲抵邱卽廣韻之栳詩從手廣韻云栳佩飾或因詩爲義但栳栳俱不見於說文吾友莊君述祖欲策毛詩凡假借字各還本體寫

札據卷一

美

心經書校本三頁五十三

至栳字不得其義舉以見問余謂栳卽撻之異文說文撻播也播播也播絮也髻絮髮也膾骨撻之可會髮者引詩膾弁如星然則撻播爲會髮絮髮之具也

暨

假樂民之攸暨傳云暨息也成二年左傳引詩作暨杜注暨息也一切經音義憩說文作惕蒼頡篇作厥複案玉篇厥息也

茶

出其東門有女如荼箋云茶茅秀案經典多用茶字既夕記菌著用茶注云茶茅秀也周禮掌茶注云茶茅秀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眠之欲其茶白也注云當如茅

秀之色吳語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繪望之如荼草注茶茅秀也漢書禮樂志顏如茶應劭曰茶野菅白華也馥謂茶當爲荻荻茶聲相近借茶字說文荻荻荻也或又作蒻廣雅蒻荻茅秀也集韻蒻亦作荻古作茶

誰就

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摧韓詩作誰就也案就當爲說字之誤也鄭箋所謂刺譏之言

駟駟牧馬

駟駟牧馬傳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案玉篇駟與駟同詩釋文云駟古榮反說文作駟考說文駟牧馬苑也引詩在駟之野駟馬盛肥也引詩四牡駟駟兩字竝音古榮切馥謂四牡駟駟後人亂之當爲駟駟牧馬毛傳腹幹肥張卽說文盛肥義詩以駟駟代駟駟又以桐野代駟野讀者茫然幸有玉篇釋文可爲推正說文雖亂尙能理之

札據卷一

美

心經書校本三頁五十三

疹

釋文引韓詩胡蜜疹我以旱疹重也案疹通作疹釋言疹重也隱三年左傳憾而能疹者鮮矣杜注不能自安

自重

忖度

他人有心子忖度之當爲刊劇說文刊切也劇判也玉藻瓜祭上環注云上環頭忖也釋文云忖本又作刊切

也漢書元帝紀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韋昭曰切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

服箱

大東晚彼牽牛不以服箱傳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戴侗曰按毛鄭皆以服與箱為二物說文徑以箱為牝服詳詩人辭意服如服牛服鹽車之服謂星雖有牽牛而不可用之以服車箱也馥案後漢書張衡傳羈要良以服箱

變

車牽思變季女逝兮傳云變貌案說文變慕也與思變意合

札機

卷一

三十一

道

長發百祿是道傳云道聚也案訓聚乃摛字義說文引詩作筆破斧傳云道固也廣韻摛固也是詩借道字長發道字亦訓固為得

優

瞻叩天之降罔惟其優矣傳云優渥也箋云優寬也信南山既優既渥箋云潤澤饒洽案說文優饒也漫澤多也瞻叩之優箋義得之信南山之優當為漫

升氣

蝦蟇朝躋于西崇朝其雨箋云朝有升氣于西方案釋名蝦蟇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

唐棣

論語引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本草拾遺扶移木花反而後合劉氏新論明權篇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

紕桀

角弓翩其反矣傳云不善紕桀巧用則翩然而反案荀子非相篇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注云韓侍郎云拙者桀拙也匡弓弩之器也

莛

行葦舍矢既均傳云已均中莛箋云莛質也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注云藝準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弦矢分莛

札機

卷一

三十一

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為莛顏師古曰莛謂射的即今之塚上壓也莛讀與莛同字亦作臬音魚列反馥案藝臬聲相近瘰或作嚙是也

演安

士昏禮贊洗爵酌醕主人注云醕漱也醕之言演也安也士虞禮主人洗廢爵酌酒醕尸注云醕安食也昏禮合昏而醕正義云醕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馥案演或作衍特性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醕尸注云醕猶衍也

厭

鄉飲酒禮賓厭介鄭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疏云引手曰厭者以手向身引之伙官司儀疏云凡揖皆推手至

於擡卽引手爲異也馥謂厥引手卽擡也

啐

士冠禮啐醴雜記主人之酢也啐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注云啐啐皆嘗也啐至齒啐入口書顧命傳云啐至齒正義云啐入口是啐至於齒馥謂啐當爲啐說文啐小飲也集韻啐小飲又云少飲酒也卽啐字義

苟敬

燕禮記賓爲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聘禮記賓爲苟敬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注大射儀云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案敬從苟苟音己力切說文苟自急敬也從羊省從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

札誤

卷一

心距廣校本

馥謂此是從羊之苟鄭誤以爲從艸之苟又箋詩無曰苟矣亦解爲苟且之苟馥謂苟與下逝字失韻詩亦從羊之苟蓋謂無曰己能慎言也

敬姓分爲二姓一曰苟一曰文敬從苟支非苟文之姓皆失之

韋當

鄉射記幅韋當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濟陽張嵩庵說云韋當者以韋束幅之中央如人心背之衣也馥謂卽兩當釋名其一當背其一當背是也今謂之背心

釋

既夕記冠六升外繹謂繹著於武也考工記玉人之事

天子圭中必注云必讀如鹿車釋之繹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方言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者謂之綦注云鹿車也馥案鉄當爲鉄既夕所謂外繹玉人所謂中必言繹紘而約束之

搯

大射儀搯三挾一个注云搯扱也案夏官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注云晉猶抑也馥案搯晉義同抑馬猶言收馬扱亦收也漢書刑法志負矢五十个孫炎漏刻銘累箇三階馥謂箇亦矢也續漢律曆志孔壺爲漏浮箭爲刻王褒賦挈壺司刻漏導瀉流仙叟秉矢隨水沈浮

札誤

卷一

心距廣校本

絹綱耳

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或曰維當爲絹綱耳疏云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絹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植者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絹籠綱者維持侯者若然則綱與維當用繩爲之又以布爲絹籠綱然後以上下下個邊綴著絹兩頭以綱繫著植維者於上下下個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繫著植故矢或離綱或離維也絹綱耳者以絹爲綱耳離著絹也釋文云絹劉侯犬反又於貧反一音古縣反又古犬反馥案梓人絹作績釋文音於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

古犬反是釋文不能定其字與音也說文緝持綱紐也引周禮緝寸廣韻緝為贊切繩紐玉篇緝維持繩紐細者馥謂鄭注兩絹字並當作緝傳寫譌賈氏沿襲不察爾綱耳當為綱紐

豐

嘉定錢君大昭有古瓦頭禪文曰黼案豐古文從黼是黼為古文曲為小篆今說文豐言象形後人亂之儀禮大射儀膳尊兩甌在南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其為字從豆豐聲疏云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為形也此臆說也木從姐豐當作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曲當作年之字豐當作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馥案賈氏謂曲為承尊豐為豐年其說本自明了俗本互誤讀之意晦今為正其三字則賈說暢然矣

掬

喪服苴經大槨鄭注掬掬也案掬即搨之或體字不應以或體釋正文馥謂當為掬士喪禮苴經大槨鄭注掬也中人之手掬圍九寸是也掬掬以聲相通後漢書班固傳掬猛噬注云說文曰掬掬也音厄掬與掬通

楣

聘禮公當楣再拜注云楣謂之梁鄉飲酒禮主人作階

上當楣北面再拜注云楣前梁也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楹書無逸乃或亮陰鄭本作梁闇注云楣謂之梁葛洪喪服變除云作廬先橫一木長梁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之拍地以短柱柱起此橫梁之著地謂之柱楣楣一名梁馥案諸楣字並當作楣釋宮楣謂之梁郭注門戶上橫梁釋文云楣忘悲反或作楣亾報反埤蒼云梁也呂伯雍云樞之橫梁馥謂郭注乃楣義寫者誤為楣說文楣門樞之橫梁

聘禮記脫誤

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說文秬下引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為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案所引即聘禮記之文乃知二百四十斗當為斤又脫為秉二字鄭注謂一車之米秉有五數誤以為斗斛數秉米之總數不知古本二百四十斤曰秉乃由秉加重至秬為禾之權數也

修正

周禮天官掌次注云次自修正之處案檀弓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注云更莊飾

種麥

鄭注遊人云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齊民要



術作三斛麥麴法蒸炒生各一斛種卽鄭所云種麥

鷓

司裘王大射設其鷓注云謂之鷓者取名於鷓鴣鷓鴣小鳥而難中大射儀注云鷓鳥名射之難中之為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鷓鴣知來案鷓鴣鷓鴣也說文鷓鴣鷓鴣山鷓知來事鳥也廣雅鷓鴣鷓鴣也廣韻鷓鴣知未來事噪則行人至鷓字或作鷓馥謂今俗呼乾鷓是也

方言齊魯間謂題肩為鷓鳥案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注云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然則所云征者正也俗加鳥旁正鷓皆鳥之捷黠難中者

凌室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案鄴中記冰井臺有冰室三

福室

邇人朝事之邇其實應鮑魚脯鄭注鮑者於福室中糗乾之戴侗六書故引作福室案說文糗以火乾肉集韻糗或作福福亦作備福謂福室作糗糗乾肉之處從木者寫誤也

失色

內饗鳥饗色而沙鳴騶鄭注失色不美澤也饗案玉篇饗牛色不美澤此訓卽饗鄭注鄭之失色蓋牛色之饗

相保

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鄭注保猶任也覆謂保正作午說文午相次也徐鍇曰五家為午也使之相次比也十其總率也通作保說文什相什保也吳起圖國篇鄉里相比什伍相保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為什伍索隱引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覆謂相比相連卽相次

求牛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覆謂求當為練說文終下云練絲也

稟

草人凡糞種疆稟用糞注疆稟疆堅者案襄二十五年左傳數疆稟達注疆稟燒礪之地廣韻作堅云堅土地之堅也玉篇作墟云疆墟堅大

師都

司常師都建旗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之聚也疏云師眾也都聚也主鄉遂民眾所聚故謂之師都也案說文引作率都率與帥通周禮本作帥都寫者誤作帥賈疏遂傳會其說鄭注不言作帥也率都者鄉遂大夫為民率者也

珠璣

春官典瑞璠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先鄭云璠外有捷

盧也皆為開渠為眉瑑後鄭云駟讀為組渠眉玉飾之溝瑑也疏云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以組穿聯於其中也馥案眉瑑溝瑑並當作從土之塚塚耕發土也玉篇瑑主有圻鄂先鄭所謂瑑有圻鄂瑑起塚即圻鄂說文瑑圭璧起兆瑑也兆瑑當為姚塚駟借字當為瑑瑑亦瑑也說文瑑琮玉之瑑即考工記所云瑑琮也考古圖有駟琮猶瑑琮疏謂以組穿聯非是

忌

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謂忌也案賈誼書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忌凡此屬太史之任也

札機 卷一

心經傳本 三十八

翦鬮

夏官圉師茨蔞則翦鬮注云茨蓋也鬮苦也馥謂鬮借字正作藹說文藹蓋也

五盾

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案釋名盾大而平者曰吳魁為魁帥所持也隆者曰須盾須所持也約脇而鄒者曰陷虜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馥謂五盾之名此或是與

織

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注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

畿秋官士師職曰凡刳顛則奉犬牲此刳顛正字與馥案畿本作畿故鄭以為正字若畿甸字乃假借何得為正體說文畿以血有所刳涂祭也

梓

秋官職金注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梓之屬疏云皆謂守城禦捍之具釋文梓宅耕反集韻作梓云木弩

司刺

司刺注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案其職云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司刺與漢之刺史義同主廉察也漢書燕王旦傳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

札機 卷一

美 心經傳本 三十八

司刺職云以此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馥案三法謂三刺三宥二赦是三刺在三法之內也然後刑殺是三刺非刑殺也

臠

蜡氏掌除臠注云故書臠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殞謂死人骨也馥案漢書婁敬傳徒見羸齒老弱史記作羸瘠食貨志國公損瘠即臠字呂氏春秋正月紀揜幣靈脞高注脞讀水漬物之漬馥謂脊瘠殞漬皆與臠聲相近

枯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案荀

子正論篇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  
辜磔疑辜即枯也馥案說文殆枯也玉篇殆殆乾通作  
辜說苑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月

要辭

卿士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之為其  
罪辭如今劫矣案襄十年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云要契之辭馥謂要者約也說  
文契大約也史記高祖紀要求即約束

軛

考工記軛前十尺而策半之注云書或作軛(𠄎)謂軛是  
軛法也馥案當云軛法也軛即范之借字

軛

駟琮

玉人之事駟琮注云駟讀為組以組繫之因名焉案上  
文琢圭璋牙璋下文琢琮皆言文飾此駟琮亦文飾未  
必如鄭破為組也當依說文作琮

伯用將

玉人之事伯用將釋文將如字劉音陽案說文伯用埒  
玉石半相埒也埒譌為將劉音失之

鬣落

曲禮乘髦馬鄭注髦馬不鬣落也案落當為銘說文銘  
鬣也今人言落髮為僧亦當為銘梵書須髮自銘

縹緣

檀弓黃裏縹緣說文縹下云禮有縹緣戴侗曰禮止有  
縹緣縹縹聲相近豈即一字與

雉

申生雉經正義云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  
也案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綵鄭  
司農云綵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  
名同

經

經也者實也鄭注儀禮喪服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  
忠實之心釋名經也傷催之實也

次舍

反哭於爾次注云次舍也案周禮天官掌次疏云次則  
舍也言次謂次止言舍謂舍息

學官

漢五經立於學官學官即教官說文教覺悟也篆文省  
作學檀弓叔仲皮學子柳注云學教也王制天子命之  
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云學所  
以學士之宮

呼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鄭注呼虛憊之聲馥案列子晝則  
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

陵蹠

陵蹠

陵蹠

陵蹠

故喪事雖遠不陵節注云陵躐也馥案楚辭九歌凌余陣兮躐余行

桃菊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菊執戈惡之也鄭注菊萑若可瑞不祥襄二十九年左傳乃使巫以桃菊先祓殯杜注菊黍穰案說文梨黍穰菊芳也芳草華也鄭注萑若即萑芳今人稱若帶當為芳帶後世易之以黍穰古皆用芳鄭說是

防墓崩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也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謹案崇四尺謂墳也鄭注土之高者曰墳是也防墓崩謂墓域鄭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是也庾蔚謂防守其墓備擬其崩馥謂防守塋域恐其崩則修治之非修崇四尺之墳也檀弓又云易墓非古也鄭注易謂及治草木不易者巨陵也正義云墓謂冢旁之地又曲禮適墓不登壘注云壘冢也壘塋域馥謂墳為巨壘墓為壘域諸說甚明檀弓既言墓而不墳則墳墓各別不容互稱說者謂防墓崩即新封四尺之墳遇雨而崩此非馥

之所敢知也

方言葬而亡墳謂之墓王制不封不樹注云封謂聚土為墳周禮曰以爵等為巨封之度檀弓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云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此言墳也管子問下殤土周葬於園注云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比墓於園則墓非墳矣唐書宋璟傳皇后父將葬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曰借禮厚葬前世所戒故古墓而不墳又郭子儀傳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後漢書東平王上疏古者巨隴且不欲其著明注云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其不欲著明又謝夷吾傳墓不起墳注

云墓謂塋域墳謂築土

通鑑漢元帝遣使者祠祭蕭望之冢注云平日墓封

曰冢高曰墳

楊慎曰邯鄲曹娥碑巨墓起墳蓋言巨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

子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鼓鐘杜蕢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昭九年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賈注

與鄭同案翼奉風角云北方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  
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  
貪狼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蓋五行有刑  
德行在東方子刑卯行在北方卯刑子子卯互刑是以  
為忌翼氏之說即杜賈所云子卯也知悼子在堂斯其  
為子卯也大矣者子卯五行之忌尚不舉樂況大臣有  
喪更大於子卯矣漢書藝文志有五行奇肱刑德二十  
一卷又案駁鄭者云紂以甲子死武以甲子興桀以乙  
卯亡湯以乙卯興何為疾日

漢有剛卯文曰疾日嚴卯此與正月剛卯不同非輔  
劉之器乃厭勝也故以卯為疾日

倮

札  
卷一

望

心經疏  
三十一

郊特牲索祭祝于祈祈之為言倮也注云索求神也倮  
猶索也顧案倮或作掠國策掠於郊野以足軍食謂求  
索於郊野

裨

喪大記大棺八寸屬六寸裨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會  
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注云親身棺曰裨棺  
弓君即位而為裨注云裨謂地棺親尸者增韻裨棺謂  
之椁御覽引說文椁附身棺也喪四年左傳定妣薨無  
椁杜注椁身棺後漢書鄧騭傳乃肉袒與椁注云椁親  
身棺也

謙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謂誠意  
自足朱子以為快也足也顧案莊子天運篇盡去而後  
謙呂氏春秋知接篇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高注慊快

示諸掌

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  
注示讀如寅諸河干之寅寅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  
力者也案仲尼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  
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  
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顧謂示諸掌當如禮樂相示之示  
猶指示也故仲尼燕居亦云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  
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洩

札  
卷一

望

心經疏  
三十一

振河海而不洩復古編洩別作洩非集韻洩漏也吳質  
答東阿王書言辭漏洩是也隱元年左氏傳大隧之外  
其樂也洩洩林注洩洩舒散相得之貌漢書食貨志粟  
有所洩王莽傳憤耗不洩顏注竝云洩散也枚乘七發  
精神越洩周書禹謨七十川大利天下是也

脩

春秋脩其祖廟鄭注脩謂掃糞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則  
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脩掃除糞洒昭三十一  
年左傳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五庫

月令審五庫蔡氏章句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晏器庫馥案商君書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遂築五庫藏五色兵偃武也

益其長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長皇氏以為增益囚之飯食馥謂長即棖內則五十異棖釋文云棖糧也

今月令

鄭注月令鴻鴈來云今月令鴻皆為候正義云月令出有先後八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馥案古月令謂明堂月令今月令謂後漢所行之

札樣

聖

心經疏本

月令鄭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馥案自劉歆作三統曆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後漢遂有改定之月令所謂今月令也

均田

夏小正農率均田傳云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月令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又云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鄭注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引夏小正農率均田正義以農率為田畷馥案鄭孔之說皆與傳異後世均田之法又與此異通鑑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由是始議均田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

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

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

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

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

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

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

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

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坏

坏城郭鄭注坏益也呂氏春秋作坳高注坳益也呂氏又云坳牆垣高注坳猶培也月令蟄蟲坏戶鄭注坏益

札樣

聖

心經疏本

也周書時訓解作附附即坳字坏坳聲相近曾字問殤不耐祭鄭注耐當謂備警之誤也又培塿說文作附婁

麻疇

月令章句麻田曰疇漢書音義如淳曰今隴西俗麻田歲歲糞種為宿疇也說苑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間曰是何也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

爛

禮器三獻爛注云爛沈肉於湯也祭義爛祭注云湯肉曰爛郊特牲血腥爛祭注云爛或為膾玉篇膾禮記曰三獻膾沈肉於湯中也膾滿也生熟半也馥謂爛假借

膾俗作也依字當爲歠說文歠於湯中淪肉

晉書載記苻生傳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  
中又借煇字儀禮有司徹乃焚尸俎注云古文煇作  
煇聘禮注膚豕肉也惟煇者有膚釋文煇一本作爛

吟于鬼神

韻會吟說文告也从耳彡聲或作吟通作吟禮記吟于  
鬼神注云告致也玉篇吟之忍切痺蒼云告也禮記曰  
吟于鬼神亦作吟馥案徐鉉說文無吟吟二文當出徐  
錯本玉篇引禮記作吟所見者古本也

箭筈

喪服小記箭筈終喪三年案謝靈運山居賦其竹則二  
箭殊葉自注云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箭筈細葉

結

玉藻齊則結佩而爵禪注云結又屈之既夕  
器西南上結士喪禮結絞橫三縮一注竝云結屈也又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結注云結讀爲紆屈也江  
沔之間謂紆收繩爲紆史記楚世家王結繖蘭臺徐廣  
曰結紆也音爭馥案結竝當作紆小爾雅誦而戾之曰  
紆說文紆紆未紆繩紆誦也一曰紆也鄭注兼誦紆二

義

歲在昭陽計洽齊

禮氏心標

札樸卷第一終



札樸卷二目錄

温經

闕誌

餽口

賦

懸

周旋

鵠

貫三人耳

在胸曰鞠

盛

振虞

郊郛

重人

駢旄

勇爵

男女以班

復陶

壘

離衛

天札

戲陽

宿生二事

扞衛

毀

越

駢脅

不咸

距躍三百

泝水

魯人

丹漆若何

殪戎服

芟夷

闔閭

臂

使公冶問

褚

選

野合

卞縣

會有表

札樸目錄  
卷二

心經校本  
九十一

著

庸

逸詩

幹

鑿

龍輔

麋

哀旬

及

屈產之乘

誦

坻

藉

五侯

匕矢鏃

漠然清靜

狸製

及良而卒

發聲

無棣

介雞

灼

暴桑

側

未盡

未減

人名誤字

復言

雖欲勿用

亾

晝寢

文史辭達

約

鄰人

札樸目錄  
卷二

心經校本  
九十二

政事

躁

憮然

稻

晉書說論語

遠庖廚

踵門

易其田疇

布縷

隱几

晝

好勇鬪狠

範我馳驅

檣杙

挫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李善引孟子

擴充

憫

稱貸

札樸卷二

三 心經齋校本  
七十一の

標

折枝

迫蠶

殼簾

函人

札樸卷二目錄終

曲阜 桂 馥 未谷

溫經

闕隧

隱元年左傳穎考叔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杜氏云  
隧若今延道於闕地無注襄二十一年傳闕地下冰而  
牀焉吳語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管子山權  
數篇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注云掘穿也求物及穿地  
至泉曰闕文選秋興賦闕側足以及泉今雖猴猿而不  
履五臣云言留側足之地掘而及泉雖猴猿之捷豈能  
履哉詩蟬掘閱鄭箋掘地解閱謂其始生也然則掘

札樸  
卷二

心經  
卷本

閱掘闕即左氏闕地之義周禮闕狄玉藻作掘狄喪大  
記夫人以屈狄內司服作闕狄先鄭云屈者音聲與闕  
相似隧當為韻說文兩自之間也徐鉉本音似醉切明  
刻小字本誤改房九切兩自之間謂兩邊高中央下故  
字從兩自晉文公請隧及郊外有隧竝當作韻經典變  
作隧便於隸體耳

寤生二事

程魚門編修言鄭莊公寤生苦無比照閱數年余搜得  
二事而編修歿矣崔鴻南燕錄晉咸康二年公孫夫人  
晝寢生慕容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慕容皝曰此兒易  
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三十國春秋前

秦蒲洪父懷歸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  
而寤

余初疑寤當作悟謂倒產及得二事不敢復執前說  
矣

餽口

隱十一年傳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  
注云餽鬻也正義云說文云餽寄食也昭七年傳云餽  
於是鬻於是餽予口釋言云餽饋也則餽是饋鬻別  
名馥案釋言之餽本作鬻杜意以餽為鬻故誤訓鬻當  
從說文寄食之義

扞衛

桓十二年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放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杜注扞衛也馥謂扞  
當為敦說文敦止也言無止采樵者

蟻

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蟻服虔劉向皆以為短狐案沙隨  
春秋例目云考隸古春秋作蚘音特又案呂覽任地篇  
大草不生又無蟻蚘高誘曰蚘或作騰後漢書明帝紀  
去其蟻蚘沙隨之說信為有徵短狐非魯地所有也

毀

莊三十年傳闕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  
難杜注毀滅也馥案毀謂破家蒼頡篇毀破也

應

莊二十五年傳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杜注應陰氣案傳云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秋大水鼓用牲於社于門亦非常也馥謂應本作岱說文岱失常也與傳意合

越

僖九年傳恐隕越于下注云隕越顛隊也案成二年傳射其左越于車下注云越隊也

周旋

僖二十三年傳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韃以與君周旋注云周旋相追逐也案十五年晉惠公與秦戰乘小駟慶

札據

三

北雅齋校本

鄭曰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晉戎馬還澶而止馥謂還澶而止即不能周旋宣十二年傳少進馬還注云還便旋不進文十八年傳行父還觀莒僕注云還猶周旋玉藻周還中規釋文還本亦作旋是也說文服下云車右騎所以舟旋又般下云辟也象舟之旋經典作周還二文皆假借杜氏不解舟旋義釋為追逐失之

駢脅

駢脅釋文云說文云駢脅并也案正義引說文駢脅并餘也韋注國語同釋文并下脫幹字

鷓鴣

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鷓鴣冠說文鷓知天將雨鳥

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鷓鴣案子臧之鷓鴣冠即爾雅翠鷓郭註似燕紺色生鬱林者也說文知雨之鷓即戰國策所稱啄蚌者也二鳥名同物異說者易誤

說文所引禮記今無此文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鷓又禮圖術氏冠鷓

不咸

僖二十四年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杜注咸同也馥案同當為周莊子知北游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貫三人耳

僖二十七年傳鞭七人貫三人耳正義云耳助句也馥案貫耳軍法也司馬法小罪跌說文跌軍法以矢貫耳也

距躍三百

廣韻趙下云趙越案僖二十八年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注云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訓百為勵所未能詳似不如趙越義近

在胸曰鞞

詩小戎陰鞞鑿續正義云鞞者以反為之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哀元年左傳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正義云僖二十八年注云在胸曰鞞然則此皮約馬胸而引車軸也馥案此與陰板上之說大異僖二十八年傳

所謂鞞鞞鞞杜所謂在胸曰鞞者兩鞞字皆斬之譌正義失於研審耳定九年傳吾從子如駮之斬正義云說文云斬當膺也則斬是當胸之皮也馥謂此說得之杜所云在胸即說文之當膺

鞞斬形似易誤小戎傳鞞環釋文云鞞本又作斬沈云舊本皆作斬

泚水

僖三十三年傳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注云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釋文音雉馥案泚借字當為潢說文潢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廣韻雉潢同紐竝音直几切

盛

文十二年經盛伯來奔莊八年公羊經夏師及齊師圍成傳云成者盛也盛則何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字通作邲廣韻邲地名也在東平玉篇東平亢父縣有邲鄉隱五年經衛師入邲穀梁云邲國也杜注左傳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邲鄉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邲霍文之昭也公羊所謂桓十一年經公會宋公于夫鐘杜注夫鐘邲地馥謂此與魯孟氏之邲邑遠不相涉說者牽合為一失之

孟氏邲邑杜注謂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括地志謂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

魯人

文十五年傳魯人以為敏注云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正義云魯人魯鈍之人馥案經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傳云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是經傳皆無貶詞華耦以其曾祖督有罪自以為罪人子孫不敢與魯公宴可謂自審故魯人稱其敏敏審也僖二十三年傳辟不敏也注敏猶審也華督名在冊書世所共知何為揚其先祖之罪乎文十八年傳云魯人謂之哀姜豈亦魯鈍之人邪

振廩

文十六年傳振廩同食注云振發也案說文向穀所振入宗廟案盛顏注漢書昭帝紀廩穀所振入也

丹漆若何

宣二年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案華元驂乘歌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故役人云縱有皮其如無丹漆何蓋甲以丹漆為飾也襄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注云組甲漆甲正義云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

邲郟

宣三年傳成王定鼎于邲郟案京相璠曰邲山名郟地邑也寰宇記邲山在河南縣一名平逢山亦邲山之別名也史記索隱邲謂田厚耨

札誤 卷二

五 心經疏校本 三十五十三

札誤 卷二

六 心經疏校本 三十五十三

殪戎殷

宣六年傳引周書殪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案成二年傳左輪朱殷注云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煙今人謂赤黑為殷色馥謂殪戎殷亦血色猶言血流漂杵皆史之盛詞也中庸作壹戎衣齊人言殷聲如衣

重人

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注云重載之車案宣十二年傳楚重至於邲注云重輜重也正義云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襄十年傳稱秦墓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馥謂重人言待我不如捷之速是重人亦挽行挽重故不能急避

芟夷

成十三年傳芟夷我農功案說文芟以足蹋夷艸引春秋傳芟夷蒞崇之馥謂芟夷當為芟夷夷平也讀如塞井夷竈之夷

駢旄

襄十年左傳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正義云旄謂尾也其旄旗之用故其字從旄旄旗行而從風偃也馥謂旄借字當作髦史傳髦皆借旄

字此駢旄謂牛牲非犛牛故應稱髦不稱尾髦猶剛鬣柔毛耳

闔閭

襄十七年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杜注闔謂門戶閉塞馥案晏子春秋作闔閭吳王名闔閭亦作闔廬

勇爵

襄二十一年傳莊公為勇爵注云設爵位以命勇士案勇爵以爵酒獎勵勇士如二桃也故殖綽郭最欲與焉欲飲此爵酒也若爵位豈二臣所敢干與

臂

廣雅臂肱也字林臂肱腸山海經無臂之國在長股東為人無臂郭注臂肥腸也馥案襄二十三年傳啓牢成御肱商子車御大殿商子游御杜注左翼曰啓右翼曰肱大殿後軍馥謂啓即臂三者皆取名於身殿即展謂肱也肱即肱掖下也

男女以班

襄二十五年傳男女以班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馥案鄭伐陳亦在襄二陳侯使其眾男女別而累以待於朝此言囚繫男女將為鄭僕妾並非賂鄭據此則劉之規杜是也

使公治問

襄二十九年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杜讀問字絕句獨斷云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蔡讀璽書屬上

復陶

襄三十年傳使爲復陶杜注主衣服之官昭十二年傳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注復陶秦所遺羽衣也釋文云復音服一音福復案釋名翻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復陶蓋以羽爲之有似於翻故可障雨雪也

褚

襄三十年傳子產爲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注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案褚伍對言皆謂子產褚之伍之上文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是取衣冠褚之也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是取田疇伍之也說文褚卒也卒衣有題識者子產使衣冠各有題識限以等級不得僭亂故與人怨焉定十年傳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注云物識也

蠱

昭元年傳穀之飛亦爲蠱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饑熱生蟲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蠱

選

昭元年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杜注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馥案盤庚世選爾勞傳云選數也詩不可選也傳云不可數也朱穆絕交論引詩作不可算也論語何足算也漢書車丞相贊作何足選也馥謂選當爲異說文異具也算從具云數也聶從頭頭與巽同頭下云選具也選亦當爲巽

離衛

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注云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正義云離之爲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衛離亦陳之義馥謂此因二人執戈遂爲臆說也是年傳又云魏舒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豈五陳亦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耶離卽魚麗之麗麗旅行也

野合

史記梁公野合而生孔子案野合言未得成禮於女氏之廟也昭元年傳楚公子圍娶於公孫段氏鄭行人請墀聽命楚太宰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又使圍蒙其先君杜注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馥謂墀在城外除地行婚禮卽野合也故曰野賜之

天札



昭四年傳民不天札注云短折為天天死為札釋文云  
札側八反一音截天死曰札字林作此下壯列反云  
天死也又十九年傳札瘥天昏注云天死曰札小疫曰  
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釋文云札側八反一音截天死  
也字林作壯列反云天死也馥案注及釋文皆誤注  
所云天死為札當為大死釋文引注天死曰札亦當為  
大死玉篇鈔天與字林同廣韻鈔癘死即大死周禮  
大司樂大札令弛縣鄭注札疫癘也說文疫民皆疾也  
民皆疾故曰大死大死曰札小疫曰瘥大死對小疫

卜縣

昭七年傳吾與子桃注云魯國卜縣東南有桃虛襄十  
七年傳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注云弁縣東南有桃虛案  
下弁皆破體篆作韓勅碑作下楷書之弁由篆變也

札機

十一

心能讀本

下由隸變也

戲陽

昭九年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杜注魏  
郡內黃北有戲陽城後漢光武紀二年秋八月帝自將  
征五校丙辰幸內黃大破五校於蕪陽章懷注引左傳  
戲陽馥案說文義墨翟書從弗魏郡有蕪陽鄉戲借字  
即蕪陽

會有表

昭十一年傳會有表注云野會設表以為位正義云俗

本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以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  
今之位版也馥案說文朝會束茅表位曰莚引國語致  
茅莚表坐正義引觀禮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及周  
禮大司馬教大閱門立四表又嫌不合大夫之會乃云  
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馥謂國語表  
坐之言顯有按據何謂無文

著

傳又云朝有著定杜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劉炫規過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為朝有  
著不得謂之表著案劉說是也十二年傳云若不廢君  
命則固有著矣杜云著位次十六年傳云其祭在廟已  
有著位服虔云孔張先祖配廟食案

札機

十一

心能讀本

坻

昭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杜注淮水名坻山名  
劉炫謂山無名坻者以坻為水中之地馥案劉氏規杜  
固多是處惟此說未允孔氏正義謂坻之小何得對淮  
之大水是也案坻依字當為坻說文秦謂陵阪曰坻傳  
下文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則知坻當作陵阪之坻矣

庸

昭十六年傳庸次比耦案方言庸代也廣雅次比代也

藉

昭十八年傳鄙人藉稻案史記武安侯傳今吾身在也

而人皆藉吾弟注云藉昭也說文藉下云艸不編狼藉

逸詩

昭十九年傳諺曰無過亂門呂氏春秋引詩同高誘曰逸詩案古者謠諺皆謂之詩其采於適人者如國風是也未采者傳聞里巷凡周秦諸書引詩不在四家編內者皆得之傳聞故曰逸詩或謂逸詩皆夫子所刪此淺學之臆說也

五候

昭二十三年傳明其伍候董遇本作五候云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案周禮環人察軍隱鄭注隱陰姦也謂軍中有為隱者馥謂國中軍中其令一也

幹

昭二十五年傳唯是楸拊足以藉幹者案僖二十三年傳駢脅正義引說文駢脅并幹也晉語作駢脅注駢脅并幹也廣雅駢幹謂之肋春秋元命苞人勝八幹杜育菽賦脯則正膂通幹

七矢鏃

昭二十六年傳射之中楯瓦絲胸次輞匕入者三寸注云匕矢鏃也正義云今人猶謂箭鏃薄而長闊者為匕馥案方言凡箭其廣長而薄鏃者謂之鏃或謂之鈹郭注云江東呼鏃箭馥謂匕鏃聲近字異物同

鑿

苑子制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杜注鑿一足行正義云說文鑿金聲也蓋擊金為聲亦名鑿馥案說文鑿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它車是傳本作鑿故杜訓一足行轉寫通作鑿正義望文為義失之今說文闕鑿字玉篇鑿一足行貌廣韻鑿一足跳行梅聖俞送靈鄉令張沆詩夔學林雍鑿

五經文字鑿金聲也又一足行貌其誤與正義同

莫然清靜

昭二十八年傳引詩莫其德音而說之云德正應和曰莫杜注莫然清靜案說文漠清也今詩作貊傳云貊靜也釋文引韓詩作莫樂記引詩亦作莫貊即貉釋詁貊靜也又云貉嗅定也釋文嗅本亦作莫詩又云求民之莫箋云求民之定釋言漠清也樊光云漠然清貌楚辭遠游漠虛靜以恬愉兮此皆清靜二義

龍輔

昭二十九年傳獻龍輔於齊侯杜注龍輔玉名正義云說文云龍禱旱玉也為龍文馥案龍輔謂龍節以玉為函輔非禱旱之龍

狸製

定九年傳衣狸製杜注製裘也案裘當為裘字之誤也哀二十七年陳成子救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杜注製雨衣也說文裘艸雨衣裘裘形似故誤也同一製字

此訓雨衣彼訓裘杜氏不應矛盾後人因釋可爲裘妄改之

麋

哀二年傳羅無勇麋之八年傳及潞麋之以入杜注麋束縛也釋文音上隕反今吾鄉猶有此語其字作麋玉篇麋束縛也廣韻云左傳無勇麋之束縛也

及良而卒

哀十五年傳楚伐吳陳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吳人云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芋尹蓋曰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馥審其前後之言貞子歿於水杜注孔疏皆未之及

札樣 卷二

十五 心經疏本 三十一

衷甸

哀十七年傳良夫乘衷甸杜注衷甸一轅卿車案說文佃中也引傳乘中佃又解云一轅車徐鍇繫傳曰佃謂中也古載物大車雙轅乘車一轅當中也馥案卿車廣韻作輕車今河南有一轅車

發聲

呼役夫呼發聲集韻音許箇切今蘇州松江人發聲類此

及

武虛谷問宣十四年傳屨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及字何解馥答曰追而及之也讀如

矯及諸其車之及楚王未納履未帶劔未乘車急遽而走左右奉履追及於室皇奉劔追及於寢門之外御者駕車追及於蒲胥之市此猶宋武帝往西州幸徐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驛追隨已出西明門矣呂氏春秋齊君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此及字義也成六年鄭伯朝晉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鄭伯行疾東過子游奉玉及於東楹之東以授之與楚事相類

無棣

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注穆陵無棣皆齊境馥謂管仲此言盛稱踐履之遠欲以威楚不皆齊境京相璠曰無棣在遼西孤竹

札樣 卷二

六 心經疏本 三十一

縣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管仲舉此者以曾伐山戎也齊語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韋昭注二國山戎之與也管仲特舉無棣使楚知畏實非齊先君踐履之界若但舉齊之四境不足威楚出言何謂且楚自知之無煩界量矣

又記齊世家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集解引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云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關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

征伐所至之域馥謂小司馬說是也管仲舉楚境之穆陵以證齊伐楚非無因涉其地穆陵既為楚境則無棟定非齊境矣

屈產之乘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公曰是吾寶也杜注云屈地生良馬案屈產者馬之產晉地者也屈卽士蔣為夷吾所築之屈也其後夷吾與秦戰乘鄭所獻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債輿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馥謂以屈產為寶為其晉產不同於異產也

杜棟 卷二

七 心經諸版本

服虔亦以屈為地名產為產生惟何休謂屈產之地出名馬

介雞

介其雞說者謂介為甲韋昭云以芥傳雞羽案應場鬪雞詩芥羽張金距褚玠詩芥羽雜塵生梁簡文帝詩芥羽忽猜儔劉孝威詩翅中含芥粉庾信詩芥粉口春場周王褒詩猜羣芥粉生並作芥字

今雲南人鬪雞猶以辣椒傳其羽欲傷敵雞之目也

誦

子產相鄭有輿人之誦案襄四年傳臧紇侵郟敗於狐

駘國人誦之晉語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孔叢陳士義篇孔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云云及三年政成化行民又作誦云云馥謂此與鄭輿人之誦略同詩誦言如醉王融策秀才文進講誦志以沃朕心注云誦言也

灼

桓八年公羊傳夏曰灼何氏云薦尙麥魚始熟可灼故曰灼案可灼當為可灼釋天夏祭曰灼郭注新菜可灼本何氏為說也

記曰

僖二年公羊傳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亾則齒寒何休云記史記也馥案記與志同左傳所稱前志軍志史佚之志皆是也

杜棟 卷二

七 心經諸版本

暴桑

宣六年公羊傳活我於暴桑下者也注云暴桑蒲蘇桑案左傳作翳桑然則蒲蘇卽嬖娵詩山有扶蘇傳云扶蘇扶胥小木也馥謂扶蘇扶胥卽蒲蘇亦曰扶疏說文扶疏疏四布也暴樸聲相近詩芄其械樸傳云樸枹木也箋云樸屬而生者枝條芄其然釋木樸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為枹詩所謂械樸枹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馥謂木之叢生者始有扶疏之態李時珍曰樸枹者嬖娵之貌

其樹偃蹇其枝芘其故也俗呼衣服不整者為樸樹以此尉繚子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樹蓋以蔽霜露漢書息夫躬傳僕邀不足數

方言樸聚也郭注樸聚相著貌易繫于苞桑釋木如竹箭曰苞郭注篠竹性叢生釋木枹適木魁瘦郭注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釋文云道迫也謂叢橫迫而生

昧

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昧雉彼視何云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釋文云昧舊音勿凶粉反一音末又音廢案文從本末之末傳寫或從午末字者誤玉篇昧莫割切廣韻

札機卷二

九

心經讀本

莫撥切春秋吳子夷昧卒釋文昧音末馥謂昧訓割以聲為義今俗謂勿為抹脖子

側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以人為箇何云箇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云謂何氏所注者是箇字今漢時大學辟雍所讀者是側字案辟雍當為廡廡即牆也言漢以大學之廡廡名為側非大學廡廡讀此傳文為側也

論

定元年穀梁傳夫清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范注詒託猶假寄馥案詩子實不嗣音嗣韓詩作詒云

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未盡

哀二年春秋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穀梁傳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馥案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言不盡即穀梁未盡

嘔血

哀二年左傳吾伏弢嘔血賈注面汚血曰嘔杜注嘔吐也釋文云嘔本又作嗜吐也晉語作嗜血韋注面汚血曰嗜此本賈說案略或作嗜新序兩手據地而歐之不

札機卷二

十

心經讀本

出喀喀然馥謂發吐血上伏而汚其面故曰面汚血曰嘔

未減

說文徐階本減下云減濺拭減兒錯繫傳曰左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濺減本此字今作未假借馥案減濺當為減濺未減當為濺濺集韻濺下云減濺拭減說文減下云濺減也玉篇作減濺讀若茶檝之檝史記倉公傳望之殺然黃徐廣讀殺為蘇葛反馥謂濺減猶抹檝漢書谷永傳未殺災異是也

距堙

兼堙而窺宋城注云堙距堙上城具案距堙見孫子兵

書魏武帝注云距堙者踊土少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言土山即孫子所謂距堙是也

人名誤字

諸城劉衛川泌為余言士會當為士會本杜姓去木存土詩桑土韓詩作桑杜是也趙衰當為趙衰其字子餘釋詁哀多也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是也馥謂晉先穀當為穀故字彘子鄭公子喜宋樂喜竝字子罕罕借字當為衍故宋公子衍字樂父

良恭

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皇侃疏行不犯物謂之良馥案釋名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皇疏又云和從不逆謂之恭馥案賈誼書接遇慎容謂之恭

復言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案哀十六年左傳吾聞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馥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

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賈誼書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案德本作惠說文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

雖欲勿用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案說文畜用也書微子今般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汲冢周書用紂於南郊春秋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云或曰用然後郊僖十

九年邾人執緡子用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友以歸用之左氏傳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

社又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又寶孟見

雄雞自斷其尾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其

憚為人用乎又得用焉曰獲公羊傳於其歸焉用是乎

河說苑韓褐子濟于河津人告曰夫人過于此者未有

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

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

事河伯也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郟子于次睢之社杜注此水

次有妖神蓋殺人而用祭穀梁云用之者叩其鼻以

衄社也范注取鼻血以饗祭社器馥案呂氏春秋湯

以身禱於桑林翦其髮割其爪以為犧未嘗殺身穀

梁說是也唐武后有疾令閭朝隱禱少室山朝隱沐

浴伏身俎盤為犧此亦用之之義吐蕃傳三歲一大

盟用人馬牛驢為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於前使巫

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馥謂殺人為牲羌夷之俗中

國不應爾定四年左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注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未至其心伍輯之從征記

臨沂厚丘開有次睢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

是邾子處相承雇貧人命齋潔祭時縛著社前如見

牲犧

汶上

則吾必在汶上矣玉海引曹氏曰汶在齊南魯北言欲北如齊也馥案水以北為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水北

亾

亾之命矣夫亾讀如無漢書宣元六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顏師古曰蔑無也

新序作末之命矣夫末蔑聲相近說文首讀若末

幾諫

事父母幾諫案曲禮不顯諫鄭注謂明言其君之惡不幾微

札樣 卷二

心經書校本 三卷之二

畫寢

宰子畫寢舊說畫當為畫謂刻畫寢室案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則是飾畫朽木說目一時不可以充椽椽之用也此本論語

嘒

廣韻嘒弔失國嘒弔失容論語由也嘒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嘒疏云舊注作販嘒字書云販嘒失容也馥案宋書始平王子鸞傳弔新宮之奄映彥壁臺之蕪踐左氏春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釋文唁音彥

文史辭達

文勝質則史又曰辭達而已矣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

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邾人

孰謂邾人之子知禮乎案文十五年左傳卞人以告注云卞人魯下邑大夫正義云治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父為邾邑大夫謂之邾人

約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坊記小人貧斯約注云約猶窮也楚辭招魂土伯九約注云約屈也定三年左傳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杜注隱憂約也

政事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孟子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左傳為政事庸力杜注在君為政在臣為事

躁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云魯讀躁為傲案荀子勸學篇不問而告謂之傲

憊然

夫子憊然皇侃曰憊然猶驚愕也案三蒼憊失意兒也怪愕之詞也

稻

食夫稻稻謂黏者說文稊稻不黏者是不黏者非真稻矣又云沛國謂稻曰稊稊俗作糯音奴臥切黏者也又云養稻餅也餼熬稻餼餼也餌粉餅也糲熬餌黏也此

札樣 卷二

心經書校本 三卷之二



數味以稻作之皆黏乃真稻矣凡穀皆以黏為上稊稷之黏者也糠紅而黏芑白而黏與秬秠並稱嘉穀是也穀貴黏者為其可以釀也聘禮注凡酒秬稌黍上黍次之梁次之說文秬一稌二米所以釀也噍以秬釀鬱艸黍禾屬而黏者也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八月黍成可為耐酒酒之用大矣漢書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

漢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腹案稷謂稊也稊為稷之一種故稊亦得稱稷杜康始作稊酒

晉書說論語

晉書食貨志引論語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案潘岳關中詩師旅既加饑饉是因

遠庖廚

孟子遠庖廚案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注云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正義引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玉藻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踵門

踵門而告文公趙注踵至也案莊子德充符踵見仲尼郭注踵頻也說文踵往來兒韻謂踵門頻至門也

易其田疇

易其田疇注云易治也案檀弓易墓非古也注云易謂

芟治草木

布縷

有布縷之征案周禮屨人掌紵布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

隱几

隱几而臥趙注隱倚其几而臥案檀弓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云隱據也封可手據隱正作雪說文雪所依據也讀與隱同

畫

風俗通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濶史記田單傳燕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封以萬家水經注淄水云王蠋慕在濶水南山西馥謂孟子宿於畫當作濶蓋地以水得名傳寫省水作畫又譌作畫廣韻濶水名在齊

好勇鬪狠

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正義云好勇暴好爭鬪好頑狠以驚危父母案曲禮很母求勝鄭注很鬪也謂爭訟也唐書高麗傳今男生兄弟鬪很通鑑辛毗論袁譚袁尙兄

弟讓聞胡三省注闕關也很也戾也馥謂闕很即爭訟非爭關頑很

範我馳驅

吾為之範我馳驅孫氏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馥謂范當為範範法也馳驅有法故曰范氏與考工記稱某氏同後之世其業者即為范姓所見古銅印范姓皆從竹隸體竹艸不分今為從艸之范矣

檇杙

楚之檇杙借杙字當為檇杙說文杙斷也檇斷木也引春秋傳檇杙徐鍇繫傳杙之言兀也檇杙短木

挫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秦策甘茂曰公孫衍檇里疾挫我於內史記蜀守馮當暴挫注云暴虐以挫人淮南說山訓君子不入市為其倖廉也高注倖辱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山徑之蹊間介然絕句文選長笛賦是以間介無蹊人迹罕到五臣注云竹間介然幽深無蹊徑人迹稀至也襄九年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間杜注介猶間也間介連文不得以介下屬又案法言山徑之蹊李尤函谷關賦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法言所云山徑賦所云石徑即井徑之徑爾雅山絕徑是也孟子山徑亦山徑

李善引孟子

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剖心摩踵李善云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彥升奏彈曹景宗自頂至踵李善云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案今本作放踵又放乎四海趙注放至也

擴充

知皆擴而充之矣字又作擴集韻擴充也或借鞞字新序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馥謂依字作彌張弩使滿也

丹封案禮記祭義博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間居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疑竝橫之借字

憫

既窮而不憫注云憫憇也案廣雅憫憇也說文憫憇也易乾卦遜世无悶

稱貸

又稱貸而益之案漢書食貨志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顏師古曰稱舉也俗謂之舉錢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先鄭云稱責謂貸子

標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案莊十三年公羊傳曹子標劔而去之何注標辟也

折枝

為長者折枝案續說苑宦者田鵬為周人所獲問齊主所在給云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辭色愈厲四支俱絕而死馥案枝支皆借字當為肢孟子折枝猶今之按摩動搖其四肢也周人折支拉斷其四肢也

追蠡

考工記鳧氏為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案幹所以制旋者字當為幹說文幹蠹柄也馥謂即孟子所云追蠡

穀棘

吾不忍其穀棘周成難字云斗撒穀棘也穀音都穀反

札樸卷二

北地高穀林

穀音蘇穀反

函人

函人惟恐傷人案陳琳武庫賦鎧則東胡闕鞏百鍊精剛函師振錐韋人製縫

歲在昭陽叶怡喬  
州騰氏心標齋物

札樸卷第二終

札樸卷三目錄

覽古

灑水

密山

谷事為謀

瓜裂

鹽

木頭

坐

類

嫫媼

狂屈

豹直

允吾

儻

通之

女字繫姓

東閣

揭來

象輅

頡頏

膚寸

伎

李

側

幹

青黑

平

寡微

擗

棧

醜

篤

寒具

李尚隱

薦柱

鮎

棺和

班劍

黑水

澗

列

札樸目錄  
卷三

心經  
九

先游

撰

飲器

援

醒齷

假

哈

何侯

安車

鬪塲

油火

憚

三刀為州

離樓

森忽

籤

料

蜀先主名字

酌

釋詁釋言釋訓

以舟量物

亢闕

疋

蠶

充隱

貂

諛

麴

張仲景

蔡文姬

提縉

職儀

天

卵蒜

油油

行藥

拾

蛇

筭

耗

灌佛

刊山

生

獨斷

札樸目錄  
卷三

心經  
九

補文選注

嶽

岱

強近

點

加治點

列口

帶

霽

專輒

涉躡

水治

風不鳴條

涎

雪桃

彭越

漸離

貼帖

染翰

椶櫚

薤

藁

拔

韜

都市

白疊布

赭白馬

札樸目錄  
卷三

心經卷之三  
十九

札樸卷三目錄終

曲阜 桂 馥 未谷

寬古

灤水

說文濡水出涿郡故安從水需聲人朱切廣韻濡水名出涿郡乃官切通鑑魏主珪北巡至濡源注云濡音乃官翻馥案濡水即灤水鄭注水經云汙水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通鑑開元二年薛訥擊契丹行至灤水山峽中為伏兵所敗即濡水也

隸體需與相溷故有人朱乃官二切

枝

札樸卷第三

心經書校本

玉篇枝下云慎枝害心漢書地理志民俗慎枝鹽鐵論枝害不恭詩雄雉不枝不求傳云枝害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論語引詩不枝不求馬融曰枝害也

密山

穆天子傳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郭注云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馥案西山經作峯山又云峯山多丹木黃華赤實陶讀山海經詩丹木生何許乃在峯山陽峯音密以同音借密字詩詁云凡玉之生有榮有英有華榮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也

李

俗書學字作李亦有所承宋景文云北齊時里俗多作偽字以文子為學馥案李乃李之變體李通用學漢碑作學變文為父其來已久不始於北齊

咨事為謀

魯語咨事為謀韋注云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馥謂事即難事不煩改就傳文詩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是也又案春秋繁露聽作謀謀者謀事也呂氏春秋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鄭注大傳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凡此皆主事言

例

家語刑政篇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改君子盡

札樸卷第三

心經書校本

心焉鄭注秋官司寇引孝經說刑者例也過出罪施賈疏云孝經援神契五刑章曰刑者例也過出罪施者下例為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馥謂著人身體故壹成而不可更

瓜裂

釋草黃菟瓜御覽引孫炎云一名瓜裂釋草下文云菟藪豕首孫以菟字上屬御覽譌作裂說文藪不云菟藪馥疑釋草當是黃菟瓜瓜菟表二名說文云菟瓜不及瓜菟者但舉正名耳

幹

淮南時則訓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

無有不良案幹借字正作桿長笛賦作箭彙是也周禮夏官有彙人掌弓弩之事考工記矢人爲矢以其筈厚爲之羽深鄭注筈讀爲彙謂矢幹

鹽

樂府昔昔鹽鹽借字富爲鹽郊特性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注云鹽讀爲鹽行田示之以禽使欲豔之觀其用命不也

青黑

或問青黑異色今呼黑布爲青布何故答之曰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注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馥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木頭

木以頭俯取義於人頭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云矩法也所法者人也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櫛之木頭取名焉引易巽爲宣髮疏云下云一宣有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柯櫛皆從宣上取數故云頭取名焉猶言取名於頭也馥謂柯櫛諸器初以人頭取度其後無度之木亦沿頭俯蓋古者寸尺咫尋常切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故半矩法人頭工師伐木必有度隨俯木頭

考工記車人爲車轂長半柯幅長一柯有半鄭司農

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爲度馥謂柯既有準工師遂用量物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𠄎

周禮以參互攷日成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掌舍設桂栢再重故書栢爲栢杜子春讀爲栢栢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互巨易譌故隸變互爲𠄎

坐

文選張茂先雜詩蘭荷坐自凝李善云無故自凝曰坐張景陽雜詩百籟坐自吟李云無故自吟曰坐

熹微

文選歸去來辭恨晨光之熹微李善引聲類熹亦熙字熙光明也案管子侈靡篇古之祭有時而星燿注云燿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馥謂燿爲星光晨星將沒故微也

類

周書大開武曰淫文破典不式教民乃不類案王注楚辭類法也

搏

廣韻搏挫趨也案此注兩義當云挫也趨也戰國策伏軾搏銜注搏挫也曲禮君子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注搏猶趨也



嫫媿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日君月妃煥赫嫫媿注云煥赫謂日嫫媿謂月言日月光媚也太元誓膏之離不宜熒且嫫注云誓膏猶夔夔離為日熒為月君夔然若日之將出不宜熒然若月之將毀案韓詩本此而意實不同說文嫫媿也一日弱也本兩義韓詩嫫媿謂美好古樂府珠佩嫫媿戲金闕是也大元熒且媿則弱意也

杖

史記日者傳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庾開府詩楓子留為式桐孫待作琴廣韻楓木名子可為式

札機 卷三

五 札機廣韻本 三九七

孫炎注爾雅云楬楬生江上有奇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周禮春官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漢書藝文志有羨門式法通作杖王莽傳天文郎案杖於前廣雅曲道杖楬也楬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以楓子棗心木為之

奇生枝廣韻作杖又作杖云木別生也

狂屈

甘泉賦捎夔夔扶僑狂李頤說狂屈俯張似人而非也狂屈即僑狂李信案莊子知北遊篇登狐闕之上而嗜狂屈李注狂屈似人而非也

醜

廣雅醜酢也案伊尹曰酸而不醜說文醜食辛醜也醜即醜之異文

豹直

見聞錄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比五日眾官皆出此人獨留日豹直案豹即徠廣韻徠直史官集韻徠越也漢制新到官府併上直謂之徠今俗謂程外課作者為徠工馥案漢制疑作唐制唐志有之

薦

余過湖南見潭上安小蓬巵間楚謂筏上居曰薦此是

允吾

札機 卷三

六 札機廣韻本 三九〇

漢志金城郡有允吾縣案允吾蠻夷充耳或作玃瑀又名玃瑀廣韻玃充耳玉吾讀若牙

寒具

干寶說司徒儀吏死祭用麟饈三十韻會麟饈餅也即今寒具集韻饈饈寒具又云寒俱餅屬廣韻膏糗糗楚辭招魂糗糗蜜餌有餈餈些注以蜜和米麪煎熬作炬糗也馥案膏糗今以麪作先煎以膏次和以蜜著手易汗故看書畫不復設寒具

儻

方言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儻高誘淮南注櫻椽塊椎也三輔謂之儻案集韻儻與儻同說文儻遲鈍也關儻

亦如之醜謂椽塊椎鈍器也故謂之田儻

李尚隱

夏英公古文四聲韻引李尚隱字略或改作尚隱案舊唐書開元二十八年六月太子賓客李尚隱卒新唐書亦有傳

通之

張謙中復古編跋尾有篆書數行署曰通之不知為誰後見董史皇宋書錄云張察字通之成都記云成都人嘗帥鼎州以篆名今成都題榜往往通之筆也案董史字更良其自序在淳祐壬寅跋尾在咸淳乙丑

薦柱

南齊王敬則傳材官薦易殿柱案工欲換柱先承以他木而薦其下使高於舊柱則舊柱方可抽去薦猶藉也

文字繫姓

後漢書班昭字惠班荀采字女荀此猶左傳稱敬姜懿姬蓋女子既嫁從夫之姓故繫以本姓明其所出

躄

通鑑宋前廢帝入廟指世祖像曰渠大躄鼻如何不躄立召畫工令躄之注躄壯加反鼻上匏也南史前廢帝紀肆罵孝武帝為躄奴玉篇作躄壯加切鼻上匏也復案躄俗字猶檀省作查今俗言樁鼻人不飲酒枉受虛名即躄鼻也廣韻又作駮

東閣

漢書朱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主禮謂雲曰在田野亾事可留我東閣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說者謂公孫弘開東閣延賢人宣亦欲致雲於客館馥以為果如所言則雲不應有相吏之語案丞相掾屬有祭酒欲置雲為東閣祭酒耳曹操作相猶有軍謀祭酒胡廣注漢官篇武帝時丞相設四科以辟人德妙為第一科乃補南閣祭酒考南閣祭酒為太尉西曹掾許叔重曾官此職隸釋司空孔扶碑有東閣祭酒丞相亦當有之魏書羊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棺和

廣雅棺當謂之牀又云牀棺頭玉篇作柝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樂水習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謝惠連祭古冢文中有二棺兩頭無和

集韻樂沙巨絕水橫流也

塌來

張衡思立賦回志塌來從元謀陸機弔魏武帝文詠歸塗以返旆登峭灑而塌來案塌去也塌來猶去來故陶公有歸去來辭

班劍

漢官儀班劍以虎皮飾之晉公卿禮秩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三十人持班劍焉案通鑑宋太子劭使

班劬排江湛注云班劬持劬為班列在車前又唐高祖葬平陽昭公主詔加班劬四十人注云班列也持劬成列夾道而行也宋書張敬兒既得開府又望班劬與人曰我車邊猶少班劬物

象輅

本朝鑾儀凡有事於天地壇則象輅先行九馬僅牽一輅一象駕之如輕車焉案晉諸公贊云南越致馴象為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

黑水

山海經大荒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

札據卷三

九

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巨馥案黑水謂泐澤西山經長沙之山泐水出焉北流注於泐澤郭注泐水色黑也西次三經槐江之山巨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泐水南望崑崙馥案經言南望是崑崙在黑水之前矣

頡頏

揚雄解嘲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夏侯湛東方朔畫贊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案頡頏猶上下浮沈也詩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揚雄長楊賦魚吉而鳥斯

澗

浙或作澗又作制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浙或作制

淮南汜論訓制狗之驚以殺子陽折亦作制莊子庚桑楚尋常之溝而鮒鱗為之制注制折也小魚得曲折也書呂刑制以刑墨子引作折則刑論語折獄魯論作制獄崔駰達旨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敘帝紀乃設制折聲相近

膚寸

公羊傳膚寸而合尚書大傳作扶寸鄭注四指為扶案此言雲之薄小也應休瑋與從弟書扶寸有脩味逾方丈

列

任昉彈劉整文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

札據卷三

十

傅云云沈約彈王源文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傅云云案司馬遷報任安書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李善引說文列分解也

先游

鄒陽獄中上書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李善云談或為游案先游即先容故下文云素無根柢之容

臍

鹽鐵論羊淹雞寒曹子建七啟寒芳芬之巢龜李善云寒今臍肉也案廣韻臍與鯖同即五侯鯖楚辭煎鯖臍

雀

撰

唐書百官志史館修撰掌國史今以作文為撰文案古無撰字說文撰具也晉書音義引字林詮具也謂具說事理馥謂撰具亦作此解魏文帝與吳質書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此編集朋友之文亦曰撰

超

史記天官書其超者類闕旗晉書音義云超字見蒼頡篇

飲器

戰國策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注云溺器或曰酒器案溺器是也晉書載記姚方成三斬徐嵩漆其

札撰 卷三 心經傳按本 九十九

首為便器

充隱

顏運生誦舊句云市多充隱客朝有噉名僧案晉書桓玄傳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謝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援

謝康樂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激澗代汲并插槿當列墉晉書桑虞傳虞園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盜驚走致傷使奴為之開導馥案援集韻作援籬也音于眷切

貂

或問釋名云貂短也其義何解答之曰貂當為貂廣韻貂短尾犬也晉書張天錫傳從事中郎韓博有口才桓溫使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案貂刁聲近故借為說

齷齪

史記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齷漢書酈食其傳握齷好奇禮應劭曰握齷急促之貌韋昭曰握齷小節也晉書張茂傳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高九仞吳紹諫曰遐

札撰 卷三 心經傳按本 九十九

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案紹意以修臺為不急之小事與韋說合樂府放歌行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狄仁傑對武后曰豈文士齷齪不足以成天下務哉

諛

集韻諛輕也江東語案晉書趙王倫傳愚闇輕諛淮南修務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諛注諛輕利善趨者說文諛下云一曰諛猶案即狡獪廣雅諛猶也

假

趙盾將朝尚早因假寐卻詭葬其母於所住堂北壁外謂之假葬潘岳為楊駿主簿駿誅當坐公孫宏護持岳

謂之假吏

變

晉書皇甫謐傳況臣棟榱之雕胡玉篇麩與麩同大麥也一切經音義麩麥榱也齊民要術早稻法宜五六月嘆之以擬麩麥

哈

廣韻哈笑也呼來切胡注通鑑云哈呼來翻楚人謂相嘲笑曰哈案古無此字蓋卽嗤之異文楚辭九章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哈也束皙立居釋束皙閒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談隱几而哈含豪散藻考撰同異韻謂楚辭與志爲韻玄居釋與侍異爲韻則廣韻之呼來切乃轉音也

張仲景

今醫家以張仲景爲宗主而見侮於前人者絕少惟皇甫謐釋勸云若皇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錫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狗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謐又云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案藝文志有湯液經法三十二卷事物紀原湯液經出於商伊尹

何侯

晉書王祥傳文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盡敬今便當拜也案何侯謂何曾曾與

高柔鄭冲入見晉王曾獨致拜盡敬柔冲揖而已

文帝晉書誤作武帝何曾傳不誤

蔡文姬

蔡中郎其生幾女不可考而文姬則其少女也嫁上黨太守羊衛者年長於文姬卽晉景帝羊后之母

羊祐傳父衛上黨太守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安車

周禮王后有安車漢徵年老有道之士亦以安車晉書輿服志坐乘爲安車倚乘爲立車

緹縉

楚辭九懷襲英衣兮緹縉洪氏補注縉縉衣也復謂此據說文爲說後漢書應劭傳緹縉十重注云緹縉謂鮮明之衣與洪異

鬪場

宋書天竺國傳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或問鬪場所其地因名鬪場見晉書禮志

職儀

太平御覽多引齊職儀案梁書周興嗣傳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當卽興嗣撰也

油火

余油紙百翻越歲取用皆有火炷小孔友人言其油友亦自焚案梁書樂藹傳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史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何其博物宏恕焉

夫

尚書序皋陶矢厥謨釋文云矢本又作夫隸釋唐扶頌惟直如夫案說文匕部𠂔下云𠂔古文矢字𠂔謂夫隸體從古文變也廣韻以夫為俗字

悼

梁書裴子野傳性不憚懼情無汲汲案廣雅餘懼懷憂也馮衍願志賦終餘悼而洞疑

卯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卯蒜古今注蒜卯蒜也俗人謂之小蒜馥案卯蒜澤艸冬生故十二月納之

莊君述祖曰納卯蒜當為納民祿民古文作𠂔隸譌作卯又於祿上加州

三刀為州

晉書王濬傳三刀為州字州本不從刀因班辨從刀隸作𠂔似州之半體故謂州為三刀慕容詳時童謠云八井三刀卒起來議者謂魏師盛於冀州此亦以三刀為州

油油

箕子麥秀歌禾黍油油束皙補亡詩厥草油油案禹貢厥草惟絲傳云絲茂也釋文引馬融注抽也馥謂油絲當為絲說文蘇艸盛兒

易坤卦其所絲來者漸矣又繫辭爻絲之辭所以明得失韋昭云絲由也吉凶所由生也漢書文帝紀列侯亦無絲教訓其民顏注絲讀與由同

離樓

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撐李善注離樓橫聚眾木之貌馥案說文廛屋麗廛也閭窗牖麗廛闔明此賦言窗配疏廛離樓梧撐皆異文也梧當為梧撐當為堂

行藥

文選有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服藥行而宣導之馥案潘安仁閒居賦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嘗膳載加舊病有痊行藥即勞以宣藥也李善引左傳注宣散也

森忽

張平子思立賦乘森忽兮馳虛無舊注引服虔甘泉賦注森風也五臣云森忽虛無皆空也馥案說文颺扶搖風也颺疾風也森忽即颺颺之省文

晉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森發屋

拾

班孟堅幽通賦匪黨人之敢拾兮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案儀禮鄉射禮取弓矢拾疏云遞取弓矢也禮記投壘左右告矢具請拾投疏云寶主更遞而投也

籤

今於神前求籤問卜即識緯之遺說文識籤竝訓驗

蜿

上林賦獬胡毅蜿李善云蜿未聞案山海經即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骨名曰蜿是可以禦火

料

札襍卷二

七

蜀都賦神農是嘗盧附是料五臣注扁鵲俞附皆料此藥而用之覆謂料量也蓋言料量藥之升勺銖兩今猶謂合藥為一料

窳

爾雅釋宮連謂之窳郭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窳廚連觀也東京賦窳門曲榭五臣注宮室接謂之窳西京賦聯以昆德李善注引說文聯連也廣韻槌窳也窳窳窳正作窳門趙策作窳門高誘注窳別也說文窳離別也周景王作洛陽窳臺然則東京賦之窳門因窳臺得名薛綜以窳門為冰室門未審所據或以為連或以為別據郭注則小屋連於大屋實別成一構其義相

通

蜀先主名字

蜀先主名備字玄德備謂五采備考工記畫績之事五采備謂之繡詩終南傳云五色備謂之繡複案五色至黑乃備故字玄德

耗

張華博物志周穆王有犬名耗案玉篇耗力才力咨一切強毛也亦作斲練覆謂竝當作彘說文彘彘曲毛可以簪起衣从彘省來聲

酌

玉篇酌許具切酌同上案句當讀鉤音非章句之句鉤

札襍卷二

太

凶聲相近春秋考異郵喉凶合韻是也

灌佛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眾人灌佛乃下頂上金鏡以為母灌案灌佛鑄金像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于灌李善注灌謂鑄之王架刀銘灌辟以數又案四月八日鑄佛日也顏運生得一銅佛有文云開皇十九年四月八日

釋詁釋言釋訓

趙宦光曰通古合今日釋詁以今合古曰釋言釋其所釋曰釋訓

刊山



隋書徐則傳陳太建時應詔來又辭入天台山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案刊山即摩崖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以舟量物

魏志鄧哀王冲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而刻其水痕所至俾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馥案古有此法符子曰胡人獻燕昭王以大豚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此事在魏太祖前蓋後人之智偶合於古耳

生

魏書儒林張吾貴傳曾在夏學聚徒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又徐遵明傳師事張吾貴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馥案漢經師多僂生如伏生歐陽生是也賈誼董仲舒皆僂生史記吾聞之周生後漢書黃憲傳陳蕃周舉俾憲為黃生潘岳秋興賦善乎宋生之言七略禮家先魯有桓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膠東庸生之遺學鄭康成書序贊我先師棘下生又案先生或單俚一字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顏注生謂先生也古今人表嚴先生史記越世家俾莊生蘇秦傳蘇生徐廣曰生一作先漢

書梅福傳叔孫先晁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此傳末有鄧公漢書作鄧先顏注鄧先猶言鄧先生也

亢閭

說文閭門高也新附閭字云閭閭高門也甘泉賦閭閭其寥廓兮魏書明元六王傳高允曰易僂亢龍有悔窮高曰亢詩縣釋文云仇本又作亢韓詩作閭周禮閭人疏引詩作亢文選西京賦高門有閭李善注云毛詩皋門有仇與閭同案說文仇閭也閭仇當為阬

獨斷

南齊書禮志云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又云晉初荀勗因魏代前事撰為晉禮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續續此製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馥案虞之決疑與蔡氏獨斷同意皆一代朝儀也今獨斷已非完書後人不知為史家典要等之稗官說部豈不誣乎

補文選注

隋書禮儀志指南車大駕出為先啟之乘漢初置俞兒騎並為先驅左太冲曰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志又曰沈約云親幸耕藉御之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即潘岳所謂紺轅屬於鸞耜者也馥謂此二條可作藉田賦注李善五臣皆漏引

按

詩翁斯羽堯堯兮又蟲飛堯堯玉篇茲蟲飛也

按

莊子枝指雀云音歧謂指有歧也馥案或借枳字釋地中有枳首蛇焉郭云歧頭蛇也孫云蛇有枝首者

強近

隋書許善心傳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案強謂強盛近謂近幸李密表外無期功強近之親王僧孺與何炯書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月令雖有貴戚近習注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點

札機

三

心經書校本

袁宏三國名臣贊如彼白圭質無塵點司馬遷報任安書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北史李彪傳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甄琛傳緇點皇風塵鄙王化隋書裴政傳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房彥謙傳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王孝籍傳追究執事有點清塵宋書庾炳之傳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魯爽傳兄弟閭門淪點偽授徐湛之傳豈不知醜點難嬰仗劍為易謝莊傳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魏書道武七王傳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晉書郭璞傳塵點日月穢亂天聽沈約彈王源文點世塵將被比屋通鑑唐太宗曰寸雲點日何損於明馥案點與玷

同南齊書庾杲之傳玷塵明世文選補亾詩鮮侔晨葩

莫之點辱李善注引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楚辭九辨或黜點而汀之注曰點汙也點玷古字通

晉書何琦傳塵蹟清朝蹟亦點也

加治點

史傳言文不加點又言文不治點案加謂增字治謂改字點謂減字

陳書蔡景歷傳對使人答書筆不停書文不重改通鑑宋毛德祖遣人說奚斤云公孫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

列口

札機

三

心經書校本

漢志樂浪郡有列口縣即方言所稱洌水

帶

周易訟卦釋文云帶音帶亦作帶禮雜記李帶釋文同馥案帶漢碑作帶楷書變作帶非異文也詩都人士釋文作帶

需

周易釋文需從雨重而者非案漢碑需多作需故曰重而

專輒

顏氏家訓多用專輒字益習語也王濬上書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桓溫上表義存社稷之利不顧

專輒之罪王弘上表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范甯傳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北史楊愔傳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又崔鴻傳愚賤無因不敢輕輒南齊書盧陵王傳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檀弓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正義云專輒許諾匡謬正俗劉周之徒音夾為賴亦為專輒晉王蘊為吳興太守郡荒人飢開倉贍恤主簿執諫蘊曰專輒之愆罪在太守

涉躐

漢時書少學者皆能專精晉宋以後四部之書卷表千萬遂有涉躐之學北齊書柳世隆傳世隆性愛涉躐跋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

水冶

彰德府西行四十里有地名水冶蓋昔人作水排處因以名也排謂排囊以韋為之鼓風吹炭用冶鐵巧者以水代人故曰水冶張璠漢記杜詩為太守為冶家作水排後漢書杜詩傳造水排鑄農器注云冶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鼓之武昌記北濟湖本是新興冶塘湖元嘉初廢水冶水冶者以水排冶令顏茂以塘數破壞難施功力因廢水冶以人鼓排謂之步冶魏志韓暨為監冶謁者舊時治作馬排每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暨乃因長流為水排利益三倍今彰德水冶久廢味其名

義故土人不知也

排玉篇作藥云吹火囊蒲拜切廣韻又作韞云韞

吹火

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

涎

說文沈慕欲口液也俗作涎賈誼書垂涎相告又作涎文選江賦噴浪飛涎案涎次聲近張平子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塗薛綜注羨涎也周禮璧羨以起度

鄭司農云羨長也史記衛世家其伯入釐侯羨自殺案

雪桃

家語黍以雪桃蓋桃有毛以黍沐之玉藻沐稷而饋梁正義云取稷梁之湯汁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列子齊景公雪涕晏子春秋作刷涕釋詁刷清也醜謂當作厭說文厭拭也韓非子管仲雪桓公之恥于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楚世家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孟子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唐書李靖傳足澡吾渭水之恥矣蕭銑傳是以病

心疾首思刷厥恥謝莊詩雪怨圓邑埽恥瀛縣李華樂生讀阮佐弱燕削恥南伐嵇康琴賦德蹠雪煩然則取也洒也澡也沐也掃也削也皆雪也高注淮南云雪拭也

爾雅釋木桃曰膽之孔穎達曰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

彭越

漢有彭越卽彭蠡崔豹古今注彭蠡小蟹也嶺表錄異彭蠡吳呼爲越蓋語譌也晉書夏統傳或至海邊拘蟻蟻以資養餽案古人名多取物名故知彭越取義彭蠡也古今注又云彭蠡其有螿偏大者名擁劔俗謂之越

札據

三

心部廣韻本

王劔馥謂蟄轉爲越故俗又傳會爲越王耳集韻彭蠡似蟹而小或作蟄

漸離

史記刺客列傳有高漸離廣韻螻蝻名

貼帖

玉篇貼字云以物質錢案宋書何承天傳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南齊周顒傳販傭貼子權赴急難魏書肅宗紀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貼店肆爭利城市任昉奏彈劉整云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富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又額外更加爲帖通鑑隋崔仲方上書今惟須武昌以下斬和滌方

吳海等州更帖精兵胡注帖添帖

染輪

子虛賦割鮮染輪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染車輪鹽而食之賦又云脔割輪焯韋昭曰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染也馥謂染輪田獵血祭之禮春官大祝辨九祭六曰擗祭注云擗讀爲虞芮之芮馥謂芮焯聲近焯輪卽擗祭說文擗染也史記荆軻傳使工以藥焯之索隱曰焯染也宋書南史以蠕蠕爲芮芮胡注通鑑芮芮卽蠕蠕魏呼柔然爲蠕蠕南人語轉爲芮芮

椹楮

梁書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杳酒而作椹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馥案張衡南都賦椹棗若榴廣雅椹奈也集韻椹直忍切木名汁可爲酒椹椹音別自是兩物作椹者是

札據

三

心部廣韻本

蕙

幽通賦安怡怡不葩兮曹大家曰葩避也馥謂義本周易肥遯釋文引子夏傳肥饒裕疑古周易別有說

簋

五經文字艸部有簋字云見禮經注案士冠禮注簋簋竝從竹說文口盧飯器以柳爲之或从竹去聲亦不从艸類篇口或作簋

校

玉篇校報也此與顏子犯而不校合郭忠恕佩觿分校  
技爲二字周禮夏官校人釋文云校字從木若從手旁  
是比技之字耳

韌

字林韌柔也通俗文作朋云物柔曰朋管子筋朋而骨  
強

都布

後漢書公孫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案通鑑漢明帝行  
養老禮三老服都紵大袍注云績紵以爲美布故曰都  
紵都布布之美者也纂文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

白疊布

札模卷三

毛

史記貨殖傳苧布千匹注云苧布白疊也趙書石勒建  
平二年大宛獻白疊魏略文帝詔曰代郡黃布爲細樂  
浪練爲精江東大末布爲白故不如白疊布鮮潔也宋  
元嘉起居注毘加梨國奉細疊兩張吳時外國傳諸薄  
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梁書高昌國有草實如蠶中  
絲如細繭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  
唐書高昌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又云婆利出吉  
貝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疊又云杜薄國  
女子作白疊花布金毘利遊國衣朝霞白疊隋書眞臘  
國常服白疊王維詩手巾花疊淨杜甫詩光明白疊巾  
是也玉篇作毼云毛布也廣韻毼細毛布廣志白毼布

毛織王建詩毛毼家家織梅堯臣詩童袍毼鮮是也  
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知梁采文繡罽毼帛疊闌干細  
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唐書隰國傳鈴鈸皆飾條紛以花  
毼縷爲藥又云樂工皆崑崙衣絳毼朝霞爲蔽膝溫庭  
筠詩錦疊空林委陸紅是也南史扶南王坐則偏踞翹  
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方回詩坐寒之瓊氈是也  
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縣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海南蠻  
人織爲巾卽古所謂白疊布

赭白馬

札模卷三

毛

顏延年赭白馬賦注家不言馬從何來赭以爲高句驪  
所獻宋書高句驪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  
翼奉表獻赭白馬宋高祖踐阼又遣長史馬叟等詣闕  
獻方物赭案宋時所獻雖不明言有馬以晉時方物考  
之知赭白出高驪

歲在昭陽出怡喬  
州將氏心棟齋物

札模卷第二終

札樸卷四目錄

覽古

零

輕脫

梁起雙闕

料數

埤

均

繕

縛

盈縮

綴

娟

撲

枯槁

澆

滔

濫

槁暴

大白小白

作

愒

洪祀

汁給

秭

許所

建甌

病鉤

壤

抵

綦

長

拊

摘

空閱

廡

沈

望羊

楚

便程

刀風

苓冷零

札樸目錄  
卷四

心經  
七十一

意

虛

孰何

廷

窾

輓

大谷

晏

準

衡

焙

臚

烝豚炙豚

獰

昆侖

檣聯

眞

歛

袒

綠醺

劔

靈舍藏

衍

隱書

誠

軋

痾

錚于

冰

跼跼

炕

煬

暴

駟

旁唐

鬚髮

儻

頰

噫

媼

衣急

臣瓊

帽

廟寢

札樸目錄  
卷四

心經  
三十一

琮

宥器

吳旬

銑鏡

木變石

密印

古瓦文

鎔

顏氏石杯

斝

筆柱

生草

腰扇

笙簧

帶鉤

笙席

案

隱囊

籠袴

契囊

昭文帶

小兒汲瓶

札候目錄  
卷四

三  
心經廣校本

銅池

札候卷四目錄終



札樸卷第四

曲阜 桂 馥 未谷

覽古

雩

王充論衡說論語風乎舞雩為行雩祭鄭注論語同月令大雩帝公羊傳大雩疏竝引論語舞雩冠者童子案大雩在四月即周之六月龍見而雩是也其他為早修雩多在秋冬無暮春雩祭之禮賈逵曰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豈山川之雩不關龍見邪

春秋柯五年秋大雩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

札樸卷四

心經校本

大雩八年九月大雩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六年九月大雩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

鄭注玉藻云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馥案襄五年左傳秋大雩旱也杜注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

論衡又謂浴乎沂當為沿乎沂古人無入水浴體之

事宋書禮志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盥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盥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洧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馥案祭以浴沂為祓禊是知所書石經不作沿也

洪祀

晉書孔嚴傳隆和元年詔以天文失度欲依洪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洪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

札樸卷四

心經校本

乎又江通傳通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又曰按洪祀之文淮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馥謂此二傳當錄附尚書大傳後

輕脫

三國志多言為將輕脫案僖三十三年左傳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杜注脫易也

汁給

集韻歲在未曰汁給童子逢盛碑作協給爾雅釋天作協洽案五帝叶光紀史晨碑作汁光紀樂緯叶圖徵或作汁圖徵洽給亦以聲近相借

梁起雙闕

梁書丘仲孚傳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案何預傳預謂王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陔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沈約上建闕表云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峯縣法無所馥謂梁起雙闕當因諸臣表請而建議者何預為之始

栳

徐岳數術記遺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馥案

此言京生秭秭生垓與徐氏京垓秭次第不同說文云

十萬曰億又云數萬至萬曰秭此皆下數數萬至萬曰秭者猶言萬萬曰秭也今以下數計之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兆百億也十兆曰京京千億也十京曰秭秭萬億也故曰萬億曰秭與風俗通京生秭次第相符徐氏所列垓在秭前未知其審

料數

玉篇料數也說文數計也秦策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高注料數通鑑舉宋濫錢之弊云市井不復料數

許所

淮南道應訓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李獻吉曰西土人謂著力幹此事則呼為所馥謂所許聲相近詩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云伐木聲也

埤

一切經音義埤增也厚也助也案說文滋字云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此增義也詩北門政事一埤益我傳云埤厚也此厚義也節南山天子是毗箋云毗輔也王肅作埤廣雅埤助也此助義也

建瓴

漢書高帝紀警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案戴侗云瓴牝瓦仰蓋者仰瓦受覆瓦之流所謂瓦溝

札樸 卷四 三 心經齋校本 三百九十一

札樸 卷四 四 心經齋校本 三百九十二

均

國語出均立度案樂叶圖徵云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均長八尺施弦以調六律也馥案京房作準以定律準以竹均以絲

病鈎

趙策武安君曰緞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也馥謂病鈎猶病弩漢書音義如淳曰弩病兩足不能相過鈎弩皆取象為名

繕

廣韻繕繕也釋詁繕善也案三蒼繕治也繕之言善也詩叔於田序繕甲治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縫人注

卷四

五

同

纓

玉篇纓帶也案離騷既音余以蕙纓又為馬腹帶國語懷挾纓纓

縛

釋典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案廣雅縛束也地官羽人十搏為縛注云縛羽數束名也

抵

列子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漢書項籍傳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應劭曰抵相歸抵也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又云大氏皆遇告顏注氏讀曰

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

盈縮

國語盈縮轉化盈當為縕通作贏國策縮於財用則匱注云縮贏之反也班固幽通賦故遭罹而贏縮

綦

綦有四義一曰履廣雅綦履是也二曰履飾漢書揚雄傳履櫜槍以為綦顏注綦履下飾也晏子景公為履黃金之綦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遺七寶綦履後漢書劉盆子傳俠卿為制直綦履章懷注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是也三曰履系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縕縕純組綦繫於踵鄭注綦履系也所以拘止屨是也

卷四

六

四曰履迹班婕妤好賦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迹晉灼曰綦履迹也張景陽雜詩庭無貢公綦是也

纓

廣韻纓下引韋昭云繫也漢書揚雄傳虹蜺為纓顏注纓系也李善注文選纓旗上繫也方言所以縣帶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纓

長

說文媽長兒姪長好兒豔好而長也姆弱長兒論衡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史記蘇秦傳後有長姣美人爾雅委委佗佗美也孫炎云佗佗長之美神女賦穠不短纖不長登徒子好色賦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

洛神賦穠纖得中修短合度馥謂穠短不如纖長楚王所以愛細腰也

娟

娟本作嫵廣韻嫵娥眉兒宋玉神女賦眉聯娟以蛾揚

洛神賦修眉聯娟

摧

漢書五行志摧其眼以為人彘注云摧謂敲擊去其精也案史記刺客傳秦始皇惜高漸離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索隱云以馬矢熏令失明集韻矐或作矐

撲

字林手相搏曰撲通俗文爭倒曰撲晉中興書石勒與

札撲

七

心經校本

李陽共相打撲是也又秦漢之刑曰囊撲說苑陛下車裂假父囊撲兩弟東觀漢記鄧太后收杜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先賢行狀杜根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根以撲輕得蘇息又器曰撲滿滿則撲地破之西京雜記國人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是也

摘

淮南本經訓摘蚌蜃高注摘猶開也開以求珠也馥案摘當為摘說文摘有拓義增韻拓席開也揚雄甘泉賦拓迹開統拓亦借字當為拓字書拓張衣令大也太玄天地開闢宇宙拓祖

桔槔

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文穎說烽火云櫓上作桔槔以薪置其中有寇則然之其字皆從木通俗文機汲謂之掣槔字皆從手

空閱

莊子空閱來風司馬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又云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司馬云闕空也蓋指室之牖宋玉風賦空穴來風

澆

王注楚辭回波為澆胡注通鑑水洄狀曰澆吐谷渾有澆河呂光開以為郡此郡蓋置於澆河洄曲處今作洮

廡

史記河渠書乃廡二渠以引其河漢書溝洫志廡作廡孟康云醜分也馥謂廡即斯斯亦分也

滔

廣雅滔漫也詩天降滔德傳云滔漫也堯典浩浩滔天傳云浩浩盛大若漫天

沈

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注云斥即斥鹵沈即川澤風俗通山澤篇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述征記有烏當沈續記云齊人謂湖為沈

札撲

八

心經校本

濫

申鑿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案何晏曰濫溢也孟子  
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淫汎濫

望羊

春秋元命苞武王柔肩望羊晏子春秋杜局望羊待於  
朝大戴禮武王望羊哀十四年左傳長而上僂望視杜  
注目望羊字又作洋莊子秋水篇河伯始旋其面目眈  
洋向若而歎釋文云司馬崔云眈洋猶望羊仰視貌馥  
案正作陽論衡骨相篇武王望陽

周禮內饗豕盲眊而交睫腥杜子春云盲眊當為望  
視賈疏云內眊為遙望之字

札橫  
卷四

九

槁暴

荀子木槩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馥案  
槁借字當為馥考工記較雖弊不馥鄭注馥馥暴

楚

六書故楚一名荆捶人即痛因名楚痛

大白小白

禮明堂位殷之大白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注以大  
白為殷旂釋名白旂殷旂也帛繼旂者也詩六月白旂  
央央傳云白旂繼旂者也馥謂白為旂之正色詩之白  
旂即禮之大白建於戎車齊桓公名小白謂白旂之小  
者杜注定四年左傳云令賤人施其旂執以從會即小

白故可手執

便程

書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載載  
又趨讀若詩威儀秩秩程數趨竝從呈與秩聲相近

乍

玉篇乍慙也顏色變也分兩義論語其言之不乍馬融  
曰乍慙也此慙義也曲禮容毋乍鄭注乍顏色變也祭  
義孝子臨尸而不乍鄭注色不和曰乍此色變義也

刁風

今謂善訟為刁風南北通行此字循習不察案史記貨  
殖傳而民雕悍少慮索隱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馥謂

札橫  
卷四

十

刁字省筆吏胥苟趨簡易用以代雕耳

懈

玉篇懈疲也聲類懈短氣兒也前燕錄慕容容寤寤疾曰  
吾患懈頓恐不濟通鑑北齊常山王演抱王暉曰吾氣  
息懈然恐不復相見

苓冷零

文選七發蔓草芳苓李善注苓古蓮字天官內饗羊冷  
毛而羸羸徐邈讀冷為朗年反廣韻零落賢切先零西  
羌也漢書趙充國傳先零聚言願時渡湟水北注零音  
憐

意

玉篇意思也憶意不定往來念也禮記大學正義云總包萬慮謂之心為情所意念謂之意禮運非意之也注云意心無所慮也正義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也無慮即慮無也詩思皇多士箋云思願也正義云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也

衍

書有溢字曰衍文衍當為繹或省作羨孟子以羨補不足詩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穆天子傳南絕沙衍沙衍即沙羨水經注江水東北至江夏沙羨縣漢書溝洫志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尤甚顏讀羨與衍同史記貨殖傳時有奇羨注云謂時有餘衍也司馬相如傳功羨於五

札樣 卷四

十一 札樣 卷四

帝司馬彪云羨溢也周禮大祝辨九祭二曰衍祭先鄭云衍祭羨之道中典瑞璧羨以起度先鄭云羨長也長讀直亮切論語長一身有半世說王恭曰恭作人無長物

漢志江夏郡沙羨晉灼曰羨音夷廣韻收羨字於六

脂部

虛

巨虛借為虛實字因巨有空義也孟康注漢書云西方謂亡女婿為巨婿巨空也

隱書

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注云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

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喻馥案釋言隱占也注云隱度少儀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注云隱意也思也虞度也常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後漢書安帝紀隱視幽心注云隱審盡心

孰何

史記衛綰傳不譙呵綰漢書作孰何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馥案孰當為敦說文敦誰何也

識

漢石經論語賢者志其大者今論語作識案識古作志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倍二十四年左傳以志吾過鄭注竝云志古文識識記也

札樣 卷四

十三 札樣 卷四

佺

說文允佺曲脛也易大有匪其佺虞翻云足佺體行不正書洪範六曰弱傳云佺劣昭七年左傳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注云跛也馥案此皆言足疾也一切經音義佺與允同引通俗文短小曰佺崔鴻後趙錄王謨佺短無威儀呂氏春秋明理篇盲禿偃佺注云佺短仰者也馥案此皆言短疾也檀弓天久不雨吾欲暴佺而奚若注云佺者面鄉天覲天哀而兩之僖二十一年左傳公欲焚巫佺注云或以為佺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而入其鼻故為之旱呂氏春秋盡數篇苦水之所多佺與偃人注云佺突曾仰面疾也馥案此

晉言仰疾也玉篇允僕也古文苑短人賦其餘脞公劣  
厥僕窶馥案此皆言僕疾也荀子正論篇是猶偃巫跛  
匡大自以為有知也注云匡讀為脞廢疾之人王霸篇  
是故百姓賤之如偃注云字書無偃字蓋當為脞病人  
也抱朴子洪稟體脞羸臧榮緒晉書山濤子淳元脞疾  
不仕馥案此皆未言其何疾也

瓠

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瓠侯劉息  
徐廣曰瓠一作報漢書五行志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  
注作報山馥案報當為執取其聲也集韻瓠質入切音  
執

窵

廣韻窵空也案子華子論醫云空窵之塞也莊子道大  
窵漢書楊王孫傳窵木為匱服虔曰窵音款窵空也通  
作款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謂足中空也莊子款啟寡  
聞之夫注云款空也漢書司馬遷傳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款服虔曰款空也太史公自敘作窵窵字見於諸書  
音義甚明玉篇失載

癡

語林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辟之既見云王掾不癡  
何以云癡案戶令癡瘖侏儒腰折一肢廢如此之類皆  
為癡疾馥謂癡為癡疾之一人謂藍田癡故有癡稱

轆

方言車轉齊謂之轆注云車軸頭也馥案史記田單傳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  
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  
以鐵籠故得脫馥謂轆籠字異義同

錚于

宋書言錚于之制上有銅馬馥謂非馬蓋駁獸也駁似  
馬故作馬形凡鐘上皆飾猛獸容齋續筆言所見錚于  
有虎鈕是也

大谷

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李善云大谷未詳案王廙洛都  
賦梨則大谷冬熟張公秋黃華延洛陽記城南五十里  
有大谷舊名通谷陳思王贈白馬王詩大谷何寥廓

冰

集韻冰通孕切案李義山詩碧玉冰寒漿又琉璃冰酒  
缸又簾冰將飄枕唐書韋思謙傳涕泗冰須皆讀去聲

晏

急就篇屏廁清園糞土壤顏注屏僻晏之名也馥謂晏  
當為偃莊子庚桑篇適其偃注云偃屏廁也屏廁則以  
偃渡是也屏當作屏

跼

或問後漢書馬援傳飛鳶跼跼水中跼跼作何義訓



奮曰依字當作陆漢書音義加注曰陆近邊欲墮之意  
璜曰陆危欲墜之意也

陆音鹽董衡唐書釋音誤作都念切

準

木工一目表視謂之準淮南齊俗訓眇者使之準高注  
目不正因令睇又犯論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  
引而伸之可直而睇西京雜記鄒陽几賦眇者督直聾  
首磨礪班固荅賓戲離婁眇目於豪分太白陰經說水  
平槽云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齒齊平則爲天下準  
式

炕

札模  
卷四

五

心相續校本  
三十一

漢書揚雄傳炕其氣顏注炕絕也馥案王莽傳皆炕龍  
絕氣

徽

玉篇徽面垢也淮南修務訓舜徽黑劉向九歎顏徽鰲  
以沮敗兮

煬

煬有二義郭注方言云今江東呼火熾猛爲煬文選賦  
颺標燎之炎煬此一義也列子黃帝篇煬者避竈司馬  
云封火曰煬淮南云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此又一  
義也

煇

淮南時則訓湛熿必潔高注熿烝炊也馥案熿借字當  
爲饗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饗饗於西堂下鄭注炊黍稷  
曰饗

暴

方言烈暴也案蔡中郎聞燒桐火烈聲知爲良木火烈  
卽暴也鹽鐵論苟爲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

烝豚炙豚

京師貴食烝豚炙豚鹽鐵論古者燔黍食稗而燂豚以  
相饗廣雅燂謂之魚字書魚烝也詩閟宮傳云毛魚豚  
也鄭注地官封人云毛魚豚者燂去其毛而魚之

駟

札模  
卷四

六

心相續校本  
三十一

釋言駟傳也舍人曰尊者之傳也馥案襄二十一年左  
傳祈奚乘駟而見宣子昭五年傳楚子以駟至於羅泗  
晉語乘駟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晏子春秋乘駟而自  
追晏子此皆尊者之傳

臚脹

急就篇寒氣泄注腹臚脹案易通卦驗人足陽明脈盛  
多病臚腫續漢書律曆志注小暑病臚腫

旁唐

廣韵芒碭山名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珉玉旁唐顏注旁  
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碭馥謂旁唐卽芒碭說文碭文石  
也

勞

廣雅勞屠也玉篇勞與別同案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白虎通狄者易也淮南子俞兒狄牙即易牙說文述古文作湯

黷髮

昭二十八年左傳有仍氏女黷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杜注美髮為黷正義云黷即鬢也詩鬢髮如雲傳云黑髮也馥案或作纈廣雅纈黑也謝朓詩有情知望鄉誰能纈不變

昆侖

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巨案禹貢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鄭注崑崙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馬注昆侖在臨羌西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山祠逸周書王會解正西有昆侖等九國是也

晉書張駿傳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宜立西王母祠

傲

通俗文屨載曰傲漢書鄭當時傳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傲謂受屨賃而載運也

構聯

楚詞九歌蕙構兮既張說文構屋構聯也文選西京賦鏤檻文槐李善引聲類槐屋連綿也馥謂連綿即構

聯廣韻棉屋聯棉是也淮南本經訓縣聯房植高注縣聯聯受雀頭箸柄者釋名枳或謂之棧棧綿也綿連棧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通鑑陳起三閭縣相開檻皆以沈檀為之胡注縣楣橫木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裝構今人謂之挂楣馥謂縣楣即縣聯也

穎

顏氏家訓北土通呼物一因改為一穎馥案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穎蔽豕而託葬焉顏注穎謂土塊

颯

廣雅颯重也案玉篇颯屨也屨重脣也

噫

士虞禮聲三啟戶注云聲者噫歛也將啟戶警覺神也馥案噫即歛也噫歛聲相近曲禮車上不廣歛疏云歛聲歛也聲當為警列子黃帝篇宋康王警歛莊子徐無鬼篇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歛其側

歛

王褒九懷靈土忽兮座塵西京賦歛從背天薛綜注歛之言忽也馥案俗或作歛史記索隱引孔臧與孔安國書舊書潛於壁室歛而復出風俗通義臧仲英家人作

札機 卷四

六 心矩齋校本

食設案歛有不清塵土投汚之蜀志卻正傳故從橫者  
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後漢書何進傳大將軍  
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此意何為夏侯湛獵  
兔賦或紛歛以驚驚異苑苻堅剖周虓棺臨視虓屍歛  
回眸又云句吳平川門前生青桐平惡而所殺後死桐  
歛自還立於故根上魏書獻明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  
而見光自牖屬天歛然有感賈岱宗大狗賦聞林獸之  
羣爭歛斷鏢而斲石顏魯公多寶塔銘下歛崛以踴地  
又須彌之客歛入芥子集異記明皇射一鶴將及地歛  
然矯翰西南而逝

媿

札機  
卷四

九

心經疏本  
三十一

太元媿其膏案媿當為麗玉篇以麗為古孕字淮南精  
神訓一月而膏文子九守篇精氣為人人受天地變化  
而生一月而膏

袒

玉篇褻馬背袒衣也馥謂袒衣者馬背覆衣無袖如人  
之袒也孟子許子衣褐趙注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  
高誘注淮南云褐毛布如今之馬衣定八年左傳主人  
赫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杜注馬褐馬衣

袒褻當作但褻說文但褻也袒衣縫解也今以袒代  
但以綻代袒內則衣裳綻裂注云綻猶解也

衣急

廣韻褊衣急案詩維是褊心傳云褊急也說文急褊也

綠醪

吳都賦飛輕軒而酌綠醪當作綠鄴西京雜記鄴陽酒  
賦其品類則沙洛綠鄴文選笙賦傾縹瓷以酌鄴李善  
引吳錄地瑤志湘東鄴水以為酒有名張載鄴酒賦匪  
徒用法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齊民要術有作鄴酒法  
水經注未水云鄴縣有鄴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  
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鄴酒歲常貢之荊州記長沙  
郡鄴縣有鄴湖周回三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美又云  
綠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酒  
極甘美與湘東鄴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鄴綠郭仲產湘  
州記衡陽縣東南有鄴湖土人取此水以釀酒其味醇  
美所謂鄴酒晉平吳始薦鄴酒於太廟是也宋書庾炳  
之傳在尚書中令奴酤鄴酒利其百十夏仲御別傳爰  
有天水玄酎長安清醇雜以東鄴碧素苾芬北史長孫  
嵩傳劉裕遺以鄴酒通鑑陸納破丁道貴於綠口注云  
衡陽縣東二十里有鄴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酒甘  
美謂之鄴綠綠口即鄴湖口也

臣瓚

漢書注有臣瓚水經注稱薛瓚案後秦記姚襄遺參軍  
薛瓚使桓溫即其人也

李信案陳霆兩山墨談曰案晉中書監和嶠嘗領命

札機  
卷四

九

心經疏本  
三十一

校正穆天子傳五卷噴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傅瓚也  
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注語此於臣字雖  
著實而穆天子傳文無與漢書可通薛瓚之說為優  
劔

劔者人所帶兵也其末謂之鋒又謂之鏃其刃謂之臘  
亦謂之剗中央隆起謂之脊通謂之身亦謂之莖所以  
受莖謂之夾所以飾夾謂之緘以韋謂之鞞其鼻謂  
之鐔亦謂之珥鼻玉謂之璣首飾謂之錡其拾謂之削  
亦謂之鞞亦謂之積亦謂之室又謂之廓所以鞞積謂  
之衣衣謂之袂又謂之袂襜其帶謂之紫

鐔有兩義廣韻屬侵部者訓劔鼻屬覃部者訓劔口

札機

三

心施橋校本

說文鐔劔鼻也廣雅劔珥謂之鐔釋名劔其旁鼻曰  
鐔鐔尋也帶所貫尋也王逸注楚辭玉珥謂劔鐔也  
司馬彪注莊子鐔劔珥也鮑注國策鐔珥鼻也此皆  
主劔鼻言之三蒼鐔劔口也集韻劔口謂之鐔顏注  
急就篇鐔劔刃之本入把者也又注漢書韓延壽傳  
鐔劔喉也鄭司農注考工記莖謂劔夾人所握鐔以  
上也此皆主劔口言之

檐

小爾雅檐諭謂之童容案檐亦作檐淮南子渠檐以守  
高注渠甲名檐檐所以禦矢

靈舍藏

拾遺錄太上皇以寶劔賜高祖藏於瑤庫有白氣從戶  
中出如龍蛇呂氏更瑤庫名曰靈舍藏惠帝即位以此  
貯禁兵名靈舍府馥案三輔黃圖武庫蕭何造以藏兵  
器呂后改庫曰靈金藏然則靈舍者靈金之誤

廟寢

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戴侗曰宮  
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士大夫之聽事是也虞  
箴曰民有寢廟巧言之詩曰奕奕寢廟傳曰夫鼠不穴  
寢廟畏人故也猶後世言廟朝廟堂也死則異為宮而  
祭之有廟而無寢謂之祖廟禰廟通謂之宗廟

琮

札機

三

心施橋校本

三禮圖所畫琮八出陳祥道禮書云體方面四角漢碑  
所圖則五角或十角

宥器

家語魯桓公之廟有宥坐之器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  
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馥案文子守弱篇三  
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命曰侑卮周禮春官膳夫以樂侑  
食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是侑與宥通侑卮  
卽宥坐之器

吳句

刀有號吳句者案鯨魚名禹四海異物大都魚刀鄭  
注魚刀魚兵如刀者也

銃鏡

陳書蕭摩訶傳遙擲銃鏡正中其額案集韻銃鏡小鑿也說文銃小鑿

木變石

青州都統慶公見惠黑龍江木變石刀子為言古木沈水年久化為石故俗呼木變石舉示坐客無能稱其物也案周書王會夷用闢木孔晁注夷東北夷也木生水也中黑色而光其堅若鐵馥謂木變石即闢木但孔謂生水中與都統目驗者異集韻闢木名此據王會為說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闢古塔與肅慎相近水中木變為石即石砮也榆變者上松變者次之說與都統合

札誤

三

心經傳校本

蘇長公集有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云得古箭鏃槩鋒而劍脊其廉可劓而其質則石也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為而至哉

晉書肅慎氏傳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馥案此言石砮出於山中又異矣唐書盤盤國在南海石為矢鏃今緬江亦有木變石與黑龍江所出同

魏志景元三年肅慎貢弓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所稱魏尺邪周尺邪晉時肅慎每貢其矢亦言一尺八寸若仍是周尺荀勗何不據以定樂豈肅慎之尺亦隨時變與魏晉等邪

蜜印

古官印有歿後隨葬者吳志孫琳傳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是也有繖上者晉書陶侃傳遣左長史奉送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是也若追贈之爵則用蜜印示不復用魏王基碑贈以東武侯蜜印綬晉書山濤傳策贈司徒蜜印紫綬唐音癸籤贈官刻蠟為印謂之蜜印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蜜燭二百枚即今之蠟燭

古瓦文

秦漢瓦頭文有蘭沱宮當宗正宮當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棖璧璫司馬彪曰以璧為瓦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璫又李尤平樂館銘芬梁照曜朱華飾當廣雅

札誤

三

心經傳校本

棺當謂之脉又云脉棺頭然則瓦當謂瓦頭也瓦文曰狼干萬延即琅玕也漢書王子侯表泉琅侯遷地理志西河郡作舉琅瓦文曰衛屯張平子西京賦衛尉八屯警夜巡畫五臣注屯營也長水中壘屯騎武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言此八屯皆衛尉掌之晝夜巡警瓦文曰樂當大萬或以萬字下平反書例應左行讀作大萬樂當定為大子樂署瓦馥又見一錢範背有文曰富人大萬萬字亦反書漢書劉向傳功費大萬百餘乃知大萬漢人習語樂讀為長樂未央之樂故又有單文樂字瓦也

漢器萬字多反書漢印有平字者亦然漢碑年命字

多垂長

鎗

說文鎗鎗總也集韻鎗釜屬通作鎗南齊書蕭穎胄傳上慕儉欲壞鑄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馥案鎗即鎗總今之鎗也竟陵王子良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古人有元日上壽酒具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請上雅

壽注云雅酒間

顏氏石杯

吾邑顏氏有石杯其家相傳石出外國可鍊成金案顏說乃鎗石鎗石似金可鍊出波斯國鎗石可引水銀惜

札機

卷四

三

玉

未試之

談藪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鎗石香鑪蓋鎗音如偷

研

廣韻研承衡木也案南齊書王敬則傳從市過見屠肉研歎曰吳興昔無此研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馥以為屠家稱肉用研以承衡

筆柱

傳云謂漢末人筆豐狐之柱秋兔之翰崔豹古今注古以枯木為管鷹毛為柱羊毛為被王羲之筆經探豪竟以麻紙裹柱根次取上豪薄薄布令柱不見然後安之

馥案筆柱即筆心也筆墨法云作筆當以糝梳梳兔毫毛及羊脊毛羊脊為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

生草

莊子讓王篇環堵之室茨以生草新序節士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案生謂鮮草未乾即牽蘿補屋之意

腰扇

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注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馥案腰扇如腰鼓謂中腰瘦減異於團扇韋昭說屏攝云攝形如翼扇高注淮南汜論訓云翼狀如今要扇

札機

卷四

三

玉

笙簧

先鄭注春官笙師云笙十三簧說文廣雅三禮圖竝同惟高誘注呂氏春秋五月紀云笙十七簧案郭注爾雅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宋書樂志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然則高所云十七在十九十三之間笙正月之音陽聲也故三七九皆奇數

帶鉤

余見古銅帶鉤數十枚皆作螳螂形即革帶所施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縷螳螂鉤以相拘

筌席

梁書顧憲之傳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  
筵席棄之路旁案左太冲吳都賦桃筵象簞劉淵林注  
云桃筵桃枝簞也吳人謂簞爲筵

案

玉篇案几屬也食器也馥案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  
李善曰玉案君所憑倚東宮舊事太子納妃初拜有漆  
金渡足奏案一枚江表傳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  
復有言迎曹者與此案同東觀漢記更始韓夫人侍飲  
見常侍奏事怒起抵破書案廣韵曹公作欵案臥視書  
又上雜物疏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南史江乘之  
爲臨海太守作書案一枚梁簡文帝書案銘性廣和平

札機

三

心紀補校本  
八百八十八

文彫非曲廁質錦帳承芳綺得被召通今按奸治俗刻  
香鏤采纈銀卷足馥謂此皆言几屬也方言案陳楚宋  
魏之間謂之檇自關東西謂之案急就篇檇杆檇案檇  
問盤顏注無足曰檇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考工記  
玉人之事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注云棗栗實於  
器乃加於案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  
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過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漢  
書萬石君對案不食貢禹傳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  
所以食臣下也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相談常對案不  
食又云蔡彤在遼東賜錢百萬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  
沓鹽鐵論今民間酒食散旅重疊燔炙滿案又云常民

文杯畫案又云垂拱持案食者不知鹽耒躬耕者之勤  
也燕丹子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烈士傳魏公子無  
忌方食有鳩入其案下古文苑僅約滌杯整案注云案  
以設飲食之具孟光舉案齊眉吳志步騭傳征羌作食  
身享大案散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惟菜茹而已曹瞞  
傳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中肴膳皆沾沔巾憤神  
仙傳吳興人沈羲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案  
玉杯藥賜羲夢夢見杯案賓客到也馥謂此皆言食  
器也

隱囊

今牀榻閒方枕俗呼靠枕即隱囊也通鑑陳後主倚隱

札機

夫

心紀補校本  
三百八十七

囊置張貴妃於席上注云隱囊者爲囊實以細輭置諸  
坐側坐倦則側身曲肱以隱之馥案隱讀如孟子隱几  
之隱昔人用於車中說文鞵車鞵也急就篇鞵鞵鞵  
鞍鑣錫顏注鞵鞵囊在車中人所凭伏也今謂之隱囊  
攏絳  
今於足衣外復著短絳謂之攏絳馥謂攏當爲斝說文  
斝羽獵韋絳雲南人用韋爲之

契囊

漢書趙充國傳張子孺持囊簪筆事孝武帝張晏云囊  
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隋書禮儀志云中世  
以來惟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裹之



其餘公卿但執手版荷紫者以紫生為袂囊綴之服外  
加於左肩周遷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為朝  
服蕭驕子云名契囊

說文曰佩也即笏字

徐廣車服雜注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常笏

筆

晉書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  
帶間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笏者有事  
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手板即古笏  
矣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南齊書輿服志其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為紫

札橫

无

荷

梁書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  
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囊簪筆事孝武帝  
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囊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願  
問

昭文帶

古玉器有昭文帶蓋佩劍之器本名璣說文璣劍鼻玉  
也漢書王莽傳孔休侯莽進其玉具寶劍曰誠見君  
面有瘕美玉可以滅瘕欲獻其珠耳即解其珠顏注珠  
字本作璣後轉寫者譌也馥審其製參以今之帶刀法  
蓋大帶與兩劍繫竝母於穿中劍把昂向前故短其繫

繞穿之左劍首俯向後故長其繫繞穿之右兩繫分繞  
使劍不移穿既受帶亦不移矣周遷輿服雜志漢儀諸  
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晉世始代之以木廣韻櫛劍古木  
劍也馥謂劍本武備後世以木為佩飾故有昭文之稱  
也

隋書禮儀志案漢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蔡謨

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

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之象劍言象於劍

馥案晉書輿服志亦言晉始代之以木新唐書柳冕

傳帝問象劍尺寸通鑑開成元年郭晞奏諸司儀仗

有鋒刃者請皆輪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注云儀

札橫

手

刀以木為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馥謂儀刀猶

象劍也

哀十七年左傳不釋劍而食正義云劍是害物之器

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劍良夫與君食而不釋劍

亦不敬也據此則劍履上殿周世已然

小兒汲瓶

或問俗以金銀或桃核造為汲瓶縣小兒腕間何所依  
據余不能答及檢左傳急就篇始得其說昭七年傳云  
賂以瑤瓊急就云璧碧珠璣玫瑰瓊顏注玫瑰玉名瓊  
汲瓶今人以雜寶為盂之屬帶於嬰兒頸下此古之舊  
事云云是即汲瓶之所由來也其以桃核蓋祓除之遺

銅池

漢書宣帝紀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雷也案檀弓池視重雷鄭注如屋之有承雷也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為之

歲在昭陽計洽齋  
州蔣氏心標齋物

札  
卷四

至  
心標齋本

札樸卷第四終

札樸卷五目錄

覽古

賦

資

標籤

凹凸

效

苦窳

杪

根

主章

靈爻

答

肤

敕

卓鷲

摩跌

獸頭

鉤鑿

里十為術

燎矯

體淡

札樸目錄  
卷五

心經  
九

栽

軌

藝極

危

喉脾

搖舉

枋

緯末

榛

拳

佛拂

眇

繆經

誇嚴

詢詢

諛高

蘆頭

叢祠

卯奠

兵馬司

禽

喪城

跨竈

履歷

長尺大斗

硤石

赤棒

屠各

寬韜

累墜

狂築

札樸目錄  
卷五

二  
心經  
九

跡

橫刀

唐權量

咄嗟

珂

刀把

縱縮

拍

褰輿平肩輿腰輿

賜惡姓

尚書刪定郎

簡練

鵲岸

莠莠

蔽

雞蘇

藟

杉楊

棧

竹箭

檳榔

白鴈

朱雀

阜帚

鵝鶉

鴻鵠

鴈鳩

鴉

鴟

八哥

雉聞雷

系蹄

獬豸

麋

蝮

蛤

屈造

含脂墓

蝶

蝨賊

蝻

蚶

食脰

蠟

蟲蝮

魴

赤鯉

河洛魚

鮠

鮠

鮪

復糸

札模目錄  
卷五

三  
札模目錄

札模卷五目錄終

札樸卷第五

曲阜 桂 馥 未谷

覽古

說文

說文無貺字而見於左傳者凡六七處隱十一年君若辱貺寡人僖十五年女承筐亦無貺也文四年君辱貺之成十二年貺之以大禮昭六年不敢求貺定九年吾貺子杜注並云貺賜也襄十年其何貺如之杜注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栽

廣韻栽祖才切種也又倉代切築牆長版中庸上天之

札樸 卷五

心經廣校本

載鄭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故栽者培之鄭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栽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馥謂栽種栽築古並讀去聲

資

史記索隱引字苑資積財也案鄭注復卦云資貨而行曰商又注地官司市云販夫販婦朝資夕賣

軌

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車枕之枕案一切經音義云枕聲類作軌車下橫木也今車牀及梯輦橫木皆曰枕是也

標籤

唐書馬懷素傳是時文籍盈漫籤牒紛舛馥謂標籤當為標幟字林標識也幟幟幟

藝極

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案晉語貪欲無藝章注藝極也

凹凸

字苑凹陷也凸起也案蒼頡篇容鳥夾反墊下也突徒結反突也

危

春秋後語魏人將殺范痤登危而說案危當為尸說文尸屋相也秦謂之桷齊謂之尸

效

札樸 卷五

心經廣校本

曲禮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注云效猶呈也文八年左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注云效猶致也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注云效授也馥謂三訓雖異而意實同

喉脾

易通卦驗人手陽明脈盛多病頭腫噎喉脾注云喉脾字誤也當為喉痺喉病為痺馥案春秋考異郵痺在喉壽命凶

苦窳

考工記辨其苦良齊語辨其功苦史記五帝本紀器不苦窳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不利者弱注云窳

器疾也音庚釋詁論勞也郭注勞苦者多情偷今字或作窳同窳案窳富為窳說文窳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庚玉篇窳勞病也苦窳言器微弱不堅牢也

子華子佼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詩四牡傳及采薇箋並云鹽不堅固也鴟羽傳云鹽不攻敵也正義云鹽為鹽字異義同馥謂苦楛鹽皆假借當為鹽社注左傳皿器受鹽害者為鹽是也

搖舉

漢書禮樂志將搖舉誰與期注云言當奮搖高舉馥案搖舉猶言招搖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莊子駢拇篇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皆以招為揭舉律曆志體招搖

若承望

杪

西京賦杪木末薛綜注杪猶表也案說文杪木標末也標木杪末也二字聲義相近賦以杪為標故訓為表禮記投壺司射肅為勝者樹標

枋

廣韻蜀以木堰魚為枋案元和郡縣志建安九年魏武在洪水口下大枋木為堰因名枋堰

楫

類篇楫四械也周禮封人設其楫衛鄭注元謂楫設於角衛設於鼻如楫狀也賈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

楫故舉之以為況衛者也馥案四械俗作枷字施於項與牛之鼻衛不同然皆械也

緯未

夏小正農緯厥未沈約郊居賦緯東甯之故相韓詩三日於相三月之時可預取未相修繕之

主章

漢書百官表有章曹掾又有東閣主章令丞顏注主章掌大材也史記貨殖傳木千章地理志西河郡有千章

榛

詩鴟鳩其子在榛釋文榛木名也字林木叢生也說文榛木也一曰叢也徐鍇繫傳榛字云說文無榛字此即榛字也一切經音義云說文榛叢木也是唐本有榛字矣羣書言榛叢者並記於此廣雅木叢生曰榛服虔注漢書榛木叢也高誘注淮南叢木曰榛高唐賦榛林鬱盛李善注榛林栗林也此誤以為栗栗之乘七啟於是礮填谷塞榛藪平夷說苑其入榛藪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揚雄疑易羝羊觸藩其男童烏曰大人何不言荷載入榛王粲從軍詩城郭生榛棘左思招隱詩果下自成榛謝靈運山居賦除榛伐竹潘岳關中詩荆棘成榛天台山賦披荒榛之蒙龍燕城賦崩榛塞路五臣注榛叢木也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披榛覓路劉氏新論

札誤 卷五

四

三

均任篇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厦宋書長沙景王道憐  
傳有舊溝引泚水如陂不治積久樹木榛塞伐木開榛  
水得通注舊唐書劉贊為欽州刺史有老婦人担拾榛  
叢間猛獸將噬之搏獸救之說文叢即叢字集韻叢或  
作叢穀梁傳橫木釋文作叢木檀弓叢塗龍輔以樽釋  
文云叢才宮反正義云叢聚也宋玉招魂藜菅是食王  
逸注柴棘為藜

靈爰

漢書王莽傳剛卯注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文云靈爰  
四方又云化茲靈爰案韓詩外傳齊桓公出游見一丈  
夫帶著桃爰桓公怪而問之丈夫對曰桃之為言亡也

札誤

卷五

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  
戒在於桃爰

輦

廣韻輦曲也廣雅輦曲也淮南人間訓兵橫行天下而  
無所絀高注纒屈也漢書鈞弋健仔兩手皆拳自上披  
之卽時伸詩大雅有卷者阿漢書劉向傳客星見昂卷  
之間卷謂卷舌星也輦纒卷義通

荅

古無荅字合卽荅也釋詁合對也宣二年左傳華元見  
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杜注合猶荅也叔牂言畢遂奔魯丹封案爾正釋詁地  
合會對也郭注云皆

相當對似非  
對答之義

佛拂

易願卦願願拂經於丘願詩大雅四方以無拂箋云拂  
猶危也言無復危戾者文選長笛賦牢刺拂戾曲禮獻  
鳥者佛其首鄭注佛戾也學記其施之也悻其求之也  
佛正義云佛戾也禮案說文縿弼戾也佛拂弼替相近  
詩佛時仔肩論語佛胥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皆讀若  
弼

肤

廣雅肤腫也案郭景純說爆牛云領上肉腫肤起高二  
尺許一切經音義今江南言領頭肤額乃以頰為後枕  
高肤之名也

眇

古眇字皆作眇眇小也漢書昭帝詔朕以眇身獲保宗  
廟是也易繫辭眇萬物而為言荀子王制篇王者仁眇  
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楚辭九歌美要眇兮宜修漢  
書元帝贊窮極幼眇

敕

釋詁敕勞也郭注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為勞覆案敕  
當為勅說文勅勞也隸體敕多作勅此又以敕為勅  
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勅俗字也字林作敕  
書勅天之命詩嗟嗟臣工傳云嗟嗟勅之也周禮詔



來替皋舞先鄭云來敢也漢韓勅字叔節程勅字伯嚴並借勅為敢

繆經

廣韻鬪喪之降殺案檀弓衣衰而繆經正義云謂絞麻為經廣韻言降殺謂繆經也說文鬪經繆殺也經繆皆絞殺論語自經於溝瀆漢書孝成趙皇后傳即自繆死

卓鷲

莊子在宥篇天下始喬詰卓鷲釋文云卓向音尊崔云卓鷲行不平也馥案說文樊鷲不行也鷲類篇引作繫然則樊鷲即尊繫莊子假借字

誇嚴

史記日者傳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徐廣曰嚴一作險馥謂嚴當為諛說文諛誑也史記借嚴字

摩跌

文選舞賦踟躕摩跌李善引字書跌足蹠也案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跌失蹠也戰國策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後漢書邊讓傳修短靡跌注云跌蹠也

詢詢

廣韻詢眾語也案荀子解蔽篇聽漠漠以為响响吕氏

春秋先識覽誠能決善眾雖謹諱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响响邪國之殘亡亦由此也故响响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响响也止善賢主以之响响也立功漢書東方朔傳君子不為小人匈匈而易其行晉書劉毅傳天下調調但爭品位

獸頭

神像大帶有獸頭即犖囊也晉書鄧收傳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犖囊占者以斷犖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馥案古者大帶皆有獸頭犖囊班固與寶將軍箋固於張掖縣受虎頭犖囊一雙東觀漢記鄧遵破諸羌賜金剛鮮卑纒帶一具虎頭犖囊是也鄴中

札

記石虎改虎頭犖囊為龍頭

莊二十一年左傳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犖鑑子之杜注犖帶而以鑑為飾也馥謂男子飾以獸頭婦人飾以鑑

鈔高

文選西京賦通天鈔以竦峙李善注通天臺名鈔高也馥案鈔借字當為朴說文朴樞高也

鈎鑲

急就篇矛鈎鑲盾刀鈎釋名鈎鑲兩頭曰鈎中央曰鑲案謝承後漢書江漢遷丹陽太守修整戰具鈎鑲刀盾大戟長矛

蘆頭

今謂人羨為蘆頭案說文蘆蘆也一曰薺根張有復古編云蘆蘆根似薺危案名醫別錄薺危根並都似人參而葉小異劉勰新論愚與直相像若薺危之亂人參潛夫論治疾當得人參反得支羅服腹謂蘆蘆薺泥皆與人參相亂故人參謂之蘆頭

里十為術

管子度地篇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覆謂術當為遂學記術有序鄭注術當為遂地官大司徒五縣為遂王國內有六鄉外有六遂月令審端徑術術亦當為遂地官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

叢祠

秦策亦閒恆思有神叢與叢藉其神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高注叢樹也覆謂神叢即叢祠

今雲南人於神祠殺牛飲血其相盟誓謂之牛叢

驟矯

廣韻驟矯長兒又云驟矯長兒案荀子賦論篇頭銛達而刺趙繆者耶注云趙讀為掉掉矯長兒

卯箕

木工穿鑿謂之卯箕晉書五行志舊為辰者齒皆達編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露齒曰陰卯文選干寶晉紀總論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五臣注鑿契箕也

詩巨業維樅業所以飾箕縣鐘磬捷業如鋸齒契約亦刻齒故鑿契謂之箕陰卯俗呼悶箕

体漢

北方謂粗鈍人為体漢案廣韻体廩兒又劣也蒲本切今轉為甫悶切通鑑唐懿宗葬文懿公主賜餅餠四十囊駝以飼体夫注云体夫舉柩之士也

兵馬司

通鑑李克用囚康君立於馬步司注云唐末諸鎮皆於馬步司置獄今謂之兵馬司覆案京師五城正副指揮主刑不主兵而謂之兵馬司者猶沿舊稱歟

俞

釋名俞躍也氣躍出也漢律曆志俞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

踰

莊子釋文引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踰案說苑馬踰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眾也

襄城

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襄門案唐書及通鑑並作壘門胡身之注云門外築垣以遮壘城門今之襄城是也

橫刀

新唐書王及善傳除千牛衛將軍帝曰爾佩大橫刀在

朕側亦知此官貴乎通鑑唐太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注云橫刀者用皮鞞帶之刀橫於掖下案今

宮門侍衛及督撫輿前材官所帶者即橫刀也

跨窻

馬能跨窻舊說不一淮南子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卓方言梁宋齊楚北燕之間謂櫪曰卓史記鄒陽傳牛馬同卓漢書音義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莊子編之以卓棧釋文云卓櫪也一云槽也昭十二年左傳康王跨之注云過其上玉篇跨越也馬生而越過卓非凡馬矣窻借字也藉白馬賦跨中州之轍迹

唐權量

友人謂孫思邈千金方升合銖兩與今不同難以準用案唐制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籥二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凡權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為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為兩今之二兩得漢唐十兩明矣千金本草皆以古三兩為今一兩

履歷

今之履歷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歷

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今謂之根腳

咄嗟

晉書石崇傳嘗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案左思詠史詩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此言蘇秦李斯忽而榮華忽而凋枯也莊子其疾也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王逸少蘭亭敘俯仰之間以為陳迹曹子建翔風詩別如俯仰脫若三秋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復謂咄嗟便辦猶言一呼即至耳豆粥難成惟崇家立具稱其疾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李善云說文咄叱也聲類嗜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李密謂楊玄感曰若決機兩陣

長尺大斗

之間嗚嗚咄嗟使敵人震懼密不如公案李善所引出字書又引說文咄咄相謂也一切經音義引同玉篇咄叱也字林咄相呵也趙策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叱嗟猶咄嗟也

長尺大斗

尺寸升斗皆後大於前今所存漢建初尺大於周尺宋三司布帛尺又大於漢尺是也齊建武二年魏主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案魏去漢已久其尺斗當大於漢乃依漢志改用而謂之長大是魏尺小於漢矣或者魏處遠荒猶存古制不似中原數為改革惜乎魏之尺斗不可考矣

珂

通俗文馬勒飾曰珂案隋制武官馬加珂其字從玉與  
勢琬同蓋辰貝之屬類篇雕入海為珂

硤石

硤石有兩處晉書劉牢之傳淮淝之役苻堅遣其弟融  
攻陷壽陽謝元使胡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水經注  
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又北經山硤中謂之硤石案侯景  
為慕容紹宗所敗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又唐李世  
勣帥步卒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是也通鑑爾朱榮自馬  
諸西硤石夜渡注云五代志河南熊耳縣有後魏峭縣  
又有硤石山唐志陝州硤石縣本峭縣有硤石鴨通鑑  
又云唐明皇幸東都過峭谷道隘不治注云峭谷在陝  
州硤石縣又云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注云水  
經注穀水又東經雍谷溪回峭紫紆石路阻硤故亦有  
硤石之稱此又一硤石也

刀把

友人佩刀屢委其把隆起十數圍余謂此古劍鹿盧遺  
製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宋制諸侯王劍  
不得為鹿盧形是也

赤棒

今督撫儀仗皆有紅杠即古之赤棒也通鑑元魏故事  
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輒於地

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又壽陽公主  
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

縱縮

爾雅釋詁縱縮亂也郭注縱放掣縮皆亂法也說文縱  
緩也縮亂也一曰蹙也蹙謂緩急皆不中度故亂

屠各

古印有漢屠各率眾長魏屠各率善任長晉屠各率善  
任長余編繆策分韻誤釋屠各案屠各羌之一種後漢  
書公孫瓚傳瓚子續為屠各所殺通鑑魏金城邊固天  
水梁會據上邽東城反氏羌休官屠各皆起兵應固會  
注云休官屠各二種通鑑又云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

札誤

古南

眾二千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又  
云石虎阮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注云屠各匈奴  
種前趙之族類也五郡屠各即匈奴五部之眾通鑑又  
云慕容農使趙秋說屠各舉聽與屠各卜勝等各率  
部眾數千赴之又云秃髮儁檀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  
因之作亂又云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署置王侯討平  
之徒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

隋煬帝詩呼韓頓顛至屠耆接踵來屠即屠各

拍

通鑑淳于量吳明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西軍大艦  
受其拍西軍請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

軍艦皆碎注云艦船置拍竿發之以拍敵船通鑑又云程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又云楊素造大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又云呂忠肅據荆門之延州楊素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馥案拍竿須預安機臨時發之既發則機不及再安故西軍發拍皆盡也

寬韜

通鑑梁元帝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注云今人謂器帶有餘用者為寬韜馥案今俗言韜聲轉如潮其實皆綽之轉音也

襍與平肩與腰輿

通鑑梁南康王會理所乘襍輿施版屋冠以牛皮注云襍善患反襍輿者輿柄施襍人以肩舉之又陸納推李洪雅為主使乘平肩輿列鼓吹又王導使琅邪王睿乘肩輿注云平肩輿也以肩舉之而行齊江夏王寶元乘八柄輿注云八柄輿蓋八人舉之即今之平肩輿不惟不蓋又梁譙州刺史徧發民丁使擔腰輿又唐玄宗為褚無量造腰輿令內侍舁之馥謂輿不施襍肩舉橫木故謂之平肩輿若輦上施襍襍加於肩故謂之襍輿腰輿者人舉以行其高至腰也今北人推單輪車編麻韋攀肩輿呼曰襍

韻集衣系曰襍庾信鏡賦斜假襍又羅紹威借遣

人斷牙軍甲襍

累墜

世謂遲者為累墜當作儻說文儻懈解廣雅儻也又云疲也釋言謹諉累也列子注謹諉煩重兒

賜惡姓

古銅印有斬俞之印案斬非本姓蓋以罪賜惡姓也隋楊玄感作亂弟玄獎等皆梟磔公卿請改姓為梟氏宋竟陵王誕既誅詔貶姓雷氏梁豫章王綜投魏有司奏絕屬籍令其子改姓悖氏武陵王紀既死上命絕屬籍賜姓饕餮氏北齊巴東王子譽有罪絕屬籍易姓蚩氏唐竇懷貞與太平公主謀逆投水死既戮其尸改姓毒

札錄

氏又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武后誅武惟良等諷有司改姓蝮氏又有改名者左傳楚滅若敖氏克黃自齊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通鑑高句麗送宋冕於燕燕王赦之更名曰活又有改官者元魏宦者苻承祖坐贓禁錮改除特義將軍封佞濁子

江西有哀氏辜氏皆賜姓今哀改為衷辜猶未改

信案永樂間有哀姓者上憎其名為監改作衷見寄

園寄所寄鳳藻案原刻江陰李信校正此條案語即其所加

狂藥

王倫之黨人人若狂口中但叫殺殺此皆飲藥使然通鑑元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合狂藥令人服之

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為事是也

尚書刪定郎

通鑑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齊永明九年詔獄官詳正舊注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注云魏以來尚書諸曹無刪定郎此蓋刪定律注而置官復謂此說是也梁天監元年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為梁律陳永定元年置刪定郎治律令

仰藥

漢大臣有罪多仰藥死南史宋明帝遣使齎藥賜王景文死景文正與客基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此即仰藥

簡練

素策簡練以為揣摩高注練灌治案當為簡練說文陳簡也考工記惟氏練絲以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恨恨

文選李陵詩恨恨不能解五臣注恨恨相戀之情案恨恨即懇懇言誠款也慕容翰謂逸豆歸追騎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

鵲岸

杜注左傳鵲岸謂廬江舒縣鵲尾渚宋陶亮屯軍鵲洲

通鑑注云鵲頭在宣城界鵲尾在廬江界鵲洲則江中之洲也魏案通鑑張興世渡湖白過鵲尾湖劉胡遺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即鵲岸也

通鑑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注云鵲洲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

稱

說文糶早收穀也字或作稹又作稱楚詞招魂稻稹稱麥王注稱稹也擇麥中先熟者也七發稱麥服處驟中煩外吳都賦稱秀孤穗字又作稱傳玄七謨稱麩若霜

苧苧

本草苧苧一名鬼芋類篇苧苧似芋可食酉陽雜俎苧苧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蜀都賦其圍則有苧苧菜黃劉涓子注云苧苧舊也苧草也其根名苧頭

種案劉分苧苧為二物與本草異益州記亦單稱苧其說云苧之莖蜀人於冬月取以春碎炙之水淋一宿為種

薜荔

說文草雨衣一曰蓑衣一曰草蓆似烏非徐錯本作草應似烏非種案草歷即草荔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有草荔狀如烏非而生鑿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郭注草荔香草也烏非在屋者曰昔邪在牆者垣衣草荔或作薜荔楚詞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王

注蔣荔香草齊語身衣襪章注襪蔣養蔣衣也顧案謂以蔣荔為養衣也楚詞綠木與山海經同王注蔣荔香草與郭注草荔同名醫別錄垣衣主治心煩柳子厚詩密雨斜侵蔣荔牆是皆以鳥非為蔣荔與山海經及郭注不合

蔣

釋草芍蔣郭注今江東呼蔣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為芟芟卽此類釋文云芟字又作芟廣雅云根也顧案玉篇蔣黃茅根芟同上芍蔣也今江東人呼蔣根為蔣說文茅根也又案廣雅蔣芟芟根也顧謂爾雅本作芟轉寫為芟釋文兩存之廣雅蔣卽芟之異文廣韻蔣芟

杜撰  
卷五

尤

杜撰  
卷五

根

廣韻三十一巧蔣字兩見一云草根亦竹筍也或作芟一云郭璞云江東呼蔣根亦作芟顧謂此宋人據誤本廣雅闕入者既有竹筍一訓又出蔣字云筍竝

蔣

釋草莖蔣蔣郭注一名曰黃釋草又云黃赤見顧案范子計然云蔣莖出地赤心者善赤心言如赤莖也

雜蘇

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譙沛人謂雜蘇為萊案方言蘇其小者謂之蔣菜郭注莖菜也說文莖讀若蔣又萊莖菜

爾雅作蔣莖華徐鍇謂蔣菜音同然則雜蘇為萊者卽郭注之莖菜也

水芹

舟過湖南食水菜極香美問其人曰水芹案楚辭江離也玉篇蔣芎芎苗芎芎有山生水生二種此水芎芎也

蔣

劉鴻臚京師寓齊有山蒲陶一架實小蔣蔣也詩蔣蔣陸氏草木疏云似燕真廣韻云葉似艾玉篇謂之蔣蔣毛詩題綱蔣蔣一名蔣蔣蔣蔣案燕真實如龍眼黑色似蔣而非蔣也

唐書方技姜嫄傳服常春蔣使白髮還黃甘守誠曰

杜撰  
卷五

三

杜撰  
卷五

常春蔣者干歲蔣也

文六年左傳蔣蔣猶能庇其本根杜注蔣之能蔣蔣繁滋者以本枝蔣蔣之多顧案蔣蔣二草蔣卽玉篇之蔣蔣杜謂蔣蔣蔣蔣非是

豫章

漢書司馬相如傳其樹榘榘豫章顧注豫章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案豫章一木也漢有豫章郡應劭云樹生庭中遂以名郡禮斗威儀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豫章常為生文選養生論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斲耳李善引淮南子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集韻榘枕木名顧謂顧注



當云豫章枕二木今本脫枕字枕正作概說文概崑崙  
河隅之長木也

集韻杜木名似豫章其小似桃故生七年乃知馥案  
此又一似豫章之木

移楊

漢書揚雄傳被桂椒鬱移楊顏注移唐棣也楊楊樹也  
馥案古今注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是移楊一木名  
小顏誤分爲二

青桐

袁州山中有木其葉乾黃至春不凋問土人云青桐也  
案集韻桐橫牆木當云蓋植也說文植剛木也書孔

札義

卷五

傳植當着兩端者也唐書資州獻梅清桐二木合成連  
理說文梅枏也後人以爲酸果遂加可食二字不知枏  
梅乃大木非結果之某篇海桐高木也此豈可食之某  
所能連理者

椈

廣韻椈香木集韻作馥案梁書林邑園出沈木香沈木  
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  
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曰椈香也又狼牙脩園  
偏多椈沈婆律香等

稊

長山徐君述行曰楊春塲甲地如毛蟲俗呼沒事忙

乃木始萌也萌古讀如忙馥案易枯楊生稊王弼曰稊

楊之秀也說文無稊字傳寫脫漏文選風賦被稊楊柳  
亦有稊夏小正柳稊是也桑楮皆有稊或借莢字謝靈  
運登石門詩目玩三春莢從游京口詩原陸莢綠柳

夏小正三月委楊字或借作稊易通卦驗楊柳稊注

云稊讀如枯楊生稊狀如女桑委然也

竹箭

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劉淵林注吳都賦  
云箭竹細小而勁實通竿無節戴凱之竹譜云箭竹高  
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馥案劉所謂通竿無節者俗呼  
通天竹載所謂節間三尺者卽謝康樂山居賦注所稱

札義

卷五

苦箭大葉者也故字統云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  
箭復於雲南見箭竹葉長尺許寬二三寸高及丈

苞筍

東觀漢記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苞  
橘柚疑謂是也馥案苞筍謂其筍叢生釋言苞稊孫炎  
云物叢生曰苞釋木如竹箭曰苞郭云筱竹性叢生

檳榔

南齊文獻王寔臨終戒其子曰三日施靈惟香火藥水  
干飯酒脯檳榔而已馥謂檳榔設供何殊嗜芟扶南國  
傳獻瑋瑋檳榔一枚上林賦仁頰并問孟康曰仁頰  
檳也仙藥錄檳榔一名稊李善曰仁頰卽檳榔

鮮鵝

舟行由江西至湖南見水中多小鴨沒水食魚了不畏人案方言野鳧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鮮鵝文選南都賦鵝鵝鵝即此鳥也

白鴈

定三年左傳唐成公有兩肅爽馬馬融云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觀案歸藏云有鳧鴛鴦有鴈鵝鵝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著鵝鵝裘就市人賞酒

五方神鳥西方鵝鵝西方色白或借以名白鴈

朱雀

四象朱雀居南方即天文之朱鳥春秋孔演圖鳳為火精在天為朱雀觀案五方神鳥南方焦明鳳屬也焦明即朱雀南方色赤故曰朱雀

早翬

陸璣毛詩疏鶴一名早翬白傅六帖作早羣案陳藏器本草人探巢取鶴子六十里早能羣飛激雲散雨歇陸疏亦云殺其子則一村致早災是早翬乃早羣也廣雅早翬雀也早翬與早翬意同陸疏又似不誤

鵝鵝

釋鳥鵝郭注鵝鵝屬案鵝兼鵝稱郭氏不言所出亦似望文為義訓鵝為鵝耳鵝當為鵝乃雕也詩小慈摩

允彼桃蟲傳云桃蟲鵝也箋云鵝之所為鳥題肩也陸璣疏云今鵝鵝是也其雛化而為鵝故俗語鵝鵝生鵝鵝謂爾雅之鵝即毛鄭之鵝爾雅之鵝即陸疏之鵝借鵝為鵝

鵝鵝

陸璣詩疏鴻鵠羽毛光澤純白觀案亦單稱鴻鵠注意就篇鴻水鳥也其色正白盧思道孤鴻賦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是也又單稱鵝莊子天運篇夫鵝不日浴而白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鵝是也江淹上建平王書鴻亭之鬼即列異傳之鵝奔亭

鵝鵝

釋鳥鵝鵝郭注短尾案許注淮南原道訓云屈讀如秋雞無尾屈之屈讀謂短尾故名鵝鵝

鵝鵝

玉篇鵝鵝二年色案魏彥深鷹賦寅生酉就總號為黃二周作鵝干日成蒼

鵝鵝

秋冬之際每聞鳴鑄聲乃鳴噉曹景宗所謂箭如餓鴨叫是也鵝鵝類尾齊廟殿鳴尾象之喜回翔而不甚高俗呼餓狼鴨

白帖鵝不飲井及泉水惟雨中潤翻則得水飲

唐會要漢柏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虬魚尾似鵝

激浪即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遂謂之鳴

八哥

前人詩花名十姊妹鳥號八哥兒案字書鸚鵡謂之喇喇鳥戴侗說鸚鵡云南人以白者為鸚鵡綠者為鸚哥然則八哥者喇哥也

雉聞雷

夏小正正月雉震响傳云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說文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漢書五行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月令章句雷在地中雉性精剛

禮記

卷五

雉聞雷

故獨知之應而鳴也公羊解詁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雉論衡雷動而雉驚故驚而蛇出感陽氣也覆案雉能聞地中之雷者雉為蛇所化龍蛇知雷故雉獨聞雷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雉張華曰此必蛇化也開視之雉側有蛇蛻焉異苑太元中汝南人伐竹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吳郡桐廬民伐竹見一宿竿成雉頭頸盡就蛇身未變此亦竹為蛇蛇為雉也

系蹄

萊州獵者以繩繫獸足初縱之既復牽制之待其疲而後獲之當羅一貌貌急自齧斷其脛亡去余聞而歎曰

魏之智足以保其軀矣戰國策魏魏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害七尺之軀有權也延叔堅注云係蹄獸絆也

羆豚

郭注釋獸云羆豚也又云猩猩狀如羆羆又注方言云羆豚也案高注淮南齊俗訓云羆豚豚鄭注地官草人云羆羆也

麋

余在大理有人遺鹿肉甚美叩其從來獵人得於點蒼山中似鹿而大蓋麋也陸璣詩疏引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麋兩足之美有麋

蟻

廣雅蚊若蟻胡蟻蠹蝦蟇也案蟻即蚱蟻一切經音義云蚱蟻字書云淮南名去父即蟻蟻也

蛤

蘇長公嶺南詩稻涼初吹蛤案嶺表錄異嶺南呼蝦蟇為蛤有人見羣蛤走入地中掘之得銅鼓其紋象蝦蟇形是也

屈造

夏小正鳴蟻傳云蟻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淮南云鼓造辟兵高注以為蝦蟇文子上德篇蟾諸辟兵壽盡五

月之望周禮烟氏先鄭云烟讀如城蝦蟆也

含脂蟻

曩在京師孔定州招食含脂蟻是關東蝦蟇腹中脂也後看太平寰宇記亦云關東食此物案說文龜水蟲也歲貉之民食之集韻龜龜類似蜘蛛出遼東土人食之又蠃蠃似龜出遼東又蠃蠃似蠃蠃肉美多膏覆謂所食即蠃蠃也

蟻

博物志食桑者有緒而蟻蟻先孕而後交荀子蟻以為母蟻以為父釋蟲蠃蟻孫炎云蠃即是雄蟻即是雌覆案蠃蟻謂兩之形長而首銳者出雄蟻即蟻也

札誤卷五

毛詩注疏

蠹賊

後漢書岑彭傳與人歌曰我有蠹賊岑君過之章懷注云蠹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案說文蠹蟲食神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京房易傳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李巡曰蠹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覆謂蠹賊之生由於吏之貪冒岑君能察吏故遏止使不生非借喻也

蠹蟻

一切經音義今江北通謂蠹蟻之類曰蠹亦曰蠹蟻覆案陸機詩疏蠹蟻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

蚌蟻

玉篇蚌蚌蟻也蟻蚌也蚌也廣雅蚌蟻蟻蚌也篇海蚌蟻可以飾劍晉書與服志漢制百官朝帶劍晉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

食臙

太平御覽引王瓚問蝗螟燕趙之際謂之食臙郭注方言蝗螟又名臙臙高注呂覽作臙臙本草桑螟蛸一名蝮臙臙臙古今字謂養臙也螟蛸能治臙故名蝮臙作臙者誤也

蟻

玉篇蟻井中蟲廣韻作蟻云蟻蟻蟲束哲玄居釋羽族翔林蟻蛸赴淫覆案蟻當作子即子子蟲郭注爾雅所謂井中小赤蟲是也

札誤卷五

天

虫蝮

虫蝮有數種爾雅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拳此土虫也陶注本草蝮蛇黃黑色廣領尖口毒最烈陳藏器云蝮蛇形短鼻反錦文詩斯干維也維蛇正義云今蛇細頸大頭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鬃鼻上有鉞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山海經綬翼之山多蝮虫郭注蝮虫色如綬鼻有鉞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又大咸之山有長蛇其毛如彘豪郭注今蝮蛇色似艾綬文文間有毛如豬鬃此其類也圖讚云蛇之殊狀其名為蝮其尾似頭其頭

似尾虎豹可踐此蛇忌履三蒼解詁蝮蛇色如綬文文  
間有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有牙最毒鄭司農說  
周禮云地應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楚詞招  
魂蝮蛇蒸蒸王逸注蝮大蛇也大招王虺騫只王注大  
蛇淮南說林訓蝮蛇不可使爲足高注蝮蛇有毒蝮人  
不可爲足爲足益甚漢書田儋傳蝮蝮手則斬手蓋足  
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魏志陳泰傳古人有言蝮蛇  
蝮手壯士解其腕鹽鐵論蝮蛇有蝮人忌而不敢輕博  
物志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蝮蝮蝮草木以泄其氣草木  
卽死人樵采設爲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抱朴子蛇種  
雖多惟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一日不治則殺

札樓 卷五

先 心經校本

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  
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也論衡言毒篇天下  
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蝮辰爲龍已爲蛇辰已  
之位東南龍有毒蛇有蝮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夫  
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  
焦沸火氣之驗也元和郡縣志略谷中多反鼻蛇青積  
蛇一名焦尾蛇常登竹木上能十數步積人人中此蛇  
者卽須斷肌去毒不然立死孔叢子云梁丘據遇虫毒  
三旬而後瘳搜神記阮瑀傷於虺其瘡而雙虺出鼻  
中郡國志馬嶺山嶠多虺蛇毒殺人冷石可以解之  
晉書瘡內卽活易林江南多蝮蝮我手足寬煩詰屈痛

微心腹又云虺蛇來聚難以居處毒蝮痛甚瘡不可愈  
此南方所出之大虫也爾雅釋地中有軹首蛇焉郭注  
歧頭蛇也楚詞天問中央其牧后何怒王注言中央之  
州有歧首之蛇爭其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噬顏氏家訓  
吾初讀莊子魄二首韓非子蟲有魄者一身兩口爭食  
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後見古今字譜此  
亦古之虺字積年疑滯豁然霧解此歧首之虫也楚詞  
招魂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此九首之  
虫也

魴

以編爲魴始誤於詩毛傳魚勞則尾赤之一語孔疏遂  
斷云魴尾本不赤獨說文以魴爲赤尾魚余在沅江買  
得一魚鱗白而尾赤肉細多脂形似赤鯉此眞魴也益  
信許說有據郭璞陸璣並失之釋魚魴魴魴魴魴魴魴  
何嘗以魴爲編耶古今注白魚雄者曰魴余所得卽雄  
者重四斤非魴而何今之魴豈無勞者絕不見赤尾是  
知魴編不同物矣

札樓 卷五

三 心經校本

赤鯉

鯉鱣也今赤鯉冒鯉之名猶蛇鱣冒鱣之名姑舉赤鯉  
數條玉篇鯉今赤鯉急就篇鯉鮒蟹鱣鮑鮑鮑鮑鮑鮑鮑  
卽今之鯉魚也本草圖經鯉魚卽赤鯉魚也其脊中鱗  
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

六鱗古語云五尺之鯉與一寸之鯉大小雖殊而鱗之數等是也爾雅翼云案是脇正中一道爾非脊也古今注兖州人謂赤鯉為赤鱗青鯉為青馬黑鯉為黑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騏馥案魯君賜孔子鯉不出此數種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淮南時則訓孟春之月魚上負冰獮祭魚許注皆云鯉也

河洛魚

海魚有名河洛者鵠呼也張融海賦則有何懼鱸鮓

鯉

玉篇鯉與鯉同魚似蛇後漢書楊震傳蛇鯉卿大夫服之象說文蟹下云非蛇鯉之穴無所庇南齊書周顒傳

禮儀卷五

玉篇鯉卿大夫服

鯉之就脯驟於屈伸馥案蛇鯉人所恆食多誤書作鱣或作鱣不知其為鯉也

鯢

說苑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馥案鯢名人魚故不忍食異物志人魚似人形是也韓詩外傳作鱣魚案本草鯢魚鱣鱣故通作鱣

鱣

晉書夏統傳操施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鱣鮓躍後作鱣鮓引何超音義引埤蒼鱣鮓魚也又引說文鱣魚出樂浪潘園一名江豚多膏少肉一日出江有兩乳徐錯說

文本云一日溥浮徐鉉本削去一日四字廣雅鱣鮓魚本草江豚別名鱣魚魏武食制謂之鱣鮓廣韻鱣鮓魚名亦作鱣又江豚別名天欲風則見

復累

爾雅釋文引說文魁倉一名復案老服翼所化案中山經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僕累蒲盧郭注僕累蝸牛也又西山經丘時之水其中多贏母郭注僕累也

歲在昭陽叶洽香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禮儀卷五

玉篇鯉卿大夫服

禮儀卷五終

札樸卷六目錄

覽古

連山

都亭都門都街都市都巷

長者

桌

何當

索寒

書館

紀尚書語

說文統系圖

吹簫圖

設置

書碑

刻符

正隸散隸

執筆懸擊

漢律

後漢書訓纂

桃花源記

裴務齊切韻

玉篇

葬經

提

帖

膏梁

亂詞

羅經納音

劍器

畫像

船輕載石

略觀大義

羸扁

草書急就篇

史篇史書

行狀

漢書真本

金谷書序

孟東野墓志

李舟切韻

玉篇廣韻

雪賦

連瑣

詩人因物起興

雜詩

秋懷詩

來茲

沈詩

杜工部馬詩鷹詩

杜禹廟詩

王杜意同

白詩用天凝汗三字

歷塊過都

杜律起承

連句

短韻

偶體轉韻

墓銘分章

武虛谷二文

玉圭說

錦繡段

唐詩高格

學詩

四愁詩倚字

詩意微婉

風光

李詩

杜詩月日

孤標

白傳詩意

白李二家詩意

吳體

宮體

同作

轉韻

樂歌轉韻

沈炯表

鄭國處甯辨

虛谷文一

札樸卷六目錄終



札樸卷第六

曲阜 桂 馥 未谷

覽古

連山

太平御覽所引連山不似上古文字余竊疑之案隋書劉炫傳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或即炫偽造之易邪

葬經

葬經署為郭璞作案隋書蕭吉傳著葬經六卷或即是也

都亭都門都街都市都巷

札樸卷六

心矩齋校本

都亭者都城之亭也漢嚴延年母到洛陽止都亭不向入府後漢張綱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漢典職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通鑑王行瑜殺韋昭度李谿於都亭驛注云都亭驛在朱雀門外西街舍光門北來第二坊是也都門者都中里門也晉張閭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是也都街者即洛陽二十街通鑑蕭寶夤至洛陽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是也都巷者都中通巷也通鑑梁邵陵王綸遣人刺何智通於都巷注云都巷猶言京巷是也都市即都街也通鑑斬万俟醜奴於都市又云斬仇尼道盛於都街注云都街即都市是也

長者

長者貴人也史記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魏書文帝詔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通鑑馬援曰但畏長者家兒又曰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注云長者指貴戚梁松謂鄭眾曰長者意不可逆此長者指太子諸王

魏文帝偁漢明帝察察章帝長者此云盛德也郭林宗呵門生魏昭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此謂師長也鄭泰謂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此言端重也

史記刺客列傳以藥囊提荆軻集韻提大計切擲也通

札樸卷六

心矩齋校本

鑑漢明帝性褊察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曳胡身之注云提讀如胃絮提文帝之提大計翻擲物以擊之也馥謂提荆軻提文帝讀大計切提曳之提當讀杜奚切明帝怒御史寒朗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此所謂尙書以下至見提曳也

卓

今俗以案為卓當作卓通鑑孫權引魯肅合榻對飲注云榻牀也江南呼几案之屬為卓牀卓高也以其比坐榻臥榻為高也合榻猶言合卓也

帖

北魏高湛墓志全帖民境帖字不瞭釋者或闕或疑案

廣韵帖安也晉書謝鯤傳鯤對王敦曰周顛戴若思南  
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怙然矣北史柳崇傳  
郡中畏服境內怙然崔亮傳勞資綏慰百姓怙然袁翻  
傳北京制置求皆允怙南齊書陸厥傳岨岨安怙之談  
劉係宗傳以時平蕩百姓安怙唐書魏徵傳脫有一穀  
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秦仇士良傳帝諭  
神策軍曰敕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怙然  
其字竝從立心又作帖公羊傳卒帖荆王逸楚辭序事  
不妥帖陸機文賦或安帖而易施晉書載記王猛至鄴  
遠近帖然通鑑元魏邢巒上表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  
萬若於彼州鎮攝華僚則大帖民情任城王澄收陸敬  
等繫獄民間帖然梁王琛馳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  
上帖然又作帖李泌謂達奚抱暉賓佐曰易帥之際軍  
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注引史炤云貼伏也  
亦作帖馥案怙帖貼皆俗體字本作取說文取安也長  
笛賦瓠巴聃柱

何當

何當當也唐太宗詔王遠知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  
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懷懷未知先生早晚至  
江外祠舍何當就功杜子美畫鷹詩何當擊凡鳥

膏梁

今傳富貴郎君為膏梁子弟柳芳論氏族云凡三世有

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

索寒

唐呂元泰上書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書曰謀時  
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索寒  
即乞寒睿宗時詔作乞寒戲其俗本於薩末韃唐書康  
者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是也元宗因四  
夷來朝復作此戲張說上疏曰乞寒未關典故裸體跳  
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

亂詞

騷賦篇末皆有亂詞亂者猶關雎之亂樂記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也鄭注亂謂失行列也記又云行其綴兆要  
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馥謂亂則行列不必  
正進退不必齊案騷賦之末煩音促節其句調韻脚與  
前文各異亦失行列進退之意

書館

今以教授館為書館讀如書籍之書案當如學書三冬  
之書謂小童習字之館論衡自記篇充為小兒六歲教  
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僅百人以上或以書醜得觀  
充書曰進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馥謂充以學書  
之館為書館其受論語尚書之處別是一館不併書館  
矣四民月令正月硯凍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鄰原  
別傳原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之曰夫書

者必有其父兄師哀之曰童子欲書可書耳

羅經納音

羅經所排納音子位甲丙戊庚壬丑位乙丁己辛癸此剛柔之別也孔叢子問軍禮篇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王之剛日春秋元命包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也今徽州羅經戌亥二位與子丑同其餘皆亂與沈存中及朱子之說不合若依沈朱則戊子對戊午納音俱屬火昭十七年左氏傳云水火之壯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馥謂戊子位正北五行爲水而納音則爲火此卽水爲火壯之說也

札樓卷六

五 心苑書校本

紀尙書語

丙辰七月將出都拜別紀曉嵐尙書留談半日先生云欲成二書年老無及願君爲之一曰篆隸異同有篆同而隸異者如鳳朋鵬篆本一字隸分爲三有篆異而隸同者如好妯篆本二義隸但作好無妯字是也此書出則幼學有入門之階矣一日規杜持平劉炫一部書靈無是處孔疏意主伸杜凡劉說盡駁之此冤獄也平心持衡各還其是則杜之失無損於杜而孔之駁不足爲劉病矣加杜以晉先穀爲覲季劉規之案成十八年傳覲季是隨會之子士魴非先穀劉說是也又云嵇康高

士傳太平御覽所引得其八九抽出單行不愈於明人偽造皇甫謐之書邪又云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所載虞姬歌是五言詩在蘇李之前者君旣編詩話何不引此又云古人雖無四聲秦始皇名政讀正月爲平音便可避諱是古人音讀原有部分不容亂矣

劍器

姜君元吉言在甘肅見女子以丈餘彩帛結兩頭雙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問何名曰劍器也乃知公孫大娘所舞卽此

說文統系圖

余嘗乞羅兩峯作說文統系圖自許慎至吾巨衍十餘人或謂生各異代不應同在一圖案後漢趙邠卿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本朝方爾止作四壬子圖畫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執詩卷請教此皆前事也

畫像

昔人圖形寫兒但得其率意流露處雖背後追摹亦能神似梁書上使畫工圖康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此卽背後追摹者也今之畫手令人對坐如木偶半日不得動轉其人之精神意態已頽喪如枯禪所以兒似而神亡也

吹簫圖

札樓卷六

六 心苑書校本

元人畫美女吹簫圖左手持簫右手持纖物長數寸同年張船山問此何物余曰搔頭也吹者心有所思之不見則搔首耳吹簫神理難見故借搔首示意猶棧道圖人馬登陟旁有漁翁垂釣正以此翁之間適寫征人之勞劇也此乃畫家三昧

### 船輕載石

梁江革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偏欹不得安臥或謂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迺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案宣城施憑山罷官苦船輕不能渡江載以石灰既登岸賣其船同時諸公爲作賣船行與前事相似

札樣

七

心經

謝朓過候江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乃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馥謂管寧與華歆割席兩事相照人宜知所自處矣

### 設置

文選鮑明遠擬古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涓設置守兔兔五臣注置網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案五臣以置爲網是作置字解矣廣韻置設也詩意言儒生守拙有如守株待兔耳

### 略觀大義

古人於書略觀大義蓋能通其意不事章句王珉聽講毗蠻經未半便云已解卽向法綱自講法綱歎曰大義

皆是但小未精耳馥謂如此方是略觀大義

### 書碑

古碑皆先立而後書李綽尚書故實東晉謝大傅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南齊書文獻王疑傳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乃有碑無文水經注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或疑碑立則下段逼地人不能書若陷地數尺人在陷中乃可書或又疑自左書起然乙瑛曹全皆首行字大當自右起或又疑橫排案漢碑年命二字垂腳長過二三字此非橫排所能預計也河南於土中得曹魏王基碑僅刻中段上下丹文隱隱此則未立先刻者

札樣

八

心經

### 羸扁

篆書易成修體徐騎省自謂晚年始得羸扁之法言如蝸扁之扁也崔融禹碑贊羸書扁刻

### 刻符

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初學記刻符施於符傳摹印施於印璽案符如銅虎符竹使符是也傳如棨傳是也六朝有符節令有印曹

### 草書急就篇

世所傳草書急就篇無署名以予考之蓋北魏崔浩書也北史浩上五寅元曆表曰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又云浩既工書人多託

寫急就章自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世寶其  
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摹楷又云崔宏祖悅與范陽盧誕  
並以博藝齊名詵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  
皆盡其妙詵傳子偃偃傳子逸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  
不替業馥謂浩世傳草書又寫急就特多見重當時故  
流傳至今自唐宋以來不知凡幾刻矣

### 正隸散隸

南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  
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  
馥案魏書江式傳呂忱字林六卷文得正隸不差篆意  
也晉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又周顒傳少

札機  
卷六

九  
心矩齋校本

從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馥案庾肩吾書  
品程邈隸書今時正書也草書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  
以赴急張懷瓘書斷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  
解散隸體粗書之黃長睿東觀餘論今觀飛龍二字作  
飛白書與散隸頗相近梁書蕭子雲傳善草隸書為世  
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北史趙彥  
深子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  
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  
爾是以必須隸筆唐書呂尚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  
若紫髮然世號連綿書

### 史篇史書

法言或欲學倉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忘闕也漢書  
賈禹傳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酷吏傳尤巧為  
獄文善史書西域傳楚王侍者馮嫫能史書東觀漢記  
樂成靜王黨善史書後漢書安帝紀年十歲好學史書  
和熹鄧皇后紀六歲能史書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篇補  
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說文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  
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  
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馥謂尚書史即令史尚書郎  
所云能通蒼頡史篇即史書漢書王莽傳史篇文字通  
知其意皆詣公車孟康曰史篇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  
書也元帝紀贊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史書周宣王太

札機  
卷六

十  
心矩齋校本

史史籀所作大篆是史篇即史書其稱蒼頡史篇者揚  
雄傳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是也

### 執筆縣擊

古人作書無不縣擊者童而習之也急就篇云急就奇  
觚與眾異說文幡字云書兒拭觚布也案觚以竹為之  
八稜既書以布拭去可重書觚高於案不縣擊則筆莫  
及是童子學書時第一字第一筆已縣擊矣所謂習慣  
成自然也今幼童用紙擊伏紙上及長學作大字始欲  
縣擊而膽怯木強了無自然之趣所以不及古人也  
余教小童先於粉板上作盈尺大字欲不縣擊得乎  
今蒙館初寫指頂大字擊既不縣且橫其肘安能用

力昔人云前伸左足回轉右肩蓋肩回轉則擊能直出上下左右莫不得力矣

行狀

通鑑梁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勿上行狀注云行狀狀其平生之行實上之朝廷以請諡北史李士謙卒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諡羊祉卒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諡為景侍中疾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駁之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諡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諡法律狀科上豈有捨其形迹外有所求去狀去

札撰卷六

士

心經傳本

稱將何所準又甄琛卒太常議諡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昔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祗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自今以後明敕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馥謂今之行狀溢美過譽百無一實或移他人之令聞節

為本生之善舉見者掩口聞者捧腹既不請諡立傳何煩行狀是亦不可以已乎

漢律

陳書沈洙傳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馥案王伯厚采集漢律獨遺此條

漢書真本

梁書劉之遴傳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

札撰卷六

士

心經傳本

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蒞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殺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極案

趙吳興所藏宋槧漢書進入內府曾於金壇于相國坐上見之汲古閣影宋本今在大興朱孝廉家馥亦見過皆非班氏之舊矣

杖劍南史誤作伏劍

後漢書訓纂

嘉慶丙辰需次吏部東吳黃君恩長攜有惠定宇先生

後漢書訓纂彙本余亟繕寫將登板矣乃銓除雲南永

平縣道遠力屈吞歎而止案梁書劉昭集後漢同異以

注范書一百八十卷吳均注范書九十卷王規集後漢

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當梁時諸家漢書俱在故

卷帙浩博今惠氏搜采零散以資補綴僅得若干卷然

亦勤矣

札撰 卷六

主 心經補校本

天津吳君人驥願刻此書余以寫本付之今聞其歿

不知書歸何許矣

金谷詩敘

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李善

注引石崇金谷詩敘即安仁代作實非崇文晉書王羲

之傳人以潘安仁金谷詩敘比其蘭亭敘甚喜

桃花源記

桃花源記稱南陽劉子驥案晉書隱逸傳劉驥之字子

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澗水南有二石

困水深不得過欲還失道過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

中皆仙靈方藥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馥謂陶公有感於此事特寓之桃源耳

孟東野墓志

韓退之孟東野墓志皆來哭弔韓氏讀者誤於弔字絕

句余告之曰文公聞東野之赴為之主故皆來弔韓氏

也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注

云為之主也檀弓又云伯高死於衛孔子曰吾惡乎哭

諸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

爾哭也來者拜之魏書睦夸傳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

及浩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

裴務齊切韻

札撰 卷六

主 心經補校本

增韵引裴務齊切韵即增加陸法言本宋人采入廣韵

者

李舟切韵

集韵每引李舟切韵案徐錯說文韵譜徐鉉所加切音

即李舟切韵舟建中初為金部員外郎嘗兩奉使宣喻

劉文喜及梁崇義者也

玉篇

梁書蕭子顯傳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

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

學士刪改案愷為子顯第二子附其父傳然則玉篇在

梁時已非顧氏原本永樂大典有孫強本大廣益本是



玉篇已改三次矣

野王受敕撰玉篇表云謹當端笏擁篲以俟嘉猷又上玉篇啟云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是此書體例定自梁主野王照例排纂而已

玉篇剝力一切斷也削也剝乎妙切削也截也剝字宋人重修所加類此謬者不可悉舉廣雅剝削也蒼頡篇剝截也

玉篇廣韻

四書辨疑通志堂速於置郵而傳命條下云南北玉篇江南廣韻置字上訓安置設立嘗見漢書有訓驛處然於事多難合中原廣韻略與毛晃韻略俱兼訓驛蓋

札樓

五 心經廣韻本

以漢書為據也郵字江南廣韻中原韻略皆訓境上舍中原廣韻毛晃韻略南北玉篇皆訓境上行書舍韻案今廣韻張士俊置安置也驛也設也此即中原本兼訓驛者也郵境上舍又與江南本合玉篇亦張氏刻置立也又安置郵引說文境上行書舍皆與辨疑所說合但不辨南本北本矣

廣韻旡木置石投敵也增韻引作疊石此亦江南中原兩本異文又漆下引說文沛之也與明刻小字本今在安邑宋葆淳家及李燾五音韻譜同毛晉刻本作漆沛也

蓋說文傳本多異也

廣韻木部檣下云稻不黏也與說文同又至部檣下

云稻禾黏也案玉篇無檣字莫糞形近而誤不黏又偽作禾黏也彌部膊下引說文小厄有蓋遇部膊下訓同以從專之字誤從專聲隨形異謬亦甚矣

於下云排囊柄也說文同上案於當為於傳寫之誤說文於治橐餘也毛刻說文作治橐五治橐即排囊治家用以吹火以皮作音集韻引作治橐今廣韻於上乃函字於函不之今易以木謂之風箱

同函上又越兩字有於下云似瓶有耳所云說文同上者謂於於同也於本在於下今隔三字次於函下亦傳寫之誤玉篇於似瓶有耳與韻中於字訓同故知於即於也今說文闕於字蓋說文於於同物同訓而廣韻則訓於為似瓶有耳訓於為排囊柄與說文

札樓

六 心經廣韻本

異故特注云說文同上言說文則於於不分二物也執魚祭切執之入切形聲各別廣韻整脂利切引說文羊筆也鞞陟利切車前重也案鞞鞞說文並從執廣韻緝部又收鞞字音之入切引廣雅羊筆也是自亂其形聲矣至部鞞鞞鞞四字並從執非至部字

蠅下云蠅蚰別名又蠅蚰別名又蚰下云蚰蚰別名又蚰下引字林北燕入謂蚰蚰為蚰蚰又蚰下云蚰蚰別名案方言蚰蚰自關而東謂之蚰蚰或謂之

蚰蚰趙魏之間或謂之蚰蚰北燕謂之蚰蚰蚰蚰蚰蚰皆雙名廣韻蚰不連蚰蚰不屬蚰單舉一字以為別名此皆重修之失也

棟下云赤棟木名桑谷切此音大謬爾雅棟赤棟釋文云棟又作棟同山厄反郭霜狄反本從束乃誤從東縛之束玉篇音山革切不誤集韻沿廣韻之誤熱字韻中凡四見其屬緝部者一音之入切一音秦入切竝訓怖也其屬葉部者音之涉切引司馬彪莊子注熱不動兒其屬怙部者音奴協切不動兒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慮歎變熱釋文云熱之涉反司馬云不動兒馥案不動當為心動所謂怖也初誤於莊子注餘皆因誤而誤

雪賦

漁洋山人論詠雪詩極推羊孚傾耳無希聲在物皓已

札誤卷六

七

小雅

絮馥謂謝惠連賦素因遇立汗隨染成更有言外之愜

錦繡段

古詩美人贈我錦繡段段當為鞞說文鞞履後帖也或從糸徐錯繫傳云帖後跟也急就篇履鳥鞞裏絨緞絢顏注緞履跟之帖也絨緞以絨為緞也

連瑣

左太冲詩嬌語若連瑣又吳都賦畢罕瑣結顏注漢書青瑣者刻為連瑣文韻會凡物刻鏤貫結交加為連瑣文者皆曰瑣復案左詩連瑣猶言語如貫珠也

唐詩格高

唐人詩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通鑑周克

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徽告急者驛馬三至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從之案通鑑據高阿那肱馮淑妃二傳詩但述其事不溢一詞而諷諭蘊藉格律極高此是唐人擅長處

通鑑齊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齊主以淑妃北走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覆於此事亦有詩云莫怪君王愛小憐軍中粉鏡自翩翩平陽城陷千何事裝點休教巧未全

札誤卷六

六

小雅

詩人因物起興

古詩孔雀東南飛此鳥非自稱者終不相合強以雌雄同籠詎如仇敵古詩又云東飛伯勞西飛燕東西既已乖違而燕喜雙飛伯勞隻飛性尤相背此皆詩人起興之意

學詩

晉宋競向詩歌當其時耳目漸染雖不學者亦能出口成章如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及逼令作詩眾坐稱其辭意之美今讀其詩有先民之質素無後來之華藻然則學詩者貴通其大意聞其風指至於妃配對偶表飾典實抑未矣

附慶之詩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

雜詩

唐人才調集題云古律雜歌詩案文選王仲宣劉公幹魏文帝陳思王嵇叔夜傅休奕張茂先棗道彥左太冲張季鷹張景陽陶淵明王景立皆有雜詩李善云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四愁詩倚字

文選張平子四愁詩路遠莫致倚逍遙五臣云倚立而逍遙不得志也馥案下文倚惆悵倚踟躕倚增歎皆語詞與倚通詩魏風河水清且漣倚書秦誓斷斷倚無他

札機卷六

九心距齋校本

伎疏云倚者足句之詞不為義也莊子爾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漢書孔光傳倚違者連歲詩衛風倚重較兮釋文云倚依也小雅兩驂不倚疏云不相依倚此皆倚倚相通之證知五臣為臆說也

秋懷詩

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皆一人復見劉越石贈盧湛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亦然潘安仁河陽縣詩修芒鬱岩巖後一首又云崇芒鬱嵯峨皆不以重見為嫌陸倕石闕銘縣書有附委篋知歸李善云縣書則縣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案此體漢已有之易林申公顛

倒巫臣亂國

詩意微婉

劉表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唐人詩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夔之言正而直詩之意微而婉

來茲

文選古詩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李善引目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馥謂來茲即來今漢書杜業上書深思往事以戒來今圓覺經無起無滅無去來今

札機卷六

九心距齋校本

風光

文選謝玄暉和徐都曹詩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五臣注風本無光草上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也李善注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是李善本作光風今本為人所改俗以日華風光為對不知古人之詩不如是板滯也上文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迴瞰結軫何以不對

沈詩

沈詹事古意誰知含愁獨不見唐詩品彙改作誰謂案柳惲有獨不見一篇末二句云奉帚長信宮誰知獨不見沈詩正用其語

李詩

李太白詩脫君帽為君笑初不解其義通鑑元魏城陽王徽脫爾朱榮帽歡舞盤旋注引李詩為證云脫帽歡舞蓋夷禮也友人請說太白朝辭白帝詩覆曰但言舟行快絕耳初無深意而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飛越若無此句將不得為才人之作矣晉王與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廩倚舫樓長嘯神氣俊逸李詩即此種風概

杜工部馬詩鷹詩

杜子美馬詩竹批雙耳峻說者解批為削案周禮夏官庾人散馬耳注云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

札樓

卷六

杜工部馬詩鷹詩

遂申習不復驚覆謂杜詩出此又鷹詩側目似愁胡案傅玄鷹賦左看若側右視如傾魏彥深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孫楚賦深目蛾眉狀似愁胡

杜詩月日

仇滄柱謂杜詩題中凡稱月日者皆指節候言如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詩乃立秋之日故曰秋風此日酒衣裳後有一題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而詩云悲秋向夕終則恰好秋盡矣覆案正月三日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又十二月一日云今朝臘月春意動皆立春日也七月三日云今茲商用事立秋日也九月一日云藜杖侵寒露黃鶴謂是大曆二年寒露日也十月一日

云為冬亦不難又云茲辰南國重立冬日也

杜禹廟詩

杜禹廟詩古屋畫龍蛇又云雲氣生虛壁嫌其意複文苑英華本乃是雲氣噓青壁嵇叔夜琴賦丹崖嶮巖青壁萬尋馬茂石壁銘丹崖百丈青壁萬尋杜以雲氣青壁賦山江聲白沙賦水皆廟外景物與廟壁無涉結句疏鑿二字雙承山水

孤標

杜詩顏氏之子才孤標案北史胡叟傳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杜詩本此後人改為標耳謝靈運稱應瑒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札樓

卷六

杜詩顏氏之子才孤標

王杜意同

杜詩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又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此法唐人多有如王昌齡送別魏二云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裏長不述己之離緒反念魏二別懷與杜意正同

白傳詩意

樂天楊柳枝詞云承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此為樊素作也素善歌楊柳枝人以楊枝呼之時樂天老病故託興于楊柳又有不能忘情吟蓋欲遺素而未能也又有別柳枝絕句是樊素終去也又有春盡日詩云春隨樊素一時歸又云思逐楊花觸處飛此素初去

而猶繫念也又有蒼夢得詩云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  
花向別人家誰能更作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又有  
詠懷詩云院靜雨僧宿樓空放妓歸衰殘強歡宴此事  
久知非去後不得已之決絕也漢武秋風辭云歡樂極  
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何樂天蓋有感于此

白詩用天凝汗三字

白傳阿崔詩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天字讀於兆切  
又酬李十二郎詩落絮無風疑不飛疑字讀牛餃切又  
琵琶行血色羅裙翻酒汗汗字讀烏故切唐人辨四聲  
皆本于切韻白傳尤精密

白李二家詩意

樂天浦中夜泊云暗上江隄還獨立水風霜氣夜棧棧  
回看深浦停舟處蘆荻花中一點燈自家泊舟之景却  
是自家從隄上回看得之船中人不知也此意最婉曲  
我山夜雨寄北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時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眼前景反作後日  
懷想此意更深

歷塊過都

杜論詩絕句歷塊過都用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過都  
越國蹶如歷塊曹子建與楊德祖書然此數子猶復不  
能飛軒絕迹一舉千里杜詩即此意

吳體

杜詩七言拗律題下自注云戲效吳體案梁書吳均傳  
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為吳均體杜所  
稱吳體蓋謂均也清拔言不拘聲病

杜律起承

吾讀杜律詩而知起承之法未可廢也宋元以來不復  
講矣今就其詩舉其例且為之說曰有三句承首句四  
句承二句者如武衛將軍輓詞云舞劍過人絕鳴弓射  
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躡騰鋒利則所向如意承舞  
劍箭中則猛獸失威承鳴弓游何將軍山林云憶過楊  
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離荷葉承渚  
接離承走馬用山簡傳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事也

札樓

詩

又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不好武承書子能文承樹用世說謝車騎語子弟如玉  
樹欲使其生於階庭秦州雜詩云山頭南郭寺水號北  
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空庭老樹承寺一邑清  
渠承泉又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變縣軍  
幕井乾候火承戈縣軍承路恨別云洛城一別四千里  
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  
行劍外承四千里老江邊承五六年遣意云轉枝黃鳥  
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花落承枝水  
生承渚水檻遺心云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  
塘密衣乾枕席清葉潤承雨衣乾承晴簡王明府云葉

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扶後  
漢書湖陽公主為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  
百里此指王明府也漢書司馬遷傳天子始建漢家之  
封而太史公流滯周南不得與從事古之周南今之洛  
陽杜公曾居洛借以自謂也後漢方術傳王喬為葉令  
有神術詩中神仙承葉縣流落承周南范員外吳侍御  
特枉駕闕展待云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  
略衰白已光輝簡略闕展待也承往比鄰去光輝特枉  
駕也承二妙歸幽嚴公寄題草堂云拾遺曾奏數行書  
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  
奉引承拾遺幽棲承水竹居拾遺掌供奉故騎馬奉引

禮儀  
卷六

心經齋校本

也嚴中丞枉駕見過云元戎小隊出郊垌問柳尋花到  
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西川使節承  
元戎南北流萍承野亭公自長安至蜀乃自北而南也  
九日寄嚴大夫云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  
節何路出巴山不眠承愁思何路承險艱泛江送客云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煙  
花承二月舟楫承東津望兜率寺云樹密當山徑江深  
隔寺門霏霏雲氣動閃閃浪花翻雲氣承樹密浪花承  
江深倚杖云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  
橋春聚船市承郭船承溪送元二適江左云亂後今相  
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風塵承亂後

江海承遠行暮寒云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沈沈春  
色靜慘慘暮寒多沈沈承霧慘慘承風寄別李劍州云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  
焉知李廣未封侯能化俗承使君高義未封侯承寥落  
三年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云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  
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老更生朱實  
落承秋風青苔生承疎雨摩訶池泛舟云湍駛風醒酒  
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秋落承風晚迷  
承霧春日江邨云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  
作前席竟為榮登樓承王粲前席承賈生晚晴云返照  
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夕陽倒

禮儀  
卷六

心經齋校本

映虹若垂飲承返照雨止雲行餘點飛落承雲薄宿江  
邊閣云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  
中翻巖承山浪承水月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  
匣原開鏡風簾自上鉤匣開鏡承吐月簾上鉤承明樓  
峽口云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  
據心英雄承時清割據承世亂喜觀即到云待爾嘔烏  
鵲拋書示鵲鵲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枝間承烏鵲  
原上承鵲鵲園云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  
闕朱果爛枝繁溪承水果承園樹間云岑寂雙柑樹婆  
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交柯承雙柑垂實  
承婆娑有歎云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亂



江東客未還兵承壯心客承白首黃鶴注江東客公自謂朱長孺引元日詩不見江東客謂弟豐在江左未還非是冬深云花葉惟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早霞類影承花葉天意寒水依痕承江溪石根仇滄柱云初疑寒水與石根緊承早霞與花葉似不相貫後見杜臆方悟霞狀變化如花如葉耳南征云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楊升菴云桃花水用秦人桃源事楓樹林用楚詞招魂事避地承桃花適遠承楓樹馥案歸夢詩云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魂歸未得不用楚詞招蔡氏編此詩在湖南諸詩中與南征一篇先後作然則升菴之說言而有

北樓

卷六

毛

徵矣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云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分符承州牧同舍承署郎江漢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承夜月同孤天共遠承江漢客月同孤承一腐儒小寒食舟中作云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鵲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朱瀚謂時逢寒食故春水盈江老境蕭條故看花目睹此領聯分承上二句須於了無蹊徑處尋其草蛇灰線之妙暮秋將歸秦雷別湖南幕府諸友云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黃生謂途窮在水闊之處身老如暮秋之景二句暗承觀案游何將軍山林云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

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酒醒衣冷皆因陰雪瀑泉此亦暗承也有三句承二句四句承首句者如游何將軍山林云棟樹寒雲色因陳春滿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脆承因陳陰承棟樹贈田九判官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秦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馬肥苜蓿承降王將數嫖姚承使節憶幼子云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節換承鶯歌聰慧承驥子有客云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避俗承卜宅疎快承患氣雲山云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神交承音書望鄉承京洛作賦客即不寄音書之

北樓

卷六

天

人或謂指班固司馬相如非是酬李都督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愁承悲春老承力疾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陶潛菊承茅齋指成都草堂袁紹杯承東行謂李梓州為主時由綿入梓也有感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勞聖主承兵戈報皇天承恩澤皇天比君也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云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揖讓承文翁松竹承茅屋能畫云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天一笑承投壺



物皆春承能畫天笑用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事  
瞿唐懷古云西南萬壑注劼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  
從月窟來山裂承崖開江來承壑注入宅云宋玉歸州  
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淹老病言久  
留白帝豈才名言不如宋玉題終明府水樓云慮子彈  
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  
流今在茲承家承終軍為政承慮子秋野云秋野日疏  
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繫舟承江卜  
宅承野八月十五夜月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  
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轉蓬承歸心攀桂承明鏡舍弟  
勸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云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  
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鶴鶴飛急到沙頭鴻雁影  
來承消息真傳鶴鶴飛急承弟達荆州宴胡侍御書堂  
云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閣閣書籍滿輕輕花絮飛  
香籍閣閣承日微花絮輕輕承春暮過洞庭湖云蛟室  
園青草龍堆隱白沙護隄盤古木迎權舞神鴉吳齊賢  
云青草湖白沙驛皆地名護隄承沙迎權承湖有三四  
承首句五六承二句者如重過何氏云頗怪朝參懶應  
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手自移蒲柳家才  
足稻梁拋甲臥槍承朝參懶移柳足梁承野趣長山寺  
云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  
亂水通人渡懸崖置屋牢麝眠石竹鳥啄金桃承僧少

札牒  
卷六

元

元  
元  
元

亂水通人懸崖置屋承路高城西陂泛舟云青蛾皓齒  
在樓船橫窗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  
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牙檣錦纜  
承樓船歌舞承笛簫擣衣云亦知成不返秋至拭清砧  
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靈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苦  
寒長別承成不返擣衣寄塞承拭清砧散愁云久客宜  
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間多百萬傳深  
入寰區望匪他蜀星江雨謂異地淒涼承久客百萬寰  
區望河北休兵承息戈寄杜位云近聞寬法離新州想  
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  
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萬里十年言流竄久  
遠承新州眼塵頭雪言離亂堪傷承百憂遺悶云異俗  
可怪斯人難竝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能  
為態新知已暗疎烏鬼黃魚承異俗舊識新知承難居  
江邊星月云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  
浦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雨後氣清故河白  
浦澄承秋夜星月皎潔故珠連鏡升承玉繩自閩州領  
妻子却赴蜀山行云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  
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魍魎揮弓落狝鼯穿竹入雲  
承行色隱見魍魎狝鼯承人煙有無移居夔州云伏枕  
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  
人說山光見鳥情催別放船言臨去時承雲安農事山

札牒  
卷六

羊

羊  
羊  
羊

光雷移居時承白帝吹笛云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  
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  
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風飄律呂月傍關山承風  
月北走南征承斷腸有三四承二句五六承首句者如  
游何將軍山林云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  
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鱸香芹碧澗羹卑枝接葉承  
夏木鮮鯽香芹承風潭贈畢曜云才大今詩伯家貧苦  
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爲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  
知飢寒顏狀言窮而且老承家貧官卑同調誰惜論文  
自知言調高和寡承才大詩伯宿贊公房云杖錫何來  
此秋風已飄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靈蓮性

札機  
卷六

三

札機  
卷六

虛空不離禪菊荒蓮倒承秋風放逐虛空承杖錫秋野  
云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  
衰老甘貧賤榮華有是非魚樂深水鳥歸茂林則物性  
不違矣貧病自甘榮華不羨則生理易識矣雨云冥冥  
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箴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才  
有色風引更加絲輕箴纖絺怪其乍暖承立春添色引  
絲形其細微承雨有三四單承二句者如酬郭十五判  
官云才微歲晚尙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  
德廢花枝照眼句還成藥裏承臥病花枝承春生有中  
四分承三句者如小至云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  
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

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添線動灰承冬至舒柳放梅  
承春來西閣雨望云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徑添沙  
面出湍減石棧生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沙面石棧  
承水菊蕊松林承山有三四承首句後四承二句者如  
秋野云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  
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駐屐近微  
香掉頭曝背言檢身之疏承禮樂風落四句言野處之  
樂承山林雨云物色歲將宴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  
寒雨下霏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  
舊短書稀朔風寒雨承物色將晏多病四句承天隅未  
歸有三四承二句後四承首句者如雨云微雨不滑道

札機  
卷六

三

札機  
卷六

斷雲疏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秋日新霑影寒  
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溼搗香杭崖黑鳥明承斷雲  
秋日四句承微雨有五句承三句六句承二句者如陪  
李梓州泛江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  
金壺引浪偏凌風承野曠引浪承江清樓上云皇輿三  
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關勞肝肺掄材魏杞柁戀關承皇  
輿掄材承身事送裴二尉永嘉云故人官就此絕境興  
誰同隱吏逢梅福游山憶謝公隱吏承官游山承興俗  
本興誤作與不但游山無指且不對官字矣登樓云錦  
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  
山寇盜莫相侵朝廷不改承天地春來寇盜相侵承古

今雲變王嗣爽解云錦江二句止作過麻語耳言北極  
朝廷如錦江春色萬古常新西山寇盜如玉壘浮雲倏  
起倏滅也有五句承四句六句承三句者如早起云貼  
石防墮岸開林出遠山一巨藏曲折緩步有躡攀巨藏  
曲折承開林步有躡攀承貼石送裴五赴東川云何日  
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東行承  
蜀北望承燕寄章侍御云指揮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  
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能事言吏  
才強兵言將略關羽承強兵寇恂承能事峽中覽物云  
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  
洞口經春長薛蘿舟承江洞承峽有五六承首聯七八

札樓 卷六

書 沈氏補本

承頌聯者如題柏學士茅屋云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  
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  
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  
須讀五車書晴雲秋水承巖居五車承萬卷有後四承  
前四者如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云江水東流去  
清尊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柳  
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亭臨山水承江流  
煙對浦沙承日斜狂歌形勝承宴賞醉即為家承京華  
言醉鄉可畱不問舊京矣  
齊梁原有此法謝朓郡內登望詩山積陵陽阻溪流  
春敷泉威紆距遙甸嶼岳帶遠天李善云威紆威夷

紆餘流長之貌也韻謂威紆承溪嶼岳承山此法宋  
猶不廢如蘇長公舊隱宅園云樂天蚤退今安有塵  
詰長閉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朝川圓  
池上竹承首句朝川圓承次句又如陸放翁感憤云  
形勝峭遠在英豪趙魏多精兵連六郡要地控三河  
三句承次句四句承起句

宮體

梁書徐摛傳摛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為太子家令  
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陳書徐陵  
傳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周書庾信傳父  
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  
信並為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  
體焉觀案徐庾體即宮體徐庾父子並在東宮故稱宮  
體武帝聞宮體之名召摛加讓蓋自摛始

札樓 卷六

書 沈氏補本

連句

近代連句入各一二句意或不暢謝家詠雪雖祇一句  
而妙在何所似差堪擬未若諸虛字相承昔人謂兩句  
一聯四句一絕人各四句則意了詞達宋書謝晦傳晦  
與兄子世基並伏誅世基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  
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  
遂倖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此格  
最善

三人共賦亦有不用虛字連貫者桓玄顧愷之股仲  
堪共作了語顧云火燒平原無遺燦桓云白布糧棺  
樹旒旒服云投魚深淵放飛鳥

同作

唐人詩題有遙同之作案魏書裴伯茂死友人常景李  
暉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鸞等十許人於墓旁置酒  
設祭乃各賦詩一篇寄以示魏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  
作論敘伯茂此即遙同之作也

短韵

宋書索虜傳太祖詔曰感慨之來遂成短韵今案其詩  
十三韵短韵云者猶唐人稱短引耳南齊書武陵昭王  
傳與諸王共作短句詩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  
作中最高為優者然則二韵乃為短句

轉韵

古人用韵於每段之末即豫轉下韵如說文敘爾頌漢  
德本五韵乃了上四明中滂方相叶末即轉為傳與下  
段年字合韵又自述本三韵乃了上二門山相叶末即  
轉為才與下段疑字合韵又如陶淵明詩天集有漢眷  
於愍侯下轉云於赫愍侯運當攀龍又在我中晉業融  
長沙下轉云桓桓長沙伊勒伊德此皆古法也

偶體轉韵

隋孫萬壽贈京邑知友詩本比偶體惟轉韵處皆散起

初轉云飄飄如木偶乘置同芻狗次轉云牛斗盛妖氛  
泉鏡已成羣又轉云羈游歲月久歸思嘗搔首又轉云  
心絮亂如絲空懷嗚昔時又轉云昔時游帝里弱歲逢  
知己又轉云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橫招又轉云登高視  
矜帶鄉關白雲外又轉云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馥  
謂此即偶體轉韵舊格近代忽忽不講矣

樂歌轉韵

南齊書樂志云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並  
多八句然後轉韵時有兩三韵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  
侯湛亦同前式傳玄改韵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  
韶之顏延之並四韵乃轉得賒促之中馥案此為樂章  
言之尋常詩歌不在此例若必八句轉韵則無舒緩煩  
急之變矣

墓銘分章

梁書伏嘯傳徐勉為之墓誌其一章云云馥案一章謂  
一韵了也轉一韵為一章

沈炯表

李密陳情表排側動人陳書沈炯傳有上文帝表可與  
前文並美錄附於左

本傳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紹泰二年除司農卿遷  
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以母老表請  
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云云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  
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百死輕生妻  
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  
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七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  
妾已見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  
孤榮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  
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  
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  
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  
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綱繆始許哀放  
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趨赴往

禮卷六

毛

善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  
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懷懼  
之所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  
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惟稟有感必應實望聖明  
特乞霽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尊及無方矧彼翔沈  
孰非涵養

武虛谷二文

偃師武虛谷億既罷官與余游濟南各出稟草相質難  
虛谷讀書得間多所推正今聞徂逝不禁車過腹痛之  
感偶於故書中見其鄭國處畱辨玉圭說二篇讀之未  
終淚漬行間為錄於此

鄭國處畱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畱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  
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鄭發墨守云鄭始  
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  
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  
在號鄭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馬  
畱乃在陳宋之東左傳宋呂畱後漢彭城有畱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  
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畱祭仲將往省畱之事乎  
億曰鄭之說果信以畱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  
呂畱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號鄭相去  
幾千里固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

禮卷六

毛

理志注孟康曰畱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畱襄三  
十年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  
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  
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與斗城其地並在  
陳畱而是地又居鄭東鄭故意當時之畱即在此後遷  
鄭而野畱乃遂以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  
二邑鄆蔽補丹依聚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擊與賄  
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斯以觀號鄆其二君者惜  
於欲而日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餽以奉其擊而居之  
必先於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畱東北三十五  
里有莘城為古莘國故以是推之莘為十邑之一其十

邑又皆有寄地則鄰國之舊處於固亦其罕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國途於宋為宋所執亦勢所必至者也尚曷疑乎

玉圭說

玉圭一具賈客得自孟津質水蒼色首中起剡旁左右起剡身中起鄂旁左右起鄂身末橫刻細文兩面文皆十末下為邸邸上穿孔一邸末開如渠齒三渠齒悉為邊稜其長短厚博蓋依今木經尺推量左剡長二寸二分右剡長二寸左剡下微如弓背長七寸五分右剡下少細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漸殺至

札疏卷六

瓦

心經疏本

上左右刻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大行人考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徑長寸數而厚博剡上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餘作偃紉形與信圭躬圭幾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侔其剡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茫味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太失據也隸續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於世者此為最古然尚不知有邸有孔聶氏三禮圖出而後儒轉相摹繪於圭之形製左右各為剡而已更無圖所謂邸與孔者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紐約其中央為執之以備失墜疏案聘

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皆有纁藉及綯組綯組所以約圭中央即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是凡圭皆有孔矣而典瑞疏云六玉兩頭皆有孔恐不可為訓當如此圭為一孔於約繫自便也典瑞四圭有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兩圭有邸注儼而同邸玉人注邸謂之抵圭璧注圭其邸為璧璋邸射注璋有邸而射是兩圭四圭及半圭曰璋且有邸而此單執之圭經不具言然則當以隅反也凡物之祗必在下所以為持也今圭如九寸七寸竝以兩手執之其餘圭身

札疏卷六

卑

心經疏本

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而為圖者概不及此此其疏也已圭身中及旁稜有三下橫為細文十其諸圻鄂珠起之意與渠齒三或亦纁藉采就所束約於此與未可知也駟圭璋璧琮瓊瑋之渠眉注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愚以此圭渠齒即如先鄭之所云而穿孔繫組案之後鄭亦可兩從也與古制疑昧世人率憑意測至其拘守而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傳會以成實驗故益不可為據依魏太和鑿背之儀始知康成氏讀儀尊為安取訓於鳳凰毛羽婆娑之非宋得古璧文如碎栗方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舊圖為四穀葉莖穗之形乃以大誤然則

此圭之出其為資證疑舛者豈不益可珍也與

歲在昭陽叶洽喬  
州博氏心禱齋物

札  
卷六

聖  
心經  
藏板

札樸卷第六終



札樸卷七目錄

佳謬

小學

菜

悔

秀

沙鳴

戴國

妒媚

蟄

郇

鏗

左傳補注

南陵沂水

音初

窈

獠

河墳

櫓

白芷

萋葉白

牡

引經

引取土

重修說文

亮

嘶

雉震响

疏

萬物利

楚

養之以福

逗撓

潛水

凌

協洽

霧

汝爲漬

蘿滌

莞

扶蒿

糜舌

札樸目錄  
卷七

一  
心樞圖  
校本

佳其

竊脂

階

娶

適

頂撮

駮駮

貸

寮

藉田賦

熙春

翰

肯母

貢

宋書

巾車

散宜生

飾巾

沙音蔡

蝠蛇

彼

李善引書

滿

錚

潛夫論

申池

連

祭紆

不內顯

夔魁

百草含葩

鄆亭

劉墻

滿

水南日陽

鐵戈斬山

形天

越鄂君

暗噫

駕

肆

蕩

丹

札樸目錄  
卷七

二  
心樞圖  
校本

錫	認	請	僱工	究	操弓	陶遂	梅	鐵鈇	獸	泮河	飯釘句豆	采稻	陽稍	橋星門	毛詩拾遺	巾卷	秦	嶼	陸	止術	擻	觸龍言
慘亮	庸峭	愁素	虞猛獸	站	駭	僭時	鐵幕	誅	編模	粟抄	三	筲	藍衫	巨	集韻脫詩字	胛	唐	販	藤梁	裏節	袞	齋速

府種	女岬山	乖居	楫拊	掌技	摻	釋文引字林	稽	幽騎	區種	辟姓	棋	棋	驢鑼壩	鍾	辣虎	顏子驕	瘰	瘰	瘰	瘰	瘰	瘰	瘰
瘰	杜探	烏喙	字母	瘰	糲	魚泣津	練	憂艱	王姓	口占	高橋	灘脩	礮	枋	黏蟬	陸德明	瘰	瘰	瘰	瘰	瘰	瘰	瘰

札樸卷第七

曲阜 桂 馥 未谷

匡謬

小學

古人於小學童而習之兩漢經師之訓詁相如子雲之辭賦皆出於此今以小學經學辭章之學判為三途經學不辨名物辭章不識古字吾不知其可也然其辨不自今始義疏起而訓詁廢議論開而辭章亾盡破古人之藩籬者其在趙宋乎

引經

古人引經畧舉大義多非原文如宋書彭城王義康傳

札樸 卷七

心經書院本

引詩兄弟雖閱不廢親也引書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說文引書洪水浩浩此豈詩書之本文哉今人多據書傳所引以增改經文雖曰治經實亂經也可不慎乎

三國志注引易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說文引禮及左傳尤簡略洪容齋引說文曰圖圖升雲半有半無以為尚書逸文更謬案曰圖乃洪範之文其下七字許

氏解說

菜

說文菜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有菜蕡兵媚切玉篇蕡脚蕡切惡米也菜音祕說文曰惡米也又地名菜同上廣韻菜惡米又魯東郊地名說文作菜蕡上同蕡案玉

篇廣韻所引說文皆宋人重修據徐鉉之本玉篇蕡字在粗下粒上與說文次第無異然則玉篇所據之說文從非不從北猶輩本從非俗從北廣韻從北又因北致譌也

引取土

說文桴引取也玉篇引作引聚也詩縣釋文云桴說文云引取土馥案取土乃誤分聖字為二說文聖土積也禮運人情以為田注云田人所桴治也疏云謂以手桴聚馥謂釋文本作聖乃許氏原文玉篇改作聚詩桴之陳陳箋云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

悔

札樸 卷七

心經書院本

洪範曰貞曰悔僖十五年左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杜注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正義云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物極則悔是外為悔也馥案悔本作悔說文卦易卦之上體也引書曰貞曰悔正義謂物極則悔是直作悔字解矣易繫辭震无咎者存乎悔韓康伯以為悔過其誤與正義同晉語筮之得貞屯悔豫唐六典內卦為貞朝占用之外卦為悔暮占用之此皆借悔字康成鄭氏云悔之言晦也馥謂晦猶終也言上體終也

重修說文

元豐元年詔知禮院王子韶光祿丞陸佃同修定說文今所傳小字本在安邑宋李燾據以作韻譜者即元豐

重修之書雍熙本姓讀若回口迴切李燾本回作回口迴切案爾雅釋文姓字林口頰反頰口井烏巖二反王陸改爲回迴者據字林口頰之音也案郭景純於爾雅姓音志於方言姓音口頰反乃知頰爲頰之譌又因口頰轉爲口井王陸不審輒易舊文又改耿炯省聲爲姓省聲舛益甚矣

秀

漢諱秀說文無釋不知所從毛刻徐本篆作齊此誤也當從已木部呆從已云與采同意子部豎亦從已三字楷書皆變從乃今遂不知爲已矣又禿下云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案禾粟與禿無意秀則禿矣後人因取其聲三字遂改粟以就之不知秀禿聲相近當作象禾秀之形

說文秀篆作𦉰皆因不知從已故誤作已又作已

亮

說文綸事有不善言綸也赫變作亮魏志高柔傳昔仲尼亮司馬牛之憂集韻誰就也韓詩室人交徧誰我案就乃涼之譌涼或作就與就形近致誤

沙鳴

周禮鳥麋色而沙鳴鬱廣韻沙所嫁切案老子終日號而嗑不嗑和之至也玉篇嗑聲破馥謂嗑沙音義同太元柔兒於號三日不嗑嗑當爲嗑老子俗本亦誤作嗑

嘶

玉篇嘶馬鳴也說文嘶悲聲嘶散聲馥案嘶俗作也南齊書蕭坦之語嘶嘶時人號爲蕭癡又張環傳宋孝武問太極殿前鍾聲嘶此二嘶字並當作嘶魏書黃門侍郎山偉臨元順喪悲慟無已帝怪問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

戴國

隱十年春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注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釋文云伐戴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在陳留馥案釋文爲人所改當云伐戴音再字林作戴說文戴故國在陳留字林當同

雉震响

夏小正正月雉震响傳云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案初學記兩引此文竝云雉者鳴也震者鼓其翼

妒媚

顏氏家訓太史公論英布云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妒媚漢書外戚傳成結寵妾妒媚之誅二媚字竝作媚

疏

顏注急就篇紵織紵爲布及疏之屬也疏當爲練顏注地理志紵織紵爲布及練也

墊

釋名下濕曰濕濕也墊濕意也馥謂墊當爲墊墊下

也下故濕

萬物利

六韜天之為天遠矣地之為地久矣萬物在其間各自利馥案利當為列說文地下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萬物所陳列也

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云李本牧作田字釋云田也謂陳列種穀之處

郇

漢書地理志石扶風郇邑縣應劭曰左氏傳曰畢原郇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

凡誤

五

三

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作恂索隱云縣名屬扶風音荀故文王封其子之邑河東亦有郇城元和志三水縣下云柤邑故城在縣東二十五里即漢柤邑縣屬右扶風古郇國也左傳云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馥案扶風自有柤邑縣與晉地之郇國遠不相涉諸家牽合為一失之惟瓚說得實

辨

廣雅辨辨也辨為辨之譌五音集韻辨辨也鄭注天官邊人云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貢之名曰蓬案字本作蓬說文蓬煮麥也讀若焉

鐃

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史記樂書作石聲磬磬以立別論語子擊磬于衛荷黃曰鄙哉磬磬乎釋名磬磬也磬堅磬磬然案說文磬磬一字磬謂器空皆非聲也當作磬磬說文磬餘堅者與釋名聲堅義合

說文磬字訓疑有關文

養之以福

成十三年左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律曆志養之以福酸棗合劉熊碑養之以福惟德之隅宋書吳喜傳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劭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馥案宋書據杜本左

凡誤

六

三

傳與漢本異

漢書五行志能者養之以福當據律曆志改正

左傳補注

王石臞給諫曰惠松崖左傳補注引字林藐小兒笑也此本李善文選注毛晉所刻有脫謬一本云字林藐小也孩小兒笑也毛刻脫三字惠氏不檢遂沿其誤

逗撓

漢書韓安國傳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馥謂逗撓當為逗撓說文逗曲行也綺戟切撓曲木

南陵沂水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  
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  
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馥案沂當為沂正作  
涉玉篇崩大也充滿也秦穆公欲以章霸功之開拓充  
盛故名涉水後世讀涉為桑故切但主涉洄一義遂不  
解先歷反為何字矣師古曰茲水者師字衍文茲亦誤  
字當云古曰產水產作產猶養作養產茲形近致誤視  
子孫下當有師古曰三字蓋先歷反乃顏所釋字音也

潛水

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於江酈注潛水蓋漢  
水枝分潛出故受其俾耳馥案出宕渠者說文作溝水

札據  
卷七

七  
心解書校本

經典借潛字書沱潛既道漢志作溝又借沱字夏本紀  
沱沱已道是也酈注以為潛水失之

音初

莊君述祖曰蔡中郎明堂月令論引樂記音初即呂覽  
之意始意誤為音也初即始

凌

釋言凌慄也郭注凌慄戰慄釋文云案郭注意當作陵  
埤蒼云凌慄也樊注作凌冰凍也馥案此多誤字以意  
求之郭意作凌埤蒼亦作凌樊注作凌凍當為瘰說文  
無凌字正作凌樊注最善蓋瘰凍並從之俗皆變從立  
心凌之為凌亦猶是耳羽獵賦虎豹之凌邊字正作凌

西京賦百禽懷遠又從立心馥謂懷為憐之別體方言  
趙魏燕代之間謂哀曰懷玉篇懷憐也哀也慄也兼二  
義矣

宛

釋言宛肆也郭注輕宛者好放肆案說文宛深肆極也  
淮南兵略訓谿肆無景高注肆極極谿之深不見景也  
晉書羊祜傳深谷肆無景曹據贈石荊州詩窈窕山道  
深詩關雎箋云幽閒深宮靜女箋云猶貞女在窈窕之  
處皆謂深肆也

協洽

釋天太歲在未曰協洽李巡云陽氣欲化萬物故曰協  
洽協和洽合也馥案陽氣當為陰氣高注淮南天交訓  
云陰欲化萬物和合協洽

札據  
卷七

八  
心解書校本

燎

宵田為燎釋文云郭音遼夜獵也或作燎宵田也據此  
則則本作燎詩伐檀正義引郭注云燎猶燎也今郭注  
無此四字但云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馥謂燎猶燎  
也四字當在或曰下

為僚

蜀都賦將饗僚者劉逵本作僚云僚獵也馥謂燎誤  
為僚  
霧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文云霧字林作霧本

亦作霏穰案穰從目見說文至諸字書韻書竝無從口  
之字蓋誤也玉篇日部有啓字云亂明字林當從日作  
霏

河墳

釋地墳莫大於河墳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  
防也詩汝墳傳云墳大防也箋以為汝水之側淮濱傳  
云濱淮也箋以為淮水大防正義謂墳從土濱從水故  
其義有別穰案說文坊大防也濱水厓也字異義同詩  
爾雅借墳為坊李巡謂狀如墳墓臆說也詩正義謂從  
土從水義別淺說也

汝為瀆

九

九

釋水汝為瀆又云汝有瀆案說文涓下引作汝為涓因  
有瀆譌作瀆

億

釋木杙億釋文杙女九反呂郭竝汝九反億字又作億  
說文云億杙屬也詩隰有杙陸璣疏云杙杙也今官園  
種之正名曰萬歲取名於億萬材可為弓弩幹也穰案  
說文杙杙也杙杙屬大者可為杙杙小者可為弓材是  
杙杙二字同音不同物二陸竝誤又案說文杙古文作  
杙則讀杙為汝九反者亦誤

杙通作杙考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柘為上杙次之  
鄭司農云杙讀為億萬之億

薤蒲

孫觀察星衍曰釋草其萌薤蒲即權輿釋詁權輿始也  
大戴禮孟春百草權輿郭景純以蒲屬下非是穰案釋  
草葭華兼蘆葦荻菰其萌薤蒲荇皇華榮說文夢灌淪  
荇艸之皇榮也夢即萌灌淪即薤蒲荇上不及淪深服  
觀察之說有徵

白芷

本草白芷一名莞一名苻離釋草莞苻離郭云西方人  
呼蒲為莞蒲江東謂之苻離用之為席此與白芷遠不  
相涉何以致此誤釋草芷夫王郭云芷草生海邊似莞  
藺越人采以為席陳藏器云芷芷一名江離子穰謂芷  
有江離之號與莞同類又皆可為席遂混苻離江離為  
一江離白芷皆香草因誤俚白芷為苻離與苻離俚白  
蒲又與白芷消

莞說文作藎

莞

劉向九歎莞芎棄於澤州王逸注莞苻離也穰謂莞乃  
詩之芎蘭說文芎蘭莞也芎蘭芎藭皆野蔬美品故棄  
之可惜

萹葉白

詩言刈其萹陸疏云其葉似艾白色余日驗其葉青色  
背乃白色疏當云背白色疑轉寫脫謬本草綱目萹蒿



二月發苗葉似嫩艾正面青背白

荻蒿

戰國策趙策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栲楚顏氏家訓常買荻尺寸折之然明夜讀陸璣詩疏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莊子釋文蕭荻蒿也馥案荻當為荻監本爾雅蕭荻釋文音秋唐石經作荻左傳伐雍門之荻是也

壯

釋草蔚壯故郭注無子者陸璣詩疏謂即壯蒿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本草即馬先蒿唐本注云實八月九月熟圖經云郭謂無子陸云有子二說小異又唐注本草壯荆云莖勁作樹不為蔓生故稱之為壯非無實之謂也馥案牡荊牡茅皆非無實郭說未允

麋舌

活麋舌郭注春生葉有似於舌案釋鳥鶴麋鶴從昏音古語切故司馬彪云亦呼鶴指是也麋舌即麋鶴草與鳥同名者郭以為口舌音義兩失

佳其

釋鳥佳其鳩鴉釋文云佳如字旁或加鳥非也馥案說文離或作隼佳旁加鳥乃正文何得為非陸氏所謂如字者如隼字也旁或加鳥非也者隼旁加鳥作鴉也蓋釋鳥原作隼其釋文原作隼如字寫者竝誤為佳也又鷹隼醜下釋文云隼本或作鸞案佳即鳥也無勞更加

馥案此言隼上從佳即鳥無勞更加鳥作鸞即所云旁或加鳥非也

狗

釋獸熊虎醜其子狗左傳疏引李巡云熊虎之類其子名狗郭注引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集韻引漢律捕虎購錢三百其狗半之狗熊虎子馥案列子釋文說白豹云爾雅熊虎醜其子豹豹熊虎之子也是狗豹皆豹之譌

竊脂

桑扈竊脂或謂喜竊脂膏案春夏秋冬四雇於五色得其四而無白脂即白色所謂膚如凝脂是也竊脂淺白

膏邪

今謂之月白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豈桃雀亦竊脂

霜

說文水中坻人所為為瀟馥案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階小階曰址小址曰坻人所為為瀟此五句合為一節釋文引郭圖水中自然可居者為洲人亦於水中作洲而小不可止住者名瀟水中地也說文郭圖皆連上文為義今爾雅五句各為一節後人亂之也

階

說文階下云如階者階丘水中高者也馥案階字後人妄改爾雅如階者階丘郭注水中小洲為階子虛賦且

齊東指鉅海李善引聲類階或作清是李以清海為階  
海說文清下引爾雅小洲曰清亦後人加之又注下云  
小清曰泚坻下云小清也爾雅並作階

鐘

玉篇鐘與鈔同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注率即緩也  
案緩當為鈔尙書呂刑緩字亦鈔之誤

娶

廣韻娶下引詩傳三女為娶詩見此娶者釋文云字林  
作娶馥案說文攸字云三女為攸然則字林亦作攸釋  
文廣韻兩娶字並當改從說文

潛夫論

札據  
卷七

七

七

王符潛夫論引書使羞其行羞作循案此無義可尋蓋  
羞以聲誤為脩又因脩循形近誤為循耳

適

書康誥乃惟售災適爾賈傳治安策以是為適然耳案  
適即宜也玉篇宜飯堅柔調也今作適說文飯剛柔不  
調相著讀若適韻謂不字誤當作才才調適調也廣韻  
作餅堅柔相著餅乃飯之誤

申池

文十八年左傳齊懿公游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  
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馥案爾雅十藪齊有  
海隅淮南云申池在海隅高誘注海隅藪史記集解引

左思齊都賦注申池海濱齊藪也然則懿公所游之申  
池謂海隅藪杜以為城池失之

項撮

莊子人間世支離疏者會撮指天注撮項椎也案宇當  
為櫛玉篇櫛木錐也但活切撮纂聲相近尸子行險以  
撮撮乘載器音與鑽同禮喪大記君殯用輜櫛注輜乘  
輅之車櫛猶敢也尸子所謂撮即禮之櫛

連

文選子虛賦微煇出熾繳施弋白鵠連駕鵠李善云言  
既弋白鵠而因連駕鵠也案善意以為連及非是淮南  
覽冥訓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高誘云蒲且子楚人

札據  
卷七

十四

十四

善弋射者馥謂連以繳繳牽連之也

駮駮

甘泉賦崇丘陵之駮駮兮李善注駮駮高大貌也案說  
文駮駮駮也駮馬搖頭也我頃頓也頗頭偏也馥謂駮  
駮言丘陵偏頗之狀

繁紆

李善注西都賦引說文紆繁也又云繁紆猶回曲也馥  
案賦中紆字當作迂說文迂避也避回也李注望文為  
義不為破字失之

貸

急就篇貸貸賣買販肆便顏注貸假與也馥謂貸當為

賁說文賁從人求物也貨施也賁貨連文與施義遠今說文賁下云賁也貨亦當為賁

不內顧

張平子東京賦夫君人者謝纘塞耳車中不內顧薛綜注云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李善注云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綬車中不顧馥案論語釋文云魯讀車中內顧魯讀即魯論語然則張賦李注本無不字後人據今本論語加之薛注尤為明顯車左銘亦是車中內顧藝文類聚俗本改不字其車右銘云內顧自敕知左銘亦是內顧

李善西京賦注引三略曰將內顧則士卒慕之也

札樣 卷七

圭 心 莊 衛 本

寮

西京賦交綺豁以疏寮薛綜注疏刻穿之也靈光殿賦天窗綺疏張載注疏刻鏤也景福殿賦編以綵疏李善云綵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馥案說文峴門戶疏窗也寮穿也

薛注窳窳類羆虎亦食人馥謂亦當為爪釋獸類

羆類羆虎爪食人

夔

東京賦殘夔夔與罔象薛綜注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說文曰夔耗鬼也馥案說文夔神魑也夔夔是一物賦下文野仲游光皆一物名夔夔不得為二此沿孟康揚

雄傳注之誤

藉田賦

潘安仁藉田賦晉書本傳思樂旬畿薄采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案芳農聲不相近文選作茅是也東哲勸農賦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踐職美莫富乎勸農可為比照文選垂髻總髮與戾鬻二韻不合本傳作總髻是也

集韻夔情俱屬冬部猥曠俱屬豪部

百草含葩

李善注琴賦云思玄賦曰天地煙溫百草含葩鳴鶴交頸雖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感案後漢書張衡傳作

札樣 卷七

末 郭 衛 本

百草含葩古音與和為韻

熙春

閒居賦熙春寒往李善引廣雅熙熾也馥案熙正作嬰說文嬰說樂也老子萬物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大年亦借熙字

鄆亭

郡國志琅邪國東垣有鄆亭劉昭注引左傳公處鄆馥案魯有東鄆西鄆在東垣者為東鄆趙孟所謂莒魯爭鄆是也公所處之鄆在廩丘縣東左傳昭公至自乾侯居於鄆成公待於鄆是也此乃西鄆與鄆亭無涉劉注誤矣

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

翰

釋名觀翰也望之延頸翰翰也案翰當為翰說文看或作翰翰也翰望也

劉擔

漢書百官表千鐘侯劉擔史記作劉搖案擔當為擔天文志星指者民勞也

骨母

七發厲骨母之場李善注引骨母山疑骨字之誤案隸書胥作骨與骨形近此致誤之由晉書摺次又譌作揖

札據

七

北齊書

次亦因胃耳形近

滿

四子講德論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李善云樂動聲儀文也複謂兩滿字竝當作滿下文云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故知作滿者字之誤也懣謂憤懣史遷云詩三百五篇大抵忠臣孝子發憤之所為作也

貢

幽通賦周賈濫而貢憤兮曹大家曰貢潰也憤亂也潰亂於善惡案貢憤當為憤憤廣韻憤憤也集韻憤悒憤見說文憤亂也又廣雅憤憤也憤當為憤既憤之王給

諫說與余異

附王給諫答書

承示廣雅慎慎也慎為慎之誤文選幽通賦周賈濫而貢憤兮憤亦為憤之誤念孫案慎有潰亂之義曹大家訓憤為潰是也亦有恐懼之義廣雅訓試慎為慎是也欲知廣雅慎字之義當於試慎二字求之說文試惕也春秋國語曰于其心試然鄭注易云惕懼也是試為恐懼之義廣雅慎恐也是慎亦有恐懼之義方言蚤怯戰慄也荆吳曰蚤怯蚤怯又恐也廣雅慄蚤怯畏恐懼也慄慎忌畏恐也試慎慎也轉相訓釋而其義自明慎恐蚤怯聲近而義同也若改慎為慎則與試字之義不類廣韻試意慎試也此尤足證慎字之不誤又案慎字亦有潰亂之義是以慶鄭言亂氣狡憤是以曹大家孟康皆訓憤為亂字通作貢荀子疆國篇下比周賈潰以離上韓詩外傳作憤是憤與潰同義說文憤懣也懣煩也煩亦亂也李奇注漢書敘傳云憤懣也是憤與憤亦同義似無煩改憤為憤也肅此覆侯裁酌不宣念孫頓首

札據

七

北齊書

水南曰陽

江賦浮磬聳乎陰濱五臣注云生北岸故云陰濱水南曰陽覆案此後人妄改非本文也穀梁傳水北為陽詩在治之陽五臣豈不熟聞未應荒陋至此說文陰字云

水之南山之北也此亦注家習知者

宋書

宋書列傳第十九卷有張暢傳第六卷張邵傳後又有暢傳事雖同而文簡且無史臣論又稱魏為魏主與前傳稱虜文異此定非沈氏原文案目錄趙倫之傳後有到彥之傳今彥之傳闕當是後人竄入張暢傳也張邵傳中已附其子敷傳第二十二卷又特立張敷傳此則史家謬亂不容他委

鐵戈斬山

吳志賀齊傳夥賊陳僕等屯林歷山四面壁立數十丈齊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慮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合潛上案二戈字當為弋弋槩也可賴以陟險鐵弋用以開掘也斬山當合為斬字謂以鐵弋開拓斲削修成緣道也

巾車

陶公歸去來辭或命巾車案江文通擬陶田居詩日暮巾柴車李善注云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元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是李善本原作或巾柴車後人改之張景陽七命爾乃巾雲軒與巾柴車同

周禮巾車劉昌宗讀去聲居歛切俗作抽廣韻抽覆巾名集韻抽巾覆物也

形天

陶公讀山海經詩形天舞干戚案海外西經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淮南地形訓西方有形殘之尸高注云形殘之尸於是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醜謂形天當作形天唐等慈寺碑作形天蓋形天即形殘也

散宜生

散宜生說者謂散氏宜生名案大戴禮帝系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據此則散宜複姓

越鄂君

李義山詩繡被猶堆越鄂君案說苑鄂君子皙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柁越人擁楫而歌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召越譯楚說之鄂君子皙乃據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柁越人猶得交懽盡意焉據此則越鄂君誤矣當作楚鄂君

飾巾

後漢書陳寔傳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案飾當為帥續漢書何進袁隗欲特表陳寔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事帥巾待終而已說文帥佩巾也

暗噫

史記淮陰侯傳項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案暗當爲暗  
暗大聲也信陵君傳音鄙噫暗宿將正義引聲類噫大  
笑暗大呼

沙音蔡

水經注渠水下云沙水音蔡韻案蔡當爲察說文譚長  
說沙或從止止子結切察止聲相近周易釋文云沙鄭  
作泚泚卽泚之譌

鴛

呂氏春秋三月紀田鼠化爲鴛高注鴛鴦青州謂之鴛  
鴦周雉謂之鴛幽州謂之鴛也韻案鴛當爲鴛鴦鴛當  
爲鴛鴦釋鳥鴛鴦母郭注鴛也青州人呼鴛母

蝮蛇

後漢書桂琦傳蝮蛇其心注以蝮爲蝮蝮謂蝮蛇卽

蝮蛇借蝮字

肆

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高注水  
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地宜窮廬文子自  
然篇水用舟沙用肆泥用楯山用楯釋音云肆乃鳥切  
推板具馥謂肆當爲肆之譌呂氏春秋慎勢篇作沙用  
鳩尸子作行沙以軌

彼

玉篇彼邪也廣韻引論語子西彼哉馥案詩彼交匪敖

左傳作匪交匪敖詩彼交匪紆荀子勸學篇作匪交匪  
紆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馥謂彼並當作  
彼彼匪通者匪亦邪也易所謂匪寇是也集韻引埤蒼  
與玉篇同

蕩

廣韻蕩徒朗切大也又水名出湯陰蕩吐朗切水名在  
鄴今蕩陰縣單作湯馥案說文蕩水出河內蕩陰東入  
黃澤从水蕩聲徒朗切蕩大竹也從竹湯聲徒朗切廣  
韻並以爲水名謬甚張遷爲蕩陰合其碑從艸

李善引書

李善所引蒼頡篇三蒼聲類字林諸書多依隨文選俗  
字非本書原文如引說文仿佛作髣髴輒作輻隕作頽  
玃礫作的礫此類不可悉舉或據爲本書左證則因誤  
而誤矣

卉

上林賦卉然與道而遷義郭璞曰卉猶勃也馥謂當作  
卉說文卉草木卉字之兒

認

洞簫賦憤伊鬱而酷認李善引蒼頡篇認憂貌奴谷切  
案五臣本作認玉篇認音溺愁面也無認字賦又云時  
恬淡以緩肆李善云緩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緩也馥  
案緩當爲緩字之誤也五臣云緩安也非是舜典眚災

肆赦傳云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莊二十二年左傳肆大眚疏云肆緩也李善云廣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恬安也汲古閣本六臣本俱誤作說文曰淡安也賦又云或雜選以聚斂兮或拔擢以奮棄五臣釋奮爲奮迅馥案拔擢分散也奮棄當爲奮棄說文奮棄奔除也賦又云佚豫以沸涓李善本作佛憚注引埤蒼佛憚不安貌案玉篇廣韻作佛憚並與埤蒼訓同汲古閣刻李善本作沸涓後人亂之也六臣本云涓善本作憚又笙賦中佛鬱以佛憚李善五臣二本竝從立心賦又云時橫潰以陽遂李善引禮記注遂達也馥謂遂當爲隊樂記上如抗下如隊

札誤 卷七 三〇九

廖亮 笙賦勃慷慨以廖亮李善云廖亮聲清也聲類云廖且也案廖且義遠當爲廖說文廖清深也

謂 金石錄金鄉長薛石頌君諱詣字公謀詣宋本作謂案陸機辨凶論謀無遺謂淮南本經訓設詐謂高誘註謂謀也

庸峭 宋人小說魏收有庸峭難爲之語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具本經蓋梁上小柱有曲折峻峭之勢言人之儀矩可喜者曰庸峭馥案此溫子

昇語也子昇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爲庸通二字竝非此義當爲峭峭廣韻峭峭好形兒出字林今猶謂自衛容儀者爲賣峭

僱工 玉篇雇今以爲雇僱字唯備也馥案今俗作僱工矣後漢書光武紀女徒雇山歸家注引漢書音義合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慤素 文選舞賦懷慤素之潔清李善引說文慤貞也馥案慤當爲設說文設素也又樸木素也設素謂樸素

札誤 卷七 三〇九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案究當爲幾顏氏家訓古者大博則六箸小博則六檠又作瓊鮑宏博經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投謂之瓊史記蔡澤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集解云投投瓊也索隱云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是也

虞猛獸 漢書賈山傳縣石鑄鐘虞顏注虞猛獸之名謂鐘鼓之附飾爲此獸後漢書董卓傳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注云鐘虞以銅爲之故賈山上書云縣石鑄鐘虞前書音



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馥案虞非獸名當為虞說文虞或從金虞聲司馬相如說虞封豕之屬一曰虎兩足舉蓋漢書本作鐘鏢故顏注及音義竝以虞為獸寫者改為鐘虞又改虞為虞失之

操

家語子路初見篇操弓不反檠操當為燥說苑燥弓不返於檠

跣

今以官路置驛馬為跣案當作棧莊子我善治馬編之以皂棧司馬彪曰棧若櫛牀施之溼地也楮白馬賦斃於內棧李善曰棧櫛也五臣曰棧以板禦溼而承馬足

札機

卷七

三十九

也干寶晉書駕馬戀棧豆通俗文板閣曰棧通鑑郭子儀圍鄴城堙漳水灌之城巾井泉皆溢構棧而居

陶遂

後漢書杜篤傳粳稻陶遂注引韓詩陶暢也馥案禮記祭義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鄭注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

馥

玉篇馥雷擊鼓也馥案當云擊雷鼓也西京賦馥雷鼓馥官大司馬鼓皆馥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

梅

方言梅貪也廣雅同楚辭天問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

王逸注梅貪也馥案梅當為梅廣韻梅貪也

借時

漢書敘傳侯伯借時應劭曰秦文公造西時祭天是也馥案文公當為襄公封禪書襄公作西時文公作邠時

鐵鈇

急就篇鐵鈇鑽錐釜鍍整顏注鐵鈇以鐵為莖刃也案鑽錐鍍釜整皆鐵器不應專屬鈇馥謂鐵當為鐵廣雅鐵銳也亦錐類

鐵幕

韓策甲盾鞮整鐵幕鮑注鐵幕以鐵為臂脛之衣史記蘇秦傳當戰則斬堅甲鐵幕馥案幕謂以鍍覆於衣外

札機

卷七

三十九

也釋名雷幕冀州所名大褶至邾者也雷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

獸

周易中孚卦釋文云畜本或作獸馥案獸當為豨匡謬正俗謂豨即六畜字今周易注疏本作獸因豨誤也

誅

廣雅殺殺也廣韻殺與列同陟輪切注云列殺字從歹馥案此言列與說文從肖之刑異也經典以誅為殺說文誅討也廣韻誅責也無殺意經典假借誅字也當作列或作戕說文形似之字多為人削除故刀部有刑無列廣韻定非無據

牂牁

廣韻歌部洞所以繫舟牂陸云上同唐部戕牂洞亦作  
牂案陸云者或陸法言切韻或陸該字林不可臆知蓋  
陸以戕與牂同脩廣韻者誤與洞同也戕當為戕玉篇  
弋部戕子郎切繫船大弋也又牂洞郡亦作牂又吠各  
何切狀吠即牂何也

扁模

廣韻韻部扁模當為橫集韻牂牁橫枕篇海牂音光牂  
橫木也案扁牂牁版也扁扁之橫者也

鉅釘句豆

鉅釘當為逗訂字林訂逗道也句豆長笛賦作句投杜

札義 卷七

毛 抄 牂牁牂牁

子美詩遠投錦江波一本作逗

粟秒

說苑度量衡以粟生之數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  
寸為一尺說文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其以  
為重十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案十粟何止一分  
說苑有脫誤疑作十秒說文十二秒亦應作十秒因下

十二粟致誤

采稻

埤蒼稻自生也通鑑注稻與稻同禾不布種而自生曰  
稻晉書郭舒傳采稻湖澤以自給夏統傳每采稻求食  
桓立傳會稽飢荒百姓散在江湖采稻通鑑慕容詳不

聽民出采稻唐書馬燧傳歲大旱田蕪不及耕是秋稻

生於境人賴以濟嚴震傳梁漢開刀耕火耨民采稻為  
食北史宋世良傳獄內穉生桃樹字或作旅語林劉道  
真於河側見一老嫗采旅梁書武帝紀北徐州境內旅  
生稻稗二千許頃庾沙彌傳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  
株自生毛刻三國志凡稻字皆誤从木梁書王僧辨傳  
其夜軍人采稻失火亦誤从木

勞

廣雅榜擊也音彭通鑑光武謂第五倫曰聞卿為吏第  
婦公注云笊音彭後漢書陳寵上疏斷獄者急於笊格  
酷烈之痛章懷注笊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笊也說

札義 卷七

夫 抄 牂牁牂牁

文曰格擊也案說文格擊也兩格字皆誤從木笊音彭  
即彭排之彭

陽稍

通鑑祖珽使人簿錄解律光家得陽稍二注云明非私  
藏兵器馥謂兵刃有陰陽陽者露出陰者潛縮此稱稍  
之陽刃者也

藍衫

學官弟子服藍袍呼為藍衫此誤也當為襦衫唐制士  
人以紫芋襦衫為上服馬周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有  
深衣請加襦袖襦襪長孫无忌議服袍者下加襦襪紫  
碧視其品馥謂今秀才袍加青邊是其遺製

樞星門

龍魚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為靈星之神  
案學宮孔子廟前有樞星門蓋取得士之義古字靈樞  
通莊子釋文云編木作靈似牀曰棧後人以漢祠靈星  
祈穀與孔廟無涉又見門形如窗樞遂改靈為樞春秋  
說題辭曰槐木者靈星之精益知靈星改為樞星矣  
今之屍牀呼為靈牀本作樞管寧坐樞牀上司馬彪  
莊子注棧若樞牀定九年左傳載慈靈正義云賈逵  
云慈靈衣車有慈有靈然則此車兩旁開慈慈中豎  
木謂之靈今人猶謂編豎木為樞子

區

札機 卷七

三九〇九

莊子釋文卻曲字書作迟廣雅云迟曲也集韻作区物  
曲也一曰曲受也馥案区傳寫之誤當從曲字古文  
作凸此變為区也

毛詩拾遺

太平御覽所引毛詩拾遺皆謂出於郭璞案北史高允  
作也

集韻脫芍字

集韻緝下云說文芟也謂茅根一曰藕梢案此乃芍字  
訓漏脫芍字誤屬緝下又失緝之本訓也廣韻芍藕根  
小者

巾卷

余題齋額曰巾卷蓋取顏延年詩巾卷充街也見者多  
依李善解為巾箱書卷惟袁簡齋先生知是頭巾為作  
跋尾欲舉解巾二事而忘其人名案後漢韋彪傳解巾  
之郡北史高柔傳解巾司空行參軍是也南齊書王儉  
傳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台史儀容甚盛顏延年秋  
胡詩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李善注云巾處士所服  
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通鑑宋文  
帝台雷次宗以巾襦侍講胡三省引蜀注巾謂巾幘

胛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胛肩甲也玉篇胛背胛也後漢書  
張宗傳與赤眉中才買胛注云胛背上兩膊間通鑑齊

札機 卷七

三九〇九

宣城王胛上有赤誌注云肩背之間為胛南齊王負傳  
頸下有傷肩胛烏黥梁書狼牙脩國其俗男女皆袒王  
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案戴逵及子顒善造佛像宋  
世子鑄銅佛像面恨瘦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水經  
汴赤岬山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韓偓詩酥  
凝背胛玉搓肩楊萬里詩笠是兜笠蓑是甲雨從頭上  
溼到胛釋名肩堅也甲崗也與胛皆相會崗也通鑑  
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  
曠煮羊脾適熱日已復出矣馥案史載云海東有國曰  
骨利幹地近扶桑國人初夜煮羊脾方熟而日已出歐  
陽永叔謝人寄牡丹詩邇來不覺三十載歲月纔如熟

羊胛用以爲韻通鑑脾譌字也

秦

說文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一曰秦禾名案禾名當爲木名字之誤也文選風賦離秦衡李善云秦木名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馥案說文榛木名蓋榛通作秦也

唐

漢書揚雄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引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馥案應說非是當讀如周語陂唐汗唐之唐謂醴泉出而成池唐也靈光殿賦玄醴騰湧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景福殿賦醴泉涌於池圃蓋甘露

札樓 卷七

三 孤匪齊校本

下零故被於階庭醴泉上涌故流於池唐

嶼

謝靈運詩孤嶼媚中州郭璞江賦石帆蒙龍以蓋嶼五臣注洲中山曰嶼劉逵注吳都賦石帆生海嶼石上相鶴經行必依洲嶼馥案嶼俗作也當爲於上林賦行乎洲淤之浦李善注引方言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也

駮

江賦鷓鴣駮駮李善本作駮引山海經駮其狀如鳧郭璞音鉗鈇之鈇五臣本作駮音步末切或以駮與下文月聒翹沫豁礪爲韻五臣音近是玉篇駮大鳥也廣韻

鳩鳥名似鳧此二書皆宋人重修之誤案牽沃竝從大聲音他達切駮從大亦與下文台韻也郭音不謬字當爲駮

陸

江賦鸞振翹陸於夕陽李善引莊子鸞草飲水翹尾而陸此馬之眞性也五臣注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翹陸也馥案說文蹠曲脛也讀若遠是陸卽蹠之變體謂馬曲一脛也

莊子釋文作陸引司馬云陸跳也據李善所引當作

陸

棟梁

長門賦施瑰木之構榑兮姿參差以棟梁李善注言以

札樓 卷七

三 孤匪齊校本

瑰奇之木以爲構榑委積參差以承虛梁馥案說文康屋康梁寘也康高空之義賦借棟梁字不得解作屋梁

止衛

山海經北山經鷩鳥可以止衛郭注治洞下也馥案中

山經飛魚已痔衛然則止衛亦謂能止痔衛

裏節

木工謂樹節爲裏節案說文厄科厄木節也賈侍中說

以爲厄裏也厄音五果切

攙

說文攙徐鉉音匹齊切案文選琴賦觸攙如志李善注攙蒲結切玉篇蒲結普雞二切廣韻蒲結切無普雞一

音曹憲有文選音李善受學於憲其音當出於憲大徐音學不如曹李遠矣廣韻不收曹雜一音良是

袞

說文袞從衣公聲此誤也當從台說文台讀若沈州之沈沈隸作充魏受禪碑襲袞龍其字從充省不從公故知當從台

俗書變台為公船鉛從台今作船鉉與袞作袞同

觸龍言

史記趙世家觸龍言願見太后案龍言乃聾字誤分為

二趙策有觸聾

齋速

札據卷七

楚辭九歌吾與君兮齋速注訓齋戒案離騷反信讒而

齋怒注云齋疾也馥謂齋速亦疾也

府腫

呂氏春秋先已篇身盡府腫高注府腹疾也又盡數篇處腹則為張為府高注府跳動皆腹疾馥案府當為疔

玉篇引作疔說文疔小腹病

瘵耗

急就篇篤瘵瘵迎醫匠顏注瘵損耗也說文瘵減也一曰耗也一切經音義衰耄字體作瘵同所龜反禮記年五十始瘵瘵懈也古文耄耄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馥案當云耄古文耄耄二形耄俗作耗篤瘵瘵瘵皆老

病顏謂損耗失之

女岬山

廣韻岬下云女岬山名弱水所出案弱水所出之山單名岬說文岬下云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此即楚詞之窮石十六國春秋謂之蘭門山在漢張掖刪丹西南女岬別是一山九域志女岬山在河南府壽安縣神仙傳葛仙翁於女几山學仙是也

杜探

說文敘漢興有草書注引徐鍇曰齊相杜探作案錯本作杜操趙宦光長箋同陳君增曰操字伯度始作草書周興嗣千字文所稱杜彙是也避魏武帝諱改稱杜度

韓退之諱辨云漢之時有杜度即其人也

乖居

淮南秦族訓關雎與於鳥而君子美之者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案乖當為乘列女傳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游

烏喙

小爾雅廣器衡掘也掘上者謂之烏喙案喙當為喙釋名烏喙向下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喙物時也

楫柎

高注淮南云柎推也讀若楫柎之柎案當云讀若柎付之柎說文柎推搗也柎反推車令有所付也讀若苜

字母

隋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案十四字當作四十字謂華嚴字母四十字也然則字母自後漢以入中國至魏始大傳於世

掌技

文選薦禰衡表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呂向注云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案下文云飛兔騷鬚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王良伯樂兩人則掌技亦當為二後漢書禰衡傳作臺牧注云未詳孔融集作堂牧

瘵衰

漢書禮樂志是故纖微瘵瘁之音作注云瘵一作衰頽案瘵當為瘵說文瘵減也故樂記作瘵殺殺亦減也瘵唯皆借字當為滌滌盡也

摻

後漢禰衡傳衡方為漁陽參搗章懷注云參搗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七紺反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楊氏談苑徐鍇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秘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錯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監反三搗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搗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

天中觀案庚信詩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李商隱詩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云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搗蘇軾詩幅巾起作鳴鶴舞星鼓誰摻漁陽搗宋祁詩波生客浦揚舲遠瀾通漁陽搗參遲又云征鞞曲曲漁陽摻後乘人人鄴下才廣韻參七紺切參鼓複謂本作參俗加手旁

鞞

馬鞍具曰鞞此俗作也當為鞞廣韻鞞蘇早切二幅說文鞞婦人脅衣覆謂鞞亦馬之脅衣故冒名焉晉書張方傳軍人入宮鬪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鞞

釋文引字林

爾雅釋文引字林蠅大龜似僧案此有脫誤當為以胃鳴

魚泣津

續漢郡國志犍為郡南安有魚泣津范書吳漢傳漢與公孫述將戰於魚涪津案泣涪皆誤當作脂說文鮓魚胎臄也出蜀中

褙

阮籍大人先生傳動不敢出褙褙案褙本作當遮也遮前後也上古有鞞但知鞞前不知鞞後故復作褙而加當其上

兩福亦應作當前當心後當背也

練

晉書王導傳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乃制練布單衣士人競服之隋書姚察傳門生送南布花練類篇引後漢書爾衡傳作練巾今本誤作疎巾

騎

管子輕重戊篇車轂騎連伍而行注云騎蓄也言其車轂往來相蓄案說文騎蓄也蓄蓄也注與蓄義合但蓄騎未安說文又云騎一曰馬口中厩也騎騎言馬連伍受厩司馬相如諫獵書云猶時有銜厩之變張揖曰厩駢馬口長銜也

札樓 卷七

毛

憂艱

今以父母卒稱丁憂丁艱若移於兄弟夫妻世多非笑案漢人有遭兄弟憂去官者潘安仁楊仲武誄云德官之艱此謂其妻楊肇女卒於洛陽德宮里也

區種

汜勝之書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李善引此文云區音鄔侯切覆案廣雅副劄也廣韻副劄侯反副劄又格侯切劄裏也覆謂區當作副謂劄地作方坎以下種使容糞且耐旱與墾田稷種迥異

種瓜皆劄坎又先於秋日取新刈高糧稈浸沔池中種時尺斷其稈深插坎之四隅最耐旱

王姓

廣韻王姓二十一望以北海陳留為齊王田和之後案惟北海一望為田和後王莽傳齊人謂之王家是也陳留則里萬之後曹子建王仲宣誄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李善云陳留風俗記後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案廣韻又以高平京兆為魏信陵君之後

札樓 卷七

美

辟姓

廣韻辟姓也漢有辟子方黃小松司馬拓示北魏造像題名有薛姓始知辟當為薛俗楚約易省草耳

口占

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適對嘉賓口授不悉五臣注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案陳遵常召善書吏於前治私書謝親故馮几口占子建亦授吏代書即書中所謂書事小吏非授使者也

棋葉

集韻棋詆棋漢書棋葉其短案司馬遷傳作棋葉孟康解為酒媒麴葉是也作棋則葉字無著漢書枚舉作賦



詆棋東方朔詆棋媒藥兩義集韻誤合為一

齊人名麴楚曰媒徐邈讀楚為去穢反廣韻梅酒母

高樞

北方伎人足繫木竿上跳舞作八仙狀俗呼高樞案列子說符篇有異伎張注云僑人又山海經長股國郭注云今伎家僑人像此馥案說文僑高也當言高僑左傳長狄僑如僑如者高如也

樹

廣韻榭樹木立也案榭當為菑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戴博立巢菑亦為菑

札七

心經書校本

灘脩

淮南天文訓太陰在申歲名曰涪灘高注涪大灘脩萬物皆脩其精氣馥案兩脩字寫誤並當為循高注呂氏春秋序意篇歲在涪灘云涪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李巡說爾雅云萬物皆循精氣故曰涪灘

鑪錫溜

關東謂飯為鑪梁州謂釜曰錫堯舜飯土溜皆不典之文俗因鑪而改作之

鑿

襄九年左傳備水器注云盆鑿之屬玉篇鑿大盆也續漢書盜伏於鑿下案鑿鑿皆俗作也當為鑑周禮凌人

春始治鑑注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說文鑑大盆也

鍾

毛氏增韻鍾下引說文當也又酒器又量名徐鉉本無當也量名二義徐錯說文韻譜鍾當也又酒器亦量名案韻譜非錯原本乃其兄據李舟切韻增訂者廣韻鍾當也酒器也又量名與李舟切韻同毛氏不知出切韻以為說文疏矣洪武正韻又沿其誤

苻

瀛奎律髓有宋子京春宴行樂園詩云園苻初乾小雨泥注云苻人去聲是讀認矣廣韻證部認苻同紐認音而證切又而振切謂認又屬震部非謂苻亦而口切也

札七

心經書校本

讀人去聲者或因認字致誤

辣虎

湖州茱萸醬謂之辣虎集韻撝茱萸為之味辛而苦馥謂虎乃苦音之譌

黏蟬

張船山同年云高麗人言漢黏蟬縣蟬讀如提新城王尚書詩何以押入先韻馥案服虔應劭本音提廣韻齊部有磳鴨二字皆從單聲而不收蟬字此韻家之疏也集韻蟬田黎切黏蟬縣名在樂浪可補廣韻之闕

顏子驕

史記孔子弟子顏高字子驕索隱引家語又名產案鄭

子產名僑是子驥當為子僑僑高也

陸德明

陸氏經典釋文敘云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余友丁小雅謂癸卯為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之開皇三年覆案隋書許善心傳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考大業元年為乙丑去開皇癸卯已二十五年新唐書本傳云陳太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解褐始與國左常侍陳亾歸鄉閉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遷國子助教據此則陳後主時僅為常侍不得言上庠也與魯達共會門下省即善心所薦也國子助教即授為學官也皆與癸卯不合或以癸卯為貞觀十七年案本傳又云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經德明偏析其要選國子博士案高祖時已遷國子博士不待貞觀癸卯始承乏上庠也及檢舊唐書云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然後知國子博士太宗所授非高祖所遷新唐書刪易舊文遂不明了敘所稱實貞觀之癸卯也德明已為唐臣不應於陳隋往代而曰承乏曰上庠其稱本朝近事無疑此文立言之體也

札機 卷七

聖 心經書校本

歲在昭陽叶洽喬  
陸氏心經書校本

札機 卷七

聖 心經書校本

札機卷第七終

札樸卷第八目錄

金石文字

羊子戈

慮僂

銅弩機文

銅鐸

古鏡文

續鈕

別部司馬印

單祭尊印

唯字印

札樸目錄 卷八

磨字印

武平侯印

驍驍將軍印

唐留後印

韓勅碑

孔宙碑

婁壽碑

楚相孫叔敖碑

史晨碑

鄭固碑

唐公房碑

商國

銅弩機尺

銅梁栝

銅器中有五銖錢

銅瓦

銘印

石洛侯印

少內印

妻字印

心經廣校本

玉璽羨印

凌江將軍印

主爵印

嶧山碑

韓勅後碑

張遷碑

衡方碑

乙瑛碑

史晨後碑

華山廟碑

孟郁堯廟碑

石門額

夏承碑

北海相景君碑

曹全碑

造橋碑

郭巨石室畫象

伯瑜泣杖象

漢石經魏三體石經

魏王基碑

西門豹碑

齊鄒堂舉孝義碑

札樸目錄 卷八

小鄭公雲峰山尋舊迹摩崖

隨造橋碑

楊震張壽二碑

孔舒碑

魏元丕碑

李君殘碑

魯峻石壁畫象

武祠畫象

武氏石闕

魏上尊號碑

晉孫夫人碑

高湛墓志

鄭道昭摩崖二刻

心經廣校本

札樸卷八目錄終

曲阜 桂 馥 未谷

金石文字

羊子戈

顏教授崇梁藏古銅戈文曰羊子之船戈船古文造字尚書顧命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鄭注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唐韋皋鎮蜀所進兵器皆鑊定秦字不相與者造成罪名陸場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因此得釋馥謂羊子亦造戈人也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勒刻也刻工名於其器或釋船戈為服戈馥謂當作造又見一戈文曰衛公孫呂之告

札樸 卷八

心經書校本

戈告卽船之省文大戴禮矛銘云造矛造矛亦可證造字

何承天上表計丁課仗凡戰士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戈亦有銘文十數字者此則執戈人所作與匠名不同

商國

顏教授有古銅器翁閣學釋文曰愕作距末用釐商國定為商器阮閣學謂商國為宋國引哀九年左傳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二十四年傳孝惠娶於商為據馥亦於左氏得二證信二十二年傳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昭八年傳自根牟至於商衛注云商末

地魯境接宋衛也

通鑑拓拔魏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注云契始封於商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契孫相土又居商丘馥謂殷之稱商據契始封至於商丘則等之成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皆不為稱號矣

慮僂

吾邑孔戶部尚任有漢建初尺文曰慮僂銅尺案魏書地形志永安郡有驢夷縣注云二漢屬太原曰慮僂古今注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馥謂此錢十枚積尺二去其二寸則尺可準矣

札樸 卷八

心經書校本

銅弩機尺

余所見弩機四五具皆有尺當今工部尺二寸又半寸案潘岳射雉賦算分銖商遠近蓋弩開幾分射及若干步皆準於尺尺盡則引滿矣隋志載十等尺而無弩尺余謂古尺可憑者惟弩尺及建初尺皆以銅作之歷久無燥溼盈縮也

銅弩機文

程君 於西安得銅弩機有金錯隸書十二字曰右中郎將曹稅赤黑間卷鞞臂陸君 剔其金而拓以示余按弩有稱黃間者史記李廣傳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裴駟引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章昭曰角弩色

黃而體大也小司馬從章說漢書注服虔曰黃肩弩也  
 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張衡南都賦黃  
 間機張劉劭趙都賦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潘  
 岳射雉賦捧黃間以密敷又有稱紫間者陸機七導操  
 紫間之神機審必中而後射又有稱白間者後漢書班  
 固傳招白間下黃鵠章懷注云招猶舉也弩有黃間之  
 名此言白間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下文云  
出此目白間與文此云赤黑間者考工記弓人凡相幹  
竿對稱定非謂鳥欲赤黑而陽聲當取此義然則稱間備五色矣卷轉臂  
 者卷正作秦借作拳說文秦纒臂繩也纒毛音刻本誤  
衣袖漢書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張晏曰三十卷共一  
 臂也又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小顏  
 曰拳字與秦同司馬遷傳張空拳李奇曰拳弩弓也小  
 顏云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文選閒居  
 賦谿子巨黍異秦同機五臣注秦發箭處也李善注言  
 弩秦雖異而同一機也說文胄司馬法從革作羣此轉  
 變由從胃又加寸說文駝篆文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  
 此加寸之義也胄臂謂臂沓也說文弩弓有臂者釋名  
 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謹述所聞以復陸君並質之程  
 君

與淵相當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限注云  
 限弓淵也釋名簫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馥  
 案鄉射禮右執簫注云簫弓末也大射儀於弓外見  
 鐵於附注云附弓把也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附注  
 云簫弭頭也附把中

銅梁楛

司馬舍人宜得銅器形楛圓有兩耳觀者目為羽觴案  
 漢書音義羽觴作生雀形非此也底有隸書云漢銅梁  
 楛重若干蓋受水稱物之器猶今天平法馬謂之梁者  
 梁即衡也申子權衡以稱輕重漢書鄒陽傳縣衡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符子云令衡官橋而量之淮南

云橋直植立而不動高誘注橋楛棹上衡也曲禮奉席  
 如橋衡注云橋上榘榘衡上低昂說苑為機重其前輕  
 其後命曰橋終日漑非百區不倦周禮職方衡山爾雅  
 作梁山然則衡也橋也梁也其義同漢有水衡官說文  
 水準也故以水稱物至準也楛即栝字新唐書禮樂志  
 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  
 甌十四甌謂銅甌亦以容水定輕重也淮南云窺面於  
 槩水則圓於栝則橢萬畢術注云栝有耳此器橢有耳  
 故知即栝也

銅鐸

馬秋藥比部得一銅鐸修六寸三分口狹而橫侈體薄

而聲濁覆以爲塔鐸也北史長孫紹遠傳初爲太常創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馥案此器非牛領所縣非司馬所執非道人所振故知爲塔鐸也凡塔鐸皆金舌下系木片風搖木則金振故口狹

銅器中有五銖錢

銅器有柄有流蓋沃器也腹中多五銖錢小而薄觸手易碎案北史高恭之傳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一銖之實薄甚榆筴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馥謂此錢似之蓋正光以前物也晉書載記石勒時掘得一鼎中有大錢三十文新唐書謂之塵錢此皆墓中物也

古鏡文

札據卷八

五心經讀本

古鏡文有太平元年五月丙午字梁與遼同以太平紀年其元年五月皆無丙午世所傳漢銅帶鉤文曰六年五月丙午作西漢惟高帝景帝六年五月有丙午惠帝呂后文帝其六年五月皆無丙午安知出高景之世又一器曰景初元年五月丙午造又二器一曰建初口年五月丙午造一曰永平口年五月丙午造又漢鏡二一曰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一曰永康元年正月丙午日案景初元年五月永康元年正月有丙午其餘漢和帝吳歸命侯晉安帝元興元年五月皆無丙午晉惠帝永康元年正月亦無丙午論衡陽燧五月丙午日中之時

銅鍊五石銅鑄以爲器乃能得火搜神記亦云以五月

丙午日中鑄爲陽燧虞喜志林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

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是則五月丙午治家之吉日良時

也又帶鉤一器無年月但紀丙午異聞集唐天寶中揚

州進水心鏡以五月五日午時於揚子江心鑄之白傳

詩百鍊鏡鎔範非常規宿晨值處靈且奇江心波上舟

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馥謂五月丙午與五月五日午

時同意是年遇丙午則吳越春秋鑄劍所謂候天伺地

也若不遇丙午亦取其利市耳辭燭所稱吉日良時雨

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豈真

有是事耶白傅所稱宿晨相值安得五月五日恰逢日

月合宿之會乎

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已

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

午覆案穆天子傳吉日戊午辟燭所稱吉日良時亦

謂午

銅瓦

阮開學得銅瓦文曰漢朝正殿筆爲銅瓦案晉懷帝永嘉二年劉淵僭帝號自稱大漢淵死子聰立咸康四年李雄從弟壽僭自立號曰漢壽死子勢立瓦卽此偽漢時造其字作楷體有古格故知爲晉時物玉篇爲卽雀字

續鈕

史記司馬相如自著續鼻禪章昭曰今銅印言續鈕此其類矣觀每見古印鈕大首無角不審何獸今知是續鈕印

昔人言銘題印璽案秦璽文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印云申祐慶永福昌宜子孫又云永祐慶長壽康此印銘也吾邑孔岸堂農部得一銅印文十六字云口子魚印承天德獲休禔永安寧傳無極錢唐黃小松司馬得一銅印文九字云孔少子信印大貴長壽此亦銘也子魚少子皆表德又備一例

別部司馬印

銅印惟別部司馬極多案續漢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

石洛侯印

同年諸城李君仁煜得漢官印於土中黃金龜鈕文曰石洛侯印李君跋云史記王子侯表石洛侯劉敬城陽頃王子元狩元年四月戊寅封漢書世系及始封月日皆合惟以石洛為原洛劉敬為劉敢元狩為元鼎轉寫致異觀以印文證之原字固誤敬敢無考元狩作元鼎漢表是也本紀元狩元年五月晦為乙巳四月丁卯立皇太子以晦日推之則丁卯在四月下旬以丁卯推之則四月不得有戊寅矣史記誤

史記元狩元年十月乙酉封甘井侯元漢書元鼎元年七月乙酉封甘井侯光史記元狩元年十月辛卯封餅侯成漢書元鼎元年七月辛卯封餅侯成是則史記元狩漢書皆改元鼎不但石洛之封也

單祭尊印

古銅印有始樂單祭尊萬歲單祭尊案始樂萬歲皆里名祭尊鄉官猶祭酒見困學紀聞集韻難囊何切難却凶惡也周禮方相氏率百隸而時難難或作單通作儼馥謂單祭尊里中主儼祭者單儼聲相近故儼從單聲玉篇儼古文儼

剛卯文云庶疫剛痺莫我敢當東京賦桃弧棘矢所

發無臬飛礮雨散剛痺必斃薛注痺難也言鬼之剛

而難者皆盡死也

少內印

古銅印有曰少內者漢官印也鄭注周禮天官職內云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賈疏引王氏漢官解詁小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餼案少內與倉庫諸官印皆長而小下吏卑職不得用徑寸方印也

唯字印

古印有曰唯印者又有長年唯遲年唯甯年唯少年唯長利唯此乃開欸印如日年大年大利日利之類又有



東虛唯頓丘唯中里唯輪符唯此皆地名

妾字印

紀宗伯云王常集古印譜以四聲編姓氏去聲有妾姓妾乃婦人自稱猶男子印稱臣耳不是姓

磨字印

古印有磨字或釋作王廣山按玉篇有磨字印文移山於下耳

玉璽羨字

晉書禮志太和元年洛邑掘地得玉璽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按羨慕也即孺慕義

武平侯印

卷八

九

李君宏信出示玉印龜鈕文曰武平侯印

曹魏公所上故印也文選冊魏公九錫文云今更下傳

聖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李善云既下新傳命上故傳

及印綬也又見一銅印平字篆作疋與此印平字反書

同李信按說文高平作平

凌江將軍印

濰縣友人遺以凌江將軍印余別見二鈕凌字並從水

宋書褚叔度傳淡之自假凌江將軍字亦從水而魏書

劉庫仁傳宋書蕭思話傳並作陵通鑑晉王加羅憲陵

江將軍胡身之注云沈約志魏置陵江將軍為四十號

之首言欲陵駕江流以蕩平吳會也通鑑又云秦王堅

以驍騎將軍呂光與凌江將軍姜飛伐西域注云凌江將軍晉文王所置以投羅憲

驍驍將軍印

余在洛陽得古銅印涂金龜鈕文曰驍驍將軍章德州封氏有北魏高湛墓誌石刻亦作驍驍六朝文字好增加偏旁無他義也

主爵印

萊州修城掘得銅印文曰主爵私符案隋書元壽授尚書主爵侍郎隋志主爵侍郎屬吏部尚書新唐書韋挺闕立本韋季武張均皆為主爵郎中司馬希象韓休皆為主爵員外郎蓋隋唐間印也

卷八

十

唐留後印

古銅印長寸分廣寸分其文單行隸體直書

八字曰右策靈州留後朱記考新唐書兵志永泰元年

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分左右廂遂為天子禁軍非

他軍比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京畿

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案印文曰右策印以右神策軍

出鎮者也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改北地郡為靈州

貞觀元年置都督府案印文曰靈州即在京畿西北者

也通鑑廣德元年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

留後之名始此嗣是有以節度子弟為留後者有叛將

自稱留後者有軍士私立為留後者亦有朝命即以留

後爲節度使者新唐書兵志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道有大將一人曰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自高宗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及安祿山反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以功起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案印文曰留後卽靈州之都督府也唐時印泥非一色印文曰朱記以別於他色耳其印長而不用篆文蓋非頒於朝乃自造私記也烏呼此一印也盛衰繫之唐之府兵一變而爲神策再變而爲留後方鎮既強京師已弱然猶有北軍宿衛朝廷所謂左右龍武軍左右

札漢 卷八

心知齋校本

神武軍左右英武軍皆是也及魚朝恩以神策居北軍右而天子之勢孤矣又以神策鎮邊境而神策之柄重矣夫所謂留後者果皆受命於朝邪據險恃強自出號令土地人民甲兵財賦俱非天子所有甚至互相侵擊朝廷莫能制迨其後神策廢主宦官劫帝方鎮圍王師昭宗於此時始知誅宦官廢神策而已晚矣吾故曰此一印也盛衰繫之

周震甲曰新唐書方鎮表肅宗乾元二年以南山平夏部落叛詔邠靈節度使權移軍於靈州舊唐書宣帝紀五年春以白敏中爲邠靈節度使六年夏以畢誠爲邠靈節度使九年春詔還邠州則節度使之在

靈州也始於大中三年終於九年考通鑑七年之間唐此使者曰張君緒曰白敏中曰畢誠共三人君緒卽通鑑所稱三年秋取蕭關者也舊書列傳白敏中由邠靈爲四川節度使畢誠由邠靈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皆不言畱後而三人亦非神策軍不審此印誰所造也馥案元和中王承宗反詔以吐突承璀爲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諸軍招討處置使此亦以神策掌外兵者也

嶧山碑

通鑑魏主至鄒山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馥案此在野火之前蓋先仆而後焚也

札漢 卷八

心知齋校本

韓勅碑

韓勅碑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接復讀如瀆井復民之復免其賦役也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注復除之又注王制養老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繇釋有樊穀復舉下民租田口算碑後漢書光武紀幸南陽復田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王良傳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王沈魏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又云譙霸王之邦其復譙租稅二年魏志杜畿傳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魏略顏斐爲京兆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江表傳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吳志劉繇傳有好佛者聽受道

復其他役呂蒙傳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陳武傳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潘璋傳賜田宅復客五十  
家宋書嚴世期傳復其身徭役南史梁武紀詔蘭陵縣  
修建二陵園回五里內居人賜復終身魏書太宗紀所  
過復一年田租陳書文帝紀可蠲復丁身夫妻三年於  
役不幸者復其妻子此碑蓋言復其終身且賜及邑里  
也蘇俗作徭說文作繇隨從也又或作繇史記高祖常  
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詩民亦勞止箋云繇役煩多漢  
書宣帝紀流人還歸毋算繇事發謂調發管子大匡篇  
野為原又多不發朱長春曰不發是大徭大役簡少其  
野多不發之眾樊毅復舉下民租田口算碑每被詔書

札機 卷八

心經 卷八

調發無差漢舊儀竹使符出入徵發新序魯君命有司  
無得徵發單父禮記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  
甲注云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漢書嚴助傳是時征伐四  
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兒寬傳後有軍發司馬相如傳  
徵發巴蜀吏卒千人公孫弘傳北發渠搜顏注北則徵  
發於渠搜後漢章彪傳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續  
漢書劉寵為會稽太守若耶溪父老送寵曰他時更發  
不已民或夜行狗吠竟夕人不得安王沈魏書不得擅  
興發北史和平二年詔自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建德  
元年詔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正始元年詔諸州蠲  
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魏志王脩傳自為營塹不肯應

發調英雄記張咨不應調發吳志孫堅傳術跋踏即調  
發軍糧孫權傳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賑濟  
緊統傳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北史魏  
宣武紀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晉陽秋劉弘  
為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與郡國丁寧謹密故莫不  
感悅顛倒奔赴宋書沈攸之傳賦斂嚴苦徵發無度晉  
書何曾傳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凡此皆繇發之事  
可為此碑作證者也

札機 卷八

心經 卷八

碑云遊柝禁壹釋釋以柝為柝云音凡木名也皮可  
為索又釋禁字引禮器大夫士柝禁馥按柝即柝字  
玉篇柝几屬也廣韻柝無足尊也柝木名可為箭符  
蓋釋體借柝為柝也太平御覽禁一名柝引三禮圖  
柝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亦中青雲畫  
陵若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  
赤中青雲畫陵若華飾刻鏤其足為褰帷之形據此  
則有足為禁無足為柝與玉篇廣韻相合禮器注云  
柝斯禁也謂之柝者無足有似於柝或因名云爾  
柝是柝名故既夕禮云設柝於東堂下注云柝今之  
柝也又注特牲云柝之制如今大木舉矣上有四周  
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舉之  
柝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柝耳是則遵柝禁  
壹皆禮器韓君所造者也洪氏知引柝禁而不識柝  
字蓋疏於借體誤以柝字當之矣碑又云雷洗湯飢  
爵鹿相桓凡八器雷鬯也鬯作雲雷象故借雷字禮

器廟堂之上疊尊在昨釋文云疊音雷潘尼釋奠頌  
陳疊洗於昨階之左是也湯觴也說文觴實曰觴又  
云觴受三升者謂之觴是也鹿角也韓詩說四升曰  
角漢角里先生一作祿亦作鹿鹿角聲相近儀禮主  
人洗角禮記舉尊角又云宗廟之祭尊者舉觴卑者  
舉角是也祖卽俎字皆借體變體也

顧藹吉曰廣雅温杯也集韻音凡或作盞盞與盞同  
音碑或借盞爲盞

潘岳馬汧督誅置壺鑄瓶甌以偵之鑄卽碑之雷土  
冠禮尊于房戶之間兩甌有禁注云禁承尊之器也  
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墻下

札樓  
卷八

五

心經齊校本

有禁注云禁所以殿甌者

碑又云四方土仁聞君風耀敬詠其德案土仁卽土  
人隸書及古文土士無別說見武氏石闕跋論語其  
爲仁之本與後漢書延篤傳作人又觀過斯知仁矣  
吳祐傳作人

碑側題名云廬城子婁氏字源不收元字金薤琳瑯  
釋作元按元卽卞字魯國有卞縣卞篆作𠄎隸作元  
俗作卞徐鉉云𠄎今作卞是也孔宙碑於元時應借  
卞爲變

韓勅後碑

後碑云庫室中郎吾友武君億曰室卽室字宣十四年

左傳屨及於室皇當爲室皇漢書坐堂皇上顏注室無  
四壁曰皇是也馥謂隸體從宀之字改從宀者如寧寗  
宰寵不可枚舉論語惡果敢而室者釋文魯讀室爲室  
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中徐廣曰室  
一作室

晉書王浚傳及石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

莊十九年左傳鸞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  
皇注云經皇家前闕正義云屨及於寗皇劍及於寢  
門之外則室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

孔宙碑

孔宙碑云君諱宙字季將後漢書孔融傳父仙泰山都

札樓  
卷八

五

心經齊校本

尉案晉書琅邪武王仙字子將此與季將義同英雄記  
陳留孔仙字公緒別是一人以緒爲字者廣韻仙系也  
楚詞九辨恐余壽之弗將王注將長也以將爲字者系  
緒綿長之義詩湯孫之將又承系緒義季將本名仙碑  
作宙隸體相通玉篇宙或爲仙九州春秋公緒名作胃  
又借胃字

此碑篆額非漢法疑後人補刻碑無額者則首行有  
標題此碑既有標題又有篆額漢無此例篆作脩體  
唐宋人筆也

張遷碑

張遷碑書暨爲旣且或疑後人重書非漢刻馥案古人

書石誤則仍之李翁碑時府二字本係題名之首誤接  
年月作大字於是題名遂無時府二小字北魏高湛墓  
志痛矣長離誤書離長此在銘詞之末何難改寫而亦  
仍之既且亦誤書不復改耳書石者不盡通人難免誤  
謬故華山碑遺書佐察書銅器款識多出工師之手碑  
亦備書所為與

碑書覽作覽案堯廟碑博覽眾來督郵班碑攬生民  
之上摻並從臨碑作臨又臨之變也續漢書盜伏於  
覽下漢書陳遵傳注作覽蓋隸體從監者多變從臨  
韓詩外傳覽平陰陽之交覽本或作臨

雙碑作雙隸喜填滿故以三點補空

札模 卷八

七

心經疏校本

城碑作城隸體土旁加點作土又變為土曾見銅印  
文陸字土作土繆篆原與隸通

臘正之際曩讀為蔡蔡叔之蔡既思章帝詔云春秋  
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  
用冬初十月而已然則臘正非行刑時當讀為際成  
陽靈臺碑口口之際道小衰沮孔耽神祠碑初魯遭  
亾新之際

婁壽碑

婁壽碑云徧徠衡門孔彪碑餘暇徧徠徧徠卽栖遲遲  
或從尸古文夷字漢書揚雄傳併佶招搖靈遲迨兮  
顏注遲音栖迨文夷反宋祁引張指字詁云迨今遲徐

也說文犀犀遲李翊碑棲遲不就繁陽令楊君碑徧泥  
樂志皆犀遲之變也

衡方碑

衡方碑禕隋在公案說文委下云委隨也爾雅釋訓云  
委委佗佗美也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是舍人本作禕  
字

楚相孫叔敖碑

碑云楚都南郢考衡公子郢字子南是古有南郢之傳  
矣夢溪筆談云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據  
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  
渚宮下見之沿漢至於夏口然後沂江則郢當在江上

札模 卷八

七

心經疏校本

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  
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  
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  
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  
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馥案寰宇記云荆州  
記云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遂破  
楚則是先攻紀南而後破郢也馥謂南郢在紀南之南  
杜預謂郢卽紀南未知所據

乙瑛碑

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  
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隸釋以麟廉為人

名東漢無二名隸釋非是案廉即察舉官制有廉訪使漢書多言廉得某情是也

史晨碑

史晨碑云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敵遭衰黑不代倉關流應聘嘆鳳不臻案倉即蒼省艸隋書李德林傳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案識書隋時猶存故所據與碑同

史晨後碑

後碑言孔瀆顏母井瀆即寶襄三十左傳自墓門之瀆入釋文瀆徐音豆傳又云乃殺子糾于生寶史記作笙

札樓 卷八

九 北齊書校本

瀆小宗伯大司樂注四寶即四瀆今尼山下有石寶俗稱夫子洞是也東為顏母山有顏母莊俗呼牟莊古井在焉又有魯顏莊俗謠魯源韓勅碑稱顏氏聖舅居魯親里即此也碑言於昌平亭下立會市今昌平山隔水與尼山對峙僖二十九年左傳舍于昌衍之上杜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疑作亭是也碑言脩通邑中大溝韓勅碑宣并玄汗以注水流案哀十一年左傳俟於黨氏之溝即大溝也今為曲阜南門池武君虛谷謂呼官洪氏誤釋呼宮案前碑云飲酒呼宮此碑亦當為宮碑作官者隸體宮官混淆北海相景君碑陰營陵並作營陵是也

鄭固碑

鄭固碑云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七歲而夭案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茁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九齡而與楊子論玄碑稱楊烏即童烏宋書范泰傳楊烏豫玄實在弱齡文士傳桓焉坐有客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與碑稱楊烏同今寫子雲姓從手碑從木楊脩稱吾家子雲是子雲姓本木旁也太平御覽三百八引劉向疑楊別傳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算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又疑易抵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讀此始知烏是字而法言亦稱烏者

札樓 卷八

辛 北齊書校本

猶曹孟德稱子建也漢遼西太守趙苞母為鮮卑所得呼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威豪苞字也通鑑慕容寶之子會字道通寶謂眾曰道通年少豈可當專征之任孫策母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魏略單固繫廷尉見母不仰視母字謂之曰恭夏晉書衛瓘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隋書皇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覲地伐房陵王字是父母皆字其子也 桓譚新論楊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特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乏

南齊書太祖本紀王綯小字童鳥

華山廟碑

華山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云袁府君會遷京兆尹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案後漢書侯覽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云云崔寔傳寔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葬具靈帝紀光和元年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蓋誤也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術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術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安為司空子故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案延熹

札撰卷八

主心

四年至光和改元凡十八年逢由太守遷京兆厯太僕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逢余謂建碑者逢也不可略碑云京兆尹校監柳水樓郭香察書京兆尹因著其世系官階於篇華嶠後漢書袁安生蜀郡太守京京子陽太尉依范

書作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

王沈魏書袁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隗案魏志袁術傳術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通鑑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又云孫策與袁術書使君五世相承注云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是紹術異產甚明王沈誤也

蔡邕有袁逢碑李善文選注引之

碑云武帝思登假之道登假即陟遐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歿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

札撰卷八

主心

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歿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碑辭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案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七曰瑤光淮南本經訓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之物者也高注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掩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碑辭實出於此史記天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宅諸紀皆繫於斗此又高注之所本也



唐公房碑

梁州記智水北智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碑一所廟北有大坑碑文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以為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者也博物志唐公房升仙雞犬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出腸也馥案續漢郡國志漢中郡褒中注云有唐公防祠神仙傳仙人李八百者欲授唐公房仙術乃為作傭客

孟郁堯廟碑

成陽堯廟碑濟陰太守河南偃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後漢靈帝紀熹平六年河南孟械為太尉注云字叔達

札樓 卷八

心經齋校本

馥案械郁古今字敬叔形近史譌作叔

石門頌

楊君石門頌遼導弗前隸釋云尋即礙字案廣韻尋五概切引釋典无尋也南史注與礙同陳書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設無尋大會天嘉四年設無尋大會於太極前殿梁書大同三年幸長干寺設無礙食馥謂尋尋並當依碑作尋

梁書中大通元年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陳書永定元年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無遮即無尋遮尋皆遏止義

楊震張壽二碑

楊震碑長子牧富波侯相案東觀漢記光武封皇考姊子周均為富波侯張壽碑遷竹邑侯相案彭城靖王子阿奴封竹邑侯

夏承碑

夏承碑藝字從幸案王元寶碑口心藝術張表碑雅藝攸載孔蘇碑經通一鎮皆從壘丁勛史晨張壽陳球張遷景君堯廟諸碑變作圭未有從幸者此蓋重刻譌謬與約紹同也說文藝艸木不生也執當為藝不生當為才生木部楓或從藝火部熱從藝徐鼎臣謂說文無藝字當從藝省聲是戴假髯而席武安矣

孔蘇碑

孔蘇碑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韓勅碑孔子近聖為漢定道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許冲表深維五經之妙皆為漢制班固典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論衡程材篇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春秋說云臣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為周亾之異漢興之瑞公羊解詁云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

札樓 卷八

心經齋校本

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漢言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馥案碑及諸書出於中候演孔圖視大聖人之大經大法等諸後代術士作為豈不誣哉

班彪王命論是故劉氏承堯之族氏族之世著於春秋班固漢書贊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識合明劉氏為堯後因見信用范蔚宗謂賈逵能傳

會文致最差貴顯是也

北海相景君碑

景帝碑云守郡益州路遐學親躬伯隸釋誤遜讓案碑借伯為迫漢高帝以柏人為迫人聲相近也王莽傳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碑意亦如此

魏元丕碑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篆額歷城郭敏磐得之案隸釋存五百一十三字今存四百九十五字俗手裝背翦斷七字包郡德匪倒置一字隸釋闕載者七字遊覽類誤釋者二字徂碑云僊去仕晉借僊為遷又云平原曹豨即程字又云西羌放動餘類未輯拜涼州刺史又

云曩戎賓服于戈賊賊按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四年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當煎羌寇武威西羌傳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今以紀傳證之於碑元丕隸官當在延熹以後又案段熲傳類被徵下獄朝廷後知為涼州刺史郭閔所誣詎問其狀事屬延熹四年碑言訓咨羣寮惟德是與蓋元丕繼閔為刺史後乃辭疾家居卒於光和四年也

曹全碑

曹全碑云巴郡胸忍令張納功德敘西嶽華山亭碑雍勸閔亦作胸忍漢地理志巴郡胸忍縣小顏音劬郡國志同晉地理志作胸認後漢書吳漢傳作胸認徐鉉說

文新附胸字云胸認蟲名漢中有胸認縣地下多此蟲

因以為名从因句聲考其義當作潤蠹如順切認字云胸認也尺尹切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胸認裴音云上蠹下如振反戴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胸認又謂曲蟮蚯蚓曲同聲馥案玉篇因部無胸認字其為俗作無疑顏戴與碑合徐裴謬也

黃生義府曰地理志巴郡胸忍縣顏音劬郡國志亦

作胸忍惟吳漢傳作胸認又引十三州志音蠹閔詳此為蠹名本方言無認字其認從因旁乃因胸字誤加耳十三州志音譌後漢注兩存之尙得闕疑之意徐鉉竟誤作胸字附入說文又誤從孫氏音作胸如

順切肥尺尹切按嘉話錄瓊州地名胸肥胸肥是蚯  
蚓也上音屈下音忍據此則蚯蚓乃胸忍之轉音當  
以顏注爲定審矣

李濟翁資暇集作胸肥李巽巖胸肥辨引杜氏通典  
作胸肥音潤蠢皆謬

碑云重親致權曹景完案東漢多以七言作標榜語  
於句中爲韻如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接骨

問事不休賈長頭達五經紛綸井大春丹五經縱橫  
周宣光舉五經無雙許叔重慎厥德仁明郭喬卿贊

關東航航郭子橫憲關中大豪戴子高良後進領袖  
有裴秀難經伉伉劉太常愷解經不窮戴侍中馮殿

中無雙丁孝公鴻避世牆東王君公德行恂恂邵伯  
春訓禮五經復興魯叔陵平道德彬彬馮仲文羽萬事

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廣桴鼓不鳴董少平  
宣宣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丹不畏強禦

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肅關西  
夫子楊伯起震說經鏗鏗楊子行政素車白馬繆文

雅斐洛中雅雅有三韻劉粹字純韻宏字洛中英英  
荀道明閻殿上成羣許偉君宴天下清苦羊興祖續

仕宦不已執虎子蘇則多伎多能祖孝徵班能賦能詩  
裴讓之士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因師獲印周仲進福

天下俊秀王叔茂暉以官易富鄧元茂慶德行堂堂

邢子昂順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豐論

難備備邢聖元關東說詩陳君期壽此類不可悉舉  
又立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諸名目互相譽揚而

黨禍遂不可救申屠嘉比之處士橫議可謂有識矣  
又如講義兩行得中耶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

有次武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講書論  
易鋒難敵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人粗

入細李普濟能賦能詩陽休之日下燦爛有裴漢五  
經無對有陸义上殿不下有賀雅人中爽爽何子朗

以計代戰一當萬疑然稀言江應元盛德絕倫郗嘉  
寶江東獨步王文度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

德仁此皆沿襲東漢之舊習者  
李君殘碑

漢故李君之碑篆書有額有穿其文僅存六行闕下段  
李君諱昭字伯明其先富波人拜郎中遷雒陽長史換

健爲元初五年卒褚峻金石錄補遺云碑在寶雞縣西  
二十里雍正乙卯訪得之再往不見蓋爲人所毀馥案

銘辭俾李君自非門生故吏所立其先隸富波後有遷  
徙故碑在寶雞世人因不見著錄遂疑其偽考漢篆多

兼隸體如波作岐行作行假使偽作自必謹守偏旁何  
敢出入漢碑凡於穆於錄於我並作於此作于我更非

僞筆矣

造橋碑

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云荷杜仁又云荷城曹掾杜仁又云荷吏代誦案荷即苛蓋稽察之吏都鄉正衛輝碑吏無荷擾之煩亦以荷為苛

魯峻石壁畫象

魯峻畫象有鈴下有鮮明騎案通鑑庚冰至浙江蘇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泝流而去又云呂布遣鈴下請紀靈等注云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有警至則掣鈴以呼之因為名續漢志五百鈴下侍閣門開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晉書楊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程大昌續演繁露云鈴下威儀殆今典

札機 卷八

完 心經續錄本 三九十二

客之吏續漢志又云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又云黃綬武官五百文官辟車又云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劔棨戟為前行又云大使車立乘駕騶從伍伯瓊弩十二人辟車四人案鮮明騎謂騎吏辟車謂頭踏孟子行辟人可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避注云若今卒辟車之為也漢書辛慶忌傳慶忌性好輿馬號為鮮明成二年左傳辟女子杜注使避君成五年左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釋文辟重之辟匹亦反曰辟之辟音避

郭巨石室畫象

郭巨畫象船上人持竿舉鼎繫紉兩耳分牽之一耳脫

案藝文類聚引南越書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刺史劉道錫嘗使人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既而執紉者莫不疾耳蓋尉佗之鼎破謂此事與畫象相類但近事不入漢畫武虛谷云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鼎見於斯水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今畫象左旁一龍蜿蜒仰嘘其上鼎耳已折與此事合又一石畫車落水中案隱三年左傳齊鄭盟於石門鄭伯之車償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紀異也正義云車踏而入濟是風吹墜濟水非常之事覆謂畫者象此事也

札機 卷八

羊 心經續錄本 三九十二

孔子見老子畫象

隸續言孔子見老子畫象人物七又言老子車後一人回首向外今觀石本共九人向外一人之後又有向內二人乃知洪所見非完本老子後一榜原無字亦非沒滅宋君葆淳云洪言中間復有一雁非雁也漢畫多以鳥獸補空如武祠畫象專諸朱明妻孝孫父其上各有鳥無鹽醜女義漿羊公其上各有獸是也

武祠畫象

武祠畫象標榜云子騫衣寒御車失極案極即筆猶適作槌也公羊釋文負筆本又作極梁書何思澄傳擬莊周馬極其文甚工陳書始興王叔陵傳出其典籤親事

仍加鞭極其字並從木又一標榜魯莊公案係叔敖碑  
莊王置酒以爲樂莊變艸爲之莊又變之爲王純碑  
徹衣易衣洪氏謂卽裝字

伯瑜泣杖象

黃小松司馬拓寄韓伯瑜泣杖象案隋書梁彥先傳有  
滄陽人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  
州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  
母力弱對母悲泣之象通遂感悟既悲且媿後改過勵  
行卒爲善士馥謂圖畫以示觀省此可徵其效矣

武氏石闕

札機  
卷八

手

心經書本

武氏闕在嘉祥縣武宅山黃小松司馬搜得之按後漢  
書桓帝紀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武班碑二月辛巳朔  
此闕三月庚戌朔蓋承二月小月也綏宗名梁官從事  
有碑闕明不詳何名官吳郡府丞見其子榮碑宣張名  
班官敦煌長史有碑闕明之元子榮之兄也宣張卒於  
永嘉元年其碑先闕十日立與闕同時起工故闕文牽  
連及之闕云曹府君察舉孝廉卽碑州郡貪其高賢闕  
云除敦煌長史卽碑到官之日癘吏士哮虎之怒薄伐  
云云闕云士女憲傷碑亦云士女悽愴也闕文載金石  
錄美歿誤作云歿隸釋謂闕明爲其兄立闕今詳闕文  
乃闕明兄弟四人爲父立者若爲兄立則始公何以稱

孝子乎

闕云士女憲傷又云仕濟陰皆以士爲士史晨奏銘  
百辟卿士鄭固碑弱冠任郡吏孔宙碑告困致休亦  
然蓋古文士士通借盟和鐘以士爲士牧敦以士爲  
士襄公九年左傳相士因之竹書及世本作士尙書  
呂刑有邦有士史記作士詩周頌保有厥士卽厥土  
周禮大司徒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或謂歸於圖  
士呂覽任地篇子能吾士靖而咧浴士乎高誘注士  
當爲士韓勅碑四方士仁隸釋云卽士人妻壽碑太  
常博士卽博士又馬江碑仕喪儀宗靈臺碑魚師衛  
仕此則以仕爲士矣

札機  
卷八

手

心經書本

漢石經魏三體石經

范氏後漢書以三字石經爲漢刻洪氏隸釋力辨其誤  
然襲范說者爲多北史劉芳傳昔漢氏造三字石經於  
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此亦以漢爲三字江式  
傳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  
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又  
云陳留邯鄲淳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  
體復宣此則以三字屬魏矣  
唐書鍾傳傳彭玕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  
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案隸釋所載  
漢石經未審卽玕募求者抑玕未之見耶

魏上尊號碑

魏上尊號碑云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今本隸釋作福祿之福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副字本為福從衣畝聲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東京賦順時服而設福傳寫譌舛衣轉為示讀者便呼為福祿之福失之遠矣馥案裴松之魏志注載獻帝冊魏王詔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語意正與碑同漢隸分韻屋部福字外有從衣之福注云魏臣奏蓋隸釋元從衣寫誤也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音副尹宙碑位不福德武榮碑爵不副德借副為福申鑿政體篇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亦當從衣廣韻福敷切切衣

卷八

心經書校本

一福收入屋部者誤

左傳復陶釋文云復音服一音福馥謂福亦當從衣碑云伏讀詔書於邑益甚於邑即於悒說文於鬱也悒不安也故碑又云大夏必鬱邑於會稽之山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悒張衡思元賦怒鬱悒其難聊楚辭心鬱悒余侘傺又云長呼吸以於悒太史公報任安書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續急就篇建號垂統解鬱悒王應麟注昔之鬱結憂悒者今皆紓解也曹植求自試表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詩澤陂傳云悒悒猶悒悒也先鄭注考工記娟讀為悒邑之悒吳質荅東阿王書乃質之

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悒悒者也通鑑殷仲文悒悒不得志又宋廢帝謂左右曰我即大位以來未嘗戒嚴使人邑邑隋文帝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或作欵悒謝朓辭隋王箋岐路西東或以欵悒

魏王基碑

武虛谷見魏王基殘碑案後漢書鄭康成傳其門人東萊王基章懷注云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魏志基本傳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云云初不言為鄭之門人基卒於景元二年年七十二其生當在初平

卷八

心經書校本

元年鄭以建安五年卒基時十一歲即已列鄭門邪晉書景帝紀正元二年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文帝紀甘露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碑但云遷荊州刺史至與州泰分鎮則未言及鄭表傳司空王朗辟袁為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咸至大位有重名劉毅傳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太常鄭表舉博士此二事又可補碑與本傳之闕

晉孫夫人碑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隸書在新泰縣宮山之陽額無太守姓據碑夫人在羊氏知為羊姓碑言父位列



卿封亭侯為吏部尚書案盧毓傳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碑又云舉侍中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謂邕歷官與碑同疑為夫人父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據此知邕為濟南人碑傳濟南孫氏是也鮑勛傳帝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案碑言父為勃海太守不云陳留惟此小異碑傳長沙人桓伯序伯序即桓階階序義合故以表德本傳作伯緒張纘南征賦桓伯緒之匡濟皆借緒字碑云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已邑案左傳齊莊公將為武仲田與之言伐晉武仲以鼠為喻遂不與田碑指此事諡法武而不遂曰

批錄

五

莊此莊字寫誤本作壯通鑑北周諡楊敷曰忠壯胡注引諡法武而不遂曰壯歷考漢之趙充國常惠蜀之關羽魏之曹休桓階許褚張郃龐德徐晃文聘州泰晉之胡奮王遜北魏之楊播宋之王鎮惡卜天與劉康祖劉靈遺梁之王神念裴之橫康絢張齊曹景宗北周之崔說隋之張定和李崇馮慈明見新唐書唐之劉威王同俊並諡曰壯是知齊莊當為齊壯嚴訢碑兆自楚壯謂莊姓出於楚莊王漢諱莊故改傅壯晉無所諱而碑作壯自非莊之借字矣

姚萇諡苻堅曰壯烈梁王督即皇帝位諡邵陵王綸曰壯武

晉士弱字莊伯當是壯伯合於退名進字之義檀弓衛有太史柳莊漢書人表作柳壯

釋文

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實曰關姬其關姓關別關族遂以為氏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夫人少有淑質純靜不關寬仁足以容眾明敏足以辯物九歲喪母少為父所見慈撫終喪哀毀坐不易位關有隱括傳母之訓關以加焉父時未關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年少有國色然非所好而顧違尊關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關以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

批錄

五

詔報關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也父悅入謂關曰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已邑今我不犯尊而獲優詔同歸殊途關二代伯序為侍中父為侍郎此為同寮故夫人關父為勃海太守十餘年政化大行孤寡關時夫人見關家止父令留而謂之關而退雖天之道然事君不關能關為吏部尚書多關老成先帝舊臣舉關忘君關舉君為侍中關過窮關情為人所異皆此類也夫人在羊氏關有關度承上接下眾皆悅之任城非關生夫人由此關師孝關之謙勤戰戰臨深此念不關是以舅姑嘉其淑婉娣姒關其德音關人為婦冊餘載言無口過



無怨惡故也四關下惟詩人刑于之言瞻前二關率由弗違以御于家邦終始以孝聞二關夫人之七關子關期弘將四關幸早亾子孫皆仁厚振振有麟趾之化皆關義九關十二月甲申關嗣子述哀懷永絕關追惟六關歎曰古者鐘鼎二關所以章君之令德也又有號謚亦八關我先妣六關不朽可沒而無稱哉於是乃追而三關之辭曰奠乎文母于我夫人潛神內識關不彌綸和樂色八關問日新喪難引多仍羅二關遺孤辟踊摩及日古七關以告哀下並

西門豹碑

西門君之碑頌篆額有陰在彰德府西門豹祠內石已

卷八

毛

心經書校本

漫滅無立碑年歲文有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宗室清河王岳案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元年詔封宗室高岳為清河王岳本傳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五年加太保碑不稱太保是在五年以前碑陰題名云散騎常侍趙郡王州都勃海高下案高琛封南趙郡公歿後至天統三年以子獻追贈趙郡王此碑闕處乃獻名非琛也獻傳云顯祖受禪進封爵為南趙郡王遷散騎常侍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三年加儀同三司碑不言儀同是在三年以前又一行云彭城縣開國公州都魏元韶案元韶魏孝莊之姪襲

封彭城王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以三人歷官考之碑立於天保二年也史言齊主以早祈雨於豹祠不應毀之時為陳永定二年在立碑以後豈祠毀而碑未仆邪

高湛墓志

同年德州封君大受有北魏高湛志石志云勃海潞人也潞與脩聲相近周禮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如潞是也郡國志勃海郡脩縣故屬信都地理志信都國脩縣顏注脩音條周亞夫傳封條侯顏注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脩字其音同爾劉衡碑除務令詩嘆其脩功臣表亞夫紹封脩侯顏注脩讀曰條馥案地理志勃海無脩縣有脩市縣應劭音條亞夫所封乃脩縣非脩市顏

卷八

美

心經書校本

不稱信都而屬勃海誤矣蓋脩縣至後漢始隸勃海故此志以潞屬勃海晉書地理志勃海有脩縣元和志云本漢條縣晉改條為脩案惟亞夫傳作條功臣表已作脩字漢蔡湛頌蕭蕭而雲消蕭滌卽蕭條也

志稱驪驤將軍驪字從馬余在洛陽得銅印文曰驪驤將軍章案魏書世祖紀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頒下遠近永為楷式驪亦新字也

齊鄉黨舉孝義碑

泗水縣有大齊鄉黨舉孝義碑案姓譜後秦姚弋仲將嘗耐虎吳越春秋甘蜜百黨變嘗為党金党懷英書姓亦作党鄉黨俗亦作党

鄭道昭摩崖二刻

萊州掖縣雲峯山平度天柱山俱有鄭道昭摩崖刻其父義墓表傳曰文公案通鑑義為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及卒尚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讞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謬醜買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違至公愆違明典證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曰文靈馥案表但傳文竟削靈字皇皇詔語孰不聞知豈子孫所能掩飾者哉

小鄭公雲峯山尋舊迹摩崖

北齊光州刺史鄭述祖登雲峯山尋父道昭舊迹賓僚

札樣 卷八

北齊書本

記其事以隸書刊山光州今萊州雲峯山在城南道昭先為光州述祖復臨其地父子有惠政州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對父故傳小也碑云述祖魏大鴻臚卿北豫州刺史司空嚴祖之第三弟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案魏書鄭義傳義子道昭道昭子嚴祖敬祖述祖遵祖順祖悉與碑合但傳言敬祖著作佐郎不及豫州順祖太常丞不及北豫州史之闕也碑言隨父時年始十一及為光州指雲峯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舊迹遂率僚佐同往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與言淚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號仰哀纏左右悲感傍人

北齊書本傳云初父為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

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復嘗登雲峯山見白雲堂舊址在山陰大石板上惟破石不復見所謂對碣臨碑謂破石也碑又言石詩年久賓從莫識公曰當是與道俗十餘人論經書者馥案山有五言詩二石一觀海一論經俱在白雲堂北所謂兩處石詩也碑又言此處名曰山門左門上有九仙之名馥案山有大書三處一曰雲峯山之左闕也一曰鄭道昭之山門也一曰此山有九仙之名即碑所云也碑又言山南卅里有天柱山亦是先君所號山陽先有

札樣 卷八

北齊書本

碑碣東北一十二里大基山四峯之上鐫記不少馥案天柱山在平度州有道昭刻其父墓表後復刻於雲峯山傳先刻為上碑後刻為下碑大基山今名道士谷道昭曾為道士服來往其間述祖披鹿皮裘從游州人呼為道士郎君碑又云雅好琴文本傳傳其能鼓琴曰造龍吟十弄是也碑又云滄瀛冀趙懷兗行正得十州刺史案北史云前後行瀛般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般懷趙三州刺史此皆可補本傳之闕也

釋文

大齊河清三年五月廿四日使持節都督光州諸軍

事關州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州刺史鄭述祖字恭文  
 卽魏鎮北將軍祕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文恭公煥  
 陽道昭之子魏大鴻臚卿北豫州刺史司空嚴祖  
 之第三弟先君之臨此州也公與仲兄豫州敬祖叔  
 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同至此鎮於時公年  
 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臨海未嘗不從常披鹿皮裘  
 于此州人士呼爲道士郎君及長官歷司徒左長史  
 再履尙書三爲侍中滄瀛冀趙懷兗行正得此十州  
 刺史公之所撫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恒所欽羨只爲  
 前蹤誠所願也便以此夏斯願方遂忻慰登塗若歸  
 桑梓入境歎曰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  
 者今盡零落唯吾一人重得來耳於是悽感殆不自  
 勝因南眺諸嶺指雲峯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  
 大有舊迹未幾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對碣觀文發聲  
 哽塞臨碑省字興言淚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  
 號仰彌深彌慟哀纏左右悲感傍人雖復曾閱之誠  
 詎能過也但石詩年久字皆齟落實從尋省莫能識  
 之公乃曰此時吾雖幼小略嘗記此當是與道俗  
 十餘人論經書者遂口持百餘言諸人聞此乃其披  
 拂從首及末無一訛舛父之方昇于此此處名曰山  
 門左關仍仰視斯峯曰此上應有九仙之名卽遣登  
 尋果如所說此山正南卅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

札樸  
卷八

聖  
心經書校本  
八十七

所號以其孤上千雲傍無嶮巖因以名之其山上之  
 陽先有碑碣東石室亦有銘焉從此東北一十二  
 里大基山中復有雲居館者亦是先君所立其四峯  
 之上鐫記不少悉有誌錄殊復可觀今因游此  
 竟異其考迹水沒者矣

隨造橋碑

隨開皇六年兗州高平縣石裏村仲思那等四十人造  
 橋之碑水經注泗水又南徑高平縣故城西泚水注之  
 案高平故城在今鄒縣南石裏村在縣西南五十里村  
 臨白馬河卽泚水此碑爲泚水造橋也碑言漏佛而坎  
 謂碑首多深刻佛像卽滿字漏謂佛身彫鑄通透月  
 令其器疏以達鄭注器疏者刻鏤之象碑又云剋已精  
 誠泚水之救鵠案洛陽伽藍記惠生西行七日渡大  
 水至如來爲尸毗王救鵠之處吳越錢忠懿王金涂埕  
 鏤尸毗王割肉餵鷹救鵠像卽此事也

札樸  
卷八

聖  
心經書校本  
八十七

歲在昭陽  
 州將氏心  
 禱齋物

札樸卷第八終

札樸卷九目錄

鄉里舊聞

爭門

蕃縣

車輿冠履

侍翰林

平原郡鄒平縣

明湖

歷山

鄒山嶧山

龍山

豹子園

嶮水

旬橋

魯城雙闕

風

古夫于亭

宗聖侯

正身

穉桑

麥重秀

白石

奄里

龍門

貢郭田

沂泗交流

剛城

趵突泉

千佛山

固山

女郎山

祈水

湖上

高梧橋

雲壇

防嶺

左巨明墓

樂舞

火麥

蟲不逾朔

檠戟

魚梁

札樸目錄 卷九

心經齋校本 九

彈子渦

絳

魯相

江豬過河

泰山高四十里

鹽盆

戶

柳圈

綉線

麥飯麥粥

麩

科斗

酸酒

起麪餅

楷

杏

青皮梨

六月菊

銅蟹

鮑魚

拉蓮子

憨飽

鯨魚

菹

白馬

五大夫松

父灰

鼻具

赤豆

主券

阿

寒粥

蘇糊

梅

鹹菜

篠

榆

探

黃背草

地壤

烏鱗卵鮑魚子魃麒麟乾

雞

篇莧

牛牛

札樸目錄 卷九

心經齋校本 九

鴿

紅姑娘

蟻蚌

春姑姑

阿蘭

結羊

凍

嬰

偏髻

寒毛

錢幕

細

淹纏鬼風流腫

鋪

先聖墓碑

孔彪碑

乙瑛碑

孔文舉碑

劉衡碑

兒寬碑

鄭康成碑

范式碑

札模目錄  
卷九

三  
心經  
九十一

燕許二頌

孔氏

顏氏

桂氏

馥字

身體

飲食

服飾

器具

禾稼

疾病

名稱

雜言

札樸卷第九

曲阜 桂 馥 未谷

鄉里舊聞

爭門

公羊傳魯爭門當為淨門蓋以水得名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案淨水發於故魯城東北之五泉流經夫子墓前西南入沂俗誤以為洙水又呼泥河此水甚小自春秋至今不涸猶洛陽城中之狄泉也

奄里

皇覽奄里在魯城內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實宇記曲阜縣奄中續漢書郡國志云古奄國史

札樸 卷九

心正齋校本 三〇九

記云從郭出魯奄中張茂先云即魯之奄里字或作淹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馮謂魯自有奄里非商奄之國鄭注書序謂奄國在淮夷之北不言在魯城內案帝王世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賜姓曰偃然則偃即奄豈偃奄同與

蕃縣

左傳釋文引白褒魯國記云陳子逸為魯相蕃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

龍門

春秋感精符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駭宋均注云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駭馬

車與冠履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負郭田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饋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以供絲麻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叩以侍郎為誰則漫舉顏之推按之推不葬於曲阜此誤也侍郎者石南諱轉耳任助述異記云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南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然則當時有石南之異故呼石南林後譌為侍郎林也此地正在古城中與任說合但任以為顏回墓亦誤回不得葬魯城中今防山之陽有回墓任所見即今之侍郎林而以為回墓矣

札樸 卷九

心正齋校本 三〇九

沂泗交流

吾邑沂水徑南門西注論語浴乎沂是也至滋陽城東金口壩入泗隋書薛胥傳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胥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益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堯渠案今沂泗合流經滋陽城南轉而西注前明架石橋以便行旅石橋東南苑莊程邨一帶周回五六十里

地皆攻下卽大澤矣

平原郡鄒平縣

通鑑隋大業七年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注云鄒平縣宋所僑置平原郡縣之地隋開皇十八年改名鄒平時屬齊郡案煬帝改德州爲平原郡而鄒平實隸齊郡不屬平原蓋隋之平原與宋之平原幅員不同

剛城

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剛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郡晉曰剛平後改治剛城案今泰安靈陽之間有剛城故城水經注濕水下云于延水又東徑剛城南史記蔡澤傳號爲綱城君

明湖

濟南明湖乃歷水故在城東北隅今皆目爲湖矣前人賦詩城與湖並括開古云一望樓臺水半城王漁洋云荷芰扶疎水半城顏幼客云月上秋城煙滿湖余亦有句云城外青山倒入湖劉少宣云舟行着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雖不言城亦佳

釣突泉

林古度題釣突泉云動中存至靜平裏得全奇邵薑畦云倒翻蘆草漲長湧浙江潮張雲莊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時長吼半空雷

歷山

歷城有歷山舜廟附會無徵之說也魏書太宗紀至廣甯登歷山祭舜廟而地形志又言歷城有舜山祠

千佛山

濟南千佛山石崖多佛像此齊梁人所爲也通鑑魏景明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爲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永平中劉騰復爲世宗鑿一龕北齊主鑿晉陽山爲大像觀謂愚民仿效競鑿山像佛以求祿利青兗諸山皆有之但不及此山之多爾

鄒山嶧山

魏書地形志魯郡鄒縣有嶧山鄒山分鄒嶧爲二山案水經注魯國鄒山卽嶧山通鑑李孝伯曰鄒山之險君家所馮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注云鄒山多石穴土人謂穴爲嶧相率入保藏以避兵此亦言嶧卽鄒山哀七年左傳邾取保于繹注云繹邾山也在鄒縣北

固山

歷城西南六十五里有固山案晉書邵續傳續遣子存及文鸞屯濟南黃巾固卽此山乃濟南之咽喉也

龍山

蘇長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案于欽齊乘云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鄒國古城在西南龍山鎮相對此卽蘇詩之龍山也在宋爲鎮今但傳龍山在歷城章丘之間



女郎山

章丘縣西北有女郎山余每與邑人登眺鴈諫案魏書地形志濟南郡平陵縣有章丘城女郎山祠

豹子崗

蘭山縣有高山俗呼豹子崗即抱犢也通鑑淮北民桓磊碑破魏師於抱犢固注引魏收志蘭陵郡承縣有抱犢山馥案相傳有人抱犢登其顛結庵獨居犢大耕以給食有田有泉無求人世亦小桃源也

枋水

費縣有枋水土人呼之聲如崩案春秋左氏經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枋杜注枋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馥謂水與邑同名詩祝祭于枋說文引作槩土人之音有自來矣

嶮水

寶宇記曲阜縣嶮水在縣北四十二里源出九山東南流入洙水馥案洙水已絕今入泗水鄉人莫知其為嶮水也九山亦呼九龍山成二年左傳齊侯圍龍史記晉世家齊伐魯取隆索隱引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

湖上

曲阜縣治東三十里有地名湖上其地無水不應有湖湖當為柳玉篇柳魯地名

句橋

鄒縣曲阜之間有地名句橋案集韻洧水在魯當即洧水之橋因以得名

高梧橋

滋陽西北三十里有水梁曰高梧橋案通鑑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注云高梧即春秋魯國之高魚杜預注曰高魚在東郡廩丘縣東南續漢志廩丘有鄆城高魚城馥案魚吾聲相近成十八年左傳西鉏吾釋文云吾音魚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漢書溝洫志吾山水經注作魚山哀帝紀鄆侯蘇林曰鄆音魚晉語暇豫之吾吾注云吾讀如魚列子黃帝篇魚語女張注魚當作吾

魯城雙闕

史晨碑望闕式路虔踞案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

雩壇

吾邑沂水之南壇上有石刻曰舞雩壇蓋因論語附會耳南齊書禮志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雩祭五帝粗可依放馥以舊壇高大定非雩壇蓋魯侯郊祀之壇也

泉

泗水有淵在今陳家寨秋冬之際漁人投木枝以聚魚施罟圍而取之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罟者扣舟高注願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

防嶺

曲阜城西十六里地名防嶺邑人傳為防山之嶺案防山去此四五十里實不相蒙其地亦無山嶺而邨南有已澗之沫水村人每掘得鐵舟具蓋沫岸有防高起故呼防嶺詩遵彼汝墳墳大防也

古夫于亭

長山為漢之於陵其地有夫邨即齊之夫于邑漢於其地立于亭杜氏左傳注及郡國志皆云於陵西北有于亭是也新城王尙書題其晚年之詩曰古夫于亭稟觀謂古有夫于邑無夫于亭漢亭名于不名夫于

左丘明墓

今沂州有左丘明墓誤也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富城有左丘明冢

宗聖侯

魏修孔子廟碑云命孔子廿一世孫議即孔羨為宗聖侯魏志武帝紀初置名號侯文帝紀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魏謂宗聖即名號之一也

樂舞

吾邑夫子廟庭凡大祭樂作有舞人左執籥右秉翟謂之樂舞學使每試取樂舞四人入學馥謂當稱籥舞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獻籥鄭注所謂籥舞也檀弓萬入去籥注云籥籥舞也宣八年春秋萬入去籥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

正身

曲阜孔廟掌門戶掃除人謂之正身案漢官舊儀宦者及郎署長各顧門戶擇官奴赤幘部領作者掃除曰正

火麥

青州小麥有一種早熟者俗呼火麥案火當為標集韻青州謂麥曰標

李信按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蓋仲夏之月大火見于南方正午之位今吳越間以夏令打菜子去油以滓為餅曰火餅蘇之太湖號社湖洪澤湖凡夏月出魚皆曰火魚今曰火麥者亦疑初夏耳方言燂火也郭璞曰楚語轉也皆此意也

穉桑

鄉人謂桑無莖者為穉桑案王楫農書荆桑多莖魯桑少莖此地氣之殊也馥謂魯人不知魯桑猶越人不識穉李當為穉也

蠶不逾期

萊州秋稼生雜色蟲長寸許首皆向上時在六月望後

札模 卷九 七 三十九

札模 卷九 八 三十九

老農云此蟲壽盡月杪不能逾湖余於晦之前二日往  
視首皆向下閱日再往不見一蟲矣望前數日多西南  
風動蟲生信矣

### 麥重秀

余官長山時春霜殺麥富農皆拔去別種秋苗貧者束  
手待之後乃重秀案南齊書武帝紀永明四年臨沂縣  
麥不登刈為馬芻至夏更苗秀此皆老農所宜知者

### 柴載

吾邑孔子廟大成門舊列二十四載有衣漢書匈奴傳  
有衣之載曰柴顏注以赤黑繪為之項安世家說柴載  
及也以赤油韜之亦曰油載馥案玉篇柴載衣也當作

札模  
卷九

九  
心每高校本

### 紫載

### 白石

少昊陵前大道之南有白石紫他石上其底有刻文乃  
大中祥符奉敕安玉石聖像諸官題名所謂玉石聖像  
蓋景靈宮之像後人因在少昊陵前又刻金玉鈕四  
字於石側白石惟萊州有之非吾鄉所出考容齋三筆  
云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  
役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鄭滿之青石衡州之碧  
石萊州之白石然則此石乃自萊州運致者計程千里  
矣

東阿出石版有文理中作几案俗呼花版石魏志高

堂隆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臺太行之石英采  
穀城之文石穀城即東阿文石謂花版

### 魚梁

嘗過嶧縣見水中石堰空中為關水出關折而斜下對  
關設坎魚順急流奔關必陷於坎人呼為梁子按周禮  
敷人掌以時敷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為關以符  
承其空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  
魚者詩有狐在彼淇梁傳云石絕水曰梁谷風母遊我  
梁母發我笱傳云梁魚梁笱所以捕魚蓋梁子即魚梁  
今廢笱為坎也隋煬帝攻遼東城造布囊百餘萬口貯  
土欲積為魚梁大道言築道似魚梁也

札模  
卷九

十  
心每高校本

### 彈子渦

蓬萊閣下海中有白石大者如鵝卵小者如雀卵人多  
取以鋪地或砌壁用之不盡即東坡所云土人謂之彈  
子渦也其仇池石詩云藉以文登玉自注云以登州海  
石如碎玉者附其足馥案此即彈子渦白石坡詩所云  
我持此石歸裏中有東海是也

### 鯨魚

登萊人言古有大魚死於岸上兩目無睛案即鯨魚也  
春秋孔演圖海精死彗星出注云海精鯨魚考異郵鯨  
魚死彗星合注云鯨魚陰物生於水今出而死是將有  
兵相殺之祥也故天應之以妖彗吳都賦嶷鯨輩中於

羣情擾攘擧出而相屬李善引淮南子鯨魚死而彗星出然則鯨非無故而死也古今注鯨魚眼睛精為明月珠廣州記鯨目即明月珠死不見有眼睛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俗云其目化為明月珠也吳筠檄江神文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曹昆觀濤賦日落為明月之珍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唐書黑水靺鞨傳大佛涅槃開元天寶間獻鯨睛饋謂鯨為陰精神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亡矣故無目

絳

虹俗謂之絳裴注三國志虹音降吾鄉聲謂如醬他處

札樣 卷九

心經錄校本 三十九

又譌如杠高注呂氏春秋虹兗州謂之訂醜疑訂字寫誤當為訂訂中止也禱雨有應致祭曰謝絳亦譌作醬音蓋虹出則雨霽不出則雨足故得雨而謝絳也

菑

鄭司農注考工記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菑

魯相

風俗通魯相石扶風臧仲英

白馬

望氣家言魯雲如馬馥謂孔顏登泰山所見之白馬亦

是也

江豬過河

吾鄉夏夜有黑氣如羣豕渡河漢謂之江豬過河得雨之兆覆以為沛水之氣晉書天文志沛水氣如黑豕是也沛水伏流性沈陰其氣既升則陰陽交接故雨

五大夫松

秦封泰山松為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晉書載記石勒課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是晉時猶有此官唐宋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官將直節事嬴秦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踵前人之謬而不知其失也

泰山高四十里

札樣 卷九

心經錄校本 三十九

泰山高十四里作四十者誤也余登絕頂覽其來脈之磊落護衛之宏闊可謂大矣而不可謂之高杜詩泰山夫如何夫當為大下文齊魯青未了又云一覽眾山小皆言其大也

义灰

周禮掌蜃注云今東萊用蛤謂之义灰疏云蜃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义取以為灰故為义灰馥案吾鄉匠人以石灰和土亦謂之义灰

鹽盆

海邊鹽場有大銅盆俗傳為管仲煮鹽之器此妄也案魏書食貨志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

鹽青州置鹽五百四十六疑即此時所造後世毀之未盡者

本草圖經煮鹽之器漢謂之牢盆今或鼓鐵為之觀案黃魯直得巴官鐵盆是也

鼻具

牛不服牽者以鐵鉗其鼻吾鄉謂之鼻具案具當為拘音譌也廣韻案牛拘說文牛鼻中環也

戶

捕鳥者繫生鳥以誘之名曰戶馥謂字當作囟音當為戶戶即化之本音也說文囟從口化讀若譌此又化聲之轉當云從口化聲

赤豆

札誤 卷九

十三

心經書校本 卷九

鄉俗每冬春之際令小兒食赤豆余兒時不欲食但飲其汁亦不解食之何意初學記引歲時記云其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為人癘畏赤豆故作粥以禳之雜陰陽書正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顆女吞十四枚令疫病不相染乃知鄉俗本此

柳園

清明插柳枝於門又編柳園戴小兒頭上案唐景龍文館記上巳日上賜侍臣柳捲各一云帶之免蠶毒馥謂鄉俗亦此意但清明上巳不同耳

主券

瑩兆正穴俗稱主券初所未詳及見徐文長集中有太康瓦券今在重其二樹家其文言大男楊紹向土公買地一區四至極遠交錢極多蓋紙錢也乃知與神立券其券即葬地中故稱主穴者為主券

緬線

吾鄉女工刺繡五色線謂之緬線音所買切案考工記鮑人之事察其線欲其藏也社子春讀線為緬釋文云線思賤反注緬同馥案西有先音故緬與線同聲今讀所買切聲轉也

阿

廣雅阿練也案李斯上書阿綹之衣徐廣曰齊之東阿

札誤 卷九

十四

心經書校本 卷九

繪帛所出也

麥飯麥粥

大麥粒和豆煮曰麥飯小麥屑和豆煮曰麥粥粥供冬之朝食飯供夏之舖食

寒粥

鄭注六飲之涼云今寒粥若糗飯雜水楚語設糗一筐以羞子文章云糗寒粥也陸翽鄴中記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之糗也馥案乾粥即寒粥此皆糗之未擣而和水食者吾鄉行人炒大麥小麥麵夏則和冷水冬則和熟水俗呼炒麵亦稱麵茶即此則先麵後炒之糗名糗麵也飯而磨之

使齏碎此則先飯後麩之糗

麩

梁書高昌國人多噉麩滑國人以麩為糧玉篇麩與糗同糗也音充小切馥案吾鄉和蜜或鹽作餅切小方塊彌乾謂之彌即麩也顏注急就篇麩者糗也甘麩者以蜜和糗故其味甘也

蘇糊

沂州南境以大豆大麥細屑為糗謂之蘇糊案字當作鷄鷄願愷之有一廚畫糊題其前亦當作鷄

科斗

濟南春初有賣科斗食者乃和粉以漏器淪於沸湯中

札模卷九

五心延廣校本

形似蝦蟇子故謂之科斗案集韻科斗餌也象蟲形

梅

蒸米和麩以釀謂之梅廣韻梅酒母又作媒齊謂麩麩曰媒

酸酒

吾鄉造酒者既漉復投以他酒更釀謂之酸酒字林酸重醞也抱朴子一酸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字通作投梁元帝詩宣城投酒今行熟晉書劉宏傳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麩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猥酒謂凡猥所飲李善注文選引許注淮南云猥猶

凡也說文醱玉篇作醱重釀也集韻醱酸酒也一曰次釀又云酸謂之醱

鹹案

吾鄉設酒品四圍皆甘果肴居中央謂之鹹案案鄉射禮注云燕設啗具所以案酒邑人又解就酒陸璣詩疏有就酒案酒之語

起麩餅

通鑑北齊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麩餅鴨臠注云起麩餅今北人能為之其餅浮軟以卷肉噉之亦謂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麩餅入教麩中令鬆鬆然也教俗作醱吾鄉猶謂麩發為起能使麩起者謂之醱子醱酒

札模卷九

五心延廣校本

醉也蒸餅非醉不成

篠

竹譜篠出魯郡堪為笙文選笙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馥案吾鄉小兒所吹短笙即篠作也

楷

說文楷下云孔子冢蓋樹之者皇覽冢墓記孔子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其樹柞粉維離女貞五味椈檀馥案今孔林中多生楷樹春芽初萌居人采以為茗或鹽藏佐饌又或生食有兼味似橄欖之回味疑即皇覽之五味也今林中別無五味木

榆

濟南榆樹枝幹四布與吾郡之一本挺生者各別案應  
璩與龐惠恭書云見所上利民之術殖濟南之榆栽漢  
中之漆廣韻檉榆堪作較當即濟榆

杏

本草嘉祐圖經杏有數種黃而圓者名金杏相傳云種  
出濟南郡之分流山彼人謂之漢帝杏

探

探似奈而酸俗呼酸子其不酸者曰染果吾邑產最多

青皮梨

青州青皮梨皮薄漿多味美案廣志稱齊郡臨淄梨即  
此一種

黃背草

苦屋之草鄉人呼黃背草廣韻作蓓云黃蓓草也說文  
作苦齊民要術云凡穀田二月上旬及麻苦楊生種者  
為上時

六月菊

六月菊鄉里俗呼也即爾雅之盜庚本草之旋復花嘉  
祐圖經云二月以後生苗長一二尺葉如柳六月開花  
如菊花小銅錢大深黃色

地壤

蚋鼠俗呼地壤案地官草人墳壤用麤故書墳作蚋先  
鄭云墳壤多蚋鼠也

銅蟹

沂州海中有蟹大者徑尺殼橫有兩錐俗呼銅蟹案玉  
篇蟹也當為銅蟹

烏鰂卵鮑魚子

鮑魚子鮑魚子鮑魚乾  
夢溪筆談宋明帝好食蜜漬鮑魚乃今之烏鰂腸也鮑  
案登萊人喜食烏鰂卵糟藏寄遠其卵自分片柔滑美  
味也鮑魚子大者廣二三寸長及尺有膜包裹鹽藏不  
敗勝於肉脯新字林云魚子脯曰臙子萊州鮑魚析而  
乾之作羹似鮑蟹肉

鮑魚

登州以鮑魚為珍品案即鮑魚漢書王莽傳嗜鮑魚頭

札模

注鮑海魚也音雹廣志鮑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  
雜或七或九馥案其孔至十二而止即本草之石決明

雖

曩者濟南苦旱禱雨師求水蜥易得之滿塘中其蟲身  
有花斑案即雖也五音集韻雖蟲名似蜥蜴而有文說  
文雖似蜥易而大

菘蓮子

玉篇東魯呼菘菘曰菘蓮子今吾鄉無此語廣韻又云  
菘蓮素人呼蘿蔔

篇坑

掖縣小兒賣野菜葉似目宿呼為邊豬牙問其縣人皆



不知何草余考之蓋蕭莧也毛詩萊竹韓詩作萊薄莧  
即水蕭莧郭景純謂蕭莧可食是也又檢本草扁畜示  
之萊人乃信蓋扁畜原出東萊

愁飽

膠州有海蚌俗呼愁飽初不知其何物也廚人具食中  
有小蟹熟則色白而背有一道紅線案郭璞江賦瑣蛸  
腹蟹李善引南越志瑣蛸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  
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為蛸取食馥案蛸正作蛸說  
文蛸蚌也漢律會稽郡獻蛸醬漢書地理志鄞縣有蛸  
坵亭以蛸得名今萊人不知造醬皆炙食

抱樸子小蟹不歸而蛸敗述異記淮海之人呼瑣蛸

九

九

為蟹奴

牛牛

鴟鵂呼為牛牛或曰其角似牛故名馥案士冠禮釋文  
云鴟鵂劉音由然則鴟語當是鴟牛非重言牛也

鴟

余在萊州殺數鴟腹中皆有毒草萊人云鳥獸不食之  
草惟鴟能食之其糞所以毒也

紅姑娘

椿樹下有赤翼蟲俗呼紅姑娘案釋蟲論天雞以其翼  
赤似鶩得冒天雞之名也廣志鶩似鶩而五色赤曰  
鶩鶩所見蓋鶩

蟻

魯人呼蟻為馬蟻齊人呼為蟻蟻郭注爾雅云齊人呼  
蟻為蟻方言蚘蟻謂之蟻蟻字林北燕人謂蚘蟻曰  
蟻蟻謂馬蟻蟻蟻皆蟻之大者

春姑姑

暮春有鳥大如啄木頭有長毛飛則彩色備見俗呼春  
姑姑即戴勝也釋鳥鴝鴝戴勝郭璞曰鴝即頭上勝今  
亦呼為戴勝李巡曰戴勝一名鴝鴝月令戴勝降于桑  
鄭注戴勝織紵之鳥呂氏春秋作戴任高注戴任戴勝  
也

阿闍

九

九

鳥色似雞而形瘦小有毛角善鳴能學眾聲鄉人籠而  
愛玩之呼為角阿闍無角者謂之麻阿闍案即鴝雀也  
顏注急就篇云鴝謂鴝雀一名厘今俗呼為鴝鴝堆一  
切經音義云鴝雀一名鴝鴝案文云闍中謂鴝鴝堆是  
也高注呂覽云鴝一名冠雀冠者謂其角也字又作鴝  
廣志云鴝常晨鳴如雞道路買車以為行節買注左傳  
九厘云老扈鴝鴝起民收麥不得晏起者也

結羊

俗呼劇羊為結子案字當為羯謂殺牯

凍

說文凍澇也曲禮諸母不澇澇注云澇澇也莊二十一

年公羊傳臨民之所激浼也何休云無垢加功曰激去垢曰浼齊人語也馥案今濟南人猶曰凍聲如酬

嬰

廣韻齊人呼母曰嬰今濟南人呼媽嬰聲之轉

偏髦

小兒頭上左右兩髮曰偏髦燕趙之間曰羈角案既夕記云主人說髦注云兒生三月鬻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玉藻親沒不髦去為子之飾

寒毛

凡有怪異驚恐輒云寒毛起案晉書夏統傳宗族勸之任統曰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戰白汗四布

錢幕

鄉語呼錢幕聲如悶蓋漫之轉也漢書西域傳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如淳曰幕音漫

細

各嗇者俗呼為細案史記貨殖傳周人既織注云織儉齋也蓋細即織也

淹纏

鬼風流腫 鄉語以病久為淹纏語謬也集韻淹痲疫病俗又謂皮外小起為鬼風即風俗通所云鬼疔又謂暴腫為流聲即春秋繁露所云民病流腫

鋪

刈禾計數以鋪廣韻擠刈禾把數聘禮記四秉曰莒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莒擠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莒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疏云即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

先聖墓碑

魏書高祖紀詔兗州為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壝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通鑑齊建武二年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銘馥案今墓前無古碑不知何時失去

孔彪碑

彪為博陵太守續漢志無此郡案范書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注云博陵郡故城在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考博野縣即今直隸保定所屬之蠡縣也續志凡永和後省并創置郡縣概不言及余每謂地理家當據碑版史傳別成一書以補其闕祇如博陵郡可據桓紀定其初置再據諸碑陰列其屬縣如博陵蠡吾安平信都安國高陽南深澤七縣皆見於隸釋雖不能考其何年省并但注云某縣續志闕某縣續志屬某郡如此則兩書並行各成其美矣

乙瑛碑

碑為夫子廟置百石卒史案東方朔客難使蘇素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碑以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故請置卒史續漢志載百官受奉例百石奉月十六斛碑言鮑君造作百石吏舍案孟郁修堯廟碑孟府君繕飾殿牆立百石舍帝堯碑百石已氏讓禮蓋古帝王賢聖陵廟漢皆為置卒史也

孔文舉碑

邑人於土中掘得孔文禮碑其弟文舉碑不見案梁書南康簡王續之子通理嘗祭孔文舉墓並為立碑製文甚美是舊碑在梁時已失所在通理所立碑今亦無存

劉衡碑

金石錄言劉衡碑在平陵城側墓前有石獸今濟南人欲訪之不知其處余謂必在城北石趙時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當即墓前石獸之一也

兒寬碑

魏書地形志魯郡魯縣有兒寬碑案寬本傳不言官魯郡未知魯人何故為立碑

鄭康成碑

高密有唐史承節撰鄭康成碑後失去金人重刻之石

猶存吾友武虛谷云碑與後漢書本傳多不同傳云不為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因悟鄭公自述吾家舊貧

為父母羣弟所容乃得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讀本傳者見前有不樂為吏父母怒之之語遂加不字非范史原文承節所據乃唐本尚不誤也覆案隋書劉炫自為贊曰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巨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此與鄭公自述意頗相近益信虛谷之言不謬嵇叔夜與山巨源書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此乃言因驕養廢學與鄭意異

通鑑杜密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為鄉嗇夫

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造就學

范式碑

濟寧州近得范式碑類又得殘碑一段有陰歷城郭敏鑿曾得舊拓本無陰案魏書地形志高平郡金鄉縣有范巨卿冢碑高平即漢之山陽郡神龜元年分高平置任城郡

燕許二頌

新唐書張說傳詔說撰封禪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蘇頌傳從封泰山詔頌朝觀壇世吞其文馥登泰山觀玄宗大書摩崖刻後有小隸書被明人鑿滅不可辨識當即燕許之頌今可見者尙露從封官名即張說傳所云

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是也  
張九齡傳會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  
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  
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  
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鞅恐制出四方失  
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  
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

元宗詔鑲安金藏姓名於泰華二山獲登泰山訪之

未見

孔氏

宋孔父嘉名嘉字孔父說六孔字云乙至而得子嘉美

卷九

圭

心經藏板本

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此指鄭公子嘉字子孔馥謂孔  
父亦此義路史孔父于木金父通魯為孔氏孔子曰  
殷人也言其先為宋人宋殷之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孔氏出自子姓商帝乙長子微子啟封於宋第微仲衍  
會孫潛公捷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  
正考父考父生嘉字孔父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  
夷父以王父字為氏防叔避華父督之難奔魯為大夫  
生伯夏夏生鄒大夫叔梁紇紇二子孟皮仲尼仲尼為  
魯司寇攝相事

漢書人表宋孔父大金于大金即木金世次倒置疑  
後人所亂人表又有鄭孔張案鄭公子嘉字子孔生

公孫洩洩生張以王父字為氏故稱孔張此又一孔  
氏也

哀十六年左傳使貳車反福於西圃注云西圃孔氏  
廟所在正義云鄭駁異義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福所  
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姑姓春秋時國惟南燕為姑姓  
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

哀十一年左傳使室孔姑注云孔姑孔文子之女十  
五年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又云太子在戚孔  
姬使之焉注云蒯聵姊孔伯姬案姑百僚之後孔姑  
猶鄭厲公突之母稱宋雍姑也姬周姓是孔又有二  
族

族

卷九

美

心經藏板本

顏氏

吾邑顏氏自謂出於邾廣韻顏姓出琅邪本自魯伯禽  
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姓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  
故公羊傳稱顏公後遂為氏案廣韻兩說迥非一族王  
儉有顏氏譜當為顏延年作主伯禽之族延年琅邪人  
也廣韻本於何氏姓苑姓苑本於王儉譜

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志顏文妻或作顏文姜馥案  
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知顏為姬姓  
不得稱姜作妻是也既系姬姓則魯顏當出伯禽與  
邾顏無涉

漢書人表有邾顏即廣韻所稱名夷字顏者公羊謂

顏以亂魯周天子誅之則邾顏之後不容於魯矣邾  
曹姓周武王封為附庸後又別封邾顏之子友居邾  
是為小邾子韓勅修孔廟禮器碑顏氏聖舅家居魯  
親里在尼山漢為昌平亭今猶稱其地曰魯顏稱魯  
顏者別於邾顏也

世本邾顏居邾肥徙邾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  
肥於邾為小邾子案肥遷邾為附庸未受爵命故莊  
五年經書邾犁來來朝犁來肥之曾孫其後從齊桓  
尊周室王始命為小邾子故僖七年經書小邾子來  
朝仲子謂肥已封小邾子恐誤也

桂氏

札機  
卷九

毛  
心經齊校本  
九

吾桂氏自臨川遷曲阜迄今三四百年未有支譜臨川  
宗譜亦未見諸書所言受姓之始又各不同廣韻桂下  
云又姓後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吳橫漢末被誅有四  
子一守墳墓姓吳一子避難居徐州姓吞一子居幽州  
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焮此四字皆九畫韻案鄭志有蒼  
吳模問模橫形近疑卽一人傳寫誤也蓋自氏族之學  
衰子孫無能考其家諱矣九畫者以隸體言之隸書先  
則中直通下夫  
作吏故皆九畫

元和姓纂漢衛尉吞橫彭城漢上計掾吞景雲見姓  
苑後漢陳球碑城陽吳橫被誅有四子守墳墓改姓  
吞氏一子居徐州景雲之先也姓吞氏一子居幽州

姓桂氏一子居華陰姓焮氏字皆九畫以避難也魏  
志呂虔傳胡陸有吳田

集韻吳氏譜桂貞為秦博士始皇阮儒改姓吞其孫  
溢避地朱虛改為吳第四子居齊改為焮今江東多  
桂姓一曰漢有城陽吳橫漢末被誅有四子一守墳  
墓姓吳一避難徐州姓吞一居幽州姓桂一居華陽  
姓焮四字皆九畫云

隸釋陳球碑跋姓苑載吳氏兄弟各分一姓曰吳吞  
桂焮字皆九畫一音引漢太尉陳球碑陰有城陽吳  
橫此碑亦不見之若非石損則恐是彼一碑也魏按  
述征記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

札機  
卷九

天  
心經齊校本  
九

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八人魏謂吳橫  
名當在此碑蓋與康成同師陳球後又師康成故鄭  
志有蒼吳橫問也

戴埴鼠璞一姓改為數姓者如吞橫四子守墳墓者  
改為吳居徐者為吞居幽者為桂居華陰者為焮此  
四姓同一吞也

通志六書略吳吞焮三字並音桂乃秦博士桂貞之  
後避地別居各撰其姓之文而不殊本音

戴侗六書故漢博士有焮欽蘇林曰音桂桂氏族譜  
曰桂貞為秦博士遭秦坑儒改姓吞其孫避地又改  
從日從火弟四子居齊改為焮

宋濂桂氏家乘序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  
 周末有季楨者與其弟桂挾策以于諸侯楨為秦博  
 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謀詭姓遁身因即其名取字  
 異而音畫同者各命四子為姓示不忘厥初也伯子  
 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香突遷冀南朱虛叔  
 子曰吳獎徙齊之歷山季子曰焮柴移河南城陽自  
 後四族流布多見諸記載或謂畦與桂同音而出畦  
 引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衛尉吞橫分其四子各係以  
 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五代之亂劉仁  
 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攜南渡散居廣信上饒九  
 江興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仔

札樓 卷九

无

必據本校

景北海碑陰朱虛炅詩字孟道  
 晉書音義香音桂風俗通彭城香景以為計據古有  
 此姓

馥字  
 毛詩苾芬孝祀苾韓詩作馥薛君章句馥香兒也景福  
 殿賦作馥馥芬芬馥馥即苾苾隸體變苾為馥也

荅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附  
 山東通志謂泰山越海而來與撼龍之說異尊意以  
 中幹從河南來由徐之呂梁過峽自呂梁至泰山一  
 節屬弟曰驗弟自陝而東自徐而北凡大龍經行河  
 南山東之地皆得游覽乃能審其行度按其形勢定  
 其止結請為吾兄略言之龍自河南東境折而北將  
 起沂州諸山先伏於鳳徐故黃河得由呂梁穿過此  
 等大幹水不能劫但為所用龍爾或謂黃河南徙齊  
 魯遂衰夫海岱東方表鎮與天地終始何有休廢水  
 穿之後末節翻身回轉尤增神異顧謂河徒為害耶  
 龍入山東有分水三其一為嶧之陰平嶺二為泗水  
 之陪尾三為萊蕪之原山過此三峽則東岳插天矣  
 徂徠岳之几案也岳既起祖遂多分披其正脈轉西  
 南經東阿肥城逆沛水而盡於東平非大幹安能逆  
 大水若取其遠勢今黃河入海處即水口也收其近  
 局鉅野澤即水庫也蓋泰山以北之水盡歸丑艮以

札樓 卷九

辛

必據本校

南之水盡歸辰巽其趨未坤者惟有隨龍之汶水龍氣既止於東平背乾面巽水纏成乾玄武而去然後與大清河衆水同歸丑艮以入海山東地脈起止如此若夫登萊青諸山自東泰山分爲海口之門戶也曲阜防山自陪尾分爲魯國之疆域也弟游目達心皆吾兄呂梁一說有以啟之不謬

泲水列於四瀆大野十藪之一皆山東鉅浸形家略不言及意若與龍局無關涉者失之

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案此勃海謂登萊兩府中翰盡處通鑑楊僕從齊浮渤海以討朝鮮胡注云僕浮渤海蓋

札樓卷九

主 地經緯林

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是也

海是也

鄉言正字附

吾鄉言詞質野聲音譌轉循習不察有日出於口而不識其字者今舉所知分疏於左

身體

頭因曰頂門 頭後曰腦門 頭後骨曰項煩 煩

後曰顛 項曰脖 翁目曰瞽瞍 張耳曰聾聵

腮多鬚曰鬚 指紋曰蝸牛或作 兩股曰胯 郝

骨曰髀髀蓋 踵曰後跟 跟上曰蹠 蹠上曰郝

寸 足骨曰蹠子聲如樓案蹠胡反切與蹠同音廣韻蹠又音樓故蹠亦轉爲樓

尻曰臀廳

飲食

豆粥曰秣 燕餅曰饅頭 乾煎曰楚餅楚音 餅

屑備乾曰炒卸趙 酒肴曰鹹菜 小兒代乳曰粹

粥 燒新麥曰薺麵音講爲

服飾

首飾曰幅巾 新婦蓋巾曰幪 兩襠曰背心 婦

人懷中小衣曰抹胃 開衣領曰拓肩 抹肚曰笄

小兒襦曰褓音 衣紐曰襍 鞵上曰對 綿鞵

曰鞵 鞋襪曰鞵 裝綿曰褚聲如 衣加皮裏曰

襦

札樓卷九

主 心矩曆校本

器具

摩田器曰鐮音如 木材曰樺樛 木工平木器曰

鉤 鏟木器曰鑽 杖下銅鐵底曰鑽聲如 車後

橫木曰枕 甬可斂土曰杵 槩曰椿 碾輪曰碓

箭有隔盛食品曰櫛子 竹筐底方上圍用以漉

米曰籬聲轉近餅案方 編竹漉米曰笊籬 飯底

曰算子 小釜曰鑊鍋 打餅器曰鑿 壓酒具曰

醢 大瓮曰甗 瓮邊曰緣去聲 打油具曰榨 牀

棧曰棚 牀橫木曰枕音如稱 草薦曰苫子 刈

器曰芟刀 織機持經曰梭聲如 紡絲銓曰蓮子

音如 犁鏵曰鈎音 瓢未解曰瓠瓜 牛糞曰鼻



拘 輿夫肩帶曰褱 規木轉軸曰旋牀周成書字作旋

禾稼

禾不實曰枯穰 不成秀曰穉穉 董節曰看穀老

高糧不秀曰霧衛 積穰曰稼 棘禾曰打穗

麥堅不破曰趁頭 礪礪穀皮曰麩麩

疾病

耳病曰害聾 鼻塞曰齶齶 目汁凝曰眵 藏粘

目病曰癩癩 項回轉不便曰落煩 心惡曰恠恠

氣逆曰喝嘔 肺病曰欬嗽 脹曰膨悶 腫曰

府腫 喉塞曰飲 腹疾曰痰 瘦曰瘠瘠 瘦曰

癯癯 手足寒裂曰皸 皮膚小起曰癩 氣脈跳

札機

動曰瘰瘰 脛縮曰轉筋 腹中積食曰慾音宛 瘰

病曰風痺 風病曰痲痲 女下病曰瘳 瘳血曰

痲 痲曰下腿 後病曰脫症 病久曰瘵瘵 病

枯曰瘦瘵 病更作曰勞瘵 跛曰癘 癘曰癘子

小疣曰瘰子 面生黑氣曰肝 面不平曰凹顛

屈手曰瘵鈞弋夫人亦

名稱

姥曰媽媽 養娘曰孀孀 晚生兒曰穉止 粗魯

曰休漢 傭力曰短工 臥結曰鬆頭 小兒雷髮

男左女右曰偏髻 括之曰羈角 虹曰絳聲誤

霰曰穢子 雷曰冷子 日旁氣曰晒耳 月暈曰

風圍 電光曰打頰 沙石曰礪 塵曰埽土 春

艸初生似蟻姑可食曰蟻姑或謂為 白楊生穉

曰木始萌或謂為 苦屋草曰黃蓆 屋櫓空處曰

雀旄 門牡曰欄 門上橫木加四木釘曰門錯

門兩側曰闔 牆端曰埵 梁上柱曰叉手 酒醋

生白曰醪 筋肉曰臄子 鍛具曰鈇 金銀成餅

曰釘俗作 薄金曰鏐 土塊曰塊塊 灰合土曰

义灰 刈木聚把曰一鋪 隱曲處曰關落 小堆

曰墩 積水曰坑亦曰汪 遇水曰牖 鐵生鏽曰

銕鏽 漉酒曰蕩 酒母曰梅 密器上色曰泐子

擊石取火曰媒 烏媒曰四木五禾切音 謂之

札機

字又作音由雲南人謂之 蓄牛飛蠶曰牛蠶

子音由雲南人謂之 起 犛牛曰犛 犛牛曰犛 馬去

聲如 犛牛曰犛 犛牛曰犛 馬去

勢曰刷或作 馬絡曰籠頭 覆鞍曰氈 小犬曰

狎聲如 食禾蟲曰好蚘 蝟曰蜘蛛諺曰蜘蛛

牛蟲曰牛蠅蝨 狗蟲曰狗蠅蝨 吹竹笛象鳥

聲曰絞俗作 布帛裁餘曰幌子 補匠曰錮漏

辭

雜言

婦產曰甌卧 攜持小兒曰將 兒含乳曰師 人

長日稍長短曰矮 身體肥長曰軀軀 面無麥肉

曰婚骨 體不伸曰趨趨聲如 欠伸曰打瞌欠

開脚曰佳儀 足撥曰排聲 踞曰踞 接脚曰  
 跳 行不正曰踉蹌 保曰剝 毒手曰棘 鼻息  
 曰齟 氣悟解曰噫噴 物咽喉中曰癩 齒斷物  
 曰齧 手握曰攥 兩手曰捧 單手曰抄 手披  
 曰撥擻聲如 腰曲曰僂僂 掌挽曰打嘴撇又曰  
 打嘴記 癡肥曰臃 虛弱曰貧康 齒齧曰狼  
 髮不括曰鬢髻 日温曰煦 木實多垂曰磊崢丁  
 屋深曰廕 屋壞曰散倒 碾場曰案 米不  
 精曰粗糲 飯不精曰沙礫 米穀相雜曰糲 黍  
 米滿飯曰泚 飲酒曰飲 貪食曰饒饒 蒜殍曰  
 葫 食敗曰餒 味敗曰鹹鹹 醋敗曰醜醜 壓  
 酒曰竿酒 藥固金銀器曰釘 火乾曰焦 胞敗  
 曰膾 土強曰壘 支高曰棗 穿地曰跑 橫挾  
 曰挑 解車馬曰卸 弦聲曰絳 木工振繩墨曰  
 絳 摩馬曰刷飽 脂轄曰膏去聲 斷莖曰刺 織  
 席緣邊曰筭 治藍曰打靛 穿地蕪物曰下窖  
 鹽藏魚菜曰腌 酒已漉更投他酒重釀曰酸 去  
 物垢曰菹刷 菜入湯曰瀾或曰菹 器幣有餘曰  
 寬綽音轉 炙物令乾曰炕 熱水沃曰湯他  
 物傷溼曰激聲若 水淹曰澇 火起曰著 禽獸  
 易毛曰氈 雞不將更伏曰健窠 馬疾走曰趨  
 馬後起曰趨 馬不馴曰拗 驢負曰駝 馬施鞍

日備 鞍上曰胡鞍 騎無鞍馬曰蹶 上馬曰驅  
 犬食曰嗜嗜 犬求子曰走草 犬吐曰心 呼  
 猪曰噓噓聲轉 蜂黃行毒曰蜚 剖魚曰治平  
 觸傷曰割 顛曰寒凜 駮曰喬 脫禪曰倒頓  
 女工曰箴箴俗作 穀穀曰鏃 鍊鐵曰折 大言  
 曰詭譎 膺聲曰映 覺悟曰論聲如 相戲曰嬉又  
 曰詭譎 閒談曰齟牙 語不止曰誕譚 無節曰  
 設詢 不了曰顛瀨 聲不亮曰喑喑 誼爭曰吧  
 呀 言語強拗曰諛沙瓦切 怒斥曰吼喇 疑惑曰  
 惛懂 觸猪曰掉撞 狼曰秃楊秃音謁促廣韻作  
 兒 不解而問曰拾沒 鶯聲曰嘒嘒 煩雜曰造  
 黠詐曰猾 不安靜曰佞狂 不曉事曰瘡 不  
 省事曰倭倭 詭詞曰支梧 孟浪曰冒寬 粗急  
 曰譟譟 癡愚曰伯 無能曰殍殍 貪鄙曰砥啞  
 險邪曰乖 無康隅曰沒稜角 擾戲曰痛痺聲  
 如 不受勸解曰倖強 硬戾曰屈強 無志氣曰  
 虺虺 情曰嬾待 迷謬曰倖惑 詭詐曰菽菽  
 有才畧曰儼儼 強梁曰倭儻 自大曰夸夸 吝  
 嗇曰細樞 關張曰揮揮 表飾曰賣俏 裝飾曰  
 打扮 交侮同類曰憐 誘人曰攬撥 朋侵曰數  
 遮而強取曰鈔掠 不偶曰踉蹌 振起曰抖擻  
 不中曰不著 不副曰不敷 不滿曰康歎 勞

力曰焮結	提拔曰擡舉	拮据曰補擗	揣量曰
故嫫	泥行曰滑達	仿佛曰優侑 <small>聲如</small>	習氣曰
濡染	積累曰堆隙	潔清曰澆滯	垢濁曰決瀆
不潔曰蝟蟻	布置曰擺撥	瑣屑曰業煩	邊
遮曰攔擋	摩挲曰揉搓	求細曰破磨	僅可曰
鑿饑	取材曰打截	訊擊曰拷打	度長短曰長
量 <small>長音</small>	長短相等曰儘齊 <small>儘聲</small>	纖微曰緇細	
收拾曰拾掇	畢竟曰到底	衣服不整曰樸樸	
小獲曰薦手	爪按曰招	指取曰批 <small>俗作</small>	手捫
物曰揉接	開物曰礙	出物曰搨	收束曰齧 <small>聲如</small>
補綻曰釘	纏結曰紮	束縛曰縶 <small>切</small>	縶
刺曰銳	刃斷曰剝	刀刺曰刺	鍼刺曰割
破曰剝	剝裏曰副	總持曰攬	裁抑曰削
汁曰齧	去滓曰滓	漬物去水曰捰	借溼潤物
曰滌	按物投水曰捫	納物水中曰醮	水中取
物曰撈	對扯物裂曰斯	推人而前曰揜	兩
手相切曰摩挲	去惡畱好曰淘漉	以長摩幼曰	
折挫	捫曰摸索	補曰積補	色敗曰黷
聲曰廔崩	剝取曰刮削	振奮曰搯	搯
撰曰瀆	著物曰鈔 <small>音帖</small>	束物曰緝	捺物曰搭
割聲曰剝	破聲曰扒	吹聲曰噤	按聲曰諍
弦聲曰絳	器破曰坡	器裂曰豐 <small>音問</small>	敲聲曰

齧齧	咀嚙曰齧	棄水曰潑	打鼓曰播
日蹙黑	薄曰匾匾	蓄積曰積	煩擾曰諍 <small>諍如</small>
舒緩曰媮	拗振曰捌	平直曰挺	勤力曰生
恬	補孔曰補釘	推倒曰搯倒	隱拒曰抵
低	手推曰摑 <small>聲如</small>	力極曰彥 <small>音</small>	披張曰筋沙
加切	相著曰縻	紮 <small>紮下切</small>	搜索曰刷刮
張羅曰抄	抄搗	貪叨曰囁	浮漚曰泡
板合縫曰	折木去枝曰剝	鍼刺曰穿	折枝曰破
木折	衰銳曰捺 <small>音茶</small>	刻木上殺曰梢 <small>音</small>	手折曰捫 <small>聲上</small>
洗器曰涮	生患	香氣曰薛	物墮曰捰
打物破	日磕破	不工緻曰拘覷 <small>切</small>	無資曰手屨
夫物洋曰瀟	鞅不相隨曰躡跟	以重物繫絲縷	
使下垂曰鑿 <small>徒對</small>	置物地上曰斂	積財物曰儼	

札樸卷第九終

歲在昭陽叶洽喬

泚將氏心標齋物

札樸卷十目錄

滇游續筆

建極

山水脈絡

杉木和

威通寺

哨

火把節

熾熾

雲龍麗夷

蠻鞞

札樸目錄  
九十九

鑛錫

猓夷布

貝

鹽獅

豆豉沈

菌

麻栗

石竹

構漿

芋

土瓜

鐵柱

羅平山

崇聖寺

賤

棺

農人耕田

濮人

壤

踢歌

札樸目錄  
一百  
心經疏校本  
九十九

襪

宕宕

白酒

耳塊

蘭

赤藤

醉李

婆樹

毒草

打不死

蝴蝶花

野薑

麻竹

雉

雞

鐵連甲

飛鼠

豪豬

青竹剝

毛辣子

蟻

公魚

札樸目錄  
卷十  
心經疏校本  
七十九

銅鼓

南詔德化碑

惡俗

鸚哥花

橄欖

綠鳩

山喜鵲

很虎

風獸

脆蛇

斷腸草

鼠

彭蠡

翡翠

宋寧州刺史蔡君碑

郵亭題壁詩

用刑

札樸卷十目錄終

札樸卷第十

曲阜 桂 馥 未谷

滇游續筆

建極

南詔傳坦綽酋龍偕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疑理之誤國案事在宣宗既崩之後懿宗即位之初當是咸通元年今太和崇聖寺大鐘有建極年號

鐵柱

鐵柱在彌渡之西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有文曰維建極十三年歲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土人建廟塑男女二像號稱馳靈景帝大黑天神案南詔佑世隆偽謚景莊故稱景帝世以此柱為諸葛武侯造滇人傳會多類此

札樸 卷十

心矩齋校本

山水脈絡

蒙化張錦蘊云滇南諸山以麗江劍川之老君山為鼻祖其中抽自觀音山至佛光寨綿延於浪穹鄧川海東趙州之左至定西嶺分一支於西為蒙化其東至定邊西界止其西則綿互環衍由南而東為無量山直奔景東隨瀾滄江派衍為南夷諸山竟趨南海由是西嶺之東則為白崖雲南縣之北山至大波耶轉安南關至普溯則為沙橋呂合楚雄之南山又東至廣通舍資則北轉為祿豐賧草鋪一派之北山而姚安武定則北山之

支也其南一支出新興由河西通海至臨安沅江一帶以遞交趾而至於海東一支則至澂江北轉為蛇山南向而結省城下曲靖出東川以遞貴州今老君山北流為金沙江若鶴慶賓川楚雄姚安武定所屬之水皆歸之老君山南流為瀾滄江若劍川浪穹鄧川雲龍趙州雲南蒙化景東祿豐臨安沅江所屬之水皆歸之是則滇山發源於老君山金沙瀾滄兩水夾流燦若鬚眉山

水具在可按而稽焉

大理府志老君山為鼻祖觀音山為咽喉定西嶺為腹

心瀾滄金沙為四肢之脈絡

通志山原起於西藏枯爾坤兩江夾持至老君山為通

省眾山之祖惟永北一府在金沙江外為其左臂永昌

順甯二府在瀾滄江外為其右臂老君東入鶴慶西分

大理正脊中出為定西嶺為碧藏山折而北至羅次之

玉龍山復折而南至昆陽之鐵爐關又東北為叭岫山

又北為邵甸折而西南為陞山紆曲三疊旋轉如環乃

建省治焉金沙江北折而歸四川瀾滄江南匯而入車

里正東之水皆匯入達河入廣西正西之水皆歸潞江

入阿瓦而禮社一江發趙州至蒙化歷楚雄而斜界其

間故分為東西兩迤此則雲南之大較矣

羅平山

浪穹縣有羅平山余自鄧川往雲龍越山而過自麓至

札樸 卷十

心矩齋校本

顛屈曲回轉二十五里案即水經注所稱甲鳥山也李  
彤四部云弔鳥山俗傳鳳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羣  
鳥常來集其處是也今山下有邨名鳳羽俗傳鳳墮羽  
於此

杉木和

保山縣有巡檢駐防之地曰杉木和此六詔舊名也南  
詔傳云夷語山坡陀為和秦開元末南詔逐河蠻取大  
和城貞元十年韋皋敗吐蕃克峨和城施浪詔居苴和  
城施各皮據石和城西爨有龍和城南詔碑石和子巨  
遷和皆羌夷稱和之證

點蒼山有草類芹紫莖辛香可食呼為高和菜亦南

詔舊名

崇聖寺

太和城北崇聖寺開元元年南詔盛羅皮所造外起三  
塔長慶二年晟豐佑更修之工倍於初咸通十二年佑  
世隆鑄大士像高丈餘又鑄大鐘上有諸佛像并建極  
紀年今俱存

感通寺

太和城南感通寺本名蕩山寺南詔隆舜重修因改名  
寺有楊升庵畫像其轉注古音略成於寺中官路旁有  
明人書靈鷲兩大字刻石

賤

余據鄧州事即鄧賤詔故地通鑑沈攸之賤罰羣蠻  
太甚注引何承天纂文曰賤蠻夷賸罪貨也通鑑又云  
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陳顯達為刺史遣使責其租賤  
注云夷人以財贖罪曰賤後漢書南蠻傳殺人者得以  
俊錢贖死注引纂文作俊

哨

雲南屯戍多稱曰哨北人吹竹笛曰哨字當作箛說文  
箛吹笛也七肖切案即洛陽亭長所吹郭注穆天子傳  
箛今戟吏所吹者馥謂屯戍吹箛相警俗名曰哨

檜

永平山中入築室不用甍瓦土墜但橫木柴柴為四壁  
上覆木片謂之苦片與冢所居無異馥謂即古之檜也  
家語問禮篇夏則居檜巢注云有柴為檜在樹曰巢

火把節

六月二十五日夕家家樹火於門外謂之火把節蓋祀  
鄧賤詔夫婦也五詔於是日同為南詔焚死鄧賤詔妻  
慈善夫人又畏逼死土人哀之故歲祀至今不絕鄧川  
州城東有渠潭潭上有故城遺趾即鄧賤所居今名德  
媛城

農人耕田

大理耕者以水牛負犁一人牽牛一人騎犁轆一人推  
犁案南詔傳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則今

之耕者猶是蠻法也

熾燼

玉篇熾字云燎除旁草也燼字云燒也案宋書羊元保傳熾山封水保為家利又云凡是山澤先常熾燼種養竹木雜果為林藪案滇南歲焚山林即熾燼也

濮人

周書王會卜入以丹沙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通典有尾濮木縣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焚濮案書牧普庸濮傳云在江漢之南文十六年左傳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已落自聚故稱百濮也昭元年傳吳濮有蠻注云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九年傳以夷濮西田益之注云夷田在濮水西者傳又云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注云建寧郡南有濮夷地十七年傳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注云南夷也

札樸卷十

五

心經校本

唐書南蠻傳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鑊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劍其屑使赤黑焚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為裙貫而繫之丈夫衣穀皮

明董難字西羽云諸濮地與哀牢相接案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與蒲音相近譌為蒲耳

雲龍罷夷

雲龍罷夷有羅平山為閒隔即水經注之弔鳥山初與外人不通有鹽井無文字以皮為衣以星辰辨四時以草木紀年歲有六年一花十二年一實者

壞

滇人謂死曰壞其父母死亦曰壞或聞而大怪之余曰古有此言釋名諸侯曰薨薨壞之聲也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何休公羊解詁崩大毀壞之辭薨小毀壞之辭

蠻鞞

唐人詩柘枝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鞞入絳帷案蠻鞞鞞夷舞者所著草屨作南詔奉聖樂其舞者服畫皮鞞是也說文鞞舞履也或從革周禮春官鞞鞞氏注云鞞讀如履也鞞鞞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屣鞞謂蠻鞞鞞鞞之類也今雲南人以鹿皮作半截鞞開其前面既著而後結之即蠻鞞遺製

札樸卷十

六

心經校本

蹋歌

夷俗男女相會一人吹笛一人吹蘆笙數十人環繞蹋地而歌謂之蹋歌案子虛賦文成顛歌注云益州顛池縣其人能西南夷歌顛與滇同馥謂蹋歌真西南夷歌也劉侗謂今之竿笙並以木代匏無復八音蘆笙用匏古音未亾也



鑄銅

行者腰繫銅器就水采薪煮飯謂之鑄銅案通典獠俗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鑿既薄且輕易於熟食是也

襦

皇氏論語義疏襦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帛裹兒負之背也馥案雲南蠻婦以布裹兒背上或居或行兒不離背無妨操作勝於懷抱未見用竹者

擺夷布

漢時蠻夷以布為賦說文賓南蠻賦也峽南郡蠻夷寶布是也今擺夷所織品目甚多紋理精好粗者如縐細者如錦羊毛所績不亞羽紗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罽毼帛疊關于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

札模卷十

七

小雅

宕宕

滇人呼几案牀榻橫木曰宕宕馥謂當為枕枕一切經音義枕聲類作軌車下橫木也今車牀及梯臺橫木皆曰枕是也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注橫讀車枕之枕集韻牀下云牀橫枕

貝

海藥云貝子雲南極多用為錢貨易

白酒

糯米為甜酒俗呼白酒案即稻醴也內則有稻醴黍醴梁禮哀十一年左傳進稻醴釋文云以稻米為醴酒

鹽獅

雲龍養鹽其形作獅子者品最上州牧王君鳳文見惠數十枚余謂即左傳之形鹽也

耳塊

大理人作稻餅者蝶翅呼為耳塊詢其名義云形似獸之兩耳馥告之曰當為餌饋方言餌或謂之養養即稻餅北人謂之養糜音八其圓者謂之養團重陽所食謂之養饅集韻饋餌名屑米和蜜蒸之

養糜俗作糕粳滇人呼餅曰粳粳

札模卷十

八

小雅

豆豉沈

雲南人取豬血雜以肉骨同鹽豉作醢謂之豆豉沈余頗嗜此因考其字當為監說文監血醢也從血肫聲禮記有監醢以牛乾脯梁餉鹽酒也馥謂豉可代梁餉

永昌人以草茭為豆豉南方草木狀蒟醬草茭也寰宇記益州蒟醬如今之大草茭

蘭

余訪蘭於滇不可徧知也得世餘種就土俗名目次而記之其開於春者十二曰春建葉長不折花香遠布出通海曰春綠極媚秀出大理蒙化曰蕙蘭色淺碧葉如箭出宜良曰獨占春花最大曰銅紫蘭花小而繁色如

紫銅出蒙化順寧曰幽谷花紅葉細香最久楊升庵爲賦采蘭引出廣通曰雙飛燕每莖兩苞似雪蘭而大紫表白裏亦有一花者謂之孤飛曰石蘭花大無香曰櫻葉一莖中抽花最小葉大如掌曰赤舌花色如碧玉大似虎頭蘭曰紫線葉長二三尺花色濔白瓣有紐紋出永昌夏開者有六曰夏蕙花繁葉厚處處有之曰箭幹花紫迤西多有曰朶朶香出昆明曰白蓮瓣花稀葉疎曰綠蓮瓣葉長出迤西曰絳蘭葉短花赤普洱沅江熱地所生也秋開者有七曰秋蒞花碧處處有曰麻蓮瓣出蒙化曰露蘭莖短出廣南曰大朱蘭葉廣二寸餘修三尺一餘數十花色紫生順寧深箐中曰菊伴花紫瓣長出雲南曲靖二府曰崖蘭生山谷中花藏葉底采花陰乾主婦人難產冬開者有十曰寒友花小葉密出富民曰朱沙綠瓣赤舌香最烈出蒙化景東深山石壁上曰雪蘭色正白舌赤出大理順寧出宣州者不甚白而香清舌碧又一種也曰綠幹綠曰紫幹綠曰馬尾色黃瓣不分張曰火燒蘭葉長莖短並出順寧又一種出雲州莖長而花香曰虎頭花最大品亦最下順寧又一種花黃生深箐枯木上五月開曰淨瓶似瓜生石上兩葉一大一小廣寸許花如雪蘭而小其四時開者曰素心花小葉纖出昆明又有風蘭根不著土或憑木石或懸戶牖皆生出普洱開化又有鷓鴣絲蝴蝶葉有節花形如

札樣

九

心經

鷓鴣蘭之別子也山川之氣不能無所鍾既不鍾於人必鍾於草木故滇南四時之花多可愛玩然既無人矣雖有名花草誰爲采擷誰爲品目終衰謝於荒山窮谷間耳此蘭被崖綴澗自樂其天若無望世人之知者是則蘭也已矣

菌

滇南多菌今據俗名記之青者曰青頭黃者曰蠟栗又曰莖麩又曰雞油大徑尺者曰老虎赤者曰胭脂白者曰白參又曰茅草黑者曰牛肝大而香者曰雞瘦小而叢生者曰一窩雞生於冬者曰冬菌生於松根者曰松菌生於柳根者曰柳菌生於木上者曰樹窩叢生無蓋者曰掃帚網蓋者曰羊肚生於糞者曰豬矢有毒者曰撐腳嫩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蔡氏毛詩名物解引作雞菌北方謂之雞腿蘑菇卽雞髮也

札樣

十

心經

赤藤

白傅鬢子朝詩云清平官持赤藤杖韓吏部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又云其傳滇神出水獻龍拔鬚血淋漓余來滇訪藤所生處無一人知者噫

麻栗

木生路側結實似栗土人呼麻栗余謂麻蓋茅聲之轉廣韻柳細栗楚呼茅栗陸璣草木疏敘栗云又有茅栗

醉李

蒙化諸山中有木大者合抱屈曲不材結實似李小如  
棗棗六月熟土人呼醉李余謂即構李

石竹

順靈山石開有草一本數十莖莖多節葉似竹葉四五  
月開花純黃亦有紫白二色者土人謂之石竹案即石  
斛也移植樹上亦生

婆樹

詩隲有六駁毛傳以駁為獸名陸璣疏駁馬木名梓榆  
也其樹皮青白駁攀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山  
有苞棟隲有樹槎皆山隲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又云檀

禮儀卷十

心經廣教本

木與槩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  
識得槩迷槩迷尙可得駁馬

元和郡縣志賀蘭山有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  
為賀蘭馥案北方無此木未得目驗及官雲南到處有  
之土人音譌呼為婆樹

構槩

滇人呼穀樹為構槩以其折枝則槩出也陶注本草云  
穀音構西陽雜俎穀田久廢必生構槩有瓣曰楮無曰  
構

毒草

毒草滇南極多餘在順靈多有被怨家毒害告官者案

續累累案論衡言毒篇草木有巴豆治葛食之殺人夫

毒太陽之熱氣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  
蓄故治在東南巴在西南馥謂滇位西南故多毒草

芋

滇芋熟早而味美菽可作羹居人賴以充糧案廣志百  
子芋出葉榆縣魁芋無旁子生永昌是滇芋自昔傳佳  
品也

打不死

滇中有草似馬齒莧而葉尖莖青盛於冬拔之不死折  
而棄之得土復生俗名打不死案即爾雅卷施草拔心  
不死也郭以為宿莽故盛於冬

禮儀卷十

心經廣教本

土瓜

土瓜形似蘆蕪之扁者色正白食之脆美羹即爾雅黃  
菟瓜音譌為土瓜土瓜乃王瓜色赤不中噉

蝴蝶花

繡毬花周圍先開其瓣五出酷似小白蝶俗呼蝴蝶花  
中心別有數十藥小如粟米

野蘆

野蘆根似蘆葉似蕉葉花出葉旁紫紅色三四月開即  
藥中之狗脊

鸚哥花

永昌順靈有木高數丈葉如桐多刺花色似紅蕉土人

謂之鸚哥花以其似鸚鵡嘴案即刺桐也亦謂之賴桐  
南方草木狀賴桐花連枝莖皆深紅之極者俗呼貞桐  
花賴音之譌是也折其枝插地即生

麻竹

永昌順靈山谷有竹中實葉大節最疏土人破為絲繩  
作履謂之麻竹余案即濮竹漢書哀牢夷傳其竹節相  
去一尺名濮竹

橄欖

蒙化順靈山中有小木高數尺葉如青棠葉結實似山  
檀淡綠色有回味微酢土人謂之橄欖案玉篇橄欖果  
本出交趾三輔黃圖漢武帝破南越得橄欖百餘本即

札樓 卷十

主 心經新校本

此是也又有橢圓如雞子者色青謂之青果其木頗大

雞

雉白質五采者滇人謂之箐雞青質五采者謂之翟雞  
覆案白質即鞏也禕衣畫之青質即搖也揄狄畫之馴  
者著于庭喜食花

綠鳩

趙州人家養一綠鳩似斑鳩而無繡項色近鸚鵡不鮮  
明戴祚西征記云祚至雍王始見鳩大小如鳩色似鸚  
鵡覆案鳩無綠色戴所見即綠鳩與

雞

順靈準提寺僧養一獼夷雞鳴應更鼓五更無差蓋童

雞也與牝交過鳴即不準中向人家牝雞字十二子皆  
雄鳴應十二時後殺其一餘不復鳴

獼夷地方有野雞小於家雞能飛聲短捕其雄與家  
雞交抱出雛體大而聲清呼為獼夷雞其距長寸許

山喜鵲

小鳥大於雀形似鵲滇人謂之山喜鵲案即韃鵲也爾  
雅鷩小鵲說文鷩韃鵲山鵲知來事鳥也俗言乾鵲噪  
行人至乾韃聲近而譌

鐵連甲

永平有鳥黑色長尾大如啄木喜柄柳樹侵晨先眾鳥  
鳴既栖猶鳴極可聽見鳥必逐而擊之鳥哀號遁去土

札樓 卷十

古 心經新校本

人呼為鐵連甲亦曰鐵連柳又曰鐵翅膀案爾雅翼云

許解淮南子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引爾雅謂之鷩鷩  
素人謂之祀祝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當作鷩

許說則是今雅鷩爾郭氏解鷩鷩亦云小黑鳥鳴自呼  
江東名為烏鳴今烏鳴小於烏而能逐烏俗言烏之舅

也覆案此即俗呼批夾是也高誘淮南注引爾雅作碑

笠荆楚歲時記言四月有鳥如烏鴻先雞而鳴聲云加

格加格民俟此鳥鳴則入田以為催人犁格也玉篇烏

鳴似鳩有冠今鐵連甲無冠其繞喙長毛似鷩鷩鄭氏

通志有鳥似鷩鷩無冠而長尾多在山寺廚檻間今謂  
之烏鳴

很虎

順寧有鳥夜鳴其聲骨鹿蒼黑色大如拳狸首有角俗呼狼虎即兔鴟也釋鳥桂老鴟郭注木兔也似鴟鴞而小兔頭有角毛脚夜飛好食雞

飛鼠

飛鼠出麗江大理諸府大者長三尺許尾如狐尾唐書南蠻傳樸子蠻善用竹弓射飛鼠無不中或曰天鼠吐蕃傳天鼠之皮可為裘是也本名鸞說文鸞鼠形飛走且乳之鳥也今人取其皮已婦人難產

風獸

臨安有風獸似胡猴色黃肉翅伏樹上不飲不食但向

札錄卷十

五

北極圖

風吸氣耳

豪豬

永昌順寧多豪豬能發豪射人或取其豪代箸遇毒輒作聲演俗慣下毒惟此物能距之

脆蛇

傳玄神蛇銘嘉茲靈蛇斷而能續今順寧有小蛇見人則自斷數節人去復成完體俗謂之脆蛇主療骨傷

青竹刺

順寧綠蛇細而長有毒善逐人其行如飛擊以木不中惟竹之單節者能斃之

斷陽草

順寧有蟲名斷陽草馬誤食則腸斷而斃形如枯草長三四寸六足前兩足能直出相並在草木上終日不動驅之不去翦其首出藍汁亦不仆汁盡乃死

毛辣子

毛蟲螫人者俗呼毛辣子案爾雅翼云載蠹背有毒毛能螫人俗呼楊刺蟲說文楚人謂藥毒曰痛刺音如辛辣之辣此即爾雅蝮毛蠹陶注本草蝮蝮也其背毛蝮人陳藏器云蝮蟲好在果樹上大小如蠶身面背上有五色斑文毛有毒能螫人

鼠

余官鄧川時有疫疾名曰羊子傳染已二十餘年初起

札錄卷十

六

北極圖

於鶴慶自北而南次及浪穹鄧川賓川太和趙州蒙化死者數萬人矣凡有鼠出穴死者室中人皆病或即時死或閱日死延至七日即不死其疾皮膚起炮割之有白漿或成羊毛余謂此水沴也故起於北而漸於南鼠穴蟲屬于水位故先感地氣而死人七日不死者陽勝水不能克也嘉慶元年抱母鼠皆出穴俗傳戒火或有廢炊寒食者既而大水漂沒廬舍此亦水沴故有鼠祥也

蟻

耿馬地有大蟻結穴樹頭夷人食之味酸如酢

彭蟻

通海有蟹大如杏右螯特強案即彭蠡也古今注彭蠡  
其有螯偏大者名擁劍集韻彭蠡似蟹而小或作蠡

公魚

吳才老謂滇語呼江為公故名江魚為公魚案公當為  
工江從工得聲也西洱河所出六七寸之小魚今猶呼  
工魚

翡翠

後漢書班固傳翡翠火齊注引異物志釋為翡翠鳥腹  
案翡翠與火齊並言乃石之似玉者所謂翡翠屑金也  
今緬甸出此石大者重五六百斤小者如拳剖之白如  
雪青如翠美者價值千金

銅鼓

銅鼓形如坐墩中空無底面多花紋無款識雲南四川  
廣東多有康熙中或得一而吾鄉趙秋谷贊善為賦諸  
葛銅鼓歌讀其詩皆相傳臆度之詞無武侯實據後漢  
書馬援傳於交趾得駱越銅鼓林邑記曰南盧容浦通  
銅鼓外越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名馬援取其鼓  
以鑄銅馬虞喜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康獻銅鼓有銘  
此又在諸葛之前矣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  
又載記云赫連勃勃鑄銅為大鼓以黃金飾之大周樂  
正云銅鼓鑄銅為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蠻南天  
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有大者廣尺餘陳書歐陽頠傳

禮樓  
卷十

七  
心經  
校本

云蘭欽南征夷獠獻大銅鼓累代所無嶺表錄異云蠻  
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圓一尺許面  
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徧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  
厚二分以來鑄鑄之妙實為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鼙  
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唐書云東謝蠻譙聚則擊  
銅鼓以為樂有功勞者以銅鼓賞之玉海云乾德四年  
南蠻進銅鼓景德元年象州貢銅鼓高一尺八寸闊二  
尺五寸旁有四耳銜環鑲人騎花蛤椎之有聲又嶺表  
錄異云僖宗時高州鄉野牧兒聞田中蛤鳴欲捕之蛤  
躍入穴中掘取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鼃之狀據  
傳記所載蠻夷各有銅鼓無一語及諸葛者不審贊善

禮樓  
卷十

大  
心經  
校本

何自云爾也

朱氏彝尊銅鼓跋云伏波將軍平交趾諸葛丞相渡  
瀘始鑄銅為鼓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苗民得此  
雄視一方覆按銅鼓皆蠻夷自鑄諸葛無此舉伏波  
毀其鼓以鑄銅馬未聞鑄鼓  
翁那伯元圻云銅鼓一人擊一人以瓦器從後面收  
其音而縱送之其音有吉凶之別蠻夷皆能審辨吉  
者爭買凶者棄而不顧矣

宋寧州刺史蔡君碑

君諱龍顏字仕德建寧同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玄胃口口祝融之眇盾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

不傾夏后之盛敷陳五教勳隆九土純化口口口古仁  
功播於万祀故乃耀輝西岳口口鄂楚子文銘德於春  
秋班朗紹繼於季葉陽九運否蟬蛻河東逍遙中原班  
彪剛定漢記班固述修道訓爰暨漢末菜邑於縣因氏  
族焉姻姬媾於公族振纓蕃乎王室迺祖肅魏尚書僕  
射河南尹位口九例舒翊中朝還運庸蜀流薄南入樹  
安九世千柯繁茂萬葉雲興彌望標於四姓逸冠顯於  
上京瑛豪繼躋於茲而美祖晉監建寧二郡太守龍驤  
將軍寧州刺史孝龍驤輔國將軍八郡監軍晉監建寧  
二郡太守追謚寧州刺史邛都縣侯金紫累跡朱轂充  
庭君承尚書之玄孫監軍之令子也容猥瑋於時倫貞

札模  
卷十

九  
心經家校本

搽超於門友溫良沖挹在家必問本州禮命主簿不就  
三辟別駕從事史正式當朝靖拱端右仁薦顯於朝野  
清名扇於遐邇舉義熙十年秀才除郎中口口西鎮遷  
南蠻府行參軍除試守建寧太守剖符本邦衣錦晝遊  
民歌其德士詠其風於是貫伍廊朝本州司馬長史而  
君素懷慷慨志存遠御萬里歸闕除散騎侍郎進無休  
容退無愠色忠誠簡於帝心芳風宣於天邑除龍驤將  
軍試守晉寧太守軺車越斧金章紫綬檠戟幢幟襲封  
邛都縣侯歲在壬申百六邊蠻州土擾亂東西二境凶  
豎狼暴緬戎寇場君收合精銳五丁之眾身伉矢石口  
口千計肅清邊隅君南中磐石人情歸望遷本號龍驤

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君姿瑛雄之高  
略敦純懿之弘度獨步南境卓爾不羣雖子產之在鄭  
篋以加焉是以蘭聲既暢福隆後嗣者矣自非愷悌君  
子孰能若斯也哉昊天不弔寢疾彌篤享年六十一歲  
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黎庶痛悼宋夷傷懷天朝遠感  
追贈中牢之饋也故吏建寧趙次之巴郡杜長子等仰  
襄仁德永慕玄澤刊石樹碑褒尚休烈其頌曰

札模  
卷十

千  
心經家校本

巍巍靈山峻高迢遞或躍在欄龍飛紫闥遊君侯天  
姿瑛哲縉紳踵門揚名四外東帛淺淺禮聘交會優遊  
南境恩沾口衷撫伺方岳勝殘去殺悠哉明后德重道  
融網繆七經騫騫逴躬鳳翔京邑曾口比蹤如何不弔  
遇此繁霜良木摧枯光輝潛藏在三感慕孝友哀傷銘  
邇玄石千載垂功  
祖已薨背考忠存銘記良願不遂奄然早終嗣孫碩子  
等及乎哀感仰尋口訓永慕高蹤控勒在三仲秋七日  
登山榮石樹立玄碑表書勳於當世流芳風於千代故  
記之  
寧州長子驍弘早終次弟驍紹次弟驍暄次弟驍崇等  
建樹此碑  
大明二年歲在戊戌九月上旬壬子口嗣孫口口口  
碩口碩萬碩思碩口碩羅碩口碩俗等立  
近碑府主簿益州杜長子

二十二册



文建寧縣道慶作

府長史建寧縣道文

司馬建寧縣德口

錄事參軍武昌郡劉觀

功曹參軍建寧孟口倫

倉曹參軍建寧縣口口

戶曹參軍建寧周賢

中兵參軍鴈門郡王口

馥案右七人上列前排

府功曹建寧縣口

主簿建寧趙道生

札模卷十

右一人上列中排

別駕建寧縣敬祖

治中晉寧趙世伐

主簿建寧縣德口

主簿建寧孟叔明

西曹益寧楊琮子

西曹晉寧路雄

右六人上列後排

鎮蠻長史建寧縣世明

司馬建寧縣口口

錄事參軍建寧毛璋子

主 心經齋校本

功曹參軍口口李融之

倉曹參軍牂柯謝國子

戶曹參軍南廣楊道育

中兵參軍建寧縣孫記

右中列前排

蠻府功曹建寧李口祖

主簿建寧孟令孫

主簿建寧孟順德

右中列中排

門下建寧縣連口

錄事弋陽郡舒仁

札模卷十

西曹建寧周令活

戶曹建寧陳世敬

省事安陽口雅口

書佐建寧孟羅

幹張孫明

右中列後排

錄事孟林

西曹劉道善

戶曹尹仲口

記室張叔口

朝直張世保

主 心經齋校本

口下都督王道盈

口口尹頭

口口口文

口口康

右下列前排

門下張尋

錄事萬敬

西曹尹開

戶曹來叔子

省事李道學

書佐單仲

幹盛慶子

右下列後排

右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蔡  
使君之碑在陸涼州蔡家堡蔡君墓前碑高丈餘有穿  
有陰額在穿上大明二年故吏趙次之杜長子等所立  
文為蔡道慶作正書兼用隸法饒有樸散之趣蔡君名  
龍顏字仕德建寧同樂州人近祖肅仕魏為尚書僕射  
河南尹君於晉義熙十年舉秀才除郎中遷南蠻府參  
軍試守建寧太守遷本號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  
刺史邛都縣侯卒於丙戌案蔡本蠻夷唐書所稱東廩  
烏蠻西廩白蠻是也碑敘世系遠舉楚之子文漢之班

札機  
卷十

重  
心經校本

固風俗通云班姓楚令尹闕班之後案班為子文之子

左傳作般猶公輸般亦作班碑雖傳會亦有典據蔡氏

見於載記者華陽國志昌寧大姓有蔡習蜀志建寧大

姓有交州刺史蔡深梁武帝以蔡瓚為寧州刺史瓚有

二子曰震曰翫隋開皇十七年翫反史萬歲征討請降

明年入朝被戮其子弘達唐武德中為昆州刺史南詔

碑有南寧州都督蔡歸王昆州刺史蔡日進梨州刺史

蔡祺螺山大鬼主蔡彥昌南寧州大鬼主蔡崇道至後

晉有蔡判借與段思平兵以敗楊干貞是蔡氏自魏歷

十數代未衰也故謂之大姓碑中多假借及別體字如

紹蹤作紹縱鉞斧作越斧簪纓作振纓九列作九例采

石作菜石幢蓋作幢幢班作班匪作逶淵作淵匠作匠

驍作驍鬚作鬚兩顯字並作顯集古錄云漢綬民校尉

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為顯莫曉其義覆案濕水禹貢孟

子漢書地理志並作溧字蓋隸變鼠為累也謚從益不

從益與魯峻碑同戴侗曰唐本說文有諡無謚是從益

為正體可證徐本說文之誤碑陰幹即幹字漢碑陰亦

有洪氏隸續言之詳矣其頌以闔哲殺與滯外會喪為

韻案殺廣韻音所界切禮器不豐不殺即此音曹植黃

帝贊以哲韻制王粲諫以闔韻久是也又以霜臧傷與

融躬蹤功為韻案東方朔七諫以當韻功陳琳大荒賦

以遑韻躬陸雲陸府君誄以章韻蹤可為比照也

札機  
卷十

重  
心經校本

南詔德化碑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別樹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崇高辨位莫大於君臣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豈世情而致抑天理之常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觀未萌隨世運機觀宜撫眾退不負德進不慚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日角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

札樓

圭

心經藏板本

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于父子分師兩殄克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賞延於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軍二河既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贈特鐸稍驅瀘江結彼克渠擾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賜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命固請自征志在掃平梟于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寶物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浸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遺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

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卿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

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常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嵩都督竹靈情置府東巽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寧州都督巽歸王昆州刺史巽日進梨州刺史巽祺求州巽守懿螺山大鬼主巽彥昌南寧州大鬼主巽崇道等陷殺竹靈情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必等委先詔招討諸巽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必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詭蹤務求進官榮必阻扇東巽遂激崇道令殺

札樓

圭

心經藏板本

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邊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軍將段忠國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必又赴安寧再和諸巽而李必矯偽居心尙行反間更令崇道謀殺日進東巽諸酋並皆驚恐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殺戮至親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與師召我同討李必外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虛已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必奪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又越嵩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奏請為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

問我二也崇道茂盟構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徇欲  
令管我三也應與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遣却  
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  
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欲餓我六也於時馳  
表上陳縷伸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賢  
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陀其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  
乃仰天歎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  
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即差軍將楊羅顛等連  
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瑕雖布腹心不蒙矜察  
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  
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此差大將軍王  
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  
尙仁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解于仲通已統大軍  
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  
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誠師  
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  
軍羣全拔虔陀飲醜寮庶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  
加眾舉城移置猶爲後圖即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  
克昭執惑味權繼違拒請遣大將軍李克鐸等帥師代  
之我直彼曲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  
領楊子芬與雲南錄事參軍姜如之齋狀披往因張卿  
讒構遂令蕃漢生猜贊普今見觀覺浪穹或以眾相威

札機

毛

心經書校本

或以利相導倘若蚌鷸交守恐爲漁父所擒伏乞居存  
見亡在得思失府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劫  
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款至於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  
安忍吐發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詆訶仍前差將軍王天  
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  
壇墀叩頭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爲漢不侵不叛之臣今  
節度背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  
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舉國痛切山川黯然而誠感神  
風雨震雷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即  
吾警也斷軍之機疑事之賊乃召卒伍擱然登陣謂左  
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  
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  
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  
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軍將段全葛等於  
巨遷和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  
軍更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  
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既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  
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傳舊大酋望趙佺鄧楊  
傳磨伴及子弟六十人齋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  
贊普仁明重酬我勳效賜爲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  
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  
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山

札機

毛

心經書校本

柯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爲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以將軍賈瓊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爲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買瓊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御使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巡撫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布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伏屍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迤邐辰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嶮山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衝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壅水三軍潰衄元帥沈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普差御史贊耶羅于恙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嶲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恭承上命卽遣大軍將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遷王遷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于藩從昆明路及宰相尙祥葉樂節度尙儉贊同伐越嶲詔親率太子潘圖道會同越嶲固拒被僂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

札樓 卷十

心經商校本

一月館殺六月漢復置越嶲以楊庭璉爲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令更置越嶲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侔等與軍將欺急歷如數道齊入越嶲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揚兵印部而漢將大奔回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業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略未足多也爰有尋傳鳴壤沃饒人物殷濬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關以來聲教所不及羲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禮義十一年冬親與僚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歛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蠻要衝山對碧雞波還碣石鹽池映掌利及牂牁城邑綿延勢連戎夔乃置城監用輯撫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極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恩收曲靖頒告所及翕然俯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稱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壽運籌則決勝千里觀變而動因利興功事協神衷有如天啓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危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業弘單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

札樓 卷十

心經商校本

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分九等  
闡三教資四門陰陽敘而日月不慝賞罰明而奸邪屏  
迹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  
厄塞流潦高原為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隲樹園林之  
業易貧成富徒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  
蕩蕩之恩累占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非憑  
隘起堅城之固靈津濁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賤天馬  
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那出麗水之金北接  
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涪涪覆詔願為外臣東爨  
悉歸步頭已成內景建都鎮塞銀生於墨齒之鄉候隙  
省方駕憩於洞庭之野蓋由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

札樓  
卷十

手

心苑  
卷十

於是犀身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遐邇無  
剽掠之虞黔首有鼓舞之泰乃能驥首叩南平眸海表  
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地贊普德誠無垠  
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颯秋故  
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亾冊漢帝而繼好  
紀功述績實曰鴻徽自願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  
降祉自天福流後孕瑞應匪虛禎祥必信聖主分憂遐  
荒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兼印兼瓊秉節貪榮構亂開路  
安南攻殘西襲竹倩見屠官師潰散賴我先王懷柔伏  
叛祚不乏賢先猷是繼郡守跪隨貶神遐裔禍建虔陀  
亂深豎髮殃咎匪他塗豕白殪仲通制節不詢長久徵

兵海隅頓營江口矢心不納白刃相守謀用不滅逃師  
夜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與師命將置府屠城三軍往  
討一舉而平面縛羣吏馳獻天庭李宓總戎猶尋覆轍  
水戰陸攻援孤糧絕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  
蘇故設贊普仁明審知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援揮我  
兵戎攻彼郡縣越嶺有征會同無戰英雄雄嫡嗣高名英  
烈惟孝惟忠乃明乃哲卽瀘一掃軍羣雙滅觀兵尋傳  
舉國來賓巡幸東爨懷德歸仁碧海效祉金穴薦珍人  
無常主惟賢實親土宇克開煙塵載寢擊擊犁坑輯熙  
羣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留萬代之臺舍貯九年之  
廩明明贊普揚子之光赫赫我王實賴之昌化及有土

札樓  
卷十

手

心苑  
卷十

美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長辨稱世雄才出人右信  
及豚魚潤深瓊玖德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銘可長  
可久  
碑在大理府城南太和邨卽南詔太和城北門舊址仆  
地漫滅俗呼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布政使王景訪得  
之今就通志府志參錄其文如右通志稱鄭回撥杜光  
庭書案通鑑雲南王開羅鳳陷嶺州獲西瀘令鄭回回  
相州人通經術開羅鳳愛重之志稱光庭以文學教蒙  
氏既卒蒙學士爨泰葬於玉局峰麓案點蒼山十九峰  
玉局其一也碑言天寶七載先王卽世皇上遣中使黎  
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

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唐書南詔傳天寶初遣開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歸義死開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案天寶七載詔改魏州為陽瓜州以鳳迦異為刺史其先世暹盛曾為魏州刺史魏州即今之蒙化南有魏山州因山得名碑言越析詔特鐸稍云云案南詔傳鐸稍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寶貫月以血祭之又云越析詔酋長蒸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稍邑於龍佑河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贈不克開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投墟死得鐸稍

札  
卷十

至  
心經

故王出軍必雙執之碑言章仇兼瓊遣越備都督竹靈情置府東巒被南寧州都督曩歸王昆州刺史曩日進黎州刺史曩棋求州刺史曩守懿螺山大鬼主曩彥目南寧州大鬼主曩崇道等陷殺靈情兼破安寧委先詔招討再置安寧案曩國傳曩弘達既死以曩歸王為南寧州都督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群蠻震駭共殺築城使者玄宗詔曩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謝罪赦之案築城使者即竹靈情史略其名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大部落有大鬼主也碑言李泌激崇道令殺歸王更謀殺日進東巒諸酋乃各與師召我同

討又云李泌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案曩國傳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吒烏蠻女也訖歸義為興師崇道走黎州俄亦被殺碑稱贊普仁明賜為兄弟之國冊詔為贊普鍾案吐蕃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夷言謂弟曰鍾吐蕃以弟蕃之也碑言授長男鳳迦異大慈慈告身案吐蕃傳其官之章飾最上慈慈金次之金涂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緞臂前以辨貴賤又于闐傳德宗遣朱如玉求玉于于闐得瑟瑟百斤康者傳柘析城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珍珠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拂林傳其國以瑟瑟為殿柱是也碑言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謂李泌

札  
卷十

至  
心經

戰破之兵唐書以為鮮于仲通兵敗開羅鳳斂戰樹築京觀談也碑言設險防非悉隘起堅城之固謂築龍首龍尾二關也又言靈津濁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謂鄧川出溫泉也唐書言天寶九載雲南蠻陷雲南郡都督張虔陀死之即碑所云虔陀飲醜也唐書言領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自將進次曲州靖州開羅鳳遣使者謝罪願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仲通怒囚使者即碑所云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云府城復置幸容自新又云切陳丹欵至於再三仲通吐發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詆呵也唐書言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于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即碑所



云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也唐書言劔南節度雷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即碑所云三軍潰亂元帥沈江也唐書言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即碑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也唐書言柘鮮山之西多瘴歎即碑初鮮望風而至也唐書言越賧之西產善馬世稱越賧駿即碑越賧天馬生郊也唐書言麗水多金越即碑西開尋傳椽邨出麗水之金也唐書言尋傳西有裸蠻即碑爰有尋傳疇壤沃饒又云裸形不討自來也唐書言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繫烏蠻即碑東繫悉歸步頭已成內景也唐書言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嵩州會同軍即碑所云詔親

卷十

美 心術廣校本

率太子潘圍逼會同越巒固拒被修會同請降無害也碑言列尊敘卑位分九等案九等謂九爽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兼之清平猶宰相爽猶省也碑言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即碑陰所列段忠國等受吐蕃封賞者忠國本名檢魏以戰功封清平官賜名忠國碑陰亦多漫滅今不載唐書玄宗紀天寶九載雲南蠻陷雲南都督張虔陀死之十載四月壬午劔南節度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陷雲南都護府十二載劔南節度雷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

楊國忠傳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殲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為匿其敗更敘戰功使白衣領職又云尋遣劔南雷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閣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踣屨無遺天下寃之

卷十

美 心術廣校本

安寧城及井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通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可閣羅鳳不應虔陀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明年領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自將出戎嵩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閣羅鳳斂戰皆築京觀遂北臣吐蕃以為弟夷謂弟曰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楊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果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灑被吾罪也楊國忠使侍御史李宓討之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

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嵩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  
破越析梟于贈西面降尋傳驃諸國在永昌南二十里  
吐蕃傳天寶十載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  
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眾六萬於雲南  
通鑑李泌曰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  
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  
爲唐臣也

郵亭題壁詩

明洪武中閩中守某妻朱氏謫戍永昌賦詩題郵亭壁  
嘉靖十六年御史陰汝登祠而祀之御史黃中刻詩於  
石今讀其詩詞意率直音節悲涼有古樂府之風惜刻

札樓

毛

石遠在邊徼流傳絕少余見而亟錄之

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繇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  
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  
妾家祖居金華府祖父曾爲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  
金牌勅賜雙飛虎弟兄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  
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  
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意欲出仕蘇蒼生  
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閭闔  
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畫舫西南行  
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姦頑盡除掃口則升堂剖公務  
夜則挑燈理文臬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僚佐怒

府推獲罪苦相扳察院來提誰與訴臨行囊橐無鎔銖  
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  
彼時後職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竟長拷打不成招  
暗屬家人莫送飯嗟呼餓死固園中旗軍原籍來抄封  
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  
斂錢殷勤餽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  
阿弟遠饑龍江邊臨歧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勸  
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  
武昌城外楚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  
身安且不憂家蕩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  
入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

札樓

美

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  
兩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  
情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還未熟旗頭遍  
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闌干  
花落庭前鳥聲碎寶簪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  
繡牀新刺雙蝴蝶久坐尙覺春風饒誰知今日夫亡後  
天末退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餓欲丐奉姑羞舉口  
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  
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騎驢遠步長安道  
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  
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

妾心汪汪淡如水靈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  
姑存未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  
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  
咽咽低頭不能語道傍聞者總悽酸隔岸猿啼叫何許

惡俗

雲南之俗人頭畜鳴難以理格惟嚴刑峻法可使其畏  
威而不敢動前者楚雄大理永昌三府亂民遽起蟻聚  
圍城邑毀廬舍抉人目焚人官府力不能制其不釀  
成大事者萬萬幸此其舊俗相沿非一朝夕之故也欲  
革其弊先禁牛叢所謂牛叢者連山接寨約結黨與於  
深林孤廟殺牛飲血相為盟誓一人欲動則登高吹角

札據

卷十

角聲一起千百雲集擁其眾以報復私怨挾制官長莫  
敢誰何此俗豈可容於

聖明之世試取牛叢之首殺無赦取吹角者殺無赦則  
破其膽敗其謀絕其盟散其眾而俗一變矣

用刑

省刑薄斂理民要道人皆習知若夫因地制宜或輕或  
重則又在執政者裁之雲南山多於地民無備畜其斂  
視他省宜更薄而刑則斷不可輕雲南舊染蠻夷之習  
視禮法若土苴刑法如雷霆布德未見其懷也示威  
猶見其畏也則刑為祛疾之藥石矣昔子產治鄭鑄刑  
書作上甲我夫子稱之一則曰惠人再則曰遺愛又曰

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若與其行事不相符者及聞  
火烈水弱之言然後知惠愛仁即寓於刑法之內執演  
政而事姑息遠名譽以陷民於法網者謂非演民之賊  
耶謂非子產之罪人耶

宣十六年左傳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

札據

卷十

歲在昭陽甲辰  
仲夏氏心棟齋

札據卷第十終

六九齋饌

述藁三卷

蘇州文學  
山房印行

六九齋饌述彙卷上

嘉定 陳 瑒

釋農

決範農用八政傳曰農厚也鄭康成讀農為醲說文醲為酒厚禮為衣厚濃為露多多與厚義亦近說文引詩零露濃濃傳亦曰濃濃厚也廣雅醲厚也農厚也故從農得聲之字俱有厚義案農之入聲音轉為篤農入冬韻篤入沃韻冬與沃四聲之正轉也說文管厚也篤則管之假借通用又案農音又轉為敦敦亦訓厚說文惇厚也敦惇亦同聲通用農之轉為敦猶宗之轉為尊左傳晉伯宗穀梁作伯尊是其例農與宗為疊韻尊與敦為疊韻此四聲之相轉也而醲之入聲則為醇醲亦冬韻醇亦沃韻醲與醇亦音相近義相通方言廣雅俱訓醇為厚其證也近儒王氏伯申據醇訓厚以解左傳之秣馬醇食為厚食王氏西莊據農訓厚以解農用八政破馬融王肅訓農田之非而于農音近篤近敦醲音近醇未有箸錄者作釋農

釋莘

釋文有解字中所有字而不見于篆文者如粿字解之塾諭字解之觀黜字解之緬類字解之楔餒字解之餒噉字解之吼涂字解之澗雉字解之鳩及譚長說之譚合計之共四十餘名其尤可疑者說文無莘字而手部

六九齋饌述彙

心經閣校本

扒挹也讀若莘焱部榮盛兒讀若詩莘莘征夫今毛詩作駝韓詩作莘許君豈用韓義乎案大雅續女維莘毛傳莘太姒國說文女部妣殷諸侯則許君固以妣當莘故不別出莘字左傳亦云商有妣邳是續女維莘之莘妣為正文莘為假借也然有莘氏呂覽又作有仇氏矣說文併字解亦引呂覽說作仇而人部仇訓行兒王逸楚辭注引詩仇仇征夫是駝駝征夫之駝仇為正文駝亦為假借也周南說駝兮傳眾多也說文言部說訓致言亦引詩說駝兮而馬部駝訓馬眾多兒是蠡斯說駝之說駝為正文說為假借也大雅姓其鹿傳亦訓說眾多姓駝音亦相近說文角部有解引詩解解角弓上部有瑋即周禮駢剛用

六九齋饌述彙

心經閣校本

牛之駢注云故書作駢駢蓋埤之譌見十駕齋養新錄杜子春讀為駢以是例之則說文並無从艸从辛之字莘字不得見于解

釋尊

說文尊訓酒器其訓尊卑尊重尊敬皆義之假借也易謙尊而光禮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皆制字之假借也說文手部不收擗刀部收制減也荀子不苟篇恭敬擗屈仲尼篇恭敬而擗並同制皆貶屈減節之義也惠氏定字曰爾雅釋文引曹憲文字指歸曰說文尊从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為君父之稱棟案說文算正字尊或字無酒官法度等語則知今本

所傳說文非全書也。瑑案說文尊叢艸也。嘒聚語也。引詩嘒沓背憎傳聚也。亦引傳沓背憎毛公亦以嘒訓聚。廣疋釋詁尊總聚也。釋訓又云總總傳傳益即尊總二文重言之耳。楚辭紛總總其離合兮。王逸注總總猶傳傳也。廣韻亦云尊艸叢生兒叢亦為聚。故字又作叢也。夫一字有數音音隨義轉。故一字亦有數義。若從尊得聲之字音頗不異。義有不同。如劓縛傳傳本訓聚荀及子則借為減及搏義皆為減。尊嘒傳義皆為聚。聚與減義正相反。此則亂訓治去訓減之例也。竊謂尊與宗聲同。通用春秋傳之晉伯宗公羊作伯尊。風俗通尊盧氏之後。姓尊與宗通。崇字從宗得聲。酒誥之其敢崇飲。傳大雅之福祿來。

六九齋撰述彙

心經音校本

崇傳左氏桓六年傳芟夷蕞蕞之昭元年傳崇卒也。杜注俱訓崇為聚。蓋與從尊之字訓為聚者聲同而義亦相因矣。而叢又崇之疊韻。總有崇叢之四聲相轉也。

釋附

說文附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今見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作部婁。釋文部蒲口反。徐扶芻反。婁路口反。徐力侯反。部婁本疊韻。風俗通部者阜之類也。瑑案古音多重唇。部本阜之重唇。而附亦重唇。讀如部也。自廣雅訓附為益。則借附為附。而附字不復有部音。錢氏辛楣曰。左氏僖三十年傳焉用亡鄭以倍鄰。唐朱石經及相臺岳氏本倍俱作陪。據杜注倍益也。則从自

旁為正。余友毛君生甫云。說文附益也。今附益字从自。不从土。今杜注倍益也。則古人陪附二字本通。瑑謹案先子校定說文本。著錄吳氏客槎之說曰。左氏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說文作培云。培敦土田山川也。古音附讀如音陪。培附同聲。通用敦本。書作敢與音字形相涉。音讀為敢。說文音用也。讀若庸。左傳之土田陪敦。即魯頌之土田附庸。句法正同也。自音誤為敢。而後人多見敢少見音。并據已誤之左傳以改說文。而附之音讀。通部通陪。通培亦甚有知之者。又說文木部榻榻部。方木也。春秋傳曰榻榻薦幹。今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作榻。榻釋文榻步口反。與部字本音蒲口切。同是陸亦讀榻。

六九齋撰述彙

心經音校本

如部也

釋贊

荀子問一而告二。謂之贊。錢氏辛楣曰。贊即曲禮長者不及毋僂言之僂。說文無贊。有僂。訓僂互不齊也。凡字从贊者皆非一之詞。故叢木為櫟。車衡三束為轡。以羹澆飯為饋。瑑于錢氏所舉之外。得瓊訓三玉二石。贊讀若纂。一曰叢。鄭聚也。五百家為鄭諸字。是則說文从贊得聲之字。俱取義于雜。出不齊非一也。說文贊讀若纂。則贊纂同聲。而纂取算聲。算數也。數之雜出不齊非一。義尤顯。則贊纂聲義俱同也。說文纂訓似組而未夫。組亦相雜。以成文。蓋亦取義于算之為雜。故曰纂古書多



以从算之字與从哭之字通用而从算與从贊聲義尤  
 近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纂乃祖服與大雅烝民篇積  
 戎祖考句法正同乃與戎音義亦同

六九齋饌述稟

五

心距齋校本

六九齋饌述稟卷上終

嘉定陳瑒著

二十年前曾有說文引經之書成八卷說亦可存特以說文併經之書近日作者不一家誼多雷同說轉繁雜因簡為說文引經異文解五篇乙巳春闈就正 祁大司農師而許可馬命先付刊伏惟大雅閱達進而教之

說文引易異文解

說文引易祇既平作禕古者氏是通用覲禮太史是右注古文是為氏小顏漢書注亦云氏與是同說文禕之重文作祇故禕祇亦通用也京房本亦作緹與說文同

六九齋撰述彙

心經廣校本

說文併易之服牛作犗牛案春秋傳有伯服史記作伯犗後漢書義真犗乎注古文犗作服又案服與伏復音近說文紘之重文為犗特牲饋食禮備荅拜焉注古文犗備為復則服與犗古字通用故孟喜本與說文同作犗說文引易犗牛之告今作童牛之犗犗之从人則以犗子之僮僮為童奴之童古者男有臯則鉗其髮以自別故謂之童童者禿也童禿聲亦相近故山無草木曰童牛羊之無角者曰童曰童殺曰童牛則童牛之童止當作童其作僮者僮字也蓋以童禿為義非以僮釋為義也若告之為犗則犗既从牛而犗再从牛此俗字也周禮充人注以犗為桎桎之桎與許君牛觸人角著橫木

以告人之義不合其併雜而不越今作越說文越訓踰越訓度踰訓越轉展相訓文異而音義俱不異其併其

牛犗今作掣者虞翻作掣云牛角一仰一低也說文掣一角仰也又犗角一俯一仰也尔正角一俯一仰犗是

犗犗犗三字音義俱同掣音亦相近尔正粵峯掣曳也

郭注謂牽挽也義亦相因也說文無掣孟喜本亦與說

文同作犗其併履虎尾號號恐懼今履卦九四云履虎

尾想恐終吉震卦云震來虩虩恐懼今履卦九四云履虎

以恐懼意足成之併履卦兼用震卦義也其併易曰井

法也今雜卦傳曰井通也案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易記

曰井法也又廣疋初學記引風俗通後漢書竇武傳注

俱云井法也今本疑有譌脫耳其併雀然今作確者說

文無確字故確乎不可按之確當用塙字孟喜亦作雀

許君傳易孟氏故多與孟同也其併莫曠乎火今作燠

火部燠乾兒日部曠乾也則曠燠本一字也其黃下併

易夕惕若夤惕下讀若易夕惕若厲與今本竝無異文

蓋黃下止併易夕惕若三字竝無黃字後人以篆文黃

字為黃字併經必有黃字遂誤多一黃字不知說文併

經如祝字解引易兌為口以證祝字从兌省之義而所

引經竝無祝字壻字解引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以證

壻字从士之義而所引經竝無壻字庸字解引易先庚

三日以證庸字从庚之義而所引經竝無庸字則黃字

三

日

以

證

庸

字

從

庚

引易夕惕若以證夤字从夕之義而所引經句必無夤字也其偁其文斐也今作蔚者斐即蔚之異文文選慈翠紫蔚蔚彼高藻注俱云蔚文兒與斐之訓文同義其偁乘馬驢如今作屯如遭如乘馬班如馬融云遭難行不進之兒說文忝部趨也馬部駝馬載難行也則駝驢即趨趨今作遭者蓋从忝之誤爲从忝也其偁天地壹壹今作網縕本又作氤氳者聲皆相近許特用孟義不收網字其偁執升今作允者見朱震漢上易傳云施讎作執施孟同受易於碭田王孫知孟亦作執矣執允古今字其偁包允今作荒鄭康成讀爲康虞亦作荒仲翔五世傳孟氏易是孟亦作允也其偁輿脫輿今作輻

六九齋錄述集

三 心經齋校本

輻蓋今本輻之誤字也輻與輻同輻爲車下縛輻爲伏兔銜于軸所以任輿輿說其輻不得平置于軸矣若輻爲輪轆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者若輻之說則當云輪說輻不得言輿說輻左氏亦云車說其輻不誤若夫吝下偁以往吝遯下又云以往遯吝互異則以遯吝古多通如麟趾之麟本當作麇从吝而今通作麟从麇矣又若偁重門擊柝亦作檠檠柝古今字且柝下引易似非許君原本又若偁易繻有衣絮又作需今作繻有衣柝釋文云王肅音繻爲須彖傳需須也說文亦云需須也則繻需音義一也柝王陽云所以塞舟漏也說文絮做絮絮做縣廣雅絮塞也則柝字應从奴作絮爲長

但繻有之繻當依虞仲翔作繻而仍以說文證之說文繻羅衣也羅溫也羅衣所以禦寒也又案易通卦驗曰坎王冬至三四在坎既濟之四在兩坎之間固陰沍寒不可無羅衣以禦之據是則有當爲或衣當讀去聲爲衣著之義而柝當爲絲柝矣

說文引書異文解

說文引虞書曰至于岱宗崇今作柴案說文火部祭崇祭天也馬融書注亦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是燔柴以祭天謂之崇猶之類祭爲禴諦祭爲禘今三禮尔正俱从木無从示者惟焚毅修華嶽碑崇燎壇埋正與說文同作崇其偁燦火粉米今作藻火粉米蓋玉刻

六九齋錄述集

四 心經齋校本

水藻以爲飾故从玉衣飾與玉文同故亦从玉粉本从粉省則藻藻粉粉一也陸德明謂說文米作糝案說文糝訓繡文如聚細米則米當爲糝陸說不足信其偁商書祖甲返今無此文據丁度集韻引說文祖甲作祖伊則甲爲伊之譌字其偁周書我興受其退今見商書微子篇作我興受其敗敗退文異義同其偁告子顛躋今作隋案忝部趨訓忝頓也讀若顛是說文原本作趨不作顛也阜部無隋字詩朝隋周禮九日隋儀禮隋耐尔于尔皇祖均當从足作躋躋登也其偁勿以諛人今作儉馬融訓爲儉利佞人說文儉亦訓儉利於上佞人也此經義當爲儉許君从孔氏古文作諛者儉之假借字

也其僂在夏后之謂今作在後之侗說文云馬融作詞其也案禮記設同凡注同之言謂讀同為詞以同有其義也又案夏為中夏之義后為君長之義夏后之詞蓋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此義是孔氏古文真本偽孔改為在後之侗以為成王自謙侗雅非也其僂截截善諷言又作羨羨巧言兩引互異者蓋說文本孔氏古文而亦兼存伏生今文以存異本公羊引詩作諶諶善諶言何休訓諶諶為淺薄訓諶為撰國語吳人諶諶賈逵曰巧言王逸楚詞章句又引作諶諶靖言諶即羨亦即截靖諶皆撰之轉語今作截截善諷言其僂常敝今作伯伯敝古今字其僂周書攷攷無忘今周書無此文

六九齋撰述彙

五

疑即漢初壁內別出之太誓其僂乃惟孺子效今作頌而以孺子斷句頌字屬下讀為頌朕不暇彼頌同取分聲亦同取分義也其僂敗我于艱今作扞一切經音義古文戰戰捍扞四形皆同今作扞史記索隱曰扞即捍捍亦作悍其僂敗攘矯虔今作奪檀弓齊莊公襲首於奪注春秋傳杞殖華還夜入且于之隊隊奪聲相近或為兌其僂叶疑今作稽說文稽訓畱止叶訓下以問疑則稽攷之稽叶為正文稽為俗字今稽行而叶廢矣其僂商書曰貞曰劓今見周書洪範作悔孔仲任謂洪範為箕子所陳故亦僂商書說文僂彝倫攸燁及庶草繁無無有作攷皆云商書今皆見洪範其例也易卦以上

為外卦卦下為內卦貞卦之言晦晦終也卦終于上猶月終于晦卦悔則字之俗也其僂武王惟暗訓明為低目視益即視不上裕不下帶之義見武王之尊禮賢臣今作冒以為冒布者偽孔淆之也其僂布重莫席今作敷重篋席布之為敷猶僂詩布政優優之今作敷政也說文本云莫與蔑同蔑為篋篋字不見于古惟三國志諸葛恪傳有篋束其腰始見篋字而正義據鄭康成有析竹次青之說竟以為从竹作篋其僂平艷東作今作秩者開元時所改也其僂敷丹牒今作塗乃塗之俗字敷則涂之古文也其僂峙乃饑糧今作糗糧說文糗乾也糧穀也糗熬米麥也則糗糗為乾糧餉遠宜

六九齋撰述彙

六

乾食大雅迺裹饑糧正謂攜以遠行小雅乾饑以愆則饑饉與糗糧義正兩通說文無糗玉篇糧糧也論語在陳絕糧鄭本作糗糧糧本一字其僂尙書曰圍圍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今作驛案廣韻圍下引商書曰圍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則今本說文脫一者字尙書疑是商書之誤蓋許君僂書曰圍二字斷句而以尙書家說圍者升雲半有半無之義足成之其僂西柏戡戡又作戡黎今作戡黎戡戡黎黎古今字說文皆作戡戡校書或有改易故互異也其僂稭三百有六旬今作期衛包所改也禾一年一熟从禾與季同意其僂窳三苗今作窳案說文窳匿也自匿曰窳七亂切納之穴中閉塞之曰

數羅最切音義全別孟子作殺史記作遷莊子作投玉  
篇廣韵俱收樂字云放也卽左傳蔡蔡叔之蔡說文樂  
散也散與放義合則孟子殺字是古樂字之省而說文  
竅疑卽蔡樂音近之俗字其備泉咎絲今作暨皋陶泉  
乃暨之古文也禹貢蠙珠暨魚史漢作泉朔南暨漢書  
亦作泉咎絲亦皋陶之古文今諸書俱作皋陶惟書大  
傳及離騷作咎絲與說文同其備鸞類于上帝今作肆  
古今字也其備尙桓桓今作桓桓桓乃桓之假借三體  
石經以桓爲古文許所引蓋真古文也其備焯見三有  
俊心今作灼說文灼灸也與焯見義別而觀禮匹馬卓  
上注卓猶灼也魯峻碑喚矣灼與遼遼倒樂協韵是  
灼有卓音故焯灼相假借也其備剛而蹇今作蹇蹇爲  
本字蹇爲別出字其備今女鐙鐙今作聒聒隸古定本  
作聒聒爲鉛之古文聒乃聒之省文耳其備周書來就  
蹇蹇今無此文疑卽秦誓未就于忌文左傳蹇閒王室  
釋文蹇音忌則忌蹇同字隸古定本作忝其備禹貢達  
于荷今作河衛包所改也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荷澤之  
支流故說文曰荷澤水者也湖陵在今魚臺縣之東南  
安得有河此荷之必不可改爲河也其備無有作敢今  
作好音近相借也周伯琦以好爲敢之重文非也其備  
至于娒婦今作屬婦本小尔雅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  
之說也廣正傷詢也廣韵引崔子玉清河王誄惠于娒

娒婦是妊身婦是無夫義與說文同其備顛木之有粵  
獻又作粵枿而爲之解云古文言由枿案古文言者言  
由爲粵之古文枿爲櫛之古文耳木部櫛之重文爲櫛  
又爲𣎵又爲枿而獨不及枿字則以粵字解中有古文  
言粵枿句已言枿爲櫛之古文如併爲古文訓也爲古  
文粵手爲古文𣎵出爲古文旅俱于解字中見之不復  
於本文之下列重文也其備鳥獸雉髦又作𦏧毛𦏧爲  
辭之重文从𦏧𦏧讀若雉雉取佳聲與雉取隼聲聲同  
故義亦同也

說文引詩異文解

說文備詩巨業維樅今作虞說文虞之重文爲錄又爲  
虞从康之字與从巨同荀子性惡篇是豈鉅知見侮之  
爲不辱哉楊倞注鉅與遽同其備隸天之未陰雨今作  
遽隸本訓及部首隸及也走部逮唐逮及也又部及逮  
也轉相爲訓音義俱同又及之古文爲逮字形亦與逮  
相近其備國步斯曠今作頻大雅不云自頻箋云頻當  
作濱漢書集注頻或作賓易頻與虞翻云頻類也莊子  
曰深曠感頰天運篇釋文引通俗文云感頰曰曠孟子  
亦有頰感之文作頰其備匪駮匪薦今作匪鷄匪鷄鷄  
則今本用省文而薦則說文之鷄字說文鳥部本有鷄  
字與鷄字相次解引詩匪鷄匪鷄乃自轉寫脫去鷄篆  
遂以引詩句竄入鷄字解誤作匪鷄不知鷄爲五各切

焉為與專切諧聲之必不可通者大徐以从苜為非聲而不知說文之自有焉字也焉字本从鳥戈聲說文戈聲之字多有讀入元部者如閔取戈聲而讀若縣茂取戈聲而讀若環其例也則焉取戈聲而讀與專切又何疑乎焉之為字从戈如止戈為武之武省一筆為焉增之又為戴左傳鼓子戴鞅皆隸書之遷轉而從無以焉為焉者其偁膾弁如星今作會周禮會五采注故書會本作膾鄭司農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廣韻膾五采束髮也則膾即會或作誓又作瓊皆不見于說文其偁解解角弓今作解俗字也說文瑋赤剛土也此周禮瑋剛用牛之瑋注故書瑋為挈挈蓋瑋之譌角弓

六九齋撰述彙

九  
心經新校本

之解本从角从瑋省今經典解剛用牛解解角弓解旄解旄解壯俱作解解行而解瑋俱廢遂以解字為从辛得聲而不知其字之不載於許書也大徐於馬部新州解字亦非其偁義義舞我今作坎坎古今字也說文義解也尔正坎坎喜也絲喜也音義皆同其偁我刃酌彼金疊今作姑傳云且也說文以市買多得為刃廣韻刃多債利也則刃義為多又為市買與酤賣之酤从古者義亦相近故刃與姑亦通而義全別其偁莞莞在亥今作嬛嬛在亥古人讀營如環韓非自營為私說文引作自環為私是也韓詩又作惇惇惇从恂古人讀旬如復讀復如營讀營如旋故于嗟洵兮韓作復說文瓊之重

文為璇鄭風子之選今韓作璇漢書作營蓋从旬从環从旋从煒省之字文異而音義不異也其偁毳衣如毳今作瑞說文毳訓以毛為縹色如蘼蘼禾之赤苗也瑞訓玉經色也又有楠字訓松心木又朱字訓赤心木松柏屬則楠之松心亦赤心矣是瑞楠蘼諸字音義俱同也其偁召伯所廢今作芟字之假借也說文芟訓舍芟訓草根周禮仲夏教芟舍注芟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濼正義曰以草釋芟以止釋舍今毛傳云芟草舍也草字似非毛公本義箋申之云止舍甘棠之下是毛鄭俱以芟草為舍舍之假借其偁並驅從兩研今作肩傳曰豕三歲獻研于公傳亦云三歲為研是毛公亦

六九齋撰述彙

十  
心經新校本

研肩互用也說文研亦訓三歲豕肩相及則研之音肩義存乎聲矣其偁我馬維驕今作駒駒驕聲近古讀驕如駒非竟以駒代驕也猶偁四牡駉駉今無此文駉駉蓋即駒駒之異文而駒又與驕聲近故駒駒釋文又以爲說文作驕驕也其偁莘莘征夫今作駉駉韓詩作莘許君此字蓋用韓義案說文本無莘字而手部執字解讀若莘豈許本有莘字而傳寫漏落乎然以說文全書攷之姚殷諸侯則大雅續女維莘之莘許以姚字當之佚行兒則駉駉征夫之駉當从人先聲而不必作莘也駉馬眾多兒則蝻斯說說之說从馬為正字从言為假俗說致言也偁詩說說說兮與毛傳眾多之訓不合猶姓

姓其鹿傳亦訓眾多姓誥皆駢之假借也其偁載戴大猷今作秩秩說文又有趨字讀若詩威儀秩秩毛詩胡迭而微韓詩作載皆秩載通用之證尙書平秩史記作便程廣雅秩程也是从失从呈之字本互通也其稱怒如朝飢今作訓傳云調朝也調取周聲朝取舟聲聲近義通毛本作調許君以意說詩耳其偁澗與洧今作溱澗為正文溱為假借烝徒增增傳云眾也尔疋同室家溱溱傳亦云眾也蓋澗為正音溱為轉音音相轉而字亦相假矣

說文引春秋傳異文解

說文偁春秋傳之牝犛今作凉涼注家謂衣之凉雜有

六九齋讀述彙

心聲讀校本

涼薄之意案牛之雜色者不中為犧牲衣之不純者不得為太子若以凉為涼義無所取古文省少俗凉為犛耳小尔疋雜言曰噉管子小匡篇注雜處則其言噉凉本訓雜而周禮水漿醴凉注凉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是凉亦為雜也其偁輔建今作躒俗字也說文讀若往往不破字趨讀若趨亦其一也其偁哲讀今作憤杜注齒相值與說文齧字同訓說文嬭齊也與相值義合是

辭其偁音人或以廣墜楚人昇之黃灑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杜林以為麒麟字今作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左傳碁字凡四見此處碁字或說文古本作其讀渠記切故杜林以為麒麟字說文引詩縞衣縹巾今作綦巾是昇即其也其偁六鵠退飛今作鷓俗字也杜預訓為水鳥玉篇廣韻俱訓鴨為水鳥徐氏於鳥部新附鴨字是鴨即鵠也然鵠當是水鳥之大名故孟子亦呼鷖為鵠其偁澤之目節今無此文蓋即昭二十年傳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文也說文御之重文為鮫左傳用重文鮫鮫與鮫形相涉遂誤鮫為鮫而說文又譌舟為目亦形相涉也其偁鄭太子習今作忽忽習古今字故八士之仲忽人表亦作習其偁山木不槎今三傳俱無此文案宋本說文作山不槎無木字則此句當是引國語山不槎槩也說文槩即槩之重文又為不與木篆形相涉故槩譌為木又倒字耳其偁長儼者相之今作鬣杜注長須也說文鬣亦訓毛鬣儼則訓長壯儼儼玉篇廣韻皆同訓蓋取長壯者相之以示威猛若長須於義無取杜氏望文為訓非也其偁有空禡今無此文案說文禡訓短衣而禡訓祇禡祇訓祇禡短衣廣韻禡音貂釋名貂貂也說文鳴讀若雕是从鳥得聲之字與久周从召得聲之字可互通也則空禡當即公子禡公子禡為空耳史記魯人立禡徐廣曰一作禡或曰空禡

六九齋讀述彙

心聲讀校本



當卽季公鳥之異文其傅鄭公孫礮字子石今作段省  
文也案礮或从金詩取厲取礮傳云石也說文礮小冶  
也義亦不異而从石之礮則訓厲石礮破段三字音義  
皆同玉篇礮都亂切礮石也礮下加切礮礮高下也礮  
礮並收兩字兩音甚分明惟九經字樣有礮字云音震  
見春秋是誤礮礮之礮爲厲礮之礮矣而徐氏讀說文  
之礮爲乎加切則又承唐元度之誤也其傅生敖及禋  
今作澆澆敖音相近師讀各異也其傅猘犬入華臣氏  
之門今作瘳說文瘳訓小兒瘳瘳病入徐以爲說文無  
瘳當是从心从契省則瘳卽說文之瘳玉篇瘳與說文  
同訓又訓癡則與說文猘訓狂犬之義相因故相俗也

六九齋撰述彙

心苑齋校本

其傅秦公子取者其耳下垂三傳並無其人蓋鄭公孫  
輒之譌也其傅攢瀆鬼神今作貫說文遺習也攢習也  
而左傳射御貫杜注國語晝而講貫章注孟子我不貫  
與小人乘趙注俱云貫習也則攢貫遺三字互通其傅  
扞子辱矣今作隕云員本同字扞訓有所失隕之言損  
損亦失也會子立事篇云戰戰惟恐失損之損與隕同  
从員也其傅女擊不過業栗今擊从貝作贊業从秦作  
榛今儀禮士冠士昏篇皆从手作擊張淳所改也士相  
見篇从貝作贊改之未盡也其實說文擊亦俗字執从  
凡卽手也古擊字止作執若業榛之不別其誤始于陸  
元明說文榛小也一曰莛也業果實如小栗是業榛明

係兩字兩義而陸氏于鳴鳩釋文云榛木名也字林云  
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又  
于曲禮釋文亦云榛木名字林云木叢也古木又作亲  
云似梓實如小栗案曰枕本以榛訓木叢生亲訓小栗  
與說文同陸氏誤仍爲一字蓋陸於詩釋文止當引木  
叢生之訓禮釋文止當引梓實如小栗之訓是詩當作  
榛而曲禮及春秋傳俱借榛爲亲也玉篇榛亲兩訓分  
別與說文同而又于業下重文作榛則恐唐以後人所  
竄入也九經字樣亦以榛業爲一字陸元恪疏榛有兩  
種其一種大小皮葉如栗亦以榛爲亲

說文引禮異文解

六九齋撰述彙

心苑齋校本

說文示部祠春祭日祠品物少多文詞也祠不用犧牲  
用圭璧及皮幣不傅經而祠不用三語今見小戴記月  
令篇說文艸部雜字解傅明堂月令蓋蔡邕以月令爲  
周公所作不宜與雜書紀錄並行旁貫互注撰爲章句  
而後漢書本傳不之及隋志載有十二卷唐志亦不著  
錄則其書久佚矣今小戴記月令乃呂覽十二紀之一  
鄭注又多引今月令以相證正義謂不入禮記者爲今  
月令則呂覽是也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引用亦不盡  
合案漢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  
外若禮記之四十九篇小戴傳之劉向錄之鄭君注之  
其別出于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所傅明

堂月令蓋卽鄭君所謂今月令也今小戴月令祠不用犧牲之祠作祀大雅生民篇傳以太牢祠於高禘釋文祠本作祀亦以祠爲祀也芻地黃也禮曰鉞毛牛養芻芻豕薇今見儀禮公食大夫禮之記故宋本說文作禮記不作禮曰今儀禮芻作苦注苦苦茶也今文苦爲芻則苦芻音近相借而其義則當作苦苦茶可以入羹芻爲地黃不得以之毛羹也其於鶉字解僂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鶉今三禮無此文惟逸周書有知天文者冠述述與鶉同聲又案續漢書輿服志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紵是三禮本有此文今逸之耳其於鶉字解云古者鶉鶉不踰沛不僂經今見攷工記作鶉鶉不踰濟釋又鶉徐劉音權公羊同左傳作鶉說文明讀若拍又讀若良士翟翟則从句从翟一也又云沛沅也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不得以沛爲濟也其於鶉字解僂明堂月令曰掩骼薶骹骹之重文爲鶉今小戴記月令僂用重文薶作埋其僂周禮六鼓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皐鼓音鼓皆兩面今見地官八面六面之說見注蓋經師之說非經文也其僂禮記有監醢今儀禮少牢饋食禮周禮醢人俱作醢从酉不从肉說文無从酉之監其僂周禮曰任郇地今作稍注云故書作削皆郇之假借也其僂周禮曰率都建旗今作師師蓋帥之通字率與帥亦通用其僂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

六九齋饌述彙

五

九經補校本

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今見儀禮聘禮記作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以下與說文同案此文俱言器量之事斤字或是斗之誤然下次秬字云百二十斤則二百四十斤恰是兩秬之重其僂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寢之吉凶一日正寢一日哭寢三日四寢四曰寤寢五日喜寢六曰懼寢今寢俱作夢哭作噩

六九齋饌述彙

六

九經補校本

六九齋饌述彙卷中終

嘉定陳 琢

錢少詹事云說文有舉一反三之例有連上篆文句讀之例嘗本其說作羣經屬句舉例如詩之終善且有終和且平而知眾釋且狂之眾當為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而知自土沮漆之沮當為徂春秋傳此之謂甚矣桃之謂甚矣一之謂甚登之謂甚知書各有例在好學深思克舉其例耳因作說文舉例

說文有舉一反三之例如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二至不言音笙正月之音管十二月之音而餘月不言音霸水音也而宮商徵角不言鹹北方味也而酸苦辛

六九齋餞述彙

心矩齋校本

甘不言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而黑不言北方黃地之色也而玄不言天之色龍鱗蟲之長而毛羽介蟲之長不言之類

說文有連上篆文為句之例如味爽且明也肸饗布也湫隘下也豚嘉善肉也燧燧候表也詁訓故言也賴癡不聰明也參商星也離黃倉庚也舊周燕也險阻難也之類

說文有讀若之字即取本字之例如彙讀若春麥為彙之彙旌讀若旌破之旌之類大徐疑讀若必異字而改旌為抵失其指矣不知漢人此例最多如周禮鄭注冥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儀禮鄭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淮

南高注連讀如蓮芋魚之蓮此類不可枚舉也手部扠讀若告言不正曰扠疋部繼讀若春秋傳曰輔繼

說文有解字中存古文而不列重文之例如𠂔為古文魯𠂔為古文貴𠂔為古文垂併為古文訓由為古文畧枅為古文櫛之類

說文有以形為聲之例如𠂔从口从后后亦聲而不入口部入后部僕从人从業業亦聲而不入人部入業部之類

說文併經有前後互異之例如𠂔易以往吝又作遴為的類又作駒書鳥獸群髦又作𠂔毛方鳩倂功又作𠂔逖孱功詩桃之夭夭又作媧媧江之永矣又作𠂔春秋

六九齋餞述彙

心矩齋校本

傳忼歲而漱日又作𠂔歲而惕日論語色字如也又作色艱如也之類

說文有讀若之字或取轉聲之例如楛胥聲而讀若莖韃蚩聲而讀若通稗半聲而讀若普鈔少聲而讀若𠂔听斤聲而讀若希鮮聲而讀若斯震眞聲而讀若資殷嬰聲而讀若牽翰弁聲而讀若鷹擊執聲而讀若晉棚朋聲而讀若陪之類

說文併經有不顯著書名之例如詞之計矣不云詩水日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為祇不云春秋傳足踐如也不云論語成間廣八尺濊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之類說文併經有以經文證字而所併經並無其字之例如

下俯易夕揚若資以證夤字从夕而經文無夤字祝  
下俯易兌爲口以證祝从兌奮而經文無祝字墻下俯  
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以證墻从土而經文無墻字庸  
下俯易先庚三日以證庸从庚之義而經文無庸字之  
類

說文俯經有取經師說之例如相下俯地可觀者莫可  
觀于木亦俯易香下俯黍稷馨香亦俯春秋傳之類

說文俯經有與今本不同之例如俯易其牛暫今作擊  
俯書卍疑今作稽俯詩滄與滄今作溱俯春秋傳岳北  
今作聶俯周禮以興勸利萌今作吐之類

六九齋撰述彙

三 心經齋校本

卽跛能履卽卽書之方鳩禰卽類于上帝規卽詩之左  
右芼之芼卽維錡及釜僞卽春秋傳克段于鄆卽卽  
而相見寤卽禮之羣居五人休卽畏厭溺娛卽周禮之  
女奚美卽匪頒擡卽儀禮之厭介酌卽卽尸眇卽論語  
之鮮矣仁憊卽卽郁受卽卽孟子之餓莘煙卽隱几淑卽  
尔疋之倅坊卽大防謂之墳之類  
說文分部有兼形聲會意之例如句字不當立部以拘  
入手部筍入竹部鉤入金部夫以拘筍鉤分入手部竹  
部金部則从手句聲从竹句聲从金句聲於六書爲形  
聲今立句部以列諸字則以形聲兼會意以是例之則  
緘不入糸部而立發部以隸之莫不入日部葬不入犬

部而立井部以隸之皆以六書之兼二書也此說文之  
微悞也

說文分部有非某之屬雖从某而分歸諸部之例如宋  
字旣立部矣而宋所收者止鼻案率率率五文而棟迷  
牒那棟棟棟棟棟棟諸字不入宋部則以諸字之以宋  
得聲不以宋爲形也若宋部之五文則以宋爲形不以  
宋爲聲也此又分部以形不以聲之微悞也形者母聲  
者子也

六九齋撰述彙

四 心經齋校本

說文分部有不以省文之例如熒本从焱省日聲而熒  
之一字又从熒省也从焱之字甚夥如熒營熒熒營營  
榮榮榮之類說文不以焱字立部則以从焱之省省其  
聲非省其形也此亦分部以形不以聲之意也  
說文有兩部並收文異義同之例如足部跣部蹠部並  
訓僵尸部屏广部屏並訓蔽言部託人部佞並訓寄又  
獨與亂之並訓治惕與懔之並訓放訢訓喜欣訓笑喜  
之類  
說文有用緯書說之例如天顛也帝諦也日實也月闕  
也山宣也赫之言微也之類又樂字下引禮天子樹松  
諸侯柏大夫樂士楊亦卽禮含文嘉之文白虎通引作  
春秋含文嘉  
說文本有之字而世俗借爲他用者如扮拓梭俺之類  
說文本有之字與今俗字俗音義不異者如筵簪黜樅

之類

說文解字中所有字不見於正文者如澗鳴華覲吼倡  
權繳之類

說文有誤僻經文者如引詩不猴不未當為尔疋相時  
愚民當為書之類

說文分部有有母無子之例如久部王部寅部之類

說文有字各有義之例如鑄樂之諧也諧言之諧也蘇  
樂之和也和味之和也柔木曲直也銖鑊之柔也鞣革  
之柔也豚肉之柔也之類

伐戌音義

公羊傳伐者為客伐者為主何休曰伐人者為客讀伐

六九齋餽述彙

五

心經齋校本

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

錢少詹事曰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

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者多矣此伐字之音有平

有入也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注諸侯之于國如樹木

之有本根是以言伐云賈公彥引月令毋伐大樹孔子

曰伐一木以證之是伐以伐木為正義而征伐為借義

也吳氏容槎先生曰伐字從發得聲凡征伐之事必發

兵故曰發後又制會意字从人从戈以為征伐義古書

伐發通用也以其从人从戈故又借為伐木字其實伐

木用斧斤不用戈也則伐當以征伐為正義伐木為借

義此伐字之義有正有借也璩又案伐字與戌字同文

說文戌入戈部訓守邊也从人持戈伐入人部訓擊也

亦曰从人持戈是成伐兩字不分矣竊謂成下从人持

戈當為从人荷戈之譌檜風何戈與被其證也成字之

形从人在戈下象人荷戈之形伐字之形人在戈旁象

人持戈之形觀於成與伐兩文字之形知同是从人从

戈其所以分別為兩字者在此蓋成之用戈緩止須荷

戈以守之伐之用戈急必須手持戈以擊之細釋成訓

守邊伐訓擊之義而知用戈之有緩急荷戈持戈之字

形亦微別不然何以別兩字乎若小戎蒙伐有苑之伐

則厥字之假借也

五十音義

六九齋餽述彙

六

心經齋校本

說文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作又

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案

五之古文與十之篆文皆象形也本一字而指為二字

也而璩以為此二文者象形兼指事也何以言之蓋古

之記數之字一二三三皆積畫至於五則不復能積畫

以相加矣乃變為一縱一橫交午之形因而指其事於

縱橫交午之邪者謂之五縱橫交午之正者謂之十蓋

縱橫交午為象形而分交午之形為邪正以成五十字

則指事也然則交午之形何以邪者為五而正者為十

乎曰此陰陽奇偶之義也五者天數也天體圓邪其交

午之形以象天之左旋十者地數也地體方乃正其交

午之形以象地之四平故五之古文象四維而十之象  
文象四正即五與十之字形觀之而四維四正畢具非  
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制字之義哉

### 十六兩爲斤

吾鄉錢溉亭先生塘之言曰數以十成而權衡獨取於  
十六者方圓之理也陽湖董方立孝廉祐誠駁之曰舍  
實理而求空言斯亦算學家之遁辭矣珠案錢氏之說  
蓋即張邱建算經今有方一尺之泥欲爲徑寸之丸法  
當以十六乘而九除之義也然十六乘而九除之法本  
不密當以廿一乘而十一除之則以十六爲權衡之率  
者本非是而董君亦未言權衡之率取於十六之義珠

六九齋韻述彙

七

小經齋校本

案權衡之取於十六者蓋與銖兩爲求等法也古者十  
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今以十六與  
十二求等則等爲四以十六與二十四求等則等爲八  
蓋十六之數與銖兩各有等故遂以十六兩爲斤漢志  
曰十六者四時乘四方之數案此爲第二義蓋既定十  
六兩爲斤之後而以四時乘四方求之其第一義則由  
銖兩求等得十六爲兩數各有等乃以十六爲定率而  
爲斤也然則斤字義又何在曰此取于金字之聲相近  
也孫子算經曰黃金方寸重十六兩古者五金並稱爲  
金而惟黃金之品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故借其聲近  
之字以爲權衡之率又方寸之金適重十六兩與銖兩

之求等十六數適相當遂定爲十六兩爲斤漢志又曰  
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則斤本取金之  
聲近又取於斤明之義也周頌斤斤其明尔正明明斤  
斤察也皆其證也又銖及半銖爲錙八銖爲鍾與鍤鈞  
鈞凡權衡之義多从金則斤之取黃金方寸重十六兩  
爲義而兼取金之聲近斤信矣

### 春王正月解

春秋於魯隱公之元年書春王正月正義引公羊說云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  
教之始并公即位爲一國之始合爲五始案漢書載劉  
歆三統術以說春秋則解春秋之春王正月者當以三

六九齋韻述彙

八

小經齋校本

統術求之春秋魯隱公元年實爲周平王之四十九年  
是歲也距算上元積年十四萬二千五百有九積終八  
十二歲餘八百十三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一萬七千  
八百八十五以百四十四除之得八百十八爲積次不  
盈積次者九十三是爲次餘以十二除積次得六十八  
餘數二是爲定次起星紀算外得豕韋又以六十除積  
次得十三算外餘數三十八起丙子算外太歲當在甲  
寅而今日己未者東漢以後廢超辰法不用故也距統  
首積年九百二十一以章月乘之以章閏除之積月一  
萬一千三百九十一以章月乘之以章閏除之積月一  
除之積日三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六小餘六大餘二

十六距統首甲申入算則正月實爲庚戌朔而杜預長曆以爲辛巳朔者誤元起丙子之根也卽以四分術推之元餘九百有二卽積年也乘以章月除以章閏得積月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又以周天分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之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積日三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六大餘四十六從元首甲子入算正月亦爲庚戌朔以是知杜氏長曆之不足信也又三統術以策餘八千八十乘入統積年得七百四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分如統法而一得積日四千八百三十五策小餘六百十五大餘三十五知冬至爲正月十日己未則正月者乃天正建子之月王正月者周正建子當王之義也春王正月者春爲四氣之始天正以兼人正也

六九齋解述彙

九 心矩齋校本

聲音

有文字斯有聲音有聲音斯有訓詁古文字少往往以聲音之相近者假借通用嘗取錢少詹事之說而彙爲一篇凡聲音之相近而相借通用見於經史者以天事言之如闕逢之爲焉逢旃蒙之爲端蒙疆圉之爲疆梧著雍之爲祝犁縣默之爲橫又單闕之爲置安大荒落之爲大芒駱協洽之爲汁洽作噩之爲作詒烈風之爲厲風甘露之爲膏露味之爲注字之爲莠以地理言之如福陽之爲傅陽又爲偃陽厥貉之爲屈貉厥愁之爲屈銀而闕黨亦作厥黨計斤之爲計基又爲介根陵水

之爲栗水包來之爲浮來時來之爲祁黎曲池之爲歐蛇岳北之爲羣北首戴之爲首止無婁之爲牟婁醉李之爲橋李離枝之爲令支莘瀆之爲生實又爲笙瀆息慎之爲肅慎鮮支之爲析支又爲賜支茅戎之爲買戎以人名言之則如庖犧包犧伏犧處義也厲山連山烈山列山也伯翳柏翳伯翳伯益也逢門蓬門蓬蒙逢蒙也伯宗之爲伯尊佞夫之爲年夫隱如之爲意如欣時之爲喜時罕虎之爲軒虎買朱鉏之爲密州士彭之爲士魴祝吁之爲州吁西乞術之爲西乞遂狐射姑之爲狐夜姑先蔑之爲先味泄柳之爲世柳更羸之爲甘蠅以物類言之則如稻之爲稌麥之爲牟蓮之爲荅萍之爲藻巴苴爲搏且又爲巴蕉茨之爲薺扶蘇之爲扶胥香戎之爲香柔離畱之爲栗畱燕之爲馭鳳之爲鵬蜩之爲螳蠅之爲羊鯉之爲鯁鱈之爲鰕歸若夫方言之各固則如得之爲登火之爲燬殷之爲衣豫之爲踊齊人語也牢之爲雷乳之爲穀橋之爲圮承之爲懲楚人語也秦人以搖爲猶魯人以居爲姬陳宋間以桓爲和江淮間以何爲韓吳人以善稍爲伊緩狄人以貢泉爲失台皆方音也又如古無輕唇音故匪讀如頒方讀如宥副讀如劈封讀如窆若邦勿讀如沒敷讀如布繁讀如盤文讀如門扶服讀如匍匐則輕重唇之別也又有以音近而通用者如羌之爲慶弟之爲地眉之爲麋

六九齋解述彙

十 心矩齋校本



急之爲革戟之爲棘育之爲荒闌之爲契倫之爲輪僂  
之爲離甫之爲父皆音近也今人所爲疊韻也又有以  
聲轉而通用者如翦之爲盡繼之爲奏振之爲祇革之  
爲更退之爲妥箭之爲晉臨之爲隆箕之爲荻菑之爲  
側簪之爲宗皆聲轉也今人所爲雙聲也又如牆曰惠  
牆戾曰伊戾來曰時邾吳曰句吳越曰於越此發聲也  
又如旒爲成然乘爲壽夢儀爲奚斯樂爲頭曼薺爲疾  
藜藜爲茅蒐此合聲也又如象也者象也蒙者蒙也比  
者比也剝者剝也大章章之也樂者樂也仁者仁此音  
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齊之爲言齊也徹者  
徹也則以義釋名也又如乾健也與入也萃者聚也仁  
者人也義者宜也政者正也則以聲釋名也皆羣經自  
爲訓詁以發其聲音者也

說文

先儒訓釋偶疎而後人能據諸家傳注以正之實事求  
是先儒可作定當把臂許爲諍友而決不爲梁武之護  
前也即以說文言之芡地黃引禮鉞芡牛藿羊芡豕薇  
案禮見公食大夫記作羊苦注曰苦苦茶也今文苦爲  
芡又特牲饋食記鉶芡用苦若薇注亦曰苦苦茶也今  
文苦作芡蓋古人以苦菜入羹苦與芡字可通用故今  
文作芡是字則用芡而義仍用苦爲苦菜也今許君於  
芡訓地黃下引禮是直以地黃入羹矣古無以地黃入

羹者尔正翼地黃古以爲菜鉶羹用之此羅願承許君  
之誤也

榮桐木也桐榮也此轉注字許直以榮爲梧桐矣尔正  
榮桐木與說文同而上下文灌木叢木癩木迺木棧木  
干木一例皆泛言木之形狀非實指一木案桐木之桐  
與童通童木小木也淮南兵略訓曰夫以巨斧擊桐薪  
巨斧斧之大者桐薪薪之小者此桐木義當爲小木之  
明證也又以說文證說文榮絕小水也營小聲也營小  
瓜也諸字皆从榮省聲榮亦从榮省聲榮爲桐木即榮  
爲小木矣以知桐木之當爲童木而非梧桐也郭璞尔  
正注云即梧桐此郭璞承許君之誤也

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畱謂健爲鬻重文作餽案鬻爲借  
字葦爲正文毛詩其葦維何惟筍及蒲周官醢人加豆  
之實淡蒲筍菹則葦爲豆實而非鼎實明矣但字借葦  
作鬻古人謂鬻爲鬻許君既云陳畱謂健爲鬻易鼎折  
足覆公餗馬融曰餗健也左傳正考父之鼎銘餗於是  
鬻於是則鬻本盛于鼎故字从鬻鬻鼎屬則許君鼎實  
陳畱謂健爲鬻之說得之特不當箸惟葦及蒲四字以  
致豆實之混于鼎實也竊意此注當云豆實惟葦及蒲  
一曰鼎實陳畱謂健爲鬻俾學者知鬻有兩義第一義  
爲葦之假借第二義爲鬻之假借則與全書之義例合  
矣

若夫火部之燹燹既从火而燹又从火肉部之脊膂脊既从肉而膂又从肉手部之擊从手从執擊从手从珙執與珙皆从手而又隸于手部掖即臂炙字炙象兩腋之形說文不收腋而收掖又山部收嶧陽孤桐之嶧止當作釋此說文俗字之可議者也

又若鳥部之誤寫作鷩而鷩字之脫漏可知鼎部之并鼎鼎為一字而鼎字之脫漏可知石部之礫礫致譌艸部之莖莖譌增藥治病草證以玉篇知當為治病艸之總名火部焄火光也證以類篇知焄為火不光也金部銖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證以戴侗六書故知當為十一銖又如竹部籒下之引春秋傳之目

六九齋饌述彙

心矩齋校本

籒今春秋作舟絞蓋左傳則譌為絞而說文則譌舟為目也土部培培敦土田也培敦即附庸也培即附之重辱而敦則膏之壞字也膏讀若庸凡此皆轉寫移易之失而非許氏原本如此也

釋量

攷工記臬氏為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案圓內容方之對角斜弦即圓徑也率以方五斜七則量之圓其外者其徑為尺有四寸矣以徑求周則量之周於舊率為四尺二寸於密率為四尺三寸九分有奇若求量積不必以圓周求之當以方尺淺尺者積千寸率之特千寸之積不足六斗四升也何言乎其實一鬴

乎蓋鬴之為言斧也斧之形背廣而刃狹鬴名取義于斧其器則底弁而口侈方尺者其底面漸侈而至于口則不至方尺矣然則上方之微侈者亦可以算測之乎曰此當以方亭之法求之上方蓋尺四寸五分也自乘得二千一百寸有二寸五分又以下方之尺自乘得數相井又以高乘之乃如方亭之法三而一得一千有三十三寸之積乃以斛率之一六二除之適得六斗四升稍不足也不然置千寸之積而以斛率三等求之皆不合一鬴之實夫斛率有二千七百寸者矣則量實止三斗七升也斛率有千六百二十寸者矣則量實止六斗一升九也斛率有二千五百寸者矣則量實四斗也皆

六九齋饌述彙

心矩齋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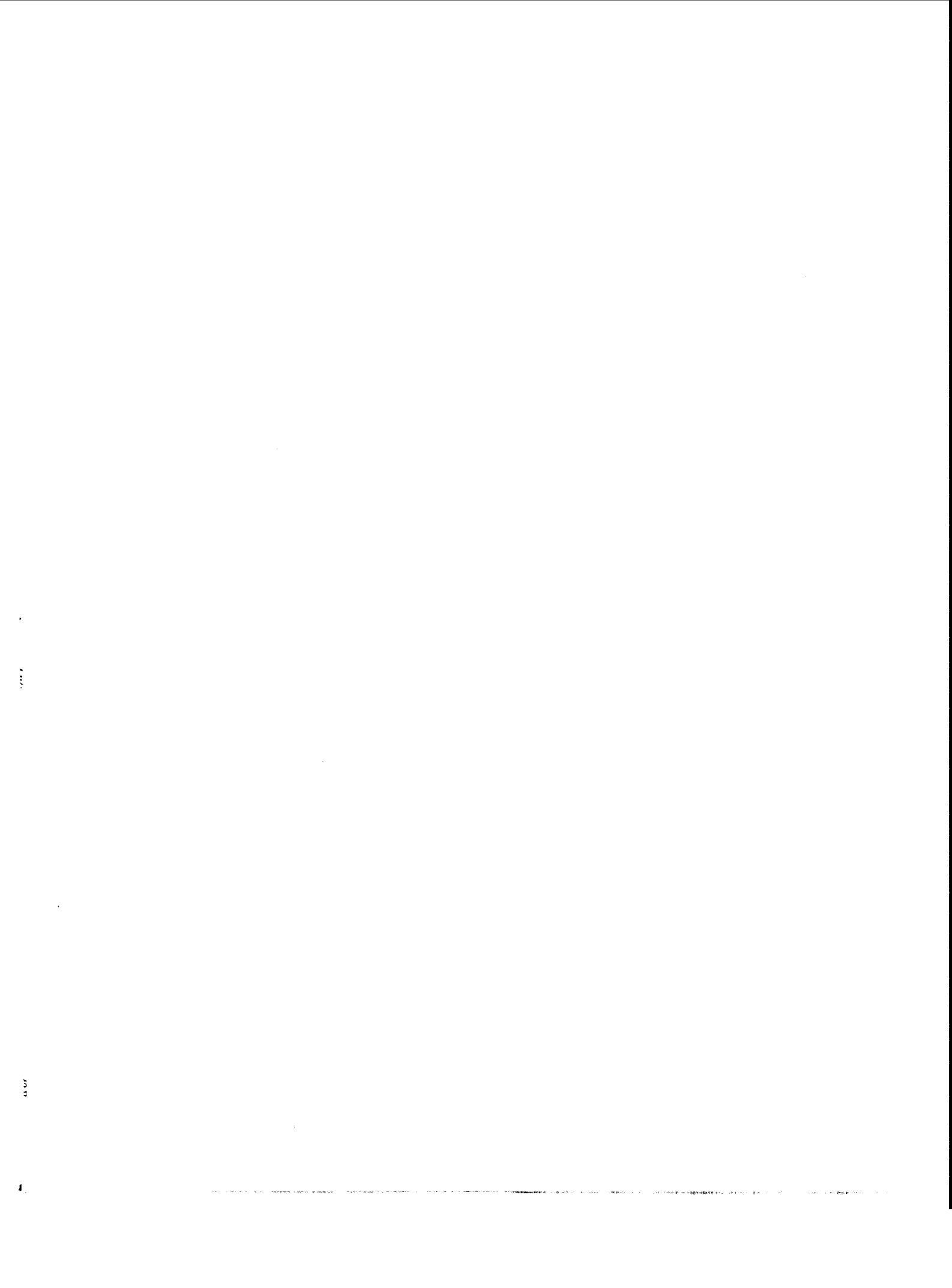
不合於六斗四升之為鬴也

左氏定八年傳顏高之弓六鈞正義曰以五量五權之說推之合重一兩升重十兩斗重百兩斛重千兩六鈞合為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然則六斗四升之量重六百四十兩如十六而一得四十斤以三十斤為鈞率之得重一斤又三之一

六九齋饌述彙卷下終

儆

記



警記

王德柔云遇見警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歎興彌  
深余三時學暇每有所得輒舐筆以備遺忘短書  
瑣語積久遂多刪存爲警記七卷或免誚於心聾  
庶不企乎耳食非敢傳之好事祇可自怡他日卽  
以供覆瓿所弗計也戊午三月穀雨後二日

卷一 經九十四條

卷二 經一百條 檀弓剩義十八條 說文稱經  
附證十五條

卷三 史百八十八條

卷四 史一百七條

警記目

卷五 子八十五條 列女傳補勘二百十九條

卷六 詩文八十四條

卷七 雜事九十六條 日本碎語十六條

錢唐 梁玉繩

孔仲達易正義序業資九聖時歷三古依繫辭犧農黃  
帝堯舜為五加文王周公孔子為八其一似宜屬禹或  
據魏渣于俊說數燧皇為九然高貴鄉公已折其妄魏見  
志或謂夏有連山殷有歸藏指義農黃帝堯舜夏殷文  
王孔子為九不數周公者父以統子漢藝文志云人更  
三聖是已但正義論以連山歸藏為神農黃帝之易不  
取夏殷則夏殷又不在仲達所稱九聖中矣隋書經籍  
志曰易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別有二十篇自初起至  
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志禹敘九疇自當數

禹

歐陽公傳易圖序因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干  
里今易所無遂疑易非完書案經解漢儒所集非真孔  
子之言而凡書引易為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云易家  
之別記豈得遽斷其非完書王觀國學林亦云古之以  
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為之傳記宗其學者皆以易曰  
稱之大戴禮記禮察篇引易與經解全而保傳篇及漢  
書東方朔傳說苑建本篇皆有此二語所引上句與經  
解異列女傳召南申女篇所引與大戴保傳漢書說苑  
全而又謂之傳則非易明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家語  
風俗通說苑鹽鐵論新語說文等書引易竝以為逸經

恐非也文子差此毫釐於彼尋丈辭義畧全而歐陽公之疑實有自來經

解孔疏曰此易繫辭文乃仲達偶錯記爾則當疑正義  
不當疑易此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亦有之裴駟謂出易  
緯孫奕示兒編謂王充論衡注云出易緯之文范正敏  
遜齋閒覽全雲莊禮記集說仍之蓋見易通卦驗

乾卦疏以漢高祖生秦世隱泗水為亭長是潛龍勿用  
之象釋全聲相應一節云周時獲麟為漢高之應東漢  
尚識緯故何休注公羊據緯解經甚至以夫子之春秋  
因欲授漢高預作彼是漢人或藉以求道通仲達何為  
乎書孔序疏曰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其疑有所不  
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易正義論曰緯文鄙偽不可全

二

信仲達闢緯見此兩條其餘多附合康成據緯為解亦  
言緯是孔子所作非惟自相乖異抑亦誣其祖矣史稱  
穎達正義雖詳博其中不能無謬冗學士馬嘉運駁正  
其失當世服其精惜不傳

帝乙歸妹易凡兩見注疏不說帝乙是商何王據左傳  
哀九年晉筮伐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則  
帝乙者微子之父歸妹者帝乙之妹無可疑也故李氏  
集解引虞翻云紂父自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為成湯康  
成引以注檀弓白虎通姓名章亦全困學紀聞言子夏  
傳謂湯歸妹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  
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事夫

111 F

42A

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苟爽對策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張說鄔國公主銘帝唐降女天乙歸妹夫湯名天乙不名帝乙紂父帝乙見於尚書左傳史記何此獨別解商以生日名子故王之名乙者有五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而先報乙不與焉名殊人異安得移天乙作帝乙耶檀弓疏以帝乙即祖乙亦非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媧武非常之變困學紀一引案媧非婦人亦非天子詳人表攻奈何儕於羿莽武翌唐臣之諛偽周者每以女媧為比故仍其說耳

頤卦疏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此晉傳休奕口銘患作禍困學紀聞引疏患又作病二語亦互易

一 督記

三

大畜積豕之牙鄭讀牙為互甚是互字俗作牙故譌周禮牛人注互若今屠家縣肉格爾雅釋豕子豬豨豨則積是豕名卦象言柔能制剛猶積豕之懸於互也

震卦億喪貝王注億辭也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鄭義為長億喪貝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餘喪全一句法五爻億無喪有事亦然

中孚豚魚注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隱蟲二字頗新吳草廬謂豚魚是江豚將風則出舟人稱為風信故中孚取象焉似勝王注

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邯解云莽皇帝名升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見漢書王莽傳如此說經可發

一 噓

宋韓元吉作繫辭解朱太史經義考云已佚案南澗甲乙稟繫辭解序清熙戊戌五年年六十一始作此解閱再歲而僅成十年正月因序而藏于家自謂得聖人之意蓋无咎為尹和靖門人與朱子友善呂東萊其婿也問學有自來矣

南澗云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歐陽公謂文言非孔子全篇繫辭非孔子作皆漢時講師之說二公之言不全如此吾從南澗

繫辭方以類聚疏曰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方道也春秋下似脫傳字而隱三年傳是教之以義方杜亦無注不知孔疏何以云然蓋以道訓方乃鄭氏樂記鄉方注仲達誤引之以為教子者節引傳文耳但恒卦立不易方疏云方猶道也已先言之矣

一 督記

四

韓伯繫辭注洗心曰齊防患曰戒二字詮釋最明雜卦晉晝也明夷誅也虞翻云誅傷也王注本義全孫履齋示兒編云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當作明夷昧也此亦一解

顧氏日知錄疑易林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案後漢書孔僖傳崔駰以家林菴之注云崔篆所作易林也又方術傳許曼祖父峻字季山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是作易林者不止焦氏矣妹婿許周生孝廉云



名慶宗 東觀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  
德清人 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  
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卦林獻王在  
永平時已用為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為或後來有所屨  
入耳又月令疏引易林云震主庚子午與主辛丑未坎  
主戊寅申離主已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已亥此又  
今本易林所無

孔安國書序書傳皆後人偽作其真者不可見蓋久逸  
矣或謂安國得古文祇讀而但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尚  
書集注每引安國說宋裴駟史記集解於五帝紀引孔

教穉子注云穉胄聲相近於夏紀引孔墳墟注云墟疏

警記一

五

也今孔傳無此文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  
注與今書傳迥異豈諸人竝見真孔傳歟福州陳太史壽祺云此條  
似有誤何晏引孔論語注亦與尚書無涉

涵之為言內也則當云水內曰涵而孔傳於禹貢五子  
之歌俱解涵為水北蓋水北曰涵出小爾雅然北字不  
如內字為明確堯典蔡傳云爾雅水北曰涵爾雅上脫  
小字閻百詩謂蔡誤記孔傳為爾雅非也水內之解詳  
詩篤公劉箋疏

禹貢敘梁州貢道曰西傾因桓是來孔蔡二傳以西傾  
為山名攷桓水有二鄆元所謂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也  
孔疏據漢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而西傾在

隴西臨洮則初發西傾不得有桓水蔡傳據水經西傾  
之山桓水出焉此是酈注非經也一水一山皆隸雍州與梁之

桓水無涉後讀閻百詩尚書疏證云西傾因桓是來朱  
子亦從康成書注曲為之說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  
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能罷  
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皮西傾之  
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  
之譌最為了當

蔡仲默於禹貢三江引唐仲初六都賦注本之水經注  
廿八卷乃庾仲初也仲初名闡作揚都賦見晉書文苑  
傳世說文學下篇唐當作庾吳都當作揚都此蓋傳刻

警記一

六

譌舛未必蔡氏之誤而注仲初之賦者是南齊庾杲之  
見水經濡水注胡朏明禹貢雖指以仲初為杲之則真  
誤矣

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  
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為  
洛陽則雒字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  
志五天啟元年從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字者俱改為雒  
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為雒矣  
金壇段玉裁明府云名若豫州之雒从佳雍州之洛从  
水本是兩字後人濶而一之耳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之事也而莊子人間世呂覽召

類說苑政理以伐扈屬禹故墨子明鬼以為禹誓蔡中  
郎集銘論又云殷湯有甘誓之勒何說之多岐也

書序有疑至篇孔疏云臣名案禮文王世子引古記虞  
夏商周設四輔有疑丞伏生大傳天子四鄰前曰疑有  
問無以對責之疑則疑當是官至其名也

湯征一篇今存史記殷本紀中未嘗亡也不知尚書何

以脫去唐白居易作湯征補亡見長慶集宋令狐挺作補湯

征見畢仲游西臺集皆未之考耳

太甲上篇疏謂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案呂

不韋書但有伊尹並無伊摯

商中宗太戊在位七十五年三代以來天子享國未有

如久長者其後唯春秋時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

外此無之

高宗彤日祖曰口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謂高宗蓋對

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誥曰惟民自速辜民謂商紂蓋

紂為獨夫故以民目之也

微子篇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引作孩子解之曰紂為

孩子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長大為亂不變也字義並

異蓋今文家之說

伏生尚書泰誓亡後人因以民間偽泰誓三篇充伏生

之數今亦不傳余嘗疑史記殷周本紀齊世家所載者當

是也說見史記志疑後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

是也說見史記志疑後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

是也說見史記志疑後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

泰誓文或即真泰誓乎孟子所引

洪範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今從王肅解以占用二為

句鄭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斷用

字從上句甚是史記作占之用更明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周

禮地官胥師司疏禁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

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蓋以杜姦惡也漢律三人

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禁稍弛矣見文帝紀注至魏文

成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陵正隆五年禁

朝官飲酒犯者死見魏刑罰志金木紀是又不關羣飲之故與古

異

胡氏皇王大紀云多士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

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與從爾遷之

下多方克闕于乃邑謀介至有服在大僚宜在多士予

一人惟聽用德之下而殷革夏命宜與肆子敢求爾于

天邑商相屬也此言吾甚疑之

周官篇首曰六服後曰五服蔡氏謂五服在王畿外六

服則並畿內數之然攷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元不

數王畿在內唐孔氏疏謂要服路遠不常能及期故寬

言之而不數然則方周盛時已有要服不至之事矣晚

出古文自相乖異閻百詩以為偽誠然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

警記一

七

警記一

八

坊記注中蓋孔疏誤也古人著書亦不能無誤如周禮  
豎人注引曲禮誤為檀弓射人注引射義誤為樂記康  
成尙爾何況他人

呂刑告爾祥刑墨子尙賢下篇引作訟刑

逸周書師曠謂太子晉火色不壽晉亦自言後三年將

上賓於帝所蓋年十七而卒乃通志氏族畧王氏注云

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宗恭為司徒則非早卒不立

矣與周書異鄭志本于唐書宰相表宗恭作恐不可信

詩兔置序言美賢人衆多案墨子尙賢云文王舉閔天

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似此詩專詠二人

非泛美多賢也書大傳謂閔天學訟於太公太公除師

警記一

九

禮約為朋友豈全隱海濱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

許周生云古經文不作重文有宜重者但就一字重讀

之或云凡重文于本字下作二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

釋文引鄭云讀此句者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

蛇蓋本文止書委蛇二字故沈鄭異讀也考工記輅注

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

注則利水謂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水重讀

似非賈釋云依後鄭讀當云輅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

則安也利準不重讀據此觀之則前鄭亦祇重讀而于

經文並未增加且後鄭可以不重讀則經文重字并不

作二為識矣

幽風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詩人比輿以類奈何以狼比  
聖周公雖處危疑又何至如狼之跋蹇樓攻媿荅楊敬  
仲論詩解書引蜀人楊少卿民望之說最為得旨楊云  
狼之遇人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  
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蹇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  
不懼也

攻媿又解小宛桑扈六語云蘇黃門古史序聖人之不  
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此章蓋言遭  
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  
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  
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

警記一

十

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卜筮之卜則意

差矣

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桓

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竝作暴辛公

蘇成公

井中公田孟子趙注公羊何注穀梁范注皆本漢書食

貨志八家各取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說惟康成箋

詩不全詳甫田篇孔疏似鄭義為長

韓奕云鞞鞞淺幘以虎皮名淺甚奇月令其蟲倮注虎

豹之屬恒淺毛周禮春官巾車鹿淺禛是豹與鹿皮亦

名淺爾雅虎

抑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據楚語謂武公自微序以爲刺厲誤案此詩若但肅微已身則當入衛風不應登於大雅列板蕩柔桑刺厲諸什之間若說刺厲王則武公卽位在宣王十六年孔疏引史記作平王十三年卒而耄始作詩其去幽滅千戲之歲已星過一終更溯厲汜干彘之前歷七十餘載何煩追刺余疑厲乃平之譌也蓋平王元非中興令主徒以冢嗣之故倉卒援立東保干洛外有犬戎攜王之逼內有母家申許之專武公手夷大難目擊時艱而平王幼弱不撫其民棄遺九族恐亂猶未已因作是詩以諷王託言自微耳曰其在干今興迷亂干政指申侯用事也曰謹爾

警記一

十一

侯度戒申侯也曰實虹小子曰亦既抱子謂平王幼小也通抑詩十二章無一語似追刺如以爲刺厲則以在位三十七年之厲王而曰小子曰抱子可乎如祇以自警則以九十五歲之老公侯而自稱小子自嘲抱子可乎於情事皆不合也楚左史意在微子鬻老耄故但云武公作懿戒以自微不及刺王一層亦未嘗使人日誦詩於其側吳志孫權云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墨子尙賢中篇引周頌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泝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豈周頌亦有逸篇邪疑是古說詩者之辭以爲周頌體不類

魯頌駟駒牡馬顏黃門家訓書論篇謂江南書作牡河北書作牧顏氏從江南本以牡馬爲良馬近盧抱經學士注家訓載段懋堂明府說據周官馬政謂顏氏有牡無牝之言非也許周生云牡馬與牧馬字異而義全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非季春則不在牧禮月令遊牝于牧鄭注其牝欲遊則就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也北史崔浩傳論蠕蠕云牡馬護牧牝馬戀駒浩居北方習知馬事是以能分別言之又周官校人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蓋三牝一牡詩人但言牡馬之盛而牝馬可知顏氏所釋與段君所駁似皆未審牧馬之必爲牡馬而不兼驛馬也

警記一

十一

商頌荆楚不知何君越絕有湯獻牛于荆伯之事則其來已久蓋屬在蠻夷世系莫攷周初始滅地入中國能釋其再封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不知卽此三百篇均各有詩三百之淮南子時則訓注引詩曰鼙鼓洋洋未識於三家何屬王氏詩攷無之呂氏春秋季夏論大二篇注俱引作辭詩云佞人如蟬莫知所出汪應辰薦鄭樵狀云年踰七十篤學不倦著有詩傳攷

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夾際之詩傳今不傳然前人嘗譏其師心自用不知而作獨朱子從其說文定于朱子為從表叔故亦稱美之

儀禮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甫字或作父釋曰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案鄭注嘉甫指詩節南山篇家父作誦其人也古今人表政作嘉父蓋音全通借賈氏以春秋求車之家父當之誤已或曰周宜作晉左傳隱六年襄廿一年並有晉大夫嘉父亦非

鄉射禮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古文與為豫釋曰三賓已上容其有文無武者許其不射吳氏廷華云豈有文無武而得與飲射者或有疾不與耳衆賓亦不得止言

警記一

三

三賓方氏苞云三賓或有老疾而用為表儀者故不能與射則聽之愚謂矍相之延射旋期稱道不倦者亦在位則方氏甚合衆賓或有奇無耦或比耦之餘雖有一人而行輩相懸皆不可為耦故不與也此說盧學士采入儀禮詳校

賈公彥周禮廢興序曰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朱氏經義考百六十八引賈云古文春秋者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攷漢書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乃以為孝文武何也

周禮凡官不論尊卑皆有府史胥徒獨大司馬之屬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九官無之

未詳其故鄭賈亦不言及方萬里續古今攷以為缺文或者是歟

天官膳夫六清及漿人食醫六飲皆謂水漿醴醕醫醕而玉藻但言五飲有酒無醕醫蓋五飲即是六飲文義之省爾釀粥為醴曰醫寒粥曰醕故玉藻以酒易醫而以醕兼醕醕清粥也陳氏禮書言是異代之禮方萬里謂當闕疑似未然

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全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為買安得飲酒必皆自作乎

外府注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案漢食貨志

警記一

七

莽造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賈疏以布貨一項當鄭所說布十品以錢貨一項并前所罷之錯刀契刀後所改之貨布貨泉當鄭所說泉十品似曲疑注中十品上有脫字

九嬪注婦容謂婉婉而內則注以婉為婦言婉為婦容孔疏牽合申說殊未安似當依九嬪注

九嬪注言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鄭以意消息別無明文可證後儒多以為疑謂非節欲防淫之道儻值祭祀無齊居御女之理則十五日固

不能徧也惟陸稼書先生讀禮志疑一條解得最好先生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是言其制度如此猶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非必徧嘗之

疾醫九藏注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賈云此乃六府中取四以益五藏為九臆者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而鄭語九紀注以正藏及胃膀胱腸膽為九蓋并大腸小腸二府為一故增膽一府兩注似宜從鄭莊子齊物論稱六藏不知取六府何府意者其胃乎胃為水穀之府尤為人所重耳釋文云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又異

警記一

五

地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是古有冥婚之事故立法禁之然漢以前其事未聞直至曹魏時武帝子冲亡婢甄氏亡女合葬明帝女淑亡取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唐蕭至忠殤女與韋后弟洵合葬遂有發壟歸柩之恥此皆嫁殤也若遷葬則無之宋康譽之昨夢錄北俗男女人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魏書穆崇傳舊唐書懿德太子傳肅宗子俊傳皆有冥配事春官樂師注鄭司農云敕爾督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無怠無凶賈氏不知所出馮少洲詩紀謂是辟離逸詩未曉從何案據

夏官馬質禁原蠶注以為傷馬而淮南子泰俗訓以為

殘桑二說不全宋史儒林孔維傳早蠶之後車在晚蠶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之哉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於成豈

小司寇上服下服之刑當即呂刑之上服下服也鄭以上為劓墨下為宮刑則五刑缺一矣且大辟非上乎蓋上下應以罪之重輕論不當以形體論

大戴禮千乘篇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盧景宣無說孔檢討廣森補注云殷眾也殷書蓋戶籍之名引周禮司民為證所解甚合廣韻上聲二十八獮云簡籛今人戶版籍也簡音牽上聲猶殷書矣

文王官人篇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孔氏補注畸倚也歸安嚴九能名元云荀子修身篇倚魁

警記一

六

之行楊倞注倚奇也魁大也謂偏僻狂怪之行倚魁即畸鬼矣畸人見莊子大宗師釋文引李云奇異也方言虔儼慧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廣雅釋詁鬼慧也畸衰也盧孔說恐未當

曲禮八十九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姜西溟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全稱為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政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為九十無疑上句九十字宜刪姜氏蓋據白虎通疏證篇

文引或本八十曰耄與秦詩毛傳全說文釋名爾雅

注及易詩釋文並全詩爾雅疏引鄭易注亦云年踰七十也惟左傳僖九年杜注依馬融服虔謂七十曰耄疏

引爾雅舍人注云年六十稱俱非舍人注本公羊何注

十曰耄蓋用馬服公羊疏引曲禮作七

說而誤為曲禮

嬪者婦人美稱而曲禮云生日妻死曰嬪徧考經傳從

無以死為嬪之文

月令仲夏毋燒灰注云為傷火氣然則當如寒食之不

舉火即呂氏春秋作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

物灰字必炭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為炭可互證淮南時

譌作灰

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夏小正呂氏春秋淮南子天文

時則並與禮記全孔仲達謂說者多家皆無明據乾隆

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奉 上諭月令有冬至麋角解

之文欽天監時憲書久經沿襲登載前以鹿與麋皆解

角于夏即疑禮經傳習不無承譌嘗者鹿角記為之辨

論而未究其所由昨因時值冬至偶憶南苑向有馴育

之塵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曾否解角令侍衛五福前往

驗視則脫角或雙或隻政與節候相叶竝將新脫之角

呈覽自來疑義為之頓釋說文有訓麋為麋鹿之語名

苑又稱大者曰麋然三者實迥然不全北人知之而南

人則弗能辨是以輾轉滋疑夫窮理格物乃稽古所必

資已詳為著說以辨竝交欽天監自後時憲書內即行

警記一

七

以爲塵俾信示四海無仍昔誤

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今月令者即呂氏春秋也

其異文不止此即以十七條而論亦與高氏注呂本不

今孟春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為候而呂作候雁北

淮內子時則訓則來為北不獨鴻為候也季春置罟羅

網易通卦驗全則來為北不獨鴻為候也季春置罟羅

網羅翳注云今月令無罟翳為弋而呂作罟弋置罟羅

網全是有罟字也母悖于時母或作為淫巧注云今

月令無子全時作為為詐譌而呂固有此四字也淫雨蚤

降注云今月令曰衆雨而呂仍作淫全不作衆也仲

夏處必掩身毋躁注云今月令毋躁為欲靜而呂作欲

靜無躁也畢氏輯校云又出無躁二字百官靜事毋刑

注云今月令刑為徑全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

伐蛟取鼉登龜取龍注云今月令漁師為榜人而呂仍

作漁師也命四監注云今月令四為田而呂仍作四也

淮南孟秋民多瘧疾注云今月令瘧疾為厲疫而呂仍

作瘧疾也全孟冬乘玄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

當為軫字之誤而呂仍作玄也命太史爨龜策注云今

月令曰爨祠祠衍字而呂作命太卜禱祠龜策無爨字

也淮南作命太祝禱祀神季冬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

無堅而呂舊本有堅字畢校本以為後人所益刪去但

作水澤復高注或作復不作腹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

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淮南惟孟夏王瓜生瓜為

警記一

六



善與黃 無休于都休為伏季秋故矢以獵獵為射孟

固封疆疆為壘鄭注與今呂本合淮南及獨斷御覽

並作固 秦孔冲送說月令出自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

入禮記者為今據鄭注則禮記月令即鈔合呂氏春

秋十二月紀之百章並無先後今之分仲達之言亦

無所據又鄭與高誘全時所見只覽亦不應與全若走

竊疑所謂今月令者乃漢時太史所上月祿非呂覽也

後書侯霸傳每春下覽大之詔行四時之

令皆霸所建是東漢自有別行月令矣

曾子問曰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鄭注靈公先桓

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但

出公奔魯在哀公五年冬閏月經書於十六年正月

相隔十餘歲安得遭桓子喪乎

文王世子載錫齡之夢余深所不信墨子明鬼言鄭穆

公見句芒神錫壽十九其妄政令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噓殷之六瑚案論語瑚先于罍也

咸鄭玄並稱夏曰瑚商曰璉賈服杜注左傳皆言夏曰

瑚朱子亦從舊說疑明堂位誤也

能耐二字古人互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樂記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亂而

耐為能也他若大戴禮易本命食水者善游能寒寒者

食貨志能風與早暵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皆以國

傳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饑渴是以能為耐也

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尚全中篇聖王唯而審以尚

並是此字高誘注呂子淮南多以而為能禮運疏謂

不安寸為誤殊水然

禮器不麾蚤注訓麾為快謂祭不以蚤為快也杭蕪

太史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一鄭解恐未必是此言

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麾不敢搔爬王藻所謂手

容恭也蚤為搔之譌耳揚蚤古通非譌也

祭法曰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魯語衰作與

一以祀棄為湯一以祀棄為禹則當依祭法禹棄今時

無故廢柱而以全時人易之恐無此理

郊特牲祭義皆云禘有樂而嘗無樂素祭無不用樂者

商頌那詩歷敘執鼓管磬庸舞而終之曰顧子丞嘗魯

頌闕宮云秋而載嘗萬舞洋洋祭統亦云大嘗禘升

歌清廟管象舞武夏非秋祭用樂一證歟

祭義朔月月半或謂上月字乃日之譌非也朔月即月

朔制文爾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今本多譌作朔日

祭統輝首甲吏之賤者也鄭引周禮與譚合案考丁也

函人掌為甲韜人掌為鼓無論一官非祭時所有事也

甲吏當是函人若韜人不稱甲也竊疑輝乃炬字之

誤依官有司炬氏凡邦之大事生直燭庭燎執其役者

丁十七

丁十七

學記以工四語列子亦有之云是古詩解者謂良治必  
金補器其子亦緝皮補裘恐其業不全非肖似習學之  
意弓箕便一例矣黃東發張氏載曰良治之子不見異  
物而遷裘當為毳沙土之範模可備一說

樂記卑高以陳數語與易繫畧全而疏引鄭易注與禮  
注迥異蓋如禮注先行詩箋後改之類詩禮異注見燕  
燕章及坊記疏引鄭志

詩周南召南譜疏引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當是  
脫爾史記樂書家語辨樂皆襲樂記之文並有陝字又  
日本山井鼎攷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尤足證今本之

缺

管記一

三

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  
士服又云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端衰無  
異等乃以爵之貴賤為輕重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乃  
因子貴而父遂不敢主其喪乎此其所以為雜記也全

山與方望溪  
帖子別有說

少連大連善居喪孔子稱之其行事無所表見惟少連  
一見於論語嚴九能云嘗購得日本人物觀所著七經  
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前有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  
裔四字足以見君子之澤數百年而不斬也

雜記陽童某甫注尊神不名為之造字此果周禮歟今

世赴祖父之喪有造別字者是以殤待之也

雜記諸侯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御柩以茅婦女鄭氏  
謂茅不可御柩疑當為旄聲之譌也此說恐非喪人記  
亦云大夫御棺用茅士用功布不可為譌蓋茅之為物  
古人尚之其用處頗多故傳曰前不慮無軍行猶以茅  
為旄識則御柩獨不得以茅為麾乎

坊記陽侯殺繆侯注云其國未聞據淮南記論繆侯是  
繆侯之誤矣

蒲盧有三解鄭注中庸本爾雅以為蜾蠃朱子取沈括  
以為蒲葦夏小正十月亥雉人於淮為蜾蠃者蒲盧也  
郭注中山經  
又以為蜾蠃

管記一

三

緇衣引尹吉即書咸有一德篇名古人每意改之如國  
語以康誥為先王之令周書為而方之書左傳以仲虺  
之誥為志為傳稱五子之歌為訓荀子解蔽稱大禹  
謨為道經乃偽古文勳入虞夏也楊評事  
荀注非至墨子明  
鬼以大雅文王之詩為周書以夏書甘誓為禹誓恐不  
可據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釋文獲本作獲鄭注隕獲困迫  
失志之貌似欠明確案淮南云隕仲不獲五度高  
誘注獲誤也則隕者墮其所守獲者守於所從  
祖少母為大父母見禮深衣陸德明音大為秦則作  
如字讀者非

警記二經

先儒辨春秋春王正月四字繁冗費辭其實不必辨也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解家豈未觀此朱竹垞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說有詩云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丘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隱元年注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百尺或云長四丈而皆不釋雉字之義案陸佃埤雅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也當以杜注為正

左氏春秋隱二年君氏卒以為隱公母聲子公穀作尹氏以為天子之大夫文殊解異余嘗疑二說皆未確毛

警記二

檢討奇齡春秋毛傳及春秋條貫篇謂鄭大夫尹氏公與借歸者此一尹氏生則係公之患難死則係公之存亡故書之西河說經多鹵莽斯論頗愜然此解見吳祭酒偉業文集中毛檢討蓋用其說尹氏之解明季本有此說毛吳襲之

五伯齊桓為盛然竊怪莊十九年王室有子頹之亂天子蒙塵惟鄭虢是賴凡三年而後定不知霸王安在迨廿七年因天子之請始伐衛以討立頹之罪何其緩也春秋莊廿八年大無麥禾三傳全文而漢五行志上引經作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

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敷衍耳

衛懿公有哀公之號見論衡儒增以其為狄所殺故也亦猶魯哀公孫于越漢書人表謂之出公皆可補經傳所未及

僖二年晉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墨子非攻篇俱引之而莊子肚篋呂氏春秋權勳淮南說林並作唇竭獨韓策作唇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較勝揚升卷云揭音撤與寒叶韻

楚成王取文萃二女左傳晉文公納嬴氏傳皆以甥女為妻者可謂無別矣嗣後妻甥者漢孝惠取張敖女

警記二

章帝取竇勳女吳孫休取朱據女俱楚類晉重作之也高麗德宗欽以顯宗女為后是其妹也惠宗王武以長公主妻弟昭後嗣位為光宗見東國史畧外裔無責耳矣至魏末傳謂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全母妹裴松之已辨其非也見魏志曹真傳注

左傳紀閏者六傳九昭二十廿二皆在冬末獨文元年閏三月昭廿年閏八月皆違歸餘於終之例而傳獨譏閏三月為非禮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近歷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置也攷齊書武帝永明四年閏正月明帝建武三年閏十二月梁書武帝大同九年閏正月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二月癸酉朔是此年閏正月金石錄載孟簡撰左常侍薛萃碑

題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湯大奎彖硯瑣談引元仇遠詩  
閏正月過二月來溧陽溪頭花亂開則此兩月未嘗無  
閏矣其他尙多有之不及徧檢錢竹汀詹事云古法用  
恒氣以無中氣之月爲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  
宋元已前卽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  
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  
閏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順治七年閏十一月  
見明史瞿式耜傳  
文二年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注周書也疏  
云周志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案此語見逸周  
書大匡解

文十三年繞朝贈士會以策服虔以爲策書杜預以爲  
馬搯前人多依杜注如李善文賦注繞朝贈士會馬策

李太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黃山谷詩折柳當馬策願  
卷囊書當贈鞭惟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繞朝贈士會以  
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  
觀四書辭若對面用服虔說僅見此條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杜注伯  
禽至僖公十七君杜不數伯御也其實當數伯御作十  
八君文公在位十八年時公有疾先示兆而公母聲姜  
適後三月而薨遂以爲姜薨之象劉向亦仍其說見漢書五  
行夫蛇果爲姜出何必如先君之數乎如先君數者告  
公十八年而終也

不封莒太子僕左傳以爲季文子國語以爲里革似當  
依國語以斷晉淵淵例知之也行父恐不辦此

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公羊以爲公幼妄也  
成公之母穆姜以宣元年來歸至成公卽位之初己十  
九年則公卽位時應年十六七又加十六年則此時成  
公年三十餘矣尙得謂之幼乎成之二年公之子公衡  
爲質於楚卽公衡之年當亦不幼而況成公哉

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郕公穀二氏謂郕以莒公子異姓  
爲後故書滅異姓爲後古今全禁犯此禁者實自郕始  
嗣是無代無之不可勝舉最可怪者三國吳朱然實乃  
朱治之姊子本姓施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啟孫策乞  
爲嗣後治卒然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不知何以不  
許也

襄十八年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馬蓋師遁馬  
還而樂故鳴杜以班訓別似非

晉平公禱河稱會臣彪禮臨祭祀外事曰會孫某侯某  
以會孫爲會臣殆如史扁鵲傳號君不稱寡人而稱寡  
臣皆變文之僅見者注疏謂會臣猶末臣謙辭非也穆  
天子傳會祝佐之亦全斯義

襄廿二年公孫僑對晉人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  
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  
于執事攷春秋及史記鄭簡公元年當晉悼八年言九

年者蓋以厲公末年為悼公之元也而八月據傳五月

閻百詩云觀禮全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

非小國也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為叔父何昭

九年三十二年傳于平公定公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

并惠公亦伯父之或謂周自景王以下實然乃昭十五

年為景之十八年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盡一處未必

盡得當時之真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余亦有二疑焉春秋莊元

年夫人孫于齊三傳皆以不稱姜氏為貶絕但貶絕當

不稱夫人不當去姜氏且元年以後凡書姜氏者九書

小君文姜者一稱氏稱諡何以又不貶絕乎春秋於魯

管記二

五

夫人皆書薨惟文夫人不書以其出也而昭夫人孟子

及哀母定姒獨變薨言卒其義安在

昭七年傳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明月二字甚別康成

注檀弓徒月樂會用之因考內則曰期朝而食之左傳

僖八年復期月或謂當解作月一期也論語期月而已可也梁徐

勉疏送終之禮殯以期日兩漢書及三國志中屢稱旬

月之間又漢書翟方進傳旬歲新唐書王毛仲傳旬歲

至大將軍後書何倣傳旬年之間西南夷傳少年間又

戰國魏策旬五之期謂十日五日

昭十年宋平公卒疏引諡法內外賓服曰平逸書諡法

解平諡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正也孔氏誤

昭十二年楚子革言穆王周行天下觀史遷述西巡忘

歸事及穆天子傳益信國語內史過謂昭王娶房后丹

朱馮身生穆王頗荒誕難信然尚書稱丹朱慢游是好

穆王似之豈果有怪行者必有怪徵耶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以淮抵韻不切云淮當為淮

據孔疏是劉炫說孔陸糾之以為苟吳非齊人何意舉

齊地淮水嚴九能云淮當讀如圍釋名淮圍也圍繞揚

州北界東至海也顏延年詩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江淮

去國還故里迷門樹蓬萊淮蔡為韻政合古音吳氏韻補叶虛

欺切與左傳全顧亭林謂淮字當从佳人之佳乃得聲

今本說文誤案字書無从佳之字豈可以說文為誤乎

管記二

六

昭十四年南蒯將叛盟費人司徒老邾慮癸為廢疾使

請曰臣願受盟而疾與注以老邾慮癸為南蒯家臣夫

蒯固季氏家臣豈家臣復有臣乎服虔以為二人季氏

家臣蓋亦仕于費者然又安知非費人中之豪家巨族

哉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不足為異

昭十九年鄭子言雲龍水火名官服虔因撰出雲龍配

五色水火配四時之號孔疏斥其虛而不經是也董舍

三岡識畧言闖賊建設偽官衣服以雲為級一品一雲

至九品為九雲服說幾類是

春秋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且曰兩足

不能相過衛謂之輒夫縶為靈公兄輒為靈公孫不應

全名而又因公孟之足不長遂附會為說左昭七年傳孟繁之足不

耳部取字注云耳垂也春秋傳秦公子輒者其耳下垂

故以為名此又一說繫傳本作秦公子取取者其耳下垂蓋引鄭公孫輒字子耳而誤者

楚費無極譖卻宛事吳越春秋所載較左氏為詳可補傳之畧然以為平王具酒似誤子常殺宛在魯昭廿七年平王已卒矣韓子內儲說下云飲令尹酒

昭廿五年介雞賈解芥子淮南人間注全杜從鄭眾云甲也呂子察微注全當是高許兩注之異孔疏從鄭嚴九能曰史記作芥雞羽服注與賈許合案應場鬪雞詩芥粉張金

距庾信詩芥粉盞春場王褒詩倩羣芥粉生劉孝威雞鳴篇翅中含芥粉梁簡文帝詩芥羽忽猜倩褚玠詩芥羽雜塵生此數詩皆用賈服之義芥羽之法詳載周去非嶺外代荅其說云養雞者割截冠綉使敵無所施其

翬其芥肩也未芥子糝于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向便互刺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之據此則賈服之義乃鬪雞之常法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介芥古通王氏學林謂司馬遷改介為芥杜預循其誤妄已

昭廿八年叔向母言羿滅后夔子伯封案夔典樂唐虞何以其子當夏太康之世殊為可疑昔人曾言九官之變非取豔妻之后

夔

昭

何以

其子

當夏

警記一

七

夔金仁山謂傳載伯封事是誣也路史稱禹命伯封及

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雖未可為據然亦不應有封豕之目

定四年柏舉之戰左穀作舉公羊作莒蓋古以音全通借故水經江水注江夏有舉洲舉口庾仲雍江記作莒

鄭氏非之以為得其音而忘其字欠考

定九年衣狸製注裘也哀廿七成子衣製注雨衣也二注異解孔疏皆訓作裘蓋製是裁造之意元無定訓言狸故以為裘言雨故以為雨衣若如孔疏則成子救鄭

在八月前豈衣裘時乎與周禮司裘疏言夏至祀地服大裘全謬

定九年如駢之斬釋文曰或作如駢之有斬非而詩小戎釋文及說文繫傳引左氏云如駢之有斬

哀六年楚昭王卒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杜云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十六年圍公陽穴宮負王如昭夫人之宮杜

云昭夫人王母越女杜兩注皆本服虔見史楚世家集解後注誤也昭夫人乃惠王適母越女是妾不得稱夫人又列

女傳謂越姬句踐之女許從昭王死先自殺則安得惠王之母乎

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此有一無二之寶也乃哀十四年傳衛公文氏求向離夏后氏之璜豈流傳不止一

璜耶

警記一

八

屬鏤之劍鏤字釋文音力俱力侯二反是二音皆可讀荀子成相作獨鹿蓋聲之轉

哀十一年仲尼謂孔文子云胡篁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與對衛靈公語全而其時前後各異當是兩事

左傳一國之人前後全姓名者昭十二年周殺甘悼公之黨陰忌而廿六年又云陰忌奔莒以叛成十八晉右行賈辛昭廿二又有賈辛宣十二楚屈蕩襄廿五又有屈蕩莊六年衛甯跪哀四年又有甯跪隱五年鄭洩駕僖三十又有洩駕蓋皆兩人也至晉之梁弘一見桓三年一見僖卅三相距八十二年疑亦兩人而高澹人春

督記二

九

秋傳姓氏考以為一人未知何據

魏樂詳從謝該問左傳疑義撰樂氏問七十二事杜畿為河東太守署詳文學祭酒使教授後進畿第三子寬字務叔有春秋左氏傳解元凱之學蓋有自來其序中未嘗一及又元凱注左多本服氏乃序中歷稱劉賈許穎獨不及服何也小顏注漢書其序列無一語及顏游秦

顏昭甫顏幼與並見真卿文忠集亦可異許周生云西晉時治

左傳者皆宗服氏故有宣道周孔誤諱言鄭服非之語元凱序中云歷舉劉賈許穎之違若并及服氏則學者必羣起而爭又將如王子邕之疲於酬對矣其時服義盛行政如今之胡傳若謂元凱意存掠美萬無是理近

王光祿鳳喈至以攘竊詆之抑何不諒古人之甚也文選劉淵林吳都賦注引左傳曰天子經畧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畧分界也疑是左傳逸文朱氏經義考逸經一門只載通典博士徐禪議一條

何邵公言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實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六十國不可為法者皆棄而不錄也此說甚僻即以公羊證之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日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實星如兩不修春秋謂未修之魯春秋也則孔子之據魯史而作明矣有何百二十國實書乎

督記二

十

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曰縣與致仕也亦有作車者案漢書韋孟詩天子我恤於我髮齒懸車之義以泊小臣蓋全此解然漢以來人臣致仕則賜安車駟馬故薛廣德縣其安車傳子孫以為榮乃別一故事不可牽引作致仕縣車解證竊疑安車惟大臣得賜矣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現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啟憤于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全國初劉思敬文從繆



之說檀弓原壤節疏言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孔仲達錯信爲真爾謂助陳恒尤謬

僖三十三年宰上之木冢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

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編謂冢宰

字相近而譌錢詹事云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

禮經皆不言神主形制唯曲禮下疏引白虎通曰主方

尺或曰尺二寸公穀文二年注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

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全楊疏及

左昭十八年疏引衛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

三寸穿中央達四方山海中山經又云桑封者桑主也

方其下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合此四說可得古王

之制

宣六年傳周狗謂之契注以比周解之似未確爾雅郭

注引作善狗周有善義杭堇浦太史云周狗周地所出

如韓盧宋鵠孫頤谷侍御云宋本爾雅注作害狗害字

是博物志亦作害狗蓋嚴顏異文廣雅猛害也故云害

似故字又相通書君奭狗而周與害篆文相

帝割禮緇衣引作帝周

宣十五年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

之民間求詩何氏所言不知何時之法與王制及漢書

食貨志異

定四年傳朋友相衛而不相迺注迺出表辭猶先也錢

事云古書从彳从辵之字往往相通則迺即迺也左

傳帶其斷以徇于軍即出表之意許周生云何解即借

用禮記不爲魁之義耳

穀梁僖三十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讀若奇偶之

奇與公羊隻輪全方言云倚畸奇也自闕而西秦晉之

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荀子脩身篇倚魁之行莊

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書五行志作簡釋文先音居

宜切者是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慕彈之范氏解作殘暴似

未允嚴九能云廣雅釋詁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

然彈之也曲禮曰已孤暴貴五代史記安重榮傳起於軍卒暴至富貴大戴

禮保傳曰秦無道之暴盧注暴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荀子富國篇暴暴如正

山楊注卒呂覽察今篇雍水暴溢高注史記項羽紀贊

何興之暴也竝全斯義

穀梁合經論南宋時浦江鄭綺所撰竹垞經義考云已

佚余嘗於吳興書船見之凡十二卷索價頗高其時以

未辨真偽且鈔手甚惡遂舍去至今以爲恨

國語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山海西山經孟山多白

狼白虎郭注引外傳作虎謂虎名彪彪疑今木鹿字譌

魯語臧文仲如齊告糴曰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又

曰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豈魯兼祀

大公乎注家皆不甚明晰

晉語趙衰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案左傳戰

城漢時卻濤佐中軍狐偃佐上軍胥臣佐下軍先

何從廁身其間亦不應與其父全時為卿也

楚語鬬辛謂其弟懷曰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

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直稱先祖之名恐是作傳者

失檢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憤馮亭之不遂兮惜去疾之

遭惑呼名不諱可乎

左國記事多異文體亦殊傳玄謂國語非正明作甚是

見哀十三疏困學紀 卽如漢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

篇穀梁外傳二十篇竝佚不傳豈出一子之手乎

孝經疏辨康成未嘗注孝經其驗有十二以荀景及范

蔚宗言鄭注孝經為非攷御覽四十二寰宇記廿三卷

警記二

十三

沂州費縣有南城山後漢書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

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

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

蓋康成裔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一里許有石室焉周迴

五丈俗云是康成裔孫注孝經處則康成曾注此經而

成于後人之手苟范之說不可盡非公羊昭十五年疏

引鄭稱孝經注當別一人或謂卽康成裔孫恐不然許

周生云南史陸澄傳載澄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

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

書亦無孝經儉答曰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

舊立置據此則鄭注孝經晉宋皆無異說疑之者自陸

澄始至唐劉子玄乃暢言之稱官侍中常為魏明帝傳

志文帝見續漢書與服志注及魏

論語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東周策

竝以為二姓女朱子從說苑善說以為臺名翟晴江教

授云以管氏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

益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木公家地桓公賜以為

采邑耳案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

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為

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子外儲左下及難二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

家據此則晴江以為地名審矣史記公孫弘曰管仲相

警記二

十四

齊有三歸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侈富

宰子畫寢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畫作胡卦

反言其繪畫寢室此說不知何出齊東野語云嘗見侯

白隋人所注論語謂畫當作畫李習之筆解亦以為畫寢

筆解有韓退之評語蓋李所作而韓評之以為韓作者

非也張籍弔退之詩論語未迄注手蹟今微茫則非韓

作明許周生云南史何尚之傳顏延之以酒醉詣焉尚

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六朝舊

本皆作畫寢無疑皇疏引珊瑚公云宰子見時後學之

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畫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范甯

亦云託夫弊跡以為發起悲與論短喪公意此賢屬世

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畱息於學故夫子譏之若如此  
解則當云晝居寢不得曰晝寢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皇邢一氏俱引琳公云此八字通  
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  
此解似勝鄭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  
難與言者

王伯厚引王無咎謂互鄉在亳州鹿邑縣閭百詩四書  
釋地續以為未足憑案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  
即古互鄉孔子所謂難與言者攷漢志合鄉縣屬東海  
顧氏方輿紀要曰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  
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恐非

舊記二

五

舜五臣中臯益異族以為父子者矣也辨見史記志疑後漢書  
馮衍顯志賦臯陶鈞于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宋書符  
瑞志史疇為禹卜畋得臯陶墨子尚賢云禹舉益于陰  
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可得一人發跡之概

太宰問於子貢孔安國云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  
也案莊子天運稱商太宰蕩商即是宋韓子說林有子  
圍見孔子於商太宰事又云宋太宰貴而主斷內儲說  
上又有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事而列子仲尼篇商太  
宰見孔子一段與論語語政合則當屬宋也康成以為吳  
太宰韜非檀弓有陳太宰韜  
閭百詩謂當屬陳

漢書杜鄴傳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

無可間也樊遲問孝子告之以無違而又言事之以禮  
閔子蓋能如是故稱為孝後漢范升傳子以人不間於  
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與杜鄴之解全  
此漢人相傳之舊訓也集解引陳羣謂閔子為人上事  
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人不得有非間之言其論孝  
哉之義較淺矣

周衰於東遷而子曰吾其為東周何也孫氏示兒編云  
此是反辭言必興起西周之盛官復為東周之衰乎願  
勝舊注蓋本伊川之說

作者七人包咸注以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  
楚狂接輿實之疏引王弼謂即逸民引康成謂七為十

舊記二

六

字之誤夷齊虞仲辟世者荷蓀沮溺辟地者柳下惠少  
通辟色者荷蕢楚狂辟言者案論語舊本作者七人連  
賢者避世四句故解家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孟子古  
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薦處士黃  
錯任棠云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論逸民傳序云絕  
塵不及仝夫作者而李賢黃瓊傳注與王弼仝蓋皆本  
于應劭風俗通其十反篇云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  
人也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為七人  
程子說仝岐頭別論似均不足為據必求其人包注為  
允

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政為難能攷春

秋  
年仲孫蔑卒廿三年仲孫速卒則莊嗣獻子  
僅四年蓋有合於三年無改父之義也

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又字季諡惠而柳下之稱未知  
是邑是號趙岐孟子注以柳下為號廣韻及唐書宰相  
表云食采柳下遂為氏故左傳論語疏謂柳下食邑名  
莊子盜跖釋文一曰邑名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許慎  
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莊子釋  
文荀子成相大畧注竝全其說以為居干柳下也魯地  
無名柳者展季卑為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  
號之如戰國策稱梧下先生陶靖節稱五柳先生之類  
趙氏孟子題辭曰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陳士

警記二

七

元孟子雜記云今孟子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  
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蓋趙誤算也翟晴江作四書  
異余與翟公對數之實凡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字較  
趙多六百九十四較陳少三十一經本流傳古今不無  
小異未敢遽以舊說為誤

時日害喪書湯誓害作曷古字通用趙注云害大也書  
傳無訓害為大者王栗臣孝廉名庚云疑大乃益之謬  
誤脫其半耳

匡章孟子所與游者陳仲子孟子所惡者而高誘注呂  
氏春秋不屈篇以匡章為孟子弟子注淮南汜論以陳  
仲為孟子弟子似皆誤

放勳曰孫氏音義云丁音駟或作曰誤路史後紀亦作  
日字則以為放勳之言者非也

無罪而殺士章注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案二語見  
漢書梅福傳上句作戴偽疏謂出史記以趙殺鳴犢孔  
子臨河而歎數語當之謬矣

余嘗辨四罪四凶非一科頃讀三國志杜恕傳考課疏  
有二極縣而放四凶別縣於四凶之外可見是兩事元  
凱乃其子何注左以檇杙為縣乎

堯九男淮南泰族全而呂氏春秋去私求人二篇隋書  
王邵傳竝堯有十子趙岐數丹朱在九男之內故曰  
八庶無事不見于堯典高誘謂丹朱脂子不在數中蓋

警記二

六

以九男皆庶子史記堯紀索隱引皇甫謐亦稱庶子九  
人則趙氏庶之說非歟莊子盜跖篇堯殺長子釋文  
載晉崔謨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路史後紀言朱之兄考  
監明先死不得立庶弟九是堯不止十子矣又呂去私  
及王劭傳言舜有子九人亦俱無考

楚史檇杙釋文於左傳序及文十八傳爾雅序竝音檇  
徒刀反案杜注檇杙頑凶無儔匹之貌則當音直由切  
八愷中檇戴陸德明顏師古俱音韋昭音漢藝文志

公構生霍去病傳構余山師古皆音史索隱構可互  
證也

西子疏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獻之吳王

夫差大幸之每入市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史記無此事不知出何書西域記謂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政相類又不虞之舉章注引尾生陳不瞻事偽疏亦以爲史記之文云其事繁不重述邵武士人殆不信世間尙有讀史記者

校人乃掌馬者猶圍人云爾周禮夏官有校人左傳哀三年校人乘馬命校人駕乘車可證也乃孟子注以校人爲主池沼小吏不知何據豈因有畜魚之事而誤歟校人職曰家四閑馬二種子產位上卿執國政固宜有掌馬之人矣

負芻之禍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以負芻

警記二

一九

爲人名偽疏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更爲迂曲余謂此猶左傳芻蕘之難云爾總之不離草藪者近是

孟子述獻子之友五人而忘其三國語趙簡子言獻子有鬪臣五人豈卽孟子所謂五人歟然以爲鬪臣與不挾貴之指不合獻子蓋友之而不臣之也又新序刺奢篇獻子荅韓宣子曰吾有二士顏回茲無靈似可補孟子所忘之二但獻子卒于襄公十九年安得逮見顏子恐亦不可信

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貞子宋卿陳侯周懷公子爲楚所滅故無詮與史不合又以孔子爲陳侯

之臣案此時孔子已過宋至陳何以主于宋卿之家若以貞子是宋卿出奔在陳則春秋傳無其事若以司城乃宋官故屬之宋而春秋之世官名變易彼此襲稱政不得泥宋以武公廢司空爲司城之說曹君未聞有名司空者哀七年傳言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況史記孔子世家明云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是陳固有司城之官矣安得以爲宋卿左哀十五陳有公孫貞子杜世族譜謂司城氏哀公孫通志氏族畧四謂陳有司城哀公之子公子勝爲之勝見左昭八知貞子是勝之子也貞子爲陳潛公臣潛公蓋有二名史名越孟子名高而周之諡潛史年表世家可證何言見滅無諡至以孔子爲

警記二

三

陳臣更非在陳絕糧并難言公養奚爲臣之有

蕘稗偽疏禾中之莖草也案蕘通作稗爾雅作稗注蕘似稗布地生穢草疏云稗亦有米細小莊子稗米之在太倉是也稗說文禾別也廣韻草似穀而實細則蕘與稗判然二種疏既誤合爲一而又以莖草當之尤爲失考莖名莖蕘爾雅莖莖蔕乃別一種草名非蕘非稗亦非生于禾中

小弁序謂太子之傅刺幽王而孟子趙注以爲伯奇之詩疑齊魯韓三家有此說猶曹植合禽惡鳥論以黍離爲伯奇弟伯封作也論衡書虛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漢書中山王勝聞樂對言伯奇流離比

干橫分亦引詩憂老數語趙注政必非無據若偽疏以伯奇爲宜白妄矣伯奇尹吉甫子後書黃瓊傳注引說苑又以爲王國子未聞

述齊桓蔡正五命不但與公羊僖三年陽穀盟詞及管子大匡霸形所載異并與穀梁僖九年蔡正之令詳畧不全似當以孟子爲定

杞梁妻善哭趙注本說苑列女傳言哭夫而城爲之崩正義著其名爲孟姜據列女傳云就夫之屍於城下正義云向城而哭則城者莒城也左傳云遇於郟檀弓云迎柩於路說苑云聞之而哭則城是齊之城故崔豹古今注曰都城也似當依齊城解乃馬縞中華古今注以

爲長城貫休詩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鳥寔宇記平州盧龍縣秦長城東西長萬里杞梁妻哭城崩得失骨卽此城也時代懸隔誕謬之甚或指齊長城然莊公時未築也二女果說文作嫫趙注果侍也與許慎解全僞疏云釋

果爲侍是惑於許說而誤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似以果字屬下句謂實若固自有之愚案周禮大宗伯曰攝而載果小宗伯曰以待果將注果讀爲禪古者響祀王后全獻疑此果字是瓊禪之義

爾汝者賤簡之稱也故孟子云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世說載孫皓爲晉武帝作爾汝歌帝悔之魏書陳奇傳游雅嘗衆辱奇或爾汝之隋書楊伯

醜傳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則雖敵以下猶不乃禹告舜曰安汝止伊尹之告太甲呼爾者四呼汝者二偽書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呼汝者十有三金勝呼三王爲爾者六洛誥呼汝者七立政篇呼爾者一詩卷阿言爾者十三又民勞王欲玉汝蓋古之君臣尙質不相嫌忌所謂忘形到爾汝也

趙注琴張云子張善琴號琴張以琴字爲顯孫師當因俱字子張故誤廣韻琴姓也文選枚叔七發有琴摯李善曰師摯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師摯工琴未見他出爾雅釋詁孟勉也郭注未詳近日翟教授作補郭引幽通賦孟晉迨羣語爲證案管子任法云高言孟行語在班前至鄭漁仲爾雅注謂孟猶愍未安釋詁衛蹶嘉也郭云未詳案儀禮既夕有短衛考工記矢人注有儻衛矢羽謂之衛矢之美在乎衛也蹶見詩唐風大雅二字皆釋經鄭樵爾雅注今時俗訝其物則曰衛蹶與衛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臆說無取釋言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嚴九能云釋詁訓肇爲始爲謀此又訓敏殆釋江漢詩肇敏成功之文詩云肇敏卽訓肇爲敏猶書云謀及乃心卽以心訓謀詩云振古卽訓振爲古詩云戴弁隸倅卽訓倅爲戴釋訓昀昀田也十四句皆此例郭注所引似未合

齊記一

三

齊記一

三

釋訓自子子孫孫引無極以下十六句皆用韻語如七言古詩此訓詁之創格也趙氏孟子章指效之黃石公三畧引軍讖內貪外廉至是為國姦三十句一韻連用惟兩句古書用韻無如是多者亦奇郭璞注釋訓篇王逸注楚辭皆用韻

釋親妻之父母為外舅外姑然亦可單稱舅姑坊記曰舅姑承子以授壻

釋樂徒鼓磬謂之蹇郭云未見義所出案釋文蹇本或作蹇效蹇與謔噉全方言廣雅竝云吃也玉篇難也蓋八音惟磬難和其聲訥然如人之口吃于言促而不舒也

管記一

五

釋地素有楊陟疏引周禮夏官職方氏之楊紆改為楊陟而謂冀州之楊陟即雍州之弦蒲恐不然也漢地理志述職方揚紆而師古注引爾雅又改為楊紆豈因音全通用歟鄭與顏皆不知楊紆所在爾雅釋文云本或作紆紆非

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案水經注四十卷霍山下引爾雅大山宮小山為霍為字舊刻作曰二十九卷廬江水下又引

爾雅宮字霍字之上皆有曰字豈古本爾雅不全乎全謝山太史謂古人元有二種讀法晁補之作二句對解之非無據也案泚水篇引開山圖灤山圍繞大山為霍山以例此文則霍上有曰字較為明豁若宮上亦有曰字作二句讀畢竟未安

釋木髡桐郭云未詳案凡木枝葉凋落曰髡亦謂之桐方言桐就也注成就貌蓋自榮至枯亦物之一成也

釋鳥輿頸鴉郭未詳案樊孫本輿作鸞釋文本作輿則即輿斯也小爾雅廣雅竝云此類有三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鴉鴉必燕烏矣鴉為頸項之義鴉為白義詩有女如茶亦言其白

釋畜缺豕屬或疑釋獸豕子豬一條是錯簡許周生云廣雅次第依爾雅六畜篇雖有豕屬而豬豨諸條在釋獸中與爾雅合蓋古人著述不似後人煩密也景純注爾雅自謂沈研鑽極歷二九載然未詳者尚有百數十

管記二

五

事偶解一二或可補闕若必備說無遺恐不免失之鑿矣

許周生云經學自東晉後分為南北自唐以後則有南學而無北學北史儒林傳序曰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蓋南北之不全如此陸元朗南方學者經典釋文不獨創始陳後主元年其成書亦在未入隋以前故序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又其書中引北音止一再見似書成後入隋唐亦不增加故北方大儒如徐遵明諸人皆不援及元朗於貞觀初拜國子博



據舊唐書儒學傳盧紹弓學士釋文攷證五經正義

士謂元朗之卒當在唐高祖之初者誤也

之作未必非元朗創議故正義于易書左傳用王注孔

傳杜注竝全于釋文正義中所謂定本者出于顏師古

手傳見本師古之學本其祖介介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

本而非河北本師古為定本時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

折服諸儒則據南本為定可知也釋文中亦間引定本

及見是師古所定元朗猶孔仲達本兼涉南北學本傳稱其習鄭氏尚書王氏易至其為正

義時已有顏氏考定本在前且師古首董其事據孔穎

仲達亦不能自主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此竟廢近乃

有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者紹北學于千載之下不亦

難乎

警記一

五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引緯書甚多朱太史經義考有

茲緯五卷所載諸緯遺文不及十之一二又占經引緯

曰河圖聖洽符曰雜書兵鈴勢曰詩雅度覽曰春秋渾

符曰孝經周天七衛人間又曰赫連圖不知何經之緯

朱氏并缺其目豈未見悉達此書耶楚詞王褒九懷株

昭云神章靈篇今赴曲相和王逸注河圖洛書緯識文

也朱氏亦失載

檀弓剩義

檀弓之文左氏所不逮見困學紀聞五故東坡得文法於檀

弓紀聞十七梁溪管教人讀之漫志何小山物始之言子李傳

尚未深知檀弓者爾特記事多失之誣解家又增乖

越余愛其辭而病其義耽誦之餘為沽說二卷沽者

畧也後見徐穆如檀弓通邵鶴亭檀弓疑問頗與余

全因徧攷漢唐迄今駁檀弓之語隨校隨刪僅存十

餘條易沽說為剩義錄之如左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文王舍伯邑考之子而立

武王但云舍伯邑考者省文耳上言舍孫立子下言立

孫其義已顯左傳潘厓之黨申鮮虞之傅摯竝省去子

字淮南汜論曰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

制也史記管蔡世家曰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

孔叢雜訓曰文王舍適立次注疏謂文之立武王伯邑

考見在似皆誤會檀弓之文

警記二

五

微子舍其孫庸 蔡邕朱公叔鼎銘云微子啟生公子

朱豈卽庸之父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 史記敘孔子母死在年十七以

前恐不可信皇王大紀於周景王十六年書顏氏卒則

孔子年二十三歷聘紀年書于二十四歲觀東西南北之人一語似

稍近實蓋孔子早有四方之志因母在不敢遠游耳史

記孔子三十歲之前已兩次去魯必是除喪而乃出行

也

孔子少孤節 周禮家人墓大夫掌墓地自王公至於

士庶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族地之形勢及丘壟昭穆

處皆豫為圖藏之後須葬者依圖以夾其造營始祖之

墓孔子會祖防叔為防大夫卒而葬此孔氏兆域當始  
管于防叔則所謂防墓者先祖之墓也所謂不知其墓  
者昭穆之處也所謂合葬於防者以孫從祖也蓋孔子  
三歲失父淺殯於五父之衢迨母歿而訪求墓位乃得  
葬親全處爾史記誤以合葬為母耐父墓後儒竝據以  
為說故義有難通余著史記志疑尚仍舊解

蓋三妃未之從也 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孟子何以  
有三妃歷攷漢書劉向傳後書張衡趙谷傳三國志魏  
文帝終制皆作二妃周禮天官目錄九嬪疏史五帝紀  
集解後書李賢注文選思立賦李善注山海中山經郭  
璞注路史後紀十二羅莘注竝引禮記作二妃則知三

警記二

毛

妃乃別本之譌康成就文立義謂之三夫人宋書禮志  
第四襲其說孔疏引皇甫謐世紀以實之世紀所稱舜  
妃癸比本於海內北經作登比氏一豈可信哉鄭注引  
離騷湘夫人尤屬乖誣蓋蒼梧之葬本為妄傳而二妃  
不從記有明文安得神游湘浦漢地理志陳倉有舜妻  
盲冢祠竹書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則娥皇先舜二十  
年卒也育乃其名盲路史餘論引世紀女英墓在商州  
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卒葬在焉斯固事之可信者乃  
仍襲傳會或謂二妃葬湘山秦博或謂從巡溺湘水列  
傳王逸酈道元湘水注黃陵廟碑郭璞羅泌已辨其非寰宇記百六十  
二言桂州臨桂縣有雙妃冢奚足據耶九歌湘靈湘夫

人是湘之神靈竝天地奈何嫁名堯女洛水宓妃一以  
為伏羲女如清一以為伏羲妃路史似古帝之子動遭  
水厄多作水神此與山海經注以湘神為天帝之二女  
路史以為帝舜之二女全歸荒誕矣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  
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奔喪云哭父  
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喪服小記哭朋友於門外之右寢門外也所識於野張惟鄭注引逸奔喪禮  
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所  
說不全疑檀弓誤未必是殷周異禮蓋師不當哭於寢  
也

警記二

天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魯繆公立于齊宣公四十七年而莊子死于齊宣公四  
十五年似不相涉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喪大記云君既葬  
王政八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  
家既卒哭并經帶金革之事無辟禮運曰三年之喪期  
不使此後世奪情之所藉口也東漢斷大臣行三年喪  
吳孫權時立制奔親喪者罪大辟更屬道薄於當年風  
類於百代矣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并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士  
喪禮喪大記周禮夏官挈壺氏皆有代哭之文此最可

疑昔王秀之禁子孫代哭以為喪主不能痛至故欲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豈先王制禮教人以偽所見反不如一王秀之耶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雜記下篇亦云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檀弓上篇伯高死衛節疏又云無殯當哭諸正寢似皆非也孔子謂兄弟哭諸廟奔喪曰哭父之黨於廟則無論不哭於寢而殯不在廟何以舍廟而哭於異室乎

陳子車死於衛節 陳子凡非孔子弟子陳亢乃齊大夫陳子車之弟子車即左傳昭二十六年之齊子淵捷與陳亢字子禽者判然不全故漢書古今人表陳亢陳

警記一

五

子凡分列五等六等鄭注誤認為一人也

公輸若方小敏般請以機封 古有兩公輸般如羿後有羿之比此般與戰國策墨子諸書所稱魯般年數懸隔決非一人故樂府古豔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唐上官昭容詩公輸與班爾從此遂韜聲

戰于郎 郎當為郊以字形相狀而誤事見左傳哀十一年若郎之戰在魯莊十年安得有禹人及童汪錡孔疏謂戰郎戰郊俱有汪童之事不亦謬乎又以戰郎是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亦非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 陳棄疾恐非楚公子棄疾後立為平王者益棄疾是時居蔡不在軍中也鄭注

陳或作陵疑棄疾即左傳昭十二年陵尹喜之字

勝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于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 杜于世族譜謂懿伯為子服仲叔不及仲孫它似以懿伯即惠伯父仲孫它而注昭三年

傳懿伯又從康成注謂懿伯是惠伯之叔父一說不全以子攷之世族譜誤鄭注謂敬叔於懿伯為叔父亦誤惠伯稱懿伯叔父記有明文則懿伯者仲孫它之弟也故字仲叔疑 伯無後或辨叔父之稱對叔弓敬子為詞猶書言乃顯考爾殊不然仲孫它為桓公六世孫叔

弓為桓公八世孫 數連身 敬叔於昭穆當呼仲孫它為從祖安得有叔父之稱 孔疏云敬叔于 它字子服後遂為 惠伯為叔父

警記一

五

氏故稱子服惠伯若它即懿伯豈惠伯以叔父字為氏乎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子服仲孫懿伯之子為子服蓋叔惠伯通志氏族畧三五懿伯字子服並仍諸誤誤它諡孝伯與其姪孟孫羯全諡 見襄 非諡懿伯也問何以徵之曰孔疏于子服伯子引世本云獻子慶生孝伯孝伯生惠伯顧氏大事表高氏姓名考並據之甚是

晉獻文子成室 注謂晉君獻之謂賀也衛湜陳澧謂君賜臣不得言獻疑趙武諡獻文趙武兩字為諡他無所見然以衛貞惠文子例之不敢遽斷其非若言君賜臣不可稱獻則殊未然此篇上節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君洗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散爵獻士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古原字作京傳寫謬為京耳  
漢太原郡京陵縣即九原也寰宇記四十一九原在汾  
州平遙縣東七里又四十七絳州正平縣下云九原趙  
盾葬所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節 史通申左  
篇謂子罕相國宋睦於晉以此事為妄案呂覽召類載  
士尹池為荆使宋見司城子罕不徒南家之牆不禁西  
家之潦歸諫荆王不可攻宋因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  
曰修於廟堂之上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子罕之謂乎  
蓋即此一事而傳聞異辭耳

說文僞經附證

備記上

三

說文引經往往與今本不全顏黃門謂援引經傳與  
今乖者未之敢從案古本各有師承所傳多異許氏  
從賈逵受古學必非無據翟晴江丈嘗著說文僞經  
證一書甫脫棄而歿今不知落何處余曾附校十數  
條聊記於此

示部周禮有郊宗石室 翟云周禮未見惟通典禘禘  
卷博士徐禱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禴及壇禴終禘  
及郊宗石室然左氏傳中亦無 玉繩案舊唐書禮儀  
志御覽五百廿八引此文並作春秋左氏說則是周禮  
者周時典禮非周官書之謂祭酒凡引緯但稱禮或稱  
周禮也

牛部春秋傳曰宋司馬極字牛 翟云昭二十一年少司  
寇極馬字疑誤極未聞為司馬 案余弟處素左通曰  
極之字不見傳司馬當作司寇豈因宋有司馬牛而誤  
耶

口部周書曰嘒其耆長 翟云微子篇為其歸周張本  
稱曰周書或當時嘗有師說然 案後足部引子顛躄  
仍是商書

言部詩曰聶斯羽詵詵兮 案釋文曰詵說文作辨此  
既引于詵之下不應作辨而多部不載辨字其委未詳  
詩曰有噉其聲 翟云今詩無王氏詩攷引列于大雅  
雲漢篇蓋以有噉其星當之似不可通 案魯頌泮水

備記上

三

鳥部詩曰鳧鷖在梁 案大雅鳧鷖篇言在涇在沙在  
渚在溆在臺各用以為韻不應有別本作梁小雅鳧鷖  
在梁曹風維鷖在梁又不應引于鷖字之下梁字必誤  
周禮曰孤服鷖冕 案春官司服侯伯之服自鷖冕以  
下如公之服孤之服自希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則孤當

作公

木部書曰竹箭如縉 翟云今書未見玉篇述說文全  
案縉與箭全音祭酒蓋云讀若竹箭而誤憶禮記為  
書耳

春秋傳曰揭而書之■案周禮職幣典婦功泉府皆有書揭之文非春秋傳也

心部唐書曰五品不慙 翟云舜典五品不遜古文作

慙 案漢張純陳寵稱舜典皆云唐堯之典此言唐書

猶伏生大傳之題唐傳也蓋今舜典乃古堯典不分爲

二

詩曰憬彼淮夷 案魯頌泮水釋曰憬說文作慮此依

經爲憬前瞿部又引爲穰未見有作慮字者 文選安陸

韓詩 王碑注引

作穰

門部春秋傳曰闕門而與之言 翟云莊二十三年闕

而以夫人言闕字句變爲闕門失其旨矣 案魯語闕

門與之言蓋誤涉彼文

士部禮天子赤墀 案漢書梅福傳亦引此文當是逸

禮

衛大夫貞子名坐 案衛臣無名坐之人而謚貞子者

惟北宮喜豈喜與坐音近當時有別稱歟

虞書曰朔淫于家 案古文朋作朔閭百詩謂如楚王

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之事當是丹朱居母散宜氏

喪也

警記十一

三

晉記三 史

戰國秦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子良之逐臣又曰  
晉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皆不見所出燕策云陽  
虎之難孔子逃于衛亦未聞

齊策孫室子陳舉注公孫家子猶宗室云稱號甚別姓  
孫氏

燕策蘇代遺燕昭王書云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  
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天下孰敢不聽秦齊稱帝之後  
又有此游談當時已無魯連其人大聲呵之而昭王猶  
善其書何哉

司馬貞補史記序云本紀十二象歲星一周八書法天

晉記三

時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  
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成歲張守節論  
史例襲之惟改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舉  
全數餘二日象閏子長本無此語穿鑿可笑王若虛曾  
斥其妄

五帝紀北發當是北戶大戴禮記作大教不可解曲阜  
孔檢討廣森補註云大大人汪芒氏之國也教教民也  
其為人黑山海經有焉

裴氏集解引鄭玄云由內為姦起外為軌案左傳成十  
七年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虞書孔鄭意與傳相反何  
也

余嘗疑少昊是古官名見史記志疑一今又得一證越絕計倪  
內經少昊主金與祝融后土玄冥太皞為五方之官則  
為官名審矣

夏本紀與河渠書及漢溝洫志並言禹治水在外十三  
年尸子言十年吳越春秋言七年三國志高堂隆傳昔  
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  
後歷年二十二載蓋依史漢之十三年又并鯀九載數  
之也其實當以孟子八年為定金仁山謂兗州賦十三  
載乃全故以為十三年說本禹貢注疏蔡九峯諸儒已  
非之孔疏引馬融謂禹治水三載并鯀九載為十三年  
八州十二年平兗州十三年平未免臆撰至路史作治

晉記三

水三十年九不足信

周本紀載呂刑惟貌有稽作惟訊有稽海甯陳仲魚名  
云說文糸部引周書作緇訓為旋絲次緇字於細字之  
下當有細義言維細有所稽攷也貌字乃衛包私改郭  
忠恕汗簡釋緇為貌失之矣史記訊字疑緇之誤說又  
訊重文作𧯛與篆文緇形相近耳嚴九能云古兒字作  
緇故汗簡云然此古文假借非誤也古文廟作廡亦从  
緇省廟者兒也

紀言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元未可深信然欲攷世表世  
家年次不得不依以為說許周生謂本紀誤竹書十二  
年流彘近之

溫公通鑑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為諸侯以  
為天子自壞其紀綱特著篇首為後世戒宋樓鑰獨謂  
此書之作實繼左氏傳溫公不敢顯言之爾左傳以三  
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攻媿此論甚確見本集

太史儋言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周紀與封禪書全  
秦紀作七十七歲老子傳及漢郊祀志水經渭水下注  
竝作七十歲余謂自始皇初生逆數至惠文改元為六  
十六年而後四年西周亡鼎入秦恰得七十年海甯錢  
廣伯云名恰得七十既非初生復非即位如何似當闕  
秦本紀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鳥身上似脫  
中衍二字不然太戊妻之當何屬而下文所謂中衍者

警記三

三

又誰之玄孫廣伯云其玄孫曰中衍上有中衍之後句  
武王之諡疑當以悼武為定廣伯云下文悼武王后出  
歸魏則本篇有足證也

秦初并天下分三十六郡史不著其目參攷漢志續志  
連內史祇三十五尚缺一郡案水經灑水注云始皇二  
十三年滅燕以為廣陽郡漢高帝更曰燕國余據以補  
郡數之缺詳史記  
志疑四趙誠夫水經注釋引顧亭林北平古  
今記謂漢志廣陽國昭帝元鳳元年置當以昭帝置者  
為定恐未盡然孟堅志地理但舉大畧文義簡古不能  
盡詳即如漢更秦廣陽為燕國高帝時封盧縮及其子  
建文帝時封劉暉武帝時封子且直至昭帝因且謀反

誅地入于漢改用廣陽舊名宣帝仍而不易中間凡二  
次國除為郡孟堅皆不書則其不言秦廣陽郡者畧也  
秦有黔中高帝更名武陵孟堅不云故秦黔中郡亦是  
脫畧不書與廣陽一例矣

始皇本紀年十三歲古無年歲竝稱者日知錄謂古人  
但云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錢廣伯云孟  
子鄉人長於伯兄一歲趙策太史曰年幾何矣對曰十  
五歲矣則言歲不始于太史公

許周生云始皇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  
屯畱軍吏皆斬衍死字  
漢志無遷其民於臨洮此為一事據漢  
書五行志所引止此可證以下另為一事將軍壁死壁  
當

警記三

四

是將兵卒屯畱蒲鶮反前所衍死  
字疑在此戮其屍蓋蒲鶮以屯  
畱人間遷屯畱民懼禍及已故因將軍之死而反反亦  
即死故戮其屍也 呂后紀末前言東牟侯與滕公除  
宮麾執戟者培兵罷去載少帝出則宮中已無一人乃  
又云代王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衛端門此十人  
何自來乎且天子未出而一麾罷去今帝已出而十人  
者謬言天子在宮以止代王之入轉必待太尉往諭然  
後去則十人明是太尉所使俾知操縱之權實出于已  
故文帝即夜拜宋昌張武收兵柄以備不測一時君臣  
情事史公以掩映之筆出之綜核上下文史公不應乖  
反如此固自其微意所在爾



泰山碑曰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是帝而亦可稱遺詔也

嶧山碑極簡古決是秦時之文水經泗水注始皇觀禮於魯登嶧山命李斯以大篆勒銘山頂名曰書門其鄭重如此且為刻石七篇中之第一篇太史公獨闕不載何也盧學士謂史文有脫誤其說見所著鍾山札記

春秋之法雖無事猶必書孟月史記周以後本紀是年無事則并年逸之獨始皇紀於三十年特書曰無事此史公創例全書亦祇一見

始皇因圖書曰亡秦者胡乃發兵擊胡而不知為胡亥路史後紀注引世紀曰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

警記三

五

誅豪傑何其類也

子長為項羽作本紀班叔皮譏其失唐已來諸儒皆言羽不當列本紀惟羅泌以為得編年之法未敢謂然明吳偉業綏寇紀畧言張獻忠自為一文應評古帝王以楚霸王為最真盜賊之語也

高祖本紀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全氏經史問答謂洮水當作泚水在九江布敗于斬反走其國又敗于泚乃思投長沙未至而死于番陽許周生云別擊者擊布別將之軍非布在洮水也追得斬布鄱陽遙接上文布走令別將追之也全氏似未

審

世表從湯至黃帝十七世依史數之是十八世非十七世許周生云諸數世次處史蓋離身數而志疑悉連身數之以致悉差一世

十二侯表平王元年東徙雒邑周生云志疑辨平王東徙在五年案周之東徙在平王元年無疑謂在五年者非也犬戎方伐周弑幽王平王以辟戎寇而徙揆諸情理必不能遲至五年之久或謂平王未必倉卒徙都亂定後乃至洛夫詩譜不言以亂故徙居東都乎若亂定則不必徙矣平王徙洛豈晉徙新田之比哉管蔡世家言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為諸侯六國表秦本紀全

警記三

六

因卽以兵送平王此又徙東都在元年之確證也

周生又云晉文公過衛志疑據晉語韋注在衛文公十八年以世家書于十六年為誤案世家以晉文過衛在衛文十六年甚確左傳晉文于僖四年十二月奔狄于五處狄自五年始十二年而行過衛則政當衛文之

十六年國語亦言蓄力一紀可以遠矣乃行過五鹿言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僖二十八年晉取五鹿則衛文十六年過五鹿內外傳所全惟內傳與文公不禮野人與塊為一時事而外傳以過五鹿在適齊前過衛在去齊後為有岐誤國語言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必定是見伐特虞其來伐耳若方當見伐則當日有邢狄之變矣韋昭注以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為

文公過衛之歲殊非文公自去齊後于衛曹鄭既不蒙見禮而宋襄楚成亦止聞乘馬厚幣之贈未嘗假館自衛至秦雖經歷多國而道途元非遠隔入秦在二十三年則過衛亦在二十三年史表所書非誤若謂僖十八年過衛則自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此六年中文公淹留何國乎

鄭襄公十八年晉欒書取我范索隱本作汜左傳成四年釋文云汜音凡或音祀王栗臣孝廉云成臯之汜水當作汜濟陰有汜水音汎又音凡成臯之水與之仝字仝音故師古注漢紀謂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爲祀卽釋文或音祀說也可知祀乃俗音因汜與江有

警記三

七

汜之汜相近故俗呼之曰祀至今相沿不變而成臯之汜水直書作汜水矣若果汜水何以舊音凡且左傳王出適鄭處干汜杜注鄭南汜也正義謂鄭有南汜東汜又楚伐鄭涉汜而歸又秦軍汜南俱作汜音凡則成臯汜水之宜作汜水審矣況正義謂涉汜之汜是地名

汜合

高祖功臣表昌武侯單得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此漢時保辜限也今律以受傷之輕重定期期之多寡手足及他物傷者限二十日刃及湯火傷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五十日以被傷時刻爲始過一刻卽爲限外

功臣卽侯表索隱引周成雜字解詁案周成不知何代人唐志周成解文字七卷亦不言其時文選注及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亦引之

建元侯表書符離侯路博德之功曰將重會期書衆利侯伊卽軒之功曰手自劔合班書亦往往效之唐樊宗師專學此等句法

藥兒侯亦作語兒水經注引吳黃武時由拳西鄉產兒墮地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脚折金乃生案永樂大典本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

褚少孫續建元侯表載田千秋上孝武書有豈尤畔父黃帝涉江之語漢書千秋傳無之豈刪而不錄耶

警記三

八

將相名臣表鴻溝作鴻渠蓋引渠水所爲故名渠非以別名狼湯渠之故水經注謂之梁溝卽陰溝水又有沙水浚儀之稱焉

景帝後三年正月甲子崩二月丙子太子立漢書則云甲子太子立大事記以班氏爲誤而不知史所書是旣殯正繼體之禮班所書是始死定嗣子之儀也大事記又譏漢昭元諸帝葬前卽位謂廢自古旣葬卽位之禮然自古卽位亦不必定在葬後嗣君改元之年先君尙未及葬則先卽位而後葬先君春秋書文成兩公可見王孝廉云封禪書中嶽嵩高也志疑引周禮冀州山鎮及左傳司馬侯語辨中嶽是霍山非嵩高恐不然嵩高

為中嶽自當據爾雅史公不誤霍山在今山西故周禮指為冀州山鎮冀偏西北不得言中司馬侯別太室于四嶽之外者以東西南北為四嶽則太室之為中嶽自在其外不得據崧高之詩以駁爾雅

書金滕一篇今古文皆有太史公載之魯世家然先哲

多疑其偽余據淮南子金滕豹韜語疑古別有金滕之

書許周生云淮南子所謂金滕豹韜蓋卽莊子所言金版六破後讀宋樓鑰攻媿集

有一說極為明通其跋金滕圖云書序武王有疾周公

作金滕言金滕之篇為公而作也所謂金滕之匱其中

寶藏占書自后稷封部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

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啟也啟籥見書正啟先世金滕

管記三

九

之匱也

鄭世家言鄭君乙為韓所滅六國表言康公滅無後而

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翼城縣西十里有鄭太子墓唐盧

照鄰銘太子壽者康公之子桓公二十代孫聰明仁智

邑封千戶今壽城是其地年七十八薨葬天陵南此果

可信則康公非無後矣

田完世家言田常有七十餘男小司馬引鮑昱云陳成

子生男百餘人後此漢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餘人勃

海王惲子女七十人梁鄱陽王恢男女百人北燕馮跋

子男百餘人吐谷渾有子六十人明代端順王奇湏生

子七十人餘不多見

陳涉世家涉之為王沈沈者劉伯莊云猶談談王孝廉云作談却不可解竊疑是淡之誤淡淡水平滿貌見高唐賦與潭亦近淡轉為潭猶談之作譚耳

弟子傳壤駟赤桐城姚姬傳郎中名經說謂卽左傳定

十年之邠工師駟赤

趙李同死封其父為李侯是子蔭父也平原漢奚涓死

封其母疵為魯侯稱曰母侯是子蔭母也高祖功臣表張敖

賜諡為魯元王是夫從妻爵也呂后紀魏志郭惠為甄氏

後封平原侯是以異姓襲殤母之爵也

樂毅傳望諸君索隱曰戰國策望作藍案藍諸君見中

山策而燕策蘇代云望諸相中山使趙劫之求地望諸

管記三

七

攻闕而出豈樂毅之前已有號望諸者乎疑燕策兩望

字當作藍史索反牽引藍諸作樂毅合為一人則誤甚

矣

淮陰侯傳從閒道葦山而望趙軍葦讀曰蔽索隱引楚

漢春秋作卑葦省文而顧宛溪方輿紀要謂北直眞定

府獲鹿縣西有抱犢山本名葦山韓信登葦山望趙軍

卽此則不當作隱蔽解若訓蔽則字當从竹

倉公傳趙章病法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則食粥眞養生之要也張文潛

有贈潘邠老粥記言晨起食粥之妙益於老人尤宜

韓長孺傳於梁舉壺遂臧固邗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

邳音質三人姓名也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似漢書誤嚴九能云邳作至或省文或傳譌俱未可定

衛將軍驃騎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孝廉云得字當在千字上謂得千騎將又得王又得王母

日者傳越王句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此事莫詳因考後書崔駰傳顏回明仁於度穀張衡傳洪鼎聲而軍容息孔融傳南睢之骨立三國蜀志秦必云成

湯大望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晉書地理志敘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宋書文九王建平王傳

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北周書裴長孫儉詔蕭何就

晉記三

窮僻之鄉其事皆未聞後書南蠻傳為漢鑿之結著獨力之文章懷亦未詳

太史公自序傳申呂肖矣注以肖為瘠顧亭林謂肖乃削字脫其刃耳嚴九能云方言趙肖小也肖有小義亭

林似未攷方言以上各條因史記志疑已刻不及增改故錄此漢書武紀元封元年登嵩高閭呼萬歲者二太始二年

登之翠山稱萬歲人但言嵩呼耳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有云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

之時也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今法農忙停訟益

始于此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闕氏匈奴傳作王

牆皆不書牆字錢宮詹云說文無牆字左傳妃嬪嬪御

唐石經本作牆漢書王牆字亦从另元帝紀作牆恐是牆之譌牆字說文亦未收諸葛堂云王牆蓋取古美人毛嬙之名未必古無牆字疑

牆精牆三  
字古通

平帝紀元始元年六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案表褒魯始封是節侯公子寬十一月相如嗣更氏公

孫則紀誤矣王子表有金鄉侯就鄉侯皆東平思王孫皆名不害皆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疑是誤重此卷表中高城節侯梁亦兩見誤出也

晉記三

史漢侯表中安正侯張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國除成平

侯劉禮坐恐揭取雞以令買償免侯所坐亦甚微淺何遂至于削國漢法亦太重矣惟韓陽侯江喜坐上書還

印符隨方士免方士張宗也其事畧見郊祀志谷永語高昌侯董宏以佞邪免後復封而其子武嗣侯又坐父前為佞邪免宜哉

古今人表周公偽蜀乾德六年封顯聖王見寰宇記七十七以下補人表攷

仲尼宋熙寧中欲加孔子諡至神元聖帝禮臣李邦直執不可卒從其議見王明清揮塵錄又西夏仁宗仁孝

嘗尊孔子為文宣帝見宋史夏國傳簡邊許周生云月令疏引鄭志稱為娥簡狄詩疏譌為

流簡狄諫菴稱後王以為媒官謂之高禱案月令疏高禱祀簡狄之夫而非簡狄

姬訾名常儀檀弓上疏引帝繫作陬氏之女曰常宜

女趨禹妃塗山氏女生啟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塗

山氏為玉京太后尊啟為齊聖皇帝見舊唐書禮儀志

三

傳說周生云揚子雲解嘲或釋褐而傅似以傅為大傅

之傅蓋說稱傳說猶召公稱保奭也孟康以為甯戚恐

非

箕子其支子仲食邑於于子孫為鮮于氏見顏真卿太

子少保鮮于仲通神道碑銘及通志氏族畧

稽記三

伯夷叔齊亦曰夷叔又見蜀志邵正傳晉書羊祜傳亦

魏志王

太姒錢廣伯云錢田間謂太姒是文王繼娶諫菴謂姊

妹全嫁于周恐未然詩云篤生武王大戴禮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則太姒為文王元妃明甚其云文王初載

者猶曰初度云爾續文為莘者即所謂太姒嗣徽音也

安得以即位之始年當之而謂中年再娶乎況禮諸侯

不再娶也

案諸侯再娶者甚多

散而生錢廣伯云許叔重五經異義以文武賢臣有散

宜生蘇念生非公羊二字作名之說見曲禮上正義在馬融前

管仲稱仲父亦見晏子春秋諫下呂覽知接重言精諭達鬱

鄭子產亦曰國產見亢倉子政道篇

顏淵妻宋戴氏見元史

孟子亦曰鄒叟見宋呂陶淨德集送范堯夫詩自注前

史有謂孟子為鄒叟者又瓦釜漫記孟子父名彥璞

尹吉甫元豐九域志墓在滄洲

宋正考父亦曰正父見初學記十七引王粲讚

魯公子季友友又作有見鹽鐵論殊路篇古字通用

百里奚九域志墓在鄧州寰宇記在南陽縣西南七里

介子推錢廣伯云史記弟子傳稱介山子裴注作介山

子然誤也史本文然字屬下句家語弟子行作介子山

又誤倒耳

荀林父庚信崔說神道碑云上軍之左實用荀林

令尹子文是為鬬穀於菟又見左傳二十年

原憲盧學士檀弓疏稱憲子梁昭明詩中嘗稱原生李

夢陽詩中又稱憲生

顏刻錢廣伯云諫菴謂史記弟子傳作顏高為誤自無

不可蓋刻又作克

見家語禮子貢問克字本作高形似致譌也

然云顏氏為魯望族不應並時全名有一高恐非確論

晉有二士句魯有二嬰齊夫非望族乎何必顏氏不有兩高也

段干木通考一百二卷宋徽宗時封善應侯又晉書隱逸傳宋織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

伯熙宋劉敞公是集伯同敦贊序伯同周公裔孫也

季隨楊升菴丹鉛錄云蕭穎士蒙山詩尚子捐俗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八士中一人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

知所出

王青二友未詳金壇段明府玉裁云漢藝文志有王史氏

禮在青史子在大戴禮記保傳篇作青史氏或表

當作王青二史歟蕭山徐北溟鯤曰漢志王史氏乃六

國時人與表不合且表中無此例懋堂說不可從

狐突說苑立節謂獻公卒狐突自殺與傳異

晉記三

公孫杵臼九域志墓在絳州

宋子罕劉孝標稱為罕生此補五等鄭子皮談為宋子罕

陳不占孟子不虞之譽章注作不瞻聲相近毛本作瞻誤

老子唐書則天后光宅元年追尊老子母為先天太后

伍子胥唐昭宗景福二年封廣惠侯一云唐封廣衛錢武肅王奏改惠應旋晉吳

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賜忠清廟額封英烈王安王

徽宗政和六年加封威顯高宗紹興三十年加封忠壯

一云改封寧宗嘉定十七年累封忠武英烈威德顯聖

王顯聖安福王元封順祐一作忠孝威惠德顯聖

王顯聖安福王元封順祐一作忠孝威惠德顯聖

浙江通志李衛西湖志

計然名研本又作妍

何賁許周生云徐楚金說文通論上稱為擁縲子未詳

所據

告子錢廣伯云趙臺卿孟子注未嘗認告子卽浩生不

害固別爲一人也偽疏疑浩生不害爲告子耳諫菴謂

趙氏兩注元有抵牾未免臆斷又孟子曰告子先我不

動心則是孟子弟子而年亞於孟子可知孟子於弟子

稱子顧亭林曾言之若以孟子稱曰告子疑非弟子則

樂正子二之中又何說經史問答謂告子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

郭隗九域志墓在德州

白起唐書德宗貞元四年咸陽人上奏臣見白起云正

晉記三

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已而果爲邊將所敗上

欲立廟贈以司徒李泌以爲太重請贈兵部尚書

魯叔孫昭子卽叔孫婁公羊經婁作舍毛氏簡書刊誤

非之錢廣伯云舍乃婁聲之轉觀惹字自明

楚伍奢伍尚宋理宗嘉熙三年封奢烈侯妻嘉應夫人

尙昭順侯妻淑惠夫人見李衛西湖志十五

榮聲期陶潛集詠貧士稱榮叟亦云年九十又稱榮公

飲酒十一

荆軻海寧吳槎客騫云軻墓九域志京兆府河中府並

見益招魂而葬或不止一處歟

宋襄公與楚戰傷股七月而死韓子外儲說左上三日

而死淮南秦族訓軍敗君獲竝誤

樂陽古陽羊通用漢書五行志上武五子武帝女陽石公孫賀江充傳

公主即北海郡羊石縣也淮南記論臯陽說文作臯羊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九年都陽馬援傳

秦武陽史記匈奴傳燕將秦開之孫

鄭子疊又作子直釋文或作疊余弟左通云疊直字相

狀轉寫致謔

喬款蓋即艾孔錢廣伯云艾音又與喬音近款孔聲近

嚴九能云爾雅艾厯相也方言喬厯相也亦喬艾聲近

之證

宋桓魁皇侃論語義疏本引包咸注曰桓魁宋司馬黎

也黎字疑誤增司馬牛名犁不應全之

象亦曰象教見大戴禮帝繫象為人傲狠因以為號後

漢書劉表與表諱書曰重華之於象教

劇辛吳槎客曰辛何以在第八

蚩尤九域志冢在京兆府

王子帶亦曰叔帶見左傳昭廿六年

蒯賸師古曰蒯音五怪反錢廣伯云釋文蒯苦怪反賸

五快反此蓋全之今諺脫爾此有師古注八卷中無之

而簡公之諡無攷復列在石乞狐麇之黨後不若此從

其君父君母之得其所也疑彼是後人誤增

律歷志引六國春秋不知誰作藝文志不載又引漢志

曰歲在大棣此志是班氏以前之書藝文志無之大棣

之名亦異

商之立王毛鄭韋注商頌國語皆云契也而漢書禮樂志曰高稷始生立王公劉師古謂非一人豈班堅以立

王為冥乎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郊焉

地理志引郡風曰河水洋洋師古謂無此句抱經學士

云洋當作洋從楚姓之羊與灑全甚確

地理志交趾郡有安定縣三國蜀志張嶷傳及晉書地

理志全而司馬彪續志與魏志陳留王咸熙元年詔竝

作定安疑誤

新莽更改天下郡縣名目最為可笑班志元可不載蓋

志據平帝元始言之故附注焉然亦有不注者如莽傳

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圍縣莽改曰益歲國志屬淮

陽後書邳彤傳注引東觀漢紀云莽分鉅鹿為和成郡

居下曲陽志竝無之豈傳寫脫歟

五行志引昭廿五年傳遠哉搖搖師古注不安之貌今

本左傳作遙蓋搖之俗體說文無遙字

五行志建元六年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上

言宜誅親戚近臣視災之甚不甚為輕重此豈醇儒之

語哉為忌者所奏下吏幾死固其自取也好談災異未

免流為讖緯故其治春秋獨信公羊多違聖旨

五行志哀帝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六人為侯案

五行志哀帝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六人為侯案

五行志哀帝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六人為侯案



恩澤表外戚傳皆無周氏且侯者丁二人傳三人鄭一人已足六人之數志誤增周氏宜衍

宣帝神爵時以方士言立隨侯也珠劍寶劍也王寶璧傳

也周康寶鼎也四祠於未央宮中見郊祀志劍鼎二物或以為神而祠之珠玉何為者明太祖封舟索為繫

三爺立廟致祭見夏原吉一統肇基錄全一異聞

溝洫志白渠歌漢紀決渠為雨下有水流竈下魚跳入

釜二句蓋班氏刪之

史漢於諸帝之名每不盡避蓋失檢校耳然有不可解

者班氏刑法志引周禮大司寇文曰刑新邦用輕典刑

平邦用典刑亂邦用重典反改國為邦何也豈周禮

警記三

五

元文是邦字後人避諱改國孟堅引元文而未改歟又

史皇孫進宣帝父也而宣帝賜陳遂璽書有博進語見

以傳漢紀云可豈臨文不諱之故歟

食貨志宣帝時穀至石五錢粟賤之極無過于此史記

言孝文時粟至十餘錢或斗或斛未明嗣後惟東漢虞詡為武都太守三

米石八十唐貞觀間米斗四五錢梁天監四年米斛

木錢十三青

齊開水斗三錢

藝文志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孟堅不言其年顏

注引桓譚新論云年百八十歲案魏文侯在位三十八

年卒于周安王之十五年竇公為樂工時當不甚幼而

獻書文帝又未必在卽位之初卽以安王十五年至文

帝元年計之已二百十歲矣張懷瓘書斷謂竇公至文

帝世二百八十歲孫頤谷云新論當是年二百八十歲

脫去二字耳書斷政用桓語

志載經方十一家引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今俗言

不藥為中醫本此

藝文志小說家及後書蔡邕傳引子夏小道可觀致遠

恐泥語竝以為孔子不應班蔡皆誤引章懷疑別有所

據豈古論語與今本異歟不特此也說苑建本篇引有

子君子務本二句論衡語增篇引子貢紂之不善二句

後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詔引子夏博學而篤志三句唐

書孔穎達獨孤及傳引曾子以能問於不能四句蘇文

警記三

三

忠上皇帝書引子夏信而後勞其民二句再上皇帝書

引子貢日月之食數句俱以為孔子語豈盡古本之異

乎錢詹事嘗曰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

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云接聞於夫子

則其言皆孔子所取矣故漢人引論語雖弟子之言皆

歸之孔子非由記憶之誤此說極明通

膠鬲之姓甚少漢武帝時有趙人膠倉與朱買臣莊忽

奇等待詔金馬見嚴助東方朔傳而藝文志作聊倉疑

以音近而異廣韻引風俗通亦作聊倉蓋仍漢志未必

是兩人

賈誼傳弔屈原曰謂跼蹐廉莊躑楚之大盜卽其後王

滇者困學紀聞以為兩人竊怪王滇之莊躡與盜全名恐不然也後漢梁竦亦沈書以悼屈原

淮南王傳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匡衡傳太上者民

之父母文選班固辟雍詩於赫太上天王褒四子講德論

太上聖明是天子亦稱太上不獨稱天子之父也又後

書李膺傳上帝震怒貶黜鼎臣則天子亦稱上帝矣

谷永傳日食地震對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先正今

本作先尚書有王謫師古云周書君牙之辭也君牙乃偽古文谷子

雲安得見之又黑龍見對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

案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亡凡十五年

永謂十六年誤杜牧阿房宮賦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管記三

三

始皇為王二十五年為帝十二年當作三十七年牧之

亦誤陳泰甫太史云谷永引文侯之命非君牙也

李尋傳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

十二卷則讖緯不始于哀平藝文志有執不祥効鬼物

八卷則符籙不始于張陵楚辭王褒九懷引用緯文史記伯夷傳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後書鄭顛傳引作易曰禮經解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蓋皆易緯並在成帝前

辰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不書姓小顏引漢紀姓令狐而

漢武故事又作鄭茂未知孰是至水經注卷十謂壺關

三老公乘輿乃誤以訟王尊之湖三老為茂耳梁元帝

全姓名錄依漢武故事作鄭茂

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豈九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

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辰太子生東坡代

張方平諫用兵書述其語余疑其春是其時之誤蓋辰

太子生于元朔元年後建元六年幾八載而元朔一年

開朔方郡又在辰太子生後也

孝武栗太子辰圍史皇孫齊紀翁主淮南夢太子皆以

母姓為別非冒母姓也扶柳侯呂平乃呂后姊子是冒

母姓矣而最奇者夏侯嬰會孫頗尚平陽公主主隨外

家姓號孫公主嬰之子孫更為孫氏是以母之母姓為

姓并自改其姓也

杜欽傳言欽繼功臣絕世蓋指成帝紹封蕭何後事也

而功臣表序以為其子杜業疑業字誤

管記三

三

王嘉除舊律為輕刑此盛德事見後書梁統傳不知班

史何以不載章懷亦疑之孝和時陳寵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梅福傳出爵不待廉茂廉孝廉也師古以為廉吏恐非

梅福追述孝文之美蓋緣孝文時未嘗舉孝廉舉茂才

也若如師古解不待廉吏而舉之不可通矣稱孝廉茂

才為廉茂猶抱朴子審舉蕭魏書高祖紀隋書禮儀志

稱秀才孝廉為秀孝也

梅福上書成帝謂封孔子之世以為湯後足以得嗣未

免迂濶孝成非不男也後宮殺之耳宋吳處厚因神宗

儲位屢闕上書乞封程嬰公孫杵臼韓厥其事政全

是錯傳注晉灼錯音厝小顏引申屠嘉傳序責通請錯

匪躬之故作證以音音為是以潘岳西征賦讀錯雜之  
錯為非案量之名無義可尋安見潘非而晉是故史索

曰錯音厝一如字讀

經典中鰥寡之鰥多作矜而矜無作鰥者惟于定國傳  
贊云哀鰥哲獄然師古作如字解

袁盎傳盎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  
刺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

飲亡何說工毋反而已爾稱叔父之字可乎凡子孫稱  
祖父之字皆在卒後未有生而稱之者晉書胡毋謙之

傳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外戚傳王濛字其

父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放誕不羈不可為訓唐書明皇王皇

管記三

三

后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甕  
為生日湯餅耶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

孝景子膠西王端一近婦人病之數月梁宣帝惡見婦

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史

書中惟見此二人

揚雄傳解嘲注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

選舉此律未知何時所定蓋為未入官人立法二千石

以上不用此律後書劉禮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

下不為親行服者得行三年喪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

不得典城選舉漢制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後遂為

常故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自以

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至哀帝時博士弟子父  
母死子寧三年後漢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

刺史行三年喪建光元年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  
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延熹二年復斷之而原涉行父

喪三年顯名京師河間惠王良行母喪二年下詔褒揚

蓋亦絕無而僅有者矣服總更奇

羽獵賦文王圍百里齊宣王圍四十里後書楊賜傳樂

松曰文王之圍百里齊宣王五里疑五下脫十字表皆

與孟子不全又陳蕃諫校獵疏云齊景公欲觀於海放

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擧眉

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誤合孟子兩章為一而以孟子

之言作晏子語也章懷三劉竝未糾駁楊秉傳春秋不

誅黎比而魯多盜蓋誤以莒君之名為邾庶其章懷謂

管記三

三

別有所據恐非

長楊賦奉太宗之烈文帝為太宗與下句遵文武之度

復當依文選作太尊李善曰謂高祖然則今俗稱太守

為太尊謬矣

李廣傳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郭聚五云史

記作諸部校尉似是妄恐誤矣之解凡恐亦意為之耳

史通雜說篇言太史公與任安書論自古刑餘之人惟

以彌子瑕為始案書中竝無子瑕而子瑕亦非閹宦豈

劉氏誤以雍渠為彌子乎

外戚傳上官安與父諸良人亂師古曰良人妾也案本

傳序良人是天子妾號秩比八百石安父榮雖封侯亦

人臣爾何以稱之

西域傳鄯善國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  
山居故名又云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  
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案水經注河水二東逕墨  
山國南治墨山城則漢傳脫墨字趙誠夫水經注釋言  
之可補班氏之闕文政小顏之曲說

孝文帝賜南粵王書云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今作文習  
用離騷終古未見有用終今者

王莽密淫祀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漢書郊祀志梁武帝郊

廟牲牲皆代以麪其愚偽一也金世宗節儉重農宗廟  
之祭以鹿代牛見本紀上又不可以為比矣

警記二

漢書叙傳述西域云總督城郭三十有六後世官制有  
總督二字見此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二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  
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

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  
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

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而水經穀水注云  
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

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  
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

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案熹平在光和前光之時

不聞有鐫經之事至序邕等七人舊本多誤今依趙氏

定本增補楊升菴石經考謬信鄭注謂有初刻再刻趙  
爾石墨鑄華妄依其說朱氏彝尊經義考曰熹平刻石

光而立石先後總屬中郎所書非再刻也此說本洪景  
伯隸釋但昔人傳漢石經之不全有二焉後書靈紀及

儒林宦者傳袁宏後紀北史江式傳皆以為五經邕傳  
及張馴傳鄭樵通志郭忠恕汗簡則以為六經水經注

隋唐志又以為七經愚意稱七經為是章懷邕傳注引  
洛陽記祇有易書公羊論語禮記趙明誠金石錄述其

家所藏有詩儀禮此七經之證董道廣川書跋斷以為  
七經誠有見也定經之儒後書是七人黃伯思東觀餘

警記三

論及隸釋俱言論語碑末別有孫表與博士左立二人  
又有刻者公羊碑末別有諫議大夫趙陔議郎劉弘郎

陳興姓名中張文蘇陵傳植五人陶宗儀書史會要謂皆熹平中  
奉詔正定諸經者孫表官然則蔚宗所記姓名僅得其

半而七經文字亦非伯喈一人獨書矣孫願谷云竊意  
定六經而光利刻石祇五經也當以范書章懷注為據

其詩儀禮疑是魏世所刻耳杜詩厓縣光和尚骨立光  
和即指

熹平五年冬十月壬午及中平五年冬十月壬午本紀  
皆書御殿後槐樹自披倒暨時月日皆全改元之年又

全真大妖異也或疑史誤重亦未可知  
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今不傳拾遺記載帝招

商歌甚工居然為梁陳晴場宋徵諸君之先驅矣本紀及何進傳言帝耀兵平樂觀自稱無上將軍與明武宗稱威武大將軍何異但攷祭遵傳光武建武二年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膝撫傳順帝建康元年陰陵人徐鳳稱無上將軍此皆近世事豈未之聞乎

鉅鹿張角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蓋古者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謂之三公故取以為號

靈帝紀論靈帝之為靈也優哉蓋用莊子則陽篇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句法而皆本左傳君子是以知靈公之為靈也句來

警記三

毛

劉盆子傳擊王莽探湯侯田況注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今漢志各本皆作探湯水經巨洋水注又作滌蕩疑陽與滌並傳寫之誤湯蕩古通金城郡九吾九街二縣注皆云莽曰修遠亦必有一謬

盆子傳城陽景王之後西安侯劉孝案前志齊郡西安矢注侯國而王子侯表西安侯勝城陽荒王子孝元初元元年三月封哀侯守嗣薨亡後各本西字譌要則劉孝必是以支屬續封其年月無考矣

劉永傳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章懷注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胡梅澗謂兩漢志無西防縣錢詹事云前漢志山陽郡有西防縣疑是西防之譌

章帝八王傳千乘王伉之孫孝王鴻薨無子梁太后立河間王開之孫蠡吾侯惺奉鴻祀以從兄弟為父子奇矣此皆緣公羊仲嬰齊為兄歸父後一言遂令後世有亂倫妄繼之事五代晉高祖以弟剌王為子故其名與諸子排行宋史周二臣傳李守節無後以父妾劉氏所生之弟為嗣

陳元請立左氏疏稱宣帝為淵聖此宋人所本徐防傳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案卜子有詩序儀禮有喪服傳樂記有魏文侯論樂獨未聞於書有說也又隋書經籍志有子夏易傳孔氏易正義引之

警記三

毛

宋備察孝廉舉進士見吳志孫堅傳注引續漢書范史本傳不書備舉進士

劉寬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諺此人性之異穠叔夜十五日不洗頭面陰子春數年一洗脚政復相類不得以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之王安石比也  
文苑補衡傳漁陽參撾章懷注音七廿反引文士傳撾作槌謂槌撾擊鼓杖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七紺反及後文人全用不知何所憑也案魏志荀彧傳注世說言語篇注俱引張衡文士傳與章懷所述小異如裴松之注前作槌後作撾劉孝標注前作撾後作槌而參又加手作撾

文人仍用多仝王音無作平聲者如庾信夜聽搗衣詩  
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聞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慘  
場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夜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  
成慘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慘黃雲蕭條白日暗李  
商隱詩欲問漁陽慘時無禰正平又詩必投潘岳果誰  
慘禰衡過益參者猶曰散曰引曰操曰弄之類搗槌並  
訓擊不作鼓杖解參搗乃擊鼓曲調禰生當有所受或  
言本作漁陽操改爲慘字亦非若依李賢作七廿反則  
鼓僅三搗詘然而止安得音節悲壯聲出金石使四坐  
爲之忼慨耶

警記三

三

昔人譏范史列女不傳秦嘉妻徐淑而傳蔡琰余謂蔡  
邕有二女其一適羊祜之父賢而知義不知蔚宗何以  
舍祜母而載祀妻棄行取文未免倒置又酷吏亦不當  
入董宣樊仲華李章陽球此四人者廉明剛正未見其  
爲酷也

東夷傳倭國俗皆徒跣以躡踞爲恭敬晉書四夷傳林  
邑國人皆裸露以黑色爲美情事之相反如此晉惠南風劉

編籍皆以黑爲美也  
魏明帝諡山陽公爲孝獻皇帝蜀先主諡漢帝爲孝愍  
皇帝蔚宗作史似宜從蜀晉書劉元海載記其僭立漢  
王令稱孝愍也蜀志丞相亮追諡甘皇后表稱孝愍皇  
帝

陳承祚作史諱宣景文三王之名而高貴鄉公陳雷王  
二紀獨直書武帝之名惟于孫叔然稱字以諱之又韋  
昭改稱韋曜而董昭胡昭張昭不諱殊不可解杭董道  
太史以爲仍舊史之文也

魏志劉劭傳黃初中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  
覽而楊俊傳注引魏畧言王象受詔撰皇覽兩處不仝  
當是劉王共纂成之乃隋志云皇覽繆卜等撰又有何  
承天徐爰合本蓋仍魏之舊各漸增加唐以後書中所  
引大抵皆何徐合本故唐志祇載何徐皇覽也

警記三

三

魏文帝郭皇后明帝後母也后傳注載哀策云哀子皇  
帝哀哀子之稱見此士虞禮及禮雜記凡虞以前之祭  
稱哀子非對母而言也又陳書孝行謝貞傳孤子樂禰  
所集錢詹事云貞以母憂去職父已先亡而自稱孤子  
可證溫公書儀母亡稱哀子唐以後始有之似忘攷表  
注蔡邕袁夫人碑哀子懿達又在魏前

郭淮封汾陽子是古今有兩郭汾陽矣然有再造唐室  
之汾陽王而伯濟之勳不足言也

司馬懿諡宣文晉書文帝紀及禮志可據宋書禮志三仝而宣  
帝紀云諡文貞後改文宣恐誤

袁紹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袁譚曰先公廢繼  
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先公謂將軍爲兄  
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此本生父母不稱父母之證又

樓攻媿集承讓耶孫君墓誌銘述其父雪齋自誌其墓  
云余祖生四子次為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余實  
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為先考嗣七歲聞本生伯母及先  
考之訃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為父母謂其所生  
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百世不可變  
易也濮安懿王稱親當時歐陽公倡議以誤韓魏公因  
以誤天子其實歐陽公引喪服大記為據非妄也殊不  
知六經惟禮最難大記非周公之典何足依信服則降  
之名則存之其說自相矛盾矣

紹傳注監軍之計在持半范史紹傳作將半疑持字  
誤晉書姚萇載記陛下將半太過耳可證

警記三

三

賈逵少孤為黿池令以喪祖父去官州泰頰歲喪考妣  
祖九年居喪宣王雷缺待之鄧艾晉書鄧攸七歲喪父  
傳注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宋史孫覺以祖母  
喪解官史書中言承重孫持服甚少故著之又宋楊傑  
劉之道墓誌銘遭祖母喪乞解官承重服開國以來嫡  
孫有諸叔而承重者自之道始汪藻浮溪集石文殿修  
撰趙億墓誌銘丁祖母時氏憂卒喪除太僕寺主簿宋  
史石豫傳祖母死用嫡孫承  
重去官趙汝談傳持祖母服  
何平叔不解易中九事見魏志管輅傳注南齊書張緒  
傳及南史竝以為七事誤也梁書伏曼容傳亦云九事

世說全

魏志東夷傳沃沮國女至十歲婿家即迎之長養為婦  
此卽今養媳本夷俗也

翟晴江嘗云陳承祚三國志紀魏而傳蜀習彥威漢晉  
春秋繼漢而越魏非關其議之有高下也時也承祚撰  
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  
得不尊魏平彥威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  
而存漢緒猶元帝以藩庶而復晉統安得不尊蜀乎司  
馬公通鑑朱子綱目理勢亦如是也北宋受周禪司馬  
公不得不以魏為正統南渡偏安朱子不得不以蜀為  
正統陳與習司馬與朱子易地則皆然

警記三

三

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為不可近案御覽四百九十六  
引江表傳曰李嚴少為郡職吏用情深剋苟利其身鄉  
里為嚴諺曰難可狎李鱗甲陳孝起之言本此  
龐德公之子字山民娶孔明小妹見蜀志龐統傳注引  
襄陽記而後書逸民傳注引襄陽記民作山人因避諱  
也而云娶孔明姊與裴注不全  
孔明讀書但觀大意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但可為中  
人以上言之非中人以下所得妄託也  
張飛字益德見飛本傳及楊戲傳錢宮詹金石文跋尾  
續有金承安四年重修蜀先主廟碑亦作益德并云俗  
傳三國演義為翼錢遵王謂內府板演義猶未諛日



下舊聞載此碑謫翼蓋朱得之傳抄也余案華陽國志水經注世說品藻上篇並作翼德豈近代刊本之謬歟

放翁集涪州道中詩自注

那境有張翼德祠亦作翼

張疑得疾困篤家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

幾宿與疎澗乃自舉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

除愈此種風義雖古人亦不多見近日畢尚書沅之待

程太史晉芳庶幾似之明吳寬傳友人賀恩疾遷至邸旦夕視之恩死為衣素一月

素宓傳宜一來與州尊相見今稱太守曰府尊今日縣

尊牧曰州尊此其始也而府尊縣尊之稱未考吳大和

安寺鐵爐款

議府尊令公

楊戲傳贊馬承伯注姚佃字子緒亦聞中人先主定益

州復為功曹復字一本作後恐竝謫當作佃

蜀志終於楊戲以其著季漢輔臣贊可備逸事諸臣髣

髴也虞翻傳注載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一則亦足

備吳事之逸

吳志賀齊傳齊斬楊松長丁蕃而虞翻傳注引會稽典

錄有節女松楊柳朱楊松當即松楊誤倒耳蓋即今之

松陽吳分章安置松陽縣古字楊陽通用

孫皓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注引吳歷曰牧本名密避

了密改名牧了密避牧改名為固虞翻傳引會稽典錄

亦云了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二人不

應互相避名疑滕因封高密改名了乃避滕改也

書記三

三

孫休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裴云察戰吳官號今

楊都有察戰巷案晉書陶璜傳察戰鄧苟至交阯擅調

孔雀二千頭為郡吏呂興所殺陳留王紀作

鄧句疑誤

書記三

函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元年有魏郡太守毛安之冠軍將軍毛武生案毛寶傳寶二子穆之安之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温母名憲更稱小字此當時之稱今以小字書于帝紀似非史法本傳固云穆之也

晉惠帝時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遠主疑天間民間之食謂何不食乾腊見金世庸暗一轍又蝦蟆官私之對晉書不言其人據水經穀水注引晉中州記是賈胤且今日若官蝦蟆可給廩晉書亦不載困學紀聞十八載汪藻詩鶴有乘軒姓給廩

晉書四

地理志秦始皇并天下置郡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九江王盡有其地案鄣非秦郡劉敞於漢志丹陽郡辨之甚悉疑楚漢之際分置觀高帝紀以鄣郡與東陽吳郡並言可見而英布只封九江何曾盡有三郡之地乎

輿服志序言漢世祖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是武帝時先有趙飛鸞矣疑卽鈎弋夫人之名

輿服志宋書禮志耕根車天子親耕所乘東京賦所云農輿輅木也或以爲卽金根車大謬

食貨志獻帝作五銖錢有四出案漢靈帝紀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則晉志言獻帝誤

晉宋五行志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累代吳寶如王莽頭孔子履諸物一時蕩盡莽頭不足爲吳寶孔子之履固可起敬起愛者也天火取之萬世而下將不得考聖人之跡矣然元楊瑀山居新話大都鐘樓街富民家藏宜聖履又元王文定公渾初淵身有孔履記言中統三年五月獲觀孔履于先進趙公學舍履長尺二寸記其形制甚悉豈流傳不止一履耶

晉書四

元帝四王傳成帝詔以小晚生奕繼東海哀王冲蓋晉時呼子爲晚生故元帝於琅邪王煥令曰晚生矇弱奕卽廢帝海西公是哀王從孫故云小晚生和嶠傳載庾歎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硯多節目施

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案庾歎傳子嵩所器者乃温太真非和長輿也因二嶠名全遂誤屬於和前後雙載世說亦誤

閻纘傳楊駿誅纘要潘岳崔基等共葬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仁和張氏熠曰駿傳誅親黨夷三族安得有從弟在且人葬其兄而告之亦非人情駿爲賈后所害則模者乃后族兄賈模耳此語甚的諸揚不聞有楊模史稱賈模豫誅楊駿封侯則其爲賈模明矣熠字曦亮著讀史舉正八卷

王衍傳石勒使人夜排牆填殺之案水經渠水注引晉陽秋言勒追東海王越縱騎圍射戶積如山王夷甫死

焉是行死於射也

隱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愴愴日知錄謂夏當

作衛是也獨怪仲御惡見丹朱巫舞而為賈充操施作

歌何歟雲霧杳冥風旨響集亦未免增飾太過

藝術傳佛圖澄令一童子挈齊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

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

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

錢詹事云今俗傳圓光之術蓋出于此

十六國春秋北涼沮渠蒙遜謂郎中劉炳曰昔魯人有

浮海而失津者至於澶洲見仲尼及七十子游于海中

警記四

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齊

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荒誕不經此蓋因孔子

浮海之言而譌造之

宋書禮志二禊或用秋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

隅人宵祓除國子水嬉是用七月十四日也素二七謂

七月七日志似誤說

符瑞志引金雌詩南齊祥瑞志引金雄記隋志郭文金

雄記一卷亡而不及金雌詩攷雲笈七籤洞仙傳詩記

言晉河內軹人郭文舉著書箬葉上晉書隱逸傳郭文

字文舉

謝靈運傳載山居賦并自注載之乃史例之創見者魏

書張淵傳載觀象賦北齊書顏之推傳載觀我生賦有

自注全竹汀詹事云陳壽載楊戲季漢輔臣贊有注又

在宋書之前

袁淑荅彭城王義康問年云鄧仲華拜表之歲又云陸

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無為作才語見向案鄧

禹拜大司徒封鄴侯年二十四陸士衡年二十吳滅太

康末入洛年三十矣淑兩語不全究莫知其年幾何蓋

先自參錯也今有問其年而以甲子對者尚須計算况

援引故事豈能即曉才語見向實應且憎勿徒笑彭城

不讀書也

警記四

宋劉穆之耳目手口齊舉固是異人後此惟北齊唐魯

海口耳竝用隋劉焯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

事全舉庶幾似之

後漢陸績賦民饉粥口說六百餘人

姓名無有差謬奉錄囚徒數百千

人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魏明帝雖左右

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

不遺忘其強

記亦罕觀也

陶淵明傳言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

年號自宋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南史因之考陶集除桃

花源詩序祭程氏妹文二篇外無標晉年號者晉書隱

逸傳及梁昭明撰淵明傳皆無此語是也蓋年號之或

而誤者爾

南齊書江敬傳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晉書顛以此事今習行之不知其非也周待制自強墓誌銘伯父舍人公

王僧虔傳太祖與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南史全張懷瓘書斷引南史云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語似勝

王僧虔誠子書云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馬鄭未嘗注老王西莊尤祿云老子當作老易蓋是也

督記四

五

梁書處士傳何疾妻江氏夢神告之曰汝夫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南史則何非無妻但無妾耳且傳稱其子撰有父風無妻安得有子齊書高逸傳不載江氏及子撰事豈欲實其無妻之說故刪之歟南史抄撮齊梁二書未曾檢勘遂岐出也

梁書劉孝綽傳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蓋思廉避父諱改之而史通惑經篇引論語云眾善焉必察之改好為善非關避諱豈論語有別本耶

武帝天監七年詔雉兔有刑姜宣致貶蓋用孟子而誤者當作麋鹿有刑齊宣致貶帝號博學亦有此誤

蕭子範傳南平王使製千字文甚美王命記室蔡遠釋

之而今獨傳周興嗣豈以成之一宿為奇乎然此兩千字文所說不全隋志千字文有蕭子雲胡肅二注子雲所注當是其兄子範之作而不云蔡遠與嗣本傳言次義之書而宋史李至傳以為鍾繇書也御覽引梁書武帝周興嗣命選不重複者千字謂而文之又隋書文苑傳潘徽為萬字文唐藝文志有演千字文五卷

顏氏家訓養生篇侯景之亂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世子名嗣梁書言嗣中流失卒於陣不及其妻南史但云妻子為任約侯景所禽此可補史闕

督記四

六

在列傳二十二亦無止足名目攷隋志宋徐爰齊孫嚴皆撰宋書蓋姚氏所言非指沈書也至隋書閻昆傳云語在輿服志何稠傳云專見威儀志而隋書無二志之名乃因修史非出一手失於校改或謂今本隋書闕此二志妄矣

諸夷傳大同五年迎佛髮千扶南人競談唐迎佛骨無言梁武迎佛髮事不及十年而臺城禍至矣因考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風翔次年遂有宏志之變懿宗咸通十四年復迎佛骨七月崩真不祥哉

梁臨川王宏南史極言其喪師謀逆贖貨無厭而梁書本傳皆削不書稱其為長者豈有意諱之歟通鑑從南

史

南史孔琇之清約為臨海太守還獻乾姜二千斤南齊書作二十斤以武帝嫌其少推之疑南史誤

南史儒林王元規傳姻不失親古人所重徐楚金說文繫傳通論亦作姻見妻字注蓋因姻古通不別作婚姻解故

陳書元規傳仍是因字

姚思廉作陳書以其父姚察與江總全傳蓋以總有文名為當時推重也然傷于浮豔日從後主游宴其陳暄孔範等為狎客君臣昏亂以至滅亡豈可屈父為伍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稱其德學無前則思廉何不以察與徐陵全傳乎蕭子顯豫章王疑之子

警記四

七

也而其作齊書比父于周公則又過矣

徐陵弟孝克至孝嫁其妻臧於侯景將孔景行以供養所生母陳氏遂剃髮為沙門後景行死臧脫歸孝克還俗更為夫婦居錢塘佳義里此亦事之僅見者固與朱買臣之妻異已

魏氏托跋魏書言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南齊書言魏是李陵後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其俗以母名為姓二說不全然皆非也 御製全韻詩魏太武一篇注云拓跋氏居於北漠當為蒙古部落拓跋自係蒙古語之圖卜謂正及中也

魏書北史實君傳言昭成帝因實君作亂暴崩蓋驚悸

而死未定是其子實君弒之故魏書帝紀但云帝崩而已乃晉書符堅載記謂堅討代王涉翼健昭成名魏書通還陰山其子翼主魏書北史縛父請降堅以其不孝遷之於蜀案珪即道武帝繼昭成而立為昭成嫡孫安得有縛父遷蜀之事

平文帝追尊太祖道武帝又追尊太祖二代全一廟號不可解顯祖名弘高祖名宏二字音義相近直似父子全名矣顯祖生十二而立十八禪於高祖高祖纔五歲自古傳位無如此早者亦可異

李先傳太宗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北史連珠下有論字韓子之文往往先經後傳其體類乎連珠而所

警記四

八

謂二十二篇疑是六反八說八經也

儒林傳孫惠蔚周流儒肆有名冀方因侍講佛經極旨詔加號惠蔚法師以儒臣而加僧號可怪也柳州道州文宣王廟碑有易師沙門凝晉杜樊川有燉煌管内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云利根事佛餘力通儒領生徒坐于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勉弘兩教用化新邦是又以浮屠參師儒之席尤屬異事

官氏志太和十九年詔詳定北人姓三月一列簿帳送門下以聞釋老志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似帳字始見此漢書孝武紀後書光武紀注並有計帳語北周書

蘇綽傳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顏  
元孫干祿字書序籍帳文案皆在此後唐書百官志  
屢見此字

官職有從品始於元魏太和時自一品至九品皆有從  
前此未有也

釋老志趙郡沙門法果誠行精至太宗授以輔國宜城  
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法果

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僧封公侯  
奇僧有子而襲爵更奇時有沙門曇證亦  
加老壽將軍號

釋老志沙門道登卒高祖詔朕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  
但催勸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

警記四

九

監本譌脫

魏書自序言成帝世魏歆終鉅鹿太守其子悅仕於魏  
太武時所謂成帝者當是魏始祖成帝毛也然年代似

太遠北史不言成帝諸葛堂云歆為漢初魏無知之玄  
孫當是漢成帝其云歆子悅則必  
有脫

北齊書杜弼傳弼注易上下繫攷隋經籍志不載弼書  
則當時已亡弼性好名理兼注老莊其說易必精未知

與韓伯若何  
顏之推傳云父總案梁書周書南史北史皆作顏協獨  
此作總必百藥之誤

北海王詳妃劉不妒詳母太妃杖之數十曰婦人皆妒

汝何為不妒因不妒而受杖所謂以不狂為狂也明陸  
采都公譚纂言洪武中有劉指揮者年五十卒妻擊鼓

自陳無子欲朝廷給養太祖曰汝夫以百戰得一官將  
以富貴遺後嗣而不畜妾豈非汝之悍耶本欲斬汝第

念汝夫之勞著光祿寺給與漆椀木杖日令乞丐功臣  
之家以為妒婦者戒如此處分較之賣皂莢騎驢牛更

快太祖事王文祿龍  
與慈記亦載之

北齊張景仁以善書至開府侍中封建安王可謂奇遇  
故史謂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漢末梁鶴以  
工書至選部  
尚書見魏志  
武帝紀注

警記四

十

憂遂苦出終喪凡未服所後之父而遇本生父之喪者  
自可引慶為例亦亡於禮之禮也

獨孤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唐元貞后生高祖第七  
女隋文獻后生煬帝二女為后生二天子歷三朝皆外

戚實自古未有也周世宗宣懿皇后宋太宗懿德皇后  
后皆符彥卿女亦是兩朝外戚

隋韓擒虎唐避諱去虎字止稱韓擒與古二名稱一字  
者不全案本傳韓本名豹故江南有黃斑之謠作史者

何以不稱韓豹乎  
北史后妃傳齊文宣段昭儀詔妹也婚夕詔妻元氏為

俗弄女婿法戲文宣今俗取婦猶有此惡習案馬氏意  
林載風俗通汝南張妙會其三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

縛杜士捶二十又懸足指遂致死抱朴子疾謬云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酬營不知限齊至使有傷于血流踈折支體者可歎也則此風自漢晉以來有之酉陽雜俎北朝婚禮以杖打婿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北史許智藏傳秦王俊夢亡妃崔氏相迎數日薨案俊傳崔氏以毒王故賜死于家兩傳矛盾蓋醫家附會以訛智藏之術耳隋書全誤

宋子京刊修唐書喜用奇僻字然皆有來歷不可妄詆如媒蝎二字媒用漢書司馬遷傳媒孽其短蝎用外傳

警記四

十一

晉語蝎諧野客叢書引曹植藉田論輕鑿修鉤去樹之蝎以爲宋公本此去之遠矣又嚴九能云方言第七蝎噬逮也蝎噬與爾雅釋言過遂全偏旁假借耳晉語二云陷于大難乃逮于讒蝎諧卽逮讒之義章注失之亦是一解

武氏奪攘神器穢褻皇居其罪浮于呂雉而英鷲智數類之酉陽雜俎言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雉墨豈呂後身邪

唐以老子爲祖追加尊號最爲不經北周能安生訟七十二世晉河南將軍熊光古冢五代郭崇韜自言子儀之後過墓號慟史籍書之傳以爲笑追尊老子得毋類

足明流賦張獻忠追上梓潼神尊  
年號曰始龍高皇帝見後魏紀畧

年號自漢武帝始前此惟紀年而已嗣後皆仍之惟北魏廢帝恭帝周閔帝金末帝元明宗宣宗無年號而唐肅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建子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至明年四月復舊此紀號後之一變旋即殞落非佳兆矣

僖宗之崩新書云文德元年二月乙亥不豫三月壬寅疾大漸癸卯崩舊書云三月庚子上暴疾壬寅大漸癸卯崩所說違疾月日兩紀不全案方回虛谷間抄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買得好馬一疋時駕方自岐陽回長安馬畜宣徽南院僖宗潛行看之巡繞馬

警記四

十二

左右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脇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水盃以尿灌僖宗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給醫凡二十餘人候脈出藥皆言是胸臆之氣竝無膠効脇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所言臥疾日子又異而得疾暴崩之故可補史未備

宰相表韓愈子昶昶二子綰字持之哀字獻之余家藏昶自爲墓誌銘拓本末云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紀舉進士可補史表之缺表亦當作緄

新唐書百官志序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考新舊書曹確傳皆言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疑志誤

選舉志李德裕家不置文選惡其不根藝實可謂僻矣  
刑法志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詔  
罪人無得鞭背案漢書刑法志孝景中六年定箠令當  
笞者笞背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是笞背非始于太  
宗豈漢以後復笞背至太宗改之歟

孔穎達一代大儒而王世充之篡隋穎達為草禪儀與

劉歆為新莽著符命何異阮籍為司馬昭勸進文亦全

高開道傳武德元年懷戎沙門高曇晟擁眾稱大乘皇  
帝立尼靜宣為耶輸皇后沙門為帝尼姑為后殊可怪  
笑此尼居然為武氏先聲

警記四

三

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狄仁傑曰陛下立廬陵王則  
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耐姑后悟案漢書  
韋玄成傳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各有寢園與諸帝世  
世奉祠後罷而復祠并食於太上皇寢廟昭哀后者高  
祖之姊也是有耐姑于廟者然非禮矣故先儒以不經  
斥之

顏籀傳祖之推終隋黃門郎案北齊書北史之推於顯  
祖時曾除黃門郎入隋之後祇太子召為學士尋以疾  
卒此誤以齊官為隋官也舊書言籀字師古新書言師  
古字籀亦不全

德宗取順宗之子諱為第六子案五代閩陳洪進以子

文顯之子為子名文頊與父竝行劉貢父內殿崇班康  
君墓誌銘君生二歲失父育于大父育為己子君念父  
甚至及身登朝求改正昭穆未報皆以孫為子者唐宋  
之制尚主者升行與諸父等此何為乎御覽三百五十  
六董卓別傳曰  
卓孫年七歲  
愛以為己子

楊國忠史以為楊珣之子張易之之甥案天寶遺事國  
忠本易之子也易之承恩武后每休沐歸詔居樓上仍  
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密令女奴蟻珠上樓遂生國忠  
與史不全觀國忠奏復易之兄弟官爵或者是歟

尉遲勝本于闐國王玄宗時來朝妻以宗女祿山反率  
兵赴難固請留宿衛封武都王讓國于其弟飾林亭厚

警記四

古

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後唐明宗時東丹王突欲歸唐  
拜節度使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書自契丹來歸載書  
數千卷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一人千古罕見東  
丹王好食人血姬妾皆刺臂吮之亦異性也即遠人  
皇王倍  
唐書言張巡守睢陽括城中老幼凡食三萬口又殺愛  
妾數十許遠亦殺奴哺卒宋王明清摭青雜說曰紹興  
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每遣小校數隊  
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千人至六合縣西望見軍馬自  
西北來兼資歛所部隱蘆荻中間一人言荻林中有生  
人知為鬼兵乃免車出見拜問神號荅曰某唐張巡指  
對坐者曰此許遠指下坐者曰此雷萬春此南霽雲兼

賁少亦讀書因再拜頂禮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然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不知果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緣珠之效死故自剔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見雷萬春面上一疤因拜問曰史言將軍面著箭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六箭五著兜盔人人相傳謂吾面著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也此事雖未可盡信然問荅數語頗中情理足與本傳相參又睢陽之陷全時死難者三十六人史傳除張許二公外惟南霽雲雷萬春

警記四

五

姚閻其餘無聞焉案宋汪應辰文定集有玉山昭烈廟記言張汴家于滑之白馬與霽雲厚善全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為之驚駭出涕城陷死之其氣節與霽雲等政和至乾道累封為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論張王之始末甚備可補史所未及裴度傳張權欲傾度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考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炎全起事乃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張蓋用駱謠也

李光弼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亦異相也攷酉陽雜俎揚州東陵聖母廟王女道士康

紫霞夢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自是生鬚數十根宣和遺事都城豐樂樓卽樊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鬚長六七寸京尹聞于朝詔度為女道士明葉子奇草木子元至正十一年春京師齊化門東街一婦人生髭鬚長一尺餘陸燦庚已編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鄖陽一婦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數寸人目為三鬚娘朱竹垞太史靜志居詩話明孫尙書鑛母楊氏名文儷有髻年過百齡然則婦人生鬚不定是徵矣 吳陳琰曠園雜志順治間杭城油局橋詹某女七歲歿時以手摸口鬚出三鬚長數寸王鐔長於部領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棄皆復為用史臣曰竹頭木屑會無棄遺今但稱晉陶侃無言

警記四

六

鐔者

王叔文既敗每誦杜甫諸葛祠詩未免不類若宋宗雷守庶幾無媿

元載之敗也籍其家有鐘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尚書作九百斛可謂貪矣然蔡京家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

七秤王黼家黃雀鮮自地至棟凡滿三楹見曲洧紀聞齊東野語囊膈間評又野語云籍童貫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籍賈師憲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王鑿震澤長語載嘉靖初籍沒朱靈貨財有蘇木七十三扛胡椒二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則元載不足言矣

新書朱延壽傳楊行密妻延壽姊也行密曰得舅代我

無夢矣通鑑二百六十四卷作三舅注延壽或據此謂

呼妻兄弟為舅始此案三國志先主傳獻帝舅董承注

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故謂之舅是以祖母之從子為

舅也今俗謂之表叔但董太后河間人董卓隴西人魏

志卓傳注皇甫琳曰卓公有舅承璜以為舅毒是卓

弟璜是卓之兄子則亦其近屬也安得為太后之姪

疑因卓自以與太后合族當時或聯宗譜而獻帝以承

女為貴人故呼為舅耳五代史記四夷附錄蕭翰之妹

嫁德光契丹呼翰為國舅元史忠義傳完澤與其妻

弟金德為賊所執完澤呼曰金舅男不淨即死不可聽

賊東坡詩長懷髯舅淒然謂子元有繼娶公安縣君之

弟

宋徽宗崇寧時書學博士董衡慕唐何超纂晉書音義

作唐書釋音二十五卷案姚宏姚寬注戰國策序皆引

寶唐史釋音而不稱董音豈當時重音不著耶又攷

藝文志董衡疑衡釋音一卷寶萃音訓四卷今寶音

失傳董音是廿五卷宋志脫五字

五代梁十六年而亡唐十四年晉十一年漢四年周十

年共十三君僅五十二年爾以唐末年為元是而中

間竊據之國皆四十一君間五十年吳越八十四年淮

南三十六年南唐三十九年湖南五十六年荆南五十

七年西蜀三十二年後蜀四十年廣南五十五年河東

二十九年其感年反長于五代可慨也夫

自梁至周五十四年其間身仕五姓者不少以范魯公

之賢亦歷四朝入宋封公故太宗惜其欠世索一死即

宋史周三臣傳韓通李筠李重進皆非一代之臣而馮

道獨蒙惡聲豈謂其感敘遭逢自稱長樂老耶長樂其

然魯公誠子詩前半備述官闕與長樂老何異朱子

刪取入小學為賢者諱也故後人又有稱美馮道者李

延壽於褚淵攢譏諫誚至今齒冷不啻歐陽公之傳馮

道大抵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願盼如一亦士

大夫生世之不幸也

伶官傳啟新磨伴數縣令罪於唐莊宗前得勿殺此

向諷晉平公失鴉晏子救顏燭鄒亡鳥及圍人殺馬之

故智也茲伶必嘗讀書抑暗合古人歎

宋史最蕪冗疏畧杭墓浦太史嘗命余剛增別作一書

自揆謫薄謝不敢為遂從事史記作志疑二十六卷閱

前輩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塗乙某傳當削某傳

當補某人宜合某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科

段分明王阮亭分甘餘話謂臨川舊本在吳興潘昭度

家恨無從購之許周生云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

先為宋史抄摭拾最富友人楊鳳苞見其殘藁十餘冊

其全書則散佚久矣

徽宗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元世

祖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悉焚毀之道書最荒誕焚之殊快道史今不傳歷觀前代大抵崇佛則黜道信道則斥佛惟周武帝獨尊儒斷佛道二教盡廢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其見卓矣唐武德時亦佛道並黜

理宗紀寶祐二年詔太常釐正秦檜諡因諭輔臣曰諡繆很可也案檜傳改諡是繆醜

藝文志有夾氏春秋三十卷攷漢志夾氏未有書隋志謂亡於王莽之亂則此三十卷必偽撰也故今亦不傳

司馬公為黨人之首石工安民乞免鑄名碑末恐得罪後世又九江碑工李仲宣不刊黨人碑見揮塵錄金完顏

警記四

无

亮為丞相金主以司馬光畫像賀其生日金史承暉傳嘗置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大賢名著四海雖細人敵國亦知敬慕而宣和君臣乃目為姦黨不亡何待

杜衍之名蓋取漢杜周南陽杜衍人故岐公字世昌哲宗元祐七年賜柳宗元羅池廟為靈文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封為文惠昭靈公文人身後褒榮勝方干及第矣

蘇子容奉詔撰契丹通好百年典章為書二百五十卷賜名華戎魯衛信錄見曾子開肇蘇司空墓誌銘又汪彥章蘇魏公集序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序

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見浮溪集書今不傳而宋史藝文志亦不載頌傳有之

劉質近異錄宋寧宗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二郡人未寢者皆見其圓如望夕太史奏為上瑞其地當十年大稔此事宋史紀志皆不載

恐亦如竹書言天再旦史記言日再中豈果吉祥善事歟

遼自太宗始建國號聖宗統和元年忽去之稱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復稱遼號見李壽長編歷代以來未見有改國號者

遼史儀衛志傳國璽漢獻帝失之孫堅得于井中傳至孫權以歸于魏案後書徐璆袁術傳吳志孫堅傳注張讓等作亂天子出奔左右分散璆者以投井中孫堅探得後為袁術所奪術死徐璆致之漢朝則失璆是少帝非獻帝而璆以璽上漢漢亡歸魏非孫權以歸魏也

警記四

三

禮志公主下嫁賜物有送終車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得毋不祥耶

金史章宗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考試官或遽不能憶誤失人材可自注出處出題亦於題下注其本傳此善法也前輩言八股盛而六經微恐不盡然特以今之所習謬種流傳大抵因陋就寡赴速邀時見唐書薛謙

欲除文弊當行此法題注出處免却多少揣摩

載籍極博雖通人不能盡識且試人優劣全不係乎是也

明昌二年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三年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全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

避見本此盛德事避周公名古今惟此一見

宣宗紀興定二年憫京師丐食死於祁寒諭有司令居

獲煥所今京師冬月設有乞丐棲息之處俗謂之雞毛

房蓋即獲煥所也今名為棲流所

宇文虛中為人媒孽指家藏圖書為反具罪至族高士

談圖書尤多亦見殺士大夫家多藏圖書固是美事然

聚書之禍不可不知

警記四

三

蒙古平定中原諸正統兵所下方域各為已有因割裂

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世有其土惟官吏必命

于朝租賦之外不許徵斂而已此又改封建為郡縣後

之一變局也

元文宗名圖帖睦爾而文宗順帝一紀兩載至元六年

詔皆稱脫脫木兒必有一誤時有萬戶脫脫木兒又有

荆王子脫脫木兒豈君臣全名乎諸王表裏王脫脫木兒亦即文宗

元順帝時追封最多本紀所載至元二年封郭璞靈應

侯加封周處英義武惠正應王諡杜甫為文貞加封文

始尹真人為無上太初博文始真君徐甲為垂玄感

聖慈化應御真君庚桑子洞靈感化超蹈混然真君文

子通玄光暢昇元敏秀真君列子冲虛至德遁世游樂

真君莊子南華至極雄文弘道真君五年封曹娥慧感

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六年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獻公

比干加封仁顯忠烈公加封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

助順王王建天漢元年封張飛為靈應王見宋張唐英蜀檮杌至正元年改封徽

州土神汪華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十年加封天妃父

種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人十一年加封河瀆神靈

源神祐弘濟王十四年加號海神輔國護聖庇民廣濟

福惠明著天妃十八年封劉蕡文節昌平侯二十年加

封福建鎮閩王為護國英仁武烈忠正福德鎮閩尊王

二十二年加封唐撫州刺史南庭王危全諷為南庭忠

烈靈惠王國將亡聽于神豈不信哉

元史順帝紀二十二年三月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

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玉

珍弟明二案羣雄紀畧失撰人名引明氏實錄玉珍本傳事

在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明二即萬勝其年四月萬勝引

兵還重慶未嘗被擒也萬勝之死在玉珍卒後因殺知

院張文炳被誅當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萬勝乃玉珍義

弟德安黃陂縣人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故

稱明二黃標平夏錄謂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殺勝所說又異

史漢謂春秋日食二十六自隱二年數至定十五年也

元史歷志載李謙授時歷議獨謂三十七事蓋誤併哀

公十四年一食數之而反遺僖五年一食仍是三十六日食矣

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亦異聞也封氏聞見記云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一尊逸少一褻孔子皆奇事

安南傳宋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為王傳三世為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為王案黎崩安南志畧南人元順帝時內附安南古交趾郡五代之末為丁部領所據宋太祖封為交趾郡王傳璉濟凡三世其七年為其臣黎桓所篡時宋太平興國五年也傳龍鉞龍廷亦三世共三十年為其臣李公蘊所篡時宋大中祥符三年也宋

警記四

三

史畧全此謂李公蘊奪丁氏誤也又案前志李傳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其六世曰天祚宋孝宗隆興二年賜安南國名封天祚安南國王其八世曰吳昂無子立其女昭聖為嗣昭聖立一年以國授于夫陳日昃時紹定二年也令李氏宗族與齊民姓李者更為阮以絕民望然則阮氏即李氏考明史建文時其臣黎季犛弒其主盡滅陳族而自立中更莫氏之變迄於明末二姓分據其地而黎氏陵夷至乾隆五十二年黎維祜失國阮光平代之是黎阮二氏皆其再興者也嘉慶八年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始改安南之名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

故坤元之義年號至元史元世祖從太保劉秉湧幢小品謂大明以別於小明王是元明兩代皆二字號與大漢大唐大宋為臣下尊奉之辭不全又李翊戒菴漫筆言明初惡勝國之號稱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亦史所不詳

警記四

三

明史嚴高傳高惟一子世蕃余尊姑夫呂稼莘先生嘗言昔游分宜見嚴氏家譜世蕃有兄名世藍家居不仕睦鄰惇族鄉里稱為善人今之子孫皆其苗裔史佚之也仲弟處素紀之以詩有云兄豈難為非競爽子能不肖始稱賢池北偶談謂江右齒錄分宜子孫中式者不列其高祖名爵殆恥為嵩後并沒世藍耳錄之以補史缺先生名伊好讀書仇爽不羈老于諸生年九十三卒戒菴漫筆永樂末年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王振在其中豈振亦科目出身耶長汀黎士弘仁恕堂筆記引黃溥今古錄亦言振出身教官淨身入宮傳奇言振與康殿撰全學似非無本明史言振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明制訓導由貢生選授振不必定科目也

管記五

管子之文厚重與峭在諸子中別自一格然多後

人不獨弟子職一篇附列也如小稱篇毛嫱西施天下

之美人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彪以毛嫱為古美人以西施為夏姬豈古有兩西施乎小問

篇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穆公舉而相之七主七臣篇

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土輕死輕重

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真爾南宋韓無咎疑

管子為戰國游士所述諸子多寓言往往時代隔越不相應合莊列為尤甚如仲尼與

孫叔敖市南宜僚言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晏平仲問養生于管夷吾楊朱遇老子湯臣夏革稱師曠師襄稱鄰

行管子尚不至此小問篇東郭郵視桓公與管仲口開而不闔知是謀伐

祇語句間有差闕

管記五

管此事呂覽重言說苑權謀論衡知實竝載之文皆小

異字音有齒齶唇舌開合抵歟等別周秦以前少所論

及茲乃見其一端顏氏家訓音辭篇曾舉之而房夸齡

注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房注本尹

知章偽託而此注甚謬口開以音說不以字形說而呂

象脊骨之形亦非從兩口且但云兩口相對乃是呂字

何以知其更從艸耶

管子多奇字如勢陞壯地員箇釘蕞輕重滓丁埵成拯

篇已之類音義皆未詳穆天子傳亦有奇字

老子下篇有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

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自此論與而商鞅遂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

見韓子和氏韓子喻老著王壽焚書之事其姦劫弑臣篇以

誦書為亂當世之治五蠹篇云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

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至李斯竟緣此亡秦

噫孰階之厲哉

孫武兵法十三篇而高誘注呂覽上德云兵法五千言

則不獨上至經稱五千言矣

文子微明篇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上五有神人真人

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

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農人農

人商人下五有眾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

管記五

五猶人之與牛馬也品分五等較九品之目為簡確

道德篇蠱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蠶蠶無耳注本淮南說林

南脩務訓馬蠶蟲也而可以通氣志說林訓狂馬不觸

水獭狗不自投於河雖蠶蟲而不自陷容齋四筆以馬

稱蠶蟲為奇不知狗與鼈亦俱有此目

精誠篇臬陶瘡而為大理淮南主術全蓋其聲嘶沙非

真啞也宋史楊信以乾德四年病瘖至太平興國三年

卒歷顯仕十四年有童奴田玉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

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玉書掌為字玉

因直達其意無失奇人奇遇古今惟信而已南齊書蕭

斯時號蕭極米韓琦嘶聲見清波雜志



管子法法日規矩者方圓之正也巧者不能廢規矩而  
正方圓老子下篇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文字精誠  
篇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德篇  
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墨子兼愛下篇挈  
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以來未嘗有也非攻  
中篇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非命上篇文王封於岐周  
絕長繼短方地百里尉繚子武議篇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鶡冠子能天篇諛辭知其所離淫辭知其  
所合詐辭知其所飾遁辭知其所極凡此或孟子采用  
其語或世有成言未可知也

警記五

三

荀子禮論詔夏護武洵桓簡象注簡未詳案樂舞無  
名簡者疑籥字之譌左傳所謂象簡南籥也

荀氏不苟篇非十二子篇以陳仲史鮪盜名爲高可謂  
擬不於倫然鮪著書號稱一子賴荀卿非之而聞惜無  
傳焉

非十二子云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據下文言仲尼  
子弓又言子游之賤儒疑子游是子弓之譌

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朱子疑是見  
成語故荀孟皆用之荀卿非孟子者必不肯用其語也

案荀子王制王霸正名諸篇中多有與孟子語合者不  
止存神過化兩言而要非用自孟子法行篇子貢答南

郭惠子曰夫子之門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孟子嘗  
申明此旨而荀子明著其語之所由蓋荀卿學于子弓  
子夏之門人其師說與子思氏全出聖門孟所得聞者  
荀亦聞之未必皆世俗成語故不苟篇中又有與中庸  
合者

困學紀聞云荀子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  
見卷四無子思孟子荀卿法仲尼者而非思孟蓋其門人  
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厚  
齋此言似誤韓詩未嘗明引荀書安知非別引傳記故  
所舉十子有范雎田文莊周而無它嘗陳仲史鮪且荀  
之非孟顯著于性惡篇獨與孟敵又法言君子篇荀卿

警記五

四

非數家之書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是楊雄所見荀書有  
思孟與今本全

列子瓠巴鼓琴荀子勸學作鼓瑟蓋因下有伯牙鼓琴  
句改爲瑟也淮南說山襲之謝靈運述祖德詩弦高犒  
晉師改秦爲晉避下句秦字亦類此曹子建表赦楚趙  
以濟其難裴松之

云秦亦趙姓故互  
文以避上秦字  
張湛注列子謂楊朱字子居案莊子應帝王陽子居釋

文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又寓言篇釋文姓陽名戎  
字子居與老子相問答何以指爲楊朱

墨子非樂曰雄不耕稼穡樹藝雌不紡績織紝以男女  
爲雌雄甚別

天志中篇大明之道曰紂越厥夷居案非命上中兩篇引此文雖有小異而皆以為太誓則此言大明非矣

非儒下篇晏子對齊景公曰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不知孔丘之有異于

白公也景公曰嗚呼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也無論孔子與白公無半面識而以石乞為孔

子薦之白公奇以孔子比白公尤奇可謂飛談無忌

墨子奇字轄鶴非攻俊節用隲節儻倚天志擾鬼親非謂經上孟子音義新經慎駢難蚘經說顛虜賦仲經說謂云明亦作謂新下慎駢難蚘經說顛虜賦仲經說澉耕蚪羅魯物姑圻軻軻佩備城唐廡備高舊賙掘塤闕坻備葬墟備莊前音義皆難攻晉書隱逸

警記五

五

傳代郡魯叔時勝嘗注墨子通志藝文略有樂臺注惜不傳外此唯荀子多古字呂子間有之今俱有釋不錄

呂知士篇頓字辨土莊字任地注塔字未詳

楊朱之書不著漢錄案列子有楊朱篇此必朱所作誤

合於列子爾劉向言此篇惟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不似一家書斯政誤合之論而其書恐不止此淮南汜論

云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以墨

書兼愛尚賢諸篇例之疑全性保真是楊朱篇名且疑楊有非墨之篇猶墨之有非儒矣莊子天下篇稱墨子為經楊子無是稱也呂不韋書載墨家授受特詳則當

時墨尤橫于楊

莊子天地篇引記曰釋文云記書名也老子所作史索於封禪書據樂彥引老子戒經則不獨道德五千言矣

韓子喻老解老二篇及文字書述老子語多不見於道德豈出自別記耶許周生云唐藝文志老子有西昇入室神策等經十種蓋皆出於後託

逍遙游宋榮子釋文但云宋國人蓋即宋鉞也荀子天論正論言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見侮不辱使人不

關韓子顯學言其議設不闕爭取不隨與莊子天下篇言宋鉞禁攻寢兵諸語政全而韓子稱宋榮子則為鉞無疑向戌弭兵墨翟非攻三人皆宋人其源流相貫也

榮鉞音相近

警記五

六

德充符云據槁梧而瞑釋文瞑音眠然亦可如字讀宋子京青韻夕坐詩末句云塵機心久息靈待據梧瞑宋

精小學必不誤讀蓋二字音義本通也宋胡方平押青韻詩亦有靈待

據梧

夸聖素王見莊子天道篇後世借以尊孔子因謂左丘明為素臣而論衡定賢稱桓君山為素丞相東坡和劉

長安題薛周逸老亭詩雖辭功與名其樂實素侯皆緣素臣而變言之

徐無鬼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為五不知乘為誰或以公孫龍字子秉當之非也翟晴江云疑是孟子所稱子莫其人

盜跖篇孔子不見母外物篇釋文李云曾子爲父所憎  
嘗見絕糧而後蘇又論衡龍虛篇子貢滅鬚爲婦人人  
不知其狀云賜滅其鬚御覽彭部又作子羔事淮南

說林注呂望年七十始學讀書顏氏家訓勸學篇曾子

七十乃學名聞天下困學紀聞七云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余疑曾子當指

曾哲宋祈筆記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蓋少  
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景文木于家訓而變

其辭豈有得聞一貫時學業尙未就耶且曾子嘗云年  
三十四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聞則不聞矣以

七十始能著書之潛夫論論榮云由余生於五狄越象  
人而顧爲是言哉

產于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呂氏春秋當染云孔  
子學于孟蘇嬰靖叔越絕云舜兄狂弟傲路史後紀十

二注引尸子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震澤任氏刻尸子作養老列

警記五

七

女傳齊威虞姬日亡士歎市爲之罷世說陳元方日

董仲舒放孝子符起皆不知何出困學紀聞十二載張

蟹書日蓬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鄉人亦未詳所本

漢志有龐煖二篇久不傳今觀鵠冠子則二篇全在其  
中卽世賢武靈王是煖趙人蓋鵠冠弟子凡書中所云

龐子卽煖也

鵠冠子班堅但言其居深山以鵠羽爲冠未釋其故程

晴江涉獵隨筆云後漢書續臯服志鵠者勇雉爲武冠

處士山林談道無端而效武夫之服且卽以爲名亦何

義哉此鵠字疑鵠之譌漢書五行志顏注引逸周書云

知天文者冠鵠冠以鵠鳥能知天晴雨也禮圖謂之術

士冠鄭子臧好聚鵠冠見殺必以其聚術士恐謀不軌  
也鵠冠書皆述三才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他  
如環流王鈇泰鴻泰錄等篇率多談天之文鵠鵠字形  
相近譌應有之

鵠冠天權篇陸溺溺人猶陸沈也子華子北宮子仕篇

餽其頤頰於人猶左傳餽口四方也

子華子不見前錄通考引朱子及晁氏周氏陳氏極論

其偽攷呂氏春秋貴生先已誣徒明理知度俱有引子

華子語今分見偽書各篇知先秦有其人著書傳世特

久亡佚爾故高誘注日古體道人據莊子讓王呂氏春

警記五

八

秋審爲言子華子說昭釐侯司馬注云魏人作偽者失

檢乃嫁名於晉程本爲程嬰之後與孔子全時其偽謬

更顯然也韓詩外傳二稱齊程本則亦非晉人書中多

解字義又有問黨篇昔人疑是元祐問黨人而染於荆

公字說者

亢倉子卽莊周所謂庚桑楚其書九篇偽也余讀其書

如稱周靈王致帛瑤陳懷君賓亞寢答國產哭秦佚時

代皆不相及猶云諸子多寓言不足爲訾至稱荆君熊

圍欲拜亢倉爲亞尹楚官亞尹有無不可知而自春秋

至戰國楚君無名能圍者空撰事端強安名號作偽者  
何不一檢史籍乎  
宇宙二字有三解尸子上下四方日宇往古來今日宙

見莊子音義上淮南齊俗淮南覽冥訓燕雀爭于宇宙  
及原道注全皆本于文子淮南覽冥訓燕雀爭于宇宙  
之問注云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楊子太玄七閩天謂之  
宇闢宇謂之宙

諸子中有尉繚子疑卽尸子所謂料子貴別者也又賈  
誼新書數章引髮子不知何人漢書儒林傳傳韓詩者  
有東海髮福豈其後歟漢志雜家尉繚二十九篇先尸  
子蓋兩人佼所稱  
非爲始皇國尉者

呂氏春秋以十一月爲暢月見仲冬紀以十月爲大月  
猶左傳見任地篇差有意義他若外傳越語以九月爲  
亥月自在爾雅十二月名之內錄釋韓救修孔廟器碑  
以九月爲霜月錢詹事  
疑卽爾雅  
之相月

警記五

九

呂覽上德淮南人間訓竝云晉重耳過曹曹共公欲視  
其餅賜使祖而捕魚黃氏日抄以爲無此理史記晉世  
家言曹共公用美人乘軒者三百人亦全一不可信也  
仲春紀注生子必有瘡覺通精狂癡之疾畢尙書輯校  
云通精未詳嚴九能云此與淮南時則注全楚作  
案釋  
名疾病云眸子明而不正曰通視蓋卽通精之謂後漢  
書梁冀傳洞精矐眙章懷注洞猶通也以下六條呂子  
校補未及載故  
此記  
音律篇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  
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注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  
下生畢校云蕤賓不口爲上當在林鐘之首注當作上

者下生下者上生許周生云十二律上生下生班孟堅  
志與呂不韋書淮南子及鄭注周禮不同班志自黃鐘  
始一下生一上生依次至中呂故黃鐘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六律皆下生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  
六律皆上生高誘呂注所謂上者上生言黃鐘等七律  
由上生而得如蕤賓上生乃爲大呂故云上也下者下  
生言林鐘等五律由下生而得如黃鐘下生乃爲林鐘  
故云下也鄭注太師職云黃鐘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  
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  
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  
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

警記五

十

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  
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下生者三分去一  
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並從月令  
疏所引孔仲  
達云五下者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已  
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卽高注下  
者下生六上者謂大呂  
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酉之管三分益  
一而上生之卽高注上  
者上生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  
六上者以黃鐘爲諸物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  
故不數黃鐘也據此則鄭注卽本呂子惟呂兼數黃鐘  
爲七上五下耳淮南天文訓數十二律上下生與鄭全  
後漢志及范望注太玄竝重蕤賓上生宋書律志與淮

南合惟晉書志謂後代之音律多宗呂覽而又言算術無重上生之法以淮南爲非梁武帝鐘律律則謂京馬鄭蔡至蕤賓竝上生大呂而班志仍以次下生班義爲乖是則鄭注之合于呂覽淮南而不合於班志明甚今明北監本汲古閣本永懷堂本周禮太師注自蕤賓至中呂上下生皆互易其字蓋校者誤以漢志改之而不知其本不合也浦聲之十三經注疏正誤反據大師注以改月令疏舛矣畢尙書所校呂子但知蕤賓之上生大呂而不知蕤賓本律爲應鐘所上生如其所數則除黃鐘外五上六下與鄭注政相反

警記五

十二

十二年疏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又莊子盜跖及意林引王孫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淮南原道凡人中壽七十歲

必已篇不衣芮溫注芮絮也嚴九能云釋名首飾云蕤冕露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蕤芮溫暖而潔也芮溫之義如此高氏訓絮義亦相類

知接篇楊門之扇注門名仲弟處素云楊門乃楊木之門非門名也南史恩倖傳敘掩陽門之扇楊陽古通嚴九能云釋名釋車陽門在前日陽兩旁似門也畢氏疏證云考工記車人羊車鄭仲師注云車羊門也陽羊古通廣雅釋器陽門蔽簷也是所謂陽門者乃車中之蔽

管門名木名兩解俱非

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鮪佐焉案蘧史不與趙簡子全時伯玉亦未爲相記事之譌爾淮南主術亦誤襲之諸子書往往有此乖刺

韓子外儲說左上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莖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後世唐崖之始

警記五

十二

外儲說左上宋襄公與楚人戰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攷春秋泓之戰在魯僖二十二年十一月明年五月書宋公茲父卒首尾相隔七月疑傳寫之譌

說林上謂晉人伐邢齊桓公以鮑叔晚救名美之言乃弗救鮑叔賢臣豈有利人之亡以爲名者況伐邢者狄也非晉也此事非實

魯孟孫令泰西巴傳子事說林載之淮南人間說苑貴德亦述其事抱朴子良規云樂羊以安忍見疎秦西以過厚見親疑秦西是複氏黃山谷懷半山老人六言詩樂羊終愧巴西恐是秦西之誤

家語十卷王肅僞撰孫頤谷侍御作疏證以發其僞惟

所引顏子之言未盡獲出處案韓子顯學云自孔子之死也有顏氏之儒則顏子固有書矣宋石經後有書目一碑中列顏子豈其書不載諸史藝文別傳於世至南宋猶存乎胡應麟甲乙剩言明初朝鮮國會以顏子獻朝議以偽書卻之

孔叢子晚出蓋依託也其言頗雜多不可信并有猥褻之語斷非出於孔氏如子魚諫陳王以近事爲喻云梁人陽由者其力扛鼎然無治室之訓妻不畏憚方怒妻左手建杖右制其頭妻授以背而捉其陰由乃伏地氣絕鄰人趨而救之妻不肯捨或發其裳乃解何取喻鄙俗至此與國策秦宣太后謂韓使者尙靳之言何異

警記五

三

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著此書文選卷三十注引作蘇非李上陳田古字通用壽春八公山以八人得名水經肥水注言左吳與王春傳生等尋安全詣玄洲還爲著記號曰八公記則八公名目又與高序異矣

倣真云人莫鑒於流洙而鑒於止水此仍莊子德充符語莊作流水釋文崔本作沫水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莫鑒於流瀦而鑒於澄水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瀦當是所見本異

天文訓柔惠溫涼即溫良也良字古與諒涼通用樂記

易直子諒即慈良而諒與涼又相通詩大明釋文涼本又作諒

地形云障氣多暗余弟處素去障卽瘴也後漢書楊終傳障毒互生文選鮑明遠苦熱行鄣氣晝熏體注引吳志華表曰蒼梧南海歲有厲風鄣氣宋永初山水記曰寧州鄣氣蘭露四時不絕蓋謂嵐鄣之氣也皆不作瘴字

時則訓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注云兩未聞處處素案江都劉師峻北嶽考曰曲陽在隋爲恒陽縣恒山距縣西北四十里若渾源州在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此兩恒山蓋指

警記五

十四

山南山北而言猶上黨郡戰國西周策稱兩上黨也覽異訓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注述齊寡婦事不知何出又後漢書劉瑜袁口傳注文選求通親親表注詣建平王上書注初學記卷二竝引淮南子言鄒衍盡忠燕惠王信譏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今檢無此文主術訓鳥獲藉蕃注謂皆多力人處素云藉蕃恐非人名蓋勇健之義抱朴子酒誡云怯懦者效慶忌之藉捷疑卽藉蕃

脩務云馬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注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馬牝爲草馬日知錄言之甚詳此解未及

左傳羊斟姓羊名斟字叔牂故潛夫論衰制稱羊叔牂乃繆稱訓述其事作羊羹不斟司馬貞史記索隱于張儀傳引之誤以為左傳此漢人解經之別竹汀詹事云依淮南說則左傳當以其御羊斷句斟不與為一句羊蓋其御之名而字叔牂也亦似可通然與左傳下文羊斟非人羊斟之謂二語相背且子史中述此事如呂覽先識說苑貴德漢書人表皆作羊斟也

人間訓秦皇使蒙公楊翁子築城備胡史但言蒙恬而翁子之名不著案史始皇初年有將軍楊端和及并天下有五大夫楊楊所謂翁子者穆乎端和乎抑別一人也

警記五

五

主術訓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高注云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此事甚僻若無此注恐誤解如韓子外儲右上一所謂臧獲不託足於驥之類矣許周生云御為六藝之一臧獲豈能善御高注以為人名頗鑿其曰魯人不過以臧氏故爾非有他據也

道應云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注料山名方皇水名一日山名文選應休璉與滿炳書注引料山作獵山御覽全然則國策作望崩山誤矣

范論訓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舜為上牲葬死人者喪不可以藏此二事至今如是

原道云劉覽徧照注劉覽回觀也劉讀雷連之雷非劉

氏之劉也回觀之解似未安且劉雷二字全音無所分別義亦相通故劉古作鑄堯後有雷氏劉既與雷全而雷又與流通則劉覽猶流覽矣爾雅釋詁劉陳也又一義

說林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案南史梁豫章王綜恒夢東昏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則又何說

說山云罪當死者肥澤今俗所謂生囚肉也

說山羿死桃部注地名部即與左傳死窮門異但詮言

訓亦有羿死於桃梧語注云梧大杖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兩注不全當是高許二家之別後人合併無從分對似依桃杖之說為是

警記五

六

覽冥道應說山竝言陽侯之波注謂陵陽國侯一作其國近水溺死其神能為大波為人作害案漢書楊雄傳注應劭曰陽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此當別有所據然陶潛四八日本論語摘輔象以陽侯為伏羲六佐之一主江海路史所云陽侯司海也淮南子雲所稱當指此陽侯周方叔厄林亦依斯說

揚子雲作法言二字見莊子人間世非取論語法語之言也

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案酒誥是今文竝未嘗亡揚子何以言之王厚齋困學紀聞周益公二老堂雜誌王彥賓學林曾以為疑



竊意書序云作康誥酒誥梓林三篇共一序或子雲所見本脫去酒誥二字故有此語

老子荀揚金章宗時與經史竝出題考試見選舉志可謂不倫唐皮日休請孟子爲學科書今有司除茂才明子爲主其科選視明經事不果行宋史哲宗紀元祐二年詔舉人程試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

韓詩外傳卷一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此指不證岑鼎之事殺字當作忘字解莊子大宗師女偶曰殺生者不死李軌云殺猶亡也

新序節士篇衛律說蘇武不降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漢書但載齧雪咽瑾事此可補孟堅之遺

警記五

七

桓譚新論二十九篇凡十七卷其書蓋亡於宋世故宋史志文獻通考皆無之明陳氏世善堂書目有新論二卷當是後人所綴拾也仁和孫之騾搜采羣書輯成二卷昔年曾借觀于孫氏未及錄副而還之今復索已不可得矣

論衡感類篇紂父帝乙射天馭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案震死者乃紂之曾祖武乙也帝乙賢君寧有此事史記續龜策傳言桀紂射天與此全誤亦武乙事也

論衡問孔篇最無忌憚王充之爲人必傲憤不可近他若說孔子畏陽貨卻行流汗亦猶莊生稱孔子謁盜跖

尙得以寓言戲談置之充又言夷齊以庶兄奪國餓死不知何據

今所傳西京雜記二卷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吳均僞撰據洪序以爲本之劉歆洪特鈔而傳之案南史齊武諸子傳蕭實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豈別一書耶王伯厚以爲實依託見困學紀聞十二

抱朴子廣譬云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案螳螂搏輪迴車而避事見韓詩外傳八乃齊莊公非晉文也登陟篇云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因思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追賊雖一時權宜或亦用此法宋陳善

警記五

六

捫蝨新話謂今州縣獄中走去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可必得五代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漢隱帝詔殺郭威詐作詔書以雷守印倒用之倒印又有此二事

雜應篇余撰玉函方百卷分別病名以類相續約而易驗離陌之間顧眄皆藥眾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惜今不傳

陶元亮著四八目宋以前無異稱司馬貞史記雷侯世家索隱鮑彪戰國策注俱引之不知何時改名聖賢臺輔錄吳禮部注國策便已改稱當是宋人妄易其名也

四八目咎繇爲秋伯二字人罕用莊子知北游有大馬

之稱釋文云司馬也今習言之春夏秋冬四伯本尚書大傳

意林物理論天下之害莫害於女飾一頭之飾盈千金

之價婢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此古今全歎

幽求子云齊宣王見屠羊哀其無罪以豕易之此依孟

子而影撰者

周子無極之論朱陸不全然無極二字已先見周書命

訓及列子湯問非始於元公也左傳楚有費無極亦可

證又周子云賢希聖聖希天案夏侯湛閔子騫贊聖既

擬天賢亦希聖語蓋本此

張子正蒙純駁互見當擇取之如以匏瓜不食爲夫子

警記五

九

九

欲祿仕以從心所欲爲夢周公以爲山平地爲夫子惜

顏淵進互鄉以樂正子爲不致其學以逸詩唐棣爲文

王之詩而又以首句爲周公所加未免逞意強說

明鍾陵朱健字子強著蒼崖子十篇雖不免冗弱而時

有新語挈真篇云熱于用肝膽者必浮奢于使面目者

必佻又云有志之士輕受人憎重于受人德英雄之流

淡使人疑謹于使人信又云以人仇我爲我則亦仇人

因我背人因人則又背我鏡治篇云人恃其壯身無壽

理國狃其治祚無昌徵此數語皆近道之言不可多得

至謂始皇爲聖門功臣則邪說也

列女傳補勘

列女傳補勘

劉氏列女傳向與孫頤谷侍御仲弟處素據明張溥翻

宋本粗校一過欲再加搜討刻入抱經堂羣書拾補中

因循未果今抱經老人及仲弟相繼下世余與頤谷意

致索然無心卒業適元和顧之達氏重鑄是書其季廣

圻作攷證附卷末多與余輩向校相全遂取顧本參對

竊其繁複祇就所未及者條錄於此以補涓銖云爾附盧

學士校語

母儀傳 案御覽百三十五引列女傳云黃帝妃曰嫫

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疑古本

以嫫母爲首不始有虞二妃蓋今本脫缺也又案宋王

回序言每篇皆十五傳今母儀篇止十四增嫫母傳乃

合十五之數矣詩齊風雞鳴疏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

齊姜戒其女曰平且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不知見

于何傳恐是別引他書誤稱列女或以爲古本有師氏

母傳未敢謂然

有虞二妃 二女乃與舜藥句浴汪句遂往案唐文

粹四十七陸龜蒙雜說作二女教以藥浴注一云豕而

後免不可解舜之女弟繫 案繫疑黻手二字之譌說

見余人表攷三

號曰重華 孫云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無此句

卒享福祿 孫云祐一本作祐是也與上句韻

契母簡狄 有娥氏之長女也 孫云初學記九引此

句上有帝嚳之少妃五字

啟母塗山 不入其門 孫云御覽百三十五引啟母

塗山者夏禹之妃塗山之女也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啟

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較今本遠勝

湯妃有嬖 卒致王功 仲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注

引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賡臣佐湯致王

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御覽百三十五引湯

妃有幸之女也擇德高如伊尹者爲之臣佐湯致王訓

正後宮嬪妃有序咸無嫉妬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

丙仲王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王嗣登大位與今本各

不全

警記五

主

周室三母 有呂氏之女 案呂爲台之譌御覽百三

十五引作台與郃全

太王娶以爲妃 案史周紀正義引太姜有色而貞順

率導諸子至于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

徙必與後漢書崔琦傳注引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

色生太伯仲靡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

諮謀焉皆與今本異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 案崔琦傳注引作耳不聽

惡聲大戴禮保傅篇盧辨注引作口不起惡言

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 仲云司馬溫

公家範載其事作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孫云御覽

百三十五引此教之以一而識百下有卒爲周宗四字  
與家範合

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 仲云大戴禮注溫公

家範朱子小學立教篇引皆無兩于字

才德必過人矣 仲云大戴禮注作才過人矣家範作

才藝博通矣

以進婦道 案崔琦傳注引進作盡

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 案崔琦傳

注引文王理外文母理內

次則周公且次則管叔鮮 次則霍叔武次則叔處

案以管叔居周公下霍叔居成叔上而又以成名處

警記五

三

霍名武皆誤詳余史記志疑卷十九

衛姑定姜 夫禍衛國也夫 孫云據左傳成十四年

則夫字當作天俗本以夫字屬上句非

若令無神不可誣 孫云左傳襄十四年云無神何告

若有不可誣也文義較明

兆如山林 孫云左傳襄十年林作陵是也陵與雄韻

協

獲貸皇耳於大丘 孫云大誤大

鄒孟軻母 此非吾所以居處子 仲云朱子小學引

此非所以居子也下句亦然孟子□辭□引傳作此非

吾所以處子也家範作此非所以居之也今作居處似

贅然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此非所以居處子也

真可以居吾子矣 仲云家範作此真可以居子矣選

注作此可以居子矣

問日學所至矣 案日矣二字衍孟子疏引孟母問學

所至

寧能依其夫子 孫云一本依作衣

而明於姑母之道 孫云御覽五百十七作姑婦

孟子曰不敏 孫云疑當作不敏

故有閨內之修 仲云朱子斯干詩傳引作閨門之脩

魯季敬姜 敬姜守養 盧校作守義

敬姜力績 仲云當作方績

無自以怠 孫云國語自作日

則士之妻 案國語作列士則列古通

吾不自安 案吾一本作胡與國語全之

羞體焉為小 案為字衍一本無為字

戒止妾日 案止一本作其與國語全

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 孫云上祀字衍國語無

釋不盡飲則不退 孫云國語釋不盡飲則退注不盡

飲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譌飲為飲又衍一不字

楚子發母 王使人往江之上流 盧校作注江

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 孫云并疑半

魯之母師 臘月 孫云御覽四百三十作日是臘日

使明請夫人 孫云御覽四百三十作朝謁夫人

魏芒慈母 何以異于凡母 案家範作凡人

遂說之 案家範說作訟

慈母以禮義之漸 案家範作漸之

賢明傳周宣姜后 姜之不才 仲云後漢書皇后紀

崔琦傳文選景福殿賦注皆無之字

敢請婢子之罪 仲云文選鷓鴣賦注引姜后曰雖鳩

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游今無此文蓋即第二卷

曲沃負語

齊桓衛姬 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

仲云後漢書列女傳注引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

音以諫公文選女史箴注引與今本全

頌桓公加焉 案嘉加古通

晉文齊姜 其能及 案外傳晉語四此似脫乎字

過曹邾鄭楚 案邾一本作宋是

彼美孟姜 孫云後魯黔婁妻傳引詩仍作淑姬

秦穆公姬 與簡壁 孫云左傳正義引與下有女字

旦告穆公 案旦一本作且是

楚莊樊姬 乃不食禽獸之肉 仲云後書列女傳注

引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與今本異

又文選女史箴及景福殿賦注引此傳多不全疑今本

有脫文

周南之妻 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案

而字衍

案鮑女宗 澈漢酒醴 孫云說文繫傳澈作澈嚴九

能云爾雅釋言漢清也

以善從爲順 孫云文選晉紀總論注引貞順婦人之

至行也當在此句下今本脫

陶管子妻 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 仲云初學記

二引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文選謝玄暉之宣城

詩注作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

成其文章至于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與今本不同

君子謂管子能以義易利 案管子下一本有妻字此

警記五

三五

脫又文選與朝歌令吳質書秋風辭注並引列女傳陶

管子妻曰樂極必哀來前引一條今本無此語

柳下惠妻 終不做兮 案後漢書逸民傳序注引薇

作做

嗟呼惜哉 孫云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引作吁嗟飽

明遠東武吟注全

魯黔婁妻 食不充口 孫云選注曹子建張景陽雜

詩兩引口皆作虛而陶徵士誄注作口不充膚疑虛爲

膚之譌余謂虛字勝抱朴子自敘篇食不充虛蓋用此

頌布衣褐衾 案衾當叶音羌衾從今得聲易林今與

房爲韻叶居良切音姜衾今一爾

不求豐美 案美叶仲良切

齊相御妻 妾是以去也 仲云上文無請去之語疑

去字乃云之誤

老萊妻 爲人所制也 孫云文選郭景純游仙詩

注引此句上有居亂世三字劉夫人墓誌注全疑今本

脫頓有妻日世亂句

投其菴菜而去 孫云選注引無萊字疑衍余謂上文

有戴菴菜句似非衍字

楚於陵妻 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 仲云

家範作夫子織屨以爲食業本辱而無憂者何也非與

物無治乎

警記五

三五

甘不過一肉 孫云選注七命引甘上有所字韓詩外

傳九全仲云家範作所飽不過一肉

仁智傳密康公母 姓魏氏 案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姓魏氏魏字譌

楚母鄧曼 師次亂濟 仲云次字當在亂下

許穆夫人 言今者 孫云言字衍余疑意之譌

頌後果遁逃 案逃叶田黎切

曹信氏妻 不知其臣者 孫云臣是君之譌一本作

君

晉伯宗妻 謂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 孫云上謂字

一本作諸是也此譌

諸大夫募子若也 孫云募一本作莫是

御善伯宗 仲云御上似脫三字

頌州犁奔荆 案荆叶居良切

衛靈夫人 知此謂誰 仲云藝文類聚六十二引謂  
作爲

此蓬伯玉也 案蓬字从甘誤竹

敬於事上 仲云於一本作以藝文類聚是於字

魯臧孫母 同者其文錯 孫云御覽七百六十三作

同魚有文錯

是有木治 孫云御覽作是以知有木治

晉羊叔姬 是於夫子不於也 孫云句有譌一本作

警記五

不容

隨大夫而化者 盧校作大人

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 案文選為哀和椒豫州

注引長妃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

是莫滅羊舌氏乎與今本異

而家啄 案啄乃啄之譌

是不可饗也 案饗一本饗與國語全此譌

晉范氏母 其三子口於趙氏 孫云三子下一本是

游字

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 孫云說文繫傳木部株

字注引智伯之園多株不便於馬范氏之子謂伐之也

與此異

魯公乘妣 其族人死 盧校作其夫死

以此相一國口口政何以理之 案國下一本是據大

二字政一作眾

魯漆室女 女倚柱而嘯 孫云後漢書劉陶傳注引

嘯作啼下何嘯之悲作哭御覽九百七十九引作歎據

頌倚柱而嘯與妙字為韻則應作嘯也

魏曲沃負 如耳未遇門 案一本門作聞此脫

此殷貞女之行而亂男子之別也 孫云殷一本作毀

是也男子御覽四百五十五作男女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唯起興 孫云文選皇后紀

警記五

論注引作周之康王晏出朝關唯預見王氏詩攷全今

本康王下誤增夫人二字又謬改預見為起興

貞順傳 丁教授杰云貞順本作慎宋人避改古通

蔡人之妻 雖其臭惡 孫云御覽四百四十一其作

甚

齊孝孟姬 母醢房之中 仲云當作醢之房中

息君夫人 頌夫人持因 孫云因一本作固是

齊祀梁妻 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 孫云後漢書劉

瑜傳注引枕作就選注全

內誠動人 仲云文選洞簫賦求通親親表注引誠並

作誠

楚昭貞姜 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 案藝文類聚十八引作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餘亦小異

守一節而已 孫云御覽四百四十一守節而已矣

嗟夫守義死節 孫云御覽嗟乎夫人守義而死

頌上配伯姬 案伯下一本作姬

楚白貞姬 白公生之時 仲云藝文類聚十八引作

白公無恙時

衛宗二順 衛宗室靈王之夫人 孫云衛無靈王未

詳何人下文封靈王世家語亦未詳仲云王即玉字靈其氏玉其名故後稱靈氏蓋靈公之後以證為氏者也

警記五

三

不幸早終 仲云家範不幸上有公字

無怠倦時 仲云家範作無時懈倦

夫人間之權 盧云權意安也一本作懼

頌夫人慚辭 案一本作主婦慚讓

禮甚有度 案一本作禮甚閒暇

魯寡陶嬰 其歌曰 案御覽四百四十一載歌曰悲

黃鵠之早寡兮十年不雙宛頸戢翼兮不與眾全時則

飛鳴兮獨行惇惇天命令然兮塊獨禾傷 泣下成行

雖有賢雄兮今本脫誤當以御覽為政 嚴九能云鳴

者不可忘一本脫哀字昌黎歌陽魯哀 辭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殆本於此

梁寡高行 而美於行 孫云御覽三百六十七美作

敏

梁貴人多欲爭取之者 仲云藝文類聚十八引梁貴人爭欲取之

妾夫不幸早死 仲云藝文類聚引妾之夫不幸先犬

馬 文選求立太幸碑表注云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柳

守養幼孤不得專意疑今本有譌脫

陳寡孝婦 備吾不還 孫云備疑儻字盧云備或防

之意

姑死葬之 孫云御覽四百十五姑年八十四壽乃盡

賣其田宅以葬之此有脫文

節義傳楚成鄭魯 鄭女之贏媵 案贏媵未詳唐余

警記五

三

知古渚宮舊事卷一云鄭子裔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

者

晉國懷贏 孫云懷贏何以入節義傳史通云懷贏失

節目為貞女

楚昭越姬 案姬字誤渚宮舊事作越姬全下

楚昭王之姬也 案姬當作妃渚宮舊事作昭王聘為

妃

遂登附社之臺 孫云御覽四百六十八作附莊

不死王之好也 案渚宮舊事好下有內字

蓋將之妻 戎伐蓋 孫云周幽王六年西戎滅蓋見

竹書



遂自殺 孫云此下疑有脫文

頌陳設五榮 孫云句未詳其義余疑指傳中忠孝仁義賢五者榮名也

魯義姑姊 幸而得幸 案家範作幸而得免

代趙夫人 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 仲云夫婦疑當作兄弟

齊義繼母 吏訊之 孫云御覽四百十六引作診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 案家範作失言忘約已諾不信

魯秋潔婦 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 案藝文類聚十八引作五日而去官於陳文選顏延年詩注官亦宜

警記五

三

字

見路旁婦人採桑 案藝文類聚十八文選顏延年詩注及御覽九百五十五引見路旁有美婦人方采桑類

美上又有一字 若曝采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食 案類聚作苦曝

獨采桑下食作下一食 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 案類聚作力田

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公卿御覽作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

織紵 案類聚作經織

周主忠妾 主大怒而答之 孫云初學記十九引作

主父怒

魏節乳母 殺魏王瑕 案王一本是王字史記魏世家注引秦殺假

頌與俱遁逃 盧云疑逃遁

梁節姑姊 其友止之 案友字疑

珠崖二義 鏡奩中 孫云奩玉篇引作箴

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 仲云家範作初在左右心恐繼母去置奩中此作云誤

君不幸 案家範作君子不幸

哀慟旁人 盧云慟當改動

不能忍決 案家範作不忍決

警記五

三

郃陽女娣 案一本作郃陽是

壽會赦 孫云壽上脫延字一本有

馮翼王讓 仲云一本作馮翊是家範馮翊上有左字王讓蓋卽太守也

君子謂友娣善復兄讐 案女誘友

辨通傳齊管妾媵 昔者 孫云此上應有婦日二字

儻儻之魚 孫云一本儻是也

頌相遇甯戚 案一本相作桓是

楚江乙母 而失大王哉 孫云御覽八百二十引失

作干

晉弓工妻 以其言 案韓詩外傳八作以爲儀而藝

文類聚六十引作以其儀御覽三百四十七引作以其言為儀今本有脫誤

齊傷槐女 願得備數於下 案下陳脫陳字晏子春

秋二有

阿谷處女 切有狂夫名之者矣 案竊譌作切

此之謂也 孫云文選琴賦注引游女漢水神鄭大夫

交甫於漢皋見之聘之橘柚今本無此條附記於此余

案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

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

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顧二女亦即亡矣事與

琴賦注相類仲云游女事出列仙傳選注誤以為列女

也南都賦注引外傳全文小異

趙津女娟 趙河津之女 孫云文選顏延年侍游曲

阿後湖詩注引津下有吏字

不勝玉祝 仲云當作巫祝

捐攘卷操檝 升彼阿兮面觀清 孫云選注引卷作

袂阿作河面作而

齊成虞姬 佞臣周破胡 孫云文選景福殿賦注引

此上有諸侯竝侵之句當增與下文遂起兵收故侵地

句相應

齊鍾離春 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 仲云世

說十八注引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初學記十

九引凹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後漢書楊賜傳注

引亦作長壯印鼻新序二全

年四十 案一本年上有行字與新序世說注初學記

全惟楊賜傳注無行字

街嫁不售 案楊賜傳注初學記引街作行

自詣宣三 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此下有願乞一見

四字新序亦有願一見語

莫不掩口大笑日 孫云御覽三百八十二作莫不掩

日而笑王日

今女子 孫云御覽作夫人

何喜 孫云御覽喜作善下喜隱亦作善隱

齊宿痛女 宿痛駭 仲云上下疑有脫文

於是諸夫人皆不慚 案大譌不

齊孤逐女 王輟食吐哺而起 仲云初學記十九引

王輟食而起謹敬

楚處莊姬 仲云渚宮舊事作莊姬姪字譌下全

孽嬖傳股紂姐已 諛目羣女 孫云目一本作臣是

紂乃為炮烙之法 案盧校改烙為格有說見鍾山札

記

魯莊哀姜 與其弟叔姜俱 案弟當作娣

公使大夫宗用幣見 盧校宗下增婦字

晉獻驪姬 而楚穆弒成 案事在晉獻公後與楚平

伯康傳稱秦穆公齊傷槐女傳稱宋景公全一乖刺

魯宣繆姜 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 案此讀繆靡幼

反與秦繆公之繆音謬全屬別解

棄位而放 孫云左傳襄九年放作姦

齊靈聲姬 佐遂奔莒 孫云左傳成十七年奔莒者

高無咎非國佐也時高無咎之子高弱以盧叛故慶剋

帥師圍盧亦未嘗圍宮

齊東郭姜 與東郭戲姜 孫云一本戲在姜下是

請就元君之廟 孫云一本元作先是

不聞 案一本作不開是

趙靈吳女 窺羣臣宗室 案史記趙世家室下有之

警記五

謹

禮二字此似脫

乃探雀鷺之 孫云一本鷺字下有而食二字

楚考李后 今君相楚三十餘年 孫云史記作二十

餘年是 君用事又孫云一本又作久是也史記君貴

用事久

謹舍而言之考烈王 仲云上之字疑而字之譌國策

云謹舍而言之楚王

趙悼倡后 前日 盧校改日作嫁

續傳周郊婦人 周赧王之時 仲云一本作敬王是

出奔走 仲云走字一本作楚是

陳辯女 有鷓萃止 仲云鷓乃鷓之譌一本是鷓字

聶政姊 不去死以滅名 孫云吳師道國策補注作

不怯死

陳嬰母 棠邑侯 案棠古通詳余史記志疑弟子

傳

始嬰為東陽令大居縣 案大一本作史是也嬰為東

陽令史為一句

霍夫人顯 言肆於惡 案肆一本作怵

嚴延年母 論府下 仲云漢書酷吏傳會府論上此

作下諺

為府丞所章結 孫云當作上章告字諺也

班婕妤 閱繁華之不茲 痛陽祿與而館兮 豈一

警記五

美

人之殃咎兮 孫云一本茲作滋祐作柘一作妻與漢

書外戚傳全此譌上文雖愚隨其靡及乎當依漢書乎改兮

漢孝平王后 婉淑有節行 孫云說文繫傳心部瘧

字引作婉瘧文選女史箴注引曹大家列女傳注瘧深

遠也疑舊本與漢書全仲云洞簫賦厭瘧注亦引曹注

瘧深遠也蓋瘧瘧全一字音屬

欲只依霍光故事 仲云只字衍

因廢疾 仲云廢乃發之誤

梁鴻妻 梁伯淳之妻 孫云梁鴻字伯鸞此云伯淳

未詳

自名曰運期字侯光 案范史逸民傳易姓運期名耀

字侯光此有脫誤但侯字無意義似侯字爲勝抑侯乃  
候之譌歟

明德馬后 立長秋官 孫云官當作宮

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 仲云據後漢書皇后紀窗

疑志之譌孫云東觀記日希嘗臨御窗望此脫望字耳

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 仲云句不解

諸王財今半楚淮陽王 孫云今一本作合是

異欲上不負先帝 孫云異乃冀之譌一本是冀字

身溫飽祭祀 案一本飽下有耳字祭上有今字此脫

郡國既珍 盧校既作之

梁夫人嬀 案嬀乃嬀之譌

警記五

毛

得見龍乘 孫云龍乘一本作龍幸是

爲寶惠兄弟 孫云惠乃憲之譌

冤死年獄 孫云年一本作牢是

攬統萬里 海內黯然 仲云一本里作機黯作曠此

誤

我目更視 仲云一本我作拭是

榮父之媿 孫云媿一本作魂此譌也

警記五

警記六

陶詩有榮木四首梧桐也爾雅榮桐木注家皆不說  
古詩聞有田子春謂田疇也范史劉虞傳注引魏志云  
字子春而三國志及水經鮑邱水注作子泰通雅卷首  
以為史避作泰未知是否

靖節與仲弟敬遠詩荆扉晝常開與絕夕等韻全押案  
得節閉字而閉又音方結切故押入聲字从十荀子  
外閨而不閉

沈佺期長流驩州有移驩州廨詩古來堯禪舜何必罪  
驩兜無論隋唐驩州非因放驩兜得名四書釋地而攷  
呂氏春秋韓子博物志山海經注俱謂伯鯨共工三苗

諫沮禪舜得罪本屬謬說不聞驩兜沮禪被放文人多  
警記六 詩文

不檢勘

杜詩丈人屋上烏人好鳥亦好用尙書大傳太公語也  
晉趙王倫收解系兄弟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  
人兄弟輕我邪桓伊詣忠敬王遵遵曰我聞人姓木邊  
便欲殺之況諸桓乎則豈僅所謂不愛人者及其骨餘  
也

宋劉與伯蘆浦筆記云杜詩覓胡孫第二聯舉家聞若  
駭為寄小如拳每疑其非是趙俊謂合移斷章童稚捧  
應顛作第四句卻於許求聰惠者下云為寄小如拳則

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偶居易錄  
亦言之

杜詩千家注有東坡注應辰文定集書少陵詩集正異

云閩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  
撰造無一語有來處朱子云閩中鄭昂偽為之蓋此猶  
王梅溪蘇詩注亦偽託也

太白早發白帝城詩兩岸猿聲啼不住案水經注瞿塘  
峽多猿不生北岸非唯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  
不聞聲將全貉獸渡汶而不生矣則白詩誤

李賀追賦畫江潭苑詩練香熏宋鵲吳正子箋注未詳  
或云獵犬而以香熏之亦好鶴乘軒之比似未確王孝  
廉謂疑是熏爐作臥犬形如睡鴨之類

元白次韻自號元和體以為古所未有案洛陽伽藍記  
王肅繼妻代荅肅故妻謝氏詩次用絲時兩韻梁武帝  
警記六 詩文

全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此和韻之始

陳陶隴西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無定  
河在今陝西綏德州即圓水也圓字變作銀宋史神宗  
紀元豐四年种諤敗夏人於無定川即此

韋莊詩蛛羅滅又光案意林傅子曰蜘蛛作羅蜂之作  
窠其巧亦妙矣蛛羅二字本此又可稱蛛繩姚合夏中  
苦雨詩蛛繩續瓦溝

晚唐詩人中粹能最庸妄觀其詠海棠荔枝詩序柳枝  
詞注高自夸詡蔑視劉白不知其所謂不媿不負者何  
在籌筆驛詩譏葛武侯非王佐才直是病狂之人其

遭慘禍固宜獨張乖崖重次其詩而序之曰放言既奇

意在言外見宋祁張能之知已惟張尚書而已

蜀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明弘  
光殿上楹帖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荒亡  
之言二君如出一口楹帖是王鐸書何良俊四友齋叢  
說謂二語乃吳中

老儒朱野航詩  
鐸蓋書舊句

詩忌襲前人然古人作詩往往不忌用舊句如古樂府

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陶靖節云犬吠深巷中雞鳴

桑樹顛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沈佺期詩船

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老杜江邊小閣云薄雲巖際宿

孤月浪中翻寒食舟中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

霧中看杜詩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香山云巫山

警記六 詩文

三

夜足露沙雨隴水春多逆浪風此類甚眾不可枚舉亦

有全篇襲之者徐陵駕央詩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

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山谷

題畫睡鴨云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

真成長會合兩鳥相倚睡秋江香山寄竹簡詩相去六

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

飲飢人多夢餐如何春來夢合眼到東川山谷截為兩

首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

開顏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

在鄉社又黔南十絕亦全用香山花下對酒滑川舊居

諸作在名家偶戲為之未許效顰巨耐古人多意智

先偷我一聯詩尚有議之者矣

宋呂陶淨德集三黜詩云下惠為士師子文乃令尹仕  
也固不喜黜之何嘗慍下惠之稱似太割裂然有所本  
列女傳柳下惠妻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文將誅下惠  
妻為之辭漁隱叢話載石林詩話引稽康幽憤詩音慍

下惠晉書文選今愧孫登劉貢父詩話云劉子贈人詩  
作柳惠

惠和官尚小取下惠聖之和

王元之牡丹詩顏生如見此未免也醺酣自注顏回不

飲酒孫頤谷云此語見莊子人間世

坡翁和陶詩脫衣裹凍酒每醉念此生案金段繼昌于

新家貧而好飲一日天苦寒人遺之酒飲不盡而醉夜

警記六 詩文

四

半忽驚起以衣衾覆酒缸僵卧榻上日人病尚可酒病

不可療也段君竟為坡詩作實證

黃庶伐檀集詠雪云疑是天公戲都領海作鹽陶穀清

異錄凡雪仙人亦重之號天公玉戲黃蓋用其語東坡

詩每用本朝故事亦有用竝時人語如是是堂詩用歐

陽公非非堂記之類

彭龜年讀書吟示子鉉云吾聞讀書人惜氣勝惜金墨

墨如貫珠其聲和且平忽然低復昂似絕反可聽有時

靜以默想見絀釋深心潛與理會不覺詠歎淫昨夕汝

讀書厲響驚四鄰方其氣盛時聲能亂狂霖倏忽氣已

竭口亦遂絕吟體疲神自昏思慮那得清安能更雋永

温故而知新永歌詩有味三復意轉精勉汝諷誦餘且  
學思深湛余每哦忠肅此篇以為讀書之法盧仝寄男  
抱孫詩亦云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處  
氣強叫吼

陸放翁哭張季長詩半年僅得陳尊鮒白首臨風涕自  
惜祭周益公文豈無尊鮒致此薄醇尊鮒二字出杜集  
祭房相國文放翁益愛其語故屢用之

東坡謝量移汝州表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  
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范石湖甲辰人日病中六言詩  
人應見憐久病我偏自厭餘生元遺山感事詩人皆傳  
已死吾亦厭餘生郭鈺晚眺詩飢寒久已厭吾生俱用

警記六 詩文

五

坡語昔人謂老杜贈嚴闈老詩蛟龍得雲雨鵬鵠在秋  
天全用晉書載記政此類也

劉後村詠彭祖詩活得如彭祖憂愁八百春煩為哭  
叟屢作悼亡人謔而趣絕唱也

孫氏山曉閣集有贈慈航道人全姪闈客入黃山掃墓  
菴和尚塔詩我遊黃山至雲谷鐵夫邀我方丈宿松間  
忽到兩肩輿一是老尼一儒服自言金姓闈客名奉姑  
掃塔黃山行姑受藥菴親付囑言之未盡涕泗傾太史  
正希是我祖隱士靜思是我父我父垂髫遭亂離我祖  
捐軀報故主又云金熊相約成秦晉兵燹存亡斷音姓  
藥菴卽是我姑翁往劫沉灰休更訊人生苦海歎茫茫

超登彼岸藉慈航慈航道人翁所命了卻三生夢一場  
觀此詩知金文毅公聲有子有女有孫女適熊開元子  
後爲尼邵長蘅明翰林院修撰金公傳公子敦涵詩中  
所稱靜思當是敦涵之字

上元黃九烟西湖竹枝魏監門前白石獅何人移供岳  
王祠英靈不受姦瑣物一夕風雷折大旗此詩足備鄂  
王墳掌故

王阮亭悼張夫人詩一語寄君君聽取不教兒女衣蘆  
花案明胡侍真珠船載成化丁未進士仁和鄧公輔妻  
宋氏臨絕寫詩訣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  
有家誰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女著蘆花又何良俊四

警記六 詩文

六

友齋叢說嘉定一民婦臨終書一絕與其夫云當時二  
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泉麻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  
女衣蘆花阮亭益襲之阮亭詩韉上奇鷹皆戴角御前  
天馬盡拳毛時稱名作亦襲柳貫句也貫和袁學士上  
都雜詩奇鷹皆戴角御馬盡飛龍

仁和王百朋錫作李白絕句誰道謫仙狂豪情託舉觴  
自無高力士心識郭汾陽沈歸愚宗伯評曰青蓮大節  
已盡二十字中然木于元舒士謙遜詠李詩也舒作氣  
吞高力士眼識郭汾王  
武進閩秀吳文璧詠虞姬云大王眞英雄姬亦奇女子  
惜哉太史公不紀美人死案姬墓在靈璧縣東三十里



虹縣道南陰陵山北蓋姬死千陰陵失道時也

玉凡山人陳撰字榜山以詩畫名一時杭堇浦太史作  
山人小傳稱其詩有逸才天然高澹所刊繡鍊集秋吟  
擬古各一卷其擬古云開帙肆流覽踟躕五情熱還醇  
一杯酒泣與詩書別生人寓一世欲如電光滅既罔顯  
孫謀亦昧蔡澤說秋實既不采春華復凋歇何為勞心  
神矻矻糜歲月願言辭暮塵冥心寄竅穴又云世俗拘  
耳聒羣和失其真不知天下才有時還賤貧槩澗倘終  
老身沒名亦湮哲人恥浮慕遠與太古鄰神交豈象合  
心往道彌親泥塗苟自得軒冕寧足珍又云市門競錐  
刀志士爭懷抱誠使中心安此外均草草貧賤固有分

督記六 詩文

七

簪裾何足道松柏本不凋何知春風好又云勞生何時  
已早夜殊憺憺一朝魂魄離賢聖復何用銘旌指荒郊  
喪輿遂相控親戚空追隨哭泣徒悲慟萬古一棺灰生  
人遞相送又有聞蛩句云疎燈人醉後細雨容愁中里  
居云祇因吾道拙轉見世人才春歸云世事淡流水年  
華負客心山人無子以弟之子仁瞻為後家業蕩泯乾  
隆甲寅仁瞻年七十四以貧病死一子震字東起  
翟晴江為衢州教授時有鳳集于學宮移時向南飛去  
未及申聞因作歌紀其事有云紀歲在戊寅乾隆二  
十三年六  
月二十七晨光初熹微門童叩闥述橫霞坪上梧桐枝  
有鳥集止超凡儀雄雞冠綬鸚鵡喙頭蛇領燕尾鷓鴣

其高六尺橫倍之體間黑白章首具五彩姿鳩鵲鵲  
千選相追隨初來未知自何所但聞羣翼鼓風雨開門  
遙見兀不鳴眾鳥列侍如環堵

膠州李霞裳進士名世錫詠甘草詩歷事五朝長樂老未  
曾獨將漢留侯揚州張哲士詠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  
辱北地無山婦女愁人呼張胭脂詠物雄俊不可多得  
錢唐諸生洪豆村名簡字辟支工詩人無知者著有激  
提集卒于乾隆乙亥年八十餘豆村之門人汪毅山愛  
其詩毅山死以其藁殉葬近人朱文藻搜錄如千首跋  
而藏之余猶記其詠算盤一聯云合定二五耦分開上  
下牀警絕

督記六 詩文

八

南海閩秀徐叶英能詩山陰何綱文客粵中強委禽焉  
何母復為聘全里胡氏女兩未之知居粵十年生二子  
偕歸胡本豪家聞之欲絕婚母利其富竟逐叶英并逐  
二子幼者以悸死寄棲尼菴其後攜子熊兆籍星卜返  
粵余見其詩三卷多可嘉者一時詞人皆作歌述其事  
徐聞雁詩云何處飛來絃上聲人間天上共淒清莫爭  
先後為賓主寧識炎涼有弟兄弟夢山問  
關來訪萬里翱翔雙  
翼健一江搖落早寒生十年去國懷鄉客此夕樓頭夢  
易驚者菊云寒閨久病無良藥借洗秋心一字愁感懷  
云少陵猶說文憎命何況詩詞屬女兒  
鎮江布衣李琴夫詠佛手詩白業堂前幾樹黃摘來猶

是帶新霜自從散得天花後空手歸來總是香袁簡齋  
太史以爲空前絕後之作

明魯王時大司馬張忠烈公燧言葬南屏山荔子峯下  
在昌化伯邵林墓之西乾隆王子杭人勒碑表其墓錢  
廣伯弔忠烈一絕云華表何年立豐碑此日題從教樵  
采者不到邵墳西

吳縣周以豐字少蓮貧而能詩有春寒絕句云東風吹  
兩百花殘不典綈袍一醉難還是去衣還去酒費人斟  
酌是春寒

吳江郭慶字祥伯磊落士也眉中有白毛人以白眉稱  
之詩筆清俊嘗於嚴歷亭司馬處識其人記其過友人

警記六 詩文

九

村居次韻二絕云不住前邨住後邨邨邊新漲沒溪痕  
野花獨背東風笑圍住一家青竹門綠蓑青笠我思存  
可惜此來無酒尊若借一間茅屋住水楊柳下別開門  
袁簡齋太史徵生挽詩祥伯作最談諧痛快人間奇事  
那有此隨園先生今不死無端生索挽歌詞友朋略盡  
徵弟子弟子挽歌如祝嘏皆言且住爲佳耳我日唯唯  
否不然如先生者可死矣先生弱冠稱詞臣筆花四照  
開陽春金門玉堂住不得天教歸作義皇民倉山一卧  
今行老始信當年挂冠好千秋之事七十身白髮多於  
書帶草男兒不必定作鶴髮翁亦復不必登三公生能  
快意死亦得不爾真乃可憐蟲人間何限秋風客一日

胸懷行不得亦有鐘鳴漏盡時巧宦不止旁人嗤先生  
得天何獨厚生則人先死人後就今一旦真溘然世上  
誰如公不朽天台山中兩女兒有人入山親見之胡麻  
飯熟待公吃定容歡噲如牛齡待來不來何遲遲山桃  
花開紅滿枝豈知先生久未有行意但自狡獪形於詩  
鰥生已過廿七年鬼才長吉蒙公憐偶彊塵世不稱意  
何不控鶴癡龍鞭天上差樂良不苦有阿嬈在何敢先  
竭來隨園柳似烟先生見卽徵詩篇立言無體語太儼  
先生笑日子來前我生不有命在天

琴操言王昭君齊國王穰女適單于生子世達依其俗  
欲妻母昭君吞藥而死元馬致遠漢宮秋曲言明妃和

警記六 詩文

十

親行至黑龍江投江而死皆與漢書不合蓋詞家假設  
之言非關事實猶文選長笛賦所云屈平適樂國澹臺  
載尸歸也

鄒陽酒賦清者聖明濁者頑駮見西京雜記此在魏徐邈所

稱中聖人之前頑駮語亦未見人引用

嚴九能云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

距違韋云騷愁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

也王厚齋之言云爾案懷王信讒而屈子作離騷其意

政與伍舉語合然說離騷者自太史公王叔師以下從

未有及此者又離騷可以稱賦不可以稱經王逸稱爲

離騷經且解之日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

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察其語意似屈子  
自著經字洪興祖云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  
之士祖述其辭尊之為經耳逸說非是

郭聚五云朱子注離騷有所感也蓋注此書時在饒之  
餘干東山書院乃宋丞相趙忠定汝愚所建講道處忠  
定係宋宗臣以讒死與屈原全權姦方燄氣忍聲吞則  
惟有注離騷而已其平居飲酒半酣輒歌離騷數章傷  
忠定抑亦自傷乎此語頗得朱子注此書之衷聚五名  
存會康熙間楚之名士金德嘉為其集序吳斗南作離  
騷草木疎亦  
全此  
意

文選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  
警記六 詩文 十一

沈熒於幽泉高燭飛燭於天垂火井二句是一事案世  
說卷五注載太沖初作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  
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燉火井騰光以赫曦似鬼彈  
火井偶對為勝

庾子山哀江南賦初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初  
陽離別賦日知錄云漢書藝文志別初陽賦五篇詳其  
上下文義當是人姓名以為離別非也案廣韻有別姓  
亭林謂作賦之人姓別名初陽亦是一解但庾賦有亭  
字說文邑部邪字注南陽舞陰亭徐錯繫傳云漢志有  
別初陽亭賦初假借似今本漢書脫亭字子山不誤東  
坡南安軍學記使弟子揚解而敘點者三乃誤以人姓

名作序次檢點解矣

蔡中郎集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十歲皆為作碑顧亭  
林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斯言未可以曠伯喈東  
漢之末每好刊石立碑想風氣使然隸釋有光和四年  
童子逢盛碑年十有二稱其間一知十才亞后囊安知  
胡袁二子非哲竝甘顏為時悼惜欲借大筆以永其傳  
邪趙宋之制凡宗室子女殤者皆敕翰林撰碑誌故宋  
元憲王禹玉劉原父諸名人集中皆有宗室某墓記僅  
六七歲三四歲并有一二歲者則又別論矣文苑英華  
蘇頌悼王  
石塔銘開元皇帝第  
九子二歲而未及周

警記六 詩文 十二

孫言之然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則非人人  
有銘矣今世無人不作誌傳徒為識者厭笑元魏隱士  
趙逸云生時中庸人爾及死碑文墓志窮天地之大德  
盡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臯等跡牧  
民之長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生為  
盜跖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此論深中俗弊昌  
黎猶譏諛墓況其餘乎白居易策林云凡今秉筆之徒  
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有媿辭行於時  
則誣善惡而惑當代傳于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大非  
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  
王簡栖之名文選注作巾說者謂巾間居服故字簡栖

困學紀聞引說文通釋以爲王山案中音徹草木初生也與簡柄之字不配吳白華侍郎云中疑當作少卽古左字簡兮詩左手執籥其名與字或取此

徐陵爲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桓公始反筦仲親射其車不用射中帶鉤語未知所出余弟處素云考工記車人云以鑿其鉤鄭司農云鉤鉤心豈依此爲解邪

陳子昂有周受命頌何異劇秦美新杜甫封西嶽賦表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謂楊國忠也鄭熏作仇士爲全德獎爲殊庸良神道碑稱

顏真卿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姚萇當作姚興

警記六 詩文

三

弘始是姚興年號

魯公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云先生事跡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案太史公書無東方朔傳褚少孫附益史記滑稽傳則有之似當作續太史公書

顏氏家廟碑邾武公名夷甫字顏案夷甫卽春秋隱元年之邾儀父名克諡莊公若武公顏乃儀父先世安得合爲一人

宋汪應辰跋馮宿爲某人碑文云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今觀此文諛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案昌黎佛骨表本於傅奕其上高祖疏有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

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昌黎全脫胎於此

柳州先府君神道表曾伯祖諱爽字子燕唐中書令是爽乃子厚高祖之兄也而昌黎柳子厚墓誌銘云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誤矣新唐書作從曾祖亦誤

王厚齋謂柳文多有非子厚作者歷舉他人之文以爲冒入柳集而其遺文頗多散軼案南宋常同嘗親校柳文創刻于柳見汪應辰玉山集御史中丞常公墓誌銘厚齋之說疑出於常公也

警記六 詩文

四

白樂天行韓退之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數語已盡韓公一生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狐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王厚齋困學紀聞載之以爲全一句法案管子小問篇五而六之九而十之莊子庚桑楚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吳子治兵篇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句法從此化出

孫可之罵僮志云淡面鈍口躑躅癡步八字形容不入

時宜人妙絕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史稱其有先憂後樂之志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文正語本此

宋子京集有娛美人草贊注云虞美人草子謂虞當作娛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所為也意其草纖柔為歌聲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為娛樂耳解似迂曲虞娛本一字無足為異

子京荆王墓誌銘奉樟宮自京師如河南之永安蓋天子之棺謂之梓宮下天子一等則曰樟宮續漢志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宮洞朱公特進樟棺黑漆

警記六 詩文

一五

孫季昭示兒編云世傳北朝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即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闌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時仁皇深喜其敏速所說甚妄錢詹事云大年卒于天禧四年其時仁宗未即位也章獻之崩則大年死已久矣其詞輕豔不可施于母后此委巷無稽之談而季昭采之誤已季昭又云歐陽公奉母夫人喪歸廬陵道過臨江李觀知清江縣太守命作祭文應聲而成曰孟軻亞聖母教之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也宋會三異全話錄云孟軻之賢母之賢公聽之甚悲感且擊節稱賞又元蔣正子山房隨筆載賈似道門客

漳守趙介如祭賈文日嗚呼履齋死循相潛死于宗申

劉宗申知循州先生死閩死于虎臣嗚呼哀哉尚饗余又聞明斯閣老堯翰林撰御祭文屢易而不稱旨武宗自為文日嗚呼朕在東宮先生為傅朕即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嗚呼哀哉此三祭文體創而古辭簡而盡不可多覩然祭文格式之奇未有如張子韶祭洪忠宣文者也容齋隨筆載之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

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子部文亦見俞成其後趙忠定卒于揭揚有弔者其文日某年月日某官致祭于宋故大丞相之靈日嗚呼哀哉伏望上饗蓋做子韶為之今世盛行此事佳者既難得劣

警記六 詩文

去

者徒為笑何不學張公此製省便而藏拙也又唐語林言裴晉公自為志銘日裴子為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為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自銘日嗟爾小子亦克厥終此二銘與上三祭文全格白虎通天子聞諸侯薨使大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甲子孫為祖父撰碑誌人皆言創始于歐陽公瀧岡阡表殊不然也蔡伯喈祖攜碑後漢書注張說自為父碑唐書穆員陳子昂孫逖為其父志銘金石要例張仲方父抗神道碑居墓誌柳宗元父神道表柳蘇子美父志例承叔益用此例又劉隨自撰高曾以還之誌見宋元憲集劉府君墓誌銘田敏自作父墓碑見宋史儒林傳

蘇老泉上張侍郎第二書從香山秦中吟傷友一篇蹇  
驢避路立數語化出

閻百詩云東坡凌虛臺記首句云臺於南山之下自然  
是臺字不知何人改臺爲國方山子傳云方屋而高不  
知何人改屋爲聳見潛邱劄記與戴唐器書讀蘇文者  
宜知之宋史陳慥傳是屋字

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謂楊世昌也虞虹升天香  
樓偶得載吳匏菴詩云西飛一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  
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案坡集有西  
蜀道士楊世昌蜜酒歌又次韻孔毅父久早已而盛兩  
詩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蓋蜀人而游于

警記六 詩文

二十七

黃州者故詩又云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  
何必徵之數行石刻耶世昌字子京綿竹武都山道士

劉原父公是集有說犬馬一篇云由漢以來苟進言于  
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犬馬之賤誠若是甚矣  
使夫治國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  
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  
不以僭乎剛錄夫犬馬之爲人用也功著而利不益身  
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亂  
國偷容之臣何以自比犬馬耶誠使桓靈惠懷之君其  
左右前後盡若犬馬也則天下何喪焉

宋王珪華陽集魏國夫人陳氏墓誌銘享年六十三慈

壽太后遣中人往弔之良厚遺奏以其孫公靖爲太廟  
齋郎婦人亦有遺奏乎文苑英華唐權德輿太傅張公夫人谷氏誌銘遺表以車服器

用上

黃山谷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  
顯老胡以重兵圍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  
間語奇壯如此攷北齊書北史武定四年神武西伐圍  
玉壁五旬不拔神武有疾班師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  
武聞之乃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  
惑流涕斛律明月乃金之子斛律光也山谷誤以玉壁  
爲敕勒川又誤以金爲明月而世本有此歌神武使斛  
律唱而自和之耳非斛律所作也樂府廣題云其歌本

警記六 詩文

六

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山谷以此譽斛律  
殊未審郭茂倩樂府稱無名氏作者得之

宋丁寶臣與兄宗臣皆以文行稱號二丁見王半山文  
集不止魏儀虞之稱雙丁也二丁全登第常之武進有雙桂坊

晁補之有猪齒白化佛贊其序云崇寧間衡州護喜縣  
民織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猪  
猶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口中得肉如拇  
色醅醑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踰  
跌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從弟目覩其事記于  
石以示補之援筆爲贊按酉陽雜俎云隋帝嗜蛤數逾  
千萬忽一蛤椎擊如舊遂置几上夜有光及明肉自脫

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海誓不食蛤段成式有蛤像  
連句兩事頗相類而奇蘇鶚杜陽雜編載唐文宗好食蛤蚧有擊之不裂者現菩薩像與段氏說相似

宋汪彥藻為南渡詞臣之冠宋史入文苑傳所著浮  
溪集賀李綱右丞啟有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  
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  
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老成尚有于典刑  
天下想聞其風采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  
張良謝安之謀至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奠絕前古  
既名高而眾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  
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駿極亦惟李

警記六 詩文

九

公足以當之及李為張浚所誣落職鄂州居住藻草制  
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于  
正卯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又云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  
之德信狂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昔漢棄京房罪本絲  
子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于罔悛醜詆至于如此小人  
哉藻也其行秦檜封郡侯制云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  
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嘗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  
節獨如松柏之後彫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  
謨而翊舜朝終賴泉陶之智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當  
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終身之勳業獎惡黨  
姦莫斯為甚試取東坡贈王安石太傅貶呂惠卿二制

觀之真媿死矣蓋其人有文無行隨時俯仰者也

上梁文必用兒郎偉之語樓攻媿云舊不曉其義在敕  
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  
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懋斯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懋  
去懋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  
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日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  
猶言兒郎懋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或有云用相  
兒郎之偉者殆誤矣見樓集姜氏上梁文跋余又案北  
史儒林傳宗道暉被鞭徐呼安偉安偉蓋猶阿瘡也則  
兒郎偉者邪許之聲抱經先生以為然嘗著其說於鍾  
山札記王鉅默記王博父祚召卜者問年壽能至百三四十歲祚喜日孫兒懋切記之

警記六 詩文

三

樓鑰作其母汪太夫人行狀有云燈前與諸婦為依經  
馬之劇或至夜分不倦依經馬不知何戲  
攻媿集徑山涂毒禪師塔銘門人宗惠問疾屬以後事  
仍日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聽久之至酌茶尚饗  
為之盱衡一笑宋以前惟陶靖節有自祭文後此王炎  
午有生祭文丞相文他不多見近時盧雅雨出塞集有  
生祭蔣蘿村副憲文

汪應辰修武成王殿祝文云維師尙父廟食學宮案史  
唐開元間立太公廟在孔廟之西宋制太公廟與國學  
相對豈南宋附于太學不別廟耶祝文見文定集  
文定撰向子諱墓誌銘稱美不遺餘力毫無貶詞并云



劉元城謂其必有立于世胡文定謂其氣節忠鯁徇公忘私然汪作常中丞誌銘云建炎八年秦檜向子謹請與金和潘良貴請戰上命侍從全議子謹堅執講和之說良貴大叱之交爭于上前常公奏事因上顧問乃曰子謹請和而附檜曲在子謹良貴請戰而忤檜直在良貴案宋史潘向二傳良貴叱子謹爲論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非爲議和也且子謹以不肖附和議忤檜致仕閒退十五年以卒奈何以爲與檜全乎文定之言不實又黃循聖墓誌云楊么據湖湘累年丞相張公出視師以公偕行官軍遣人往賊所輒被害無敢往者公自請行徧見其黨諭以朝廷好生之意且賀其得爲平人眾

督記六 詩文

三

皆歡呼賊首乃隨公出降湖湘平案岳少保平楊么爲牛鼻擒于水斬之何言黃循聖乎亦非實彭忠肅龜年策問本朝書畫摹刻往往易得得之易故索之亦不精知之不難則守之亦不固

顧亭林謂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竹汀詹事云周益公政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椽填諱則宋時已有之元至正間温州路總管陳所學壙誌其子姓所述末題楊維楨填諱見金石文跋尾續卷七又云余後見徐季海墓碑其子峴書末題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知唐時已有他人填諱之例亭林考之未博耳玉繩案都穆聽雨記談朱時墓石乃子誌

父其諱處字皆略草與誌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爲其人親書據此則古人空其諱處請人另填非若今之但具名而已朱時不詳何代

明王錫爵潘印川墓銘曰北郭擇里而裏是菟左傳菟公羊作菟塗裘杜注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郡國志梁父有菟裘聚水經汶水注有菟裘城荆石以二字拆用未知所出

今大司寇胡公季堂當乾隆壬辰司臬江蘇奏請貶封兄嫂其略曰臣先有兄三人均已授室於臣父煦年七十歲以後三兄四嫂先後物故臣父暮年惟賴臣長兄已故生員長學之妻甘氏矢志守節奉養無違後四年

督記六 詩文

三

而臣始生四齡臣母卽亡臣甫八歲臣父又故孤苦零丁存亡莫保獨賴臣嫂提攜教養始能存活嗣爲臣營葬雙親又爲臣延師授室是臣嫂乃臣家存歿成賴之人于臣父實無忝孝婦於臣實恩均慈母往歲本省撫臣以臣嫂守節已逾三十年奏請旌表今臣嫂已故六載雖 聖朝旌節之典已得叨沐于生前而微臣銜報之私猶思永酬其身後仰懇 聖慈垂憐格外將臣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貶贈臣兄嫂云云此奏情詞真摯不可多見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大理寺少卿劉公天成四川大足縣人上言請嚴禁浮費其中一段云臣每見民間冠昏喪祭

爭相誇鬪不惜輾轉稱貸至營造華屋絢耀衣冠以及  
歲時伏臘觴酒豆肉竝一切器具務求豐美更有好爲  
淫祀求神賽願祈福禳災兼以縱容婦女入寺燒香設  
齋拜會至於大小生日動輒延賓三朝彌月競相趨賀  
茶坊酒肆引類沈酣古寺荒祠呼羣聚賭不經之費難  
以枚舉至京師爲萬國衣冠之會屬在縉紳自應章  
身有度乃至優人隸卒僭肆豪華胥吏工商妄誇錦繡  
園館茶樓一日動耗數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數  
人之用甚至齊民婦女珠翠盈頭奴婢綾羅徧體緞履  
朝鞞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隸愚賤之身此其種  
種奢侈迥出常經試思造物生財祇有此數既不能食

警記六 詩文

三

時用禮量入爲出勢必漸消漸竭或流入匪徒作奸犯  
科伊于胡底此言切中時弊宜聖主以爲佳奏疏也  
父執翁覃溪學士名方綱大興人祭先本生司空府君文清切  
可誦敬錄於此嗚呼公之經猷炳照冬官公之恪慎表  
著臺端公之清節傲歷屏藩在中在外全聲共歎識與  
不識涕淚汎瀾况我全岑誼切金蘭惻愴之情抑又甚  
焉追惟全舉今四十年惟公伯仲出自相門綠野堂陰  
紫藤花繁一家詞筆奕葉蟬聯公由省郎出駕熊轡擢  
居監司存蒞旬宣帝命公歸左右卿班文章政事終  
始克全伯也蕭散養痾家園公獨肩之臣職倦倦報答  
之心葵藿傾丹奉命祭告湯陵恒山時晉告飢吏不

時聞公還面奏補贖復陳天子曰都振我晉民公矢

靖共惟忠惟勤歲過龍蛇忽嗟斯賢六十又二遽返其

真公今歸乎大滌洞天浩浩白雲下照湖堦累世之積

百世之延我豈私公區區涕潛蓋推公志滯其本原公

之精神長在人寰九霞雲駟時往時還我說刻舟猶滯

言詮時乾隆丙午四月

吳少司空省欽成都重建靈應寺碑記有云釋迦氏之

教於中土有南宗北宗於外蕃有黃教紅教黃教傳自

前藏之宗喀巴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知

東土有聖人萬里通款數年始達闡法宏遠紅教傳

自後藏之多爾濟以方術名彼道中已爲外道至布魯

警記六 詩文

三

思古以達爾黨爲道場以色丹巴爲初祖以札達克祖

術奔布爾殺戮之術爲梵行其毒惱尤甚泥浸舊名大攢拉

舊名小之酋眾舉聽命於喇嘛華言番僧視唐回鶻可汗與

茹董之摩尼共國者殆有過焉彼其紅衣紅帽固已異

於黃教之宗乘而所爲且紅教所不爲貪忿瞋殺以速

其敗亡焚其旅而殲其族轉經之樓演撲之壁凡爲我

標毀而駐兵守其中者豈可勝道而波旬之道達思拉

紅教所之經曾不足以自保也二教始末略具於此

持經名之經曾不足以自保也二教始末略具於此

應城程拳時名大在山堂集有蘄州毀悟空像記其略

云蘄俗以六月某日賽二郎神神一人前導山民呼行

者舉行者名則元人小說所載孫悟空也是日斬人無

遠近皆來就觀輟市肆肅衣冠立於門出隻雞百錢爲  
壽必請命于行者以致於神一不與則行者機變畢動  
趨捷若生擊人屋瓦器皿應手皆碎甚則人受其咎蓋  
鬼物之能爲厲也必有憑焉其附於物無定質而害之  
中于人無常形雖謂悟空靈可也乾隆甲戌州牧錢侯  
聞其事悉取像焚之山民始而駭既且喜稍稍置酒各  
慶於家蓋自是迺知向者之爲妄云吾杭清泰門有時  
遷祠行竊者祀之石屋嶺又有楊雄石秀廟其妄政全  
陸雲士湖壖雜記云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  
當日聽潮而圓應在此處進龍浦下有鐵關說是宋江  
藏兵處 國初江滸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  
警記六 詩文

畫

日進征青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殆不盡誣也惟涌金  
門金華將軍人以爲卽張順歸神非是

警記七

陸雲士湖塘雜記半山即皋亭山山後嘗有白蛭起自林端狀如曳帛見則損田禾鳴金逐之方去此蟻螻之類也案集韻蛭蚘蚘也於蟻螻之義甚遠楊升菴丹鉛錄云虹俗謂之蟻諺曰東蟻日頭西蟻雨婁元禮田家雜占亦作蟻明湖州守陳幼學有驅蟻碑記蟻乃魚名蓋借以呼虹耳翟晴江云爾雅釋天注江東呼蟻螻為零釋文零于句切俗呼蟻螻若吼本于句之切而稍轉之讀句若殼書此字者當作零似未確

杭諺九月十三晴釘鞋掛斷繩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載之案占書亦謂是日晴主冬晴柴賤故有釘鞋生日之

警記七 雜事

語毘陵胡芋莊香吳有釘鞋生日詩又明沈榜宛署雜記燕市賣鞋人以九月朔日為鞋生日供具祭之以其陰晴卜一冬寒燠極驗

文文山有小年夜詩乃十二月廿四日也今則以除夕前一日為小年夜又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見老學菴筆記

凡溫泉必下有流黃丹砂人皆知之而亦有白礬王褒溫湯碑銘白礬上徹是也又有鹽溫泉水經注夸水東與溫泉三水合大谿此泉先出鹽於今水有鹽氣通典中引簡地志即括地志也唐德宗名适括與适全故諱括為箇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 上諭金史世記稱金之先出鞋鞞部古肅慎地本朝肇興東土疆域與金全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譌為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為珠申之轉音也又 御製全韻詩注滿洲清字本作滿珠我國家肇基于東故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今漢字作滿洲者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從俗云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漳州逆犯林爽文在臺灣倡亂攻陷諸羅彰化等縣居民隨全官兵盡力守禦或毀家紓難或為國捐生 天子嘉之命改諸羅縣為嘉義縣五十二年 泉州各莊賜褒忠旌義里名漳州各莊賜名

警記七 雜事

二

恩義村五十三爽文於五十三年正月被擒伏誅嘉慶二年春貴州南籠府狃苗滋擾郡城被圍半載紳士民人隨官軍固守無虞 詔改南籠為興義府用昭勸安籠鎮亦改為安義鎮

俗有營造犯土之說其來已久容齋四筆嘗引後漢書來歷傳皇太子犯土禁事為證案鍾離意傳注東觀記言意為堂邑縣作屋功畢為解土祝論衡解除篇駁解土一段最詳

說文設字注引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設此說甚奇不知何時之法疑王育所說許氏常引王育如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之類其言多不經也育章帝時人作史篇解

說見困學紀聞卷八五代史記四夷附錄德光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挂皮以爲厭勝豈卽縣羊皮之意歟

宋張功父有桂隱百課所謂釋名宦之拘囚享天真之快適也然考功父四并集云三月曲水修禊一作曲水六月霞川食桃七月霞川觀雲川一作雲水八月霞川野菊中秋摘月樓賞月九月景全軒金橘皆百課中所未有又周密齊東野語云功父園內作駕香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半空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容梯登之飄搖雲表有挾飛仙溯紫清之意百課中亦無駕香亭之名

警記七雜事

三

文淵閣在文華殿之後乾隆四十一年建以貯四庫全書置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置直閣事六員以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詹事少詹事講讀學士兼充置校理十六員以庶子講讀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又設檢閱官八員以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兼充另派內務府大臣一員兼充提舉閣事掌管鑰鑰啟閉環函蔚煥誠千古未有之盛也

贏川蔣良驥東華錄載順治十四年二月 諭諸漢臣曰人心澆薄受業師略不致禮惟以考試官爲師以理論之自幼教育宜始終敬謹若考官朕所遣也豈受業

比哉自後明示禁革大哉王言此禁當重申之姜太史西溟云宋時稱狀元謂之文魁見文文山集今舉于鄉者有文魁扁蓋祝之也

本朝狀元出身無戴孔雀翎毛者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大學士于敏中丁巳賞戴花翎及圖形紫光閣又賞戴雙眼翎七月陝西巡撫畢沅庚辰賞戴花翎前此未有也

劉原父做撰續謚法五十取古聖賢文學之姓氏名字以爲謚如教化無方曰尼先覺重任曰摯之類殊不可訓

濟南王大司寇乾隆初 賜謚文簡三十九年十二月

警記七雜事

四

又奉 上諭王士正之名因恭避 廟諱而改正字與元名字音大相近恐流傳日久後世幾不復知爲何人著改爲王士禎庶與其弟兄行派不致混淆凡各館書籍記載一體照改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 上諭獨子不准出繼本非定例前因太僕寺少卿魯國華條奏經部議准行但立繼一事專爲承祧奉養固當按昭穆之序亦宜順孀婦之心所以例載不得於所後之親准其另立實準乎情理之宜也至獨子雖宗支所係但或其人已死而其兄弟各有一子豈能視其無後見存者尙可生育而死者應與續延卽或兄弟俱已無存而以一人承兩房宗祀亦未

始非從權以合經又或死者有應襲之職不幸無嗣與其拘泥獨子之例求諸遠族何如先儘親兄弟之子不問是否獨子令其繼襲之爲愈乎嗣後遇有孀婦應行立繼之事除照例按應昭穆倫次相當外應聽孀婦擇其屬意之人併問之本房是否應繼取具合族甘結卽獨子亦准出繼庶窮簷得以母子相安而立嗣亦不致以成例阻格著爲令

乾隆四十八年之冬廣西永安州葉道和與岑照科場舞弊治罪籍沒江西省并其兄葉道中查封時道中爲撫州府照磨也明年正月廿二日奉 上諭從來緣事獲罪之人兄弟本不相及如因一人獲罪將其兄弟賞

督記七雜事

五

產概行查抄辦理未免過當若以未經分析盡免入官則應行查封者皆得託言財產未分任意隱匿使貪吏子孫仍復坐擁厚貲亦何以示警嗣後有獲罪查抄而兄弟未經分產者將所有產業據其兄弟人數分股計算如家產值銀十萬兄弟十人每股應得一萬祇將本犯名下應得一股入官其餘兄弟名下應得者概行給予以昭平允葉道和一案卽照此辦理著爲令因道中兄弟兩人未經分產故有此 諭仰見 聖主大公至正無纖毫波及無辜也

乾隆七年八月

乾隆丁酉十一月兩江總督高公晉奏淮安府山陽縣監生程允元其父程勛著於康熙六十一年在京貿易

與直隸平谷縣人原任蒲州府知府劉登庸締結姻親惟時允元年甫二齡劉女生纔周歲其後允元隨父回南父歿之後相依兄嫂全居劉登庸旋亦身故眷口流寓天津路遠音絕迄今五十餘年允元因劉女無從尋訪不肯另娶訓蒙課姪取給筆耕茲於乾隆四十二年允元在大河衛前幫漕船教書隨船北上四月間行抵天津彼處里人競傳有貞女劉氏父在日曾與淮安程姓爲婚後緣父子繼亡姊妹俱逝僅存此女獨無依迨年至及笄舊族名門頗多議聘鄰里媪咸願爲媒此女矢志不回先則針指度日苦操難名繼則寄跡尼菴隱形深室雖十歲之童末由見其一面允元聞言赴

督記七雜事

六

菴諮訪始知卽係元聘妻室當經帮弁移明天津縣該縣聞此異事隨傳劉氏至署再三勸諭乃當堂與允元合卷成禮隨帮南下現已回籍臣等以爲士惇自行惟節義足振綱常女守三從必貞潔斯維風化今山陽縣監生程允元暨聘妻劉氏訂絲蘿于黃口諧花燭于白頭守義懷貞五十年來如一日完名全節二千里外有同心史冊罕傳古今僅覩良由 聖世中和位育教化涵濡是以膠庠成正士不二之志允諧巾幗有完人從一之操終遂謹據實奏聞可否准予旌表以昭獎勵奉旨賞給銀三十兩表曰義貞之門

晉孟陋喪母不飲酒食肉十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從

吉蓋釋服之謂也唐律不孝條居父母喪釋服從吉徒三年今律亦載于十惡之條即期喪從吉猶杖六十乃世俗於簡帖直書從吉二字不亦異乎

事有過乎情而實背禮可笑者宋著作佐郎俞允祖早世祖妣陳氏再從人及卒充之母辜氏置几筵其家而哭之持喪三年見王禹玉華陽集金世宗制子為嫁母服喪三年見金史本紀

今之葬者以男左女右為次不以中邊為敘女柩夾男柩術家所忌古人無此說韓元吉宋适墓誌銘始葬歐陽夫人卜地於崇孝鄉陸村規為三竈再娶向氏亦前卒既啟壙而納之今公遂處其中是不以左右為次也

警記七雜事

七

史記貨殖傳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抱朴子云予素惡賭博而今盛行此戲無貴賤皆好之廢時失事莫斯為甚則知此風自昔如是東坡集記相國寺道人戲語云紹聖二年五月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蓋諳本朝典故者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詔犯蒲博者斬欲斷惡業當用此典律有獄囚取服辯條元典章吏制凡府司官對眾審訖取服辯文狀然服辯之名不起於元也樓攻媿先兄嚴州行狀敘折獄事云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有誣服今其親筆也則宋時已有此稱宋史五十二卷傳有之

伏與辯二事也

元姚牧菴浙西廉訪副使潘公澤神道碑凡人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為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全蓋即今手印而驗法頗異

凡官府公文訟牒掌書記者簿錄事件之大略謂之摘由此語亦古樓攻媿朝請大夫史公墓誌銘知新昌縣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雖宿姦巨猾無復異辭君念去後猾吏或為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乃許請斷由以備宋史雷德驥傳有詳由語又官有憑由司

警記七雜事

八

俗間以放債為業者京債最重人每為所累案漢書王子表劾光侯劉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免陵鄉侯劉詵坐貸穀息過律免則知取息有律而重息之罪甚嚴以其病民也

翻切起於孫叔然而涿郡高誘在孫之前其注呂氏春秋淮南子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已為翻切萌芽矣顏氏家訓音辭篇言高貴矣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

廣韻注錯誤甚多如以離婁為孟子門人合音育作一人以賁為姓猶其顯然者耳史記蔡澤傳索隱云夏音賁育也全誤

禮記桃曰膽之而担字音宜廣雅擊也玉篇拂也則亦當作担俗誤借為擔字

丁度集韻郎想止切音璽漢侯國名攷史漢年表無郎侯之國惟昭帝功臣成安侯曾孫郭長諡郎集韻蓋誤



以諡爲國而諡法無疑卽思之異文音隨字變如齊  
丁公之作玳公耳但師古又音果一本作泉不音璽不可曉  
字書湯字以爲泄水門一日停水無別解也偶讀山谷  
普覺禪寺轉輪藏記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饜百人而不  
湯義不可通因疑湯蓋與賜賜通盡也文選西征賦若  
循環之無賜新唐書李密傳赦庚之藏有時而賜然無  
左驗後閱周方叔厄林解詩紀古咄咄歌藁適今日賜  
謂湯字全賜與余說合方叔又引光明經曰善明請佛  
明士等六百萬人諸天神王卽助施飯食已飽足飯不  
消湯又維摩詰經云鉢飯悉飽眾會故不湯更得山谷  
用事所出

警記七 雜事

九

仲中二字古人通用然皆以中作仲而以仲作中甚少

惟華山廟碑中宗作仲宗

騷與腺通山海北山經鯨魚食之不驕郭注云或作騷

騷臭也

太平御覽所引諸書半爲人間未見其尤奇者立后土

國語諷諫木國語臺甲孔叢子莫知何書所加名目殊

不可解漢武帝洞冥記與郭子橫洞冥竝列東陽無疑

齊諧記與吳均齊諧全登又有徐衷南方草木狀皆所

未聞

宋魯豈字季欽嘉興人著有夢溪已矣集見周益公省

齋文彙季欽墓誌銘集名甚別王阮亭池北偶談載明

末新安妄人楊光先刻一書曰不得已附于孟子之闕  
異端政相類光先書乃闕西人之法者

柳子厚工書劉禹錫祭柳文稱其草隸繼美鍾索然頗

以自矜其見於世者惟般舟和尚與彌陀和尚二碑而

已見金宋劉莘老摯忠肅集觀柳書彌陀碑詩子厚少

年頗疎雋字合飄逸狂不羈胡爲氣質反端厚至今觀

者多有疑又云碑陰三百四十字疎瘦勁麗何精奇九

十三人姓名具陳續寶曆元年題云此柳書一碑者元

和三年刊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都其事者楊與倪德

清許周生家藏柳書石刻其辭云口城柳神所守驅厲

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口醜末題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

警記七 雜事

十

石乃天啟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則柳書不僅二碑矣

歐陽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爲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

十字皆藏以爲寶而未嘗爲人書石見歐集後其子發

劉原父平生未嘗輕爲人書銘祇書程丞相神道碑及

江鄰幾墓誌見劉貢父彭城集爲兄行狀諸公何以惜吝不傳如是

尹和靖少喜字書嘗因書碑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日

是固無害第將爲人役也自是不復書見韓无咎集書

想諸公亦全此意李北海撰碑多自書且自鐫之則又

何也

石刻多陰文而陽文頗少水經注卷十鄴縣西門豹祠

碑隱起爲字益陽文也

本朝字右行造字者曰薩海沈宮詹荃嘗疏讀崇祀見程哲恭棧蠡說引梅雪坪細書隨筆亦作達海朱竹垞韓公葵墓碑云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以爲造國書一藝爾不可從祀韓議見有懷堂集

乾隆丁酉十月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李薦濟南集其詠鳳凰臺詩有漢徹方秦政句因檢北史文苑傳敘亦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語始皇酷虐無道後人顯斥其名自無不可曹丕躬爲篡逆稱名亦宜若漢武帝尙爲振作有爲之主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惑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並論乎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改爲漢武其李薦集亦一體更

督記七雜事

十一

正

世傳元人以詞曲取士攷元史選舉志及元典章皆無其事胡震亨讀書雜錄言其友秀水屠用明藏元代皇慶三年鄉試錄一帙所載考試程式與元志無異則元未嘗以詞曲取士也而試錄中有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厨典僱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尤可怪豈元時有女舉人女進士乎此條存疑

司馬溫公集科場奏論有圓毡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之語劉昌詩蘆浦筆記載趙清獻充御試官詳定鞞鏡輓解五號卷晁補之雞肋集亦云彥魯通字號卷余

擢爲開封第三此皆宋取士編號之法以卷多防複隨配偏旁以廣其文宋史表宗室諸名亦類是故多不可識

今公私簿帳每以千字文編排試士場屋亦然蓋宋時已有之韓无咎赴信幕寄子雲叔喚及全寺詩游宦三年方啟足寄書千字又從頭自注家書以千字文爲號左都御史紀公昉奏向來試春秋用胡安國傳而胡傳中多有經無傳其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如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全出者且安國作是書以諷高宗而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恭讀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駁胡傳者數百條御製文曾闢其說而科

督記七雜事

三

場所用以重複相全之題習偏謬失當之論殊覺無謂請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爲主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庶足以勸經學而裨文風得旨允行時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也

四弟匠誨有女名相貌端而性淑不幸病殤弟作文哀之集吾翁所書碑誌中字刻諸石或有以爲創者余曰聖教序東觀漢記永仙觀碑畢氏碑中吳將軍碑慈雲寺詩皆集右軍普照寺興造記集柳石墨胡武平碑集諸益

公泛舟遊山錄古人多有之世俗簡帖卻人餽遺則書壁字翟晴江通俗編歷舉歸壁事以爲當本於儀禮聘禮之還玉恐未必然似是用

左傳僖廿三年晉重耳受殽反璧事余因思左氏昭十三年有衛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事則用錦字亦典

余少時在貴州遵義郡有寓公徐某賃屋居西門苦竹街取宋書徐勉語云常恐時人謂我宅久未得對余師嚴璘如先生名琪方朴山先生門人與徐皆山陰人往訪之談及此師應聲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徐大喜即書作楹帖

古人以形體命名者如頭眼耳鼻齒牙手足掌指臂腹臍脾之類皆有之而莊子達生有祝腎列子湯問有魏黑卵北夢瑣言有孫卯齋則奇矣以獸畜命名者如牛羊狗彘之屬多有之而北夢瑣言偽蜀親騎軍人有李

警記七 雜事

三

蟄蛆郝牛屎遠史皇族表有遼西郡王驢糞金史宣宗紀有四方館使李癩驢元史泰定紀有太尉丑驢則太不雅矣史漢高祖功臣表有繁侯張惲獨元蘇天爵滋溪文彙御史中丞董忠肅墓誌銘末云女適崇福司丞張歪頭二張之名亦僻而俗元泰定紀有中書左丞濛皮

命名有不可解者姑以一二端言之箕子比干伯夷雖聖皆逢時不善者也而漢平帝名箕子見漢書諸侯王表何敞六世祖名比干見范史微傳又魏書杜根父安字伯夷見范史豈取虞時之伯夷乎又風俗通怪神篇抱朴子登步篇竝有伯夷杜子美之僕名伯夷見集盜跖曹操萬世所共惡也而漢有芒侯彰見漢書高隋梁士彥子名操字孟德見隋書明流賊有曹操即羅汝才何所取諸

梁元帝作全姓名錄唐宋以來續有撰著然古今全姓名者何限或異代或竝時恐錄之不勝錄也昔年嘗欲與處素弟輯宗族全名錄左傳而下若史漢若晉書魏

書凡年表紀傳中宗室之全名者獨手皆是餘不具論吾友翁誦芬以為徒費心力無所用之遂輟不為然有一本相承與始祖與遠祖與高曾祖父四代全名者如齊祖呂牙而靈公太子名牙莒祖茲與期而後世有茲

不公及展與庚與趙祖季勝而春秋時有趙勝戰國時有公子勝平原君亦名勝田齊祖陳完而陳恒之兄曰完子周高固之父名辟方而其後孝王又名辟方厲王

警記七 雜事

西

之子又名賈漢司馬遷之先有相中山者名喜而遷之祖又名喜司馬蒯瞶之子名昭預而晉文王又名昭伏生為宓子賤之後而又字子賤春秋蔡昭侯申與高祖文侯全名漢平州侯昭涉掉尾之子名福其玄孫又名福平泉侯劉它之曾孫名勝其玄孫之孫又名勝之曹操之曾祖名節其女孝愍后又名節春秋莒渠正公名朱而準比公名買朱鉏鄭厲公突與其祖武公掘突全名杞文公益姑與其父桓公姑容全名漢劉繇父名與繇長子基又字敬輿魏安同父名屈其子又名屈漢疆侯留章復其子又名復廣陵孝王子廣平侯父子名德宋林邑王父子名楊邁羅處士父子名靖遼的魯子徒

高骨嗣為夷裔董仍以父字為名明劉忠武父子名江

榮即劉豈不異哉又宋明帝名或其子後廢帝名昱其音

全魏獻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名宏音義並全春秋衛

桓公完名諡全音五代梁末帝名友貞而年號貞明漢

隱帝名承祐而年號仍乾祐夏主仁孝父名乾順而年

號乾祐亦不可解明建文君名允

書中人名有用數目疊字者宋陳四四剖心療親嘉定

十一年表其坊嘉禾尚六六元和以來能盛樂樂府馮

六六元時女妓青樓集亦見王常六六明常遇春父宋

王碑憲開平殷七七潤州鶴林寺道人能開頃刻花續仙李

汧公勉寵妓名七七善琴箏因話嘯唱弟子張七七京

錄夢華元冀寧平遙等縣曹七七元史順陶八八授顏

真卿碧霞丹列仙傳亦見李李懷光外孫燕八八唐書

元微之有代九九詩集見劉九九元末將揚鐵崖風張十

十唐宮人舊唐書莊安十伶奴也五代史記又宋時

一川官二僕名初三初四張端義黃山谷有喜念四念

入至京詩山谷二

滿洲書名多不繫姓公私稱謂截取首一字代姓呼之

此固有所本也白居易代朱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

論結都離等書稱論公麾下虞集正心堂記稱忙哥帖

木耳為忙侯錢竹汀金石文跋尾續載至正二十二年

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稱鐵穆爾普華為鐵侯蓋稱謂之

間既不知其氏族又不可全舉其名不得已而呼之如

此故又有單呼下一字者如竹汀跋崑山州重修三皇

廟記稱全知州事傑烈石為石君是已然稱下一字今

世未聞魏志管輅傳與農王弘直稱直注城

古人數世次有連身離身二法而連身數者為多如後

漢書蔡邕傳稱邕高祖之父勳為六世祖是也若離身

數之者顏真卿郭揆神道碑銘五代祖昶高祖澄歐陽

珪神道碑銘六代祖僧寶五代祖頤高祖紇學士殷踐

猷墓碣銘五代祖不害高祖英童韓愈薛戎墓誌銘稱

戎高祖德儒為四世祖柳宗元表父神道稱高祖之父

且為五代祖白居易李紳家廟碑銘五代祖遷高祖孝

卿元微之墓誌銘五代祖弘高祖義端裴君夫人李氏

墓誌銘五代祖休烈高祖至遠元稹韋珮母段氏墓誌

銘其四代祖褒國公揚州都督贈輔國大將軍生曾祖

宣州長史諱弘珪宋祁賈令公注墓誌五世祖諒高祖

瑾韓元吉李文淵墓碑五世祖懷德為閩馬步軍都總

管逮公之高曾猶儒業不得仕黃梨洲以數世離身為

是史書中二法立用可不拘也

古人凡相與言及書帖詩文中多自稱其字不定稱名

其來甚遠日知錄廿三卷歷舉十餘條為證而不止乎

此也伊尹名摯禮縑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

夏衛將軍文子名木檀弓文子辭子游曰子辱與彌牟

之弟游祭公謀父韋昭以為字周書祭公對穆王自稱  
謀父項籍字羽史記羽本紀令軍中日楚王陰令羽誅  
之狐偃字子犯史晉世家偃答重耳曰犯肉腥臊何足  
食閔貢字仲叔後漢書八十三閔謂侯霸曰以仲叔為  
不足問耶安邑令敕吏給猪肝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  
腹累安邑邪今俗以署名為敬以稱字為簡蓋不足語  
于斯

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有政和八年古革題名為古成  
之四世孫案古姓最古廣韻周太王去邠適岐稱古公  
其後氏焉蜀志有廣漢功曹古朴又攷抱朴子祛惑篇  
有古強孔子勸之讀易西京雜記有京兆古生後漢書

警記七 雜事

七

邳惲傳有長沙孝子古初魏書有古弼北齊書文苑傳  
有古道子天保時校定祕府經史道子與焉或程江古

革之先世與後漢東平王魯魯傳有古霸

聖無加于宣尼賢莫過于顏曾而賞譽之家持相推許  
如以楊震為關西夫子王起為當世仲尼黃憲為顏回  
張霸為曾子之類指不勝屈胡元瑞史書估畢周方叔  
卮林載之已不免妄矣甚至有稱名取字毫無忌憚者  
不獨顏回為羌帥曾參為市人而已此豈得全子長卿  
慕蘭耶以余所見漢有薛方正字夫子唐辛乞伏熾盤  
時有征西將軍孔子西秦北魏有都督曹仲尼魏唐武  
后時有同州魯孔正為拾遺胡野宋齊正字超回南唐

漢有許暹字顏回顏氏詔和士開有士曾參北齊又宋  
書世祖以沈伯玉容貌似圖畫仲尼像呼為孔正則侮  
聖尤甚其與雨遷仲尼像戲言何異然金石錄有魏鎮  
東將軍劉乾碑云諱乾字天自且以天自處則比跡聖  
賢尙是卑牧耳

全姓通譜日知錄謂見於史者自晉以前未有應舉晉  
至唐通譜事論之案北史序傳李荷之死趙郡李榮來  
弔欲與連類即日自名勞之唐書張說與張九齡通譜  
系二事亭林未及

警記七 雜事

六

今俗拜盟之風最為濫雜其弊更甚於連宗三國志馬  
超傳注馬騰與韓遂結為異姓兄弟晉書張耀靈傳張  
祚與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其拜盟之始乎顏氏家  
訓風操篇比見北人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  
擇是非至有結父為兄託子為弟者此言深中其弊北  
周于謹以唐瑾學行兼修白周文願與全姓結為兄弟  
周文賜瑾姓于氏因人之欲改已姓而反改姓以就之  
尤屬異事至宋明帝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祈福助唐  
莊宗與伶人結十兄弟則誕且怪矣

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後又  
尊為皇太后此婦人稱太太后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  
最重故列侯之夫人非子復為列侯不得稱太夫人漢  
紀注乃自明末以來風俗替弊無貴賤皆稱之如翟晴

江通俗編所載者不亦大可笑乎

梳俗生子多以姑娘呼之取其易養也最為陋習偶閱  
唐書見李君羨小名五娘太宗云何物女子如此猛勇  
則唐已有此風矣因思孟子馮婦圍策徐夫人史記封  
禪書丁夫人佞倖傳韓嫣范史儒林包咸傳右師細君  
方術傳魯女生宋書魯爽小名女生世說晉謝琰小字  
末婢梁書馬仙婢魏書孫道登傳宗女通鑑唐宣宗大  
中時尚婢婢元史泰定帝紀黃酉的娘亦其類也  
唐宋以來僧之貴者賜紫衣蓋始于武后賜僧法朗紫  
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則  
賜紫沙門或因漢衣赤之制歟又有賜黃者元文宗  
賜僧新笑應黃衣

警記七 雜事

十九

俚俗有借壽之說其始昉于九齡夢錫之附會乎父既  
可損年以與子則子亦得減算以增親此說相沿久矣  
二老堂雜誌云先夫人周益公母王氏紹興戊午棄世始聞陰  
陽家言壽當至四十七凡精于藝者其說舉全丁已春  
外祖母淑國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請命于天願損已  
十年以益淑國竟薨明年先夫人亦卒蓋年三十七陰  
陽家說固未可深信然何為數之相符也世俗皆云祈  
損壽以益人者所損如其言然則十年之夭其偶然耶  
抑有為而然耶某嘗疑之後讀眉山唐子西母史夫人  
行狀見其因夫病請死爐香未絕史疾暴作卒以不起  
乃知世俗之說不為荒唐矣又韓南澗魏叔介墓誌銘

考諱良臣諡敏肅侍敏肅疾至刲股為藥餌刺指血寫  
佛經所以已年延父之年舉族稱其孝宋史柳約危頌  
皆願損壽益親  
官衙驅使之僕謂之長隨蓋本前明內官之名秦徵蘭  
天啟宮詞長隨齋到鑲金盤自注答應長隨內官之賤  
者職掌召對欽賜諸項奔走之役鄭曉今言司禮璫范  
亨為逆瑾所忌遣長隨王成等殺之杭堇浦大史有長  
隨七律四首摹繪最工

古來姦人每自擬聖賢董卓比太公曹操比文王無論  
已王莽事事學周公又欲比孔子故曰天生德於子漢  
兵其如子何王安石學周公亦欲比孔子其門人以垢  
汚面黑進澡豆安石曰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子何見  
夢

警記七 雜事

二十

揆筆 雖一時戲語奚兩王之相似乎金陵寶公塔院有  
王零祠安石題詩云斯文實有寄天豈苟生才一日鳳  
鳥去千秋梁木摧復比其子於孔子何狂諄如是  
水滸傳元本乃錢唐施耐菴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備  
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色成之或以為羅貫中編蓋  
取施本增益演造未可知也見口覽志餘七修  
類彙莊岳委談 宋史張  
叔夜傳止言宋江起河朔汪應辰王學士師心墓誌  
言政和八年河北劇賊宋江轉掠京東徑趨沐陽公擊  
敗之遁去俱不言人數東都事略侯蒙傳稱宋江三十  
六人橫行河朔癸辛雜志續集載龔聖與三十六人贊  
皆不云一百八人也以俗本較之三十六人中有龔蓋



孫立而無公孫勝林冲敘次多不全名號亦小異如穆

橫俗作尺八腿劉唐俗作赤一直撞董平俗作雙鐵天

王冕蓋俗作托塔先鋒索超俗加急字鐵鞭呼延綽俗作雙金鎗班

徐寧俗作班賽關索楊雄俗作病短命二郎阮小二立地太

歲阮小五俗二互易浪裏白跳張順俗作條而宣和遺事言

之甚詳其起由干朱勳之運花石網如楊志賣刀吳學

究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及受天書等事並有之而

送生辰綱者北京雷守梁師寶不名世傑亦不言是蔡

京婿押送者縣尉馬安國非楊志也稱三十六人為天

罡猛將以宋江為帥不在此數三十六人中有公孫勝

杜千不作為無解珍解寶其名號多與今本全齣贊異惟

吳學究名加亮不名用盧俊義姓李楊雄姓王二阮為

阮進阮通李俊為李海關勝名必勝張橫為火船工張

岑杜遷為摸著雲杜千降後各受武功大夫分注諸路

巡檢使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至所謂一丈青者

據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乃羣盜馬皋之妻後以配張用

而龔贊燕青有其名何也又王阮亭言兗州陽穀縣西

北有家俗呼西門冢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

吳氏妾潘氏之族見香祖筆豈亦實有其人歟宋史劉

將關勝與俱降金

五官不相通而古有眉語之說時虛為形容耳若獸則

有牛以鼻聽龍以角聽蛇以眼聽非人所能也隴蜀餘

聞云康熙間田侍郎雯巡撫貴州時有孝廉黃之驂耳

不能聽以眉聽真異相也

豚有反鬮有歇至近有人祇一手有豚一手無豚此理

殊不可曉前人未聞論及此

阿育王譬喻經昔有國遣臣至他國市吾國所無者往

至他國徧觀盡是國中所有最後見一賢者空坐肆上

便問之答言在此賣智慧耳問君智慧何象賣索幾許

答言直五百兩金遠人自念我國中無賣智慧與人便

稱五百兩金與其人即與說智慧之言二十字言長慮

諦思維不當卒行怒今日雖不用會當有用時此與馮

媛為齊市義全一機趣勝賣癡欲矣

羅隱嘗韋胎範曰我脚間夾筆可敵數輩此徒大言耳

見十國春秋然實有以足作書者酉陽雜俎大厯中東都天

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書跡官楷

書不如也又秀水李奇生勺錄引綸城隨錄云有黃華

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華亭

董合三岡識畧云粵西全州有無臂道人者少為將砍

去二手病廢隱居方外喜學書以肘挾筆揮灑不倦士

大夫甚重之每書款自稱無臂道人卒不言其姓氏二

事亦奇

鄭處誨明皇雜錄開元中名醫紀明者吳人觀人顏色

談笑便知疾深淺不待診候劉貢父贈醫潘況秀才序

警記七 雜事

三

警記七 雜事

三



潘君相有病于未病治已病于無病色喻于目脉喻于指聲喻于耳三者參用藥至病去汪聖錫與喻玉泉書王晉老不待按脈而知人病是皆神于術者淮南說山所謂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也

明木工蘇人蒯祥能主大營繕蓋都料匠也永樂中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累官至工部尙書成化十七年卒壽八十四身歷六朝可謂奇矣

今市肆有補齒鋪懸牌云鑲齒如生蓋宋以來有之樓攻媿贈種牙陳安上文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陸放翁晚

警記七

雜事

歲幽興詩卜冢治棺輸我快染鬚種齒笑人癡自注近聞有以補種墮齒爲業者七修類稿有種齒說與今補齒不全

永城人宋獻策明末賣卜燕市遇李自成拜國師導之入都自成敗走宋歸降隸旗下至康熙初年乃死見查他山人海記卽傳奇所謂宋矮兒也

太平寰宇記七卷十雅州嚴道縣周公山耆老傳云昔諸葛亮征南於此夢周公遂立廟以靈驗間僞蜀乾德六年封顯聖王武侯夢周公必有冥契之處他書不載若呂氏春秋博志言墨翟夜見周公則妄矣

梁溪漫志云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乞夢甚

靈異其猶吾杭于忠肅祠祈夢乎

杭州府署內土地祠是東坡先生籤用蘇詩絕句此亦如射洪陸使君祠梁刺史以杜詩爲籤也見放翁詩自注

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第七有元文宗元統二年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謂木蘭也姓魏毫之諱人孝烈將軍之號不知何時所封來氏樵書謂隋煬帝詩木蘭征遼有功授尙書不受帝欲納宮中遂自盡謂將軍諡孝烈然與樂府木蘭詞不合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竝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世

警記七

雜事

祖章皇帝曾降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于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干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未用垂久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竝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辛棄疾南燼紀聞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眞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

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灑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降天神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為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存余謂世間恐未必有此奇物特虛詫之辭耳譬喻經云昔有夫妻無子祀神求之遂便懷妊生四種物一梅檀斗盛米二甘露瓶三寶囊四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女更生餘物便到神前重求所願神言食此米升用之無盡甘露密瓶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不虛國王聞之遣兵往奪其人擊杖飛擊皆悉退散無復憂患遼主之言得無類是明史西域撒馬兒罕國有照世

警記七 雜事

三五

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查氏人海記云順風耳西洋巧工所製以銅為管節節相續約長丈餘如千里鏡之式虛其中口大而末小向穴中傳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去五六里聲息相聞此器從古所未有也案御覽引衛公兵法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十里之外東西南北皆響見于胡祿中名曰地聽亦此類但不知胡祿是何物

蒙古方言滿洲帳房曰博斯克腺達帳房曰蒙古格利蒙古稱天曰吞格利歸化城混呼為蒙古博黃山谷與党伯舟帖云唐林夫作一臨書卓子中有抽替卓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今

人家間有之而不知此製起於唐氏也

全里汪翼滄鵬三至日本攜歸其國松井氏墨譜一帙所造墨數百品佛足碑墨為最余于汪處見之小楷圖式皆絕精注云有王衍墨長寸餘闊八分兩頭如圭凡誤書文字不假刀水直以墨就誤處磨之一掃無痕惜購不可得

西陽雜俎載明皇賜祿山品目有龍鬚夾帖疑即今護書

高江村天祿識餘謂摺疊扇古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之目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效為之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成化間近有作偽者乃取明初名公手蹟入扇可晒也杭莖浦識餘跋謂聚頭扇見之金章宗詞咏出歸潛志攷容齋四筆載朱

警記七 雜事

三五

翠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張安國書於扇翠與東坡全時七修續彙云東坡言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豐坊家有趙彥所畫摺扇陸儼山有楊妹子書絹摺扇翟晴江通俗編引夢梁錄有周家摺摺扇鋪余又案宋王禹玉華陽集趙慨墓誌銘報聘契丹席上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自置袖中然則此扇流行中國起於北宋不但非僕隸所執即揮灑書畫北宋亦已有之特不皆用紙爾而

許周生日通鑑齊紀一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梅礪注云腰扇佩之於腰卽今摺疊扇據此則其來久矣江村固疎諸公亦攷之未審

明萬歷間張野塘子少塘孫聘甫俱以善三絃傳見毛西河集雨中聽三絃示女士王玉映詩明末山陰鄭岱夢憶云吳中絕技有范崑白之治三絃子楊升菴茲林伐山謂三絃始于元案通鑑後晉記五帝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當卽此物恐不始于元也

古宿沙氏初煮海作鹽遂爲鹽之神安邑縣舊有鹽宗廟謂之鹽宗尊之也宿亦作夙又作質神農時諸侯大庭氏之末世也見文子魯連子呂氏春秋淮南說苑說

管記七 雜事

主

文水經注路史後紀今之業鹽者不聞祀鹽神何耶老學菴筆記南豐曾氏享先用節羹醢鷄則粥世世守之則粥未識作法亦不解命名之義

烟之名不知起於何時翟晴江無不宜齋集有咏烟草排律三十六韻引太岳全書謂明萬曆時始出於閩廣間長汀黎媿會名士弘康熙中官洮岷巡道仁恕堂筆記云烟始于

日本傳于漳州之后馬明天崇間禁之甚嚴有犯者殺無赦今則無地不種無人不食朝夕日用之計侔于菽

粟酒漿矣余案三藏法師譯毗奈耶雜事律第十卷緣在王城時常嬰疾病曾吸藥烟得蒙瘳損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聽吸烟治病苾芻不解安藥吸烟佛

言可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吸之不應用竹可將鐵作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麤惡置椀孔吸烟用了不應輒棄可作小袋盛舉挂象牙杖上或笮竿上後於用時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所說穿椀之法雖異而制造器具頗與今全其殆昉于西方乎鴉片狀若沒藥而深黃柔韌若牛膠味辛大熱有毒海外諸國并西域產之彼處名合甫融成化癸卯嘗令中貴收買其價與黃金等見明徐伯齡蟬精雋

稽神錄泉州文宣王廟有皂筴樹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筴貞明中忽生一筴半其年陳述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邵武郡庭有石榴一株士人以結

管記七 雜事

主

實之多少爲登科之信熙寧庚戌有雙實於本末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在一二何與均兄弟仝榜祖洽有句云不負榴花結露枝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明馬氏日鈔名愈字抑之吳郡人西苑闕虎城內有元時四松樹高四五丈虬枝垂地世所謂鐵牙松也我朝封爲四指

揮使其俸米作飯以濟孤貧命二闈領其事惜薪司供柴爨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後又一固實唐武后封嵩山

標爲五品大夫見五色線柏亦嘗受封也

山谷集有與党伯舟一帖云千秋木佳物也可得數軸頭不知千秋是何木陸游入蜀記有提舉茶鹽石端義

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日木名石鹽天生此爲我用也斯殆彌尾膏之類然亦不知何木

余幼時見 上賜文莊公方石榻二枚其形如印榻房四合子似瓊夏後聞是葉爾奇木所貢

宋元憲感雞賦序云畿邑男子蔣福者多畜雞內一雞三足其一足拳而弗用一雞獨足與羣雞上下感物理之異而爲賦文與可王店雞詩云王店有郵吏養雞殊可笑昂然處高襟不官以時踣官有宿此者西征待初曉雞竟不一鳴問吏吏已告云此最荒絕左右悉蓬茅狐狸占爲宅恣橫不可道前此三四雞一一遭其暴自

警記七 雜事

元

後始得此其若有人教雖然謂失且似得保身要觀此二事材不材之閒可以知所處矣

日本碎語

元人朱世字希賢以所歷海洋山島與夫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一詩詩尾綴以古句名鯨背吟徐伯齡蟬精傳載之吾杭汪翼滄賈於海外著日本碎語一卷亦云袖海編備記彼國之山川風俗物產史家作外國傳必有取乎此余嘗德憑鮑君以文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尙未果略采數則如左非希賢以詩滑稽比也

估客所集之地爲長崎縣又名瓊浦猶中國一大都會

也距王城尙三千餘里山水秀麗烟火萬家有七十二衛衛各有名又曰町町有長客舟至則町長主之適館如歸宴會無虛日

官有使院秩視二千石專司兩國通商之事帶理崎政一年而代通稱曰王家其屬曰牟行司又有高木王世守其地使院之事得協理之

坐以東面爲尊有所使令則拍手代呼聞聲而至性和緩雖甚怒無疾言遠色

同安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云東洋人語言寂寂呼僅僕鳴掌則

即別內外矣枕用木名麻姑喇僅四寸許豎枕腦後不

警記七 雜事

三

著耳故其聽較華人爲聰

席地而坐無拱揖之煩客至主人以烟盤置客前中置火爐烟盒唾壺各一聽客自取呼烟爲淡巴菰烟筒爲幾世雷宴客亦人各授一器如古檠區之屬高廣尺許酒爐製作甚精銅表錫胎以木架承之下二層貯諸色器具名曰便道又有郊游所攜者名曰受百果茶甌頗大而點茶不過二三分酒杯如椀而斟必十分淋漓而止少則爲不敬也行酒必主人先飲而後酌客妓風最盛宴必有妓名曰撒羹其進館以申刻點名出亦如之名爲應辦性多聰慧工修飾善事客且爲客謹出入握籌算若將終身焉以是客多惑之客納妓名曰

太由華言大夫也其俗有換心山落魂橋之謠言唐人  
經此心醉魂銷忘其為旅人矣妓所居之地曰花衛有  
狐狸廟月祀之若優伶之家則祀雷海青云

男女俱不剃胎髮男至成童只剃頂髮留兩鬢及腦後  
者總梳一角澤以蠟油茶之惟醫人替者剃髮如僧

五倫中惟君臣主僕之義最嚴其他蔑如也凡生子先  
女而晚得男者即納壻為長子幼子降而為孫舉三子

者過繼一二故仝胞而不異姓者極為難得  
人死無棺殮用本桶跌坐其中實以菴香翼日而葬貴

賤一體子若婦持服二十五日而畢  
長時在彼國稱窮島然富人絕少富家資產盈十萬夜

警記七 雜事

三

懸一燈於門倍者燈亦倍之

書籍甚多間有中國所無之本亦建聖廟有官稱聖廟  
先生客有攜書往售者必由聖廟官檢閱恐涉天主教

耳余購得古文孝經孔氏傳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傳  
之士林焉

俗禁天主教甚峻唐船初至例有讀告示踏銅板一事  
告示敘說天主教煽惑人心慮客有挾之而來者編

編論之銅板鑄天主像踐踏以明無習教之人  
諸菜中菜蔬最佳有九子梅紅花干辦一帶九子結實

時止留四五枚大如杯  
鴨之大如鵝飛時百十為羣而不畏人

海岸多鹿皆大魚所化常見魚躍出沙際不踰時而已  
奔之跛跛亦有鹿身魚首尙未全變者

余三到崎畧未得一游王都曾因遭風漂至一處遙望  
白石為城道如蓬萊崑閩不知何國恐未必是其都也

警記七 雜事

三

警記七